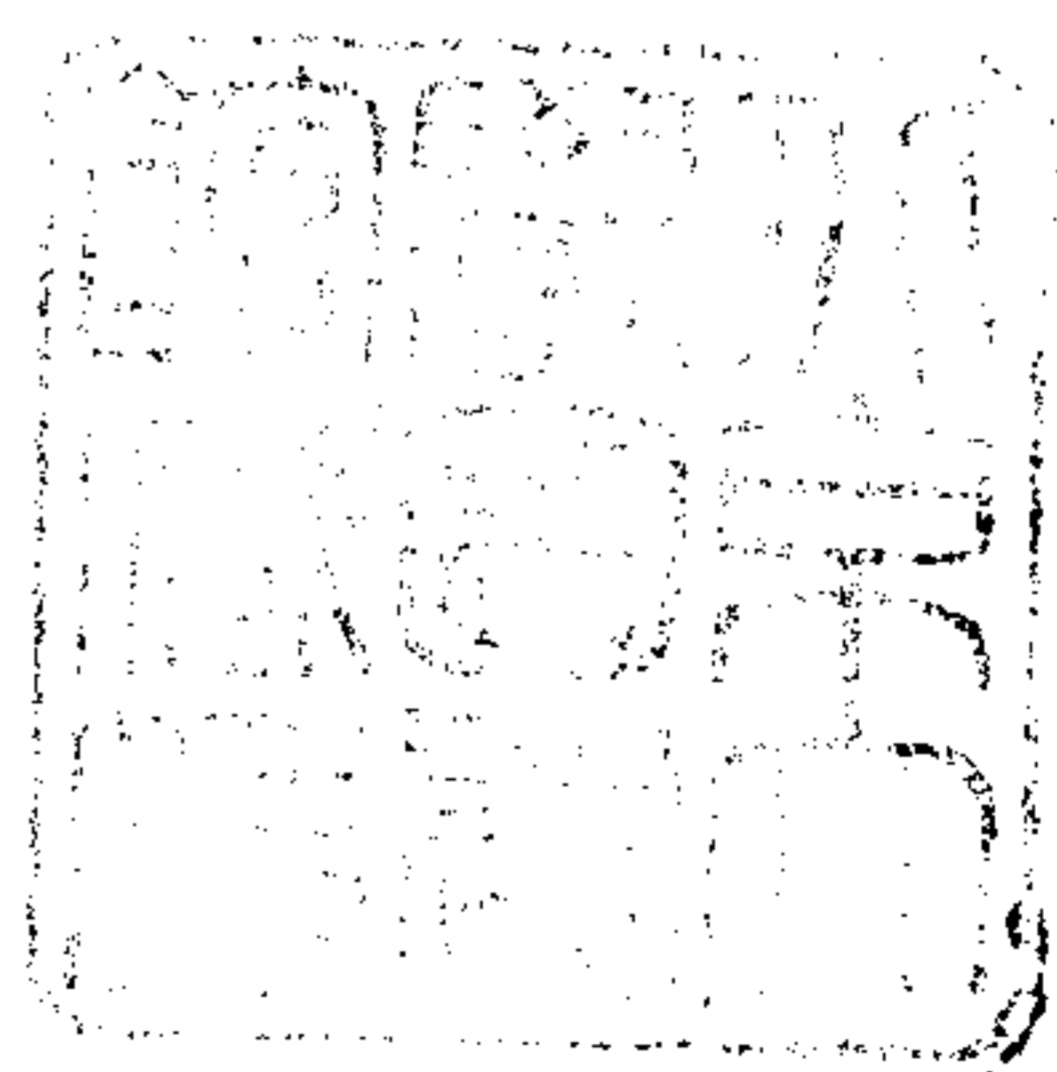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五・子部・雜家類

純常子枝語四十卷〔清〕文廷式撰

師伏堂筆記三卷〔清〕皮錫瑞撰

午窗隨筆四卷〔清〕郭夢星撰

愚慮錄五卷〔清〕陳偉撰

一

六〇五

六二九

六七九

純常子
精誼

昭陽協洽
泉月物成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中華書局上海
萍鄉文廷式撰

于謹為三老稱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本朝朱文正對 世宗稱有言逆心必求諸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此皆梅賾尙書之精義不可以其偽而廢之

西洋用恆星年故所重在節氣中國用太陰年故所重在朔望此根本之不同者也既重朔望以二十九日三十日為一月則平分二十四氣以二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十四分奇為一節亦所以便民事也授時歷明知定氣而仍以恆氣注歷者蓋卽此意江慎修力主西學以

純常子枝語卷一

為古法未精亦一偏之見而已節氣差一二日於民事日有奇則婦人孺子皆知之必用定氣則非明天算家不能知此一行及郭太史所以兼通天人也若儀器著明節氣有定如西洋各國 宋周公謹志雅堂雜鈔云推節氣法但隔十五日兩時辰零五刻推之卽是假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卽是雨水節後皆倣此此恆氣注歷之便也
皇輿西域圖志錄準部音樂噶爾達木特布圖遜雅布達爾二曲審音定字以工尺四上等九音為其譜今以中國絲竹之音諧之雖繁促而哀婉可聽惜當時纂修諸臣不用後漢書錄遠夷樂德歌詩之例詳錄其辭而

細注其下亦是備執任之職掌也

樂記獫狁子女鄭注獫狁猴也言舞者如獫狁戲也亂男女之尊卑或為優按經言雜子女不言亂尊卑鄭似誤矣獫狁猶言狎雜楚詞招魂篇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是此類也

樂記正義引禮緯合文嘉云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按他書未有言六紀者竊謂三綱六紀皆於喪服見之師長朋友雖無服而有心喪及哭寢之禮所謂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也

純常子枝語卷一

二

又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與六紀亦大略相近惟恤之義鄭以為振憂貧者此不關禮服之限故合文嘉有師長而無道路也

雜記下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注云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廷式案雜記此文蓋可為儀禮士喪禮第十二之序錄也賈公彥疏引喪大記云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鄭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梁蓋天子之士也又大斂陳衣與喪大記不同鄭亦云彼天子之士此諸侯之士以此言之此篇諸

侯之士可知竊以為孺悲所學故宜為諸侯之士矣又鄭注雜記云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鄭意亦以儀禮篇名特題士喪禮知之王肅聖證論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若然則孺悲當時但學喪禮足矣既特言士喪禮非無等也

祭義眾之本教曰孝一節實孝經之大義孔門之微言其言仁義禮信皆由於孝與有子言孝弟為人之本若合符契宋儒言人性中只有仁義曷嘗有孝弟可謂不知本矣惟以孝為經斯百世不易之道中國之與天地與立者在此若但言仁義則異端之學夷狄之行亦未

純常子枝語卷一

二

有自謂不仁不義者也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百世之下其效倘可著乎

元熊禾序董鼎孝經大義云晉武魏文亦天資之美者惜諸臣無識不能啟道而充大之悠悠蓋壞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人心秉彝極天罔墜豈無有能講而行之者誠有以二帝三王之心為心則必以二帝三王之教為教矣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此段文字與原書無涉序作於大德九年熊君其有憂患乎

印度語歧異最多故其種人不相聯屬余案佛說中已有種種語如十誦律卷二十六云佛以聖語說四諦法苦集盡道二天王解得道二天王不解佛更爲二天王以馱婆羅語說法是二天王一解一不解佛復作彌梨車語摩舍兜舍那舍婆薩婆多羅毗比帝伊數安兜頭卻婆阿地婆陀四天王盡解是佛有三種語宋釋贊甯高僧傳卷三云聲明中一蘇漫多謂汎爾平語言辭也二彥底多謂典正言辭也佛說法多依蘇漫多意住於義不依於文若彥底多非諸類所能解故按此卽中國雅言方言之別也

純常子枝語卷一

四

坊記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鄭注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此注深得經意經以此證上酌民言故以先民屬君也今西洋人所設下議院乃正合古義和瑛三州輯略卷七云漢張騫碑在伊犁南山文字剝蝕餘二十字文云進鴻鈞於七五遠華西以八千南接火藏北抵大宛按四句不似漢人文字疑本是唐碑而土人誤指也

十六國春秋云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涼州刺史梁熙謀閉關拒之高昌太守楊翰以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

先守之而奪其水道如其遠不守宜禾之關亦可拒也光初聞翰謀大懼既而聞熙不聽乃進三州輯略云高梧谷疑卽上梧桐窩險隘若繞其東則爲下梧桐窩其間有三間房十三間房乃風戈壁

劉郁西使記云今之所謂瀚海者卽古金山也據此則杭愛實瀚海之對音李若農侍郎之說蓋信

孫蘭輿地隅說論議閩通 國初人之兼通西學者也然其駁通典唐地西過於漢一條全襲文獻通考而迷其所出又謂天地既成火氣上行聚而爲日火聚水生

吸而爲月散而爲星則以日月星皆出於地猶未知造化之大者也

純常子枝語卷一

五

輿地隅說又云地之初闢必先洪水此何所據曰今之疑跡可據也華山之腰多螺蚌殼石子岡下石子如卵此必潮水摩盪而成案此說極有所見凡山之高下皆開闢以來波浪之勢推宕而漸成者也西人談地學者亦頗有此說

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賈疏云輿者車輿其前牙曲地形不可正方故云輿地圖廷式案輿卽車也稱曰輿地蓋已知地軸轉動之理矣

禹貢冀州有烏夷青州有隅夷萊夷徐州有淮夷揚州有島夷偽傳以萊夷為地名梁州有和夷釋文云鄭云淮夷為水名均謬和讀曰淮

雍州有三苗蓋戎狄錯處中國自古已然疑諸夷本各州土人文物未開為文物先開之種人所征服至是漸歸化導故或云底績或云不敘也皮服卉服則教之冠裳作收則教之耕牧隅夷既略略从田蓋經略其地使為田里猶冀州既載鄭注謂書於策以告帝也惟淮夷蠙珠暨魚乃志其物產耳

輿地隅說云三代之勢至成周為獨盛冀州之境至周時則已荒南方如江淮以南亦未見其開辟也曰成周

純常子枝語卷一

六

之地最狹豈獨南方哉以地里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為蠻淮南為羣舒秦有戎河北真定中山乃鮮虞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為王城而有揚拒泉皋蠻氏陸渾伊洛之戎京東有萊牟介官所謂中國者不過晉魏齊魯宋鄭陳許才當天下五分之一按此言成周之地最狹是也至蠻戎雖錯處中國未嘗不服為朝廷特其種族稍異非必皆自據其地不相臣也牧誓用兵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巴蜀江淮西羌皆在行間安見其不開辟哉 又按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然則種族亦不異矣

王隱晉書曰河南郭象著文稱嵇紹父死在非罪曾無耿介貪位死闇主義不足多曾以問郗公曰王褒之父亦非罪死褒猶原誤辭徵紹不辭用誰為多少郗公曰王勝於嵇或曰魏晉所殺子皆仕宦何以無非也答曰殛鯀與禹禹不辭與者以鯀犯罪也若以時君所殺為當耶則同於禹以不當耶則同於嵇太平御覽四百四十五按論嵇侍中事當以此為定不必從新晉書

晉人論人亦每從刻袁子袁正書曰孔子稱蘧伯玉國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居濁世之中噉然與世殊途此西山餓夫之疇耳卒死於非罪惡得為雅人太平御覽四百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七

四十 夫西山餓夫聖門所許能與之疇尚不得為雅人乎抱朴子正郭篇至詆林宗為口稱靜退亦非篤論也春秋隱三年左氏傳鄭伯之車債於濟正義曰禹貢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按檢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據當時所見載於釋例今一皆依杜雖與水經乖異亦不復根尋也案杜所據秦始郡國圖今攷水經注濟水又東經滎陽縣北又東逕滎澤北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河

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隧杜預闕其地而曰水名也京相璠曰鄭地也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衡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往復逕通矣之車償於濟亦當在此濟隧矣又北濟自滎澤東逕滎陽卷縣之武修亭南又東過平邱縣南又東過濟陽縣北郡南濟又東過冤胸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漢宣帝年更濟陰為定陶國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晉書地理志鉅野屬高平國又東北過

純常子枝語卷一

八

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又北過須昌縣西又北過穀城縣西又北過臨邑縣東又東北過盧縣北穀城臨邑盧縣俱屬濟北國又東北過臺縣北又東北過管縣南又東過梁鄒縣鄒云王莽之濟南亭京相璠曰濟統縣五平壽下密膠東即墨祝阿無梁鄒蓋誤奪志云大康地理志無此郡名未之詳宜有所遺漏矣又東北過利縣西又東北過甲下邑入於河又東北入海鄭注引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濟水仍流不絕其敘述與杜氏釋例若合符節不知正義所謂乖異者在也胡朏明禹貢錐指云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界中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所經也

純常子枝語 卷一

案水經惟言入河為誤鄒亭注已駁正矣晉書五行志下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辛卯余在江西有贛州某姓民家二子年九歲臍邊有骨兩人相合此飲則彼醉彼食則此飽而氣性不同恆互相歐擊沿路索貲觀看余適在西山墜地未得目驗頗疑為採生折割之類後陳幼銘按察為言曾召入湖北臬署親驗果生成也此與晉書所載大略相似

純常子枝語卷一

九

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膈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今本俱無之案弱侯所謂佛典未知何書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引韓詩外傳鬼歸也云云與此第二條同注云出御覽則北齊修文殿御覽所引也惟膈歸於露毛歸於草珠林作膏歸於露露歸於草春秋隱八年經宿男卒杜預注曰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邱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按本末不備何得為例左氏不傳春秋諸例

五

皆後人竄入征南雖有左癖不能圓其說也

九年經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大雨霖以震此已不辭又曰凡雨自三日以上為霖既曰三日經何以但書癸酉乎若謂書始雨日則不雨者經何以不書始不雨月而必書自某月至其月乎要之左傳書法凡例實無當經意而杜注直謂經無霖字經誤尤為謬妄

桓元年傳冬鄭伯拜盟杜注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遺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案正義謂經所不書自有闕文之例左氏所載不必一一與經比附也杜必繩之以例以經不書而云傳誤非是

純常子枝語卷一

十一

三年經有年正義引釋例曰劉賈許因有年大有年之經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之傳以為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據經螟螣不書有傳發於魯之無鸛鵒不以有字為例也經書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不可謂不宜有此年不宜有此月也螟螣俱是非常之災亦不可謂其宜有也案此以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之有字與有鸛鵒來巢之有字為例幾於不通文義矣且經所書如日有食之有星孛于大辰之類何以置之不引乎正義先申賈說後引釋例蓋亦不以杜為然

五年傳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公疾病而亂

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案國人分散則當不赴何得再赴甚非事實公羊以為君子疑焉於義為長

十年經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曰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按六年傳已詳載其事此復從北戎病齊追記左氏文法未有複疊似此者明是後人竄入不能自掩其迹也又按六年傳云故有郎之師則此處無傳甚明

純常子枝語卷一

十一

十有二年經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按此日月例之至顯者而杜以為因史成文無義例則春秋可以不作矣正義曰魯史記注多違舊章致使日與不日無復定準及其疑字仲尼書經不以日月褒貶或略或詳非此所急信如此說則孔子亦無定準矣何其誣也何邵公注公羊云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深得經旨

十有七年經葬蔡桓侯三傳經文同釋例稱劉賈許曰無臣子之辭則各本皆同而杜注云稱侯蓋謬誤可謂勇於疑經劉原父春秋權衡云己所不曉因以為謬苟

非不知而作何以及此

莊二年經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疏公羊穀梁皆以爲邾之別邑左氏無傳正以春秋之旨未有伐人之邑不繫國者此無所繫故知是國釋例注闕不知其處按桓七年焚咸丘公羊傳曰邾婁之邑杜注云魯地此等皆無所據苟以異於二傳而已

莊元年至五年傳甚簡惟楚武王荆尸一條略詳然不與經相比附疑此外皆後人依託爲之七年傳亦然

七年經恆星不見杜注云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案此不惟不知歷象若入夜日光不沒則從古未有之異

純常子枝語卷一

十三

經何但書恆星不見乎杜之逞臆妄說如此

十年正義曰孔子修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案此公羊大義沖遠以說左傳失之

二十有二年經夏五月正義曰釋例曰經四時有不具者邱明無文皆闕謬也杜之信傳疑經如此

二十有四年經曹羈出奔陳杜注羈蓋曹世子也正義曰此事左氏穀梁並無傳公羊以曹羈爲曹大夫杜以此經書曹羈出奔陳亦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故附彼爲之說蓋爲疑辭按此杜之自爲傳也正義

深得其旨亦歸于曹注云蓋爲戎所納正義曰賈逵以

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亦以意言之無所據也案杜用賈說惟以羈爲世子爲異然賈君生東漢所見容有異籍征南之說則真以意言之耳

郭公注云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故不采用按此等經文偽增左氏者所不能爲傳故從蓋闕而杜輒指爲經誤可謂妄謬

二十有六年經五條皆無傳傳三條皆不附於經注曰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純常子枝語卷一

十三

正義曰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案此皆左氏不傳春秋之證杜說亦自不了二十九年傳惟樊皮叛王一句書事餘皆發凡亦非左傳之體三十一年傳亦惟發一凡而已

閔元年傳初畢萬筮仕於晉辛廖占之曰吉注辛廖晉大夫正義曰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此規過之最精確者正義又曰炫用服氏之說知服義固多勝杜也

二年經狄入衛傳遂滅衛注云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

杜也

二年經狄入衛傳遂滅衛注云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

杜也

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為文按此等皆鄉壁虛造之說

僖元年經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注不稱姜闕文正義曰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共為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公羊穀梁見其文闕妄為之說耳按此等注疏皆足以病左氏凡褒貶異文並云經闕迷罔後學莫甚於此矣

又傳諱國惡禮也注云當時臣子率意而諱無深淺常準聖賢有時而聽之按如杜氏之意直以春秋經文為無常準而已

純常子枝語卷一

十四

五年傳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按四年傳記晉事結云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是年傳云初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明是上下銜接之辭增益者強傳釋經橫加來告一語讀者審察文理決知非左氏之本有也

又傳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按此文亦與上文不接明增益也

十有一年傳之釋經者惟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一語此與五年傳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同皆強附策書之例

僖十五年傳此一役也秦可以霸注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正義曰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知不然者呂甥勸秦伯納晉侯若納晉君可以更當一役之功欲深勸秦伯故杜別為其說劉炫以服義規之雖於理亦通未為殊絕案如服義謂韓戰則頌其戰勝何與於納晉君如杜義還晉君則此時未還何得指為一役蓋呂甥假稱君子之言云秦必歸君貳而執之者指韓之戰服而舍之者指歸晉君此一役也句兼實事虛情而言服杜義皆未備

純常子枝語卷一

十五

二十年傳凡啟塞從時注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壘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修之今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案經傳皆言新作而注以為修飾失其義矣正義曰不知啟塞之言意何所謂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修闔扇孟冬修鍵閉從此時也傳既云作門不時更發從時之例則啟塞之事當是城門之類安得以為闔扇鍵閉細小之物乎若是仲春孟冬傳何以不言春冬而直云從時知從何時豈邱明作傳不待月令而後明哉杜之言亦無明證案服虔月令為說是明證也增傳者在月令後故依用其義然與上書不

時之時字實不相貫杜說亦不可通蓋發凡書法又出兩手也

二十四年傳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按此敘事之文秦伯納之及河文義緊接中忽夾入書法直不復成文理且及河之時文公猶未為晉君何以遽記其不告入乎此等增益之處痕跡顯然無庸更曲為之說

又傳使殺懷公子高粱不書亦不告也按是年經書晉侯夷吾卒而傳記殺懷公明是經傳歧異不得但以不告二字了之

純常子枝語卷一

十六

二十六年傳藥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杜注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正義曰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未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為一世計父子為一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按杜所說或出當時譜牒然不足據光伯規之是也疏又以為或兄弟伯叔相及則枝詞耳

又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按此與上下文不貫增益之迹顯然

二十八年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注百猶勵也正義曰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為六百跳也杜言百猶

勵亦不知勵何所謂按此注誠不可解故正義亦為疑辭釋文勵音邁惜不著其說

三十年傳饗有昌歆白黑形鹽注昌歆昌蒲菹正義曰徧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未知其所由也按正義上文引周禮醢人昌本已得其說似不必更求別名惟下文薦五味實對昌歆言疑昌歆兼有甘酸辛苦鹹五味以昌本為主而多物和調之故名曰昌歆說文曰歆盛氣怒也故歆有盛義顧亭林曰知等義上篇作意歆字亦未知所出

三十二年杜注兩山相嶽正義曰公羊傳曰殺之嶽嶽杜或取公羊之意但嶽嚴是山之貌而云相嶽文亦不

純常子枝語卷一

十七

順未能審杜意也按此疏譏杜文義不順孔氏所僅見杜意實以兩山相嶽故可以辟風雨耳釋文嶽本或作嵐嵐字尤不可解

三十三年傳秦師輕而無禮注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正義曰或出司馬兵法其書既亡未見其本按據此則今所傳五篇蓋出後人掇拾

文元年傳閏三月非禮也一節正義曰杜為長歷置閏疏數無復定準又云杜唯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為長歷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月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二十二月頻置閏按此深譏杜氏之不

諸歷法也正義屢用三統歷實較杜氏為優

二年傳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按春秋

必無尊秦之例增傳者於晉文則曰明德於秦穆則曰

崇德皆暗襲公羊穀梁褒賢之意而易其辭

文五年傳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注言過其行 按此

以言行釋華實至精而確

八年傳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按珍之已不可解且傳但

言遂會伊雒之戎何以即見其可珍注又以戎將伐魯

說之皆所謂妄造事實也

九年傳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注公子遂獨不在貶者

純常子枝語卷一

六

諸魯事褒貶皆從魯史不同之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

放此正義曰褒貶皆從魯史以其體例已舉不假改正

故按如注疏說則孔子於春秋直未嘗修也魯事既不

假改正外事又並從赴告則所謂筆削者安在乎春秋

一經至元凱乃始晦之而孔冲遠乃謂孔子受誣久矣

賴元凱方始雪之甚矣其惑也

文十有一年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注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正義曰服虔云反不

書者施而不德衛冀隆亦同服義難杜云經所不書傳

即發文此既無傳何知史失按魯史失之左氏於何得

之杜氏直謂經不書為失耳妄謬之甚

又傳鄭麟由是遂亡正義曰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

相生當有支盾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

封隅之山賜之以漆為姓則是世為國主縣歷四代安

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為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

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為匹配豈

有三丈之妻為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國語仲

尼之談左傳邱明所說通賢大聖立此格言不可論其

是非實疑之久矣公羊穀梁並云長狄兄弟三人一之

齊一之魯一之晉何以書記異猶如史記所云秦時大

純常子枝語卷一

九

人見於臨洮按此正義不信傳說而從公穀也然殺一

長狄而書曰敗亦斷非經意此等當闕疑耳

十有三年經大室屋壞釋文大音泰注及傳同正義曰

公羊作世室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

言此室是室之最大者按此疏不知太與世通尙有可

說至讀大為如字則近陋矣

十三年傳其處者為劉氏正義曰討尋上下其文不類

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為漢室初興荆棄古學左氏

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徒魏其原本出劉

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按左氏凡有增益皆欲附於

傳經以行其書與他書妄竄者不同讀者雖能分晰其非要當取其護持左傳之盛心也

十四年傳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與下文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緊接故不赴云云皆後世辱入

十五年傳惠叔猶毀以為請注放卒至今期年正義曰劉炫云放去年九月卒至今年夏不得稱期年今知非者杜據日月之久欲盛言其遠但首尾二年亦得為期年之義案三年之喪為首尾三年是通義也未聞首尾二年可稱期年若然則十二月遭喪者至正月便可為期年乎正義之言失之彌遠

純常子枝語卷一

二十

十六年傳先君蚡冒所以服陘也注陘地地名正義曰言服陘則陘本是他國蚡冒始服之釋例陘與倍四年次于陘為一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楚自武王始居江漢之閒則蚡冒之時未至中土不應已能越中息服潁川之地疑非也按此條顯非杜注全書所無蓋劉炫之辭未能刪定者也

十有七年經齊侯伐我西鄙注西當為北蓋經誤按左氏紀事不必盡與經合杜則以傳改經而已

宣元年經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注不書氏史闕文按文四年逆婦姜于齊注何以不言闕文是自相矛盾正

義曰去氏稱姜則不成文義夫人之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子舍遂之族而去子稱公可乎此竟不知文義凡經之大義褒貶顯見者杜預皆以闕文略文說之經術之蠹未有如此者也

四年傳凡弑君稱君無道也正義引釋例說尚有未盡按杜氏黨篡之迹焦里堂論之已詳釋例中妄謬之辭尤甚余嘗條列而論之以為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杜預注左傳而亂臣賊子喜陳蘭甫師以為知言五年經公如齊夏公至自齊案服以不書奔喪為諱過杜以書至為示過服義為長服說見釋例

純常子枝語卷一

二十一

六年傳周書曰殪戎殷注云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殪之正義曰如杜所注戎訓為兵謂以兵伐殷而殪盡也殪字宜在下以周書本文故其字在上案杜注文義不通正義蓋深非之

八年經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注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正義曰衛氏難杜云其間有辛巳有事于大廟何得為間無異事按衛冀隆之說是也冀隆蓋用服義則服氏此條當用公羊為說又按衛冀隆為服氏之學見後魏書賈思伯傳則服義之未備者宜采及衛氏之說正義引冀隆說凡若干條李次白買服

注輯述遺之非也

十二年傳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蓋言已必死戰
十有五年經晉師滅赤狄潞氏注潞赤狄之別種正義
曰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竊謂此
直謂其肌膚之赤白耳正義又曰夷狄祖其雄豪者則
稱豪名為種者中國之始封也竊謂狄稱氏者猶遼金
之部族多以地名非必盡氏以雄豪之祖也
十五年傳國君舍垢天之道也按此即老子受國之垢
是為天下主之意道家之旨也

十六年傳宋將鉏樂懼注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

族正義曰樂懼是戴公六世孫世本有文將鉏為樂氏
族不知所出杜譜於樂氏之下樂鉏將鉏為一人傳無
樂鉏之文不知其故何也按此疏不信注然杜必有所
本疑許穎二家之舊注也襄二十三年正義曰世族譜
樂鉏為樂氏族以樂樂為雜
人不知杜意何故也
此疏亦不信杜譜

又傳郤至曰傷國君有刑按此春秋時列國戰陳之大

法必非郤至權詞杜注孔疏皆不言其義失之

又郤至與單襄公語正義曰周語詳而此略先賢或以
為國語非邱明所作為其或有與傳不同故也按古人
著書廣集異聞各依原本不得以小有不同斷為出自

兩人

襄二年經六月庚辰注云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
正義曰長歷云書於六月經誤言元本書之誤非字誤
也按杜不知天算而動云經誤其立言不遜如此襄九
年注

亦云

襄五年傳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
其王於是不刑按此處文義不貫蓋書法與所載君子
曰出兩手故也

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按獻子此
言正合孝經也孝經云以配天宗本許周
生說即禮記所謂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

祈穀于天宗也獻子乃禮家雜記中庸
皆引其說所言必得其實

何郤公病之過矣

又傳謂從者也按從讀如縱

八年傳孫擊孫惡注二孫子狐之子正義曰賈逵云然

未必有文可據相傳為此說也按杜用賈義如此等亦

迷其所出必使後人不信注矣

九年經宋災注天火曰災來告故書正義引公羊傳云

云又曰公羊此言不可通於左氏故杜明為此注以異
之按此杜注之大意其多立新說者但求異於公穀而
已於經意不相顧也增傳者之書法凡例亦此意也

九年傳商主大火正義曰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說也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以此九州當被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何以所分能當天地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羣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於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為占者多得其效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按此與詩正月之交正義皆極精之說疏中六朝人舊義至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四

多此類是也

又傳閏月戊寅注云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按杜注不甚破字此注所疑似巧而拙衛冀隆難之是也

又傳冠於成公之廟注從衛所處正義曰服虔以成公是衛之曾祖即云祧謂曾祖之廟也杜意從衛所處意在排舊說也按杜好立新說此疏深知其意

十年傳吳子壽夢正義曰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按當時蠻夷文字蓋亦以音併合而

得之服子慎通於譯語是以能言其故

十一年傳七姓十二國之祖正義引劉炫難服虔按

十二國當以邾小邾為一服杜說並不可從十九年正義亦引劉

服難

又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注經書秋史失之正義曰傳言日月分明是經謬按杜孔信傳疑經如此

十四年傳尹公佗日子為師我則遠矣正義曰孟子云

云姓名略同行義正反孟子辨士之說或當假為之辭

按孟子言鄭人侵衛此傳孫子逐公傳問各異固宜兩

存正義輒詆孟子為假辭亦立言太易矣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五

十六年傳葛黎比公注黎比葛子號釋文黎徐力私反

比音毗注同案黎比音韻疑本諡比黎比發聲猶壽夢

二字為一言也漢時猶以此為諡可證三十一年杜注

黎北密州之號又云買朱鉅密州之字尤覺支離

十九年傳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按此句與上下文

隔闕明是後人增入二十年傳云書曰蔡殺其大夫公

增傳者乃

病傳矣

二十年經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注稱弟明無罪正義曰

賈逵以為稱名罪其偪杜言此以排賈氏也按但稱

陳侯之弟於文為不辭書名恐非罪之杜說是

二十一年傳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案此當是逸詩杜注以小雅釋之釋文正義皆知其誤而不能糾正
二十二年傳晏平仲曰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按此與論語子張問行章義合知晏子之學亦儒家也
二十三年傳知悼子少注年十七正義曰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為十七是故沈氏云後人傳寫誤劉炫以此規杜非也 按既有誤寫何得以光伯為非正義強詞蓋多此類

二十四年正義曰炫於處秦為劉謂非邱明之筆據此
十二年正義豕韋唐杜不信元愷之言已之遠祖數自知文
本劉疏也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

譏訐或聞此意必將見嗤但傳言於人懼誤後學意之所見不敢有隱唯賢者裁之 按此光伯舊疏詞意顯然正義錄於疏末意亦是劉而非杜也

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之歲釋文曰此傳本為後年修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因以在此耳杜注云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正義曰邱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為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麋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云楚子圍鄭此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為後卷之始此事

與彼相類不宜獨載卷首 按後人割傳附經又加以增入竄改故文義往往不相聯屬矣然據此注及釋文正義知此傳原在下卷之首列二十六年經文之前不知何時移入此卷末也

二十六年傳寺人惠牆伊戾正義曰服虔云惠伊皆發聲實為牆戾 案服蓋以此寺人為狄人

二十有七年經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注云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按此條杜義最謬釋例尤非余別有訂釋例之作此不具列

傳云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正義曰此文甚略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

本意難知又曰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按服氏東京大儒所言必有本或當時緯書尚存其辭至西晉乃不見也

二十九年傳祇見疏也正義服虔本作祇見疏晉宋杜本皆作多據此則今本從服誼也

又傳不尙取之正義云云服虔之說未必非也按此條申服難杜正合傳意

又傳險而易行杜注險當為儉字之誤也按此杜用康成改字句法集解所僅見然險與易對傳字正不誤也

三十年傳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正義曰劉炫云傳之敘事自可以魯為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此師曠晉人自道晉事當云郤成子會魯叔仲惠伯案傳文誠如光伯所譏然轉可爲左史親見魯史之證也

昭元年傳循而行之案循當作修言修信以行也二字形近古書往往相亂

又傳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案此傳論生生之理極精劉炫乃云晉文姬出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是舉其異以廢其常非達識之論也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一

二年傳子叔子知禮哉案公羊傳子沈子子女子之稱本此

三年傳讒鼎之銘正義曰服虔云疾讒之鼎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按後一說當是許氏穎氏之說必有所本

五年傳毀中軍于施氏正義劉炫以爲施者舍也按施者弛也弛與毀義同

又傳何不可之有正義曰啟疆發首言可此云何不可之有言其可也服虔云何不可之有言不可也如是大不識文勢按服虔之說解啟疆之意正言之也正義以

爲不識文勢非是

六年傳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正義曰服虔云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此解於文便於杜也按此直謂服優於杜正義所罕見下節儀刑文王正義云服虔云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亦便於杜

七年經王正月暨齊平正義曰賈逵何休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據經言之賈君爲得杜則從許說也故兩載其說意從賈解 按此疏持論平允然是信穀梁而疑左氏也

純常子枝語卷一

二

又傳用物精多注物權勢正義曰物非權勢之名言有權勢則物備按此注不通正義曲爲之說

八年經蒐于紅注不言大者經文闕也正義引釋例曰春秋不可錯綜經文此之類也按杜此等說直謂經無義例耳

九年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正義引土地名釋之按春秋土地名多足補杜氏之闕情正義不甚引之余嘗從水經注後漢郡國志錄其說多可信也

十一年傳唯蔡於感按猶言唯蔡焉憾也
十二年傳易不可以占險按此亦讀易爲平易之易與

險對文故言不可占也

十三年傳則如違之 則如與之 按如猶言不如也 定五年傳不能如辭正義曰敢為不敢如為不如古人之語然也

十四年傳猶義也夫按猶義即由義也此傳於叔向無貶詞注謂以直傷義非是

十五年傳福祚之不登按不登登也

十七年傳仲尼聞之注云仲尼年二十八正義曰沈文何云襄三十一年注云仲尼年十歲計至此年二十七今云二十八誤按杜前不從二傳此又自相違反沈氏

糾之是也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

十八年傳閔子馬曰周其亂乎至原氏其亡乎正義曰周室其將亂乎夫其國內之人必多有是不說學之說也國內多有此言而後流傳及其在位之大人大人謂公卿大夫也大人於是又為言曰其實可以無學無學不為害也以為無害而遂不學則苟且可也一國之人皆懷苟且不識上下之序不知尊卑之義於是在下者陵侮其上在上者替廢其位上下失分能無亂乎按此段傳意極精而正義又足以發明之然周以文武成康之烈不數百年而國已有不說學之論甚矣風俗之

美難成而易毀蓋如是矣

二十二年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注九州戎陸渾戎按下文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傳必晰言陸渾知九州之戎非盡陸渾氏也杜注誤衰四年傳土蔑乃致九州陸渾之戎注亦以為在晉陰地者

二十有三年經獲陳夏鬻注夏鬻徵舒玄孫正義案世本鬻是徵舒曾孫杜云玄孫未詳按此疏亦糾注失

二十四年傳陽不克莫注陽氣莫然不動按莫然不動而云陽不克莫於文為不辭莫當讀為昧言陽不能克陰昧之氣也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

二十有六年經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傳十一月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崇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子尸按此經傳異詞不能強合者也杜注則云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又云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然則春秋果信子朝告乎信王告乎此條劉光伯已議之又云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若然則經不書南宮鬻亦脫誤邪總之杜注信傳疑經又改經從傳實春秋之蝨賊耳

又傳規求無度按正義當作玩求

二十九年傳以豕韋之後注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
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氏正義曰舊無此解杜自
爲證按此明杜之妄造故實也

三十年傳且微過也正義曰釋例曰天生季氏以貳魯
侯季氏未有篡奪之惡公雖失志亦無抽筋倒懸之急
聽用隸豎僂倖之私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身死於
外見貶於春秋也按此不過借比高貴鄉公之於司馬
昭耳必待抽筋倒懸而後戮其臣尙有濟乎杜預黨篡
之心至此招然若揭矣

三十一年傳言不能內外也按三十年傳言非公且微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

過也三十二年傳言不能內外又不能用人也皆不
成文義且何必連年別釋明是後人增益

又傳我受其無咎猶言我保其無咎也注云言我爲子
受無咎之任文義轉迂

定元年經戊辰公即位注云記事之宜無義例按杜不
以日月爲例而此又巧設其詞以爲記事之宜然以其
言求之則春秋不得記事之宜者多矣

四年經吳入郢注吳不稱子史略文按正義引鄭代許
晉伐鮮虞爲例皆不密合二傳以爲貶吳是也杜凡言
史略史闕者皆直謂春秋無義例耳

五年經於越入吳注於發聲也 按此注義優於公羊
然當是服氏說杜用之也

七年 是年合經傳正義僅四條太簡率

九年傳陽虎親富不親仁 按孟子引陽虎之言當時
蓋已傳之故鮑文子之言如是

十有一年經叔還如鄭蒞明注還叔詣曾孫正義曰世
族譜世本還爲叔弓曾孫杜云叔詣曾孫傳寫誤耳案
此疏亦糾注失

十一年傳凡二事皆似後人增入定哀之間與左氏耳
目相接而記事轉疏漏不可解也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

哀元年傳夫屯晝夜九日注夫猶兵也案夫猶兵傳何
不曰兵屯此當如孟子夫布夫里之夫謂役夫耳劉炫
之說是也

又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 兩夫字皆發聲也

又正義引孫武兵書云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竈未炊
將不言飢 按今孫子十三篇無此文

二年傳鄭勝亂從按左傳從字多訓爲順亂從猶亂順
也注謂從於亂非

六年傳惟彼陶唐云云正義曰賈服孫杜皆以爲逸書
解爲夏桀之時唯王肅云太康時也案王肅注尙書其

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按此可為王肅之徒偽造古文尙書及孔傳之證其有肅義與偽傳不同者乃皆小小詰訓正作偽者欲泯其迹耳

七年傳知必危何故不言 案此亦孟孫賁諸大夫語也服說勝杜

八年經宋公入曹傳遂滅曹 按此亦經傳異同不可強合者也注以為滅非本志故以入告非是

九年經秋宋公伐鄭傳宋公伐鄭 按傳於宋公伐鄭四字之外不贅一辭此經為有傳為無傳乎明經傳本各自為書傳非釋經也傳文秋字在下與經亦有異同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五

十年經齊侯陽生卒傳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是時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師于郎則赴于師即赴于公更無疑義此經傳之顯然不同者也注以為以疾赴故不書弒非是

十二年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注尋重也寒歇也正義曰少牢有司徹云乃尋尸俎鄭玄云尋溫也引此云云按尋即燭字正義說勝於杜

二十一年傳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按春秋之末已譏儒術是時去孔子卒五年耳

壬辰十二月十八日起至癸巳正月十四日止讀左

傳正義一過歲事崢嶸疾病縈繞如馬上觀花非有心得也偶有所見錄于右方諸家論譏未遑檢閱存之家塾以示兒輩不足供大雅之一噓耳

沈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云左氏之學一厄於范升何休再厄於杜預三厄於唐之義疏其言誠允儀徵劉氏撰左氏正義已閱數世惜未成也

杜元凱之黨纂焦里堂論之其忘親之仇趙東潛論之余又案水經江水注云杜元凱之攻江陵也城上人以瓠繫狗頸示之元凱病瘵故也及城陷殺城中老小血流沾足論者以此薄之即其用兵亦非慈祥之將有愧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五

曹彬多矣

顯親王澄觀堂筆記云方冊續藏中有明鍾始聲闕邪論專攻天主教說按此在楊光先不得已之前

梅定九歷學疑問諸書具有深意江慎修未明其意而駁之故措詞往往失當宜錢辛楣先生之深致不滿也于晦若兵部式枚來函錄雲南道員姚文棟說云雲南

邊境西路以永昌一府及騰越龍陵兩廳為門戶南路以順甯普洱兩府及緬甯威遠思茅他郎各廳為門戶而皆以緬甸為藩籬自英人得緬甸而門戶單寒猶幸有野人山之天險可以限隔中外若使此山更為英得

則英可長驅而入雲南高屋建瓴之勢矣職道入滇後
稽之志乘舊卷采之邊民口說知野人山實係中國現
屬各土司之分地即明史所稱南牙山者本在雲南界
內非甌脫比也蓋乾隆時滇緬老界西包孟拱孟春蠻
彝南包孟良木邦孟密六土司在內其後六土司潛爲
緬甸所誘中國不復過問於是以現屬騰越之南甸隴
川孟卯干崖蓋達等土司現屬龍陵之遮放芒市等土
司及現屬普洱之車里十三猛土司爲新界至大金沙
江而止永昌騰越諸志班班可考野人山固在新界之
內也論者每謂雲南裔末不關形要不知雲南實南側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

挈天下之勢由滇入川則據長江之上游由滇趨湘而
走荆襄則可搖動北方按元人已用此法非不知也况今有印度緬
甸以爲後路形勢更勝於昔英之覬覦雲南非一日矣
然則雲南得失關乎天下野人山之得失關乎雲南查
自騰越龍陵兩廳度山以通緬甸其間共有九道皆滙
於新街新街者乾隆時蠻彝土司故地能如原議收回
新街以扼門戶之總樞是爲上策其次則保守野人山
九道守吾界以扼其闌入若并此失之則無險可扼矣
西路而外又有南路北路皆關緊要南路車里土司之
外爲乾隆時土司孟良木邦之地即英所謂揮人在潞

純常子枝語 卷一

江下游之東者車里與孟良相接處僅有小江數道無
險可扼惟孟良在潞江之濱爲邊要重鎮又係商賈四
集之大埠由緬甸渡潞江而犯思茅共有三道孟良摠
扼江道之衝實爲要地新街孟良之於雲南如鳥之有
兩翼新街跨山爲險屏衛其西孟良扼江爲險屏衛其
南皆形勢必爭之地昔年英欲與潞江下游以東悉歸
於我即指孟良以內之地於邊務裨益非淺奈何遲疑
不受也北路在野人山之北有甌脫之地千八百餘里
相傳爲明時茶山里麻兩土司故地今亦野人居之不
屬華亦不屬緬詳查地勢由彼處入華有三道一道通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

西藏一道通四川之打箭鑪一道通雲南之永北廳若
使淪入於英則三省邊防棘矣山中產黃果樹百千萬
株故俗呼其地爲樹漿廠外洋購其樹中之漿以爲器
凡可收放寬緊者皆此漿所成一樹所出每年可得小
洋四百餘元利源甚大又有金礦兩處礦苗亦旺樹漿
一物爲外洋所必需權自我操爲益甚鉅前過野人境
婦孺爭迎野官亦有求庇之意即遠處樹漿之頭目自
稱本是漢民願仍隸漢彼皆恐洋人之見逼耳按此所
述三節頗當情事故錄之然英人經營野人山已久友
黃君翰林曾遊歷其地屢爲余言其謀甚深又帕米兒之在新疆猶野

一九

人山之在滇境也彼見俄人之得志其肯晏然輕以讓
我哉疆場之事恐自此不可問矣

方孔炤全邊略記卷七云思陸之歸蠻莫土地也守臣
疏曰蠻莫原隸木邦成化始為孟密所有至宏治十年
又為思陸據之連年構禍今始平定其地既不可復與
木邦孟密不可割昇隴川千崖南甸三宣撫欲開設衙
門則地方懸遠瘴癘難守宜暫於騰衝歲撥官軍四百
分番往守部悉駁之按明人棄蠻莫而不經畫亦籌邊
之失也

獨醒雜志云凡學書當先學偏旁上下左右與其近似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六

者皆不相遠熟一偏旁則數十字易作矣凡作字宜和
墨調筆使豪墨相受燥潤適宜厚墨則藏鋒紙平身正
腕定指固則結字有準矣余性懶臨碑帖又嘗閱包慎
伯藝舟雙楫諸書每苦其煩此說苟簡將試行之

董思伯書軟媚正如古人所謂散花空中流微自得者
耳不知何以主持 本朝一代風氣然人材時勢亦因
此可見翰墨小事而亦與文章同闕氣運也

董書通顏趙之郵惟失之大華美耳卷摺之風不變固
無有能出其上者

朱子論書云本朝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蓋時

代相近則流傳多而臨習易 國朝之初羣習文董亦
其所也

宋孫明復春秋尊王發微云天王崩書葬者五威襄匡
簡景是也不書葬者四平惠定靈是也不書崩不書葬
者三莊僖頃是也威襄匡簡景書葬者皆非常也不惠
定靈不書葬者皆得常也莊僖頃不書崩不書葬者周
室微弱失不告也竊謂書葬不書葬可以得常非常言
之若不告不書此左氏傳之例余意周室雖微弱豈有
天王崩嗣王即位而不赴告諸侯者乎至春秋為紀事
之書事之大者孰有如天王崩者乎左氏既不傳春秋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五

公羊穀梁二傳於春秋所書者尚有不能盡解宜後人
謂春秋無達例也若能取應書不書之事詳而列之以
求其故亦略知聖人筆削之意矣

劉邵人物志流業篇分十二流而以爲皆人臣之任主
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眾材而不以事自任
者也此道家之旨四庫提要以爲其學雖近名家其理
弗乖於儒猶未推其本也

九徵篇莫不舍元一以爲質劉昫注云質不至則不能
涉寒暑歷四時此即西洋人身圖說之理

材理篇云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

辨其得失義按禮字亦當作理此篇名材理故以道
文內誤劉兩語以義為之家也此言道家儒家之別也

材能篇云公刻之政宜於糾姦以之治邊則失眾蓋治

邊而用糾姦之法則人且為敵用矣孔才此言深通邊

事又云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

劉眈注云易貨收鑄民失業矣按二劉皆生於貧困之

朝目見言利之臣煩擾無益故所言深中事情

接識篇云其為人也務以流教矜人之所長而為之名

目劉注云每因事類矜盡人之所能為如是兼也如陳
之名目言不容口按名目猶品題也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

而以以美欲人稱之作已美也按此言兼材偏材之理至精其實在用人用己之分

而已英雄篇則牙則須按當作則互相須

又云聰明者英之分膽力者雄之分劉氏蓋以智勇分

英雄也余意英雄乃高明沈潛之異非膽智之別也

八觀篇 此篇本之大戴禮莊子老子諸書而敷暢其

說

七繆篇心小所以慎咎悔也咎悔當作咎悔

效難篇講目成名則以為人物注云強譏賢愚似明人

物按人物猶言人倫之鑒也蓋當時語

純常子枝語卷一

四十一

純常子枝語卷一

純常子枝語卷一

四十一

純常子枝語卷二

萍鄉文苑武撰書

晉之干令升宋之楊誠齋皆好以史事說易經學家所不廢也余嘗謂漢武帝得甘臨之无咎明莊烈得振恆之无功

易釋文序錄有尹濤費元珪兩家而音義中未引一字又費元珪隋書經籍志附蜀才下題齊安參軍釋文作齊安西參軍隋志誤奪西字

抱朴子崇敬篇云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為儒術擗節藝文釋老莊之意不

純常子枝語卷二

急精六經之正道也用刑篇云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稚川崇信道術而論治如此信乎其不黨也

張茂先女史箴本之崔子璋外戚箴而語尤顯明光緒己丑他他喇氏瑾嬪珍嬪入宮時余謂其兄詹事志鏡

宜書此文教之後攜以入宮 皇太后 皇后見之命再書兩份進 呈仰見 宮闈之間相勵以學相尙

以道非明德和意之所及也

後漢書趙壹傳云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章懷注引

鄭注禮記曰司命文昌中星此即世俗所傳南斗注生北斗注死之說文昌之祀當以司命為定論展轉謬誤

而以人鬼實之或以為張仲或以為文翁均之不足信也鄭注周禮亦云

南宋時士大夫之論有與今日極相合者薛士龍葉石林所言尤中時弊又如汪玉山上高宗疏云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而因循無備之可患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而上下相蒙之可患每讀至此不禁三歎又范覺民奏云崇甯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高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羣起而朝廷不知也嗚呼欺罔之端生於亢極而成於昏貪九河將溢豈獨一時之慮乎

純常子枝語卷二

先君子嘗論時事以為中外之異在於立國之本本既不同而徒效法其末必無益也如兵制未精而購槍礮槍礮利而練軍愈弱矣商務未講而設電綫電綫成而商民愈困矣求士甚亟而未嘗教士賦農甚重而未嘗恤農徒區區於文法之煩而未嘗有堅忍沈毅之志外夷有以知吾虛實矣然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先君子言兵事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自古天子守邊及守在四夷皆以戰為守之說故今日不當言海防直當肆海戰耳海戰習而海防自固矣

陳蘭甫師嘗論張泉文之學以為有所依倚未能自立

同為年壽天促而不及舉軒之懸密矣

又云姚姬傳九經說實有家法過望溪遠甚雖學海堂經解不收要自可傳

論章寶齋之學云他又別是一樣

聞張楊園從祀 孔廟師不憚曰楊園攻陽明以為主

張良知必至於弑父弑君按明霍氏以食色窮良知之

弊則可以弑父弑君攻良知試問陽明之良知果至此

乎立說如此而得從祀將來兩廡必有不容之患矣

蘭甫師又云句容陳倬人 立神氣肅穆有儒者氣象新

化鄒叔績英邁好論事以舉人會試而挾書數千冊奇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

士也又云過高郵與魏默深論詩古微默深云君勿復

言余自悔作此書之粗率也至儀徵謁阮太傅拳拳於

嶺表之文風年八十餘猶讀書不輟也

師於高郵王氏之學稱其精銳而不喜其好與古人立

異曾舉采蘋詩毛傳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王氏必

欲以盛貌釋之夫毛公之小學與爾雅並豈不知僮僮

祁祁之可以訓盛蓋言竦敬舒遲而盛自見言盛而竦

敬舒遲之度不見耳說詩者不當如是之固也

余少好算學嘗與師論之師云算法大概自不可不知

然可止勿再學蓋此事非極精不足以名家然極精則

畢生之精力盡矣此殆見余質鈍無與此事故為言如此

師又嘗論 本朝廟制以為與成周大概相同 肇祖

原皇帝當周之后稷 太祖 太宗兩代當周之文王

世祖 聖祖兩代當周之武王此皆當百世不祧者

也合四親廟為七廟如是則與古制若合符契矣

論明世宗事師云受其國家為之服三年子職盡矣至

於祭祀文告則宜稱先君先帝而不必自稱曰子金修

撰禮箋引宋穆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其說最諦

當段楸堂明世宗非禮論以為必稱曰子其說非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

四

晉簡文唐武宗皆用此義然核以經義段說似未可厚非姑錄於此俟考禮者詳之

師自言考訂聲律之時恆徹夜思之不寐一夕起檢禮

記五聲六律十二宮旋相為宮正義遂有悟入由此入

手於諸書迎刃而解後讀朱子語類亦亟稱此疏為學

樂之要方知朱子事事理會過不可及也

師授予所作琴律譜凡千餘言余問譜何以未成師云

當時於蕤賓一律反復考之皆有不合是以中止比聞

此書有續成者未知果當師意否耳

師謂廣州音於上下入之清濁皆可辨是其佳處而入

聲獨多一音合平上去入之清濁則為九音要是一病

余云嘉應州音頗合於古如弓宮音割音之類與廣韻

合師曰然唐末士大夫避亂南來者多故中原之正音

往往流傳嶺表也師又云廣州讀書音三韻截然有

其病也

師作篆專以琅邪臺刻石為法平生臨摹不下二千通

又云琅邪臺篆法之佳猶意念所及至於石鼓文之妙

始非思慮所到馬定國孫淵如諸人必以為字文周物

未可遽信

師又言王右軍行艸書多合小學且參用篆籀如我字

作家則用籀文右字有字起筆作又則用篆體其存六

純常子枝語卷二

五

書本意實較楷法為多如佳佳二字絕不相混佳必佳

必誤佳為佳擬作一書以明之因藏帖未備而止後以

屬徐子遠亦竟未成也余按唐李嗣真後書品云逸

少加減太過致神書者亦不

師云轉注之說當從許周生為得余所為說存東塾類

稿者可備一通未得為定論也

師云微言大義四字後世必以此壞經學余所撰東塾

讀書記於孝經一卷曾一用之擬即改去此斬足避

沙蟲之意也廷式言微言大義未遽壞經學近來專好

言西漢之學乃真足以壞經學此佛家所謂師子身中

蟲自食師子身中肉者也師曰然

師言王肅解經專擅改字如易乾卦文言其惟聖人乎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王肅本於上

聖人字作愚人蓋為其句之複也不獨於義未安即繫

辭之天下何思何慮論語之天何言哉皆上下呼應成

文與此相同肅於文理亦未講也

師不喜虞氏易以為如人欲往東方者不告以東路而

示以南路使其由南而西而北而後得東嚮也初非有

精意特為是迂回曲折而已

師云左氏傳極有偏宕之論謂左氏傳所載君子曰有

純常子枝語卷二

六

劉歆竄亂者非攻左氏之詞乃愛左氏之詞也

師云錢辛楣先生職官地理之學不獨前無古人且恐

後無來者其所撰廿二史攷異有引證未備者非有所

望漏乃不欲過繁以蕪其書也凡著書者當知此意

師嘗言年三十時讀易至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悚然汗

下於是學術一變務求心得不敢蔑棄成說亦不敢輕

徇時趨

師自言作文從陳後山入手波瀾局狹篇幅粗完而已

然雅潔而堅切正未易及蓋師早年好作駢儷故較后

山藻采尤壯也

師言經學有三派墨守一家力攻異說漢儒何邵公之家法也 本朝王西莊之尙書疏陳碩甫之毛詩疏似之宗主前人兼下已意漢儒鄭康成之家法也 本朝孫淵如之尙書義孔驛軒之公羊義似之博采諸家自成編簡漢儒許叔重之家法也 本朝戴東原之禮學王懷祖之小學似之略舉一端可資隅反

師言主陽明之學三數傳之後得劉蒧山黃漳浦諸人楛柱旨教福力如此後世無所用其攻擊矣

余擬撰三代會要薈經學之大成師曰此志甚大然吾嘗欲考春秋時各國人所讀何書所習何學迄今未就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七

況能網羅政教甄綜三朝乎余遂知難而退然尙思集眾材成一編以爲後王取法姑誌於此以當息壤

師云 本朝家法在貴貴

余嘗論皮日休之尊孟子以爲有特識師曰他卻爲文中子所欺文中子實黎邱之鬼也

師終身讀書必端坐藏書五萬卷丹黃幾遍晚年復讀二十四史加朱點勘至元史未卒業而卒

沈子培刑部曾植遊粵時曾數與師相見師亟稱之後子培爲余言蘭甫先生有所不言無所不知蓋滙乾嘉以來文儒之總也

師最喜讀注疏嘗云同人中讀注疏者惟鄭小谷獻甫人道光乙未進士象州余所不及小谷讀注疏取阮文達校勘記字錄於書眉此其精力過人又能詳審也

光緒甲午 朝考諸貢士卷中有明引東塾讀書記者閱卷大臣擬籤出翁叔平師云 上案頭方置此書日加披覽可無籤也師歿十餘年而書邀 御覽亦可謂稽古之至榮矣

書禹貢孔疏云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爲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今按禹貢傳於地理最陋

純常子枝語卷二

八

恆衛旣從傳則曰二水已治浮于濟潔傳則曰濟潔兩水名江漢朝宗于海傳則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九河旣道傳則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九江孔殷傳則云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如此則何必作傳豈身見圖籍者而空疏至此乎且班孟堅作地理志尙引秦地圖而此傳不一及之其僞固顯然矣冲遠正義云云蓋深譏之也正義又云孔爲武帝博上地理志無容不知

先壯烈公仕宦三十餘年家中不增一椽一畝恆曰吾仕宦無媿於心以此貽子孫也山嘉應直隸州知州文宗特旨授惠州府知府闔省驚訝 先壯烈亦惶悚

不知何以蒙 主知也後有自京師來者云全學使慶
後仕至大學 任滿回京 召對時問廣東吏治誰最廉
上論其格 能全對曰廣東第一清官惟嘉應州知州文某 上識
之未幾而有此授總督葉名琛以其不山己薦也忌之
不飭赴惠州任而調署潮州是時潮州北山盜賊廣集
近二萬人 先壯烈率 先君子親禦槍礮二十餘戰
而後平之潮人至編為戲劇以述其事北山賊平而嘉
應州戕官之案起先壯烈慷慨請行獲其罪魁事已大
定踰年而殉粵匪之難

先壯烈三任嘉應與民親猶骨肉咸豐八年戕官之案

純常子枝語卷二

九

先是州民有從賊者自江南歸凡千餘人頗有劫掠餘
貲聚賭甚豪州牧王某貪酷吏也聞之率勇圍逼索賄
二萬許以半不得請賭者故慣賊遂反執王某支解之
乘勢欲據州城州中紳民急稟督撫求復任 先壯烈
督撫問肯此行否需勇幾何 先壯烈曰吾知嘉應民
義不從亂請隻身往足了此事即夕遂發時 先君子
侍行不半月獲匪首戮之州民安堵如故按行述此案
王亞四徐鳳觀等 先壯烈先往辦案後總督黃宗漢
由閩入粵經州州民乞留署州事總督允其請也
已未正月逆匪石郭宗等擁眾數萬自閩之龍巖永定
竄擾大埔 先壯烈聞警率兵駐三河壩距之賊知官

出謀趨間道襲州城 先壯烈乃急撤兵回城嚴守備
賊陷大埔輒由松口來攻於二月初二日合圍 先壯
烈率官弁紳民登陴固守賊百計進攻不得其便死者
甚眾遊擊潘某以接戰為名縋城逃走援兵亦竟不至
是時 先君子以引 見入都叔父星輝而廷式方四
齡與兄廷俊時年隨 先母在署 先壯烈於諸孫中
管愛廷式初五日圍急或勸詰朝接戰不利即走謁總
督乞援時總督黃宗 先壯烈按劍叱之曰城亡與亡
吾誓死久矣毋多言既而呼 先母告之曰事已亟二
兒不在署汝等無必死之理可攜兩孫預謀生計也初

純常子枝語卷二

十

六夜 先母攜廷俊廷式行凡器物貲財悉留備軍需
間關危險僅達潮州而城陷之信至矣賊猛攻城凡十
五日至二月十六日由地道轟塌西城 先壯烈方守
陴亟率兵應敵賊已大至猶麾勇巷戰力竭遇害賊棄
尸於江中越四日流二十里至西洋堡觸委員章君嘉
樹之舟章君為先叔母之弟驚視辨識亟命撈起面目
如生凡左肩一槍傷右脅下一稍傷達於腹嗚呼慘矣
汗衫遍鈐嘉應州印數十蓋預期必死而恐無以辨別
也此事喻君作行狀遺之已於春廷式在京師
州人黃公度觀察適憲為述之乃得其詳
先壯烈曾任番禺咸豐初暎夷攻城時適賦閒寓城內

司後街與越華書院鄰近總督葉名琛先居城外賣麻街公廨以避敵入居書院有夷人知之用開花礮必指東隅是日萬中礮彈墜落四次有重十九斤者急以絮被滿水覆之幸未炸裂午間先壯烈據案餐粥適起寬巾忽礮彈穿前櫺入碎所坐之機又穿牆去擊斃二人有勅先祖可移避鄉間者先壯烈曰吾曾任此土義當死此不他適也蓋忠義素定如此余是時未生先君暨先母均暫寓潮州聞於胡氏姑得知大略故謹記之

戊午冬日嘉應州署中白山茶花忽變為紅同人咸賦

純常子枝語卷二

十一

詩先壯烈詩有云白首何歸今倘在丹心未死又重生明年二月而遇難咸以為詩識也

先君子請兵於總督黃宗漢十六日城陷二十日援兵至城下賊仍用官軍旗幟列城上先君子欲奮身先入適有知其詐者遂接戰賊黨眾多大敗又連戰而後勝收復州城獲石郭宗等剖心以祭人謂灌嬰復仇不是過也

寶文靖 寶 戊戌朝考列一等 宣宗漏未闕出 故事 選者 御筆加○分部者加△知縣即用者加、其 呈請歸原班及名大極低歸班選用者則不加筆 及 召見軍機時 宣宗問曰此次滿洲進士竟未有應

館選者穆彰阿對曰寶璽一等 宣宗復取原單閱之良久曰既未經圈出即其命矣因以主事用後由外班入翰林大考高等故文靖終身喜言大考不喜言庶常云今新續熙朝宰輔錄徑作道光戊戌翰林誤 文忠 庶事錄世云 進士是其例

熙朝宰輔錄之誤尙不止此如巴泰康熙三年授國史院大學士七年解任八年復授秘書院大學士而錄漏敘解任一節但書八年改秘書院大學士其後十一年加太子太傅亦失書又莊有恭於乾隆二十九年九月擢刑部尚書暫留江蘇巡撫任三十年正月授協辦大

純常子枝語卷二

十二

學士仍暫留巡撫任故 御製詩有近復擢秋卿之句而錄徑書以江蘇巡撫協辦大學士則略去刑部尚書一節不知 本朝未有以巡撫超拜協揆者也略舉一二以正其失後之表大學士者毋恃此書可耳 三泰 國史列傳從典先於雍正三年授文華殿大學士 文恭錄 亦失載又出從典錄稱雍正三年授文華殿大學士 國史列傳從典先於雍正元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錄亦失載餘頗有 似此者不復悉記 按亦有國史誤而宰輔錄不誤者魏裔介列傳康熙二年遷吏部尚書三年擢保和殿大學士宰輔錄魏裔介康熙三年以吏部尚書授秘書院大學士九年改保和殿大學士按康熙初年復設內三院九年仍以內三院

為內閣故李蔚杜立德皆以是年改保和殿大學士對
嗜納改文華殿大學士魏文毅當與之同此當以錄為
正者也

恩文慎之卒也恩承余詢其氏族無知之者志伯愚詹

事問之於麟芝莽協揆久而後復云文慎那拉氏年七

十三大學上七十必賜壽文慎滿洲氏族難知如此

後人欲為錢辛楣之表氏族蓋尤難矣

六科漢給事題名錄乾隆三十七年趙鎮漢軍繙譯舉

人由掌河南道升戶科嘉慶十三年玉慶漢軍繙譯舉

人由山東道升戶科繙譯舉人補漢缺科道乾嘉以來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

所僅見

雍正間戴錦漢軍監生由開歸道改兵科給事中陳履

平河南商邱人監生由廣東道升工科給事中此皆出

自 特恩不由恆例者也又閩紘璽宣化人以歲貢仕

至工科掌印給事中御史題名記有陳遠臻泰州人以

歲貢仕至浙江道御史皆後來所無

乾隆六年漢軍朱倫瀚由湖北驛鹽道改御史升吏科

給事中倫瀚康熙壬辰武進士也後仕至副都統姚姬

傳文集中有倫瀚墓誌

御史題名錄雍正二年董桓祚奉天人監生由崖州知

州擢御史餘奉天人轉御史者雍正乾隆間不下十餘
人大半不能詳其出身大抵不由科目也

凡恩歲貢出身皆可補御史特近日罕見耳王慶雲石

渠餘紀云康熙二十年定內三品外督撫子弟又歲貢

出身人員不得考選御史

禮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

秀氣也鄭注云言人兼此氣性純也程子論性兼論氣

蓋聞與此合經但言氣而鄭君以性字補之其義甚精

正義云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是五

行之秀氣也此論性兼論氣而未嘗歧而二之後世載

純常子枝語卷二

十四

山梨洲之說亦不出此昏義注云言子受氣性

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鄭注一謂誠也未

有入室而不由戶者注三百三千皆由誠也禮器多與

中庸相通朱子注中庸固宜採用鄭義矣

中庸正義云感五行在人為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為

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為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

稟或多或少此條言氣質之性至為明瑯陸清獻跋經

典釋文謂注疏乃程朱所自出此類是也可謂知言矣

有問玉堂為翰林之稱始於何時余案劉元城語錄云

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蓋出於此元

城又云此四字出李尋傳王堂者殿名也而待詔者有直廡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曰久汗王堂之廡英廟嗣位乃撤去及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王堂二字榜院門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案此亦何元城之師古曰王堂在未央宮又翼奉言文帝時無王堂則武帝所造也後漢亦有王堂靈帝紀光緒元年七月青虹見御坐王堂後殿庭中注引洛陽宮殿名南宮有王堂前後殿左傳襄二十五年正義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此擡寫之始

純常子枝語卷一

十五

楊士聰明末人玉堂薈記卷上云昊天上帝人主所尊敬但從來無高擡之例即祖宗等字不過與皇上並擡今上謂與祖宗並列意有未安今章奏遇祖宗字各加高一字誠尊祖敬宗之意至天與上帝至尊無名安用高擡欲尊之而反同於人類褻矣據此則今時章奏試卷等皆有擡寫三格之例自崇禎始也

葉水心習學記言純雜各半余最愛一條云居君子位為庶人行誠後世通患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以此教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蓋人主當化小人以有恥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才掃地不

可振矣夫疑且不可况彰明較著斥以無恥喪天良小人之類乎人才由是不振四維由是不張而交侵之禍亟矣非不幸也

水心又云古人以用材為難故曰在知人曰求曰願俊曰旁招至季世始以材得自用為難烝明所誦仲山甫漢蕭張邴魏近之矣此言沈痛蓋後世人主以爵祿奔走天下士之懷才氣者隱忍以就功名學問道術政治久已異於三代矣其獲尺寸之效者皆勉強以自用耳論世者豈復能以一切責之乎

純常子枝語卷二

十六

代以上立國之本固異然其由本及末使之無一事不異者則科舉之學為之也選舉行而世祿廢科目日行而選舉又廢然其弊則皆歸於不得人才謂漢魏之選舉不如周人之世祿漢人不任受也謂唐宋以來之科目不如漢魏之選舉唐人亦不任受也至於積弊之久則或思多設科目或思復用辟除然皆思所以取而不思所以教夫人材必待其自成而後用則無論選舉無論科目要之均是人耳其生而遇漢魏則質之美者自盡孝弟廉讓之節即中人以上亦矯取以成其名其效可以重名節而於國家之大政事大利害不相涉也非無其人

是以任大事者大業者特不其生而遇唐宋以來則材
關選舉所成說耳科目亦然其優者能習經史文章之籍即資之魯者亦篤學以通
其藝其效可以華國故而於國家之大政事大利害亦
不相涉也且無論用選舉用科目其大患皆在誘天下
以利祿而束天下於一途於是萬事俱廢九流並塞而
儒家一門獨承其弊國家亦並受其弊千年以來士人
所講誦者朝廷所鼓舞者及變法之後退而觀之可笑
噫也或曰子言廢科目則何以取士乎余應之曰吾欲
廢科目乃正所以存科目耳吾不欲重言取士吾欲重
言教士教士不獨使之儒也農事亦教之工事商事亦

純常子枝語卷二

十七

教之兵事亦教之刑法之事亦教之且不獨教以典籍
也工匠之事技擊之用醫藥之法操舟御車之宜凡生
人所有用者亦並教之教之之法廣儲書籍使得通知
古今多備器物使得易為省覽嚴定課程使得不懈寬
為收取使得不怨其條目之細密規模之廣遠則初法
者自有成算非一時所能悉數也如此行之十年而大
變三十年以後人才足用可以不受外侮矣惟人心之
變其疾如風此弊既挽將生他弊若何調劑而後協中
是在繼守之人而天心與世運關焉可勿預期耳
魏冰叔曰錄雜說云末季官無大小然自宰相至倉驛

吏猶皆各有所事若學官則自增索費禮外無一事矣
天下之有名無實者莫此為甚余謂學官既失其職而
二百年來士大夫猶知學術者書院師長之力也因其
舊法思所變通度不甚難耳

偶閱熙朝宰輔錄于文襄下書令稱疾尋卒記蘭甫師
所云聞之前輩于文襄之處置實用翟方進故事也此
條足以參證惜王定九下不略記其尸諫之事即用前
例宜以暴卒書之

星命家子與丑合寅與亥合之類本周禮大師鄭注術
數家罕能言其故者惟顧亭林日知錄著之

純常子枝語卷二

十八

世傳三命通會極重拱祿而於珞琿子賦得一分三之
說遺而不載又古術重納音重胎元近世術數家亦日
趨苟簡古說之繁曠難解者大半不傳其不能徵驗必
也
薛鳳祚敘天步真源云土脈紆曲皆作本地北極出地
之度木理迴旋皆向本地北極出地之方有形有生皆
然而况於人此西學推原星命之極有理致者
左傳昭十七年正義曰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
水故以丁為壬妃此即甲與巳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
之說

寅午戌會火局火生於寅木也申子辰會水局水生於申金也獨金生於巳不解其故及讀鹽鐵論論蓄篇大夫以此為問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陽然後知古義如此不必以巳為土也

皇朝諡法攻閩浙總督蘇昌諡愨勤滿洲名臣傳作恪勤

理藩院尚書新柱諡勤肅按新柱乾隆三十二年授盛京將軍三十三年卒此處當書盛京將軍前理藩院尚書

純常子枝語卷二 十九

樞垣紀略滿洲軍機章京題名博清額滿洲鑲黃旗人乾隆間仕至理藩院尚書諡恭勤鮑子年諡法攷失載此人

又攷中凡一家祖孫父子兄弟得諡者皆注出以紀盛事而兩廣總督永保按當書雲貴總督襲伯裔諡恪敏實大學士勒文襄之弟吏部尚書花沙納諡文定實繼勇公德壯勇之孫皆未注出

近年以來諡法極鄭重大臣無勳績者多奉旨毋庸予諡是也然咸豐同治間為國殉難者亦往往不得追諡則似太過乾隆間追諡明末忠蓋至二千二百四十

九人乃為本朝死難者反靳其諡乎要當予以通諡斯為允洽

諡法攷於傅宏烈之官題撫蠻滅寇大將軍國史列傳無大字恭讀乾隆四十五年命以傅宏烈入祀賢良祠論旨亦稱聖祖授為撫蠻滅寇大將軍則諡法攷非誤行大字

周官牧師中春通淫注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疏云彼注不同禮記月令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注云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

純常子枝語卷二 二十

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為異命太尉注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命大史雙龜筮注云周禮龜人上春雙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雙龜筮與周異矣正義曰鄭之此注與周禮不同又按周禮大卜注亦云月令秦世之書又正義引鄭目錄云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曰禮記言周公所作按月令竊取四代之制以為一王之法此真呂不韋陰謀亂之書也

鄭君恐人誤信故注而闕之又著之於目錄又著之於周禮注而近人盧召弓孫淵如猶用魯恭蔡邕之言以

為周世所造此正康成所斥為俗人者也俞理初癸巳類稿月令非周書論一篇可謂助我張目者矣

又鄭注虞稱今月令按正義言今月令之本是也又云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古不入禮記者為今則呂氏春秋是也按此疏與鄭目錄正相違反不可從鄭君生東漢末其傳寫本必有不同故據新本以校舊本耳周官萍氏注云鄭司農云或為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是楚辭亦有兩本矣豈復有先出後出之分歟徐彞讀書雜釋云按鄭注引今月令十七條與呂覽高注俱不合蔡雲以為今月令即明堂月令梁玉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

繩謂今月令乃漢時太史所上月歷皆非也月令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鄭注云今月令無罟翳為弋太平御覽引蔡氏章句云掩飛禽曰畢繳矢曰弋是蔡正用今月令

禮器或素或青鄭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是鄭意以禮器為秦二世後書也

祭義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注黔首謂民也正義曰案史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此記作在周末秦初故稱黔首此孔子言非當秦世以為黔首錄記之人在後變改之

四

左傳昭二十五年正義曰六國之時始有單騎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

周禮秋官行夫焉使則介之注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玄謂夷發聲釋文焉劉音夷據此則老子信不足焉有不信亦當讀為夷論語焉不如丘之好學焉字亦發聲也禮記三年問焉使倍之釋文焉猶然也一云發聲也按一云發聲則當讀為夷字王伯申經傳釋詞釋焉字甚詳而發聲之訓恰未之及是其疏也經傳釋詞云為猶謂也予於莊子又得一證莊子天運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

篇子貢曰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以謂即以為也宋人多用以謂字蓋本諸此徐仲虎建寅西遊雜記云泰西語言文字雖同用二十

六字母而各國亦稍有增減且並法用法大有不同言語即因而歧異其用兵也如法之於日耳曼列那普之於法郎西俄之於土耳其雖破其國易其君而卒不能撫有其地非不欲也勢不能也者何實由於語言文字之不同如朝發一言而民莫之解夕出一令而民莫之識何以治其國故英吉利之於印度必擇本國世

家子弟自幼遣往印度習其方言學成官之又選印度子弟之聰穎者教以英之語言文字學成用爲書吏欲其浸灌融洽而英之法始可漸行乃肆其鯨吞蠶食也我朝定鼎三百年滿員廢事雖不廢國書然卒不能合天下之人皆用之亦以國書無象形等類故也若欲通萬國大一統者惟倉聖所造之字能之余謂此以象形爲可通行是也蓋作字則人有不識若畫一牛畫一馬則萬國皆知其爲牛馬象形者繪畫之類也然六書之事象形祇其一端若指事會意則必有不同之事不可通之意諧聲則必有不可合之聲非萬有不齊不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

足以見宇宙之大中國之文字至繁難學之者必積十餘年之功故稍下之資其精神卽不能旁及然而所存古學爲多列國文字簡易民有餘力以攻技藝故其國勢易強然而無紆徐重固之心不足以持久如論大一統之治當整齊其教法因民而不必強民五大洲數十萬萬人可使其盡知孝弟而文字語言及一切風氣取舍原不必其同出一轍也各國傳教之法亦欲以印度則失之愚日本改制之後始欲廢漢字繼則欲限漢字其意蓋知中國文字之有用而特苦其繁雜也余謂博雅之士通

知古今何憚文字之繁若俗儒陋生則不限之而被亦自限矣惟將來譯音必設一整齊之法如中國某音未備則以某字讀如其音或定用某某字二合三合至各直省音讀之乖異者亦遣輶軒使者漸變使可畫一亦有裨實政之大端也

希臘志略云周穆王時腓尼基人已駕舟赴遠方經商有以字母聯成之文又云腓人殫心勵學習得諸般技藝或國人自究察出或由東方與南方諸國學來竊疑西人字母之學仍得之於印度故其名物之稱頗有相同者印度稱中國爲支那今西洋各國皆用之又佛經稱椶櫚之屬爲阿練西洋語亦然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

又言語異同乃天地自然之氣希臘志略云當往古無書史記事之先裏海東葱嶺西有一原族實希族意族並歐洲他族及北印度人生生之本源是諸族中器物稱名大率相若可知方言同卽同爲一族人余謂族類之分在言語而言語之存在文字故有文字相通卽保國聯民之要道也故不可無繙譯者所以知列國之情不可使盡通翻譯者所以固吾民之志

高僧傳卷六釋道融傳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問羅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

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按婆羅門教
 遠來中國僅見於此惜其書不傳隋書經籍志小學類
 有婆羅門書一卷歷數家有婆羅門算法三卷婆羅門
 陰陽算歷一卷婆羅門算經三卷天文家有婆羅門天
 文經二十一卷婆羅門論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三
 十卷婆羅門天文一卷醫方類有婆羅門諸仙藥方二
 十卷婆羅門藥方五卷又五行家有竭伽仙人占夢書
 一卷亦婆羅門書也今北印度亞格喇城內有答闕城
 英吉利人以爲婆羅門舊都云
 十誦律卷十四佛遺婆羅門王阿耆達說偈云一切天

純常子枝語卷二

二五

中祠供養火爲最婆羅門書中薩毗帝爲最卷二十六
同惟一切
天中祠作若在天祠
中又薩毗作薩韓此婆羅門之大旨又卷二十六云
 有諸天祀象走所極馬走所極鳥飛所極閃摩裝羅薩
 祀尼羅伽羅祀天祠中非天祠中分陀利華以彼中祠
 天祠肉不淨沙門釋子不應噉此卽所謂一切天祠也
 大智度論卷五十六云昔摩伽陀國中有婆羅門名摩
 伽姓憍尸迦有福德大智慧知友三十三人共修福德
 命終皆生須彌山頂第二天上摩伽婆羅門爲天主三
 十二人爲輔臣以此三十三人故名爲三十三天佛喚
 其本姓故言憍尸迦或言天主或言千眼等案此知婆

羅門教卽天主教又卷七十云有人言天主卽是世界
 始造作吉凶禍福天地萬物此法滅時天還攝取此天
 主教之要說西洋各國至今行之

抱朴子至理篇曰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於萬
 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論仙篇云外國作水精椀實是
 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皆
 合於化學之理化學起於黃白家西人之言亦如是又
 抱朴子論仙對俗諸篇極言世之有仙此亦瑯論觀日
 本人所載木乃伊木乃伊已見輟耕錄日本四神考中
述之尤詳乃死
 而形不 則無知之骨幹尙能存之千年而况形神合鍊

純常子枝語卷二

二六

者哉朱子詩云我欲往從之飛昇諒非難祇恐逆天道
 偷生詎能安此言得之耳
 化學之理以爲人死之故由於血管之小不能化生新
 血而血管漸小之故則由於食物中所含土質漸漸
 塞若能使血管千古如一則千古不死也然則煉丹者
 必能滌除渣滓使之融釋則無傷其外者固當無死法
 非謬說也
 眞誥協昌期第二云人臥靈宇當令潔盛注云盛字
是淨義盛
 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氣按故氣二字甚精今西人亦
 主換氣之說是養生家之舊旨也列子曰天積氣耳亡

處亡氣人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此抱朴子真誥之所本

晉書劉超傳曰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資至超但作大兩郵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按此卽宋人手實之法是東晉時家產皆有稅也

唐德宗時趙贊請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等價每間出錢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苦匿一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

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除陌法公私貿易一貫舊算二十加等算爲五十給與他物或兩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買賣隨署記翌日合算之有交易了用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尊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十千取其家資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私所入曾不得半怨聲喧然至興元元年正月放罷

出唐食貨志及近事會元

案此等法外夷現行之兵事起乏用則人人請行之晉唐不足惟然能衛民能富民外夷略有其本若上下之

情不通無事而恣意搜括半以供濫支半以肥滑吏則不知愛民之甚者矣

周官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犂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鄭注云物家中之財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賈疏云漢承周後四時入其數今時日役簿皆在於冬延武案依此而言則周漢以來凡民家之財產在官皆有簿籍至唐初猶然特爲役法而設非如東晉之別有課輸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

而歎曰所爲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咸聞其言至是秦滅賦役隋文從之余謂若能張弛隨時斯得理財之善經矣

張湛注列子序云列子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今案虛度所注尤精佛理略錄數事以備晉人談禪之一家如云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此卽佛家卽色卽空義也按列子云有形者生於無形與老子有生於無義同而注云謂之生者則不死無者則不生故有無是明與列子相反又云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此佛

家即安歸真之義也按列子引黃帝書曰形動不生而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明言
形聲之動實與影聲之動又云人之神氣與眾生不
殊此佛家佛與眾生不別之說也又云神凝形廢無待
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與味不賴鼻口此佛家一心處
虛能緣之說也又云因心以剝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
累誠益然所遺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
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此佛家言語道斷知行處滅之
說也又孔子傳學多識注云示現博學多識耳此佛家
三乘十二部無非權教之說也推其所言多資嚴若大
抵求深於列子兼涉於玄門晉人說經尚多此弊處度

純常子枝語卷二

二九

以注道家尚為善用所長明釋德清之注莊老說理尤
實而華詞遜此多矣

溫公潛虛好言神實非易理且所言亦多未諦慮之五
曰萬物之神出天入塵夫既言神則何出入乎蠢之
上曰龍蛇之蟄以存神也易大傳言存身則可言存神
則何待於蟄乎又多采老子之說柔之三曰齒剛必缺
久存者舌安之初曰藏心於虛非有非無實之二曰三
十幅共一轂兼用道家溫公學術人品本在於是至於
禪之二曰謂祖無知謂天可欺謂祭何為解曰謂祭何
為心傲忽也又之二曰政令苛細遺大得細上勞下散

解曰上勞下散不知要也此則專就當時時事立言微
嫌近於淺露邵康節謂君實九分人非不滿於溫公蓋
實以溫公言理有明而未融之處耳

國史覺羅武默納傳載康熙十六年奉 命訪長白山
事其時新建曹家甲偕行其說載地理原本說續編幼
時曾得見其書惜不復記憶

陳京卿師東塾文集喪服說云喪服之大限三期也功
也總也其三年者期之加隆焉者也其大功小功者功
之分焉者也上治下治皆至三而止旁治則有大功有
小功至四而止也其間參差不齊者有二焉昆弟之曾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九

孫無服而族曾祖父有服族祖父有服而從昆弟之孫
無服故學者疑焉余竊推求禮意而知族曾祖父本可
無服其有服者以曾祖齊衰而非總故也從父昆弟之
孫本可有服其無服者以昆弟之曾孫無服故也廷式
案鄭君注以族祖父有服推高祖有服固與經意稍異
京卿師用程易疇說而以曾祖曾孫推之恐亦未盡經
意也小功章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總麻三
月章士為庶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異姓有母名
則從重服之同姓有父名得不重而服之乎族曾祖父
本可不制服其制總麻者以名服也族祖父無報服則

或可以昆弟之曾孫無服比例得之耳

宋元學案卷九十一於安默庵隱君僅寥寥數行蓋未見默庵集也余案默庵集記齋云予少與白雲烏君叔備友講論從容無日不相從也歲丁亥叔備始從容城劉先生受學凡所授精微之言某亦得與聞其一二由是始慨然有志于正學而不迷于所向者皆自先生之語發之也自此益相親厚每一來所聞必益超絕蓋欲相率同門以卒此業者于今七年矣不幸未能得遂叔備南去熒熒獨立積惰無成而先生亦既謝世勉力大業之志卒不能少遂也此其私淑靜修之始末也又有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

祭劉先生文云矧惟先生至誠樂育憐某之愚欲淑教之謂我當來政此閒適斯言在耳耿耿如存則默庵之於靜修非惟私淑且通首問矣其與叔父書云某自少聞汎翁先生道學之裔即心悅而誠服之慨然有求道之志汎翁亦靜修別號歟

俞理初癸巳類稿輯韓文靖遺事甚詳稱為賢者余案

元王惲題韓文靖重嶼圖詩云熙載南朝亦臣按文

身未嘗作相此句稍誤後來狂飈欲全身比教乞食歌姬院坐閱

棋秤似可入此詩深得文靖之意與理初說合

宋孫甫唐史論斷曰李鄴辭平章舊史謂鄴出入顯重

素不以公輔自許此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又曰鄴恥為宦者所薦不願宰相之貴以全民節此真能知古人之心也韓熙載之處亂世李鄴之重出處可以為鑑也

慎子法家之書也然其威德篇云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此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夫子固有取爾也老子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則非立法之本源而後世行科舉者實師其意矣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

有一世之法有一定之法有不定之法求行法之君與守法之臣千載而不一遇遇之則用儒術亦治用道術亦治而法者特其迹耳管子慎子皆言法而皆重因夫既因天下以治天下則無一定之法可知矣徒欲君自任而躬事又惡忠臣以為害國使賢君如此猶不足以致治使不肖之君信之有不為秦二世者哉

行法以互相稽察為主立法以與時消息為主然而國家之弊不可勝知孔子曰民無信不立能信則立法與行法思過半矣

焦里堂易餘籥錄卷十一云管子任法篇云所謂仁義禮

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所以一民者也周書曰國法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故曰法者不可恆也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為天下大儀也按易傳制而用之謂之法管子言法不可恆正制而用之之義也管子八十六篇列道家不列法家以其言法殊乎申商之所言法也按里堂此條善讀管子且深得立法之本意是通儒之論也余於丙戌丁亥閒與志伯愚侍讀檢翰林院存書殘缺奇零百不存一卷而皆書某人進本則當時併未發還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三

也宋元舊集所存略多然每卷中多有拈籤硃字或書全篇刪去或書某句至某句刪去或書某字改某字如字改敵大抵違礙字句居多然有不甚違礙者亦頗被刪改思之不得其故後世校書者毋輒以明人刻本為誤可也

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咸黜不端正義曰諸本咸或作滅傳咸為七經詩其傳詩有此句傳詩集左王羲之寫亦作咸按當時重義之字如此且以定經本矣傳詩也檀弓有仲梁子說明六國以後書也故其文體意義亦頗有與莊列相類者如季武子寢疾一節或以曾點倚

門年歲方少為不足據不知此記者之危詞即不說齊衰之蟻固亦設名也鄭注云蟻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明以矯釋蟻正義引熊氏云或有人矯武子固陋深得鄭意不然則世本當有蟻氏鄭必言蟻固之所出矣孟子書中王良與嬖奚乘王良亦當是設名經典名設名最多讀者往往誤矣庶氏之母庶氏猶後世言某姓也鄭注以為姓庶氏恐非周官司儀云土揖庶姓春秋隱十有一年左氏傳薛庶姓也禮記大傳庶姓別于上皆謂眾姓為庶姓禮器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與猶以也故鄭以用年之豐凶釋之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四

左傳莊十二年正義曰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卜國為右與此不同者禮記後人所錄聞於所聞之口未必實也案傳云公子偃先犯宋師公從而大敗之則本非交戰必如記言則是魯師敗績安得稱公敗宋師於乘丘傳記不同固當記文妄耳廷式案近人夏忻撰檀弓辨誣以為專誣孔門要不盡然特其傳聞多不足據耳

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釋文云涯本又作崖按郭注大宗師云我生有崖則作崖者正是郭本稱楊姓為木易不通小學之說也然真誥離合楊字云

假息盛木玩執周書乃正借用易字梁時已有此等語

不必盡以六書繩之南北史中以姓相謝者亦往往如此

真誥甄命授第二方諸青童君語第二條西城王君告以

下十餘則並襲取四十二章經朱子語類黃伯思東觀

餘論並已論及其實此書所錄皆出自楊羲許穆猶後

世亂筆之類貞白特據而錄之耳貞白亟稱四十二章經非未見其書者

太清神鑑卷三死生論云古之至人以生為勞佚此字有誤

以死為休息是以知來去非我而可以生可以死也將

獨立乎萬物之上斡旋乾坤于太虛之中何得死生而

相邪此鄭之神巫見帶人子始以其子不可復治終則

未死而老也徒下愚而不知道汨沒世事認已為有認

物為我以生為可悅以死為可惡內焉所藏于心思慮

縈縈妄意一生而日乃變使人得以相之故神昏者死

神亂者死神浮者死神雜者死以此言談動止俱失當

不過數旬而死矣須臾疑當作更看淺深而斷然不可拘也

此句亦嗚呼死生亦大矣世之迷者改頭換面而沈溺

苦海不知究也胡不斷所疑作字寂滅觀相識本來而

日一證人事如日不然未免流轉死生之途而受苦惱

也案此條善譚名理非後世術數家所能到而其歸宿

則般若之旨也此書錄成和子統論言人有從修行中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五

來有從神祇精靈中來之類亦釋家輪迴之說其序云

特離林屋洞下山疑本釋子之書矣論神篇亦引白眼禪師說夢有五境

又案此書所引古相書頗多略錄於後以資攷證

人倫風鑑

洞元經

千字文

玉管照神卷四五又引玉管照神局注

陳搏先生袖裏金按此引陳搏說則著書者并不託之王朴矣

成和子統論

金書寶印上下篇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五

元靈寶文

觀妙經

瑋琳洞中秘密經

郭林宗觀人入法

名賢相法五總龜

月波洞中記

又卷五論眼部引董正曰眼頭如眼尾開合含異光者

神仙之相非凡相也不知採自何書藝文類聚卷九十

五引董正別傳未知即此人否

荒翠史之言曰降鼻柱齒頰腮頤達頸膊兩手指甲下

及腿膝足遍體酥軟如在太虛中陽氣一道自湧泉發
起穿腿膝由前陰蹻穴起又一氣自尾間穴起前後一
齊上升至泥丸交接旋轉撼動良久下重樓入中黃用
溫養功夫俟而神光透簾幕一鈎新月挂在西南沿影
透露眉間是初三月出庚之象也真藥漸至滿足口津
滴滴降下皆成玉液結而為丹此後河車不停始猶用
意次則自然初則數日一丹次則二三日一丹次則一
日一丹次則一日之間再至無數矣來時口中如彈子
大者極佳極甜涼以意逆入中宮此非初起手之亥關
乃天地之正中也結丹於此所謂移爐換鼎也溫養須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

以神顧之久之則落下皆成黍米大蓋此物乃所選之
精補腦之餘因氣而化成者也自此神鼎增輝內觀五
臟皮膚潤澤骨體堅實此玉液還丹之候切莫誤認了
當若放下工夫驕心一萌前功盡棄矣即尋死時必要
猛加精進火候到來眉睫間現出一輪明月光滿印堂
之上大靜七日或十四日不省人事須提防野戰不可
縱念他適若少縱則真流玉柱而坐化矣一念妄起則
陰燄飛騰髮身灰燼矣切宜虛極靜篤倏見一輪紅日
升起入於月中與月相並真鉛真汞投結一處打成一
片日月合璧之妙也自湧泉穴起熱氣一道穿過膝腿

刺痛而上有三日之久勿認作病俟此氣衝到中宮急
取眉心日月一吸吞入腹中上下二氣一交會于中宮
三華渾一金木自併嬰姤相見夫婦留戀即金來歸性
初乃得稱還丹也此氣一交之後又由尾間上泥丸補
腦腦有九孔窈窕完固其鉛汞之餘流入絳宮化為金
液至中宮而止將前玉液之丹一點皆化結成金丹之
粒小如黍米懸在中宮自然金絲萬道祥雲滿空五色
玲瓏百關透徹周天火足遍身燒灼如通天徹地之紅
乃乾坤交媾之妙自此金丹歸體嬰兒兆孕計此日至
十月滿足不可一刻離溫養功夫到得嬰兒成象瓜熟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

蒂落即移入泥丸溫養此脫胎換鼎神仙不傳之秘訣
也凡行火之際丹熟火發不可耐眉心有一黑球真水
收入頂門其熱悶退功足方調神出窈忽頂門如斧劈
痛不可忍自一日至三日內一聲震響則大闢矣此前
後十餘日內切忌大風雨時勿出門行路飢飽勿失時
擇得天樞黃道大吉日合三奇吉門天晴氣朗萬里無
雲之日運吾身心出紅雲肝出青雲脾出黃雲肺出白
雲腎出黑雲結一華蓋托定嬰兒昇起離離三五丈勿
得驚怖若見各種景象不可理他此丹之餘氣化成引
誘也若現出金光一輪急運真神到光前一寸三分提

神一吸其光隨人中宮丹局而斂以後須習一步一步切宜照顧房舍百步千步以至千里萬里亦然至三年嬰兒老成始可自如更有還虛一著入名山洞府面壁九年也

禮運三五而盈三五而闕鄭注云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合為十五之成數也人稟五行之秀氣而與地為近正義以為略於天德而詳於地德是也月乃地之所生故參同契言修煉之術必依於弦望晦朔自是古義

純常子枝語卷二

五

譯中書有寶香石者倩人代考代者曰必得第一以報命蓋應試者共十九人皆倩此人譯而傳鈔也既受香石重賄則以誤譯者予十八人而自書不誤者既投卷而閱卷大臣三人舉不識蒙文則互相核對以同者為不誤以異者為誤吏部咨文至適應取十八名而寶香石所倩代者竟不取盛伯希祭酒云

蒙古文字與語言略有差別與清文不同問於習繙譯者而知之
周禮秋官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注用金石者作棺棺槨之屬釋文雷劉音謀沈云當為殯

劉云皆知字劉亦誤疏云皆謂守賦樂擇之具按陸賈皆未言其制當更詳之
左傳定八年正義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當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當一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十三木艸曰據古升上徑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則升小於匊

純常子枝語卷二

四

純常子枝語卷二

純常子枝語卷三

萍鄉文廷式撰

通典一百九十三云波斯大月氏之別種王即位以後
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
之知也王死眾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
為王按 本朝建嗣之法略仿於此所謂愚夫之言
聖人擇焉也

通典大秦國其王無常人皆簡立賢者此亦後世民主
之說南州異物志御覽七百九十九引之曰察牢國安息中間大國
也去天竺五千里人民勇健國無常王國人常選耆老

純常子枝語卷三

有德者立為王三歲一更

通典女國云其俗貴婦人賤丈夫又云貴女子賤丈夫
既云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又云男子為軍士前後
重複又云其國代以女為國王王侍女數百人後文又
云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雖賤庶之女盡為家長則前
後不相應當由採自兩書未經整理致有此失也
孫可之文集序西南夷而篇中所舉二國曰新羅曰南
詔新羅東夷也可之誤矣

今制滿蒙大臣奏疏皆稱奴才漢軍及武職亦然其實謝恩
則當稱奴才奏事則當稱臣此見於 世宗聖訓者特

習掌故者稀莫能行之耳又案史通雜說中篇云易臣
以奴則北朝正行此制

錢辛楣先生盧抱經學士輓詩云大廷陳時政一鳴驚
朝簪虎闥 詔勸學日獻邪蒿箴詩載潛研堂詩續集卷八知召弓
立朝確有建白惜其遺疏不傳

潛研堂詩客有言蘇味道不當昌其後者賦此解之云
四時鬼朴換恩羅織爭誇告密工此際摸稜已難得
不矜獬豸觸邪功此與劉隨州論張曲江後人宜凌替
說頗相似皆有為而發也

李申者養一齋文集劉申孫名繹申受先生之孫廣東知府為余言此

純常子枝語卷三

集強半門人代擬非先生筆也先生於學無所不窺有
王佐之略惜不一用云余讀其集原本經術明察治亂
誠近世之偉人也其靜寄軒詩文序記潘辰雅事崢嶸
蕭瑟殆別有奇意歟

申者與吳石華書云冕士今何所業冕士謂南一海曾到意訓
詰殊苦無餘味耳講小學者不可不知此意

阮亨瀛舟筆談卷七述其兄伯元之言曰近人考證經
史小學之書則愈精發明聖賢言行之書則甚少否則
專以攻駁程朱為事於顏曾純篤之學未之深究文達
漢學宗匠而其言如此言漢學者不可不知也

龍州黃定宜半溪隨筆 先壯烈公所刊也其辨文信
國集第二則云廣西通志元集賢院學士文陞墓在鬱
林州城西十里粵西文載文陞宋丞相天祥弟璧之子
也天祥死難以陞爲嗣後仕元海北廉訪使卒葬鬱林
之八疊岡子孫遂家焉子富字益謙至順間以薦舉官
興文署丞按陞於成宗大德中奉母歐陽夫人歸自恩
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輒辭歷成宗武宗世至仁宗卽
位始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得代祀南海道卒葬於鬱
林未嘗一日食元祿也文載謂仕海北廉訪使蓋道授
此官而學士已先卒故傳不著通志職官表亦無文陞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三

名輟耕錄載至元間宋文丞相有子出爲郡教授行數
驛而卒人皆作詩悼之閩人翁某一聯云地下修文回
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獨爲絕唱云云此則傳聞之謬
前人嘗辨之 先壯烈記其後云元劉岳申撰璧公墓
誌引丞相寄弟詩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又曰三
人生死各有意至爲文祭太師之墓則云有姪曰陞我
身是嗣公死命其子後丞相當丞相死生之際所以爲
人弟者備極人所難爲而曲盡其至余惟公之孝弟與
天祥忠並傳世從兄盡力兵間易世盡心遺民退歸盡
情倫紀皆可書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後有君子之論而

將曰宋有三仁是宜銘又元推官周志仁所書丞相季
弟璋公墳志有云公生八歲而孤丞相教育之如子仕
至朝奉郎帶行大理寺丞知寧武州至元庚辰丞相從
囚中書來永訣勉公以不仕公崇篤孝弟服膺訓飭杜
門卻掃四十年如一日或以爲從忠孝之後竊比於殷
三仁焉管甯陶潛蓋其次也頃者黃君半溪於信國公
親屬多所考證晟因節錄此二則以轉質之 又云按
信公哭母大祥詩有云二郎已作門戶謀江南葬母麥
滿舟蓋以存祀葬親屬弟璧也又按元知制誥元明善
所撰陞公墓誌無仕爲海北廉使卒葬鬱林之語惟極

純常子枝語卷三

四

稱其得母歸養志不欲仕迨母卒旣葬復被徵求授集
賢直學士辭歸得代祀南海皇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至贛以疾卒與半溪所考未食元祿之說相同
俞蔭甫年伯兒管錄雖好爲新說然於六書之理實深
有所得如說交字利字諸條其尤精確者也惟開卷論
王字一條則臆說無理謂王字从二从十二者天地十
者四方也不知十者古人以爲數之極周易之道乾元
用九無用十之理也以爲天地四方無思不服夫从二
从十足以見天地四方矣無思不服之理安在乎且以
此義比之許君所引一貫三之義孰短孰長乎至謂與

玉字太無別从二从十則中不必避玉字象三玉之通則其中必連以此為別竊恐亦未然也玉之本字當以說文所收古文玉為正體玉生土中玉字之有左右注猶金字之有左右注耳其偏旁之从玉者則省去而猶猶从酒之字偏旁但作酉耳許君以玉為部首曰象三玉之連當是後起義也

王萊友說文釋例卷八謂躡當為莽之古文亦非也草生繁蕪古人作躡以象之其後从躡之字省而从艸於是躡字亦省而作艸矣躡即艸之古文猶玉為王之古文也此不當以繁簡論先後者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

五

程易疇先生論學小記述公述心二篇最精確其論學約指一篇則與先師陳蘭甫教言相合故備錄之其言曰夫學何也學而時習之而已也於何所也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之謂五達道也五達道安學學之以三達德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強之如天之行健日強不息是之謂學而時習之而已矣人有百行五達道盡之乎曰人之行行於其所接之人人之類有出於五倫之外者乎故五倫者百行之原也以五達道為學之所而時習之以終其身焉是之謂學至於知性達天而得聞一貫則學之明效大驗焉

而已矣譬之水始於出地之泉而川焉而百川焉而萬川焉然後歸於四海也今使阻塞其流而不令一川之得歸於海則四海雖大其涸也亦勢所必至也人苟不學不時習而曰吾將知性達天以求一貫豈可得乎河伯之向海者而歎曰水哉水哉果且多乎彼而自存乎見少耶然則何取乎爾取其有本者如是也不務萬流之疏濬而惟歸壑之是求學不時習而冀聞一貫倒行逆施雖大徹大悟其於人道遠矣人而不人何人之足貴是故君子務本

王耕野讀書管見卷上云禹謨一篇出於孔壁深有可

純常子枝語卷三

六

疑蓋禹與皋陶舜三人答辭具見皋陶謨益稷篇中如予思日孜孜帝慎乃在位即禹所陳之謨矣安得又有大禹謨按書序有大禹謨篇名不偶也且堯典舜典雖記事不一而先後皆有次序皋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答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只如益贊堯一段安得為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為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說者以征苗為攝位後事謂稟舜之命而其末有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一語夫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安得舍朝廷之事而征有苗舜又安能以耄期之餘而敷文德

果能之則不必授禹矣故嘗謂禹謨必漢儒傳會之書其征苗之事亦不可信又云禹謨出於孔壁後人附會竊取魯論堯曰篇載記而增益之析四句爲三段而於允執其中之上妄增人心道心等語傳者不悟其僞而以爲實然於是有傳心法之論且以爲禹之資不及舜必益以三言然後喻幾於可笑蓋皆爲古文所誤耳又卷下云蔡仲之命皇天無親終以困窮一段絕與太甲篇相出入吾意古文只是出於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按此不信傳心之說其識甚卓其謂僞古文出於一手掇拾附會尤爲洞見竊會元人吳草廬外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七

當推王氏矣

道光朝俄羅斯進呈書籍圖說今存總理衙門者凡六百八十本光緒乙酉余爲趙次山御史爾巽艸奏請發出繙譯旋據總署覆奏以爲舊書不如新書之詳備俄書立論又不如英德法三國可不必譯事遂中止其實同文館中學生精俄文者甚稀故憚而置之也惟書目則經俄文教習班鐸率諸生分類譯出似較舊譯爲足據今具列於後可以校朔方備乘矣又按咸豐年間曾種進呈乙覽故不存書署無由考列其目

文法書類

翰林字典 第一號至六號

事類叢書 七號至二十三號 二百七十四至二百七十五號 二百七十八號

百家著述 一百五十二至一百五十三號

普氏文編 一百五十四至一百六十四號

國氏文編 一百六十五至一百六十八號

德氏文編 一百六十九至一百七十三號

科氏文編 一百七十四至一百八十二號

茹氏文編 一百八十三至一百九十一號

駱氏文編 一百九十二至一百九十五號

科氏詩集 一百九十六至一百九十七號

純常子枝語卷三

八

第氏詩集 一百九十八號

巴氏文編 一百九十九至二百號

鄂氏文編 一百一至二百三號

馬氏文編 二百四至二百十五號

魏氏文編 二百十六號

名文摘要 二百十七號

第氏文編 二百十八號

科氏比類書 二百十九號

葛氏小傳 二百二十至二百二十二號

新文集編 二百二十三至二百二十五號

行文語類	二百二十六至二百三十七號	二百三十八至二百四十一號
文法必讀	二百四十二至二百四十五號	二百四十八至二百四十九號
語學必讀	二百四十六至二百四十七號	
斯拉完詩集	二百五十一號	
斯拉完俄羅斯合璧文編	二百五十二號	
文法溯原	二百五十三號	
文法集成	二百五十四號	二百五十五號
文法論略	二百五十六號	二百五十七號
詩集通考	二百五十八號	二百五十九號
純常子枝語卷三 九		
陳言指要	二百六十一號	
信函集錦	二百六十七號	
文法入門	二百六十九號	二百七十號
文法輯要	二百七十一號	
文法便覽	二百七十二號	
養心編	二百七十六號	
史傳類		
俄皇政考	二百二十四至二百二十五號	二百二十六至二百二十七號
俄皇列傳	二百二十九至四十三號	
俄皇小傳	二百六十二至二百六十四號	

俄皇史記	四十四至四十六號	四十七至五十號
俄后紀略	五十二至五十七號	
俄后列傳	五十八至六十三號	六十四號
俄后政考	六十五至六十六號	
俄皇廿五載政考	六十七至六十八號	
王家祖譜	六十九號	
芬蘭戰事紀略	七十號	
俄法戰事紀略	七十一至七十四號	二百七十七號
那波崙侵擾俄國記	七十五至七十六號	
行軍紀略	七十八號	八十一號
純常子枝語卷三 十		
戰事紀略	七十九至八十號	八十三號
法地行軍紀略	八十二號	
土俄戰事紀略	八十四至八十五號	八十九至九十一號
土俄戰事紀略圖說	八十六至八十八號	
那波崙攻俄紀略	七十七號	
俄奧合兵全錄	九十一至九十三號	
俄人行軍紀略	九十四至九十七號	
俄國戰事紀略	九十八至一百號	一百一至一百十二號
俄國史記	一百十三至一百十八號	一百二十至一百二十三號
	一百三十三至三百十七號	四百五十九至四百六十三號

小俄羅斯史記	一百十九至一百二十一號
俄羅斯通鑑	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二十五號
初學必讀俄史記略	一百二十六號 一百二十七號
律例書類	
律例彙編	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六號 一百四十九號
律例續編	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六號
理刑彙編	一百四十七號
律例備考	一百四十八號 一百五十號
種樹必讀	一百五十一號 余按此書何以入律例書內殆不可解
名臣列傳類	
名臣彙覽	二百七十九至二百八十二號
普氏列傳	二百八十三至二百八十四號
陸軍名將列傳	二百八十六至二百八十八號
水師名將列傳	二百八十九至二百九十二號
彼得羅將相列傳合編	二百九十三至二百九十四號
俄皇名將傳	二百九十五至二百九十八號
頗王列傳	二百九十九至三百號
庫王列傳	三百一至三百三號
蘇公列傳	三百四號 三百五號 三百六十六號
雜書類	

純常子枝語卷三 十一

歷代交涉通考	三百六至三百七號
驛郵路程	三百八至三百九號
端河兵誌	三百十至三百十二號
高家索屬地通誌	三百十八至三百二十一號
彼得堡紀略	三百二十二至三百二十四號
俄地志略	三百二十五號 三百二十六號
彼得堡誌	三百二十七號
彼得堡賽奇會記	三百二十八號 三百二十九號
墨斯刮賽奇會記	三百三十一號
遊歷書類	
四次遊歷北冰洋記	三百三十二號
博物圖說略	三百三十三至三百三十七號
繪事圖考	三百三十八至三百四十二號
周遊地球誌	三百四十四至三百四十六號 三百四十五至三百五十一號 三百七十四號
科氏遊歷記	三百四十七至三百四十九號
環海記	三百五十二至三百五十三號
司氏遊歷俄國圖誌	三百五十四號
東洋遊歷圖誌	三百五十五至三百六十號
利氏遊地球記	三百六十一號

純常子枝語卷三 十二

遊歷新洲記 三百六十一號

科氏周遊地球記 三百六十三號

悉畢爾遊歷記 三百六十五至三百六十七號

俄人航海初記 三百六十八號

大地奇觀 三百六十九至三百七十二號

北亞墨利加遊歷記 三百七十五號

農書類

養牲指要 三百七十六號

農政通考 三百七十七至三百八十二號 三百九十八號 四百五號

農政啟蒙 三百八十三至三百八十四號

純常子枝語卷三

十三

農政論略 三百八十五至三百八十六號

農政備述 三百八十七至三百八十九號

農政課程 三百九十至三百九十一號 三百九十六號

農家便覽 三百九十二至三百九十五號

農政溯原 養牲編併附 三百九十七號

備荒輯要 三百九十九號

回學備考 四百號

樹田便覽 四百一號

治園輯要 四百二號

村居圖考 四百三號

農政補遺 四百四號

樹藝便覽 四百六號

養樹輯要 四百七號

植物學溯原 四百八號

兵法書類

礮隊陣法全集 四百九至四百十號 四百二十一號

武戰事類字典 四百十一至四百十七號

布防輯要 四百十八號

兵法全集 四百十九號 四百二十七號

兵刃全集 四百二十號

純常子枝語卷三

十四

陣法課程 四百二十一至四百二十三號 四百二十四號

兵法紀略 四百二十五至四百二十六號

水師將弁須知 四百二十八號

布防要策 四百二十九號

兵法便覽 四百三十至四百三十一號

武學啟蒙 化學併附 四百三十二號

戰策必讀 四百三十三號

水師將帥奏議集 四百三十四至四百三十八號

天文算學書類

天文溯原 四百三十九號

天文易解 四百四十號

天文測算集錦 四百四十一至四百四十二號

歐洲天文測算論略 四百四十三號

算學課程 四百四十四至四百四十五號

初學必讀算學課程 四百四十六號

微積分 四百四十七號 四百四十九號 四百五十號

微分指要 四百四十八號

代數學 四百五十一號

幾何測量 四百五十二號 四百五十三號 四百五十四號

珠算 四百五十五號

純常子枝語卷三

十五

算學 四百五十六號

太陽出入時刻表 四百五十七號

算學指南 四百五十八號

史書類

各國政事輯覽 四百六十四至四百六十八號

上古史記 四百六十九號

中古史記 四百七十號

史記新集 四百七十一號

史記 四百七十二至四百七十四號

那波崙敗績記 四百七十五至四百八十號

古今史記全集 四百八十二至四百九十一號

各國史記全集 四百九十二至四百九十四號

各國史記俄國史記合編 四百九十五號

博士列傳 五百二至五百三號

稽古列傳 五百四號

地理書類

地理全集 五百五 五百六 五百七號

格致地理通考 五百八號

文學輿地全書 五百九號

地理字彙全集 五百十至五百十二號

純常子枝語卷三

十六

俄國地理通考 五百十三至五百十四號 五百十五號

稽古地理圖說 五百十五號

武將地理必讀 五百十七號

地理誌 五百十八號

醫學類

醫學全錄 五百十九至五百二十一號

醫筋全編 五百二十九號

種痘全編 五百三十號

醫痔全編 五百三十一號

醫心病編 五百三十二號

官醫必覽 五百三十三號

全體通考 五百三十四號 五百六十六號

水醫備述 五百三十五號

幼科須知 五百三十六號

醫術新編 五百三十七至五百三十九號

全體剖解湖原 五百四十至五百四十一號

眼科必讀 五百四十二至五百四十三號

鄉居醫法論略 五百四十四號

醫獸便覽 五百四十五號

外科必讀 五百四十六號

純常子枝語卷三

十七

合藥必讀 五百四十七號 五百四十八號 五百四十九號 五百五十四號

醫術叢集 五百五十號

家居醫術備考 五百五十一至五百五十三號 五百五十五至五百五十九號 五百六十一號

全體功用便覽 五百六十至五百六十一號

合藥必讀 臘丁文 五百六十二號

延壽通覽 五百六十三號

侍藥必讀 五百六十四號 按侍字恐有誤

全體圖說 五百六十五號

天產萬物各學類

蟲魚鳥獸全書 五百六十七至五百六十九號

草木全編 五百七十至五百七十一號

天產各質全錄 五百七十二至五百七十三號

格物全書 四百七十七至五百一號 五百七十五至五百七十八號

地質全編 五百七十九至五百八十號

工藝諸學類

百工彙編 四百九十六號 五百八十一至五百八十二號

汽學通考 五百八十三號

土學輯覽 五百八十四號

礦學字典 五百八十五至五百八十七號

礦學課程 五百八十八號

純常子枝語卷三

十六

工師事類叢編 五百八十九至五百九十一號

染術便覽 五百九十二至五百九十三號

泉刀譜類

俄國及各國泉刀譜 五百九十四至五百九十六號

泉刀譜 五百九十七號

訓幼書類

希臘名士幼學文編 五百九十八至五百九十九號

音律必讀 六百號

魂靈長生解 六百一號

保赤錦囊 六百二至六百三號

樂工便覽	六百四號
格物備考	六百五號
歐洲文法彙編	六百六至六百七號
丹青課程	六百八號
養子必讀	六百九至六百十號
皇村紀略	六百十一號
幼學書類	
幼學集錦	六百十二至六百十四號 六百十五至六百十六號 六百十七至六百二十號 六百二十一至六百二十五號
幼學必讀	六百二十六至六百三十五號 六百三十六至六百三十七號 六百三十八至六百四十一號 六百四十二至六百五十一號 六百五十一至六百五十四號
純常子枝語卷三	十九
彼得堡攜幼遊玩記	六百五十五至六百五十六號
幼學書類叢書	六百五十七至六百五十八號
古世輿地論略	六百五十九號
地球論略	六百六十號
家塾備覽	六百六十二號
幼學小傳集錦	六百六十三號
幼學天文必讀	六百六十四號
俄羅斯字母集	六百六十七號

圖書類	
南冰洋遊覽圖記	六百六十八號
圍城圖記	六百六十九號
墨斯利京勝地圖	六百七十號
星宿圖記	六百七十一號
俄羅斯寶星圖式集	六百七十二號
俄兵軍裝器械圖式集	六百七十三至六百七十四號
工師圖繪全集	六百七十五號
村居工師課程集	六百七十六號
各國地理全圖	六百七十七號
純常子枝語卷三	二十
戰場圖式	六百七十八號
礦學便覽	六百七十九號
墨斯利皇宮紀要	六百八十號
萬物考略	六百八十一號
彼得堡草木通考	六百八十二號
按朔方備乘所列書目與北俄彙編已參差不合蓋當時由俄羅斯文館譯出館中學生荒廢已久強為設名多不足憑故也 同文館初開調俄文館學生 此次所譯無一通俄文者遂盡撤之 大半出班鐸手其所定書目亦未可盡據為典要然較舊譯則差為翔實矣	

又按此所分類不知係俄人原分抑班鐸以意分之其中類例次第亦稍有不合者豈未經整理之故歟
徐鼐未灰齋文集卷六上雲澹人師箋云既來京師京師為海內輻湊之地冀於此間博求當世賢傑以自擴鄙陋之胸而所遇知名之士則自試帖鄉會房行書外絕口不言問叩以秦漢唐宋之文則已迂之怪之目笑存之是書自注云丁酉都中作乾嘉學術之盛至道光中葉而寥落如此所謂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旦隳之而有餘也是時去曹文正相國之卒僅二年其惡學人之風方熾盛耳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三

隋書經籍志詩類云梁有毛詩十五國風義二十卷梁簡文撰按唐成伯瑜毛詩指說引梁簡文云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在辭為詩在樂為歌其本一也當即十五國風義之遺說又隋志梁武帝毛詩大義十一卷毛詩指說云梁武帝作詩大義四十卷釋文序錄云為詩音者九人鄭元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毛詩指說云沈重及徐爰作音義按隋志釋文並不載隋志又有沈重毛詩義疏二十卷舒援毛詩義疏二十卷舒援疑是徐爰之誤阮文達琴經室集云節南山以下皆幽王時詩毛詩說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三

與序同惟鄭箋據緯書中候摛雒貳以十月之交以下四詩為刺厲王今推驗皆不合於是作補箋以正之余按宋人逸齋詩補傳已有是說且多與文達補箋義相合 國朝人不喜宋元人經學故未檢耳今備錄之詩補傳云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毛公作傳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說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其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又謂韓詩之次與毛氏合案幽王八年以鄭桓為司徒安知前無番為此官琴經室集亦云詩作
於幽王六年故則四詩非厲王詩明矣竊嘗考之經猶有司徒仍是番
有五說證鄭氏之妄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曆在幽王六年琴經室集亦云案大衍議日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虞廟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今遵後編法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豕萃崩稽之史記十月朔正得入交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滅即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之事明非厲王琴經室集於褒姒滅之補箋云豫決其必滅也周宗既滅補箋亦云豫決其必滅也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廷請七子之徒厲王監謗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日安有孔多盈廷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宣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之先人乃夷

王安能懷文武之事五也逸齋不著姓名朱彝尊經義考據宋史藝文志作金華范

遠義翁方綱通志堂經解目錄云第三十卷廣註是備查檢

元胡庭芳周易啟蒙翼傳序云朱子曰易只是卜筮之書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斯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施之身心家國天下皆有所用方為善讀是故於乾坤當識君臣父母之分於咸恆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於巽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節飲食當有得於頤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當有得於損益不諂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三

定其交而後求以為全身之道當有得於易大傳即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孝依忠之微意也余謂說易諸家好求作易之原杳冥而不可知不如觀象玩辭反而求之身心之益也庭芳之言凡讀易者當以為法也

陳爾甫師云今之讀四書者志在利祿非讀四書乃讀制藝題目也李二曲有回書反身錄其命名之義甚美也

余嘗謂宋元人說經之書以漢儒家法繩之誠多所出入且百枝辭贅語無當於經者然以文集論議讀之則

名言正論往往而有數百年之精神學術於是寄焉在善讀者之自為導擇毋庸一例抹殺也

司馬君實古文孝經指解序云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眾人射之其為取中多矣宋人之說經雖中鵠者稀不猶是射者之志乎

李心傳丙子學易編與黃直卿書云古書與本義暗合者妄意亦欲表出之如漢玄儒堪先生碑云父安貧守賤不可榮以祿之類直卿覆書云古書可以互見正當拈出前輩考經此類亦多據此則以漢碑證經宋人之舊學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三

賈昌朝羣經音辨經籍纂詁之監觴也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先聲也此國朝人所曾表章之書也

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脫簡一條自注云大學一篇文公所更定天下家傳而人誦之書之武成先儒亦嘗更定但今本止以注疏為據所以不敢增入倦翁不用朱子改本而立言婉順極為有識按此書刊正注疏本可注此條知衛敬叔禮記集說大學雖備錄朱注而經文其不用也

仍用原本
王安石周官新義卷二云責有傳其事者若今責契立

保也又云獨曰國有大刑則以宮刑宜嚴於官府今律
官獄中所坐比常法有加亦此意也是猶知以今制況
古制也

吳澄禮記纂言雜記下曰古字聲同者多借用故糞麻
之糞與單穀之糞並通作類鄭氏以類為代葛之類是
矣是同音通假吳幼清頗知之也

龔定庵乙丙之際塾議第十六言人主之憂食重於貨
是也欲天下退而役南畝儒者之言也然自此以往恐
商重於農不能閉關絕使則必當經理商務商務既重
則貨重於食無已時也定庵之言不欲泉貨挈萬事之

純常子枝語卷二

三五

柄夫挈其柄而萬事且不能理無有挈其柄者則委壞
萬事而已矣魏不鑄錢而民皆不便何能使其盡就南
畝以求食乎定庵經濟家而此篇則至迂至闊之論不
可行也

定庵已亥雜詩自注云近日銀貴有司苦之古人粟紅
貫朽是公庫不必皆納鏹也予持論如此此道光間時
事至今日則銀賤於昔時而國貧日甚西人乃進富國
策以設銀行為鉅利此在西方諸國為立國之大經而
在中國此時行之則且將為蠶民之大弊也孟子曰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信然耶

尸子一書孫淵如汪繼培兩家輯本甚詳備大抵不背
儒術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宦者呂強傳云尸子書二十
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
起然則尸子者儒家之遺言也而漢書藝文志雜家尸
子二十篇孟堅自注云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軼死
逃亡入蜀史記孟荀列傳云楚有尸子長廬集解引劉
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
名佼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
與佼規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
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又劉向序荀子云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三六

尸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則尸子不特非
儒家且與儒家為難者也今雖散佚不得盡徵其說然
其稱孔子曾子子路子貢子思者則有之不循孔子之
術者無有也述義農堯舜禹湯文武者則有之非先王
之法者無有也又李軌法言注云尸子避地四皓隱居
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以尸子與四皓並稱則
其入蜀又似非畏并誅者且尸子若不循孔子之術殺
梁傳何得引用其說或者楚之尸子與晉之尸佼本兩
人中壘誤切為一歟

楊瑀山居新語云大德間回回富商以紅刺一塊重一

兩三錢申之於官估直十四萬定嵌於帽頂之上累朝每於正旦與聖節大宴則服用之瑤管拜觀焉明張應文清秘藏亦載之紅刺當是紅寶石之類然則帽頂嵌寶石元制已有之歟

元孔齊至正直記云今之學士帽遺製類僧家師德帽不知唐人之製如此否愚意自立一樣比今之國帽差增大頂用稍平簷用直而漸垂一二分裏用竹絲外用阜羅或紗不必如舊制頂用小方等樣用紫羅帶作頂攀不必用粒頂卻須用玉石之類夏月林下則以染黑草爲之或松江細竹絲亦好玩其詞意是當時頂已用

玉石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三七

凌曉樓羣書答問云問曲禮疏五經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是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一名許慎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許說然否答曰春秋譏二名非禮也兩見公羊傳既於魯譏仲孫何忌復於晉譏魏曼多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故譏二名始於魯而終於晉晉同姓大國也故先治之晉率王化則天下莫不如此由近以及遠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張三世於所見之世天下太平

無由夫禮唯譏二名而已非當世之事實如此也許氏

折衷無當宜爲鄭君所駁耳按此條鄭君之駁既無可考安知不同許義凌氏云宜爲鄭駁已非事實其答語中又廣引董生春秋繁露及鄭君禮運注大抵皆申明治太平之說於譏二名亦無當也竊謂公羊之著竹帛在漢景帝時去孔子已三百餘年其得經之大義者固多至於小小附會亦誠所不免仲孫何忌魏曼多之可稱仲孫思魏多者猶晉重耳之可稱晉重也當時盟府亦豈譏重耳之二名而必去其一乎以此推測聖人徒令王莽之流可以得其形似而已且黃帝正名百物爾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三六

雅所載草木鳥獸尚多二名一人有二名何損太平公羊之義必非聖意不可用公羊傳文十四年疏云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宣十二年疏云公羊子是景帝時人疏又引戴宏序以公羊爲公羊壽說自可信江藩隸經文謂公羊與於漢初要不足據

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此大義也自孔子以前義黃堯舜禹湯文武聖人皆在天子之位故政教合於一而天下治孔子有聖德而不爲天子其或繼周文獻不足上之所行不合民心下之所用非遵時制政之與教由此遂分孔子蓋見於此於是作孝經修春秋孝經所以垂萬世之教法也春秋所以傳萬世

之政法也故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禮記中又以春

秋屬商孝經屬參公羊哀十四年二書既成則雖後聖

不作而政法教法炳炳天壤百世之下猶可遵循莫不

尊親故曰配天其在是乎然孝經文理易解春秋則非

授受不明公羊之義與孟子合高出二傳較然易知說

經之家通其大義至其小失不必曲從是在好學深思

心知其意者矣

傳所謂後聖非謂漢也傳云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孔

子亦非謂漢也何注皆以漢釋之漢德果如堯舜乎注

經者何取曲學媚世乎疏云孔子亦愛慕堯舜之知君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三

子而效之蓋不從注說也

趙誠夫東坡文稿讀公羊傳說云怪哉公羊之妄也甚

哉說公羊家之陋也余姑置三正迭用黜周王魯與夫

以質戎為晉人魯慶父為齊仲孫違經乖實不足以傳

信後來乃若昭公孫齊而曰將弑季氏夫以君伐臣而

稱之曰弑春秋以道名分何為者耶何休又從而為之

辭曰弑者從昭公之辭以為如人君故言弑立乎千載

之下指乎千載之上昭公有人君季氏之心其誰知之

夫季氏雖強猶然魯大夫昭公雖無能固周公之裔魯

國之君也公羊氏不啻至於再至於三曰弑之弑之何

也不能糾其繆而正其失且溺於所惑而亦曰弑之云

爾夫左氏傳有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之文世之摘斥

之者不遺餘力吾益不解何以獨寬於公羊氏也按弑

殺之字形聲相近傳偶用假借字邵公之言則真繆說

趙氏糾之是也癸巳類稿卷七云弑者畏忌之不敢直

殺也古語上下共之恐亦未然

永樂大典今存於翰林院者僅八百餘冊余乙酉丁亥

在京時志伯愚銳詹事方協辦院事曾借讀三百餘冊

其可採之書惟宋元地志為最夥惜未募寫官不能盡

錄惟集經世大典得六七卷又鈔其詩文及說部之冷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三

僻者得千餘紙為知過軒隨錄而已

明初順天志尚存數冊付繆筱珊前

輩鈔之其時順天府志已成未能補入又廣州府志存者過半李侍郎文冊鈔存他時當補讀

所未竟者宋元文獻猶可持摺百一也

大典中引書必用硃圈斷句卷末結銜有圈點監生二

人然往往有誤詞曲尤甚如卷二千四百七梳字下錄

元姚牧菴集玉梳贈內子虞美人詞云相輝瑜珥瑤釵

鳳寶翼蜻蜓動新妝又得水蒼梳人道秋風何物不瑣

瑀人無玉質容何害玉德斯堪愛尙慙猶未十分全聽

取明年環佩夏璆然此詞句調顯然而圈者以七字為

一句八句適盡遂使玉德斯堪愛尙慙為句矣可笑之

甚此卷罔點監生爲徐克松歐陽卿而總校之高拱聖景濤亦似絕未寓目者然卽此可見明人詞學之疏矣元詹道傳論語集注纂箋卷九引傳杏溪九穀考云黍今稷也稷今鮮粟也稻今晚禾也粱今糯粟也豆今黑豆也小豆今茶豆也麻今油麻菰音孤周官太宰釋云雕胡也此書在程易疇徵君之前其以稷爲鮮粟則仍用班孟堅服子慎之說其以粱爲糯米亦用說文之義易疇未引其書而適用其名當由未見此條耳

陳蘭甫師東塾文集與人論祝壽一篇以爲宜依亭林擇日之禮行忠惠獻壽之儀義旣美矣惟云自唐以來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三

以生日祝壽禮推其故當由爾時人之紀年以生日爲增一歲則恐未然也魏志朱建平傳云夏侯威爲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必死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眞必過矣疾動夜半遂卒是古人歲盡增年之證自香山七年元日對酒詩云衆老憂添歲余喜入春年固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元微之除夜酬樂天云莫道明朝始添歲今年春在歲前三是唐人亦以歲盡增年也董桂新讀書偶筆卷二十云生日開筵古無此俗顏氏

家訓言江南風俗兒生一綉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修容薨後此事亦絕是生日之制起於齊梁之間錢辛相養新錄卷十九云冊府元龜載唐開元十八年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此帝王生日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三

上壽之始

陳蘭甫師聲律通考余爲校譌字數條皆卽付刻工改正惟卷四一條師粘之壁上未及改定而疾作今錄於後通考云鄭譯之八十四調周宣帝時已獻於朝矣周書斛斯微傳云宣帝嗣位鄭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帝頗納焉案十二笙卽十二均也十六管卽十二律加四清聲也每一笙十六管轉爲七調十二笙則八十四調也惟斛斯微所駁不知云何蓋與蘇夔何妥二說相去不遠也廷式案斛斯微駁議北史列傳四十九徵附斛斯微傳

其辭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五具在十六焉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然詳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臣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又云案譯之所為不師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則鐘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廟庭今若益之於何陳列云云聲五具在十六焉句當有謫字十六疑當作六十蓋謂五聲轉生六十律古義具在毋庸用八十四調也師以為與蘇夔說相近是也至云雅樂之備已充廟庭方當更闢階堦增修廊宇則枝辭耳

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八引伏滔北征記曰皇天場北古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三

時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里許得書二千餘卷是當時得書不止魏安釐王冢也又一百八十一引郡國志曰號州楊震宅西有龍望原南崖有太尉公藏書窟太元初人逐獸入穴見古書二千餘卷

俗用字各省皆隨聲而造張介侯續黔書卷五云黔南各郡訟牒多俗字亦有字書所載而音讀迥異者余按廣東亦然如唔讀如謨鼻音作不字用也讀密作何字用是也又續黔書孖讀為鴉言水之分流者也則借作檀字古人或徑作三鴉字廣東則讀孖如媽與廣韻集韻類篇音滋迥異而用為聯並字則與玉篇雙生子之

訓為引申義尚不相遠如兩人打槳之小艇即呼為孖船艇是也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七引晉令曰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婢履色無過紅青古倫古會切案原文如此古倫古字疑誤衍賣者皆當著巾帖額題所倫賣者及姓名一足著黑履一足著白履按巾題姓名及所業似近時腰牌之類施之倫賣極有益於市令惟兩履異色則不必行耳又卷七百五十六引晉令曰欲作漆器物賣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當滴漆著布骨器成以朱題年月姓名此條猶有古人物勒工名以考其成之意

純常子枝語卷三

四

國策地名考援據雖多發明甚少不獨非禹貢錐指之比乃轉不及張苑鄰孔漢谷戰國釋地之簡要也必非程春海侍郎作卷首春海侍郎及阮文達序二篇與狄子奇後序蓋出一手文筆猥鄙之甚張石洲謂嫁名者之厚誣信然

黃梨洲明司馬澹若張公傳云公銜疏衷中入白堂官堂官長垣王永光也固攻東林者其人有權術亦不欲寄乾兒門客之虎落得公疏竟奏之是明制庶僚言事亦須堂官代奏也

蕪湖繆闓著律呂通今圖說及律易原音數種大意以

爲律呂清濁並成黃鐘律八十一林鐘五十四合仲呂
二十七爲八十一太簇七十二合無射九爲八十一南
呂四十八合夾鐘三十三爲八十一姑洗六十四合夷
則一十七爲八十一至應鐘之四二六六無損益之可
施於是併大呂之三八三四爲八十一而定蕤賓之律
其立說甚巧然沿竟山樂錄之說謂律呂僅有七調今
之上尺四合等字卽古之律呂於是說周禮則必不可
通遂謂旋宮之法自周失傳然則果何據而論樂乎此
所謂臆三耳甚難而實非也

近時論樂者陳蘭甫師聲律通考爲通古知今之學戴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三

鄂士音分古義爲精義入神之學若加以西洋聲學之
理精製樂器審求元音其去古人當不甚遠紛紛論先
天論太極無當於樂也

太平御覽七百五十四引世說曰劉眞長始見王丞相

時暑月丞相以腹熨彈碁局問曰何如乃爲人以冷

楚敬切劉旣出人問見王公何如劉曰未見他異惟作吳

語耳何如乃語林作何乃語林字亦音

楚敬切余謂觀洵皆清字之別體耳曲禮冬溫而夏清

釋文清才性反字從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呂氏

春秋有度篇冬不用襲非愛襲也清有餘也卽此字

御覽一百九十九引陳留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
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一言遂封之於唐唐侯常慎其德
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此罔稱所見詩異文
也范家相馮登府錄詩異文皆失載

偶閱海甯周松鶴十三經音略於古韻概乎未之有聞
蓋毛西河之支派也惟其與邵二雲論爾雅雙聲書所
列十不可解則中其失者八九不知二雲聲音之學何
以粗疏至此真所謂授人口實也

王暉玉堂嘉話云宋校正禮部韻說廿字本音入今人
作二十字用按廿字今皆讀如念惟廣東尙多讀入聲

純常子枝語卷三

五

汪剛木四聲切韻考補正以侵寢沁緝覃感勘合談敢
闕盍鹽儉豔葉添忝帖嚴儼儼葉咸謙陷洽銜檻鑑
狎凡范梵乏等韻爲有開口無合口不知此諸韻皆合
口音也今江西南康贛州兩府及廣東通省讀以上各
韻皆合口可證古人以咸凡與寒刪異者正爲此耳剛
木浙人不曉各省方音故有此誤

李富孫校經頤文彙瀛洲道古錄跋云朱竹垞先生在
翰林時以翰苑掌故諸書俱蕪陋可笑欲別撰瀛洲道
古錄自分職以來說明崇禎之季未果成予嘗於其家
見有稿本二十三冊皆從各書中鈔錄自史類以及明

人集部無不蒐采內有明寶錄數冊當是入直時所鈔其字跡不甚雅想卽先生所謂楷書手筆也間有先生自錄者其國子監等圖係西峻所寫並無前後次第亦未分列門類年譜云此錄分九門未審何據且予又見編成第一冊以建置爲首從黃帝立史官始先生手題曰瀛洲道古錄底本并多所增易而建置一門年譜反不載入殆未見此本也聞畢秋帆尙書撫陝時曾向先生元孫富平令休承鈔得一本思欲緝成今見所鈔二十餘冊已散歸桐鄉馮氏亦並未爲排纂也恐此書終於逸失因箸其詳如此是書後歸阮雲臺飾亦未嘗補輯成書建置一門畢鈔本闕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三

按此書兵燹後不知尙有傳本否余於壬辰秋冬間曾與合肥蒯禮卿前輩光典力請於掌院續修詞林典故以存典制而不可得況能道古乎若能訪得金風亭長之書當勉爲編述以成私家撰著耳

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六引羊頭山記云太學堂洛陽南關陽門外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冊八枚西尙書周易公羊十六碑南禮記五碑東論語三碑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四庫全書金王寂集提要稱叙出守蔡州未詳本末余案事見金史河渠志館臣偶失檢耳

純常子枝語卷三

純常子枝語卷三

三

漢書藝文志九流皆略有考見之書惟陰陽家者流則
二十一家之書悉皆亡佚余嘗推九流之說蓋皆欲以
治天下也陰陽家者流既與儒道名法並列則與數術
六種之書必不相類班孟堅以為蓋出於羲和之官敬
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尋繹其說則明堂陰
陽一篇乃古陰陽家之正宗也禮記之月令管子之幼
官乃陰陽家之遺說也賈誼之五曹官制殆此類也其
廣言之則以一代之興必秉五德由是而有鄒子終始

純常子枝語卷四

黃帝泰素諸書蓋皆欲以陰陽家言定一朝之制作也
其所以異於兵陰陽家及數術六種者必繇於此章實
齋校讐通義不得其故奮然改作敘例云陰陽家者流
其原蓋出於易云云夫推本於易已大非漢志原本官
守之義且如此則與數術家何別歟章氏精於目錄之
學何至此懵然不察歟
實齋校讐通義自是確有心得然亦有過於求深而不
可從者如謂淮南鴻烈解當互見道家志僅列於雜家
非也余謂實齋若以淮南子宗述虛靜旨近老莊宜改
部道家尚足自成一義若與雜家互見則必無是理雜

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即道家亦何所不賅若可專指
一家豈得復謂之雜乎若必使其互見則兼儒墨合名
法者又可盡使之互見於儒家墨家名家法家乎此特
好為異論而已

又云農家託始神農書之無逸詩之幽風大戴記之夏
小正小戴記之月令爾雅之釋艸管子之牧民篇呂氏
春秋任地諸篇俱當用裁篇別出之法冠於農家之首
者也余按今時實齋所見者僅此若漢時古籍具存其
言農事者當數倍於此必皆裁篇別出務求詳盡則近
於類書非目錄家之學也按目錄家不當有裁篇別出
之說漢書偶有之者在當時

純常子枝語卷四

本各自為卷非
劉班所裁也

文心雕龍章表篇云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
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
此可知錄略不能求備之故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引春秋內事曰陰宅以日奇陽
宅以月偶陰宅先內男子當令奇陽宅先內女子當令
偶乃吉陰宅內男子三人陽宅內女子二人此條可補
宅經之闕

梁僧慧皎高僧傳卷五竺道壹答丹陽尹書云且荒服
之寶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詳而

後集也按詳翔同音假借疑晉時論語別本翔或作詳
太平御覽卷六十三引論語曰暮春之月春服既成披
包注明言暮春者御覽不知何據若用修文殿原文則
河北本也

御覽一百九十二引禮記曲禮上曰登高不指城上不
呼登高今本作登城案下文言城上如上文是登城則
但言不指不呼是矣以此推之似作高義長
晉書藝術索統傳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疑晉時論語
別本有作斯害已也故統語用之

純常子枝語卷四

三

錢易南部新書已曰釋提桓因者忉利天王之號也即

帝釋二字華梵雙彰帝是華言即王主義釋乃梵字此
字譯云能令言釋提桓因者梵呼訛略其正合云釋迦
婆因達羅此云能天主餘如智度論釋按西洋人每稱
天主能力義蓋出此

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一云釋迦因陀羅釋迦能也因
陀羅主也言其能為天主又云釋百也迦施也因陀羅
主也言昔百度設大施會令得作此天主故云百施主
也

隋智者大師四念處卷一云復有人言天主是世界主
始造吉凶滅時天還攝取按此出大智度論中語已錄入前冊

唐澄觀華嚴疏鈔卷三十云帝釋弓者舊云法命主義
取帝釋以法教命為天主故今云其弓但一事耳

日本釋圓通佛國歷象編不信地圓地動之說於天算
所得其術惟論回歷出於梵歷乃確不可易其言曰回
歷所用十二宮其名與象全同梵歷其名曰白羊金牛
陰陽又曰巨蠡獅子室女又曰天秤天蠍人馬又曰摩
羯寶瓶雙魚此十二宮名義原出大集日藏經曰昔在
殊致羅婆菩薩受龍王請始說十二宮及星象歷數其
他摩登伽經孔雀經宿曜經等往往說之回歷全據之
又回歷法周天度三百六十而無餘分每度六十分每

純常子枝語卷四

四

分六十秒微纖以下咸準之每宮三十度宮度起白羊
節氣以春分為歲首推步七曜及羅計以七曜紀日不
用甲乙皆是梵法又唐書歷志云九執歷者出于西域
九執者梵歷中之一以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
蓋是瞿曇氏歷也
譯之斷取近距以開元二年二月朔為歷首並表測景
不用上元甲子回回西洋授時歷等皆度法有六十回
據之其以二月春分為歲首與回歷同
西洋並月有二十九日七百三分日之三百七十三歷
首有朔虛分百二十六朔策及日周分者即度諸歷同
算之疏密里差周天三百六十度無餘分回西並日出
等之異故也
沒分九百分度之十三二月為時六時為歲即度諸國

時節不同蓋如中商二竺大抵近
下節秋二分日在人頭項所以有三時六時五時
為相是即此耳宮又名相每宮三
歲日躔勻分三百六十度但彼以春分為太陽年第一

月第一日其注云今回歷之太陽年既以春分為歲首

則以仲春後半月為正旦又云然以其時春分正在白

羊此即據宿曜大集等所說梵法也宿曜經云二月春

分朔于時曜躔婁日躔也既隨太陽宿度以立正朔

法求太陽白羊宮第一道齊太陽在赤景正國當二至

日中心行度者是也道齊太陽在赤景正國當二至

無影月中分夜停氣和陰陽庶物漸榮一切增長故梵

天拆為歷元為印度回國以春分大集日藏經云正月那

支

二合角宿滿是故印度呼此正月白羊之神主當其月

回歷蓋據之矣又回歷推步羅睺計視以測交食此法

亦起於印度羅睺支那翻曰障障日月義計視譯曰旗

表幟於他義是中印度之語而非回回西洋之語也回

西支那皆非其本朔法則第因循守其名不能以標譯

名故大集大日熾盛光等諸經廣災訣梵天火羅等宿

歷之書並皆存梵語不翻轉之及回回西洋支那元以

來之諸歷盡沿襲之不能復變改也又十二宮中磨羯

宮亦存梵語餘悉譯以為其邦語蓋其邦無其物不得

以餘名當之可見已凡上數條歷法之肯綮而皆寫梵

純常子枝語卷四

五

法則回歷即梵歷不儼如白日哉余按佛國所用即婆
羅門歷遠有淵源宜為回回西洋之所宗矣

國朝康熙十四年四月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烜上疏畧

言臣祖默沙亦黑等本西域人自隋代來朝授官經一

千五十九載專管星宿行度吉凶推算太陰五星凌犯

天象古驗日月交食即以臣科白本進呈著為例皇朝

文獻通考卷云云按千餘年之世官何以不見他書紀

載尚當再攷其言湯若望推算天象舛謬之事為遺漏

紫炁及顛倒紫參羅計後紫炁雖竟不用始將紫炁星

不入七政書後協而羅睺計都遂依古法改正至乾隆

紀辨方書仍添入

純常子枝語卷四

六

十七年 御製儀象攷成仍用古說紫宿在前參宿在

後正用明烜之說則明烜於天象亦可謂能率由舊章

者矣

京師崇文門俗呼為哈達門或以為海岱之誤非也元

張思廉玉筍集宛平主簿駱馬歌自注云南馳至南橋

越壘而過俯身就鞦韆比及手已馳過樞密院街矣遂

縱轡至哈達門而回哈達二字蓋沿元時舊語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三云元之南城周圍五千三百

二十八丈即金之故基也金之遺址尚在所謂土城關

是也人呼崇文門為海岱宣武門為順承阜成門為平

則仍元之舊也按元十一門有順成平則無海岱孫氏亦未能詳晰也順天府志以為哈達大王所居之街故呼為哈達門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攷證僅存史部詳數可觀然書非

定本故遺漏尚多余今就地理一類略補其目如楊華

徐州記太平御覽西山記初學記臨陵縣記初學記華

山記初學記四夷縣地記初學記一百郭仲產秦州記初學記

一百六郭仲產仇池記初學記一百七元川記潮州記初學記

八記卷南朝宮苑記初學記一百九十六一皆其所遺也其

他攷證尚有疏誤不復觀縷

純常子枝語卷四

七

明劉錫玄掃餘之餘寄弟己未云時事至此而朝議之

參差主心之潛漠猶復如此賈生在今日當必匿笑嬉

怡不復作攢眉想况涕哭耶涕哭施于將然不必然之

際所以為洛陽英少耳若事在不可收拾而尚以一定

之天意歸咎于築舍之羣謀達識謂何雖然若果具達

識而不肯以無聊之極思姑塞此一定之天意則從古

豈有冷腸之豪傑哉吾生平遇小小不如意常作枕概

悲歌至今日而眼中意中覺得風恬浪靜景色任在叢

茅草戟中不妨神通遊戲者前此痛罵狂禪不意駸駸

欲借狂禪作正果自亦不解此何祥也按明人理學大

半兼禪然亦朝廷政治驅之使然余嘗謂六朝佛學之盛亦由於士大夫禍難之多宋時政崇寬大則儒學眾矣錫玄字玉受萬歷丁未進士

光行之綫與聲行之綫略相似也然聲非養氣不傳而

傳光之理則西人至今不能質言其故強名之以以脫

而已余嘗謂大地之物皆本於地惟光則本於天人之

性光與日同體非地上所有之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

上本乎地者親下言性質之異也

春秋元命包曰腦之為言在也人精在腦御覽人事

在者察也此言腦能察物實開西學之先息字從凶蓋

純常子枝語卷四

八

以此也余嘗謂人精在腦之言為三代以前之通訓兒

字為凶未合由字為凶已死也凶从乂乂者交午之象

也由从十十者數之終也其形則各值四方不相往來

也說文多三代以前古言古義不宜盡以經典所用繩

之

鹽鐵論相刺篇云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

子盧召弓羣書拾補云棘子當即箕子按箕子已見上

文盧說誤也莊子逍遙遊篇湯之問棘釋文引李頤云

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蓋殷之賢臣有棘子者故莊生

寓言及之也論語棘子成疑即其後

隨鐵論和親篇往復皆有理致足以盡後來之變余尤愛其篇末說詩曰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隨之蓋能知挹注之義斯可以采菽中原矣

南方草木狀非嵇合作含未至廣州又書中引劉涓子是晉未人余於補晉

書藝文志已詳言之惟其書於廣州草木風俗記載極

確大抵唐以前人作其抱香履一條引東方朔瑣語未

知所出豈汲冢瑣語當時或以爲東方朔所作歟

袁州府志藝文類記唐時袁人著述在新唐志外者有

彭雲構通元經解鄭谷國風正誤盧肇盧子史錄逸史

純常子枝語卷四

九

彭蟾廟堂龜鑑按當卽廟堂丞鏡等書集部有張爲主客圖楊

龜元書及冗餘集等

中國儒書與天竺梵典其理截然不同而自晉以來以

儒爲釋沙門多先通儒籍而後出家故譯經講義多用

六經諸子之字而天竺之梵典其本意或不可知矣自

宋以來以釋爲儒賢人君子往往先習禪宗而後講學

故語錄文集每雜三藏五宗之義而中國之儒術其流

別益不可知矣余嘗欲取釋藏中用儒籍與儒門中雜

禪學書詳搜廣集勒成一書以著其變易之迹惜人事

紛冗未暇爲之度辯章學術者必有樂乎此也

梁慧皎高僧傳卷四竺法雅河間人少善外學長通佛義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及毗浮曇相等亦辨格義以訓門徒

朱子語類卷 云張無垢九成始學于龜山之門而逃

儒以歸于釋宗杲語之曰左右既得把柄入手開導之

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住世世間

兩無遺憾矣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

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

以上二條儒釋相混之顯然者錄之以著其概

純常子枝語卷四

十

日知錄謂古人非史官不爲人作傳按曹肇作曹毗傳

陶淵明集中有孟嘉傳是作傳不必史官也

四庫提要道家類云關尹子周尹喜撰案經典釋文載

喜字公度未詳何本今案列子黃帝篇列子問關尹張

湛注云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元朗之言蓋出於

此

嚴鐵橋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網羅極

博審定極精洵奇作也廣州刻本未竣工余曾代校齊梁數冊然亦有偶

誤者余補晉書藝文志曾細檢之有晉人而誤錄入宋

人者三人一孔璠之鐵橋云爵里未詳疑是琳之兄弟

全案類聚八十二引璠之艾賦艾贊不題時代隋經籍志晉人集中有古軍參軍孔璠集二卷唐志作孔璠之璠之可單稱璠猶劉簡之之可單稱劉簡何瑾之之可單稱何瑾也六朝人多此例一張委鐵橋云爵里未詳案御覽列于顏延之後殷琰前知是宋人余案隋志晉人中有祕書郎張委集五卷即其人鐵橋偶失檢也一張野鐵橋云仕晉入宋官爵未詳余案鐵橋以野為宋人實沿隋志之誤據進社高賢傳野卒於義熙十四年實未嘗入宋也 明馮惟訥詩紀以張望伏系之為宋人亦誤

純常子枝語卷四

十一

全晉文愍帝寒食散論注云世說言語篇注引秦丞相寒食散論案此乃宋秦承祖之誤承祖醫書隋志箸錄甚多鐵橋以愍帝曾嗣封秦王為丞相因以入之非也 近人編世說引書目錄者亦未能攷正

論語書法有讀之而可悟者如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賦是武伯稱其字而夫子名之也求也何如赤也何如邢疏云武伯問辭然武伯既不名子路則其不名冉有公西華可知也古人記人語言不必字字悉求吻合也知此則左傳陳侯及田成子不必以為誤矣 論語顏淵篇子張問崇德辨惑按夫子四十而後不惑

惑之難辨甚矣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案此節包注鄭注邢疏及朱子集注皆不能通之余別有一通雖不合漢宋儒說庶幾備皇疏之又一解也竊意愛惡皆當就已身言愛之欲其生猶神仙家之求長生也惡之欲其死猶釋氏之以涅槃為極樂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如老子既云長生久視之道又云吾之大患在吾有身之類是也誠不以富富福也言此誠不足致福適所以求異而已故知者不惑

純常子枝語卷四

十二

禮記雜記上正義曰案聖證論云范宣子之意以母喪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云云齊次風疑聖證論為禮論之訛殆非也聖證論隋志箸錄張融評本宣子之說蓋張融所採耳太平御覽三十七引聖證論曰孔暹云能吐生百穀謂之士此即孔暹答馬昭語豈可復疑王肅引孔暹乎

釋慧琳大藏音義卷八十六云騎說羅唐言貴即高麗國也其事雞神首戴雞翎故云雞翎貴也按此言雞翎則非豎插之雉尾也今制花翎蓋始於此唐會要卷一百云殿前善弓矢插箭於首疑亦雞翎之類 唐陳黯華心篇云大和中初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

國人李彥昇薦於闕下天子詔春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然常所寶貴者不得疑是唐時大食國人且有登第者皆推致遠之高麗人崔彥撫之新羅人皆入唐登第則同文之國固不足異矣太平廣記五十三引續仙傳金可託新羅人寶貴進士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洪武十七年定鄉會試其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許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又云洪武辛亥高麗國人入試者三金壽二甲第五授山東邱縣丞歸為其國相成化五年己丑王京嘉靖二年癸未陳儒俱交趾人

純常子枝語卷四

十三

儒官至右都御史是明時用才猶及外國有唐代遺風焉

見公武讀書志語錄類列別集之後總集之前後世多不從之然別裁之意要自可見

讀書志卷十周子通書一卷周敦頤叔撰叔撰事鶴林寺僧壽涯以其學傳二程遂大顯於世其書著書也按公武於張子厚比之孟軻揚雄而於叔撰不置一詞蓋深致不滿之意且於無垢心傳不言其用於宗杲而於通書獨謂其出於壽涯疑未盡得其遺也讀書志道家類有文如海莊子疏十卷按與趙繼勝渾

川府路梓州洗筆池在中江縣天霸山唐道士文如海注莊子於此洗筆如海蓋梓州人

肇論旋嵐偃嶽而常靜嵐字已見於此大藏音義謂始於後魏非也然肇論嵐字似作大風解與後世山色之義不同又左傳僖三十二年杜注兩山相嶽釋文云嶽許金反本或作嵐力含反則嵐字實嶽之別體从山風聲後漢書宦者張遜傳有掖庭令畢嵐又水經沔水注云漢水又東逕嵐谷北口嶂遠溪深澗峽險邃氣蕭蕭以瑟瑟風颼颼而颼颼故川谷擅其目矣是後魏解嵐字仍謂風也文選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夕曛嵐氣陰

純常子枝語卷四

十四

李善注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逶迤兮嵐氣清裊蒼曰嵐山風也嵐綠舍切此後人用山嵐字之所本

宋翔鳳過庭錄卷十曰公羊昭十五年疏云何氏之說以資爲取云云之說在孝經疏又定四年疏亦曰云云之說具於孝經疏按此兩疏則有公羊疏又有孝經疏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宋董道以爲徐彥隋經籍志有孝經講疏六卷徐孝克撰孝克或彥字然不可考矣余案文二年疏又云其天子九虞者異義左氏說亦有成文云云之說具左氏傳疏然則疏公羊者豈又疏左氏乎未可據此斷爲孝克也

李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極精博然遺漏尚多余以袁
 鈞集鄭氏佚書服注本校之則隱公一世次白所遺者
 三條一條出儀禮士昏禮疏袁陶軒所遺者一條出詩
疏足見集佚書之難為左氏之學者當撫李氏所遺及
 後漢人左氏佚說而博采周秦諸籍以證之庶乎可振
 素臣之緒而奪征南之席矣
 廬陵朱祖義子由直音傍訓周易句解十卷怡府精抄
 本也然有句解及音而無傍訓不可解其音訓釋矜慎
 在朱申孝經句解之上子由元人錢辛楣補元史藝文
 志箸錄

純常子枝語卷四

十五

盛伯希祭酒宗室藏毛詩四卷每半葉六行每行十七
 字先錄小序次錄詩次錄朱子集傳小字分行寫其訓
 詁則注經文之旁雜用毛朱每卷首但題毛詩卷幾而
 已不知何人所撰蓋當時讀本也伯希定為朱升旁注
 余按升所注尚書於旁注外又有夾注且每卷皆標題
 旁注字與此書格式不同又升旁注詩經八卷卷數亦
 不合孫佩南知縣蘇州疑為元李恕書大抵近是錢辛
 楣補元史藝文志有李恕毛詩音訓四卷自注云黃丕
 烈云經義攷別有毛詩詁訓四卷似是一書重出蓋此
 書本未標名故或以為音訓或以為詁訓或以為旁注

矣恕字省中廬陵人又按明葉文莊公荻竹堂書目有
 詩李恕音訓三冊新安文獻志稱升所作諸旁注離而
成章按實後世賈珠觀之則逐字為訓合而誦之則文義
之類與此亦不合也
 明黃廷美雙槐歲鈔卷一云楓林先生朱允升升休甯人
 博綜羣書皆有旁注早從資中黃楚望遊偕同郡趙沅
 受經此書當以黃氏家法求之即知果為朱作否矣
 錢氏補元史藝文志特立譯語類列小學之末體例最
 善深得隋志之意惟遼史耶律倍曾譯陰符經見本傳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九年四月己酉刊行蒙古畏吾字
 所書通鑑二書當入此門錢氏失載

純常子枝語卷四

十六

大唐西域記卷一云羯霜那國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
 一本作三十餘轉而相生其流漸廣初有書記豎讀其文遞相
 傳受師資無替按字源當即字母其云豎讀則與史記
 所記畫革旁行者不同不知是何等文字也又觀貨邏
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而
右此則必係字母併合之法矣但非梵書耳
 智論云一切字皆是無字能作一切字此言以音併合
 而成也
 唐張說蘇摩遮詩云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服紫髯
 胡又云繡裝拍額寶花冠夷歌妓舞借人看自能激水
 成陰氣不慮今朝寒不寒似蘇摩遮即潑寒詞之戲又

按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十一云蘇幕遮西戎胡語也
正云颯磨遮此戲本出西龜茲國至今由當作有此曲
此國渾脫大面撥頭之一也或作獸面或象鬼神假作
種種面具形狀或以泥水霑灑行人或持絹索搭鉤捉
人為戲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戲七日乃停土俗相傳云
常以此法攘厭驅趁羅刹惡鬼食啗人民之災也按今
滿洲典禮跳神之紗帽一作撒麻一作太太蓋出於此紗帽撒麻
皆颯磨之轉音也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作薩嗎吳振臣
甯古塔記略作义馬

今歐羅巴人稱中國為瓊孛或為占泥皆支那之轉音

純常子枝語卷四

十七

近時言譯語者以支那當為秦字之合音中國惟秦威
烈最盛故西人至今以稱中土余則謂若作秦音正當
是姚秦之秦非始皇也姚秦譯經最多天竺人以支那
譯其國名西洋又從印度譯之故展轉不可知耳又案
唐李長者華嚴經論卷二云震旦國亦曰支提那國此
云思惟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計度故以立其名即
是今漢國也據此則支那為支提那之省文其名乃印
度人強名中國者竊恐不然又法苑珠林卷九引佛本
行經稱大秦國書為邪寐尼書邪寐尼亦秦字之轉音
矣英人稱中國音與邪寐尼近

論語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
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朱子注云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
足者但我偶未之見耳愚以為不當如是說有之之有
字與上文有能之有字緊相承接言蓋有一日用其力
於仁者我特未之見耳若如朱注似未盡合勉人為仁
之意何平叔集解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此言不能
為仁故云為能有耳我未之見也邢疏曰蓋有能為之
者矣但我未之見也與余意同

新唐書藝文志醫術類有蘇游鐵粉論一卷此古人服
鐵之證

純常子枝語卷四

十八

朱蘭坡茶說云據茶經引司馬相如凡將篇有苾謁王
衰僮約有陽武買茶之語是漢世有之茶經又引晏子
春秋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卯茗茶是春秋時有之況
爾雅為周公作已明著於篇郭注云樹小似梔子冬生
葉可煮作羹飲今茶樹高或數丈小僅數尺葉正類梔
子雖茶茶字分古今要之其由來久矣小萬卷樓所考
甚詳博又謂東坡詩以茗飲出近世為非按蘭坡所引
各條曰炙曰煮作羹則非作茗飲可知東坡所言亦未
為誤也唐楊暹膳夫經云茶古不問食之近晉宋以降
吳人採其葉煮是為茗粥至開元天寶間稍稍有茶至

德大歷遂多建中以後盛矣此正與東坡說合余未見

此書雖動然博物志已有飲真茶令人少眠睡之說

是時已有茗飲矣倪二初讀書記卷七云古無飲茶之

法斯謂飲者漿人所掌六飲是也自茗飲行而諸法廢

矣漿人共賓客之稍禮以今法況之如言賜茶然

吾袁州唐時最盛嘉慶道光間先曾祖融谷公會與

友人集袁州唐人集十六卷刊行余按新唐書藝文志

集部錄袁州人著述有袁皓碧池書三十卷原注云袁

龍紀集賢殿圖書使自稱碧池處士鄭谷雲臺編三卷又宜陽集三卷守

忠袁州人為右拾遺乾第盧肇海潮賦一卷又通屈賦

中以都官郎中卒于家純常子枝語卷四 十九

一卷注林絢大統賦二卷字子發袁州人劉松宜陽集

六卷松字嵇美袁州人集其州唐稟貞觀新書三十卷

稟袁州萍鄉人集貞觀以前文章崇文總目大統賦

林絢撰盧肇注安裕重箋又崇文總目劉松宜陽錄六

卷宋志十卷

唐撫言卷十云陳象袁州新喻人唐宋時新喻為文有

西漢風骨著貫子十篇南部新書癸云彭蟾宜春人也

著鳳池本草廟堂丞鏡一百二十卷廣明亂後遺墜

黃徹碧溪詩話云漁樵閒話載唐末有宜春人王殿以

歌詩擅名嘗作玉樹曲略云璧月夜瓊樓春蓮舌冷冷

詞調新當時狎客盡豐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闌音

王劍上黏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此

調大播人口噉未第時常于市廛中見有同人被無賴

輩毆擊敲前救之揚聲曰莫無禮便是解道君王猶在

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亡賴者聞之慚謝而退

高僧傳三集梁四明山無作傳云至廬陵三顧山檀越

造云亭院豫章創南平院請作主持皆拂衣而去前進

士唐稟作藏經碑述作公避請之由按無作卒於梁開

平中年五十六稟與之同時則稟亦唐末進士也稟及

唐昭宗乾甯元年見徐松唐登科記考 欽賜副榜貢生

樊昆吾名封廣州駐防漢軍海堂弟子也 南海百

年九十二阮文達學純常子枝語卷四 二十

詠續編記明末王興事可補小腆紀傳諸書所未詳其

詞曰浮江五馬日紛爭賸水殘山孰主盟天步既移人

事舛傷心窮島一田橫自注興番禹人少為農短小精

悍智計過人人呼為繡花針明亡散家財納亡命以謀

恢復四方歸之初屯花山迨紹武被殺乃盤踞文村文

村為廣肇交界與新會新甯開平恩平陽春陽江六縣

毗聯處萬山之中四鄰大洋危險僅通一徑與築寨其

中奉聿鍵之弟朱聿鐸為主仍用永歷年號四出攻掠

時官軍方戡定瓊南未暇及此一隅也順治十三年粵

地大定七月平南王親率兵討之顧其山川彼逸我勞

乃分阨其運道作長圍之勢相持半載王遣人招之降
不聽至冬糧中糧且盡興遣其子五人齎明之印勅令
箭至大營約降王大悅許之厚遣五子歸興乃大集
眾慟哭歔歔諭以天命有歸宜降以救民命已乃於是
夜舉家自焚死肆鐫亦吞腦片死餘眾遂降平南王大
義之收其燼以一品禮葬之河南之箕村粵人書其碣
曰皇明虎賁將軍縣伯電輝王公偕同節元配張氏一
品夫人暨十五庶夫人之墓王厚待其五子至道顯焉
宋文鑑卷一百十二錄范文正公上相府書云今孫吳
之書禁而弗學苟有英傑授亦何疑前代名將皆洞達

純常子枝語卷四

天人嗣續忠孝今可於忠孝之門接智勇之器堪將材
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水之向背歷星霜之
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亦云感矣一百十
五又錄劉原父與吳九論武學書云戰國之時天下競
於馳騫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若之
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習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
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佻也按立武學不得謂示民以
佻原父優游侍從目覩昇平不及文正之遠識也文正
書又云今相府勞一日之思絕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
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其言沈痛靖

康之變正坐不思之故耳古人綢繆牖戶之心固如是
乎

晉書食貨志不載鹽法惟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引晉
令云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歲刑主吏二歲刑又引
晉中興書太元三年詔曰鹽者國之大利以此推之知
晉所行皆官鹽至東晉則大資國用矣又晉書職官
志云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
為屬國知西晉時制侯王不得擅鹽鐵之利此皆足補
食貨志之闕也晉有臨邛火井河東鹽見博物志郭璞
有鹽池賦藝文類聚錄之又御覽八百
六十五引晉太康地記曰梓潼縣出傘子鹽廣志曰鹽
多側于海濱但未此千里相此耳河東有印成鹽西方

純常子枝語卷四

有石子鹽者生於水北湖中有青鹽五原有紫鹽波斯
國有白鹽如細石子又一百六十三引晉太康地記曰
安邑有司鹽都尉別領兵五千御覽七百五十七引裴
淵廣州記曰東官郡煮鹽織竹為釜以牡蠣屑泥之燒
用七夕 水經江水注引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四
十五里有石煮以為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
竭鹽成蓋蜀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太平廣記三
九十引博物志云火井一所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蜀
都者時以竹板木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觀視後火
轉盛熱以益著井上煮鹽得鹽後人以家燭火投井中
即滅息至今不復然也廣記又引陵州圖經云陵州鹽
開鑿周迴四丈深四十尺置籠煮鹽一分入官
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

先祖壯烈公歷廣東府州縣十四任所至以發潛德善風俗爲己任著於民口無俟廷式之稱揚今錄宜亭詩草數章以著梗概弔東安故令尹邱公自注云公名隅字搏九號止菴福建上杭舉人順治三年由海豐訓導陞署甫下車明季把總朱家臣先叛被脅不屈全家遇害道光十一年余詳請建祠置田供祀并弔以詩詩云王師猶未到荒陬叛賊先來脅邑侯七品官纔居幾日一家人已共千秋長子希郁次希奇並遇害有君去國難回首隨地酬恩且斷頭魂魄同歸何處所祇今憑弔淚空流弔故懷遠將軍羅公自注云公名文舉東安人由行伍爲肇

純常子枝語卷四

三

協把總以勇敢聞游陞守備康熙十四年吳三桂叛遣眾攻廣西藤縣甚急公往堵剿賊圍之三市曰吾昔有敢戰名今爲敢死時矣身先士卒所向披靡戰七晝夜救援不至與都司劉志高同遇害十六年追贈懷遠將軍晉秩遊擊諡英惠 予祭葬蔭一子墓在茶洞望軍山知縣黃道焜奉行勒石道光十一年余建復忠義孝弟祠爲公詳請入祀詩云藤縣城邊賊合圍將軍一騎獨先馳爭名恰值留名日敢死今爲效死時報 國捐軀千古節以身捍患幾人知爲修祠廟還追祀豈僅茶山勒墓碑

蕙諒拾英集宋史藝文志著錄余從永樂大典中集得數條大抵皆婦人詩也亦有一二條錄男具錄於後備續玉臺者採擇焉張熙妻王氏作西湖曲菩薩蠻 橫塘十頃琉璃碧畫樓百步通南北沙暖睡鴛鴦春風花艸香 閑來撐小艇劃破樓臺影四面望青山渾如蓬萊按當開永樂大典卷二馬氏詞余嘗聞馮上達敘授云曩在京見友人韓擇中親老貧甚久不得志其妻有詩寄云力戰文場不可遲正當捧檄悅親闈要看鵲噪凌晨樹莫使人譏近夜歸蓋近時有聞登第曲云鵲噪凌晨樹鏡開昨夜花而唐杜羔妻聞羔下第詩云良人的的是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而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歸時近夜來故用此二事激之韓得詩益勤勉几翌歲登科馬氏復作五十六字寄之止記領聯云果見金泥來報喜料無紅紙去通名末句云歸遺直須青黛耳畫眉正欲倩卿卿唐人初登第以泥金帖子報喜于家裴思謙登第後以紅箋名紙謁平康歸遺乃東方朔事畫眉張做事卿卿王渾妻事其該洽如此卷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九紙詩士人郭暉因寄安問誤封一白紙去細君得之乃寄一絕云 碧紗窗下啟緘封片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長在不言中同上此卷尚有黃公舉妻詩以其詞近襄故

純常子枝語卷四

四

不錄其書 蜀婦田氏嘗有詩云桂枝若許佳人折須作
則甚佳 人間女狀元 卷五十一
百五十七

姜堯章續書譜云真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
之失也唐人以書判取士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
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
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余謂本朝
試事鄉會場外皆重書法故士大夫作字亦合規矩者
多而生趣逸氣轉不及明人也道光以來益復挑剔偏
旁呵責筆誤雖略合說文而唐宋以來相傳之書法益
盡失矣 唐太宗命虞世南
歐陽詢教習楷法

純常子枝語卷四

米芾海岳名言云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
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
復有矣余嘗謂唐明皇脊令頌爲趙文敏書法之所本
而蘇靈芝之肥俗則遠過季海者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魯班營造法式六卷略說云班周時
人妻雲氏居江西隆興府地名市縱予觀其規矩繩尺
誠千古良工之範圍然此等書皆後人僞作非真出于
班也此書余未見今世所行魯班經二卷則略於規矩
準繩而詳於日月禁忌其僞造之技倆又出古人下矣
工技之書惟李明仲營造法式獨爲雅製永樂大典又

有梓人遺制四卷余曾見之惜未鈔錄中國工政不講
西人乘其弊而入固有由矣

利津李竹朋知府 佐賢 先大夫甲辰鄉試座師也著

古泉匯六十四卷精博之至非翁樹培 翁書有稿本存
李木齋前輩處

余曾見之倪模諸家所及又有吾廬筆談八卷第六卷爲續

觀古閣泉說中一條云藏泉家垂永久者鮮翁宜泉所

藏早經易主劉青園後人振齋於海豐任內殉難古物

蕩然無遺顧湘舟之泉吳門破後不知作何歸宿呂堯

仙之泉毗陵破後聞已散佚杭城失守戴文節之泉亦

無下落惟吳我鷗後人號小鷗者聞尙好古可喜也吾

純常子枝語卷四

鄉初渭園所蓄早歸他氏劉燕庭所藏今亦散出惟吳
子苾後人仲飴庾生雖於泉非專門然能世其家學王
戟門鍾麗泉兩家後人皆能謹守勿失則不易得者也
今竹朋先生之卒僅二十餘年而家藏書畫多歸他人
有彭文勤消寒圖一時名人題跋甚多竹朋 泉貨亦皆
先生舊藏也今歸高陽李尙書余曾見之
散失宜其豫爲發慨也然當時承平日久好古之士得
專心藏弄而周布齊刀口出不窮亦可見當時之盛也
春秋緯言宮商爲姓京房以吹律定姓自是之後迄於
南宋凡言相墓及祿命者必問其姓所納之音余嘗舉
舊說 如曾納徵音趙納
音皆見宋人說部 問人多不能言其故按舊唐

音呂才傳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
 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
 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
 古義理乖僻者也是呂才已不知其說又按王觀國學
 林雙聲疊韻一條卷八有云東方喉聲為木音西方舌聲
 為金音南方齒聲為火音北方唇聲為水音中央牙聲
 為土音按五方之說本之玉篇卷末沙門神珙四聲五
 音九弄反紐圖蓋以喉聲木音為納音角舌聲金音為
 納音商齒聲火音為納音徵唇聲水音為納音羽牙聲
 土音為納音宮也 欽定同文韻統卷六云喉音屬宮齒

純常子枝語卷四

三七

音屬商牙音屬角舌音屬徵唇音屬羽半齒音屬半商
 半舌音屬半徵與此說異錢辛楣養新錄卷五云神珙辨
 五音法宮舌居中宮隆商開口張書余角舌縮卻古伍
 羽撮口聚羽短于俱徵舌柱齒徵里與今字母多異通志七
 音略內外轉圖則以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為羽首端透
 定泥知徹澄孃為徵音見溪羣疑為角音精清從心邪
 照穿牀審禪為商音影曉匣喻為宮音來日為半徵半
 商黃公紹韻會又以見溪羣疑魚為角端透定泥為徵
 幫滂並明為宮非敷奉微為次宮精清心從邪為商知
 徹審澄孃為次商影曉么匣喻合為羽來日為半徵半

商於隋書經籍志所載五音相墓圖五姓墓書不知何
 者相合也竊謂隋時尚無字母之說疑神珙所列五方
 者近之今惟湖南所行歷書尙附五姓之說
 楚詞天問篇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按山海經大荒西經
 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是其事棘
 與亟通商字蓋帝字之誤
 今烏有名婆餅焦者辛稼軒詞作婆餅焦范石湖詩集
 作蒲餅焦卷二唐會要卷九十八林邑國有結遼鳥能
 解人語注云亦謂之結了鳥蓋夷音訛也按此當即白
 香山詩之秦吉了

純常子枝語卷四

三

郵袁鈞集鄭氏佚書駁五經異義序云公羊疏許慎作
 五經異義云云又禮記疏云凡異義皆同穀梁之義許
 氏書可徵者如此余案所引禮記疏大誤禮記郊特性
 正義云按聖證論及異義皆同穀梁之義乃專指以日
 至為周郊此誤及為凡遂關全書義例且許祭酒多用
 左氏公羊說何嘗盡同穀梁乎故亟為正之
 太平廣記一百六十四引因語當是話唐元宗問黃幡綽是
 勿兒得憐原注是勿兒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按此是勿
 字即今俗語什麼字所本也
 唐會要七十七諸史目巡察按察巡撫等使巡撫當是

宣撫之誤

太平寰宇記卷十八稷門劉向別錄云齊有稷門齊之城外有學堂即齊宣王立學處也故稱為稷下之學此蓋學堂二字之始

杜樊川寄小姪阿宜詩云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多是撫州寫今來五紀強據此是唐時書籍寫本已多出於撫州由宋至國朝撫州人業書是其專門近時乃稍衰矣

唐徐郎周易新義三卷太和元年六月直講徐郎上周易新義三卷見唐會要宋呂祖謙古易音訓晁氏引之

陰宏道周易新論傳疏一卷見新唐志

皇朝文獻通攷四裔攷日本一條云有吾妻鏡一書五十二卷始安德天皇治承四年訖龜山院天皇文永三年凡八十七年事識其小而略其大李言恭撰日本考國書土俗頗詳而世系弗晰按二書四庫提要皆不錄其目未詳何故翁廣平有吾妻鏡補余亦未見吾妻日本地名

純常子枝語卷四

純常子枝語卷五

萍鄉文廷式撰

晉王延秀有感應傳其書久佚近人彭蘭臺作二十二史感應錄取裁雅正可繼法苑珠林之事證矣其緒論一則云列史五行志有人變異形者後漢書靈帝時黃氏之毋浴而化為龍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晉書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龍宋史衡湘間人有化為虎者夫心形之主也人之異於禽獸者在心不在形孟子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可以得輪迴之理矣按錢辛楣先生輪迴說以為其弊必至父子不親此特極言之耳使天下之人知罪福之不虛人心之危實道心之微也蘭臺引孟子之言可謂深警

純常子枝語卷五

宣城吳肅公五行問不信五行生剋之說其詞辯慧有一條云乾坤六子聖人之說駭矣佛氏言地水火風利西氏言水火土氣皆窺見水火土乃天地之大者猶差勝五行之說但佛之見未全利西氏不知水火即是氣也按此不特不信五行生剋直不信五行耳其云乾坤六子乃門面語實則暗襲西說以駁古書耳不知中國聖人言五行行者日用行習之行所以前民用也不言

地而言土者地者大塊之全形土者生人之日用也不
言風而言金木者風發於天地而不可知金木制於人
而得其利也此世間法也佛言四大但言其大而不可
窮謂四大之足以生人而不言人之足以用四大此出
世間法也吳氏不明儒書不諳佛理妄意揣量欲盡蔑
前人之典籍所謂愚而好自用也度後世無知之人必
有行其說者故明以辨之

邵康節皇極經世言五行之木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
出乎石也遂以水火土石為四者為盡地之體用其謬
本不足辯且不知土石之同類尤可憫笑也朱竹垞齋

純常子枝語卷五

中讀書詩云奈何洛下儒侮聖不知懼既與洪範殊寧
免彝倫教譏之是也

黃帝內經五運行大論篇曰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
成之類也此中國所以言五行之理不言風者以風為
天氣不在生成之類也

楊筠松天玉經偽書也然其文有極不易解者李若農
侍郎曾為余言之姑記於此江東一卦從來吉八神四
個一張舉文注云謂子癸午丁卯乙酉辛也李侍郎云
江東一卦東方之寅甲卯乙也與北方亥壬子癸合八
神其中有四個一數者在焉一者水數也洪範一曰水

純常子枝語卷五

天一生水於北故以東北八神為一卦又曰天卦也江
西一卦排龍位八神四個二泉文注云謂辰戌丑未乾
坤艮巽也侍郎云江西一卦西方之庚申酉辛也與南
方己丙午丁亦合八神其中有四個合二數二者火數
也洪範二曰火地二生火於南故以西南八神為一卦
又曰地卦也南北八神共一卦端的應無差舉文注云
謂甲庚壬丙寅申巳亥也侍郎云南北八神者丑艮辰
巽未申戌乾此四支皆主寄於他隅乃天五之所生也
又云天玉一書千言萬語總言二關而已撼龍經曰吉
地須有逆流案有案直須生本幹有逆案則水口從上
手轉出斷無出位之患矣此天玉由巒頭而作理氣之
大旨也

錢文子補漢兵志曰至于中興併尉職後漢志建武六
年省諸郡都尉併職太守無都尉之役省關郡尉建武六
年省諸郡都尉唯邊郡生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材官騎士還復民伍
世祖紀建武七年詔罷車騎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復民伍蓋長從募士多而郡
國之兵壞矣陳文粹注引應劭漢官曰自郡國罷材官
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戎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
興雷震煙蒸電激一切取辦黔首蹙然不及講其射御
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即強敵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
振張角懷挾妖偽遐邇搖蕩八州並發煙炎絳天牧守

梟鬩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
鴛縱橫多僇良善以為己功財貨糞土哀夫民氓遷流
之咎見出在茲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也
哉余謂此不懲亡秦之弊而又下開西晉北宋之禍者
也又按馬防傳防將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羌安帝紀
永初三年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邊九郡遣侍
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九月雁門烏桓及鮮卑叛
敗五原郡兵於高渠谷元初三年蒼梧鬱林合浦蠻夷
反叛遣侍御史任連督州郡兵討之又建光元年初置
漁陽營兵注引伏侯古今注順帝紀永建元年十月告

純常子枝語卷五

四

幽州刺史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桓帝紀延熹
三年九月泰山琅邪賊勞丙等復叛遣御史中丞趙某
注史闕持節督州郡討之盧植傳云靈帝中平元年黃
巾賊起發天下諸郡兵征之然則靈材官騎士而州
郡之兵猶足以供征伐故維持幾二百年而不至如晉
宋受禍之烈也
宋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強此未極於
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不亡者諸侯維之
也又云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
弱也余謂論唐藩鎮者當以此說為最確源又云向使

純常子枝語 卷五

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如此雖梁祖之暴不
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疆禪天下余以為使河北強則
契丹必不能得志無論朱温也自古封建郡縣得失互
見論者勢如然封建之世外患必不亟流寇必不起此
論治者不可不知也東漢及明有封建之名
全邊略記卷十一明萬歷四十六年南職方郎鄒維璉
陳調募之害大約謂召募一著可為應卒之權宜不可
為接續之長策可為遼左一而禦強敵不可為天下州
縣開大忠山西冀北參政徐如翰極言民兵不可調疏
謂今日最宜罷者無如各州縣之民兵此輩生長田野

純常子枝語卷五

五

不識軍旅一行抽取嚇詐百出及其督行則此離苦楚
尤不忍聞調募之弊如此近時粵匪之役始而徵調繼
而團練召募僅乃得克蓋封建之世武備必修而吏治
或壞郡縣之世吏治可飭而武備必弛此斷然之效矣
文子微明篇文子問曰為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
車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
胡楚之音不若是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
彰盜賊多有按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此言治國有禮
非老子之旨至於取譬挽車則其意深矣天下大器羣
生眾蓄豈一人智力所能御乎前呼而後應道在因民

七七

之力而盡民之情耳此老子論法之大意與申商異又
道德篇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自然篇云先王之
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又曰先王之制法因人之性而為
之節又上義篇老子曰天下幾按幾猶有常法哉當于
世事得于入理順于天道詳于鬼神即可以正治矣
上義篇云古之制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
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民
使不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于無
為按此可知道德之流為刑法也

文子雖出老子而其原本忠孝則儒家之大義也符言

純常子枝語卷五 六

篇云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
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此孟子捨生取義之旨也
道德篇曰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
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
不離其身祿及子孫此用孝經語也自然篇曰自古及
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天理二字惟樂記與此書言之
道原篇尤多與樂記出入上義篇曰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
于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此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此之
仁義即輕此論語殺身以成人之旨也是以淡漠明德
寧靜致遠之言諸葛武侯取之善無小而不行過無微

而不改之言漢昭烈帝取之誠以所言多當於理也

晉張湛有文子注隋唐志皆不著錄文選注獨引之文

子曰去其誘慕除其嗜欲張湛曰遺其術尚為害真性

文選卷十三注按此注道原篇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

道為友下與化為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或為友卷

十一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

費卷四注案此注微明篇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眾輻之集

於轂卷五十五此在李暹之先惜不與所注列子並

傳

近人攷文子者並以爲勦淮南子然自是唐以前古書

純常子枝語卷五 七

所當存而不廢者也
黃山谷言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
有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即似要
且不是若開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又云
詩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使自工耳李幼武名臣言

二條皆以禪學言詩實詩家之三昧語也

黃常明碧溪詩話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雖云稱

賀收復抑又蘊深意元首無為乃分位故然其所以離

廟社蒙塵者詔諛之臣為禍階也余謂此說不然萬方

送喜者乃奏捷音不得以諂諛論陳蘭甫師嘗論此詩

云無乃聖躬勞子美之意蓋謂無乃聖心驕耳詩人之
意有不能極達者則以他辭亂之此類是也

明趙璜江西安福人宏治庚戌進士官工部尚書歸閒述夢云正德中皇城

西華門內造有香房酒店間以千計軍民人等交易成

市又有內教場神武營內內宮勇士於此操練銃炮鐘

鼓聲徹外庭又有鎮國寺內造金剛十數各抱婦女作

戲等像名爲喜佛導欲贈歡此係胡俗按此當效元聖順帝之遺法

明之朝禁密之地豈宜有此權奸用事時爲之也嘉靖

改元上命首詔工部內官監錦衣衛科道各差官督工

將各房店營寺拆毀物料還官又朝陽門外有玄明宮

純常子枝語卷五

八

德勝門外有十景山等處宮寺亦在數內詔下中外臣

民稱快此條正史所記不能詳備錄之以見明世宗初

政之美莊靖時任工部侍郎親督其役也

石鼓文甲鼓遊字自來釋者皆以爲我字之古文特據

詩證之耳余謂庚鼓有我字不當別出遊字正當是吾

字古文其中作吾可見旁加迨者籀文繁複耳且安知

三家詩不有此異文乎

吳梅村詩遺閩第三首自道旁爭欲知名姓八句用韻

皆第二字平聲律句也格卑而氣弱不能爲名手諱

梅村詩當以清涼山讚佛四首爲歷卷淒沁心脾哀感

頑豔古人哀蟬落葉之遺音也非白香山長恨歌所及

朱竹垞題王給事又且過嶺詩集云邇來詩格乖正始

學宋體製噴唐風江西宗派各流別吾先無取黃涪翁

余謂學宋體製未可遽以爲乖正始也竹垞七古平冗

少味正坐不參用涪翁之排宕兀傲耳王阮亭論詩識

高於朱恰在此等

韓昌黎元和聖德詩遂自顛倒若杵投日形容近於兒

戲又不詳於用兵之方略而詳於用刑之慘酷不知其

何意也此等雖出大家不可爲法

周嬰卮林述洪云容齊隨筆曰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

純常子枝語卷五

九

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

曾祖弘智梁殿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

碑字畫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爲不可曉拓拔

魏安同父名屈同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

者羅君不應爾述曰漢書廣陵孝王子廣平節侯德子

又名德林邑記曰林邑王楊邁能得人情其太子名咄

慕先君之德復改名楊邁鄙善長亦笑之然則父子同

名亦不獨一羅禮也余案慕其祖父之德則仍名祖父

之名今西洋諸國並行之中國則因父之字而加以少

小幼穉等字以爲字其相去一聞耳余家明萬歷間由

長沙新隸市先世居永新固塘居長沙僅三世遷萍鄉始遷祖諱必達必達公之子諱達魁蓋民間往往有名無字生子則以己之名系聯之羅禮之事正不足異也

古人卜筮之例多設假象周易已然如見龍在田奮井无禽之類不必有其事也至如言文王言箕子言帝乙則往往實有其事而後稱之易林漢人書也其爻辭亦多效易然其稱古人之事則多不知其所出或為倘設之辭或他有所本均未可知今略錄於後以俟攷坤之噬嗑曰稷為堯使見西王母明夷之萃曰稷為堯使西見王母拜請百福賜我嘉子蒙之晉曰有莘季女為夏妃后同惟夏作

純常子枝語卷五

十一

子貴夫壽子母於四海小畜之晉曰牛驥同堂郭氏以亡國破空虛君奔走逃按此文凡屢見疑春秋郭公之軼聞也小畜之益曰禹作神鼎伯益銜指斧斤高閣幢立獨坐履之履曰十鳥俱飛羿射九雌雄得獨全雖驚不危按此即羿射十鳥當作履之小畜曰郭叔矩傾為棘所拘童顏重頰禍不成災復歸其鄉同人之隨曰季姬踟躕望還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大有之泰曰禹將為君北入崑崙稍進陽光登入温陽功德昭明謙之謙曰王喬無病狗頭不痛亡跛失履之我送從此文亦數見蠱之坎曰袞后生虵經老育微側跌哀公酒滅黃離噬嗑之困曰二女寶珠

誤鄭大夫君父無禮自為作笑大畜之大畜曰朝鮮之坤嬖伯所保宜人宜家業處子孫咸之升之夫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狼戾无節失其寵功革之頤曰尼父孔上善釣鯉魚羅網一舉得獲萬頭旅之損曰皋陶聽理岐伯悅喜西登華道東歸无咎

近人陳本禮有易林攷正八十卷稿本藏李木齋前輩家詳於比例於所用事實亦未覈然自是一家之學王阮亭居易錄卷三十三云戊寅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山東巡撫王國昌進長人鄭克己長六尺八寸兵部以聞 召見景山 賜食留侍禁中克己新城人業農故山西甯武

純常子枝語卷五

十一

道僉事獨復浙江嘉湖道僉事問元之族也是秋陝西亦進長人某其長與鄭等子于乾清宮見之同治間安徽有長人詹五長近七尺為西人約遊歷各國多獲金費余於香港曾見之聞今已娶洋婦流寓西班牙國其與鄭克己之遇亦有幸不幸也易屯卦彖辭宜建侯而不甯按比卦不甯方來上下應也不甯二字義當同此蓋封建之事聖人因時以行之當天造草昧之時下之情應乎上不為之立君則民無所依然而爭端自此而開風俗自此而漓不甯之事且並來矣大戴記投壺篇弟子辭曰嗟爾不甯侯為爾不

朝于王所考工記祭侯之禮其辭曰唯若甯侯無或若
女不甯侯不屬于王所不甯侯三字正與易彖辭同蓋
卦辭言利建侯孔子特以不甯補其義此剛柔始交而
難卽生於其中聖人慮世之深心也鄭讀而曰能孔冲
遠疏謂宜建立諸侯而不得安居無事恐並非經義

余撰伊尹事錄嘗疑汲冢璣語所載伊尹放太甲自立

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見杜預春秋後序又太平御覽卷八十三之事乃魏

晉間人嫉曹氏之代漢司馬氏之代魏設爲此言其言

太甲殺伊尹則隱斥漢獻帝魏高貴鄉公之事也嵇叔

夜非堯舜薄湯武亦正此意及讀抱朴子良規篇云王

純常子枝語卷五

十二

莽之徒生於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
由於伊霍基斯亂也此則近誠王敦非遠規元聖其意
則直謂操懿爲亂階耳

國朝三試皆元文科則錢棨陳繼昌人皆知之武科則

乾隆甲戌顧麟三試皆元見大學士和珅聖壽無疆詞

第七十一首

漢軍徐湛恩以貢生教諭應武科中式武進士官至內

閣學士直隸副總河見嘉興王元啟撰傳暨徐蔭軒師

通介堂先世事略

祁鶴皋西域釋地記古城千佛洞事云乾隆三十五年

有人病目翳入山樵採目暴腫痛不可忍遙聞山間人

語云山下泉水洗目宜愈若是者三其人匍匐而下耳

畔水聲淙淙祝而洗之痛良已再三洗目忽明乃悟向

語者非人也因望空謝尋舊徑欲歸瞥見土石裂處粉

垣半露隱約有洞急歸告其僮攜鍤具往土盡洞出然

甚深黑燭之形如半月有大佛臥其中金面跣足顏色

如新洞中銅佛像尺餘至三五寸者甚多不知何代所

供養也洞中銅佛九尊曾入貢云按西域本佛國後乃

改習回教洞中得古佛像自不足異又人煙稀罕之處

鬼神最靈余嘗問之曾仕西域皆云喇嘛之呪風雪及

純常子枝語卷五

十三

驗人生死疾病皆確有徵驗也

嘯亭雜錄載回人有黑教專呪人死余按佛藏中顯密

圓通中亦有之其呪人死則祭器祭品皆用黑色及惡

穢物是同教亦襲釋氏之唾餘耳唐傅奕傳所載西僧

正是此等

宋寶祐四年登科錄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三甲

七十九人四甲二百四十八人五甲二百一十三人共

六百一人而貫玉牒所者一甲則趙必選時濂二甲則

孟儼必棍按錄云本貫宗三甲則與錫汝珽與東孟瀾

時林孟介與橋君蒞時貫必錚與認崇銘孟鏞必儻必

偶錄云本貫時憲與遜孟涪與粹嗣樟若祺四甲則必
澈崇輝正寺孟鑄必成必珣孟鑽良珉錄不言費所惟
省元則宗崇口與梲暮夫時燦寔夫良莖與銛汝潔必
室榜首也崇口與梲暮夫時燦寔夫良莖與銛汝潔必
縣若焯崇同此科有兩趙崇同一貫玉璫所時洮時墾
字國老一貫慶元府守希道時洮時墾
 良竣必鑛孟煇必選若鈺友煥崇玗珍夫嗣遠若禱必
 焯時賽必寔必聰與溥時瑜必揆孟定必注孟續若魯
 嗣涓若硃孟渾良銓嗣恩崇洽必璩必膜必咄五甲無
 人疑當時宗室不列五甲也計是科宗室登第者共七
 十五人當天下八分之一雖足見椒聊之蕃衍然亦頗
 妨寒峻之路示人以不廣也

純常子枝語卷五

十四

東魏程哲碑敘其先世云君祖不識碩學養性志翫林
 嶺隱顯之機比德於伊傅待時之歎必俟於漣漪何異
 垂翼柴園彌鱗倉下故漢武徵賢三詔而後起辭不自
 免遂登車騎大將軍安西衛尉并州刺史霸城侯按漢
 書李廣傳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大中大夫安有
 武帝詔徵之事氏族之書傅會虛造作文之士從而用
 之魏晉以來往往如是後世好奇每欲以金石訂史當
 慎取之耳
 管異之因寄軒文集擬言風俗書云今之風俗其敝不
 可枚舉而蔽以一言則曰好諛而嗜利其言沈警而推

原嗜利之風之所起則與之未能探其本也蓋自郎員
 以下之京職道府以下之外職皆許捐納是明以利導
 天下則天下之嗜利非風俗也政事也既惟利之嗜則
 所以保全而希冀者無所不為其諛媚於人又不足言
 矣異之謂唯好諛故下之於上階級一分則奔走趨承
 有諛媚而無忠愛析好諛與嗜利而二之猶是道光閒
 之風俗不知其甚者乃非利亦無以貢諛也已

唐摭言卷十三云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溫飛卿於
 簾前試之為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屬翌日飛卿不樂其
 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啟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據

純常子枝語卷五

十五

此則唐時謂代人作文字為救人也又陳蘭甫師云今
 之鄉會試易作弊者在場屋中住宿也若今與學院
 試同晨入暮出其弊自稀但不知兩日之試始於何時
 余按此言翌日則唐人已有的日試矣趙雲崧後漢書
 劉記云陽球奏罷鴻都文學畫像疏曰鴻都文學樂松
 江覽等三十二人皆出於微賤附託權豪或獻賦一篇
 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
 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是以有識掩口臣聞圖像
 之設以昭勸戒未有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妄竊天官
 垂像圖素者也可見曳白之徒倚買文字僥倖仕進漢

時已然毋怪後世士風之愈趨愈下也

郎瑛七脩續彙云天地至大風土各異不可以未見者
即為異王維雪中芭蕉人以為失寒暑近知廣東一種
美人蕉雪中開花余謂仁寶所言之理是也至引美人
蕉以證摩詰之畫則不必也美人蕉種類與芭蕉迥異
亦二月著花嫣紅可愛且廣東安得常有雪乎

通典卷六十一載武后延載元年出繡袍賜文武三品
以上官其袍文各有訓又銘其襟背各為八字迴文其
詞曰忠正貞直崇慶榮職文昌翊政勳彰慶陟懿沖順
彰義忠慎光廉正躬奉謙感忠勇按此正仿南海女子

純常子枝語卷五

十六

盤鑑銘也翊政當作政翊感當作盛於韻始諧

天方二十九字母其第二十八之坵略目與二十三之

亡略目為一字二音故合之亦稱二十八字蔣湘南游藝

錄以為如一切經音義所載大般涅槃經之梵惡二字

為惡阿兩字之餘音余謂西洋各國所行之字母或多

或少而大致不出二十六字余頗疑即重山之音又

即重乃之音實餘音之類也俟見精於西國文字者詢

之

朱釋贊寧高僧傳卷三云雪山之北是胡山之南名婆
羅門國與胡絕書語不同從羯霜那國字源本二十餘

言轉而相生其流漫廣其書豎讀同震旦歌至吐貨羅
言音漸異字本二十五言其書橫讀度蔥嶺南迦畢試
國言字同吐貨羅已上雜類為胡也若印度言字梵天
所製本四十七言演而遂廣號青藏焉有十二章教授
童蒙大成五明論大抵與胡不同五印度境彌互既遙
安無少異乎

鄭方坤五代詩話卷六韓冬郎條下引後村詩話云韓
致光吳子華皆唐末詞臣位望通顯雖國蹙主辱而賦
詠唱和不輟存於集者不過流連光景之語如感時傷
事之作絕未之見當時公卿大臣往往皆如此余謂吳

純常子枝語卷五

十七

子華且勿論韓致光集則感時傷事之作十有五六不

知劉後村何以竟未之見而為是警說也今擇其言之

尤痛者如辛酉歲冬十一月隨駕幸岐下作云曳裾談

笑殿西頭忽聽征鐃從冕旒蓋行時移紫氣鸞旗駐

處認皇州曉題御服頒羣吏夜發宮嬪召列侯雨露瀟

濡三百載不知誰擬殺身酬杜少陵之諸君何以答昇

平不同此憤激乎奉和峽州孫舍人肇荆南重圍中寄

諸朝士二篇云敏手和妨誤汰金敢懷私忿敬羊斟直

應宣室還三接未必豐城便陸沈熾炭一鑪真玉性濃

霜千澗老松心私恩尚有捐軀誓況是君恩萬倍深杜

少陵之心肝奉至尊不同此沈摯乎又如病中初聞復官云聞道復官翻涕泗屬車何在水茫茫避地云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負國恩白面兒郎猶巧宦不知誰與正乾坤息兵云暫時胯下何須恥自有蒼蒼鑿赤誠此則三百篇之遺靈均之哀思也感事三十四韻云恭顯誠甘罪韋平亦恃權又云袁董非徒爾師昭豈偶然中原成劫火東海遂桑田澣血慚嵇紹遲行笑褚淵此則春秋之義南董之直筆也如此而以流連光景少之可乎 四庫全書提要曰偃內預祕謀外爭國是屢觸逆臣之鋒死生患難百折不渝晚節亦管窺之流亞

純常子枝語卷五

十八

實為唐末完人其詩忠憤之氣時時溢於語外性情既摯風骨自適云云斯真顯微闡幽之論矣鄭氏徒錄後村之言而不加辯正不誠厚誣古人哉

苕溪漁隱叢話卷三十五引上庠錄云貢士舉院其地本廣勇故營也有文官花一株花初開白次綠次緋次紫故名文官花花枯經年及更為舉院花再生今欄檻當庭尤為茂盛按此不言其結實何狀俟攷

謝茂秦四溟詩話論錢劉七言近體多用虛字格調漸下未為不然至謂錢仲文詩鴛鴦久別難為夢鳳管遙聞更起愁可約為鴛枕虛驚夢鸞簫遠遞愁則詞意均

夫且遠遞愁三字是詞語入之五律則弱矣又以劉詩暮雨不知瀆口處春風只到穆陵西約為雨昏瀆口處春到穆陵西其神韻亦遠遜原詩也

世說新語賞譽門曰下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注曰春秋左氏傳晉大夫羊叔肸也按世說皆當時語若評論古人不當收入疑叔向二字有誤注則明人妄增也世說雅量門注引文士傳張翰謂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季鷹真可謂明智矣當亂世唯名為大忌既有四海之名而不知退則雖善

純常子枝語卷五

十九

於防慮亦無益也季鷹彥先皆吳之大族彥先知退故僅而獲免季鷹則鴻飛冥冥豈世所能測其淺深哉陸氏兄弟不知此義而乾沒不已其淪胥以喪非不幸也維摩詰所說經不思議品云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鳩摩羅什注云須彌地之精也此地大也下說水火風地共四大也按下文云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又云十方世界所有諸風菩薩悉能吸著口中又云以一切火內於腹中皆舉水火風之全以此推尋知佛家以須彌為大地之總名非指一山而言也其言日月繞須彌則如中國歷家舊說天動地靜日月運行耳什之所

注最得其義後人或以蔥嶺當須彌誤甚

文登畢亨九水山房文存湯居毫考一篇其正文乃毫州志之說其注乃畢氏所說也篇首不題毫州志三字幾令閱者以為自攷而自駁之矣顧志主皇甫謐之說以穀熟當毫都畢氏則用臣瓚杜預之說以濟陰之薄縣為毫都其所取證亦不過皇覽所記湯冢臣瓚漢書注所引伊尹冢二事與志所引水經注括地志各有所本恐不足以易之惟志言孔冲遠作孟子正義是涉筆之誤乃藉此肆為詆諆則負氣爭勝之結習耳

王漁洋香祖筆記沈澗芳云曾見諸生中有油姓煙姓

純常子枝語卷五

二十一

今光緒丁丑進士有酒姓廣東番禺秀才有神姓羽姓

廣西上林有磨姓南寧有雞姓廣東潮州有蟻姓

嘉應星進士軫嘗問其所出答云始祖生時見蟻一羣湖南遂以為姓輔星云不知祖左氏之蟻所為較古也

長沙有俞姓唐高僧傳可證余別記之郴州有首姓吾

鄉安仁有超姓光緒己丑進士超甘肅寧夏有道姓順天有軋

姓山西定襄有簿姓奉天廣寧有唱姓河南寶豐有曼

姓咸豐癸丑進士曼惠吉浙川有臘姓道光丁酉拔貢臘進甲山西汾州有

降姓平陰有生姓廣東新寧有犬姓所居地為三水有上下村

禡姓直隸元氏有么姓昌黎有才姓四川郫縣有稅姓

貴州綏陽有魁姓皆姓氏之罕見者余曾著氏族略考

一書此不悉出也

光緒甲午六月搢紳貴州天柱營都司雲彬貴州人四川保安營右哨千總達鵬程四川人太學題名記嘉慶丁丑進士斐成章陝西鄠縣人清秘述聞續嘉慶戊辰恩科陝西鄉試解元昔光祖甯州人已已進士

北齊造像各種中有象主竹捌象主竹花象主竹祕象

主竹興達象主竹副象主竹万歲象主竹蓋象主竹玉

羅象主竹承伯竹字疑卽竺字按竹承伯有妻阿象主似當是似字

榮象主驢馱此疑是小名不書姓也象主表常象主遠訶焚象主

連日車按連疑卽衛字象主苙按或卽竺字菩提象主孤黃荷象主

象主禮標繩表孤禮等皆希姓也

十餘年前為友人書扇頃復見之乃當時所作浣溪沙

詞二首也感其藏弄之久姑錄存之詞云十里楊花接

謝橋王孫驄馬玉人簫莫愁湖上幾停棹苑裏栖鳥懷

舊樹隄邊歸燕寬新巢江南夢好雨蕭蕭銀漢西流月

色陰碧梧葉落玉階深一鐙愁對夜沉沉別館絲絃調

翠鳳小窗閒訊託青禽鬢絲禪榻為誰吟是詞癸酉秋

閒初過江南作時克復未久故有舊樹新巢之感也

純常子枝語卷五

二十一

太常仙蝶乾隆以來故實頗多癸巳三月余於江建霞
標編脩齋中見之四足鈎吻能飲與記載悉符建霞繪
 圖索題余題高陽臺詞一首云柳外輕盈花間綽約滕
 王圖繪難真飛集閒庭些些情意關人江郎自有生花
 筆寫蓬仙一段丰神記否當年相見靈山可是君身羅
 浮我亦曾清夢有飛花萬片雨積如茵不似京華汚衣
 十丈緇塵殷勤欲問西王使遍人間何處宜春祇憐他
 薄酒微醺膩粉初勻
 靈樞經大惑論岐伯曰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
 深則隨眼系以入於腦按此即西人言腦氣筋之始

純常子枝語卷五

三

道光庚戌科館選五十八人吾江西無一人與選是時

文宗甫登極不拘分省之常格也是科福建廣西雲南皆無館選而廣東用至七人亦向所罕見

光緒甲午散館僅留三十七人湖北庶吉士七人改官

者六福建四人無一留者雲南二人朱家寶考列二等

第一亦改官部屬 上意特重翰林故甄敘從嚴也廣東

林國慶以一等改官亦十科以來所僅見

閩王西莊蛾術篇八十三卷心得甚稀而謬誤處不可

勝乙又出所撰十七史商榷之下矣至謂顧亭林為鄙

俗謂戴東原為不知家法皆失之輕詆其論小學則謂

柄字始於隋是婁壽碑亦未之檢謂稱人才為人物始
 於宋是忘魏劉邵有人物志也其他類此者甚多不必
 悉為之辯進鶴壽附糾其失有是有非西莊鈔襲戴顧
 諸家廷氏尙能發其覆惟不通韻學乃至謂叢脞二字
 反語為情亦可笑也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四裔表敘云春秋時戎狄之為中
 國患甚矣而狄為最諸狄之中亦狄為最赤狄諸種族
 潞氏為最晉之滅潞也其君臣用全力以勝之荀林父
 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而晉侯身自治兵于稷以略狄
 土稷在河東之聞喜而曲梁在廣平之雞澤綿地七百

純常子枝語卷五

三

餘里旋復得留吁之屬晉之疆土益遠狄所攘奪衛之
 故地如朝歌邯鄲百泉其後悉為晉邑班氏所謂河內
 殷墟更屬于晉者蓋自滅狄之役始也按此論當時情
 事最當余謂晉以滅狄強楚以滅庸霸秦以得蜀王諸
 葛武侯之定西南夷而後圖中國猶此意也不先收近
 己之弱國及其有事則委之他人以為覆我之資謀國
 之不臧孰有大於此者哉

純常子枝語卷五

宋釋贊寧高僧傳三集卷一云傳教令輪者東夏以金剛智為始祖不空為二祖慧朗為三祖已下宗承所損益可知也自後歧分派別咸曰傳瑜伽大教多則多矣而少驗者何亦猶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鳳鳳已降生庶鳥矣欲無變革其可得乎按不空即徐季海撰撰碑者傳稱其學瑜伽五部三密法及大鯨逡巡狂象踢跌諸事其恩禮優渥與碑相符然察其行事大略與本朝章嘉國師相等蓋章嘉亦兼密宗矣

卷二云三藏之義者內為戒定慧外為經律論以陀羅尼總攝之也陀羅尼者是菩提速疾之輪解脫吉祥之海三世諸佛生於此門慧照所傳一證而已 本朝大臣飾終典禮以陀羅經被為重或未解陀羅之義錄此示之

卷三蓮華精進傳云安西境內有前踐山山下有伽藍其水滴溜成音可愛彼人每歲一時采綴其聲以成曲調故耶婆色雞開元中用為羯鼓曲名樂工取難其杖撥之術按此條可與羯鼓錄互證然則羯鼓之耶婆色雞猶琴曲之高山流水也

北庭龍興寺戒法傳云法譯事方終卻迴豁丹豁丹一云于邁此皆嶺北人之呼召耳若五印度語云瞿薩怛那華言乳國亦云地乳也按今西洋地圖稱天山南路地曰克丹說者多以為即元祕史之乞塔乃契丹之轉音也余謂正當是此文之豁丹耳

卷八唐蘄州東山宏忍傳云宏忍姓周氏家寓淮左潯陽一云黃梅人也王父暨考皆干名不利賁于邱園其母始娠移月而光照庭室終夕若晝其生也灼爍如初異香襲人又云厥父偏愛因令誦書按宏忍禪家所稱五祖也傳錄諸書載其前生為破頭山栽松道者遇

周氏季女求寄宿女歸即孕父母大惡逐之已而生一子云云與此頗異當以此書為正又此云潯陽人而江西通志失載當補入

慧能傳云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降璽書詔赴京闕蓋神秀禪師之奏舉也按當時二宗契合如此後世僧徒乃紛紛競爭失其師意矣

文中子立命篇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此用老子語也阮逸注云若舜不怨而慕是也不獨與文中本意不合且謂舜之慕父母為有餘怨乎其他文理乖舛者比比皆是逸之庸妄如此或以文中子為逸所偽撰必不

然也

近人選詩多摘句詩話尤多案齊書文學邱靈鞠傳云

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閣

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摘句二字本此又史臣論日

余於唐人李東川詩取喜濟水自清河自濁周公大

聖接輿狂二語於杜牧之詩取喜文石陛前辭聖主碧

雲天外作冥鴻二語此則別有神會非徒摘句嗟賞而

已

國朝世家大族頗有非本姓者 國初借監照入闈中

式後改歸本姓者甚夥不悉載其見於文集筆記族

純常子枝語卷六

二

譜行卷者如海寧之陳元龍世本高姓武進之劉綸本

張姓嘉興之錢儀吉本何姓錢塘之許乃普本沈姓合

肥之李鴻章本許姓名人則李申耆本姓王蔣心畬本

姓洪如此者甚眾後世講氏族之學者益紛歧矣

張姚陸費徐楊之類合為複姓別是一例近又有許鄧

雙姓見太學題名碑

唐釋澄觀華嚴疏鈔卷四云羅喉此云攝攝以能將手

隱攝日月令天惱故卷五云薛荔多者此云魘魅鬼鳩

槃荼此譯為陰囊舊云冬菰鬼亦以狀翻又云三十三

天者佛地論等皆云妙高山四面各有八大天王帝釋

居中故有三十三也此皆詞賦家常用之字故錄其義

釋又卷二十八云子張學干祿云云注曰干求也祿位

也雖未得祿得祿之道也此四句皆鄭義又云故得祿

在後由學而能故居學中此三句疑亦鄭義何平叔所

未采者非澄觀說也又卷一百五十六經云東方有處

名仙人山疏云仙人山者相傳是東海蓬萊山是釋典

亦言蓬萊也又云震旦國即此大唐亦云真丹或云支

那皆梵音楚夏此云多思惟以情慮多端故鈔云此云

多思惟者婆沙亦云支那此云漢也西域記云大漢具

云摩訶支那故真諦三藏云衣物意云是衣冠文物之

純常子枝語卷六

四

國皆是義翻疏翻為正按既云多思惟又云衣物是支

那二字竺文本無定訓蓋對音字也友人徐仲虎建寅

以支那為秦之對音辜較得之

江西全省輿圖以南為上當時劉坤一監修此其意也

其不學無術如此又所繪山水皆據俗名與從來輿地

書皆不合水道源委尤不清晰惟四至八到履勘較詳

耳

江西通志山川略南康府云南河在建昌縣南即馮水

與修水合又云馮水在安義縣南合修水一水前後復

見若此者甚多

水道提綱卷十四德安縣之博陽水一統志作博陽川蓋卽俗名金帶河出縣西南豹子巖之水也今已湮流故余脩會典圖說不復補入

會典廣信府圖說曰上饒江之源曰上干溪下干溪自浙江衢州府合而西流入府界經玉山縣南又西南合玉溪是不以玉溪爲上干溪也水道提綱云玉溪出玉山縣東稍北之懷玉山亦曰上干溪乾隆一統志亦云上干溪源出懷玉山按之輿圖會典說是當取內府兩圖校之

提綱之金谿水一統志謂之清江水會典圖說謂之苦

純常子枝語卷六

五

竹水一統志及通志之金谿水則水道提綱所稱汝水至許灣鎮西受東南來一水者是也地名回惑難以折衷姑據輿圖錄之

義寧州苦竹山南樓縣據會典及一統志皆江西地也胡文忠公一統輿圖劃入湖北界亦誤

王半山律詩如尹村道中云卻疑青嶂非人世更覺黃雲是塞塵雨花臺云新霜浦澈縣縣淨薄晚林巒往往青送程公闕得謝歸姑蘇云白傅林塘傳畫去吳王花鳥入詩來皆工絕如人意中所欲言寄黃吉甫一篇尤渾成卽以七言律論其工力正不在蘇黃下惟風趣差

減耳

遂江水道提綱云源出龍南縣西與湖南界之萬羊山東南流九十里有一水自北來會又東流有一水南自書山來會一統志云遂江上流爲左右二溪其左溪有二源一出湖南桂陽州之掘渡一出上猶縣之大林即網自書山江西通志說同惟會典圖說云出蓮花廳西來之水南萬羊山北麓據江西圖說廳所轄境實不至萬羊山廳設於乾隆九年在提綱後會典不知何據也

江鄭堂炳燭室雜文爾雅釋魚補義一條以魚字下四點爲火字謂坎中有一陽爻魚游水中正具火性又云

純常子枝語卷六

六

鯉卽白魚天以殷之天下與周而天下治安之兆也此鯉字所以从旻其說皆迂謬附會與陸氏爾雅新義迥相似矣又其所作隸經文以由字爲从倒甲亦怪謬可笑

張皋文七十家賦鈔持論甚正然有失文章之理者如高唐賦云傳祝已具言辭已畢亦不過言祀山靈之禮而已皋文云下及調謳羽獵明用屈子則禮樂武功皆得其理已附會無謂矣神女賦云褰余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皋文云褰幃請御願繫心之誠也若以爲賦神女成何語耶按題爲賦神女若以爲屈大夫褰

請御更成何語耶且班婕妤自悼賦云君不御兮誰為榮古人原不以此等為忌諱也凡讀古人文字心通比與足矣不必字字主張道學也固矣夫舉文之論賦也

朱子云陳君舉兩年在家中解詩近有人來說君舉解詩凡詩中所說男女事不是說男女皆是說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經先執偏見類如此詩傳遺說卷一張皋文之論賦選詞其失殆與陳君舉相近

孫淵如孫祠書目略得阮孝緒簿錄之意姚姬傳惜抱軒書錄略得曾南豐序書之意二書源出劉班作於四

純常子枝語卷六 七

庫全書提要之後皆與紀文達顯示異同者也講目錄之學者宜知之

閱崇文勤崇實年譜景秋坪尚書景廉行狀二人皆自

散館授編修後不三年即擢內閣學士故俗謂滿洲翰林有編不過夏之言近則仕途壅滯亦有六七年不遷者矣

蔣超伯字叔延江都人榕堂續錄云本朝樞省曰軍

機二字原本南史南史顏竣傳竣出入臥內斷決軍機曾文正讀書錄云上司見後漢書楊震傳司官見陳寔

傳

本朝大學士不閱本章自托津汪廷珍始見龔鞏祚定菴文集補編又內閣學士稽察本章例派二人一年一易不分滿漢近年以來多派滿閣學然亦無所事事也翁氏家事略記云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御試開列試差諸臣方綱列三等又二十四年己卯三月御試開列試差諸臣題富而可求也館人求之弗得賦得披沙揀金方綱列一等第五名二十七年壬午五月御試開列試差諸臣方綱列一等一名是當時考試試差亦明發等第名次也又略記覃溪自壬午後至四十二年丁酉始考差已不發等第名次矣韓非子忠孝篇云世之所為按為猶謂也烈士者雖眾獨行

純常子枝語卷六 八

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又曰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按恬淡恍惚四字皆見老子韓非以老子為歸宿故不質言之而別稱之為恬淡之學恍惚之言也然即此足見戰國時老氏之枝派已有漸近於後世之佛者矣

山陽劉希向三冬識餘云員缺之名曰知錄以為始於晉書王蘊傳云蘊遷尚書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輩其實魏已有之世語司馬懿辟州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官之有缺自此始

吾鄉乾隆二年丁巳會元何其睿時藝中有云天下多一民君上即多一累 御筆改累字作賁字其行卷依刻本文而刻殊賁字於旁以龍蟠之或譏其陋余謂蟠龍則不必而 御筆所改則當注明也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引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敕員外郎祖暕治漏成命太子舍人陸倕爲文其序曰乃詔臣爲銘按倕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也文選陸倕石闕銘注引倕集曰盤石鬱岫重軒穹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是其例也 又按文選新刻漏銘聽雜人之響句注引倕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是友人所

純常子枝語卷六

九

改亦悉注明丁敬禮言後世誰知定吾文者若陸佐公所爲則定文者可令後世知之此則各行其是可也 菰中隨筆隋文帝后獨孤氏崩著作郎王劭上言大行皇后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史家載之以爲譏後萬歷中尊孝定太后爲九蓮菩薩按今宮中稱 皇太后曰佛爺蓋用此例 胡子知言附錄記朱子語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余謂雜者漢學之流弊然實患其博而不約也陋者宋學之流弊然實患其不博而約也博學反約此所以通今時漢學宋學之郵也

國初人譏宋學家不讀書近時講漢學者標榜公羊推舉西漢便可以爲天下大師矣計其所讀尚不如宋學家之夥也此國初諸儒所不及慮者也

曾文正讀書錄讀韓文後皆與前公相襲云公心之所安而昭彰無疑者也詩公然來思左傳賄賂公行意皆如此余謂公者言私事而眾行之幾於公也詩無公然來思句惟韓詩永貞行有公然白日受賄賂語文正偶誤記耳

偶思俗字之所始如龍籠手鑑所載亦爲多頭爲暗之類固由市井妄作又如宋孫奕示兒篇所記有書盡字

純常子枝語卷六

十

作尽字者或不得其故余謂此由盡字艸書作彡故譌變至此耳友人林明仲進士國贊於書院試卷曾書錢字作不今人藥方書等分多作此字一爲陳蘭甫師所訶余曰此乃泉字艸書譌變也師爲之解頤

朱亦棟十三經札記以阿衡二字切音爲尹深可怪歎史記律書牛者冒也牛字古音蓋與牟同牟冒雙聲字錢氏攷異云牛牙音之收聲冒唇音之收聲聲不類而轉相訓同位故也其說非是成美卿史漢駢枝以牛冒爲古疊韻字亦非

阮嗣宗絕代畸人其達莊論詠懷詩不異伯夷西山之

歌也而王隱晉書云魏末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作二千石不治官事日與伶等共飲酒歌呼時人或以籍生在魏晉之交欲伴狂避時不知籍本性自然也御覽四百九十八今晉書則云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自是不預世事遂酣飲為常此說蓋得其實今晉書多本於臧榮緒榮緒之識誠有高於王隱者矣

太平御覽卷六百七趙子聲書詣鄭康成學曰夫學之於人猶土地之於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葉根本於是乎庇也按趙子聲不知何人後漢書鄭康成本傳稱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又鄭

純常子枝語卷六

十一

志中趙商問者甚多子聲或即商之字歟近人袁鈞王謨輯鄭氏佚書皆未錄此條故鈔以備攷嚴可均全後漢文卷八十四已收此文以為趙商作

禮記中庸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鄭注曰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徵或為徹王伯申經義述聞云作徹者為長徹達也見周語久草注

則由一日以達終身由一時以達萬世故曰久則徹徹則悠遠若但云效驗則效於目前而不效於將來者有之矣何以必其悠久無疆乎廷式案如伯申所云由一日達終身由一時達萬世則記但言久則悠遠可矣豈

有至誠無息而猶慮其不達者乎鄭言效驗是以證訓徵蓋中庸之道非有所證驗則不能行之於後記又云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是徵則悠遠之義也

李約農侍郎汪仲伊進士注撼龍經皆不能言九星所出惟據翼奉傳考貪狼廉貞二名而已余案隋蕭吉五行大義卷四云北斗七星各有四名黃帝斗圖云一名貪狼子生人所屬二名巨門丑亥生人所屬三名祿存寅戌生人所屬四名文曲卯酉生人所屬五名廉貞辰申生人所屬六名武曲巳未生人所屬七名破軍午生

純常子枝語卷六

十二

人所屬據此則貪狼為樞巨門為璇祿存為璣文曲為權廉貞為衡武曲為開陽破軍為標光輔弼則所謂隱曜者也然龍經何以取名於斗又以廉貞為火貪狼為木之類皆似與斗圖不合尤不可解隋志五行家有黃帝斗麻一卷又有郭璞易斗圖一卷易八卦命錄斗內圖一卷

宋無名氏寶刻類編河中道遙樓有黃幡綽霓裳羽衣曲譜惜竟不傳

漢書西域傳唐兜因急怨欽東守玉門關徐星伯補注曰守猶敏也余謂守玉門關猶守闕下之守言守候求

通也以攸關釋之恐非

漢書古今人表有榮聲期小顏謂即榮啟期錢辛楣先生攷異謂聲當為罄罄啟聲相近桂未谷晚學集又謂聲當為肇說文后開也犀始開也義同形近致譌余謂二說皆求之過深辛楣精於聲韻未谷精於說文所謂熟處難忘也實則聲字艸書與啓字相近故致淆譌無庸強為附會

鄒特夫學計一得云西學比例規以五金與水比較輕重體積乃重學之一種而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尙書帝命驗說五府之名義有曰玄矩者黑帝汁光紀之府

純常子枝語卷六

十三

名曰玄矩矩法也水精玄味能權輕重故謂之玄矩然則以水權輕重之術亦古算經所當有矣余謂此猶是緯書之說其實準字从水載在六書以水量物必在三代以前矣

鄒特夫宣夜說云欲知日行盈縮必以中星加時之早晚候之欲知偏度之東西必以恆星入月之遲速候之二者皆用力於夜然則宣夜其測星之學乎余按虞喜安天論云宣明也夜幽之數其術兼之故名宣夜御覽卷十一一特夫解夜字勝虞氏然以宣勞釋宣字不如訓為宣明言專明於夜則測星之學也

蕭吉五行大義卷一引黃帝九宮經曰戴九履一左三

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宮統御得失此即朱

儒所繪之洛書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左傳疏續

漢天文志云黃帝始受河圖關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

困學紀聞疑關苞為人名翁元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

尙書中候曰黃帝東巡至洛龜書成赤文綠字以授軒

轅又曰河出龍圖赤文綠字以授軒轅又引河圖曰黃

龍負鱗甲成字以授黃帝帝令侍臣寫之以示天下太

平御覽七十九引尙書中候云帝軒提象配永術機天

地休通五行期化河龍出圖洛龜舒威赤文像字以授

純常子枝語卷六

十四

軒轅又御覽卷十引帝王世紀云黃帝遊洛水上見大

魚殺五牲以醮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

黃圖是也又御覽卷十五卷八十七卷七十二開詩文王篇

題正義引鄭康成六藝論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

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也又引元命包云鳳凰銜

圖書帝前黃帝再拜受左傳疏卷一引春秋緯略同鄭康成注易緯

是類謀云黃帝始受河圖而定錄是黃帝時墻有圖書

之應特緯書言鳳圖有五始左傳疏卷一而不言河圖有九

宮未可遽合為一耳隋書經籍志五行類九宮經三卷

鄭玄注梁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亡又有黃帝九宮經

一卷吉之所引當出此書

春秋命麻序曰河圖帝王之階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
野薛士龍漢語集河圖洛書後堯壇于河作握河紀逮
虞舜夏商成亦受焉古微書薛士龍據此以為河圖乃
後世司空輿地圖之類始亦非也孫致以為上世之重
河圖猶三代之重神鼎漢以下之重傳國璽也此言得
之

晏子春秋多凡猥之辭不盡周秦人語也余獨愛其景
公請嫁女晏子一條云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適
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

純常子枝語卷六

十五

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
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
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
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
託乎再拜而辭宋宏辭光武婚其詞嚴而正晏子之言
婉而篤皆有益于夫婦之倫者也

法言吾子篇云或欲學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妄
闕也按妄當作亡論語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是
揚子所本李軌注云言勝於不學而妄名不知而闕廢
恐非

宋袁粲駁顧歡夷夏論云孔老治世為本釋氏出世為
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見齊書余
顧歡傳余
嘗謂世間法至孔子而集大成不容有一字歧出釋氏
之言皆出世法也無一字可以比附者慈孫此言乃先
得我心也宋以後競爭心法儒釋紛然尤可不必矣
莊子大宗師篇曰外內不相及即論語道不同不相為
謀之旨

人君挾常尊之勢束縛天下之人材猶可說也剷除天
下之廉恥不可為也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故管子
雖法家而不甚任術非申商所能及也

純常子枝語卷六

十六

人君以勢劫人強項者猶可忍死自立至大臣濟之以
術陽示含容而陰制其命其卒也有志之士不獨不遇
於世而且將冒不韙之名其在易曰潛龍勿用又曰碩
果不食讀經者知古人之意歟

文心雕龍序志篇云仲治流別宏範翰林按晉書李充
字宏度江夏人隋書經籍志有李充翰林論三卷又釋
文序錄李軌字宏範江夏人東晉祠部郎中都亭侯此
蓋誤以李軌為李充也

許竹簣閣學帕米爾圖敘例云帕米爾古稱帕米勒尼
耶帕米者波斯語平屋頂之稱勒尼耶者世界之稱猶

言大地一屋頂也余問之何人亦言帕米者山頂寬平處也蓋此地為蔥嶺之脊矣古書言黃帝建合宮於崑崙豈謂是歟

談天第十七卷云近時梅爾儒勒唐孫三人云凡動者不論何故而生其動永不滅若有物阻之其動力不過變形散去而非滅即存而在體之諸點加速而轉如此即化熱或化光或并有之而加於天空亮氣之諸點分散於天空之各處成所顯之亮光與熱此理有若干事不易解亦不易信瓦得孫與唐孫二人用此解太陽之光與熱云余謂梅爾等三人所言之理實近於彼教靈

純常子枝語卷六

十七

魂之說確不可易侯失勒滯於聞見故以為不易解亦不易信耳余又嘗謂人性蓋本於日與日同體故堯典言光被釋典多言性光故瓦得孫等以此說論日理宜其若合符契矣

天文圖說論日全蝕云當食既時見有光氣甚薄大且廣環日四周西人名曰日冕日冕外更有光氣一層包裹亦環日之四周名曰色球其高出約一萬五千里此色球發無數絳色之光而上騰形甚奇異有騰至數萬里者推求此絳色之光欲謂即猛火所燒燬至白之輕氣耳且此光欲突然而發見其變動甚速則知日面必

大動盪難以臆度有天文士曾測大火欲一縷騰竟至八萬一千里歷十分時而滅余謂推求光氣之說知佛說入火光三昧定非虛妄耳

化學家言天下無定質熱度足則皆流矣天下無流質冷度足則悉定矣此即釋家無常之說亦輪迴之至理也又言天下之物無一物能加之使有亦無一物能滅之使無此即釋家不斷不常之理也

禮記大學致知在格物鄭君注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正義曰己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詞意未達

純常子枝語卷六

十八

余案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云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此鄭氏格物之義也

宋元學案卷五十二王栻知贛州論其耆老曰元祐黨籍贛人一十有四何多君子也按栻在贛州課桑麻請栻子嗣贛人雪涕留之不得賦詩鹽禁提刑者惡之復毀而別一統志贛州名臣失載此人余以元祐黨籍碑考之惟何大正大庾人見江西通志南安府人物傳隋書律厯志下開皇二十年袁充奏日長影短又云袁

充方幸於帝左右胄玄共排焯麻天文志上云煬帝遣
 官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別詔袁充教以星氣又云張胄
 玄言日長之瑞至開皇十九年此與律麻志異袁充為太史令
 欲成胄玄舊事復表云云是時晉王廣初為太子充奏
 此事深合時宜又云開皇十四年鄜州司馬袁充上晷
 影漏刻云云袁充傳亦載之又藝術庾季才傳云袁充
 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余案李清風乙
 巳占極詆袁充既見之篇首又專作辨謬篇以著之至
 斥其亡國之罪此志亦清風之筆也史通雜說中篇云
 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申以詆訶既以

純常子枝語卷六

九

無益而書豈若遺而不載余謂清風蓋有私憾於德符
 不然何詞繁不殺至如是邪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云後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一二人
 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醇厚篤實而後
 辯慧敏銳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成公此言非龍川所
 能及凡主持風氣者當知此意也

洪範六曰弱東萊書說云弱何以與六極之數蓋弱者
 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所以不能自強為善或入
 於惡而不能自拔皆懦而無力者耳故特以弱立於六
 極之終愚謂東萊言非也學者患弱雖無所用猶不至

與惡並稱洪範一篇皆言治天下之大法若君德弱則
 內受制於宮闈外見欺於大臣而四夷交侵亂端並作
 此漢元帝宋度宗所以有亡國之數也故乾德曰強而
 範極曰弱聖人之垂戒深矣

晉書干寶傳父瑩丹陽丞興地紀勝嘉興府古跡有干
 瑩墓注云干寶之父也墓在海鹽

輿地紀勝安吉州有孺山注引三吳土地記云徐孺子
 哭姚元起於此何子翼嘲之曰南州孺子弔生哭死前
 慰林宗後傷元起山有孺子祠王仁圃豫章十代文獻
 略引廣輿記云浙江湖州府城東有孺山山下有徐孺

純常子枝語卷六

二十

子廟孺子哭友人刺史姚元起於此所載不及土地記
 之詳此可補孺子之故實也

呂衡州文集卷四代文武百寮謝許遊宴表云恭承睿
 旨務竭歡心飽思屬厭醉念溫克戒竹林之虛誕去金
 谷之浮華君雖不察於泉魚臣敢有愧於屋漏立言得
 體雖宋人無以加也宋曾慥高齋漫錄云宣和間人材

雜進學士待制班常有數十人乙巳春開金明池有旨
 令從官清明日恣意游宴是夜不扃郭門貴人競攜妓
 女朱輪寶馬駢闐西城之外諸公仍羣聚賭博達旦方
 歸議者以為上恩優渥如此而身為從官乃為賭錢漢

此則過於竹林金谷有愧衡州之表多矣

道光重修一統志所敘沿革較乾隆一統志為詳其圖

則盡刪山嶺而增入巡檢司與會典圖說之序水不序

山如出一手不測其故也

劉金門侍郎鳳詒余外曾大父也余生不逮事先祖

母故知其佚事甚稀惟聞公少極貧自力於學及中式

後入都會試僅得錢十四千且徒步且負驢遂達京師

一日而名滿都下其婚於李氏也先是李恭毅湖任廣

東巡撫有鄉人某者以知縣發廣東公贈以詩詩在存

錄當於書於扇恭毅見之遂託其作書以女許焉乃取其

純常子枝語卷六

三

扇以授女曰吾為汝得佳婿矣恭毅旋卒諸兄有不知

此事者又或以劉氏貧微欲聘他氏女聞之執扇求死

乃竟歸劉外曾王母故庶出又故公終身伉儷最篤卒

時年七十未嘗有妾媵也晚年居南昌嫉惡尤甚巡撫

某頗貪劣公曰此錢穿耳絕不與通惟與職可亭相國

交契每過從必竟日云

先大夫任高廉道時同治壬申年事有廖三晚俗作者廣西北

流人潛至高州約其同黨添弟會一作天中人擇期五

月某日起事先破府城有鄉人某聞其謀洩之紳士某

某來告先大夫急徵營勇於去城三十里之鄉中得

之廖形體瘦弱而極能熬審其父又年老諸生 欽賜

副榜者也於是謠言四起以謂 先大夫妄擒無辜府

縣又恥其事不出已益助之騰謗總督瑞文莊公麟亦

未能遽決時文莊兼署巡撫事已逾月紳民洵懼且偵知賊黨

有劫獄之意七月某日 先大夫親臨大堂提廖三晚

出獄以站籠斃之告府縣曰此事如有冤我獨任其咎

君等無與也時士民旁觀者殆數千人無不同聲稱幸

不數日而北流縣知縣曾某事隔二十餘年追憶稟至

則觀列廖三晚結會行劫及越獄戕民諸案稟中又言

乃長於其祖云恩賜其年請速行正法以安邊境云云文莊得

純常子枝語卷六

三

其稟乃謂藩臬曰吾初以文道為鹵莽乃今信其能斷

大事也及去任時士民跪道送行者絡繹數里不止

先大夫詩云一朵香花一壺酒不教容易出城來記實

事也時高州荒旱先大夫力辦平糶

楊升菴學博而好造故實明人已多譏之不獨正楊一

編也鄧雲霄冷邸小言云近世多有信稗官小說而辨

經史者刻而播之以示博此何異癡人說夢當坐妖

言之律楊用修其作俑者也鄧氏論詩而所見及此誠

篤論也

宋崔敦禮芻言云盛世若不足民儉而重本也衰世若

有餘俗媮而縱欲也陸清獻風俗策云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力既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留青日札云宋淳熙中剃削童髮必留大錢許於頂左右偏頂或留之頂前束以綵繒宛若博焦之狀曰鵝角

純常子枝語卷六

三

純常子枝語卷六

純常子枝語卷七

萍鄉文廷式撰

王船山讀通鑑論卷十六云以治眾大之法治寡小則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眾大則瀆而不行故周禮之制行之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未必效者多矣又云一切之法不可齊天下聖人復起不能易吾說也數語深知古人立法之意知此則可與言因革矣

說文衣部襄漢令解衣耕謂之襄从衣穀聲 國朝顧段錢桂諸家皆不明其義近人說之者至數千言亦未為定論也余謂許君僅引漢令明非襄字本義經典用

純常子枝語卷七

襄字者莫古於堯典懷山襄陵竊以為襄亦懷也偽傳亦非懷有包義襄亦有包義故讓字从之曩字从襄者亦以包去日也俗曩字从襄亦謂瓜囊也讓字从襄者亦以有所包容也凡中有所包者必護持其外故說文金部鑲作型中腸也今引申為緣飾義此節段氏謂今人用襄為輔佐義所自出也若穰壤讓諸字皆可以訓包之義推之又襄可引申訓成亦可訓除則猶亂之可訓為治廢之可訓為置六書多此義故讓壤字从襄用襄字引申義也

釋山碑說及五帝陀字即陀字筆畫小變楊升菴金石

古文釋作施陳奕禱金石遺文錄釋作他案升菴說是也古文宅也字不分音亦相近詩葛藟施于中谷傳施移也陸法言廣韻云移延也施从於無延義陲字蓋卽施字之古文猶言延及五帝矣說文陲訓小崩凡山阜小崩則必延屬於地與亦得相貫

王文憲詩疑勇於疑古非經學也然其言有云自古出仕者大略有三端處衰世不擇而仕近於玩侮不恭如簡兮是也亦有盡心竭力不計貧窶歸於天而不怨如北門是也知禍亂之將作相呼而遠遁如北風是也簡兮難學也非自度果有不磷不緇之操其可苟哉北風

純常子枝語卷七

北門在人審時量人而爲之未可輕相詆訾也此能反復經文而揣量身世讀經者當知此意也後世之人吾於東方朔見簡兮之意焉於張季鷹陶淵明見北風之意焉若北門之詩則賢士大夫之公患矣特不丁衰世猶可以驅勉從事如韓退之蘇和仲諸人皆是也雖然若徐孺子申屠蟠之流知世道之將變乃脫然高邁始終不仕乃真有合乎潛龍之義耳
杜詩謁玄元皇帝廟結句云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按通典卷五十三載天寶二載三月敕云我聖祖湛然常在爲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禮此詩蓋

深譏之而託爲諷辭也又天寶元年九月改兩京玄元廟爲太上玄元皇帝宮而此詩題仍稱廟又不用太上字皆可云史筆矣注家均未達其指

蔡伯喈篆勢云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陳蘭甫師云二語言垂腳長也又云秦漢碑及碑額篆書多玉箸法篆勢所言微本濃末惟見尹宙銘額然此與紆體放尾皆非篆書高格

朱子云李善注文選中多有韓詩章句嘗欲寫出語類

又詩傳遺此朱子欲輯三家詩之意王伯厚集鄭氏易

誠考亭之學也

純常子枝語卷七

元祕史和林二字蒙文作哈喇嚕哈喇即和林之對音哈喇嚕即喀爾喀之對音今譯語凡作爾者音皆讀如勒也由合刺轉爲黑林又轉爲和林又由合刺豁轉爲喀爾喀而考地理者幾致迷其所向此元史所以難讀也

呂衡州李彥地志圖序云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此地圖之著色者又云五色相宣萬邦錯峙不知其繪城郭蠻貊以何色分別也今西洋繪圖分色最夥始助於此又云方寸之差而上當乎分野此疑準天度以繪圖非左傳漢書之舊說矣言分野者人人殊異李滄風乙巳占述之甚詳似不能繪之地圖使之相應

裴晉公不滿昌黎文宋于庭過庭錄已記之又按唐蘇
言卷五云韓文公著毛穎傳張水部以書勸之曰此見
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
累於令德文公答曰吾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閒乎
余以為范蔚宗香方下彬禽獸決錄並有託喻已傷令
德若毛穎傳則但可人之俳諧集耳而後世古文家紛
紛選讀得無有海濱嗜鮑之風乎

王伯厚困學紀聞卷十七云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
封浚稽山子毛穎傳本於此是伯厚亦以為俳諧體也
藝文類聚引袁淑俳諧集有封驢
廬山公及封雞浚稽山子九錫文

純常子枝語卷七

四

朱子答鞏仲至書文集卷六十四云記文甚健但當考歐曾遺
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
愚謂歐曾之長一語盡之近時桐城派古文亦於此用
意而未能峻潔耳

二李唱和詩中國久佚貴陽陳氏從日本收得重閣詩
似元白宋初多此格余讀李文正詩云四時奔逐都如
電兩鬢凋疎總作霜看取衰容今若此有何情緒聽宮
商又云衰病增加我斗諸頭風目眩一般般縱逢杯酒
都無味任聽笙歌亦寡歡又云行行漸近整車馬轉恐
君恩報答難知文正究竟是雅人視世之曲子和公心境

自別也

沈大成學齋齋集包說云祿命家以男年始寅女年始
申為例其書無明文余讀說文勺部包字義乃知祿命
之說與易素問合其言曰包象人懷妊已在中象子未
成形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
俱立於巳為夫婦懷妊於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
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蓋包者見之
胞系世所謂胞衣男女所函以生也太極元氣肇於未
分之時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父精母血水象
也男自子左旋凡歷三十而止女自子右轉凡歷二十

純常子枝語卷七

五

而止皆舍巳陽氣孳萌於子盛於巳也用三用二者天
之數置一得三地之數置一得二奇耦錯行綜之為五
十大衍數也巳神騰蛇其衝元武北方之獸既濟之卦
其於人也相火所宅為命門為子宮坎離妙合而胎結
焉翕闢之基生育之本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一
順一逆歷辰之數咸十兒在胎十月而形全形全而墮
地先天三位東北三位西南一索得男一索得女以準
寅申又相符也許氏所說古倉史之文今推考經傳靡
不足徵故雖小道必有精義然則祿命之說其來已久
其以為出自漢時者亦眉睫之見也余謂術數之學源

流最古此篇能闢發祿命之原足以補呂才之未備矣
錢辛楣養新錄卷十七云六壬起行年法男子從寅順
行女子從申逆行按說文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
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媿妊於巳巳
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
女年始申也則行年之說由來古矣

學福齋集痘疹定論序云痘疹定論者新建朱氏純嘏
之所著也康熙辛酉 聖祖仁皇帝命江西巡撫考送
善種痘醫二人純嘏與焉選種試苗甚效隨授御醫直
內庭旋出使各蒙古自在輦轂及往來外藩三十餘年

純常子枝語卷七

六

晚著是書年將八十矣又云朱氏之學實本清江聶氏
聶氏名尚恆明萬歷間人曾尹汀之甯化所著活幼心
法板度閱運使庫故書不大顯幸得朱氏尊而信之據
此則種痘乃吾鄉相傳之學而康熙間 聖人留心庶
事亦可見矣

庭訓格言曰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
及爾等子女皆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俱命
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尙以爲怪
朕堅意爲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
和林遼太祖碑及唐碑元碑十餘種今見石印本乃俄

羅斯國君之弟遣人爲之又居庸關有金人元人國書
數體碑李侍郎文田云過其地時侍郎方任順天學政英吉利人
方以數百金築架搗塌外人考古重金石如此

內閣漢中書舍人題名錄山庶吉士散館到閣者自康
熙三十六年李暄亨始直隸蔚州人至同治二年王允謙止

陝西清澗人三十年來庶常散館不改用中書矣

考取中書仍是 欽命題尙沿中正榜之舊制也

順天鄉試房考官與會試房考官奉 旨點派之例一

一相同惟鄉試進單時少詹事不開列會試則少詹事

亦開列癸未錢辛伯即以此爲稍異

純常子枝語卷七

七

非翰林而充文淵閣校理者詞林典故中惟內閣侍讀
孫永清一人

癸巳八月內閣學士王文錦補兵部侍郎於時漢閣學

許景澄方充使外洋惲彥彬龍湛霖典試江西福建都

中漢閣學遂無一人然亦不必派署蓋太員中最無所

事事者惟此官矣惟看本爲閣學專差並行以翰林隨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兼之故不復署

其職矣

劉炳黎三冬識餘云元初循宋掌故凡表門者必有廳
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闕闕一丈二尺烏頭二柱
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

槐欄十有五步其後唯高其外門安緯楔左右建臺崇一丈一尺以白赤朽其四角蓋亦循古石闕之制余案為頭木唐制唐六典云六品以上仍通用為頭大門李誠營造法式云唐上官儀投壺經第一箭入謂之初箭再入謂之為頭取門雙表之義

張子正蒙參兩篇其言天皆以意測故與推步家言異然其言地有升降及潮汐繫日月朔望則遠有所本確不可易而黃白家轉以為非可謂勇於自信百家說見宋元學案

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何晏注曰善道有統故殊塗卷下

純常子枝語卷七

八

而同歸道統二字本此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孔子曰黨黨類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矣案此注以為仁釋知仁已不可通又既以黨為黨類又云各當其所是釋黨為所王引之經義述聞云父黨無母黨

無容黨猶所也上下文義不貫疑本兩說傳者有佚致也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概爾字是余字之誤余尔字形相近故為梁書文學傳正作余

唐沈下賢送洪遜師序云自佛行中國已來國人為緇

衣之學多幾與儒等然其師弟子之禮傳為嚴專到於今世則儒道少衰不能與之等矣案佛法盛而儒術衰至於如此此范縝所以倡神滅之義韓子所以作原道之篇也

仁和汪家禧燼餘集儒與二氏出入論云近世講義據之學碎義逃難繁則生厭必有以空悟濟者防不可不豫也明節義守家法如東漢坐言起行如南北宋名教庶以不墜歎余謂繁則生厭乃趨於空疏既則以大義微言自為標榜其流弊正未易豫防也豈獨二氏足為儒術之害哉

純常子枝語卷七

九

水經淮水注引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於羽山之野桓

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御覽六百八困學紀聞一未知此語在其內否然似非夏易所宜有也

寶應成孺卿著鏡禹貢班義述至于敷淺原漢地理志豫章郡歷陵傳易山古文以為傳淺原述曰通典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即漢歷陵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

十里有敷陽山蔡傳引晁以道云饒州鄱陽界中有歷陵故縣及傅陽山禹貢錐指引黃子鴻辨謂晁氏云歷陵在鄱陽者是今按蒲塘驛距九江甚近杜氏以此當

漢歷陵謂驛前有敷淺原與經文至于義例不合黃氏

儀駁之是也明輿地圖饒州府治鄱陽縣之西有敷淺
二字以地望測之今北珠湖土湖西湖之西鄱陽湖之
東有平原長數十里即其地與晁黃說合廷式案明地
圖不知何所本今地圖鄱陽縣治之西即西垠汎棠蔭
汎等地也濱湖瑣曲實不足以標敷淺原之望又一統
志珠湖之西有強山一名狂山兩山特起接都昌界如
成氏之說以此當傅易山猶稍愈於漫指平陸以證夏
書歟

一統志又曰傅陽山在德安縣南十二里按朱子以廬
山為敷淺原蔡沈金履祥夏允彝皆宗其說晁氏則謂

純常子枝語卷七

十一

在鄱陽界今以都無確據且從舊說

謝燁山集與參政魏容齋書言文信公以奸民誣告致
死奸民後亦審實明正典刑案元人修宋史於信公傳
但云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
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蕞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
可無憂者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天祥請死云云
而不載奸民誣告及刑奸民一事疊山在當時語必不
誤此編信公年譜者所宜詳考補入也

郭象莊子大宗師篇注曰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
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

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
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
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
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
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
異異則偽成矣偽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
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
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
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
所知不以無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間相與會

純常子枝語卷七

十一

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按此段所言即絕
學無憂之旨與莊子義自可埒會然不循正文而自為
論議具有首尾已昉宋人經義之先聲矣支道林逍遙
義亦此類
詩草木蟲魚之名多不易識如開卷之雖鳩今即不能
質言何鳥矣陸德明鹿鳴之什釋文云江東呼鮎為鮎
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鯉鯉為鮎鮎為鯉唯郭注爾雅是
六魚之名今日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遂世
移耳說爾雅毛詩者當以此意求之

文選任彥昇為褚諮議秦讓代兄襲封表注云此表與
集詳略不同疑是稿本詞多冗長余謂此昭明有所刊

落耳古人著述編訂皆自成一言不必如後人之拘拘曲謹

國朝二百五十年來典文衡最多者黃縣賈筠堂相國

凡四典會試七典鄉試又鄉會試三次分校惟未嘗

任學政耳聞其垂老猶自以為歉也徐東甫前輩會體言賈文端曾放陝

西學政因恭邸授讀乏人中途召回又錫堂門生至多榜後謁師之後多有不得再見者時人相謔以為一見如故亦可笑也

癸巳六月十八日偕徐仲虎兵備建寅同遊西安門外

大光明殿明世宗禮僊真之地近已頽圯然規模宏敞

有圓殿拾級而上殿中五色磚環鋪柱皆盤龍中塑玉

純常子枝語卷七

十三

皇像相傳以為似明世宗也余因訪道藏板則散置廊

室凡數十架板廣一尺許長尺許兩面刻字因問其完

闕道士顧姓檢咸豐五年點檢道藏存板目錄示余問

道士云 文宗曾七至殿中藏板存佚亦奉 命查點後鈔存者也余因囑其代鈔一分

細檢全藏猶得十之六七因赴剡禮卿前輩約遂攜易

因一冊及靈寶經板一片示之尙當糾合同人謀補板

印行也

閱科場條例乾隆九年 上諭近日文風未見振起且

內簾專意頭場而不重後場頭場之中又專意四書而

不重經文今制經文在二場自今以後司文衡者務思設立三

場之本意於經策逐一詳加校閱毋得軒輊其間若尙

積習相沿儻經九卿磨勘或科道指參或被朕查出將

主司與房官從重議處如此則數科之後趨向自定實

學其勉真才可得於國家設科取士之事庶有裨益矣

將此永著為例案此乾隆間鴻才碩學弁冕古今實由

上之主持風氣也嘉慶十年 上諭據給事中汪鏞

奏伊於嘉慶四年此指己未科意蓋不滿朱文正阮文達三公也充同考官閱

三場策卷後面先有墨筆記注圓尖點實屬違例茲當

會試之期恐仍蹈前轍主試先閱三場試卷既胸有成

見同考官或藉以迎合致開倖進所奏甚是嗣後著考

純常子枝語卷七

十三

試官恪遵定例先閱頭場後閱二三場自此天下士子

咸以通經博古為諱此則奉行考者之過非 上意也至

咸豐元年御史王茂蔭奏稱近時考官專取頭場請經

策並重部議乃量為調停觀此數事而百餘年來風氣

之變遷學術之盛衰可十得其六七矣

戴東原先生孟子字義疏證精警沈摯余以為講漢學

家不必揚其波講宋學家則當引為諍友也其言有曰

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

細隱曲不措諸意不及為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

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

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此一段沈著痛快尤中宋學流弊之失然余謂宋學所以行之數百年而舉世莫敢非者正在乎此蓋挾尊長貴者之勢以劫持卑幼貧弱其事易行而有所藉也於是五倫之道亦甚異於三代矣

水經注淮水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流來注之瀟令裕以為即今清河縣清口地水經注以清為泗水之

純常子枝語卷七

十四

別自元泰定間河奪汴渠以入泗而泗口之名遂沒云元汪大淵島夷志略云舊港田利倍於他壤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穀變而為金也後西洋人聞其田美故造舟來取田內之土骨以歸彼田為之賑而種穀舊港之田金不復生亦怪事也按種穀生金自是傳聞之誤然即此可知西洋講求種植之學已在五六百年前矣

吳鑿序島夷志略稱中國人為唐人宋朱或萍洲可談云諸國人至廣州是歲不歸者謂之住唐古教策參卷一云埃及書法略同中國亦分為六一繪

其形如月則為一孩則為火雁則為一馬路則為一掛房則為一碑則為一即六書之象形二因偏以見全如繪一

牛首則為牛繪一工砌牆勢則為築室此類六書之會

意按繪牛首為牛字仍象形非會意三因體以見用如日亦為觀日亦

終日月亦一月此類六書之指事按此乃引申義非指事也四取性

情埃及語謂獅性善警故繪一獅首亦為覺悟勇猛雁

性孝故繪一雁亦為孝蜂有王亦有律故繪一蜂亦為

王按此近於假借猶中國馬字亦訓武訓怒之類五取旁喻埃及法司斷案佩

公義像像戴駝毛故繪一駝毛則為公義語謂黃楊歲

生枝十二故繪一黃楊則為期年此二者類六書之假

純常子枝語卷七

十五

借按此猶中國問字从王在門中年字從禾之類乃會意非假借也六取音韻某字某

音各綴以切音字母令讀者皆知云云韋廉臣乃英吉

利人所說當必有所本於中國小學未能盡通然即此

可知象形會意實為文字之本今埃及古文所存無多

各國亦無能讀者亦古教者今舉其大概耳貫一切音併合紀事則謂西洋各國有聲音

而無文字可也

戴鄂士音分古義謂古樂連比例為定音之正術三分

損益乃既得音分之後為此簡易之法又云伶倫造律

適當隸首作算數之時四率比例即九章之今有術其

一率即所有率二率即所求率三率即今有數四率即
求得數若所求術與今有數同數即成中比例若有求
得數之後復以為所求率又為今有數更以前所求率
為所有率再推求得數蟬聯而下即成連比例矣此因
樂律而知古人算術之精實深得制作之意又云音之
遞差也本極微而耳之辨音也又非極精故所差無幾
可以借用此明所以用三分損益之故與陳蘭甫師所
謂數雖微差音則不覺有差古法誠不必改聲律通考卷二皆
通儒之論也

春秋成四年穀梁傳伯尊其無後乎攘善也楊士勛疏

純常子枝語卷七

六

曰舊說云伯尊晉之賢大夫輦人晉之隱士今一遇吐
誠理難再得伯尊不能薦之於晉侯以救朝廷之急反
竊其語而晦其人蔽賢罪深故被戮絕嗣子夏雖匿聖
人之論能播教於西河令黑水之人欽其風蒲坂之間
愛其道其罪先輕故直喪明而已此蓋六朝舊說至以
報應輕重說經深可怪歎楊氏非之是也又案檀弓使
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鄭注曰言其不稱師也孔冲遠
正義曰既不稱其師自為談說辨慧聰睿絕異於人疑
舊疏必有以不稱師為攘善者冲遠之說恐非鄭義
宋濂吾邱衍傳云尤精小篆其志不止秦唐二李間著

有說文續解千頃堂書目有吾邱衍說文續解二卷錢
辛相補元史藝文志吾衍說文續解不著卷數謝蘊山
小學考注曰未見殆已佚矣按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
三百四十五引吾衍說文續釋云衍按諡法大行受大
名小行受小名故從皿器之為物大則所容大小則所
容小从言从皿从兮聲今人寫从益非諡字猶笑言噓
噓字說文無兮字又不可疑為諧聲按後三句非衍說大典誤連為一條
又卷四千九百七十二吾衍說文續釋云驢衍案屯六
二曰屯如適如乘馬班如與古文異也亶古音單陟連
反又卷六千三十八云易許氏說文易開也从日一勿

純常子枝語卷七

七

一曰飛揚一曰長也一曰彊者眾貌與章切徐錯通釋
錯曰日所以開明勿象其光芒敷照也會意猶良切吾
衍續釋曰从日出地上一地也勿象其光芒敷照也按
說文山南水北之陽从易自水南山北之陰从舍自此
日易月舍之舍易不可妄加自也猶良反又卷四千八
百四十三弦字下引說文吾衍續釋弓弩之弦練絲為
之故从系而不具末按不具末三字疑有誤據此數條皆作續釋
蓋續小徐通釋而作也各書作續解似稍誤矣

唐呂衡州集卷二上官昭容書樓歌自注云貞元十四
年友人崔仁亮於東都買得研神記一卷有昭容列名

書縫處因感歎作歌按隋書經籍志雜傳類有蕭繹研神記十卷當卽此書此言一卷者一冊也近人編唐詩故實收入硯類恐非又案史通雜說下篇自注云如梁書孝元紀云撰研神記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云云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據此則隋志十卷乃一卷之誤

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孫奕示兒編謂攻讀如攻人之惡之攻已讀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錢辛楣以爲勝於古注養新錄卷三余案論語如可謂好學也已末由也已其終也已凡用也已字在章末者皆作語解無訓爲

純常子枝語卷七

十八

止者孫氏曲說不可從凡諸經皆有句例如論語一以貫之與信以成之莊以蒞之句法相同論語凡用之以字在一句者其字必一實一虛卽臨之以莊動之以禮之類皆是阮文達必以一貫爲壹以事之是於文義不合決非經旨錢阮皆通儒而偶有不照遂致斯誤余嘗欲爲羣經撰句例一書惜恩未暇也

德清徐新田管色考謂賀懷智天寶時樂工是時已有管色見夢溪筆談六雖不言字譜而既有管色卽有用字糾聲之法矣其說至精至詆宋人以管色配律爲瀆亂無倫則仍燕樂考原之誤也又謂工尺等字當作宮商用皆

五音之別名隨調移換而譏宋人字與律相亂此今日譌變乃至於此宋人何能預料乎且宋人以字配律其用之固秩然亦何嘗相亂乎陳陽樂書亦有管色

嚴儀卿滄浪詩話云有就句對如少陵詩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是也前輩於文亦多此體如王勃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錢辛楣先生又以庾子山哀江南賦序陸士衡聞而拊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爲當句對皆深得古人句意余謂子山賦序孫策以天下爲三分厥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亦以一旅對三分八千對子弟

純常子枝語卷七

十九

也子美詩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百亦就句對用在結處句法尤矯變國朝由編檢出身沒不諳文者予於鄂容安何世堯范承謨外又得一人曰王維珍按 皇朝詞林典故康熙九年庚戌科題名王維珍漢軍鑲藍旗人散館授編修官至浙江巡撫諡敏懿

近時滿州人丁憂者 諭旨每云某人現在穿孝或不解穿字所起余按世說雅量篇稱庾子嵩積然已醉憤墜几上以頭就穿取則穿字乃晉時語也國朝翰林中盧召弓顧南雅皆以直言極諫爲同輩所

歎服而其所言之事則今時未有知之者矣宗室伯希祭酒盛昱云法時帆於嘉慶初年曾上封事其言較洪稚存尤切直此說必有所本鄂松亭鄂恆道光間尤以衍直著稱錫厚菴退菴集有哭松亭詩略見其概間尙有疏語涉宮闈宜為宣廟所深嫉也

純常子枝語卷七

二十

純常子枝語卷七

純常子枝語卷八

萍鄉文廷式撰

陳邱明碣石調幽蘭其彈琴每用右手無名指若宋以來琴譜則無有用此指者矣其所謂抑卽後世所謂猱上蹴取聲卽所謂帶起也其命七絃爲宮商角徵羽文武亦與後世以數記者不同

朱子琴律說云文集卷六十六七徽之左爲聲律之初氣後身長聲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在於此又云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聲之位又有按徽所取五聲之位二者錯綜相爲經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絃遞降一等其自左而右者則終始循環或先或後每至上絃之宮而一齊焉此言琴律至爲簡明俗工不察久矣

純常子枝語卷八

琴徽之徽白石道人歌曲作暉
江慎修律呂新論謂琴徽泛聲應先天八卦橫圖一徽內無聲之處乾也然則先天之乾爲無卦畫無方位處乎附會無理令人失笑其論四清聲不可去論陳陽樂書之疏率則可謂深有發明者也

朱子中和舊說序文集卷七十五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按如此則人自嬰兒至老死竟無一刻得中之時

誠非天命謂性之理宜自變其說也又與湖南諸公論
中和第一書文集卷六十四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
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
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又云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
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按分心性固非卽言
心而歧赤子之心與此心而二之亦恐非乾坤易簡之
理也中庸首章說文集卷六十七曰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
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竊謂此說得
之陳蘭甫師云東塾讀書記卷九發而皆中節則非常人所能
喜怒哀樂之未發則常人有之絕無元妙也愚意元妙

純常子枝語卷八

雖無然此未發對下文發言其發既中節而謂之和矣
則其未發而謂之中者抑豈常人所能哉且下文又重
釋中字固當有致力處也此節在必誠其意之後蓋喜
怒哀樂之未發云云必謂誠意之君子矣
莊子逍遙篇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釋文四子司馬
李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汾水徐扶云反郭方聞反案
汾水出太原今莊生寓言也司馬崔本作盆水唐道士
成元英作疏云馬彪將四子爲齧缺使未達於遠理劉
璋推汾水於射山更迷惑於近事劉璋之說釋文所無
不知其何所本也此非漢之劉璋以理度之當是唐人耳元英疏模擬郭

注不甚稱引舊說然其名物訓詁有出釋文外者正當
是六朝之舊義耳

皇朝通志云元朱宗文撰蒙古字韻自謂能通音譯實
多不能昭合如陶宗儀輟耕錄載元國字以可侯字爲
首而是書又依韻會以見經堅可爲首其字母已不相
合按以同文韻統華梵合璧之例推之見爲噶之齊齒
音可侯二合當爲略之合口音卽溪字字母也特次序
稍易耳

純常子枝語卷八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五云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
人爲率仁宗時查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
華如散金爲詩題蓋取文選詩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
金是也舉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只
解六人後遂爲額無名子嘲之曰誤認黃華作菊華按
此吾郡宋時聞人所以轉不及唐之多實由解額減少
故也然以偶不得題解遂致頓減過半之額則亦有司
奉行不善之過耳
又卷一云取士至仁宗始有糊名考校之律雖號至公
然尙未絕其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上言請別加磨錄
因著爲令而後識認字畫之弊始絕然則試事易書之
制始於李夷賓也今府志亦不載此事

范景仁東齋記事卷三云初舉人居鄉必以文卷投贊
先進自糊名後其禮寢衰賈許公為御史中丞又奏罷
公卷而士子之禮都亡矣按此知糊名足以杜奔競景
仁以為士子之禮亡其說非也

曾慥高齋漫錄云熙寧殿試改用策謂比詩賦有用不
知士人計較得失豈敢極言時政自取黜落是初入仕
已教之諂也按宋時對策尚有極言時政者曾慥已有
是言更無論明以後矣

柳枏香明姚虞嶺海輿圖作奇南木

嶺海輿圖南夷序云自決隄坊罔恤狐兔凡我虛實皆

純常子枝語卷八

四

了然已久往歲寶安之變正德間佛朗機夷人始稱
入貢突入東莞大肆劫掠耳未遠杞人有憂正在叵測君子不可謂之迂也嗟乎
禍亟於二百年之後而能慮之於二百年以前若姚澤
山者亦可謂瞻言百里矣

漢書西域傳安息國有大馬爵師古注廣志曰大爵頸
及膺身蹄似橐駝云云徐星伯補注引王懷祖先生說
曰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脫之御覽漢紀通典引並作
大馬大爵余謂駝鳥至今有之以其似馬類故謂之馬
爵似不必加大字元劉郁西使記亦云駝鳥即安息所
產大馬爵也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七云舊集東南又有萬老
高人物土產俱與呂宋相類按此即麻六甲此以廣東
音譯之故轉為萬老高矣

宋于廷尚書略說四岳一條云伯夷封許故曰許由史
記堯讓天下於許由本莊正傳會咨四岳巽朕位之語

百家之言自有所出按此條甚精然宋人愛日齋叢鈔
不知撰人名卷五引樓陽叔云從來人說莊子盡是寓言卻
不曾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中呂許甫皆
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
讓四岳之事但周言不無過當鄱陽湯君錫亦云湯名

純常子枝語卷八

五

嘉定進士伯紀端明之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舜
父與陽叔時相後先嘉定進士伯紀端明之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舜
左傳曰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則太岳非許由
乎後人遂有洗耳之說以上二條是許由事為依做讓
四岳為之宋人已見及此特未知許由之即伯夷耳
古今姓氏書辨證卷三十八云風俗通漢有博勞吉善
相馬通志氏族略引作博子勞按廣韻云古有博勞疑
兩書各誤衍一字博勞即伯樂之轉音蓋凡善相馬者
皆謂之伯樂猶善審音者皆謂之師曠善視者皆謂之
離朱矣黃帝時有師曠晉平公時復有師曠黃帝
時離朱見莊子孟子離婁之明以為離朱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明史著錄蓋當時館臣誤以

爲明人

荀子富國篇言明分使羣孫子兵法亦言分數明此儒家兵家富強之大義也荀子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吾亦云然

荀子所言君主之國之定法也墨子大旨近民主矣

王制篇云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禮記王制凡執禁以齊衆一段略采其意又四海之內若一家一節即禮記王制達其志通其欲一節之義汚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一節即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

純常子枝語卷八

六

梁一節之義惟序官一章則荀子多言周制而禮記王制篇兼取殷制蓋漢文博士習公羊家之舊義矣

儒效篇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楊注云養生爲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此言是也蓋老子之言道欲以治天下莊子之言道則獨善其身之意多故荀子謂之民德也此老莊之辨也

日知錄卷二十晉惠帝時廬江杜嵩作王子春秋王子元康二年賈后弒楊太后於金墉城之歲按嵩一作崧崧事見晉書儒林杜夷傳云惠帝時俗多浮僞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又惠帝紀云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

嵩作任子春秋皆刺時之作隋書經籍志總集類有杜崧任子春秋一卷疑此書譏以任入官者故史以爲刺浮僞耳亭林誤爲王子而強爲之說失之

大唐傳載至德元年三月方以侍御史文叔清爲宣諭使許人納錢授官及明經出身此捐納職官舉貢之故事也

宋釋德洪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二布景堂記云宣和三年秋萍鄉文益之還自大梁過湘上會余夜語及里中奇豪而高侯尤其魁壘云云此吾鄉文姓之見於北宋者此記亦可收入縣志也

純常子枝語卷八

七

宋王瓘北道刊誤志祥符縣祆神廟注云案西夷朝貢錄康國有神祠名祆畢國有大祆祠說文胡神也唐官有祆正一曰胡謂神爲祆關中謂天爲祆瀛州樂壽縣亦有祆神廟唐長慶三年置本號天神據此知祆字乃漢時譯人所造舊經引漢書金人祭天事據霍去病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如瘠曰祭天以金人爲主按說文無祆字徐鉉據玉篇附入耳此誤引

北史宣武靈皇后胡氏傳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五子部雜家類西學凡提要引社預注左傳次雖之社曰雅受亦東經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此祆廟之見於經典者漢書郊祀志下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師古曰

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按徑路神不知何謂蓋亦祇神之類

元迺賢河朔訪古記劉神川先生墓一條云又著歸潛志紀金末喪亂之事與太原元裕之壬辰雜編關西楊奐然天興近鑑東明王百一汝南遺事微有異同按楊奐然名奐有天興近鑑三卷王百一即王鶚撰汝南遺事四卷起天興二年六月訖三年正月盧紹弓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未收王鶚書錢辛楣補元史藝文志雜史類並錄之

能改齋漫錄卷七曰前世學者未有不讀箋注自本朝

罷聲律而後學者不復知有箋注矣按宋人經說諸書大抵皆近當時論策文字可知其廢箋注之故正為與當時科舉之學相反故耳新唐書力詆啖助要是景文之特識

呂氏春秋知分篇崔杼不說直兵造曾句兵鉤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高注云已竟也言今竟子按今是已者今指直兵句兵而言謂此即是也其致之死意在言外矣注解已為竟全失語妙下文晏子曰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其意謂吾必不回子惟所欲為也子惟之矣語

未盡而意已足古人文章之妙也注解惟為宜畢秋帆校本引梁仲子云當訓為思並非

經典中載言亦有不載全文者如論語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凡言所不者皆盟誓之詞左傳所載如所不與舅氏所不之下當有言句或言同於子路或言守道不變王進士崧說緯言欲正名亦可備一說但仍讀不為否非是皆不可知要之記者於當時有所隱諱則不記也大約子見南子當在山公輒時王進士之說海則喜於子見南子及將往公山則不悅也

又案記者曰矢之之字即指子路如顏淵死子哭之之字即指顏淵是也

則天厭二語即盟子路之辭記者不詳晰書之從可知也

校古書必求其通亦是一病如呂氏春秋簡選篇曰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高注云陳年齊人此漢人猶知之而今日不復可知者也畢秋帆校本引梁仲子云陳年即吳越春秋之善射者陳音善射者楚人也古年音聲相近無論呂覽但言欲劍利而必以善射當之高言齊人而必以楚人當之已非事實且古年音之聲亦何嘗相近乎凡 國朝人言聲近者往往而誤高郵王氏猶不免余未暇一一指摘也

純常子枝語卷八 八

純常子枝語卷八 九

以 皇朝通志諡略核對近時內閣所刊之諡法其人
名官職歧出者甚多不能悉錄其諡之互異者直隸總
督朱昌祥諡法考云諡勤愍注云一作勤敏一作勤恪
均誤而通志諡略乃作勤僖雲貴總督郭璵考作恪勤
通志略作勤恪此等同異尚多惟諡法考有宗室王公
貝勒以下及承恩公侯諡各類而通志略有額駙諡一
門考乃遺之今按略所載額駙諡乾隆以前凡七人惟
福隆安班第考列大臣中其耿昭忠諡勤耿聚忠諡敏
諸穆圖諡僖策凌諡襄色布騰巴爾珠爾諡毅
隆五人竟不見於考是其疏漏之甚者

純常子枝語卷八

十一

欽天監監正南懷仁通志諡略作欽天監治理
諡法考署前鋒統領武穆篤諡襄壯注云一作吳木篤
通志諡略云前鋒參領雲騎尉贈前鋒統領吳木篤諡
襄壯臣等謹案吳木篤以隨征福建創發病故照陣亡
例予卹故得贈諡今考以贈官為署任誤也
通志略朝鮮國王諡於李欄後接書李昫諡法考李昫
上尙有李焯一代諡僖順
本朝公主無諡康熙二年十月端獻長公主端順長公
主皆奉 特旨予諡見通志略
鄂容安諡剛烈當時以其由翰林起家擬文剛文烈進

呈 高宗園去兩文字故諡剛烈謹案此用范承謨之
故事也觀公順治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宏文院編修
及殉耿逆之難 賜諡忠貞 聖世褒忠之典固有不
拘常例者矣

宋史食貨志五太平興國四年詔鬻偽茶一斤杖一百
二十斤以上棄市雍熙二年造溫桑偽茶比犯真茶計
直十分論二分之等今茶業不精多方攪雜坐是出洋
之貨日減商耗民貧是宜復申偽茶之禁者也

宋史藝文志雜藝術類有李煜妻周氏繫蒙小葉子格
一卷偏金葉子格一卷小葉子例一卷是小周后尙有

純常子枝語卷八

十一

遺著流傳宋時此賦南唐宮詞所當選材者也
宋志總集類有臨賀郡志二卷此後人脩地志別輯文
徵之始
宋人稱左諫議大夫為東坡見玉壺野史卷十不知蘇長公自
號何以不避此義又明道為宋年號而大程子門人乃
稱其師為明道先生亦所不解也此條記辛楣先生曾論之
易繫辭下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朱子本義云下學
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
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案經義恐人人欲窮神知
化故言未之或知注解為無所用力似非經義

邵康節說易多雜數學殆漢人六日七分及爻辰之類不可謂之明易也朱子原象贊云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義畫程演周經其推許亦太過矣

林壽圖啓東錄晉文帝二十七年百濟表求易林及占式梁武帝大同中嘗請給毛詩博士與涅槃等經義余案陳書儒林傳陸翽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詔行還除給事中是百濟於大同中不獨求毛詩博士也林氏失載

梁書王僧孺傳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述曰論忠孝二事此以孝經爲兼論忠孝有合於論語篇首

純常子枝語卷八

十三

載有子之言實孝經之大義也後世僞撰忠經者烏足以知此

春秋繁露五行對釋孝經天之經地之義其言闕深奧博實聖門相傳之大義所謂下事上如地事天又曰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士士者五行最貴者也此告王僧孺者所以言孝經兼論忠孝也

宋季三朝政要淳祐九年記云臺綱不振時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貼臺諫不敢與爭案後世查辦大臣於彈文亦每有節去者蓋用此例

四庫全書小學類提要謂顏師古匡謬正俗拘於習俗不知音有古今其注漢書動以合聲爲言遂與沈重之音毛詩同開後來叶音之說案經典釋文關雎樂之釋文云音樂或云協韻宜五教反王姬之車釋文云之車協韻尺奢反後漢書孝靈帝紀贊以衛韻孽缺李賢注云衛協韻音於別反凡此等者甚多甚言協韻卽叶音也蓋顏籀之前已有是說矣

易坤六五黃裳元吉程傳云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宋人或以爲譏宣仁或又爲之辯

純常子枝語卷八

十三

其實大賢立言微顯志晦不必一一以恆情推測也余案後漢書皇后紀順烈梁皇后選入掖庭太史筮得坤之比李賢注曰易坤卦六五爻變而之比九五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其後梁后爲皇太后立桓帝誅李固溺宦官任諸梁兄弟後漢之亡實基於此程子作傳蓋採此事而深垂世戒未知各家推明傳義者曾論及此否

同治間續纂江甯府志人物寓賢傳中稱包慎伯善扁書開近人北魏一派道光中名滿江淮然不如張翰風女翟英遠甚翟英爲吳廷珍農部內曾見其徑五寸楷

書朴茂蒼老卓然元魏名筆也此志為汪梅村總纂

此則上元朱桂模所分纂則梅村之言如是也包慎伯論書推鄧石

如篆書為過於李陽冰而陳蘭甫師云鄧篆橫不敢橫

直不敢直其筆力雄健尚不如錢衍石先生子婦李氏

新陽人偶忘其名因出李所篆聯以示門人又張所書聯余亦

曾見之誠與折可喜鄧包皆海內書學大師而兩先生

又篤學儒者所言如是余於書學入之不深未敢遽為

論斷也

唐徐靈府天台山記記王羲之入山學葉先生過筆法

事出附會然其言曰莫誇端正但取堅端筋力若成自

然端正恰有可取疑唐以前書家相傳之舊說也

杜臺卿玉燭寶典注中兩引埤雅黎氏刻本皆去其土

旁但作卑余謂此不必改也此書書錄解題尙有之則

流傳日本自意中事又敘述淵雅援引賅博非後人所

能偽撰其注中稱今案及今世云云者正當是南宋時

人附入與林億等校素問所稱新校正者同非隋人著

書之例也宜其引及陸農師書耳

宋唐子西論文云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為不減

班揚晉武帝踐阼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詰融既

魏武之讎恨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

純常子枝語卷八

十四

所欲聞而並見收錄惟恐其墜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

大公至正之道焉吾所以特有取於魏晉也見宋王正德餘師錄

卷三此蓋有感於宋時禁三蘇文集之類而發然其言則

萬世之公論也

今士大夫仕宦之家往往不及立廟又遠仕他方故祭

祀之禮多於廳事行之案太平御覽一百八十五引盧

諶祭法云凡祭法有廟者置之於座未遑立廟祭於廳

事可也知此制晉時已然矣又御覽七百三引祭法云

香鑪四時祠坐側皆置也此制亦至今行之特別設一

案當神座前不置坐側耳

宋于廷過庭錄卷一以乾之六爻文明禪讓之法坤之六

爻文明征誅之法近人以為非常可喜之義其實程子易

傳已有此義特未及于廷言之暢耳于廷曰初之潛龍

舜之居深山也九二坤五來降釐降媿納當此爻矣歷

試諸難其當九三乎四之或躍其攝天子乎案程傳曰

初九聖人側微舜起側微見尚書序若龍之潛九二舜之田漁時

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九三舜之立德升聞時也

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九四舜之歷試時

也以宋說證程傳不過略先一爻耳無大異也其言乾元用九

亦同坤之六爻程子雖不以文王與紂當之然六五傳

純常子枝語卷八

十五

云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則其大旨亦與于廷之意合今人言經學不欲稱述宋人然程朱命世大儒其言理亦何所不包也晉庾仲初虞舜像贊云飛龍在天陽德文明亦宋說之所本

臧鏞堂韓詩訂論云直齋書錄解題云廣川詩故四十一卷董道撰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魯詩但見取於諸書其言莫究齊詩尙存可據云云案陳振孫所駁甚是呂東萊讀詩記所載董氏即斯人也其言皆依託偽撰余案朱子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卷三董氏詩建陽有板本且夕託人尋訪納去其間考證極博但不見所出

純常子枝語卷八

十六

使人未敢安耳此朱子讀書精審勝呂東萊處鏞堂未引亦疏

法苑珠林卷五十四引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曰撒囊今本無此語當出莊子逸篇困學紀聞亦未載

釋贊寧高僧傳卷七釋義寂傳云乃天台山研尋止觀習者教迹遠則安史兵殘近則會昌焚毀寂思鳩集適金華古藏中得淨名疏而已後款告韶禪師囑人泛舟於日本國購獲僅足今刻全藏亦多資日本來書可謂後先同揆正不獨皇侃論語疏及文館詞林諸書爲儒

流之珍裘已也

李義山詩三十三天常雨華注家未明三十三天之義案隋智者大師維摩經疏云昔迦葉佛滅後有一女人發心修塔復有三十二人發心助修修塔功德爲忉利天王其助修者而作輔臣君臣合之名三十三天姚秦竺法念譯菩薩瓔珞本業經云釋迦牟尼佛告敬首菩薩言佛子所謂流伽度秦言發心住流諦伽度秦言治地住以下十數條文多不錄云云秦言者皆譯人解說而託於佛言此殆如後世時文代入口氣之類疑天竺文體本有如是者此佛經之所以增多也

純常子枝語卷八

十七

徐騎省集御製春雪詩序注錄御批云宿來健否酒醒詩畢可有餘力何妨一爲之序以紀歲月呵呵重光自是詞人出筆便有風致然非柏梁銅雀之高華已

文選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注引曹植九詠注二條是陳思王集有舊注也

抱朴子廣譬篇云絛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是晉時已有絛布又房子出絛見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及魏都賦

純常子枝語卷八

純常子枝語卷九

萍鄉文廷式撰

王充論衡難歲篇儒者論天下九州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五千里竟三河土中鄒衍論之以為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為一州在東東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又云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直子午余按鄒衍知中國之編東必以天算測之阮文達以天屈西北為无為專指中國言亦此義也鄒衍能談至道而緇公孫龍見史記平原君傳豈憑虛臆說者哉

純常子枝語卷九

記日之例唐以前於初旬皆不加初字錢辛楣先生說也然稱初一初二者亦復甚古漢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云初七及下九又涅槃經為晉宋間譯本屢稱初一十五韋蘇州九日詩云初九未成旬是漢晉以來並有此稱特著之記事之文則自宋人始耳北宋張奕墓誌云申葬于景雲鄉紹興丁丑秦果十月初三日甲序刊續世說題三月初一日法苑珠林每月十齋日有初一日初八日

閱古文尚書疏證附錄各條閻百詩性情蓋近佻薄阮文達刊皇清經解不收此書別裁之卓識也嚴脩能蕙樛雜記云閻氏糾駁前人遇有閒隙輒肆詆

謾如曲肱而枕之枕字釋文音之鳩反黃陶菴先生文讀作如字誠誤然非大繆也閻著四書釋地於三續中兩存其說糾繆可也奚必兩見乎且云讀黃瀆耀文輒笑其不識字呼先哲之名而加以惡聲難乎與言謹厚矣其梅菴學文書潛邱劄記後一篇論亦相近

文達刊皇清經解略有刊改及編卷之法皆用四庫全書之例然文達旋調滇督開板之事多為嚴杰主持故去取恆有未當校勘亦多譌繆

闕沈梅村寒夜叢談知嘉慶間風俗奢於乾隆至道光中葉而天下華侈極矣道府之署日演優伶負販之妻

純常子枝語卷九

並盈珠翠粵寇之亂蕩滌幾盡今則物力彫耗強鄰迫伺而民無梭心徒飾外以虛內不知示儉示禮將何所施也論者以為西人治國以奢為主奢則物力豐盈貨貝流通是亦一說然豈所語於今日之中國哉國朝抑制宦寺之法漢唐宋明所不及也士大夫亦頗知法度不甚與之往來乃近日則有監司侍從出於其途者矣悲憤何極博士有正先或未必重秦人之患也西華門內咸安宮後沿御溝之西多宦寺所居其間娼賭皆備查禁城之大臣知之而莫敢誰何也志伯愚侍郎值文職六班時親見此事為余言之

元典故編年攷記奎章閣官制云制象齒小牌五十五
上書奎章閣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與畏吾兒字
分散各官懸佩出入宮門無禁按元時碑文亦多用三
體書其蒙古新字以今時蒙古文讀之亦不甚可通
水經河水注云紫微有鈞陳之宿主鬪訟兵陳故遁甲
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鈞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則決
禽敵

弘明集卷十一齊蕭子良與孔中丞書孟子有云君王
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遵正當仁
義為本按此雖約孟子書而孟子實未言好智之過疑

純常子枝語卷九

三

出孟子外書又卷十梁武帝敕答臣下神滅論云孟軻
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今孟子書亦無此語
晉書閻續傳續上書理太子之冤曰孟軻有云孤臣孽
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按故多善功句與
今本孟子文異

蒙古遊牧記鄂爾多斯部注云道光二十五年榆林府
知府徐松檄懷遠縣知縣何丙勳查統萬城故址丙勳
於是攜南鍼紙筆隨步定向從圍水西渡出邊牆又西
渡磨姑河又西渡黑水河又西渡無定河地勢迤而高
曼陀二里許至舊相傳之白土城細加相度在懷遠城

正西九十七里黑水河在無定河東距縣城五十里與
所謂城在黑水之南者不合惟去白土城北五十里有
淖泥河東入無定河之下流疑淖泥河為古黑水其地
有土城周圍三重俱用土築云云星伯精於地理然不
信禹貢雍梁黑水為一而必欲於雍州境求古黑水亦
失之太泥矣

蒙古遊牧記車臣汗部注云元史太宗紀諸王百官大
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闐之地秘史云於客魯連河闐
迭兀阿喇勒地行大聚會案今官行譯改元史誤以曲
字屬下讀故改曲雕阿闐口齊達勒敖拉今案親征錄

純常子枝語卷九

四

之怯綠連河即秘史之客魯連河而秘史闐迭兀三字
必非親征錄之曲雕二字其應以河曲斷句甚明余謂
曲雕二字正闐迭兀急讀之音元史亦作庫鐵烏蓋庫
曲闐本一音之轉而迭兀鐵烏急呼則為雕音耳張氏
於曲字斷句誤甚特齊達勒之改譯與闐迭兀之音亦
未能吻合也

又土謝圖汗部注必以元魏為俄羅斯人不知俄羅斯
之西伯利部自明始有之不能推之數百年以前也俞
理初謂烏洛侯侯字必非俟譌自是有識勝張氏遠矣
全唐文八百九 邱光庭論渾蓋軒宣諸家得失云閭宣

夜之說其理如何曰亦非也易曰天行健既稱行健則有形矣道經云天無以清將恐裂又史書每稱天開天裂天若無形將何開裂宣夜言天無形質繆矣按宣夜家說久佚不知光庭何自得之然所謂天無形質其理實高於渾蓋光庭所駁則秦宓天有頭耳之類也思辨錄不信沈括夢溪筆談月光借日之說是陸桴亭學識不及朱子處惟周髀四游之說朱子屢述之而不悟其非李文貞榕村語錄正之

易林比之萃曰團團白日為月所食春秋隱三年公羊傳何邵公注曰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見也故疑

純常子枝語卷九

五

言日有食之是漢人已知日食由於月掩王萊友肌說云近人有言古人不能推日月食據此二說月之食日固不可見而何自言之是必由推算矣余案印度以日月食為羅喉計都又多言修羅手障日月而中國載籍能明言月借日光又深知日為月蝕則天文之學東勝於西舊矣謂疇人子弟分散傳之西方者非盡誣之論也

唐宰輔諡文獻者劉仁軌劉幽求姚元崇按碑作文貞裴耀卿張九齡見徐復鄭珣諡議 國朝二百五十年來宰臣例諡文猶未有以獻為兼字者唐會要卷八十八文獻贈司徒申國公

高士廉贈并州大都督樂城縣公劉仁軌贈太子少保梁國公姚崇贈太尉博陵王崔元暉禮部尚書徐國公劉幽求贈司空趙城縣公裴耀卿贈荊州大都督始興縣公張九齡贈司徒贊皇縣子李栖筠贈尚書右僕射鄭珣徐復議未引高崔未詳其故即平頭之憲自世宗尊諡後亦不容撰擬矣

唐會要卷七十六大中十二年中書舍人李藩知舉放博學宏詞科陳琬等二人及進詩賦論等召謂藩曰所賦詩中重用字何如藩曰錢起湖靈鼓瑟詩有重用字乃是庶幾上曰此詩似不及起遂落下今制試帖詩不許重字用唐時故事也

純常子枝語卷九

六

二名覆試磨勘罰科者二十九名按太學題名記是科未經殿試姓名詳載自曹德華至王東林適二十九人始即因覆試磨勘罰科者蓋當時留殿試者甚稀今則每科必至四五十人殆不可解又是科未殿試之韓文綺乙卯列二甲第六名是罰科後補殿試仍入前十本與近制異明史袁崇煥傳崇煥以歸鄉勸毛文龍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余謂明人欲備東方必以得朝鮮為第一義文龍之才蓋不在臺灣二鄭之下

袁督師事蹟載其過訶林寺口占云四十年來過半身
望中祇樹隔紅塵如今著足空王地多了從前學殺人
不得已而用兵上以衛國下以救民乃仁術也督師以
為學殺人其立心稍誤矣

朱竹垞撰錢龍錫傳

曝書亭集卷六十四

龍錫訊崇煥方略曰不

外東江關甯兩路進兵耳東江者島帥毛文龍也日舍
關寧實地而問海道何也崇煥曰譬奕然局有四子東
江其一也可則用之不可則有以處之然則崇煥殺文
龍後意在經營雙島使 大清兵不深入崇煥必由海
道以襲遼矣

純常子枝語卷九

七

李約農侍郎云袁督師之所以勝 大清者特善用火
礮也是時粵東已與西洋互市督師蓋必購槍礮於荷
蘭等國矣余按明末陸之瀚陸子韞言卷五云敵之奔
突其勢在馬而又巧于發矢我之所恃以擊敵者莫神
于火銃其著書之時適當崇煥督師之時則侍郎之言
為有徵也

宋敏求長安志卷十安定坊東北隅五通觀隋開皇八
年為道士焦子順所立子順能驅役鬼神傳諸符籙預
告隋文膺命之應及即位拜為開府永安公立觀以五
通為名旌其神術按明以來江南有五通之廟疑沿此

名而誤別祀妖神與隋文之崇術士亦適類矣五通字釋典多

存之與道又輿地紀勝宋時鄱陽有五通廟

佛經偈字多不得其解後魏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
卷十五自注云偈者正音云伽他單舉伽字訛言為偈
魏言頌是譯義當為頌字

明楊升庵經說卷七云公羊傳葵邱之會叛者九國謂
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邱之會惟
六國會鹹牡邱皆七國會准八國甯有九國乎公羊本
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記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
如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逸周

純常子枝語卷九

八

書云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
守者伏於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辭九歌乃十一篇
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
二章為一章以協九數亦大可笑接近人汪容甫述學
中有釋三九二篇深通古書義例據此則升庵已見及
之

宋李心傳朝野雜記卷十三云舊例朝廷試舉人至暮
者許賜燭然殿深易黑日昃殿上賜燭出矣慶元五年
上初策士江西正奏名進士黃寶嚴州特奏名進士皇
甫鑑納卷最後廉州特奏名進士劉嘉猷賜燭至一更

四點御藥院言賜燭故事正奏名降一甲如在五甲降充本甲末特奏名降一等如在五甲與攝助教詔如故事按本朝殿廷考試例不給燭然同治以來及光緒初年法制漸寬久居京師人情洽熟者殿試寫卷未完往往攜至內閣凡攜出者先寫末頁數行乞收卷者一併便得寫至次晨始畢至丙戌後較嚴癸巳考試試差有燃燭完卷者四人御史陳奏上意頗不悅諭嚴禁此實足以肅廷試之制勝於宋制之僅降一等者多矣

王夫之識小錄明時翰林稱前輩為老先生今制前輩稱後輩為老先生其誤不知始於何時

純常子枝語卷九

九

張平子思玄賦夕惕若厲以省愆兮厲字疑誤衍南海孔廣陶北堂書鈔校本實林揚伯庶常代撰揚伯名國賡番禺人以甲午庶吉士散館改吏部主事余幼時讀書會之友也丁酉夏卒其平生熟精儀禮未知撰述有成否其弟名國贊字明仲己丑進士授某部主事次年卒通史學撰三國地理志注其已刊者有讀三國裴注述一卷未盡所長二人少極貧其能成學者陳東塾師實周濟教誨之惜俱不永年嶺學近頗寥落矣說文無笏字士喪禮竹笏鄭注曰今文笏作忽又按說文云笏籀作習一曰佩也象形穆天子傳拔帶摺習郭

璞曰習長三尺杼上椎頭一名珽亦謂之大圭從日勿聲又鄭注尙書云習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陸清獻謂朝覲不執笏為失臣禮余按馮道使虜虜以道有重名賜牙笏道以詩謝云牛頭偏得恃象笏更容持是餘使見遼主多有不得持笏者晉書輿服志云手版即古笏尙書令僕射尙書手版頭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上諭徐用儀補授軍機大臣軍機大臣言補授前此所未有也又是月命戶部尙書翁同龢禮部尙書李鴻藻會議倭韓事覆奏時

純常子枝語卷九

十

兩尙書列銜親王大學士前亦前此所未有也聞摺奏仍係軍機處主稿繕摺後兩尙書皆未見云以電奏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奏而總署之權過於明之通政使矣通政使之權止於壓閣一二日而總署則竟可不奏也以兵事歸總理衙門電寄而總署之權過於明之本兵矣明之本兵不過制各軍之進退而總署之權則兼其礮之放否船之行否而亦制之且能與聞其餉事也而且總署之用財非戶部所能知兼海軍總署之保案非吏部所能核案職分而敗國家究亦未得一真通交涉之才為可歎也余甲午有一疏請明職分即指總署而言

烏臺詩案王詵又送弓一張箭十隻包指十箇與軾包指卽今班指蓋聲之轉

廣弘明集卷二十梁湘東繹簡文帝法寶聯璧序東施

雜賦日本校本云隨同作馳案當作哢

又云大秦之籍非符八體康居之篆有異六文蓋當時

二國之書有流傳中土者康居之篆疑其文字詰屈有類篆書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道人始去服虔曰有道之人去按

道人二字始此

唐林慎思仲蒙子書誤篇立署于河側用權商賈之利

純常子枝語卷九

十一

立署至不仁云慎思咸通間人立署河側以權商利已

似近日釐卡之政

宋書顏延之庭誥云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

足焉必有不信此讀老子信不足焉有不信已以焉字

屬下讀足證成王懷祖讀書雜志之說

三洞羣仙錄引感應錄記北齊由吾道榮事由吾蓋複

姓

李衍竹譜詳錄卷五仲竹爾雅云仲無筍注云亦竹類

僧神珙云筍似琴有絃實未詳其說是神珙於定字母

之外別有小學類書

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孫子兵法曰其鎮如岳其

淳如淵又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

也今本孫子皆無此文李崇賢云譽豫古字通

漢官儀孫淵如輯本載孝桓末侍中皇權參乘問地震云不

為災還官左遷議郎近世權奸乃有以附會災祥罪言

官者其識乃出漢桓帝下也君主之世災祥乃不得已

精自不當復加附會然不可以此遂而後世物理之學日

識古人所謂一時權教理當如此也

困學紀聞卷六云災異古史官之職我朝舊制太史局

純常子枝語卷九

十一

隸祕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

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枋臣欲抹殺災異三館

遂不復知按抹煞災異古今所同惟本朝之制凡天

變書祥皆由欽天監封奏進書故史官無由得知光緒

間修會典館臣移文欽天監詢嘉慶以來事監臣不覆

又奏請旨飭問惇王急責監臣不數日乃回文不及

百字略云自嘉慶十九年至光緒十五年天上並無事

故其可笑如此館中乃強依時憲術推攷日月薄蝕五

星凌犯備一門而已近十年來未知增損若何

方士塗蔗餘偶筆云同年齊梅麓彥槐精天文推步造

渾天儀嘗言談星命者須生人時將經緯度於皎日下

對準方驗若僅據某日某時推算毫釐有差休咎或爽

按此卽天步真源之學近時溫明叔侍郎襟琛傳其術
景東甫禮京卿言明叔爲寶文靖之師嘗爲文靖推平
生休咎無一字不驗其中有目疾數日亦先推出術數
之學信有奇驗者然此事要關夙慧侍郎之門人有梅
姓甘姓者傳之皆不甚驗

余所遇通數學者有蔣姓湖北人每有人問休咎但言
父母存亡兄弟多寡卽可推其誕生年月日時余在京
師與友人袁慰亭沈子培張巽之楊廉夫諸君歷試之
皆驗然其言休咎則絕不應此小小術數猶射覆之類
耳然要不可謂竟無其事

純常子枝語卷九

十三

詩大雅正月篇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
之滅威字變文而義不異古人行文之體如是阮文達
擊經室集論之其雙聲疊韻形容之辭似此者尤多楚
辭卜居之突梯滑稽注家但解滑稽未有能解突梯者
余案突滑梯稽皆疊韻字突梯卽滑稽也變文以足句
耳以此推之宋玉風賦被麗披離卽披離也九辯
愴愴憤憤愴愴卽憤憤也司馬相如子虛賦罷池陂池
罷池卽陂池也上林賦澤弗宓汨史記作澤淳澍汨澤
與宓弗與汨皆疊韻也偏側泌澗偏側卽泌澗也谿呀
谿開文選作谿呀卽谿開也歲魄喂鹿歲魄卽喂鹿也

柴池芘鹿柴池卽芘鹿也大人賦糾蓼叫稟糾蓼卽叫
稟也楊雄甘泉賦柴虎參差柴虎卽參差也蜀都賦崇
戎總濃崇戎卽總濃也枚乘七發沌沌渾渾狀如奔馬
混混沌沌聲如雷鼓沌沌渾渾卽沌沌混混也以及木
華海賦之灌濟澗渭左思吳都賦之颺颺颺颺悉用此
例若荀子議兵篇之隴種東籠則又見於子書者也
魏武樂府曰黃鶴摩天極高飛後宮尙得烹煮之御覽
六十一 漢高以爲鴻鵠高飛矰繳安施而魏武則慮爲後
宮烹煮感物旣同措懷則異於此亦足知兩代開國之
規模也

純常子枝語卷九

十四

文選鍾會檄蜀文注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
之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
名義者成而不有據此則曹操不獨注孫子兼注司馬
法
文選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李陵詩曰幸託不
肖軀且當猛虎步按此二語出孔北海雜詩此注及曹
子建七啟注並引作李陵當別有所本
舊唐書貞觀二十年吐番遣大臣祿東贊奉表曰奴纔
聞陛下發駕少選之間已聞歸國不稱臣而稱奴蓋蕃
禮也

近時上書尊者篇首皆用竊字或不得其解按莊子庚
桑楚篇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陸德明釋文云竊竊
司馬彪云細語也一云計校之貌今世所用蓋取私細
計校之意兼此二意

金陵詩徵有矢之楨江寧人康熙癸酉武舉光緒丁酉
捐紳有三等侍衛懿龍章河南人

唐釋靖邁古今譯經圖紀卷四居士萬元懿元是鮮卑
姓万俟氏按万俟氏自稱姓萬是万即萬字後人讀万
俟為墨其之音者誤也

李仲約侍郎作撼龍經注雅瞻極矣然未詳楊筠松之

純常子枝語卷九

十五

名及其時代案理氣心印載宋吳景鸞表云唐邱延翰
在玄宗朝曾撰進理氣心印經三卷天機書三卷僖宗
末韜水曾求己與同關人楊益在兵間得其書後由曾
文迪傳陳希夷而景鸞父克誠從希夷學陰陽卜筮故
景鸞得之則筠松實名益為唐末人無疑侍郎嘗疑龍
經屠龍不如且抵豨語屠龍抵豨兩典同用或本之東
坡則書當在東坡之後余謂東坡亦本之劉夢得何卜
賦筠松此語實無可疑且安知東坡不即用龍經耶
管御史世銘韞山堂詩集卷十六追紀舊事詩自注云
丁未春按丁未乾隆五十二年 大宗伯某倚墟王漁洋朱竹垞查

他山三家詩及吳園次長短句內語疵奏請毀禁下機
廷集議時余甫內直惟請將曝書亭集壽李清七言古
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他山宮
中草絕句及園次詞語意均無違礙當路頗難其議奏
上報可按此事在 四庫全書總目告成之後好事者
猶妄肆吹求如此陳蘭甫師云自韞山此議後 本朝
文字之禍始輕韞山詩自言辨雪仍登天祿閣三家詩
草一家詞其實所保全者不止此四家矣

抽燬書目銷燬書目違禁書目數本雜出不同歸安姚
氏思進齋刻入叢書順德李仲約侍郎文田 曾為之考

純常子枝語卷九

十六

訂細批書眉已得六七侍郎歿後未知有人為之別錄
刊行否也

管韞山論文雜言云近日北方詩人多宗蒲城屈徵君
梅翁南方詩人多宗長洲沈宗伯確士屈豪而俚沈謹
而庸施朱王宋之風於茲邈矣余嘗謂自有歸愚之說
而詩家天趣與會皆索然殆盡此以庸詆之可謂助我
張目者屈梅翁集余嘗得之中亦頗有典雅之作然北
人已多不能舉其名者矣

屈復弱水詩集過貞賢里詩自注云二曲李先生願辭
詔講學門弟子三千人所著有反身錄當事表其間曰

貞賢里歲丙寅余年十九冰雪中扶病晉謁尼止者一
邑同聲子姪孫佩玉友人劉伯容先登龍門又退有後
言竟廢然而返德修謗興古亦有之且東家某可念亦
未有甚至者後欲再訪而先生謝世蓋棺論定年少爾
莽存此識悔余曾校二曲集未知其被謗者何事也此
詩則梅翁生於康熙七年乾隆丙辰舉詞科年六十九矣

萬立唐南北合參云老子之道文始派最高即關少陽
派最大道家所謂東華帝君少陽傳正陽即漢鍾離雲房正陽
傳純陽純陽首傳王重陽重陽傳邱長春開北派純陽
又傳劉海蟾海蟾傳張紫陽開南派又尹文始一派文

純常子枝語卷九

十七

始傳麻衣即李麻衣傳陳希夷希夷傳火龍真人火龍
傳張三丰文始派中麻衣傳希夷少陽派中海蟾亦以
丹法傳希夷兩派於斯一匯故以三丰為文始派可謂
為少陽派亦可純陽又傳陸潛虛開東派李涵虛開西
派皆陰陽二品大丹也並統於南宗

神仙家學亦分南北二宗明王禕青巖叢錄云鍊養服
食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二
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今則北宗為清淨自修之
學南宗乃陰陽互交以氣而不以形與王忠文所言互
異陳文述西泠仙詠自敘云伯陽闡化為道祖純陽承

凝陽正陽之緒為道宗純陽再傳宗分南北北則王祖
重陽重陽傳邱處機長春劉處玄長生譚長真馬鈺丹
陽郝大通太古王處一玉陽孫不二清淨為北宗七真
下而王栖雲尹清和宋披雲徐復陽承之南則劉操海
蟾傳張伯端紫陽張傳石泰杏林石傳薛道光又名道
淵薛傳陳泥丸按惠州府志陳泥丸即陳楠博羅人言
景霄大雷琅書其得太乙刀圭金丹法於昆陵神師得
於黎姓山神人陳傳白玉蟾為南宗五祖下而彭耜鶴
林蕭紫霞承之皆傳仙佛合一之道按修煉家自謂命
功謂釋家為性功世遂有仙佛正宗等書至近世所傳
仙術又多言始自達摩矣

純常子枝語卷九

十八

按元人金蓮正宗記王重陽名中孚字久卿咸陽人入
道後更名嘉字知明馬丹陽名從義字宜甫寧海人譚
長真名玉字伯玉寧海人劉長生掖城人邱長春即邱
處機已見史傳王玉陽名處一東牟人郝太古名璘號
恬然子亦寧海人孫清淨者孫忠翊之幼女馬丹陽之
妻亦寧海人後改法名曰不二道號曰清淨散人此陳
氏所述然金蓮正宗所記尚有和玉蟾李靈陽與王重
陽並稱三祖陳氏固未數也

梁僧祐弘明集卷八釋玄光辨惑論合氣釋罪三逆一
條云乃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此之勢用

消災散禍其可然乎漢時儀君行此為道後至孫恩佚蕩滋甚士女溷漫不異禽獸此則合氣之說由來已久然藉以滅罪又有呪言則非參同契之學故玄光舉儀君而不及伯陽也顧今世言神仙者乃多以釋達摩為初祖即言合氣者亦宗之殆不可解

黃庭內景經二十二章云三五合炁九九節可用隱地回八術此合氣二字所本入藥鏡等書雖依託而實合氣之正傳也

馮班純吟雜錄卷一云道家有雷門忠孝一派其說曰精炁者身之本也不愛精炁者為不孝心者身之君也不敬其心者為不忠余按此派又在南北全真三派之外江上清琅嬛瑣記云出庚之後按雷門列曜排算每候差早二時止五十八箇時辰為一候自震庚自巽辛已早六時然則雷門者取出震之意固參同契之支流歟

純常子枝語卷九 十九

參同契世傳彭曉注然多不詳其人宋正一道士陳葆光三洞羣仙錄引野人閑話云祠部員外郎彭曉字秀川自號真一子常謂人曰我錢鏐之後世有得道者余雖披朱紫食祿利未嘗懈怠於修鍊去作一代之高人終不為下鬼矣宰金堂縣則恆騎一白牛於昌利山往

來似有會真之所往往有白鶴飛鳴前後曉注陰符經解參同契每篆符謂之鐵扇子有疾者餌之則愈是其事實也

遼人著述傳於世者龍龕手鑑三命消息之外世不多見友人楊仁山文會勤求釋典於日本得藏外之書有遼僧法悟釋摩訶衍論贊玄疏五冊遼僧志福釋摩訶衍論通玄抄五冊法悟書首有耶律孝傑進書表一篇繆筱山編修方輯遼文存余屬其速采入錄仁山云二書皆深於象教當募刊流布也日本存中國唐以前書釋家醫家尤多窺基一行道宣之書凡十餘種余皆見

純常子枝語卷九 二十

之惟僧肇金剛經注不類姚秦時語與肇論及維摩經注詞意皆殊檢大唐內典錄及高僧傳並不載蓋偽書也
西人稱中國為支那各國音皆略異然實本印度翻譯名義集云一日支那讚美此方衣冠文物二日指難此云邊鄙要之皆後起義也於字音當為秦字之轉余前卷已言之近人亦頗有同余說者又按翻譯名義集云震旦或曰真丹樓炭經云葱河以東名為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余謂震旦與支那亦一聲之轉謂日出東隅者實附會震旦字義觀樓炭經指葱河以東言之

則明以地言亦秦音之轉耳唐李長者華嚴經論卷二
十六云震旦國亦曰支提那此云思惟以其國人多所
思慮以立其名卽是今漢國也按強立國名必無之理
惟云支提那者蓋提那二字皆是餘音猶臘丁之亦稱
臘底諾矣歷代三寶記曰五天目東國總言指那或云
真丹或作震旦此蓋取聲有楚夏耳翻譯名
義集云或作唐釋道宣釋迦方志卷上云雪山以東至於
作麻丹東海名人主地唯和暢俗行仁義安土重遷是至那國
卽古所謂振旦國也豈稱中國爲振旦爲至那亦印度
古今語耶振旦卽震旦至那卽支那唐釋智昇續古今
譯經圖紀曰印度國俗呼廣府爲支那名帝京爲摩訶

純常子枝語卷九

三

支那余按摩訶大也翻譯名義集以摩訶支那譯大唐
不如智昇之塙開元釋教錄卷七云大支那國舊名真
丹振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知是此神州之總名
也旣云無義可譯則其爲秦字之轉音名從主人益可
信矣古教彙參預言徵實一條以秦指中國或有所受
之也

余旣引肇論以嵐字古訓爲風又案文選謝靈運晚出
西射堂詩夕曛嵐氣陰李善注云夏侯湛山路吟曰道
逶迤兮嵐氣清埤蒼曰嵐山風也嵐綠舍切則嵐字當
从山風會意風亦聲魏晉間俗字佛書亦以毗嵐爲猛

風

文選謝康樂擬魏太子鄴中集詩稱劉楨爲卓犖偏人
李崇賢注引潘昂立達賦曰匪偏人之自趨訴諸衷於
來哲是偏人又勗所自稱蓋偏與奇意近偏人卽莊子
之畸人矣

漢鏡歌遠如期曲處天左則大樂語意甚奇蓋處天左
側則天在其右矣大易所謂自天右之吉無不利也陳
祚明以爲自黃帝升天語來固爲失之莊述祖引詩在
帝左右作證則郊祀之詞與下文增壽萬年詞意亦不
相屬也管子戒篇云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

純常子枝語卷九

三

至遠期唯君子乃能此遠如期題之所本

李義山詩玉桃偷得憐方朔吳禮部詩話謂方朔改臣
朔乃佳余按海內十洲記曰方朔云臣學仙者耳十洲
記雖依託而流傳已久義山故用之且魏晉六朝文字
雙名單稱者不可悉數養新錄曾略記一二吳氏蓋未
知此義

錢辛楣養新錄卷十六七言在五言之前一條云楚詞
招魂大招多四言去些只助語合兩句讀之卽成七言
荀子成相荆軻送別其七言之始乎至漢而大風瓠子
見於帝製柏梁聯句一時稱盛而五言靡載於班史者

唯邪徑敗良田童謠出於成帝之世耳劉彥和謂西京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又謂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則彥和亦未敢質言也要之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虞姬歌不見於史漢諒亦出於依託余按五言後於七言此論致確惟七言之始荀荆兩作體尙未成文選江淹恨賦注云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其正名七言者當以董生爲稱首歟

史記儒林傳斌斌多文學之士斌斌蓋彬彬之誤三國志魏明帝時公卿奏云於文文武爲斌是斌爲會意字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江都人救赫索隱云劉向別錄易

純常子枝語卷九

二十三

家有救氏注余案漢書藝文志易十三篇無救氏注是蓋略於劉錄多所刪削也

晉人好名斌廢帝紀有汝南內史朱斌宗室傳西河繆王斌石季龍載記季龍子斌石勒載記晉兖州刺史檀斌冀州刺史王斌高僧傳卷六有釋慧斌

史記天官書其人逢悟化言索隱云逢悟謂相逢而驚也亦作迕化當爲訛字之誤余案化與訛古今字尙書平秩南訛一作南化是其證逢悟卽蠡午之異文索隱說誤集解悟迎也亦非

滿洲源流攷卷十八云北盟錄女真言語薩滿滿洲語師巫也

舊作珊蠻今改正者女巫嫗也按薩滿珊蠻皆蘇幕之轉音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六云高昌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蓋因幕遮二字附會似誤

五代釋可洪藏經音義隨函錄序云如喇喀哩嚶嚶足證唐以前譯語凡特加口旁者皆誌彈舌音也

東坡詩已輪巖蜜十分甜或釋巖蜜爲櫻桃此附會之說耳東晉佛陀跋陀譯大方等如來藏經云譬如淳蜜在巖樹中無復羣蜂圍繞守護此巖蜜二字之所本釋名釋首飾篇云穿耳施珠曰瑠此本出蠻夷所爲中

純常子枝語卷九

二十四

國人效之耳白香山新樂府時世妝云元和妝梳君記取髻椎而藉非華風然則中國婦女之飾染於戎狄者亦多不獨男子胡服騎射而已

自來史家記南北朝事或以魏繼晉或以隋繼陳正統之說紛然錯出自司馬溫公通鑑既作而尊南朝者始無異辭然隋時又有一說與前二說並異者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三云魏晉已來梁孝元帝繹承聖四年乙亥都在江陵爲西魏滅自是南朝歷數北旋其年卽魏後元二年蕭衍孫察魏賜嗣立紹繼梁基是曰後梁既爲附庸則是影國此以隋承周周承西魏西魏承梁長

其書實有此論然不沒晉宋實爲至公錄存其言亦足備史家之一得也

釋名釋衣服篇韠跨也兩足各以一跨騎也本胡服趙武靈王服之

崔豹古今注貂蟬胡服也貂取其外柔易而內剛勁蟬取其清虛自牧識時而動

崔豹古今注李石續博物志卷五引孟詵說並云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花堅可以酌酒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使大宛得之出張騫出關志緇門寶訓錄雲法師務學十門云李後主得畫牛一軸畫出欄外夜歸欄中

純常子枝語卷九

三五

持貢闕下太宗示羣臣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嶺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脂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滿子摩色染物則晝顯夜晦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鎬檢三備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按張騫書漢藝文志不載此等自是六朝人增會然如逆異記金樓子之類亦瑰異皆可觀

牟子理惑論云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於是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是後漢時亦有

張騫且奉使至天竺矣然他書多稱景遵少及張騫或出牟子誤記也藝文類聚等書引張騫出關記當是此人俟攷

唐釋法琳上秦王啟引陶隱居年紀齊秘書楊价史目數條二書隋經籍志失載

趙毅北地新平人隋祕書郎司隸刺史撰文帝起居注二十五卷大業略記三卷並藏祕閣見唐釋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下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元魏正光二年七月明帝加元服設齋勅法師與道士論議姜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

純常子枝語卷九

三五

當時於佛何得一無言記曇謨對曰真是仁者不識覽不弘廣何得輒謗孔子於佛無一言仁者若不相信孔子自有三備卜經佛之出世在中備仁者善自披究足得聞曉案三備卜經未知何書周易辨終備或作中備疑是曇謨所指然今之所傳殊無佛出之語豈有脫佚或非此書耶此與孔子衝波傳等同爲委巷流傳不足據爲典要耳

宋陳葆光三洞羣仙錄引王氏神仙傳云王籙嘗晉室擾攘之時憫斯民之苦每夜飛章以告上帝俄感太上自空而下告之曰子憫生民形於章奏吾得鑒聽於子

遂命侍童取三五齋訣授纂曰勉而行之真仙可冀
李衍竹譜詳錄卷五引顧夷義訓有篋竹箴竹

純常子枝語卷九

三七

純常子枝語卷九

純常子枝語卷十

萍鄉文廷式撰

太平御覽卷二引河圖挺佐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
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
此千歲之後而天可倚杵洶洶隆隆曾莫知其始終以
此推之天地將闔之時人類必先絕矣食土者螽蟴之
類今西人地學書以為動物之生莫先蟲蛇因其先生
知其後亡也老子曰萬物芸芸各復歸其根食地上毛
者故終歸於食土矣

純常子枝語卷十

本作商高者乃宋人避諱改本也

虎鈴經妖星篇云天雁星將軍之精華也色青赤有光
尾長三四丈按此與彗星何異而以天雁名之未詳所
本然歷代以彗星為含譽星者固數數見矣
乙未春日談天家言以極精遠鏡測天紫微垣內有小
彗星甚眾

論語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然則得道者必自聚民始
周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注
必入矢者取其直也愚謂古者以誓為矢疑入束矢者
必當有誓詞矣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按此與西洋諸國議院之法略近

聽民之所刺宥注民言殺殺之愚謂魯大夫書刺用此所謂猶秉周禮者也

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以國法行之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買者也蓋合錢共買為國計消長之樞機故必以國法治之後鄭以為富人蓄積者於義為短

考工記水之以既其平沈之均也疏曰兩輪俱量水中觀既四畔入水均否此古人以水量物之法

純常子枝語卷十

二

成唯識論卷一云若謂我用前後變易非我體者理亦不然用不離體應常有故體不離用應非常故此體用二字所始李二曲與顧亭林皆謂出自釋典是也

金輔之禮箋云孫武言與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意後世讀孫武書者當知必能用周禮而後可與言兵法也

楊冕岫玉堂舊記記明進士稀姓如上茂彘後改倅院

銀底俎阿順蒿禮操鈔等姓誠不多見其餘如才稅仰勒沃嘗數姓余皆親見其人若初鈕戈承等姓則本

朝頗有名人不復為冷族矣又云益都有郇姓乃音環不音旬郇城有糕姓音卓亦巨族也又山東有舉人姓睢自云音雖近周苻農閣學思益堂日札亦錄 本朝進士稀姓如青侶昂戰須叱祕維侍要之類其拱姓則明

拱廷臣 本朝拱翊助皆桂林人薩粘姓等則由色目人改無足異也余前冊頗記稀姓故並錄兩家之說

玉堂舊記云韓城之死坐賊九千兩查慎行人海記云韓城薛相國不長死坐賊五萬籍其家纔六白金人海記元旦朝儀五鼓 駕親祭堂子各官俱朝服於午門外送今祭堂子大約在四鼓各官亦無迎送禮又

純常子枝語卷十

三

宮嬪公主皆行禮於乾清宮殿庭亦與今異

澠水燕談錄卷七趙文度青州人名犯太祖上一字清泰三年

進士第六人及第能詩有觀光集傳於世徐星伯唐登科記是年進士十三人高嶼趙宏漁陽人衛融而趙匡失

載

李蕓客御史荀學齋日記云容齋續筆姑舅為婚一條云姑舅兄弟為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築刑統戶

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案父母之姊妹者謂父母之姑所生女舅所生女兩姨所生女皆於父母為姊妹也姨字皆指從母母之姑堂

姑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為

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總
 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小功尊若堂姨
 雖於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
 以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案此下當云並是母之總麻以上親據身是尊今有
 亦如是不可曉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婿姊
 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為婚並為尊卑混亂人倫
 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
 無所妨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敕局看
 詳以為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為明
 白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

純常子枝語卷十

四

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慈銘案此所引刑統自父母
 之姑舅至人倫失序皆本唐律疏義之文疏義此上一
 條明注云其外姻雖有服非尊卑者為婚不禁可無疑
 於姑舅兄弟之為婚矣周道百世婚姻不通是周婚制
 最嚴而召南何被禮矣之詩美王姬下嫁云平王之孫
 齊侯之子毛傳平正也武王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齊
 侯當是呂伋蓋武王女適丁公子乙公得正是姑舅兄
 弟為婚也此條可解紛紜之說如近世劉榛答婚禮問
 猶以律為言亦可謂未曾細讀者也
 純客日記數十冊尙未刊其中論時事記掌故考名物

皆有可采恩恩閱過未能甄錄頗覺可惜茲就其荷學
 齋一種中略采數條以著梗概其日記數年輒改一名有越縵堂孟學齋桃花
 聖解齋諸目其考據詩詞等作必將付刊故余特略鈔其記時事者

乙卯三月三十日錄邸鈔注云聞李炳勳之罪死不足
 贖其私和命案賄賣官職俱鑿鑿有據自惇邸以下大
 學士寶蓋載齡尙書毛昶熙萬青藜李鴻藻等皆與之
 親暱而鴻藻尤狎之不止賀壽慈一人也滿洲大僚無
 不納交者其造宅也挾諸貴之勢逼死其鄰之老漆工
 人無不知之凡奏參查辦之重案多為之黃緣消弭居
 間取賄外省大吏入京無不以重金委之張佩綸之疏

純常子枝語卷十

五

下朝士過慰之者車數百輛厥市為之塞道今之定讞
 投鼠忌器避重就輕所入爰書者實皆市井本分之事
 不特舍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
 八月十一日邸鈔單懋謙卒於家注云懋謙在翰林以
 不學聞廣東英夷之警懋謙以祭酒視學託疾歸 宣
 宗甚怒之密記 御屏有永不起用之 旨咸豐末以
 見惡於巡撫胡文忠不得已入都門馴至大用庸庸尸
 位朝論亦輕之乃告歸單卒後託孫壽州師為墓誌師轉屬余閱其行述竟無一事可
 紀者純客之 言不誣也
 十四日吏部左侍郎成林卒注云成林鑲白旗滿州人

字竹坪咸豐乙卯舉人貪競猥鄙士林羞伍其語言猥
囊京師多傳之以爲笑柄年甫四十忽暴疾死余按成
林出高麗文氏肅府包衣旗也其猥鄙誠然長樂初
將軍長善他營言田與恕之獄禍幾不測時成林爲總
理衙門章京領班具稿力爭且率同列共爭乃得從寬
典則亦一事可取者矣

十月二十九日英桂卒注云英桂赫舍哩氏字香巖道
光辛巳繙譯舉人今年以重宴鹿鳴加太子太保年七
十九以前日卒其弟英樸先十餘日死兄弟驕淫貪鄙
而樸尤劣云

純常子枝語卷十

六

十一月二十九日記云妄人趙之謙者亡賴險詐素不
知書以從戴望胡澍等游略知一二目錄謂漢學可以
當腐鼠也亦竊購奇零小書以自誇炫嘗得錢竹汀庸
言錄寫本不知其已刻也深祕之改造書名冒爲已作
以示人

十二月初二日閱鄒叔績遺書云前刻楚人王闈運所
爲傳意求奇崛而事蹟全不分明支離蕪雜此人盛竊
時譽唇吻激揚好持長短雖較趙之謙稍知讀書詩文
亦較通順而大言詭行輕險自炫亦近日江湖僥倖一
輩中人也日出冰消終歸朽腐姑記吾言以諷後來而

已

初十日邸鈔議崇厚條約注云先是會議總理各國衙
門王大臣皆回避軍機皆兼總理者亦回避而今復
詔與議蓋政府以避事爲取巧也今日 召見大學士
載齡及六部堂官三四品京堂而獨不及萬壽葵 朝
廷亦燭其隱矣少詹黃體芳被 召不至次日請議處
五品京堂亦有 召見者科道惟余上華一人

庚辰四月二十七日哺詣繩匠胡術謁座師兵部許侍
郎應駟此公以不學名語言甚鄙而驟由翰詹躡躋九
列甫以甘肅學政還都即主會試 國朝兩廣人無得

純常子枝語卷十

七

會總者外間皆言其有捷徑所未詳也

五月初七日卯刻進 乾清門引 見於養心殿 天
顏咫尺香惹 御鑪 二聖垂簾黃雲夾辰時方雨甚
水溢玉除 陛衛盛陳諸貴露立冠服如濯同班中有
傾跌者向例東華門止鐙景運門止繖扇今日引 見
諸人有攜鐙入 景運門者有持繖上 乾清門者至
傳宣時大臣或持繖至養心殿門而 乾清宮侍衛皆
戴雨帽班立門下蓋 朝儀之寬爲已極矣

六月二十四日閱香祖筆記阮亭云宋故事進士唱名
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後必降階

謝康熙庚辰科選庶吉士大學士王文靖公之孫桐城張公敦復禮部尚書韓公慕廬之子皆中式及唱名皆自陳奏皆得邀恩入翰林然不降階謝也今則凡三品以上人員子弟 朔考後引 見例得碰頭近年復停止而軍機處別進牌子矣余聞張延秋編修云同治辛未季邦楨中式為故總督芝昌之孫碰頭而不入庶常自此以後此例遂改也

八月二十四日記云是月二十一日會議公摺上內閣主稿皆言待俄夷使臣布策至京與之妥議其條約中必不可從者沮之如不肯則修戰備而惇王醇王吏部

純常子枝語卷十

八

尚書萬青藜工部翁尚書少詹事寶廷庶子張之洞御史洪良品徐文洞各別具疏禮部徐尚書及侍郎祁世長合具一疏聞惇邸徐祁皆主戰餘不知其詳徐尚書會告余云此疏張幼樵手筆也翁疏頗為崇厚 兩宮獨 召道地約徐同上徐後還之翁怒遂獨上 見醇邸亦未知所言何也總之近日所患在內外隔絕上下相蒙 兩宮深居於條約之利害不能詳知樞府諸臣自知力小任重而不肯辭寵利且自以為警平粵匪平捻匪平回匪遺大投艱皆由其籌運視外廷新進皆不更事於是力持已見回護前失而忌人之才或出其上頗聞其見言事之疏無不嘻笑按李高陽最多此病見奏章有一字

不安者皆揭出為笑談此事類近愈人小夫之為矣嘗相謂曰此輩以一無所知之人而欲創千古未有之事而言事者亦實大半無知妄言章奏亦往往可笑所以愈格而不能入也當時之弊已如

此況十年後以貪如狼狼如羊者主持國柄乎十月二十九日邸鈔伯彥訥謨詰毋庸管理神機營事務注云此以南苑大操事也自八月初都統穆騰阿等赴南苑秋操至是月二十一日回京問二十六日伯彥訥謨詰奏請誅一已車驍騎校或云伯王主操政過嚴士多怨此人以犯令革復求見授其衣中有小刀疑欲行刺盛伯希祭酒告余云此杖而後誅之或云此人故

純常子枝語卷十

九

刁悍橫於軍中而為朱邸所眷伯希云其母為邸中浣衣婦其言得人耳恃此妻忤犯故被誅誅之次日其母及妻子皆服毒死於伯王之門此言恐醇邸以聞始有此 諭十一月月初九日聞昨日晡時有人衣青布裘直入慈甯宮門至 體元宮西燬閣下持煙筒吸煙時 慈禧皇太后將進膳聞欬聲問誰何曰我內監執之詢所來曰自天上來來何為曰來放火此異事也先是九月初乾清宮徹涼棚有火藥鋪席上及藏引火具於架間者有 旨以內監交慎刑司嚴鞫尚未得實今又有此事其如陳持弓之犯鉤盾劉思廣之入舍元耶抑監豎之

點者誘鄉愚以獨 宮闈冀緩其獄邪抑門籍過弛奸
賈獨頤與宦寺市易狃於出入邪

辛巳正月初三日沈桂芬卒注云內閣擬諡文清文勤

文端文恪 旨出諡文定 按諭旨稱桂芬清慎忠勤
老成端恪是以內閣依此撰

擬據蕪客所記則
文定亦特諡矣

二月初九日閩劉雲生 錫鴻 英軺私記二卷雖辭筆冗

俗不如郭錡仙使西紀程之簡潔而敘述甚詳雲生番

禹人以舉人贊郎好為大言依託貴要得薦副郭嵩燾

侍郎使英吉利半年改為使德國正使其居德頗有口

舌功問尚有德軺私記當再借觀也

二十五日工部郎中鄭錫傲 直隸
監生 選平慶涇固道注云

工部漢郎中五缺近年五監生踞之潘駿猷宋其燿許

景福沈守廉及錫傲也鑽營醜穢靡所不為而駿猷景

福錫傲為尤甚故駿猷先得道員景福得知府今錫傲

繼得道員冬官遂為穢區踞班踞安轉相師法矣余按

其燿廕生景福歲貢蕪客所記略誤又選缺尙依班次

視後來之以候補道鑽謀放缺者猶為樸拙矣

四月初二日閱古微堂外集自道光以來經學之書充

棟諸儒攷訂之密無以復加於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

苦其繁富又自知必不能過乃創為西漢之說謂微言

大義汨於東京以後張皇幽眇恣其妄言攻擊康成土

苴沖遠力詆乾隆諸大儒以為章句鉅釘名物繁碎敝

精神於無用甚至謂海夷之禍粵寇之亂釀成於漢學

實則自便空疏景附一二古書彙語醉齏欺誑愚俗其

所尊者逸周書竹書紀年春秋繁露尙書大傳或斷爛

叢殘或悠謬無徵以為此七十子之真傳三代先秦之

古誼復按求乾嘉諸儒所輯之古易注今文尙書說三

家詩攷攘而祕之以為此微言大義所在也又本武進

莊氏存與之說力尊公羊扶翼解詁卑穀梁為輿阜比

左氏於盜賊蓋幾於非聖無法病狂喪心而所看之書

不過十餘部所治之經不過三四種較之為宋學者尙

須守五子之語錄辨朱陸之異同用力尤簡得名尤易

此人心學術之大憂至今未已也默深才粗而氣浮心

傲而神很恥於學無所得乃遁而附於常州莊氏其牝

決竅談無待駁辨茲舉其攷据之謬略系於左 文多
不錄 余

謂學術遷流勢所必至同己者可為良朋異論者亦可

為諍友蕪客此說治西漢學者亦當知之也其前一日

記亦稱默深為經世之學其文筆兀聳在竝時包慎伯

張石舟之上未嘗不深相推挹矣

六月二十九日孔憲毅撤去管理街道差使注云街道

御史自去年李璠狼籍索賄致賦數萬及其去也市肆相賀憲設繼之貪穢彌甚凡修造牆屋者皆勒索之都中鑑商二十六家每家索銀四百兩被控而斥臺網掃地盡矣

七月十四日邸鈔御史邵積誠奏工部郎中王慶鈞學習未久云云籍名日記中於邸鈔論旨日錄注云慶鈞戶部侍郎文韶之子也童騃狂蕩御史邵承脩前以星變陳言劾大學士寶蓋及文韶已言及之特隱其名亦不實指其爾總辦差使其疏留中而文韶竟不令其子引避無恥甚矣

純常子枝語卷十

十三

閏月初七日邸鈔丁鶴年請禁內城茶園演戲注云十刹海演劇恭邸子貝勒載澂為之以媚其外婦者大喪甫過百日即設之男女雜坐內城效之者五六處皆設女坐近聞采飾變演一無顧忌載澂與所眷日微服往觀惇邸欲掩執之故恭邸諭指鶴年疏上即日毀之外城南開茶園一日亦罷

二十六日掌河南道御史邵曰濂升內閣侍讀學士注云向例郎中給事御史升京堂者先用京察一等記名之員無記名者用一等無一等者用二等此次閣讀學引見給事十二人及京畿道御史二人無一等者吏部

取資深掌科馬相如等四人居前御史邵曰濂李肇錫在翰林時一等次之相如等皆冀外任託病不至曰濂遂竟得之然外議謂故事別衙門京察帶在本任者不得歷本衙門資深之員吏部任意顛倒又有言憲長私曰濂者亦未能詳然以京堂清秩而欲得本任及據戶工利藪者均託故規避士流無恥國法不行相習成風殊堪痛恨

壬午正月十六日爽秋袁昶字為高麗使臣金秉善乞題其母朴氏世講圖名既不經敘次尤可笑蓋近日彼國人士亦甚荒陋矣往時張香濤吳清卿諸人噉名嗜

純常子枝語卷十

十三

異喜與高麗人往還余嘗笑之今日織夫小人如龍繼棟黃國瑾等出於黔桂邊徼羨吳張所為冀以惡札流布海外為之光價尤可歎也因致書爽秋還之余謂與高麗人酬唱未為大夫菹客褊衷或亦別有所見也二十四日游百川為倉場侍郎注云游百川以給事中二年除至今官與張之洞以編修不及三年至巡撫皆近世之僅見者張有文學以上疏受特知然亦內有奧援游山東人頗木強雖由翰林起家而不知書聞其操守頗潔然亦太速化矣二月二十八日唐炯為雲南布政使注云此與徐延旭

皆以道員超擢由侍講張佩綸疏薦也炯貴州舉人張之洞之妻兄四川布政使鹿傳霖者之洞之姊夫徐延旭與鹿爲兒女親家故一時誰起矣

又編修王文錦毋庸發往山西注云鍾佩賢疏言翰林爲文學侍從之臣貴近過於御史不得供人差委其言甚謬乾隆中有詹事發河工差委者咸豐初有閣學少詹發軍營差遣者且侍從如以官言惟侍講以上得稱之如以職事言惟南書房得稱之編檢非侍從也文錦因佩賢疏有蜚緣字負氣自陳言翰林體制之榮自待之重讀書立品同館皆可共信亦不識人間羞恥者矣

純常子枝語卷十

十四

其疏文理亦極可笑

三月二十五日四川龍安府知府王祖源升成潼龍縣茂道注云王祖源山東福山拔貢入賞由兵部主事選龍安府知府忽有此授蓋以張之洞之婦翁故

四月十五日張樹聲奏請派張佩綸幫辦水師注云羣兒相貴何時已乎張佩綸與樹聲之子賞郎某交甚狎

故有此請佩綸遂不與考差以待 旨不意其不行也
按賞郎某者謂其子華奎後中壬午順天鄉試與余同年已丑成進士然二張之交自此遂決裂矣先是王文韶至天津時樹聲已與面商佩綸在京亦與李協揆商矣及奏入 太后不允其謀遂變
十七日陳寶琛奏張樹聲擅調近臣云注曰狐狸狐

搯不已甚乎陳與佩綸互相唱和久矣此疏以掩外人耳目也然太難爲樹聲父子矣

十一月初五日王文韶開缺養親注云張佩綸又兩疏劾文韶即日 召見簾前外間傳其所對不稱旨不能詳也文韶自兩奉 溫諭二十九日復入直佩綸疏亦僅撫拾浮詞而頗歸美恭邸及大學士寶鋆又薦閣敬銘張之洞可任樞政蓋之洞嘗首薦佩綸可大任故以報之小夫妄言私相援引 東朝亦疑之是月朔 召見醇邸蓋以去留詢之也今日給事中鄧承脩復以災變陳時政闕失四事曰紀綱不振威令不行黜陟不當

純常子枝語卷十

十五

賞罰不明其紀綱一條首及文韶入直事由是遂罷

癸未正月十二日姚姬傳儀鄭堂記爲其門生孔輿軒作也其文以說經精善爲末又謂雖古有賢如康成者猶未足以限吾焉約其言可駭儀鄭堂駢文中有上座主桐城姚大夫書卽爲此記而作其詞頗峻蓋翼軒學問遠過其師又服膺高密之書宜其聞之怫然也姬傳又爲金輔之作禮箋序有曰大丈夫甯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亦若是所言尤誕儒者於前賢之說有所補正公是公非無取忿爭何至犯天下之所不韙金氏本治鄭禮其書頗有辯正不過撥

拾緒餘以相發明非顯然背馳悍然攻擊也然如陽厭陰厭之義最違康成而其說實不然凌曉樓已駁正之足知舍鄭言禮所失必多矣姬傳於學實無所知恃其齒耄名高蚍蜉撼樹今禮箋刻本皆無此序蓋輔之惡而去之也湘人過尊桐城賢者不免曾文正集中有復吳南屏書極稱惜抱兩作謂義精詞俊實絕塵表不可解也

七月初十日 詔各部院司員見該管堂官不準屈膝請安注云近年司官一足跪之禮起於工部而兵部效之戶部繼效之皆貴郎任子以此獻媚一二自好者尙

純常子枝語卷十

十六

不屑也去年閻尙書泣戶部即嚴禁之茲以御史文海疏言也余聞當時以富貴貧賤威武六字分帖六部獨以賤字稱工部純客所記可互證也

八月十二日邸鈔浙江降調按察使陳寶箴奏遞陳愚惻據稱張佩綸奏名節有關云云注陳疏有云法司者天下之平也是非者 朝廷之公也苟不考事實憑勢恣意變亂黑白惟其所指獨立之士孰不寒心其詞甚直二十二日閣敬銘覆奏傳到員外郎廷杰趙舒翹等呈遞親供竝無與陳寶箴往來情事 詔毋庸置議十一月二十四日戶部右侍郎宗室敬信因病開缺注

云敬信由宗人府理事官調戶部銀庫郎中派充定東陵監督未及一年驟至閣學遂遷侍郎兼左翼總兵其人蚩鄙專交市僧聚寶堂酒食館其所設也去年臺中有欲劾之者始以館屬所親及調戶部畏閣尙書不敢履任遂遂病請開缺云

十二月十四日左宗棠代遞溫葆深遺摺輒為請諡交部議處注云宗棠疏惟言應否加 恩予諡出自 聖裁未嘗竟請諡也蓋政府惡而傾之

甲申正月十九日曾國荃署兩江總督注云十八日內閣學士周德潤疏言勳臣不宜引退請 旨責左宗棠

純常子枝語卷十

十七

以大義令其在任調理而言裕祿不勝署督之任御史張人駿復劾之故有是 命余嘗謂國荃晚節似高駢幸江淮無事耳時以為知

二月十一日作書致黃仲弢凡數百言仲弢才質之美庚辰同榜中第一文章學問俱卓然有老成風近甚厚余以余與其仲父由香比部有交誼持後生禮甚謹余辭之不得其尊人漱蘭侍郎亦甚致禮敬書問必稱先生余媿無以稱其橋梓意也念近日都門自北人二張以諫書為捷徑鼓扇浮薄漸成門戶仲弢喪耦後南皮兩以兒女妻之而皖人張某者粵督樹聲子也為二張

效奔走藉以招搖聲氣妄議 朝局世以火逼鼓上蚤
目之近與仲弢同居又齊人王懿榮者素附南皮竊浮
譽後以妹妻南皮益翕熱其父以龍州僻小郡守驟擢
成都道致富鉅萬懿榮既入翰林侈然自滿揮斥萬金
買骨董書畫昨忽上書爭京官津貼事又請復古本尙
書與今本竝行言甚詭誕人皆傳笑兩人者皆素與仲
弢習故作書勸其閉門自守勿爲人所牽引而痛言浮
俗子弟噉名競進干豫朝事不祥莫大害家凶國皆此
輩爲之欲仲弢早絕之以自立於學所以效忠告也

壬午八月二十二日比日閱劉錦棠張曜等請變通新

純常子枝語卷十

十六

疆官制營制諸疏皆洞中事理不愧老謀云云至劉疏
自言不諳吏治關外郡縣初始非軍旅粗材所能了實
恐貽誤將來請早簡巡撫裁撤欽差大臣則以近日御
史陳錦有疏劾之也劉張固皆武夫然久經軍旅方面
專征事皆目驗不特非一知半解者可比卽近日如張
陳諸人不過平時翻閱名臣奏議幾篇臨事摘記方輿
紀要數語便慨然草疏者豈可同年而語若陳御史等
比更無足論矣聞陳疏出其同鄉同官李士彬李則甘
督譚鍾麟之同人也蓋爲劉所輕而欲擠之譚以左恪
靖薦得驟擢爲陝撫今又爲陝甘督而尙不知回疆南

路入城之名以吐魯番爲東四城之一則其人經濟可
知耳近日如李鴻逵李映秦鍾簡之劾左恪靖劉海鰲
之言新疆緩急情形此輩生不知東西南北卽帖括文
章夾帶事業亦屬鴛材下駟而攘臂哆口爭先言事則
張陳以上疏得美遷階之厲也使其受人意指別有所
爲固屬罪不容誅卽陳雲舫之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亦
所謂鬼怪輩敗事者矣恪靖頗不知人晚節龍鍾子又
不肖其在江左多滋異議然艱苦耐勞銳於任事其辦
淮鹽不謀之川楚各督撫欲徑復引岸招商派兵以力
制之又講求煮鹽用重淋之法務爲鮮潔以敵蜀鹽故

純常子枝語卷十

十九

鄰疆齟齬者多而淮南官吏舊商亦皆不便其所爲謗
議四起新商又頗行詐其子及幕僚亦不免沾潤其間
負緣隱蔽益爲口實要其公忠體國亦豈愛憎之私所
能變亂哉
純客以甲午秋卒晚年多病雖居言職有所欲言而精
力每不逮矣亦可惜也
乙未殿試讀卷大臣進呈卷 上親覽之以第三本駱
成驥卷爲第一第十本喻長霖卷爲第二二人書法皆
不佳 上喜其語無所忌諱特拔取之所以變舊習獎
直言也先是和約未換各省公車激其義憤皆聯名呈

請代奏請廢約決戰 上雖有所為不能允行而頗嘉其意故至此一變成式所以開天下言事之路也

凡異邦人僑居而本國不能治之則自主之權已失法律不同而風俗亦異此當酌定一恆久之規模者也王者通三統三正猶可兼用而必守抗弊之法以為能遵祖制乎

欽定清涼山志卷二 聖祖仁皇帝五臺有懷詩云又到清涼境巉巖捲復垂勞心愧自省瘦骨久鳴悲膏雨隨春令寒霜惜大時文殊色相在惟願鬼神知此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所以言長以兢業心了彼清淨理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

三十一

顏氏家訓教子篇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按此則北朝頗尚鮮卑語然自隋以後鮮卑語竟失傳其種人亦混入中國不可辨識矣

周春遼金元姓譜云金始祖指浦出自新羅其妻姓結縱如舟氏乃完顏鄰察鼻察異酋長之女兒三朝北盟會編引苗耀神麓記

周春遼金元姓譜云代北於古論為劉金姓烏古論為

商音字偶同非族類也元劉國傑本金烏古論氏後入中國亦改姓為劉是不可解余按遼太祖慕漢高改后族為蕭氏而耶律一作移刺至金時悉改劉氏殆習俗以漢國姓為重劉國傑之改姓劉亦猶是耳

嚴鐵橋編全上古至先唐文以一人精力成書七百餘卷可謂勤矣惟編輯既富遺漏亦多加以出土之金石佚存之書籍鐵橋所未見者不知凡幾余嘗欲輯而補之尚可四五十卷勿勿未有暇也今姑就三代以前略舉其遺漏者太平御覽七十九引歸藏內有女媧占辭應補入伏義後又鐵橋錄神農占而續漢志注及開元

純常子枝語卷十

三十一

占經所引黃帝占凡數百條皆未鈔輯既錄黃帝道言而列子所引黃帝書何以遺之黃帝出軍訣鐵橋所錄一條而御覽三百二十五三四四十九所引四條悉未錄墨子耕柱篇載夏時兆辭毛詩傳引尸子有夏喪法新序七有關龍逢諫桀之辭當補入夏文周書程典解云文王乃作程典以命三忠則助余體民以下真文王所作也宜錄在程寤佚篇之前尹佚文當補入賈誼新書禮容語又春秋繁露俞子篇所引世子鐵橋亦漏未錄論衡實知篇有遺識書潛夫論勸將篇有孫子佚文御覽卷十一引太公伏符陰謀及太公兵法太公對敵

權變逆順法禮記王制注引管子封禪篇賈子春秋篇

引管子鹽鐵論論功篇引魯連之言御覽三百六十六

八百四十九引鬻子皆當補入三代文者也若近時所

出齊鏹克鼎之類並三代金文鉅製尤不當湮沒者矣

又歸藏啟筮山海經大荒南經注所引鐵橋亦失載

太平廣記四百九野悉茗出佛林國亦出波斯國苗長七

八尺葉似梅四時敷榮其花五出白花不結子花開時

徧野皆香與嶺南詹糖相類西域人常采其花壓以為

油塗甚香滑按野悉茗即那悉茗

文選潘安仁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注云王逸荔

純常子枝語卷十

三

枝賦曰房陵縹李荆州記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縹李

代所希有按太平廣記四百九引述異記云防陵楚山

有朱神李圃三十六所潘岳閒居賦云房陵朱神之李

又李尤果賦云三十六之朱李蓋仙李縹而神李紅陸

士衡果賦云中山之縹李是也以句例求之作朱神者

較優上句周文弱枝之棗如用朱仲事當云朱仲房陵

之李方與張公大谷之梨句相比附矣述異記為任彥

昇書故聞見博洽崇賢所見蓋已誤朱仲故失引耳任

所見木房陵當作防陵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漢武故事玉堂去地十二丈基階

皆用玉

國朝督撫官自莅其鄉土者如史文靖之任兩江總督

陳文恭之任兩廣總督人皆知之若鄧嶰筠之任兩江

則雖授而未到任者也其署任則不在此例按順治丁

酉以清苑張公玄錫為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漕本土者當始於

此事見曹中吉澹餘筆記近日岑春煊署兩廣總督雖

他署任者又異

名為署而別無實授之人與

純常子枝語卷十

三

純常子枝語卷十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萍鄉文廷式撰

御製解戒篇

借李若農師本轉鈔每半葉八行每行十六字共十一葉

在昔有虞之誥曰朕望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有虞之世雍雍皞皞猶且懼回僻之惑亂眾心至倦倦有震驚之誠甚矣巧言孔壬之為害也夫天下事無巨細準於理而已矣循理奉公為吉德悖理營私為凶德凶德之應殃禍隨之罔逃天鑒前史畢載若龜鑑焉乃習俗澆薄詐偽繁興至有傾詖無根之言不揆諸倫理不衡諸事勢通國傳之而不疑者是不得不顯白顛末昭告中外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以解爾臣民之惑朕承 祖宗之重續嗣大統惟以邇

賢遠奸保邦又民為務我 太祖武皇帝肇造洪基

太宗文皇帝重光丕業燕翼貽謀垂範奕世朕永惟繩

武兢兢業業莫敢怠荒虔 宗廟舉禋祀春秋霜露

每般愴惕悽愴之心願念 陵寢遠在舊都朝夕慕思

不遑甯處瞻言豐鎬每懷靡及順治拾有貳年擬諏日

東詣盛京灑掃 園陵躬行展謁禮成之後擇宗室親

近者鎮撫基命之地代奉祀典旋以四方未盡甯謐慮

車馬扈從勞爾臣民不得已而罷行然歷載以還未嘗

一日釋諸懷抱俯仰思維朕既未能即行莫若先遣宗

親恭往守視歲時銜朕命虔修禮儀庶其稍慰瞻望故於今年伍月初旬特諭議政王大臣僉同推舉眾議以為守 陵重任固宜於宗室慎擇其人然而無政務之煩無軍旅之寄即老病廢閒者亦可以恭承斯選故公舉二人其一則年齒衰邁難統兵戎其一則為郭子公蓋以其夙嬰痼疾久成廢人是皆可恪奉厥職將朕木本水源之慕遂詳議署名以上朕降旨俞允則郭子公之東行已於是時早定矣蓋宗室王公之中有韜鈴勇略可當任使者方倚為干城心膂之重屏翰王室征討不庭應留之京師以備策遣郭子公既係國家親屬體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宜優崇不可以廢疾閒棄且步履艱難騎射未諳跋涉

山川戴胄擐甲斷非其任受命徂東仰慰 祖考之心

副朕展親之誼是誠 天 祖所監臨臣民所允協者

也方是時於遴擇為至公於典禮為大順何嫌何疑何

閒何隙可以滋邪佞之口耶不謂蓄狂狡之計布蜚騰

之詞一唱百和淆訛相仍如朕所詳察而熟聞者憶朕

本年伍月晦時御西苑萬善殿見僧別山所棲室中懸

挂禪僧木陳書字一幀末有大小篆章各一朕熟視小

者賞其文采顧問誰為此者禪僧慧樞前奏云此郭子

公所造以貽木陳者也朕笑曰彼能為此小技耶時郭

溪和尚亦侍側遂奏云郭子公且能圖畫慧樞遂復奏云曾於別山所見郭子公所贈畫幅頗善朕命取以來乃馳往別山私寓取以進覽視其款識實郭子公所貽別山者也蓋郭子公禮別山爲師席久矣當清燕從容之頃因書法及篆章因篆章及畫圖在芾溪和尚惟有能畫之一言耳未嘗枝詞也逮郭子公東行之後流言猝興謂郭子公承命而往是芾溪和尚有所指陳而朕聽信之也朕微聞徐察之具知爲此說者起於一人而流於眾口甚矣儉邪朋比誣上播惡若是其不可測也朕自臨御以來大綱小紀躬覽親裁凡謀議於上敷施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二

於下者奉天推誠罔敢喜怒自私專行己意況於納一人之詞決重大之務何以上答祖宗風示天下謂朕如此方之於古朕爲何如主耶抑凡朕行事以臣工兆庶爲心公聽並觀重局洞啟爾臣民宜無不以朕心爲心上下交孚以臻至治中孚之卦信及豚魚豚魚雖微以凡屬含靈總可格也況於懷知覺備五常以爲人者歟迺溺於欺誕曾不審察數月以來傳告愈熾淆亂聽聞顛倒是非以鄙倍之胸臆度朝廷之大政重可憫矣朕一日萬幾雖省理勤勞未嘗纖細旁假詎有奉祀 祖宗陵寢而決於一人之指陳者朕爲天地神人之主舉

措係萬方安危固不敢當此謗卽芾溪和尚亦方外修行之士耳輒謂其片言卽取必於朕復何以當此謗哉然深究其意造爲訛言非爲禍及芾溪和尚專圖誣害於朕耳蓋芾溪和尚雖緣此語橫構凶危於彼亦何損也惟在朕則邪說一騰輿情疑揣自茲以往不祇以斯一事謂聽信人言將凡有黜陟賞罰發號施令必皆指爲芾溪和尚言之而朕聽之矣是朕爲天下主宣綸敷政惟一和尚之言是用其所以誣罔朕躬俾朕貽譏天下後世者其害豈淺鮮耶且守 陵大典朕申命會議以及諸王大臣具奏承旨咸在伍月初旬萬善殿燕閒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四

奏對則在月晦其時奏篆章爲郭子公貽木陳者慧樞也復奏有畫在別山所者亦慧樞也時不相蒙事不相涉乃憑虛訛譟籍籍紛紛倡言者有人附會者彌眾朕萬不能已用是拔本披根宣諭敷告俾爾臣民曉然知訛言之所從來則莠言無作羣疑冰釋矣郭子公之性情浮夸語言失實朕所夙知近始悉其學書畫競虛名交通近侍結納朝臣凡朕左右如犯監吳良輔等數人粗涉文義者彼皆深相援引委以腹心其餘內監亦多爲彼私人探朕起居伺朕言動禁庭幾密彼每獲知滿漢大小臣工彼則密通款曲巧結人心故一時諸臣或

被其延納或受其餽貽或慕其象恭或信其甘誘入彼半籠冥行無忌者亦不乏人其陰謀詭策誠有不可究詰者他如獲譴拘繫桁楊懲責之罪人內而宮監外而官僚彼必潛致饋問慰以溫言往往矯詐文飾示彼寬慈之意彰朕用罰之嚴樹黨比暱將使人人樂為之用此其心欲何為哉即朕招致之僧徒彼亦私加隆禮情款懇懇欲使舉國臣民沾其小惠戴其恩私攘竊賢聲希圖非望制行若斯豈惠迪循理謹守愚分者哉往朕切念周親崇重一本待以至誠絕無猜間近因訛言密加訪察從前情狀漸次暴露於戲爾舉國臣民咸沐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五

祖宗德澤在朕涵育覆幬之中豈盡無忠義感奮之心耳目聰明之性而乃輕信訛言簧鼓怨毀將畏之耶抑德之也郭子公既盛植羽翼其黨復興造誣詞歸賢能於彼諉過端於朕搖動羣眾志趣非常朕實慮焉今雖身在盛京心未嘗一日忘京師也且傾險性成安能悔過遷善自保祿命盛京若罪輔陳之遴亦喜事矜才心驕內僻之人也又四方流犯雜居茲土能文章負聲氣者實繁有徒郭子公必傾心羅致資與延接此輩將不顧身家趨死如鶩倘不亟為指破相煽成風遠近倣之俾朕成孤立之勢豈宗社無疆之福耶不然則干綱虧

恩朕又安忍也朕荷 天眷佑孜孜圖治薄海之內嘉與維新雖遐荒殊域無不期其革心嚮化乃宗親近屬夫留遠近之間如此蜚語驚人詭行欺世朕甚愴焉况臣吾股肱民吾赤子欲其遵道遵路會歸有極天下亦其知之安事文告之煩啟牖愚昧然遭此無良萬端誣誑包藏叵測履霜堅冰漸不可長且訛言相眩實足以移太平之休風釀背戾之末俗能不為爾咨嗟反覆致其丁甯爾臣民觀朕斯篇諒不復為訛言所惑凡有操心擇術甘蹈大戮者尙其滌蕩肺腸悛心警惕體朕開誠布公委曲開導至意 皇天后土鑒朕不得已之衷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六

焉

御製解戒篇終

按此事東華錄不載故敬錄 御製文於此郭子公者未詳何人禮親王昭榭嘯亭雜錄云敬一主人諱高塞 文皇帝第七子封鎮國公世居盛京善文翰詩多清警愛醫無閭山幽雅嘗於夏日讀書其間有遼東丹王之風孫赤崖 陽 以事戍吉林主人留於邸中數載遇赦始歸其愛才如此有壽祺堂集行世漁洋池北偶談中曾採其詩句蓋即其人歟 陳迦陵雜詩董承嬌女一首屈翁山大都宮詞第三首

皆與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相應

京師彰義門內善果寺有一碑康熙十一年立益都馮

相國溥撰文內稱順治十七年世祖章皇帝為董

皇后設無遮大會車駕凡五臨幸云又是時主此寺

者為旅禪師世祖蓋嘗與談釋典若玉琳木陳之類

故碑文又云此地即黃帝之崆峒放勳之衢室也

吳翌鳳遜志堂雜鈔甲集云國初社事猶盛吳中則有

慎交社彭瓏雲客宋德宜右之德宏疇三尤侗展成主

之七郡之士從焉嘉興則有十郡大社連舟數百艘集

于南湖太倉吳偉業長洲宋德宜寶穎吳縣沈世英彭

龍尤侗華亭徐致遠吳江計東武進黃永鄒祇謨無錫

顧宸崑山徐乾學嘉興朱茂暉彝尊嘉善曹爾堪德清

章金收金范杭州陸圻蕭山毛奇齡山陰駱復旦會稽

姜承烈徐允定等皆赴自此以後風流歇絕矣按國初

大學士馮銓劉正宗等皆明時閹黨之餘故專仇社會

且設厲禁今秀才臥碑其文猶存士氣不振未必不由

於此也

志伯愚侍郎改官烏里雅蘇臺參贊途中得竹枝詞一

百首自注多可採者桃花乞按輟耕錄以漢人為桃花

石與此音近惟侍郎此詩云云又似非謂漢一首云一座瓊廬一守兵司茶執爨

人故錄存備攷

費經營開言但喚桃花乞男女齊來應一聲自注云桃

男女無論正台幫台輪應出蒙古包一座者其人乞不分

即為此處之守兵例應男丁無男則以女代之第五

十四台白達拉克一首云白達拉克河名烏塔西行一山口中

藏百里地膏腴黏天綠草平如掌守險屯田此要途注

云由烏塔西行入山口其平如掌寬二十里長一百里

兩旁山削如壁無歧路可行上潤草肥洵屯牧之美地

也元人古墓一首云山岡華表立崔魏羽化千年鶴不

歸碑碣無存名氏翳我來空自弔斜暉音注云自過布

往見石杜對峙細視上有龍紋及日月象大都剝蝕蓋

元時顯官歸葬以誌墓者惜風氣不開今仍火葬土人

不知古有墓也詢之台官謬答以為天生石柱可晒之

至惜碑碣無一存者按唐書突厥傳太宗曰突厥俗死

則焚今葬皆起墓是也第六十二台特穆爾圖一首自

俗墓葬唐初已有之

注云特穆爾圖譯言有鐵礦也相傳礦甚寬深產鐵極

佳蒙人欲開而不得其法近聞俄人頗有意開採云

俄史輯譯載法使婆忙得行述所記俄主彼得遺囑有

云開拓之計宜從事於土耳其之君士但丁及印度國

苟能得此可為天下獨一之主按此遺囑或疑其不實

疑其真余謂此囑意計所及俄人百五十年前其意計

偉略非凡非法使所能偽也已如此泰西新史攬要言彼得之始即位其屬地有英

程五百萬方里英程十方里合至愛烈珊德皇之世已

廓版圖至英程九百萬方里俄於是時四路擴充合計

所得者已其有歐羅巴全洲之廣矣然於土都及印度

兩地猶未能行彼得之遺囑則英之謀國有人而俄不
得志於西方者且將從事於東方也明太祖著祖訓列
不征之國十五以示後人是以終明之世武功不振李
克用以三矢遺其子是以終滅梁滅燕走契丹凡有國
之君豈可自隘其規模而啟陵侮之漸哉

劉智天方性理四行正位圖以東為氣位西為土位南
為火位北為水位其說以氣為木母金為土子又引清
源黑氏之言謂南北有定位東西無定位南北以二極
為定位東西乃以天地為定位也是又以天為氣以地
為土其實展轉勦襲佛氏地水火風之說耳余嘗謂儒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九

家言五行為入世法故皆舉目驗手執者言之言金木
而不言風佛言四大為出世法則舉原質而言之故舉
風而不言金木且謂之地而不謂之土言五行者有定
位言四大者無定位此必然之理也劉氏乃參用而增
會之遂支離而不合於理矣按清源黑氏即作此書序之黑鳴鳳又其譯
本經第一章云氣火水土謂之四元金木活類謂之三
子四元三子謂之七行七行分布萬彙生成原注云格致全經又
研真按既以活類當七行之一矣又何以云萬彙生成
哉

按白虎通論五行云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為南

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東西非其極也故非一
也陳卓人疏證引淮南天文訓證之謂春為少陽秋為
少陰故非極其義甚塙然則以金木為五行者固以陰
陽之氣言之且水火亦以氣合而成安見四大之說勝
於五行耶白虎通又曰五行常在火乍亡何夫光熱永
存此理之所易曉而謂之乍亡者蓋據目所能見而言
其取金木而不取氣者亦以目能見金木而不能見氣
故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十

新唐書食貨志武宗廢浮屠法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
五千人大秦穆護祇二千餘人按金天柱清真釋疑云
穆罕默德居默德那城興揚教門名曰穆思懍教從其
教者名曰穆民均釋為清真二字當時並無回回之稱
余謂穆護即今之回教又回紇稱太子為葉護唐書突厥傳云
大臣曰葉護此用此護字之義稱為穆護蓋如僧眾之
稱釋子矣祇教即火教今波斯之俗猶行之唐百官志
祠部郎中職云兩京及磧西諸州火祇歲再祀而禁民
祈祭是唐時祇廟雖多而未嘗聽民從其教也

白虎通論天地之始篇云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
中生神明陳氏疏證云珠林引虞喜安天論云情性生
斗中為神明此作汁中未知何解余謂此篇汁當作斗

形近而譌言北斗主人生命心性者三代之舊說也今

數家多公羊莊十年疏引春秋運斗樞云春秋設七等

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疏又云必備七等之法者

法說郭載春秋運斗樞云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

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白虎通之所本史記天官書與

意曰姚氏案宋均云言是大帝乘車巡狩史記天官書

斗魁戴匡六星四曰司命此後世言星命家所託始矣

西人之學言靈魂在腦中國則言一切在心余嘗謂二

說宜互相備說文思字从凶从心是其義又按黃庭經

至道章云腦神經根字泥丸一面之神宗泥丸心神章

云六腑五臟神體精皆在心內運天經其言面部主於

腦臟腑主於心乃道家精要之說也

新唐書隱逸孟詵傳云至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

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按此即化學家化分之類

又唐書藝文志有說食療本草三卷補養方三卷必效

方十卷王翬外臺祕要方屢引之說官侍郎刺史不入

方技而入隱逸史之失也唐書醫家甄權張文

弟而絕後嗣得為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圻填以苦之按

旁行書出漢書西域傳景文借用為佛書也

新唐書儒學傳孔至讓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為近世新

族剝去之說子均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

妄紛紛邪蓋氏族之學廢而不講多由於此近者志伯

愚官學士時奏請修滿州氏族譜上將允之乃以大

學士額勒和布力沮遂止額勒和布乃覺羅羅氏覺羅

羅者宗室外婦姦生之子不得入屬籍則別其氏為覺

羅羅也

唐律盜毀天尊佛像條疏議曰盜毀餘像者若化生神

王之類當不應為從重化生神王蓋指雜祀而言然未

知當時語何所本也按化生蓋別於胎生濕生卵生

為十哲蜀丞相諸葛亮列於左按今無武成廟而諸葛

忠武侯從祀孔子廟千古以來既祀武廟復祀文廟惟

忠武一人而已

讀前人書固不宜苛論字句然有一涉筆而令人可笑

者以此等人而主持百年風雅宜詞章之道遜於前代

也如沈德潛唐書攷證跋語第一句云新唐一書夫歐

宋之史第名唐書後人以別舊書特加新字沈乃以新

唐標目若後漢北齊之稱此乃文理未通非復尋常紕

繆又云後代有作糾繆者夫吳縝之與歐宋顯屬同時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此而不知遑云考史又云舊書以完善勝故司馬氏作通鑑往往取之新書以識見勝故朱子作綱目往往取之謂舊書為完善豈新書有所殘缺乎至朱子之書實名通鑑綱目截取二字亦不成文其餘所言大都字句未安論議無取寥寥四百字而疵累殊多徒足使漁仲笑人子元拊掌甚矣學究之不可與言史也

黃王谷破邪詳辯摘錄邪經至四十餘種大抵鄙俚不經其龍華寶經云無生老母所說所謂無生老母者乃明末妖婦王谷任滄州知州時查滄州城內有無生廟碑記文係明朝進士所撰殘缺不辨姓名內言無生著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十三

於明世至萬歷時靈異尤甚又邪教王法中案內俱稱無生老母於康熙年間轉世在清苑縣之國宮營既嫁生一子後被其夫休棄子又被雷殛死因在國公營之大寺內習教傳徒迨身死其徒於寺後修一磚塔以藏骨骸於時即照供遺員拆塔毀骨其龍華經有云紅陽教飄高祖淨空教淨空僧無為教四維祖西大乘呂菩薩黃天教普靜祖龍天教米菩薩南無教孫祖師南陽教南陽母悟明教悟明祖金山教悲相祖頓悟教頓悟祖金禪教金禪祖還源教還源祖大乘教石佛祖圓頓教普善祖收源教收源祖查邪經飄高為萬歷時人無

生之弟子也其所稱淨空等眾大抵皆同時妖人黃王谷云刊印邪經係明末太監其遺毒甚矣余聞近日紅陽大乘等教傳之者日眾又當時以習教者為行好亦破邪詳辯今則音變為學好殆不下數百萬人惟在禮一門近世所劫或謂與邪教異然終日必默念觀世音菩薩五字又聞別有所諷經卷則亦非徒禁酒禁煙而已在禮之徒亦不下數百萬人惟此等教民非愚即懦即有不軌之謀亦何足與官兵抗要在廣設學校以化之詳慮民生以養之十年以內可以盡為良善此則在上者所宜引為己責而不可徒事於殺戮者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十四

明余繼登典故紀聞卷十五云成化年間因擒獲妖人追其妖書備錄其名目榜示天下紀聞錄其書目凡百餘種惟其中有洪陽大策及金蟬經等與近今邪教名同然此等妖書隨滅隨起愈趨愈下皆無知愚氓信口編集不必前有所本也嘯亭雜錄記嘉慶癸酉之變云白蓮邪教起自元末紅巾之亂明唐賽兒徐鴻儒等相沿不絕其經卷皆盜襲釋氏之文而鄙褻不成文理又以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為真言其教以道祖為重又有天魔女諸名位其傳習京畿者又變為八卦榮華紅陽白陽諸名按川楚之變為白蓮邪教林清之變為

續修四庫全書

八卦邪教今京師傳八卦教者尤眾又變其說為技擊之八卦門流禍日滋可為深慨

道光間又有所謂崆峒教者泰州周氏創之周彭澤人或云池州人其徒薛執中者遊京師與王公大臣交後伏法張姓者居山東黃巖山為閻敬銘所殺李姓者最老壽遊江湖間卒於光緒十年以後徒眾殆三四千人士大夫亦有歸之者李之徒有蔣姓者余曾見之述其師宗旨云心息相依轉識成智此僅用禪波羅蜜法門其流派論說甚紛余不欲贅論也

西歷紀年前一千四十六年猶太王大闢即位與推羅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十五

王海崙作通商條約立約自此始其子瑣羅門繼之重

中前命見西國政教攷略

回人有紅帽白帽新教舊教之名乾隆四十餘年馬明心蘇四十三田五等自西域歸傳受新教遂至結黨謀逆後同治間馬化澂馬桂源皆以新教號召回民者也近日董福祥奏云回人習教牟利厥後約有四端曰花寺曰募挾提曰洪門曰白莊四者並行惟花寺一教為最勝案此四者疑皆新教之支分而今歲河州叛回馬永琳即花寺之教主也聞新教所誦之經亦與舊教無異而何以從新教者必至於叛逆當質諸習於回教事

實者非細故也盛伯希祭酒云新教誦經畢搖頭替教不搖頭此亦一異

西國近事彙編云北阿非利加之摩洛哥國紅帽回回族也已卯春又云摩洛哥國幅員與法相埒庚辰春與西班牙僅隔一海人民咸著赤幘世呼為紅帽回回云庚辰冬余按此西回教僅存之國也西書論教派者謂回教教會有以色拉維會有墨色命維會有穆罕默德會中有猶太教耶穌教與邦各教教規按此所言亦回教與猶太耶蘇同源異流之證特不知其各會之殊別若何耳土爾其國自稱其教為依石藍教其教之大長稱室畏兒依石藍周去非嶺外代答記大食諸國云有白達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十六

按即國大食諸國之京師也其國王則佛麻霞勿之子孫麻霞勿即穆罕慕德之轉音是其教亦稱穆罕慕德為佛

劉智天方性理列所採輯經書目共八十種其第一種即古爾阿尼泰西新史攬要云突厥自名其教中經卷曰富爾干尼按即古爾阿尼各中或作爾阿尼各歐人譯其意而轉譯華文則果然二字之義也其國中治民之律例亦采之於果然風俗之所尚亦備載於果然然余檢天方性理中其卷首所謂本經五章則雜采昭微經道行推原經格致全經研真經費隱經天經情性六書以成之其圖說

五卷則絕無引用書目而於古爾阿尼竟無一字及之
豈其教中例嚴不准傳述邪抑其道理淺薄劉智故隱
之以示深秘邪清真指南卷七云四大真經總理大綱
者惟府爾歌係真經經云自此經降後奉主命將前聖
一切經書悉行停止此亦足見穆罕默德之用心矣泰
西新史又云果然經中不準剖尸驗視之舉蓋泰西
各國當有譯本西書哥蘭經近已有活字排印本又云近譯東方各聖書已有三十六卷此
兼回教而言又按西人教派叢書有云天方教律例及其教
中諸書另有教法學法有一種教規最為微妙其名曰
美爾著依白拉依瑪非下學所得預聞劉智所言性理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殆即其所謂微妙者乎

蔣子瀟後西征述以古爾阿尼經稱穆罕默德上帝欽
差謂其理優於釋教及耶蘇教按釋教言佛由天宮降
生而子瀟因謂佛自稱天帝降生是於釋典尙未詳究
毋庸強作解事若耶蘇則與回教同出一原亦未易定
其優劣也上帝欽差回文云贈昂伯爾

天方歷書載人祖始生名阿丹一日亞當即中國所謂
盤古氏回書論其道統則謂阿丹傳施師阿丹施師傳長子
努海施師十世孫努海傳易卜喇欣易卜喇欣傳易司馬義
易司哈格再傳葉爾苦柏再傳穆撒再傳達五德再傳

爾撒爾撒死不得其傳其後異端蠱起有野忽德迺梭
羅二氏縱橫天下迺梭羅即天主教也爾撒死後六百
餘年而穆罕默德生清真釋疑云天主教之耶蘇即吾
教經中之所謂爾撒爾撒一號葉速故首轉為耶蘇此
兩教同源之證以古教彙參所引創世記證之其所謂海之轉音其稱挪亞三子曰閃曰含曰雅弗分居東中西三土與回教書言努海三子曰散穆曰哈穆曰雅伏西分治三土者尤為吻合惟清真釋疑以雅伏西為即伏羲則荒謬附會之說耳
郁速稷康熙間人漢姓名馬注清真指南卷三云昔聖母默勒媽
為童女時閨中沐浴見盆內若有人影及視見一美男
立窗外聖母驚問何人曰吾者白依勒天仙奉主命降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爾嗣聖母曰吾童真清淨焉能有子天仙曰主要有即
有不由於人忽不見於是聖母隨娠爾撒生而神靈聖
智莫測奉真主命天仙救降真經名引知禮西洋稱爾
撒為天主諱耶蘇稱聖母為天主母諱瑪理珥釋教又
稱聖母為觀音以爾撒為童子實同名異迄今披髮跣
足乃沐浴遺蹤按此書援釋家觀音童子之說不知從
何處附會其謂耶蘇即爾撒則所述事蹟固與舊約書
相合矣

初學記二十七引伏侯古今注云章帝元和三年明珠
出豫章海昏大如雞子圍四寸八分御覽八百余間光三所引同

緒間南昌鄉間亦有得蚌珠者甚大售之得數十金是珠亦不必出於海也

林樂知中西關繫略論內譯咕嘞經按即可語甚多言

天使加伯賴降受此經之夕自第一重天至第七重天

又云謨罕驀德行教之十二年自言一夕做麥斯拉至

耶路撒冷升天凡古聖古先知皆顯形迎逐上一重天

遇老人意是亞當再上一重於天門遇挪亞再上一重

遇亞伯拉罕再上一重遇雅各之子約瑟再上一重遇

摩西再上一重遇施洗禮之約翰再上一重天皆神光

於光中遇耶穌此事載咕嘞經之第十七章以西人譯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十九

回經蓋徑以爾撒為耶穌矣其所云亞當以下諸聖亦

與耶穌經同信乎兩教同出一源也

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

人也此或出孟子外書

尙書大傳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

於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困學紀聞二又云周公居攝隋書

林傳詩圖二年克殷詩邶鄘三年踐奄詩碩譜又云狄

人將攻太王亶甫亶甫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者

老對曰欲得菽粟貨財太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

不止太王亶父贅其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

老對曰又欲土地太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

稷乎太王亶父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

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太王亶父

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策杖而去逾梁山邑

岐山國人東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

之邑御覽禮記哀公問正義皆引又云武丁側身修行

此從黃爽通德堂輯本重譯來朝者六國通志綱目此等皆尙書家舊說而大抵

與孟子書同趙邠卿言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信矣

孟子說書多與大傳合說春秋多與公羊家合故近人

皆引孟子為今文家然孟子說詩固與毛傳不甚異也

朱長文琴史卷四云王微字景玄晉相導之曾孫少好

學工書解音律而不屑仕宦尤善琴并著譜序今此書

亡矣按王微有琴譜當補入余所撰晉書藝文志但長

文採自何書亦未能詳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在趙者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譙

王司馬無忌司馬氏係本皆云名凱無忌書亦當補入

藝文志係本當作世本蓋張守節避唐諱改寫

明夏樹芳奇姓通卷一云晉恭播著漢書音義十二卷

漢書注四十卷又卷六云賞慶晉人注周易均未詳所

本其書譌舛甚多故不采錄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二十

又奇姓通卷二引劉向別錄于長平陰人著天下忠臣九篇按于長今作于長此書引別錄乃與于令升同姓當有所本俟攷

茹敦和竹香齋古文孝靖倪先生傳載會鼎所撰治格會通自序云有事本恆瑣而不刪者如屯田牧地則存其境址賦稅課程則存其規額下至農桑畜牧器用百工既闕治道則不得而去亦有事屬殊特而刪之者如氏族六書七音以至金石草木之類博雅所資而無關政要則亦不得而存按孝靖此書二百七十餘卷仿四通二衍之例其刪六書七音金石誠為善變至草木關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三

物產氏族驗民風不得謂無關治道若兼載及器用百工則孝靖之特解也史公班固尚能傳食貨後世無其識矣

朱竹垞先生風懷詩原稿尚存塗改凡數十聯其與刊本異者如留仙裘盡綴今作盡摺歸甯先下雪今作輕帆之類尚有十數字其虛牖李當當句下原有愛惜雖齋契嫌猜尚兩忘嬉游貪下九禮數罷勝常四句亦佳語後以韻複刪去原題為靜志詩與詩餘八十七首同編一卷

近人於左傳周官多疑為劉歆增竄事雖無據而理亦

有可疑余按史記呂不韋傳索隱云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據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遷記合也余謂劉向何必使國策所傳異於史記索隱後說殊屬枝辭然於此可知疑向歆父子校書有所改易者唐人已先有是說矣

元廉文正語云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為賢相者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元名臣事略卷七此任事苦心人語伯顏稱為真宰相信然我朝滿洲諸相未有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三

能見及此者也

文文山集先君子革齋先生事實云先君子嘗言滯學守固化學來新一革字志韋佩人皆稱革齋化學來新先數百年已有言之者特己日乃字未知在何時耳文山集世通行本為明嘉靖間曾宏編刊共二十卷余得一稍舊之本題文山先生文集凡十七卷別集六卷則指南錄吟嘯集集杜詩紀年錄也又附錄二卷其二十五卷字句異同甚多可資攷證卷首孫燧一贊在學僚後大字書按燧巡撫江西在正德間與王文成同時文成爲文山別集序云此序余所得本無之見曾宏輯本附錄先生之族

喬今太僕少卿公宗嚴將是集屬守仁爲之序則是編亦當日副堂本也惟其首葉所存舊序足見元時刊集之原始今附錄之其辭云先生平日著述有文山隨筆凡數十大冊常與累奉御札及告身及先公太師革齋先生手澤共載行囊丁丑歲猶挾以自隨一旦委之草莽可爲太息今百方搜訪僅僅有此因自寶祐乙卯後至咸淳甲戌止隨門類略譜其先後以成此編雖首尾粗備而遺佚者眾矣如詩一門先生所作甚富中年選體更多今諸體所存無幾而選幾絕響可浩歎至如場屋舉子業自有舊日黃冊板行又如年譜集杜指南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三

錄則甲戌已後之筆不在此編其曰吟嘯者乃書肆自爲之名於義無取其實則指南別集耳因著其說於集端以誌觀者云元貞二年太歲丙申冬至日道體堂謹書又云文山先生文集既繡諸梓矣然散佚尙多其爲人所什襲者開復出焉今隨所得編類如前爲後集更當訪求陸續入集云大德元年丁酉中秋日道體堂謹書又低二格書云文山先生文集共二集前集三十二卷後集七卷予合而爲一姑存二序于此原注云以上俱舊集所載按合而爲一者不知何人此本翻刻則從合而爲一之舊本也其編次極有法曾本大半從之而略有竄入暇

當重刊此書作校勘記詳攷其得失惜元貞大德之本不可復見諸家藏書目亦無有箸錄之者矣

又按四庫提要云道體堂本明初散佚尹鳳岐從內閣得之重加編次爲詩文十七卷起寶祐乙卯迄咸淳甲戌皆通籍後及頴州以前之作江西副使陳价廬陵處士張祥先後刻之附以指南前後錄吟嘯集紀年錄惟集杜詩以世久單行未經收入據此則合爲十七卷者卽尹鳳岐惟此本有集杜詩則又非陳張所刻本也又明萬歷間燕山刻本及近時道光間蘇州布政使文柱刻本皆溯源於曾刻而嘉靖以前本竟未之見是余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三

所得本彌可寶貴至道光刊本首列數條竟云文山集元時無刊本尤失之不考矣惟陳揆稽瑞樓書目有文山集十二冊舊刻本惜未之見竹垞先生手定詞稿江湖載酒集六卷茶煙閣體物集三卷靜志居詩餘一卷葉兒樂府一卷其風懷詩二百韻原列靜志居詩餘之前楊又雲析裝爲冊頁後自悔其粗疏其刪去詞馮氏輯曝書亭外集時蓋未之見較李氏注本共多五十七首今錄靜志居詩餘開卷玉樓春效柳屯田體四首以備注朱集者攷證焉詞云松見林下僂風致不比天桃與穠李草堂回想乍移時三尺

多長小年紀夢中腹上分明記果結同心來樹底纏絲

願作魂絲花抱向層樓翠釵倚原注松蓋偃者曰山姑樓松又有玉釵松

愛掃眉峰翠芳草為衰雲挽髻碧桃花底小門開棹入

仙源迎淺水明璫欲解非容易夢雨催歸情未已望夫

片石肯飛來只合移他安屋裏亥娘濃笑書名字解道

生年是三豕定情猶記夜將分十二時辰思到底雖然

不嫁心同契原注唐詩惟書亥字與時人日家想桃孩傍結子垂金屈玉篆成文二首

六身真箇似亥不嫁娶桃孩腎神見黃庭經注壽奴對

我論心事井水波濤都不起疇褰翠羽卸紈巾錢鑄青

鬼簸金字歌詞愛唱千秋歲花底梅羹易飄墜教塗蜥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三

賜使愁眉催上瓊瑜還齟齬觀壽奴一首知其洞仙歌

詞中鑄就偏名有誰認與此詞錢鑄青鬼簸金字適相

應矣

余好錄希姓然皆據本朝仕籍譜牒言之以近而有徵

也明夏茂卿奇姓通一書搜羅甚博而多不可據然其

於有明一代則耳目所接當無巨謬可與楊升菴所錄

希姓互參也茲摘而記之如左方

紅尙朱陽曲人正統中任鄖西縣丞

供仲序南海人洪武中攸縣二尹

冬壽宣德中清河訓導

邦巖南鄭人宣德間順德通判

眉旭洪武間人

葵玉涿州人弘治中順慶府同知

之輔洪武中秦州教諭

匙廣蒲城人嘉靖中貢士又萬歷間延綏把總匙北鎗

蓬萊人

書永秀鬱林人天順間甌甯主簿

蕪怨平山人宣德中江陰大使

鷄鳴時字子信正統中陝西苑馬寺監正

霓濟福山人正統中零都知縣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三

犀希古獲鹿人

厓成大足人永樂中任知府

哈左弘治中光州舉人

塵洪鄆縣人正德間沙河教諭塵昂霄莘縣人贛州經

歷

春生物春仲和洪武間人一垣曲人一武昌人

勲會瀏陽人梧州府同知

薰成成化初建甯衛千戶

駢恭大名人永樂中戶部主事

寥得閩中人弘治舉人

歸德府人嘉靖進士

馮太和人正德中長陽尉

和州人正德中任知州

鈔秀鈔奇俱漳德人一正德舉人一嘉靖舉人

抄思歸善人永樂舉人

糟士奇鳳翔人嘉靖舉人

坊蒙徐州人洪武中休甯縣丞

蔡清永福人宣德舉人

忙義忙宗永樂中俱充衛千戶

生用和蓬萊人洪武中桐鄉知縣余按道光庚子進士有生永錫山東平陰

人

坑應奎安肅人正德中桐城主簿又嘉靖進士坑進良

福建人

刑惟一合水人景泰間長汀知縣

零混安定人成化舉人韶州府學訓導

崩愈堅潛山人正德間固始縣丞萬歷間有崩可立泰

和人伏羌典史

油鳳陵川人洪武舉人知交趾諒江州

三庸道應州人正統中祁門縣丞三成志桃源人江陰

利港巡檢

璽書陽谷人正德中富峪衛經歷

耳元明即墨人洪熙中撫州衛知事今杭州有此姓

揣本泌陽人永樂舉人

緒東山馬平人嘉靖中高安知縣

戶校順天舉人

底蘊字汝章考城人正德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

產麟瑞昌人永樂中兵部主事

島璞垣曲人弘治舉人

鬪和永甯人永樂二十一年舉人任訓導鬪上聲馬字

韻

酒好德乳源人洪熙中神木衛經歷

耆秉彝漢州人弘治中龍南縣丞

口祿河州人弘治中宣府通判

品岳成化間鎮海衛千戶

檄大經字守道廣宗人著述甚多正德丁卯舉人

坎輝南和人正統中福甯州倉官

意秀甌甯人成化中獻縣訓導

譽哲宣德間人

賣廷傑羅城人嘉靖中甯德縣丞

韻熬清源人永樂中薦賢書

問智成化進士

漫智宣德舉人

孝廉弘治中雞澤縣丞

化輝普安人宣德中甯遠知縣

一炫宗延川人正統中靈壽縣丞

忽忠解陽人正統中荊州通判忽明山西人萬歷中戶

部主事

月文憲居巴陵洪武初以明經舉授武昌訓導有詩集

遺世

八通江甯人正統中禮部主事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三九

捌忠石屏州人宣德中利港巡檢

子金東昌人宣德中分宜知縣

雪霽山西人洪武間汾湖巡檢

碧潭涿州人洪武中大名訓導

亦孔昭山東人江西參將本朝同治丁卯順天鄉試舉人亦福堃浙江會稽人

猶安太和人正統中內黃知縣

疾敬清遠人弘治貢士

唐史論斷卷中景雲年一條云古者人君即位必踰年

而改元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睿宗於中宗

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

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按宋太宗之繼太祖亦
不踰年而改元與唐景雲之事正同而孫之翰持論敢
於如此可謂微而顯矣其言兄弟之序繼位則同於先
君尤有特識也

周美成詞柔靡特甚雖極工緻而風人之旨尙微然其
作汴都賦賦見宋文鑑卷七末段云上方咀嚼乎道味斟酌乎

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淨槎而上窮日月之盈吳尋天
潢之流派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星之次奪雷公

之枹收風伯之韜一瞬之間而甘澤澍需因李慧於幽
獄敷景雲而黯靄統攝陰機與帝唯諾而無闕如此淫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三

樂者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王之用
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爲我已孰釐我載茫茫九有
莫知其界其譏徽宗之求仙荒宴殆比於家父之作誦
非揚馬愆一而諷百者也以此意觀其詞乃知曉陰翳
日遼鶴歸來皆非尋常賦景懷人之句矣按宋史文苑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神宗異之又云哲宗召對使誦前賦則此賦爲美成少年所作疑後兼有所改易矣

劉融齋藝概譏美成詞富豔精工只是當不得箇貞字
亦過甚之論也
國語劉文公與葛弘欲城成周衛彪侯曰葛叔必速及
云云柳子厚非之曰彪侯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

周其後牛思黯作訟忠甚弘之忠悉矣余按甚叔之忠後世舉知之此當非彪後不當非國語者也若彪侯之言以周爲天壤以城成周爲從私欲則害教甚矣若武王之飢歌豈禁後世支壞者乎

汪雙池原神賦釋遁甲八門云休曰休美乾交坤而水生爲萬物之資始又云景者大也向明相見而萬物皆亨余按此人門各各相對景與萬物相見則休乃與萬物不相見也其義當取休息之意雙池以爲休美似非又驚與傷對傷爲受傷則驚蓋取義於警能警備則不受傷矣雙池賦云驚小人之得志亦非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三一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萍鄉文選武撰

郭璞方言序云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奏籍周秦之季其業廢莫有存者按此說本之風俗通義萬國史記亞西亞記論云泰西人傳巴比倫文字與漢文極相似但橫寫縱讀爲異耳蘇實志略同天下文字最古者有籀文科斗及梵字巴比倫字可徵其建國最古荀子勸學篇云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一

美國印甸士番部土人素無文字因爲傳教者所化遂另創一種新字字數僅八十五而其用無窮波斯四次報明聘事載波斯詩人干的米爾書中明史有阿諦納三字人多不解卽回教之禮拜日也按梅定九雜著引江甯至鴻堂所刻西域齋期余求之已不可得矣

阿喇伯初用哥冷文字後別用哥發字黑起拉四百年間始有今日阿喇伯通行之字其字謂之尼士該俄羅斯於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在西伯利亞創設新書院聚生徒百人專教醫學

德國書庫一千七百七十五年普王弗里格所建其中土耳其喇伯波斯古籍甚多西藏緬甸暹羅各有寫本印本三四千年前之印度書皆寫於堅薄羊革大半作黃色遠勝藏經箋婆羅門教之里格飛答經則四千年物也有梵字彙蒙古舊史吐番記載皆中國所罕見李鳳苞使德日記所言略同惟日記又云有希臘古書以楷書字母運貫而無段落有始為聚珍板之古登白克所印第一書亦羊皮為之回部之哥倫經寫作八邊形式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二

西國如鐵路皆以鐵字路字二字合成一物今則別

有一字代之余謂中國文字將來亦必設一簡便代法方能有益民事

德國有代字法其語言字句雖長另有暗記可以一點或一畫一鉤一而各等手法為一句見其所記即知何言西人名為福納的克亦名奧得肯而非皆省文也學熟中諸生多學之

亞喇伯北境之語曰伊洩買利低格其人更在摩哈默之前今其書尚有寫本亦有以哥冷語寫之者自摩哈默與回教後亞喇伯語即尼士通行全國然久而漸變與外邦語相雜是以今亞喇伯語迥與古異文法不同

每有裁省字句雖用哥冷之書不能盡悉

萬國史記英吉利一稱比利敦按英志作白里登紀元七十八

年羅馬帝菲士巴山以阿果里古拉都督比利敦阿有文武才以恩威服其民比利敦人習羅馬語言文字風俗日美八百七十八年王亞弗勒學拉丁語厭教中多用羅馬方言自著書用本國語頒行國中至今英蘭用之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三

英字入門謂英國多引用他國之字如法國字臘丁字意大利字西班牙字今英文多采用之余謂通典邊防類突厥稱老曰哥利余案今英國稱老曰哥路蓋用突

厥語又呼中國為柴那即支那之轉音呼橋袖為阿練皆印度語也日本釋國通佛國曆象編云回厥推步羅喉計都以測交食此法亦起於印度羅喉支那翻曰障障日月義計都譯曰旗表幟於蝕義是中印度語非同回西洋之語也又李提摩太為余言英字本於臘丁者殆四五千字他日中國文士能通西國語言其考據必有出人意表者

新唐書點夏斯傳云文字言語與回鶴正同唐書點夏斯古堅昆國人皆長大赤髮皙而綠瞳乾元中為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為點夏斯

蓋回鶻謂之若曰黃赤面云按前云皙面者面白也何以回鶻以黃赤面呼之疑誤譯矣

酉陽雜俎云突厥事祇神無祠廟刻羶為形盛於毛袋行動之處以脂蘇塗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

唐書西域傳疏勒俗祠祇神又云朱俱波亦名朱俱槃

漢子合國也并有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種地直于闐西千里蔥嶺北三百里尚浮屠法文字同婆羅門

又天竺傳云戎言中國為摩訶震旦震旦蓋即真丹之轉音太平廣記四百八引玉谿編事載南詔驃信詩云自我居震旦注謂天子為震旦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四

又康國傳云習旁行書以十二月為歲首尚浮圖法祠祇神出機巧伎

又云俱蘭與吐火羅接貞觀二十年其王忽提摩遣使者來獻書辭類浮屠語

又云摩訶末者勇而智眾立為王闢地三千里克夏臘城摩訶末即穆罕默德之轉音夏臘即阿喇之轉音

後漢書西域傳論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

奉浮屠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松漠紀聞回鶻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為國奉釋氏最甚

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

宋史藝文志小學類有劉溫潤羌爾雅一卷蓋釋羌語惜無傳本

三輔黃圖卷四云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是西域之樂漢初已入中國矣

古教彙參埃及紀略云埃及例每有死亡各以其書殉葬最古中有二三卷約在中華陶唐以上

印度紀略云印度古詩篇名費大費大者猶言智慧也費大有四部一名理哈費大二名雅古費大三名薩馬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五

費大四名阿大法費大四部總名曰四韋駝按即佛書之四韋陀皆為古書之傑出

輔行記詳列之又按費大蓋即韋陀之音轉續印度紀略云印度又有一書名膽大拉於鳥獸之語

無所不曉家雞野鷺洞悉其言乾馬坤牛咸通其意印度以此書為費大之第五部惜不知著在何代有謂在

漢以前者按高僧傳漢安清安息國之太子尅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

綜達疑即習費大之第五部矣唐參寥子闕史云咸通初有渤海僧薩多羅能通鳥獸之言仙傳云白龜年因

入仙洞得一軸素書遂能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則道家之異聞也李昌齡感應篇集注卷四同教書亦記蘇喇媽納能通

鳥獸語

又云印度書本名山西吉中國謂之梵語其字形無幾但有字母而已然字數雖少而關係匪輕希利尼臘丁英國法國等文皆以印度為權輿故諸國言語不通文字不等而溯其源流則如出一轍也鄒代鈞西征紀程云泰西人記載謂虞舜時印度始興婆羅門教造梵字著肥大司此土書按肥大即費大又云費大之書所以教婆羅門拉馬呀那與馬呷巴拉大拉馬二部詩篇所以教利帝力佛教源流云佛書原用山西吉文第一譯經者自錫蘭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六

愚中始用巴里文義後錫蘭和尙東去到緬甸暹羅安南等處亦用巴里文理譯經既而屬賓難兜烏弋山離內豹西藏蒙古滿洲譯經俱用山西吉文宋芸子采風記曰埃及為泰西文教最古之國盛在周末至秦漢之際文直行類鐘鼎而每書皆分數格如史表考墨子經說釋文釋名釋言釋實諸條大意是改定名實語言文字其經上下篇篇末云此書旁行正無非謂書義旁行而直讀亦通也埃及文直讀而兼旁行正與相合丁禮臣西學考略云泰西各國書院每設席以課東土

古文至講求東土今文惟法國有專館自嘉慶年間那波倫第一建印度亞喇伯土耳其日本安南緬甸滿洲蒙古各文均有教習至中華之語言文字亦設席以訓迪之留心東土學問不遺餘力

又云各國學業所異者首見於文字諸國各有方言雖多借羅馬字體而文則各殊數百年前拉丁文即羅馬古文尚通行彼時雖俗務用土語而律例格致星學諸書各國仍以拉丁文傳之意在廣行不固於一隅也迨明末時印書機始興於西國因而刊在方言學校以方言授讀衙署以方言理訟而習拉丁文者漸少即士人撰述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七

亦印以本國之文及其成名既久鄰邦無不爭譯之文之最佳者如義日法德英五國皆相繼而起義文自宋代而始興日國當明末之時為歐洲最強之國其文亦特著迨兩國式微其文雖有不過碩果僅存近來均有復興之象則其文亦必同甦至法德英三國數百年來未見陵替故其文有進而無退雖書院仍習希臘羅馬古文而三國今文亦莫不設席以為課焉古教彙參腓尼基紀略云其國之文學用字母二十有六運用最便初埃及中華諸國羣尙六書點畫繁雜學之固甚難即巴比倫之尖桴文亦然自腓尼基文行世

省工亦復省心巧妙異常始行於以色列希利尼羅馬
繼而傳徧西方故英法美諸國至今無異文

陶宗儀書史會要卷八天竺字梵僧所作顏師古云西
域僧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
蓋梵者不囉麻也合而言之爲梵此云光音天也其字
之母凡五十日悉曇章此云能成諸義也其中十六字
爲轉聲之範三十四字爲五音之祖或一或二或三至
於聯載互合而有輕重清濁非清非濁等聲其詳見於
天竺字源其土有五竺文字稍異獨以中天竺爲正
其書廣有六十四種名載釋書諸蕃文字雖變遷各殊
然其音韻莫不祖述梵音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八

後周書異域高昌傳曰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
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
胡語按不經翻譯而以胡語讀華書其例當與高麗日
本各有異同情不可攷耳

欽定康熙字典曰等韻者梵語悉曇此云字母所謂迦
佉乃至劣熱是也梵語毘佉囉此云切韻岡康乃至纒
弊是也予按悉曇章其五十音中國僅用其三十六蓋
此土音少得此已足矣

列國政教略商務門云腓尼基有二十六字母相聯

成文並有天平升斗尺丈權量諸器各事俱早於希人
因腓人殫心勵學各種技能無不精究或得諸他國相
傳或由意造

明史外國淳泥傳云萬麻時紅毛番強商其境築土庫
以居其入澎湖互市者所攜乃大泥國文也

明史外國傳云默德那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其初國
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
諳忒爾猶言天使也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
段其書旁行兼篆草楷三體西洋諸國皆用之

明夏茂卿奇姓通卷三云阿崎馬龍州人隱巖谷撰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九

字字如科斗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號

黃衷海語云暹羅王子始長習梵字梵禮若術數之類
皆從貴僧又云滿刺加文字皆梵書大清一統志云不
通漢字惟誦佛經字皆橫寫海語云暹羅阿昆猛齋猶
華言總兵余按明人暹羅譯官語爲握坤即阿昆之轉
音又以譯語考之暹羅文雖與中國異而其名物多與
中國同如辦事爲板細叩頭爲犒桃之類大約閩廣人
商彼者多故音亦隨變然則阿昆握坤皆官字之對音
也大清一統志引暹羅館志云官制九等一曰握亞往
二曰握步喇三曰握莽四曰掘坤人皆有名無姓爲官

者稱握某民上者稱奈某最下者稱隘某是握坤爲四等官專稱與譯語異

列國政教攷略云文字之興埃及最古亦有諧聲會意象形數巧各分字母各從其類凡喉齶舌唇頰能講求如寫鴟鵂則繪一鳥其字音爲誠是之意所用之紙以蘆爲之今墳墓猶有存者

又云中古之世千年西人分爲三季初季中季凡六百餘年謂之昏代兵事既多學術不講一切廢弛故民俗不能振起至西曆九百年回教興於土耳其國極昌盛穆罕默德既興教化廣敷聲名洋溢各邦聞風歸附朝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十一

貢稱臣於是百姓紛紛皆尊穆罕默德制度耕田鑿井製器用材商務又爲一盛後風行至阿非利加洲并得葡萄牙西班牙兩國即在西班牙設官分治教以務農開溝洫辨土宜種五穀以生以養不數年而大治按西書敘回人立國具有規模其後久而不振則學術不講之故然歐洲之商務農政工作要皆本回人之教矣又按回教盛時猶太亦拱手稱臣回人欲於猶太建設教堂其民不悅歐洲各邦助猶太遂致釀成兵事然則歐洲之耶穌教行之已數百年絕無益於昏代而一切製造技藝咸昏爲明者乃賴回人今之格致家可不必

自託於天主矣

列國政教攷略又云回教人心思最巧當昏代之始阿喇伯人至西班牙國教以重農敦族仁義忠信爲島循循善誘草偃風行人皆樂從故西班牙風氣開敞獨先以後日益講求反出阿喇伯人之上

泰西新史攬要云突厥之教偏於不肯求新其教中經卷曰富爾干尼律例風俗備載於此查此經中所定律例大都出亞喇伯之蠢人況已在一千二百年前乃一成而不知易其愚誠不可易矣此書爲耶穌教人所撰不免有輕詆之詞然攬要又云回回雖以教爲名而全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十一

不以學校爲重里巷學塾寥寥無幾塾中書籍舍回教中經典而外幾於一字不留此則其國之所以日衰而其教之流弊爲生人之大害也艾儒略職方外紀云亞細亞西北之盡境有大國曰莫哥斯未亞惟國王許習文藝餘雖貴戚大臣亦禁學恐其聰明過王爲王辱也故其國有天主能知國王能知之諺今亦稍信真教國中亦流傳天主之經或聖賢傳記無禁矣余按此俄羅斯二百年前之風氣蓋頗沿回教之治法也洪鈞元史譯文證補突厥回紇條云突厥文字不復可

攷回紇文字至今猶存所謂托忒字體也與西里亞文字相仿故泰西人謂唐時天主教人自西里亞東來傳教唐人稱爲景教陝西之景教碑旁字兩行卽西里亞字此其確證回紇之有文字實由天主教人授以西里亞文字之故此一說也回紇人自元以後大率入天方教而天方文字本於西里亞故信教之回人謂蒙古文出於回紇回紇文出於天方以歸功謨罕默德此一說也

英吉利國志曰英國多波羅特士教言誓不從加特力教中異說也又分門徑如以比斯哥巴不勒斯比得因底本敦外又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十二

有麥托的士巴必的士等其餘他教不甚悖理者亦間有之又云蘇格蘭乃不勒斯比得教法無有高下等級惟長老及師傅俸食出於田畝

西國近事彙編云庚辰春季土耳其回人某以回回文字繙

譯耶穌書卽西國教士所謂聖經者爲怨家舉發下獄論死英駐使請其罪土王曰畔教戕民殺無赦於例應

爾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一云阿喇伯數目字若中國號碼字之類西洋各國因其使用俱通行之其數不過九字然自小數至於億萬數祇用此九字而無窮

李鳳苞使德日記云新報主筆愛字爾示以埃及文字並講解其字典不外象形假借轉注三類其假借又多反用之字如中國擾兆民作安字解亂臣十人作治字解之類愛君亦謂埃及與中國古文實爲同源

墨洲雜記云墨西哥有象形文字

法蘭西記法國文書先時多用拉丁語與平生言語不同徒勞學者至王佛朗西斯時學士始用國語改定文法使人易曉自是兵法律令政治學術俱大進

西國近事彙編云丙子閏五月布國議事上院議允布屬波

蘭境內悉用布國語言文字按會議時上院中有波蘭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十三

世爵某作色而言曰眾議如是如維也訥約何去我儀文易我語言與滅族何異眾竊笑之又按維也訥約載各國封疆悉如其舊則波蘭八部分隸俄布奧者宜歸侵地建國如初三國以爲歐洲大國皆得諸兼并若悉歸侵地其無立錐乎於是侵地之歸斷自擊破翁弟一云所并各國語言從其舊世爵之爭以此也又戊寅云布加利亞卽保該力阿新立爲自主國政務皆有俄員主之現定地方文武教事悉用俄國語言文字余謂古人分名教聲教兩種名教卽文字聲教卽語言其行用之廣狹關係種族之盛衰不可不留意也

無文字則語言不能留周秦之言今日猶能通之者賴文字以傳之也無學問則文字不能留契丹女真之文字今日遂無能識之者無學問以永之也然則天地間種族之盛衰悉關諸學問矣

金史選舉志大定十一年創設女直進士科初但試策後贈試論用女直文字為程文又行國字使通習而不廢又云大定十三年詔京師設女直國子學諸路設女直府學以新進士充教授教士民子弟之願學者宋樓鑰北行日錄卷上云聞彼中有三等官漢官契丹女直三者雜居省部文移官司榜示各用其字吏人及教學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十四

者亦以此為別又於金臺驛西見有小門榜曰教女直學當時金人務行國字如此今則契丹女直文字雖有流傳無能辨識者矣

松漠紀聞云女真酋長乃新羅人苗耀神麓記亦云金始祖指浦出自新羅欽定滿洲源流考卷七云金史金之始祖兩普初從高麗來按通考及大金國志皆云本自新羅來姓完顏氏新羅與高麗舊地相錯遼金史中往往互稱以史傳按之新羅王金姓相傳數十世則金之自新羅來無疑建國之名亦應取此金史地理志乃云以國有金水源為名實附會之詞宣和遺事卷上云

女真阿骨打姓王名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以其國產金故國號大金宣和二年遣使詐作新羅人來朝是金人確為新羅之後無疑又王字乃完顏二字之合音今完顏氏亦曰言姓王遺事所書不為誤也唐段成式支諾皋云新羅有第一貴族金哥余嘗疑本朝國姓愛新覺羅乃新羅之詳文唐人凡譯西方國名皆省稱一二字以便文體新羅亦猶是也又按唐書新羅王姓金而國語愛新覺羅亦譯金字尤為顯證是以國初定號亦先稱金東方王氣如此宜高麗賀金表言帝出乎震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十五

東國史略卷一云新羅王得闕智養為子姓金氏注云初上夜聞金城西始林間有雞聲遺瓠公視之有小金檳掛樹梢白雞鳴於下開檳視之有小兒王喜養為子名闕智姓金氏改始林為雞林因為國號據此則金稱雞林為吉林實音變之譌當仍作雞林也北史云新羅文字同於中國故無煩譯讀矣

欽定滿洲源流考云新羅之境東南兼有今朝鮮慶尙江原二道西北直至今吉林烏拉又西近開原鐵嶺出高麗百濟之間又云新羅所保據毋丘儉傳在肅慎界南千餘里則當在吉林烏拉之南近長白山始納沁庫

呼訥納嚙諸箇集之地歟

滿洲源流考卷十八云通考新羅語言待百濟而後通事與眾議號和白按滿洲語赫伯商議也與此音義俱相合又契丹國志云新羅言語名物有似中國遼史聖宗開泰元年歸州言居民本新羅所遷未習文字請設學以教之蓋契丹之言語固與新羅迥異矣

沈文恪西清筆記云佛經有名雙譯者乃印度所著唐古武所譯而此土重譯之本有名單譯者則譯唐古武所著之本惟楞嚴經為此土所著從未入西域 上命以滿洲字蒙古字漢字唐古武字四體書於羊腦箋以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十六

付西土流傳按楞嚴經文義與華嚴及妙法蓮花略分醜薄自元人法寶勘同後頗有疑其非天竺原本者余嘗欲託西人求印度佛藏全目考其古帙之存亡義解之同異然後震旦釋教可得而理也又接高麗及宋元藏本楞嚴經題下夾注云一名中印度那蘭陀大道場經於灌頂部錄出別行明藏本始無夾注章嘉國師蓋未能詳考非天竺本無也唐以前所譯楞嚴經與般刺密諦所譯則本不同

今釋藏唐字兩尚有首楞嚴經三卷梁釋慧皎高僧傳晉長安帛遠常注首楞嚴經又云有李通死而復蘇云

見祖帛遠字法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又漢

支婁迦讖傳云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

行般若舟首楞嚴等三經帛遠所注未知即支讖所譯否

放光般若經僧那僧涅品云何等為首楞嚴三昧諸三

昧門之所趣聚皆來入其中是故名首楞嚴大唐內典

錄卷一首楞嚴經二卷後漢中平三年二月八初出見

朱士行寶祐二錄吳錄云三卷又卷二魏高貴鄉公世

支強梁樓譯首楞嚴經二卷第二出漢支讖所出本同

文少異又有蜀首楞嚴經二卷注云見舊錄似蜀土所

出據此則蜀亦譯後出首楞嚴經二卷注云見舊錄云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十七

有千偈又西晉聶道真譯首楞嚴經二卷是第五譯合首楞嚴經五本八卷支法敏集譯第六出然涅槃經四相品云種種示現如首楞嚴經中廣說又云二十五有如首楞嚴經中廣說此皆指舊譯本與般刺密帝所譯迥別

弱水古有其名蓋水質輕重古人亦嘗考之余閱西人

書籍如康固國中之康固河長一千六百五十英里其

間有百里水力甚弱不能載重大舟至此多改遵陸

此亦弱水之類也魏志東夷傳注引魏略曰前世謬以

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豈謂是歟

范成大吳船錄卷上云繼業三藏姓王氏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人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業在遣中至開寶九年始歸寺藏涅槃經一函四十二卷業於每卷後分記西域行程雖不甚詳然地里大略可考按業自階州出塞由瓜沙入伊吳按即高昌焉耆于闐疏勒大石諸國度雪嶺至布路州國又度大蔥嶺雪山至伽溼彌羅國按即今克西至健陀羅國謂之中印土又西至庶流波國及左爛陀羅國又西過四大國至大曲女城南臨陷平河北背洹河又西至波羅奈國又西北十許里至鹿野苑南行十里渡洹河宋時避恆字作洹自鹿野苑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十六

至摩揭提國以鄒代鈞西征紀程所譯英吉利人泰甯健賦羅布路沙布羅城其國都也今阿富汗喀布爾之東南有乾陀羅城是地庶流波當即西域記之羅多即今旁遮普部之庫爾魯左爛陀羅當即西域記之閻闍提羅即今旁遮普部之迦爾達城曲女城西域記又作焉耆焉耆即唐書之焉耆多所居之茶縛相羅城今在焉耆北都科尼普爾之西北一百四十里東北臨乾陀羅河按乾陀羅河別源為閻闍提羅河自西北流來于阿拉哈巴之南與乾陀羅河合即此書之陷拿勒斯城羅奈即西域記之波羅尼思今西北部之班拿勒斯城是其地摩揭提當即西域記之摩揭陀今在孟加刺部乾陀羅河南跨館於漢寺又西北百里有菩提寶座城系河兩岸地

企剛座在其中東向又東至尼連禪河企剛座之北門外有師子國又北五里至伽耶城白企剛座東北至骨磨城謂之南印土又東北至王舍城又東北至伽溼羅

羅漢寺自漢寺東又西北有支那西寺古漢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毘耶離城又至拘尸那城踰大山數重至泥波羅國又至磨逾里過雪嶺由故道自此入階州按業所行惟南上出唐元奘之外而所稱漢寺甚多知中國人遊印度者不少蔣湘南所記未得十一也

劉繼莊廣陽雜記卷三云康繼武言安福之西六十餘里袁州之界有武功山按此在吾鄉界一名瀟瀟山山有洞曰石城先朝郡人劉孔當字喜聞者讀書於此孔當後為名進士著有五經難字五經叶韻共若干卷上附紅夷琉球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十九

字甲夫家有其書曾見之余聞驚歎前在甲夫家不知有此書難字叶韻不關有無若紅夷琉球正余所懸金而求者乃面失之於康甲夫也紅夷文字必用蠟底諾語以合其土音必稍有異同琉球字又不知宗何國矣按繼莊能知英吉利文字出臘頂在當時殊不易得其弟子黃瑚注云開石城洞者乃劉瀟瀟非劉喜聞也瀟瀟諱元當見先師日記此吾鄉方聞之士按張寶山庸書有武功筆記十篇言釋大胡姓劉字平田高安人為名進士四十年蓋即獻廷所記寶山又嘗為其作懷瀟土詩序喜聞固精於佛學國變後遂隱於浮屠寶山之

遊武功即訪其人也澹生堂書目十四江西諸公詩文集內有劉喜間先生集四冊注云十二卷劉孔當是喜間之書同時人已重之

明祁承燦澹生堂藏書目三有四夷館字譯八冊入卷館女真館回回館八百館高昌館緬甸館百夷館西天館余按當時女真之文字已廢疑此書不過金史國語解之夷語音義二冊四卷陳士元歸雲外集本余按此類耳夷語音義二冊書特錄各史中譯語未能得其音也

衛宏漢舊儀太僕牧師三十六苑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取教習給六廄牛羊無數以給犧牲此據漢學堂集本古人畜牧有教習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二十

蓋當時尙有此專門之學三輔黃圖卷四引漢儀注云宦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是此苑兼養牛羊鳥獸荀子儒效篇曰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郝蘭舉補注曰古人重畜問富數焉門材與焉不獨相牛馬之有經也後世蔑如矣百里奚飯牛而牛肥出說苑卜式牧羊而羊息金日磾監馬而馬蕃見漢書以上三語用非獨其才異人蓋亦通專門之學也明何孟春餘冬錄王船山靈夢云國以馬為強弱秦之強肇於非子而趙唯騎射乃能以一國抗初張之匈奴漢唐之所以能強者皆唯畜牧之盛豈不然哉

中國文字若以各國之文譯之亦有不能譯其音義而必寫其形者說文字林等書專言形聲者不在此例如爾雅釋魚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郭注云此皆似篆書字因以名焉則既不取天干之名亦無關丁寧乙札之訓蓋雖假文字之名而實用圖繪之術也梵文之卍△等字亦其例也

佛書稱大梵天王受法是以天為弟子耶蘇則稱天之所生是以天為父回教則稱上帝欽差是以天為主惟中庸稱孔子之德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曰贊曰配不求諸杳冥而實得先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三

天不違後天奉時之理洵乎誼純而道大也

錢辛楣先生文集謂近日三教之外別有一教曰小說劉繼莊廣陽雜記亦以小說為易於感人余謂清初譯三國演義以講兵法譯明人穢褻之書以觀風氣則且求之實用矣是以繼莊平生佩服金聖歎至為全謝山所不解倭人著書稱許施耐菴至列諸聖哲之中皆以其有關風氣故也後世學術愈多中國文字辭彙理奧闕里婦孺習解為難則必有求便易之法者或以音統一切字或以記號代一切文法均未可知近日造捷法數家尙未要之小說之體必將盛行而故書雅記恐太能施行

半東之高閣矣

廣陽雜記卷一云滇南獯獯俗無文書官徵其賦先與官刻木為符以一畫當一數百十兩錢分以長短為差畫訖中分之官執其半屆期持而徵之符合不少遲欠也史記匈奴列傳云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獯獯乃知刻木為符則勝於言語矣

又按鹽鐵論論功篇云匈奴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一作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然則匈奴之約束亦不僅用言語也

劉錫鴻英軹私記曰英國刊卜吏支地名十書院以光化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三

電學為主岳斯笏亦地名三十餘書院以各國語言文字為主

波蘭之既分也則俄羅斯日耳曼並禁其本國言語希臘之將復也則日本邦至突厥結社曰希的里阿而以希臘語教子弟蓋種族之分由於言語言語不亡則其種族未為澌滅也

西國論教者多以國教人教為分別如儒釋老及猶太耶蘇回回波斯之屬有古籍流傳者則謂之人教如婆羅門希臘羅馬丟登斯拉夫開勒德等無書籍流傳者按高僧釋道融傳云密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即誦又隋書經籍志載婆羅門書頗多而西人謂無書籍

流傳不則謂之國教近有人論之謂此等分別昧設教甚可解之原意蓋從古無一人獨闢之教新教必由舊約而出與人之於言語相同若能盡換一國言語則亦能特設一新教乃各國設極大教之人從不言其教為己一人所創每謂本於舊教且非欲滅舊教余按禮俗所存即教法所寓原不必憑文字亦不能分人國也凡教之得行必因其國俗之木然與人心之同然其事與立政無異若考歷代之因革損益列國之異同離合表而出之各師所長不攻所短親如兄弟和如友朋其諸持世者亦有樂於此乎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三

術數之學足以通天地之祕奧亦足以塞天下之聰明立教者不言前知不足動天下之耳目而既言前知則則適以愚天下之耳目是以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首也嚴君平道德指歸論卷一云先識來事以明得失此道之華而德之末一時之法一隅之術非所以當無窮之世通異方之俗者也是故禍亂之所由生愚惑之所由作也

傳音之器能使前人之言後人聞之傳影之器能使萬里之影咫尺見之此即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之旨也佛言唯此一事實豈妄語哉

曹樹勣滇南雜志卷十八云緬甸國好佛法有國師以
緬字寫經用回回歷不置閏按緬甸行佛法疑當用梵
歷曹君謂其用回回歷者蓋回歷出於梵歷十同八九故
也說詳佛國歷象考

抱朴子譏惑篇云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
之書尚可不須也况乃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
便良似可恥可笑昔鍾儀莊烏不忘木聲古人避之
通志藝文略一云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
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
余按魏周齊三朝雖頗重其本語固未嘗設學以教人

也

劉融齋藝概卷五云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隸皆是
寢趨簡捷獨隸之於八分不然蕭子良謂王次仲飾隸
爲八分飾字有整飭矜嚴之意余按八分之解人人異
詞以今之楷法當之亦未甚繁於隸書也蓋山倉韻造
書至于史籀皆日趨於繁由大篆以至於行草皆日趨
於簡繁者文治之極簡者民用之便也

薛榕培東藩紀要卷十二云高麗國有方音通於婦孺
如皆卦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
皆類此農每知書戶皆安讀余謂國家欲使婦孺悉思

皆知文字必宜求一簡易之法無疑也

中國字不用餘音不傳語中襯字其語氣之順逆詞意
之輕重以十數虛字代之而灼然可知即最簡易之法
惟流傳既久今事必託以古言涉筆即殊於俗語遂使
語言文字不啻重譯而通此議禮制度考文之君所宜
鄭重加之意也

各省案牘之字均多妄造即通行之字亦有有用之與本
義懸殊者若夫名稱之舛異言語之譌謬尤難悉數同
文之治豈宜如是哉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卷六云四方之訛者則一韻盡訛

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爲歌勞爲羅秦人訛青字則謂
青爲萋經爲稽蜀人訛登字則一韻皆合口吳人訛魚
字則一韻皆開口他放此中原惟洛陽得天地之中語
音最正然謂絃爲玄謂玄爲絃謂犬爲遺謂遺爲犬之
類亦是不少余按中國之官音大抵本之廣韻而失其
讀者又十之三四今時當以何處之方言爲準蓋茫無
以應也顏氏家訓音辭篇謂生民以來言語不同各有
土風遞相非笑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
折衷權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然則今日通行之官
音獨略近南北朝之都會歟

日本字與語同凡四十八字母一字一音聚音成言就
音見義或兩三字成一言或五六字成一義間有七八
字至十數字者與西文拼字之法略近視我國每字各
具其義者判然不同余友人黃公度日本國志學術志
云日本古時文字或曰有或曰無紛如聚訟考漢籍未
來之先固無文字然亦有造作形體以記事者世傳有
肥人書有薩人書如一二五作十口則之類蝦夷之地
今尚沿用五字之外或亦有變換點畫如羅馬數字或
畫作○□或作鳥獸草木形之類近世倡神學說者謂
神代自有文字所據鎌倉八幡寺河內國平岡寺和州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三

三輪寺額亦僅粗具字形不可辨讀自王仁齋論語千
文來甫立文字然僅行於官府天武之世嘗造新字四
十四卷體如梵書蓋佛教盛行其徒借梵語以傳國音
創為新體然其書不傳蓋不便於用也其後遺唐學生
吉備朝臣真備始作假名名即字也取字之偏旁以假
其音故謂之片假名片之言偏也僧空海又就草書作
平假名即今之伊呂波是也其字全本於草書以假其
音故謂之平假名平之言全也假名既作於是有漢字
雜假名以成文者有專用假名以成文字者其用漢字
之例有二一則取其義而不用其音一則用其音而不

取其義漢字假名相雜成文者今上至官府下至商賈
通行之文是也專用假名以成文者今市井細民閭巷
婦女通用之文是也日本方言不出四十七字此四十
七字雖一字一音又有音有字而無義然以數字聯屬
而成語則一切方言統攝於是而義在其中蓋語言文
字合一是以用之便而行之廣也四十七字之外有五
十母字譜不出支微歌麻二韻亦有二字合音之法惟
三合則不能成音余按無三合音則與西字拼法不甚
相合其用支微歌麻部字則仍出於梵學也按日本語
者多用之字亦間有
不用者黃說似誤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三

純常子枝語卷十二

萍鄉文廷式撰

日本國名為倭近又以倭非美名稱國曰和其史不知所出漢書地理志如瀆讀為委顏監音一戈反余疑倭字乃華字之轉音禹貢和夷底績鄭讀和為迥李誠營造法式引漢書注云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和今人猶謂之和表顏師古曰即華表也徐鍇說文繫傳云華本音和故今人謂華表為和表此和華音轉之證蓋日本族種多由中國遷徙故冒是稱重譯而來遂蒙倭號猶秦音既變爰作支那竺語非遙俄書印度矣友人沈子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培刑部又嘗疑中國自稱華夏華字未知所從來疑為虞之轉音然則孔子刪書斷自虞夏即以錫中國之土姓傳之方來者乎親暱勿棄管仲之言百世所宜誦也子培又以倭為澁之轉音亦足備一說

通志六書略論華梵云華書有重二之義石鼓文嶧山碑重字皆作二梵書凡疊句重言則小作之今日本凡重文皆作々實用梵體蓋日本字學固傳自釋家也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四十八云回部語言凡三種自今哈密闐展以西至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大率相同謂之圖爾奇語外藩拔達克山博爾羅諸部所習者名

帕爾西語別有和爾蓋語則惟回回祖國墨克默德那諸部習之與圖爾奇帕爾西語音又復迥異又云回語與準語各殊亦間有同者如稱萬為圖們黑為哈拉泉為布拉克之類又有近似者如準語稱水為烏蘇回語謂蘇準語謂雪為穆薩爾回語謂穆素爾之類程同文跋長春西遊記云伊列河之名有元一代絕無稱述蓋已無知之者準人不解載藉粗有托忒文字但能記籍帳耳何從遠稽突厥名稱耶

謝濟世西北域記云喀爾喀之西北曰烏蘭海其人衣毛飲血有語言而無文字蒙古亦鄙夷之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李鳳苞使德日記云愛爾字之女十三齡通六國語出示文字不同之報十餘種羅明尼阿之文與義與俄土奧俱異布爾噶亞則全用俄文而義迥異女子曰此猶滿洲之用蒙古文也

釋法顯行傳云至鄯鄯國其國王奉法有四千餘僧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是唯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按此天竺字母所以遍傳各國之故

皇輿西域圖志卷四十七云准噶爾字書名托忒共十五字頭合十五字頭共得一百五音又有四外字頭凡

十五字頭有音短處以此四字補之其法直下右行用
 本筆書按史記漢書稱自安息行旁國皆畫草旁行以
 爲書記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師古云橫行不直下也
 今托忒書雖右行而直下是韋注不盡然矣考準部北
 接布魯特同部其字書即旁行與今山南回部同廷式
 竊疑準部之字右行者蒙古之舊其直下者乃襲用中
 國之法漢時未必如此也準噶爾本蒙古苗裔語言與蒙古略同亦見圖志本卷
 又卷四十八云回部與準噶爾接壤而其書特異共二
 十九字頭又六外字頭按唐書西域傳龜茲旁行書疏
 勒文字同婆羅門龜茲今山南回部書法旁行亦與今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同惟點畫孳生之法史無可考又唐西域傳天竺國有
 文字天竺爲今之烏斯藏字書與回部迥殊有天竺字
 母五十字其番俗通行之字又與天竺字異別有西番
 字母三十字

蕭雄西疆雜述詩云新疆雖連蒙番各部而語言文字
 概不與同即如自一至十數目一曰畢而二曰易克三
 入屈四跳而迪五伯什六阿迪七葉迪八賽克斯九托
 各斯十曰温其字跡則如獬豸等形也

曹樹勳滇南雜志卷十引委宛餘篇云甲戌子從典屬
 國所以旅葵全文合象育譯而書之巽巽亦字形如科

斗阿町所制也昔滇有緬字生凡徼外貢夷至則譯其
 文有緬字館在布政司東南今已亡矣騰越州牧吳錯
 曰緬文形如科斗通事繙譯多不能通其義蓋緬字與
 羅夷字不同以識羅夷字之人緬緬字輕重迥殊并以
 寫羅夷字之通事夷人用漢文令譯緬音義俱不可曉
 不如寫漢文檄之彼地有熟漢文者能通其說也
 唐樊綽蠻書云言語音白蠻最正蒙舍蠻次之諸部落
 不如也但名物或與漢不同及四聲訛重大事多不與
 面言必使人往來達其詞意以此取定謂之行諾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四

南者其聲在唇齒而音飄忽積北北音也正月豁必撒
 刺二月豁者兒撒刺三月兀格勒陳撒刺四月可亦
 撒刺五月兀刺魯撒刺六月兀赤魯撒刺七月古蘭撒
 刺八月卜忽撒刺九月勿察撒刺十月客勒不禿兒撒
 刺十一月亦得勒撒刺十二月可勒兒撒刺其音在
 喉音於其中繚繞而出以字譯之不得已有數字數聲
 其實數聲氣氲於喉一氣而出也百譯高昌緬甸暹羅
 八百息婦南音也百譯呼天曰法日日扛月曰撈河曰
 喃海曰百喃刺浪浪孔雀曰如永鳳皇曰如浪哈法鴛
 鴦曰必刺法燕子曰如煙緬甸呼天曰某呼日日賦呼

月曰刺江曰木列馬山曰擋父曰阿帕母曰阿米暹羅
呼天曰笈日曰踢亞喇婆月曰趙刺婆君曰雅刺婆臣
曰禮朵滿八百息婦呼天曰笈君曰普刺拓臣曰僕混
其聲在唇齒而止及舌尖故字少而音短其聲翻簸於
唇齒疾速而不及聽譯者不得已而寫其影響其實飄
散而難定也

艾約瑟華語考原云中國言語或可謂始創於前此七
八千年不然則恐不足有此諸多變更緣自古音變至
今音古語變至今語要非幾世幾年所能完備是以考
中國語言之源者既不知本於何一族人方言之確證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五

又難舉何一類方言創於中國有語之先則莫若視爲
開闢時人自創之一家言

又云古音首見於唇齒乃漸有牙音腭音喉音自外而
內音皆依次而發喉音全後漸備有四聲今之中國固
可謂分有四聲之世至中國之創有言語實可謂先於
倉帝造字之世幾千百年且必自北而南以次傳播
又云當由舊語之轉有去聲時業多增有一新語是
卽近上下二千年內增有新語之確理余按段懋堂音
均表謂古無去聲艾氏之說本之
又唐韻末音互變舉例後云卽此有以知中國言語之

音聲變易閱歲雖多仍皆尙存而不廢非如泰西之拉

丁語與印度梵語皆遺棄無餘也今天下作中國語者
較作諸他國方言之人尤眾是中國計有文字閱四千
年其間變易至今尤未能已若中國言語之興本之諧
聲尙在四千年之前於此可略推知黃帝時及黃帝前
其言語音聲何如及大概如何變易之理也余按黃帝
正名百物名卽字也此以黃帝時及黃帝前分爲兩節
卽據倉頡造字而言至聲音先於文字而心意又先於
聲音此必然之理如言天者聲必高言地者聲必低稱
己者聲必自外而內稱人者聲必自內而外言大者聲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六

大言小者聲小推之各國言語無不皆然此卽艾氏卽
天地萬物而逞其五官四肢之用成諸語言者雖閱百
世知其變而不能離宗者也

又云今交趾人讀中國心字音如點字蓋中國人當漢
世流寓交趾者甚多故交趾言語今尙有存中國漢時
音者余按汪大淵島夷誌略云交趾誦詩讀書談性理
爲文章皆與中國同惟言語差異耳三國之亂士大夫
多避地交州唐末之亂中原舊族亦相從度嶺故今廣
東土音頗合唐韻考方言者正宜博采參稽毋圖一隅
之見也

又云中國之有四聲閱時甚久始能完備今中國又有
數省本四聲又分支聲凡音聲之變非倉猝即可成就
又非人之先有成心強為造就也故完備甚遲再四聲
非古因知今無四聲之他國方言未可遽謂與中國方
言確非一本緣四聲晚出固不礙大地方言同出一本
之論也又云中國四聲晚出有與泰西方言近似者如
泰西作問詞語末其音上轉即幾讀如中國上聲故自
創有此上轉音後其前此特取作問語諸虛字漸皆衰
廢茲考希臘拉丁文中時備作問語之虛字甚多非若
今之以音上轉語作虛字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七

又云希臘語有三聲即此而論是其方言與中國近似
而較之泰西諸國則判然不同希臘人自謂當中國漢
高帝時已別得具有三聲緣是時其國人有遼雅典城
官話著書旁加三聲號誌各加於書向羊皮之文字上
茲考其所謂三聲一輕利聲一遲重聲一抑揚聲在希
臘人一語中分有多節以上三聲即惟一節得一聲他
節皆不得也至三聲之流入希臘不知何時惟雅典人
甚重此聲學實非他城人所能企及余按輕利遲重抑
揚三聲實與中國周時所謂長言短言內言外言相近
各國語言同出一源此其證也

西書每言分音階而回書亦言之雖未必實然

然可為言語同源之證

又云若以朝鮮日本二國之方言與中國較其同異皆
當溯考其古音為正如日本人名泉曰伊仔米而朝鮮
人名井曰碎末是皆與中國井字古音為相近蓋朝
日兩國語皆長加有多節中國語獨否是以知此井字
原音存於中國

方言記朝鮮冽水之言多同於燕三國
志東夷傳云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
趙民避地朝鮮數萬日燕人衛滿復來
王之按此朝鮮語所以多出於中國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八

為鬚湯或為馳輓或為輶弛或為號支聲易聲兒聲在
十六部多聲也聲宜聲在十七部此可見合用之理余
謂聲音既改則字體隨變如循理推求可以知古今聲
韻之殊不獨明於合用之理而已

又接近人簪書言爾雅十二歲名西人考之謂與猶太
古語同未知信否俟詳考之通西學者

莊子天運篇巫咸招按招蓋即招魂之招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

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
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楚辭帝告巫陽曰有人在
下我欲輔之王逸注云帝謂天也又曰上帝其命難從

按楚辭言帝與上帝卽莊子所謂上皇言欲輔下人卽
莊子所謂監照下土又招魂於四方上下卽莊子所謂
天有六極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六極四方上下也此巫家之古說西教言
天主大半同之亦巫家之支流餘裔也楚辭又言魂魄
離散招其來歸恆幹亦近於耶蘇書所言末日判斷時
之事矣又按景差大招察篤天西以下卽莊子所謂治成德備也朱子以爲略知禮國經野之禱矣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曰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
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是
祝亦稱上帝又楚巫微見景公曰請致五帝以明君德
孫淵如曰五帝五方之帝愚案此卽莊子所謂天有五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九

常也

呂氏春秋順民篇湯禱桑林曰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
帝鬼神傷民之命高誘注曰上帝天也此巫禱稱上帝
之證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三云魏晉以下佛老盛而鬼神之神
說託佛老以行非佛老也巫之依附於佛老者也東漢
以前佛未入中國老未淫巫者鬼神之神說依附於先王
之禮樂詩書以惑天下

蔣良騏東華錄卷一己亥年二月將蒙古字制爲國語
創立滿文卷二天聰六年三月以國書十二字頭向無

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命巴克什達海酌加圈點以分
析之按國書用蒙古字爲底本猶日本文用中國爲
底本也凡造新字行用必依舊文始易通曉也

荀子正名篇曰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之名
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楊倞注成俗曲期方言也曲期者卽下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
爲通又云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
案正名二字本之論語名字也此荀子述孔子改正文
字以春秋當新王之意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十

呂氏春秋察今篇云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按命猶名
也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樂成篇云舟車之始見
也三世然後安之夫開善豈易哉凡欲爲法於後世者
當知此意

漢書地理志云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
可證按老子終篇欲民老死不相往來然則黃老之說
正不必同特後世道家之言託始軒轅耳

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大學士等以鄂羅斯貿易來使
齎至原文繙譯之文進呈 上閱之論曰此乃喇提諾
按卽臘頂一札多烏祖克俄羅斯三種文也外國文亦
有三十字母者亦有三十字母五十字字母者朕交喇嘛詳

考視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平上去聲而尚有入

聲其兩字合音甚明中國平上去入四韻極精兩字合

音不甚緊要是以學者漸少至棄之又云中國所有之

字外國亦知之特不全耳東華錄卷十謹案中國四聲為各

國所無近西人艾約瑟尤極言之至中國文字一字為

一音合音乃翻切之學故知之者鮮也

李鳳苞使德日記云德國書樓正監督里白休士言北

方無入聲各國古音皆然美利堅士番亦然諒是天地

元音知其於東方學問確有心得余按此說非也中國

古音四聲俱備段茂堂諸人言無去聲者或未可知入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十一

聲則必有之即如說文開卷之一字則自古無平上去

三聲讀法也北方之無入聲蓋慕容苻姚鮮卑氏羌之

倫迭主中夏衣冠南渡夏語猶存而大河南北漸變夷

言故與各國土番之音居然相近矣

劉融齋說文疊韻云南方有入聲北方亦有入聲北音

入與去難辨而可辨蓋以短去聲為入聲且以為近雅

亦可謂好為新說而不顧其安者矣又云北音入聲有

讀似平聲者其意中仍是入聲與其讀入似上去意中

仍是入聲同余謂此北人知其為入聲字恐或誤用故

強識之以為分別耳且審音不求之於耳而求之於他

人之意乎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高祖立肥為齊王諸民能齊言者

皆予齊王按此以言語分國蓋三代之遺制

魏源聖武記天聰八年 太宗諭征黑龍江諸將曰茲

地人民語言騎射與我國同撫而有之即皆可為我用

攻略時宜告以爾我先世本一國人載籍甚明毋甘自

外開國規模先集同族固至要之道也

方言之例有稱通語者有稱古雅之別語者有稱凡語

者有稱凡通語者有別其地而言若陳楚之間通語楚

通語者有稱齊趙之總語者有稱四方通語者有稱異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十二

方醜稱者有稱楚轉語者有稱南楚江湖之間代語者

有稱通名者有稱四方異語而通者有稱語之轉者有

引燕記者有引傳者近人顧亭林劉繼莊皆欲齊天下

之聲音或又以為迂論余謂印度惟言語不通故為英

吉利所蠶食中國則言語雖略有隔礙而尚易相通又

加以文字畫一故尚能自立然宜及今廣遺軒校其

同異證驗古今整齊風俗名物不正則改之醜稱惡語

則革之勒為成書行之庠序使其語簡而易明其情同

而能達亦固圉之要道也史記李斯列傳始皇使天下

同文書蓋平六國之後此固其急務矣

譯音無定字自古已然然及今通商之國遍及寰區文字既殊語音尤變則凡地理名物度量皆當定畫一之字以便翻譯而無歧誤此當以令甲行之者也

荀子王制篇云王者之制聲則凡非雅聲者皆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是之謂復古此以聲與染絲畫繪之色對舉蓋不專指音樂是顧亭林欲盡用古音之所本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十三

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遺失又云昔周公著爾雅一篇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音不同以近正為主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為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斟酌損益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五方之俗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

達於諸侯之國是謂雅言雅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又儒俗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王引之曰古夏雅二字互通左傳齊大夫子雅韓子外儲說右篇作于夏是其證劉寶楠論語正義云後世人作詩用官韻居官臨民必說官話卽雅言矣余按有訓詁而後古今之文義雖變而仍通有反切而後古今之音韻雖移而可攷不然則古書必譯以方言而先王之訓典不能存其原本矣此雅言之功所以大也又按劉端臨以爲詩之有風雅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論語正義因之遂謂周室西都當以西都音爲正平王東遷下同列國不能以其音正乎列國故降而爲風此說則近於太泥詩之風雅自以體言既同被乎樂章豈得殊其音讀故國風諸什用韻多同謂非雅言且與本經不合非通論也且先王訓典何獨西周卽唐虞故都夏殷舊壤豈其質文既改雅俗遂殊故知雅與夏通所賅者廣元公爾雅非據周言後世官話非本都人之語有自來矣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十四

方音有中夏言蓋卽漢時之官話也惟又有東夏西夏則不知以何地而分耳
管子侈靡篇曰周鄭之禮移周律之廢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蓋禮樂崩壞

則人心風俗變人心風俗變則地氣亦因之而變於是
鵲鶴來巢李梅冬實而杞用夷禮公薨楚宮遂疊見於
春秋矣以聲服別人類而其本在於禮樂六代能行鄭
學而衣冠之俗賴以不亡亦其證也

彭紹升二林居集沈起元事狀云 世宗詔以閩人不
善官音令督撫教之學習興化土音尤誦屈讀書了不
可辨公建正音書院擇閩人通官音者為之師集諸生
以四聲教正經書俾轉相教授上官采其法頒行諸府
然至今閩人讀書尚不易辨豈當時雖有此舉未收其
效歟整齊風俗帝王大政廣東瓊州各縣至今頗有官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十五

音問之士人以為傳自東坡蓋風行草偃固賢有司之
事也

新譯佐治芻言第一百五十六節云此章所用伊哥挪謎
字樣係希臘古時人語按是字希人訓為治家之法近
人則以節省之意釋之其見解不無小異然細參希人
語意亦以節儉為治家之本是近人之訓仍本古義按
古今語意遞變及以訓詁代正字之法固中西所同也
方言卷一云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樊或謂之壯燕
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皆古今語也郭注云語聲轉
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

語不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故為之作釋也按別國既相
往來則故俗之語或失古今之變恆必由斯學者所當
謹記也

抱朴子鈞世篇云古書之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
異語變或方言不同世異語變故有古今語矣方言不
同則別國不相往來之語也一縱一橫而聲音之變盡
此矣

朱子韓集考異卷二芳茶方崧卿舉正云大抵茶與茶
古音相近今案茶與茶今人語不相近而方云近者莆
田語音然也雖出俚俗亦由音本相近故與古暗合耳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十六

今建人謂口為苦走為祖亦此類方言多如此云余謂
古今音變多由雙聲朱子蓋深明其故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六字母切韻法有孌字釋音云此
不是字有聲無形借用女聯為形又借女聯為切訥字
平聲按國朝修西域同文志每以兩音合寫成字即用
此例實即西人之拼字法也

史記鄒陽傳云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
而疆威宣素隱云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張晏
曰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王符潛夫論論榮篇云由余
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令名

美譽載於圖書至今不滅越象蓋越蒙之誤其云載於圖書至今不滅則東漢時其事猶可考也產於八蠻蠻即閩是越蒙為閩越先賢之最古者又桓寬鹽鐵論相刺篇云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張敦仁校云夷吾或子臧之誤余按張說是也後人不知越蒙而但知管仲故妄改為夷吾若管子則顯上之人與齊壤地相近何必待譯而通乎管子小匡篇云使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周游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宜其兼蓄海外之英才矣明張燧千百年眼卷四云七國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十七

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獨秦則不然始與謀國開伯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有天下者諸人之力也呂氏春秋功名篇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高誘注云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例向喉故曰反舌慎勢篇曰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鞅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金樓子立言篇堯問舜紫舌之民不可與語若何舜曰君若遠鑑必知通

純常子枝語 卷一三

塞紫舌之民何難合同紫舌蓋即反舌

大般涅槃經菩薩品云譬如大王告諸羣臣先陀婆來先陀婆者一名四實一者鹽二者器三者水四者馬如是四物共同一名按四物雖同一名若以天竺文寫之自當有異蓋拼音之法音雖無窮而要不能不視今英法之文亦頗有似此者不得譏中國文字聲音太少也肇論涅槃無名論云泥曰泥洹涅槃此三名前後異出蓋是楚夏不同耳云涅槃音正也明釋德清略注云五竺梵音不同如此方之楚夏按僧肇以涅槃為音正不知屬天竺何處之音又梵文音讀雖殊字體未知有異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十六

否翻譯名義集云梵書伊字西域有新舊兩伊如此方古文今文之類舊伊三點相離即伊字新伊細畫相連即△字然攷之悉曇字記天竺字源則伊字又作伊聞古印度文字字離寫與中國同近世則連屬為字略同歐士是佛國文字亦屢有變遷矣又涅槃經文字品十四音名字本而阿伊等字每字皆合數義又云吸氣舌根隨鼻之聲長短超聲隨音解義皆因舌齒而有差別按阿伊憂字皆有長呼短呼伽閣茶陀字皆有重音按重音既特注則此即差別之顯見者故讀譯本之書當知與原書音義神理斷難吻合通其大意可矣不

可更執中國文義駁難於一字一句之間也高僧傳云什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凡觀國上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以華文譯之羅什猶言失其藻蔚則今以英法文譯中國詩書者其失味更可知即今中國之從天主耶穌者大半村鄙之民其譯新舊約等書亦斷不能得其真意覽者乃由譯本觀生論義互相詆訾此亦文字之劫海矣

景德傳燈錄卷六大智曰祖道豈與諸部阿笈摩教為隨行邪原注舊梵語阿含新云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是梵語有新舊唐宋人皆知之凡各國皆有新舊語然則遼金元史及大藏全呪輒煩改譯者是以新語易舊語耳非前人竟誤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十九

漢書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時獻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樹之榛栗條云倭韓國諸島上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魏志東夷傳并辰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又云倭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蓋是時吳魏皆亟通海道是以東方物產世所共知互市之端莫先於此又淮南子卷二塵垢弗能蕪高誘注云種讀倭語之倭倭語二字未詳豈當時東方之言久通中國乎

論衡儒增篇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依國篇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暢超奇篇又云白

雉貢於越暢草獻於苑倭苑雙聲字宋陳葆光三洞尋仙錄引廣異記云秦始皇時大苑中多狂死者橫道有鳥銜草覆死人皆活始皇遣問鬼谷先生曰此東海祖洲上不死之草生溪田中一名養神芝葉似菰一葉可活千人乃道徐福入海尋祖洲採芝草蓋即因暢草而附會也

梁釋慧皎高僧傳吳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按交趾時屬中國則不獨通市且許外人占籍矣蘇子由龍川略志卷五曰蕃商辛押拖羅者居廣州數十年家貲數百萬獲一童奴遂養為子是蕃商有久居廣州者宋時例所不禁也岳倦翁程史一條尤可互證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二十

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部悉昆侖書多梨樹葉釋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第一云南海諸洲有十餘國初至交廣遂使總喚崑崙國焉唯此崑崙頭捲體唐人說部奴稱崑崙即此南至占波即是臨邑按即此國多是正量少兼有部按昆侖書當即今巫來由書余曾得巫來由字母乃與阿刺伯同島夷志略云古者崑崙山又名軍屯山山高而方根盤幾百里截乎瀛海之中與占城西竺鼎峙而相望下有崑崙洋因是名也

徐大椿樂府傳聲云字之分陰陽從古有之宋八填詞極重中原音韻分各韻最詳但只平聲有陰陽而餘三

聲音不分不知以三聲本無分乎抑難分乎又或以爲去入有陰陽而上聲獨無此更悖理之極蓋四聲之陰陽皆從平聲起平聲一出則四呼皆來一貫到底不容勉強亦不可移易豈有平聲有陰陽而三聲無之者亦豈有平去入有陰陽而上聲獨無者此等皆極荒唐之說按四聲皆有清濁以廣韻求之義例昭然惟四聲皆分於未出喉以前上聲音促其清濁較難審別故上聲之濁音往往即轉爲去聲然靈胎精於讀曲遂能確知音學其識殊不易及也焦里堂易餘籥錄但知陰陽上去入即論亦然而不知上去入之亦有陰陽所見太陋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三

乃轉以譏靈胎不亦誤乎

劉融齋四音定切云陰聲陽聲之名自元人定曲韻始有之其實非有他也彼所謂陰者類即清所謂陽者類即濁而已馮班鈍吟雜錄不信周德清之論陰陽而曰字音乃有可陰可陽者今製詞者都不知余按張叔夏詞源謳曲旨要云哩字引濁囉字清住乃哩囉頓咬喻又云清濁高下縈縷比是宋人歌詞已分清濁矣三國志東夷傳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制東界地與之石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那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

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今有名之秦韓者按辰秦一音之轉據此則東方兼有秦音又知逃人苟能相保聚以立國則言語尙能存其故俗也劉子隨時篇云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宜也此則北齊之時鮮卑之語裸裎之俗充塞朝野中國言服且將盡變雜而不越明哲以之然不若保抱扶持共集於偏壤以待時矣干令升搜神記卷七云胡牀貂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來中國之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賓皆以爲先然則中國舊俗不移於外人者渠有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三

幾哉

遼史天冊五年正月始制契丹大字頒行之耶律圖魯卜傳云太祖製契丹大字圖魯卜贊成爲多陶宗儀書史會要云遼太祖用漢人以隸書之半增損之製契丹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按遼是時已建孔子廟故頗知文字之重其以隸書爲本疑不盡用拼聲之法矣金史章宗明昌二年四月諭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譯爲漢字國史院專寫契丹字者罷之

金史完顏希尹傳太祖命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於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天輔

三年八月書成太祖命頒行之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

欽定滿洲源流攷云字書則百濟新羅渤海沿用漢字金初尙用契丹字至太祖始製女直字熙宗又製女直小字用以譯經史試科舉至蒙古字行而女直字遂中廢明祕閣書目尙載有女直字母一書我太祖高皇帝創製國書雖語言與舊俗不殊而文字實不相沿製云

畢沅漢魏音說云宮商之音肇自血氣故劉勰謂吐納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三

律呂唇吻爲先就余所及于音近讀若一端而外復有緩氣急氣長言短言橫口歛口閉口籠口在舌諸法緩氣急氣呂覽慎行篇淮南地形訓注中有之已載作者自序此說增洪雅存漢魏音後故云至長言短言見何休公羊傳注橫口合唇歛口開唇並見劉熙釋名又淮南傲真訓云牛蹠之泔高誘注泔讀延祛楊問急氣閉口言也又地形訓云其人蠢愚高誘注春讀春然無知之春籠口言迺得至緩氣又有在舌者互見淮南修務訓是皆漢儒故訓所當充類以俟反隅

王筠茶友記說云輟耕錄引宋張文潛明道雜誌曰經

傳中無婦於二字嬌字乃世母字二合呼於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中合兩字音爲一筠作說文釋例曾以經典證儒書本有二合音今見此以俗語證之則又有可言者吾鄉奴僕佃戶稱其主爲準家乃主人二字急呼而爲準也都中稱所尊敬者曰你那即是你老人家則那者又老人家三字之合音也陳蘭甫師評白石詞集云怎字乃作麼二字合音李石續博物志卷四曰不可爲叵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始也錢辛楣養新錄又以壽夢爲乘爲切音之始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三

說苑善說篇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并草濫于昌桓澤于昌州州饑州焉乎秦宵胥縵于乎昭漣秦踰滲隄隨河湖召越譯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塞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此譯詩歌之始蓋本原意而文飾之然原歌乃無一字之可通是當時之越人與華夏迥殊其後通於中原遂失其故有之語言矣後漢書西南夷傳白狼王唐敢作詩三章譯以漢語然其原文亦無可解且疑其別有文字未必如後漢書所寫也日本近古史談卷二記

豐臣秀吉之歌曰露止置露止消奴留我身哉奈仁波
乃事波夢乃世乃中譯曰露生露滅是吾躬浪速榮華
一夢中然以和文寫之則尙非露止置等字也蓋由和
文譯漢文又重譯爲漢文詩句眞所謂重譯而通之凡
古譯歌詩者蓋皆如此

後世之琴譜卽合數字爲一字之法宋人之工尺等字
譜見於沈存中筆談羨白石歌曲者卽省一字爲一二
畫之法特行之一事一時而未遍耳陳蘭甫師評白石
道人歌曲云由此等字而知其工尺由工尺而知其律
呂由律呂而知其宮商由宮商而轉爲今之工尺縱使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三五

盡識亦不啻重譯而通故余屢欲爲之而輒止也案此
由律呂失傳字譜亦不行於後故有考訂之難若倭人
伊呂波之類婦孺皆知則但覺其便矣通志六書略五
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
數字之理以取數音之文余謂琴譜之字乃記號之類
與音理無涉笛色
之類乃記音耳

明何孟春餘冬序錄卷四十五云天竺妙語多由於音
中國之人有所未知元有天下裔夷之言尤非中國字
之所該世祖時巴思八得佛氏遺教制蒙古字平上去
入四聲之韻分唇齒舌牙喉七音之母字甚簡約而凡
人之言語苟有其音者一無所遺蓋自有書契以來大

率以形爲主人以手傳而目視者也而蒙古字一皆以
聲爲主人以口傳而耳聽者也論者謂元盛時此字爲
一代之文而通行乎天下者與蒼頡史籀斯逸凡四矣

按蒙古語不分四聲孟春所言略誤熊克忠韻會舉要
於開篇特書云蒙古字韻音同是知當時之盛行矣
顧亭林日知錄之餘卷四華夷譯語洪武十五年正月
丙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
高昌書制爲蒙古字以道天下語乃命翰林侍講火原
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復取元祕史參
攷紐切以諧其聲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元史順帝紀至元三年四月禁漢人南人不得習學蒙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三六

古色目文字然則至元以前蓋頗有通元人國語者矣
大唐內典錄卷四案梁湘東王繹貢職當作
職貢圖云元魏
本姓托跋鮮卑胡人也西晉之亂有託跋廬出居晉樓
煩地晉卽封爲代王於後部落分散經六十餘年至廬
孫捨翼韃或言涉珪

又云魏孝文帝絕虜語尊華風
尙書大傳云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之所
自有也故聖人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
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篋以爲八
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口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

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通鑑前編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鄭注云動物羽羸之屬虞書曰鳥獸踰鳳皇來儀夔又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愚案六經所言後世無不通解惟言樂之效至於神祇來格鳥獸應聲幾於元妙冥感不可意測注家隨文生解未知其所出然蓋古人聲樂卓絕後來律度既同精神遂合夫道流符籙釋家禁呪猶或奇效出人意表況於六代聖王聲教之所存哉若精求乎度數之微詳察乎聲音之故百年之後樂理尤精庶乎黃帝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三七

鈞天師曠清角接墜緒於三千年以上也

英國文字如風之字爲 *Wind* 旋轉之字亦爲 *Wind*

弓之字爲 *Span* 抱揖之字亦爲 *Span* 但略異其讀

耳此等以中國字比例之爲引申義其讀雖異而仍爲

雙聲亦與中國義轉而音變者相似也

德意志文字 *C* 字讀如猜有軟硬二音按天竺字源 *C*

字音嘶陟轄切悉曇字記音吒卓下反又 *o* 字字源音

訛悉曇字記音訛疑卽德國文字之所本又 *o* 字德語

讀如 *o* 合音悉曇字記有 *o* 字音車字源音擦亦極相

近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純常子枝語卷十三

三七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萍鄉文廷式撰

余校書甚多往往寫書眉間不錄於冊今略檢錄行篋所存及新校者備列此卷為開書者取焉

元史五行志序論見胡仲子集卷一今取以校之

其初一陰陽耳陰陽一太極耳 集作其初一陰陽耳

太極耳

身為神人之主 集無身字

而心範圍天地之妙 集無而心二字

自身而推之 至備矣 集作厥功既成有洛書之瑞是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為洪範九疇箕子因而演之其言天人之際備矣

生之大傳 集無生字

顧乃執其類而求之 集作顧乃拘拘然類求其應

會大風吹海水盡涸 集疊水字無會字

濟師大捷憲宗以為天導我也 集二句先後互易

五方不殊性 集無不字

其餘畏天 集無於字

郡邑災變 集作災異

深自謹焉 集謹作警

作五行志 集作為五行志云

及凡霜雹之變 集作及淫雨傷稼穡

熾炎 集作濫炎

中央生萬物者也 集無萬字

按以上同異或由宋景濂點定然胡氏之識能知史法

非景濂所及故特錄原文備校勘元史者閱焉

又胡仲子集中錄元憲宗諭功臣誥自題其後云此誥

見元史忙可今作哥撒爾傳中方北庭草創其言爾雅有

如此者中統至元諸公未之或逮也因表而出之加筆

削焉今以忙哥撒爾傳校之

幹羅思阿速穩兒別里欽察之域 集作幹羅思阿速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別里欽察吾之域按此略有誤

伐山 集作伐木

欲得之心 集之作於

勤勞 集作勩勞

治朕皇考 集治作迨按此元史刑木誤字

察哈台阿哈之孫太宗之裔 集察哈台下衍以字無

太宗之裔四字

克薛傑 集傑作格

汝父肅將大旅 集作忙可撒爾肅將大旅

按赤台等謀是用潰 集作石烈門按赤台謀是用潰

使辨治之 集作俾訊治之

汝父體朕之公 集作忙可撒爾將朕之公

又使治 集使作俾

脫歡脫兒赤 集作脫歡赤

罔不怨 集怨作慙

人則雖死 集作爾父雖死

朕將寵之如生 集作朕篤不忘下有亦惟汝圖厥終

句

如是而有福不如是而有禍 集無此二句

立身正直制行貞潔是汝之福反是勿思也 此句元史本有誤字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三

集作省厥身罔弗克正時乃之福反是弗思時汝之

咎

怨汝父者 集怨作慙

朕言 集作朕志

弗慎釋之 集弗作勿

怨汝 集怨作慙

又而母而婦 至則盡善矣 集作汝亦永建乃家汝祖

汝父無替厥祀

按胡氏點定處多摹偽古文尙書是其一失然文義亦有較元史詳備之處合觀之庶可知未譯蒙文之本意

矣

唐史論斷余得一舊鈔本以福建新刻本校之字句異同篇目詳略皆足以資攷證今摘其較勝新本者錄於左方其無關出入者不悉載

目錄責封倫舉賢 原作責封倫不舉賢 篇目不同至多皆勝今本

茲不悉出刊本錯誤顯然者亦不錄

張柬之遂廢武后 原無張柬之遂四字 按孫氏所

論是史家書法與張柬之絕不相涉此篇目舊本較

勝當從之

帝王細務 原作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是當從之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四

崔損卒 原作崔損便僻固位

卷上

復置十二軍條 乃謀遷都以避舊本避下有之字

中書門下議事條 天下親覲 親作但

定朝廷之制條 貞觀之治 貞作正全書皆然

房杜相業條 各有著法 有作省

追尊祖宗條 治與古同 作與治古同 按治古二

字見荀子此校書者妄改當從原本

狄仁傑薦張柬之條 一婦僭天下大號 婦下有人

字

韋后安樂公主進鳩帝 原無進字

昏昏然平等人爾 平作何是

卷中

開元尊號條 千萬世罵與笑耳 罵作罪

刑罰幾措條 人道盡喪也 也作矣

冊忠王條 明皇以林甫之言 以作於

用王錡條 今乃恣奢日廣徧賜嬖寵之家云云 原

日作逸徧作徧乃逸字賜字斷句文義較合當從之

李光弼斬崔眾條 將帥尊朝廷威 原作將法威朝

廷尊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五

李峴降蜀州條 若虛附會輔國亦言其冤 原作不

言其冤是

開陵陽渠條 謂天下利害 謂作繫

陸贄論吐蕃條 不可假夷狄明矣 假下有力字

卷下

用裴度相條 太宗之土宇 原作太宗之業

失河北條 止四年 原作至十四年

不可得爾 爾作矣

貶杜元穎條 至於名亦未必失 名下有位字

辨朋黨條 助成治平之業以此所謂云云 以作矣

不能制其黨 制作誅

制內臣條 此內寵臣之尤盛者 無寵字

今狐緇縱賊條 罷太子為太保 原作罷為太子太

保

鄭畋罷相條 何至成大亂 原句末有哉字

湛然居士集余所得影元鈔本與李仲約侍郎藏本字

句異同極多大抵勝李本者十之七八袁爽秋觀察所

刊即據李本而間加案語不闕攷證尤失真矣今錄其

得失之顯見者列之左方其兩通者不悉出焉

錄不具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六

北宋士大夫多篤守漢唐注疏之學如聶崇義邢昺杜

鎬孫奭以至丁度宋祁賈昌朝楊安國彭乘之徒載在

史籍源流可稽也至劉原父始好為新說而歐陽文忠

欲刪讖緯又推重孫明復之流而學術始一大變按伊

川語錄云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是程學

不重注疏而朱子語類教學者讀注疏不下十數條又

卷一百二十九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但注

疏如何棄得朱子在南宋特重注疏如此故朱子道問

學之功非濂洛之所能及也

墨子非命中篇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

昔三代有若言以流傳矣今故先生對之畢秋帆云生當作王孫仲容問詰云顧校季本吳鈔本並作王俞樾云此子墨子託為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謂生當為王非是詒讓案疑當作今胡先生非之諸校並未得其義案畢說是也墨子以執有命者據三代為言故即以先王之說對之故下文引仲虺之告太誓之言皆先王之書也今故下或脫以字

近時外侮迭至內治不修士心慘然乃知民散之弊至於如此於是立會立社之風稍稍復起蓋自國初用閣黨之餘論以馮銓劉正宗輩定一切法宜有此弊矣乾隆嘉慶間法禁尤嚴然當時士夫亦頗有知之者吳江張海珊小安樂窩文集書魏叔子續續朋黨論後云舉天下之人渙焉各不相屬於是國家之事無一可為者矣又云今天下非無事也自公卿以至布衣自一鄉一邑以至四海九州之大各懷其私各顧其隱泛泛然若秦越人之相值於中途皆將解攜以去者一事之來壘斷而望可左可右也踣閭而語可入也極其陰陽向背進退語默之術以幸苟免於斯世蓋以漢唐宋明之所謂朋黨者至今而廓然清焉而國家亦究何賴哉鄉曲之士苟有以道義相切劘相稱引者皆將加以標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七

榜之行朋黨之目然則士之處此世者豈不難與鐵甫之言固見幾於早者也夫積力以求勝於民而豈知環伺之敵之不易求勝也哉

王阮亭香祖筆記卷七云子奉使祭告西嶽於玉泉院見無憂樹四株後閱內典頻頭婆羅王立瞻婆國婆羅門女為第一夫人生子名無憂又生子名離憂其無憂即阿育王也後王出外園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數盛王見已此華樹與我同名心大歡喜蓋此樹與青柯坪婆羅樹皆西域種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八

穀梁莊三十一年傳齊侯來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楊疏案管子云出戎菽及冬蔥布之天下則以戎為豆也故徐邈云今之胡豆也周穆既取嘉禾齊桓復頒戎菽洵酌之義挹彼注茲帝王之大法也

齊民要術卷三陸機與弟書曰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塗林安石榴也又引廣志曰胡椒出西域卷三博物志張騫使西域得大蒜胡荽延篤曰張騫大宛之蒜卷二漢書云張騫外國得胡麻

梵語調伏曰毘奈那已調伏曰毘膩多見華嚴五論卷三今歐邏巴語凡現作與已作異名蓋本之印度也

尙書洪範正義引尙書大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求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蓋言五行不言四大皆指人用而言余謂四大爲出世法五行爲入世法此可證也國語鄭語曰先王以上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此化學農學之所始楊雄太玄經玄測曰盛哉日乎炳明離章五色淳光今西人言日有七色與此義同褚先生補史記龜策列傳衛平曰天出五色以辨白黑亦言色出于天宗鏡錄卷二十七引法華方便品偈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此正不指世間爲正不指燈火析智爲正不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九

指燈炬體法炬爲正不指星月道種智爲正乃指日光一切種智爲正按此雖譬喻語然一切光皆出於日一切種智亦生於日可由此而悟也

荀子王制篇云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楊注五疾瘠聾跛躄斷者各當其材使之謂若矇瞽脩聾聾聾司火之屬管子入國篇云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養疾聾盲啞啞跛躄偏枯握遞注云兩手俱著不疾聾盲啞啞跛躄偏枯握遞申者謂之握遞不耐作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按官而衣食之而事之注謂官殊身而後止蓋收養之外猶必因材而用之其使之成材者又必有教之之法此三代所以無

棄人而王道之所以大備也

辛稼軒乾道乙酉進美芹十論其審勢篇云虜兵如中原所發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於蹂踐之餘田宅罄於剝剝之酷據此則國朝漢軍之名亦源於金也禮親王昭穗嘯亭雜錄漢軍初制一條云國初俘掠遼瀋之民悉爲滿臣奴隸文皇帝憫之拔其少壯者爲兵設左右兩翼入關後明降將踵至遂設八旗康熙中平三逆其藩下部落亦分隸旗籍雍正中定上三旗每旗佐領四十下五旗每旗佐領三十其不足者撥內務府包衣人隸焉蓋雖曰旗籍皆遼瀋邊氓及明之潰軍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十

敗卒今生齒日繁豐沛舊臣尙不能富饒而聚若輩數萬人於京華又無以令其謀生之道當軸者宜有遠略歟禮王之意蓋欲以漢軍盡占民籍也然今日之漢軍與滿洲蒙古多通婚姻仕宦之家禮俗並同其隸內務府者顯貴之易尤非外旗滿蒙所及故京師之中內城風氣議論與外城迥異而滿蒙漢之分則外城士大夫多有無從揣測者矣

韓泰華無事爲福齋隨筆云子性好讀史幼病元史蕪陋欲仿五代史記注凡有關元一代典章制度名臣碑版墓誌無不詳細錄載更訪求各家之文搜羅十餘年

得百數十家半係傳鈔精本或四庫中所無而元刊尙在者擬先爲元文選以十家作一集陸續刊刻道光庚戌首集既成尙未散布卽燬於亂嗟乎文之顯晦數也余心緒衰耗無能爲役矣僅存元文選目留待後者秦華字小亭仁和人官潼商道爲余友人沈子培刑部曾植子封編修曾之母舅聞小亭晚年落拓京師其所藏金石書籍悉爲人所盜賣其所見元人舊集距今不過三十四年而海內藏書家有不及見者矣其所選目猶存惜未及借鈔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十二

也夫杞用夷禮公薨楚宮此中國之淪爲夷狄也左史陳詩季札論樂此夷狄之進於中國也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於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爲夷豈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爲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爲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爲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閒皆夷狄邪余謂繼莊之言迭爲華夷信矣而其舉幽燕閩廣爲說則猶似以地斷也華夷之分在於政教而已遼晉之政教無以大異不得謂石敬瑭爲華阿保機爲夷也閩廣之盜賊縱橫賄賂狼籍不得謂今日華

而昔日夷也神明之胄被服禮教洽習仁義則黃虞三代之古存矣春秋之大義不在斯乎

說苑君道篇曰天之生人也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民人當作改選諱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子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按子政說春秋大義如此夷夏之分瞭然可見矣不僅用夷禮而後降貶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十二

孟堅作漢書斷代爲史故前不紀項籍後不紀王莽所以尊本朝與史遷作通史之例異宋司馬溫公修通鑑乃不宗史記而宗漢書殆失之矣羅泌路史禪通紀云方秦之亡也籍既自立割漢中以王高祖漢中之地非惟偏也高祖之王又出於籍籍方分王諸侯而高祖固出其下是天下之勢在籍也烏乎而不紀之故必待天下之一而後紀還於漢是編年之法也此所言深合史例錢辛楣乃謂與楚並列是不以正統子秦尤恐求之大深非史遷之意矣

鹽鐵論散不足篇羊淹雞寒孫仲容札遜云淹庵假借

字釋名釋飲食云韓羊韓兔韓雞木法出韓國所為也
雞寒當即韓雞韓寒聲近古多通用余按唐語林卷二
文選曹植樂府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臘肉謂之寒
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
韓雞為證寒與韓同又子建七啟云寒芳苓之巢龜五
臣改寒為寒於理不安孫氏此書自云不取前人成說
此條乃適用崇賢選注矣語林此條云匡又家有其書
蓋資暇集之說行簡中適無
此書俟檢 又按七啟注
寒今臘肉也不作臘肉
莊子齊物論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郭象
注云是猶對牛鼓簧耳俗語對牛彈琴蓋出於此又牟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十三

子理或論云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
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為蚊蟲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
耳蹠躩而聽亦俗語之所本
文中子立命篇薛收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
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以示民釋地祇蓋知示即祇
字文中子固精小學也以民疑當作於民
顏習齋質性粗故持論每有過激之處然其重六藝求
實用不可非也又深見明末國亂民窮而士大夫高談
性命無補世變循至滅亡深推其弊歸咎宋儒與王船
山願亭林大概有相合處其著宋史評為王荆公韓平

原辨論博而篤則習齋於史學攷究亦深又其言曰宋
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為多事見理財便指為聚斂見
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為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矣
此中國積弱之源習齋痛切陳之亦未可以為偏激也
習齋謂張文升曰如天不廢子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
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
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余謂但言舉人材而不言
教人材則不獨禮樂未可興即農無農學兵無兵學所
謂富強者亦不足恃也王船山黃書慎選一篇亦但言
及鄉舉里選而止此皆為秦漢以後制度鋼蔽耳目故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十四

雖豪傑之士莫能窺見本原夫非庠序學校以育人材
而使士農工商盡出於學校不足以見王化之成也若
待人材之自成而舉之則愚民之術而苟且之制即鄉
舉里選與詩賦制藝其得失相去幾何哉
宋胡宏知言曰三代而後漢唐之盛謂愛民而富民之
君則有之謂愛民而教民之君則未之有也五峯知三
代以後之失教然富民之術秦漢以後亦偶不擾而民
自富耳非君之能富之也
釋玉琳語錄云順治庚子奉 詔到京聞森首座為
上淨髮即命眾集薪燒森 上聞遽許蓄髮乃止玉琳

居湖州報恩寺俗姓楊又甯波木陳道忞禪師湖州林氏子順治間亦屢得 詔對木陳性好結納故當時頗有世譏矣

孔北海雜詩云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又云呂望尙不希夷齊安足慕此其志業素定甯死於曹氏以殺身成仁而不願引退避禍所以比潔於秋霜琨玉也張茂先雜詩乃云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拊膺夫當昏主孽后之朝匪蜚遜以自全卽捨生以殉世可兩言而決也而茂先惟崇替之在慮徒挾纊以如冰此所以星拆中台卒莫逃殺身之禍歟同一不免於亂世其視北海之勇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十五

者不懼相去遠矣 按北海雜詩一篇詞旨甚顯其結四句云由不慎小節庸夫笑我度呂望尙不希夷齊安足慕明知譎笑凌厲曹氏必不見容然既不望爲輔義討亂之賢更不企羨遁世鳴高之彥唯以此身橫當猛虎任其噬嚼而已鍾譚之流謂此詩放言不測固不得其解陳沆詩比興箋乃云文舉志匡漢祚不附奸雄成則爲呂望不成則爲夷齊亦未得此詩之旨也夷齊之義乃避世之士文舉則立吳姚信士緯云意林卷四所引孔文朝不去故云夷齊安足慕惟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按當作背雄倬孤立惟金性多故忍於殺身而不悔矣焦袁熹此木軒雜著

云北海懷憤適不平之心讜言莊論不能有所發據則託之嬉笑罵譏時出乎倫理之外固宜有之然不如此亦自不免諒哉

細川廣世日本形勢總覽載全國寺院分天台宗法真

言宗禪淨土宗律臨濟宗禪曹洞宗禪黃檗宗禪明

隱元真宗始一向宗近日蓮宗文永開日時宗正中

開派真宗時僧親鸞開派忍開派法相宗共教導職人總數

尚過七萬人雖維新後減少而書中言爾來僧徒恢復

不虛也至各教人數書未開列楊仁山云日本佛法尙

有三論宗其源出於鳩摩羅什至法眼宗則高麗尙有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十六

傳派俟再訪之耶蘇天主教則舉國信從者甚多總覽不載未知其故也

南史袁昂傳梁武帝謂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尙書

我用卿爲白頭尙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

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尙

書未爲晚達是古人未盈五十已謂白頭正在盛年卽

云晚達蓋六朝政令苛煩士大夫多橫罹罪罟加以好

服金石致損天年徐廣七十以壽爲戚褚淵四十或謂

期頤一時之言未可以隋唐以後例也

北齊書杜弼傳齊高祖曰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

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西陽雜俎續集卷四引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寮拜有虜中使者見之歸國遂行此禮時禮樂盡在江南北方舉動法之以此推之王猛存晉之說蓋符公議魏收島夷之傳徒形輕薄而已要之據事直書無庸設正統之名也

太史公漢人作史記稱漢諸帝爲上是其職也司馬溫公作通鑑乃通史之例而於列代人士皆稱之爲上失史體甚矣友人黃公度觀察嘗譏之按今之道員與唐觀察使迥異今姑稱耳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十七

以地言之則今萬國矣以人言之則古一族矣遞興遞衰遞微遞著史家記其成敗之迹爲世法戒而已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太史氏之微言也乎

衣冠禮樂非三代之遺法制刑名踵百王之末而侈然自稱爲中國詆人以夷狄則適爲萬國之所笑而已矣皇甫持正集卷二東晉元魏正閏論云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于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紉之化商士爲頑人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非

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爲肉離委之戕殺指衣冠爲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于朝哉至于季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此以禮義分夷夏不易之論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十六

論語一書門弟子記孔子之言其實夫子祖述憲章中多古語特書缺有間不能盡知其出處耳如巧言令色鮮矣仁此夫子說書語也敏而好學不恥不問是夫子解諡法語也以此推之如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皮科韻語必古之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作古韻語疑即出老彭之舊典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必禮典之舊文夫子讀而論之朱子以爲記孔子之誠意其說轉遠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數語皆有韻之文汪中經義知新記改一韻余意厭倦亦合韻也必學制之遺說夫子引而志之鄭孔之注均未明言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此似爾雅句法必古書之成語夫子引之而釋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不然子路問士而夫子驟應以形似之言則文義不

順矣劉氏正義以朋友二句為記者釋之其說非是其他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之見左傳以德報怨之見老子尤為顯證此疏釋家不可不知之要義也

朱駿聲經史答問云問使驕且吝以擬周公似不于倫曰逸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不恠時乃無敵故孔子以為言又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用逸周書程典篇之說以此知論語之言必則古昔也

史記趙武靈王之改胡服秦昭王之用商鞅往復辨論乃後世議院之根本也至鹽鐵論歷載丞相御史與文學賢良詰難數十篇則今各國上議院下議院之勢成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十九

矣洪範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協于大同乃底元吉立一代之制度將損益於百王非眾議而節中之能無苟且之政乎

西書言西國善法大抵近百餘年創成惟公議院之制乃沿古時習俗由公會而有公議由公議而生律法其初未嘗不與國君爭權其後乃終能為國家立政按漢書西域傳言大秦國置三十六將會議國事此西國議院之最古者管子君臣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知以民體為國則必不以一人之私害天下之公矣

元余忠宣青陽集題宋顧主簿論朋黨書後云天下之勢如操舟舵師失利豈特棹夫之患哉凡同舟之人患也故有憂天下之心者無不有以盡其言三代而下宋

猶近古內而宰執侍從臺諫有奏疏卿監有輪對朝臣上殿有奏劄皆與天子酬酢殿陛之間如家人父子之相與外而監司郡守凡所職事皆得以疏聞若事大體重言者不以言則太學京學諸生與凡章布之士皆得詣闕上書言之其下與上同患如此故能外捍強國內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二十

修民事傳緒三百餘年而後亡宋竇忠樂跋陳諫議遺藁云太學號賢士關河嶽之靈何往不異負直節勁氣於六館者為尤著此學校之有益於人之國也余按議院之設宋太學已開其先聲然正下與上同患之義非下與上爭權之義也宋明兩代言論雖唯而國祚得以永延由不閉塞之故也

荀子正論篇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呂氏春秋去私篇腹醇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天下之大義也然則漢高帝三章之法乃用儒墨之舊說遵百王之大義而革秦人法家之弊宜有天下者也孟子曰仁者無敵至是而始驗矣此文亦明太祖道德經序曰朕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

一日覽書見道德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也明之享國近三百年者其端在此不然則爲亡秦之續而已

張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官秦州刺史高僧傳謂遠傳輔

帛遠常譯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別譯數部小經值亂零失同上

世說次修門注引王丞相德音記

史記周勃世家集解引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

又趙世家集解引基毋遂曰陵苔之草其花紫疑基毋遂有史記注 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摯虞文章流別集正義引晉徵祥記

唐人以詩賦爲重故五經正義既定而經學遂荒一代談經之人寥寥可數唐語林卷二云大歷已後專學者

有蔡廣成周易強蒙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句毛詩原彝仲子陵韋彤裴蒞講禮章庭珪薛伯高徐潤

並通經此可得其大概然啖趙之春秋既爲朱子京所譏施士句之說毛詩爲劉禹錫所記者亦絕無可採唐語林卷二至於昌黎論語筆解既當時所不數尤不足以名家然皆輕蔑前人好滋新說上失六朝之舊法下開兩宋之先聲矣

宋初柳開河東集補亡先生傳云先生以諸家傳解箋注于經者多未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別爲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爲不可曰吾見玄之爲心務以異毛公也徒欲強己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詣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與若玄之是箋皆可削去之

耳按康成箋詩宗毛爲主如有不同始下己意何嘗務與毛異乎仲塗欲於諸經悉別爲解斯爲好異之甚但於詩猶知宗毛則蔑棄前人之風猶未至耳

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草木生類乎曰生類也曰有識乎曰無識曰無識甯得爲生類也曰物有生而有識者

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也不生而有識者鬼神也此所謂識釋家謂之

識神西人謂之靈魂此皆譯書者以中國相類之字名之其原文之意未盡也然草木

木有呼吸則知識未必盡無水土無滯積則生理亦未

盡絕宇宙之間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知其可知者而已矣

傳蘭雅生物難判動植說云如海絨珊瑚類實為動物而形乃與植物相似醇質浮萍之類以顯微鏡見之時有移動亦不能因此稱為動物又有數種植物如菌菇之類均藉生物以養又數種花草之類尤賴動物為食如嗜蠅草葉張如口蠅蝨誤入即閉而吮其血以養本花菌菇生長多賴養氣故必生於動物腐爛之處吸收養氣與動物同總之欲判動物植物終難有定界限夫動植顯見猶難區分況其知與無知果可以意識緣測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三

哉丁禮良格物入門卷六云物本質之理精微難測知原質分為各類能識其皮毛不能悉其底蘊如物之色臭味以及形狀皆屬外相人所能知者即以此為限余謂物之才力他日以電學攻之必有可知然未達一間之處終有待於聖智也

劉伯山通藝堂集兼祧之禮合乎古義說一篇於經既無可證於史又多臆度之詞所謂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也古不二斬故以母之親父在尚不為之三年而謂可兼祧乎張履積石文彙云不貳斬之義為特重大宗降其小宗而言非今之為後及兼承者所得援然攷之

則例大宗子兼祧小宗小宗子兼祧大宗均為大宗父母三年為小宗父母期小宗子兼祧小宗者為所生父母三年為兼祧父母期又未嘗不比附不二斬之禮意也

梵為西域字然後漢書名梵者有三人斌為譌俗字然魏晉間已有石斌石虎子劉斌世說賞又孔叢子陳士義篇魏王聘子順為相注云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高之子此注不知何人所作當是誤字隋地理志離陰郡統縣有大斌西魏置元和郡縣志云後縣神龜元年置名大斌者取稽胡懷化文武雜半之義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三

又按通典樂類載魏公卿奏曰於文文武為斌臣等謹製樂舞為章斌之舞則斌字其來已久特說文不載耳章大來偃陽雜錄賜字有解盡義者阮亭先生詩昨朝下成蹊今日俄已賜云見古樂府余案方言曰賜盡也潘岳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皆阮亭之所本

王船山讀通鑑論明本及未知人論世奇偉之書也其不滿於明太祖亦時一見之其論光武云古無不學之天子後世乃有不學之相臣以不學之相臣輔草澤之天子其論唐以殷周漢為三恪一條云及劉伯溫宋景濂不復知有乾坤之綱紀弗能請求劉李趙氏之裔以

作賓王家曾林甫之不若蓋明初諸臣之不學船山所深恨也治之不古自高帝始非但秦也秦以亡而漢以興亡者爲後戒而興者且爲後法人紀之存不亦難乎明人恆以太祖比漢高而船山之言如此則其驅除之功與其不學之咎各得其平凡大儒者非一世所得私故持論不能取媚一時貽譏千古也船山近之矣其論父在爲母服齊武氏改爲斬衰一條云何知仁義以享其利者爲有德猶且自謂孝慈以倡率天下中國之不夷狄者幾何亦并譏明太祖之孝慈錄也

論尹翁歸卒宣帝賜其子金一條云唐宋以前詔祿賜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三五

予之豐猶先王之遺意至於蒙古私利而削祿漢武之初無能改焉祿不給於終歲賞不踰於百金城垂陷君垂危而問餉猶彼將日救死不贖復矣愧哉

穆天子傳卷二天子至赤烏氏口山天下之良山也寶王之所在嘉穀生之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王船山宋論卷四云仁宗有大德於天下及今民受其賜大德者航海買早稻萬石於占城分授民種是也其種之也早正與江南梅雨而相當可以及時而畢樹藝之功其熟也早與深秋霜燥而相違可弗費水而避亢旱之害其種之也田不必腴而穫不貲可以多種而無

瘠蕪之田皆其施德之普也今西人講求農事或盡去其本國之種而求之他國或竟廢其舊有之法而轉學他師周穆王之事雖不可知觀宋仁宗之移稻可以信其效之必然矣

又按齊民要術云今世粟名多以人之姓字爲名目亦有觀形立名亦有會義爲稱聊復載之云爾朱穀高居黃劉豬獬道愍黃聒穀黃雀懷黃續命黃百日糧有起婦黃辱稻糧奴子場音加支穀焦金黃鷓鴣合履今一名麥爭場此十四種早熟耐旱免蟲是後魏時北方尙有早熟耐旱之稻或農事不講至宋而漸稀歟要術又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三六

引異物志曰稻一歲夏冬再種出交趾俞益期賤曰交趾稻再熟此與占城之種同今廣東歲資暹羅越南之米然其味不敵江南之美則地氣既殊而耕耨之法亦異也

陸務觀老學庵筆記卷六曰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按此事亦見唐書西域傳太宗英主故能采外國之法貽利後人至今賴之矣筆記又云唐以前書凡言及糖者皆指耳如糖蟹糖薑皆是

言經學不可不通小學言小學不可不知通假固也而今之言通假者則無字不可通無聲不可假讀古書不可不通古音通古音不可不分部次固也而今之讀古書者則無句不入韻無字不可韻小學之弊且支離附會至於如此甚矣學問之事創始之難而敗壞之易也管子戒篇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史記

史記大宛列傳云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三

來眾則離宮別觀盡種蒲萄苜蓿極望按漢使雖種蒲萄而未能用宛法釀酒李石續博物志引孟詵說唐書云蒲萄不問土地但收之釀酒皆得美好梁元帝金樓子卷五云大月氏國善為蒲萄花葉酒或以根及汁醞之其花似杏而綠藻碧鬚九春之時萬頃競發如鸞鳳翼八月中秋風至吹葉上傷裂有似綾紈故風為蒲萄風亦名製葉風也

楚辭大招三公穆穆登降堂只王逸章句云降一作玉按此後世玉堂二字之所本

史記封禪書齊桓公西伐大夏楚辭惜誓篇石大夏之

遺風章句云大夏外國名也在西南洪氏補注云淮南云九州之外有八殫西北方曰大夏史記大月氏既臣大夏而居正義云大夏國在媯水南又漢時西方大國曰大秦蓋夏與秦皆采中國之名以名其國也水經河水注釋法顯曰蒲那般河逕摩頭羅國下合新頭河自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為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為中國也按佛經言生中國難後世僧徒遂以印度為中土而以華夏為東土不知在佛當時所言中國正以同於華夏而名魏志東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曰大秦國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三

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今意大利人目睛獨黑魚豨之言殆有徵乎

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康泰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眾中國為人眾秦為寶眾月氏為馬眾此稱秦稱月氏不加大字知大字為倣效中土之稱又西人稱中國為支那余與黃蒙伯大令楸材並以爲秦字之合音後與洪文卿侍郎言之所說正相符合以此推之西域之通中國斷非見自張騫孔叢子陳士義篇云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魏王問子順曰古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布據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4 文

此則黃帝虞夏之後周秦皆與西域相通

後周書武帝紀保定四年三月庚辰初令百官執笏是

仍用君臣之禮陸清獻以為廷臣不又建德三年正月

景子初服短衣享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以軍旅之法

蓋軍旅之閒以短衣為便未可以胡服譏之也史稱帝

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五年平齊

寶收其效又宣帝紀大象元年正月受朝於露門帝服

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疑自是以前雖禮

服亦多沿鮮卑之俗矣大象二年三月詔內外命婦皆

此則非禮之至然婦人俯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王夫之識小錄云笏本用象趨輕便者用黃楊及槐木

為之非制也或乃以孔林楷木作笏衍聖公以此贈人

要非士君子所忍用

趙武靈王胡服當時舉國爭之按續漢志引漢制度云

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

趙以其君冠賜近臣然則後世貂璫之制即沿用武靈

之胡服矣史記淮南衛山列傳集解蔡邕曰法冠楚王

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蓋秦制兼采

列國漢又因之也淮南子主術訓趙武靈王具帶鷓鴣

而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秦伯文身以王吳莊躡變服而長渙與禹裸身而入裸

人之國其意同也俄國彼得王改從德國之服今日本

亦效西人之服與趙武靈王改效胡服其意同也衣服

器械皆得與民變革之事無庸拘拘於舊俗也史記貨

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

寇人民於漢枝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標悍而武靈王

益厲之其諸俗淮南子說山訓云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讖書著之然

則讖緯之說淮南已及見之荀悅申鑒俗嫌篇云世稱

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偽

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又云以仲尼雜

已然則必有出於哀平之前者矣

晉釋道安定沙門以釋命氏與增一阿含果懸符後世

從之然其初魏晉沙門皆依師為姓並見高僧傳余以僧傳

改之若佛陀曇無求那之類皆依梵名其他則並以國

為姓漢安世高則安息之太子竺法蘭則天竺國人支

婁迦讖則月支人吳康僧會則康居人支謙則月支人

惟吳時維祇難天竺人晉帛尸黎蜜多羅西域人維帛

二姓未詳所用按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則尸黎之稱

帛亦當是本姓又晉于法蘭高陽人于道邃燉煌人于

開不知何許人然事蘭姓于未知何本竊意其師必于闐國人晉時經典多由

十闐傳至中土

不悉以國為姓文不具耳若衛士度朱士行則仍用中
錄之姓未經改變者又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其姓單當亦從師姓也
國語周語上虢文公曰警師音官以風土韋注音官樂
官風土以音律省土風案此言風土不言土風注似誤
也風土蓋即京房鼓灰候氣之類又水經注云江陵城
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温令陳遵造道善
於防故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略無
差矣此則以音省風土之事故下文云時布之于農蓋
即布其高下燥濕之宜也
說苑奉使篇趙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三十一

可知此古人聲學必測天氣之證

宋芸子采風記云俞正變謂爾撒即耶蘇之對音以彼
書自言後耶蘇六百年為證言其教所遵行有摩西舊
誠而無耶蘇新律如七日禮拜四十日清齋不食豕肉
之類惟以十字為天方交綫有疑十字架之飾詞考景
教碑言判十字以定四方新約書耶蘇常語使徒須背
十字架從人子似非指被釘之十字架言十字架為天
方交綫正與景教碑合而耶蘇被釘十字架偶與之涉
耳其教由猶太衍傳特欲推彼族一人以為宗主與耶
蘇無涉余按爾撒即耶蘇回教書亦有徑作耶蘇者俞

理初之言不誤回教述摩西而不遵耶蘇猶路德述耶
蘇而攻當時之加特力教耳其實兩教皆出猶太世次
甚明余前卷已詳考之不復出

今時俗語謂怨罪為饒干令升搜神記卷三喬玄云怪
異如此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此以饒為欺
宋嚴州圖經建德古跡云黃饒距城四十里相傳黃巢
為亂時陳尊宿語郡人曰勿憂乃織大草屨置城西三
十里外木杪賊至視之曰彼有人焉遂出境後因名其
地言為黃巢所饒是以饒為怨饒唐時已然宋時亦有
得饒人處且饒人語見老學菴筆記卷一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三十一

俗語呼爾為你按爾字本有你音世說文學門劉尹云
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晉書王衍傳何物老嫗生甯
馨兒爾馨即甯馨蓋讀爾為你故與甯字雙聲通轉矣
又按通雅云俗語那尚猶宋人言恁地余謂那尚即甯馨之轉音也你字雖譌俗然實即
爾字之變體吳大澂字說云余集古印文二百餘種往
往有鈇字其印即周之璽節亦爾古通故鈇即璽字按
爾或為尔六朝多如此作尔書為尔又加入字偏旁則
後世展轉致誤耳

爾通作呢呢與你亦雙聲

洛陽伽藍記云李元謙能雙聲語常經郭文遠宅曰是

誰第宅值婢春風出日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聲春風曰婢奴慢罵婢字即甯馨之合音與此字義相對又宋以來詞曲多稱彼人為那人那字亦甯馨合音疑此文儻字即後世之那字則甯馨二字亦可解矣今吳人問人如何曰那哈其字亦當作甯馨而意則與古略異後周書儒林樊深傳云嘗讀書見吾丘子因歸侍養按漢藝文志有吾丘壽王六篇隋經籍志已不著錄各書亦無引之者深未必及見此書吾丘子當是丘吾子之誤說苑敬慎篇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其音甚悲少進見之丘吾子也孔子下問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丘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三

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深之所感蓋以此也

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一云河西鮮卑僧利鹿孤偷髮即禿髮之異文

老子絕學無憂章王弼注云夫燕雀有匹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則憂數語為有韻之

文不獨王逸之注楚辭也先鄭周禮春官注天子之容數語亦有韻

翻譯名義集色法什物篇云蔡此言影西域立表量影新毘奈耶云佛言應作商矩法取細籌長二尺許折一頭四指豎至日中度影長短商矩即度影法也高僧釋慧嚴傳曰何承天問佛國將用何歷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八寸為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為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勅任豫受焉宋史律歷志云何承天始悟測影以定氣序注云景極長冬至極短夏至立八尺之表連測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三

十餘年即知舊景日本釋圓通佛國歷象編云承天蓋即慧嚴之言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又吳黃武中所譯出摩登伽經明時品明測影之法承天豈或據之耶

世說言語門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莫字揣摩之詞意與或近秦檜言莫須有之莫字正與此同俞理初謂莫字一句須有一句非是俗語約度之詞

唐張弧素履子履義篇云羅敷沈河秋胡承為垂義之夫以羅敷為秋胡之妻當是誤記

抱朴子臣節篇儀蕭曹之指揮杜少陵詩指揮若定失蕭曹句本此

唐闕史楊江西及第條時搜訪草澤方急色目雅在選中元時以色目分種人色目二字本此

史記扁鵲列傳正義引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人號之為扁鵲此說甚通晉平公時之師曠殆亦以其類軒轅時之師曠故得此名不必致疑於列子也離婁公輸般亦當不止一人知此可以讀古書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三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萍鄉文廷式撰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言明之文臣雖入內閣未晉公孤不敢繫玉至尙書之加銜一品乃異數也南都擁立自輔臣及尙書都御史無不加保傅銜武弁濫恩尤多董孟禮曰賜玉乃從來重典文臣尤關氣運倘滿八條則天下亂矣未半年播遷版蕩果驗其言孟禮蓋聞之乃翁玄宰先生云國朝武臣之得文階亦出異數而甲午春日武臣乃多得尙書官保銜者未幾亦遂有倭人之亂甚矣恩賞之不可僭濫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王符潛夫論務本篇云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蠢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其持論雖過激而教學者不可不知

潛夫論卜列篇云有妄傳姓於五音設五宅之符第又論衡詰術篇云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內外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又云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按五音之術至宋猶行然二王生漢末已譏其誣妄矣王符稱京房為

先師京房吹律定姓而符不信五音尤有識也

嬉戲之事如彈碁蹴鞠之類皆失其傳惟圍棋則尚仍

古法但增十七道為十九道而已淮南子泰族訓云行

碁者或食兩而路窮或子踣而取勝食兩者得敵兩子

子踣者棄一子予敵也今術猶然

鹽鐵論疾貧篇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此西漢春秋經

說即禮不下庶人之義韓宣子稱春秋為周禮此亦其

一端也禮不下庶人者言上不深責以禮也晏子春秋

內篇諫下云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

是庶人亦有當習之禮矣韓詩外傳卷五云王者之政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賢能不待知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公卿大夫之子

孫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之子孫積學文正身行

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蓋士民之分以禮義為主非人

主以私意得而升降之也白虎通五刑篇云刑不上大

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禮不及庶人者

謂酬酢之禮也又曰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

人欲勉民使至於士

又險固篇引傳曰諸侯之有闕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

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漢時庶人賜爵蓋用戰國舊制

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固夸美之

詞然足見開國之始使用奄人宜終致趙高之禍按呂覽當賞篇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臣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奄變禍秦不始於趙高矣

荀子勸學篇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此言禮樂有大法而不能說人詩書有故事而不切今世

春秋義隱約而不能速曉皆方於其人之習方與妨通言方則不周不徧也習字句絕楊倞注以當釋方郝懿

行補正又讀方為勞為傍並非不苟篇入乎耳出乎口楊注未詳所明之義愚按凡聽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言必先出口而後入耳此言入耳而後出口故為說之難持者也或曰即山出口云云亦非

喜則輕而翔楊注翔小飛也或曰與儂同說文儂急也愚按翔與儂通詩齊風毛傳云儂利也非相篇鄉曲之

儂子楊注云與喜而翔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於義較長呂覽士容論其狀服然不儂高誘注云不儂給巧偽亦以儂為輕也

非十二子篇敘仲尼子弓云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案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與宰我論五帝德而齊魯告人是不欲以大古告人也荀子所言蓋近於老子之說故

非十二子而於老氏楊朱無識也

故多言而類聖人也案類亦法也楊注類於禮義誤

儒效篇出三日而五災至案五三二字疑當互易

夫又恐有不可焉遂選馬以進案馬語助辭當屬下句

讀

王制篇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楊注意恩惠也按恩惠

即下文與孝弟收孤寡補貧窮之類郝懿行釋惠為順

謂以不治治之非是

假然案兵無助郝懿行補注曰荀書多用安案為語助

唯案兵之案與按同接抑也止也余按此文當作案然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四

假兵無助傳寫者互易耳下文案然修仁義是其例又

呂氏春秋漢兵篇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假兵是假兵

二字之證郝說未諦

我今將頓頓然曰且相親愛也案頓頓猶肫肫也

富國篇是天下之事也案天下之事猶言天下所有事

下文不足非天下之公患文義正相似王懷祖云當作

夫之事誤

上篇篇是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命諱市平議曰恬當

作恬詩有視而目毛傳曰視恬也爾雅視恬也李巡孫

炎注並曰人而恬然是恬然為人而之貌余案恬為人

而之貌何得引為無耳目之貌俞詒書難而實非也富

國篇云輕非與而恬失民楊注並以安訓之此恬無耳

目恬字與好字對舉即下文恬愉無患難之意不必改

字

議兵篇隴種東籠 案隴種即籠東也古人文變而義

不變即可連用屈原卜居突梯滑稽宋玉風賦楊雄賦

柴髡參差被麗披離皆此類余曾撰雙聲譬況字攷詳

言之

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 案此言要在大王王字句絕

晏子雜篇盆成适曰凡在君耳與此文義正同近人或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五

連九字為句誤

中試則復其戶 案中試即中式也

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 案此言盡其在已而

不能必其成功文義甚明楊注云謂成功忘其警備說

同繚繳虛召弓校注以成不可必也五字為起下之詞

亦非

殷之服民 案服民既服之民也不服者為頑民其服

者即謂之服民矣近人或謂當作民服者非是

不留眾 此謂不留兵戍守之也楊注云不久留暴露

於外非是

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楊注云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故引以答之 案楊所見本軍當作君盧校軍改君是

楚人鯨革犀兕以為甲鞞如金石 案楊注鞞堅貌王

懷祖曰鞞訓堅貌諸書未有明文文選曲水詩序注引

荀子正作堅御覽兵部八十七同與楊本異余按鞞說

文訓防并也蓋亦禦敵之具當屬上句讀如金石上楊

本誤奪堅字耳 又鞞字或疑鞞字之誤本鞞冠鞞帶劍楊注鞞與鞞同是也

強國篇無慘乎族黨楊注云天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

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云云 案繆字當是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六

繆字之誤繆與穆通言子發不受寵錫無以和穆其族

黨而抑卑其後世也注太迂曲

天論篇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

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

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

者矣 王懷祖讀書雜志以已其為以其余謂不然已

其皆當作其已文法小變耳上文云大巧在所不為大

智在所不慮故此言所志於天者其已見之垂象者也

所志於地者其已見之士宜者也所志於四時者其已

見之定數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其已見之和順者也知

作和者是志即志慮之志楊釋作記識誤

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 案世字涉上文而衍下文無

一至者正與並起相對成義楊注謂一世之中並起誤

正論篇彼王者之制也制當作至上文湯武至天下之

善禁令者也下文是王者之至也並作至是其證此獨

作制者涉上文不受制下文制械用而誤

將以為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 案與字當在則

字上讀平聲禮論篇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

死而夕忘之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是其例楊注讀為預命蔭甫讀為舉皆非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七

禮論篇持手而食者楊注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力也

案正文及注持字皆恃字之誤

顏而不功 案功與工通

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戮殺生而送死

謂之賊楊注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殉葬殺人與

賊同也王懷祖曰墨與賊賊對文則墨非墨子之謂樂

論云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以瘠墨連文則墨非墨

子明矣 案此篇皆言墨子薄葬至辱之道而下文以

儒者折之此墨字必指墨子楊注不誤且墨字無瘠薄

之訓蓋當時皆知薄葬為墨道故荀子以賊賊並舉正

所以深詆之王懷祖每以後世文法繩古人其得者固多其失者亦未易僂指數矣

樂論篇美善相樂 案宋本如此元刻作莫善於樂王懷祖曰美善相樂承上五句而言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為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尙成文理乎仍當依宋本為是余按此節以清成明平寧五字為韻若贅美善相樂一語亦復成何文理且下文君子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八

樂得其道云云自承樂者樂也而言與此句何涉此處自當從元本作莫善於樂古人詞鍾意複似此者多禮記中似此文法尤未易悉數懷祖必以宋本為然所謂甚難而實非也

解破篇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制大理而宇宙裏矣楊注裏當為理材或為裁 案楊注材或為裁在裏字下則非上文材官之材疑荀子本文作而裏材宇宙轉寫奪誤耳

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 案贊當讀如論語鑽之彌堅之鑽楊注贊助也誤

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案道經黃帝書也詳見余所撰黃帝政教考

則不足以決庶理矣 案庶理宋本作麤理是上文言樂水微風亂之則不可得大形之正此言心小物引之則不足以決麤理蓋大形尙不得則無論小形麤理尙不決則還言精理微與大小與麤亦相對成義文法極精盧召弓校注乃從元刻作庶理失之

正名篇後王之成名又云是後王之成名也 案荀子一書言後王者皆不知所指或曰謂周之文武然王制篇儒效篇並云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以後王與三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九

代並稱則非文武可知此篇云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則荀子所謂後王尤與周無涉楊注正名篇云後之王者其注非相篇云後王近時之王也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荀子以近世之明王自成康以來未有可稱者錢辛楣養新錄卷十八云七國僭號名雖王實諸侯也孰可以當後王之名若論後之王者則荀子何能知其成名是楊注亦非也非相篇云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荀卿之時二周藐焉六國爭雄孰為天下之君哉又云欲觀千歲則數今日而荀子書每以亂今與治古對稱果尙有足法之王哉蓋荀

子之意欲採六國見行之法爲後王立一代之制故非相篇又云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正名篇曰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劉端臨云其人荀卿自謂所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余亦謂正名二字本之論語其言有王者起作新名即謂後王之成名是荀子法後王之說蓋即以春秋當新王之意與孟子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意正不殊惟其不卑時君所行故不免以平原信陵與伊尹比干同稱而於秦之風俗吏治皆有所取此史公所以有近已議卑之誦耳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十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然後隨而命之 案此節言五官能簿物類而不能知心能徵知而不能說則人所同然與不知等此五官心知所緣而爲同異不能不爲分別然後隨命以名文義甚明楊注及各家所說均不得其解 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楊注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 案注當言兩馬俱白而各有一身此所字指同狀之物言佛家能所之所字譯語者本此 君子篇刑罰怒罪 案怒當作過

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 案一自善文不可通蓋自字隸或作百離而爲二遂誤衍一字矣 成相篇主忌苟勝 案忌苟二字誤易言主苟忌勝而羣臣莫諫則必逢災如殷受隋燬之類是也 請布基慎聖人 顧千里曰人字不入韻疑有誤命蔭甫疑當作慎聽之余案下文請收基賢者思則布基而順聖人收基而思賢者文正相儼非有誤字也人字或用合韻或竟不入韻不必以後人文法繩之也 宗其賢良辨其殃孽 案此句應十一字乃僅八字顧澗疑尙少三字余謂此變調以作結非有脫誤也下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十二

文道古賢聖基必張託於成相以喻意亦正是此例 賦篇百姓待之而後甯泰楊注寧泰當爲泰寧 案泰字誤衍下文百姓待之而後寧也亦無泰字可證 大略篇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過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案荀子非十二子有孟子其言性惡亦顯攻孟子性善之說而此條獨記孟子之善余考其全書用孟子之說者甚多蓋門徑雖殊而同出儒家故有不能不相襲者也 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郝懿行曰休息一耳此別言之猶檀弓言君子曰終小人曰死之意余按郝

說未諦休當作伏字之誤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死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列子天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外篇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伏即伏辜之伏曰息曰伏正所以別君子小人與檀弓之例不殊也列子天瑞篇正作小人伏焉是其證禮記月令無休于都呂氏春秋孟夏紀作無伏子都是休伏二字形近易誤之證

氏羌之虜也 案呂覽義賞篇云氏羌之民其虜也文義較備

正君漸於香酒 案香酒甘酒也呂氏春秋仲冬紀水泉必香高誘注香美也水泉善則酒美也是香酒之義楊注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義太迂曲或楊所見本於作如

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 案此節與荀子法後王義正相反蓋此篇弟子雜記之詞多儒家之舊說非荀子之新義也宥坐篇禁三年而百姓往 案往王也百姓往則王道成不必依韓詩外傳及說苑改作從風字 老無以教之 案之當作人楊注云無才莫以教人是

所見本未誤

法行篇怨天者無識 案識通作志

堯問篇是其所以淺也楊注淺近 案荀子書每以淺

與博對呂氏春秋先己篇吾地不淺高注淺褊此言不

廣接士則間見褊狹不博也楊注稍迂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王懷祖雜志

曰欲字蓋誤衍 案欲字上當奪從字諫上篇從欲而

輕誅諫下篇從君之欲不足以持國是其證從欲即縱

欲也

寡人不足以有約也 案約當作為草書形似而譌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十三

梁丘據扁入歌人虞 盧召弓曰扁字疑衍案扁密也

呂覽君守篇扁而又閉天之用密是扁字之義

雖不去彗星將自亡 按星當作彗下文何暇在彗亦

無星字

昔者從夫子而遊公阜 昔者當作昔吾

內篇諫下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孫淵

如曰太上尊辭散藝文類聚作弊是洗弊為韵余按洗

弊不得為韵此文當作太上散我若之何靡字涉下文

太上之靡散而衍太上散猶老子言朴散也洗散古韻

互叶

如虎之室如蛇之穴 如往也

公昔請釋之 案昔當作日涉下文而誤

以誰與圖霸哉 以字誤衍

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 案兩而字

皆通作如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如即勿如是其義左

氏傳宋襄公泓之戰則如勿傷則如服焉二如字亦作

勿如解

內篇問上其晏子可謂廉矣 案當作其晏子之謂矣

然則何若斂日 案斂當作對

止海食之獻 說苑君道篇曰海人入魚景公以五十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十四

乘賜弦章蓋即海食之獻又案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

曲水詩序侮食來王李善注曰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

越侮食此文海食或晦食侮食之異文則是地名故與

公阜對舉矣

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為賢乎 按荀子曰太公誅華仕

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有居士狂齋華仕昆弟二人

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太公執而殺之是齊不容隱士晏

子謂隱則非賢猶太公之家法也 內篇問下以傲世樂

谷為非義 皆斯意也

肅于罪誅 肅疾也

內篇問下體貴側賤 側通作厠

下無諱言官無怨治 案此文疑當作官無諱言下無

怨治老子曰國多忌諱而民彌貧諱言自當指在官者

言之又下文晏子對吳王曰民無怨治怨治自當屬在

下者言之傳者誤易耳 雜篇有民無諱言諱對君上

利通不能窮業不成 窮業當作業窮

行精而不以明汙齊尚而不以遺罷 案精當作清齊

尚二字有誤

何若則可謂榮矣 何若上誤奪人字當據標題增

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 乎字誤衍幸字涉上文而行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十五

內篇雜上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為孫淵如

曰已說來為韻按當以哉來為韻孫說誤 淵如於韻學

地 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 案微猶無也下

文司馬穰苴語同

中有丹書 按丹書蓋即印刻所謂朱文也

然吾失此何之有也孫淵如曰未詳余案有字誤衍晏

子之意謂吾失此齊將何往邪蓋傷不得見賢之甚下

節載晏子出奔北郭駭殺身以明其賢正於此文相接

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 特字誤衍

內篇維下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 案以字當在周之建國上

夕者昔與二日關 夕者即昔者也

夜者公營二日與公關不勝 案公關二字誤易

不然臣非不知也 說苑無上不字是

是時也公繁于刑 案今本晏子多僻入左氏傳文如

此節敘事引詩尤與全書不合亦可謂不夫葛屨者矣

隱而顯近而結 結當為遠字之誤也顯遠為顯近而

遠言雖近而不暱孫淵如云親近而結於言失之

毋變爾俗 俗習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廿七

外篇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

而益之 案能猶而也具數也益附益也

此難得其知也 其當作而羣書治要正作而誤衍其

難二字

故晏子歸備載 故字誤衍

不可以道眾而馴百姓 馴通作訓

趨翔之節 趨翔即趨踰也 呂覽尊師篇趨翔

湯有弑其君桀有亡其兄 二有字涉上文而衍

家不貧則不愠朋友所識有良隣則日見君子 案此

節皆有韻之文此二句友子為韻所識二字疑衍文或

識字係居字之誤

合色寡人也 合通作盍語助辭莊子列禦寇篇闔胡

嘗視其良釋文云闔語助也是其證俞蔭甫平議以合

字為否字之誤非是

劉向敘錄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世

說言語門注引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

與此略異 李石續博物志卷八云劉向敘晏子春秋

稱古冶子曰吾嘗濟於河植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

從而殺之

孫子火攻篇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廿七

按晏子外篇曰久喪道哀費日又曰繁登降之禮制規

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為煩人留日又曰揚干

戚鐘鼓等瑟以勸眾以為費財留工戰國宋策曰徐其

攻而留其日此費留二字之證杜牧之曰留滯費耗買

林曰費留借費也均不得其解

呂氏春秋重己篇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

堂 案窺當為窺字之誤也貴當篇窺赤肉而鳥鵲聚

窺亦當為窺與下文理處堂而眾鼠散衰絰陳而民知

喪等恭陳而民知樂三句一例皆謂物在此而喻在彼

也高注窺見也於義稍隔

貴生篇迫生爲下 案迫生言被迫逼而猶生也注謂
促欲得生非是

情欲篇九竅寥寥曲失其宜注九竅皆寥寥然虛曲過

其適以害其性也 案曲有並義曲失其宜言並失其

宜也荀子禮論篇乳母飲食之者也慈母衣被之者也

君曲備之者也曲亦並也注誤易蒙辭曲成萬物而

功名篇大熱在上民清是走 案清當作清莊子人間

世襲無欲清之人陸氏釋文云清七性反字宜从之从

之者假借也

盡數篇因長而養之畢沅云舊校養一作善案此段用

韻善字非也余案精氣之來也以下五句皆承上文而

言上文集於羽鳥與爲飛揚此則曰因輕而揚之上文

集於走獸與爲流行此則曰因走而行之上文集於珠

玉與爲精則此則曰因美而良之良即朗也上文集於

樹木與爲茂長此乃曰因長而養之是以長屬樹木言

而養字別爲一義於文不順原文當作因善而長之以

樹木爲善猶以珠玉爲美也寫者誤易後者以韻求之

遂改爲養耳下文因智而明之承上文集於聖人與爲

聰明數句正是一例

百節虞歡 案虞通作娛慎人篇許山虞乎頽陽注虞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十六

樂也是其義又忠廉篇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虞亦通作
娛注虞回也非是

論人篇中情潔白不可量也 量疑涅字之誤

園道篇以言不刑蹇 按刑與形通言形無常處故不

蹇難也莊子秋水篇無拘而志與天道蹇是其義注云

無刑法故蹇難誤

誣徒篇若晏陰 案此句上下文皆四字爲句此句當

闕一字

於師愠高注云愠怒也不能別是非故怨於師 案原

文當作愠於師與下二句一例高所見本尙未誤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十九

用眾篇凡君之所以立乎眾也 乎字係者字之誤

楚魏之王辭言不說注云不以言辭爲說 案注意未

明此言孟賁雖將爲患而邊境不患者一人之勇也楚

魏之王但辭言有不悅而齊之境內已修備兵士已修

用者楚魏之王得之眾也說悅古字通

大樂篇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 案此古說地

圓地動之證

疆爲之謂之太一 案爲亦謂也文變耳畢校云疆爲

之下疑脫名字非是

先聖擇兩法一 案擇通作釋釋舍也

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畢校云疑當疊知一

二字余按此文當作為聖人知一一則明兩則狂寫者

誤一字重文為明字重文耳 制乎二字涉上文而衍

侈樂篇制乎嗜欲無窮 適音篇以生全則壽長矣 以字誤衍

衷音之適也 衷音即中音 古樂篇空竅厚均者 空竅即孔竅

降通濬水高注云降大濬流 案通字涉上文而衍高

所見本尚不誤 蕩兵篇有巨有微而已矣 巨微猶言大小高注云巨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二十

狗略微要妙未當 懷寵篇而士民黔首高注一命為士民 案既言民又

言黔首猶荀子屢言天下之人百姓古人自有此種複

文字注強為之說非是 下文故兵入於敵則民知所庇

首並舉此 例甚多 得民虜奉而題歸之 案歸字俗書作歸故誤衍題字

矣 憂恨冒疾 冒疾猶媚嫉也 論威篇窅窅乎冥冥 案乎字衍呂覽似此句法甚多

以塗投塗則陷 塗泥也適威篇若璽之於塗也與此

塗字義同 決勝篇神則能不可勝也 能字涉注文而衍

愛士篇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小人

則寬以盡其力者也高注曰此逸詩也 案羣書引詩

未有稱所謂曰者且數語亦不類詩詳釋此文當再疊

一君字以詩之所謂曰君為句秦風終南其君也哉為

美穆公之詩故此書引獲晉惠公事而證之曰此詩之

所稱曰君也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二語即解君字之

義或即古終南詩傳或呂覽引仲之詞不可詳矣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二十一

順民篇遂大闢王宮 大字涉上文而衍 節喪篇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 案生者所甚

欲謂珠玉國寶之類高注甚欲欲厚葬也非是 異寶篇為我死王則封汝 畢沅曰為字衍余案為猶

若也長見篇為不能聽御覽引作若是二字通用 至忠篇中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

有始覽南方曰巨風 按巨當作豈字斷爛耳豈凱同音通假字

應同篇天為者時而不助農於下 農勉也

務本篇嘗試觀上古記高注云上古記上古書也案正文及注古字並誤衍貴公篇云嘗試觀於上志注云上志古記也務大篇同此注亦當云上記上古書也且此篇述三王之事於秦亦不得為上古也

論大篇空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 案空孔也言一孔之中不能容澤陂也或曰空字蓋穴字之誤不二篇如出乎一穴舊校云穴一作空是其證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三

長攻篇且成而賊民 且將也

遇合篇嫫母執乎黃帝 執通作藝

慎大覽紛紛分其情難得 案分分猶紛紛也文變

而義不變古人文字此例甚多注以分分為恐悞則其

情易得矣非是

下賢篇神覆宇宙而無望 案望當作對與宗窮終為

韻篆文相近而誤高注云無望無界畔也望亦對字之

誤王伯申讀書雜志以望字為埒字之誤非是

貴因篇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 取當作既字之

誤有讀為又

察今篇末云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 案此篇所言大旨與荀子法後王之說相近疑即荀子之遺言故事就楚國立說所以說春申也

觀世篇得士則無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 畢校此疑比案此字不誤悔過篇云寡人不用蹇叔之謀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

殺也智不至也文義正同此有故義察今篇此任物亦必悖矣亦言故任物亦必悖也

樂成篇投之無戾投之無郵注郵與尤同言投棄孔子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三

無罪尤也 案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此窮於

陳蔡之時耳若是時孔子方用於魯民豈能投之而無

罪尤乎注說非也無戾無郵疑皆指人跡罕到之地與

詩投畀有北投畀有昊句法正同皆怨毒呪詛之詞

正名篇是刑名異充而聲實易謂也 刑與形通聲實

易謂當作聲謂易實上文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注

充亦實也聲謂易實猶言名不稱實與篇目正相應

君守篇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 案象當作為俗象字

作為與為字形近故致誤此文以為與化韻與上句以

形韻成下句以事韻能一例

知度篇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畢力 按何當作可為
謂通用畢力下當有矣字

審應篇田詘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
其聖乎 知字誤衍耳當作而

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 案春秋

之宋戰國之趙皆有息兵之意公孫龍曰偃兵之意兼

愛天下之心也故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昭王亦善

之應言 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亦言偃兵余謂以兼

愛為名其說可以劫持天下然學者以此為教則可國

家以此為政則必不行是以凡爭戰之世必有是說而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五

未足以消除劫運也

淫辭篇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

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 案此和約之始呂

氏已謂之淫辭矣

前乎與謬 案乎與呼通

離俗篇募水注云音千伯之伯畢沅云募無伯音 案

千伯即阡陌募陌雙聲字 漢書地理志開阡陌顏注云伯音莫白反是其謬

有可以加乎 有讀為又可與何通

高義篇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 墨子作是我以義

翟也誤當從呂覽義讀如尙書鳴義之義後世以義子

為義子即此意

用民篇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 此言伊尹太公
之屬注曰終一人之身為世非是

適威篇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

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 畢校云此二句疑當作則難

字下知則上又從而罪之 高注非之 案為通作偽高

注不誤畢說非是繼知當作繼之莊子則陽篇民知力

竭則以為繼之與此文義正合

責信篇末物固不可全也 案此篇以責信標題既許

管仲前失後得更不必慨其不全疑此本舉難篇起句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五

脫爛在此耳物固不可全也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

文義正相銜下文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亦與此句

呼應呂覽一曰二曰等字皆後人所加非原文此其證

也

恃君篇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

下之利也 今天下民主之國亦有總統即所謂君道

不廢

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 物當作勿與貴公篇利而勿

利句同章字誤衍下文云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

正與此句相應

長利篇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 案封字涉下文而衍

知分篇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 案能兩活者乎當作而能活者乎

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 案理數二字詮義甚瑯

達鬱篇君可以出矣 出當為止形近而誤 孰當可而鏡 可而鏡猶言可以鏡

行論篇齊國以虛也注虛弱也 案虛通作墟注誤 觀表篇聖人則不可以飄矣眾人則無道至焉 案不

字誤衍聖人則可以飄猶列子所謂御風而行也 愛類篇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注言公取石以代

子頭乎其不與邪 按審為篇君將攬之乎亡其不與 亡其不與畢校云音否歟此處不與亦當音否歟高注

誤也 慎行篇於是採崔氏之子 採讀如謠詠之詠 疑似篇墨子見岐道而哭之 按各書皆以此為楊朱

事是楊墨之所同也 禱於王路 禱當作禱 貴直論臣少而好事 事當作直高注云王胡不能用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三

意之好直是所見本尚未誤

過理篇剖孕婦而觀其化高注視其胞裏畢校云裏當作裏亦疑是裏字 案裏即詩不離于裏之裏注非誤

字畢說非是 贊能篇舜得皋陶而舜受之 舜受當作堯授授字注尚不誤言得聖人則得天下也以上下文證之可見

自知篇鍾況然有音 案況與皇古字通 別類篇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案此文亦當作物固不

必可推知也與上文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句同例高注亦從而誤

有度篇客有問季子高注季子戶季子堯時諸侯也 案高注未知所本呂覽三引季子之說季子當是戰國

學者著書而呂氏引之 莊子則陽篇季真之其為接子之或使季真或即季子 清有餘也 案清亦當為清

士容論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 敢字涉注文而衍 辨土篇實其為畝也 實當作寔寔與是通

審時篇多糝而不滿 滿當為盈與芳香衡長為韻漢 人避諱改耳

如此者不飴畢校云御覽八百四十一作餽 案作餽者餽之誤字也傷與飴至今通用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三

論語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各家注說皆牽強愚按當於先後二字略畧言君子之道何者宜先則傳焉何者宜後則暫息而不傳焉傳倦為韻故特用倦字文義甚明無煩強解

莊子逍遙遊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韓非子顯學篇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蓋即此人

猶時女也 時是也與邪通言猶是汝所聞邪

往見四子執射之山汾水之陽 案此節成玄英疏

云馬彪將四子為齧缺便未達於遠理劉璋推汾水於

射山更迷惑於近事注莊子者有劉璋當考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三

齊物論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 案此節是字皆作此字解文義甚明郭象注誤以為是非之是故說多繚繞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此節彼與是對文是皆此也惟此亦一是非句變文以避下文是非之是果無彼此故無對於天下是道之中樞矣郭注唯彼是相對四字得之餘皆誤解

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 是亦此也故下文

云與彼無以異

人間世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案郭注云彼將謂回欲

毀人以自成是讀惡為如字與上文仁暴義合陸德明

音義云惡有烏路反非是

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 下字涉下文而衍

大宗師忘身不真非役人也郭注曰自失其性而矯以

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 案忘身者蓋忠爾忘身之

類役人猶言臣僕也下文舉狐不借至申徒狄八人可

見注似誤會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三

相及 案此節論語道不同不相為謀之意方者地道

方以內則人間世之道也

應帝王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 案弟靡與波流對

文弟不當讀如頽當如字讀弟靡者若弟之從兄也天

地篇豈兄堯舜之教民溷泮然弟之哉弟字義與此合

弟靡波流皆隨所見而後動故不知其誰何也波流崔

本作波隨是蛇何靡隨古韻同部也

駢拇篇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 案多駢旁枝當作多

旁駢枝旁與方通即上文所謂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

是也

祛篋篇解垢 疑卽邂逅之異文

在宥篇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智邪是相於疵也 四相字皆當作相形近而誤相與汨通

天地篇猶蠅蝦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釋文軼音輒 案陸音未知所本疑當於車字句絕軼字自爲一句郭注云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正以矯詐比車之軼其讀法當如此也

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 案兄弟有先後之義呂氏春秋辯士篇云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糞是故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三十一

其樽也長其兄而去其弟又云不知稼者去其兄而養其弟高注云殺其大者養其小者吳語云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章注云長先也弟後也意林卷五引唐子曰或問齊桓晉文優劣唐子答曰論功則桓兄而文弟論德則文兄而桓弟其用兄弟字正與此文意同郭象注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極合莊生本旨元嘉本兄作足近人孫仲容札遂又讀兄爲况以弟爲夷並非是 善性篇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 誤疊一俗字注強爲之說非是

秋水篇一虛一滿 按滿當作盈與生成形爲韻漢人避諱改字

我諱窮久矣 諱違之段借字違窮卽求通也

外物篇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 案下三句皆承恃息言殷盛也言息不盛非天之咎天日夜穿之與人相通而人自塞其竇也郭注未得其解

達生篇不外從 從當作徙字之誤郭注無所變從從亦徙之誤也

山木篇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案呂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三十二

氏春秋必已篇周將處於材與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文義較備此處疑奪一句 居得行而不名處 處字涉注文而衍 知北游篇故棄予而死 句已矣夫 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子之狂言當作子之狂言下文弁柎曰猶知藏其狂言而死正指老龍而言 徐無鬼篇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此句上當有關文言句踐滅吳之後種不知愁其身也 則陽篇佞人正德 佞通作仁 雖使邱陵草木之繒 案繒當讀如氓言山林草莽之

民一無所知者入舊國舊都者猶十人而九為之暢然
況見見聞聞之士乎郭注緝合也司馬彪云盛也似皆
未得其解又案暢然疑是惕然之誤

除日無歲 歲者日之所積除日則無歲矣注云無始
無生則歲月之計除非是

而何以為存 為存當作存為言不必存問之也

此則所謂然與然乎郭注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案然與下脫未字郭所見本何不誤

寓言篇奚稍問也 今俗語云何消問何消說消即稍
之音轉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列禦寇篇陰陽食之 食通作蝕

陸元恪毛詩草木疏椒聊之實條云椒聊語助也螽

斯一條釋螽字不釋斯字蓋亦以斯字為語助也袁文

襄牖問評尙知此例

又元恪書於司馬相如楊雄劉歆樊光許慎張奐皆直

稱其名獨於鄭君稱康成而不名是元恪固鄭學也其

書兼采三家亦鄭之學派又中谷有蕪一條云舊說及

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蘭魏人未有二名元明亦

必其字元恪尊之如此疑周博士固康成之弟子而元

恪之本師矣

墨子嘗學儒術見淮南要略論既而非儒王肅幼習鄭學周禮

正義引王肅論日吾幼為鄭學既而攻鄭程朱皆由禪學入手而闢佛

尤深顏李皆由道學入門而譏宋最切本末異同之故

在當人或不自知然皆可云獅子身上蟲自食獅子身

上肉者也謝程山張揚園皆初學王學既而尊朱以

慎子民雜篇無能取去焉按能字涉上文而衍

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 自字衍君人篇大君任法而

弗躬句法與此同

德立篇疑則動兩動兩則爭 按當則疑則動兩則爭

故下文云雜則相傷動兩二字不當複出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說苑君道篇尹文曰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

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 按原文睿當作容故引以證

容眾容下後人依今本尙書妄改

諫者勿振以威 振通作震

臣術篇伊尹曰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九卿之事常在於

德大夫之事常在於仁列士之事常在於義 按此以

道德仁義為公卿大夫士相去之序即老子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之說此道家伊尹書之遺

言也

建本篇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

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 按吳起傳春秋此其遺說之
僅存者

周公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 商子蓋卽商高
日以自虞 虞通作娛

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 按聖
人設教不名爲儒至受而傳之者皆老師宿德之人人
舉稱之爲儒由是遂目三皇五帝以來相傳之聖道爲
儒教此由後目前之失也子政此言最有分寸余別有
釋儒一篇詳之

立節篇別君而異友斯汝也 按斯汝也猶言是汝耶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貴德篇符里鄧析 按符里卽管仲所誅之付里乙見
荀子口口篇本書指武篇云管仲誅史附里金樓子雜
記篇云管仲誅史符

筦仲上車曰嗟茲乎 按茲亦歎辭戰國秦策平原令
見諸公必爲之言曰嗟嗟乎司空馬又詩之子兮子兮
子字與茲字義亦同

隱公貪利而身自漁 按此言自漁則春秋書觀漁者
爲君諱也左氏傳陳魚而觀之蓋亦因魯史之舊文
復恩篇命汝無得從政從何也 汝字當在得從下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

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韓非子外儲說子夏
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
積也有漸而至矣與此略同緯書言夫子作春秋游夏
莫能贊一辭是子夏固傳春秋之學者其言非一日之
事亦本之易繫此聖門經學大義之僅存者也韓非又
引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政理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 按楊朱之
說列子所引外僅見此條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正諫篇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
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此春秋
家之舊說序義蓋推春秋之義而說之也賢泄冶與左
傳義異曹羈事亦不見於三傳

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
其惟荆文王乎 此述蕭何王陵之言不知出於何書
然據此則知漢興諸臣亦頗通傳記也

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 天字誤衍
敬慎篇帝辛之時傅生鳥工人占之武丁之時桑穀生
於朝工人占之 按巫字从工殷之巫稱工人蓋卽巫

之本字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譏諛亂正心眾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汗辱難前灑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 按此節似古箴銘以虧微追幾為韻幾何當作何幾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 按此子路弟子僅見於傳記者學於子路而恭敬則夫子修己以敬之教子路固聞斯行之矣

善說篇臣聞周氏之嚮 嚮即葵之假借字

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三

按不若猶言否則若也下文三不若並同士當作世字之誤

孟嘗君涕浪汗 按唐人詩多用淚闌干語闌干即浪汗之轉音

倉庚盈而不虛 此盈字原文亦當作滿

奉使篇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問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為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 韓非子外儲說載衛君入朝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初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是朝聘之時稱

名甚重也惟強堅無不美之義蓋當時老子之書盛行其戒強章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又云堅強者死之徒此言王堅師強則王夷師燬之類矣故楚王大怒而伐之也

至公篇帝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公其子孫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 按此亦以易乾卦為堯舜禪位之卦何妥諸人之義實本之子政也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三

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 按此孔子折獄之法後世所當遵而行之者也辯與偏通幾庶幾也

說叢篇愚者行閒而益固 間當作閭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案秦信同姓於史無徵是時漢祚將移王氏執政子政以宗室上疏屢陳親親之言此條必非其意蓋法家之舊說而子政雜採之者也

雜言篇庸知而不遇之於是 當作而庸知吾不遇之

於是

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 孝子當作忠孝

辨物篇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耻而不為驚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崩躓之命不為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按子政說春秋大義如此此穀梁家之古義也

修文篇知天道者冠鉞 鉞通作鵠

反質篇墨子曰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股茅茨不翦采椽不斷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庚

帛將安所施 按此文盤庚遷殷為變法而設荀悅申鑿時事篇曰盤庚遷殷革奢即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眾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是其證故周人屢言復盤庚之政矣

魯人身善織屨子欲無窮得乎 按說苑每篇之首一節皆似小序至修文反質兩篇則原本春秋極意禮樂兼采儒墨管晏以救時變乃子政生平所欲設施也至於留意楹書寄情保葬難行者道終窮者身然後迫窮著書述古昔告來學千載之下猶見其心故卒章云遊無用之國欲無窮得乎其致慨已深非有翼於當時之

執政也

戰國策策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必當為止

韓楚必相御也 按御猶逆也逆也言韓楚必不能相順高注猶相瞰望也非是

頓弱曰臣之意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 按戰國時處士積重故雖始皇之威尚能容不拜之士後世君權積重惟崇釋之世沙門得不拜耳此亦士氣所以不振也

王之威亦憚矣 憚當係憚字之誤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 按上文稱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庚

黃歇游學博聞故其言能引詩易荀卿依之蓋猶學術之相近也

齊策必表裏河而東攻齊 表裏河猶言夾河也 一人曰嘗天下之主有侵君者 嘗語辭

則鄰車而載耳 鄰即老子卻走馬以糞之卻言退車而載耳凡唐以前用卻字皆有退反之意

顏觸曰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凶從之 此戰國以前之

易傳蓋真商瞿以後之微言居上位云云蓋釋上文之辭也据通作踞

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黃校俊一作遼 按前淳于髡以韓子盧為疾犬東郭遂為狡兔則東郭遂不得為狗名此三字疑有誤

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上不臣於王下不治於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按齊自太公誅狂裔華仕後不容隱士晏子一書亦再三詆之趙威后習其國事故所言如是非於陵子果有可殺之罪也

楚策鄭魏者楚之與國 與當作需需與懦通秦策甘茂曰其健者來使則王勿聽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四十

之需亦懦字也

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 此稱中原為夏蓋猶沿

春秋諸夏之稱

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 按子

通作茲說苑貴德篇管仲曰嗟茲乎秦策平原令曰嗟

嗟乎皆與此同

楚使新造熱琴冒勃蘇黃不烈校曰吳氏正曰新造熱

似言始構難今降戾之云當有譌舛或在吳字下 按

新造熱當是官名猶大良造之類

成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危

按春秋當時傳記之名非必春秋經之古師說也 趙策借衣者破之 被通作破言披裂之不愛惜也 不識三國之愛秦而憎懷耶忘其憎懷而愛秦耶黃校云忘鮑本作亡 按作亡者是亡讀為無此抑揚之辭 漢以前書多有之

趙武靈王曰儒者一師而禮異 按禮家之說各有異 同蓋在秦漢以前讀三禮者當知此意 書曰去邪無疑任賢無貳 此趙靈王引書未必出自 尚書戰國時人引詩亦多不類三百篇凡此類者未可 據為逸詩逸書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四一

田單問趙奢至單不至也 此篇知戰國之時利在用

眾今各國額兵多者至四百萬少亦十數萬而中國之

兵無萬人可用者蹈常習故甚矣其危也

五國復堅而賓之 賓與擯通魏策其次賓秦同

魏策白骨疑象 此言疑象齒也以人骨偽象齒至今

有之

願臣畜而朝 畜當作妾形近而誤

魏謂趙王曰晉人伐魏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

公 按魏文侯重經術故魏有孝經春秋之學

衣焦不申 焦即今之皴字焦皴雙聲

韓策乃倣公仲之行，倣猶戒也。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按循當曰治列

子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 案今列子書無貴正之

說知非周時古書也

所以不者此句法與論語子所不者正同知論語讀不

為否者非是

足下皆自覆之君也 皆字誤衍

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 此蘇

代言齊事然即此可見戰國之兵制蓋凡邊境之守臣

皆得自專矣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四三

或曰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

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 按戰國時言三代

事皆任意比傳以成其說汲冢璣語記太甲攻伊尹亦

此類也韓非外儲說以此為潘壽語

其次長賓之秦 秦字誤衍

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 國策稱孔子者僅見

宋策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高誘注大

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法 布政則大尹無復專政之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

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則公常用宋矣注太后尹母也與

見奪政則大尹 亦不見寢也 按韓非子說林下以此為白圭謂宋

令尹之說孝何必賀令楚賀者乃以楚脅其主也韓非

子亡微篇曰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

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此

之謂也

中山策齊謂燕趙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 中山與

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 按魏欲帝秦而魯

連卻之犀首立中山為王而齊羞之蓋當時使命往來

所重在此必列國許諾而後名位乃定今時五洲用此

法也

李淳風乙巳占卷三引未央太一飛符九宮分野又云

未央不知何許人也漢孝安時為千乘都尉長于陰陽

氣數之術元初二年上書言太乙九宮事御有詔詰問

未央各以理對制示太史下章蘭臺石室賜未央金百

斤增位二等拜為宏農太守按未央書隋志不著錄未

姓尤希元和姓纂所不載

孝經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唐明皇注云始於天

子終於庶人余按孝無終始始終二字承開宗明義章

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而言大學云事有終始此言孝無

終始蓋惟孝之事始終如一知所以修身即知所以事

親也注說非是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四三

楊雄太玄斂次六閔而縣卽緝蠻之異文故其測曰閔
縣不戒不識微也言不能聞鳥聲而戒是不識微而知
著司馬溫公從宋陸范本作之戒似未得其解當從王
本

廓次五測曰天門大開德不能滿堂也溫公注曰二宋
陸王測無堂字今從范本按楊子雲避漢諱每以滿代
盈字此滿字亦當讀盈與上文生營下文平爲韻不必
加堂字始協韻也范本似誤惟玄離篇斗一南而萬物
盈與生字爲韻疑原文亦
當作

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太玄之所本故書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四

中用老子之說爲多如銳之次二曰迷腹達目次八曰
迷目達腹此用老子爲腹不爲目之說也沈之次三沈
于美測曰沈于美作聾盲也此用老子五音令人耳聾
五色令人目盲之說也司馬溫公
注亦云夷之次三嬰兒于號
三日不嘔測曰中心和也此用老子赤子終日號而不
嘔和之至之說也其他用其意者尤夥蓋略用歷法歸
本道家是其大旨惟辭賦小學是其所長故後人獵其
華辭此書遂不可廢矣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萍鄉文廷式撰

韓非子難言篇田明辜射舊注非罪爲辜射而殺之
按辜當讀如彌辜之辜射與磔古多通用舊注所說殆
非是

主道篇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 按稽亦同也此鄭注
堯典之所本

有度篇小臣奉祿養交 奉祿猶言持祿

清暖寒熱 清當作清

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一

惡從王之路 按此卽鴻範之文戰國之時學術放紛
所引詩書任意增損改易以便其說未可以此爲經典
之異文也範之訓法故韓非曰先王之法

二柄篇昔者韓昭侯 甚於寒 戰國之時人君亦有
通學術者蓋魏文侯儒家趙武靈王兵家韓昭侯法家
故其遺風皆被一國趙多名將魏聘孟子而韓非亦染
昭侯之遺習者也

揚權篇不見其采下故素正 按正當爲止采止韻

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此以同調叶韻與小雅及楚

辭同

若天若地是謂累解 累解當作解累地累韻解累者
言不為萬物所累也

十過篇豎刁自獷注虧勢也 按獷當作獷易大畜六

五獷豕之牙釋文引劉云豕去勢也是其義

疇騎二千 按春秋時無騎戰豈秦穆以近邊之地先

用之耶或韓非追論不得其事實耶侯攷

亡微篇種類不壽 種類猶言族姓

備內篇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 桃左

蓋人姓名

飾邪篇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 此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法家記舜之事

解老篇不德則在有德 按在猶在符也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

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按既不見象何以

得其骨疑當時百越通市象齒之用遍於中國矣

喻老篇司命之所屬 此亦以人生死為有司命者也

王壽因焚其書而儻之 儻字候攷

說林篇慧子曰 慧子蓋慧子之誤

公孫也斷髮而為鬻王騎公孫齊使人絕之固言不與

子為昆弟矣 此惠其效越人剪髮也越於春秋戰國

尙斷髮文身不冠帶各書多載之

雨十日夜星 星與暉通

守道篇孫吳之略廢 此以孫吳並稱之始

用人篇囚攢而縫 攢即鑽字

罪生甲禍歸乙 後世設為甲乙之名本此

內儲說深智一物 智當作知

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 此韓非兼采兩

說殷法之嚴或不至是法家附會之辭不足信

齊王問於文子 此文子蓋即老子弟子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 按周秦各書皆稱大夫種惟此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稱大夫文種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親舉以

為官師 當時蓋已有舉孝之典矣

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 此讀古書之法

魏有老儒 按此魏尙存儒術之證

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 按微亦無也疑上無字後

人妄加

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 外儲說又記費仲說誅

文王三說不用蓋當時雜說多不足信

五年而能亡越 能與而通疑而字後人妄加

外備說李惠宋墨 李非謂老子呂氏春秋三引李子之說當即其人

有處女子之色 女字誤衍

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 此以三晉為慕仁義蓋荀子至趙孟子至魏固非若秦之禁儒術也

錐刀遺道三日可反 錐刀蓋即錢刀

齊宣王問儒者博乎 故不鼓也 戰國時儒說之僅

存者匡情蓋七十子之傳派也 又按論語子弋不射

宿又云博奕猶賢又取瑟而歌而匡情皆言不為蓋借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四

以明上下之義言固各有當也

鄭長者聞之曰 漢藝文志有鄭長者書當即此人

田連成歎天下善鼓琴者也 列子言成連鼓琴與此

相似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云云 方吾子侯攷

難篇 按此篇雜取古事以為難論衡之先聲也

師曠曰啞是非君人之言也 按孟子曰惡是何言也

啞惡通假字

霄略曰 霄略有過譽 霄略侯攷

憲叔處于而于亡 于即左傳刊晉應韓之于其事侯

攷

李兌當作治中山或曰李子設辭曰 此稱李克為李

子呂覽所引豈即李克書耶

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

入多 戰國時已重機械故能用力少致功大

太上下智有之 智老子作知

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 韓非為荀卿弟子惟此處

一及之

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 此難管子之言蓋管商家

而韓非則所貴在術矣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五

難勢篇慎子曰 至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今本慎子

無此文

問辯篇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 此

法家所以惡民之有學也

定法篇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皆帝王之具 按

韓非所言術多於法申子之所傳也

說疑篇慈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以

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因曰舜偪堯

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案據此則戰國時所言聖君賢相之事半皆附會竹

書之作宜在此時矣

詭使篇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 秦人以吏為師誠欲以陋導天下也

卜筮視手理狐蟲為順辭者 視手理即相掌之術論

衡佚文篇云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狐蟲者巫

之枝流陳涉篝火狐鳴亦用當時之所尚也

六反篇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 殺女之風周末已

然

虛譽之學不談 韓非以為法術之外其學皆不實不

新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六

八說篇棄官寵交謂之有俠 有俠即任俠然與史記

所記微有異若後漢黨錮傳諸人幾近之矣

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 韓非之法猶

必奉足給事後世薄祿何能不行私乎

五蠹篇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二語史遷述之

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

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 魏

晉之清談宋明之心學舉足以弱國而病民韓非之言

亦其鍼石矣商君書定分篇亦云微妙意志之言上智

之所難也智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為法

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內皆言兵

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 當時風尚如此

顯學篇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

按此儒墨之所同故韓非盡非之

忠孝篇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夫進不臣君退

不為家亂世絕嗣之道也 按此已近後世浮屠之說

矣故下文云釋世而不治為恬淡之學理恍惚之言又

按恬淡恍惚皆出老子蓋老子之學其清淨無為之說

流而為慘覈寡恩則刑法家宗之其玄妙虛靜之說流

而為長生久視則神仙家宗之兩家雖同出一源而必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七

互相非毀韓非解老喻老兩篇於谷神玄牝之類不置

一辭而此篇復極詆恬淡恍惚之學其意旨可知也

又按論衡道虛篇云世或以老子之道可以度世恬淡

無欲養精愛氣然則韓非所指恬淡之學其為老子枝

派無疑

老子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按不字疑衍言道雖沖虛

而用之則盈滿為萬物之宗也王弼注沖而用之又或

不盈似失其解下文云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是其證

滌除玄覽 覽見也滌除玄覽言去一切見也

天門開闔能無雌 按老子一書皆言守雌獨至天門

開闢之時應機一發不為物制故以無雌為訓各本作為雌者誤

孔德之容王注孔空也 按孔竅也故言容孔德即谷

神也若如王注云以空為德則釋氏所謂一空一切空

又何所為動作從道哉

曲則全 凡物之曲者必有闕而此獨能以曲為全也

曲蓋有闕義非曲直之曲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據此則上文曲則全

數語蓋黃帝之言而老子述之 李石續博物志以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為黃

帝之言本列子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八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 此仍承谷神不死而言非

神鬼山谷之謂蓋人道也故上言天地而下言萬物

故建言有之 此亦當為黃帝之言

名與身孰親一章 案此章用韻至密身與親韻貨與

多韻亡與病韻愛與費韻藏與亡韻足與辱韻止殆以

久韻全章三十九字而叶者十六字可謂精麗之極三

代文體固無所不有也

生之徒十有三 十有三當從韓非解老篇指四枝九

竅王輔嗣蘇子由語家所說並非是

故聖人云 聖人當言黃帝

用兵有言 此引古之兵書蓋真黃帝兵法也

得語展禽稱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其財禮記祭法

同而老子書乃言道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後世雖黃老

連稱以此推之老子之言亦非盡出自黃帝也

論衡案書篇揚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雲鋪其

朝觀奇見益鋪子殆是侯芭之字

言毒篇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

舍烈氣也按此即醫家祝由科之始陸賈新語資質篇

已有靈巫呪病之語呪與祝同字

說日篇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九

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案仲任此說雖

以臆測然已漸知地圓之理矣 此篇又云日月星之類也余按說文星从日知

上古聖人亦以為類矣

苟悅中鑿政體篇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

不觀 後漢書作勸 以善夫樂生畏死人之大情聖人因之以

施賞罰天下山之以臻治平老子見苛政之亟行愍世

道之將亂故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為酷虐者

言非謂五刑之當罪也至於民性本善相親而成各恤

身家同趨樂利秉彝之好與生俱來擴而充之誰云不

可苟生此言近於誣矣

時事篇孝武黃帝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尙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大統於太尉既周時務禮亦宜之自秦漢以來將帥之任多歸武人智取力爭未嘗學問悅乃欲教以兵法比於博士可謂獨見本原且是時曹操方注孫子而悅所舉獨尙司馬法可謂有心仁義之師者矣

又云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案此言異家別說亦自託於古今文也將誰使折之者秦之絕滅學也書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十一

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孰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按今古文之學惟鄭君兼而采之蓋至於今競爭不息苟生此言最為平允故具錄之

俗嫌篇導引蓄氣歷藏內視又云鄰臍二寸謂之關道者常致氣於關蓋卽魏伯陽參同契之說

雜言篇其去楚亦遠矣按事見韓非子亦當作益劉向日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按此卽後世氣

質之性之說

商君書更法篇因見毀於民 因當作固

郭偃之法 郭偃卽卜偃見國語史記

聖令篇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 商君欲民愚欲民無外交也若不能禁民外交又不欲開民智則爲淵

歐魚爲叢歐爵而已矣 休居不聽則氣不淫 游惰之刑不可不設孟子以中養不中以材養不材之言爲父兄言則可爲子弟言之是長其游惰也商君不聽休居未始非致治之要

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佔少 秦地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十一

蓋不出酒肉必由商販故商君重徵其稅猶近日各國徵入口稅有值百抽五十之類

去強篇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 元明以來中國一統已久其自弱之道日積月深方謂能使無毒也而毒攻於外乃不可治矣

說民篇家不積粟上藏也 商君既使民一於農又不使家有積粟而輸之官蓋其取民之制至重高麗所以制民之法與之略近是以民不聊生矣

算地篇民愚則智可以勝之世智則力可以勝之 商君必欲勝民此其謬也然智以力勝不必君勝其民觀

於國勢則終歸於此古今一也

壹言篇不脩今 脩當為循錯法篇度數已立而法可脩脩亦當為循二字形近古書多互舛

兵守篇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 此言四戰之國守兵之法近人筆記多以此為練女兵未達其意

斬令篇君獨有之能述仁義於天下 商君之意治國則以法行農戰治天下則以法行仁義也始皇勒石嶧

山會稽屢言禮義廉貞蓋師其意

賞刑篇湯封於贊茅 贊茅俟攷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十二

畫策篇人主處匡牀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 二

世行之而秦以亡法果可盡用乎

每一日走千里 每一二字誤衍

境內篇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

例 此治國必行之法

弱民篇 此篇欲弱民以申君之權與愚民之意同

外內篇為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 上文

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即市利歸農之說戰國所重專

在戰故商君之言如此若和戰兼用之時則恤商亦國

之大政也

定分篇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王荆公詩曰

商鞅能令法必行讀其書乃知鞅之心能行其法者明白易知也荆公之行法繳繞回互故不如鞅矣

陸賈新語道基篇一茂一亡 茂當作存草書存作存故譌為茂矣

懷來萬邦 按漢高帝諱邦陸生奏書必不公犯其諱邦字當為國也

賢者建功 此以功字與行疆量長方望陽殃光為韻已讀功如缸矣

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 此用論語鄉黨篇案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十三

鄭注恂恂恭慎貌便便辯也各家皆就字義為解陸生

仁義之說尤為心知其意

術事篇書不必起仲尼之門 尊孔子黜百家自董仲

舒始陸生在漢初宜有是言

辨惑篇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此逸詩也

慎微篇孔子作公陵之歌 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

之何也已矣 按無如之何四字當是公陵歌中之詞

辨惑篇言魯不能用孔子而引斧柯之詩此又言孔子

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疑有斧

有柯無如之何即公陵歌之詞猶龜山操言手無斧柯

奈龜山何也偽孔安國論語注曰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蓋本此意

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此引孝經

資質篇夫梗柎豫章 至 賤於枯楊 此節文似賦頌楚

人固漸染屈宋之流風也

鮑邱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

下而不錄於世 鮑邱侯攻

至德篇魯莊公一年之中 至 子孫反業 此篇及懷慮

篇言魯莊公失德致亂之事足補三傳之未備惜所引

穀梁之文缺佚不可見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十四

懷慮篇心無欹斜之慮 欹斜即奇衰之異文

本行篇身無其立 立古位字

明誠篇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此亦引孝經

思務篇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

舞放鄭聲遠佞人 缺三 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

則亦堯舜也 陸生陳義及此是以堯舜望漢高帝惜

乎高帝卑卑不足與於高論也

傅子仁論篇或曰恥者其至者乎以下二百餘言皆與

荀悅申鑒雜言下篇末同其略異者三四字而已古人

著書不應相襲如此疑輯傅子者摺摭偶誤耳 申鑒怒 不亂德

喜不謙一義也傅子作喜不亂義此可校補也

墨子所染篇晉文染於舅犯高偃畢秋帆校云未詳呂

氏春秋高作卻疑當為卻晉有卻氏余案高與卻皆郭

之壞字國語文公問於郭偃韋注云郭偃卜偃又惠公

隕於韓郭偃曰善哉眾口禍福之門注偃晉大夫商君

書亦引郭偃之法又史記晉世家卜偃曰畢萬之後必

大集解引賈逵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此與舅犯並

稱當是卜偃

尚書盤庚上正義曰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股股

在鄴南三十里東哲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十五

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古文云將始宅殷

是與古文不同也按壁中書西晉猶存故東哲取以較

汲冢之書出其同異書序言治亳殷者蓋今文家說皆

以盤庚為遷殷變法故墨子言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

室而改遷於股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苟

悅申鑒時事篇亦云盤庚遷殷革奢即約化而裁之與

時消息眾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史

記殷本紀曰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

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今讀其書

民之矢言則曰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蓋謂其不能用當時之法況能行湯之政乎盤庚之敦于民則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稱上帝高祖以定民志而願以別殄無遺刻之以罰及爾身懼之豈殷民之頑果至是乎殷之開國至是二十餘傳盤庚之即位又當九世之亂在位之人不施實德惟聯婚友貝玉貨寶之外一無所知法度之不正悉由於此盤庚乃毅然遷都反質還醇變其耳目其所謂以常舊服者皆其不煥新猷者也鄭康成注書序云亦正見義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然王肅又言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十六

以行政化則陳義殊淺孔傳無奢侈之說但言水泉沈溺無安定之極故欲遷都尤失經旨夫僅避水患而民動浮言君求杜口尙成何盛治之文哉蓋三代以前能於積弊之時行非常之舉與民更新者惟盤庚為能然不厲其威刑亦無能為役觀古者可以鑒也史記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蓋盤庚之政當時必別有成憲書所錄盤庚三篇則當時欲變行新政之詔令耳孔叢子論書籍書曰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

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余案沮變法者惟世家為甚其力既足以抗國家其言尤足以動眾庶故中葉以後因循不振明知法弊而莫敢言變以至於亡者恒必由之盤庚臨以威刑質之鬼神而後九世之亂倏然更始上稽古昔旁證列邦窮變通久之道其可忽諸

明何孟春餘冬序錄卷一云陰陽書五行十二位以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配於子丑十二辰為五行之終始吳曾漫錄謂五行無絕理蓋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見諸四絕曰巳為水土絕申為木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十七

絕亥為火絕寅為金絕五行本乎陰陽陰陽一日不可無五行其可絕乎唐李鼎祚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論五行一曰水其系包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木則曰其系包在申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其無絕理明甚黃帝經五行十二變篇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官四變而臣五變而君六變而委七變而病

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生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蓋止者系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晝夜之道固無絕理絕蓋系包兩字後人傳寫失真合而爲一耳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包包所以成胎也焦袁熹此本軒雜著卷八錄孫昭系包考與孟春說同大約木之何氏焦南浦推之曰五行家以申子辰爲水局亥卯未爲木局寅午戌爲火局巳酉丑爲金局取始生中旺終墓之義而已系包者生之始長生者生之極也沐浴者旺之始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六

帝旺者旺之極也衰者墓之始墓者墓之極也曰申子辰亥卯未云云者皆舉其末而言蓋論之則有三節細分之則每節中各有四焉造化之氣消息密微無驟消倏息之理於此可見若易系包曰絕則絕者既不可以言生之始墓後有絕獨得五位而胎養生僅得其三不均甚矣吾故曰孫子之說是也南浦蓋未見何氏書然絕爲系包二字之誤以三家之說證之固灼然無疑也蘇子由龍川略志彭山隱者弟子單曠云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包即系包字義尤顯

公羊隱元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邵公注云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麓猶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以此推之博愛者聖人之心博愛而有先後者聖人之治法也子張問十世孔子答以殷周損益百世可知然則雖更秦法終或繼周上憲文王略從殷質大一統之說庶有驗乎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九

穀梁莊三年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疏釋曰凡物之生皆資二氣之和稟上天之靈知不可以柔剛滯其用不得以陰陽分其名故云三合然後生也雖資三合然終推功其極故云天之子也託之人事故又曰父之子母之子也衆人亦稟天氣而生不云天子者天子取尊稱衆人取卑稱也蓋同受之天中國久知此義所以尊卑殊稱者一以消愚不肖覲覲之漸一以使百姓知人本乎祖之恩教忠教孝於此寓焉雖人人有自主之權而干名犯分者擗矣穀梁此傳深明教法疏能得其義凡此類者固亦微言大義

之所存也

禮記祭法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正義曰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云皆曰命也中庸天命之謂性鄭注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趙注云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善也人受命於天而存心養性以事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何必僅知有自主之權而恣睢於一世乎

公羊桓十一年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郕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按此必郕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二十

公既死郕公夫人遂嫁鄭伯故能有其國也是西人嫁娶合國之例中國春秋之前已有之又莊二十四年傳夫人不僕不可使人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此亦西人婚嫁有約之例何邵公注云約約遠媵妾也恐臆度之辭周禮環人訟敵國鄭注云敵國兵來則往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按經意云訟敵國則不特往敵國訟之尤當往列國訟之使知曲直也各國侵伐皆有赴告之使史得而書之則必有訟告曲直之言使得而傳之此實古有公法之證

公羊閔元年傳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

諸晉仲孫與何邵公注云以史記氏族為春秋言古謂史記為春秋按邵公之意謂以史記氏族之書攷春秋也史記氏族猶周譜世本之類疏云謂以史記人之氏族而為春秋文義不明然邵公之注亦似未得傳意以春秋為春秋者言因仍魯春秋之舊文不擅改也齊無仲孫云云乃子女子推測之說與上句無涉不必以史記氏族言之此經當有關文左傳作齊仲孫湫恐後人妄增穀梁直斷為魯仲孫亦失闕疑之義不如此傳之慎

董仲舒救日食祝云昭昭大明濺滅無光奈何以陰侵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二十一

陽以卑侵尊周禮大祝注引之此廬全月蝕詩所本其云以陰侵陽卑侵尊蓋實知日食為月所掩先於京房易占又穀梁定元年傳注引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疏引考異郵說為僖公禱山川之辭然傳所云應上公則不得其解也山海經有應龍蓋即應上公淮南子脩務訓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是淮南已有天擊日月五星右旋之說

顧亭林日知錄日食月掩日也月食地掩月也西洋法

未入中國已有此論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閭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然平子之說尙在董京之後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案堯典禹貢乃書之篇名周時因當人人習之無庸外史達之四方或說是也正義引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按今本儀禮無二之字亦是從或說鄭注聘禮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賈疏云名書文今謂之字者鄭注論語亦云古者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三

曰名今世曰字許氏說文亦然蓋外史達此書名則凡有新出之器必有新命之名其名皆受之王朝而達於列國或沿用舊文或改造新字皆未可知故曰達書名不曰達書文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考文鄭注云文書名也以此觀之至孔子時書尙同文故周猶得爲天下之共主文字不亡則朝野上下皆有以維繫於不做其用甚大今時世人往往有略通各國語言輒欲用其私智以撰定文字者斯僭亂之道也宋婁機班馬字類引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

同音異於茲遂生輕重訛謬矣此又文字孳乳漸多之故也然同文之世終受裁於外史矣

爾雅釋魚魴魴郭注云出穢邪頭國見呂氏字林邢疏曰郭云見字林案說文亦云余案景純引字林不引說文未詳其故今說文魚部魴魚名出穢邪頭國又魴魴也穢卽穢字穢邪頭當卽穢邪後漢書穢海出從魚三國志作斑魚魴雙聲古無輕唇音分字當讀如奔故頭從分音斑魚當卽魴魴矣又說文記東方魚名最詳魴魴之外如鮓魚出穢邪頭國魴魴魚魴魚魴魚魴魚並出樂浪潘國魴魚出遼東鮮魚出貉國魴魚出樂浪東曉此等疑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三

皆因舊名而造新字故多不見於他書

元余忠宣青陽集楊顯民詩集序云至元以下浸用吏執政大臣亦以吏爲之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況南方之地遠多不能自至京師抱才蘊者又往往不屑爲吏故見用者尤寡及其久也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仁皇初設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者不可勝道按吾鄉明初科第之盛冠各行省而尤以吉安一府爲最相傳吉安以文信公殉難之故有元一代不應科目不圖仕進故至洪武踐阼之後鬱久

而昌余以通志攷之則元時吉安進士亦不乏人不甚相應或者信公賓客固執此節非闔郡皆然及讀此篇乃知有宋遺民固多亮節而元代仕途既隘其見於史者固已漢人不及色日南人不及漢人而暗受擠排又復如此之甚其固結於山巔水涯而不圖揚於仕路者君失其所以為君民固不失其所以為民也是以明太祖之開國其制度不及漢唐其仁厚不及宋而其為功則有過焉享國二百餘年既亡而民思之不置豈無故哉

杜元凱左傳集解序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三

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夫隱諱避患即所以為周身之防若崔浩之刊魏史呂覽之懸國門豈聖人事哉杜之所言是自相違反

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左傳云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劉原父曰經有電無霖傳有霖無電已明不宜改電為霖蓋其所據簡策錯誤不能解決之于經直因循舊記而已案左氏本不傳春秋此文書始也竟未知何說杜注習蔡西始而日尤無意義經所重在震電此傳書始也猶言雷

始震耳總之左傳多據舊史之文極可寶貴其書法及凡例則斷斷出於附會不足信

孔叢子執節篇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非先王之法也據此是佛教未東中國已有放生之說

法救出曜經卷二云昔有居士財富無數唯闕無息晝夜愁憂若我命終所有財貨盡沒入官今西人臨終無子女無遺書者財產入官蓋略似天竺舊制

後漢支謙譯阿闍佛國經卷中云譬如出金地無有樂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三

石亦無草木中有紫磨金人便取其金於火中試消合以作諸物者之按此天竺化學消即化分合即化也蘇子由龍川略志卷五云有商人自言於戶部有秘法能以膽礬點石為銅者諸公惑之令試斬馬刀所後竟不成按此等亦化學之萌芽而子由諭之以法所禁則中國藝學之不昌未嘗不由法禁之太密也

宣五年左傳正義吳語韋氏注皆以丁寧為鉦左傳寺人披國語作寺人勃鞞皆二合音字

緇衣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鄭注禁猶謹也愚按禁从示故禁有示義周官所言禁令猶後世所言示約

也此文禁人以行即示人以行也注義似隔
孝經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禁字與示字相應言下知
上之所示也不然示之以惡者當知所禁示之以好者
亦何所為禁乎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太史公曰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
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劫身
是始皇曾學兵法晉書石勒載記子弘受經於杜叟誦
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
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石勒之意乃與
秦合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三

今歐洲各國治法頗近墨子於是讀墨子書者亦漸多
韓昌黎孔墨相用之說皆以為卓識矣昌黎之前則抱
朴子省煩篇云人倫雖以有禮為貴在乎升降揖讓之
繁重臨拜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無事好古官長時
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搢畫夜修習廢寢與食
一日試之猶有過誤以此為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
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墨
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決人事備王道
不能曲述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
後魏之文武送終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

矣是為雅川亦以墨道為有可行且未嘗不行於歷代
也孫仲頌墨子後語未錄此條故特著之

樂記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鄭注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
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
謂糠為相雅亦樂器名余按荀子成相篇即用此相字
故云請成相言治方所謂治亂以相也楊倞以來均不
得其解張子正蒙云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

王漁洋香祖筆記云沈澗芳云曾見諸生中有油姓煙
姓二卷十又云近在部見爰書有妙姓烏姓盤姓民姓經
姓杆姓俞姓律姓茶姓煙姓穰姓首姓威姓冰姓坎姓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三

楊姓素常是補攬姓慈姓案爰書中異姓頗多余在內
聞批本時亦頗見之然恐為有司避改或因供詞譌謬
而然故未錄入希姓惟記河南有相里姓當是相里勤
之後又湖南醴陵有漆雕姓按陳水紀問杜祁公之妻
正救切見唐高僧傳今讀音丑乃相里氏俞音與音同
者非是首姓則郴州巨族也
竟懷英醇德王先生墓表先室宋氏再室甲氏是金時
有甲姓

高僧傳晉釋慧永姓鄆河內人卷六宋釋超進姓顯項氏
長安人卷八
每月初旬古人但稱一日二日等其加初字宋時始行

錢辛楣先生曾言之余前卷亦有攷訂今案北涼曇無讖譯大

般涅槃經師子吼菩薩品云佛言我為六師從初一日

至十五日現大神通是晉時已有此語然惟第一日加

初字餘九日則未見也陳真諦譯阿毘曇論第二云是

月初八日十四及十五是餘日加初字六朝時始有之

陳亮律音譜用十四律以折半起算而力詆三分損益

隔八相生之說可謂妄作惟以俗行字譜上為宮音尺

為商音工為角音凡為變徵音合為徵音四為羽音乙

為變宮音似尚不為張得天所誤又其駁律呂上生下

生云損益有互用到底者有從中疊益者互用到底者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三

必將大呂夾鐘仲呂三律生短乃用二倍之數以長之
從中疊益者恐將大呂夾鐘仲呂三律生短乃在蕤賓
轉損以益之夫此中損益宜循自然之理何得操縱由
人也此條不為無理余亦恆蓄此疑當俟精音學者問
之

大唐內典錄卷十牟子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子博

蓋牟融字

大唐內典錄後周經錄云至道論淳德論遺執論不殺

論去是非論修空論影喻論法界寶人銘并序厭食想文

僧崖菩薩傳韶法師傳并序驗善知識傳右一十卷武

帝世沙門釋亡名著俗宋姓諱闕殆南陽人為梁竟陵

王友曾不婚娶梁敗出家改名上蜀齊王入京請將謁

帝以元非沙門欲逼令反俗并遣少保蜀郡公別書勸

喻報書云六不可其後略云沙門持戒心口相應所列

六條若有一誑生則蒼天厭之靈神殛之死則鐵鉗拔

之融銅灌之仰戴三光行年六十不欺暗室況乃明世

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獨堪長久誠得收迹

山中攝心靡外支養殘命敦修慧業此本志也寄骸精

舍乞食王城稱力行道隨緣化物此次願也如其不爾

觸處邱壑安能憤憤久住闕浮地乎有集十卷文多清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三

紫語恆勸善存質去華見重於世余譯其書意眷懷家
國以死自誓蓋梁之誼士逃之方外者惜其六條不可
得見故節操湮沒耳特詳錄之以補獨行傳焉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萍鄉文廷式撰

易觀卦象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正義曰聖人法天之神道本身行善垂化於人不假言語教戒不須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觀化服從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正義曰觀者民之風俗以設於教按希臘志略希臘諸國初立盟會俱有奉神意又人君皆兼祭司長此可知神道設教實因民俗虛書至岱而行宗柴此用阮文達說夏誓於社而行賞戮帝王政教不敢自專託之於神乃動民志孔穎達謂法天神道於義反虛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非易象本旨也

樂記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鄭注云教謂樂也按虞書教胥子屬典樂之官故古之言教多歸之樂而樂實不足盡之教不時則傷世者國奢而不示之儉國儉而不示之以禮之類三王之道若循環聖人固有隨時之權教矣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正義引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史記五帝本紀五品不遜集解引鄭立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亦用

氏按中國古書言教者莫先於此然以寬為訓者蓋五常之性民所固有因勢而利導之已可致內平外成

之效也若其不迪教典者則皆自陷刑辟之徒有王政以齊之亦毋庸教中別為科律也此伏羲軒轅以來聖人在天子之位政教合一故能若此之純粹矣釋教耶教皆極重誠律天主教回教入教有誓是數教而不能寬由於不因民性自然之故國語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是以保聚也

虞書慎徽五典孔氏傳云五典五常之教文十八年左傳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蓋五教之法遠在舜前至堯舜時已稱為常典矣孟子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孟子所述與左傳略異或尙書今古文師說有此異同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蓋萬物本乎天者各國之所知物理也人本乎祖者中國之所盡人道也故言中國之教者當以孝為本大戴禮五帝德篇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是與左氏說同

孝經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呂氏春秋孝行覽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商之所制法也蓋契敷五教之遺而孔子述之中國聖帝明王皆

以孝為教而輔之以政故不必假於鬼神之吉凶而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此中國政教合一之大端也戴禮曾子大孝篇云民之本教曰孝盛德篇曰凡不孝以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孝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凡萬民之不服教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按中國之教條目燦然者獨見此章周公思兼三王故立教必兼三代盡契敷五教之後孔言四教之先周制彌文憲章有在後世欲昌中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三

國教法宜以此為綱領也又司徒之職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則農學亦由官教之非如後世達官有賴其末而不知其本者矣

天官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甯萬民以懷賓客正義言安邦國甯萬民與教典同按太宰言教官府而不言懷賓客是其事異教官府當如注說司徒之職盡之懷賓客注謂賓客來其其委積則似不然其委積自屬禮職之事正義以司徒下遺人當之義亦未備疑當時天下之教不能齊一則其所行禮俗各有不同懷賓客者使各行其本俗而不至

有所難故屬教職之事矣若唐時使大秦寓客奉其京教回紇降民行其穆教亦懷賓客之所推也土訓能知遠方土地之所宜誦訓能道方志以知地俗斯所以能懷之道歟

新約書第三章云約翰見法利賽撒士該人多來受其洗注云法利賽猶太教名所講究者即遺傳之虛文所務習者即瑣小之外禮少有實德也撒士該亦猶太教名與法利賽教不同雖信摩西五經他先知所著之書卻不以為重法利賽人所受之遺傳亦皆輕視撒士該人言無復生無天使無鬼魂法利賽人言皆有之又第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四

四章注云會堂即猶太人會集禮拜上帝講解聖經之所第五章云耶蘇言勿思我來欲廢壞律法及先知我來非欲廢壞乃欲成全也我誠告爾天地未廢律法之一點一畫必不能廢又云我語爾倘爾之義不勝於士子及法利賽人之義斷不得入於天國注云律法先知摩西所傳之五經也先知歷代先知所著之書也律法先知包舊約全書按耶蘇此言是依據摩西舊教特自言其義勝於法利賽人耳後來路德之申明耶蘇以駁天主亦用此義若穆教固與耶蘇同源然其視律法先知之書則不若耶蘇之重矣

又第二十三章云偽善之士子與法利賽人爾有禍矣爾侵髮婦之費而伴為長壽爾必受重刑也又云爾周行海陸招一人進教進則為地獄之人較爾加倍也耶蘇以此譏法利賽人然因以知祈禱上帝及周行水陸殷勤傳教之風耶蘇即用猶太舊教規模也

第二十二章撒土該引摩西經云人若無子而死弟當娶其婦生子以嗣兄注云見舊約申命記五章五節六節即以所生之子為其兄之後嗣也摩西以其例賜猶太民乃欲使其支派不紛亂繼承而不絕也按立教之初必因當時現行之俗不然摩西雖繆亦斷不以妻嫂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五

教人此事不概於人心故今日凡自命文教之邦大概無有行之者矣特不知猶太人尚用此例否當向西人問之英吉利王顯理第八納其兄亞塔爾之妻加他鄰而國人不悅乃為室女而納之是其證按耶蘇言上帝之外無二神而祭司長以廣祀羣神為職故耶蘇之得罪者祭司長為重而謀必殺耶蘇者亦祭司長為多平心而論刪除羣祀歸功上帝自成一家之說且可以節民財一民志未嘗非教之善者也乃竟以是慘被極刑故人尤痛之歷久彌昌正非無故至於使啞者能言盲者得視魔鬼退避寢聖復生則各教之中良多斯言或生膺異稟絕人思議或術近巫覡能顯

神奇或出於追慕之詞或增於附會之筆宇宙之大何理不該正不必執拘督之見強加駁斥也

萬國史記卷四云耶蘇即世後其徒說教者尤眾法路嘗遍游巴勒斯坦西里亞小亞細亞希臘諸國自耶蘇徒播其教於諸國諸國信羅國神教者漸衰久之耶蘇宗徒蔓延於歐羅巴

聞猶太教人言今歐羅巴所奉之耶蘇乃偽天主也真天主尚未降世至今雷電之時猶太人每稽首求天主降生云丁酉冬余遇李提摩太於上海問之答云新見猶太教之主教者於美利堅乃言耶蘇真天主矣且改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六

猶太教之禮拜日以從耶蘇按猶太教之禮拜先天主教一日同教之禮拜先天主

二日

西人著書言考天竺國前代實止有釋迦牟尼佛自生至今約有二千五百年其阿彌陀佛彌勒佛等皆假捏名號絕無其人見楊格非德慧入門按後秦僧叔妙法蓮華經後序云壽量定其非數分身明其無實普賢顯其無成多寶照其不滅是以道場成果護法宏多況西人所見天竺諸書未能該備佛家權實兩義殊所難通徒以疑情臆說論之此世雄所以重言止不須說歎出曜經卷十八云外道梵志所行不同或有察而知者

或有入定而知者或有聞教而悟者此三種人在世跨行各自謂尊蓋由如來未現於世故曰察者布光明如來未出頭佛出放大明無察無聲聞按此經稱察者蓋亦先知之類其聞教入定皆在佛前亦可云釋教之萌芽矣

西人教派叢書云佛教約前耶穌五百年許費大教流弊既多印度人多不之信始各欲立新教其中三教最著一南佛教一北佛教一喝捍一作格那教三教各有書南佛教有叢書三種一曰毗尼為教中律法一曰蘇他為講明道理之書一曰阿毗達摩為論格致與變化之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七

書三書總名曰三那北佛教書有九部名曰達摩即所謂法書喝捍教書名曰悉曇他共有四十五卷總名阿伽摩以上各書皆有英文譯本

瀛環志略卷六云摩西率眾至迦南之耶路撒冷遂王其地示十誠以訓民教以事神天敬父母勿殺勿姦勿盜勿妄證勿貪他人之財七日禮拜省過愆是為西土立教之始泰西人相傳天神降西奈山現文字摩西拜受垂為十誠以教民蓋託神道以起人之信耳後來耶穌教即本於此按創世記第十七章言神告亞伯拉罕云爾等所有男子世世代代生下來第八日都當受割

禮第三十四章希未人示劍欲娶底拿為妻雅各諸子云我等若將妹子給未受割禮人為妻便是自取羞辱第五十章約瑟在約但河外哭其父七日受割之禮及以七日為節皆在摩西設教以前而與異教不通婚姻已見於此同教用割禮即沿摩西之舊

萬國史記卷四亞刺伯記云摩哈默欲折衷摩西耶穌及本國三教創一教法以誘斯民著教書曰可蘭其教曰伊斯蘭伊斯蘭服從之義言人宜服從神命也又曰摩西基督皆上帝使者也上帝命余改革世界教法唯可蘭誠教之從即上帝意也凡人之運命皆上帝所定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八

前額有表識不能以人智變之人死則再生他世受此世所行善惡之報按言人死再生他世云云是襲佛家輪迴因果之說改耶穌世界末日判斷之說也此說較入理故所立新教易得人信萬國史記論之曰摩哈默生於釋迦耶穌之後折衷其教然則摩哈默兼襲佛教之迹倭人亦知之矣

萬國史記卷三云一千五百二十四年帖木兒郎五世孫巴卑爾入印度取特里立國卒子武米恩立卒子亞格芭爾立國力日強一千五百九十四年分國為十二省慶教法駁雜思別設一教以齊民志未果而卒一千

六百五十七年阿倫格立焚滅國中寺社使國人強奉回教不從者處極刑

又云印度東南有錫蘭島相傳釋迦實生於此按此說

經傳陳如品瑠璃太子殺諸釋氏壞迦毗羅城阿難大

內地皆奉婆羅門教婆羅門教議論高妙愚民或驟地羅車下或以子女為犧牲人死則棄之水以飽魚鼈有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九

並奉佛教是大誤友人楊仁山云婆羅門教中人不甚出遊日本僧南條文雄曾於歐洲遇一人聞其教於飲食最嚴不食他食即出遊歐洲者亦僅食麪包飲清水而已戒律之嚴殆過釋氏然婆羅門教之大旨謂凡物皆大自在天之所造涅槃經梵行品阿闍世王大臣吉德言一切眾生悉是自在天之所作故以事天為極則與摩西基督等教宗旨固頗合也龍樹菩薩十二門論云若他作苦者則為自在天作如此邪見問故裸形佛亦不答而實不從自在天作何以故性相違故如牛子還是牛若萬物從自在天生皆應似自在天是其

純常子枝語 卷一七

子故復次若自在天作眾生者不應以苦與子是故不應言自在天作苦問曰眾生從自在天生苦樂亦從自

在天所生以不識樂因故與其苦答曰若眾生是自在

天生者唯應以樂遮苦不應與苦亦應但供養自在天則滅苦得樂而實不爾但自行苦樂因緣而自受報此

須有所須自作不名自在據此則婆羅門稱天之無若無所須何用變化作萬物如小兒戲復次若自在作眾生者誰復作是自在若自在自作則不然如物不能自作若更有作者則不名自在復次若自在是作者則於作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十

中無有障礙念即能作如自在經說此當是婆羅門經自在欲作萬物行諸苦行即生諸腹行蟲腹行蠅之類復行苦行生諸飛鳥復行苦行生諸人天若行苦行初生毒蟲次生飛鳥後生人天當知眾生從業因緣生不從苦行有復次若自在作萬物者為住何處而作萬物是住處為是自在作為是他作耶蘇亦稱天若自在作者為住何處作若住餘處作餘處復誰作如是則無窮若他作者則有二自在耶蘇每稱獨一上帝蓋婆羅門亦與之同故此語破之是事不然是故世間萬物非自在所作復次若自在作者何故苦行供養於他欲令歡喜從求所願若苦行求他當知不自在

二四三

復次若自在作萬物初作便定不應有變馬則常馬人則常人而今隨業有變當知非自在所作復次若自在所作者即無罪福善惡好醜皆從自在作故而實有罪福是故非自在所作復次若眾生從自在生者皆應敬愛如子愛父而實不爾有憎有愛據此則當時天竺亦有不事天者故知非自在所作復次若自在作者何故不盡作樂人盡作苦人而有苦者樂者當知從憎愛生故不自在不自在故非自在所作復次若自在作者眾生皆不應有所作而眾生方便各有所作故知非自在所作復次若自在作者善惡苦樂事不作而自來如是壞世間法持戒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十二

修梵行皆無所益而實不爾是故當知非自在所作復次若福業因緣故於眾生中大餘眾生行福業者亦復應大何以貴自在若無因緣而自在者一切眾生亦應自在而實不爾當知非自在所作若自在從他而得則他復從他如是則無窮無窮則無因如是等種種因緣當知萬物非自在生亦無有自在此門闕四邪見而此節獨詳蓋事自在天為印度盛行之婆羅門教說故取其言而反覆辯之然即以是為佛門與天主教之辯亦無不可故詳錄之俟攷各教者論定焉約百記第十章云我厭煩性命對神說你手所造的你又苦待即所謂苦由他作也

高僧傳吳維祇難傳云維祇難本天竺人奉異道以火祀為上是天竺亦有火教不獨波斯朱蓉生無邪堂答問云佛說雜寶藏經波羅奈國梵志事火使火不絕賢愚因緣經優婆鞠提品云梵志或事日月翹脚向之或復事火朝夕燃之皆波斯火教余按此皆印度本有之火教耳西域記摩竭陀國伽耶山東南有二窰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提迦葉波事火之處大唐內典錄卷一後漢譯有佛為事火波羅門說法悟道經是婆羅門中兼有火教涅槃經四依品云恭敬禮拜猶如事火婆羅門等增益阿舍經卷四十一佛觀云祠祀火為上卷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十二

十六七並又涅槃經師子吼菩薩品云如婆羅門奉事火天常以香花讚美禮拜供養承事期滿百年若一觸時尋燒人手是火雖得如是供養終無一念報事者恩李提摩太八星之一論云印度教又名婆羅門教受教化者約二京零七兆人又云儒教道教婆羅門教俱有至理名言壽諸梨棗受其教者上則有治民之善政下則有治己之潛修八星之一論云地球上動植諸物全藉日球之熱力始能生養又云地球之電氣亦與日球相關然則波斯之教祭日祭火不為無理且得大報天而主日之義今雖

僅存於孟買猶願訪其書而讀之又希臘志略卷一云

希臘北地古有諸國拜神盟會即德勒非地十二國同

立一會以祭亞波羅大神之盟也又云亞波羅神原為

日之類然則希臘亦祭日特不知與波斯異同若何古

彙參巴西教一條所述皆神樂仁過

瓦過斯之說不足見波斯教之本旨

西人教派叢書云波斯教學為亞喇伯所傳至今仍守

舊法其師以哥冷教書為貴書中無數異說無論智愚

俱為銅蔽此指波斯門回教者而言其烏美亞已為古名人趙勞阿

始端所生之地其人始創古巫教按波斯教法之祖曰

瑣羅斯的紀元年五百五十一著述經書稱波斯之聖

其說謂有二神以統宇宙一曰和爾摩為善神一曰亞

利慢為惡神二神各欲行其志爭鬪不止一萬二千歲

之後和爾摩大捷而天下之惡皆消又曰公道者赴樂

士之梯航雖暴惡者苟能悔過淨刷塵心則亦得受無

限幸福日月以和爾摩大能力造之不可不崇敬如地

水火風亦當加敬故太陽以下諸神列於祀典者甚多

國人皆奉其教至紀元七百年代始信摩哈默教原波

斯之初教蓋源於印度之婆羅門本與儒教相近故其

國勢隆盛法度禮儀有可觀者及回教興舍舊從新惑

之甚者也以至殘忍酷虐之風千載如一日殺君父戕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十三

骨肉無所顧忌豈非奉教之失哉按趙勞阿即

古教彙參三希拉基督士以弗所人生於耶穌前五百

三年嘗云火能變化萬物而不受萬物之變化故尊為

上帝又云火不獨能變化萬物且能令物之弱者強小

者大死者復生日中之火照臨萬方使五穀暢百卉榮

胎卵濕化生生不已夫人知之矣若爐中之火不過以

之炊爨而人之性命賴之不更為火能生物之大驗也

余謂希拉基督士雖為希利尼人而其說適足發明沙

斯之火教也

禮記儒行篇題鄭曰錄云見正義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十四

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

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按儒為有道德者之名

非孔子立教之名也孔子立教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分四科不獨能安人服人抑且能養人教人也是以魯

哀公問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疑夫子特製其服

以章異其教而孔子對以學博而服鄉學博者兼百上

之學服鄉者隨所處之俗按晏子春秋外篇齊景公問

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於服勉於此即時中之

容際解詁據此當時以異服護儒之說

聖之大凡也曰不知儒服明非別異於世特設儒教也

曰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是儒之名在孔

子前且不獨孔門諸人惜乎道德高賢之訓不盡傳於後世論語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言儒僅見此章惟有小人之儒故為世所詬病劉寶楠正義曰周官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四曰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據此則儒為教民者之稱子夏於時設教有門人故夫子告以為儒之道余按後世六經皆出子夏荀卿之學亦出於子夏故儒之一字遂專聖教之稱揆之厥初殆有未備班生之志藝文儒家僅列九流之一其說本諸子政子政故儒家也故謂堯舜至孔子列聖之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十五

學儒家所得為多是也而謂堯舜至孔子所以教民者其教名為儒教不且由後日前厚誣先聖也哉稱謂後世若必析分儒教當斷自子夏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是教授為儒家事又史記儒林列傳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是史公所以名儒林之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故亦以學官任教授之事也 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周官一書未知與論語孰為先後然即以周官論之師所重在賢則論語德行之科儒所重在道則論語文學之科正義諸侯以下又置以保氏之官不與天子保氏同名故號曰儒學掌教學子以道德教云以道得民其說混師儒為一未而孔子之為教者尙有政事言語二科非師儒

所能盡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後世乃專以儒名之而道轉隘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趙注云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道為己愛身雖違禮尙得不敢毀傷之道陳東塾師嘗言楊朱人品甚高近於儒者故逃楊必歸儒竊以為皆未得孟子之意天下之理過不及與中三而已矣墨子兼愛至於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則愛人而極於不愛己其過之者也楊子為己而至於為天下不肯拔一毛是愛己而絕不愛人其不及者也惟儒者之道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人各遂其私而天下以成其公無過不及者也不此則彼理無所之故逃墨必楊逃楊必儒也孟子之言主於仁義而其要在於推己及人是孟子之儒派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十六

孟子之儒派重在德行荀子之儒派重在文學史記封禪書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是漢人以文學為儒術史記儒林列傳云田蚡為丞相糾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韓非子五蠹篇儒以文亂法又云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又云工文學者非所用六反篇云學道立

方離法之名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是韓非亦以文學爲儒之名

韓詩外傳卷五曰儒者儒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

楊子法言君子篤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

史記律書云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則侵犯削弱按冉有用矛荀子議兵儒家亦何嘗不通兵事惟孟子欲救時弊謂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十七

善戰者宜服上刑後世沿襲其說遂至深戒窮兵不恥積弱而諸夏不振未始不由於此矣

游俠列傳云韓子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是儒偏於文俠偏於武特偏於文者致位通顯故世多稱之耳太史公敘游俠以季次原憲爲稱首公皙哀事不多見若原憲之間恥辭粟實有俠士之風卽孔子教其以粟予鄰里鄉黨亦以成俠士之志也太史公蓋不獨以儒家爲出於孔子卽游俠亦出於孔門也

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孔子之死有子張之儒子思之儒

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漆雕之義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按韓非稱漆雕之義與孟子稱北宮黝略同疑黝亦漆雕之派也此又儒家之近於任俠者也

孔叢子執節篇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子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載德流聲將與天地相倣矣按後世以師儒之統專歸孔氏蓋由世業之故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十六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萍鄉按廷武撰

大般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品世有眾生事八十種神何等八十二日十二天五大星北斗馬天行道天婆羅墮跋闍天功德天二十八宿地天風天水天火天梵天樓陀天因提天拘摩羅天八臂天摩醯首羅天按婆羅門所謂半闍羅天鬼子母天四天王天造書天婆大自在天敷天是名八十又憍陳如品外道言大王摩伽陀王是月增減大海鹹味摩羅延山如是等事誰之所作豈非我等婆羅門耶大王不聞阿竭多仙十二年中恆河之水停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耳中耶大王不聞瞿曇仙人大現神通十二年中變作釋身并令釋身作羝羊形作千女根在釋身耶大王不聞善兔仙人一日之中飲四海水令大地乾耶大王不聞婆藪仙人按當即婆藪天為自在天作三眼耶大王不聞羅遜仙人按當即阿羅羅變迦羅富城作鹵土耶大王婆羅門中有如是等大力諸仙現可檢校梵行品云婆藪仙人唱言殺羊得人天樂四相品云如婆羅門所有語論終不欲令刹利毗舍首陀等聞何以故以此論中有過惡故佛本行品瓶沙王問事品云行且自思惟不宜著婬服

忽見釋化作獵師被袈裟太子因語曰此服非汝宜取吾金婬衣卿袈裟與我獵師尋便與木蘭真袈裟受衣還釋形忽然昇虛逝是袈裟乃天竺獵師之服出曜經童菩薩一段與此大略相同涅槃經四相品云雖復袈裟猶如獵師四依品云有惡比丘聞我涅槃不生憂愁如來在世禁戒嚴峻今入涅槃悉當放捨所受袈裟本為法式今當廢壞如木頭旛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增壹阿舍經牧牛品云佛在鴛藝村告諸比丘沙門之行婆羅門之行又云何名婆羅門要行於是比丘苦諦如實知之苦習苦盡苦出要如實而知之後以解此欲漏心有漏心無明漏心而得解脫已得解脫便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此名為婆羅門要行之法又云婆羅門盡除愚惑之法名為梵志亦名為刹利復以何故名刹利以其斷淫怒癡故名為刹利亦名為沐浴云云是佛兼為婆羅門作導師也據高幢品則佛先所收優留毗村三迦葉眾二千比丘蓋皆婆羅門梵志亦婆羅門之稱及歸迦毗羅衛國真淨王言刹利之種將諸梵志眾此非其宜刹利之種還得利眾此乃為妙王告國中有兄弟二人當取一人作道其不爾者當重謫爾時出家者乃始多釋種矣

朱蒼生無邪堂答問云俞理初謂佛本行經之阿羅邏
卽景教碑之阿羅訶說亦近之四裔年表周靈王二十
一年瑣羅阿斯得著經書爲波斯之聖又云周景王二
年釋迦卒年代固相接釋迦嘗問法於阿羅邏告以五
大之義又言阿羅邏在邊地作主皆見佛本行經佛謂天竺爲
中土他國爲邊地此之邊地卽指波斯按涅槃經師子
吼菩薩品云世尊於一切知見無闕故名爲佛發言無
二故名如來斷煩惱故名阿羅訶是佛亦稱阿羅訶阿
羅訶乃天竺有道之名非阿羅邏大仙翻譯名義集云
阿羅訶此云應供爲天人福田應受一切天地眾生供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二

養婆羅末底法界無差別論云至於成佛位不名菩提
心名爲阿羅訶淨我樂常度賢首疏云阿羅訶此言應
供卽十號之一也俞朱之言皆誤
涅槃經橋陳如品有一梵志言瞿曇之言如狂無異或
言從彼鬱頭藍弗阿羅羅等稟承未聞或時說其無所
知曉翻譯名義集云阿羅羅加摩羅仙人名也亦名羅
勒迦藍華言未詳佛未成道時曾觀之鬱陀羅羅摩子
亦名鬱頭藍弗此云猛喜又云極喜橋陳如品又云汝
謂須陀陀師鬱頭藍弗利根聰明尙不能斷如是非想非非
想處受於惡身須跋陀述沙門婆羅門言是猛喜亦婆

羅門也唐譯涅槃經後分遺教品佛告阿難吾未成佛
示入鬱頭藍弗外道法中修學四禪八定受行其教吾
成佛來毀訾其法漸漸誘進最後須陀跋羅皆入佛道
孫淵如三教論問字堂云古無佛則釋迦之道何所傳
是未嘗涉獵佛典故不知佛固嘗師鬱頭藍阿羅羅矣
涅槃經師子吼菩薩品云六師詣波斯匿王言大王我
經中說過千歲已有一妖祥幻化物出所謂沙門瞿曇
是也據此則外道諸家有在佛千年以前者然亦正是
耶蘇書中先知之類橋陳如品云先舊智人說過百年
云優婆塞戒經卷五云外道說一切世間皆自在天作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四

亦復說言未來之世過百劫已當有幻出所言幻者卽
是佛也
釋寶雲譯佛本行經卷三不然阿蘭品述阿蘭言云我
梵志法有八私事號曰內法又有十六疑亂諸事云云
菩薩不然於是復詣迦蘭問法爲說八意菩薩卽了微
識故著覺有是瑕菩薩是故捨迦蘭法阿蘭蓋卽阿羅
羅迦蘭疑卽鬱頭藍弗出曜經卷五亦作阿蘭鬱頭藍
弗
西陽雜俎續集釋氏本行經云自穿藏阿邏仙言磨棘
書羽爲自然義

宋程輝佛教西來應運略錄云准五分律釋迦佛生

印度迦維羅城刹帝利家十九踰城至雪山中六年苦

行又至象頭山學不用處定三年知非遂捨又至鬱頭

藍學非想定三年知非亦捨僧道原景德傳燈錄卷一

引普耀經云太子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藍

之詳文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

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

日食麻麥經于六年據此則佛學不用處定乃從阿藍

學非在象頭山也疑程輝引五分律略誤

增壹阿含經卷二十三云世尊未成佛時依大畏山而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五

住六年苦行不得上尊之法是雪山一名大畏山也

近世每謂佛教所行之地必削弱耶蘇教所行之地必

盛強以此分其優絀余謂佛本出世之教不言世法耶

蘇以敬天為教亦無富國強兵之術各國之盛衰與廢

繫乎政者十之七八繫乎教者十之二三耳宋何尚之

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云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

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

豈唯釋教而已弘明集卷十一又無名氏正誣論云佛禁殺生

斷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此弘明集卷一又釋三

破者謂佛入國破國入家破家人身破身蓋以佛為故

弱人國者多矣尚之之言果通論也

又接近時西人攷印度教云印度教徒九千六百餘萬

人此當時婆羅門教回回教徒二千五百七十餘萬人土人教

攷三百二十餘萬人佛教徒一百七十餘萬人是佛教

於印度尚不及回教百分之一其國之強弱豈瞿曇所

與聞哉又印度有土枯教日亞因教拔兒時教按拔兒

道譯名義集外道篇之跋附邇來亦頗奉天主教又教派叢書云印

度人分四等而立南佛教與喝捍教者皆上等人不服

婆羅門教者也佛教始於釋迦牟尼喝捍教始於摩訶

羅爾與佛同時人即佛經中所稱泥健陀也其人為若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六

提族派佛字之義為覺喝捍二字有得勝之義二教相

同之處故多不同之處亦復不少今印度信南佛教者

約二十九萬人信喝捍者有五十萬人按喝捍教書名

悉曇他共四十五卷名曰阿伽摩大寶積經卷一百一

十云於尼乾子尼乾部眾諸外道亦勿說之是當釋迦

時尼乾已有部眾又玄奘西域記云羯陵伽國周五千

餘里少信正法多遵外道異道甚眾多是尼乾即尼乾

徒又各國異道多露形塗灰之侶西域記又云自在天

事翻譯名義集云薩遮尼乾此云離繫自俄外道尼乾

亦翻不繫拔髮露形無所貯蓄然則露形者即泥健陀

教塗灰者或即所謂土枯教歟

景德傳燈錄卷二鶴勒那尊者月氏國人年七歲觀民間淫祀入廟叱之曰汝妄與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壞是佛法亦禁淫祠

萬國史記東羅馬記勒阿第三七百十七年為眾所擁立深惡偶像以為回教人侵略諸國實由耶蘇教徒拜偶像之惡風命禁拜祀廢毀偶像教皇格勃革理第二非之羅馬拉威那盡叛投帝像於糞土中殺當毀偶像者由是遂失意大里大半羅馬希臘二教分裂基此魏默深海國圖志卷二十引外國史略云西刻地在後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七

藏南魏云即克什米耳嘉慶年間倫亞升王所立國也此君之祖曾取印度及回教二者參合為一以宇宙萬物之主宰為萬土之王盡絕神佛自為一教至倫亞升王募兵攻伐甲布居民奪加治彌耳等地接倫亞升王之祖蓋亦欲師穆罕默德之故智者然其福力彌不逮也穆罕默德命曰哈聽猶言封印見杭大宗景教續攷而後之效之者乃紛紛也

宋史儒林傳胡瑗弟子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為瑗弟子也按此即儒服之類大唐內典錄卷五二教論後周武帝天和四年三月十

五日召集德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於大殿

上帝昇御筵身自論議欲齊三教四月二十五日司隸大夫甄鸞上笑道論至五月十日大集羣臣評笑道論以為不可即於殿庭以火焚之至九月沙門釋道安慨時俗之昏蒙纂二教論以光至理有一十二篇以內外二教為本道無別教攝入儒流易之謙謙斯其徒也故外論之本古昔先王為教主也仁義五常為教體也孔巨述之亦非王也是以外教之宗治身治國盡於身代即世餘不有言內教之本以佛為教主除惑入正為教所歸諸餘道俗讚述而已是以內教之宗不以身為累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八

本意存心惑有脫誤是稱內也道教云天下大患莫若有身斯言同儒按此言不知與儒何處相同此道安之巨謬佛遺教經云我今得滅如除惡疾此是應捨之身罪惡之物假名為身亦未嘗不以身為累也故入外攝故內外二教文理卓明初帝重道輕佛及覽安論遂二教俱除別立通道觀簡二教諸人達解三教者置員立學著衣冠而登其門焉按此以中國之教原本先王孔子述而非作尚不失實其謂道無別教蓋不以符籙丹鼎歸之老子亦為有識也

朱蓉生無邪堂答問云回教有二派摩哈默德之派曰色底特士教今阿刺伯諸國奉之摩氏傳其指比阿釐

別爲比阿釐教今土耳其波斯諸國奉之回疆亦奉之
比阿釐傳二十五世至馬木特額敏其季子曰馬木特
玉素遷喀什噶爾至乾隆時之大小和卓木又四世矣
蕭雄西疆雜述詩注云回疆所奉之教始於東遷之瑪
木特玉素普所傳比由天方遷至喀什噶爾地名亦自
此始喀什噶爾者譯言初創也歐洲史略卷五云自耶
蘇降生後六百三十二年至六百五十一年波斯全境
皆爲回人侵據其素崇禮火祆教人奉多改入回教而
以亞利爲重之回教別派起自波斯亦若前所言昔敘
利亞伊及等地奉耶蘇教者之不同於他處也日本人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九

某作嗎哈默按即穆罕墨傳云嗎死遺囑婦翁代其位
婦翁嗣立亦以征伐敷教略亞刺伯希臘百年之間
取白爾西徇亞非利加西北踣阨日多諸部踰海滅西
班牙敗日耳曼軍侵佛朗機東至於印度河西被於卑
禮尼山其廣大往古未有也

嗎哈默傳嗎立教之說曰一神是神神外無神而嗎實
爲神使蓋所謂一神得神使而現於世焉神使之統爲
亞陀漢能埃亞伯刺叩孟瑟原注即猶太宗祖余及吉
利斯而嗎則其終極也嗎專推吉利斯而自遜謂無得
焉其說論靈魂不死形體輪生來世苦冥吏器眼黑

身訊鞫死人秤大互天地以稱較生前作業善惡架梁
木于地獄上織如髮尖如銳有罪者不能過則墮于地
獄鬼著火屨然火于犯人腦惟信教之人得越梁木如
電行住於第七天花苑即天堂也天堂之中四時翠陰
珠瑠寶石爲蓋淨水流於琥珀上藉錦繡具香花盛饌
其尤得神寵者朝夕見於神純受神樂神樂蓋在形骸
意樂之外也又謂人之禍福於無限太古之前已定錄
在簿書不可以人力就避回人輒縱其欲號曰神心余
案此文一神即回教所言天帝回教本摩西而稍參以
佛說輔以兵力重以盟誓故能盛行於一時洪鈞元史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十

譯文證補報達補傳云麥喀有殿中置黑石相傳天所
降也殿亦設土木偶緣遠近祈福者不絕謨罕慕德專
主崇奉上帝乃闢偶像之非余按天主教有偶像而耶
蘇教乃力闢偶像蓋後之述新約者又兼采天方之說
矣

謨罕慕德示諭門徒若天主教若猶太教不從我者厚
取其稅斂而不必強制以共同奉上帝同一根本也此
外之教必脅之伐之滅之而後已亦見洪鈞書是回教
源出摩西固自言之其欲伐滅人以自行其教則實謨
罕焉德立國之陰謀而適示人以不廣者也

元史譯文證補西域補傳附考云咸豐壬子長沙府人藍煦撰天方正學稱穆罕默德父曰爾卜賢喇希母曰阿米納按此見至聖實錄穆罕默德係其道號字曰穆斯特發而不言其名有四大弟子一曰額補白克爾即傳之阿部倍壳耳按疑即西書之阿皮西爾一曰歐墨勒即傳之倭馬爾一曰歐士禡尼即傳之奧白蠻一曰爾理即傳之阿里穆斯特發之女爾理之婦曰法士默即傳之法梯味其稱阿里次子哈山之弟則曰侯腮尼亦忽辛之異譯大抵天方教在東土者盡係阿里一派所謂十葉教也余按阿里一派即所謂比阿釐教西人譯回教始末云回教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十一

亦有門戶之別有名蘇利回教者有名希亞回教者土耳其士丹蘇利回教也波斯則專主希亞教矣海國圖志七十一引四洲志云回教中分爲二一曰色底特士教一曰比阿釐教比阿釐者穆罕默德兄子傳教而小別其宗今巴社都魯機爲比阿釐教汪容甫述學墨子序云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爲墨子罪雖然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則孔子魯大夫墨子宋大夫也位相埒年又相近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在諸子百家莫不如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於不相爲

謀而已矣按孟子乃推類言之何嘗誣墨子之行事汪氏說謬

墨子非儒篇云儒者曰親親有術按術與殺通尊賢有等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妻後子三年其親死列尸弗斂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以求其人焉取妻身迎祗禱爲僕秉轡執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按凡此等皆周家制度而墨子非之是不特非儒乃非周也孔子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別有微言而墨子未之知也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按如保赤子語大學稱之墨子非儒篇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十三

云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按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一語中庸載之然則大學中庸兩篇眞儒家之舊帙矣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大學引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孟子亦引之而勸滕文以自新其國然則因舊而圖新者儒家論治之大要也彼謂儒生泥古而不變者未知孔孟之家法者也郭嵩燾周官九兩繫民說云友如以文會友老聃在孔氏前已有徒眾孔子之徒至三千人子華使齊冉子請粟任之義也按孟子稱伊尹聖之任者又曰其自任以

天下之重如此孔子顧瞻無人意欲施之皆任之實事存魯卻齊特小小施設耳孟子得曾子之傳而曾子之言曰仁以為己任任重而道遠任字之見於論語孟子者較儒字為多後世儒道行而任道微者蓋儒之義為柔為懦利於在上位之人任之義行則人人有負荷天下之心實中時君所忌也不學者為游俠多不免於其身其學者為後漢宋明諸賢亦必為黨錮黨禁而已矣

戴定菴文集有尊任篇

史記貨殖列傳云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十三

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子貢兼縱橫家而其力足以廣傳學術固孔氏之功臣也

困學紀聞卷六曰杜氏左傳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

國哀十二年傳注史記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

此二三子何為莫出仲尼弟此夫子之訓也愚謂讀此

者知移孝可以作忠故忠經真可不作也姚範援鶴堂

經之經字乃天經地義之經字非經典之經字也偽作忠經者未諳字義

金趙秉文原教云五常之目非孔子之言也孟子言四

端而不及信雖兼言者實主仁義而言於時未有五常

之目也漢儒以天下之通道莫大於五者天下從而是

之楊子曰事繫諸道德仁義禮闕老氏而言也按道德仁義禮

之次序子雲即本之老子韓子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

虛位闕佛老而言也言各有當而已矣

金臺集京城雜言詩自注云世祖嘗因金儒元好問之

請為儒教大宗師此事未知更有所出否俟攷

孫淵如釋儒平津館文云揚雄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韓

詩外傳云儒者不易之術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

也後漢書注引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說

文云儒柔也又云儒術士之稱術言道術史記儒林傳

以抗儒為坑術士論語云君子儒小人儒言大人務儒

之實小人假儒之名非儒中有小人余謂儒為有道術

之稱而道術則在六經六經所以區別古今而通天地

人此儒之實際也孔子之學以六經為歸而六經則儒

家述之故謂儒家為孔子之學可也而謂孔子自名為

儒教以異於古而傳於後則誤之甚矣

長春真人西游記云帝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長春聞

國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墮野有菌則禁其採畏

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嘗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

天故以此警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

其眾上悅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勅左右記以回紇字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十四

師請徧論國人上從之按蒙鞞備錄言鞞鞞甚重孝而畏雷則長春所言正合元時舊俗耳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儒教之大旨不毀傷而全歸非獨慎重不罹刑僇也若佛教之剃染則毀傷其髮膚矣猶太教回教之割禮則毀傷其身體矣雅素教之所以得廣行列邦者保羅巴拏巴之力矣見新約全書使徒行傳二人爭論言不使異邦人若文身裹足穿耳鼻之屬則習俗之異然繩以儒教之理亦必非所許矣

萬國史記土耳其國記云九百六十一年亞伯特真始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十五

建伽寺尼國於可辣山三傳至馬毛多併達耶索撒尼及波斯出兵印度前後十二次取特里拉荷爾木爾坦諸邑引其所奉莫斯廉教自裏海至印度河之民皆奉之帕古達大教師授位號曰蘇爾旦按即元史蘇爾旦所云算灘蘇爾旦國語猶言皇帝也

舊唐書憲宗紀憲宗顧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彼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漢武帝二主受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王充論衡道虛篇論黃帝淮南王盧敖文摯事皆云儒書言

之案文摯事見呂氏春秋劉子政曾采之其餘則百家諸子所記而王充概以為儒家可謂不知流別也史記黃帝合而不死集解應劭曰言黃帝造歷得仙孟康曰黃帝作歷歷終復始無窮已故曰不死

史記封禪書秦始皇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入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又云宋無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後凡五人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消化依於鬼神之事蓋李少君之前言神仙者不特不託之老子并未嘗託之黃帝也抱朴子交際篇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十六

宋賈善翔猶龍傳經蘊篇云總之則三十六部析之則萬八千篇以是言之則今世道藏所傳僅百分之一耳神仙傳言墨子為地仙得神人之教集其要為五行記此不足信之說也又言孫博河東人晚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為火光照數里中後合神丹得仙此則近於後世光學化學今時西人目鑪鼎鉛汞之術為假化學其實化學源始於此不必謂之假也抱朴子覽篇云變化之術惟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僊去時鈔去其要以為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為婦人璧面即為老翁踞地即為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為河掘壤成山坐致行厨與雲起火無所不作也按興雲起火蓋即能為火光之說其所云一切變化亦

頗近光學中戲術也淮南王鈔取之則萬舉術必有本於五行記者矣

猶龍傳及西昇經大抵多襲化胡經之唾餘不足信也猶龍傳所數于闐國王與諸胡王八十一國既有信度國王又有天竺國王既有烏菟國王又有鳴茶國王復亦可笑道書多摹擬釋典宜為世詬病也西昇經開卷即云老君西昇開道竺乾號古先生昇者由下而上也乃僅至竺乾乎又題老君自著則此經乃在竺乾何不譯而行中國乎是於文理亦不通矣宋徽宗無識乃注此等書且證之曰仲尼欲居九夷亦是意耳然則徽宗困於五國城時易不行道教哉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七

陸賈新語慎微篇云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棄二親捐骨肉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韓非子忠孝篇云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又云烈士雖當作眾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按恬淡恍惚皆出老子疑當時論避世之士亦有為老子之學者論衡道虛篇世或以老子之學恬淡無欲延壽度世此亦似言神仙之學然其所為乃轉似婆羅門之苦行矣羅馬志略卷九云耶穌生於奧古斯都之世道底比留為帝時受難於猶太而教始大行貧苦者入教尤多其

教始為人所忿恨蓋教民不能隨俗俯仰羅馬又有尊帝為神設像獻祭撒香叩拜且時指以立誓之俗教民不從致招怨忌當羅馬削平天下之初諸國舊教皆漸消滅故時人民皆以天地間惟帝有至大能力是以奉命惟謹兼設帝像而崇拜之凡大慶會獻祭像前繼以宴樂表其愛敬獨教民不赴此會羅馬人因謂教民違眾立異無忠於君上之心卷十二云根斯丹與帝世羅馬境內耶穌教盛行前此尼羅為帝戕殺教民甚多後此之帝乃有欲滅耶穌教者皆緣誤視耶穌教民為誘人顯背國律之徒蓋此教民咸不肯跪拜羅馬崇奉之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十六

偶像諸帝不識其故因惡絕之非謂教民不應自守其禮拜日也當降生後三百三年至三百十三年羅馬各地教民多被戕害然時諸教民咸篤信其道身臨刀鋸率意不顧是證明已有加於帝上之權力又時羅馬帝已能盡轄其國人俾不得自主而教民終以事有應得自主之心是以凡珍惜自主利益之人莫不與教民意氣相投其前諸國之教已微羅馬人多經患難覺不立教則人無所依見教民受逼迫而就義不變志則羨其忍耐之德故帝滅教愈亟而教民愈固至根斯丹與為帝深悉耶穌教勢已成爰立耶穌教為國教歐洲史略

卷四云耶蘇教受逼時羅馬諸帝如德拉旃奧利留代
久斯丟革利奧等皆甚有德能聲名極盛爰攷其故蓋
羅馬本教久與國政相輔而行凡不致敬羅馬所奉神
者概以違帝制論並視為背叛律法之罪人至根斯丹
與之世羅馬本教亦自衰微人多外貌而內不誠而耶
蘇教人則皆心悅誠服深信耶蘇之道耶蘇羅馬二教
勢難並立彼興此廢其兆已見及降生後四百年羅馬
帝乃通諭國境人民廢棄羅馬希臘等教禁拜偶像一
以耶蘇之教為宗按保人人自主之權於君主之權自
不能無所窒礙佛教無求於世而不拜君上一節六朝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十九

崇釋之世尚斷斷爭之況耶蘇之顯背國律者乎受禍
之酷職是之故然邱民之重孟子所稱平等之觀瞿曇
是訓耶蘇此說要有合於天理民彝若使焚焚不生河
圖弗出則民奉斯語可無剗剔炮烙之虞揆其是非固
不僅得半已也至泰西學術之廣藝事之精則前開於
希臘後沿於回人與加特力教不甚相關分別觀之可
耳
墨子法儀篇曰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人無幼長貴
賤皆天之臣此墨子平等之說
伊周之政能明乎教孟子之教能順夫政此中國政教

相容之理四千年來君民陰受其福而莫知其所由然
也

希臘志略卷一云當和美耳時約在中國周東遷之初希臘極有
美俗家庭中父母子女長幼尊卑俱互相親睦子女於
父母前極孝敬恭順夫敬妻此不惟較他國有加即後
時希臘本國人亦不及也按此時西教未興而民風如
此固知虞書五品實因民性之自然孝弟之道通于四
海既知古昔亦可以驗方來也

涅槃經四相品云我既生已父母將我入天祠中以我
示彼摩醯首羅摩醯首羅即見我時合掌恭敬立在一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二十

面我已久於無量劫中捨離如是入天祠法邪正品云
復有難言天者先出佛在其後云何諸天禮敬於佛作
是難者當知卽是波旬所說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
譯佛說偈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卷下云復有二事
母人疾得男子自致阿耨多羅何謂二事所作如謂所
語不事諸天但歸於佛所作如正不信於邪是為二事
西人教派叢書云回教書名可蘭謨罕慕德之性情悉
載是書然其中多阿刺伯古教相傳之語書中要理更
本於猶太教與耶蘇教謨罕慕德所自出者則幾無一
語也又林樂知記回教始末云其教欲集本國教猶太

教及崇奉基督各教之善者合而為一教

西人論回教之入中國云唐初天方人通商至閩粵高

祖遣使至阿拉皮國其國王亦遣其母舅名賽爾第蘇

哈巴與甘古寺來朝高祖曰爾主治國何者為先對曰

三綱五常而外別無奇政帝善其對留之駐廣東遂建

一寺居焉據阿拉皮國史書云賽爾第蘇哈巴由廣東

回國時正值謨罕蘇德謝世廷臣問遺命曰無他言惟

願咕喇全經傳中國而已賽爾第蘇哈巴奉咕喇全經

來中國專心傳教從者日眾此謨教之稱所由來也咕喇

即可蘭之異譯亦作枯刺余案謨罕蘇德之歿在隋開皇己未年西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三

書以為唐初者稍誤文獻通攷卷三百二十九云隋煬

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有使隨昱貢方物既

通波斯容亦通阿拉皮矣是使命往來之事也

宋張商英護法論吳書云吳王孫權問尙書令闕澤曰

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闕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較

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

天諸佛說法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

明矣吳主大悅余謂震且不貴神通故孔老專言人事

佛教特因時化故廣言四聖六凡闕澤妄評優絀亦未

喻斯義也

古教彙參卷三巴哈國拉士云數目是萬物之基址如

石有四面八面之殊禽獸有二足四足之別是也推之

天文地理格致植物等學無一不本乎數故至今格致

家多宗其說按勒婆沙以算數為聖巴哈國拉士豈其

類歟

耶蘇之所以得行於世者以其捨身為代眾生受苦也

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佛說投身飼餓虎經云我今捨

身救眾生命其大指亦極相似然孔子包周身之防佛

說乃過去之事匡人之厄未喪斯文提婆達兜之害唯

少出血而耶蘇則身丁其禍慘酷逾恆其教既行則人

之哀思也亦愈切固必然之理也

馮班鈍吟雜錄卷二云天主教人言殺生無報應吾應

之曰儒者方長不折草木無知豈有冤報只自全其仁

心而已按楊光先作不得已正在此時明儒僅與釋老

辯明末清初諸儒乃漸有與天主教辯者矣是時天童

密雲禪師亦撰辯天判語四庫提要雜家類辨學遺牘

一卷明利瑪竇撰乃與虞淳熙論釋氏書及辨蓮池和

尙竹窗三筆攻擊天主之說齊固失矣楚亦未為得也

西學略述卷三云近百年內泰西創有比較一學如教

會則宜別其異同考其隆替崇何鬼神遵何條誠按本

會則宜別其異同考其隆替崇何鬼神遵何條誠按本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三

證未卽委溯源此學倡興固不乏相與切磋之人矣
自杭大宗道古堂集紀文達槐西雜志後攷景教流行
中國碑者甚眾近時宋芸子檢討采風記云波斯教一
曰祇教西語舊稱比阿釐景中國以其末字爲稱故謂
之景教洪文卿侍郎元史譯文證補附景教考云西國
古書當中國東晉時有聶斯托爾拉丁文作聶
斯托魯斯爲東羅
馬教士著書立說名盛一時教王以其賢擢爲康思灘
丁諾白爾之主教其人創議耶蘇爲立教之聖人非卽
上天之子不宜傳會穿鑿一時攻之者譙起教王乃集
眾主教焚其書流之於阿味尼亞憂憤而死當時附其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三

說者皆屏逐散居東方自稱聶斯托爾教浸淫東來自
裏海以東以至中土西人據此以攷景教碑下東西兩
行乃西里亞文字必是聶斯托爾教人久居其地用其
文字著之於碑其說甚確然則景教之爲波斯爲耶蘇
迄無定論碑云室女誕聖實類耶蘇而削頂留鬚又非
其制阿羅訶之德號旣襲用釋迦之異稱懸景日以登
明又實似波斯之舊教瀛環志略以爲胡僧點者牽合
波斯火教天竺佛教大秦天神教而創爲景教之名固
未必然洪氏但言西書而於聶斯托爾教何以更名景
教未明言其故且其徵攷所及亦祇天神告慶景宿告

祥數語而碑中所云娑殫施妄鈿飾純精彌施訶爲何
人廿七部爲何典亨午昇眞或指復生之日震仁擊木
豈符禮讚之文如是之倫闕焉不講則艾儒略利瑪竇
所未證者甯今日之西人所得而指實哉其撰碑之僧
卽名景淨蓋襲釋子姓釋之義則以景字爲避丙字改
寫者亦非要之此碑必兼證以婆羅門波斯兩教經典
始得其實義耳

碑云我三一妙身元元眞主阿羅訶俞理初朱蓉生以
佛經阿羅邏當之余旣訂其誤矣按阿羅訶者上帝之
稱也西人教派書云回回教出於猶太不獨古蘭經須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二西

以新舊約方可解明卽穆罕德所拜之上帝亦卽猶
太阿伯刺罕所拜之上帝以猶太教祖阿伯刺罕爲回
人之祖其稱上帝亦以亞細亞洲之古名曰阿刺與猶
太所稱之阿羅阿同意然則此碑蓋猶太教中文也碑
又云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按猶太教書舊約首五
卷稱摩西五種記猶太教摩西之事彌施蓋卽摩西之
轉音矣

釋圓照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卷上云三藏法師北
天竺境迦畢試國人也音圖賓姓喬答摩氏建中三年
居于上國貞元二祀訪見鄉親神策十將羅好心卽般

若三藏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將至家中遂留供養請
譯佛經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六波羅蜜譯
成七卷時為般若不閑胡語復未解唐言景淨不識梵
文復未明釋教雖稱傳譯未獲半珠圖竊虛名匪為福
利錄表間奏聖上察其所譯理味詞疎且夫釋氏伽藍
大秦僧寺居止既別行法全乖景淨應傳彌尸訶教沙
門釋子引闡佛經云云景淨即撰碑人貞元牒云應傳
彌尸訶教尸施同音彌尸是唐時國家猶不以景教稱
之景淨不識梵文則碑末胡書為波斯字無疑而三一
等文實合於摩西舊約蓋景淨雖波斯人而所奉則猶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五

太教也

大唐西域記云波刺斯即波斯國大都城號蘇刺薩儼那

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為所宗也

新譯西學略述卷三云猶太教之舊約書分三十九卷

為摩西諸聖所著耶蘇教之新約書二十七卷為馬太

保羅諸聖徒所著然則景教碑之廿七部又似即指耶

蘇之新約矣蓋當時之奉猶太教者固未攻擊耶蘇是

以回教起於天方遠述摩西仍列耶蘇於諸聖也王德

甫金石萃編景教碑後案語云此碑稱常然真寂哉隱

真威亭午昇真真常之道占青雲而載真經舉真字不

一而足今回回堂謂之禮拜寺又謂之真教寺似乎今
回回之教未始不源於景教余謂此說近之然回教始
於隋代景教實與之並行特同出一源又壤地相接故
不免有所出入耳

唐沙門窺基西方要決科注云慈恩寺在晉昌坊本名
淨景寺高宗為母文德皇太后長孫氏敕造大慈恩寺
按淨景之名不類釋教所有豈即碑所述貞觀中阿羅
本至長安所建立歟碑云三一淨風則寺名淨景亦固
其理惟貞觀所造寺在義寧坊此在晉昌坊與彼差異
蓋當時景教之寺固甚多耳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五

劉智天方典禮居處篇曰凡我域中不容殿若室不容
祝虎院不容佛寺道觀自注云殿若堂天主教也祝虎
院俗謂挑筋教也西學略述卷三云當北宋之世猶太
教人已多流寓中國即今河南地方所號為挑筋教者
是也此蓋緣創世記中有雅各筋傷腿癰之事故其教
人每食畜類必棄其火腿跟上之筋在中國以此名教
所以自別於回教也洪文卿元史譯補亦云今河南地
有猶太教舊人

波蘭衰亡戰史記土耳其將麻法滅篤越閩謂同盟黨
之言曰彼以吾為不知土耳其歷史者乎宜教之我政

府不援異教徒者也異教即指波蘭人時波蘭奉基督
教

全真教祖碑世宗知重陽王先生道德高明大定二十
八年遣使訪其門人應命者邱處機王處一也五月邱
見于壽安宮長松島講論至道聖情大悅命居於官菴
又命塑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於官菴正位邱屢進詩
曲其詞備載磻溪集中是處機在金已蒙人主優禮乃
萬里跋涉幾至鐵門非汾水之來遊吳崢嶸之問道豈
成吉汗欲滅金源訪實情於長春而以養性塗人耳目
乎耶律文正斥為糠粃非無故也姑誌此疑訊之來哲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三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西遊錄序曰西域九十六外道
北方毗盧糠粃白經香會之徒釋氏之邪也金史世宗
紀大定二十八年禁糠粃禪楚材目長春為糠粃疑
長春兼習糠禪矣白即白蓮香即聞香

雲麓漫鈔卷四云古人戴冠上衣下裳衣則直領而寬袖
裳則幫秦漢始用今道士之服蓋張天師漢人道家祖
之周武帝始易為袍上領下襴穿袖幘頭穿靴取便武
事五代以來幘頭則長其腳袍則寬其袖今之公服是
也或云古之中衣即今僧寺行者直裰亦古逢掖之衣
正理論云拜伏揖讓玄巾黃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

華夏之古制按此論老君威儀

翻譯名義集正理論音云毗濕縛羯磨此云種種工業
西土工巧者多祭此天按濕縛與濕婆音亦相近

乾隆甲午秋山東陽穀縣妖魁王倫以清水教煽亂其
旗幟皆黑未知即晉簡文所奉之清水道否

乾隆二年三月丙申 諭云且如星象雜流及回回天
主等教國家功令原未嘗概行禁絕是乾隆以前天主
教本不在禁例

小乘涅槃論云外道女人眷屬論師說摩醯首羅天作
八女人一名阿提傲生諸天二名提傲生阿修羅三名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天

蘇羅婆生諸龍四名毗那多生諸鳥五名迦毗羅生四
足六名摩窺生人七名伊羅生一切穀子八名歌頭生
一切蛇蝎蚊蠅咬蚤蚰蜒百足等按此謂諸天六道眾
生皆由濕婆所生疑即肉慾派之所從出矣

劉祁北使記云回紇國言語不與中國通人死不焚葬
無棺槨比斂必西其首其僧皆髮寺無繪塑經語亦不
通惟和沙洲寺像如中國誦漢字佛書

晉安帝紀曰王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攻會稽凝之曰
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
設備遂為恩所害世說語門注晉書郗超傳父愔事天師道

而超奉佛

明都印三條贅筆云道家南宗自東華少陽君得老子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白玉蟾北宗自呂巖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一邱處機次譚次端次劉處元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馬珏及珏之妻孫不二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三九

純常子枝語卷十八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萍鄉文廷式撰

顏師古匡謬正俗卷五習鑿齒與謝安石書云匈奴名妾作闕氏言可愛如煙支也闕字於言反想闕下先作此讀書也按史記及漢書謂單于正妻曰闕氏猶中國言皇后耳舊讀音焉支此蓋北狄之言自有意義未可得而詳也若謂色象煙支使以立稱者則單于之女謂之居次復比何物按凡譯書名從主人但擬其音未有意義而讀者不察強加附會紕繆滋多顏監之言足為鑿法也穀梁桓二年傳云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楊疏云名從作者之主人不問華戎皆得繫之物從中國若傳稱吳謂義稻為伊緩夷狄謂大原為大鹵以地形物類須從中國之號故不得謂之伊緩大鹵也案後世譯語並以此為準

後周書武帝紀保定三年正月於乞銀城置銀州元和郡縣志云苻秦建元元年自驄馬城巡撫戎狄其城即今銀州里是也周保定二年置銀州因谷為名舊有人牧驄馬於此谷虛語驄馬為乞銀

翻譯名義集四十二字篇云阿提阿搏波陀即阿羅閣此云垢即羅字波羅末陀此云第一義遮黎夜即遮字門華嚴作多字

作者那此云 邈求此云輕卽 陀摩此云善卽陀字 婆陀 此云緬卽 茶園他此云不熱沙六此云 和波陀此云語言 婆字門 多他卽多字門華 夜他跋卽夜字門華 吒婆卽 華嚴作 迦迦卽卽多字門華 夜他跋卽夜字門華 吒婆卽 作門華嚴 迦迦卽卽多字門華 夜他跋卽夜字門華 吒婆卽 字門華嚴 迦迦卽卽多字門華 夜他跋卽夜字門華 吒婆卽 門伽陀此云底卽 多他阿伽陀此云如去 罔提罔羅此 生卽社 簞華智論云澤波 馱摩此云德性 除多滅卽除 字門華嚴 吠嚴作虛空華 叉耶此云盡卽 迦哆度求那 作密字門華 嚴作法字 叉耶此云盡卽 迦哆度求那 卽哆字門華 若那或云闍那卽若字 阿施此云義卽施 嚴作婆多 若那或云闍那卽若字 阿施此云義卽施 多 婆伽此云破卽 伽車提此云去卽 阿濕麼卽摩字 門華嚴 火夜此云喚來卽火字 末嗟羅此云慳卽嗟字 作婆麼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一

伽那此云厚卽 他那此云處卽他字 擊此云 頗羅此云 顯字門華 嚴作歌大 門華嚴作婆迦 時卽知解字空諸法 亦爾華嚴 遮羅地此云劫卽遮字 多羅此云岸卽陀字 作也婆 彼茶門此云必卽茶字 按南岳以四十二字表四十二位 華嚴般若四十二字皆脩行密語不錄全文與悉曇字 母不相牽混但所云某字門者其義略相似耳錢辛楣 云義新錄 西域四十七字不在內 大般涅槃文字品 字音十四字比釋二十五字八字是聲見於一切經音 義者與華嚴經四十二母殊不合元應音義首載華嚴 終於五十八卷初無字母之說然涅槃所載比釋二十

五字與今所傳見溪羣疑之譜小異而大同前所列字 音十四字卽影喻來諸母然則唐人所撰三十六字母 實采涅槃之文參以中華音韻而去取之謂出於華嚴 則妄矣按辛楣所言近是然尙未知四十二字本於字 母無關也

放光般若經陁鄰尼品云何等爲陁鄰尼目佉與字等 與言等字所入門一者阿二者羅三者波四者遮五者 那六者羅七者陁八者波九者茶十者沙十一者和十 二者多十三者夜十四者吒十五者加十六者娑十七 者摩十八者伽十九者他二十者闍二十一者溼波二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三

十二者大二十三者赦二十四者佉二十五者又二十 六者侈二十七者若按當讀 二十八者伊陀二十九者 繁疑西晉時繁 三十者車三十一者魔三十二者叵三 十三者蹉三十四者峨三十五者咆三十六者那 三十七者破三十八者歌三十九者嗟四十者嗟四十 一者吒亦四十二者唵按此與翻譯名 大般涅槃經文字品佛言善男子初說半字以爲根本 持諸記論呪術文章諸陰實法又云有十四音多爲字 義是十四音名曰字本阿短呼按 卽孔字者卽是三寶次阿呼 卽字者名阿闍黎是名爲聖伊短呼按 卽字者卽是佛法梵

行清淨無垢譬如滿月伊長呼按者佛法微妙甚深難

得髮短呼按者謂大涅槃憂長呼按者譬如牛乳諸味

中上如來之性亦復如是噀按即字者即是諸佛法性涅

槃按即者謂如來義烏按即者名煩惱義炮按疑即

者於十四音是究竟義按即者能遮一切諸不淨物

病按即者名勝乘義迦按即者於眾生起大慈悲生於

子想按即者名非善友按即法以下音悉曇字記天

列按即者如來常音按即者一切行破壞之相

遮按即即是脩義車按即者如來覆蔭一切眾生譬如

大蓋按即不譯其形故此語殆不可解是故名車闍按即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四

者是正解脫無有老相關重音按者煩惱如林若按即

者是智慧義吒按即者於閻浮提現半身按即亦取

而演說法譬如半月佗按即者法身具足譬如滿月亦

取按即茶按即者是愚癡僧不知常與無常茶重音按者

不知師恩譬如羝羊擊按即者譬如外道多按即者如

來告諸比丘當離驚畏他按即者眾生活轉生死如蠶

蛄蟣此亦依陀按即者所謂大乘陀重音按者所謂三

寶如須彌山無有傾倒那按即者三寶安住譬如門闔

此亦依按即者名顛倒義頗按即者是世間災婆按即

字形說按即者名重擔此亦依說堪荷無

上正法摩按即者是諸菩薩嚴峻制度耶按即者是諸

菩薩在在處處為眾生說大乘法羅按即者說真實法

羅輕音按者捨聲聞乘勤習大乘和按即者世尊為眾

生雨大法雨所謂世間呪術經書賒按即者遠離三箭

沙按即者名具足義安按即者為眾生演說正法令心

歡喜訶按即者名心歡喜奇哉世尊離一切行怪哉如

來入般涅槃按即者名曰羅按即者名曰羅按即者名曰羅按即者名曰羅

樓按即者名曰羅按即者名曰羅按即者名曰羅按即者名曰羅

短超聲隨音解義皆因舌齒而有差別又半字義皆是

煩惱言說之本故名半字滿字者乃是一切善法言說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五

之根本也

唐沙門不空譯孔雀明王經卷上自注云此經須知大

例若是尋常字體旁加口者即須彈舌呼之但為此方

無字故借音耳近人於各國名如嚙啞啖啗啗等類動

加口字未知此例

後漢支婁迦讖譯阿閼佛國經阿須輪即阿脩羅捷杳

想即乾闥婆惟想字不知所出又云以七寶作菩薩字

不見說文及經中闕字疑皆支讖以意譯寫又鬱單曰

即鬱單越八惟務禪八維無禪前後異文

阿閼佛國經云此刹天下人遙見日月星辰殿舍是西

人言一星一地球佛說已開其端又云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星宿不可計亦不可知多少此亦星氣及天河爲眾小星叢集之說之類若歷代天文家於三垣二十八宿雖時有增減未嘗不以數記之也

歐洲史略云歐洲諸族自有信史以來大半皆出亞利安族是以今之歐洲諸國人民方言雖各不同其原皆出於一可總名曰亞利安語凡作亞利安語之人民始皆聚處亞洲正中蔥嶺以西之巴米耳按即西域國高志之帕米爾原其遷於西南與東南者多散處巴西北印度等地北印度方言舊爲梵語今其間雖閒有更易而較諸他處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六

亞利安族之各國言語變者尤少其遷而西者則皆散處歐洲及與歐毗連之亞洲地近又有由歐洲遷居美洲二洲者然仍作歐洲方言未少更易希臘志略云當往古無史記事之先裏海東蔥嶺西有一原族實爲希族意族及歐洲他族以及北印度人生之本原是諸族中器用什物所呼名大率相若可知其方言同亦同爲一族人耳如歐洲諸國人呼父與印度國人呼父方言大略同德人呼父爲法德耳希人呼父爲巴戴耳拉丁語呼父爲巴德耳印度番文呼父爲比達緬想彼時意西人眾非本地能容散居既多傳世愈久舊日方言

變爲各國新語遂若各爲其類矣歐洲史略又云今有數國語言似異然詳爲尋繹知洪荒之世本同試即歐洲而論如英語之乃得德語之那克得以及拉丁文之挪格得希臘文之奴格得音雖小異而概譯曰黑夜藉是推之知四國語言爲同源異派余按以此知歐洲語言多源於北印度而梵語實開各國之先故余於悉曇之篇恆加用意若巴斯革語則歐洲土著之音惜未得其譯傳不知與中國之土番及美洲之紅皮土番同異若何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七

淵源也西番即唐古特字母經呪諸字之脈絡也其法五十字母之內有十六音韻字三十四翻切字共合成五十字唐貞觀初吐番相阿努心欽至教嘗身至中印度國親受天竺字法悉得其奧於是依其本音譯以唐古特之字以爲西域傳布經呪之用至那呼唐羅雜幹復從阿努所譯五十字考訂天竺原規唱演以受僧徒又西番字母說云西番字母三十字乃番相阿努採擇天竺字母合之西番語音所製其嘎喀嗎迎尼答塔達納巴葩拔嘛匝擦雜幹鴉喇拉沙薩哈阿二十四字與天竺字母同其齋妻齋鴉鴉紗報婀六字乃天竺音韻所無而西

番音韻所有故依其國之語言聲韻而增設者也

大唐內典錄卷五翻外國語七卷周武帝世西天竺優

禪尼國三藏法師拘那彌陀譯

顧亭林日知錄之餘卷四華夷譯語洪武十五年正月

丙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

高昌書制為蒙古字以通天下語

友人見貽穆來由字母以法文釋之云與阿喇伯字母

同余讀之殆即回文字母也穆來由字母或云僅十八

音疑近傳回教改用其文字矣今錄於左方其讀法自

右而左與歐羅巴各國異凡三十五字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阿禮	阿禮	他	巴	阿禮	阿禮	阿禮	阿禮
ahp	ahp	ta	ba	ahp	ahp	ahp	ahp
福	福	他	巴	福	福	福	福
鬚爾	鬚爾	惹	拉	鬚爾	鬚爾	鬚爾	鬚爾
拉士	拉士	恩	發	拉士	拉士	拉士	拉士
儂	儂	烏	切	儂	儂	儂	儂
扒	扒	根	切	扒	扒	扒	扒
沙	沙	沙	沙	沙	沙	沙	沙
耶	耶	耶	耶	耶	耶	耶	耶

哈

沙特

格甫

茶

拉持

蘭姆

叮

咿爾

酒

惹姆

泥鴉

按希臘第一字母讀如阿拉法之字與此阿禮福之

音正同

高僧傳卷十五云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眾而傳聲蓋

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

繁而偽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

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

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

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

有二其後帛橋支籥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

神製裁變古聲所存止一千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

神降於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

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並惡惡嗟

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存於舊法正可三百

餘聲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

師異法家各製皆山味平聲旨莫以裁正

高僧傳卷七釋慧叡傳云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諮叡以經中諸字并眾音異旨於是著十回音訓敘條例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按南本大般涅槃經為靈運與慧叡嚴慧觀修治其十四音訓敘蓋即解涅槃經文字品慧叡曾游南天竺音譯訓詁無不心曉慧嚴亦從鳩摩羅什訪正音義慧觀與寶雲友音雲於天竺諸國意字訓詁悉皆備解故涅槃經為三十六字母之先聲矣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十一

朝散大夫諱光祿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集進前有仁宗御製序日本南條文雄云案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曰景祐天竺字源七卷今日本所傳寫本前六卷完全而第七卷無全本沙門喜海曾贍寫六卷鈔出第七卷之末有記曰嘉祿二年丙戌九月二十一日於山梅尾禪房寫之但七卷廣博也出第一番生字一兩等餘悉略之蓋嘉祿二年當宋理宗寶慶二年而喜海為日本華嚴宗大德沙門高辨弟子辨傳在本朝高僧傳由此觀之字源全部七卷早傳日本矣又云字源果蓋今之學梵文者否則覽者自知焉楊仁山告余云文

雄曾赴印度學梵文七年能以華梵書對讀不須傳譯此釋家之博雅士也此書復行中土實文雄抄贈之功矣

字源卷一云夫欲善明天竺文字者先學十二轉聲三十四字母識辯五音其五音者謂牙齒舌喉唇等五音各有五字下有九字融轉舌喉二音總計三十四字母又於其中逐音之內各以第五字屬鼻音呼此上且只是第一番三十四字向下二合呼復有十一番字母每番三十四字都計三百七十四字足前第一番共有四百八字之本母若先於此四百八字調舌呼吸親得梵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十二

音即五音輕濁自分其次使用十二轉聲裝戴逐番字母調經輕重審的呼之及名生字其生字者且如第一番字母第一箇葛字先將十二轉聲裝成生字一十二箇明辨輕重呼轉精熟即向下一十一番生字例上可明十二轉聲十二番字母各分五音第一十二番字母合辯五音第二十二轉聲十二番字母略譯義旨第三單開十二番生字第四單開十二番生字第五單開十二番生字第六單開十二番生字第七其十二轉聲云准天竺聲明字源及涅槃經有十六轉聲然天竺學人傳授只分十二轉聲良以餘之四聲已在第三第四二

聲之中收訖又向下生字別無裝戴去處所以只用十

二轉聲十六聲者過阿引壹翳引嗚汚引哩梨魯盧伊

愛引鄔奧引暗惡十二聲者過阿引壹翳引嗚汚引伊

愛引鄔奧引暗惡十二番字母各分五音牙音葛五渴

瓜五割几竭五誠切可五齒音抄切左末五擦七曷切

惹仁左夙差昨何已倪倪也丑舌音晰切轄丑轄切

乙疵尼轄五茶石孛五喉音恒及捷他達捺五達五

那五唇音鉢及發末五婆入摩入下九字融轉舌喉

二音耶五羅歷加羅五嘯五設五沙五薩五訶五利

以下十二番三十四字母皆各分牙齒舌喉唇五字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十三

融轉舌喉二音九字有二合有三合有四合十二番字

母之外有一番文字上下裝戴有二囉字只是於第十

番字母中向下添一囉字別無正體天竺經典或用一

字二字多不用之卷二則於十二番字母中各取牙音

等五字就第一番字母牙音等字一處排列所以每番

字母逐一音中共六十字五音合論總三百字向下每

番融轉舌喉二音各有九字一十二番計一百八十字合

前三百都四百八十字牙齒喉舌唇各六十字字不錄如

上十二番每番三十四字母中各除牙齒舌喉唇五字

外餘有九字融轉舌喉二音聲明謂之邊際處音吸氣

音等

大唐內典錄卷一云梵稱此方為脂那或云真丹或云

震旦此蓋承聲有夏楚耳脂那與震旦為一聲之轉惟

道宣知之翻譯名義集誤作兩解

天竺字源卷三序云天竺文字構義至多諸經論中委

悉明辨所謂字緣字界義緣義界二三相合以義承義

此不具錄今依文殊問字母經及涅槃經略明一二又

卷四序云單開十二番生字者逐番各以十二轉聲裝

戴字母單單而開兼本合數都計四千八百九十六字

十二轉聲不計其數自卷四至卷六共列九番生字無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十三

序說

唐一行禪師字母表云不生寂靜根災禍譬喻損滅通

類例染沈沒求及自在執瀑流化邊遠離如是十六摩

多字是名諸字大莊嚴作業等空行合支遷變影像生

戰習慢長怨對執特諍如住施法界名第一不堅縛

有我乘離塵染相言說本性寂鈍諦因盡但除乞沙重

字故此等三十三字門一一皆生十二字阿迦羅等三

十四是為男聲智惠字伊等里等十二字是為女聲三

味字仰等五字為大空野等八字為涅槃如是五十字

義門名遍一切處法門大日如來法身體乘離塵相言

我名如次第二第三四第五第六第七章冠頂上字生
 重字第八迦等佉等字冠離塵染羅字門第九迦等一
 一字冠塵乘足成重字已上九章初段中不生十二十
 九字第十章阿迦羅等冠塵塵足成重字第十一章諸
 字門冠塵相足成重字第十二章二十四冠塵言足成
 重字第十三章迦等字冠塵我足成重字第十四章皆
 字門冠塵名足成重字第十五章不定音迦等佉等牙
 字門冠諸法支仰字門遮等礙等齒聲門冠諸法智礙
 字門吒等佉等舌聲門冠法諍論網字門多等他等喉
 聲門冠一切名曩字門跛等頗等唇音門冠一切我莽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十四

字門野等羅等遍口聲皆冠支分仰字門第十六章加
 等字皆足類例摩多字此章加點唯行盡是故字數六
 十八第十七章難覺章諦諦施施冠牙四支業如塵成
 第五言言言冠齒四但生一字居智上鈍鈍施施鈍
 五字此如次第冠舌五諦諦言言戴喉四塵如諦名混
 第五諦諦施施戴唇四塵業鈍我四第五離塵離作鈍
 言乘離垢業鈍言染乘如是二七十四字合五合六作
 二字性相真如如作言上字二合下三合憍慢諦言添
 後四但合沙賀除重覽此等三十三字門一一皆生十
 二字第十七章互字相依理難覺更作頌第十八章四

字門第一如如成第一支分作業成第二施諦言說成
 第三支分鈍影離塵染上二字門二重字中字三重下
 四重後段九章諸字中不生二十九字此外無盡無
 盡字猶攝第十八章字有正章外孤合字二九十八悉
 曇章五相五輪觀行字一二三四五重字并加莊嚴十
 二點百千萬億阿僧祇出生无量字門一一變作
 金剛尊是名心蓮廣金剛阿等伊等十六字并及字母
 三十四但合五十字義門是名心蓮斂金剛一聞妙法
 真言義即滅先世一切惡何況當書寫轉諸章即得毘
 盧遮那身利益無量眾生界 真言不思議觀誦无明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十五

除一字含千理即身證法如一見比又證於金剛
 身入於蓮華門往往密嚴土

字母表 字母離分

一天	一人	一地	一方	不生不滅義
一天	一人	一地	一方	寂靜
日	月	星	根源	
須彌	日月	災禍		
天	半月	火	譬喻	
天	半月	火	損滅	
東	山	雲	神通	
西	山	氣	類例	

尼四菩薩忍陀羅尼空海日本唐時高僧

尤精說文玉篇之學

又云梵字梵語於一字聲含無量義改為唐言但得片玉三隅即失故道安法師著五失之文義淨三藏與不翻之歎是故不空三藏等教授密藏真言悉用梵字然則諸教之根本蓋在此字母乎

音悉

音曇

音囉

宰觀合

右四字題目梵云悉曇囉窣視唐云成就吉祥章

音阿上聲訓無也不也非也凡最初開口之音自有阿聲若離阿聲則無一切言說故為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十六

眾聲之母又為眾字之根本余按欽定同文韻統天竺字母譜云天竺字阿為元聲中華無此音以二字合聲讀之今酌用見鴉切又按韻統所書文字與此悉異蓋天竺古今字茲不悉出

音阿去聲長一法諸法寂靜不可得義同文韻統

音阿韻音伊上聲一切法根不可得義韻統音伊

伊去聲長一切諸法災禍不可得義韻統音伊

鳴一切法譬喻不可得義韻統音鳥

鳴一切法譬喻不可得義韻統音鳥

𑖀 𑖁 𑖂 𑖃

汗長一切諸法損滅不可得義韻統音鳥鳥喉

哩彈舌一切法神通不可得義韻統音利御

哩彈舌一切法類列不可得義韻統音喇彈舌

唎彈舌一切法染不可得義韻統音利力

噓彈舌一切法沈沒不可得義韻統音利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十九

噓一切法永不韻統音厄不可得義韻統音厄

愛一切法自相不可得義韻統音厄厄喉

汚長一切法軌瀑流不可得義韻統音鄂五

奧去聲一切法化生不可得義韻統音鄂鄂喉

聞也一切法邊際不可得義韻統音昂

𑖄 𑖅 𑖆 𑖇 𑖈 𑖉 𑖊 𑖋 𑖌 𑖍

孔 爪 似 似 似 似

惡也一切法遠離不可得義韻統音阿斯

余按以上十六字所謂轉聲後人或取十四字或取十二字余別有考韻統以上文十六字為音韻字下文三

十四字為翻切字

迦上聲一切法離作業不可得義韻統音嘎

緊又云今一切法等虛空不可得義韻統音略苦

佉上聲一切法等虛空不可得義韻統音略苦

今用珂

誡上聲一切法行不可得義韻統音噶歌

伽去聲一切法一合不可得韻統音葛葛右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二十

仰鼻聲一切法支分不可得韻統音彌迎阿

遮上聲一切法遷變不可得韻統音匪咨

磋一切法影像不可得韻統音際地

惹也一切法生不可得韻統音雜資

鄒上聲一切法戰敵不可得韻統音雜哈

鄒上聲一切法戰敵不可得韻統音雜哈

忍 口 不 不 不 不

孃上聲一切法智不可得韻統音覓尼

吒上聲一切法慢不可得韻統音查支

吒上聲一切法長養不可得韻統音父蚩

拏上聲一切法怨對不可得韻統音橙之

拏上聲一切法執持不可得韻統音噤渣哈

拏上聲一切法執持不可得韻統音噤渣哈

拏上聲一切法執持不可得韻統音噤渣哈

拏上聲一切法執持不可得韻統音噤渣哈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二十一

拏上聲一切法執持不可得韻統音噤渣哈

多上聲一切法如如不可得韻統音答得

他上聲一切法住處不可得韻統音塔威阿切

娜也一切法施不可得韻統音達德

馱也一切法界不可得韻統音達哈

馱也一切法界不可得韻統音達哈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也一切法名不可得韻統音納納阿切舌頭

跛也一切法第一義諦不可得韻統音巴道余按道字當是通字之誤

頗也一切法不堅如聚沫義韻統音葩補阿切重唇

麼也一切法縛不可得韻統音拔阿切重唇似阿切重唇緩

婆重上一切法一切有不可得韻統音微拔喉呼余按各字有誤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莽也一切法吾我不可得韻統音麻擬此韻有阿切重唇

野也一切法一切乘不可得韻統音鴉衣阿切喉

羅也一切法離諸塵染義韻統音剛略阿切彈舌

羅也一切法相不可得韻統音抗勒阿切半舌

縛也一切法語言道斷義韻統音幹無阿切輕唇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捨也一切法本性寂義韻統音沙卽阿切正齒

灑也一切法性鈍義韻統音卡盛阿切喉

娑上也一切法一切諦不可得韻統音薩思阿切齒頭

賀也一切法因不可得韻統音哈阿阿切喉余按阿字疑誤

乞灑合二也一切法盡不可得韻統音機鳩阿切正齒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右十二字者一箇迦字之十二轉也從此一迦字門出生十二字如是一一字母各各出生十二字一轉有四百八字如是者有一合三合四合之轉都有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二字此悉曇章本有自然真實不變常住之字也

唐山陰沙門智廣悉曇字記云悉曇天竺文字也西域

記云梵王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寓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支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而中天竺特為詳正邊裔殊俗兼習訛文語其大較本源莫異斯梗概也頃嘗誦陀羅尼梵挾自南海而謁五臺寓于沙門般若菩提齋陀羅尼梵挾自南海而謁五臺寓于山房因從受焉與唐書舊翻兼詳中天音韻不無差反考數源濫所歸悉曇梵僧自云少字學於先師般若瞿沙聲明文轍將盡微致南天祖承摩醯首繼之文此其是也而中天兼以龍宮之文有與南天少異而綱骨必同健馱羅國憲多迦文獨將尤異而字之由皆悉曇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三

因請其所出研審翻注即其杼軸科以成章音雖少殊文軌斯效絕域之典弗尚詭異以真言唐書召梵語髣髴而已豈若觀其本文哉俾學者不逾信宿而懸通梵音字餘七千功少用要懿夫聖人利物之智也總持一文理合眾德其在茲乎雖未具觀彼史誥之流別而內經運用固亦備矣然五天之音或若楚夏矣中土學者方審詳正竊書簡牘以記遺文古謂梵書為胡書者按西域記謂浮地之南五天之境梵人居焉地周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時無輪王諸運區分七千餘國總曰五天竺亦曰身毒或云印度有曰大夏人承兼梵王雖大分四姓通謂之婆羅門國佛現其中非胡土也而雪山之者旁臨蔥嶺即胡人居焉其字元製有異良以境臨天竺文字參涉所來經論或依梵挾而風俗則效習其文粗有增損自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三

古求請佛經多於彼獲之其始曰悉曇而韻有六長短兩分字十有二將冠下章之首對聲呼而發韻聲合韻而字生焉即凡阿上聲短呼凡平聲長呼等是也其中有五紇里合等四文悉曇有之非生字所用今略也其次體文三十有五通前悉曇四十七言明矣聲之所發則牙齒舌喉唇等合于宮商其文各五遍口之聲文有十此中江囉易力退三於生字不應遍諸章諸章用之多焉第八聲合也及成當體重或不或具論 矣羅聲全闕生用則初章通羅除之一字羅鑒餘單章除之二除羅羅二字即第二第三及第四第一反故云餘八第九第十章也字非重成簡於第一單章也重章除之三重成也即第四五六七異章句末為他所兼下除之六即益迦章字牙齒舌等句末不可更自重自除之餘各遍能生即小迦可法等是也生字之章一十有七各生字殆將四百則梵文彰焉正章之外有孤合之文連字重成即字名也有十一摩多阿阿等韻生字用十摩多後字旁點名毘灑勒沙尼此去聲非為摩多乞訖里章用一別摩多乙里耶半體用乙祇耶兼半體下囉此猶點畫兩箇半體兼合成文

初章將前三十四文對阿阿等十二韻呼之增以摩多生字四百有八即不迦上不平等是也迦之聲下十有二文並用迦為字體以阿阿等韻呼之增其摩多合于

聲韻各成形也。可佉可伽等聲下例之以成於一章。次下十有四章並用初章為字體，各隨其所增，將阿阿等韻對所合聲字呼之後，增其摩多，遇當體兩字將合則容之勿生。謂第四章中重羅，第五重羅，第六重山，第七重耳，那等是也。十一已下四章如次同上之四章同之除。

第二章將半體中乙祇，耶合於初章迦迦等字之下名，亦枳也。亦枳，耶生字三百九十有六。枳字幾爾反，今詳省也。若然亦同除重。祇耶當是耶字之唯，有三百八十四。先書字體三百九十六，然將祇耶合之後，加摩多夫，重成之字下者皆省，除頭也。以下並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二六

同

第三章將I囉字合於初章迦迦等字之下名，亦迦。略上，亦迦，略平。生字三百九十有六，略力，迦反，上迦。下並同略之平，上取聲他皆效之也。

第四章將可囉字合初章字之下名，亦迦囉，亦迦囉生，字三百八十有四。囉字落，下反。

第五章將I囉字合初章字之下名，亦迦囉，上亦迦囉，生字三百八十有四。囉字房，可反。

第六章將I囉字合初章字之下名，亦迦囉，亦迦囉生，字三百八十有四。

第七章將I囉字合初章字之下名，亦迦囉，亦迦囉生，字三百八十有四。

第八章將半體I囉加初章字之上名，亦阿勒迦，亦阿勒迦生，字三百九十有六。勒字力德，反下同。

第九章將半體I囉加第二章字之上名，亦阿勒枳，耶，亦阿勒枳，耶生字三百九十有六。若祇耶是耶，省亦同除重。

第十章將半體I囉加第三章字之上名，亦阿勒迦，略，亦阿勒迦，略生字三百九十有六。略平。

第十一章將半體I囉加第四章字之上名，亦阿勒迦，羅，亦阿勒迦，羅生字三百八十有四。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二七

第十二章將半體I囉加第五章字之上名，亦阿勒迦，囉，亦阿勒迦，囉生字三百八十有四。

第十三章將半體I囉加第六章字之上名，亦阿勒迦，麼，亦阿勒迦，麼生字三百八十有四。

第十四章將半體I囉加第七章字之上名，亦阿勒迦，那，亦阿勒迦，那生字三百八十有四。

第十五章以亦迦I囉，亦迦I囉，亦迦I囉，亦迦I囉，字各加於當句前四字之上，及初句末字加後，I囉等九字之上名，亦益迦，亦安遮，亦安吒，亦安多，亦啞波，亦益耶等，其必不自重，唯二十九字不由韻合名為異章。

日 伊 短 長 短 長
愛引 伊 短 長 短 長
天竺字源音作 天竺字源音作 天竺字源音作 天竺字源音作 天竺字源音作 天竺字源音作
天竺字源音作 天竺字源音作 天竺字源音作 天竺字源音作 天竺字源音作 天竺字源音作

右悉曇十二字爲後章之韻義淨三藏云一之三對上
短下長下之三對上長下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短 如用の迦字之聲對阿伊甌等十二韻呼之則生得
 下小迦は機否鈎短候等十二字次用対法字之聲則
 生得対法短候等十二字次用対伽短候其巧
 求短候等十二字已下例然且先書短迦字一十二文
 從第二字已下加其摩多卽字形別也用悉曇韻呼之
 則識其字名也佉伽已下至义字例然以成一章音
首者卽於悉曇十二字中甌字之下次有至統里玉統
梨入里入梨四字卽除前悉曇中最後兩字謂之界時
字也餘則爲十四音今約
生字餘統里等四字也
體文亦同字母

已上五字牙聲
 之 迦 伽 伽 迦
魚下反音近魚可反餘國有音 魚下反音近魚可反餘國有音 魚下反音近魚可反餘國有音 魚下反音近魚可反餘國有音 魚下反音近魚可反餘國有音
天竺字源作 天竺字源作 天竺字源作 天竺字源作 天竺字源作
魚下反音近魚可反餘國有音 魚下反音近魚可反餘國有音 魚下反音近魚可反餘國有音 魚下反音近魚可反餘國有音 魚下反音近魚可反餘國有音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已上五字齒聲
 若 社 車 者
而下反音近若我反餘國有音 而下反音近若我反餘國有音 而下反音近若我反餘國有音 而下反音近若我反餘國有音
天竺字源作 天竺字源作 天竺字源作 天竺字源作
而下反音近若我反餘國有音 而下反音近若我反餘國有音 而下反音近若我反餘國有音 而下反音近若我反餘國有音

女字差一反音近楚可反
天姓字源作夨音刺
 已字力絕反音近鄙精反
天姓字源二十四字母無此字
 訶字許下反音近許可反一本音韻
 訶字差下反音近楚可反
天姓字源作夨音擾
 沙字沙下反音近沙可反一音府下
天姓字源作夨亦音抄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右字體三十五字後章用三十四字為體唯已濫字全不能生餘隨所生具如當章論之

第一章

不迦不迦

右初章生字四百有八先於字母中每字平書一十二文次將摩多如次點之則字形別也用悉曇韻呼之則識其字名也其摩多有別體者任逐使用之皆通此初章為後相次六章之體先書此章字但除重及囉羅三字合三十二字所生三百八十四字即將已也等字如次於下合之後加摩多則字字別也將悉曇十二韻相

對呼之則識其字名也恐未曉悟更每章頭書一二數字以為規準後皆效此

第二章

不己也合二 不紀耶合二 不紀以合二 不紀夷合二 不矩庚合二
 矩俞合二 不枳曳合二 不枳燈與蓋反 不句合二 不句曜庚告反
 不矩燄合二 不迦上夜

已上第二章初字所生一十二文後皆效此韻者連帶轉聲調韻呼之

第三章

不迦上略上 不迦平略平 不己里孔機釐不荷漢不鉤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莫呂鉤反 餘同上

第四章

不迦攤上 不迦攤平

第五章

不迦嘯上 不迦嘯平

第六章

不迦麼上 不迦麼平

第七章

不迦娜上 不迦娜平

第八章

禾阿勒迦上禾阿勒迦平禾伊上力紀亂伊力機秀歐
鹿荷上秀歐鹿鉤平禾醫力劑策醫力介禾阿勒勾示
阿勒橋翻號反禾阿勒劍禾阿勒迦去
右第八章字同初章但用半體丁囉加諸字上後點摩
多也又此章為後相次六章字體同前第二已下也但
加半體丁囉也

第九章

禾阿勒已也秀阿勒枳耶

第十章

禾阿勒迦略上禾阿勒迦羅平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三六

第十一章

禾阿勒迦攤上禾阿勒迦攤平

第十二章

禾阿勒迦躡上禾阿勒迦躡平

第十三章

禾阿勒迦麼上禾阿勒迦麼平

第十四章

禾阿勒迦娜禾阿勒迦娜此不分平上俟攷

第十五章

禾益迦上禾益迦平禾應上紀亂應機秀翁荷俱反禾

翁鉤俱候反禾龔於頂反勳龔龔介龔擁句龔擁橋龔龔益鑑
禾益迦去已上迦字上用八益字冠之生十
禾益迦二字用摩多及呼字轉聲流下同

禾益伽上禾益伽平禾益伽上禾益伽平

禾益伽上禾益伽平禾益伽上禾益伽平

禾益伽上禾益伽平禾益伽上禾益伽平

禾字並將冠上四字之首不復自重後皆效此已上牙皆用

益聲

禾安者上禾安遮平禾安遮平禾安遮平

禾安車上禾安車平禾安車平禾安車平

禾安社上禾安閣平禾安閣平禾安閣平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三七

禾安社上禾安閣平禾安閣平禾安閣平

禾字為上四字所用不可更自重已上齒聲之字同用安音阿實反

禾安吒上禾安吒平禾安吒平禾安吒平

禾安侘上禾安侘平禾安侘平禾安侘平

禾安茶上禾安茶平禾安茶平禾安茶平

禾安茶上禾安茶平禾安茶平禾安茶平

禾字為上四字所用不可更自重此字有自重者便屬別章則大呼擊音非益擊也餘並同此也已上舌聲之字同用安聲

禾安多上禾安多平禾安多平禾安多平

禾安他上禾安他平禾安他平禾安他平

安托 上 安托 平 生 十

安陀 上 安陀 平 重 生

可字為上四字所用不可更自重若重屬別章則大呼

那 已上喉聲之

那 同用安聲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字為上四字所用不可更自重 已上唇聲之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右此章字兩字重成不得依字呼之異於諸章故云異章然益安等將讀之際潛帶其音亦不分明稱益安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三

第十六章

訶訶里訶 訶訶里訶 訶訶里訶 訶訶里訶 訶訶里訶

里訶寶里訶 訶訶里訶 訶訶里訶 訶訶里訶 訶訶里訶

下合之讀者取其聲勢亦有用摩多得重成字用非遍

能生也

第十七章

訶訶索迦 訶訶索法 訶訶索法 訶訶索法 訶訶索法

訶訶索迦 訶訶索法

訶訶遮訶 訶訶伐車 訶訶伐社 訶訶伐闍 訶訶社若

訶訶瑟吒 訶訶瑟佉 訶訶茶茶 訶訶茶茶 訶訶瑟拏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三

訶訶薩多 訶訶阿薩他 訶訶伐托 訶訶伐托 訶訶阿勒多

薩那

訶訶阿薩波 訶訶阿薩頗 訶訶阿托婆 訶訶阿托婆 訶訶阿勒又

訶訶阿勒又 訶訶阿勒又 訶訶阿勒又 訶訶阿勒又 訶訶阿勒又

多迦彌訶 訶訶訶訶 訶訶訶訶 訶訶訶訶 訶訶訶訶

已上一章重文讀之皆帶阿聲連促呼之此章亦除訶

濫字又合利婆訶訶字唯三十三字皆通十二字加摩

多也其於字母不次者分入後章

第十八章孤合文

以阿跋多ふ阿吒迦者阿娜薩縛ふ阿吒瑟車囉

右此章字類流派無盡或通三五摩多當體重字多

字則多呼云多不得言多也依聯聲字ふ莽迦上

似去莽迦也用此章字皆然兩重摩多字亦部林去

聲也此人是第六摩半體文の多達又作ハ祇耶是

耶字之印文字是室梨字西此類甚多略出其狀也

前叙云工難於生字不應遍諸章謂第二章四五六七

章用之共字則屬第八章也若第三章及第八章用之成

當體重非此章字也若第九已下四章用之則更重重

全非字也其工難字當體重及重章中當體重者至

此但存一重字不須生十二也雖或有用處亦通三五

摩多非遍能生故不入此生字之內緣存一當體重字

故云容之勿生也後第十八章云或當體兩字重之但

依字大呼謂イ多カクケ等各有重成也等者

等餘字母並有重成之用也但

大呼之不得言多多囉囉等也

按日本人跋此書云元清二祖造字皆有取於此余觀

十二轉聲除暗惡二聲外其餘十聲即英吉利法蘭西

等國之A E U I O 五有音字其長短二音共十音也

然則各國拼音之法同出一源惟中國文字獨別耳

釋家呪語譯經者每用對音而不譯其義以為依聲唱

誦始有靈驗朱子又疑其原文鄙俚故不傳譯今有日

本東都靈雲沙門淨嚴譯佛頂最勝陀羅呪云敬禮三

世最殊勝覺者世尊所謂凡古譯即說呪曰三身清淨

平等普徧照耀舒徧六趣稠林自性清淨灌頂我善逝

殊勝教甘露灌頂唯願攝受堅住持壽命清淨最清淨

如虛空清淨佛頂最勝清淨千光明警覺一切如來神

力加持印契金剛身鈎鎖清淨一切障清淨隨轉壽命

皆得清淨誓願加持世寶法寶真實清淨摧吒智清淨

最勝最勝念持一切諸佛加持清淨金剛金剛藏願成

如金剛我一切諸有情身得清淨一切趣皆清淨一切

如來安慰令得清淨所覺所覺能令覺悟速能令覺悟

速得清淨速得清淨一切業障平等普徧皆清淨為一

切如來加持所加持究竟成就佛說最勝總持成就已

竟按此唯摧吒二字不可曉餘悉文義明白若依譯之

亦與所譯諸偈等耳無所謂鄙俚也

薛叔芸出使日記云西國數目字不外兩種曰羅馬曰

呵喇伯羅馬即漢之大秦呵喇伯即唐之大食兩國強

盛時跨歐亞阿三洲之地故其所用數目字迄今流傳

羅馬之法取臘丁二十五字母中之六字余按其用凡

也ICDM者五百分六數曰一也五也十也五十也

百也千也羅馬創之凡天主教耶穌希臘教等國皆用之

如書中之章數西曆之年分鐘表日晷之時刻是也阿

喇伯之法原於印度漢時天竺國已用之既而流行於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其毘連之國迨回教興所用數目字分東西二式亞洲
之回教用東式歐洲之回教用西式至北宋時西式字
漸傳歐洲諸國遂以阿喇伯數目字名之凡回教諸國
及數學中咸重之其法與中華算術字碼蓋同類云即
1 2 3 4 5 6 7 8 9 等字是也 余按回教曆法文字多出於印度即
此亦可推而知也

瑜伽師地論卷二十一云瘡痘以手代言按此即西人
教啞人以手作字母之始

瑜伽論卷十一云何而不舒泰謂於所緣雖強令住而
不愛樂故此俗語不舒泰之所本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聖

字以孳乳而多凡後世器物古人所無則別造一字或
借用古字皆可依用不爲俗也今世之卓倚通行殆千
餘年而詩文中竟鮮有用之者然其字則或作卓倚或
作棹椅皆不可謂之俗也宋楊文公談苑云咸平景德
中主家造檀香倚卓洪武正韻椅子下云俗呼坐凳爲
椅子余按五代沙門崇仁磁州武安縣定晉山重修古
定晉禪院千佛邑碑云同光三年九月十日特然修換
材木皆新棚上有阿彌陀佛一尊聖僧一坐椅子一隻
蓋一頂是椅子字相沿已久借倚借椅均可通用
唐釋齊己有謝人寄南榴卓子詩

杜牧之懷鍾陵舊遊詩微連風定翠沾沾張文昌寒食
詩女郎相喚擺階階癩沾字癩字字書均失載釋貫休經
孟浩然鹿門舊居詩棧深黃狹小棧字亦不見字書又
山居詩薛蘿山帔偏能縵縵字亦罕見謝靈運山居賦
自注云猛狸之黃黑者似玃按玃字字書不收疑即俗
所謂黃斑亦或謂之黃賴即貫休詩之黃玃也
宋史交趾傳咸平四年貢象二象玃二玃字字書不載
不知當今何物也

乾隆御製回疆詩云其三卽和闐譯謂漢人字注云回
人謂漢人爲黑台猶國語尼堪也和闐卽黑台之訛音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聖

自漢及今皆稱干闥國今定曰和闐愚按元史西北地
附錄有忽炭亦黑台之轉音國語稱漢人爲尼堪者尼
堪實漢字之對音回人稱漢人爲黑台者黑台實唐字
之對音猶之印度稱中國爲支那支那急呼則成秦字
矣各國互稱必以國名其譯支那爲瓷器爲文明之象
者皆後起義也 黑台或契丹之音轉亦未可知

李鳳苞德字初枕序云西國文字因族類而異商周時
惟吉利司最著卽今希臘地爲諸國興學之祖秦漢時
有拉丁今意大利地迄今各國猶采其字迤北爲日
耳曼族類各小邦星羅棋布草昧漸開分薩克孫一支

赴西北島與英命土民參雜為今之英國分佛朗福一
支赴迤西境與高耳土民參雜為今之法國又迤北丹
荷比璉諸國皆其分支與土著參雜故英法等國文字
皆源於日耳曼即今之德意志也按薩克孫各書多作
沙克遜高耳各書多作高盧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四

純常子枝語卷十九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萍鄉文廷式撰

西晉竺法護譯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弗袞袞問摩
登王頗學諸宿變乎答曰學之一曰名稱二曰長育三
曰鹿首四曰生膏五曰增財六曰熾盛七曰不覲八曰
土地九曰前德十曰北德十一曰象十二曰彩畫十三
曰善元十四曰善格十五曰悅可十六曰尊長十七曰
根元十八曰前魚十九曰北魚二十曰無容二十一曰
耳聰二十二曰貪財二十三曰百毒二十四曰前賢迹
二十五曰北賢迹二十六曰流灌二十七曰馬師二十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一

八曰長息是為二十八宿又曰名稱宿日生名聞遠達
長育宿日生則富難極鹿首宿日生慧鬪諍訟生背宿
日生多有飲食增財宿日生慧佃作犁種熾盛宿日生
奉護禁戒不覲宿生日放逸多欲土地宿日生得大豪
貴前德宿日生薄祿短命北德宿日生修齋戒護正法
象宿日生性慧盜竊彩畫宿日生慧自莊嚴伎樂歌舞
善元宿日生亦復薄命又工計校書善格宿日生身屬
縣官若作吏卒悅可宿日生慧販賣求利尊長宿日生
亦短命少財業根元宿日生多子生名德遠聞前魚宿
日生樂在閑居獨行獲定北魚宿日生工便乘騎通利

五兵無容宿日生幼有名稱猛勇難及耳聰宿日生爲國王家所恭敬貪財宿日生剛強難化不知羞慚百毒宿日生慧行醫藥符呪之術若幻蠱道前賢迹宿日生惡作賊魁劫掠無辜北賢迹宿日生慧伎樂工五音流灌宿日生多作船師馬師宿日生常樂牧馬長息宿日生惡作屠魁按此以星推命之始

宋施護譯十二緣生祥瑞經以正月一日爲名色支二月一日爲六入支三月一日爲觸支四月一日爲受支五月一日爲愛支六月一日爲取支七月一日爲有支八月一日爲生支九月一日爲老死支十月一日爲無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明支十一月一日爲行支十二月一日爲識支十二支從寶沙十麼洗月始卽從無明支起逆推驗人生於某月某日某年有難富貴貧賤壽當若干此推年命中之別一術疑婆羅門之舊法也又云十二緣生謂從無明乃至老死月日分位次第羅列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犬豕十二相狀本形輪轉然則世所傳十二屬雖本星象亦出釋家矣梅定九曆學答問云以星推命不知始于何時呂才闢祿命只及干支韓潮州始有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之說由是徵之亦在九執以後耳每見推五星者牽用溪口曆則於七政躔度疏遠若依新法則

宮度之遷改不常二者已如柄鑿之不相入安望其術之能精乎欲求變通或姑以古法分宮而取今算之七政布之雖未知驗否何如而於理庶可通矣

日本釋圓通佛國歷象編云大集經虛空目分淨目品第五說東方海中有瑠璃山其山有三窟有一毒蛇住第一窟一馬住第二窟一羊住第三窟南海中有玻璃山亦有三窟有一獼猴住第一窟一雞住第二窟一犬住第三窟西海中有銀山又有三窟有一豬住第一窟一鼠住第二窟一牛住第三窟北俱盧州海中有金山有三窟一獅子住第一窟一兔住第二窟一龍住第三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窟七佛所說神呪經十二獸名體與支那全同此經有獅子而無虎故是傳文之異耳

梁元帝金樓子卷六云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應聲此出漢安世高譯阿難問事經經云禍福由人如影追形響之應聲

曹子桓雜詩不知何指也其詞云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殆作於征吳之時乎王者以四海爲家乃言客子畏人知長江天塹之歎其神茶氣懾久矣

焦弱侯老子翼引老君寶錄云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傳奕考殿眾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

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按古塚雖開何由知為項羽之妾此之附會尤異竹書然美人虞有五言之詩此妾復弄伯陽之作重瞳霸氣猶未寂寥拔山一歌正未必史遷點染耳

大般涅槃經長壽品云譬如國王髻中明珠付與籤臣藏臣得已頂戴恭敬增加守護如來性起品云汝當如是受持頂戴清制頂戴二字蓋取此義其以珠作頂惟皇帝冠飾用之

國朝制度凡賞某品頂戴者皆當作頂帶今則概作頂戴蓋軍機大臣述 旨時或有誤書者矣惟大學士徐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四

桐門封猶作頭品頂帶字

涅槃經四相品佛言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是佛住世時諸弟子未嘗斷肉至涅槃日感迦葉言始悉令禁斷也 迦葉言如來何故先聽此耶食三種淨肉佛言是三淨淨肉隨事漸制是也

又云我又示現塚間作大鳥身為欲度彼諸鳥鸞故此文先言鳥後言鸞實依天竺文義迦葉菩薩品云須名無漏陀洹名修習修習無漏故名須陀洹文法亦倒與中國異今西方諸國稱物名皆先言族類與天竺同又云解脫者名無上上譬如北方之於東方為無上上按此即地圓之理

邪正品牀敷臥具敷後世作鋪古無輕唇音敷固與鋪一音也金剛般若經敷座而坐敷亦鋪字

如來性起品云譬如大海雖同一鹹其中亦有上妙之水味同於乳按海水有上妙味此必當時泛海者所說今當問之西人者又云如有人在大海中乃至無量百千由旬遠望大舶樓櫓堂閣久視乃生必定之心知是樓櫓蓋是時海舟已有甚大者矣

月喻品云如人見月不現皆言月沒而此月性實無沒也轉現他方彼處眾生復謂月出而此月性實無出也此則月繞地球之理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五

嬰兒行品云如來說於大字所謂嬰啾啾者有為婆者無為按啾字書不載

大般涅槃經菩薩品云譬如金剛無能壞者悉能破壞一切之物唯除龜甲及白羊角按白羊角蓋即羚羊角若金剛不能破龜甲則他書所未聞

聖行品云彗星出現天下一切人民饑饉病瘦嬰諸苦惱西人天文啟蒙云耶穌前九百七十五年時埃及人與古實人見彗星顯於天國中遭災異時國王名帶分即以帶分名其彗星按耶穌之生約後於釋迦六百年則此事在佛前三四百年許埃及之風與印度相同如

此蓋其政教固有相擗染者矣

梵行品迦葉言何如來昔為國王行菩薩道時斷絕爾

所許也按所猶婆羅門命佛告迦葉菩薩摩訶薩乃至蠟子

尚不故殺况婆羅門菩薩常作種種方便施惠眾生無

量壽命按佛未為國王迦葉所難自是夙命之事然印

度之教釋氏與婆羅門互為勝負其來遠矣後文云婆

後入地獄即便自知乘謗方等大乘經典不信因緣為

國主所殺而來生此然則大乘經典如來為國王時已

出世又云又復天者為日日有光明故名日為天按此當是

婆羅門義是祭日者即以日為天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六

又云拘談彌國有二弟子云云文多錄爾時波旬悉燒一

切經典其中或有遺餘諸婆羅門即其偷取處處采拾

安置已典以是義故諸小菩薩佛未出時率其信受婆

羅門語諸婆羅門雖說我有齋戒而諸外道真實無也

諸外道等雖復說言有樂我淨而實不解樂我淨義直

以佛法一字二字一句二句說言我典有如是義此段

雖出懸記疑佛徒於維樓勒王滅佛法後鄭重錄之耳

然則今印度之婆羅門教亦頗參佛法矣

又云日雖不吉當復占星若是火星奎星昂星閻羅王

星濕星滿星如是星時病亦難治按此等占驗當出婆

羅門書隋書經籍志有竭伽仙人及海中仙人占書必

有其說閻羅王星濕星滿星天文家所未載不知當中

國何星也又穆尼閣天步真原以火星為凶星與此文

同當然印度舊說下文云如來法中無有選擇良

日吉星故知此是婆羅門法高貴德王菩薩品云光明者即是一切聲聞緣覺不共

之道竊謂此三乘密語也

又云如婆羅門值穀踊貴為壽命故食啖狗肉又云如

婆羅門性不受牛肉據此則婆羅門教禁食牛犬又卷

四云菩薩受持禁戒乃至不受狗戒雞戒牛戒雉戒此等戒疑皆出婆羅門迦葉菩薩品云

身口意戒是名善戒牛戒狗戒是名惡戒是人深信是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七

二種戒俱有善果是名戒不具足蓋身口意戒者佛法

也牛戒狗戒者婆羅門法也佛住世時未盡勅弟子斷

肉也

又云如來非天然諸眾生亦復稱佛為天中天按西人

亦以非天議佛是經已先言之特佛所證者尚非淨天

義天况於世間天與生天也

又云如來出在東天竺地住舍婆城或王舍城按此尤

是證佛生錫蘭之妄說

又云我今名為真婆羅門婆羅門者名修淨行

又云毗舍佉者即是星名此亦不知當中國何星

又云如優陀延山日從中出卷二又云如閻浮提日入之時眾生不見以黑山障故卷三按此二文皆不言須彌與他經異

又云如水乳雜臥至一月終不成酪以一滌頗求樹汁投之即便成酪頗求樹侯攷

師子吼菩薩品云譬如胡瓜名為熱病何以故能為熱病作因緣故按胡瓜疑即中國之辣椒

又云眾生悉皆有心凡有心者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按即心即佛禪家大旨此經此言最為顯淺矣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八

又云首楞者名一切事竟嚴者名堅一切畢竟而得堅

固名首楞嚴今人於首楞嚴經但稱楞嚴於義似誤

又云甘蔗因緣故生石蜜黑蜜按石蜜黑蜜蓋即今白糖黑糖又云石蜜治熱黑蜜治冷

又云日月光明雖念念滅亦能增長樹林草木按此言樹木之長由於日月之光與近世談植物學者相合至於光念念滅尤為如實而知者矣

又云六師唱言諸婆羅門經年積歲修習苦行護持禁戒尙言未有真實知見何況瞿曇年少學淺不修苦行云何而有真實知見蓋佛初設教時如不禁肉食之類

尙寬於婆羅門後世釋家偏重苦行持戒亦兼采婆羅門之舊學也

又云如紅婆蟲樂紅婆樹按紅婆蟲疑是野蠶

又云劫初之時一切眾生皆悉化生

迦葉菩薩品云佛言我久知善星比丘當斷善根猶故

共住滿二十年畜養其行我若遠奔不近左右是人當教無量眾生造作惡業按提婆達兜佛之親屬善星比丘佛之弟子一則已獲神足見增一阿含經一則曾證四禪而

公作闍提撥無因果此知性惡之輩要不全無而少正之誅聖門之所宜不恕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九

又云卷三譬如孔雀聞雷震聲而便得身又如青雀飲

雄雀淚而便得身如命鳥見雄者舞即便得身按此

皆妊身之異孔雀聞雷震有聲中土書所未見師子吼菩薩品云施婆羅比丘優婆施羅比丘彌迦羅長者母

尼拘陀長者母半闍羅長者母各五百子同於卵生當知人中則有濕生此又人中受生之異天竺固多異聞惜未得譯婆羅門教書而盡讀之也

又云如尸利沙果先無形質見星時果則出生足長五寸

又云卷三如是煖法是色界法非欲界有又云是無漏道煖者即是十六行也火者即是須陀洹果煙者即是修道斷結又云得煖法人一十三種欲界十種按此言煖法從觀不淨數等法次第得之惜智顛禪波羅蜜中未爲解釋道家取之則以爲煉丹事矣
橋陳如品阿闍世王言如其鬼病家兒者婆善能去之家兒二字見此

又云婆羅門闍提首那言我亦曾從先舊智人間說是語佛若出世言則無二瞿曇今者說於二語復言佛卽我身是也是義云何據此則佛之名稱本婆羅門書所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十

有特釋迦未生時無人敢承當此號耳

又云諸婆羅門爲清淨身殺羊祀祠據此則婆羅門不戒羊

又云若行定性甘蔗一物何緣作漿作蜜石蜜酒苦酒等是蔗亦可作酒

中國文字下行阿刺伯書左行印度暨西洋各國書右行然中國每字成文雖舊習直下而令左行右行書之使通人讀之自能解也惟直行之氣長故中國文字五千年不變橫行之氣博故西洋文字七萬里可通鄭漁仲通志六書略論便從云人之體理從故文字便從不

便衡坎離坤衡卦也以之爲字則必從故三必從而後能成水三必從而後能成火三必從而後能成《余謂此既有文字之後取其點畫茂美耳若庖犧畫卦之時則八卦非旁行不能盡錯綜變化之妙實足爲中國文字不必直行之證說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旁行之義也周表已旁行邪上是中國文字古來已用旁行矣

漢魏人多言黃老或言老莊皆不及列子列子出於東晉殆僞書也錢辛楣已疑其參入輪迴之說且其文義不類周秦日本伊藤長胤東涯漫筆云列子之名始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十一

於莊子稱其御風蓋高于莊子一等矣想非著書之人今觀其書冗雜膚淺掇拾他書殆不類先秦書何足望老子云云又云西方有化人一節分明說佛其論理自佛氏出者居多先儒朱子及郝京山皆既辨之郝京山時習新知曰列子之書殆見佛入中國後好事者勦襲如周穆王仲尼等篇渾是佛旨雖不用其語渾襲其意可謂卓見矣余謂西晉之亂典籍淪亡作偽之徒乘虛而入故張霸百兩不行於漢世而枚頤古文乃盛於南朝略錄既亡而玄言彌暢中國秦漢以來學術至此亦一大轉關也聚斂以成文字影射而作家語蓋皆在斯

時矣

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康成釋廢疾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案此即近人素王改制之說所自出臧鏞堂拜經日記云尙書正義泰誓上云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句注公羊以爲春秋制句文王指孔子耳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十二

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以上皆案釋文序錄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子爲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鉤命決云巨爲制法之與黃韻王作上誤黑綠不代蒼黃禮記正義中庸引撥神契是文同代舊誤伐今據訂正孔子爲文王之事又或稱素王余按文選司馬相如論巴蜀檄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嗚嗚延頸歸德應劭風俗通窮通篇孔子自衛反魯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共操仲尼微言以當素王

文選舊據思友人詩注公羊成十年齊人來媵何休注曰唯天子娶十二女徐彥解曰保乾圖文孔子爲後王非古禮也

文選卷四十三注引論語讖孔子曰巨作春秋王道成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注按論語有素王受命讖此條當出是書又魏武帝短歌行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河授圖天下歸心公羊獲麟疏引春秋說云巨以匹夫徒步制正法公羊序疏引春秋說題辭孔子曰巨作春秋以改亂制董仲舒對賢良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又曰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禮記儒行正義曰孔子爲制法之主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十三

尋常同也此皆改制之說然漢人之義則以孔子改制爲漢先命班孟堅與諸儒撰白虎通而其典引一篇實用斯義續漢祭祀志引孝經鉤命決云子誰行赤制通制用帝三建孝九會備專茲竭行封岱青河洛命后御覽八百八十九引孝經右契孔子夜夢豐沛之邦有赤煙起云云麟蒙其耳吐書三卷以上御覽所引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燿與立巨制命帝卯金數語見孫後漢書鄧曄傳春秋感精符曰墨孔生爲赤制公羊序疏引春秋說孔子曰巨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序圖錄又曰巨水精制法爲赤制功藝文

類聚引春秋演孔圖云孔子論經有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亦見御覽九百十四班孟堅幽通賦云素文信而底麟兮漢竇祚于異代應劭引春秋緯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典引李善注引春秋孔演圖曰立丘制命帝卯行後漢書公孫述傳引尙書考靈曜云孔子爲赤制故作春秋魯相史晨祀孔子奏引考靈曜云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記撰書修定禮義御覽八十七亦引考靈曜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日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劉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十四

之法以俟後聖何注曰蓋漢自以爲承堯之後而儒術待聖漢之王以爲法也上述堯舜尙書獨載堯以來故中候以卯金爲復堯之常而漢儒以孔子爲爲漢制作二說實相比附不可離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五剃字韻下有元人淨髮須知二卷乃雜匠書也有帝王剃髮及各色人剃髮祝祠鄙俚可笑惟中有大元新話云按大元體例世圖改變別有數名還有一答頭二答頭三答頭一字額大開門花鉢蕉大圓額小圓額銀錠打索縮角兒打辮縮角兒三川鉢浪七川鉢浪川著練總見云云蓋元時

薙髮與今制異今時幼孩初留髮時亦有各種不同至成丁後則皆薙前半髮留後半髮日本人以爲一半類僧理或然耶法苑珠林卷十鬚髮部引佛本行經云須曼那華化作淨髮人是淨髮二字所本又元至元二年敕修百丈清規卷五云選日既定則隔宿剃頭頂心留髮注云名曰周羅梵語周羅此云小結也余謂花鉢蕉蓋卽小結之類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十五

孟子許行爲神農之言卽農家之學也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然漢志所錄者九家今可略見者神農野老汜勝之蔡癸四家實無諄序之言班生云云蓋卽本孟子立說惟論語樊遲請學稼圃而孔子以小人斥之且申之以上好禮好義好信而民襁負而至焉用稼爲蓋當時必以不耕不織責之於上素餐之義詩人媿之而君民同等卽出於農家之志與三代以來君主之政截然異趨秦漢尤尊君卑臣故農家古說在所必黜矣班志列諸雜家之後小說之前職是故歎

噲蓋真行農家之說者其讓國於子之亦略近君民同等之意也

古欲齊君民之等者出於農家今欲均貧富之等者出於工家蓋民勞則善心生勞而不已則悖心亦起也故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

漢書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十六

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志又言黃支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異物蠻夷買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按此當係記其往來之路蓋由都元邑盧沒往由皮宗回也於時漢使所齎者黃金雜繒則彼國所重者在此特未知已程不國當今何地耳以音求之當與爰朴為對音即後世所謂鴿島也未敢質言姑存此以備攷

西游記蒙古曰漢人有桃花石之稱余嘗疑為唐兀惕之轉而未有以證也近譯西人交涉紀事本末云有希臘國人名條非辣脫者曾講中亞細亞洲內地通商之

事並言該處有一種土耳其人甚為驍健其名為叨伽

司殊不知即中國人也其所以名為叨伽司者大約從

希音譯唐字之誤維時正唐室開國之初也按叨伽司

與桃花石音極相近叨伽司為唐室之轉音桃花石又

由叨伽司而再轉可無疑義希人稱中國為突厥耳其

亦由近時歐人謂中國為蒙古種皆舉其先通者而言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西域補傳王曰聞彼征服大賀氏

然否自注云多桑書字音如曰唐喀氏義不可解其所

謂唐必非唐宋之唐及注西游記有謂漢人為桃花石

一語循是以求乃悟即契丹之大賀氏也蒙古稱中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十七

為契丹今俄羅斯人尚然余謂蒙古及俄羅斯稱中國

為契丹蓋先通遼之故事理所有必謂其因此稱中國

為大賀氏則事理所必無試問中西各書稱金人有不

曰女直而曰完顏者乎稱元人有不曰蒙古而曰卻特

者乎西人重部族不重氏族即其稱契丹亦斷不曰大

賀氏可知且大賀氏絕於實古後之有遼者耶律氏也

文卿之言近於附會蘇爾灘云云即對太祖已平女直

之語而言作唐喀氏者稱中國為唐而喀為禪字與希

臘人叨伽司之音若合符節不必更生異議矣

又按遼史大賀氏今譯作達呼爾氏唐初契丹之稱至

武后時達呼爾氏微別部長果珍代之果珍滅部長泥禮立迪輦紇里爲阻卜可汗更號遙輦氏至太祖受哈陶汗津之禪而遙輦氏亡太祖姓耶律氏遼氏世紀世表及近人所著遼史紀事本末載之甚詳然則契丹之稱大賀氏者僅數十年耳西域必不沿是稱之也

趙新續琉球國志略簡率無可采惟記官制較詳其以贊議官爲吟味官不可解其筆帖式官則效法本朝其寺社又名理梵司則所設僧官也若遇閣理官筑登之官地頭代各大提南提西提地頭代各以下皆土官或因其地名或用其國語今其國已亡存此一編亦略見小邦之制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十六

度矣又吟味官日本佐原希元言當作查辦解其法律官亦爲吟味官或琉球與日本近用吟味字義相同歟希元又言琉球語惟與薩摩略近餘則迥異以兩地人往來甚稔故也

日本菊岡沾涼近代世事談云琉球有訓語文字五十字不見文字不能得其意義是琉球文字與日本迥然不同重野安繹沖繩縣志序云琉球髻簪髭須仿漢裝獨其國名用邦語語言文字同我邦俗世之說琉球者曰源爲朝航海而子孫始王島津氏出師而朝貢乃通殊不知彼以天孫氏爲開國祖實爲我皇孫源爲朝特

承其餘烈而已重野之言顯與菊岡異趣恐琉人自言所始正復不然耳

洪文卿元史譯文證補朮赤補傳云孛兒台被掠時孕已數月比歸朮赤生太祖喜曰此不速之客也故名曰朮赤自注云此據拉施特阿卜而嘎錫案汪罕茂兒乞皆與太祖所居不遠計被掠至歸不過數月如西書所云則龍種更無疑義然秘史敘此事端緒分明其後又有察合台一言爲證遂成疑案雖太祖亦不發聲欲斥秘史而從西書苦無他書可助專從秘史又恐誣蟻興王兩存其說庶乎其可余案秘史記孛兒帖事惟被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十九

據後配與赤列都弟赤勒格兒爲妻較西書爲詳耳餘亦無甚異同西書言孕已數月實較秘史爲備元太祖之求救兵於王罕也王罕說去年你與我將貂鼠襖子來時則事隔一年之言也及平茂兒乞後帖木真札木合兩相親愛同住了一年半一日自那營盤裏起時正是夏四月十六日據此則合兵平茂兒乞當在八九月間其被擄實未淹久至察阿歹詆拙赤時下文記太祖語云如何將拙赤那般說安得謂噤不發聲乎文卿讀書未審妄生疑竇不必兩存其說也

涅槃經梵行品云云何世間所知見覺所謂梵天自在

天八臂天性時微塵法及非法是造化主世界按造化主卽西人所謂天主矣又婆羅門見帝釋來稱以天主弘明集卷五桓君山論形神云余嘗夜坐飲內中然麻燭燭半壓欲滅卽自曰勅視見其皮有剝鉗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又云鐙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亦如彼自歷鑽杜詩物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卽用此意引由又云人之養性如彼從脂轉燭者尤爲轉燭二字之所本中國帝王之信佛教者始於漢明帝而盛於梁武帝至唐之武后明之成祖則皆以慘酷負咎之故而欲求懺悔於佛者也中國帝王之信天主教者或云始於元定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二十一

宗見洪文卿元史譯文補遺而繼之者明莊烈帝見文秉烈皇小識然未譯其書未見於政事則未知信其教者若何也若大清聖祖之用天主教人而但采其歷算世宗之深通禪學而不雜於治術其斯爲用中於民者歟又按近譯交涉紀事本末教皇遣使往觀勸令存心慈愛庫裕克可汗庫裕克元定宗名覆書云來書云我等應受洗禮以作耶穌教中之人是言殊屬不合爾我種類各殊何得強我等爲汝教中人又云爾西方人民僅知以其教爲重而於其他各教一概藐視亦殊非有國家者之所爲是定宗之不信天主教具有明文迨

法皇魯意第十一遣羅勃魯奎斯使元時則定宗已崩更無從入基督之教西書殆因其覆書有云爾知我國亦崇奉上帝故附會爲說洪侍郎不察而采之誤矣墨子非樂上篇曰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余按呂覽察今篇云舟車之始制也三世然後安之蓋當時不獨以爲奪民之利且厚斂以成必以爲廢民之財也凡勸工之事非國家竭力維持之未有能濟者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三十一

天下萬國或君主或民主或君民共主論者紛紛莫定其是非夫君有無限之權則民或受其荼毒民保自主之權則君必等於贅旒卽君民共主之國亦權歸執政而已蓋爲民所共仰則可以上侵君權爲君所重任又可以下侵民權惟議院廣樹私人而是非聽其予奪矣綜斯三者不能無弊且國之樹立必資於法法之行否莫要於刑小刑所不能懲者必威以甲兵此史記述古之義所由以律志合於兵志也其執兵之大權者非有戰勝攻取之略安內禦外之功則不能久任有其才其功而久任則威可以逼上而力足以制下故可以變民

主爲君主亦可變君主爲民主焉蓋國勢之所趨一由於議論之既成一由於威權之所湊實則伊古以來兵主卽爲國主固自然之理必然之勢也孟子曰民爲重君爲輕葛稚川述鮑生之論曰有君不如無君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脯諸侯殖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駑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虐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也抱朴子外篇詰鮑第四十八是民主之說中國亦久有之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蓋失其禮樂征伐之權則有君亦如無君矣白虎通曰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又曰五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三

帝德大能禪以民爲子成于天下無爲立號也其斯爲君主之至道也夫
德國伯崙知理國家學卷二曰近世行公權普及之法法國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始設此法而璉西德意志北美合眾國相繼行之方今民權張皇幾極其盛此法不唯最適時勢且所益亦甚大能將闔國一切社會并民人之心結諸國家使知國家爲何物與已當盡於國家之責由是議員之權力益強國家之威力彌盛也夫公權普及元不適于君主國然就各國實迹驗之不見其助長民權使之逞勢卻見其裨補君權不淺此則言民

智既開民權之有益也

梁釋寶唱經律異相卷一云虛空雲中有時地大與水相觸有時與火風等大相觸水火風大更互相觸皆生虛空雲中雷聲又云電有四種東方名身光南方名難毀西方名流炎北方名定明何以虛空雲中有此電光四方之電又其相觸有此光起並出長阿含經第二十卷是釋家言雷電之理與王充論衡之說不甚相遠其電有四方異名者猶史記律書不周風明庶風之類耳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三

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裂若雷之音矣按激射而火出卽阿舍所謂相觸光起也史記天官書曰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
白虎通性名篇云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爲名祿甫元言武庚按此以二名爲無定名猶後世之隨宜更名也元言武庚乍名祿甫卽改名之證與公羊異義似較得經意
傅維麟明書一百七十一卷其體例之不善四庫提要論之然其敘傳自稱搜求明興以來行藏印抄諸本與

家乘文集碑誌得二百餘部九千餘卷參互明朝實錄考訂同異則其所得亦必有出張廷玉王鴻緒之外者又云奉 簡命纂明史列局分曹不能悉窺全冊又止余實錄嚴禁旁搜則當時修史之弊亦略可知也維麟文俗識淺要未足為良史至如學校有志不入於選舉士田有志不併於食貨雖前史所無後世殆必有用之者矣

新譯交涉紀事本末云考知經傳內伊塞阿稱華夏之地為西甯西人稱中國為采納又古稱為刺哀那或稱塔哀那或稱儂哀那音韻拼法雖不同均指中國而言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二十五

古史云塔哀那城在極東約與西哀相近亦殊難信此一大城前在亞細亞洲貿易之西人較以後著書之人先知其詳彼時又稱中國為西爾利司此種專前於儂哀那凡臘丁國記載之士均專稱中國為西爾利司因中國與臘丁其時已以絲相貿易也西爾利司儂哀那雖均指中國惟西爾利司則專指中國北部米拉以為其國介印度及西鐵安間托勒密稱中國曰西利司稱其都城曰西爾臘又通稱之曰西尼猶中國不知不列顛英吉利同為英國也托勒密云自波斯至拔克脫利阿以抵西爾臘道阻且長須歷高山峻險之途幾及一

年又羅馬國書中云西爾利司廣大蕃庶之國東至於大洋以地球不能居人為限西至於伊毛司及拔克脫利阿按此文疑西爾利司以絲得稱與近人疑支那以盜得稱同一誤說且即據此書上文而言其稱中國為聽時已知中國有極好蠶絲矣余謂聽者天之轉音漢書匈奴稱中國為天漢是其證西甯塔哀那刺哀那西爾利司之類皆秦字之轉音特有舌頭舌腹之異譯耳拔克脫利阿蓋即拔克達山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二十五

明譚希思大政纂要卷四十五嘉靖二年佛郎機國人別都盧寇廣東守臣禽之巡撫張嶺巡按涂敬以聞都察院覆奏上命就被誅戮梟示此泰西與中國交涉要事真謙甫作明通鑑采摭極博於此事乃獨失載當由未見此書故也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十五卷武后天冊萬歲元年奉勅撰沙門明佺序云謹按梁朝釋僧皎釋僧祐釋寶唱隋朝僧法經等所撰一切經目錄隋朝翻經學士費長房所撰開皇三寶錄唐朝僧道宣所撰內典錄等已編入正目大小乘經律論并聖賢集傳合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其後唐朝至聖朝新譯經論及有雖是前代舊翻而未經入目者并雖已入目而錯注

疑偽審其詳校事須改正者前後三件大小乘經律論
合一千四百七十部二千四百六卷悉依明旨咸編正
目今新入正目及舊入正目大小乘經律論并聖賢集
傳部合三千六百一十六部八千六百四十一卷按智
昇開元釋教錄云自後漢孝明皇帝永平十年歲次丁
卯至太神武皇帝開元十八年庚午之歲凡六百六
十四載中間傳譯經總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
乘三藏聖教及聖賢集傳并及失譯總二千二百七十
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蓋智昇總括羣經錄別分乘
藏錄區別較嚴非有伏脫也惟開元釋教錄卷十七以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三六

此書爲沙門儉等奉勅撰儉字當是佺字之誤又此書
卷末題校經僧名有翻經大德中大雲寺都維那某
縣開國公玄範翻經大德佛授記寺主昌平縣開國公
德感翻經大德大福光寺都維那豫章縣開國公惠儼
則武后時封爵之濫不足異也

唐釋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云沙門般刺密帝唐云極
鼠中印度人也懷道觀方隨緣濟度展轉遊化達我支
那乃於廣州制旨道場居止眾知博達祈請亦多利物
爲心敷斯秘蹟以神龍元年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
日辛丑歲於灌頂部中誦出一品名大佛頂如來密因

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一部十卷烏菴國沙
門彌迦釋迦釋迦稍訛正云譯語菩薩戒弟子前正議
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房融筆受循州羅浮山南樓
寺沙門懷迪證譯其僧傳經事畢汎舶西歸有因南使
流通於此按今本彌迦作彌伽又不題懷迪名較唐時
已訛略矣惟此經在灌頂部之一品故今日西藏僧流
或未之見要不可因章嘉國師一言遂疑此經之依託
且隋法經眾經目錄以隨願往生經藥師經梵天神策
經仁王經寶如來三昧然占察經梵網經五苦章句經
安宅神呪經遺教論等並編疑偽而智昇開元釋教錄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三七

辨之云隨願往生等三經出大灌頂仁王等七經並翻
譯有源編爲疑偽將爲未可卷十然則大灌頂部法經
且猶未檢况邇日之喇嘛耶惟因經一卷智昇以爲
此經近出不悉何年且弘道爲懷務甄詐妄但真詮不
謬豈假具知年月此則特設疑辭宜滋後人之疑議矣

至元法寶勸同錄卷三有因經不
言灌本闕是當本亦有之非僞經也
又按至元法寶勸同總錄卷五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
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十卷唐循州沙門懷迪其
梵僧於廣州譯法云蕃疑并辨入藏又云蕃本闕然則
元時合台薩里齋牙答思諸僧已頗疑此經矣惜折辨

之詞錄中不載錄中如金剛智不空所譯密宗之書

又按法寶勸同錄大般若經總二十萬頌西蕃本唯有

萬四千五十頌比漢本少三萬五千九百五十頌大乘

地藏十輪經十卷第十三大方廣十輪經八卷五十二

經同本異譯其第十四分本在西方未流於此蕃本亦

無佛說大集會正法經五卷與蕃本對彼經稍少是漢

本有而蕃本無漢本多而蕃本少歷歷可數又華嚴經

蕃本從漢本譯大般涅槃經未見蕃本彼云對同是蕃

之傳經每後於漢蕃之有無不足定經之真偽也晉鳩

摩羅什所譯仁王護國般若經帛尸梨密多羅所譯大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灌頂經北齊那連提耶舍所譯施燈功德經唐不空所

譯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又鳩摩羅什所

譯大智度論皆以蕃疑折辨入藏是其所疑亦每有不

必疑者矣

續譯經圖記沙門那提唐曰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

烏伐耶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而云那提按此唐人譯

以布如烏伐耶訛略則云那提殆不可解西晉往執師

子國又東南上楞伽山南海諸國隨緣遊化承支那東

國盛轉大乘佛法崇盛贍洲稱最乃搜集大小乘經律

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餘部以永徽六年創遠京師

按此南佛教之入中國者贍洲蓋指南洋而言以其地

為南瞻部洲也又云顯慶元年勅往崑崙諸國採取異

藥開元釋教錄云南海真臘國為那提素所化者思見

其人互相牽率假途遠請乃云國有好藥唯提識之請

自採取下勅聽往返亦未曾有然則唐時求藥亦適為

真臘所欺不異采桑甚於東海矣

元人稱僧為吉祥錢辛楣以至元法寶錄證史固為得

之余按錄中有巨力長者所問大乘經三卷宋西夏三

藏智吉祥等譯是元人用西夏舊制大明三藏法數卷

二十五云薄伽梵六義出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五吉祥義謂如來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既具勝妙之德故一切世間讚歎供養者亦獲吉祥故

曰吉祥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八云天聖五年二月僧

法吉祥等五人以梵書來獻按亦見佛祖統紀巨力長

經寶法大師賜紫沙門智吉祥等奉詔譯

宋史王欽若傳欽若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跡四十人

繪于廊廡是道書有藏在北宋以前蘇東坡集亦有閱

道藏詩

邱長春西遊記卷上譯者再至曰舊奚呼奏以山野四

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羽化惟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

按元太祖雖以神仙稱長春而有元一代詔書稱道士

爲先生卽本諸此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三十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萍鄉文廷式撰

孔穎達傳劉煦唐書云字仲達新書云字冲遠案歐陽文忠跋唐孔穎達碑云碑于志甯撰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敕共脩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遠可以正傳之繆六一題跋卷五然則新書正用唐碑後人以金石考史文忠且據金石以脩史矣且以知列傳中亦有歐筆不盡出於景文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酈道元水經注引書之例於撰書人名隨宜而舉如應劭或稱應仲瑗杜預或稱杜元凱謝靈運或稱謝康樂郭頴或稱郭長公是也然於先儒如孔安國揚雄班固服虔馬融鄭元王肅諸人無不直舉其名卽後魏大臣如崔司徒者雖兼舉其官亦未嘗不稱爲崔浩而獨於郭璞所注爾雅山海經及所撰江賦全書引之者不下百數十條皆稱郭景純而不斥其名如廣仲利袁山松然引據無多亦不言廣詞袁崧蓋未嘗不在敬仰之列然則謂水經爲景純所撰固未必然謂道元此注爲述景純而作固無不可也且景純所著書善長皆及見之獨其所注水經善長顧未之見何耶

酈善長北人也然水經注所引書則多南人著述西晉以前無論已東晉以後如伏即伏北征記袁山松郡國志袁宏宜都山川記庾闡揚都賦注郭景純爾雅注山海經注孫盛魏春秋晉陽秋晉灼漢書注干寶搜神記晉紀葛洪抱朴子神仙傳習鑿齒漢晉春秋襄陽記孔衍春秋後傳俞益期交州賤遠法師廬山記羅含湘中記王隱晉書戴祚西征記釋法顯行傳徐廣史記音義郭緣生述征記伍緝之續述征記臧榮緒晉書雷次宗豫章記庾仲雍江水記范泰古今善言范蔚宗後漢書劉澄之永初山川記鄧德明南康記王歆之始興記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一

周景式廬山記謝靈運記謝靈運記河水篇引劉敬叔異苑郭仲產襄陽記孫暢之書記畫記沈約宋書王智深宋紀之類不下數十種其他引書而不符撰人名氏者如嵇氏譜益州記湘州記尋陽記南越記林邑記交州外域記饒唐記東陽記武昌記荊州副記吳地記江東舊事之類大抵皆南人書也又如孫綽之孫登傳王彪之之廬山賦謝靈運之山居賦鄒吳均之劍騎詩劉道民謝莊之詩並見採錄而北方之典籍則僅車頻秦書田融趙記國駟十三州志地理志穀水注引關段國沙州記伏琛齊地記晏謨齊記伏晏無可攷姑列之北人崔浩

西征賦注其不知撰人者則魏土地記浮圖澄別傳河南十二縣境簿燕書秦州記東燕錄陽氏譜敘鄒山記三齊略記漢中記中山記嵩高山記寥寥十數種而已豈南土之載籍較易流傳北地之圖書轉難甄錄乎是以元明釋文多用江南之學冲遠正義不重河北之傳揆厥由來非無故也豈獨世主好尚足以轉移風氣乎水經注記古人遺蹟如呂望釣溪重華陶地堯陵周墓傳記紛如固由古籍異辭益微甄采之博易水注云遺聞舊傳不容不詮庶廣後人傳聞之聽善長固自言其例矣凡誌地理者不可不師此意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三

漢書王莽傳記莽之敗特詳其日月云十月戊申朔二日己酉三日庚戌六日癸丑既書其干支又記其日數所以使閱者動目不厭繁複也顧亭林日知錄云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而又繫之干支魯相瑛孔子廟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廟碑云建甯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復華下民租碑云光緒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子而無日春秋是也自注云後漢書隗囂檄文曰漢復元年七月

已酉朔己巳不言廿一日然亭林所引漢碑皆在班孟
堅後則偶失檢耳然記事之體但記干支有不如但記
日數者水經穀水注記石人脇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
二十三日大水迸瀑云云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
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又云東晉惠帝造石
梁于水上按橋西門之南頰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
二十日改治石巷水門云云到三年三月十五日畢訖
是金石文又一例也漢書趙充國傳宣帝數議充國曰
以七月二十二日擊單于亦不言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四

朱子語類九十一云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漢初猶立
見大臣如贊者云天子為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
李文貞榕村語錄二十七云古者君臣如朋友情意相
浹進言亦易畏憚亦輕朱子云金人初起君臣席地而
坐飲食必共上下一心死生同之故強盛無比及入汴
得一南人教他分辨貴賤體勢日益尊崇而勢隨衰余
按尊君卑臣本法家之學非儒家之學故朱子再三言
之文貞當康熙朝而能述朱子之說其意固當有在也
唐釋法琳辯正錄第八引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所上
目錄云文子十一卷又陽所撰按李暹以文子為辛鈺
固屬非是修靜以文子為文陽亦未詳所本也又崇文

總目修靜東晉道士隱廬山據辯正錄及義楚六帖知
修靜宋人蓮社高賢傳修靜吳興人少為道士置館廬
山蓋崇文總目所本

宋董南切韻指掌圖序云陸慈李舟之切韻按倭名類
聚抄屢引陸詞切韻陸詞蓋即陸慈李舟切韻倭名類
聚抄亦頗引之桂馥札璞六云集韻每引李舟切韻案
徐鍇說文韻譜徐鉉所加切音即李舟切韻舟建中初
為金部員外郎嘗兩奉使宣諭劉文喜及梁崇義者也
舊唐書經籍志小學類陸慈切韻五卷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五

李仲約侍郎注臧龍經不詳貪狼巨門等星名所自始
每以為憾近檢閱大藏經唐大興善寺翻經院灌頂阿
闍梨述北斗七星護摩祕要儀軌云啟詞曰至心奉啟
北極七明娜羅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等
星其七星之名並與臧龍同是楊筠松之所出又金剛
智譯北斗七星念誦儀軌亦云佛告貪狼破軍等言至
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與梵天火羅九曜北斗之名並
同唯皆屬祿命家言與楊氏用以相地者其術稍異宋
張子微撰玉髓經云予不取九星以立名之外而取吉
凶之義尤謬蓋以貪巨等名為不雅馴而增輔弼二星
與貪巨祿文廉武破而為九又所謂華梵雜糅者也然

亦兼用五行汪宗沂注撼龍經以為當出易斗圖按蕭吉五行大義卷四引黃帝斗圖云一名貪狼子生人所屬二名巨門丑亥生人所屬三名祿存寅戌生人所屬四名文曲卯酉生人所屬五名廉貞申辰生人所屬六名武曲巳未生人所屬七名破軍午生人所屬斗圖雖見隋志然依託黃帝其名必本於釋家惟斗圖以貪狼屬子而龍經以貪狼屬木斗圖以廉貞屬水而撼龍以廉貞屬火又其鉅異者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馬融注尙書云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正日第二曰主月法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六

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則七星與五星正相應楊氏之九星與五星不甚相遠蓋用尙書舊注之義又陶宏景周氏冥通記云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見二隱是筠松言九星本梁以前舊說漢書李尋奏記曰輔湛沒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是輔星隱曜實漢人之說舊說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古世質人涸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而輔弼隱曜亦遠有所師承子微以此譏之亦適見其涉獵之未廣矣注曰劉向九歎曰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曰九魁北斗九星也又在宏景之前

漢書王吉傳上宣帝疏言得失曰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余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則雖名為一統實不啻分為萬國恩愛寢薄則其情不聯詐偽萌生則其氣不固由漢以來日甚一日氏羌胡羯遂得迭有中原無他不能同風共貫階之厲也故春秋大一統之義即所以維中國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七

唐釋宗密金剛般若經疏論云禮對曰唯野對曰阿二語不知所出當是老子唯之與阿之舊注也東晉仕族王謝並稱沿及梁陳猶相競爽及覽唐書列傳則王氏太原琅邪兩族尙有傳人而諸謝風流俄然已歇文苑謝偃又非本姓隆替之由不可詳也惟杼山皎然詩篇備麗釋贊甯宋高僧傳云皎然姓謝名晝康樂侯十世孫好為五雜俎篇用意奇險實不忝江南謝之遠裔矣所著呶子十卷惜已不傳又唐金陵莊嚴寺慧涉傳云姓謝氏會稽人即東晉太傅安之後秣陵記曰南澗竭謝氏滅見釋皎然早春書懷詩自注豈其驗歟

王貽上隴蜀餘聞云門人陳戶部子文奕說所見數奇姓算真定香山人而最奇者崇效寺碑陰列名有斬姓余按吳模香九齡皆古之名人惟算姓稀見耳斬姓桂未谷以為必出唐人改惡人姓名氏族不當有此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第一云譬如池中雖有種種噀鉢羅等眾妙蓮華若日月光不照觸者則不開發出種種香要日月光之所照觸乃得隨類開發出香是日光能益於草木天竺已有此說張壽活農學論云樹木花草五穀欲其生長茂盛必多藉太陽之光力受太陽之光力若干則必有若干之體質變化故西國農家必以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八

寒暑表攷察地土所受之日力及其存熱之度云按傳格致彙編言電光亦能使植物增長故知月照亦當有益特譯書未備中國農學家亦未能研究及此耳陸桴亭思辨錄天道類云日為至陽之精陽氣能生萬物故日所至之處萬物即隨之生南至而為冬北至而為夏夏則物生冬則物死在中原皆然惟嶺南四時皆熱而草木亦多不死近日故也北方則多沙漠不毛矣遠日故也北涼曇無讖譯佛所行讚卷二云猶如初日光能感羣乳牛增出甜香乳日光能增牛乳此當問之化學光學家矣唐釋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注云雞貫者西方名高麗

國為俱俱吒醫說羅俱俱吒是雞醫說羅是貴西方傳云彼國敬雞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飾矣又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云西方喚高麗為矩矩吒醫說羅梵語也俱俱矩矩字異

宋孟琪蒙韃備錄曰太師國王沒黑肋按即木華黎止有一子名袍阿美容儀不肯剃髮焦只裹巾帽著窄服按不剃髮焦蓋不肯用縮髻之制只裹巾帽則慕華風也元黃潛拜住碑高祖孛魯為木華黎之子豈即袍阿歟鄭所南心史卷下云韃主剃三搭辮髮頂笠穿靴三搭者環剃去頂上一彎頭髮留當前髮剪短散垂卻析兩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九

旁髮垂縮兩髻懸加左右肩衣襖上曰不狼兒言左右垂髻礙於回視不能狼顧或合辮為一直拖垂衣背按此可攷元人剃髮之制其合辮為一拖垂衣背者則與滿洲制度相同至不狼是蒙古語所南就文生義未得其實不狼兒者即淨髮須知之鉢浪川也元張德輝塞北紀行云大宴所部於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與所南心史所記虜主衣裘之制亦合留青日札云宋高熙中剃削童髮必留大錢許於頂左右偏頂或留之頂前束以綵繒宛若博焦之狀曰鵝角南昌彭光鼎閒處光陰云從前男子蓄髮亦非生而蓄

之白傅詩云賦鬢新胎髮是也但不知惟鬢此一次抑似今之女子至數歲才全蓄嗣讀宋王暉道山清話云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誤觸上幙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鬢頭撮數小角兒乃知竟如今女子之例也東觀漢記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蟻蝨鬢之蕩然無所復附然則鬢髮亦古有之事法蘭西人東遊隨筆云華人四周之髮剃去類突厥回種余疑古時雖有剃髮事而剃四周髮必始於元世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十

宋僧文瑩湘山野錄卷下云真宗深念稼穡聞占城稻耐旱西天菜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占城得種二十石至今在處播之西天中印土得菜豆種二石不知今之菜豆是否始植於後苑秋成日宣近臣嘗之仍賜占稻及西天菜豆御詩
藝文類聚瓜果類引廣志已有燉煌瓜然則西瓜入中國似不始於五代楊用修云余嘗疑本草瓜類不載西瓜後讀五代胡崎陷虜記見五代史崎於回紇得瓜種結實大如斗名曰西瓜則西瓜由崎入中國也此說殆未足據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十一

任昉述異記張騫首蓂園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也張騫始於西戎得之隋志地理類有張騫出關記一卷英吉利人赫胥黎天演論云由印度漸迤以西希臘猶太義大利諸國當周漢之際迭為文明之邦說者或謂彼都學術與亞南諸教判行不相祖述或謂西海所傳盡屬東來舊法引緒分支二者皆未攷其實平情而論乃在二說之閒蓋歐洲學術之興亦如其民之種族其始皆自伊蘭舊壤而來源遠支交新知踵出理可思也余謂底摩革利都游印度巴西諸國而後創萬物皆具同式原質微點之言亞歷山特破巴比倫時亞利斯多始受日食表於嘉臘則希臘學術其藉資於他山之石者多矣不相祖述之言何其褊歟
漢書高帝紀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宋葛洪涉史隨筆云古稱良賤皆有定品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之所謂奴婢者概本良家既非氣類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於兵荒陷身於此非上之人有以蕩滌之雖欲還齒平民殆將百世而不可得高帝之詔真知君道矣意者蕭何有以輔之歟按氣類本卑蓋若唐道州貢矮奴之類然焉然則論秦已云但有矮民無矮奴矣白氏諷諫七德舞篇自注云貞觀二年大饑有賣男女者詔出內

府金帛盡贖之以還父母是唐太宗亦有此事惜行之未廣耳近者歐洲諸國英吉利禁掠賣黑人爲奴俄羅斯主出帑偏贖奴婢數十萬悉爲平民皆可謂仁政有中國英主之風者也

陶宗儀輟耕錄卷十七云今蒙古色目人之臧獲男日奴女日婢總曰驅口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爲夫婦而所生子女永爲奴婢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皁隸女子入于舂藁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母初無罪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十三

惡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元人待民如此宜其國祚之不長也

德國李伯爾行軍訓戒云以人爲奴屬律例不屬公法羅馬律曰以天理論之世人本皆平等是以奴僕逃入他國歐洲國法恆以自主處之若敵國所蓄奴僕或被我兵卒獲或自逃來歸卽作自主論彼國或舊主皆不得藉端索還

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又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王伯厚攷證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隋志有海中星占星圖海中占各一卷卽張衡所謂海

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景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粲然其明大者甚眾圖所不載莫辨其名按李淳風乙巳占錄古占書目尙有海中占開元占經亦引之並無奇辭奧義然觀星者必於海中乃見其全且驗測海里得知遠近西漢已有海占之術則當時遠泛溟渤已有其人且能仰測天文要非淺識蹤跡茫昧文獻莫詳徒令人發思古之幽情耳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十三

又按史記天官書云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然則漢志所錄海中星占者殆僅占四海之內而非海人之占歟二十八宿國分皆就中國言卽所謂不占四海之外也書脫簡絕姑設一通以俟後人

方以智通雅卷十一云天官書晉注甲乙主海外以遠不關中夏事故不占智按漢藝文志有海中占豈漢時亦有言海外星者中國置之甲乙科而不問邪元微之和樂天送客遊嶺南詩自注云交廣開南極浸高北極浸低圓規度外星辰至眾大如五曜者數十皆不在星經按此卽由交廣渡海至南洋各島者所見也以此占星則海中占矣

宋釋贊甯高僧傳譯經篇論曰今立新意成六例焉謂

譯字譯音爲一例胡語梵言爲一例重譯直譯爲一例
 羅言細語爲一例華言雅俗爲一例直語密語爲一例
 也初則四句一譯字不譯音卽陀羅尼是二譯音不譯
 字如佛前卍字是三音字俱譯卽諸經律中純華言
 是四音字俱不譯如經題上尸二字是第二胡語梵
 言者一在五竺純梵語二雪山之北是胡山之南名
 婆羅門國與胡絕書語不同從羯霜那國字源本二十
 餘音轉而相生其流漫廣其書豎讀同震且歎至吐貨
 羅言音漸異字本二十五言其書橫讀度蔥嶺南迦畢
 試國音字同吐貨羅已上雜類爲胡也若印度言字梵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十四

天所製本四十七言演而遂廣號青藏焉有十二章教
 授童蒙大成五明論大抵與胡不同五印度境彌互既
 遂安無少異乎又以此方始從東漢傳譯至于隋朝皆
 指西天以爲胡國且失梵天之苗裔遂言胡地之經書
 彥琛法師獨明斯致唯徵造錄痛責彌天謂譯符佛地
 而合阿含得之在我用胡名而迷梵種失則誅誰唐有
 宣公謂道宣亦同鼓唱自此若聞彈舌或暗黑容印定
 呼爲梵僧雷同認爲梵語琮師可謂忙於執斧捕前白
 露之蟬暗在迴光照後黃衣之雀既云西土有梵有胡
 何不南北區分是非料簡致有三失一收胡爲梵不析

胡開胡還成梵失也二不善胡梵二音致令胡得爲梵
 失也三不知有重譯失也當初盡呼爲胡亦猶隋朝已
 來總呼爲梵所謂過猶不及也三亦胡亦梵如天竺經
 律傳到龜茲龜茲不解天竺語呼天竺爲印特伽國者
 因而譯之若易解者猶存竺語如此胡梵俱有者是四
 二非句純華言是也第三重譯直譯者一直譯如五印
 夾牒直來東夏譯者是二重譯如經傳嶺北樓蘭焉者
 不解天竺言且譯爲胡語如梵云鄒波陀耶疏勒云鶻
 社于闐云和尙又天王梵云拘均羅胡云毗沙門是三
 亦直亦重如三藏直齋夾牒而來路由胡國或帶胡言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十五

如覺明口誦曇無德律中有和尙等字者是四二非句
 卽齋經三藏雖兼胡語到此不翻譯者是第四龜言細
 語者聲明中一蘇漫多謂汎爾平語言辭也二彥底多
 謂典正言辭也佛說法多依蘇漫多意住於義不依於
 文又被一切故若彥底多非諸類所能解故亦名全聲
 者則言音分明典正此細語也半聲者則言音不分明
 而訛僻此龜語也一是龜非細如五印度時俗之言是
 二唯細非龜如法護寶雲奘師義淨洞解聲明音律用
 中天細語典言而譯者是三亦龜亦細如梵本中語涉
 龜細者是或注云此音訛僻卽龜言也四二非句闕第

五華言雅俗者亦云音有楚夏同也且此方言語雅即
經籍之文俗乃街巷之說略同西域細即與正麤即訛
僻也一是雅非俗如經中用書籍言是二是俗非雅如
經中乞頭博頰等語是三亦雅亦俗非學士潤文信僧
執筆渾金璞玉交雜相投者是四二非句闕第六直語
密語者二種作句涉俗為直涉真為密如婆留師是一
是直非密謂婆留師翻為惡口性以惡口人人不親近
故二是密非直婆留師翻為菩薩所知彼岸也既通達
三無性理亦不為眾生所親近故三兩亦句即同善惡
真俗皆不可親近故四二非句謂除前相故又阿毗持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十六

呵婁目數數鬱婆提目生起拔婆羅目真寶此諸名在
經論中例顯直密語義也邇來廣譯西書藉開學術譯
人淺陋多所抵牾宜明條例庶宏攷鏡唐釋彥琛辯正
論云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昧彼學薄閱蒼雅羅諸篆
隸不昧此文見釋道宣續斯誠足以垂翻譯之式矣野錄云太宗欲知古高僧事贊甯撰高僧事略十卷進呈今不傳宋葉少蘊避暑錄話
卷下云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漢冠之自不能言其義
夷狄謂拜為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
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訛為謨又因之為南無南
摩按南無譯言敬禮也南字亦摩有音無義此說附會非是後漢趙王英傳伊蒲塞

之僕伊蒲塞即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蓋西
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尚訛何況語乎余
按優與伊一聲之轉天竺身毒音近非訛少蘊蓋知胡
梵之殊要足助贊甯張目也

又按史游急就篇竺諫朝唐顏籙注云竺氏本天竺國
人也來歸於漢而稱竺氏天竺即身毒亦謂之捐毒漢
有竺次者即其人焉是漢時天竺人來中國且入籍受
氏矣葉石林以為佛語未至中國或未必然

大唐西域記云狼揭羅國西北至波刺斯國注云舊曰
波斯略也按唐人譯西域國名大抵從略如石國曹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十七

康國之類皆以一字為稱蓋取便文字兼易記憶且略
其半音適合中國聲理未可以後人之詳議當時之簡
也洪遵泉志卷十二云按西域記波刺斯國舊曰波斯
貨用大銀錢戶課賦稅人四銀錢然則波斯波刺斯一
也唐史云波斯居達邊水又于他國旁出云波刺斯治
蘇刺薩倘那城賦稅口出四銀錢二書所載口稅同而
史氏不於波斯國表見豈誤以為二國耶

大清一統志卷四百二十四云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
處西洋所自起也按文萊為巫來由對音字唐釋義淨
南海寄歸內法傳云南海諸洲有十餘國從西數之有

婆魯洲末羅遊洲即今尸利佛逝國是婆魯即婆羅末羅遊即亞來由之對音蓋木二洲地特最相近同為巫來由之種人耳

一統志又云南渤利在西南海中自古不通中國相傳自蘇門答刺而西順風三日夜可到其國境西北有山甚高峻曰帽山山西大海即西洋也番名那沒黎洋往來洋船俱望此山為準按島夷志略云地當喃啞哩之要衝大波如山動盪日月望洋之際疑若無地民居環山喃啞哩即那沒黎之對音民所環之山即帽山矣王圻續文獻通攷有帽山即此地明史稱其風俗朴實島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十六

夷志略則謂其俗尚剽掠蓋貢使之言但述其美矣又麻葉甕一名麻葉凍按島夷志略作麻逸王圻續獻通攷述其風俗即本汪大淵書

祝允明野記有西瀾即今所謂錫蘭古師子國也杜樊川懷鍾陵舊遊詩云連巴控越知何事珠翠沈檀處處堆王介甫送程公闕知洪洲詩亦云沈檀珠犀集萬商輪瀉交廣流荆揚是江西於唐宋時為商賈匯集之所沈下賢集卷四郭常傳云郭常饒人業醫居饒中江其南導自閩頗通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饒者病亟請常常診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生我我

酬錢五十萬是當時海舶之人且徧達內地矣自明時嚴海禁此等風氣後來殆未有知之者

宋徐度卻掃篇卷下云國朝財賦之入兩稅之外多矣因事所增條目甚繁當官者既不能悉其詳吏因得肆為姦利民用重困仁宗朝或請凡財賦窠名宜隨類併合使當官者易於審察可以絕吏姦論者皆以為然時程文簡公琳為三司使獨以為不可曰今隨類併合誠為簡使然既沒其窠名莫可稽攷他日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則病民益甚矣於是眾莫能奪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云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十九

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緡續布麻楊炎變為兩稅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雖租庸調之名渾然不見實併庸調而入於租也至宋未減庸調於租內而復斂丁身錢米後世安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也豈知其為重出之賦乎使庸調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均徭里甲土貢願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徵之使一年而出者分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餘年是銀力二差又併入於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

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其為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此可以見理財之道宜知沿革程琳之論確不可移本朝嘉慶問陋規之議有鑒於此故能反汗民受其賜多矣夫財賦紛繁責之胥吏歲計之表不彰於朝野國計之大不任乎士夫漢晉以來失之久矣卽有條其綱目者亦不過彼善於此耳安得明於三代之制者與之舉天下之財濟天下之川哉

元王冕元章曰子房志在報韓孔明志在興漢志雖正而心則狹志於生民者其唯伊周乎唐柳子厚曰伊尹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二十一

之大莫大於五就桀二說皆不刊之論

越南自乾隆間改封安南國或不知所始按周益公玉堂雜記云清熙丙申八月乙未都堂召議賜交趾來年麻日詔書予謂李天祐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執政然之故事其王初立即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天祚自紹興丁巳嗣位今四十年清熙元年自南平王特封安南國王安南為國蓋曾丞相之失聞奏章行移舊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浸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丁酉三月制授龍翰安南國王不封郡王交州在唐為安南都

護府按五代會要卷二梁乾化元年十二月以大理卿王膳為安南送旌節官告使則越南但稱安南亦已久矣特未以為國耳

南宋重說文之學者朱子而後當以魏了翁為最鶴山題跋卷四跋徐明叔篆赤壁賦云才知之士滿天下而書學不得其傳許叔重稽諸通人作說文解字猶未能無闕誤李少溫中興篆籀而所刊定尙多臆說信書學之難能也徐鼎臣楚金兄弟最有能稱一時如鄭仲賢郭恕先皆號善書皆自許氏非謂許氏果能盡字書之蘊蓋舍此則放而無據耳舊聞徐明叔善篆今觀其遺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二十一

墨則說文解字之外自為一家雖其名競字見于印文者亦與篆法不同此條以舍說文作篆為放而無據可謂深通小學此張有吾邱衍之書所為作也

韓昌黎言凡為文辭須略識字邵博聞見後錄卷二十七記李公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複置行篋據此知文章家不可不通小學

歐陽永叔跋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云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君子道消之時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為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絕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六一題跋卷十是文忠亦甚重小學也

容齋四筆卷十二云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玄度又加九經字樣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為一編並以考正俗體訛謬今之世不復詳考雖士大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侍讀侍講職在說經以動人主故近時請復日講之奏時時有之格而不行大臣之過也然余觀宋陳善捫蝨新話卷六云有楊安國者為侍講講論語至一簞食一瓢飲乃操俚語曰官家顏回甚窮但有一籬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遠啟曰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三

官家孔子教書也須要錢上大晒之如此之類匹諸僧道爭論倡優諧謔將何以異程伊川任崇政殿說書請復坐講誠大儒之卓識且以救當時之弊習也 湘山野錄中云皇祐中楊待制安國適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節飲食句楊以語朴仁宗反問賈魏公魏公曰在王者言之命令為言語燕樂為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上大喜後講論語當經者乃東北一明經臣講至自行束脩以上之文忽進數談殆近乎擗當是後守曰至於聖師誨人尚得少物況餘人乎侍筵羣公驚愧汗浹據此則安國但嫌語朴其講孔子教書也

要錢者乃別一明經也與捫蝨新話所聞略異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上云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玲玉問何義講官答曰人臣卒給之玲玉欲使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但要名不朽何用骨為此又不仁之言錄之可為後世人君之戒

邵廷采思復堂集倪文正公元璐傳云故事講義撰自講官取裁內閣公初直講用催科賦額箴切時政溫體仁謂語意峭急發改公不可時上意向公一日講說命惟暨乃僚罔不同心體仁在側公語直侵政府上怫然以手抵書盡几端叩首上視公徐申正義音吐弘亮卒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三

齋容受焉案取裁內閣制法未善文正則能舉其職者也 唐貞觀閒敕撰羣經正義其時鄭虞二氏易韓詩馬鄭尚書服氏左傳猶存而用偽孔書傳王輔嗣易注後儒所不概於心者也然觀魏文貞羣書治要其書成於正義之前而所錄經注各家悉同沖遠知一時所尚如此非出太宗獨斷也余閱張懷瓘書斷云夫人才智有所偏工取其長而捨其短諺曰韓詩鄭易挂著壁語猶有遺風是韓詩鄭易當時悉不通行而撰定諸儒方以為用長棄短矣

羅鏞藏書目錄卷三元劉貞仁類編歷舉三場文選詩
義八卷案皇慶詔書詩以朱氏為主尙書以蔡氏為主
易以程朱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此載湖廣鄉試
考官彭縣丞士奇批聶炳文云習詩書者之於朱傳蔡
傳宜必在所熟講然求其合者甚少此卷雖不盡合蓋
鐵中之錚錚者其去取如此宜古注疏之遂廢矣余案
元明經學尤遜於宋此亦得失之關鍵也

文信公上宋理宗書云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
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
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三五

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如稍復古初脫去邊
幅於禁中擇一去處去處猶言他所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
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間按此信公欲
復坐論之禮也

呂成公麗澤講義曰君臣之間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
君

宋邵博聞見後錄卷一曰自唐以來大臣見君則列坐
殿上然後議所進呈事蓋坐而論道之義藝祖卽位之
一日宰執范質等猶坐藝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書來
質等起進呈罷欲復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爲

故事案君使臣以禮不坐則不得爲臣大臣既卑則君
亦不足以爲君藝祖此舉乃朱溫之所不爲其後不嗣
宜矣葉石林避暑錄話謂范魯公質謙慎隱晦只如羣
臣除議一事自唐以來皆宰相自除而進書旨常朝進
見非軍國大事不議至魯公始正之皆請面受旨而後
行至今以爲故事是失宰相之職者自范質始然豈非
窺藝祖之意旨而爲之者耶

沈存中夢溪筆談卷二十五曰陳文忠爲樞密一日忽
有中人傳召入禁中已有數人先至立廷中繼至者凡
七人記文忠謂杜鎬三人而已良久乘輿自宮中出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三五

宴具甚盛捲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設于席東設文
忠之座于席西如常人賓主之禮堯叟等皆惶恐不敢
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者至
于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
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堯叟等皆趨下稱謝
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是宋時君臣尙有曲
宴敘坐之事非直奴僕視之也至蔡京所記太清樓特
燕見揮塵餘話卷一雖亦賜坐然君臣之間凶德參會又不足
紀矣

沈存中夢溪筆談卷一曰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

用胡服窄袖袷綠短衣長靴靴有鞮蹠帶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靴皆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子使北時皆見之帶衣所垂蹠蹠蓋欲佩帶弓劍帔帨算囊刀礪之類後雖去蹠蹠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蹠蹠如馬之鞅根即今之帶銜也天子必以三環為飾唐武德正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衰博矣然帶鉤尚穿帶本為孔木朝加順折茂人文也幘頭一謂之四腳乃四帶也二帶繫腦後垂之折帶反繫頸上今曲折附頂故亦謂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幘頭有直脚局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二

脚交脚朝天順風凡五等惟直脚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脚蓋兩脚繫腦後兩脚繫頰下取其服勞不脫也無事則反繫于頂上今人不復繫領下兩帶遂為虛設朱子語類九十一云革帶今有勝子古人卻是環子釘於革帶其勢垂下如今人釘鉸串子樣鐫燧之類結放上面今之勝子便是做他形像郭若虛圖畫見聞誌論衣冠異制云漢魏已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羸離後周以三尺阜絹向後攢髮名折上巾通謂之幘頭武帝時裁成四脚隋朝惟貴臣服黃綾紋袍烏紗帽九珠帶六合靴原注云起於後魏次用桐木

黑漆為巾子裹於幘頭之內前繫二脚後垂二脚貴賤服之而烏帽漸廢唐太宗嘗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為幘頭巾子以賜百官開元間始易以羅又別賜供奉官及內臣圓頭宮樣巾子至唐末方用漆紗裹之乃今幘頭也三代皆衣襦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為三等品服此條俟攷庶人以白國語曰袍者朝服也古公卿上服也至周武帝時按沈存中以為多沿後下加襦隋志云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字文護始命袍加下襦唐高宗朝給五品以上隨身魚又敕品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並金帶深淺綠服並銀帶深淺青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三

服並鎗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一品以下文官帶手巾算笏刀子礪石武官亦聽睿宗朝制武官五品已上帶七事跣蹠原注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蹠蹠針初復罷之晉處士馮翼衣布大袖周緣以阜下加襦前繫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謂之馮翼之衣今呼為直襪原禮記備行篇遂掖與馮翼音相近又梁志有袴褶以從戎事三代以前人皆跣足三代已後始服木屐按此未必然伊尹以草為之名曰履秦世參用絲革靴本胡服趙靈王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阜靴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鞞靴

邵伯溫聞見錄卷十七記熙甯初洛陽老人党翁事云
戴卷脚幘頭衣黃衫繫革帶猶唐裝也

陶宗儀巾幘攷見輟耕錄三十云古者冠制皆硬殼自額上至

於頂如今禮冠者然後世乃作小冠廬以束髮冠下施

幘冠幘之上又總施巾皆效漢元帝所服之制也元帝額有

壯髮不欲人見加巾幘以包之見蔡邕獨斷

周公謹癸辛雜識別集上云茶褐黑綠諸品間色本皆

胡服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原注攻媿夫人行狀

鄭樵通志器服略云按玄中記旬始作帽晉志云帽名

猶冠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纒以繒為之後世施幘於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冠因或裁纒為帽自乘輿寢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得

服之又按後漢郭林宗行遇雨霑巾角折後周武帝建

德中因制折上巾裁幅巾為四脚又云用全幅帛而向後襞髮

謂之頭巾俗人謂之襞頭

隋志自晉左遷中原禮儀多缺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

始制冠冕然未得舊制太和中方攷故實正定前謬更

造衣冠至熙平二年定五時朝服準漢故事五郊衣幘

各如方色後齊因之河清中改易舊物著令定制後周

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焦廷璠冕服考卷四云本

周禮設司服之官而有山冕方冕火冕之名則非古六

冕制也遼史云終遼之世郊丘不建大裘冕服金史云

皇帝服通天絳紗裘冕偃舄即前代之遺制按前代元

史禮樂志憲宗二年三月命東平萬戶嚴忠濟立局製

冠冕祭祀志憲宗即位之二年八月始以冕服拜天於

日月山按元太常集禮元時天子冕服悉與金同至元

十二年博士擬衮冕制用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纁

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

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襍袞革帶塗

金銀鉤釵蔽膝隨裳色為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

成大綬閒施玉環三白襪朱舄加金塗銀釧大德十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一年九月照擬前代制度已擬其制未果造

隋文帝將改後周制度太常少卿裴正奏曰後魏以來

法度咸闕天興草創多參胡制周氏因襲不可以訓今

采東齊之法云云然則宇文氏雖名用周禮實多沿襲

後魏耳朱子語類九十一今上領衫與靴皆胡服本朝

因唐唐因隋隋因周周因元魏隋煬帝有游幸遂令臣

下服戎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

綠皆戎服也

俞理初癸巳存稿卷十云俞玉吾席上腐談云幘頭以

幅巾裹首字音伏與幘被之襞同今譌音為僕是宋時

多有誤音說文云幘也集韻逢玉切云帕也幘頭即帕首即今包頭郝蘭皋證俗文云朱子語類唐人幘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紗輒砍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案今朝鮮人紗帽狀類此

宋人朝衣內有襯衣無制度與今日同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七云哲宗問右璫陳衍蘇軾襯朝章者何衍對曰是道衣哲宗笑之邵伯溫聞見前錄卷十云文潞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是宋人閒居可著道服又卷十八云司馬溫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又卷十九云溫公依禮記作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三十一

深衣冠簪幅巾摺帶入獨樂園則衣之常謂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為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

俞蔭甫茶香室四鈔二十四云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張良傳老父衣褐師古曰褐若裘今道士所服是也太平御覽有仙公請問經太極真人曰學道當潔淨衣服備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巾者冠中之巾也褐者長襦通曰其外衣也今世衣直裰為道服者必本諸此又傳授經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裙不著褐則懸直著短衫而以裘束其上不用道家法服也古人不徒

衣袴必以裘襲之正上衣下裳之制鄭箋以褐為毛布孟子許子衣褐即毛布也張良傳老父衣褐疑亦謂此史記無注師古注漢書乃有此解是褐有二說矣至上衣下裳古之定制婦人連衣裳不異色見周禮內司服注今則男女之衣適與古反觀晉時羊欣白練裘則晉時猶上衣而下裳疑後來崇尚老莊故多著道袍至今循之士大夫皆衣褐矣

邵博聞見後錄卷五曰程伊川說黃裳元后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元吉之戒如武氏之變固也女媧不見于書果有煉石補天之事亦非變也不言漢呂氏獨非變耶蘇仲虎則曰伊川在元祐時以罷逐故為此說以詆垂簾之政予不敢以為然余按伊川此傳乃非常之大義必非有恩怨於其間亦不容以章句測也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曰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夫東都馬鄧世所稱賢而范之所論不為軒輊良史垂戒又得以為恩怨乎

范文正乞章獻太后還政疏云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立說在伊川之前 湘山野錄卷上云譚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

李王從謙子也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慶曆中朝廷百度減省惟淨知言者必廢經譯不若預奏乞罷之臣聞在國之初大建譯園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今新舊何啻萬軸盈函溢屋佛語多矣又況鴻臚之設虛費祿廩恩錫用給卒養尸素欲乞罷廢仁宗曰三聖崇奉朕烏敢罷且又琛貢所籍名件皆異域文字非鴻臚安辨因不允未幾孔中丞道輔果乞廢罷上因出淨疏示之方已按惟淨有景祐天竺字源或不知其事故摘錄之且知宋時鴻臚譯官頗藉資僧眾也

余據貞元釋教錄定景教為摩西教已明白矣近閱明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三

天啟開李我存景教碑書後云法浴之水十字之持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悉與利氏西來傳述規矩吻合而今云隄斯碑云阿羅訶今云大做魔魁碑云娑彈則皆如德亞國古經語不曰如德亞而曰大秦考唐書拂菻國一名大秦西去中國四萬里又考西洋圖誌如德亞畿東一道其名曰秦道里約略相同阿羅本輩殆從此邦來故以大秦稱云余謂不曰隄斯而曰阿羅訶不曰大做魔魁而曰娑彈適足為是摩西教非天主教之堅證今猶太教猶稱天帝為阿羅訶基督教則稱天主為罷德勒矣又明西洋人陽瑪諾景教碑頌正詮云彌施訶

吾主聖號也按彌施訶即摩西之異譯攷之西籍耶蘇曷嘗有此號乎其詮經留二十七部云二十有七乃聖史四路加聖史一葆錄聖徒十四聖各伯宗徒一伯鐸羅宗徒二若望宗徒四達徒宗徒一是也亦牽合言之未足為據近譯古史即舊約云梅瑟按即摩西之異譯集款建堂男獻黃金白銀女獻釵環珠寶其備祭器純金櫃蓋上有純金所鑄克魯賓天神像兩對峙兩頭雙翼高舉此殆碑所云鈿飾純精者歟其亞郎取女子所施簪鐲諸金以鑄金牛蓋即娑彈施妄之謂

又案艾彌略彌撒祭義云奉祭天地真主之大禮西音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三

曰彌撒譯其意義乃獻之謂也余謂彌撒音與梅瑟似近而別有意義不得因此附會又云蓋撒責耳鐸德品稱之主祭則今日天主教中有司鐸名目乃用鐸德之義或欲以論語木鐸說之誤甚

明西洋人龐迪我七克卷五曰輪迴之說昔厄勒祭亞國亞德納城有彼達臥辣氏者始造為之艾儒略論學記亦謂釋氏拾其唾餘近譯赫胥黎天演論云輪迴之說固亦本之可見之人事物理以為推即求之日用常行之閒亦實有其相似譯人嚴復云三世因果之說起於印度而希臘論性諸家惟柏拉圖與之最似希印兩

士相似柏氏當有沿襲而來顧歐洲學者輒謂柏氏所言獨標已見與竺乾諸教絕不相謀柏拉圖蓋即彼達辣度今日論性諸家已不復盡詆之為夢語也亞德納城近譯多作雅興城

艾儒略性學初述卷七云或問腦有四穴明列總知受相分別涉記之名西士聖賢必有所憑近按吾身實亦可會但心為靈君萬念皆生於此從來諸子百家未有言腦為涉記者即今所云記心法記心法本不云記腦明所記為心且一像也而以為心記又以為腦記無乃政出多門乎答曰心為靈君固也第所謂心有血肉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三五

心有知覺之心血肉居中知覺徧體中央方寸特其位耳其徧於百體者猶大君之無不皆攝也大抵有形之物非有形之具不足以覺之如目為視具耳為聽具鼻為嗅具口為嘗具身為觸具豈記存獨無具耶若以為心即其具不但心失其尊而貯萬象於無有器具之具將何所受納耶據此則基督初入中國時特以腦為記物之官而以心為無形之知覺與釋典色聲香味觸法之外別有意識者略相似也

釋氏諸家如安世高支謙等皆以國為姓余已得其說矣偶閱唐崔致遠康藏和尙之別傳云師俗姓康氏本

康居國人亦如法護月支人支氏吉藏安息人安氏所謂因生以賜姓是也尤可依據疑鳩摩羅什之姓淫淫者或亦曾居迦溼彌羅不然則與塞種之塞為同音異譯也

周官士師鄭注引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又夏官大司馬鄭注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賈疏曰此據漢田律而言是漢制恆依古禮疏又謂無自後射象戰陳不逐奔走余謂此可見王者節制之師仁及敵人然後知不重傷不擒二毛實軍禮宜然宋二王之後故襄公不欲行霸術也丁晏佚禮扶微卷一云周禮大宗伯之職以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三五

軍禮同邦國有大師大均大田大役大封之禮漢藝文志禮家有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今司馬法已不能盡得更何論周之軍禮乎玉海卷三十九引三禮義宗云儀禮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亡失慨自戰國之世縱橫捭闔權詐百出而古之軍禮遂廢記曰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若無禮軍旅武功失其制軍禮之亡豈細故哉孔叢子有問軍禮一篇攷禮家多取之以其書偽託擯不錄僅載片語志慎也丁氏之言如此余欲采三傳及經典中所記軍事仁義之屬編為三古戰例以補軍禮之闕用王政者或有取焉

王伯厚漢制攷卷二云周禮司服章弁服注章弁以韎
章爲弁又以爲衣裳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疏
鄭韎爲赤色韋猶以爲疑故舉漢事爲況言伍伯者伍
行也伯長也謂宿衛者之行長見服纁赤之衣是古兵
服赤色遺象至漢時是其兵服赤之驗也

癸辛雜識後集云近客章服有花紗綾絹或素紗者或
譏笑之余嘗見演繁露載樂聞白行簡服緋詩云綵動
綾袍爲趁行之句注云緋多以雁行瑞紗爲之則知唐
章服以綾織花又舊聞證誤云今宗室外戚之新貴者
或賜花羅公服宣和間又有紗公服然則此亦不足異

也

郝萬舉曬書堂筆錄卷四云帽上垂紅纓爲飾不知起
于何時讀晉書載記六云石季龍子義陽公鑿鎮關中
役煩賦重其友李松勸鑿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
以給宮人季龍大怒徵鑿還鄴案石氏羯也其冠纓之
制雖未能詳然大略當與今之帽纓相類但以用髮爲
疑蓋石勒自以水德繼晉金行取其色黑故與余按今
之帽纓以絲爲之者長不及尺士大夫衣行裝夏日則
用羽纓以駝毛馬鬣爲之然至長者亦不過一尺有奇
若用人髮之長者爲纓則必至四五尺今所未見知羯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三六

胡之制非今日所沿也

魏志太祖紀注漢末公卿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
袁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練巾魏太祖擬古皮弁裁練
帛以爲帽以色別其貴賤可謂軍容非國容也潛確類
書引傳
此文與余謂衣冠之制能知國容軍容之別則思過半
矣凡事取捷給者皆軍類也

王儉髻名解散時人皆慕之見陸魯望和襲
美酒病詩自注是六朝男
子髻樣亦各不同

通志都邑略序云唐之末年博士朱朴獻遷都之議曰
古之帝王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周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三七

隋所都我竇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
焉廣明巨盜陷覆京闕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竇鄧
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爲之關南則荊潭
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
誠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挽天下可使大
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光
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
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驚浮輕巧不可以都河
北固水深土厚而人心彌憤狼戾未即可服襄鄧旣爲
內地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侵軼之限此建

都之極選也疏奏在廷無有是其說者然其論去已衰之衰就未王之王則前此或未之及矣臣竊觀太祖開基大臣無周公入洛之謀小臣無婁敬人關之請因循前人不易其故靖康之難地勢然爾六飛南巡駐蹕吳越朝日行闕陵日攢寢豈絕念於卜宅哉咸陽郊廓我陵我阿湯湯秦淮一葦可至嗚呼江沱不足寔安也毋已則採唐人之議取南陽為中原新宅且以繫人望云余謂太原高踞而肩背單寒江左雄深而門庭百露若擬論都之賦則朱鄭所議實為異代之奉春也已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三

策以趨關中莫若取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恐或殘毀惟鄧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貨財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重兵民風號為清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宋高氣餒不信其謀而臨安一都遂視中原為異域矣

唐蘇鶚演義云俗呼奴為邦今人奴拜多不全其禮邦字從半拜因以此呼之焦里堂易餘籥錄云半拜即今

之半踞俗謂之打千余謂今時外官屬吏見長官多用半拜士大夫猶有以為賤者蓋唐人之舊習也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六云正旦大朝會大遼大使頂金冠後簷光長如大蓮葉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裹金帶如漢服大使拜則立左足跪右足以兩手著右肩為一拜副使拜如漢儀夏國使副皆金冠短小樣製服緋窄袍金蹀躞弔敦弔敦未知何物俟攷皆叉手展拜高麗與南番交州使人並如漢儀回紇皆長髯高鼻以正帛纏頭散披其服于闐皆小金花瓊笠金絲戰袍束帶并妻男同來乘駝駝瓊兜銅鐔入貢三佛齊皆瘦脊纏頭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三

衣上織成佛面又有南蠻五姓番皆椎髻烏瓊並如僧人禮拜入兒旋賜漢裝錦襖之類按此可攷見遼夏服飾其大使不用漢儀存其國俗最合通禮立左足跪右足則今日滿洲打跽之俗亦沿於遼人以兩手著右肩則今無行之者于闐國使妻男同來不知其妻亦與朝會否也

周禮春官太祝辨九摎七曰奇拜杜子春云奇讀為奇耦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友人陳慶筮引此與樂記武拜攷右憲左為打跽之始余謂周官奇拜自當從鄭大夫之說奇拜謂一拜也黃元同禮說略云經有

明言一拜者士相見禮聘禮及雜記諸篇是也或祇言拜不言再者皆一拜也又云賈子容經篇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此卽今之小跪杜所謂雅拜是也後漢書云高句驪國跪拜曳一腳是則雅拜者夷禮也通典卷一百九十二于闐國其人恭敬相見則跪其跪一膝至地是與高麗略同余案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雅跽蓋卽曳一腳之謂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卷八云優波離胡跽合掌右膝著地亦卽其事李崇賢云儼雅而相對言敬恭也似誤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四十一

容齋三筆卷三云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暖氣然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卽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金人之苛待士民如此然國亡而爲人奴固不能自主也宋王溥五代會要卷二十五云周顯德五年七月新定刑統如有將良

口於番界貨賣者居停主人明知賣與番界不告官者亦請處死能君天下者豈有聽其民人爲外國鬻賣凌虐之者哉元徐大焯燼餘錄記宋亡後元人編二十家爲甲以北人卽蒙古人爲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童女惟所命自盡者不知凡幾是國亡而殘黎之苦有過於奴僕者禮親王昭梈嘯亭雜錄卷二云 國初時俘掠遼瀋之民悉爲奴隸 文皇帝憫之拔其少壯者爲兵設左右兩翼命佟駙馬養性馬都統光遠統之 太宗之仁適金元矣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四十二

和聖德詩云婦女鬢鬢啼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繫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僂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臂噫酷刑虐政下及婦稚乃津津道之以爲聖德耶蘇子由以爲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張南軒猶曲爲之說謂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夫藩鎮之禍與唐相弊矣豈退之極寫慘毒之刑所能懾乎

韓昌黎集卷四十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云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賁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準律

計備折直一時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云云此則唐律之善而昌黎能奉行之且由袁州一處而推及天下請悉放免真儒者之宏識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聖

唐荊州玉泉寺恆景傳釋恆景姓文氏當陽人也貞元二十二年敕度聽習三藏一聞能誦如說而行初就文綱律師業毗尼後入覆舟山玉泉寺從智者禪師習止觀門於寺之南十里別立精舍號龍興是也又云景撰順了義論二卷攝正法論七卷佛性論二卷
中華古今注云始皇元年詔宮人及近侍宮人皆服衫子亦曰半衣蓋取便於侍奉俞蔭甫云此乃婦人衣裳不連之始
法書要錄右軍書記云知足下以界內有此事便欲去縣豈有此理俗語豈有此理四字出此

唐京師西照寺圓明傳德宗建中元年五月僉定四分律疏草畢六月望敕依國子監大厯新定字樣抄寫進本至十二月十二日送祠部進新僉定疏十卷宋高僧傳第十
五是唐時進書有一定字樣也
唐藝文志有由吾公裕葬經一卷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有陳櫟希姓略一卷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聖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萍鄉文苑式撰

希臘教於俄國功益甚大然其別派有莫魯干教一派一千六百六十六年俄國總牧師尼剛改正教會規則有株守舊規者遂析為二自後俄國政府待此教甚酷屢窮逐其教徒有移住西伯利者又別為莫魯干一派而黑龍江州之伯拉照夫琛斯克府之實業家多從之此教不行洗禮及聖祕禮等嚴禁豚肉煙草酒類恰與回回教相似其教徒勤儉富裕今益多傾向者然俄人於此教甚嫌忌待之法律頗苛酷凡各人自信奉者

不許教化他人關莫魯干教之書籍總禁出版不許公行祭祀拜神等余案莫魯干教俄國新志未著其名然新志卷六云猶太教之外無論何國何教俱可行於俄國惟希臘教新分門戶不服國家所立之章程所以奉希臘教之人非惟嫉且欲害之近來不服俄國教派之人略有一千二百萬名年盛一年按西伯利地誌所記莫魯干之事亦其證也

遼史之大賀氏今譯為達瑚爾氏契丹之名不知所出達瑚爾氏則滿洲姓氏錄內亦有之滿洲地誌云現今土著黑龍江沿岸及俄屬貝加爾州之間尚稱達瑚爾

人則達瑚爾與滿洲同種無疑按此說略欠分晰遼史所載頭

魚宴及置斃人獐人鹿人等官皆達瑚爾人之風俗達瑚爾人尤信薩滿教疾病出入必令薩滿祈禳卜其吉凶一如薩滿所言遼帝攻伐進退皆使薩滿卜之而後行又唐書所記如死尸挂樹上埋葬乃薩滿本教西伯利地誌達瑚爾人及索倫人一條云達瑚爾人宗教奉喇嘛教與滿洲地誌異又云索倫人言語同滿洲以與滿洲同種族故案欽定三史語解遼史用索倫語金史用滿洲語迥不相同未知此書何所據也海錄碎事卷七下引燕北雜記云契丹罵漢兒作十里

鼻猶言奴婢也按十里鼻蓋即鮮卑之異譯古書多有鮮卑奴之稱此其遺語也宋葉夢得石林燕語記高麗王徵誦華嚴經願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觀燈為詩識之曰宿業因緣在契丹一年胡黃幾多般是高麗人亦以契丹稱中國露國事情五十四頁喇嘛教之教職法律中有定數於阿魯莽苦士人中選定受喇嘛僧侶長之職名由政府俸給之東部悉畢利亞寺院三十四各寺院有僧長管理喇嘛之外自莫魯列谷士骨只魯士叭列跌士哈叭洛庫士五十五之名稱

富承仲其出定後語下云淨飯王泥洹經佛躬欲擔棺
世界震動普曜經佛踊身虛空不受父王作禮增一經
養母大愛道沒佛躬舉牀一脚阿難奉一脚孟蘭盆經
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念中常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
彌沙塞律父母不聽不許出家又或云滅衣食之資以
養父母或云世若無佛善事父母善事父母者即是事
佛大集或云左肩擔父右肩擔母偏行大地亦不能報
恩父恩是迦文之教所重全在孝也然如後世黃檗
大義渡事實狂子顛倒地獄之設亦為此曹也大氏漢
土佛法多疏于親是本出于折儒家在竺土則殊不然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黃檗大義渡事
出于正案實

唐智嚴譯佛說師子素馱婆王斷肉經云聞月答言辦
素味無辜淨食祭祀天無辜淨食蓋謂自死肉也
龍樹菩薩福蓋正行所集經卷一曰佛住舍衛城時眾
會有二外道曰迦毗羅大仙烏嚧迦大仙按迦毗羅即
劫比羅烏嚧迦即嚧露迦譯音無定字也
海錄碎事卷八引譙子法訓曰人有無禮者其獼猴乎
雖人象而蟲質

晉嚴助相兒經一卷五朝小說
魏晉六

義楚六帖引王儉七志四部書目言文字者凡二十

九部九十九卷有古今奇字二卷郭訓作字屬篇考待一
卷賈叔作作解字要一卷字指篇一卷郭訓作雜字音
七卷王延作作文字要一卷說文音隱四卷要用字苑
一卷葛洪作字指二卷李彤作

白樂天諷諫詩立部伎第五自注云太常選坐部伎無
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絕無性識者退入雅部則雅部
之聲可知也沈存中夢溪筆談卷五云外國之聲前世
自別為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
奏自是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
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崔豹古今注卷中橫吹胡樂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
是西域之音前漢已入中國鄭夾漈通志樂略云按今
之樂有伊州涼州甘州渭州之類皆西地又按隋煬帝
所定九部夷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居之類皆西夷也觀
詩之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是清歌妙舞未有不從西出
者八音之音以金為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承雖曰人為
亦莫非稟五行之精氣而然余案郭茂倩樂府詩集卷
二十一云大鼓十五曲小鼓九曲大角七曲其辭並木
之鮮卑則亦有出於東者蓋樂之為用在於感人誅任
之音周用之矣采萬國之聲容備一王之制作亦何不

可之有惟明皇瀆聽雅樂遂淪沿及五代朝會差京府
衙門首樂官權充又各業胡部音聲不閑太常歌曲見

代會要卷七晉開
運三年劉渙奏此則禮壞樂崩不能無責爾

余前錄希姓近閱趙鹿泉清獻集詩自注云漸慎行居
濟甯叩其得姓之源曰本姓賤先賢子賤後以字為氏

也獨見遺於氏族略姓諸書自宋時遷豫章始隨音
呼改為漸遷居此三百年矣是吾鄉故有漸姓

容齋隨筆卷十六云梁武帝時有交趾人并韶者富於

詞藻請選求官而吏部尚書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
郎韶恥之遂還鄉里謀作亂余案漢末士大夫多避地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五

交州并韶或是并官氏之後除複為單亦未可知然以

門籍論人阻其仕進適足生亂亦歷代之殷鑒已

聖祖仁皇帝御製百家姓有程賴刁斜句是今時應有

斜姓按斜字為鐘之
俗字此段作斗又康熙字典引姓苑宋處州刺史

斜洎按晉有松陽令鈕洎見隋書
經籍志北堂書鈔一百一十

鈕洎陳刻誤作鈞洎疑鈕字或舊作斜故訛為鈞耳姓

苑當是何承天書洎或入宋仕至處州刺史矣

宋史藝文志樂類有昭徽古今琴操一卷是宋時有昭

姓

汪輝祖元史本證證名篇人名之異者如也速答兒一

作也速帶兒世祖紀至
元十九年一作也速帶至元二
十六年一作也速

帶而成宗
紀一作也速答而成宗紀大
德四年一作也速迭而大

七一作也速迭兒
兵志三又忙兀台一作忙古帶
世祖
紀

見一作忙兀帶
兵志三又忙兀台一作忙古帶
世祖
紀

忙忽帶二十一年
一作忙兀臺
三十一一作忙古高興
劉

兵志三一作忙古歹
伯顏傳一作忙古臺高興
劉

人而七名九名也地名之異者如班朱尼河亦稱黑河
見阿塔海

懷都傳後改龍居
河見傳一作班尤居河速哥
紀十一年有
盧胸河疑即
龍居河

班尤河律禿花傳
一作班真海子
尤赤一作班真河里

傳一作辨屯河
耶律阿
又昔木土
腦兒
至元元年
止一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六

作失木魯特薛
禪傳一作石木温都亦赤
台傳一作失木禿亦赤
台傳

傳一作失木土
赤傳一作失門禿亦赤
台傳一作昔門

禿阿刺罕小
禿一作失木里禿亦赤
台傳一作失畝里禿

台禿是一地而六名九名也元史雖成於眾手何至一篇

之中前後頓異蓋所採原本文字多歧秉筆之人未敢

輒易致此紕繆良非偶然故譯語一事宜有科條詔示

於先一成不改如菩薩之號既定則布薩蒲薛之字悉

可從刪蒙古之文既彰則蒙哥忙兀之名固宜勿用今

者萬方輻湊九譯紛來鞆寄之司所宜考也又元史地

名歧異尤繁汪之所證尙多未備

明史藝文志譜錄類吳沈千家姓一卷按吳沈進書表此書實與劉仲質吳宗伯同撰然約為韻語凡姓一千九百六十有八名千家姓則其書絕無攷訂不過村塾讀本之類耳氏族之學唐以前尙有專家然元和姓纂已多蕪累唐書宰相世系表亦每失之傅會宋邵思鄧名世後未有成書凌氏之萬姓統譜夏氏之奇姓通特類書耳未足語於類族辨物之學也余嘗欲使中國各行省就今日之士斷使各上姓氏戶口編錄成書其有宗祠義塾悉著之表婚姻掌之媒氏繼嗣屬之有司使天下士庶行業人民流轉燦若列眉無有所隱一年一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七

表五年復大整齊之以示國中亦王政之要道也

楊升菴曰洪武中翰林學士吳沈等編千家姓以進傳之天下今世猶以宋時百家姓訓蒙失之矣余謂吳書實無以勝宋時村塾之本氏族之學心攷源流兼知種別非訓蒙之所急也若以為識字計宜莫要於韻說文部首矣謝肇淛五雜俎卷十四云吳沈等千家姓以宋承天起為始其中有怪僻不經見者而海內之人又有出千家之外者惜當時備臣未能徧行天下廣蒐之也王文簡池北偶談卷十云文登叢大司空蘭本漢廷侯金日磾之後相傳日磾四十五代孫永遷縣之費家觀

家焉遂以為姓江西多淦氏舊傳亦日磾後有金賦者宋南渡為兩川制置使以姓同北國高宗為加三點遂有淦姓亦見皇華紀聞按禹域之中西晉以來五胡雲擾推原氏族訛變良多余嘗欲撰姓氏書編徵天下譜牒存其實證去其淆譌以今地望系之其祠廟婚姻之事悉先箸於冊而官為稽攷亦類族辨物之要政也

高詠遺山詩李中丞歌自注云黃連解為宣邑所苦中丞李公奏免其半善政也其詩云詔使索黃連徵書十道宛城邊刻期採辦苦不早軍帖督催何草草朝攜長鏡刷荒邱箐篁棘荆淨如掃我聞此物產益州棧道連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八

雲劍閣愁吳嘉紀陋軒詩打鱖魚云打鱖魚供上用船頭密網猶未下官長已備驛馬送櫻桃入市筍味好今歲鱖魚偏不早觀者倏忽顏色歡玉鱗躍出江中瀾天邊舉七久相避冰填箬護付飛騎君不見金臺鐵囊路三千御限時辰二十二第二首云人馬銷殘日無算百計但求鮮味在余謂當時官家不過採藥物嘗鮮魚而有司奉行病民如此可慨也且三千之路而限以二十二時則較後來之驛遞日行八百里者更速矣嘉慶一朝力御貢獻棄玉之舉卓越後先仁哉

又案馮景亭校邠廬抗議云我朝定鼎之初特詔蠲除

故明各道額解物產戶工二部則例歲需上供令有司支款購解然當時貢獻之弊尙如此

高麗忠於明自有清以來雖云內屬特羈縻之而已未能得其心也偶閱高麗人詩多思故明之作江華李昌行臺錄夜與古歡談明季事感賦云遼薊山川滿眼來啟禎遺跡使人哀將軍意氣空傳首元老精忠尙乞骸門戶竟爲千古戒封疆豈少一時才淒涼野史亭前路逆旅寒燈酌酒盃天小妾文變北游續草途中談萬曆東援古事云安危機決不占旌東援曾勞放此程上國藩維關大勢狡奴封貢匿深情唯籌尙有征遼乘車馬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九

如聞渡浪聲蕭瑟風泉千載意天教江漢盡東傾三百年矣而其士大夫之言悽惋如此明人之待藩屬固無圍未易可非也

秦之焚書所以愚民也愚民之術後世以科目乃民亦遂以自愚非朝廷之獨智也秦之銷兵所以弱民也後世禁民挾弓矢禁民用火器亦未嘗不略師其智特不若秦政之苛耳然歐洲各國其治屬地之法則與秦法相似俄之待波蘭禁報館不設學堂人人知之矣至俄人於海參崴英人於緬甸及滇邊土司法人於越南皆禁民用軍器不獨火器也即刀矛之屬亦不得私藏焉

其所以弱民者尤酷於秦今時人或未盡知之也其謂歐洲各國皆欲開民之智盡人之才者乃教士之言非其政府之實意也然秦始皇銷鋒鏑而陳涉吳廣並起元順帝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至元三而韓林兒劉福通並興秦元皆旋踵而亡豈必器械之強遂足箝制天下哉

皇朝禮器圖式崇德八年造神威大將軍礮康熙十五年三月造神威無敵大將軍礮二十年造神威將軍礮余攷神威之號實沿明制徐光啟集崇禎二年奏云臣竊見東事以來可以克敵制勝者獨有神威大礮一器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十

而已一見於甯遠之殲敵再見於京都之固守三見於涿州之阻截所以然者爲其及遠命中也崇禎二年歲在己巳崇德八年歲在癸未故知後本於前按是時佛亦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爲劉宗周傳所劫見邵廷采思復堂集劉宗周傳

近人作礮考者謂金人守汴城中有火礮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礮起火發其聲如雷爲火礮用鐵之始又云虞允文采石之戰用礮東野語記救襄樊一條云各船置火鎗火礮是南宋亦有火礮兼有火鎗矣又張端義貴耳集云浮光未破之前城東有鐵佛寺端平四年甃圍城礮聲震天鐵佛爲

之撼是元人之用礮不後於金

新譯西學淵源考火器考云紀元後七百五十七年中

國有礮隊之兵守長城威振沙漠至今塞北利亞人猶

稱道之是唐時軍中已有礮隊而唐書不載

又云印度古史曰汕土庫力特按即散斯中紀其與埃

及戰云聖佛不留意遺下此火器威聲壯三軍百戰力

不憊風行而雷厲敵人悉轟斃印度詩人亦紀其事於

其集中云礮聲隆隆礮彈飛空橫燒遠掠在十確士之

中確士印度里數也約一確士合英里迷當四分之三

零據此或印度有礮先於中國西人言確橫本於中國

而通雅云今有火器用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十一

確橫乃從外國

傳此法誤也

文秉烈皇小識言明莊烈帝入天主教余詢諸教中人

則言莊烈帝未嘗入教其入教者皇后周氏及太子耳

太子入教後主教者以歐洲古聖王之名名之曰公斯

達甲申之變法蘭西王路易起兵救明兵未出而病卒

遂不果

黃宗羲行朝錄卷八云日本三十六島每島各有王統

之所謂東京者乃國主也一國之權則大將軍掌之其

三十六各王如諸侯之職撒斯瑪王即薩於諸島為攝

強與大將軍相為首尾乙酉冬崔芝遣人至撒斯瑪訴

中國喪亂願假一旅大將軍慨然約明年四月發兵三

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財足供大兵中

華數年之用崔芝大喜丙戌四月遣參謀林禽舞為使

期以十一日東行將解維而黃斌卿時魯王以海在舟

督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曰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

崔芝怒而入閩己丑冬以澄波將軍阮美為使以莛夷

乞師其王聞之大喜已知船中有僧湛微則大駭湛微

本曾犯遂載經而返史臣曰宋之亡也張世傑嘗遣使

海外某國借兵陳宜中亦身至占城借兵崖山既陷兩

國之師同日遂不戰而返今日之事何其與之相類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十一

耶忠臣義士窮思極計海水不足較其淺深徒以利害

相權如余煌者真書生之見也余記顧亭林海上詩云

此中不是無人世祇恐難酬烈士心其亦指是事歟

行朝錄日本有一島名膜泉按當是肥前日本此地初

名火前後以火字義近猛烈故更名肥前倭音火與肥

同梨洲作膜泉蓋別有所受

櫻花絕句

崇桃積李鬪芳華海外尋春與更賒十日淹留何所事

少陵擬賦海棠花

遊屐聲喧笑語和鷓鴣絃象撥奏倭歌醍醐故事無人記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獨對繁花喚奈何

鶯聲霞外 霞外鶯和 喚春回十里雲光錦障開如此仙

山真縹緲 玉環何日肯歸來 櫻花有楊貴妃櫻一種或

遇貴妃之 仙山也 人間何路海漫漫雪白嫣紅子細看獨立無言桃李外

夜來風露恐高寒

杖藜

東郭先生履已穿杖藜處處訪山泉苔花繡石都成字

松影連雲欲上天六鷗退風聊此地五龍夾日待何年

奚僮報道辛夷落纔覺江南春可憐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十三

虞美人

驚冠欹側鬢腰衰假就郎懷抱阿奴衣薄曉寒欺憑仗

些兒酒力自撐持 餘香未散人何在夢隔珊瑚海毳

盞湖畔水涵空祗有殘梅斂恨向東風

岳陽舊武平軍向有天策府戶部下免楚興寺科率帖

開運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文字係書吏稱典稱副驛使

官簽書官桂管觀察處官王天府學士鎮南軍節度判

內諸司馬武穆亦自係天策府將軍江南諸道都統尙

書令楚王衛後書押蓋五代時藩鎮行移百餘紙如郡

掾曹縣令長皆攝至祥符已後始書正官有稱天策府

知客元監州發運使序銜在知軍之下監州恐今通判

職發運使蓋藩鎮轉輸之官耳亦恐是監州之類

洞庭山之北宜春水出焉韓退之詩朝發宜春日即此

地也 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

水經湖水廣五百里日月出沒其中 同上

五代釋義楚六帖卷十四引長阿含云人有七種色金

銀青黃赤黑紫等此西人以色分人類之所本

史通邑里篇云人無定質因地而化故生於荆者言皆

成楚居於晉者齒便從黃余謂依此而言知言語形色

不足以區人類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十四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觀察諸法行經卷二云何者

是十六種陀羅尼所謂阿字不生義故波字最勝義故

遮字四寶義故那字知名色生義故陀字調伏羲故沙

字超過著義故迦字不失業報義故娑字諸法平等義

故伽字甚深義故他字勢力義故闍字超過生老死義

故車字斷煩惱無餘義故蹉字高出義故訖字住義故

唵字教化邊地彌黎車義故 原注云梵本亦少一字此

是得十六字所出陀羅尼

又十六種字陀羅尼入門如阿字無生義故波字最勝

義故遮字度四流義故那字說名色義故陀字布施自

守利合義故沙字六通智義故迦字不見業報義故娑字諸法平等義故伽字甚深義故他字示現勢力義故闍字示現生死義故义字示現忍力義故車字吐極惡煩惱義故娑摩字自大證覺義故娑他字說處非處義故多字說盡邊義故

元時加比尼東游紀略云蒙古人頂髮兩旁全行剃落與耶蘇教之修士同而頂正中處留髮甚長四周餘髮分結二辮嗣復合辮為一垂于腦後

言語通行於各國必由商務之力今英吉利國之語徧行於各邦而前數十年則固習荷蘭語也又前二百餘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五

年則固行葡萄亞西班牙語也然歐洲之兵學半開於蒙古而歐洲之商務多沿於回人穆罕德之教有商律焉保護之勸勉之無不至也稅商賈之什一為之治道路繫井泉建道標於是沙漠始可往來物貨始得流布蓋其時各國無不研習亞刺伯語者今歐洲數目記號猶用亞刺伯字而南洋各貨仍多用亞刺伯文者職是故也乃或詆蒙古為殘酷之朝而謂回教為過民之知識者豈其然哉

晉書輿服志云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今制不用笏而列

名仕路者仍謂之搢紳後漢書霍譚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注引袁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然則士庶之別當在於此今制有身家不清之禁亦略存漢魏遺風異時民習短衣俗重平等必有視此為迂謬者然貴貴之理亦因乎民心之自然不必賤古貴今是丹非素也

倭名類聚抄卷六引四聲字苑云笏手板長一尺六寸闊三寸厚五分原注云唐笏品天子玉諸侯象大夫魚

鬚文士竹木按玉藻一尺當是二尺之誤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十六

朱子語類九十一云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是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須用笏指之此笏常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是朱子欲搢笏不欲執笏也執笏始於後周

困學紀聞七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見集解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白虎通有三綱六紀篇愚按谷

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玄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承厥福其說尙已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

言按見樂記正義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友人喬刑部樹柟

曰吾言五常不言三綱以五常出於經而三綱出於緯

也湘人述之說尤恣肆張孝達尚書爲作正綱篇見勸學篇
余謂禮記哀公問孔子對哀公人道政爲大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言三者不言三綱也
虞夏書五教在寬今文尙書敬敷五教五教在寬於義爲備故從之而谷永乃言三綱之嚴又其繆也

五代釋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卷一云不批音紫
掉也掉手捉髮也既有執捉卽有所取也劫大品經作
不取是也江西音以執代之非也按此江西音至今猶
然卷三十後序云或有單收一字不顯經名首尾交加
前後夾次注云江西謙大德經音是也只略得傳記中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十七

隨羅是集及道地經兩帙中字勘會頗甚訛舛故知前
後亦爾據此則江西音蓋卽指謙大德書惟可洪亦未
見其全輕相訾詆而已又書中多引郭迢音又有西川
厚大師經音惜俱不傳後序又云謙師爲浙右奇人郭氏乃河東博士卷廿七
慎懼條又引南岳經音峨嵋音鏗刀條引孫恂及莫筠
和尚韻按與孫恂唐韻並引知當是韻部書也卷二十五作纂條引浙西

韻
宋柳豫紹興重雕大藏音序云處觀討論集韻泊唐宋
韻部遂眾經音義楚六帖卷七引郭迢經音類決序
云按說文有一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又諸佛經

其字更多就梵音翻譯時借聲而作也約部類有一百
五十九部

元李衍竹譜詳錄卷五筵竹僧神琪云一名檀纂竹筵
竹僧神琪云筵長節是神琪有小學書馬氏玉函山房
但輯五音七弄反紐圖爲神琪書實未備也

唐試太常寺奉禮郎景審一切經音義序云古以音反
多以傍紐而爲雙聲始自服虔元無定旨吳音與秦音
莫辨清韻與濁韻難明至如武與綿爲雙聲全以智爲
疊韻若斯之類蓋所不取按舊說孫叔然始爲反語此
云始於服虔是在叔然之前古無輕唇音則武與綿正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十八

是雙聲非旁紐也日本僧人啖經至今尚有漢音吳音
之別

又云近有元庭堅韻英及張戢考聲切韻今之所音取
則於此按元張二書皆不傳倭名類聚鈔屢引考聲切
韻蓋卽張戢書又云大略以七家字書釋詁注云七書
謂玉篇說文字林字統古今正字文字典說開元文字
音義

唐李洞送三藏歸西域詩云十萬里程多少難沙中彈
古授降龍知彈舌音爲譯語家所重
僞孔安國尚書序云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

不隱也正義曰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
揄揚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知己
傳是深遠據此則沖遠於此序辭氣之間深有疑焉觀
其幹旋之詞可知其微旨也其虞書篇題疏云鄭意師
祖孔學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
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
國不同是沖遠於偽傳已詳著其授受之無緒至謂散
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者特以臆說之蓋奉詔作
疏不得不護傳耳禹貢荆州沱潛既道正義云鄭注此
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十九

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
也潛則未聞云云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荆梁二州各有
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荆州而孔梁州
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然彼
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為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
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
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
故孔舉大略為發源荆州耳此條甚知荆州之沱潛非
梁州之沱潛而疑孔傳不合地理志且身為博士親見
圖籍何容迷誤若斯沖遠不欲明言略存辜較又呂刑

王享國百年偽孔傳云穆王即位過四十矣正義曰穆
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
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
別有所據是沖遠疑此傳非安國所作矣否則司馬遷
從安國受古文尚書沖遠豈不知之而云若在孔後乎
後世攻偽孔者實自正義開之固不僅東塾讀書記所
摘數條也

偽古文尚書咸有一德受天明命正義曰緯候之書乃
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
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二十

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亦有之亦非孔所信也此斥緯
書為假妄在歐陽永叔之先偽孔傳既託之西漢初人
故於緯說不能博采然猶時一有之如箕星而宋人專
闢識緯意適相合故雖吳棫朱子諸人疑之猶得施行
不廢歷八百年此亦其一端也

黃楚望辨感生帝云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
特為立廟而祭謂之閼宮君子以為聖人之生異于常
人無異義也況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為
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
緯書創為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著策之數皆緯文也其

可廢乎宋元學案卷九十二宋元諸儒能尊信緯說不詆訾如楚望者真可謂不隨流俗也

公羊莊二十四年傳夫人不僕注云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繼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枕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按邵公之說必本緯書與三綱之義蓋同出一源然婦之事夫既不純用君臣之義亦難盡責父子之禮則夫為妻綱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即已不同故余以為三綱之說必就喪服言以明不二斬之義故與五帝之說固不相聯貫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近人孫傳鳳汶民遺文六朝造象記考云周同瑀氏造象碑記姓名一百六十餘人姓同瑀者居半瑀為字書所不載新唐書張琬傳載姓同瑀者二人豈瑀為瑀之譌歟聖母寺四面秀碑記姓之異者曰南井曰昨和曰屈男曰鉗耳曰孀祖昨和見通志氏族略孀姐見周書文帝紀余按太平廣記有鉗耳舍光又唐永濟二年有雍州美原縣頻陽府校尉同瑀武幹造象記是同瑀氏唐尚有之瑀字亦不作瑀

北嶽廟唐安天王銘有宣義郎行司功參軍汝南同瑀姚錢玉焯字學海珠云廣韻羌複姓有同瑀氏羌音無

正字故亦作瑀余案元微之痞卧詩同蹄墜舞釵自注云同蹄樂人姓字作蹄與廣韻合

鬻姓新唐書糾謬云鬻章傳乃瞿章葉廷珩吹網錄云今通鑑考異所引新紀單行本作瞿章改正而轉失其真非溫公引辨之意

力姓吹網錄云更始二年刁子都通鑑考異單行本云范書作力子都孫愷曰力姓黃帝佐力牧之後按今元刻通鑑亦作力余按今福建有力姓

周子通書云二氣五行化生萬物朱子中庸章句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按陰陽五行即日月五星之說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尚書以齊七政察之於天也五德各有感生之帝感之於人也茂叔之說沿於漢學而紫陽述之也陰陽五行郊祀春秋元命包曰陰陽之性以一起人又云五氣之精注曰五氣交聚相加以迎陽道故致人和御覽禮運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鄭注云言人兼此氣性純也皆茂叔說之所本

五行之說當以尚書大傳之言為得之大傳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余謂就人用言之則五行之用備矣雷電風雨人亦資之以生而非一手一足之所能

用也若推生人之理物化之原則以五行言之未必勝於四大之說也伏生今文家言此為最合古誼矣

白虎通曰五行謂金木水火土言行者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余以為言行者乃言其可見諸行事者耳

日月五星與人世相關之說不獨緯書言之以西書觀之歐洲人亦當有是說英吉利人田大里聲學卷七云

兩音相和而能悅耳之理秘達果拉司之說謂諸音之高低合太虛之數則相和而悅耳其門徒深信之更謂

七音相比之數等於七行星七行星謂日月五星距中火之路是以七行星行動亦成相和之音近時尙有算學士由拉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之說亦與此略同余謂此說雖為田大里所不信然七

色既並出於日七音安得不生於天祕氏由氏之說必能言之有故持之成理當求其原說譯而考之又案唐

李潛風乙巳占卷一日占篇云律聲有清濁吹之以聽其音以知世之和不和西戎猶解聽律音以辨國中國

若有聖人則東風應乎律矣又詩序稱聲成文之音世有治亂音有哀樂人君宰相須深察之律應早晚相與

不和乃史官之要事也皆係之於日行故錄附於此以示一隅今史官傅仁均薛頤等並不考用影律戶素之

流也余案候影候氣之法歷史詳之銅管依辰而葭灰

應律有明徵矣聲既與日相應又何必不與七政相通乎後世必有詳考而成定論者猶且暮遇之也

尙書大傳曰五音天聲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其說與祕達果拉司相近按祕達果拉司韋廉臣古教彙

參譯作巴達國拉士周襄王時希臘人嘗過鐵肆聞攻鐵聲有清濁高下之殊恍然曰宮商角徵羽五聲盡於

此矣又云天上行星有五五星相去遠近一定不易且五星繞地而行夜靜潛聽而樂器之八音由此可悟田

大里聲學雖譏其一人獨聽之然如所蛤達士底之默有聲音贊其行事西人又以為天使矣祕達果拉士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二

說於理既合即以其事實驗之能得宿命通者安知不

能得夫耳通乎惜乎由拉之說余未得聞也地名有不可解者如直隸省元時謂其直隸中書省也

今特設總督管巡撫事而仍名之直隸果何所隸乎此與漢之司隸而魏晉以後遂為司州者訛變正復相似

又近制有直隸廳同知直隸廳通判夫各府同知通判者乃與知府同知此府通通之義亦為同判此府也今直隸廳

之同知通判乃獨知獨判矣何謂同乎循名責實當改為知廳可耳

又如員外一官顧亭林所謂斜封墨敕之朝不可沿其

遺號者也而今則六部司員頓多額外於是又有額外員外郎矣豈可通乎

協辦大學士者以大學士員少特設此官協辦其事也今之除此官者多不任事特以其名耳如此似不如分宰執之名較為得之

每部皆有兩尚書而兩尚書所辦之事則不分也左右侍郎亦各二人而四侍郎所有事於部者亦不異也但以滿漢之人分之而已於是每部堂官六人此自古所未有也

萍鄉文廷式撰

文選阮嗣宗詠懷詩素質遊商聲沈約注曰致此彫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按此可知漢晉人用字假借之例甚寬今人注古書每云字誤者坐不知此耳檀弓季子皋正義曰弟子傳潛夫論論榮籍中堂生負苞堂唐同音中堂即中唐也又愛日篇曠甸滿祈亦借祈作期耳據此知漢時祈期旗之作汪繼培箋引王紹蘭說並疑字誤非是鄭豐荅陸士龍詩誰謂河廣增不容舟增即曾字詩載又節

詞林一百五十六

文選陸士衡擬今日良宴會詩揚聲當及且注引春秋考異郵曰鶴知夜半雞應且明明與鳴同古字通古詩十九首四五層免缺注詹與占古字通

陳書儒林王元規傳其母欲婚土豪劉瑱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姻不失親蓋論語異文而釋文不載又通典五十梁大同五年臨城公婚夫人於皇太子妃為姑姪遂見之皇太子令曰酒食之會亦有因不失親釋其辭意蓋言設此酒食為聯姻黨因亦當為姻也

公羊昭十七年傳北辰亦為大辰何注云北辰北極天之中也疏云天中也者以天面言之然則極者取居中
之義矣而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太一之星
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與先儒說違其何氏兩解乎按
春秋說當是緯說邵公不取固無不可而疏解以為何
氏兩解所未詳也又哀十三年注吳乘勝大會中國齊
晉前驅魯衛駢乘滕薛俠轂而趨疏云齊晉前驅云云
者春秋說文也天下盡會而春秋說特舉其六國按何
注用緯說者多矣然不得謂緯說即何解也太一高居
與春秋合誠圖義相近淮南子曰帝者法太一論語為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一

政以德譬如北辰鄭康成以無為釋之亦用春秋說
治天下之政井田封建而已矣齊天下之教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夫婦婦而已矣此儒家之大義推之百世
驗之萬國而不易者也其有議此者未之思也
李太白嘲魯儒詩云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
濟策茫如墜烟霧死於章句弊尚如此況今之死於制
藝者乎日本人譏中國中五經之毒夫五經則安有
毒在科舉之學耳科舉之學盛則經學亦衰況於經濟
哉故欲勵人材必革今日之科舉斷然無疑也
續印度紀略古教策卷二云印度有謂世界汙穢必須跳出

方能得好乃作一大籠懸聖樹間置身其中若巢居焉
日日禱祝刻刻持戒又有謂人必覓一淨地或路旁或
街內或山頂引領翹首仰天看日目不轉睛如是數年
四肢枯槁方為苦練又有謂必立一高竿將人背縛用
二鐵鈎鈎住懸在半空每日轉旋數次如是數年必待
頭目暈痛方為苦練又印度有一大河名安葛四其土
人名為聖水人浸其中祇露一頂鱧魚吞噬亦不肯避
有父母病重推入河中令其體潔以升天者兒女亦然
又有在大路旁以身投地作蠅屈狀一步一叩首者又
有用大車載泥胎若干左右森列旌旗飛揚數千百人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二

輦之前進作歌度曲最為熱鬧乃或攀轅而來投轍而
死便為苦練可以升天又其地多高山峻嶺人至絕頂
或自投而下或人推而下碎其皮膚斷其筋骨即為真
心修煉按翹目投巖鳥窠水處屢見釋典並示譙河至
於因病投江卧轍覓死則變本加厲有過昔時蓋以憂
患之來茫無終始盡此形壽種彼樂因費大既有前修
天報豈無實據特報盡還墮未斷無明此則釋迦大聖
普渡之慈心而二千五百年來苦行一門固未嘗或止
也
又彙參記越蛤一派有能行法將五行壓倒使身心不

動月餘不飲不食如龍蛇之蟄邇聞會中有得道者一
日身死同人殮之棺槨停在室待三四十日視之居然
復活真古今之異聞也按印度教法奇異如此故非身
通其學者未易非之越蛤卽噀露迦之異譯西人言二
十世紀之學術必趨於神祕家故近時研究婆羅門呪
語及佛教呪語者頗多然則印度之宗教或既衰而復
盛未可知也道家之符籙術家之前知越蛤或譯作月皆關神祕之學不可廢也

史通邑里篇自注云今西域胡人多有姓名明及卑者如
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爲明氏出於平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四

卑氏出於東平故也按此則知北朝文字爲虜姓敘源
流者同此假借蓋亦多矣明氏至今尙有之而卑氏已
極罕見又不知何時復加改易此釐定氏族之難也
印度尙有巴利亞族爲最賤種族在四種之下幾於不

以人類云見近人印度論

日知錄卷二十三云自洪武元年詔胡服胡語胡姓一
切禁止如今有呼姓本呼延乞姓本乞伏皆明初改而
并中國所自有之複姓皆去其一字氏族之紊莫甚於
此然今日則徒單宇文其姓猶在而寧林之所謂公孫
改爲孫者至今雲南尙有公孫有公孫和武舉司徒改

爲司者今廣東尙有司徒開平縣司徒舊州如此之類
亦復至夥豈當時未奉詔改歟抑改而旋復莫知其時
歟日知錄又云洪武元年禁不得胡姓者禁中國人之
更爲胡姓原注元時有此俗非禁胡人之本姓也三年四月詔
曰天生斯民族屬姓氏各有本原古聖王尤重之所以
別婚姻重本始也朕爲天下主已嘗詔告天下蒙古諸
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體擢用比闕入仕之後
或多更姓名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原非先王
致謹氏族之道中書省其告諭之如已更易者聽其改
正然有明一代賜蕃人以漢姓者寧林所記之外尙未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五

易一二數也非詳稽譜牒孰能知其本始哉

後魏書官氏志云魏氏本居朔壤地遠俗殊賜姓命氏
其事不一然如胡周劉陸之類已概用華俗矣若其連
爲姬姓之遺賀蘭爲李陵之裔輾轉更變抑又難詳者
也通鑑釋例云魏之羣臣出代北者皆複姓孝文遷洛
改爲單姓史患其煩皆從後姓史通敘事篇云亦有氏
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万紐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庫
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柳芳氏族論云代北則爲虜姓元
長孫宇文于陸源寶首之

章邱志言洪武初翰林編修吳沈奉旨撰千家姓得姓

一千九百六十八而此邑如尤如倘尙未之錄日知錄

之顧亭林云今訪之尤姓有三四百丁自云金丞相尤

虎高琪之後金史尤虎漢姓曰董按輟耕錄同今則俱爲尤姓蓋二字改爲一

字者而讓姓之時尙未登黃冊也以此知單姓之改並

在明初以後而今代山東氏族其出於金元之裔多矣

謝肇淛五雜俎卷十四云吳沈進千家姓以朱承天運

爲始其中有怪僻不經見者而海內之人又有出千家

姓之外者惜當時備臣未能廣行天下遍蒐之也

輟耕錄云蒲察曰李余按周必大思陵錄金國弔祭使

蔡克忠宋史本紀作蒲察克忠是蒲察又可譯蔡於音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六

爲近疑當時譯姓未有定制也

廿二史劄記云金末多賜姓有賜本國大姓者如東永

昌賜姓溫都氏舊作溫敦包世顯賜姓烏庫哩氏舊作烏多

隆烏賜姓哈薩刺舊作禾連嘉何定賜姓必喇舊作必蘭馬福德

賜姓瓜爾嘉舊作夾谷楊沃衍賜姓烏凌阿舊作烏林答資祿賜

姓女奚烈李辛賜姓溫撒是也其功多力大者則竟賜

以皇族之姓如郭仲元郭阿憐李寔梁佐李咬住國用

安張甫皆賜姓完顏氏是也

歐羅巴洲各國每以教分加俄主之必希臘教英主之

必耶蘇教是也然以此能合其眾亦以此不能招徠遠

人中國則尊崇儒教而於釋回基督等教亦來者不拒

然二百年來所以安集蒙古西藏者佛教之力也松文

清綏服紀略圖詩注云康熙二十七年喀爾喀眾議就

近投入俄羅斯請決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圖克

圖曰俄羅斯素不奉佛俗尙不同我輩異言異服殊非

久安之計莫若全部內徙投誠 大皇帝可邀萬年之

福眾欣然羅拜議遂決及呼圖克圖之死 世宗親臨

供茶乾隆間蒙古各部將叛又以章嘉國師手書而止

此皆前事之可徵者也

又按滿洲國俗所奉者薩滿教也而班第大喇嘛於西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七

歷一千八百二三十年間增設寺院增加喇嘛冀擴張

喇嘛教撲滅薩滿教見西伯利亞地誌是喇嘛與薩滿兩教固大

不合而本朝兼崇之者則以喇嘛爲蒙古國教滿洲蒙

古世爲婚姻故宗教亦因之而並重也喇嘛西藏語無

上之義而佛教所謂無上師蒙古稱僧爲喇嘛者崇尙

之也明史喇嘛字作刺麻

方觀承松漢草詩注云畢赤克圖有字之謂也山在頡

爾之南石壁如削鐫度人經用古梵書填以黃金旁有

畢赤圖壩四楷字道整徑尺蓋元時遺蹟也按畢赤卽

畢武黑之異譯至元譯語文書曰必赤度人經乃道家

經典何故鐫以梵書尤不可解 朱子語類百二十六

云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

輟耕錄至正氏族漢人八種有女直有竹因歹又有竹

亦歹至元譯語女直曰主十疑一字歹疑竹因歹竹亦

歹皆女直之別種耳竹因竹亦主一皆女直之轉音元

祕史作主因譯語又云漢兒曰托忽歹蠻子曰囊家歹

回回曰撒里若歹輟耕錄色目三十一種有回回又有

撒里哥未知卽一種中略有分別否又有兩火里刺則

不可解西伯利地志五百十云蠻子人支那之移住民

蠻子者自山民之義或脫籍人之義陶氏所記蠻子疑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八

亦此類託忽歹疑卽桃花石託忽與桃花音近

後漢書臧洪傳注引謝承書洪父曼遷匈奴中郎將還

京師太尉袁逢問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類具

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

其不與中國同者悉陳其狀按此可知漢時頗重人種

之學惜百餘國名後世不甚可考矣

洪鈞元史各教名考云木速蠻卽天方教聞諸波斯使

臣木速兒義爲正教蠻謂人類阿刺比語也按英語亦

或沿用阿刺伯語耶答失蠻亦木速兒蠻教中別派昔有教士伯

克答失創行是教遂以人名名之今土耳其國內尙有

此種教人按至元辨僞錄云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顧

亭林山東考古錄又作達識蠻

至元辨僞錄之迭屑或卽以爲聶斯託爾教之轉音然

則聶斯託爾派亦奉彌失訶卽摩而不專奉耶穌者也

西書言元憲宗時教王使人路卜洛克至和林則已有

聶斯託爾教人爲之譯語邱長春西游記云九月四日

宿輪臺之東迭屑頭目來迎豈卽是歟洪鈞自注言有

見其 聶斯託爾既創議言耶穌爲立教之聖人非卽上

天之子則必遠循列祖兼述摩西是可謂猶太之分支

而不可爲耶穌之嫡派也惜不得其所著書細考之耳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九

西人教會尙有言波斯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六波斯以箭頭字鐫石字形多

作箭頭作个字形西人名爲箭頭字按箭頭字卽巴比

倫之尖榉文古教彙參言挪亞出方舟後住亞細亞洲

中閒其子閃含雅弗守業不遷始造文字曰尖榉其

文無字母亦無個數叶韻諧聲運用最爲靈便日本人

又譯作楔形字西人有亞里西亞腓尼西亞埃及希臘

諸邦文字對照表言其本源皆同一象形今日西人文

字多由亞里西亞改變亞里西亞字與梵文亦同出一

源

西人以爾雅歲名與猶太同雖未詳其說然爾雅實有
 印度語今姑舉一說證之爾雅云狡麋如號貓食虎豹
 狡猊即師子非中國獸也三代之前若果有之則詩書
 紀載必不稱犀象而轉遺師子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
 狡猊一曰師子源順日本人當中倭名類聚鈔引唐釋
 遠年兼明苑云師子一名狡猊狩谷望之注云說文無
 獅字號字注虎鳴也一曰師子釋潮音曰師子梵言泉
 伽見梵語雜名狡麋即泉伽之一轉師亦泉伽之下略
 然則狡猊也師也皆梵語之譌略非漢名其謂之師子
 者漢人所加呼蓋穆滿西征之時已採用中天名物矣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穆天子傳乃膜拜而受注云今之胡禮拜舉手加頭稱
 南膜拜者即此音摸周時已譯用印度語此亦一證
 唐人自稱涼武昭王之後而唐之宗室有李嵩或不得
 其解按爾雅舍舊而諱新鄭注曰易說帝乙曰易之帝
 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孔疏曰祖乙是湯六世孫
 與湯同名是六世得同名李嵩去涼武昭王世數遠矣
 故同名而唐制不禁今之欲改己名者輒託於與遠祖
 同名隨宜更改既無定名又誣其祖尤非禮之所許也
 姜西溟湛園札記卷一云王儉孫承字安期與晉王湛
 子名氏悉同以湛是太原派故爾若王筠子名祥則不

可筠亦覽後也此未諱古人不諱遠祖之義三國志張
 昭傳注引張昭論應劭宜為舊君諱議云曲禮有不逮
 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又云周穆王諱滿至
 定王時有王孫滿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
 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眾多

露國事情五百三云馬哈默德教徒有教會於倭哈每
 三年選二人或三人主宰教會會議又有一人為馬士
 跌六人為卡列士成立叨利克教會設於希麥海兒波
 兒是等之會皆由宗教家以候補者試驗得之又云拖
 蘭士加士比安馬哈默德教徒分二宗其一稱太陽宗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者麥甫點一人為其教主其一稱希阿伊多宗派唯色
 苦見教徒承認之

天方教禁酒而伊思瑪哀耳之派不禁酒見洪鈞本釋
 教禁色而日本真宗今東西本願寺皆此派之派不禁色記曰飲
 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天主教士不娶妻而耶穌教士
 娶妻亦以為便也天方教禁酒禁博奕見可蘭經卷五

篇

釋教以釋迦為世尊而婦女之皈依者則有觀世音按
 女首皈依大愛道所以不然者大愛道乃比耶尼非優婆夷道教以伯陽為太上而
 婦女之學仙者則奉西王母此均所本無為行教地也

耶蘇自稱天主而婦女則多祀其母瑪里亞穆罕穆德

自稱天使而婦女則特奉其女法圖味洪文卿譯補元史作法梯味與

中國回教所稱之音不合教中人稱之曰法則飾所本

有亦為行教地也蓋各教崇奉之眾必由於女子耶蘇

之教兼治婚姻宜其統治之人數多於各教矣國家學

果予議權於婦女則宗教必逞其勢至於政教混一國家不復振其說可與余言互證

陸象山語錄曰臨安四聖觀六月間傾城士女咸出禱

祠或問何以致人歸嚮如此答曰只是賞罰不明余嘗

謂政治家當言賞罰宗教家則言吉凶賞罰明則行善

者言作惡者凶天下曉然祈禳之事自息矣以六經言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十二

之春秋賞善罰惡政治之書也周易但言吉凶悔吝而

無有遠占宗教之書也孔子作春秋云欲託之空言不

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蓋不欲徒以吉凶之說聳動

後世也孔子為政治家垂不易之法故周漢之間以素

王稱孔子而不以教主推孔子者於春秋一經見之也

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石瀨廟乃關羽廟湘州記云

石子山溪西有小溪溪水映徹關羽南征營憩此因名

羽瀨今廟亦以此名之隨軍土地三軍廟助順廟圖經

皆以為關羽并呂蒙行軍所置并字或疑有誤按自元以後關

前將軍廟稱王稱帝而石瀨廟之名殆於湮沒矣岳陽風土

記有洞庭真君廟有柳毅井而引靈姻記以為附

會今則洞庭君即祀柳毅大約其誤當在宋後矣

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五荆門軍圖經關將軍廟在當陽

縣玉泉山姜宸英湛園札記卷三云虞集廣濟禪師塔

銘當陽玉泉景德禪寺者智者大師道場也相傳有神

自稱漢前將軍關侯沒而藏神於此願佐師遂建道場

焉自隋歷唐至宋主之者皆名世之士觀此則侯之護

持佛法自梁時已然矣此時即建關將軍廟於寺側元

史祭祀志至元七年起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殿啟建

白傘蓋佛事移文樞密院八衛撥擡昇監壇漢關將軍

神騎軍及雜用五百人明謝肇淛五雜俎卷十云今天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十三

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於關壯繆然王自唐以前未之

有聞迨宋以鹽池一事遂著靈異王以破黃巾起家冥

冥之中又受天師號令不可解也太平廣記卷三十六會

昌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水軍接木

修開元寺後月餘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青衣云關

將軍遺來採木被此州接去云云按此即近時所謂龍

木也戎州今敘州地疑是時已有關將軍廟矣

懺悔之法釋教天主教皆有之天主教行之多弊而修

教出焉回教之悔罪則名曰淘拜但詳其音非舊典亦

不過誦經祈禱而已數十年來有新回教其誦經則搖

動其身體吟嘆其字句其悔罪之禮男子尚無大異婦人悔罪則有所謂摩洵拜者誦經之頃使其阿渾洪洪誦如徧體摩抑以為可以消辜由是風氣大壞其餘規誡亦多更革舊教惡之起而相仇乙未涼州之變亦由此也近二十年新教且延及山東江南而回教之疆界亦頗非前日之固矣

山東鄒縣有拔貢唐傳猷年七十餘以光緒己亥卒回教人也曾以華文徧譯回經藏於家

輟耕錄嘲回云阿刺反一聲絕無問阿刺回語也卷八是同文與阿刺伯同元人固知之會典卷八十四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十四

善兒按他書或作善爾以紅銅為之其輪廓孔方之法如內地而用乾隆通寶漢字以葉爾羌阿克蘇諸地名回字附於背按此不用清文而用回字者取其便於行用也西洋朝貢典錄卷下云天方國修回教其語用阿刺畢國禮拜之寺曰天堂堂四方而高廣謂之懺阿白以黃金為佛像以玉為座按回教無像設而此云以黃金為佛像深可疑焉典錄言其交易以金錢名曰倘伽日本倣效西法然至今三十餘年而民主之說不甚熾者一則其國一姓相傳二千餘年本深則難拔一則變法之初已慮及此故能防之於早也楠木後覺者學朱

子之學者也其明治七年有上華頂親王書云臣側聞廟堂之上凡百臣僚主張西洋之學發一制出一令事之則不得不變我皇極苟變我皇極則不得不動我皇基苟動我皇基則必一變而為共和政治而其所馴致奴於被隸於彼亦必所甘焉甚可寒心臣僚用心如此之謂何臣恐此或似列聖之逆臣而賣國者臣而賣國罪不容誅矣楠木此書可謂有識楠木所著有世男然一二世後或君失德變故棘則其國論猶未可知也井上毅主權論序云距今百有餘年佛國有盧鎖氏者憤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十五

世矯俗放言自快所著之書巧刺衝心神使人去恭敬馴服之志有激昂不羈之意聞者攘臂而起萬口響應要其所說謂主權在民不在君民意所同可以作法亦可以取法可以奉君亦可以廢君顛覆為天權違眾為悖逆蓋古今立言之流未有如盧鎖氏強悍而痛快者也世運變人心思亂民主之說入人之易如湯沃雪及其漸風靡一世有急欲試之事實者有乘機煽亂藉為口實者佛國千七百九十一年憲法曰主權之大本確存國民何人非出於國民不得行政權自耳義立王之國也其憲法乃曰諸般政權出於國民是即盧鎖之

一第. 17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2 231

說其施於事實者如此也變古為今者蘆鎖氏之力蓋居第一焉而其毒之慘亦未有如蘆鎖氏之甚者也

國朝滿洲人生子每以祖父母現存之年歲名之余所見甚多七十一著西域問見錄題椿園氏著而七十一實其名也洪文卿元史譯補乃以為椿園自記其年誤矣國初董舍三圖識略卷七云近閱邸報見有均房總兵四十六者不解其義及覽元明諸紀載有元將軍五十八六十八監察御史九十九參政七十尙舍卿七十大與此正同今滿洲以數命名者極多此足證洪說之誤董圖石不解其義者由不知滿洲蒙古風俗也五代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六

史記唐明宗紀有吐渾使念九來念九蓋卽廿九字

元黎崱安南志略卷十二李氏世家云孝宗隆興二年

秋八月交趾入貢賜安南國名原注云自此始加封南平王三

年天祚薨龍翰立原注音札道熙六年冬十月封安南國

王據此則安南國名出於特賜與周益公所記異翰字

今各書多誤作翰乾隆嘉慶間安南曾請改名南越紀文時為禮部尙書奏駁之見李宗

訪聞妙香

志略卷十四言安南章服黼黻大粉華蟲組綬垂佩方

心曲領冕旒稍類中州又云其裝飾王侯及庶民常著

圓領玄裳白羅紈綺鞋尙革吳光奉使安南國初人見三洞識

畧歸云安南冠服頗類中華束帶垂紳絳袍烏帽與明無異但其君臣兩足俱赤殊不雅觀按黎氏不記履制則吳太史之言當不誤耳

本朝避諱之法自世宗不頒諱後歷世崇寬光緒初年奉天府丞王家璧奏後偏旁一概不諱今俗開猶有諱字羸恬等字者不知國家制度者也惟列朝宗室近支王公與御名上一字同者或御名既改則不復避如永字縣字之類或雖同而異其點畫如弘字去一見大清會典卷一今則奕字載字均免迴避且毋庸缺筆則文宗以來之曠典也然開板者多不諳故事或應避而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十七

不避或不應避而妄改蓋不可究詰而有司亦無有以諱字責坊市者惟士子應試略存槩則耳醇賢親王薨

時禮部議奏請頒諱後不果行

道光七年重刊康熙字典諸臣奏云真慎等字科場條

例並未言應缺筆查乾隆年間所刻御纂春秋直解

於慎字真字未經缺點擬遵照無庸缺筆按此偏旁不

諱之始

元盧疎齋集已佚然永樂大典載之極夥余嘗集而錄

之詩文各數十篇尙可得二三卷輯耕錄卷五云翰林

學士盧疎齋先生字處道涿郡人坐右銘大書一天

字其下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知畏天者矣
張雨句曲外史集卷中盧疎齋集宣城校官本讀之一
過生氣慄然有懷哲人援筆而賦詩云人物西清第一
流曾看繡斧下瀛洲難求冀北千金骨空載江南數斛
愁小謝夢無青草句大蘇詩有景疏樓敬亭依舊峨嵋
月付與騎鯨一作汗漫遊盛名若此而四庫館臣編元
人集乃獨遺之亦可異也

德國伯崙知理國家學卷四云加路王上尊號曰皇帝
教王恭捧寶冠如奉神命狀王使羅馬人誓忠貞勤王
自是主權始判為二王賴教王之援助與媒介得羅馬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十六

皇帝之尊號不得不酬其德故待教王甚厚後世羅馬
人引當時之例為口實盛倡皇帝從教王受政權之說
可謂狡獪加路王之時教王新立見皇帝之使節誓忠
貞不敢負以為恆例不如是則不得為教王又當時羅
馬貨幣一面印皇帝之名一面印聖彼得並教王之名
此二事足以知羅馬人之妄按此知誓不負國寶羅馬
古教之成規至其狡獪得施則由於各國史學不講而
書籍多出於教徒其誣元定宗及 木朝仁皇帝為習
其教者亦欲用此狡獪也又卷五云俄國至彼得大帝
更以教正及亞路喜曼德留天一僧侶等僧侶組織一個

團體名曰神聖宗教議會舉教會統治上事務委於其
議員議凡十二名皆獻忠實奉公之誓詞於帝決要得
帝之允准故俄帝實兼大師之職俄國新志云俄國教
派以皇帝為首所以大小各職必由國皇派定教主雖
可保舉他人然用人之權仍歸國皇露國事情第八編
云彼得大帝定宗教條例當時入脩道院者多逃兵役
故定嚴酷法律以待之法律成入脩道院者其數遂減
丁寔良譯公法會通第一百二章云昔俄布奧等國會
盟謂之聖盟蓋欲憑耶蘇之道以斷公法之案實屬乖
繆緣公法不以教為本故也教與法判然為二不可混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十九

淆余謂宗教世界易為法律世界此近時各國之大進
步也
唐來鵠儒義說曰儒行篇非聖人之言程氏遺書卷十
七伊川曰儒行之篇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為
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余謂孔子之
教不名為儒自墨家有非儒之說以儒目孔門而孔門
亦從而勿之遂以當時仲弓子游子夏諸賢門人之所
行編為儒行而託之於孔子猶阿難迦旃延結集之經
概加以佛說也孔仲達正義曰案下文云儒有過失可
微辨而不可面數搏猛引重不程勇力此皆剛猛得為

儒者云云余按此當是漆雕氏之儒見韓非顯學篇兼有俠行者蓬戶甕牖不諂仕上則原憲之流也此篇正當出於戰國諸儒深可見孔教之多術耳

宋人每以儒行十五儒皆過乎中庸謂非夫子語孔與軒駁之曰儒行云者固言儒者之行未嘗目為時中之至行也李中孚二曲集特表章儒行一篇陳東塾師云儒行中博學以知服一言足以為學者法

近人某印度紀行云莫羅多英之重鎮也咸豐八年兵變即肇釁於此初時英製來復鎗須以脂塗彈方可入孔印度教與回教皆忌豬肉英人以新鎗發士兵試用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二十

土兵不從遂殺英弁而叛余案猶太教回教忌豕肉遠見紀載婆羅門教則牛戒狗戒為重而此乃以豕戒生豐或漸染回風歟西洋朝貢典錄云南昆柯枝國古里一曰南昆是為王族二曰回同是為仕族三曰哲地不是為富族四曰革令專為庸保五曰木瓜為賤類不食牛回同不食豕互以為禁是明時猶截然不同近世蒲刺那教見英吉利人雖與婆羅門教異而固不禁豕也所撰印度教也按丁巳為一月孟加拉政廳交付兵新銃應用牛脂塗銃包印度宗教以牛脂為無上污穢物回教徒以豚脂為無上污穢物故英人常注意今當局者偶不注意遂致兵禍其敘述較翔

實矣

蒲刺那教所祀諸神甚多而以衛世努西窪二神及其妻為尤夥方今盛行扒希納八士者祀衛世努之派也沙依拔士者祀西窪之派也二派教義所載之書名蒲刺那英人謂其成書在耶蘇紀元後八百年頃則當中國晚唐之世矣書中所載各派宗意及其禮拜儀式種類甚多婆羅門中稍有學識者往往非之然其教實由婆羅門教脫化而出所記世界創造及其他諸說悉出古教經典特強加衍釋以立新教而已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三

具有本末今詳錄之論云竺土之俗尚治心學所謂外道者先於佛數百年其學在修禪定乃住心一境使人不散其功之成託言之生天就其成果之勝劣而層層設諸天所謂色無色四禪四空處也釋迦之興初亦從外道遊後別出機軸立一家言以生天為未解脫以出三界為究竟演四諦以示觀境列四果以明階差所謂聲聞乘也一代教法止於小乘佛入滅後弟子結集三藏其迦葉等大阿羅漢於七葉巖內號上座部是佛門正統也數萬凡聖於巖外號之大眾部則旁流也二部蔑有爭競及佛後百年大眾部有一師名曰大天始別

立新義唱生死涅槃皆是假名之旨蓋後世大乘之說
 胚胎于此云大眾部信而用之上座部惡其違舊義大
 起乖諍互相謗毀後第二百年至四百年二部漸分破
 為二十部余按其詳見陳真諦唐玄奘所譯論逮五百年後馬鳴龍樹無
 著天親諸師後先挺出見諸部紛紛欲唱方廣深義以
 破之乃擬造大乘修多羅以彈斥小乘三藏教其徒又
 撰述諸論以羽翼之摩訶衍法於是盛興按印度多以小乘為真大乘為偽此後南天又出二匠達摩創教外直指龍智傳
 蘭踰葱嶺出世之教乃始東漸最初譯出經四十二章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三

而已其經旨多依小乘而要歸在大乘觀無念無住無
 修無證之說而可見爾按此義已見明人四十二章經注自後吳晉所
 譯大小經論無慮數百部然時尙草昧教求大張渡江
 之後有釋道安天資聰敏潛思梵語獨得之見不藉師
 承乃盡取諸經為加彙括蓋承平已後諸經皆四十二
 章之比摘錄要義各章別說余按此釋家用道德經論語之體也文義不
 屬彙有次序及至道安新立體統序正流通三分始判
 大科細段綱舉目張東流經體於是一變安又開西域
 有鳩摩羅什欲以新義質之安卒二十餘歲什至長安
 所譯一遵安規則且定為恆式自是之後歷世翻經不

敢違安什約束云什所譯大小經論數十部其所主張
 特在般若空宗耳梁天監中曇摩按即達摩泛海至金陵教
 外之宗於是始傳獨怪西來已後不聞竺土有復傳燈
 者何也豈入梁見義學紛紛乃應變所創邪然亦唯曰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已若夫行棒下喝舉揚無謂之
 談則實起于岳原按岳原南岳原青原也以後蓋法久弊生不得不
 然也按此儒家之論禪家必不謂然北齊惠文依中觀論立三觀授之
 陳惠思思又依法華修三昧授之隋智顛顛教則依法
 華為演玄義文句觀則用三諦因為之說摩訶止觀可
 謂教門集大成之才也同時有終南杜順又別開一家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三

教則依華嚴觀則立四無礙而其四無礙理則與四諦
 符夫諸師所設必教觀雙詮何也蓋非教難以取信非
 觀無以示威乃弘濟之能事無怪其三諦不出於法華
 四無礙無見於華嚴爾唐玄奘求法西遊歸獻之朝新
 譯於是乎出且親謁戒賢稟學法相唯識宗旨遂乃東
 漸開元中南天金剛智不空無畏三三藏連至長安俱
 傳曼陀羅密教大抵從前一切修多羅靡不託之迦文
 所說獨密教則言是毘盧舍那法身所說金剛薩埵受
 之祕諸南天鐵塔後龍猛開塔承之薩埵而後流傳于
 世荒渺之談實藉重之最矣按西域記有婆毘吠迦論

師至南天磔迦國呪芥子以擊開巖壁入彌勒阿素洛
宮之說意者三三藏附會是等事捏造毘盧緣起歟且
三三藏所傳亦唯壇場儀軌事法耳理觀則與台賢二
家無殊也意者一行之徒竊理於斯緣飾之事法也抑
佛法之行於支那莫盛於唐相宗則慈恩法華則荆溪
華嚴則賢首清涼密教則無畏不空教外則曹溪毘尼
則南山盛矣哉及五代法運式微宣流乏人宋興華嚴
有子璿律有元照死灰復然而亦尋燼矣其巋然存者
唯禪與天台之二宗邪且智禮之唱性惡有光於前哲
宗果之提無字貽謀於後昆下至元明往往有人然弩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三

末之勢識者不能無慨焉檣陰散語云服部天游年三
十八剃髮為僧此書或作於剃髮之後

列女傳黎莊公夫人衛侯之女也既往而不同欲未嘗
得見其傅母閔夫人賢謂夫人曰胡不去乎乃作詩曰
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
吾以吾何可以離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
乎中路終執貞壹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年按此
聯句詩開柏梁宴之先者也李富孫詩氏族考亦以為
聯句所昉又云其說與序大異不可據夫劉子政所學
魯詩也豈毛足據而魯不足據乎

以英民史略考之英吉利之先亦行多神教以屋敦為
始祖而以今之禮拜三日祭之其禮拜四日則敬雷神
名道爾禮拜五日則敬比亞爾神主平安喜說萬禮拜
六日則敬璣得爾楷乃土星之神也禮拜二日則敬暗
神名丟遇者不吉又有旦神名義和斯德爾又曰主天
明今時每年春日紀念耶穌復活之余案比亞爾者生
物之天暗神畫神即一陰一陽之事與婆羅門教波斯
教大旨相似其所多者雷神與土星神爾其敬始祖屋
敦尤合人本乎祖之義蓋敬天事祖近於人之生知自
宗教家損益因革之而各國乃紛紛異俗耳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三

英民史略又云所有其敬之神曰璣底神余謂此即禮
記五祀中祀竈之事古有竈爨之祭英民所敬當似祭
細為分析也

金七十論僧佉所作故有破釋迦執破衛世師執語而
題外道迦毘羅仙人造蓋述迦毘羅之說即題迦毘羅
之名當是印度通例然則諸經雖不盡出釋迦而亦概
標佛說正用此例而不必疑其依託也迦毘羅即佉盧
英吉利女子著印度古昔性命書書名來復因恩云上
帝未樹耶蘇教於地上之前先折其一枝投之于印度
蓋言佛教甚近耶蘇也而明代天主教初來則專與佛

教為敵其駁難之語書不勝書而其最詭異者明許大受闢裂性篇見明徐昌治破邪集卷四云艾儒略曰天主初成世界隨造三十六神第一鉅神曰輅齊弗兒是為佛氏之祖自謂其智與天主等天主怒而貶入地獄亦即是今之閻羅王然輅齊雖入地獄受苦而一半魂神作魔鬼遊行世間退人善念即天主亦付之誰何此等說亦非基督本來所有蓋利艾初來為闢諍計強立諸說適以自誣故後來基督教中亦無有述之者北村三郎猶太史云耶穌幼時之事新約全書全無記載馬尼刺米國領事拉沙兒哇甫云基督自十二歲至三十歲時常從馬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三五

優茲析教徒講學借教徒栖住訥莎列士邑傍其教義暗暗似婆羅門教世人云基督幼時學佛教蓋為此等雖歷史無徵難判真偽姑存疑以俟識者焉余按此說必有所據惜拉沙兒哇甫所讀之書未流傳於亞洲耳回教未行之先亞刺比亞之古教以女神阿刺美多納科沙二神為真神之愛女與基督教稱耶穌為神子相同

王詠寬道西齋日記立亭耳梯譯言自主之神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入云京師戒嚴金人發礮攻城甚力有獻策欲結索網障之其人歸自太原具見張孝純

王稟等設此而礮無所施朝廷以為迂不肯試不知吳越將孫瑛守蘇州嘗用此拒礮而淮南不能攻時號為孫百計也此所說乃專用礮石之礮

墨子親士篇甘井近竭招木近伐按招字當是橋字之誤莊子山

木篇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此墨家道家相同之說

朝鮮史綱云耽羅在南海中今濟州島余按沈存中筆

記之屯羅即耽羅也屯羅別有文字蓋即用高麗之諺

文元人李志剛有耽羅志略三卷永嘉人樞密院祕書見補遺金

元藝文志

唐會要同紇既增咸安公主請改紇為鶻蓋欲夸國俗

俊捷如鶻者德宗從之海錄碎事卷四上

以雁門為文姓郡望見陳元觀事林廣記王集卷十此

誤之始也

胡應麟筆叢曰柳玼訓序言在蜀時嘗閱書肆鬻字書

小學率雕本則唐有刻本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三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萍鄉文廷式撰

古史略言天主造世界中有背天主頭領是大魔鬼路
祭弗爾不背之好天神首領為彌額爾然則天主者巴
瑪也路祭弗爾者息罷也彌額爾者衛世努也猶太古
教蓋與印度古教同出一源也

又按費大譯言明也唐釋窺基因明論疏云費陀言明
費陀即費大窺基云二婆羅門有五明論即費大書因
字並舌頭以輕音呼之明蓋亦其一故窺基疏云惟我親教三藏大師道貫五
明又云明者五明之通名因者一明之別稱按釋典每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稱四韋陀為四明印度史云韋陀梵語譯明論若智論
即哲學

阿舍與小乘教亦略異因明論疏_{卷五}云依大乘殊勝義
立非依小乘亦無違於阿舍等教色離識有是阿舍教
派在大乘小乘之外唐釋澄觀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第
七云阿舍具云阿笈摩此云教也

波斯之古教名馬格教一名波斯教其古昔迷地亞與
波斯所有之書名神大佛司他為蘇樂阿司得所著
又云此書實成於_眾書成約在希臘之君亞歷山特在
手題一人所作耳位時與印度利哈費大書殊塗同趣若孿生者然四裔

編年表周靈王二十一年是時瑣羅阿司得著經書為
波斯之聖與佛同時蓋神大佛司他祈禱之詞與費大
書頌美之詞極相似也其書分二種一為律法祭經與
古禱祀文一為禱祀等雜文大旨以敬天神治家國為
要迨隋唐間回人征服波斯強其民從回教古教遂衰
其奉教人有迷至考耳蠻曠野者有寄居印度者今合
二處所遺支派統計之馬格教人尙近百萬波斯本國
奉此教者除吉字人之外不多見_{此約各譯及教派叢}
所攻始入印度婆羅門之祀火遠在其先則古教叢參
謂波斯火教流入印度者誤也蘇樂阿司得蓋亦按都
司德之
異譯耳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日本狩野良知支那教學史略卷三云按西籍昔大夏
國有曾呂亞斯太據亞里亞人所傳神說創立一教當
周初弘行于波斯地方其教崇火諸史西域傳載波斯
俗謂其所事神曰天神火神或曰火祆神或曰祆神而
所謂祆教自波斯來則其為曾呂亞斯太教無可疑按
曾呂亞斯太即蘇樂阿司得之異譯亞里亞即亞利安
乃歐洲人自述其種族所出之地也蘇樂阿司得火祆
之說即本亞利安族之神說是摩西教所崇之天神亦
火天歟日本高橋重藏波斯教大意云吠陀教_{即費大}與
亞比斯達教固有相違之處然其源同決非一人所成

其開祖莎辣噠達勒即梭都聚古來宗教思想加以自己構想結果之組織過一個宗教

日本山上萬次郎萬國地理云歐羅巴蕃教信徒有二
十萬蕃教即希陳教耶蘇教所謂他宗也又有斐敵士
教譯即生物與植物之實體無識之人謂萬物之中有
數物能福人亦能禍人因畏拜求佑阿非利洲土人亞
美利加洲北中南各處土人與太平洋各島土人俱尚
此教其人數非洲約八千萬美洲約四百萬太平洋各
島約一百二十萬然以山上萬次郎說證之則歐洲亦
有習別教者未知與非洲教同異若何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三

達荷美風土記云黑人諸邦皆崇本石禽獸為神此邦
乃獨尊蛇蟒見蛇輒拜納之蛇堂堂廣三十四丈高稱
之中有蛇數萬頭大者至二三丈土人詣者皆裸體入
室拜伏使蛇纏其身此豈亦斐敵士之教歟西人著書
言亞利安民族有一種特別情性自然崇奉多神然則
黑人諸邦廣拜禽獸與亞利安族人性情亦略相似也
升泰藏印邊務錄奏督飭停戰摺云近年開導之難實
因當月初有洋務之時商上辦事人等思欲聚眾以抗
駐藏大臣故邀三大寺僧眾以固教為名共立誓詞云
藏地男女不願與洋人共生於天地之間此後藏中無

論如何不得有違此事如藏中大小辦事人等但有違
犯此誓即係有背黃教人人得而誅之此本當日不傳
人等為聚眾抗官之謀三大寺僧眾亦藉此干預諸事
余謂英人既逼黃教自保為此誓詞固事理之當然且
其誓云不願與洋人共生天地語意明晰而升泰所奏
一則曰欲抗駐藏大臣再則曰聚眾抗官之謀坐之以
罪而後責其撤兵棄地則唐古忒目之為洋黨亦其有
以自取也惟棍克雜臘摺告余云前在藏地一切洋貨
溢於市屢實已暗與通商其戰出於私憤耳此則旁觀
之言諒多得實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四

宋姚令威西溪叢語錄其兄伯聲火祆字攷今時論西
教者皆能引之然伯聲以祆為佛經之摩醯首羅又云
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玄真習師之法居
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是以婆羅門之
事火與波斯之火教合為一途似少分晰蘇魯支今時
譯作梭都司德西書謂當春秋世與佛同時固當在婆
羅門教後耳隋書經籍志云初天竺多諸外道並事水
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苦行是諸邪道並來騁惱此
可證婆羅門事水火在佛未出世之先萬國通鑑卷二
云瑪代波斯古時此兩國中有一教興起乃搜羅亞斯

特按即梭都司德一作瑣羅斯所立論有二神一名阿耳木斯乃光

明之神一名阿立曼乃昏暗之神二神分司善惡戰至

末日善神必勝其教無神像有祭司築壇於高山上壇

上然火晝夜不熄眾民來此禮拜按以昆盧遮那經證

之知婆羅門祀火之義及祭祀之儀軌均與波斯不同

不得牽合為一也楊榮誌火祆攷原云波斯夏曆王時

有聖人姓士必達馬名祚樂阿士按即瑣羅斯著書曰仁

了雅士今僅存篇目惟第二十卷尙完其論道之大原

皆從歐拉密譯即剏造天地萬物之主也論善惡各有

大神善神之主名阿密帝惡神之主名阿施幻人必殫

竭心力合阿密帝之神無為阿施幻所害其後漸以阿

密帝為歐拉密又其後以日為巨光之首宗事太陽如

古人事無形之歐拉密再其後以火為發光之原竟以

火為宗此後世以異端淆祚阿樂士之教也按此推瑣

羅斯為夏時人與諸書異蓋不足據

道家之大支為神仙家神仙家雖歷代相傳然其學術

固未能與儒釋抗衡也乃其鍊金丹之術伯陽而後世

乏其人稚川丹砂殆無留承然一流於外感遂開化學

之端窮察物情廣生妙用大至宇宙細及飛潛千古而

後方新其緒此則別子所出蔚為大宗者也至於呼吸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五

吐納熊經鳥伸是為養生家言故與醫家為近似聞西

方博士近亦攷焉伯陽與旨貴通易麻假象設譬其類

殷繁若其師師相傳則必誓而後授西士精於考驗火

候之說或以屢試得之則將來清淨合氣兩門變化固

難測矣友人萬潛齋言嘗居廬山有數西人來訪精論

仙術雖無口訣良多心得曾侍耶紀澤日記言駱滋醫

士好譯中國書籍講求呼吸吐納之術即以治人疾病

為西人新開一種法門渠輩好為深玄之思或又將生

無數塗徑則亦化臭腐為神奇之一端也

古教彙參卷二序巴西教即波斯教言雅弗之後久居故土

南至印度北至阿勒河東北至奧哈斯按即高加索之異譯西北

至加斯班海皆其苗裔後有一聖人著費大四書本無

文字後用梵文寫出大意講明上帝之道事久道變或

以日為上帝或以火為上帝余按此婆羅門之火祆即

摩醯首羅天也又云祚樂阿士對又名資拉士呵斯大

此人貶抑多神之說勸人歸費大本旨曾到迦南見亞

伯拉罕歸著一大聖書名仁過瓦過斯大譯云注解經

也巴比倫希利尼羅馬等處咸景仰焉書分五大部二

部名牙撒納牙撒納書先部名始達譯出詩篇也書其

五篇行間音韻與費大等大略言何者為獨一無二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六

真神令人不許拜費大所載之日神火神等神也稱真神為阿呼拉馬扎譚言創造天地萬物之活神也又有善惡二神日久巴西人忘阿呼拉為真神即以善惡二神當之謂祕達是亮光阿善慢是黑暗未知何據始以日為亮光故皆拜日繼以火為日之本故又拜火今日之巴西不拜馬扎而拜火未免數典忘祖矣余按此波斯之火教也一火教轉變略同而其源流固截然巨異也

俄國新志六北高加索與外高加索奉教表教名有拉司哥尼格司教阿米尼亞哥來格里教阿米尼亞格士

純常子技語卷二十四 七

力教按此等教皆希臘之變派哥來格里格士力又阿米尼亞之分支也格士力即加有門恩教亦天主之別派又有孫書回教未知與東西回教異同若何又有也斯德教蓋即波斯之男司禿教惟外高加索有之英人西多尼論弭兵會云俄國有一教派曰儒哥駁爾底以慈愛為宗旨以治平為準的然政府視之如仇甚至搜捕下獄高加索地方官曾下令逐之政府特為嘉獎云又丁酉年西八月勒當報記俄國培果尼教自焚之事以為極慘然其述培果尼黨亞沙非事奉教者自焚遺囑有答上帝之恩語又見一縫帳與俄國鄉人於洛

亞節日所設縫帳以祭河水為祝耶蘇受洗之禮者相同是此異教仍為天主教之別派但新志所載各教或未及此耳報又云古時拉司穀爾黨係為奴役之例而起自俄皇阿立山打第二免為奴之例後民習日開如培果尼及司篤潑齊教則信之者已絕無僅有矣萬國史記俄羅斯記云加他鄰待教頗寬雖非國教者無禁如耶修的教歐羅巴諸國皆禁之加他鄰獨容之不禁佛教既入中國而婆羅門方術亦與之俱來沿至今日凡麻算聲韻醫學術數音樂風俗宮室草木共由天竺漸染者蓋不可勝數矣今姑就隋唐經籍藝文兩志攷

純常子技語卷二十四 八

之則其迹尚有可見者隋志小學類婆羅門書一卷儀注類釋曇瑗僧家書儀五卷地理類大隋翻經婆羅門法師外國傳五卷天文類摩登伽經說星圖一卷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婆羅門捨仙人所說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婆羅門天文一卷麻數類婆羅門算法三卷婆羅門陰陽算麻一卷婆羅門算經三卷五行類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三卷兩竭伽仙人占夢書一卷海中仙人占體圖及雜吉凶書三卷海中仙人占吉凶要略二卷醫方類摩訶出胡國方十卷摩訶胡釋僧匡鍼灸經一卷龍樹菩薩藥方四卷西域諸仙所說藥方二十三

卷二十一本 香山仙人藥方十卷西錄波羅仙人方三

卷二十二本 西域名醫所集要方四卷本 婆羅門諸仙藥方二

十卷婆羅門藥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論方二卷目

卷本 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錄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木

三卷 龍樹菩薩和香法二卷龍樹菩薩養性方一卷舊唐

志於以上各書悉未著錄新唐志小學類僧猷智辨體

補修加字切韻五卷天文類瞿曇悉達大唐開元占經

一百一十卷麻算類僧一行開元大衍麻一卷又麻議

十卷麻立成十二卷麻草二十四卷七政長麻三卷心

機算術括一卷都利聿斯經二卷貞元中都利術士李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九

陳公者 陳輔聿斯四門經一卷醫術類鄭虔胡本草七

卷按杜少陵八哀詩鄭虔一首 又宋藝文志小學類釋

元冲五音韻鏡一卷雜家類僧贊甯物類相感志十卷

天文類文殊星麻二卷文殊七曜經一卷七曜會聚一作

麻一卷聿斯歌一卷聿斯經已見 五行類一行庫樓經

一卷僧一行地理經十五卷李潛風一行禪師葬律祕

密經十卷聿斯經訣一卷聿斯隱經三卷麻算類錢明

逸西國七曜麻一卷閻子明注安修睦都聿斯訣一卷

聿斯妙利要旨一卷醫書類耆婆要用方一卷按疑即

此皆彰彰見於史冊者至於七音韻鑑悉曇章天竺字

源等書史所失載者猶未能一一徧數也今釋藏有譯
外道論二種一勝宗十句義論一卷金七十論一卷皆
婆羅門書

宋志又有姚舜輔神隱耀麻三卷按此當是述羅睺
計都之類亦竺學也王溥五代會要卷十周顯德三年
王朴奏曰臣檢討今古歷書皆無蝕神首尾之文蓋天
竺胡僧之妖說也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
遂為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逆行
之數後之學者不能詳知便言麻有九曜以為注麻之
常式今並削而去之則其行用亦已久矣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十

通雅卷三云宋史藝文志有都利聿斯經四門經陳振
孫曰唐待詔陳周輔撰聿斯歌青蘿布衣王希明撰貴
與未判原委按唐志都利聿斯經二卷本梵書唐貞元
初有都利術士李彌乾至京推十一星行歷知人命貴
賤陳輔修之即文殊所說宿曜經米楚衍劉熙古皆明
聿斯說文獻通攷經籍門釋星經三卷趙氏曰以日月
五星羅睺計都紫氣月字十一曜演十二星宿度以推
人貴賤壽夭休咎不知其術所起或云天竺梵學也日
本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云唐咸通六年於長安城
右衛西明寺日本留學僧圓載法師求寫雜法門等目

錄有都利聿斯經一部五卷是聿斯之學且傳於倭未
知其書尚存否妙吉祥菩薩說除災教令法輪云或妖
星慧孛陵押王者貴人命宿或日月虧損於本命宮中
應用此教息災護摩此命宮有所禳之說

五洲風俗攷云今波斯德結司登地有病者必置火鑪
於下令病者躍過以為禳禱又美洲伯得姑尼亞地民
間有病則必放火鎗或擲火球空中以通上天之意今
德法鄉間愚民多用此者無論何人得病其家主即叩
拜火神併以兩木摩火供諸神前名曰野火農人播種
亦從火燄中攜過種子則火天眷之可以豐收地磽瘠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十一

歲數不登則必聚高大火堆令光燄遠射言光到處神
護之必轉枯為沃要之歐洲火教謂可除魔鬼愈百病
稱聖明且以為將來世界之終必毀於火預為懺悔則
其時可逃云是火教歐洲美洲皆有之不獨波斯舊壤
已

又云印度古昔娶婦入門必向火環走三周以為敬神
之禮環走時首俯若默雨且垂視必誠必莊今德俄荷
諸國娶婦時亦間有行此禮者按大毘盧遮那成佛神
變加持經卷六云浴妻之所用以薈葉盧火蓋即此事
火教說云新婦繞爐之後又拔髮三莖投火中以寓捨

身之意以紅色繩束胸間翼火神鑿其誠紅者與聖火
同色也風俗考又云墨西哥古時亦拜火神以為火之
為神乃上天萬聖之祖職尊無出其右其國中長明之
火特然於大塔之頂如設像然每年定為節期屆期舉
國向塔叩拜余按西國古史記火政一官古所最重如
埃及希臘波斯臘頂羅馬諸國咸特造廟屋置火其中
使祭司長專司之以為公用蓋當時無鑽燧之法除昏
熟食得火為難後遂崇奉以為天神向之叩拜羅馬有
火神廟一座高廣無匹中懸長明燈偶然息滅則謂奉
神不虔將降大禍自國君以至庶民並停辦各事舉哀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十二

祈禱俟祭司鑽木擊石得火然後已然則墨西哥所行
猶希臘羅馬之舊俗耳赫胥黎天演論引額拉吉來圖
當中國周之論以火化為宇宙萬物根本皆出於火皆
入於火由火生成由火毀滅遞劫盈虛周而復始故世
界循環初不必有物焉以網維張弛之也額拉為希臘
伊匪蘇人其論火為萬物根本者蓋當時之顯學其言
不必有物網維之者則不信火祆之說也然以火化為
天地之祕與神同體則萬物之公理而化學一門此其
萌芽矣

出谷記記義撒厄爾民渡紅海事云法勞兵見空中有

烈火火光中一位天神基督教聖母傳云聖借宗徒等
祈禱天主乞使聖神臨格第十日聖神果降託火舌形
臨眾人頂然則摩西基督所禱之天亦火天也既託火
形居然可知後乃不復言火矣

易同人象曰天與火同人蘇子瞻易傳云水之於地爲
比火之與天爲同人同人與比相近而不同余謂火出
於日故與天爲類也蓋火天之說三代以前中國答亦
有之

五洲風俗記云天主教與耶穌教雖出一本而不同之
處甚多如人死之後天主教以爲其人生前必有罪孽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十三

須在煉獄煉過後俟所受之苦適敵所犯之罪然後可
上升天堂耶穌教則言改過須在生前此亦不同之一
端也按天主教有聖殮布經言布上有耶穌苦難之蹟
遺於眾人赦免煉獄云德意志人須多因氏講義云新
舊耶穌教舊教加特力宗新教波的坦宗按耶穌教羅
特利斯頓之
異新教推自良心感正信理者即自力宗舊教從他念
力應妄信教者即他力宗

五洲風俗攷云天主教祭祀曰彌撒耶穌教謂之拜神
其外有聽功禮按即告解禮追思禮按即終皆天主教
育之聽功者以所作事善惡邪正告之教師教師誘掖

警戒之也追思者人死之後爲之祈禳消失罪愆也其
外又有開屍棺清淨諸禮文繁節縟耶穌教則禮甚簡
而敬稍弛入其教者易于遵守

斯賓塞爾文集卷一云言民權者必異其衣服頌禮以
爲標識至爭教亦有類是者如清淨教人以爲官吏皆
蓄髮故翦之以示異號曰圓頭而衣冠說言以變其禮
儀亦變摸納匪亞之兄弟教其初倡時所尊奉者與耶
蘇教別派異其衣服舉止亦異此其大略也

西人言費大有前後二教今以釋典證之因明論疏卷
五云成劫之初有外道出名劫比羅此云黃赤色仙人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十四

鬚髮面色皆黃赤故古云迦毗羅仙人訛也其後弟子
十八部中上首者名後里沙此名爲雨雨際生故其雨
徒黨名雨眾按瑜伽師地論卷六云雨眾外道計因中
具有果性即此梵云僧佉奢薩坦羅此名數論謂以智
數數度諸法從數起論論能生數復名數論其學數論
及造彼者名數論師彼語二十五諦略爲三謂自性變
易我知我知即神我諦按此言成劫之初蓋費大前教也又云
成劫之末有外道出名盟露迦此云鴿鴿書藏夜出遊
行乞利人以爲名舊云佉屢迦訛也亦云吠世史迦此
云勝論古云鞞世師衛世師皆訛也造六句論一實二

德三業四有五同異六和合按此言成劫之末蓋費大後教也又西人教派攷云周初婆羅門後分兩大支一名山支訶一名月各山支訶之祖名葛必力按即迦毗羅其說以天地萬物皆自然而有故其道皆具相生之理謂太初時先有根本續生靈明靈明生知覺知覺生五行五行一清氣二濁氣三火四水五土五官五體心思主宰心思主宰生靈魂靈魂常生不死無論落何等形模皆合其用人惟竭智盡力方出三界不然必入輪迴受生老病死之苦按此即因明論疏所謂二十五諦也月各派之祖名巴但照利與葛必力同時而不然其說謂天地萬物有造化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十五

主曰阿盧蓋即三位一體之意三位者天印度日印度晝印度也言人有八病而治之之法以不殺不貪不姪不盜不誑語為第一級又有坐功調攝之法使軀體聽命於心君此巴但照利之道派也巴馬為古教山支訶月各為新教三派皆淵源於費大然異端尤多不能悉數又按費大書論神道者有曰花羅尼者謂天印度也曰彌達黎者日印度也曰仁達黎者晝印度也此月各派之所本月各派蓋即嚙露迦譯音相近龍樹壹輪盧迦論又作曼樓迦西人論教者如天主耶穌猶太回回皆所謂拜獨一天

主者也然天主教所奉之天主實有三位明高一志所譯聖母行實云聖母嘗以最約之規示一貞女每日奉獻天主第一位罷德肋天主第二位費略天主第三位斯彼利多三位是天主不為獨一殆即所謂三一妙身者歟又按印度天主亦有多名因明論疏卷一云外道有言成劫之始大自在天人間化導二十四相匡利既畢自在歸天事者傾戀遂立其像像其苦行瘁疲飢羸骨節相連形狀如璣名骨璣天梵言尚獨羅此云骨璣劫初雖有千名時滅猶存十號此骨璣天即一名也以此推之西書言印度祀巴馬為創造萬物之神巴馬亦十號之一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十六

矣又按萬國通鑑卷一云印度所信之道但遵自古所傳一部偉達按即費大經耳查閱此經即知其古昔祇以蒼天日月星辰風雲雷雨等等為神其經中有云百拉蘇按即巴神生出天地萬物又云百拉蘇神附於萬物之中一如靈魂附於人身如儒書言鬼神體物而不遺也謂人之靈魂與百拉蘇同體若織小火星與火體同人生所受苦難乃磨礪其性若持齋誦經修身養性克去汙穢期望歿後仍歸百拉蘇神如一滴水歸於大海也否則來生必墮畜道中遠離百拉蘇神矣按此四章陀之大

義然則肇論所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者乃
婆羅門之舊說也萬國通鑑又云百拉滿按即婆羅門
為百拉滿婆羅門為百拉滿其音極近譯典言印度史
婆羅門自云淨天所生蓋即自在天之名印度史
引大般若經音義云婆羅門梵語即梵天名也唐言淨
行或云梵行人自為十分潔淨遂與下等人疏遠今印
度人敬拜之神極多極尊即百拉滿神為創造者又有
偉士努即衛神為保護者西窪即希神為滅絕者四裔
編年表一皮舜四十二年印度始拜婆羅門拜婆羅門
即拜巴馬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十七

龍樹中論第一云有人言萬物從大自在天生有言從
韋紐天生按大自在天即淨天韋紐天蓋即衛士努之
異譯提婆百論卷上云有人言韋紐天原注秦言名世
尊又言摩醯首羅天原注秦言名世尊按大自在天即
巴馬也韋紐天即衛士努英吉利語凡士克等字皆半
音也衛士努專主保護與希法為對故音偏勝唐何
行大毗盧遮那成佛經疏第一云或生梵天毗紐天等
生一切法梵天即大自在天北涼譯優婆塞戒經卷五
云外道復言大梵天王大自在天毗紐天王悉皆是一
復說生處各各別異自在天者名自在天名常名主名
有名曰律陀名曰尸婆又云阿周那人毗紐大天為作

解脫韋紐作毗紐者猶衛世師或譯作鞞世師也堅意
入大乘論卷下云摩醯首羅者名字雖同而人非一有
淨居摩醯首羅有毗舍闍摩醯首羅淨居即巴馬毗舍
闍即衛士努矣

西窪神不見於釋典惟現證三昧大教王經云稱呼字
時所有大自在天等一切三界增上主宰并其眷屬皆
悉來集又云所有極惡天等一切有情以呼字法悉能
調伏以極惡天列自在天後又瑜伽師地論卷九十云
過他化自在天處有欲界魔王所都眾魔宮殿及上梵
世云云其即西窪神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十六

止觀輔行傳弘決第十之一云言二天者謂摩醯首羅
天毗紐天亦云韋紐天亦韋樛天此翻偏勝亦偏悶亦
偏淨阿舍云是色天俱舍云第三禪頂天淨影云處欲
界之極大論云偏淨天四臂捉貝持輪騎金翅鳥有大
神力而多悲害時人畏威遂加尊事又法華疏云八天
子是眾生父母梵王是八天子父母韋紐是梵王之父
母梵王生四姓口生婆羅門臂生刹利骨生毗舍足生
首陀摩醯首羅天者此云大自在色界頂天三日八臂
騎白牛執白拂有大威力能傾覆世界舉世尊之以為
化本大論云大自在天有菩薩居名摩醯首羅

日本佛法有淨土真宗與震旦淨土宗異寺本婉雅云
 此宗以親鸞為初祖按日本國志云雖以淨土三經為
 主三經者即大無量壽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是也而與淨土宗教理相違淨
 土宗則以南無阿彌陀佛為本稱其名號以期往生淨
 土真宗雖亦以南無阿彌陀佛為本而不以稱念之力
 期往生但因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即得往生
 故信心者從佛力所給與也信心即佛心非從凡夫心
 生佛心即佛性即正定聚不退之位也由是於現在得
 信心住正定聚而命終後證佛果則是現益與當益之
 二益也淨土宗謂來迎到彼淨土而真宗於現在得佛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十九

心不言來迎此相違之一端余謂教下多斷佛力宗門
 專重己靈以此推之則淨土宗乃他力宗淨土真宗乃
 自力宗矣宋釋元照阿彌陀經義疏云非憑他力被業
 惑以無期此震旦淨土宗之大旨也晉支遁集阿彌陀
 佛像讚序云此晉那五末之世有諷誦阿彌陀經普生
 彼國不替誠心者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得
 道矣是亦不言來迎也

日本佛學有三論宗乃中論本論十二門論也唐沙門
 彥琮法琳別傳云師少學三論名聞朝野即此佛門月
 報三論宗傳於唐土日本入唐法師最澄天台法華

宗年分緣起太政官符治部省應分定年料度者數并
 學業事有三論業三人二人令讀三論一人令讀成實
 論是唐時尚兼他論然今日此宗已失傳

日本佛教真言宗傳自空海實佛家之密宗也西藏達
 賴班禪亦密宗之支派然參雜南北二派未能純一紅
 教則真言宗為多俞理初癸巳類稿云當明永樂時宗
 喀巴喇嘛初習紅教既深觀時數即會眾自染黃帽其
 事與釋迦文佛染濁赤色衣同按此特別異教派豈有
 奪於天人師哉理初乃云彌勒即黃教是後佛既出末
 法已盡而琳宮梵宇方徧寰區八十種好居然如見其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二十

為非實斯可知矣

大般若經佛國品云菩薩行願圓滿各於所居嚴淨國
 土證得無上正等覺時所化有情亦生彼土共受淨土
 大乘法樂是淨土非一之證也又法性品云如來所居
 之處皆無雜穢即是淨土

友人黃楸材印度割記云布魯克巴部一名布屯西界
 哲孟雄一名西金南界亞山東界貉貍野人北界前後藏其
 會城曰塔西蘇登西藏志作扎什曲宗俗重紅教喇嘛有唐時賜
 篆曰唐師國寶之印又西轡日記亦豪伯所撰云中甸撫夷
 同知所轄夷民言語與藏地不同所奉紅黃二教城外

有大寺喇嘛二千餘名

千總辛玉山

泰安人

言光緒辛卯冬朝陽亂時曾入喇嘛

廟祕殿中有銅鑄牛形與女子交像按此即婆羅門天

神化牛以傳人種之說又有一四面佛裸體直立未知

出何經典俟考 唐一行大毗盧遮那成佛經疏卷十

九云過去劫初素里耶火大梵王下世間作牛形而行

姪欲因生種類由此有婆羅門種

華蓋喇嘛住五臺坐禪二年還京師為余言習禪觀時

心眼中無量壽佛晃然悉現惟一衣角未具耳按其所

言實行鳩摩羅什所譯思惟略要法中觀無量壽佛法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三

也紀文達灤陽消夏錄卷六云黃教講道德明因果與

禪家派別而源同余按如華蓋所修又與禪家略異

謝濟世西北域記云喇嘛即釋子也然釋子在中國諱

淫殺喇嘛在塞外假岐黃之名擁妻子之奉鮮衣怒馬

烹羊啖牛擷人鬻髮殘人髑髏按蒙古葬法喇嘛主之

或以石壓或以薪化或以肉餵牛馬而以水土和煮其

骨為小淨圖以供奉之此梅莊所謂殘人髑髏之事也

隋書經籍志孝經類有釋慧始注孝經一卷陶弘景集

注孝經一卷固知人行莫大於孝二氏所不能廢也釋

宗密孟蘭盆經疏云始於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貫貫

賤儒釋皆宗之其唯孝道矣周松靄佛爾雅序云朱石

君中丞撰佛孝經余按石君相國書未知成否其意蓋

欲通儒釋之郵耳

楊榮鈺耶蘇教士也自稱景門後學撰景教碑文紀事

三卷頗采西書力辨景教之為耶蘇教然不獨未見貞

元釋教錄即明陽瑪諾之景教碑正詮亦未之見余按

景教碑之為猶太教莫要於景尊彌施訶一語唐人既

以彌尸稱之尤為摩西之確據乃陽瑪諾詮云彌施訶

吾主聖號也譯言天主先許降生救世主也此乃天主

三位之一第二位聖子為昔人攸望降來救世之主攷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三

古史參箴聖母行實諸書天主第二位名費略不名彌

施訶也此陽瑪諾之遁辭也楊榮鈺則云彌施訶者希

伯來音譯即沐膏之謂與希利尼音基督同義古經中

文言之則曰彌施訶質言之則曰受膏按其意蓋以彌

施訶為彌撒之對音字夫彌撒乃天主教之祭禮豈可

以稱其人猶中國祭孔子曰釋奠豈可遂稱孔子為釋

奠乎且碑中番字以希利尼紀年用希利尼文字而此

乃獨用希伯來語乎此又楊榮鈺之遁辭也總之景教

實即猶太教其來較早天主教則自元時始入中國斷

然無疑也

楊榮鈺所據者以西人譯碑中番字有祖師漢安依婆訶在位時數字又云東方聖會史記載漢安依婆訶於唐代宗大歷九年立為東方教主其死在大歷十三年景淨立碑時實死四年矣緣尼氏會規屆六年教主始有信徧通各國云此其附會尤屬顯然波斯與唐互市往來萬輩何至四年不通音問且稽之教皇洪序是時在位者為若望為波尼法爵何以不奉教皇而奉教主又碑文番字題希利尼一千零九十二年何以不題耶蘇降生七百八十二年而用希利尼紀歲皆足為證此碑非基督教之證然則漢安依婆訶者正當是猶太教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三五

師之名偶與基督教會中人同名耳西人同名者至多如保祿若望之類

教王中已不曾十數人矣

日本狩野良知支那教學史略云猶太教入於漢季而

行於宋代宋孝宗時建祠於汴云按宋孝宗時汴已屬金此或以宋統金亦未可知其汴京之祠或即一賜樂業殿賦其教唯事天教典書以猶太字即

舊約全書是也先于基督教大行於亞西亞土爾其諸國

楊榮鈺又云景教流行各國有各國之古道古禮堪入如景碑之十字定四方元風生二氣東禮趨生存鬚削頂之類考之景經均無是說余謂耶蘇既無是說則正

不必以景教為耶蘇教也郭筠仙侍郎使西紀程云景教流行碑所奉祇神僧景淨釋以為天神謂其教起于拂菻則正摩西之遺也碑言懸十字以建極天主教建立十字架其原於此其說尚不甚謬日本高楠順次郎見哲學雜誌云百三十一號紀元七百八十年至八百四十年之時波斯之捏士多利亞派耶蘇宣教師景淨是亦以景教為尼氏教派與楊氏說同而以彌施訶為□□則譯言神使也與楊氏以彌撒解之者異要之皆未足據至元辨偽錄云釋道兩路各不相妨今先生言道門最高元人稱道士為先生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府人奉彌失訶言得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三五

生天達失按即答失空謝天賜彌失訶即彌施訶

言迭府人奉彌失訶實奉摩西也若謂彌施訶為彌撒則豈得言奉彌撒得生天乎亦太不辭矣

唐宋以前凡胡人祭天者統謂之祇神而其派別則未

有能辨之者惟董道廣川畫跋略知其異其書常彥輔祇神像云祇神世所以奉胡神也其相希異即經所謂

摩醯首羅有大神威普救一切苦能攝伏四方以衛佛法常隋之初其法始至中夏立祠頒政坊常有羣胡奉

事聚火祝詛奇幻變怪至有出腹決腸吞火蹈刀故下

但庸人就以詛誓取為信重唐祠令有薩寶府官主司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4 反文句

又有胡祝以贊相禮事其制甚重在當時為顯祠今君以禱獲應既應則祠其禮至矣與得悉唐順大同號胡神者則有別也自注云河南立德坊及南市西坊有胡祆神廟每年商胡祈福夷士女烹宰鼓樂酬之神後募一胡人為祆主取一刀刺腹刃出背亂攪腹肚流血食頃噴水祝之平復如初涼州祆主以利刃從額釘之直至腋下即出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卻至舊祆所乃為拔釘一無所損余案摩醯首羅乃印度之火祆也其河南立德坊及涼州之祆主殆即穆教之支流耳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三五

佛法大小乘二派多以小乘為真大乘為偽按成唯識論卷三云聖慈氏以七種因證大乘經真是佛說一先不記故若大乘經佛滅度後有餘為壞正法故說何故世尊非如當起諸可怖事先預記別二本俱行故大小乘教本來俱行寧知大乘獨非佛說余按此三非餘境故大乘所說廣大甚深非外道等思量境界彼經論中曾所未說設為彼說亦不信受故大乘經非非佛說四應極成故若謂大乘是餘佛說非今佛語則大乘教是佛所說其理極成五有無有故若有大乘即應信此諸大乘教是佛所說離此大乘不可得故若無大乘聲聞

乘教亦應非有以離大乘決定無有得成佛義誰出於世說聲聞乘故聲聞乘是佛所說非大乘教不應正理六能對治故依大乘經勤修行者皆能引無分別智能正對治一切煩惱故應信此是佛所說七義異文故大乘所說意趣甚深不可隨文而取其義便相誹謗謂非佛語是故大乘真是佛說余謂婆羅門教意趣已深若佛無大乘何能震動五天使婆羅門中大知識悉改而從之乎且有聖慈氏說如此後世真不必致疑也無著大乘莊嚴論云成立大乘略有八因一者不記二者同行三者不行四者成就五者體六者非體七者能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三六

治八者文異是與聖慈氏說同惟第五因開作五六二因耳

狩野良知支那教學史略云喇嘛教喇嘛藏語譯無上者唐太宗時自印度所始傳於西藏佛教大乘之一派所謂密教者也其教以祈禱禁呪為主元時其教主八思巴為帝師其後嗣世為西藏王至明中葉其教徒宗喀巴生於前藏入山修業多年後出排密教唱新義著書甚多於是喇嘛教分二派因服色稱之舊教為紅教新教為黃教喇嘛藏語皇朝藩部要略卷三云喀爾喀有所謂紅教者與黃教爭圖蒙肯尊黃教為之護持達賴喇嘛

賢之授養因諾顏號令所部奉之視三汗按達賴喇嘛之權力行於蒙古亦如百年前天主教皇之權力行於歐洲也西藏要略云紅黃二教以冠別尤重黃教達賴喇嘛班禪喇嘛明宗喀巴二大弟子宗喀巴與黃教弟子數千人達賴喇嘛居首其名曰羅倫嘉穆錯日本北村三郎印度史云喇嘛教變衍支那內外部黃教稱黃衣派古來之佛教稱青衣派

日來以神教為國教顧其書不數見近時內藤正直所著碧海學說則主張神教之書也其言曰資漢學以明神道者是之謂正學昔之談神道者必附會儒佛之旨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三

牽強杜撰以粉飾古言謂不如是不足以抗二教不知祖宗之訓既發人道之大端固不須曲學細論也然學者能資之孔子經典以說我道則其精微之旨明瑩透徹固不待牽強而彰然較著是吾資彼以明神教者固不待粉飾也又曰耶蘇奉天主措之君父之上其說最迷謬蓋神道雖僅祭祀而推崇君父其術固與儒相近也又其言曰天者蒼蒼漠漠無可祭之義且以天之所覆至廣固非我私有恩義亦不與民關祭之無益日本桓武文德二帝嘗祭天餘未嘗行是日日本未嘗敬天禮日萬物本乎天人不祭祖而祭天西人祭天而不祭祖惟華

夏兼行之此其所以稱中國歟如大學一篇大學之道明德句文法與泰西同是中國亦兼二種文法也

關機近世日本外史卷一云板倉重宗聽訟必西向遙拜曰吾聞愛宕之神甚有靈驗吾聽訟一有不公欲神殛之故嘗以是禱請焉愛宕山名近西京其神最有靈驗云

日本和銅間當中國唐肅宗朝安萬侶撰古事記首天神次國

之常立神又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神其所生島一十四島神三十五神於是輾轉而生神倭伊波禮毘古命即所謂神武天皇也日本自託神裔故其神教最尊然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三

其首三柱神云天地初發之時於高天原成神名天之御中主神次高御產巢日神次神產巢日神此三柱神者並獨神獨神者無配偶之謂成坐而隱身者也則祀此三神猶是大報天而主日之義其為之立名者亦猶緯書耀魄寶靈威仰之類也

回教言天神迦畢試來錫穆罕驀德之命玫瑰經言天神嘉俾陀爾奉天主命報瑪利亞云天主費略選爾為主嘉俾陀爾即迦畢試之異譯此兩教同源之證古天主教祭天用羔之事按出谷記云天主告摩西及亞郎言義撒厄國之民行將去國自今以後合各家選

牝羊一生未週歲者至正月十四夜盡殺之用伊湖波
草醮羊血塗門上羊體及臙以火烹熟外加苦菜一盤
與無酵麵餅同食依法辦後家人團圍一卓皆衣行裝
束頭著鞋手持杖急立食盡有餘者使鄰人分食若仍
有餘即燒成灰燼務使次晨一毫淨盡是日我將過巡
厄日多國殺人家長子及畜類之初胎惟見門框塗血
者不殺不然即法勞繼統之長男亦不免也嗣後每年
此日眾民應行瞻禮家家仍殺羔羊謝天主救濟之恩
此禮名巴斯卦云佛典記婆薮殺羊事雖與此略別然
何以祭天用羊風俗正同疑義撤厄百姓遷徙之餘傳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三九

聞遂異耳

北涼沙門法眾譯大方等陀羅尼經卷一云婆薮仙人
在閻浮提與六百二十萬估客作商主將諸人等入海
採寶往到海所乘船深入取寶得寶已欲還本國中路
值摩竭魚難水波之難大風之難又值夜叉之難如是
六百二十萬人即時各許摩醯首羅天人各一生爾時
諸人便離四難遠到本國到已即各牽一羊欲往天祠
婆薮默念我當設方便濟是羊命即化作二人一古出
家沙門二在家婆羅門時婆羅門唱言天主與六百二
十萬人欲往天祠沙門於中路見問言汝等大衰如是

爭訟不止沙門與婆羅門及諸人圍遶至大仙所爾時
沙門問大仙言殺羊一作生祀天當得生天入地獄乎大
仙答言何癡沙門殺生祀天而墮地獄沙門答言不墮
耶婆薮言不也沙門言若不墮者汝當證知爾時婆薮
即時陷身入阿鼻地獄按此經稱婆薮之義為天慧為
高妙為力善為慈悲而入地獄事為方便化導眾生與
他經略異然其初為估客廣集商眾入海船而遇難辭
本國而遠遊皆與舊約諸記略可比附婆薮摩西音亦
略近為一為二雖不可知而人各一羊與婆羅門唱言
稱為天主其事其地其人固不甚相遠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三九

古道家有餌芝朮一派漢書藝文志黃帝雜子芝朮十
八卷顏注曰服餌芝朮之法也是其傳在西漢以前抱
朴子言之尤多水經河水注云錫縣錫義山今有道士
被髮餌朮恆數十人晉書許邁傳云採藥於桐廬縣之
桓山餌朮

唐韋巨源食譜有婆羅門輕高麵正字通云輕高麵今
俗籠蒸糲頭發酵浮起者是也

世界商業史云商業之發達實以十字軍後為最隆盛
十字軍以前東西洋交易雖未全斷而較之太古不及
十之三四自十字軍興東西洋貿易乃大盛貨物流轉

甚為活潑蓋十字軍之設於宗教之目的雖未發達而別顯一大功果功果者何即其從軍之人知東洋之文化勝於歐洲感慕其風俗慕其產物將之而歸如沙糖裝飾品及真珠等輸入歐洲年多一年且不獨有形之貨物也即無形之學問技術亦因之而西漸故余輩以十字軍為東西兩洋交通再興之媒非過論也余謂宗教之事主於仁慈而其禍之激必生慘烈至慘烈之極復開文明循環迭見靡有窮已善觀其通者於時時在在可以遇之於目前也

日本沙門瑩山坐禪用心記云夫坐禪者非於教行證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三

而兼此三德謂證者以待悟為則不是坐禪心行者以真履實踐不是坐禪心教者以斷惡修善不是坐禪心禪中縱立教而非居常教按此禪宗與教下之六別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四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萍鄉文廷式撰

皇輿西域圖志四十八云回部與準噶爾接壤而其書特異共二十九字頭一里普一音輕呼一音貼一音色乙木之乙音哈一音達一音雜一音舌一音則平聲此森心深心音薩心音雜心音與心音伊心音哈心音恩音努一音崔一音赫一音牙又云凡音二字三字四字皆合讀成音又有六外字頭一音默一音黑一音武失○音撒△音同夕音同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一

皇輿西域圖志云回部語言凡三種自今哈密關展以西至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大率相同謂之圖爾奇語外藩拔達克山博羅爾諸部所習者名帕爾西語別有和爾蓋語則惟回回祖國墨克默德那諸部習之與圖爾奇帕爾西語音迥異

西藏字母三十其文理不甚可解詳西域同文韻統西

番字母配合十四譜載之甚詳云第一譜字母三十

惟末一阿字係天竺之音韻字嘎喀噶阿尼答塔達納

巴葩拔嘛匝擦雜幹那喇拉沙薩哈二十三字係天竺

之翻切字於天竺音韻之十六字止取一阿字其十五

字皆不用者則以阿字加吉固記號即成伊字加糝佳
記號即成烏字皆於三十字母內足以生之於天竺翻
切三十四字止取二十三字餘十一字不用者以噶雜
植達拔五字西蕃無帶哈字音故不用查父植三字西
番例即於噶喀噶三字內轉出故亦不用那字西番無
卷舌音卡字天竺兼喀哈二音西番例則或用喀字或
用哈字巽字天竺兼指父二音西番例則或作指字或
作父字亦於喀字內轉出故亦不用此西番字母所以
原本天竺而尤簡要也其字乃唐吐蕃相阿努采天竺
字母合西番語音所製

西番字母三十字

ㄐ	ㄑ	ㄒ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ㄛ	ㄜ	ㄝ	ㄞ	ㄟ	ㄠ	ㄡ	ㄢ	ㄣ	ㄤ
ㄥ	ㄧ	ㄨ	ㄩ	ㄣ	ㄤ	ㄥ	ㄨ	ㄩ	ㄣ
答與天竺同	鴉與天竺同	齋齋鴉切齒頭	鴉	妻妻鴉切齒頭	鴉	齋齋鴉切齒頭	啊與天竺同	喀與天竺同	噶與天竺同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ㄐ	ㄑ	ㄒ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ㄥ	ㄨ	ㄩ	ㄣ						
ㄛ	ㄜ	ㄝ	ㄞ	ㄟ	ㄠ	ㄡ	ㄢ	ㄣ	ㄤ	ㄥ	ㄨ	ㄩ	ㄣ						
ㄧ	ㄨ	ㄩ	ㄣ	ㄤ	ㄥ	ㄨ	ㄩ	ㄣ	ㄤ	ㄥ	ㄨ	ㄩ	ㄣ						
哈與天竺同	薩與天竺同緊	沙與天竺同緊	拉與天竺同	喇與天竺同	鴉與天竺同	娼厄鴉切喉	鞞寺阿切齒頭緩	紗時阿切正齒緩	幹與天竺同	雜與天竺同	擦與天竺同	旛與天竺同	麻與天竺同	拔與天竺同	葩與天竺同	巴與天竺同	納與天竺同	達與天竺同	塔與天竺同

四 一 阿與天竺同

俄羅斯字母三十六字

德	伊	阿歌部	烏	石	依耶	若去聲
Д д	У у	О о	У у	Щ щ	Ъ ъ	Ь ь
И и	У у	О о	У у	Щ щ	Ъ ъ	Ь ь

格	伊	五廣音	梯入聲	飭	記號	復
Г г	И и	Х х	Ц ц	Ч ч	Ш ш	Щ щ
К к	И и	Х х	Ц ц	Ч ч	Ш ш	Щ щ

霧	意捲音	吾魯音	士	刺	歐	鴉
В в	З з	М м	С с	Ш ш	Щ щ	Ъ ъ
Б б	З з	М м	С с	Ш ш	Щ щ	Ъ ъ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四

倍	日彈音	且	而捲音	黑	記號	兜
Л л	М м	Н н	Р р	Х х	Ц ц	Ч ч
Л л	М м	Н н	Р р	Х х	Ц ц	Ч ч

阿麻部	野	克	魄	夫	瓦	而
А а	Б б	В в	Г г	Д д	Е е	Ж ж
А а	Б б	В в	Г г	Д д	Е е	Ж ж

按俄文有長伊短伊仍出悉蒙章餘如阿倍等字與英法文同用者亦夥惟與蒙古及準部相同者尙當檢蒙文準文證之

俄文陰陽字分類至繁此其難習處然有一合無三合

則其易於英文法文者也柳邊紀略云俄羅斯即羅刹邊外呼爲老鎗甯古塔紀文字同臘底諾話西洋諸國之官話也今案俄文與臘頂文異紀略蓋誤薛福成四國日記云俄羅斯前人考爲吐蕃之裔者較確況其說出白西人必當有據然以洪鈞元史譯文證補考之此說亦似未諦也按俄文與吐蕃語絕不相蒙亦其證也吐蕃即西番語無卷舌音而俄文卷舌音至多

俄人著清俄字典云唐代以上亞細亞東部多係中國文字滿洲渤海兩地皆用之傳至日本高麗亦兼習焉俄人宜萬甯鐵木真帖木兒用兵論總說云支那之都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五

北京蒙古人名之云謙里貝克又烏刺爾河即昔人呼之云狄克黑龍江即烏爾琿牟倫而托托爾即韃靼之誤音蓋支那無凡音故有此誤 又云府名河名等亦不能無誤如托孫氏用南音耶經夫氏用北音故又有音聲之別異如托孫氏所謂東關城頭登岸東修涇即耶經夫氏之所謂唐苦華尼城塔東府土因那條基尼也

日本字母四十七字

イロハニホヘトチリヌルオワカヨタレソツネナ
ムウフノサクセマケフコエテアサキユナミシ

エヒモセヌ

△者半也廿者沙之草書也。者寒之省字也。此余說之異於各家者。其一為伊口為呂之類。灼然可見。人人所知。故不具論。

日本貝原篤信格物餘話。云倭音五十字。本邦一切言語音聲。反切無不出此。豎橫並相通。用苟欲通我國言語。須習曉之。小兒初學國字者。宜先習之。不要學伊呂波。蓋學伊呂波者無益。

蕭山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卷一。云讀陳扶正名善仁損齋文集內書。哈什河經石後一篇。云此石為唐古武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六

所書。綽霍勒贊且經嘉慶己卯秋。徐星伯從伊犁將軍。晉昌獵於哈什河。得諸吉里白虎嶺。嶺下舊多石。其上鑄蒙古及唐古武字。佛經蓋其先。壘石為主。以祀神。謂之鄂博。因刻佛經其上。此書自左而右。橫行讀之。符紀元無可考。哈什河為烏孫。距京萬一千餘里。星伯歸贈余。余載以歸。杭荒微文字。見於吾杭者。雲林寺借秋閣。有成平三年外裔所進。貝葉梵經。萬松嶺烏龍社。有蒙古字鐘銘。豈獨茲石也哉。

皇興西域圖志四十庫車山洞中有漢字石刻。方徑尺許。用迴文折旋。皆釋典語。當屬唐時遺蹟。其緣起無考。

紀文達槐西雜誌三云喀什噶爾山洞中石壁。剗平處有人馬像。回人相傳云是漢時畫也。頗知護惜。故歲久尚可辨。漢畫如武梁祠堂之類。僅見刻本。真跡則莫古於斯矣。又云特納格爾為唐金滿縣地。尚有殘碑。

唐沙門法藏圓音章云。如婆沙論中七十九卷說按此書著卷數之始世尊有時為四天王。先以聖語說四諦。二王領解。二不能解。世尊憐愍。故饒益。故以南印度邊國俗語說四諦。二天王中一解一不解。世尊憐愍。復以蔑戾車語說四聖諦。時四天王皆得領解。如來語業同。故名曰一音所發。多故名曰圓音。符秦僧伽提婆譯阿毘曇八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七

捷度論第十七云。佛語云。何答曰。如來語一。所說二。譬博計。訶羅三。婆沙四蘇。耆羅五。尼留諦六。語句七。語聲八。口行九。口教十大。是謂佛語。

夢溪筆談卷十五云。音韻。龐雜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之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商。最清為角。清濁不常。為徵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牙舌喉為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曰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唇上。如件字詳今之切。

類是也攝字鼻音如欲字鼻中發之是也字母則有四
 十二日阿多波左那囉拖娑茶沙囉哆也瑟吒合二迦娑
 麼伽他杜鎖呼拖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合二娑多合二壤曷
 攤多合二娑娑迦合二也娑合三室左合二佉陀為法不同各有
 理致余案悉曇字母五十景祐天竺字源猶悉載之存
 中僅記華嚴四十二為稍誤矣
 宋釋元照阿彌陀經義疏云迦葉此翻大龜氏其先代
 學道靈龜負仙書而應從德命族按此與河圖洛書之
 說約略相似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八

中山傳信錄云琉球字母四十七名伊魯花有一字可
 作二三字讀者有二三字可作一字讀者或借以反切
 或取以連書如春色二字琉人呼春為花魯二音則合
 書八日二字即為春字也色為伊魯二音則合書八日
 二字則為色字也若有音無字則合書二字反切行之
 如村名泊與泊舟之泊兼讀作土馬伊則一字三音矣
 村名喜屋武讀作勝字則又三字一音矣國語多類此
 按此則琉球所用四十七音與日本同伊魯花即衣羅
 哈之異譯
 吳汝綸東遊叢錄記阿多君曰昔琉球語言風俗全然
 不同及設立小學校學童六歲至九歲必授以普通語

言是為國語故今琉球年老者或不解東京語言年少
 者無不圓熟按此可知琉球與日本種族必不同故言
 語多殊異也世界地理云琉球民族似與大和倭人自稱
 族有特異之點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九

列國政教攷略云和馬善作詩其詩為希臘羣書之祖
 希臘人凡四種方言不同和馬詩半用愛馬利半用以
 阿尼方言所作二詩一名以利亞詩賦希臘諸國攻特
 羅呀十年破其城事一名阿陀塞亞詩賦阿陀蘇遊行
 海中歷久歸國事詩二十四卷卷六七百句句六步步
 或三字或兩字以聲之長短為節前四步一長聲二短
 聲或二長聲第五步一長二短第六步二長長短猶中
 國平仄也後希臘羅馬作詩步法準此余按艾約瑟謂
 希臘有三聲蓋即指此然長聲短聲特施之於歌詩未
 必即為字音之轉變也

新譯世界地理云凡世界言語有三大別一屈曲語如
 英佛等是二連結語如日本是三單獨語如狹義之中
 國即漢語是然就人種析言之則中國者兼有此三大
 別之言者也狹義之蒙古語行于蒙古地方通古斯語
 行于滿洲地方土耳其語行于新疆地方此三者不屬
 連結語而有純粹單獨語之性質也漢語行于中國本

部地方具連結語與單獨語兩樣性質一種之中間語
行於西藏又有一種阿利安語行于天山南路之一部
尚有用苗族言語者其性質與骨格上之性質尚屬不
明要之細別有七種言語余按番語黎語尚有種種不
同此特述其大略而已

禮記中庸曰書同文然通志六書略諸國殊文圖云晉
姜鼎通作獮號姜鼎通作逕按逕當是從字宋公鼎公作令魯
公鼎公作𠄎晉姜鼎文作𠄎周公鼎文作𠄎周敦文作
𠄎屈生敦君作𠄎姬變盤君作反按反當是父字宋君鼎君作
𠄎周敦在作𠄎尹彝在作𠄎父癸鼎在作𠄎父乙彝在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十一

作◆周公鼎作作𠄎晉姜鼎作作𠄎孔父鼎作作𠄎楚
王彝作作𠄎諸國殊文多矣以此六條亦足見馬爾謂
視而可識即謂之同書也者字各一體文也者音而成
形即此一音而非拼音為音昭然可見矣夾深以圖顯
之若今日歐羅巴洲文字豈可圖哉

鄭夾深通志六書略論華梵三篇實通音聲之理其言
云華有二合之音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
音亦有其字華音論讀必以一音為一讀故雖者焉可
以獨言旃雖者與可以獨言諸也梵音論讀雖一音而
一音之中亦有抑揚高下故婆縛不可以言索按縛有合音

不能以索字括之 婆縛不可以言薩實有微引勾帶之
此所舉未諦當 狀焉凡言二合者謂此音非一亦非二也言三合者謂
此音非一非二亦非三也言四合者謂此音非一非二
非三亦非四也然余以為華文雖一字一讀而入之曲
譜則旁注管色或四五而不休至轉譯別國之文則連
用字母亦三四而未審且如東冬部音無論何國譯之
皆能僅與江陽相近是華音之妙未始不足與西方互
為補苴況梵書字母五十字各國採用皆有減而無增
知各處音聲其得之天者固多未備今五洲文字皆以
音傳而華書獨以義著並垂天壤良非偶然四目史皇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十一

見人藏禾中遂造禿字其學固當以自治也此方真教
體清淨在音聞乃楞嚴妙理果能冥契於此土哉

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云通志六書略稱華書重字作
二梵書作𠄎與今英吉利法蘭西文二作𠄎正合蓋魏
時西人文字語言已入中國此未知英法所用一至十
之號碼乃沿之阿喇伯而非其國之文字也說中西事
者當求其通而不可過於附會此類是也

日本山下萬次郎萬國地理云蒙古言語混合支那語
西藏語及土耳其語余案土耳其即突厥蒙古之地為
其舊有言語固多相同準部之音采諸天竺則蒙文出

自印度亦有顯證惟雜支那語者未得其詳

高楠順次郎說佛陀所用言語云一北印度摩伽陀國

語二南印度案達羅國語此古說也三錫蘭島語則阿

育王之子摩訶陀渡巖以來四胡語則波斯僧來支那

與印度僧般若其譯大般若經是也按北齊書劉世清

以能通四裔語為當時第一後主命作突厥語翻涅槃

經以遺突厥可汗是佛陀所用亦有突厥語是其五

也高楠所說波斯僧即景淨事同真元釋教錄

英吉利人有攷求緬甸語言者以為與野人及美洲紅

苗相近疑其種族相同又聞臺灣生番語頗有與日本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十一

相同者然則萬國語言同同源歟分音塔之事或不盡

謬歟夫先有語言而後有文字既有文字則有漸變其

最初之語言層累曲折閱數千年而其本來之真殆不

可曉矣由紅苗野番而知厥初生人之理觀其語言風

俗而知制治立教之原通天地人之學固宜留意於此

也分音塔事見西國古史云洪水之後人類漸繁聚於一處語言同音遂欲與造物爭能議建高塔一座上通於天方大興土木天惡其驕盈特降之禍亂其上音實工作各言不通事遂中罷萬國方言實由於此或謂塔即巴比倫城之天象樓云

黃林材西輻日記云緬甸寺曰家僧曰緬兒沿門托

鉢人家子弟必從僧學習經典貝葉為書以鐵錐畫之

其字體望之如連圈不斷有二十六字母

經典釋文條例云典籍之文雖夫子刪定子思讀詩師

資已別而況其餘乎余按中國聲音百數十年而一變

此亦其證也

五代會要卷三十後唐天成二年十一月吐蕃遣使野

利延孫等入貢并番僧四人持番書二封人莫識其字

按既用番僧當通竺語當時海內雲擾象譯之學蓋不

復講矣

癸辛雜識後集云譯者之稱見禮記云寄象狄鞮今北

方謂之通事南蕃船謂之唐帕西方蠻徭謂之蒲去聲皆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十三

譯之名也按今南方亦謂之通事無唐帕之名

彭芸楣禮部譯字書跋知聖道齋藏書跋尾卷一云禮部譯字書十

種明相傳舊本四譯館所行用譯字生所習官籍也今

惟暹羅緬甸百譯蘇祿八百南掌六帙可備稽攷百譯

即契夷八百八百媳婦國也若回回西番高昌西天則

久入版圖會歸 同文之治矣魏默深聖武記云禮

部會同四譯館內存貯外國之書回回高昌西番西天

為一處曰西域館暹羅緬甸八百蘇祿南掌為一處曰

百夷館凡十種按祿有九種皆譯以漢文分其門類然皆不

能全僅存崖略而已

明史外國傳萬曆中有漳州人王姓者為浮泥國那督那督華言尊官也按那督疑當作督那嚴嵩鈐山堂集潘鑑神道碑云有寇蘇秉規糾亡命稱大噠哪據海嶼為患噠哪即督那明人記外事多加口旁非唐人別彈舌音例也毛奇齡後鑿錄亦有達哪字

須多因氏講義云日本神代文字與朝鮮諺本同體鄰近之國上世交通固不足怪至東西懸隔乃與日耳曼古字流泥相類似非偶然蓋上世言語一般人種散處音韻轉訛至成今日之相違耳按日耳曼上世羅馬希臘之字未用以前有流泥一種其中有I V T人等字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十四

日本日文秀真穴市三種碑文悉與之同云余以為一丁人三字說文有之則流泥文字固亦同於中土也黃公度日本國志云世傳有肥人書薩人書如一二五作一十卍之類猶有存者蝦夷之地今尚沿用其五字之外亦有變換點畫如羅馬數字或畫作○□或作鳥獸草木形之類余謂埃及古碑亦多象形之字然則東西各國皆由繪畫乃變文章今之所傳中國特為近古其悉屢章之類雖略具形體實聲音之記號而已齊梁始有四聲之學然沈約四聲一卷久已不傳後人以約所著詩賦求之實無當也惟玉篇所載沙門神琪

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序云昔有梁朝沈約創立紐字之圖皆以平書碎尋難見豈神琪猶及見沈書歟序又云唐又有陽甯公南陽釋處忠此二公者又撰元和韻譜按韻譜一書唐宋藝文志並失載近人著書或云神琪實後魏人反紐圖序後人偽託然余攷釋家唐人音義等書未有引神琪說者此說殆不足據神琪說字惟引之已錄南陽釋處忠即釋家所稱南陽忠國師也同入前卷中華梵字母合璧說云神琪當是唐人或云元魏人

字母非中國之古學孫叔服子以來始有反切特便授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十五

經之時摹擬聲讀實即讀如讀若之例而已自竺典西來肇開聲學隋經籍志云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按此以梵為胡當時未嘗分晰然則悉曇之學固與秦景俱東伊存口授於前法蘭廣譯於後亮有由矣放光吳譯華嚴晉譯涅槃宋譯竺乾音韻歷代所明特以隳括華言則實後來所創陳思感魚山之製或有未然不空譯文殊之經乃云字母者矣然喉舌所出固莫逃於宮徵而形象諸製要無假於聲聞故四聲未晰以前詩騷已擅其美翻切未行之始傳注已著其文雖世異古今音殊南

北於同文之治了無闕也後世益求精密各執所聞聲韻之書浩如淵海論五音則分配唇齒糾葛不明談清濁則平仄有無是非頓異且自守温而後字母學尤屬紛歧多則邵子經世之作幾近而音少則方生通雅之篇才盈二十此則見仁見智固有不同若為造字之源甯得任情改易既非古製良可並存若質之愚衷願從其朔切韻咸遵陸氏字母卽州守温如是焉已其有定論俟之來哲

列國政教攷略云商人至何國貿易宜各通其方言英屬北美洲印度阿州之南鄙澳洲新西蘭新嘉坡及中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十六

國日本通商各海口通用英語中國內地安南等處多用華語蘇門答臘加拉巴麻六甲等處多用麻六甲語南亞美利加多用西班牙語

黃豪伯印度劄記云蔥嶺迤西回部如霍罕部哈爾機窪等盡為俄羅斯所吞與北印度僅隔興都哥士一山其山在巴達克珊境內卽元太祖避暑行宮所在也俄人覬覦印度之富嘗懷攘奪之謀遣人學習印度言語煽惑民心

俄國新志卷六云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俄羅斯所有新聞紙等按時而出者共七百四十三種考爾不計俄文在其內

五百八十九種波蘭文字六十九種德文四十四種以斯多尼亞文字十一種來的斯文字七種法文九種阿米尼亞文字五種猶太文字二種卓支亞按卽高加索文字三種芬蘭文字一種又有合用俄德波三國文字者二種合用俄德與來的斯三處文字者一種合用滿洲與俄羅斯文字者一種合用俄法文字者一種又如第弗利斯新聞紙十二種計俄文四種卓支亞文字三種阿米尼亞文字五種按英人言俄人通各國語言殆出天性能英語法語者甚多而此報紙七百餘種中英文竟無一種此不可解一也西伯利地與蒙古接壤俄人經營我之盟部久歷歲時而各報中僅有兼用滿文一種蒙文竟未之見此不可解者二也或咳勒氏所記尙有未備歟邇來俄勢日東度華文與日本文亦在所考習矣戊戌十二月日本報云俄國丁口一億二千九百萬人而新報不過七百四十三家其中用俄語者五百九十九種波蘭語者七十九種德意志語五十七種烏茲亞語五種海捕利烏語二種而未有用英語者烏迷亞卽阿米尼亞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十七

方以智通雅卷首四聲通轉說云西方字母阿或兼邊是密之略通泰西音學又卷五十云愚初因邵入又于

波梵摩得發送收三聲後見金尼有甚次中三等故定發送收為橫三腔噎上去入為直五天然妙叶也按密之以腔噎為陰陽又云上去亦一陰陽也入聲有起首伏亦一陰陽也是應六爻唇齒舌喉鼻亦應六爻注如云符府付復之類是也以四密之能知入聲有陰陽字唱則云夫府付伏符府付復密之能知入聲有陰陽是其聲學過人處而云上去亦一陰陽則誤凡四聲各有清濁若以四字唱則伊倚異益皆清聲移以易去聲皆濁聲凡平去入之陰陽皆易辨惟上字之陰陽甚微難辨耳今以陰陽上去入曉人人回易入然論音理則入聲之義不可不並存也陳蘭甫師切韻攷內外篇言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十九

之甚詳師又嘗告余云廣州音入聲有清濁外尚多一聲其得九聲此不可解按廣州方言如鹿六聲讀獨音音各不同此入聲有三聲之證皇清開國方略卷三云時國中文移往來皆習蒙古字譯蒙古語 太祖命巴克什額爾德尼噶蓋以蒙古字改制國書二臣辭未能改 太祖曰漢人讀漢文凡未習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讀蒙古文未習字者亦能知之今我國必譯以蒙古語讀之則未習蒙古語者不能知也何以我國語制字為難反以習他國語為易耶對曰以我國語制字最善但臣等未明其法 太祖曰但以蒙

古字合我國之語音聯綴成句即可因文見義矣遂創立滿文頒行國中按黃道周博物典彙云建州即金別部滿洲源流攷言之尤詳則金時所製大小字正當可用且如烏拉哈達葉赫輝發皆與滿洲言語相通見開略卷二何至文字竟無傳譯蓋自金源亡後三百餘年碑碣雖存風流頓歇久屬蒙兀輒用其文固其宜也鮮卑既失其語言完顏亦喪其文字不有賢哲斯文將誰寄哉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十九

聖武記二十 太祖諭諸貝勒曰蒙古諸貝勒舍其本國之語名號俱學刺麻致國勢衰微當以為戒 滿洲語台吉即太子之轉音福晉國初譯文多作福金即夫人之轉音此皆由漢語轉變者也後漢書三韓諸國又立蘇塗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 欽定滿洲源流攷八云滿洲語稱神杆為索摩與蘇塗音相近此則東方語言千八百年未變者也 黃林材印度劄記云唐世中土請經求法之僧踵趾相錯至今相沿稱華人為唐生按輟耕錄漢人有桃花石之稱即唐生之音轉也又厄魯特稱回人為和通見乾隆 御製詩注 耶律楚材西遊錄見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書云黑色印度城李仲約注

云劉邠北使記曰有印都回紇者色與佛國字體聲音
 黑而性願其書契約東並同紇字與佛國字體聲音
 不同佛像甚多松漢紀問曰回紇奉釋氏最甚共爲一
 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像而鳴之謂按此卽福慶志異
 之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

余曾鈔錄悉曇章悉曇字記及景祐天竺字源三書於
 卷中然其間兩字相似之音仍未能辨也按 欽定同

文韻統天竺字母譜所用漢音阿見鴉切 囉伊切
 喉烏屋切 嚩利御伊切 囉利力伊切
 半舌厄吾禾切 喉嚩 囉利 嚩利 嚩利 嚩利 嚩利
 昂阿罔切 嚩半喉半齒 以上音韻今用哥阿切 嚩今用哥阿切 嚩今用哥阿切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二十

苦格切 牙歌阿切 嚩右切 迎阿切 區各阿切
 今用同阿切 牙歌阿切 嚩右切 迎阿切 區各阿切
 擦頭阿切 雜資阿切 雜哈切 尼鴉切 查正阿切
 齒阿切 正齒之阿切 齒哈切 那內阿切 答得阿切 塔咸
 正齒 齒 正齒 齒 正齒 齒 正齒 齒 正齒 齒 正齒 齒
 阿切 齒 正齒 齒 正齒 齒 正齒 齒 正齒 齒 正齒 齒
 舌頭切 達德阿切 齒達切 納訥阿切 巴道阿切 葩補阿切
 切 齒 齒 齒 齒 齒 齒 齒 齒 齒 齒 齒 齒
 拔細阿切 緩拔切 喉重切 鴉衣阿切 喇嚩阿切
 勒阿切 輕無阿切 沙卽阿切 卡薩阿切 薩恩阿切 哈
 阿切 嚩正齒 以上翻切 較之歷代所用漢文單
 字者更爲吻合後說云按文殊問經金剛頂經師利問
 經三部內俱有此五十字而所用漢字各不同今擇其
 與聲音合者取用其不合者於 欽定國書十二字頭

漢字內取用其無清平字者用濁平字天竺字皆 無平
 聲字者用仄聲字其字音相近而呼法不同者如嚩嚩
 嚩嚩雜雜查植穡答達嚩巴拔嚩十五字皆各三字相
 近嚩匝查答巴五字緊讀嚩雜植達拔五字緩讀帶哈
 字者帶喉音讀按得此分別而悉曇字源等書易於消
 訛者皆昭然可辨矣

同文韻統天竺字母說云唐貞觀初吐蕃相阿努心欽
 至教嘗身至中印度國親受天竺字法殫心精勤悉得
 其奧於是依其本音譯以唐古特字以爲西域傳布經
 呪之用至那嚩唐羅雜幹復從阿努所譯五十字內考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二十

訂天竺原規唱演以授僧徒嗣是以來振鐸持鈴遠傳
 蔥嶺晨鐘夕唢徧接湟川又西番字母說云西番字母
 三十字乃番相阿努採擇天竺字母合之西番語音所
 製其嚩嚩嚩嚩嚩嚩嚩嚩嚩嚩嚩嚩嚩嚩嚩嚩嚩嚩嚩
 拉沙薩哈阿二十四字與天竺字母同其嚩嚩嚩嚩嚩
 娑六字乃天竺音韻所無而西番音韻所有故依其國
 之語言聲韻而增設者也按持誦則依天竺語言則用
 國音此不易之例然阿努精於音學故能於省併之外
 增其所無但不詳唐古特文字亦阿努所撰否耳然日
 本以五十音合其國語近因與各國通市自知未備乃

增加記號以效聲音華夏文字精奧無倫而唇齒之勞殊嫌闕略竊謂譯語之際應特增十數字以肖其聲或因先代古文而加以記號或採別國字體而略改形模使學塾之中童而習之則舌人之選亦因而易得此亦論達情者所宜知也

法蘭西志卷四云法國文書多用古羅甸語以爲雅馴其文與平生言語不同徒勞學者至一世法朗蘇亞王時學士始因法國語言改定文法務令人人易通易學自是法國文學遂開按今時法國文字未知與羅甸文尙有幾許相類其因革之迹俟問諸法人之深於文學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三

者羅甸中國譯多作臘丁

欽定滿洲源流攷北盟錄貝勒尼堪滿洲語尼堪漢人也舊作黏罕今改正謹案黏罕卽漢字之合音猶桃花石爲唐生之合音矣改罕爲堪以罕音近汗汗王者之號故避之耳

元鄭杓衍極卷五云今西域人以金絲礬等藥熬水瀉以絹帛盛以小缶用竹聿飲而橫書之則竹聿亦可以行墨余謂瀉以絹帛正與今日川絲綿貯墨之法相近而西人所用筆墨則今時又異矣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三云西域無紙筆但有墨彼人以墨磨之甚濃以瓦合

或竹節卽其硯也彼國人以指夾貝葉或藤皮掌藏墨研以竹筆書梵字橫讀成文蓋順葉之長短也常見梵僧沸簪緩頰歷眸之間數行俱下然則以竹爲筆固天竺之舊法度周以前中國之筆亦當如此故字从竹後乃加以兔豪也衍極卷四又云今西洋馬八兒等國人以長細鈎刀右手執用托以左拇指橫刻貝葉爲字此與古人刀書相近

洛陽伽藍記卷五引宋雲家記云朱駒波國食則麩麥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門同智廣悉曇字記云雪山之北傍臨蔥嶺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三

胡人居焉其字元製有異以境鄰天竺文字參涉其文粗有增損

唐山陰沙門智廣悉曇字記云南天祖承摩醯首羅之文與唐書舊翻兼詳音韻不無違反中天兼以龍宮之文與南天少異而綱骨必同健馱羅國憇多迦文獨將尤異而字之由皆悉異也

隋章安頂法師涅槃經疏第十二云十四音書缺二字梁武足涅槃二字引經云所言字者卽是涅槃開善云於十二字中祇取十字除後菴病謂是餘聲故經釋炮音便云於十四音是究竟義更取下魯留慮樓四音足

為十四插著中心謂阿阿伊伊憂憂魯留盧樓哩黔等
 莊嚴複解前十二為複音後五五相隨又取後三三相
 對中四字耶囉和賒足前五成六足上成十二取羅婆
 娑訶羅為一遲音魯留盧樓為一速音是為十四觀師
 彈梁武云涅槃亦云槃利涅槃那此則六字亦云般
 涅槃那此則四字何故止取兩字足之按唐以前譯音
專取省文此亦
 見彈聞善云除菴痾二字足魯留盧樓四字若魯留盧
 樓是音者何不在音次第而在字後安之彈莊嚴云經
 文現云十四音何時云以字足音音字兩異何得相混
 又河西以前十二即是十二音取後四字合為二音古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舌

經本云梨樓梨樓即是四字為二音足前為十四又梵
 本音字不言音今十二字或十六字隨世所用又一解
 云初十二是音後迦法下是字又一解云初十二字有
 三事一字二語三音因此字以為言論端首然後方及
 餘字故言字本初半字者世法名半字佛性名滿字又
 云梵本無半滿之言河西云十二字喻之如飯後二十
 五字喻之如羹後九字攝持諸句如守門人亦如嬰塔
 後九字亦字亦音魯留下之二字童蒙所不習學吸氣
 舌根是第三明諸字所因皆有差別故迦法等是舌本
 聲多他等是舌上聲吒等是舌頭聲波頗等是唇間

聲遮車等是齒間聲故言皆因舌齒差別余按此以盧
 樓二字為童蒙所不習蓋音莫先於唇至舌根已甚難
 而中國之四聲則皆分別於未出喉以前尤非童蒙所
 習宜艾約瑟以為中國言語經八千年轉變矣
 西人某思得簡捷一法俾中國田夫野老皆能握管寫
 信其法以字母二十四另增九字合之得三十有三仍
 以拼字之法將華語書以西字聯環雜合音無弗備余
 謂字母增減各家不同合之天竺為三十六合之歐邏
 為三十三固亦無不可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舌

唐釋義淨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云問何
 故本經初留梵語陀羅不譯為漢字者答梵本三處皆
 是陀羅而義有差別今時譯者若也全為梵字即響滯
 於東土如其總作唐音頓理乖於西域是故初題梵字
 可謂義詮流轉所由於內道持便是正述執持之事件
 斯譯者方稱頌本無著菩薩之意符釋者世親菩薩之
 情如其不作斯傳定貽傷手之患若總譯為流持理便
 成不現成為持字流義固乃全無作此雙兼方為愜當
 若譯為流於理亦得然含多義不及陀羅一處既爾餘
 皆類知又云此波若已經四譯五譯不是好異西國聲
 明白有一名目多事一事有多名為此陀羅一言遂含

眾義有流有持理當體方俗之殊致不得特習而膠柱
按此條言譯述之難足補贊甯之闕唐釋澄觀華嚴經
隨疏演義鈔云梵音素恒纜者唐三藏譯云是中天之
語什公多譯為修多羅亦云修妬路多通諸天什公是
龜茲人近於東天實又三藏于闐國人多近東北然什
公亦遊五天隨時所受小有輕重語其大旨理則無乖
梵音楚夏者秦洛謂之中華按此據唐時建都之地而言亦名華憂
亦云中夏淮南楚地非是中方楚洛言音呼召輕重今
西域梵語有似於斯中天如中夏餘四如楚蜀西來三
藏或有南天或有北天或有中天東西各異按譯語乖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三

訛多由於此今閩粵所譯泰西書籍與津滬語異者不
勝枚舉故余亟欲整齊畫一之以便觀者也

漢高帝楚人故為楚歌猶莊舄之越吟也釋文瑩湘山
野錄記錢鏐唱還鄉歌而父老不曉乃高揭吳喉唱山
歌以見意詞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吳人謂我別是一般滋味
為麻永在我儂心子裏歌闕合聲廢贊歡感里此以知土音之感人也若王茂弘之彈指蘭閣又以
能通胡語而胡人感悅則為政者無忘土風而兼通殊
俗固其要矣

明朱陸學革除逸史云靖難兵次定州欲攻西木寨都

指揮花英鄭琦帥步騎三萬援西水列營我眉山下是
時圍寨已久寨軍多南人天寒思歸會月夜文皇命四
面皆吳歌南軍聞之隕泣有潛下寨降者詰朝西水寨
遂破此亦鄉音感人之證然不解靖難之師宜多北人
何以盡能吳歌也

日本雖與中國同文然其新造之字如辻義與込義與
等誤用之字如殿樣皆敬人之稱等固未易悉數也源
順朝臣倭名類聚鈔序云漢語鈔不知何人撰世謂之
甲書或呼為業書其所撰錄音義不見浮偽相交海蛸
為蚶河魚為鱗祭樹為榭澡器為椽等是也又云或復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三

有俗人知其訛謬不能改易者鮭訛為鮭相讀如杉銀
冶之音誤涉鍛治蝸蝓之名謬用蟻蜋等是也是劬書
之彥已自言之又如兔角之文本之釋典面白之語略
近吳言譯者博學多通自能領解較之西海音義迥殊
者固猶事半功倍也

日本太朝臣安萬侶撰古事記其序作於和銅五年當
中國唐睿宗大極元年其詞云於姓日下謂玳沙訶於
名帶字謂多羅斯按玳沙訶今作夕力即日下之義
多羅斯今作夕力即帶字之義此文作於天平以前
是言備真備假名未作不知其時民間若何書寫且夕

力實日下之轉音多雜即帶字之緩讀此可證日本與中國不獨文字可通即語言亦為同類也

斯賓塞爾文集卷一云求語言之源復有一術凡字同而義異與義同而字異者就其支離可以深求其理人初有語言也固不能徧包眾有其形色志念之相近者則引申假借歸之一語俄而聆其言者眩惑如射覆矣乃不得不為之分其塗畛而文字以之孳乳至於末世有數字之義祖禰一字而莫能究其原者非覃思小學孰能道之今英語大數無慮六萬餘言言各成義不相凌雜蓋自書契之作斯為最廣矣余謂吾華夏文字字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三

同而義異者多由引申假借義同而字異者多由方言訛變蓋中國自義黃以還兼并各國融會實繁非如白里登專據海隅流傳自承此則斯賓塞爾所未知也又聞英國字典近時所錄凡十萬餘言蓋由學識日開版圖日廓故能若此之宏博歟

英吉利稱印度文為山西掘惕Santhi近多譯作山西吉非具足也近時婆羅門教用批切黎語佛教仍用山西掘惕語日本高楠順次郎梵文學教科書序云梵學之名起於梵學之一種稱婆羅門Primi立壁者別有一種即伏盧虱吒此所謂北方之文字而名八克多

利亞之巴利即把語故編者反對山西掘惕稱梵語今假從世之通稱名此書為梵文字云蓋今時以巴利為婆羅門文字遂以山西掘惕之婆羅門古文專屬梵學矣新譯火器考作汕土庫力特

英人威廉士著散斯克小文典日本栗原重冬譯之石川舜台序之云散斯克者印度古文而本邦所傳悉曩章蓋是矣其縱續為文疑係支那人之更改按此未印必然度決無有縱續之法然悉曩之不盡吻合散斯克者無他騰寫數千萬人經歷數百千年而跋涉數百千萬里運筆轉訛生此小異耳又云印度古昔之制其經書必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三

用散斯克其極終至併他雜書亦散斯克而外不許用之而異體殊文以通俗者固在也阿恕伽王父頗婆沙羅始許用巴里文爾後曰榜葛刺曰温士斯且皆相通用現如上人遊於印度歐洲獲諸體文而歸開翻譯之局先刻小文典以其字典及大文典曰巴曰榜曰温續續譯之按日本此舉未知已竣事否今中國設方言同文諸館而於同洲文字如印度孟加拉阿喇伯等皆漫不加察亦學術之隘也

元至元元年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

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遼
 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而字書有關於一代制
 度實為未備故特命帝師八思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
 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
 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按八思巴製
 字僅千餘其母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
 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
 而大要以諧聲為宗八思巴為土番薩斯迦人而通聲
 韻之學則其源蓋采之天竺而未兼遐方諸用也鄭杓
 衍極卷二云皇元國書重啟人文諧聲之義實綜乎五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三十一

蒙古書具六書之義而以諧聲為主惜書史會要而外
 遺文不足徵耳
 李汝珍音鑑卷五載蒙古四十一字母葛渴課識者關
 遮倪怛撻達關鉢發末麻穆關若喇若薩阿耶囉羅設
 沙訶亞伊鳴醫污遐霞法惡也關邪
 書史會要蒙古字四十二具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入
 聲輕呼則同平聲矣沙張白讀史大略五十一云帝師八
 思巴製蒙古字字僅千餘其母四十有一其相關合而
 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
 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以諧聲為宗

高麗字母二十五字今以日本音釋注如左

子音 母音
 子音
 ト トイ トキ トク トケ トコ トケ トキ トク トケ トコ

ク カキ キキ ヌキ ヌク ヌケ ヌコ ヌケ ヌキ ヌク ヌケ ヌコ

フ ガガ ガケ ガコ ガク ガケ ガキ ガク

ン ナン ナキ ナケ ナコ ナク ナケ ナキ ナク

ル ナル ナキ ナケ ナコ ナク ナケ ナキ ナク

ッ クク クキ ヌク ヌケ ヌコ ヌケ ヌキ ヌク ヌケ ヌコ

ヒ ヒキ ヒケ ヒコ ヒク ヒケ ヒキ ヒク

ル ルキ ルケ ルコ ルク ルケ ルキ ルク

己 라 라러 러로 료료 류류 르리 르

ム マト マキ マケ マコ マク マケ マキ マク

口 마 마 마머 머모 묘묘 무무 미미

ㅍ 파 파 파머 머보 묘부 부부 비비

ㅂ 바 바 바머 머보 묘부 부부 비비

ㅅ 사 사 사머 머소 쇼주 주주 지지

ㅈ 자 자 자머 머조 조주 주주 지지

ㅊ 차 차 차머 머초 초주 주주 지지

ㅋ 카 카 카머 머코 코주 주주 지지

ㅇ 가 가 가머 머고 고주 주주 지지

ㅇ 나 나 나머 머노 노주 주주 지지

ㅇ 다 다 다머 머도 도주 주주 지지

ㅇ 라 라 라머 머로 료료 류류 지지

ㅇ 마 마 마머 머모 묘묘 무무 지지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三十一

○ 아야어여우유이이ㅇ

ㅏ ハ、ヒヤト、ホト、ヒト、ホ、ヒヨ、フ、フ、フ、ス、ヒ、ハ、

ㅇ 하 하하 허 허허 호 호호 후 후후 히 히히

ㅋ カ、キヤト、キト、キヨ、キ、ク、ク、ク、キ、カ、

ㅋ 카 카카 커 커커 크 크크 큐 큐큐 키 키키

ㅈ チ、チヤト、チト、チヨ、ツ、ツ、ツ、チ、チ、

ㅈ 타 타타 터 터터 투 투투 튜 튜튜 티 티티

ㅊ ツ、チヤト、ツト、ツヨ、ツ、ツ、ツ、チ、チ、

ㅊ 차 차차 처 처처 초 초초 चु चु चु 치 치치

ㅍ パ、ピヤト、ポト、ポヨ、プ、プ、プ、パ、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五 파 파 파 퍼 퍼퍼 포 포포 푸 푸푸 프 프프 피 피피

按此二十五字中十一字爲字母字十三字爲音韻字其併音之法卽合兩字爲一字亦至簡易矣其聲音多用支魚歌麻等部與日本亦略相近大抵同出於天竺其用法亦有二合無三合高麗稱此爲伊呂波是日木稱伊呂波之所本猶梵音之稱悉曇也閩涿謂云是高麗某王之所作日本北村三郎朝鮮史云今朝鮮國王世宗創製訓民正音之名稱諺文初世宗以各國皆以方語製文字獨我國無之卽製字母二十五字蓋新羅之吏讀其發音流暢功用甚備世宗更依滿洲印度蒙

古字正音創製此諺文僅字母二十五字縱橫構成轉換無窮又其音清濁強弱抑揚長短無不如意余案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二十二云高麗飲食用俎豆文字合楷隸是知諺文之作必在宋以後矣

孫穆雜林類事云高麗方言謂白曰漢謂水曰沒井曰烏沒熟水曰泥根沒冷水曰時根沒余案蒙古人稱河爲沒帶亦作沐連是高麗語不獨與滿洲相近亦與蒙韃相通也俟再考

世界地理云諺文者結合母音子音爲多數之音蓋阿回別特之所創製者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林壽圖啟東錄五 曰百濟王所治城曰固麻北史謂居拔城卽固麻城以滿洲語譯對固麻爲格們之轉音舊唐書云王居有東西兩城居拔卽滿洲城之卓巴兩城皆王都故均以格們稱之其曰建居拔者建字乃漢文通攷誤連建居拔三字爲城名按此則古百濟語與今滿洲語有可通處錄又云唐書五代史新羅立金眞平女善德爲王宗室大臣乙祭總知政事蒙古語謂全部之部曰伊濟與乙祭音近是新羅語又可通蒙古語然此條尙俟考定也 中國文理一字讀二音者古亦有之倪思寬讀書記卷

八云一字讀二音見於唐石經詩于三十里唐石經于卅里三十維物唐石經作卅維物若讀卅爲悉合反則是四言之詩難以三言之句不諧聲度安得成章故知以一字讀二音也其二字讀一音者則所在多有李文貞榕村語錄卷十七云買朱鉏密州兩字切音也按當音莒夷也語譯而通余案壽夢之爲乘亦是此類古人用譯語或略或詳然二合之例已於此見端矣

張行孚說文發疑云或謂周禮外史論書名於四方書名者文字之聲音也如列國各用方音則外史所論者何事愚案外史所論不過每方命數人整飭其形聲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大略使之無甚懸殊猶今學使整飭各方之文學而已必不能令數千里之聲盡歸一律也原注按今時用韻有成書也古無韻書安能一律段懋堂謂古有韻書而今佚者不足據德意志國人花之安自西徂東卷四云亞細亞洲之巴比倫專精天文數學大約神農伏羲皆誕生於此蓋當日四象八卦皆於此呈圖名天地曰乾坤者通合巴比倫之方言也爾雅釋太歲在甲曰闕逢乙曰旃蒙及柔兆強圉攝提格單閼及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凡此皆巴比倫之方言也然此書又云巴比倫自昔既失其書後掘地得之然則何以能知其古言如此尙

當質諸西國博通之士耳

馮登府十三經詁答問云孔子周流列國論語多方俗言如其仁如卽不如齊人語不遷怒遷怒齊人語思而不學則殆殆疑齊人語並見公羊傳注赤之適齊適之也宋稽語齊桓公正而不譎益梁謂謬欺天下曰譎沽之哉秦以市賈多得爲及竝見說文患得之楚俗語文莫猶俗言文見論語注疏病閒曰閒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閒博奕簿謂之蔽秦晉閒謂之簿圍碁謂之弈齊魯之間皆謂之弈說而不繹懌改也自山而東或曰懌並見方言居吾語汝居讀如姬姓之姬齊魯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之間語助見檳弓注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其諸齊魯問語見公羊傳余案孔子周流未經秦楚揚雲方言只記漢俗不關周人要之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自是之外宜操土風則論語一書諸賢所記固宜多齊魯語矣又丹鉛總錄引晉欒辯論語駁云燕齊以勉強爲文莫元陰時夫韻府羣玉亦引之北涼道泰譯入大乘論卷下云如來法身爲化眾生有四方便一者多檀多羅波羅比地二者多檀多羅尼比致三者阿育多波羅比致四者阿育多羅比致自注云此四深妙秦言無以譯之故存梵本耳按譯語者當知

此義然道泰宜以秦言比況訓釋大意不然則全書或因此而義闕安用譯乎唐一行大日經義釋卷一云梵本嗜多是大聲囉尾多是小聲涅瞿衫者是長聲又兼多聲所以具足言之欲顯總持境界無所不了對此方文字難以具翻也此則聲明之學實為中土所無譯家遇此毋庸強解可也

朱子語類一百云介甫解佛經亦不是解揭帝揭帝云揭其所以為帝者而示之不知此是胡語按通鑑攷異唐僖宗廣明元年侯昌業疏曰陛下暫停戲賞救接蒼生於殿內立揭諦道場以財帛供養諸佛此疏北夢瑣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三

言以為庸僧偽作因學紀聞以為田令孜黨偽作然可知揭諦二字唐末已有解說要可謂不通譯學之甚者也

日本北村三郎安南史云安南文字二種一支那字一集合支那字此文字殆不可解今揭其數字如左

茂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土人書牘等皆用此種字以作詩文稱國文及國語詩余按覈字釵字皆華文餘則所謂集合支那字也李仙根安南雜記云其文字與中土同另作數土字多加土旁與使臣往復文書不用也潘鼎珪安南紀遊云無崇祀宣聖所瞻謁明解學士縉蓋學士時為左布政鎮其地輿文教云

中國日本之文下行而先右滿洲蒙古之文下行而先左希伯來臘丁之文左行婆羅門阿刺伯之文右行固知造字之人倉頡梵佉盧外更當有人也日本井手三郎為余言古今萬國何以獨無自下而上之文乎余曰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三

有之周易是已故象之初九以至上九皆逆數也本乎地者親下本乎天者親上六爻之中以三四爻為人能親乎上則有在天之象焉故乾即天宇而先作下畫以次而上即大人與天地合德之義也孔子曰下學上達知我其天其易義之奧曠乎

或問曰六爻既分象三才矣何以長短大小如一乎余曰此合德之謂也德合則地不必卑於天人不必小於地故上下一如也釋氏言平等而周易之天地人六爻相同亦可謂平等之極矣故讀周易者見仁見智何所往而不通乎繫辭云周流六虛一一之爻皆虛位也虛

故無不平也

攀古樓彝器款識內部鐘有王鑼鼉鼓語鑼當是錫字之奇字从昭者籀文煩重之故雖金文錫字未有如此作者不妨僅見也諸家或以鑼為釁字或以為夏字或以王字為工字之誤俱未得其解

智鼎銘以口山曲為七八九字此古人號碼之類

馬國翰輯葛洪要用字苑祗祗巨兒之移反法服也或作渴支或作僧迦支或作僧迦鴉梵言訛轉也四分律音義據此則稚川留心竺譯不獨洞悉丹經也

雲南通志云唐阿阿隱居山谷撰繫字如科斗二年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三

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號曰避書繫人至今習之按此未知與緬文異同俞蔭甫茶香室四鈔云據此則雲南別有一種文字

季麟光暹羅別記云其國別有字與中國異

徐家幹苗疆聞見錄云人皆鳩舌不通漢語稱官為蒙

官之大者曰喀拉父曰阿罷亦曰阿扒母曰阿蒙亦曰

阿米按此與漢語同音略變喫飯曰因麥亦曰魯羹飲酒曰呵交

按交即酒之轉音亦曰好究皆屬蠻音多不可識余謂此苗

民之學漢語者略帶土音非不可識也錄又云苗家不

祀神只取所宰牛角懸諸廳壁其有天地君親師神位

者皆漢民變苗之類

宋真宗佛說四十二章經注云判命不死難不字當為必字蓋傳之訛也據西戎南蠻語音呼必為不按此知宋真宗頗留意方音也

宋周輝清波雜志六云外國表章類不應律令必經有

司點視方許進御寶元間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吻斡

囉番中不識稱朝廷但言趙家天子政和間從于闐求

大玉表至示譯者方為答詔其表有云日出東方赫赫

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

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三

鼻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為難得似

你底尺寸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底便奉上

也元豐四年于闐上表稱于闐國僂僂大福力量知文

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

大官家云云如此等語言恐藩服自有格式按此言其

自有格式頗合事理隋時倭人來文亦頗似此矣黑汗

即合罕譯音無定字今廓爾喀表文云廓爾喀額爾德

尼王畢熱提畢畢噶爾瑪生寫熱曾噶扒哈都熱薩哈

九叩跪奏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撫育萬國壽如須彌

山堅固至大至壽文殊菩薩大皇帝亦可異也

明史武宗於佛經梵語無不通曉習鞞韞語自名忽必烈習清眞語自名妙吉敖爛習番僧語自名領古班丹三國志注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

水經溫水注云典沖城有古碑夷書銘讚前王胡達之德按此胡書碑文見中國載籍之始注又云高城丈餘半屎爲泥牆壁青光迴度按牛屎泥牆當用印度風俗則此胡書之碑蓋亦卽用梵文後魏之時呼梵爲胡固其宜也

皇輿西域圖志四十一云回地歷代教主墓前多樹碑石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四十一

名塔哩克塔實大書深刻與內地無殊惟不事墨搨流傳故回地有碑而無拓

日本大概如電云康熙字典所收十餘萬字細檢之今日所用止三四千今夫轉用數千言顯出幾千萬語如是觀之漢字之功亦偉矣見東遊叢錄余嘗謂漢文甚簡此可證成吾說也

梁章鉅制義叢語七云霞浦方鎮講求字學從正史中搜得字典未收之字凡三千餘按字典未收之字釋典甚多其出於正史者未必有三千也惟宋宗室世系表命名頗異頗出字書外耳

曹廷杰偵探俄悉畢里部記云查敕建永甯寺碑陰有二體寺碑文其碑兩旁有四體字碑文惟唵嘛呢叭彌吽六字漢文可識餘五體俱不能辨攷楊賓柳邊紀略載威伊克阿林界碑其略曰威伊克阿林極東北大山也上無樹木惟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康熙庚午與阿羅斯分界 天子命鑲藍旗固山額真巴海等分三道往視一從亨烏喇入一從格林必拉入一從北海遠入所見皆同時方六月大東海亦凍遂立碑山土碑刻滿洲阿羅斯喀爾喀文按紀略言碑刻三體文未詳所紀何事余聞此碑六體尙兼蒙文番文準文未知信否惜未見拓本然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四十一

康熙間能用俄羅斯文刻碑而道光間俄羅斯所餽書籍譯者竟不能通曉妄撰書目欺蔽一時知外交之學雍正以來不如開國之初遠矣

佛本行集經第十一卷阿伊優哩鳴 迦佉伽囉俄 遮車闍社若 吒咤茶啞啞 多他唵唵那 跋頗婆 婆麼 耶囉邏 婆嚩沙 娑喃無和會聲釋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卷十四云此十四音長聲中少兩字短聲中少七字譯主訛略也如文殊問經具足顯之也余按此經既無魯留盧樓和合音而阿伊優哩鳴五字並闕短聲其訛略顯而易見故竺國音學古則以悉曇章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三八二

為據今則以散斯克為據各經中字門當以此繩之不必以譯主偶疏轉增疑悶也

北涼曇無讖譯大集經卷十海慧菩薩品云受持門句法

句金剛句所謂阿字一切法門云云 阿 波 那

陀 沙 多 迦 娑 伽 闍 曇 奢 佉 叉

若 咆 蠱 茶一作迦 至 優 蛇 替

修 毗 時 阿 娑宋元明藏俱作娑 婆一作善男子

是名門句法句者一切諸法解脫印金剛句者其身不

壞猶如金剛按此經字母同文韻統失載

唐釋玄奘譯大般若經卷五十三初分辦大乘品云佛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言善現字平等性語平等性入諸字門是為文字陀羅

尼門 哀 洛 跋 者 娜 矽 柁 娑 茶

沙 縛 頹 也 瑟 吒 迦 娑一作磨 伽 他

闍 濕 縛 達 捨 佉 屢 薩 頹 若 辣 他

呵 薄 綽 颯 磨 嗑 縛 蹉 鍵 振 拏 頗

塞 迦 逸 娑 酌 吒 擇 按共四十三字同文

韻統五 字母同異後說云諸經十二種字數各殊至所

定字母惟阿字為元聲諸經俱同然竊按此經作哀不

作阿非盡同也不空譯金剛頂經亦作過不作阿

俄羅斯人遊元時故都廣搜金石有和林圖拓本其碑

共十六種余於李仲約侍郎家見之侍郎有和林金石

攷一卷和林兵馬劉公去思碑攷云劉天錫去思碑篆

額九字為番僧鑿梵文六字於其上故有缺字嶺北省

右丞郎中總管收糧記攷云記後有蒙古字五行有一

幅作西番字似刻於此碑之陰然揆其文意似不相屬

蓋明代蒙古喇嘛鑿佛呪於此耳余按梵文今尙可識

蒙文雖與今不同然聞俄人尙能略讀二三完顏卻特

兩朝文字湮沒不傳僅有殘碑數種無能識者盛衰之

感存亡之慮蓋在斯乎日知錄卷二十九云後魏平陽公不

傳不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不生同

異變俗之難如此今則拓跋宇文之語不傳於史冊者

已蕩然無餘一時眾楚之咻固不能勝三紀遷殷之化

也魏書咸陽王禧傳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禧贊成其事余謂孝文明知拓跋之語不能久傳與其見棄於後來不如自更其習俗後之議者以為忘祖變俗自召禍亂或未足知其本心也

法蘭西人游琉球記云島民雖聞習我國文字而不知

緡譯之用因其祇用日本與衰蘇俚語耳按衰蘇麥

琉王故城其地產布日本人喜用之又英人琉球島游

記云土人言語與日本大異若無通事萬不能遊歷雖

日本人謂琉球同類同文殊不可信蓋土人無一能操

日本語者卽此知日本琉球非同類矣按此兩游記俱在近年而一云琉人用日本語一云無一人操日本語歧異至此殆不可解惟不信琉日同種則兩記所同傳蘭雅記古石云泰西諸國光緒九年由巴比倫西伯拉城得一絕古之石由光緒十三年稽之乃前五千六百四十年所立之石較帝堯元年早一千三百九十八年英法二國屢遣人赴巴比倫尼微地尋古蹟英人拉散尋得巴比倫王拿波尼都於日神廟中裝點之古石多端齋往英國拿波尼都王約在周靈王十八年時踐位耶蘇降生前五百五十四年也厭戰樂靜極精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四

心稽古尋日神廟基石因廟傾難挖遂移日神像於他廟掘深丈有五尺得古廟石基王於一基石面刻云余尋是廟初層基石掘至丈五尺深始得古撒根王子那蘭辛王建之初基惜前乎余三千二百年中巴比倫之歷代王舉未得見此石也鑄字畢仍置石於原處重修整其日神廟拿波尼都王於周靈王時刻有前乎彼三千二百年古人父子之名可知泰西諸古王有年可稽者無古於是二王者也近今拉散得有帶紫紅灰石一狀乃橢圓中有透穿巨孔字非巴比倫尖頭文畫乃平綫文畫綠巴比倫文分二類一尖頭文一平綫文也考

知其石爲像形文字畢更爲字母文字留遺者石文意云余亞甲代王撒根尊奉日神於西伯拉城敬立是石立石之撒根王卽創建日神廟基那蘭辛王父也亦卽拿波尼都王刻石所言那蘭辛王父撒根也石工琢磨至極精刻字工亦極美善可知其時巴比倫人技藝已可觀矣其制度文爲無不散之歐洲亞洲諸國也傳蘭雅考云西伯拉城在伯辣底河左舊約書列王紀下十七章二十四節三十一節西法瓦音卽是其城一名亞甲見創世記十章十節卽亞甲代也又名曰耳亞伯拉罕遷往迦南卽由耳城在巴比倫上游約距二百餘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五

里由彼處乘舟出洋越印度洋而來中國粵東約二萬二千里余按邇來論議每以爲中國學術必由巴比倫來且以五行之說證之然據此石文則撒根王時彼土像形之字已畢而字母之字已行其距中國伏羲畫卦尙當在前則不相沿襲已無疑義一也且日神之祀巴西效之而堯典欽若昊天柴望山川徒聞賓日之辭未創太陽之祀則不相蒙者二也巴比倫近於海道若乘舟東渡則交廣當先有師承然後施及中原方爲次第今震維學術西北先開成紀軒邱不關南服何必舍崑邱之靈徵湖海若之洪波其非所因革三矣河圖界畿

雜書授禹中邦聖學天自開之不必引石柱之遺文改結繩之原始也

中國文字不止象形說文以一字為首一當為指事非象形字也中國自用六書斷非由尖杼文變改也

若以碑文證之則漢夏侯嬰所得石槨銘云佳城鬱鬱

三千年見白日由漢初上溯三千年不亦當在帝堯之

前千年乎中國之文字安見在巴比倫後乎事見西京雜記

韓詩曰自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

能盡錄阮伯元三家詩遺說錄此條於懷柔百神及河

案即此可知中國文字之早韓氏經師遺說必非臆造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吳

也

西番語稱天為那木喀回語稱天為阿思滿見 高宗

御製文集

菰中隨筆云元時碑多有一行漢字一行蒙古字者惟

印文不然予見靈巖寺祖師殿前元碑上有泰安州印

乃正篆也

陶宗儀書史會要云遼太祖用漢人以隸書之半增損

之制契丹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其字如嬾朕也敷友

徒用馬厯急之類是也王易燕北錄載長牌七十二道

上國書救走馬字云鳳銀牌三道上國書朕字殊木

刻字牌十二道上國書急字屨旗上國書恒乃軍字也契丹字可攷者如此遼史儀衛志云銀牌二百面長尺刻以國字文曰宜速又曰救走馬牌五代史記曰阿保機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

朱子語類卷九十一問今冠帶始於何時曰看角觥圖所畫

觀戲者盡是冠帶立底屋上坐底皆戴帽繫帶樹上坐

底也如此那時猶只是軟帽搭在頭上帶只是一條小

皮穿幾箇孔今帽子做得恁高硬帶恁重大阜衫更費

重某向時見此三物疑其必廢如今果是人罕用也又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吳

云後世禮服固未能粹復先王之舊且得華夷稍有辨

別猶得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

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服之亂自晉五胡後來遂相

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又云今衣

服無章上下混淆某嘗謂縱未能大定經制且隨時略

加整頓猶愈於不為

又云古人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為禮不戴

巾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萍鄉文廷式撰

宋潘闓有逍遙集案闓事宋史見宦者王繼恩傳 四庫提要引江少虞事實類苑云太宗時賜進士第後坐事亡命真宗時捕得之釋其罪余案泗水潛夫武林舊事卷五西湖三隄路有先賢堂名仰高祠許由以下其四十人刻石作贊具載事迹中以寶慶初巴陵之事謂潘闓有從秦王之嫌遂去之是闓之亡命實因秦王較之李口陷於永王璘尤為非罪宜崇甯開黃靜刻其酒泉子詞而以謫仙稱之也至古意一首刻唐詩皆以為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崔國輔作而永樂大典則題闓名見提要余案其詞云妾

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或闓於亡命之後猶有不忘舊邸之思偶書古詩後人遂誤編入集耶要之其人品甚高故南宋人猶以先賢祀之矣 闓有尊前勉兒長詩云一家久寄浙江濱倏忽如今二十春是闓固浙之寓公故浙人以先賢祠之 明張鼎思琅琊代醉編錄時人僻姓解州展鉅鹿尼敷施昆吉州蘭休甯醫人團一元絳州因安定稱郟城糕商邱衮洋縣輝岷州治武定契蓬州毋白水問庶邑頽滁州宥祖姓有有若後聖祖賜姓宥甯遠祿近在儀曹

有士來見姓卑名自牧沃泮定海人性急王襄敏作詩規之

章實齋校讐通義立一書互見及裁篇別出之說目錄家頗謂剽獲余閱明祁承燾書目略例實開其端略例云古人解經存者十一如歐陽公之易童子問王荆公之卦名解曾南豐之洪範傳皆有別本而今僅見於文集之中惟各摘其目列之本類使窮經者有所考求又如靖康傳信錄建康時政記此雜史也而載於李忠定之奏議宋朝祖宗事實及法制人物此記傳也而收於朱晦翁之語錄如羅延平之集而尊堯錄則史矣張子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韶之集而傳心錄則子矣他如瑣記稗記小說詩話之類附見本集者不可枚舉即如弇州集之藝苑卮言宛委餘編又如馮元敏集之藝海洞酌經史稗譚皆按籍可見人所知也而元美之名卿蹟記元敏之寶善編即其集中之小傳者兩書久已不行苟非為標其目則二書竟無從考矣凡若此類今皆悉為分載特明注原在某集之內以便簡閱按此即章氏所謂裁篇別出者也又云同一書也於此則為本類於彼亦為應收同一類也收其半於前有不得不歸其半於後如皇明詔制制書也國史之中固不可遺而詔制之中亦所應入五倫

全書救纂也既不敢不遵王而入制書亦不可不從類而入纂訓又如焦氏易林周易占林皆五行家也而易書占筮之內亦不可遺他如水東日記雙槐歲鈔陸文裕公之別集于文定公之筆塵雖國朝之載筆居其強半而事理之詮論亦略相當皆不可不各存其目以備攷鏡至若木鐘臺集閒雲館別編歸雲別集外集范守己之御龍子集如此之類一部之中名籍不可勝數故往往有一書而彼此互見者同集而名類各分者按此卽章氏所謂一書互見者也章氏與邵氏近同里閭不容不見其書乃遠述弱侯而近遺夷度殆不欲著其相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一三

襲之迹乎若然則文史通義特重史德實齋爲有愧也說文無由字說者多歧余嘗以由字爲軸之古文既著其說於前今又得數證詩齊風衡從其故釋文引韓詩作橫由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案橫由與廣義相同橫廣竝从黃山義聲相近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一及二十四竝引韓詩說東西曰廣說文衣部裘下云一曰南北曰裘東西曰廣余謂裘假借字由乃正字南北曰由者蓋取地軸之義地有南北極爲地軸無東西極也淮南天文訓云欲知東西南北廣義之數者立四表以一方距又云除舉廣除立表表是亦以東西爲廣南北爲

裘與韓說同周官大司徒欲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鄭注輪從也案齊風衡從卽衡由是從與由同用正義引馬融注東西曰廣南北曰輪儀禮既夕記廣尺輪二尺禮記檀弓廣輪揜坎廣輪卽廣裘廣裘卽橫由也既可謂之輪卽可謂之軸則由爲軸之古字昭然矣古往今來

日由由字从由義亦取此

康熙二十二年山東按察司參議張能麟奏請免貢鱒魚云蒙陰沂水等處挑選健馬準備飛遞伏思一鱒之味無關輕重天厨滋味萬品何取一魚竊計鱒產於江南揚子江達於京師計程二千五百餘里進貢之員每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四

三十里一塘豎立旗竿日則懸旌夜則懸燈計備馬三千餘匹役夫數千人云云奏入奉 旨永免進供此疏與陋軒詩恰可互證

借根方爲東來法近時薛福成四國日記以爲譯語之誤此不足辨也余嘗謂中國曆算一變於乾竺再變於回回三變於歐羅巴並採摭菁華補我未備事具史傳無俟抑揚至於倡始之功自歸東土軒轅迎日義和定時五千年前昭著簡策何可誣也西人書云希臘天學之最創始者曰他勒他勒米利都人也童時卽喜觀天嘗誤落溝中保母援出之曰他勒何爲遠察天而近不

視地耶於時希臘人喜吟咏善論議講政治武備或言性理然無治天學者獨他勒好言天凡天地之理其所矧獲者多與今合先時航海者皆以北斗為北極他勒始斥其疏而以極星為北極又推得太陽平徑亦密合始倡言地為球體預推某年日當食至時果驗此前人所未有者黑鹿獨都史言米太與路底亞戰當晝忽昏黑如夜遂罷戰蓋他勒預推此時當日食也邇時天文家陪律上推周匡王三年秋分後七日午前日食月影中綫由小亞細亞東北過亞美尼至波斯按小亞細亞東北當時三國戰地也他勒之前希臘未知測天此必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五

本之他國曆表蓋非久測不能預知或曾得迦勒底表未可知也按他勒一譯作他里斯為希臘七賢之一夫當周匡王時中邦曆學實已大著日蝕月食詩人詠之史傳載之知其常數矣而希臘天學乃始萌芽迦勒底表實東來之據據耳岳倦翁程史卷十一云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貴人既浮海而遇濤憚於復返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歲益久定居城中獠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齒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

如縑籍是為像主拜者皆嚮之按不置像設則非天主教號白番人各書或謂之白民友人黃楸材印度割記孟買民殷富商販遠方粵東所言港脚白頭回子也又云泉亦有船獠曰尸羅圍貫乙於蒲按尸羅蓋即暹羅然則閩粵之間西人占籍者當不少矣廣東通志云今懷聖寺有番塔創自唐時凡十六丈五尺每月禮拜亦有占城諸國人雜其間 歐陽文忠跋福州永泰縣無名篆云黃孝立言營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焚香拜金書字號為天篆者正類此六一題按此所謂南蕃人蓋即程史之占城蒲氏矣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六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十釋法藏俗姓安本安息人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藏焉宋釋贊帝高僧傳卷六唐越州釋智藏姓皮氏西印度種族祖父從華世居官宦後僑寓廬陵通志氏族略二竺氏本天竺胡人後漢歸中國而稱竺氏竺固為後漢侍中西平侯風俗通云朝那東夷也其後單姓那氏風俗通姓氏篇辛相盧張懷瓘書斷下召弓張介侯均有輯本康昕字君明外國人官至臨沂令是漢晉之時外人來居中國者既已受塵即登皇路婚宦之道廓然大同非今日美利堅人區區爭利遂拒友邦所能及也列國自

謂文明如此等者豈能自免於貽道乎隋書經籍志云漢末太守竺融

亦崇佛法

長沙周行農閣學壽補注兩漢書余為攷訂數十條今

附著余說者惟蔡邕傳作十意余以為不作志者避桓

帝諱一條耳此說近刻史學叢書錢獻之說似與余同今閱邵二雲南江札

記云五帝本紀詩言意以意易志疑後漢人避桓帝諱

所改也趙明誠書孔子廟置卒史碑云華陽國志後漢

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

故改焉此二條皆足為余說之證

漢書翟方進傳丞相進見聖上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漢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七

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

坐皇帝在道丞相相近謁者贊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

乃升車典至隆重至宋太祖撤宰相坐位已有輕視大

臣之心然姚令威西溪叢語云每大起居宰執侍班於

垂拱隔門外東廊廡中三帥庭下聲啞捲簾及半起身

答之祖宗之制也是宋時君臣猶有答禮之意

通志禮略漢制講武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

還公卿以下陣雜陽前街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

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云在車則下惟此時

施行余案此出蔡邕獨斷然獨斷以在車則下為古語

則東漢天子已不為宰相下車矣周亮工因樹屋書影

卷二云下車公卿親識顏色因巡校還耳此時不為合古

語也宋時駕還宮門有勅契勘箭之制又宋相呂端卷

簾審視乃拜皆此

元史西北地附錄僅有地名魏默深海國圖志據經世

大典圖略辨方位然不詳者尙多洪文卿元史譯文證

補有說無圖讀者仍未瞭也日本重野安釋河田熊撰

支那沿革圖其元代一圖云據獨逸即德意志人所撰大略

可據矣今摹之如左圖

泰西測候之學遠過於古惟地震尙不能測而中國古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八

籍多言地動儀不可解也周公謹齊東野語卷十五云

後漢張衡傳地動儀以精銅為之其器圓徑八尺形似

酒樽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

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口而承之機關巧製皆在樽

中龍必置九州地分如遇某州分地動則龍銜之丸即

墜蟾蜍口中乃鏗然有聲候者占之則知某地分震動

也北史信都芳明算術有巧思聚渾天欹器地動銅壺

刻漏候風諸巧事令算之無遺策隋臨孝恭嘗著地動

儀經一卷今皆無傳焉然以理揆之天文有晷度可尋

時刻所至不差分毫以渾儀測之可也若地震出於不

測蓋陰陽相薄使然亦猶人之一身血氣或有順逆因而肉瞶目動耳氣之所至則動所不至則不動而此儀置之京都與地震之所了不相關氣數何由相薄能使銅龍驤首吐丸細尋其理了不可得更當訪之識者李文貞榕村語錄云定九先生曰先業師倪先生云地震儀當是極平平之至少有動便傾響何處地震其餘勢所及者必遠人不覺而此器平極遂有聲至其語之過於神奇者或有潤飾也按此必當與電學相關後人製之不難矣

太玄經少次六少持滿今盛後傾按此滿字當作盈字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九

與盛傾為韻作滿者揚子避漢諱也蓋字雖作滿而仍讀如盈此漢人避諱之法

管學法師寶藏論何謂五通一曰道通二曰神通三曰依通四曰報通五曰妖通此又一五通之說

太平寰宇記十稷門劉向別錄云齊有稷門齊之城西門也外有學堂即齊宣王立學處也故稱為稷下之學

按後世學堂二字本此

昔鮑生以為有君不若無君之治而抱朴子箸論詰之余以為鮑氏之說老氏之旨也道德經之末章云使民復結繩之治至老死不相往來如此者亦安用君為哉

萬生之言則儒家之說也天生斯民作之君作之師君者自然而有非強有也無主則亂前訓備矣願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是以得罪於百姓者未有不亡而恣睢自如恃有命之在天忘螟蛉之有子自失大君之職而欲天下之服從豈不謬哉故黃宗羲原君篇見明夷曰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舉世而待訪錄曰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天下之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十

樂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夫聚億兆之身而後成國聚億兆之身之心而後成國之法而行法之責寄之一人於是而有君此最初之義顧歷代得國之主則或由於篡弒或出於征誅必其力足以決裂前代之法而後乃能創一代之王民亦無如何乃始奉之則安望其君之不縱恣而民之必安樂哉幸而立國既久上下之分定而情亦少通則可以百年無事不幸而天災時行虐暴並作則鋌而走險亦事理之常察其循環往復之故亦天道然也故泰西有民權之說則君不得惟所欲為民不至盡失其職其有暴君苛政則裁抑之否

則廢置之而殺身滅族者不數數見也華夏無民權之說而革命之事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一見國亡而家亦滅者史不絕書得失之端昭然可見亦各行其是而已矣夫三綱之說乃喪禮之大義謂之綱者猶網之在綱所謂上殺中殺旁殺皆以此爲其綱領也且綱則繫於綱而綱豈其害綱哉乃張孝達明綱篇未知字義而爲之說且其言曰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夫白虎通言君爲臣綱固未言君爲民綱著書以訓世而舞文以欺人不其異歟且如其言則當云君之綱臣父之綱子夫之綱婦而何以謂之君臣之綱父子之綱夫婦之綱哉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十一

北堂書鈔卷七十七引韋昭辨釋名云門下吏當作三綱幼未有用從容在職也按此蓋謂自少至壯逮老當分作三節猶喪服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分爲三節也古人三綱之義如是而已

白虎通日月篇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爲君月爲臣也按周易以地之承天爲臣道妻道緯書以月之應日比於臣之事君亦言其順德而已無相制之理也三綱六紀篇曰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夫曰相配則無

相制之義矣且明箸之曰六人則君爲臣綱與民權之說有何相涉乎張氏明綱一篇託始於白虎通而虎觀諸儒固不能受其誣也

法家之君臣與儒家之君臣異此誼不明二千餘年矣輟耕錄卷一記金人姓氏完顏漢姓曰王烏古論曰商乞石烈曰高徒單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顏曰朱蒲察曰李顏蓋曰張溫迪罕曰溫石抹曰蕭奧屯曰曹李尤魯曰魯移刺曰劉幹勒曰石納刺曰康夾谷曰全裴滿曰麻尼忙古曰魚幹准曰趙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溫敦曰空吾魯曰惠抹顏曰孟都烈曰強散答曰駱阿不哈曰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十二

由烏林答曰蔡僕散曰林朮虎曰董古里甲曰汪按以上三十一姓移刺即耶律遼姓也空與由漢姓所無姓雖偶有而當以義譯夾谷今譯改瓜爾佳然瓜爾佳自世所罕見云關姓與此書姓全者迥異且譯音亦迥異疑非其支派矣趙蔡董汪無義可譯而金人以爲姓殆果其苗裔歟北盟會編完顏謂王赤蓋謂張那懶謂高排磨申獨斥奧敦紇石列禿丹婆由滿釀剌夢剌陀慢溫迪掀掉索拗兀居尼漫古掉角阿審李尤律兀琰遇雨隆晃兀獨頂阿迭烏陵蒲察烏延徒單僕散溫敦龐古唐時初稱姓孛至唐末部領繁盛共有三十首領每領有一姓

通三十姓周春遼金姓譜云按此乃宋人所記故與金史互異以音同而字訛也細攷之赤蓋即顏蓋那懶即納刺禿丹即徒單婆由滿即裴滿温迪掀即温迪罕字尤律即李尤魯遇雨隆即女奚烈阿迭即阿典烏陵即烏林答烏延即兀顏尼漫古與龐古疑即尼龐古而誤分又陀漫即拖滿獨頂即獨鼎兀稜即兀里坦俱黑號之姓在三十一姓外若排磨申獨斥若釀剌夢剌若掉索拗兀居若掉角阿審若晃兀此八姓者難於會意亦不敢臆斷也

温明叔侍郎春樹齋叢說云唐時人於五行獨忌火唐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七

人之上官共戒正五九月顧氏日知錄曰此唐人持齋之證蒙謂此避五行之火耳火生於寅壯於午墓於戌忌火因忌此三月矣或又謂淮南子火土同一三合祿命家火土同局亦然茲獨非並忌土乎曰景龍觀鐘擇日鑄成猶於末行記之曰辛亥金日癸酉金日丁亥土用納音之五行而无忌土故知五行忌火疑龍之造命合於真原余按唐人士官不用寅午戌月未必非兼避火土洪景廬容齋隨筆卷十云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為惡故有晝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也行遲每至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故為災最久此

必唐宋相承之舊說景廬以為國家則不然符堅欲南伐歲鎮守斗識者以為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木土德星不為害又云五星犯北落入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忌木土軍吉又云鎮星所居國吉則鎮星乃為大福德與木無異是温氏之所攷恰與洪合而言唐人不忌土則誤也亭林持齋之說則本於藝苑雌黃宋陳元觀歲華廣記卷末亦引之又云斷曆月謂正月五月九月蓋唐時始著之令式今人泥此名三長月如之官赴任之類一切皆避是月未知此何理也余謂武德詔書及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十四

唐律疏議皆用浮圖之說以正五九月禁屠凡之官赴任者必治酒饌饗賓客固多未便且亦用大智度論說避大寶鏡照南瞻部洲耳温侍郎以五行言之不及顧說之有本

周禮春官鞀鞀氏注鞀鞀四夷舞者所屏也今時倡蹋鼓者自有屏疏謂漢時倡優作樂蹋地之人并擊鼓脊脊作聲者行自有屏屢證四夷舞者亦自有屏與中國不同也按戰國策甲盾鞀鞀注鞀革履

明張鼎思琅琊代醉篇云正五九月不上官菽埴云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此三月

照南贍部州唐人以此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歐陽永叔治平丁未三月出知亳州陸辭乞便道過潁許之與會舍人書云在潁少留避五月上官耳王元美曰宋人以是三月食素誦經已可笑今人不斷屠宰但不上任尤無謂或曰宋朝火德火生于寅旺于午墓于戌此三月謂之災月官員例減祿料無羊故又謂無羊之月眾皆避之以勝余謂宋沿唐制耳與火德何涉亭林以證唐人持齋而未知宋人亦茹素也近人猶有此忌然較明以前則稍疏矣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五

一切諸佛神通月修所謂正月五月九月白月一日至十五日如法清淨讀誦受持即得成就就是佛家以正五九為白月所以持齋之故非畏天帝釋寶鏡臨照也唐菩提流志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云受持此陀羅尼者每以正月五月九月一日至十五日受持齋戒郝蘭舉證俗文卷五云正五九月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晉穆帝將納后羣臣以九月為忌見禮志齊書張融傳倉曹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為可開否融謂不宜拘束小忌北齊書宋景業傳云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是不始於唐時

隋書經籍志五行類末注云梁有祖暅權衡記稱物重率術各二卷亡按祖暅精於算術此中國言重學專門之書也乃至隋已亡極為可惜以書名觀之當入厯數類隋志附五行亦誤

王居安經界弓量法測量之書也宋史藝文志以經界之故入諸農家尚非巨謬

楊筠松撼龍經天一太一明堂照句按唐書藝文志僧一行天一太一經一卷是其所本

梵網經卷下云於六齋日年三長齋月作殺生劫盜犯輕垢罪六齋日者即三齋法三長月者正五九月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十六

今西人於都邑鄉市皆設巡捕日本則謂之警察廳實周官條狼氏之職執鞭以趨辟亦其事也近時有欲效西制者而難其名余意欲取漢制街彈名之周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鄭注耒耨耨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正義云漢時在街置室簡彈一里之民王伯厚漢制攷曰金石錄漢都鄉正街彈碑在汝州界故昆陽城中其歲月略可見蓋中平二年正月而其額題都鄉正街彈碑莫知其為何碑也水經晉陽縣有南陽鄉正街彈勸碑隸釋亦以為街彈碑蓋未攷此注也酸棗尉劉熊碑云愍念蒸民勞苦不均為作正

彈造設門更余謂正即鄉正彈即街彈

書鈔七十三引陳留耆舊傳有戴斌

天下之弊至於以學究為教派以吏得為政宗可謂窮無復之矣其實則由於天下無士大夫蓋不出於學校則無真士無真士則卿大夫無真材此二千年以來之積弊也國家自保之道不欲士大夫知之寧使吏胥舞弊而不使士林講求寧使黔首恣愚而不使政教通達此一千年以來之政術也摧伏天下之氣節挫折天下之人材此數百年以來之用心也於是村學呻吟但使倖得進士即可坐致公卿吏役卑賤而藩屬之承襲官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七

吏之銓選悉聽命焉後世論之旁觀睹之未有不啞然失笑者然積穢生蛆叢陰生魅非有洪流烈火則未易於蕩滌也

吏胥之天下久矣人人能言之然吾觀米葉水心之言則南宋固如是也水心別集吏胥篇云吏胥之得從古患之而今為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不修職業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胥吏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

路傲視其常情耳故今世號為公人世界又以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此固然也近人魯一同通甫文集言胥吏之弊與此正同故知古今一也昔人云物極必反然不反者已七百年矣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卷九云近世士大夫多不練故事或為之語曰上若問學校法制當對曰有劉士祥在問典禮因革當對曰有齊聞韶在士祥聞韶蓋國子監太常寺老吏也士大夫不修職業安得不成公人世界乎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六

明張燧千百年眼卷五云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儒宗而無所表見至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類出於吏胥中如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可為將而入可為相然則何吏胥之多賢耶夫吏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畢見其志復知得自奮於公卿故不肯自棄於惡而後世顧以為雜流此士大夫所以恥而不為也按秦以吏為師漢人猶收其效若能使士人為之而復優其入官之路亦未始非良法也元陸

文圭策問儒學吏治篇稿卷三云自周禮有道得民治

得民之說而備始以吏為對自秦人焚六經以法令為

師而備大為吏所損自漢人以經術飾吏治而儒又為

吏所假又云漢備守章句非科第之秀才也漢吏長子

孫非案牘之吏員也陸桴亭答邵儀臣書云儒治所以

不同吏治者只為一起手便不同儒治從教化起吏治

從刑政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吏治也其原本在學

校之興廢而已又云秦以吏為師特法令未善耳若法

令善則學而後入政猶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也漢則不然雖有學校而無學校之制晉唐又不然教

壞人才而後用之欲復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

哉

唐裴瑜曾注爾雅唐宋藝文志皆不著錄蓋其書久佚

惟酉陽雜俎卷十六云寶曆中國子四門助教史迴語

成武嘗見裴瑜所注爾雅言鶴糜鴉是九頭鳥也然以

柯古之博又時代甚遠已不見其書矣

唐代中葉以後經學漸衰然亦極有名家者余既據大

唐新語略記之按李肇國史補曰大曆已後專學古有

蔡廣成周易強象論語喚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句毛

詩刁彝仲子陵韋彤裴蒞講禮章廷珪薛伯高徐潤並

通經其餘地理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

將父曆算則董和名謙憲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又

云熊執易類九經之義為化統五百卷四十年乃就未

及上獻卒於西川武相元衡欲寫進其妻薛氏慮墜失

至今藏於家又云高定貞公郢之子也為易台八出以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十九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二十

卦六甲入節備為管外傳二十三篇以唐書藝文志攷

之易類尚有李鼎祚陰弘道東鄉助崔良佐元載李吉

甫裴通廬行超希聲諸家其高定所著者有周易外

傳二十二卷即國史補所載書類僅有穆元休洪範外

注及崔良佐尚書演範是尚書之學無名家者詩類有

許叔牙成伯璵書而施士句書不著錄其草木蟲魚圖

則文宗敕撰也禮類有成伯璵李敬玄張鑑韋彤皆五

禮類義

陸質丁公著上敬伯孫玉汝杜肅張頰諸家春

秋類有盧藏用高重又許康佐等左氏傳一作文徐文

遠陰弘道馮伉劉軻韋表微王元感韓浞陸質樊宗師

李璵張傑裴安時第五泰成玄陸希聲陳岳皆吉州人

折衷近人山東郭翔郭翔書宋志入諸家孝經有李嗣

孫氏有輯本

真平貞存徐清徐清元同人與諸家論語僅韓愈張籍兩

家而愈書殆出偽撰籍之論語注辨又非說論語也其

總說羣經者則高重之經傳要略慕容宗本之五經類語劉鎔之經典集音而已蓋唐人不甚重經學開元中撰三傳異同例之李氏史竟失其名注釋經典者啖陸諸人而外亦罕傳其姓字若韓滉樊宗師之倫其所傳又不在經學也蔡廣成啟源十卷周易外義三卷唐志不載而宋志載之其宋志足補唐志之闕者易類則郭京邢昺李翱張弼王昭素縱康又諸家春秋類則黃恭密一家唐書亦載唐志多兩種經解類有劉餗一家如是而已而其亡佚者蓋十之七八也如李鼎祚成伯璵諸人以書傳而其人亦傳豈不幸哉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三

董和本名純避憲宗名改著通乾論十五卷見唐志天文類

楊升庵曰洪武中翰林學士吳沈等編千家姓以進傳之天下今世猶以宋時百家姓訓蒙失之矣余謂吳書實無以勝宋時村塾之本氏族之學必放源流兼知種別非訓蒙之所急也若以爲識字計宜莫要於讀說文部首矣

月以日光爲光實周以前舊說尙書康誥哉生魄爲傳云三月始生魄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按謂月爲魄則其明爲魂而魄爲其本質矣周禮日北月李籍音義云日

譬火光月譬水元月含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月稟日光而成形兆故云日兆月也

洛陽伽藍記卷四云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閒寺然是書言十月一日四月四日四月七日等皆無初字疑此處初字是後人妄增也

蕭吉五行大義卷五引祿命書云金人剛強自用木人多華而雅水人開通智慧火人自貴性急土人忠信而直按隋志祿命書有雜元辰祿命二卷泄河祿命三卷又云梁有五行祿命厄會十卷亡此條以五行言當出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三

五行祿命厄會也泄河卽陷河術數家以祿前一位爲

陷河

隋志相經要錄二卷蕭吉撰今已不傳五行大義引左慈相訣及相秘訣等書皆隋志所未著錄董正左慈皆三國時人董正說太清神鑑玉管照神局並引之遺說流傳及於隋唐五代未知史官何以失之且三亭五嶽等說至今相術家猶奉爲圭臬矣左慈相訣後氏補三國藝文志並失載

五行大義卷五引孔子元辰云北斗第一神字希神子第二神字貞文子第三神字祿存子第四神字世惠子第五神字衛不鄰子第六神字微惠子第七神字大景

子

琅琊代醉編卷引鐵橋海語云占城之外羅海中有分水沙嶼隱隱如門限延際橫互不知幾百里巨浪拍天異於常海由馬鞍山抵舊港東注為諸番之路西注為朱崖借耳之路天地設險以域華夷者也由大羅厓大佛靈以至觀純山自朔至望東旋而西既望至晦即西旋而東此又海中潮汐之變接岷岷即昆崙蘭茗館外史作大崑崙

今之江甯府治明代南京之舊制也自洪武建都以來城陷者數回矣包慎伯文集常咎劉誠意不知形勢余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固疑誠意未嘗改作僅僅築宮室造官廨餘皆沿宋元之舊耳及讀陳龍川集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云今之建都非昔之建都也臣嘗登鍾阜石頭而望今置在沙背之旁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適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不恃險以為固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元武湖以為險擁秦淮

清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敗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元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其欲復六朝城郭與包慎伯論議正同

楊仁山居士文會常謂佛家有地圓義以楞嚴經視地

如菴摩羅果一語證之近時言佛典者多用其說然余閱倪二初讀書記卷七已有是義倪云西人言地度經緯

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立案地圓之說不特見大戴禮嘗讀楞伽經百八句偈問云側住覆世界如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因陀羅網注世界如器有側有覆有仰有橫因陀羅網即帝網網有千珠珠光交映喻世界重重無盡此與今西法所論地球圓體者正合偈問又云或離日月光如是等無量注或無日月所照愚案趙君卿周髀注曰北極之下春分至秋分為晝秋分至春分為夜御製儀象考成云北極之下赤道當地平夏則有晝無夜冬則有夜無晝此非撈伽偈所謂或無日月光者邪中庸日月所照霜露所隊李安溪曰兩極之下日月已微嚴霜寒露所鍾亦莫不有人物焉故須言霜露所隊亦此意也余謂釋典所言世界極廣遠矣二初專以此土言之矣諸局促魏默深海國圖志亦多此病然臆求證

亦足開學者之先聲嘉慶間人能作是說不易得也
瑜伽師地論卷七十九云菩薩作諸眾生引發善根所
依止故猶如大地而諸菩薩非如大地中庸而轉眾生
依之自施功力方得存活此言大地中庸而轉實地動
之義

印度奈拉王話乃麻罕比拉答詩篇中最美之詞也其
首泥沙達王子奈拉與威答魯哇王女答馬羊台結婚
事有鵲鳥媒助使二人互慕語按屈子離騷云吾令鳩
為媒又云鳳鳥受詔與此詩命意正同豈詞賦家用心
偶合耶抑楚蜀南服莊躡開其時與天竺已相通而
純常子校語卷二十六 五

知其文字耶若能盡譯費大詩篇必有益於古學也
彭崧毓漁舟續談記夷俗云緬甸國王以親姊妹為正
妃宗女為嬪御屬愈疏則分愈下此余親聞之於其使
臣而內附諸土司猶或沿其俗而不變按齊之長女不
嫁猶諱其言日本亦多娶同姓然尚無親姊妹為夫婦
者緬俗如此極為可異尚當再考

日本貝原篤信格物餘話云本邦上世雖異母兄弟姑
姪亦娶納國史往往載而不諱迨與中國通聘漸知其
非禮而改之然至娶同姓此風終未改又云高麗之習
俗鄰野嫁娶之事雖姊妹亦不避國王亦往往如此是

為夷俗之風據此則高麗與緬俗相近

日本倭庵古貨海防臆測作於道光中葉與中土魏默
深海國圖志相先後然其第五十三四節云印度地富
厚蕃庶百物不匱土沃民佚遂流於胞靡故莫臥爾以
蒙古餘孽裔於北方撒馬兒罕之地以明建文年中深
入印度立滅四天竺獨南天竺纔能自保迄嘉靖中亦
為所併莫臥兒之南入印度也一變印度降性之風為
猛賈滅鷲之俗其鋒不可撻未幾歲而復憊然縣弱元
文中大挫破於百兒西亞多喪城邑帝遂為俘土地琛
貨陸續充貢僅乃得釋降於近歲南方瀕海之地率為
純常子校語卷二十六 五

西洋所據支那之於印度實相犄齒就今日形勢為清
謀必併印度然後免枕隄之患清雖強大其豨食鄰邦
之行猶迴遼太西之巧清既殲華焉爾據葉爾羌地殆
接印度之脊印度衰茶已極而中間無攔截我師之虞
使前乘兵力之猛驚以直灌印度則彼斷不能抗惟乞
降耳取印度而嚴其沿海之備守其陸路之衝要以綏
懷西南夷可以威覃四海乃舍而不問致泰西人肆意
占據瀕海地以漸侵削五天竺坐失可乘之會此識者
所為深惜也若更任泰西之狼貪使之盡吞印度憑據
安日河東西以攻通支那其禍有不可言者焉嗚呼明

人不取蘇門答臘而南洋之門戶曠有清不營五天竺而西方之瀋離失蕩蕩黃海巖巖白山棄之北庭莫可控扼邵陽籌海之論光澤北徼之編張皇補苴何足道哉印度史論形勢曰經略進取之策唯在君主英剛宰相得人之邦國而後可期成績焉至民主主義之邦國則不然今之英國形勢一變其政治悉是民治雖有克雷武哈士丁不遑展其驥足必矣露西亞則反之其君相及士民有志之徒協心決意以貫徹立君主主義焉其目的確乎不拔印度之落於露西亞即斯拉勃人種之掌握也應不出二十年是非一人之私言英人查列斯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三七

士馬爾敏及佛人列沙爾諸識者所共推測而不疑也由是觀之印度之自立尙有待於他年而羅利之逼處禍更深於今日不振武略何以禦之然則開通川滇諸邊訓練蕃回種族以圖進取之地者非貪他人土疆聊可以固吾圉也

近人奇門遁甲源流云明宸濠之亂有孝成君者以奇門進王陽明所謂李氏奇門也仇鸞門下士有林士徵者以奇門占兵有奇驗錦衣陸炳序其書傳之所謂林氏奇門也陶仲又以李林二家書參以他說名陶真人遁甲神書勝國以奇門著見者三家而已余案國初薛

鳳祚有奇門書又在三家之外然明史藝文志五行類奇門之學僅著錄池本理鮑世彥劉翔徐之鏗胡獻忠五家之書於李林陶三家皆未之見也楚人朱清文著奇門旨歸乃云復黃帝千八十周之舊且以諸葛武侯壬遁之術爲受之婦翁黃承彥蓋不足深究

立世阿毗曇論卷二佛說天下有四一剌浮提二西瞿耶尼三東弗于逮四北鬱單越此剌浮提周迴六千三百由旬其面如車一切眾生生此地上面似地形西瞿耶尼周迴七千由旬地形圓圓東弗毘提周迴七千由旬地形圓圓猶如滿月北鬱單越四周八千由旬以金山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三九

城之所圍遶是地有四種德一者平等二者寂靜三者淨潔四者無刺按此佛說地圓之義北鬱單越在天人間不可思議惟東南西南地形皆圓其面如車蓋即如輪之謂人面似之居可知矣

顧亭林菰中隨筆云歐公作桑景傳贊言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嘗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此於宣和海上之盟洞若目見余謂武王誓眾遠及微盧唐代起兵亦資突厥但必主兵強而後客兵可用耳否則回紇欺唐蒙古滅宋而華爾戈登之事中國亦更爲歐人所輕矣夏史垂戒有心人所當三復也

林之言蓋譏吳三桂而發

屈原楚辭漢藝文志名之賦此人人所知也余以為亦可謂之詩嚴夫子哀時命云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屬詩王子淵九懷云悲九州兮靡君撫軾歎兮作詩劉更生九歎云舒情陳詩冀以自免兮皆楚辭稱詩之證又九懷內匡機一篇五言至多與東漢徐淑百詩同調此尤楚詞與詩相通之據也

宋周輝清波雜志十康定二年劉渙奉使入西羌招納喃斯囉族部蕃法唯僧人所過不被拘留資給飲食渙乃落髮僧衣以行蓋此時西藏已奉佛法矣康發祥伯田詩話云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二五

清波雜志有宋羅照本周輝作周輝

明袁表世緯惜爵篇云正統以後朝野多故師旅數興權宜之制興而爵之令開於是存納粟買馬之例而拜官者不過處以雜流未有偃然為令親民者也今天下泰甯非有金革之事甚不得已也而數開此例其就選也入錢多者且得為大縣令名器之濫流品之淆未有如今日者也按此可知捐納知縣有明實開其例惟當時尚未定銀數多少如近日之海防報效而已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收文選左太沖當是六言詩之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三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萍鄉文廷式撰

西清黑龍江外紀云索倫語多類滿洲達呼爾語多類蒙古聽之既熟覺其中多雜漢語龍沙記略云索倫達呼爾語音與蒙古稍異聞雜漢語當是元代軍民府之遺此說得之又云布特哈近歲能通漢語者亦多呼倫貝爾則實不能余謂東方之雜漢音自辰韓已然矣不必沿於元代軍民府也薩英額吉林外記云白山一帶處獵為生者謂之布特哈滿洲語布特哈與獵也布特哈烏拉即打牲烏拉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黑龍江外紀云旗下未入伍者號西丹按西丹與契丹音近未知其義俟考

漢書揚雄傳雲鸞作虐服虔注雲鸞鸞時匈奴也按匈奴即雲鸞之轉音譯音無定字耳今匈奴之裔在歐洲者猶名匈奴利字語音之餘匈奴亦匈奴之音轉是此族四千年名不變也以此證之滿洲源流考以珠申為肅慎之轉音蓋必可信

交涉紀事本末又以噶司為匈奴之轉音按噶字為匈奴之轉音司字蓋餘音耳西書凡司音克音兒音之類大抵似此

日本語呼兄為阿西既按晉書載吐谷渾慕容廆之兄也因爭馬而別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是日語與鮮卑相近又滿洲語呼點心點心二字見傳甚多今沿用之唐宋說部之屬曰克食日本呼點心之屬曰菓子而其音正與克食同滿洲語呼弟曰多日本呼弟曰阿多是日本語又與滿洲相近疑東方之語言多可相通若以今之滿洲索倫文字語言與朝鮮日本互證必可知其沿革之故而史學及人類學所益亦不淺也唐會要迴鶻謂父曰阿多按日本人謂父曰阿多咎亦頗相類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一曰後魏之世有簸邏迴歌其曲多可汗之辭皆燕魏之際鮮卑歌辭音不可曉解蓋大角曲也按周齊閒通鮮卑語者甚多至後周時遂已不可曉解蓋鮮卑語至唐已亡矣卷二十五云可汗吐谷渾又慕容別種知此歌燕魏之際鮮卑歌也其詞虜音竟不可曉此指慕容可汗吐谷渾等六歌言之

陔餘叢考卷三云本朝國語以阿厄漪起而余隨征緬甸軍中翻譯緬文亦多阿喀拉等書

宋孫穆雞林類事載高麗方言凡數百條如神曰神通佛曰字仙人曰遷海曰海江曰江溪曰溪雉曰雉賽鶴

曰鴉牛曰燒法羊曰羊鼠曰鬻馬曰末之類大抵皆中國語或音讀稍異其本土方言必當有與吉林日本各地相同者當考訂錄之

日本福澤清司文字談云前歲東京有羅馬字會之舉蓋欲講究羅馬文字以一字內言語諸國公使皆可之

伊國按即意公使獨不肯曰余欲講明支那文字施諸

宇內通諸世界也何則他國文字皆辭而無意義支那文字則會意能含許多義理故萬國若用此字則通義理也敏發著述也簡矣公使之識可謂卓絕公使語見醫林新誌

百七十九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明史外國傳弘治十年暹羅人貢時四夷館無暹羅譯字官閣臣徐溥等請移牒廣東訪取能通彼國言語文字者赴京備用從之正德十年進金葉表朝貢館中無識其字者閣臣梁儲等請選留其使一二人入館肄習報可明人譯學荒疏至於如此至選留來使尤可詫矣又武宗南巡佛郎機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為戲

太平廣記四百八引玉谿編事載南詔驛信暨清平宮趙叔達詩一首謂鄰國為滕越天子為震且謂朕曰元謂卿曰我謂詞臣為清平官波羅虎也毘勇野馬也俚

柔百姓也然其詩造句用韻悉遵華風蓋郝隆俶隅清池之流而非後漢隗官隗構之比也

波斯字母三十二字由右左行見日本古川宣舉波斯事情今錄於左

ア アウ アケト アサハ シカク

ハ ハ ハサル ハハト ハカク

ヒ ヒ ヒサル ヒトリ ハハム

ヒテ ノ ト ヒカク ヒニム

ヒセ ラ セン ヒアヒ シヌム

ヒフム ゴ フム ヒカク シアウ

ヒキ ヒル フス ヒハ

ヒヘ ヒル フス ヒハ

ヒヘ ヒル フス ヒハ

ヒヘ ヒル フス ヒハ

ヒヘ ヒル フス ヒハ

ヒヘ ヒル フス ヒハ

ヒヘ ヒル フス ヒハ

ヒヘ ヒル フス ヒハ

ヒヘ ヒル フス ヒハ

ヒヘ ヒル フス ヒ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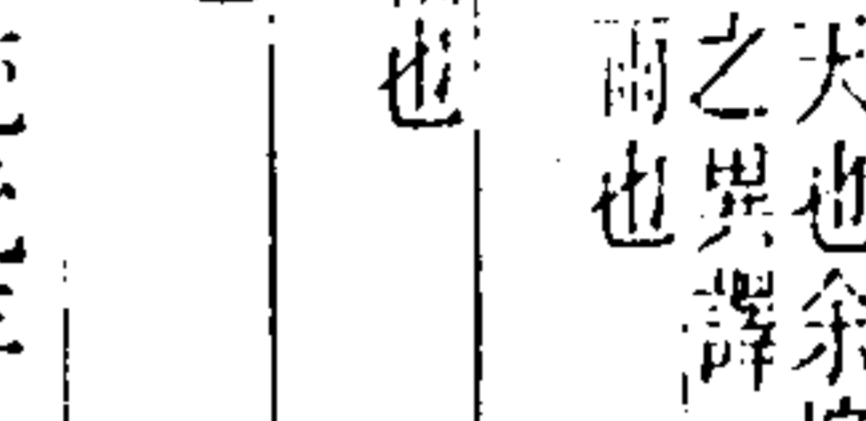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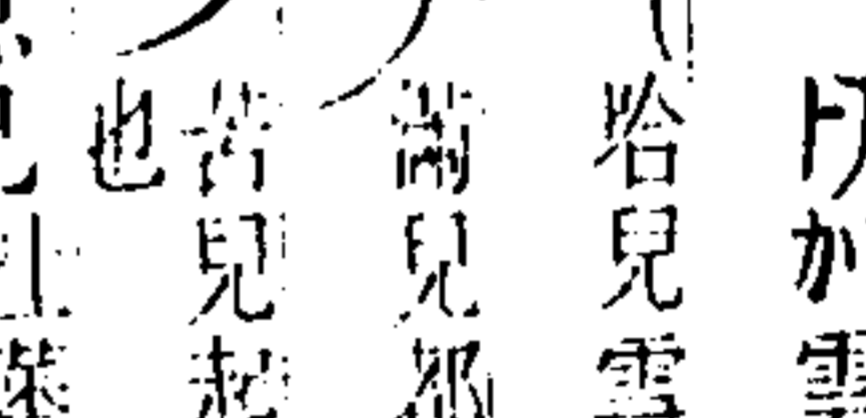
ヒヘ ヒル フス ヒハ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元史選舉志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五月尙書省臣言伊斯題費文字宜施於用今翰林院伊普迪哈魯鼎能通其字學乞授以學士之職凡公卿大夫與富民之子皆依漢人入學之制日肄習之帝可其奏是歲始置回國子監延祐元年復置回國子監設監官以其文字便於關防取會數日令依舊制篤意領教考證云按續通考回國子監罷於英宗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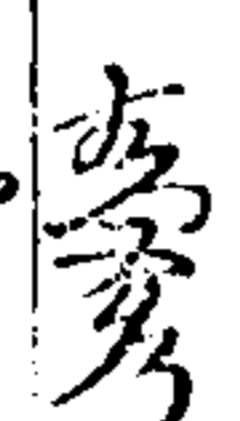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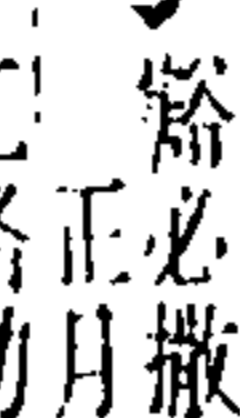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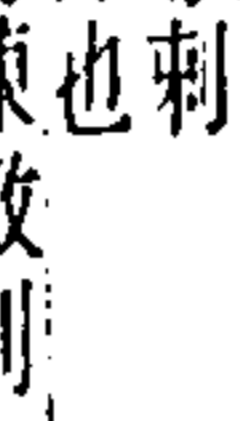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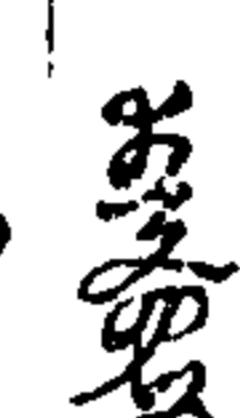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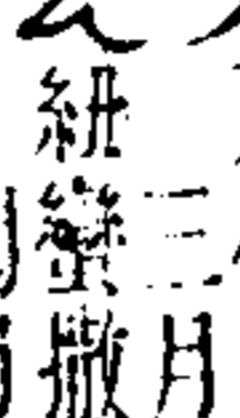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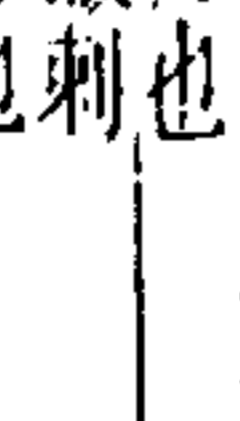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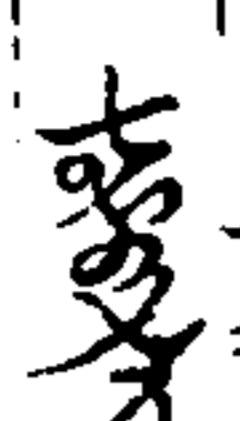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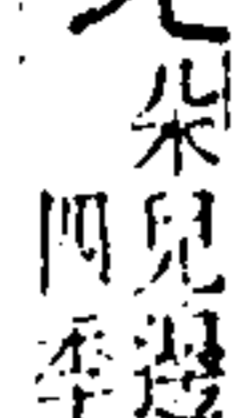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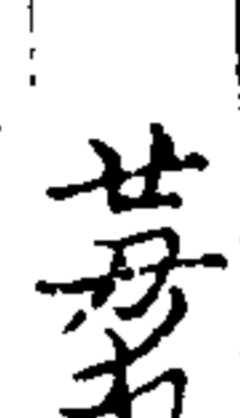
北澤正誠元代開國略云元起朔方俗尙簡朴始祖以

來二十餘世未有文字成吉思汗起發號施令皆假用畏吾字今據八紘譯史所載八紘譯史云緬甸國書之揭蒙古字之淵源於左前高昌國書即畏吾字

 騰克力天也余按即撻犁之異譯 牙木兒雨也
 起勞補也
 哈兒雪也
 滿兒都也
 苦兒起列的雷也

後五十餘年世祖中統元年始命八思巴上蕃薩因畏吾字製蒙古字僅千餘字母凡四十一今揭其關紐變通之狀如左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五

 審必撒刺
 元格勒陳撒刺
 哥亦撒刺
 察黑兀赤兒
 紐蠻撒刺
 月失仰恒
 年簡也
 察黑兀赤兒
 柴兒邊察黑
 察黑兀赤兒
 時刻也
 時刻也

元史選舉志至元八年正月始下詔立京師蒙古學以通鑑節要用蒙古語言譯寫教之元貞元年命有司制地給諸路蒙古學生員俸廩其學官至元十九年定擬府路設教授國字在諸字之右東華錄順治十三年十月命 太廟牌扁停書蒙古字止書滿漢字十四年正月凡各壇廟門上扁額從 太廟例去蒙古字止書

滿漢字

文獻通攷三百三十八天竺條云太平興國八年有婆羅僧永世與波斯外道阿里煙同至京師阿里煙自云本國王號黑衣姓張名哩里沒署大臣九人治國事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婆羅門

晉書苻堅載記姚萇求傳國璽於堅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又王猛疏曰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叻之

苻融傳曰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六

繼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

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

榕村語錄卷十七云史趙言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蓋今算馬六作L亥字下有三L而上乃二字下其二字于旁則為リ亦算馬也按孔奭軒說左傳

此條正與榕村說同惟何秋濤一鐙精舍甲部稿所說為異

卷二十六云分野之說荒誕無理雖祖冲之約略言之

亦大段不的確以左傳中兩處觀之似是分封時以某星賜某人使其國有水旱疾疫得而祭禳之未必以此分疆畫界也

又云四遊之說朱子屢述之而不悟其非何也謂地於春夏秋冬相那移三萬里如人在舟中舟移而人不知果爾則看北極高度當隨時不同何以北極出地之度萬古不改耶周髀算周公問商高一篇為經其餘皆傳有假託無理語卻有精到處分別觀之可也程子謂日無時而不為精地無處而不為中妙極此分明是說地圓而不指明其故關於所不見也又云地無窮者如無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七

端也亦極好 朱子言天不宜以恆星為體當立有定之度數記之天乃動物仍當於天外立一太虛不動之天以測之此說即今西秣之宗動天也 地平之說是地與天相際也程子以為四邊有空闊則地在中一彈丸耳極得其理

卷三十七云古者君臣如朋友情意相浹進言亦易畏憚亦輕奈云金人初起君臣席地而坐飲食必共上下一心死生同之故強盛無比及入汴得一南人教他分辯貴賤禮勢日益尊崇而勢隨衰漢高祖初得天下君臣固無禮叔孫邈不過記得許多奈家制度耳杜工

鄒云叔孫禮樂蕭何律其實壞事就是此二件榕村於康熙時特錄此條極為有意

卷二十六云張平子造地動儀甚奇各處地震皆知之司儀者報聞及彼處奏到時刻皆應不知何理定九先生云先業師倪先生云地動儀當是極平平之至少石動便傾響何處地震其餘勢所及者必遠人不覺而此器平極遂有聲至其語之過於神奇者或有潤飾也余案地動儀必與電氣相關近來電學日精質之西人當有能言其理者倪君所言尚未得其要領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八

三老嗇夫游徼三老即今之鄉約也掌教化嗇夫即今之甲長也主錢糧游徼即今之練總也司盜賊縣有十鄉鄉有鄉長又有鄉三老嗇夫游徼略如縣制鄉有十亭亭有亭長凡三老嗇夫游徼皆郡守自行辟除薦諸朝即為之錄用此等皆即用本縣之人其名俱載在官籍故漢書列之百官志非比今之鄉約甲長練總皆無賴之徒為之並無職銜自知貪糞事敗不過答逐故趨利為非不少願惜漢時內之黃門執戟一切左右服役之人以至外之三老嗇夫游徼大抵皆用士人所以吏治可觀案此條言漢制極可取

起世經言南閻浮提日正中時東弗婆提日則始沒西
瞿耶尼日則初出北鬱單越正當夜半易地亦然海國志
引之又閻浮提州所謂西方瞿耶尼州以為東方
耶尼州所謂西方鬱單越州以為東方鬱單越州所謂
西方弗婆提州以為東方弗婆提州所謂西方閻浮提
州以為東方南北亦然樓炭經云日繞須彌山東方日
出南方夜半西方日入北方日中如是右旋更為晝夜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六車師前後王印高昌安史之
亂其地陷沒復自為國語訛亦曰高敞然其地頗有回
鶻故亦謂之回鶻宋太平興國六年其王始稱西州外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九

生師子王阿廝闌漢遣都督麥溫來獻五月遣供奉官
王延德等使高昌使還敘其行程來上云歷回梁幼待
按當即凡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大蟲太子
族族接契丹界次歷屋地因族蓋達于于越按即王之
子次至達于于越王子族此九族達韃中稱尊者次歷
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之所居之地城基尚
在有湯泉之地傳云契丹舊為回鶻牧牛回鶻徙甘州
契丹達韃各爭長攻戰次歷阿墩族經馬綜山次歷
格羅美源西方百川所匯極望無際 高昌即西州也
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露沙婦

人戴油帽謂之蘇慕遮按此略誤用開元七年歷以三月九
日為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鎊石為筒貯水激
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為戲謂之壓陽氣去病按此即漢
佛寺五十餘區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
謂外道者也又云延德初至達韃之境頗見晉末陷虜
者之子孫成相率遮迎獻飲食

卷三百三十七高昌使于闐記曰沙州西曰仲雲族
其牙張眉眉眉眉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按仲雲
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咸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
征匈奴屯田於焉廞蓋其地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十

條支魏時其國名排特案排特即報達之異譯

卷三百三十八康居大業中遣使朝其王姓溫月氏人
也舊居祁連山昭武城云云

烏菴國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為其上族婆羅
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主動則訪決焉按今之烏斯
藏蓋即烏菴之轉音

卷三百三十九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
有使隨昱貢方物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而
不能存唐貞觀十二年遣使朝貢

宋史于闐國宋太宗遣供奉王延德使其國游佛寺曰

應運大甯之寺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海國圖志卷三十二云案摩尼寺波斯外道皆天主教宋時回疆間有之余謂摩尼非天主教魏氏說誤

西城水道記回語謂漢人日和台案和台即輟耕錄之黑炭實唐字之轉音

西域水道記引回人庫魯安書云其部初有女子曰阿耶固庫魯魯者天帝使一丈夫向女吹噓伊氣感而有身生子曰麻木哈伊次為回部王傳至三世童蒙習佛法又十四世為吐呼魯克吐木勒罕伊犁河邊無容城南經故回部至吐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十一

呼魯克吐木勒罕

職方外紀波羅尼國即波蘭國在亞勒馬尼東北其人美秀而文和愛樸實其王世守國法不得變動分毫

王肱枕蚓菴瑣語道有南北宗自東華帝君授漢鍾離權權授唐呂巖巖分為二宗一授遼陽進士劉操號海

蟾子操授宋張伯端號紫陽伯端授石泰號杏林泰授薛道光號紫賢又名道淵光授陳栲栳授白玉蟾蟾授彭耜

此南宗也一授金之王嘉嘉授七弟子曰邱處機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馬鈺鍾妻孫不二世謂之七祖此北宗也七祖之跡皆在東海勞山而邱處機為元

祖所聘弟子十八人居燕之長春宮今都城西南白雲觀也王嘉成陽人餘俱登州人

四庫提要辨學遺牘一卷明利瑪竇撰是編乃與虞淳熙論釋氏書及辨蓮池和尚竹窗三筆攻擊天主之說齊固失矣楚亦未為得也

又靈言蠶勺二卷明西洋人畢方濟撰徐光啟編錄之書成于天啟甲子皆論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 又空際格致二卷明西洋人高一志撰西法以火氣水土為四大元行而以中國五行兼用金木為非一志因作此書以暢其說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十二

金石萃編景教碑後案語云此碑稱常然真寂啟隱真威亭午昇真真常之道占青雲而載真經舉真字不一而足今回回堂謂之禮拜寺又謂之真教寺似乎今回回之教未始不源于景教余案此說近之回回述摩西而闕耶蘇蓋即用波斯之舊俗故信從者眾矣

太平御覽六百十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漢大將軍東平王約漢王聰戲之曰汝誦何書味何句也約曰臣誦孝經每誦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於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未嘗不反覆誦之聰大悅

石勒載記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

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徐光曰魏承漢運為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陛下為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何異玄德

陳新蔡王叔齊續紀其言絕痛真屈子之嗣音編後楚詞者所宜取也蛙聲篇曰嗟子陽之尊大兮感華林之太恣予微茲之故兮胡為乎泥中武微之詠也電篇云豈天誤余之負名兮戒予食夫周粟采薇之志也雷篇云惟狡童之不戒兮乃終喪乎七鬯麥秀之歌也然而終不能不灌將隋京者門戶之思身世之憂也以此而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三

推新莽國師不能無罪而吳興承旨可以無譏也已

晉書載記第一云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

劉淵載記成都王穎敗挾天子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

晉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

又劉宣師事樂安孫炎

石勒載記劉演部將臨深按臨姓臨孝存之外惟見此人

人

呂氏春秋孝行覽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商之所制法也

困學紀聞九以十一星行歷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彌乾原注肆斯經本梵書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歷晁氏謂汴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五星之術其來尙矣

唐藝文志歷算類都利肆斯經二卷貞元中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譯其文

又云我辰安在論命之說也不利子商袁九年左傳則見姓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庚午則見支幹之有吉凶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云云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四

歷有小歷有大歷唐曹士蔣七曜符天歷一云合元萬

分歷本天竺歷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為歷元雨水為歲首世謂之小歷行於民間石晉調元歷用之後周王朴

校定大歷削去符天之學為欽天歷集證五代史司天考云云

書錄解題肆斯歌一卷青蘿山布衣王希明撰不知何

人困學紀聞九步天歌唐志謂王希明丹元子今本司

天右拾遺內供奉王希明撰云云

困學紀聞十三云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事見周書武帝紀

紫緋綠袍始於隋大業六年翁元折案隋書卷之七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得史以青庶人以白屠

商以早士卒以黃

又云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余記范祖禹唐鑑云宋之興也亦無以異於先代蓋謂不能過於石敬瑭郭威也亦不可謂非直筆矣

卷六云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皆見於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兵 唐蕭俛傳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勸帝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聚為盜賊朱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十五

克融王庭湊亂燕趙悉收用之

困學紀聞九云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玉冰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懸朗中古道德稍衰標星隱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為始遁甲式法今猶用焉楚辭劉向九歎云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

卷六云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說學昭十年秦之亡也

自子楚之不得誦謂之學亦二世而亡

又云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哀二十一年春秋之

季已輕儒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有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見荀子末流極於李斯

又云災異古史官之職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秘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後理宗在位三十枋臣欲抹煞災異三館遂不復知

又云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哀十二年仲尼弟子載夫子之言曰先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十六

困學紀聞十四李自宣唐鴻猷一篇即新書本傳所謂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獨翁元圻案白集埒錄唐劉全白所撰碑記曰君名自廣漢人天寶初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藹書並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

卷十二云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欲興太學教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宏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公令也詳於取而略於教不過開祿利之塗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

而擬疏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哉韋賢傳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魏了翁跋揚子謨所題一經關詩曰謂籬金不若一經鄒魯諺也近聖人之世之居皆未遠也其詞氣已甚

外國史略西刻地在後藏南魏默深云即克什米耳嘉慶年間倫

亞升王所立國也此君之祖曾取印度及回教二者參

合為一以宇宙萬物之主宰為萬土之王盡絕神佛自

為一教至倫亞升王募兵攻伐甲布居民奪加治彌耳

等地海國圖志卷二十一

廣東通志日南徼外占城以至西域默德那國其教專

以奉天為本其經有十三藏凡三千六百餘卷謂之回

回色目教門今懷聖寺有番塔創自唐時凡十六丈五

尺每月禮拜者是也亦有占城諸國人雜其間

清容集琴述云自渡江來譜之可攷者曰閣譜曰江西

譜閣譜由太宗時漸廢至皇祐間復入秘閣今世所藏

金石圖畫之精善咸謂閣本蓋皆昔時秘閣所度而琴

有閣譜亦此義也方閣譜行時別譜存於世良多至大

晟樂府證定益以閣譜為貴別譜復不得入紹興時非

入閣本者不得待詔曰江西者由閣而加詳焉

海國圖志七十一引四洲志回教中分為二一曰色底

特士教一曰比阿厘教比阿厘者穆罕默德兒子傳教

而小別其宗今惟巴社及都魯機知其為比阿厘回教

晉輿服志武冠侍中常侍則加金貂附蟬為飾插以貂

毛黃金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胡廣曰昔趙武靈王

為胡服以金貂飾首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

又云笏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

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

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手版即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

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五行志秦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胡樂及為羌煮貊

炙太康中又以氍毹為絃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

國必為胡所破夫氍毹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絃頭帶身

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服

妖之應也

蚺菴瑣語今民間盛行所謂教門者說傷談經男女混

雜歷朝厲禁而風愈熾蓋緣其師挾一幻術傳教與徒

有置水一盂令人照見各樣衣冠有狐傳異香今人聞

之皆願歸附又有坐香蓮氣存想捻訣不數日間空中

現一景象或見祥雲瑞鶴天樂騰空金殿瑤山仙童玉

女種種奇異愚人信為得道死心歸向明時有盧某者

妄撰偽經名曰五部六冊近世尊稱為盧祖山東西則

有焚香白蓮江南則有長生聖母無為慈團圓果等號約數十條派各立門戶偶讀宋葉石林先生避暑錄話乃知出自漢天師張道陵余詰親友在彼教者略道運氣坐功拜表齋天俱道教科儀證葉語之不妄彼所謂聖母者斗母也慈團者虛靜天師所嗜今龍虎山祭必以慈也

西學略述卷三猶太教以摩西創定律法著創世等記為聖人 又猶太教之舊約書共分三十九卷為摩西諸聖之所著耶穌教之新約書二十七卷為馬太保羅諸聖徒之所著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九

又云回教以末日人魂皆受審判多與耶穌教同惟將耶穌列歸諸聖而以穆罕默德為真主之欽使又云人身死而靈魂不死婆羅門教四韋多書中未言及而輪迴之說載於佛教書中是當中國西周時印度始有靈魂不與人身同盡之論也至於伊及國之古教皆言人之靈魂永生且受審判迨後其教傳至希臘皆詳見於和美耳之詩中近巴比倫地有掘獲古甕者其上刊有文字述經多人辨識知其時亦有靈魂永生之說且言人之生死分界而居生則身處陽世死則魂歸陰世中矣猶太教舊約書中有生命樹食之而得永生

等語

昔希臘創著國史之希羅多言輪迴一說起於伊及其論以人死則靈魂去必另托他物而生凡地水風三界之毛類鱗類羽類諸蟲之身無不徧歷迨三千年數滿一週始復得生為人云云此論甚古

又云火祇教例每屆年終五日皆為亡者之靈魂祈禱又云印度之婆羅門教先於佛教亦皆敬畏閻羅王晉書四十八閻續傳續上書理太子之冤曰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二十

石勒載記子弘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後周天竺三藏闍那耶舍譯大乘同性經卷上云譬如虛幻夢泡燄霧電水沫旋火輪按火輪二字本此又云離於飲酒不妄語此釋教斷酒之一證又云云河名得眾生實相所謂得彼大智同性瀛涯勝覽阿丹國崇回教阿刺壁言語市肆熟食及綺帛書籍俱如中國杭大宗道古堂文集景教續考曰西域三教曰大秦回回曰末尼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國歲往來西域商賈

頗與囊橐為姦李文饒亦稱其挾邪作蠱浸淫宇內

又曰穆罕默德生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具見天方古

史又言國中有佛經三十藏自阿丹至爾撒凡得百十

有四部如討刺特降與母撒則通爾降與達五引支勒

降與爾撒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撰經六千六百

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此外為今清真所誦習者又

有寶命真經等

海國圖志二十五引每月統紀傳亞刺伯古居民崇太

陽星辰以為神明猶太民亦遷移立國耶蘇之徒廣布

其教然道理不正初差毫釐後繆千里陳宣帝大建元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三

年有穆罕默德生其地為回回開基之祖

困學紀聞五曾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

如無與史記老子之言略同

晉符健載記於豐陽郡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

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異賄盈積

歲時廣記二十八引蕙歙拾英資陽士人妻崔氏事又

二引鷲

常有新羅使至云東夷士庶願請蕭夫子也頽士為國師

太平廣記一百

朱子語類佛家於心地上煞下功夫百十道之在天下

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百二釋氏於天理

大本處見得些分數同佛氏之學有與吾儒相似如云

有物先天地云云又曰樸落非它物縱橫不是塵云云

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甚麼樣見識今

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上

後漢書曹褒傳皋陶不為盜制死刑

邵武某人作省元五母雜用畝字孝宗大怒欲駁放了

後又不行朱子語類

莆陽解試道者心之主宰賦士人多以芒芴字押在八

勿韻內考官以失韻不取莆人為語曰可憐芒芴三千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三

字一夜沈埋古戰場宋增註正誤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近時士大夫以蘇子瞻譏文選去

取之謬遂不復留意殊不知文選雖昭明所集非昭明

所作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所失雖多所得不少子

瞻文章從戰國策陸宣公奏議中來長于議論而欠宏

麗故雖揚雄亦薄之按子瞻文欠宏麗正坐讀選未深

耳張氏之言深知蘇氏之學者

集沙門不應拜俗事卷三赫連悖悖音義云正作勃悖

二形第二卷作赫連勃勃藏經音義隨

鈇涉舊韻云盞也新韻云盞也新韻文盞之貌也六

食堪新韻作繼甚二形又作繼陸氏作堪也同上

免為門條引文字音義卷二

世本曰堯時无勾作磬同上

卷十九云梵世此土玉篇說文字林字統先無梵字後

葛洪佛經中錄入字苑陸法言撰入切韻矣

適足上章石反亦發語之辭也正作適也又音

適正上尸歷反善也往也始也正作適也又

南越志云南海以蝦作酒杯鬚長數尺釋可洪藏經音

矩矱川音作穫江西音作矱同州城南天壽寺碑文作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矱矩八謹毓後周帝諱也又開皇三寶錄第三作敏

非也同上耒耜下引三禮圖同上

虞喜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現其初生見仙

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也卷二

僧勔按開皇三寶錄第十一卷作勔卷二

三輔故事曰始皇殿名大廈卷二

錐今宜作鐃戶圭許規二反大錐也見孫愐及襄筠和

尙韻同上

拓闕上他各反下都豆反正作闕也應和尙經音云拓

為略也然阿含經作照提據照字

非是拓字為招也 卷二十七

法勇傳云過蔥嶺上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

有古弋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刃弋先拔下弋手攀上弋

展轉相代三日方過乃到平地 又云蔥嶺下有大江

峻急如箭於東兩山之脇繫索為福相去遠十人一過

到彼岸已舉煙為識後人見煙知前已度方得更進久

不見煙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耳卷十

歷帝記曰黃帝姓姚都軒轅邱同上易曰黃帝戴黃冕同上

料棟正作檄蹠二形舉衣振塵也上都口反下蘇走反

愍懷太子傳陳舞復傳語云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飲中有惡物邪按那字斷句宋詞君心負妾那李清照

詞得似舊時那那字正用此意

晉惠帝紀高平王沈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

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

太平御覽八百十三元中記云金鋼出天竺大秦國一

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木大者長尺許小者如稻米

欲刻玉時當以大金鑲著手指間開其背如月以割玉

刀納環中以刻玉 又八百八引元中記馬腦出月氏

車渠出天竺國大秦國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又云木

難出大秦

木陳道忞禪師爲 世祖所賞後頗以尊貴自大王漁
洋居易錄所記非誣也國初諸禪老惟玉林琇安靜無
遺議耳

通鑑輯覽至元二十三年二月禁漢人持兵器 御批
云元既統一海宇則中外孰非臣僕昔光武推心置腹
雖盜賊尙可收其用况均爲赤子乎漢人持兵器之禁
徒示人以不廣豈天下爲公之理誠撫馭得其道則凡
食毛踐土之倫何不可聯爲一體以充卒伍而資捍衛
若必過示禁防轉使人心離渙其弊更不止于因噎廢
食矣且羸秦銷鋒鑄鐻而勝涉鞏且斬木揭竿以起厲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三五

禁又何益哉

廣韻一先寘字注引楊承慶字統云寘顏府在北州按
臧龍經昆崙東北出寘顏用此

釋問慧語錄三十卷三石霜重修大殿疏云和碩安親

王臨征長沙迎先師碧眼老人問道 碧眼禪師行狀

云和碩安親王迎師問道甚高其操 霜華潭賦自注

云唐禧宗第三太子于石霜祝髮卽普聞禪師也又云

裴休留笏鎮山又云和碩安親王命劉令周鴻韜迎先

師問道

清平樂題畫

江流渺瀰斷雨零風裏一對沙鷗呼不起縹渺輕帆天
際 畫圖省識誰家煙篔雨笠生涯便欲桃源棹棹還
尋竹徑煎茶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
州困學紀聞卷二云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一百五
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祭通志周公城
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原注世說注云推
是金陵木里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 集證
日原注所引常是世說言諸門王右軍謝太傅登冶城
注今闕 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城名錄曰天下分
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讓居宅亦然山岳亦爾也
通鑑輯覽宋孝宗隆興二年復以陳康伯爲尙書左僕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三五

射同平章事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壻文好謙掖
以見

宋劉清之萍鄉縣學記云學長文毅告劉清之俾記厥

成萍鄉縣志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萍鄉文廷式撰

日本人譯撰萬國大年表佛生於周襄王二十九年戊戌而卒於景王二年戊午則各書或作七十九或作八十者正計在世之實年又周匡王五年癸丑表云波斯之教祖梭苦阿士得此頃在世則梭苦阿士得與釋迦同時而稍前日本釋宗演西南之佛教云佛教紀年即釋尊入滅之日至今二千四百三十一年其書作於明云與支那譯所說大相違然萬國年表正用此說按此用錫蘭相傳之說李德裕文章論云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夫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江南唯于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睹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于音韻原注曹植七哀四韻王粲詩有攀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意盡而時詞賦多用協韻猶與元勳包忠舉信是也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以至百韻按贊皇以音韻為協韻與休文所說四聲無有隻者異近時紀文達編休文所作詩賦以攷沈韻殆沿其誤至成篇必耦乾隆閒彭文勤公進呈詩冊有隻韻者高宗命改作耦韻為唐以來五言排律無單韻者正合贊皇所記 大君詞章之學精審如此

日本重野安繹成齋文集明治字典序云議者或欲廢漢字或欲限字以便事夫字者孳也滋益而生至於無窮故有一物則有一字字各有其義以理羣類歐米綴字與漢字何異字豈可限乎且我用漢字二千年矣音訓並行以為語言今而欲廢之是老聃復結繩之說耳可言而不可行今中國頗有欲造新字者其識固遠出成齋之下也夫舊字不可廢何必改新字乎且孳乳之字尚不可限又何能求省易乎異日閩粵音異或偶有行之者然閩粵音雖異而仍每字單節則仍不必用併音之法也中國人不思自強使吾中國之文字語言暢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行於五洲而惟思變古易俗以圖一時之名而其事卒歸於無益真所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余所謂簡易除復重之字而增添專門之字如礦學化學之類其名曰字近譯之書已頗增矣此即孳乳所宜生也然專門之字不習其學者即不可不識其字故雖增添而未嘗不簡易也水經溫水注云華俗謂上金為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為陽邁金陽邁死子咄代立慕先君之德仍改名陽邁昭穆二世父子其名知胡俗之將亡矣按此事必出林邑記此注亦引林邑記云白林邑王范胡達始秦餘徙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然則范文雖揚州人而閱世既多用夷變夏父子其名亦其宜矣今日歐洲風

俗各國皆然其即用陽邁故事乎按羅靖碑父亦名靖容齋隨筆已疑之然

不可

千寶晉紀總論云今晉之興也創基立本異於先代王

伯厚云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周學紀

余讀范祖禹唐鑑云我宋之興也亦無以異於前代是

言宋之得天下其義無以高於梁晉漢周此亦非後世

史家所能擬也宋人猶有遺直也

春秋左氏襄公二十五年傳著於丹書正義曰近世魏

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

為輔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按此引魏律特加近世二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二

字所以別於曹魏工籍樂籍唐時有之惟唐不空度僧

牒後所度頗多無籍之人此後世之所無也書曰刑正

義曰漢除肉刑墨劓刑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

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

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按此稱大隋固為抄襲舊疏之

證錢辛楣劉伯山詩有此說其所稱近代亦當指後魏也

日本圖書寮藏唐抄卷子本左傳三十餘卷城濮之戰

唐人兇懼作曹人兇兇較勝今本

喬松年蘿摩亭札記卷三云後漢書孝和帝名肇李賢

注曰大可翻此大誤也肇字從無此讀通鑑亦承賢之

誤而未改余謂大可切乃大少切之誤可字草書作可

與少字形近而譌曲禮上禮不諱嫌名正義曰案漢和

帝名肇不改東兆郡可證唐人讀肇與兆同音也

東塾讀書記朱子推重東坡一條王山史砥齋題跋已

言之東塾以為朱子晚年之論則砥齋所未及也

後周釋義楚六帖卷八云文陽撰文子十卷

廣西有庾姓見菽園雜記直隸有庾姓見蘿摩亭札記

蓋皆度之譌字猶庫之譌庫也

禮記明堂位伊耆氏之樂鄭注云今有姓伊耆氏者然

兩漢至今載籍未見伊耆氏漢武帝時處士伊祁玄解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四

或即伊耆

回教中有姓朱者往往改姓為黑彼教中通人亦以為

笑然不能止也

速姓光緒己亥摺紳有把總速國相雲南人

隆姓光緒己亥摺紳有干總隆志得貴州人

元臨川洪景修古今姓氏遙華韻自序云自咸淳戊辰

敦半餘力隨見輒筆積歲月得姓九百有奇抄為姓氏

遙華韻參章定類稿千一百八十九姓無其人者不信

不徵云云鄭小谷補學軒文云古人僻姓莫詳於王伯

厚姓氏急就篇漢人希姓莫備於洪容齋隨筆

諸葛武侯八陣圖與握機經同八陣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人皆知之者也文選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書云據八陣之列李注引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牡陣四曰牝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余謂風雲龍虎名雖瑰奇而與此不異然方圓即天地牝牡即龍虎輪衝即風雲浮沮雁行即蛇鳥也張眉大海南日抄云班固燕然山銘勒以八陣苻以威神章懷太子注曰兵法有八陣圖由此觀之非亮所創也按晉書職官志曰陳總為文帝所待特有材用明解軍令及蜀破令總受諸葛亮圖陣用兵倚伏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五

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是武侯圖陣必異尋常章懷不知蓋失傳已久矣薛士龍浪語集云八陣可見者三然天留奇蹟未留遺說也翁元圻注困學紀聞云成都圖經八陣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碁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興元府西縣亦有之則八陣圖有四王夫之永歷實錄永歷三年正月上在肇慶西洋人瞿紗微進新歷詔頒行之是年十二月給事中尹三聘奏瞿紗微擅用夷歷燭亂祖憲乞仍用大統舊歷從之按崇禎議歷之後尙有此事尹三聘之攻瞿紗微又在楊

光先攻西歷之先皆可資故實也瞿紗微何國人西書必有紀載俟攷游藝天經或問列西洋天算家十人亦無瞿紗微

王通蚓菴瑣語載康熙六年七月禮部題奏臣等計算直隸各省巡撫造送冊內敕建大寺廟共六千七十三處小寺廟共六千四百九處私建大寺廟八千四百八十五處小寺廟共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共一十一萬二千九十二名道士共二萬一千二百八十二名尼姑共八千六百十五名以上通共寺廟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二處僧道尼姑共一十四萬一千九十三名沈亦然寒夜叢談云今海內承平又百數十年不知天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六

私建寺廟又增若干僧道女尼又添幾倍然余聞洪楊之亂專毀寺廟亂平以來雖頗修葺尙不及乾隆間十之三四即以吾鄉廬山論之亂前寺廟殆過百餘今重修者不及二十是其徵也黃公度日本國志云萬延元年德川齊昭所上防海疏云統海內寺宇禪宗一萬九千三百八密宗一萬一千一百一過教六萬七千一百源空教十四萬二千融通派一千五百一向派本願門徒四萬五千東本願門徒八萬八千三百九十四專修門徒七千五百二十日蓮教八萬三千合共四十六萬四千九百四十二寺維新以後頗有減損考北魏一萬三千寺唐

武宗廢浮屠法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而朱景
德中天下二萬五千寺元祐三萬五千寺見孔平仲談
苑元至元二十八年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
區見續文獻通考然尙不及日本十分之一也然以康
熙之數計之則於元祐者已一倍有餘矣

文苑英華卷四百七十一載唐張九齡敕日本國王書
云敕日本國主明樂美御德云云余按日本伊藤長胤
秉燭譚云此書未刊余得其鈔本王明樂美御德即スメラミコ

卜檢日本傳乃日本天子之稱考公令式內詔書式宣
蕃國使稱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朝廷大事用明神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七

御宇大入洲天皇詔旨中事只稱天皇詔旨小事只稱
詔書天皇之字即スメラミコ卜訓統主之義唐書用
和訓之音故稱王明樂美御德也錄之以禱注唐書者
然スメラミコ卜之音止譯當作祇迷刺美曲達唐人
蓋以字之嘉美者用之猶今日譯民主國之總統爲伯
理璽天德也

鄭康成之注禮有大義焉表記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
士受命于君此明白易解者也禮不王不禘唯天子得
祭天此所謂唯天子受命于天也故中國唯帝者得稱
天子士大夫則稱君子用此義也而鄭注云唯當爲雖

字之誤也夫雖者抑揚之辭唯者專注之義記文有所
專注無所抑揚鄭君豈不知之特以秦漢以還君權太
重自恃天命而視人如蚍蜉斧鉞所加不論罪否黨錮
所禁徧及仁賢天子僭天於斯爲甚若聖言異其受命
更將爲口實之貽故特破字讀之使知天王之與天民
爵位雖殊秉彝則一既以戒苛暴之政又以明賦畀之
眞蓋七十子既乖之大義賴鄭君有以正之可謂命世
之英儒也已 左傳成公八年唯然故多大國矣釋文
唯本或作雖後人改也正義云俗本作雖今定本作唯
李富孫春秋三傳異文釋云少儀雜記注雖或爲唯表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八

記注唯當爲雖二字恆相亂余按二字相亂尙不止此
而表記則出於康成之改讀故不曰或爲而曰當爲矣
元榮肇祭酒遺文遠慮論云自貴而賤其民自智而愚
其民自肥而瘠其民自雄而弱其民四語寫盡秦漢以
來防民之弊然要之得罪于天者也

俄人稱中國爲契丹沿蒙古稱也博習齋西齋偶得云
遼爲契丹蒙古呼漢人爲契塔特塔特急呼蓋蒙古初
爲忙古部按秘史多作忙兀部越在大漠北至後五代時始通中
夏惟時燕雲十六州皆屬契丹故以遼國名稱之較其
世次尙在朱里眞未以金號其國之前余按阿羅思之

地先為蒙古人所有故沿蒙古之所稱而稱之無可疑者惟以蒙文俄文之音求之契字當作暨音秘史每作乞塔特不當作挈音耳

西伯利地志云猶太人種稱也弗列伊也弗列伊之論學者頗多論之惟由古代族長也威爾之名出其說較確住西伯利者七千零七十七人其教食禽獸血菓樹之初結實者至第四年取其實供上帝然後食之又一天然之物不以他天然之物混之如製衣服麻與獸毛不兼同一耕地不播植諸種畜類各各分別飼養不雜牧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九

唐崔致遠賢首國師傳云日照三藏曰近代天竺有二論師一名戒賢遠承慈氏無著近踵護法難陀立法相宗二稱智光遠宗文殊龍勝近稟青目清辨立法性宗亦見釋續法法界宗五祖略記此二宗之源可補青巖叢錄所未詳英吉利人韋廉臣之古教彙參日本人中島力造之西洋哲學小史一基督教書一哲學派書其論議必不能合者也其事實詳略亦復互見惟其小小異同如百拉多之生也古教彙參云西歷紀元前四百二十九年小史則云前四百二十七年或云四百二十八年其卒也彙參云八十三歲小史則云八十歲馬基頓王亞力山

大之立也彙參云十四歲見阿里士多傳小史則云十三歲此等雖無關出入然可見所譯之底本必有不同西人最重史學必當有攷異之書矣 又按阿里士多得即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牙刺挖赤所述之阿里斯托忒爾哲學小史作阿利士托踢里士彙參載其寄書馬基頓王曰馬上皇帝不可為訓又云專以讀書為務不理國政小史雖言其嘗通信亞歷山太而亞歷山太氣質之變殘忍放恣亦不言阿里士多得教之惟牙刺挖赤之言曰昔希臘王阿來三得按即阿歷山太之異譯已滅波斯欲入印度而將領中多異議令出不行乃遣使詢阿里斯托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十

忒爾使者致命阿里斯托忒爾無言惟與使者游園遇林木之蔽觀眺礙行路者悉令芟拔易以新株使者悟歸報阿來三得乃誅逐諸不從將領更易其位遂平印度此可知亞歷山太之殘忍實由於阿里士多得之教而異日霸王既歿雅典官吏遂以死罪誣之要亦非無故也泰西近古史談記歷山王醉聽寵姬馬泰之言撥阿比士多得之教故史亦以為誣也沈子敦西遊記金山以東釋最博而的然亦有小小錯誤處如云案武宗紀駐冬之按台山當即乃蠻之按台太祖之征乃蠻也乃蠻部長太陽罕至自案台營於沆

海山帝與大戰擒殺太陽罕帝即位復征乃蠻時卜魯欲罕獵於兀魯塔山擒之以歸太陽罕子屈出律奔也兒的石河上兀魯塔牀兀兒傳作兀兒禿今日阿爾泰皆音之轉卽金山也卜魯欲罕獵於兀魯塔山則金山實乃蠻部落所在案台必在金山側近又云武宗於四年八月戰於金山之南十二月軍至案台山則已踰金山而東余謂子敦知兀魯塔之卽阿爾泰不知按台之亦卽阿爾泰而於金山之側近求之失之疏矣阿爾二字急呼則爲案字之對音元史一地而二名前後錯舉者不堪枚數子敦偶失之眉睫耳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十一

按元祕史卷八塔陽在康孩地面使人與他子古出魯克說見說達達的馬瘦咱教百姓起了越過金山整擗單馬誘引著他行比至金山他瘦馬乏了我肥馬正好然後復回與他廝殺可勝察其情勢蓋乃蠻巢窟仍在金山故欲誘元兵深入重地而後敗之塔陽罕言金山而元史紀言其至自案台營於沆海此則按台爲金山之證祕史又言古出魯克脫身走出襲至阿勒台山前勢愈窮促阿勒台亦卽阿爾泰見蒙古譯語爾蓋太祖勒二字音同兵勝之後直至金山遂得擄塔陽母古兒別速矣顧亭林日知錄卷三十一云今人以江饒洪吉諸州爲

江西始見於舊唐書李峴傳乾元初兼御史大夫持節都統淮南江東江西宣慰觀察處置等使德宗紀建中三年十月辛亥以嗣曹王皋爲洪州刺史江西節度使黃汝成集釋云劉禹錫和吳方之詩今歲雒中無雨雪眼中風景是江西亦是中唐以後余按李太白集有詩題云江西送友人之羅浮小注南昌二字是盛唐時已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十二

禮記王制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鄭注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窵按孟子稱公輸子之巧而王制則在四誅之列失之太過竊謂王制之罪罪在疑眾若按之度數稽之物理粲然明白則技雖奇巧安所用刑然中國工藝不開實由此禁三禮目錄以爲秦漢間作宜其誼有未純而戾者以爲孔子素王改制盡在此篇則可謂大惑不解者矣

翁元圻注困學紀聞一云薛仁貴周易新注本義唐藝文志籥錄今佚諸家亦無引用其說者案何楷周易訂詁引唐薛仁貴云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已亂矣故象曰利安貞未見何楷書此據而此遺說之僅存者固粹然經師語也又豐其部下訂詁云鄭元薛仁貴本作菩云小席日

帖謂河氏誤以薛虞為薛仁貴然安知非仁貴之本與虞適同乎

王制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鄭注棘當作棘
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孔疏
曰樊之言偏者按漢書西南有樊夷知非彼夷而讀為
偏者以與寄文相對寄非東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則樊
亦非西方夷名以為偏迫於夷狄也愚按若取偏寄之
義則東方亦可云偏西方亦可言寄且既已屏之遠方
豈有不定所至之理棘當為樊必指樊夷而言鄭既破
字可無疑義惟東方之寄鄭未能實指故其詞尚游移
繼謂寄猶寓也曲禮大夫寓祭器於大夫鄭注寓寄也 禹貢嶠夷既略嶠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十三

夷即東夷東方曰寄者蓋即屏之嶠夷而名之曰寓猶
之屏諸樊夷而名之曰棘也棘從樊得名不必破作樊
寄為寓借字亦不必改作寓

中庸素隱行怪素字與行字對文蓋當有居處之義言
居隱僻之地而行險怪之行也此古來神仙家之流雖
必傳於後而孔子不為所以闢之也與杖原壤脛責其
老而不死之義正同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當
於位字句絕素亦居也故下文素富貴行乎富貴猶言
居富貴則行富貴也下文又總結之云君子居易小人
行險居易即素位行險即行願乎外是素字與居字同

義可知也鄭康成讀素為係朱子以素隱為索隱並非
經意

元史譯文證補言元祕史錯謬牽併然亦有誤駁者如

太祖紀譯證土敦邁寧即祕史之生九子而卒原注元

祕史其妻莫奴倫那莫倫居諾贊兒吉及黑山之地後

與札刺亦兒敗眾爭鬪莫奴倫及其八子皆被害幼子

海都之伯叔納臣聞難來視惟海都被匿得免原注謂

祕史篋年土敦七子名氏後裔皆全確然有誤余按祕

史不載札刺亦兒之爭是傳聞之異惟據祕史則海都

為篋年土敦之孫那莫倫為海都之母而為篋年土敦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十四

長子合赤曲魯克之妻納臣則篋年土敦之少子而非
布克台之子與西書所載皆不相合當為攷異而不能
臆斷其是非也

洪鈞又云阿羅思今官私文書定稱為俄羅斯審西音

似云遏而羅斯余同年友人繆祐孫著俄游錄編則以

啞啞之音為審日本人先譯作魯西亞俄人以魯非佳

字乃改為露西亞欽定平羅剎方略作羅剎會典東部

官制作鄂羅斯他書或作厄羅斯幹羅思羅車羅沙之

屬余謂以羅剎與啞啞比音幾無有知為一國者矣此

譯語之難然啞啞乃粵音且二字不典斷不可用洪氏

不知唐人譯語之法務從其簡一則取便記憶二則易入文章必欲以捲舌之音盡填實字亦其失也凡譯記各國地名自當以漢唐為法不必如元吳西域記事事恐其謬略也

英人韋廉臣之闢道教曰回回人求仙丹之術與華人求仙丹之處相同知回人之術由華轉傳嘗讀回人仙丹論謂鍊丹可以鍊金亦可使人不死而回人之丹亦係紅色泰西諸國論仙丹各家謂丹砂為各藥品之君亦可謂各藥品之輔佐亦可獨為丹藥加以硫黃砂石鹽各若干有定制成方德國人巴西喇法蘭底那曾用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十五

此例論之巴為人精著作嘗著書二十三部乃降生後三百餘年時也今按丹砂中亦係黃金水銀所成者第其中無鹽而色則純紅豈非巴西喇所言之與華丹相似者乎倘回人博稽古書自當得由華傳回之據矣卷二參元史譯文證補阿魯渾補傳云阿魯渾信喇嘛言服金石藥冀長生又曰阿魯渾喜燒丹鍊汞東方術士趨之如鶩按阿魯渾即汗位在西歷一千二百八十六年其時藩朝皆天方教人何以服食金石獨云信喇嘛言且喇嘛釋教有呪術無丹術其傳派然也疑志費尼等著書時為天方教諱駕其罪於喇嘛耳然可以知其

時燒丹鍊汞之術偏於西域矣

董台三岡識略卷九云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正月十七日駕幸佛王寺看喇嘛僧演打鬼法見邸報回教稱神仙曰塞黑巴巴學仙者曰習塞黑乾隆間有哈真人者習塞黑者也濟甯人將死之前一夕忽呼舟詣揚州人皆笑之有妄應之者哈登舟遽發天未明已抵揚州境遂坐化焉遂葬揚州加崇飾每年回人之拜慕者絡繹不絕加緣白圈於墓上墓門高峻相傳粵匪將毀之工匠隕絕而止故至今猶存余謂回回千餘年來傳人甚稀姑附記此以廣異聞可耳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十六

西藝知新卷七燒造硫強水法云硫強水古已有之但創造之人年代難攷或言法倫汀造尚非確據大約天方國之醫士名賴齊斯曾於西歷八百六年試造此物初造之法用阜礬盛甌內加以大熱收其散出之氣而得那陀僧強水按此可知歐洲之化學多出於天方而回人燒丹鍊汞之功為有所得也

神仙家古言丹砂西人亦謂丹砂中本藏硫黃三十二分水銀二百分之物化學家於丹砂中取出水銀為藥其功用甚大醫家以療應治之病頗著奇效然則李少君之所化葛稚川之所求較然非異物也而後世之道

家則但言鍊丹不言丹砂其鍊丹之說雖南北異傳而莫重於周天火候有但論升降者有重提輕嚆者有進陽火三十六退陰火二十四至卯酉二時停火者有由尾闕起子逐節運氣積成十二時以為小周天者有取用陰陽而以火候屬之彼家者用九用六異解紛然惟子惟午真傳莫定然皆不著於書而師師相授非無其訣此則性之近者宜自求之而非學人所宜事也
唐梅彪石藥爾雅卷上釋諸藥隱名丹砂一名太陽水銀一名太陰又名丹砂為赤帶精知飛鍊之法固以此為重也印度溼婆教有水銀派則鍊汞之說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十七

西藝知新卷六鎔金類罐云西國古時爐火之家俱能自造鎔鍊金類之罐自有西教之後丹家用罐之時必在罐邊刻十字形因此西國稱此罐為十字器即中國符呪之意據此則基督教亦頗重丹藥也
董舍三圖識略卷八記米方且伏法一條云又有欽天監南懷仁者上所著窮理學一書其言以靈魂為性謂一切知識記憶不在於心而在頭腦之內語既不經信極刺謬而立焚之按天主教人每有傳言 聖祖極好其教且欲奉行因教例止許一夫一婦而中國制度後宮宜有妃嬪故遂中止蓋知 聖祖定曆特用西術而

不知有焚南勤敏進書之事也董舍為康熙進士見聞至確故特錄之以息羣喙焉
康熙八年禁各省設天主堂其時 仁廟尚在幼沖故不記

元黎則安南志略卷一云曲有南天樂玉樓春踏青遊夢遊仙更漏長不能殫紀或用土語為詩賦樂譜便於歌吟觀樂愁怨一寓其情此其國俗云黎僖等大越史記全書陳紀一云鱷魚至鱸江帝命刑部尚書阮詮為文投之江中鱷去帝以事類韓愈賜姓韓詮能國語賦詩我國賦詩多用國語實自此始
元至元十九年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十六

陣樂譜

宋葉廷珪海錄碎事卷一云交趾有黃帝鹽曲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七引樂部樂志曰龜茲起自呂光云 至其音皆異

黎則安南志略卷一曰獠子者蠻子異名也多隸湖廣雲南有服役於交趾又有彫題鑿齒者種類頗多周載有頭形獠子赤視獠子鼻飲獠子皆居巖窟或樹巢飲蘆酒好戰敵多操弩擊銅鼓以高大者為貴鼓初成置庭中設酒招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女子以金銀釵擊鼓竟即留與主人或云銅鼓乃諸葛亮征蠻鉦也按周載

二字不可解豈晉孟儀周載至元時尙存抑從他書轉引耶俟再考

輟耕錄卷八曰老苗喜著斑爛衣製衣袖廣狹修短與臂同衣服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原以獸皮曰護項東夷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璫瑛狀絕類犬按邕管雜記漢蠻叢笑等書所載五溪之蠻盡槃瓠種屬曰猫曰猯曰獾曰狔狔曰狔狔皆從犬則諺所謂苗犬者信然余按貴州省志所載苗種甚夥然實古三苗之種族宜為中土舊種之遺譽之以犬市并語耳惟其習化不開頗蒙如昔故恆受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十九

治於人而不能治人至如勤苦以開山箐節蓄以裕家室亦所長也輟耕錄又云壯者曰上乖幼者曰賴子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豔而智者畜為婦曰夫娘今惟土乖之語未知用否餘言則廣東嘉應州與之正同或以嘉應人為狔家殆即以言語相近故歟

日本源與清人 松屋叢話云平務廉家有新王莽鏡徑五寸五分重百二十五錢背作八乳銘四字曰長宜子孫外輪作八乳間列鳥獸形流雲邊素鼻銘二十八字其五不可識按博古圖載漢清明鑑銘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尙三光朱雋玄武

順陰陽文略同而此云新有善同出丹羊則為新莽之鑄也明矣莽之貨泉儘有銅器難得隸續獨載新莽侯鉅今此鑑之存于我亦可珍也善同即善銅周禮典銅作典同丹羊即丹陽漢綏民校尉熊君碑文歐陽作歐羊古字假用並可證也丹陽有銅見侯鯖錄按此條攷證不誤惜不摹刻其全文耳錄之以餉金石家

黃公度日本國志記日本四十七假名以ム為武以入為波余曾據須多因氏講義校正今得世事談綺中所載五音縱橫圖錄於左方其異同亦附著之可以鑑焉

五音縱橫相通圖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二十

清阿了	伊イ	寧ウ	江エ	孚ラ	喉音	土
濁加力	畿キ	久ク	氣ケ	巴コ	牙音	木
濁多夕	子チ	爪ツ	天テ	止ト	舌音	火
清奈ナ	仁ニ	奴ヌ	子シ	乃ノ	舌音	火
濁半ハ	比ヒ	不フ	念ハ	保ホ	唇音	水
清赤マ	三ミ	參ム	女メ	毛モ	唇音	水
清也之	伊イ	遊ユ	紅工	興ヨ	喉音	土
清良ヲ	刺リ	疏ル	禮レ	昌口	舌音	火

清和口 井井 守山 慧工 擧檢才 喉音 土

マヤ 喉 芝子 歎力 科 廿 齒ラ ハマニ六 唇の輕重

書史會要云余與日本僧克全邂逅海陬頗習華言云
彼中自有國字字僅四十有七能通識之便可解其音
義因索寫一道就叩以理其聯湊成字處仿佛蒙古字
法也

道光三十年光緒二十四年元旦日蝕國皆有變光緒
二十三年曾引康熙時事 論告天下今略錄瀨田問
答中正月元日日蝕之例於下元祿五壬申年未申之
時食七分半按元祿五年當中國康熙三十一年元祿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三

十四辛巳年卯辰之時食八分半則康熙四十年也享
保四己亥年酉時食二分則康熙五十八年也酉食二
分是日已入地平以算法知之人目所不覩矣明和四
丁亥年未之八刻至申刻食訖則乾隆三十二年也盛
治之時屢有此象占天之術當何如哉
高楠順次郎言俄文非全無三合但多二合耳俄文字
母較羅馬多羅馬文以為三合者俄文往往寫為二合
由此故也

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卷中榜葛刺語謂之榜葛但亦
善吧兒語按印度古文為散斯克今文為吧黎榜葛俱

吧兒皆批鴉黎之異譯也南條文雄言今佛教大乘經梵
本多用散斯克語小乘經多用巴利語高楠順次郎言
此說亦不盡然特大概如此耳

印度蠻食戰史云印度四姓婆羅門刹帝利吠舍戍達
羅外猶有數種就中批鴉黎種最下賤為鞋工皮匠等職
世人呼為旃陀羅及非人等不許受教育

福島安正印度紀行云海德拉巴學校教英之普通學
波斯 印度 特兒克語 黃蒙伯為余言英人之仕
印度者大半皆來自少年又久於其任故多通印度語
者其教士且能通野番語甚可畏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三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四云古人戴冠上衣下裳衣則
直領而寬袖裳則希秦漢始用今道士之服蓋張天師
漢人道家祖之周武帝始易為袍上領下襪穿袖幘頭
穿靴取便武事五代以來幘頭則長其脚袍則寬其袖
今之公服是也或云古之中衣即今僧寺行者直掇亦
古蓬掖之衣朱子語錄云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
帝數出幸因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卑靴
乃馬鞋也後世循襲遂為朝服

又云宣政之閒人君始巾在元祐閒獨司馬溫公伊川
先生以孱弱惡風始裁阜綢包首當時只謂之溫公帽

伊川帽亦未有巾之名至渡江方著紫衫號為穿衫盡
巾公卿卑隸下至閭閻賤夫皆一律矣巾之制有圓頂
方頂塼頂琴頂秦伯陽又以塼頂服去頂內之重紗謂
之四邊淨外又有麪袋等則近於怪矣魏道弼參政欲
復衫帽竟不能行按李白嘲魯儒詩云首戴方頭巾則
儒巾或不圓頂也劉商鹿耳巾歌云趙侯首戴鹿耳巾
規模出自陶弘景則道家之中也然鹿耳之製不可攷
又云高宗即位之初隆祐送小冠曰此祖宗開燕所服
也蓋在國朝帽而不巾燕居雖披襖亦帽否則小冠事
類全書續集卷十九云五代蜀王衍晚年俗競為小帽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三

僅覆其頂俛首卽墜謂之危腦衍以為不祥禁之而衍
好戴大帽又好裹大巾其狀如錐

祝穆事類全書續集卷十九引雜志云一字巾謂之岸
幘

洪武元年正月頒行大明令其冠帶令云職官一品至
四品帽頂帽球紫腰通用金玉珠寶粧飾五品六品帽
頂許用金玉帽球用珊瑚琥珀繫腰用金銀犀角七品
至九品帽頂許用銀或鍍金帽球用水晶琥珀繫腰用
銀減鐵以上帽子帽花許用製造字樣及龍鳳紋靴子
通用金線花樣庶民帽頂帽球並不得用金玉珊瑚琥

珀靴不得製造花樣金線粧飾是明初帽頂雖未分品
級而已有限制若今日所用之靴則明時庶民之靴也
惟緣牙縫靴特以別異王公而已又大明令公服令云
一品至未入流品俱展角幘頭輟耕錄卷七記元時官
制資品云公服俱有幘頭系舒朧明初蓋沿元制
雲麓漫鈔卷四曰刑統皆漢唐舊文法家之五經也當
國初嘗修之頗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時指揮如奴
婢不得與齊民伍有奴婢賤人類同畜產之語及五代
私酒犯者處死之類不可為訓皆當刪去按以人比畜
真不仁語景安之言可云忠恕至元代以奴婢為驅日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三

見錄乃真以人為畜矣夫人類豈以盡死為剷滅哉為
人所賤同諸畜產其酷乃甚於剷滅耳宋劉荀明本釋
云後世牛羊視人特刑為政以殺為婚是平民猶或以
牛羊視之而況於奴婢乎

葉奕苞金石錄補卷二十四曰南蠻中有兩蠻自開州
靖州西南昆川西輒晉寧隴巖安寧距龍和城謂之西
蠻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蠻烏蠻南
詔閩羅鳳以兵脅西蠻徙戶二十萬于永昌東蠻以語
言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天寶貞元間皆受封爵其
屬亦行文字故蠻人阿毗撰字母凡一千八百四十號

曰謹書如科斗文變人習之碑今在馬龍州

林伯桐供冀小言習俗篇云如土司所屬皆中國之民然其民不甚見四方之民不甚見四方之物則好惡多殊有以嗜殺為能者有以通室為榮者有生而習於緣木者有習於泗水者彼此相聞無不相笑生于其地而欲不習于其俗不亦難乎

論古者不宜以成敗觀人然如宋張浚之中興備覽則一見而可知其必敗者也卷一議民兵條云臣竊謂往歲巡社之舉無益於禦寇祇以召亂而況東南之人其不可為兵也明矣一發其端為害甚大不可不審夫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三

既南渡安所得西北之人而常用之且不責練民兵者之未合法而徒謂民兵之無益吾不知其專欲用者何處之人而將與金人戰勝也卷三議行師云臣讀易至謙之初六云云始知兵家大要特在夫人君之一身夫責難於君善矣而將兵者為是言則高而不切事情者也且未有不責其君信賞必罰籌餉練兵諸事而但曰進德孜孜上可通天下可格人此豈將帥之言乎符離一敗宋不復振魏公之罪無可逭也 朱子清熙七年疏見文集云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民兵可以益邊備其識非魏公所能及

雲麓漫鈔記福建市舶司常到諸國船舶 大食嘉令

麻辣新條甘秬三佛齊國則有真珠象牙犀角腦子乳

香沈香煎香珊瑚琉璃瑪瑙琥珀龜筒梔子香薝蔔水

龍涎等 真臘亦名真里富三泊綠洋登流月西棚羅

斛蒲甘國則有金顏香等 渤泥國則有腦版 闍婆

國多藥物 占城日麗木力千賓達儂胡麻巴洞新洲

國則有夾煎按即佛羅安朋豐達囉啼達磨國則有

木香 波斯蘭麻逸三嶼浦哩喚白蒲邇國則有吉貝

布貝紗 高麗國則有人參銀銅水銀綾布等物大抵

諸國產香略同以上船舶候南風則回惟高麗北風方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三

回凡乳香有揀香餅香分三袋香分三榻香黑榻水溼

黑榻纏末如上諸國多不見史傳惟市舶司有之按明

黃省自西洋朝貢典錄卷上古城國東北百里巨口曰

新州港港之游標以石塔其寨曰設比奈二夷長牧之

則此之新州國也爪哇國按國朝志本古闍婆國則雲

麓漫鈔之闍婆即爪哇也慕維廉地理全志曰首都曰

巴達維亞常稱噶羅巴案今概稱噶囉巴三佛齊國番

名浮淋邦渤泥作浮泥卷中暹羅國即漫鈔之羅斛朝

貢典錄云善香四等一曰降真二曰沈香三曰黃連四

曰羅斛然則羅斛以香得名歟陳元靚事林廣記卷八

烏夷雜志云符廣船官本其所列者占城寶童龍登流
眉真臘三佛齊單馬令佛囉安晏陀蠻大闍婆大食彌
瑟囉五字連讀大食勿拔大食勿斯離麻囉奴崑崙層期西
天南尼華羅天竺默伽勿斯里斯伽里野默伽臘茶彌
沙麻囉奴即麻辣單馬令即達磨大食彌瑟囉即波斯
白蒲邇是宋時閩粵之異譯也

法蘭西人刺克比利箸支那文明根於西域論大抵亦
以五行之說出於巴比倫文字之源同於楔形字與近
人之說大略相同德意志人里斯則以為刺氏之言妄
談無據東西各邦各具智慧各成學術不必問其來歷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也里氏之說與余頗合德人摩克士此梵文學繆刺兒

嘗以東西各邦宗教在上世同源同以拜天為宗旨其

地即今土耳其斯丹地即撒馬兒余謂人生既有知識

則舉目所見莫不於天即使不出一源而敬天祭之必

無異特人類必出於崑崙渾沌即崑崙滂沱四垂至於

今日此則不易之論而不必以黃帝為巴比倫之酋公

帝者乃為之徵諸實事也

葉奕苞金石錄補卷七唐元靖李先主碑顏真卿撰碑

云先主尊光廣陵江都人從司馬鍊師盡得其道後

居茅山按傳法世系自元靖上溯陶隱居凡五葉其昇

元先生為王遠知體元先生為潘師正正一先生為司

馬子微史家皆為立傳惟元靖無傳耳余案碑云陶隱

居以三洞真法傳昇元先生是唐以前茅山一派詳茅

山高真列傳正一或作貞一唐有貞一先生廟碑即司

馬承禎廟元劉大彬茅山志云元始七傳而至紫虛紫

虛九傳而至隱居則查真不可得而原也明王弁州讀

書後卷七云三茅真君仙傳即真仙通鑑所傳而加詳

真君化跡載在真誥與南真石函並炳煥耳目夫復何

疑所恨玄門操觚之士不通史學猥加藻飾以召瑕攻

成蛇足耳余按道家傳授半多附會不如釋氏傳燈世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次炳然故其事實亦多不足據安得稚川宏景輩博學

通才出而整理之乎

雲麓漫鈔卷五北人諺語曰胡孫為馬留交廣志馬文

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家十餘家不反居壽

冷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相婚姻交州以其流寓號

曰馬流歷年既長人物與之俱化語言啁晰故取譬云

按今粵人尚呼胡孫為馬流而北人久無此諺矣

海錄碎事卷九下馬伏波有餘兵不反居青冷縣自有

有當婚媾號馬留

米元章題古良醫妙技云華陀反死回生命氏剖腹視

病張氏隔膚視膜斯同道也寶晉英光集卷八反死回生固神

奇之說而剖腹視病隔膚視膜則今日西醫實用之而

剖解之學又為人類學之所關昔之以顏色分類者黃

白櫻黑然匈奴為亞洲種族今為匈牙利人郭特與匈

奴相近今為德意志人昔黃今白則顏色不足據也其

以語脈分類者以中國為閃含之裔歐洲為亞利安族

突厥滿洲蒙古日本為朱刺尼安族英之阿爾蘭及阿

刺比亞巫來由人為涅古祿後略以舊約書附會言之耳然若英之

威而斯人舊為白甲登人與今之英人由德國轉徙者異種今亦通英語閩粵

之民頗有根於巫來由者今亦通華語則語脈之說不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三

足據也是以歐人新說謂人種大別有二一為長頭種

德奧英諸國暨阿非利加蠻族皆長頭種也一為短頭

種亞細亞洲及俄羅斯法意各國皆短頭種也余謂顏

色之變由於所居之水土言語之變因於所奉之政教

皆非種族所由分惟骨酪受之祖宗雖未必不同出一

源而分晰至早今長頭短頭之說雖未盛行而剖解一

家足以定人類之區別斷然可知也且人類之區別既

有可知則性情之學調理之術亦當自此而進矣

美利堅人嘗美洲有史以前事迹考謂中國古書所言

傳桑即美洲也日本鈴木醇庵蒐集其說又證以十洲

記等諸書成亞細亞人一卷余未之見然今日美洲所

存古碑多與中國武梁祠畫像射洪畫象之類相似則

西漢時實有相通之迹日本相隔僅千餘里又與新羅

同源徐福東行固已明知其地漢時東方事迹知之最

詳必不至以樽桑若木等說同諸遼廓美國所考似不

誤矣若古碑畫象之外得見一二泐文字者尤足慰考

古之心也又日本人撰扶桑考一書亦同此說且以美洲為古佛教之地

日本松岡聲著朝鮮語學田口卯吉敘云亞細亞北部

之人種其言語相類而日韓及土耳其基有最似者且其

諺文則日文而亦類于希伯來字余謂日文與朝鮮諺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三

文皆起於唐後特以音為字略似希伯來耳然不推本

於散斯克而取類於希伯來得非儀歐洲而忘其所

自始歟

契丹國志云新羅言語名物有似中國太平寰宇記新

羅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喙評在外曰邑勒猶中

國之言郡縣也又曰土地肥美種植五穀多桑麻果菜

鳥獸物產略與華同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

而朝服尚白好祭山神重元日每以其日拜日月神

日本蒙古地志參謀本部編不著撰人名氏云東于人住蒙古西

即新疆甘肅省等接近之地雖其數甚少然此種族實

唐代回鶻之子孫清國以其奉回教總謂之回民又一說云清國內地流罪之漢人化驀和瑪特宗者驀和瑪特即穆罕德又或謂土耳其國之歸化者未知孰是按東干即登幹之異譯也地志又云其容貌全異漢人後說近是

後耕錄卷十杜清碧先生本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真草以至於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康里曉曉問國字何以用可侯此音也字為首先生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按蒙文以可侯字音為首與滿洲之用阿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三

字為首不同而皆以為嬰兒墮地之聲然阿音較合矣元陳元觀華書類要事林廣記卷十云古篆之外世有所得今得蒙古所篆百家姓字每見一格皆世所未見者謹刻次于古篆揮毫學此同乎筆走龍蛇矣余按蒙古字碑近時多不能讀得此篆文三百九十五字庶幾觸類可通今摹刻於後蒙古篆匈牙利人由蒙古舊地遷往余意其遺文必當與元時蒙文相類詢之日本高楠順次郎云古句文與古蒙文甚近然後世句國據羅馬文典改編其國文典及字書故今句文與歐文近而不似古蒙文

漢書匈奴稱天曰撐犁今蒙古稱天曰騰格里騰格里即撐犁之異譯此朔方語二千餘年未變者白鳥庫吉云此說致確今土耳其諸族猶稱天曰撐犁突厥匈奴之苗裔亦謂天為登凝梨又按陳元觀事林廣記庚集卷十載至元譯語天曰滕急里

今地圖羅布淖爾即漢蒲昌海之異譯羅布二音急呼為蒲淖昌同母字也此亦二千年來其名未變者也島田蕃根言近時哲學固無定見第但一哲學字能當翻譯語乎謂之理即可然邦人不通漢字妄捏造此等語甚不佳只存西語可耳哲學之種甚多近稱何學何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三

學學字亦妄用耳余謂既有書籍又互相研究自不可謂之非學哲字亦聊可借用不名之曰理學者避宋明儒家之舊號也然固可謂之智學下田次郎哲學要領云哲學之字英人呼為斐兒色斐是本希臘之二語曰斐理亞曰索斐亞一喜之意一智之意合此二語為愛智之義故哲學者智之友愛智之人智即知識即體認真理也然則謂之智學較得英人本義矣愛之義已藏學字內非愛喜之則不學也井上聞了外道哲學云考佛教見字翻譯名義集云達梨舍那此云見解達梨舍那今日或譯稱哲學即哲學

上之意見然則井上此書即考外道之見解耳與英人之稱斐兒色斐者又別一義也

明永寧寺碑海外苦夷即庫頁島也苦夷與庫頁為對音字古所謂毛人今日本北海道之土人皆是也吉林外紀入云黑津名目不一瑋春東南瀕臨南海一帶者謂之恰喀爾三姓城東北三千餘里松花江下游齊集以上至烏蘇里江東西兩岸者謂之赫哲齊集以下至東北海島者謂之費雅喀又東南謂之庫葉齊集地名也

陸之瀚陸子韞言稱甯古塔曰甯官塔云其地南鄰朝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三

鮮義州橫江為界離江有一千餘里江外有十四道灣係忽喇戶故址吉林外記入云甯古塔尚醇實耕作之餘尤好射獵近年漢字事件日增競談文墨

趙雲崧簷曝雜記云廣東言語雖不可了了但音異耳至粵西邊地與安南相接之鎮安太平等府如吃飯日緊考吃酒日緊老吃茶日緊佛不特音異其言語本異也然自粵西至滇之西南徼外大略相通余在滇南各土司地令隨行之鎮安人以鄉語與彝人問答相通者竟十之六七按此當是文萊種本來之言語也
冕西士加尼遠印度深地記云芒方居民有瑣完布代

二種布代種自南掌移來噶斯圍項與西弓河谷之番相似瑣完今亦學暹羅裝又云余料林伊國一名琅哈濶即今之戲巴自與東京人水戰之後安南政令方行于此所稱瑣完者即此部居民之裔瑣完不從別教而但敬祖先余謂四裔多天教而瑣完獨為祖先教蓋漸染中國之流風者也林伊當作林邑自范氏以來中國人之君其地者久矣

易餘籥錄道士道人皆賢人之稱文子二十五人道人居第三新序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六朝崇尚僧人故以此名歸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八

三

西人有亞里西亞菲尼西亞埃及希臘諸邦文字對照表以其本源皆同一象形字箭形字亦與梵文同源歐文出西里亞

意人摩兒格李魯紀行有英文譯本又有契丹行程蒐集又英人有字羅行程考證

續日本紀中大牒云葛木襲漢彥之第六子曰熊逸宿禰是魚養等之祖也 紀中馬養 牛養 犬養 鷹

養 豬養 鴈養

思玄賦倚招搖攝提以低徊劉流兮攝提二字不關歲陰

萍鄉文廷式撰

南嶽思禪師立誓願文云釋迦牟尼佛悲門三昧觀衆
生品本起經中說佛從癸卯年七月七日入胎至甲寅
年四月八日生至壬申年年十九二月八日出家於癸
未年年三十臘月八日成道癸酉年年八十二月十五
日方便入涅槃按釋典言佛壽或言七十九或言八十正法從甲戌年至
癸巳年足滿五百歲止住像法從甲午年至癸酉年足
滿一千歲止住末法從甲戌年至癸丑年足滿一萬歲
止住按各書多言末法三千年此言一萬年入末法過九千八百年後月

光菩薩出真丹國說法大度衆生滿五十二年入涅槃
後首楞嚴經般舟三昧先滅不現餘經次第滅無量壽
經在後得百年住大度衆生然後滅去至大惡世又云
我從末法初始立大誓願按此文當作於梁元帝承聖
三年甲戌故云末法初始距今年光緒己亥末法已一
千三百四十六年矣

隋灌頂天台八教大意云巧安止觀者體境法界法界
寂然常止止卽定也寂然常照名觀觀卽慧也止觀卽
禪波斯蜜已

萬國興亡史云猶太教有我贊色斯一派悟淨生若大

夢論肉體為罪因特創虛無恂恍之說基督教與之異議當時基督信者察猶太人來之境遇其國亡其人民離散極人生之至悲至慘此皆厭世之教旨誤之也按厭世之極乃思出世此與婆羅門宗旨為最近矣耶蘇出乃以救世為宗故遂奪而易之矣

陳日新醫學條說云祝由科醫家之禁氣術也午貫之法載之周禮善用之則為教主之耶蘇不善用之則為黃巾之張角余按古昔以巫醫並稱此固三代以前醫家之遺術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二

波斯書有名本達必士者原始創造與佛說樓炭經及舊約書中之創世記相似全篇共三十四章為波斯教要書其言亞子達神創始天地及光明黑暗二神爭鬪與萬物性質及來世事大率先據傳說而後筆之於書末章記波斯王統敘祭司統系絕筆於亞拉弗之侵畧以年代推之當在中國唐初矣

波斯經典傳今日者殆百數十種然真傳於教祖者極少或出於教徒之演繹或即為後世所裒集惟謙都及亞比司多二種特為教徒所尊敬云謙都者注釋之義亞比司多者本文之義

亞比司多經以今推之似非成於瑣羅司多臘之手特

數代之間教徒所結集耳然頗類印度之韋陀猶太之舊約亞比司多之外尚有各種典籍則如韋陀之後有優波尼奢度舊約之後有新約書也

唐書大食傳云大食本波斯地日五拜天神又波斯傳云祠天地日月水火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祇拜必交股按波斯亞比司多書凡分四類其第三類按只尼呢切凡七十二章敘祈禱及贊頌等事於經典中尤重要其所禱每一晝夜分五期一鴉哈温午前六時至十時二勒比丹午前十時至午後三時三烏基璉午後三時至六時四阿亦士魯白禮曼午後六時至十二時五烏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二

沙壘由十二時至午前六時此即唐書所謂每日五拜也其拜日詞則每日日出正午日沒三誦之拜密多臘詞與拜日詞同誦拜月詞則每遇月之盈虧及新月時三次誦之拜水火詞則凡平時每觸水接火皆誦之又除他四詞其拜水詞每月十日十一十二十六之四日尤須注意誦之此祠天地日月水火之大略也密多臘蓋天神云

唐釋澄觀華嚴經疏第四十七云按寶藏陀羅尼經云我滅度後於南瞻部洲東北方有國名大振那其國中問有山號為五頂文殊師利童子游行居住余按此文

以振那爲在東北疑佛在南印度時所說支那或作震
旦或作真丹惟此作振那知那音近難不當讀奴何反
也

赫胥黎天演論矯性篇云今夫天行之與人治異趨觸
目皆然雖欲美言粉飾無益也白吾所身受者觀之則
天行之用固嘗假手於粗且賤之心而未嘗誘衷於
精且貴之明德按此卽莊子人之小人天之君子之說
也李提摩太大同學云英士胡思禮按當卽
赫胥黎實英國格
致家之領袖嘗暢敘今世安民之法不料流於謬妄竟
如俄國之尼希利黨人尤爲通儒所齒冷蓋耶蘇教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四

與哲學異日必成冰炭之勢矣

日本下田次郎哲學綱領云哲學之二字英人呼斐魯
色斐是本希臘語之二語卽斐理亞及索斐亞一喜之
意一智之意合此二語爲愛智之義故哲學者智之友
愛智之人智者何卽知識卽認識真理也余謂既愛此
智必身證之豈徒認識而已釋家有大智度論此斐魯
色斐之云不如徑以智學稱之之爲得也

西人書多言權界余以爲權界之說詩言盡之矣曰天
生蒸民有物有則有物者自有之權也有則者羣居之
界也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性善之說而萬國法律

之所由立也此不獨性學家言而政學亦具乎此矣

蒲萄酒印度有之唐玄奘譯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一
云宰羅酒謂米麥等如法蒸煮和麴漿汁投諸藥物醞
釀具成酒色香味飲已昏醉謂宰羅酒迷麗耶者謂諸
根莖葉花果汁不和麴漿醞釀具成酒色香味飲已昏
醉名迷麗耶酒言末沱者謂蒲萄酒或卽宰羅迷麗耶
酒飲已令醉總名末沱余按末沱與蒲萄聲相近疑前
說得之迷麗耶酒未知西方今日何品似之也北涼淨
陀跋摩譯阿毘曇毘婆沙論卷七云如那伽羅國凡人
飲蒲桃酒東方貴人所不能得博物志云西域有蒲萄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五

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

蕭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第十二云折林者
男子與女結誓或以香華檳榔更相往還餽致言以此
結親何以故香花檳榔者皆從林出故名折林按此可
見印度婚媾之禮南方草木狀云檳榔味苦澀以扶留
藤古實灰並食則滑美下氣消穀出林邑彼人以爲貴
婚族客必先進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一名賓門藥餞
今粵俗用檳榔爲婚聘之禮蓋沿於印度亦用以爲款
姻之禮則本諸林邑也齊文獻王疑傳臨終戒其子曰
三日施靈惟香火漿水乾飯酒脯檳榔而已是當時喪

供亦用之文選上林賦仁頻弁閭孟康曰仁頻櫻也仙藥錄檳榔一名櫻李崇賢曰仁頻即檳榔

善見律毘婆沙第二云大德目健連子帝須與眾僧遣摩訶陀往師子洲摩訶陀待阿育王遣使往師子洲授太子天愛帝須為王竟然後往從卑地象山與大眾飛騰虛空到師子阿菟羅陀國往至東方眉沙迦山下是故從古至今名為象山按此錫蘭島佛法之始西書或云佛生此島誤也善見律云於時佛涅槃已二百三十六歲矣

隋釋灌頂大般涅槃經玄義卷下云經云若正見者當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六

說如來定是無為那忽體是無為用是有為此體用二字對舉亭林二曲所未徵引

又云肇論亦有有真體寂之語

周易天行健疏云此不言天行乾而言健劉表云詳其名也然則天是體名乾是用名又卷首論易之三名云以无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是體用二字唐初人已習用之余記李二曲集有與顧亭林書考體用二字所自出余嘗質之陳東塾師亦以為必出釋典蓋中國言理之學自竺教東行而日趨細密不可誣也東塾云釋典能所二字尤精唐人亦屢用之

大般涅槃經玄義卷下云師教二字謂梵法婁此二字應詮世間禮樂醫方技藝治政之法故是世間二字也謝靈運云梵法婁是人名其撮諸廣字為略如此閒倉雅之類從人立名故言梵法婁雖復廣略還是世間之二字按法盧法婁同音異譯法苑珠林以梵法婁為造字人名從謝說也玄義又云梵字應如金光明中說出欲論明修梵法歎梵執故是出欲論也法婁字應是無量勝論明十善法歎釋天報善能攻惡故言勝論總而言之世間二字也是法婁即法婁迦今譯作唄露迦所謂勝論師衛世師造六句論者即是人也梵者或即西書所言迦毘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七

羅仙人弟子十八部中上首者名筏里沙者梵與筏同音異譯耳然則梵法盧二人即費大前後二教之首矣筏里沙秘密曼荼羅十住心論卷三云梵云伐利婁此云兩際筏里沙即伐利婁之異譯范縝作神滅論余謂神滅即斷見也梁武諸論雖亦盡理不如即以經說證之長阿含云有外道執斷見謂無他世凡有十番問答外道云無有他世答言今之日月為天為人為此世他世耶若無他日則無明日又問我見人死不還云何說其受苦故知無他世答云如罪人被罪寧得歸不又問若生天何故不歸答云如人墮廁得出寧更入不又天上一日當此百年生彼二三日未遑歸心設有歸者而汝已化寧得知之又問我鑊煮罪

人密蓋其上伺之不見神出故知無他世答云汝晝眠時傍人在邊見汝神出不又問我剝死人皮嚼肉碎骨求神不得故知無他世答云如小兒折薪寸寸分裂求火寧有可得不又問我秤死人更重若神去應輕若無神去則無他世答云如火與鐵鐵失火則重人生有神則輕死失神則重又問我見臨死人反轉求神不得故知無他世答云如人反轉求於貝聲寧得聲耶又問汝雖種種破我執此甚久而不能捨答云如人採稻初見麻取麻次捨麻取麻皮次捨麻皮取縷次捨縷取布次捨布取絹次捨絹取銀次捨銀取金按此知金銀為用久矣捨劣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八

取勝云何不能捨又問非但我如是說諸人亦如是說云何謂我為非答云兩商人遇鬼鬼為人像語言前路豐米足草載之何為一商人便棄前路牛皆饑遂為鬼噉一商人云若得新米草可棄故米草人牛皆不為鬼所食今既得新何不棄故又問我不能捨勸我則噉答曰汝如養豬人路過糞頭擊還在路逢雨汁下汚傾傍人令棄倒更噉他謂汝不養豬故令我棄反噉勸者如是番番析破廣演斯義外道便伏此智者大師妙法蓮華經文句卷一所此可以答范縝之難又可知神滅之說亦婆羅門古昔所有也傅大士云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然則般

若真如豈亦止兒啼之說耶

秘密曼荼羅十住心論卷三十六外道嗔陀南釋曰第一執因中有果論者梵云伐利娑此云兩際即劫毘羅僧佉弟子兩際外道計因常恆具有果性 第二計從緣顯了論者此二別一數論外道計法體自本有從眾緣顯了聲論外道計聲體是常而但從緣宜吐顯了第三計去來實有論者此二別一勝論二時論外道計有過去計有未來其相成就猶如現在實有非假 第四計我實有論者即彼數勝離繫獸主赤衣遍出計即離蘊非即非離蘊子部等並我實有而是一常 第五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九

計常論者伊師迦外道等計全常分常有想常無想常俱非常由依靜慮起宿住智及由天眼妄計實常 第六計宿作論者謂無繫外道彼所計執世間士夫現所受苦皆由宿作惡為因由勤精進吐舊業故自俄投巖修諸苦行 第七計自在論者凡諸世間士夫所受彼計以自在變化為因或餘丈六時方本際自然虛空極微我等不平等因 第八計害為正法論者謂淨競劫諸婆羅門為欲食肉妄立論言若於祠中害諸生命能祀所害若諸助伴皆得生天 第九計邊無邊等論者謂即依止諸靜慮故於彼世間住有邊想住無邊想俱

不俱想上下有邊於傍無邊 第十計不死矯亂論者
 謂四種不死矯亂外道若有人來問世出世道彼便稱
 云我事不死淨天淨天秘密不可記別等 第十一計
 諸法無因見論者謂無因外道謂依靜慮及依尋伺計
 一切法無因而起我及世間皆無因生 第十二計斷
 論者謂計七事斷滅欲界人天色四靜慮籠四大色如
 病如箭四無色處細色如癰若我死後斷滅無有 第
 十三計空見論者謂依尋伺或依靜慮斷見外道起如
 是見計無因果無有施與無有祠祀定無妙行及與惡
 行二業果報乃至世間無真羅漢 第十四計最勝論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十

者謂鬪諍劫諸婆羅門是最勝種刹帝等是下劣種諸
 婆羅門是梵王子腹口所生餘則不爾 第十五計清
 淨論者謂有妄計於苑伽河等沐浴支體所有諸惡悉
 皆除滅第一清淨復有外道計持狗戒或持油黑戒或
 持露形戒或持灰戒或持白苦戒或持糞穢戒及現濕
 柴計為清淨 第十六計吉祥論者謂依尋伺或依靜
 慮但見世間日月薄蝕星宿失度為事不成故勤供養
 日月星等大誦呪安置茅草謂歷數者作如是計按此
 雖僅數十外道而開之已不啻二十餘家天竺九十
 五外道其可數者大略如是佛所行讚卷二佛入苦行

林品云清淨水生物或食根莖葉或復食華果種種各
 異道服食亦不同或習於鳥生兩足鉗取食隨鹿食草
 吸風蟒蛇仙木石春不食兩齒嚙為痕或乞食施人取
 殘而自食或常水沐頭或復奉事水火居習魚仙如是
 等種種梵志修苦行按此等苦行皆尼乾外道也九十
 五外道中苦行一門已不下十數種矣 佛本行集經卷
 之悉求其報而已
 陳三藏真諦譯隨相論云外道謂一切法唯有一因生
 言自在天 一因生一切物又云外道有常見斷見常見
 者計未來受報於現在修苦行凡有十一事一永坐不
 起二大發行不住不避險難而漫行三斷食自餓四長
 倚恆立一處五隨日仰頭視日隨日落視之不懈六
 五炙當晝大熱以日炙頭四邊然火以炙身七眠刺取
 刺置一處以眠其上八投巖九赴火十投水十一供養
 諸天白挑出筋為琵琶絃彈之斷見者謂身滅我亦滅
 無有未來現在恣心所作造種種罪又云跋婆梨柯阿
 賴伽施 楊荷 優樓迦 腳荷 等三外道起常見執言有我
 說有未來河梨多聞陀阿輪羅耶那三外道起斷見執
 言無我不說有未來四諦論云弟子先在外道稟受邪
 法或事常行外道 按即大發 或不住一處道護命道相

起二大發行不住不避險難而漫行三斷食自餓四長
 倚恆立一處五隨日仰頭視日隨日落視之不懈六
 五炙當晝大熱以日炙頭四邊然火以炙身七眠刺取
 刺置一處以眠其上八投巖九赴火十投水十一供養
 諸天白挑出筋為琵琶絃彈之斷見者謂身滅我亦滅
 無有未來現在恣心所作造種種罪又云跋婆梨柯阿
 賴伽施 楊荷 優樓迦 腳荷 等三外道起常見執言有我
 說有未來河梨多聞陀阿輪羅耶那三外道起斷見執
 言無我不說有未來四諦論云弟子先在外道稟受邪
 法或事常行外道 按即大發 或不住一處道護命道相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十一

違道老聲聞道思瞿曇道鳥翅衣道

按當是佛本行讚所謂習於鳥生

事水道編髮道事火道躐形道等又云皮陀及皮陀分宿傳世木量判僧佉瑜伽實廣論欲塵論鞞世師論醫方論相論算數論時智論獸論鴉域論明論歌儂莊嚴論人儂論天儂論天神王傳等論外道論常行外道等乃至九十六種復有草樹藤樹等皮根心花果葉等力熟德味等復有世間不可思議希有四變異業果報等有論能分別此按皮陀即韋陀猶衛世師或作鞞世師韋紐天或作毘紐天也

英教士蘭士德俄屬游記云住廓爾札城詣各教堂曰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十二

回回曰天主曰阿素多曰白于惟耶穌教堂則無之沈子培曰云白于者蒙古語布兒罕譯言佛也阿素多為何教未詳或疑是印度教門海蘭達爾所奉者

蘭士德游塔什干云往觀猶太人誦經所屋宇雖狹然甚潔淨心竊疑之後訪知乃俄兵中之猶太人誦經之所由霍占至浩罕云往觀猶太人誦經路起立摩鬚騎者下馬示敬至猶太教堂正在誦經男女分室尖帽長衣問其所來及教中之事對以意忖之辭游撒馬兒罕往猶太教堂值齋戒日堂外設白帳施地氈具果食種人圍坐據云撒馬兒罕共有猶太人二千五百婦女

出門俱戴面巾

隋法師真諦譯婆藪槃豆法師傳引毘搜紐天王世傳毘搜紐即毘紐中有搜音尤與衛士努音近其傳言出閻浮提作王為伏阿修羅毘伽羅論解阿修羅謂非善戲諸天恆以善為戲樂其恆以惡為戲樂故有此名亦得名非天據此則毘搜紐伏阿修羅事即衛士努戰西窪事矣無明羅刹集卷下云大梵天王魔醜首羅毘紐帝釋悉皆屈膝來在我前是毘紐亦稱帝釋四諦論卷一云解脫邪執者歸五入毘紐體極入空至世俗住無苦上獨存離我德三定果暫捨永捨如是等執解脫者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十三

非定非永名解脫執又云梵釋等天不曾見故樂行健力毘搜紐天等智足未履故

大島貞益譯印度教云摩奴書中所載修身之教頗醇正端嚴歐洲學人謂其訓誡語若摭拾編之可成一完好之修身書云

婆藪槃豆法師傳云佛滅度後五百年中有阿羅漢名迦旃延子先於薩婆多部出家本天竺人後往罽賓國與五百阿羅漢及五百菩薩共撰集薩婆多部阿毘達磨製為八伽蘭他即此間云八乾度伽蘭他譯為結亦曰節謂義類各相接屬故云結以神通力及願力廣宣

告遠近若先聞說阿毘達磨隨所得多少可悉送來於是天龍夜叉乃至阿迦尼師吒諸天有先聞佛說阿毘達磨若略若廣乃至一句一偈悉送與之迦旃延子共諸阿羅漢及諸菩薩簡擇其義若與修多羅毘那耶不相違背即便撰錄若相違背即便棄捨是所取文句隨義類相關若明慧義則安置慧結中若明定義則安置定結中八結合有五萬偈造八結竟復欲造毘婆沙釋之迦旃延子遣人往舍衛國請馬鳴為表文句馬鳴既至屬賓迦旃延次第解釋八結諸阿羅漢及菩薩即共研辨義意若定馬鳴隨即著文經十二年造毘婆沙方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十四

竟凡百萬偈毘婆沙譯為廣解表述既竟迦旃延子即刻石立表云按鳩摩羅什譯馬鳴菩薩傳但記馬鳴至月氏因緣不記至屬賓事後漢譯分別功德論卷一云迦葉思惟經法浩大唯有阿難能集鳴槌集眾屬阿難集遺典八萬人相須猶盲跛相倚也乃判三分一分契經二分毘尼三分阿毘曇按即阿毘達摩契經者佛所說法毘尼者禁律也阿毘曇者大法也所以言大者四諦大慧諸法牙旗斷諸邪見故曰大法迦旃延子撰集眾經鈔撮要慧呈佛印可故名大法藏也按此記阿難結集三藏即記迦旃延子撰集眾經事隔五百餘年而云呈

佛印可蓋後漢時之西域已僅有迦旃延子所定之阿毘達磨而不見阿難結集之原本矣婆藪槃豆即天親亦稱慎長子陳真諦譯十八部論云佛滅度後百一十六年時大僧別部異法有比丘一名能二名因緣三名多問此是佛從始生二部一摩訶僧祇二他鞞羅秦言上座部此百餘年中摩訶僧祇部更生異部一名一說二名出世問說三名窟居又百餘年中摩訶僧祇部復生異部名施設論又二百年中摩訶提婆外道住支提山於摩訶僧祇部中復立三部一支提加二佛婆羅三鬱多羅施羅如是摩訶僧祇中分為九部一摩訶僧祇二一說三出世問說四窟居五多聞六施設七遊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十五

迦八阿羅說九三百年中上座部中因諍論事立為異部一名薩婆多亦名因論先上座部二名雪山部即此三百年中於薩婆多部中更生異部名犢子律主姓也即此三百年中犢子部復生異部一名達摩鬱多梨二名跋陀羅耶尼三名彌離亦名三彌底四名六城部此三百年中薩婆多中更生異部名彌沙部彌沙部中復生異部因師主因執連名曇無德此三百年中薩婆沙部更生異部名優梨沙亦名迦葉此四百年中薩婆多部更生異部因大師鬱多羅名僧伽蘭多亦名修多羅論如是上座部中分為十二部一上座部 二雪山 三薩婆多 四犢子 五達摩鬱多梨

六跋陀羅耶尼 七彌離底 八六城部 九彌沙
塞 十曼無德 十一迦葉惟 十二修多羅論部
按他鞞羅上文作體毘履是二十部悉從大乘出也窟
居部唐玄奘譯異部宗輪部作雞胤部施設部作說假
部游迦部作制多山部 真諦亦作只底柯 阿羅說即西山住部
真諦亦作東山 鬱多羅施羅即北山住部異部宗輪部上座部
所分一說一切有部二雪山部三犢子部四法上部五
賢冑部六正量部七密林山部八化地部九法藏部十
飲光部十一經量部與真諦譯異名同實大乘說中千
餘年之轉變二十部之異同鬪爭夥矣宜小乘家因而
攻之以為偽作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十六

苻秦僧伽跋澄等譯尊婆須蜜論卷十云有寡有生檀
尼所由原寡不生存牛憶來導引前往後驅牛者牛長
者大牛長無寡無有生者出牛入牛者亦復無也又云
憶牛者無明也按此譯文太奧然以憶牛為無明實指
人為牛種之說唐沙門一行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
十九云過去劫初素里邪火大梵王下世間作牛形而
行淫欲

北涼曇無讖譯佛所行讚卷一云婆羅門白王毘求央
耆羅此二仙人族經歷久遠世各生殊異子毘利訶鉢
低及與儵迦羅能造帝王論不從先族來薩羅薩仙人

經論久斷絕而生婆羅婆續復明經論現在知見生不
必由先冑毘耶婆仙人多造諸經論末後胤跋彌廣集
傷章句阿低利仙人不解醫方論後生阿低離善能治
百病二生駒尸仙不閑外道論後伽提那王悉解外道
法甘蔗王始族不能制海潮至婆伽羅王生育千王子
能制大海潮使不越常限闔那駒王子無師得禪道凡
得名稱者皆生於自力帝王諸神仙不必承本族按此
節所述當出韋陀書中亦婆羅門學之始末也其言皆
生於自力則婆羅門之祀天亦非他力宗矣唐沙門一
行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二云韋陀是梵王所演四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十七

種明論又云於彼種類之中梵王猶如佛四韋陀典猶
如十二部經
陳真諦譯隨相論云佛本說優婆提舍經以解諸義佛
滅後阿難大迦旃延等還誦出先時所聞以解經中義
如諸弟子造論解經故名為經優波提舍毘婆沙復從
優波提舍中出略優波提舍按此以迦旃延與阿難並
稱蓋天竺所傳毘婆沙固無復阿難原本矣又引薩婆
多部與正量部義正量部即真諦譯十八部之彌離底
部也

歐洲哲學近以德意志為最雖未必能實證實悟而以

攀緣心徧知一切法亦可謂窮晰豪芒矣日本人常以佛教與之比較有近似者姑撮舉其大概一毘陀文字與阿梅洛士黑希倭多士也二地論師與米多列士派也三時論師與比達哥辣士派也四尼閣耶與過禮野的古也五吠檀多與此鴉魯米尼跌士也六衛巴師按師與恩必多古列士與牒摩庫利達士也七數論與阿納氣沙谷拉士與牒加而多也八斫迦婆派與詭辯學派及嘘牟也九佛陀與達古拉跌士與堪圖士不諾查與馬鳴來普尼仔與龍樹華嚴堪圖與世親三藏經與不拉度之會話篇也十世親與堪圖之認識論也十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十六

一不拉度與辭靈古與真言也十二河立士多而與哈格魯與智顛哈格魯與索邊哈威而及哈魯獨覺按此今時三人與起信論之真如無明一心也其所校量或未恰合存之以備勘驗可以知中西智慧之所通焉日本中島力造撰西洋哲學小史以二千五百餘年之哲學分為三期希臘羅馬思想之哲學古代期也羅馬教會隆盛之哲學中世期也自英人鴉痕佛人跌卡魯多之後至今之英獨即德佛三國人之悟入則近代期也其書用列傳體敘次明晰當以中文譯之然余謂西方哲學屢變不窮而以要言之所謂義海而非覺海也

覺海變為義海乃釋慧寂語見禪宗正派聞近日最新哲學乃歸宗釋家或當然耳大慧語錄梵云般若若此云智慧故余謂佛學亦智學也日本以哲學譯愛智便於分別耳鴉痕或論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按白虎通三教云王者設三教夏人之王教以忠殷人之王教以敬周人之王教以文而春秋繁露則言夏忠殷質周文白虎通又引樂稽耀嘉曰顏回尚三教變虞夏又云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蓋孔子之四教實兼王者之三教而進之以帝道也文者周之文行者兼敬與質言之殷道也忠者夏后氏之忠文行忠三者三王之道若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十九

循環而孔子一以貫之而加之以信者若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則信之至矣書帝典五刑有服孫星衍說謂畫衣冠惟明克允史記五帝紀作惟明能信故知信為有虞之郅治也白虎通又曰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按論語顏淵問為邦子告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時輅冕即天地人之事即忠敬文之教也樂則韶舞者則信以成之之事也樂緯之言即因此章而發故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僅稱四科而文行忠信特稱四教後之言孔教者依此立義則政與教為一而君道師道燦然可無附會謬妄之說已

尙書大傳子張曰堯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按誠亦信也

天主教法凡入教之人必自誓不背本國見交涉公暹法譯本

羅奉佛俗然詢其國俗云每新君即位之時羣臣悉向天設誓有盡忠於國雖死不辭之語時宮中預備水盤中藏清水君先以刀畫忠字其中旁有僧人呪水云天水地水人水三水即一水水中有烈氣飲者心無累倘有逆天命我佛定殛死喉彌但佈利佛菩薩呪畢內侍將水分給家臣飲之其臣多不敢背此誓余嘗與英國署公使竇納樂言吾中國雖聽民從教然凡入教者當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二十

用各國教例使其人先誓不背本國似屬可行竇納樂沈吟曰此事貴國政府託君詢問乎抑君自發問端乎予未敢輒對也

元敕修百丈清規卷一云亦輦眞班皇帝旨裏和尙也

里可溫先生據至元辨偽錄注元人呼道士爲先生每猶今俗不揀甚麼

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說有來如今依著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什麼差發休當告天與咱每祝壽按也里可溫即天主教洪鈞元各教考言之甚詳然當時固與佛道兩家同祝帝壽不似今日之顯干刑律不願國家也佛教以外如摩醯首羅摩西耶蘇嗎哈默祚樂阿士之

倫皆天教也宋明儒者之攻釋教恆言吾儒本天釋氏本心則似儒教亦天教此誣聖之說亦誣儒之說也易繫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各教之奉天安能有先天之事乎孟子引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如各教之事天天作之孽豈有可違之理乎尙書之大義稽古同天中庸之微言高明配天大聖人之與天合撰如是而已墨子公孟篇言儒之道足喪天下者四而首譏之云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蓋以天爲不明者不若婆羅門之大自在天摩西耶蘇之息罷天昭昭焉有形有聲以與人即也以鬼爲不神者敬鬼神而遠之之類也墨子所譏之儒眞儒家之古說而宋儒所謂吾儒本天者欲與釋競而不知其自入於墨也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九 二十一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萍鄉艾廷式撰

自衛元嵩作齊三教論後宋明以來愚昧學者好言三教同原此不足辯之說也理之是者固或不異然其大旨之別又安得同近世乃有以丹經附入釋典且有援中庸以作證者吳支謙譯佛說法律三昧經云好學外道習邪見人反持異術比佛深經言道同等用此意故後世轉退去大道遠此之謂也明人書如四書小參之類皆可謂亂道也

佉盧虱吒為婆羅門教主佛亦甚重之大集經卷四十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二云佉盧虱吒仙人說法已諸龍在佉盧氏山聖人住處尊重恭敬卷四十六云佛在佉羅帝山牟尼諸仙所依住處與大比邱眾有學無學說日藏經已即時西方現大華雲所謂優波羅華乃至婆利師迦華其華光豔照牟尼仙所依住處七寶五柱重閣講堂甚奇微妙按佉羅帝山當即佉盧氏山之異譯婆伽婆所說吉祥章句大力神呪云過去諸仙之所宜說月藏菩薩所說偈有云吉祥勝地精一切處充滿又云吉祥令眾生而得勝菩提殆皆就勝論師言而用其遺說歟
法蘭西為天主教盛行之國然西國近事彙編丙子二月云

法議院深惡天主教人欲嚴定章程鈴束之視德相管教禁嚴德相謂俾思多懲教人昔時盜執事權陰助法人德意志因之削弱不振者百餘年故戡法功成即嚴加約束法國則不然鄙薄教人非君相意蓋議院新舉諸臣皆讀書有聲之士法之先儒有名魯所者名浮勒特耳者著書數十萬言攘斥天主教大聲疾呼不遺餘力後之有志正學者奉以為宗今好修之士盡列議臣故以屏斥教人為己任云按彙編本譯英國報章故多尊新教而斥舊教左右佩劍相笑不休然如魯所浮勒特耳之書則當廣譯以盡其變且使中國之入天主教者知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西人亦嘗大肆攻擊非必人人奉若神明也增訂五洲通志云挨培拉爾名比哀爾一千七十九年生於曩忒法國西邊地受業於其亞姆尊爽巴未幾攻訐其師不遺餘力緣其師以教書內所載事實一若真有其人也然同師羅失來以教書所載為憑空結撰者亦復被其排斥故時人以挨培拉爾所宗為最得中庸之道實則與羅失來不甚懸殊詞氣略和平耳故其初於上帝不甚相信每指摘教書所載多出自想像附會後悉心研究自謂得上帝真詮因以之教人亦頗著速效按挨培拉爾羅失來並不信教書則必攻天主教又其書言佛

教回教中博士亦知天主教之道理可謂不滯方隅之見者已魯所或譯作盧瑣

佛教燒身然指之事久爲世俗所譏按釋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三云問身爲道本縛是脫因何得然指燒身背道修道高僧傳內小乘律中貶斥分明奚爲聖典答亡身沒命爲法酬恩冥契大乘深諧正教大乘梵網經云若佛子應行好心先學大乘威儀經律見後新學菩薩應爲說一切苦行若燒身燒臂燒指若不燒身臂指供養諸佛非出家菩薩大乘首楞嚴云佛告阿難我滅後其有比丘發心修三摩地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三

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熱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又問五熱炙身投崖赴火九十六種千聖同訶而答者云執卽成滯了無不通若云總是泥乾成正真之道諸佛錯訶若說俱非藥王墮顛倒之憊諸佛錯讚余按此所引梵網楞嚴二經楞嚴西土所無未爲堅證夫捨身飼虎久著佛緣節節支解豈仇哥利且視身如幻何有然燒大乘圓通諒無不可而垂爲教指竊恐未然梵網所謂燒身臂指蓋卽受戒之時熱香表信之類非以殺身害性自失大利也小乘經教授昭顯旣無此事所當遵守或五天風俗多從苦行入門釋氏特

留此派廣化外道不必以震旦人情妄加評議也緇林寶訓卷四辯燒身指大小相違云資特云義淨三藏寄歸傳廣斥世人燒身然指意謂菩薩大士之行非出家比丘所宜不知機有淺深教分化制小機急於自行期報盡以超生大士專在利他歷塵劫而弘濟是以小律結其大過大教歎其深功大小俱是聖言抑揚豈容乖異然有勇暴之夫情存矯誑邀人利養規世聲名故壞法門乃佛教之大賊自殘形體實儒宗之逆人直是惡因終無善教今時頗盛龔俗豈知則義淨之誠亦有取矣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四

論語老而不死是爲賊記郝蘭皋筆錄引某氏之言以爲原壤必學神仙之言而孔子斥之其說致確余嘗謂子張問崇德辨惑而夫子以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爲惑愛之欲其生亦神仙之學也神仙之學三代以前有之而六經不言是子不語怪神之證也阮文達以眞字爲神仙術專名故經典皆不用此字可謂得其指矣揚雄法言君子篇云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

新譯延壽新法卷三云古時苟無邪說殘害暴行置人按此死民於地下之謂苟非妄立意見譬喻以解釋天變而實未知其故者則人之才學當更合理純一而全備一

種格致之學不至時時與別一種相奪今日之考究不至為明日所拒敵萬事皆和睦而相長進矣按此條譯手未工其意蓋謂有暴君苛政以致人於死而疾疫饑饉之事或漫以為天變而不預防或徑以為天罰而但求悔罪不復考究保生益壽之法而使人之才學有所誤用也又云人壽原無界限格致不能擬一壽限以此推之異時格致之學盛則天教必稍衰而神仙之學或因之而轉熾亦未可知也

英人器德大同學云近世不乏野蠻伏處五洲偏僻之山林散居大海蒼茫之島嶼皆未知教化為何乃察其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五

土風究其習俗無論是何種類莫不道及上天信有鬼神能為禍福余按英之名流施本思曰惜哉人之講道也古人混沌未鑿偶有誤會誠無足責乃至真理大明之今世仍執上帝賞善罰惡之一言不知賞善罰惡乃自然之公理何必有上帝以司之玩其所言亦天教盛衰之關鍵也

元廉希憲之言曰受孔子戒或問孔子亦有戒乎余曰有之孔子之戒所謂戒之在色戒之在鬪戒之在得也竺乾十善身業三戒曰殺盜淫者戒在色也殺者戒在鬪也盜者戒在得也儒者之學以修身為本故與釋

家身業三戒若合符節矣援儒入釋學者所忌然如此等東西一揆亦不可不觀其通也

顏氏家訓歸心篇云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

上蔡語錄云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按此以記經為玩物其說甚高然於禪家之言語道斷如出一鼻孔矣程學未嘗不開陸王一派即此等處可見

婆羅門教中國雖不行然高僧釋道融傳云姚興敕入逍遙園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為彼國外道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六

宗謂其徒曰甯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惑之後融與婆羅門誦抗婆羅門理屈像運再興融之力也是婆羅門大師及其經典曾入中國而寂然不傳要為可惜此婆羅門何名是何宗派未知印度史中尚記其事否當再考之通典職官二十二符祇正自注云祇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祇祠及官常有擊胡奉事取火祝詛是婆羅門溼婆一派久行中國矣韋述兩京新記十字街西南隅胡祇祠武德四年所立西域胡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余按新記十字街

東之北又有波斯胡寺知唐人於波斯廟不以祇稱之
是時印度婆羅門教蓋又復盛故其徒接踵來唐以印
度教史觀之商羯羅之振興婆羅門而排佛教亦印度
古教之功臣也年僅三十餘而卒固宗教中之偉人矣
新譯交涉紀事本末云中國與印度所出異物甚多兼
有織成布疋古時西人命其名曰色利楷佛司鐵司其
價在羅馬極昂故商販不辭跋涉也彼時因早已通商
故卽有納司安廉恩教士深入東方各處極遠之境
以傳其教并能與中國書牘往來以通聲息原注云西
歷五百年時有康司坦汀奴潑而教頭名納司安廉后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七

司者與其眾門徒創立一教卽以其名名其教曰納司
安廉恩教現在波斯及印度等國仍有信奉其教者余
按納司安廉恩教卽楊榮鈺所稱天主教尼氏派也楊
氏附會以爲景教洪文卿景教考言東晉時西歷三百
按與交涉本末言有聶斯按卽納司安廉爲東羅
五百年者稍異馬教士教王擢爲康思灘丁諾白爾之主教者亦卽此
人近年回疆之亂俄人襲伊犁守之查得其地有聶斯
託爾教內華民約三四百人余謂此當由波斯印度展
轉傳入伊犁與唐時景教固無涉也交涉本末又云據
納司安廉恩教士書云中西相通自諸士願尼恩卽羅

別纔痕汀皇生於四百八十三年歿於五百六十三年時始至阿拉伯人懷購勃
及阿蒲才特游歷東方時止此二人於八百五十年及
八百七十七年中所著游歷記言經過海道及所至口
岸風土民情并一切通商門徑靡不詳悉余按此尤足
見納司安廉恩教非景教之證景教在唐初已行於中
國其來者豈止二人且安廉恩教士書中何不詳述耶
日本鎌倉榮吉游突厥記云每禮拜五突王臨幸些拉
母力故式同教祭步騎礮工各隊咸扈從部伍整肅士
氣凜然僧正起祭壇右手提利劍左手捧經而讀亦有
勇敢無前之狀突兵之所以具備美質如此者固出天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八

稟亦回教之力使之然也其信堅篤者禁煙酒惡衣食
廢空晏如不厭勞苦不畏寒暑樂天知命所謂壽夭不
貳富貴不動心者存焉如遇軍事燬家室杜內顧之念
至甚則有縊殺妻孥者故臨戰惟知獻一身於天帝國
主罔顧其他勇鬪奮擊以裹屍馬革爲榮余謂英人重
同血綱德人重同地綱若前後十字軍及突厥人之自
護其國者亦可謂同教綱也禮拜五者蓋據基督教言
實穆教禮拜之期世界地理云中國之回教徒不下三
千萬彼等於雲南則曰本塞伊斯於甘肅松加利亞及
北部一帶則曰登庚卽東按回民之盛如此其所以弭

患者不易言也

喀什噶爾為唐時佉沙王所居之迦師城迦師與喀什音近譯音無定字耳蕭雄西疆雜述詩注云喀什者初也噶爾創也大約因蔥嶺以東之回教創此地耳城東五里許有一塋園據稱為布拉尼整篤先人嗎哈木諸敏之墓園無別物只一空亭頂圓而尖中植枯樹一株名曰公波斯回人男女老少敬奉甚篤每逢禮拜前一日為此間禮拜之期按蕭雄所指禮拜宮指天主耶穌教禮拜而言回教禮拜先於天主拜在牛婁鬼九四日黎明男女擁集盥浴誦經拜畢始散各城阿渾多有來朝拜者按教主在大方其後至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九

二十六瑪木特玉素普始東遷喀什噶爾城則此為瑪

木特玉素普之墓無疑詩注泛引穆罕默德事者皆非是今悉刪去

又云回部有專門行教者名曰海連搭爾如中國巫師之類其帽用駝毛細繩紅白相間織成高尖月斧形緣以皮邊衣即彼中之通惟袖大而密紉如袖腰繫駝毛大帶垂縉於前以玉石紅綠綫等懸於襟上凡祈禱禳解之事皆彼為之開時則唱勸世文以翼風化回教闡爾罕經凡三十篇內皆教人敬天行善治家立身之事兼言果報法戒兼備回人婦孺皆敬信之以之持身以之送死有病者誦之亦或得愈聞之友人云左

文襲曾譯以華文有刻本余求之苦未得也按新疆所傳者又有瑪哈木諦敏之經蓋即瑪木特玉素普所著今其地回教禮制皆出此經然與天方國中所傳不能悉合大嶽貞益譯回教云回教之經書分全書百四十篇每篇各異其題號其長短亦極不同長者至數百千言短者僅二三段書中或載天神之垂訓或載法教修身法律等事由卷首至卷尾有一貫之主義其篇名有牝牛伊姆跌姆人婦人抄掠希刺士人希沙保人阿波跌哈姆人夜行空洞會議新聞離婚無花果再生等之類其文章高古婉美極盡詩歌形容之妙其所載之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十

多從舊約全書引來其徒奉之曰哥蘭經哥蘭者讀本

之義

小乘經典有極平實之說如佛說滿願子經云東晉佛告邪耨比丘假使邪耨比丘自見色者可眼之物不以歡樂心不處中惱患則除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是為粗舉要法此與論語非禮勿視一節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一章大旨相近言三教合一者若舉此種訓世固無可非乃鑿而深之歸諸心性之源天人之表則支離附會無有是處矣印度人一舉手一投足無非教式見印度教書此則與聖人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九 反之卜

四勿之說似是而非而顏季之學乃有與之合者末流多生枝節未為醇雅也

仁非平等之學必有仁之者義乃平等之學萬物各得其分也鄭君以相人偶釋仁則仁亦平等矣瑜伽師地論釋大慈大悲以為大慈容有不受大悲則無不普其意至精仁固兼慈悲二義歟孟子言惻隱是悲之義

仁者教之宗也凡教無不以愛為主者義者政之體也純乎義以治國則法律世界也

謝承後漢書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託生於淨住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始生韓鄂歲華

紀麗三
史發揮注三

顧微吳地記曰佛法未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辛卯夜恆

星不見夜明也文選王中頭陀寺碑注按顧微當作顧廣微此當是隋人舊注遊揚帝諱而李

善仍

清真指南等書皆以米南宮為回教中人以寶晉英光

集證之南宮實皈依佛教與穆罕德不相涉也惟南

宮世系出自西域世故以此稱之元黃文獻日損齋筆

記云米元璋自署其姓名及所用圖記米或為芊芾或

為黻黻芾猶可通用芊乃楚姓米氏自出西域米國胡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十一

人人中國者因以為姓唐有周紇米懷玉五代有沙陀米至誠非若樓與婁邵與召同所祖也姓固可混而一之耶陳熙晉考證云通志氏族略米氏西域國胡人也唐有供奉歌者米嘉榮五代米至誠望出隴西高平

堯典言以親九族言平章百姓竊意中國古昔亦族長政治也羅馬志略云古初羅馬法制簡而不煩國中分

數族各族有長商論國事眾族長聚於一堂國人呼之曰諸父其議政院名為父老議院國王為議政院居首

位之統領一國視如一家視國父為一家君父堯之時蓋當如是九族即指國中大族而言非謂堯之親屬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十二

九者多數汪容甫釋三九例明之

宋史仁宗紀天聖五年西域僧法吉祥等來獻梵書

宋史徽宗紀大觀七年御集英殿策高麗進士

黃林材印度劄記下廓爾喀風俗無異唐古忒喇嘛亦

多又云布魯克巴部一名布屯西南距獨吉嶺二日程

俗重紅教喇嘛有唐時賜印篆曰唐師國寶之印又云

大吉嶺按即獨居民數百家語言風俗與唐古忒相似

謝濟世西北域記曰渡黑水行十餘日至達賴喇嘛所

居曰烏斯藏唐吐蕃國都也大招門藏中向有梳試壽

香辟邪萊服巨棗旄牛獫驢石青珊瑚琥珀瓊龜鑄金

為佛其長寸餘鑄銀為錢其重一銖又云蒙古奉喇嘛
舊矣考元史可知也自西藏之達賴喇嘛出而信之尤
篤稱曰活佛佛何知前身

世俗所傳太陽經詞句俚鄙而嶺表尤盛傳李仲約侍
郎謂余曰此有明遺老思故君之隱語也第一句云太
陽明明朱光佛明者國號朱者國姓也中云太陽三月
十九生三或誤三月十九日乃莊烈帝殉國之日也其
餘詞語類雅河見余審之誠然此等流傳微近於邪教
而其實非是又不可以不察也

回教亦頗信占驗之事俄人宜萬甯鐵木真用兵論記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十三

摩哈美土之言曰待星位更迭而幸福之時機到云云
是其證也希臘羅馬諸名將亦好用豫言家說又云當千二百六十二年
克拉克欲襲波克塔土時克拉克之占星者左袒阿巴
設土宗派言曰星位不利今若襲阿巴設土馬匹斃惡
疫發軍中太陽不出雨不降暴風起大地震壤土覆地
味疲瘠百物不生克拉克不逾年將死云云克拉克於
是召亞里宗派之占星者問之謂某言可信否則曰否
否克拉克若襲波克塔土必可克之克拉克從之果獲
波克塔土按此可知軍中當重人事而占驗之說吉凶
迴殊亦各國之所同也

中說周公篇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
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
之罪也按此已隱然並三教而論之然知老佛皆無與
亂亡之事則文中子之卓識也

權德輿兩漢辨亡論云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
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
致位公輔余謂偽儒之亡人國禍尤酷於老佛然不能
以是罪詩書也

開成石經至今尚存雖有譌舛然唐本尚可見甚盛事
也若釋氏石經壽藏涿州雲居寺者事始於隋至遼及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十四

金始竣今偶見數行搨本其字畫皆勝於唐人寫經固
知釋迦言教尚行此刻未須流布也于奕正天下金石
志載清甯四年趙遵仁涿鹿山雲居寺續鐫石經記云
四大部經鐫畢又沙門石才雲居寺續祕藏石經塔記
云大定十年錢已盡功且止碑四千八十片經四十四
帙題名目錄刻如左未知後代誰更繼之是全藏尚未
刊竣然較開成石經之功已數十倍矣西來貝葉此譯
法言歷久彌昌已將二千載矣懸記所云末法三千年
又云一萬年者果孰是而孰非耶抑並出後人揣量不
可盡信耶

上蔡語錄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按言有所受當指濂溪言自家體貼則朱子所謂得不傳之說於遺經也大程子於周子未盡抹

撥也

神祕之學妖怪之書自今以還日將逾盛然五經所論諸史所載已肇其端矣顧阮瞻著論惟言無鬼程朱學派乃近無神原其得中未若子元之近正也史通書事篇云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啟龍漿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五

圮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曰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按劉氏所議惟在史裁夫焉知天道神竈所以致饑未能事人季路猶其多問也乾統觀於三世柱下深慮於相傷自重黎受命以來知地天之殊絕也然而牛哀化虎郊后成蛇雷電而發象華雨雹而占蜥蜴業報之理昭然可知感應之情亦微而著雖無當於興亡良有關於學術記者垂為實錄以待參稽亦何異於神降石言鶴巢鷄

退得人素王之往牒更煩前哲之敷陳也後世日光淪照物理多通九流末家將蔚為巨子然後立政立教庶有指歸十世可知今猶勿論可耳

文選孫綽遊天台山賦肆覲天宗李善注天宗為老君也按天宗與天尊義同而天宗之稱較先於天尊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許周生鑑止水齋集讀此經於宗字句絕周書世俘解云武王乃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是天宗二字之始

隋書經籍志雜傳內有高高寇天師傳一卷

青巖叢錄云道家經典世傳太平經最古且多今不復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六

存余按承樂大典尚頗引之然其所言與國廣嗣之術殆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若大同等經大率六朝以來文士之所造雖文采可觀而往往淺陋無甚高論

近人張星耀有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編五十卷專記老釋二家事余未之見

法蘭西近世史云哲學自克孫折衷說比倫懷疑說之外闡明人道之根本不入於不可知之講究即知講究乃限於實在之境開一派實在說即杭特正與孔子之教義不期而合若其人置東洋則亞聖人也法人之繼述此學者曰李多蒙其所著之實在哲學竭畢生心力

以注之余按孔子之學固重人事矣然易與中庸何嘗不周流六虛乎以杭特實在說擬之亦僅得其半耳

井上圓了哲學要領云就支那諸子與西洋學派比較

老莊者西洋所謂任他主義申韓者其所謂干涉主義

也或有評老子學為自晦主義楊學則為自利主義與

希臘伊壁鳩魯派之主義相類墨子之兼愛近於邊沁

諸哲之功利說孟子之性善論同於里度諸賢之說荀

子之論性惡以積習導偽證明心性之發達與洛克氏

之學派尤相同揚雄善惡混說李翱之復性說程朱之

性理論希臘哲學家言皆有之其他公孫龍鄧析之講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七

論理法近於芝諾芬尼管子商君之言政治學類於亞

里斯多德孔子之明人倫似瑣格拉底莊列說精神不

滅似畢達哥拉斯老子談道之本體與斯比諾沙之本

質論舍倫之絕對論斯賓塞氏之不可思議說多仿佛

焉余謂東海西海此理相同固當有閉門造車出而合

轍者然既知其同又當知其所以異則有待於辨章學

術之士矣

元史譯文證補拔都補傳云合圖物拉的迷爾戊戌春

城破北至錫第河復北趨諾拂郭羅特未及城百數十

里而退俄史云林木掩蔽華而甫云按俄人宜萬甯鐵

時天暖雪消道路泥濘故退

木真用兵論云拔都到諾布哥羅特即諾拂郭羅特之

過二百餘里而決意旋陳者以三月下旬化雪所阻不

然則四月中旬可達諾布哥羅特矣計蒙古兵蹈人跡

未到之積雪自里亞撒北行者已不下一千俄里也其

可以堪此行軍者特蕃士騎兵而已然亦頗屈撓云徵

之於史拔都旋軍之地名伊克那特伊十字架之地今

亦未審所在彼蓋由設利克爾道先渡設利克湖冰而

後向波拉河者也何者湖冰比林中徑路尤便故伊克

那特伊十字架當在波拉河岸距諾布哥羅特百九十

俄里之處於波拉河之右岸有一村名伊克那特伊又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六

稍偏於諾木哥爾特地有斯巴斯克維及波哥羅的特

克維之二村拔都旋中軍之地蓋近村落之近傍乎又

蒙古之一軍向窩羅足克及窩爾台進直道者其先鋒

當時已到克列斯特特伊於是如旋軍者云此並足為

洪書之證宜萬甯又云拔都旋軍之事俄國史家記之

者殆少故文卿所譯亦不能詳也

又云庚子冬拔都攻計掖甫克之按宜萬甯云幾維夫

即計掖甫之異譯俄之南都也何日歸蒙古之有史亦未詳史

曰幾維夫以一千二百四十年尼哥林祭日為蒙古所

略取云云然尼哥林祭有五月九日及十二月六日之

二祭今不能質言之若以為五月九日蒙古兵渡土尼伯爾河而圍該都之舉當在甚久以前也又幾維夫不得長支其圍則蒙古兵當於土尼伯爾冰解而河漲之時渡之以起圍城之工者也若然則實可驚愕何者土尼伯爾河幅不狹當河水漲時如率數萬兵馬濟之其艱苦為何如乃據史家所說其會幾維夫城下之蒙古兵如雲如雨山川草木悉無不兵者車輪鑼鑼之聲鐘鼓鞞鞞之音馬嘶駝叫聲震闔城至不能辨人語云夫部勒此大軍於春候漲溢之時徑渡大河果遵何法此又不能無疑者也按喀拉木仁氏以幾維夫落城為十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九

二月六日波列窩伊氏以為五月九日大僧正維夫克尼氏亦云十二月六日烏斯特里亞羅烏氏以為五月九日又據羅烏連奇維夫氏以該府之降服為一千二百三十九年十二月九日又伊克那奇維夫氏日錄亦同其說史家駁訟如此然亦足見俄人之精學史學也
洪氏據華而甫說云西十二月六日又土尼伯爾河洪書作帖尼博爾河
又云貝爾因倭耳默次城誘戰不出按倭耳默次宜萬甯書作阿耳密特云蒙古人欲誘致城兵於平原然耶羅斯拉夫更事多不肯陷其術於是蒙古亂射火箭入城須與火起風烈火盛城欲陷有逃降敵軍者蒙古兵

斬其首縛之馬尾巡行府旁欲激怒城兵城兵果憤請戰耶羅斯拉夫不許兵士有恨之者乃下嚴命禁突戰彼達即貝遂分兵馳擊摩拉維亞之州郡而圍城之兵半滅耶羅斯拉夫窺敵警備稍弛六月二十四日乘夜突出襲之克之蒙古將某死焉多桑書云或謂貝達此役陣亡蓋誤翌日士卒號泣行葬儀又慶殺囚虜為犧牲祭之後三日蒙古兵為合拔都撤陣赴匈牙利

又奇卜察克酋庫灘宜萬甯作波羅夫特伊凡兩見人皆同之酋長克丹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二十

又辛丑春守喀而巴拉山隘將逃歸宜萬甯云破喀爾巴特山之守兵進當時所謂俄羅斯門者即們喀奇及賽克窩爾之間道而侵入匈牙利
又速不台亦自東南踰山陟險合於大軍自注云此語西書所無因欲合於速不台傳鄯甯河之戰故云按宜萬甯云彼達於六月下旬七月上旬之交經過所謂匈牙利門即喀爾巴特山峽自注即耶布龍喀乎侵入匈牙利速不台及闊端亦自摩爾達維亞來會之是西書記此事甚明晰洪偶未之見耳
賽育河宜萬甯作沙伊阿河元史作鄯甯河按宜萬甯言此河幅廣沮洳多或鄯甯當作鄯瀟乃以義名之非

譯其音耶

元聖武親征錄西域速里壇扎蘭丁何秋濤按丁後作木當以丁為正祕史作回回王札刺勒丁即算端也札蘭丁與算端音亦相近余按速里壇元史或作速魯壇或作算難即算端也札蘭丁實算端之名耳音亦不近願船說誤

朱蓉生無邪堂答問云淮南要略訓謂墨氏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按墨書有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云云見辨其初受儒業蓋亦有之余接近人多不信此說然正不足異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三

顏師百漢書匈奴注云曰鮮卑之俗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焮騎馳繞三周迺止按今滿洲之媽媽竿疑即其遺法也

日本松村介石萬國興亡史云北人與棲息日耳曼森林之盜格魯撒遜按撒遜或譯作沙克生均與撒遜二字音近疑即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所記之粟特種也粟特即撒遜余別有考同族者也斯族原戴阿金為長出

北方開國北海之濱資性極剽悍好戰至後世遂奉阿金為戰神按此疑亦匈奴徑路神之類與中國之祭蚩尤亦相似也

希臘蘇庫拉跌士哲學之祖也有知德合一說日本吉

曰雄智譯之

井上圓了妖怪百談云古來有名魔法呪術者自今視之是一種之催眠術余按催眠術今日本尙有之然與呪術要不相似也

北史新羅附庸於伽羅國東藩紀要云齊書加羅國三韓種也駕洛國紀龜旨峯有異氣往視之見有紫繩繫金盆而下開盆有金色六卵翼日有六童子破卵出十餘日身長九尺眾奉一人為主號首露王生於金盆因姓金氏國號伽耶餘五人為五伽耶主五伽耶東以黃西北以智異山東以伽耶山為境文獻備考駕洛或作伽落即伽耶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三

後改為金官輿地勝覽龜旨峯在金海府北三十里今屬慶尚道余按伽羅附屬於新羅故亦姓金疑本與新羅為同族也伽羅之音或云與覺羅為近未知然否王建贈王屋道士赴詔詩云法成不怕刀槍利是不獨邪術有禁兵器法道家亦當有之也

康熙字典木部榫字下引宋楊億談苑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

元敕修百丈清規卷一云始山隋開皇三年詔天下正五九并六齋日各寺建祈禱道場不得殺生命取藏經中有毘沙門天王每歲巡按四大部洲正五九月治南

贍部洲故禁屠宰而唐之藩鎮每上任必犒士卒須大
烹宰故以正五九不上官為禁殺也而俗之為忌者非
據此則唐人正五九月禁屠宰蓋沿隋制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萍鄉文廷式撰

中國今用單節之音物名亦多一字一義兩字之名則多聲韻或雙

聲如崆峒崑崙皆疊韻如蛛鸞皆雙聲疑上古之時未必然也歲陽歲陰

之名見於爾雅史記者既不可解西人以為與猶太同即如山名

之盤巫閭澤名之昭餘邗至今亦無有知其義者此斷

非神聖命名必上古語言不同其偶傳於後者人故不

曉也黃帝正名百物蓋在倉頡造字既成之後去其舊

名而易以新名矣若渠搜析支之類則三代上西方之古語也然與中國古地名恰甚相近

日本明治以前著述考古者頗多今略摘其有關故實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者青木敦書昆陽漫錄云貞觀十六年一月太宰府言

大唐商人崔岌等三十六人著肥前國松浦郡海岸唐

商至我國也久矣按王朝置太宰府猶舊幕置長崎鎮

臺海外貿易及海防皆太宰府總之商船不入博多港

而著松浦故府帥奏陳此事而已朝鮮民間所通用

諺文有百五十一字與我四十八字母略相類尺牘

天葩曰襪襪子即今之眼罩眼罩竹為胎令蒙帛暑時

所戴涼笠古賀煜伺庵隨筆云蝦夷部落酋長號曰

乙名案齊明帝四年授蝦夷齶田今秋酋帥恩荷小乙

上為淳代今能津輕二郡郡領淳代郡大領沙尾具那

小乙下光仁帝天應元年五月按察使藤原小黑麻呂奏曰伊佐西舌諸絞八十島乙代巨猾小乙上小乙下乙代皆今乙名齊明朝去今一千一百餘年而夷人猶存舊稱不亦奇乎今奧羽稱老成人爲乙名亦蝦夷時之舊稱 王氏農書曰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言二物補精氣也按蘿摩俗所謂人參者邦俗亦有此言 俄羅斯樂人多截去舉丸曰聲音清亮與犬去舉丸者力強壯一般英國兵卒臨敵開選男子去舉丸者數十人待此執短兵爲先鋒已去舉丸不少怯死雖勁敵莫不摧破 藤田彪回天詩史云蒙古來寇北條氏戒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內警備爲攻漢土之虞其盛可知彰考館文書中一見此事今不記何文書 林恕文集重修先聖殿記云本朝之盛大學恒式及諸國廟祀仿唐禮闈揚文光中葉以來國多艱虞廟遺爲墟殆二百餘年寬永庚午台德公賜廟外數百弓之地尾張亞相鼎建一堂安聖像及四配像納祭器手書先聖殿三字爲扁額春秋釋祭人皆知有此禮漸向儒風 讀千百年眼云明張燧所著往往標掠容齋之筆升庵之錄而不著其出處 論僧圓月以太伯爲我祖云豐聰蘇馬之所記安麻呂之所筆舍人皇子之所撰皆謂自瓊尊降臨西列神武東征

以來百有餘世正統一姓相傳世傳東山僧圓月修日本紀謂本朝吳泰伯之後也晉書云爾廷議爲誑遂焚其書按月言不必爲妖妄夫泰伯遁荆蠻自號勾吳句吳今甯波府唐時謂之明州古昔遺唐使自此而上舟與筑紫不遠風順波穩則四五日而至然則太伯以至德來化我國蒼生仰慕尊爲靈神所謂大靈如存者安知其不爲泰伯乎神武卽位當周惠王之時去文王殆二十世自靈貴至神武六世其數雖不合開國之始不可謂無長生之人徐市覓藥來朝其或慕泰伯之迹耶 圓月僧也 巨擘博聞強記曾揚芳聲於異域其必有所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見也 山崎美成世事百談云世人以六十一歲直生年支干謂復本卦唐土人目爲華甲以華字拆爲六十也陳白沙詩以七十七歲爲喜年八十八爲米年皆拆字之稱也 王充論衡曰周時倭人貢鬯草文獻通攷曰女國在扶桑東千里食鹹草貝原篤信太和本草曰和名亞志宅草八丈島民植之充糧草類防風分爲三葉莖微紅小者不紅微有香氣本草綱目炮炙論曰枳節毛霜溺銷斑腫之毒按枳毛鹹草鹽草鬯草數者而一物亞志宅草八丈島所名古松軒八丈筆記曰亞志宅草生山中刈去隨生四時不絕莖生土際深蒼色島

人爲仙寡病保壽七八十者此草爲糧也 廣瀨政典
蒙齋有方錄云足利學校聖廟夫子及十哲像後世作
夫子冠似綸巾 大德寺有趙子昂真蹟曰染雲爲柳
葉剪水作冰花不是東風巧何緣有歲華字掌大書法
適美 廣瀨政典酬夢編云磯原有天妃祠我邦海運
遇颶風者必祈金毘羅神不知有天妃水藩有此祠自
朱魯嶼始沖繩長崎皆有天妃皆漢土俗 蒙翁見聞
隨筆云刀鞘妝鮫本唐俗白樂天詩刀劍鱗魚鱗是也
增島固楮陰雜錄云十三經注疏明永樂中始刊於
國子監見孫之驥其後正德閒陳鳳梧重刊之嘉靖閒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四

御史李元陽等又校刊於福州府學大學衍義補云福州府學尙存其板
又有萬曆中祭酒曾朝節等刊本見陸放滋有崇禎中
琴川毛晉刊本然十三經注疏名見周密癸辛雜識則
宋時已有而非明始定也特鏤版本叻乎明而已又按
東山左府拾芥鈔裁十三經目無爾雅孟子而有老子
莊子豈唐尊老莊列經之目所定歟事逸於彼而傳於
我者往往有之亦學者所宜考也 筑前田邊村所建
石刻阿彌陀經相傳元襄陽龍興寺中所有隋人陳仁
龍書安元中小松內府重盛使舟人妙典航海赴宋寄
沙金三千兩於襄陽育王山山僧德光深感其誠贈此

純常子枝語 卷三一

碑石比還內府薨平氏滅無所復命投石於海澨後人
移建於今所云小松內府寄沙金育王山事見平家物
語而不言碑石事人或疑爲偽造按經文一心不亂下
專持名號以稱名故諸罪消滅卽是善根福德因緣二
十字世傳本所無而王日休龍舒淨土文及靈芝跡多
二十字與此襄陽石本符合文字雖漫泐筆勢勁渾非
後人所能爲湖廣通志襄陽府志育王山志諸書殘碑
斷碣必備錄而不舉此石是歸於我而不存於彼也釋
源空選擇集親鸞教行住證並載襄陽碑經文然引淨
土文而不言其見存於我則知當時湮沒海澨而未顯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五

也 平山潛實用館讀例云農桑書後魏賈思勰齊民
要術元王禎農書周之輿農圃六書孟琪農桑輯要不
知誰著農政全書曰孟琪作元史類編伯顏傳附載孟
琪蓋此人按元史類編二十二曰暢思文字純甫拜監
察御史上所築農政輯要尋遷漢中道巡勸農副使張
師說不考及者何也李氏農事直說姜氏黔陽雜錄張
國維農政全書纂輯齊民要術農書農桑通訣救荒本
草者有此書不必要他書書中玄扈先生者徐光啟也
荒政要覽明俞汝爲所輯康濟錄全襲荒政要覽 朝
川鼎善庵隨筆云朝鮮役加藤清正征威鏡道小西行

四五五

長征平安道清正至咸鏡道會甯府生獲兩王子退屯咸甯府未嘗出兵道外而朝鮮征伐記清正記將誇耀我武曰逼兀良哈國都兀良哈秦漢遼西郡不接朝鮮界續文獻通攷曰洪武廿二年夏詔以兀良哈地置三衛云云清正固無至此之理川口靜齋隨筆曰觀瀾先生問對洲兩森芳洲兀良哈何方曰朝鮮方言總稱邊界荒外之地曰於羅牟加以非一定地名清正所過今不知何地意皆西北邊界地朝鮮總稱爲於羅牟加以者後人妄填女直兀良哈者得此說始釋然 尾藤孝肇冬讀書餘云唐書日本傳載粟田真人冠進賢冠進賢冠未詳其制今冠幘頭漆紗按宋畢仲詢幕府燕閒錄云幘頭自隋以前只是早絹羅其首唐馬周始制四脚繫繫於上二脚垂於後又加巾子制度不一偽蜀始以漆紗爲之不知與我先後如何 北史高勾驪國人頭著折風形如弁吾俗所用風折帽卽是也歟 尾藤孝肇靜寄餘事云宋史外國傳載日本僧齋然表語極精麗按鶴林玉露亦載齋事筑前扶桑最初禪窟齋開基寺 林信勝羅山集神武帝論云東山僧圓月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六

中正子創修日本紀朝議不協火其書余按諸書以日建妙喜院 本爲吳泰伯之後泰伯逃荆蠻斷髮文身與交龍雜居

其子孫來筑紫土人爲神此天孫降於日向高千穗也土人始爭起拒之是大已貴不順服也其與交龍雜故有海神交會之說其所齋有墳典邱索科斗文字故有天書神書龍書之說其三以天下讓故以三讓兩字揭伊勢大神宮圓月爲說牽強附會如此然而似有一理夫天孫誠自天而降何不於畿邦而於西鄙葭爾千穗峰何不夙都中州治野而必經瓊杵彥火鷲草三世至神武帝而後東其鋒也神武四十五歲東征至安藝明年入吉備修舟楫聚兵食積三年而後至河內克長髓彥於孔舍衛坂入大和建樞原宣以神武雄略其難如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七

此蓋大已貴長髓彥我邦古昔酋長勢力固足抗之而神武伐之布政國中垂天壤無窮之統余於是愈信姬氏積德累仁木枝百世而泰伯之至德雖滅於越其統越海立萬世無疆之國體也 伊藤長肩紹述集跋唐明州刺史鄭審則牒云唐德宗貞元廿一年乙酉明州刺史鄭審則批判求法目錄一卷見存於天台山松禪院院主後雄屬余跋語按唐貞元乙酉當我桓武帝延曆廿四年距今九百廿九年而完全不損唐家當時制度可見者賴有此判而中稱爲禮義之國亦足知其善我邦之禮俗也檢唐書鄭審則無所見三代實錄光

孝帝仁和二年圓珍奏狀具載此事曰鄭審則批判求法目錄知曩時甚重此牒也批中言陸台州不著其名檢元亨釋書則台州刺史陸淳也淳字元冲避憲宗諱改賜名質歷官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太子侍讀刺台信二州既歿柳子厚作墓表名傳儒林蓋顯人也其知台州求法之所自鄭爲明州卽寧波府本朝使人歸帆開洋之處故俱書其官也 佐藤直方白石史論云新唐書日本傳建中元年日本使者真人與能來史寶龜九年十二月以布勢朝臣清直充送唐客使天應元年六月送客使等自唐還此歲辛酉建中二年也與能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八

卽清直猶妹子稱因高葛野稱賀能以我方音相通故也舊唐書以真人爲官名新唐書謂因官而氏皆不得我情者 隋書曰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髓峽又一日至琉求義安卽今潮州高華嶼俗謂之東番卽今台灣龜髓峽今所謂惠平也島明人曰熱壁山古今方言之轉耳 寬永開長崎送到羅馬國人其人被服如我俗荷蘭人云實邏馬王使者爲諸藩游說以求好請示者以利瑪竇萬國輿圖其人曰歐邏巴人未聞有利氏子者嗣後得金閭鍾始振闕邪論於新增大藏函中始知實本生於廣東旁海島開北學於

中國實非西方之人則前者之說果不誣矣 岡西勝消閒雜誌云觀東國通鑑朝鮮風俗與我略同如娶姊妹尚異教信怪詐王子爲僧王女及夫人爲尼眩惑妖言尊信僧侶造塔飯萬僧五服給假式守庚申贈贈神祇勳號類和韓相似蓋我邦文明多來自韓土也 宋景濂櫻詩曰賞櫻日本感於唐嬌豔牡丹兼海棠恐是趙皇所難畫春風纔起雪吹香貝原篤信格物餘語云文選沈休文早發定山詩云山櫻花發欲然注櫻果木名花朱色如火欲然篤信謂本邦櫻花帶微紅而非朱色且其子不堪食決是別物朝鮮亦有之韓客曰二三月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九

開淡紅白花可愛賞名曰奈木 木下貞幹錦里文集泰伯論云泰伯逃世而三讓之餘慶施覃本朝神風聖俗聲教漸被無所不至自人皇之建極二千有餘歲此則至德之化之澤之久而大其文可知也 太宰純紫芝園漫筆云論語三省猶言三讓三復三詳辭不必泥三次之數朱子以爲三事曾子所省偶止三事若四事則將曰四省耶 青山延光櫻史新編云櫻花一種有稱楊貴妃櫻者以櫻花豐豔似貴妃託名花傳名海外此貴妃之幸宋濂日東曲曰玉環妖血汗寰中豈有靈祠祀鬼雄莫是仙山真縹緲雪膚花貌主珠宮注云國

二語全別今梵本所謂三十百是十三百即千三百也
其上有半字者示減半百故千三百中減半百即五十
是爲千二百五十按德意志人稱兩點半鐘爲半三點
鐘正同此例

英人遮末士司温珀北支那戰記云喇嘛廟迴廊內有
青綠色菩薩數個其一三頭一軀云此菩薩能守護男
女大倫婦女羣詣禱生子堂旁甚多私室皆祭喇嘛神
者西藏沙門數輩住焉第二堂有菩薩數個屋背畫髑
髏皮肉剝脫者壁挂衣服數十領堂內有經函稱曰馬
美函底有樞軸可以旋轉凡善男女禱告口唸呪一句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十一

手轉此經函云一轉之功足抵誦全經也余就僧徒問
所念呪文其文曰唵麻奈波拖彌爾吽又曰唵菩薩刺
巴乃吽囉脫此禱守護天地衆生傷害及苦難之義向
大小菩薩誦此呪文菩薩寶座上置鐵板籤子數十條
上寫西藏文字支那莊嚴喇嘛教殿堂蓋將合并西藏
入版圖也 聖祖遠略亦可畏其闢新疆亦用此術也
董越朝鮮賦注曰其國音有一樣讀書則平聲似去如
以星爲聖以煙爲燕之類常語則多類女直甚至以一
字爲三四字呼者如以八爲也得理不之類是也一字
作二字呼者尤多

岡千仞言高麗諺文里土所撰里土人名至今已千餘年里
土唐時人然高麗今時之諺文則明初所修又非里土
之舊內藤虎次郎云里土一作吏道速水一孔言高麗
諺文誠不知始於何時然在高麗時曾細攷之實與元
時蒙古文大略相似也松岡馨朝鮮語學云元來本邦
之假名悉能現彼國之音按日本與新羅同種此亦可
證滿洲地誌三百六十五頁云新羅在唐代統轄三韓之地屢
遣使入唐留學就中最可稱者用國音發明國字朝鮮
國人說云新羅慶州府之學士薛聰碩學英才達支那
印度之古文用歷年之工夫以製國字名之吏讀一日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十二

吏套用發朝鮮國音勝於日本假名云但吏讀以漢字
文書唯假其音不取其字義或曰此文爲吏吐音伊如
支那之俗文云余按朝鮮人成侃慵齋叢話云世宗設
諺文廳命申高靈成三問等製諺文初終聲八字中聲
十一字其字體依梵字爲之本國及諸國諸音文字所
不能記者悉通無礙洪武正韻諸字亦皆以諺文書之
遂分五音而別之曰牙舌唇齒喉唇音有輕重之殊舌
音有反正之別字亦有全清次清全濁不清不濁之差
雖無知婦人無不曉之傳雲龍日本圖經曰朝鮮世宗
莊憲王名禎明永樂十七年即位然則諺文爲李禎所

撰吏道里土吏讀等說皆音訛致誤也

日本刻佚存叢書之天瀑山人余問之日本人多不知其名重野安繹云天瀑山人為林衡號述齋官大學頭世稱林祭酒幕府儒官以官儒故不著姓名成齋所言官儒者言以儒入官人人知其姓名也然距今八十年許而知之者已罕矣日本帝國圖書館目錄正作林衡輯

五大洲亞細亞之名友人黃林材補注漢書西域傳以為當由西人先通安息遂以安息之名統目全洲亞細亞之音由安息二字轉變也或曰先有小亞細亞之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十四

由此以達東方故有亞細亞之名其亞非利加歐羅巴兩洲得名之故則東土諸書無論及者余屬日本內藤虎次郎檢西書攷之內藤獲余云承問二洲名稱粗得其說亞西里人按即亞利安稱朝陽所照之地曰亞細亞細亞之名所由來也稱西方夕暉紫映之邦曰葉列夫轉而為其屬土西極摩利他尼亞及伊伯利亞半島之名再轉而為西方大洲之名即歐羅巴也此說似頗有據歐羅巴之義更有一說出於希臘神世史所傳曰菲尼西亞王亞地拏爾有子女各一子曰喀特木女曰歐羅巴喀特木後移住比阿地亞建德伯國希臘之有阿

爾法伯都即古希臘字母十六字實喀特木傳來自菲尼西也歐

羅巴神女之從熱烏斯神古希臘最尊之神而來德兒菲也變

形為白犢歐羅巴之稱起於此神女云其說荒唐無可

徵信當以亞利西語自出之說為長亞非利加則羅馬

人語然西書未見載其義者余謂以日出入命名於義

固近即變形白犢與印度天帝化牛之說亦頗相同古

說流傳遂為口實似此者多矣亦未可盡以為荒誕也

摩醯首羅為息罷者以大自然在天能生滅自由之故也

唐窺基法苑義林卷七云梵云摩醯首羅即瑜伽所云

大自在第十地菩薩也第十地菩薩將成佛時往色究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十五

竟上坐大寶蓮華成正覺此佛家欲化息罷教之說也

自在天外道教謂之一因家島田椿根云基督教即

釋典所稱自在天外道余曾錄十二門論駁自在天一條與島田說正合

本行經云摩醯首羅其神極惡而後有靈俱舍論卷七

云嚕捺羅此云暴惡自在天有一千名此是一號大日

經疏卷五云嚕捺羅是摩醯首羅異名又云嚕捺羅即

是尚羯羅忿怒身也此皆足證南條之說井上圓了外

道哲學云考西洋所傳自在天為三神中之溼婆即破

壞神佛書中未見其說余亦徧檢佛藏而未有實據此

或在婆羅門書中耳

德意志人蘭兀卡比兒人類及人種學去墨西哥人俗
側容易習得事物依自然之理論善於判斷正邪然則
其性質固與西北亞美利加人種迥異其為亞細亞人
渡海而居孳生蔓衍可無疑也慕維廉地理全志卷四
云墨西哥古已自立為國城邑壇廟宮闈解署靡不建
造有物形而作字有律法地有發按或是廢城為千餘
年之遺迹時代名字悉湮沒而不可考俄羅斯博士羅
機跌士托威文士基神學汎論云墨西哥人以為神無
所不在無形可見故不作像設不建禮拜堂此則尤合
中國如在之古義即謂之宗教相同可矣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六

紀年之法各國不同西人六合叢談以咸豐七年丁巳
元旦推各國曆紀云泰西曆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正月
廿六日俄羅斯為正月十四日以耶穌降生為元回回
曆一千二百七十三年五月三十日以馬哈麻離本國
之年為元巴社曆按即波斯一千二百二十六年六月初四
日以薩沙泥朝末主野特日即位之年為元猶太曆五
千六百十七年五月朔日以開闢為元暹羅緬甸諸國
曆國年一千二百十八年十一月朔日以暹羅勇士非
雅克勒時為元佛年二千三百九十九年九月十六日
以佛涅槃之年為元按日本以神武天皇開國之年為

元在咸豐丁巳之後故此書未及載
湛園札記卷四云杜詩壽酒賽城隍北史慕容儼守郢
州城中先有祠一所俗號城隍神此城隍神始見史傳
者

黎僖大越史記全書卷六陳紀癸卯元大德七年八月禁李
朝廟諱蘊瑪尊德煥祚翰原注翰音幹與幹同又古
汗切其初減切聲與讖同
八字減畫知玉堂雜記翰字誤也

葉廷珪海錄碎事卷十二引市舶錄三條曰市舶者其
利不貲推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也又曰海南諸國雜貨
所湊又曰有獨檣船深五十餘肘三木船深四十餘肘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七

又有牛頭金睛船其大者可載一千婆箇方言二十兩
為一加底二百四十加底為婆箇

藏地今或不知所在按朝鮮通漁事情云江原道在慶
尙道之北咸鏡道之南東一面臨日本海文獻通考云
濊亦朝鮮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驪沃沮接則本道適
當其地然則今朝鮮之江原即古之濊地矣又咸鏡道
即古高句驪故地全羅道即古百濟之故地慶尙道即
古新羅并韓辰韓之故地濟州島即耽羅之故地島有
漢羅山一云耽羅國蓋以此得名山高六千五百尺為
朝鮮通國第二高山與全羅道之知理山江原道之金

剛山並稱三神山矣長白山朝鮮人名之曰白頭山見麗使問答滿洲地志云長白山即長嶺子在興京之北朝鮮史乘以平安道一帶之山脈所謂單單大嶺者當之似太牽強滿洲源流攷云今吉林西南長嶺子滿洲語稱歌爾敏朱墩按遼史有長嶺府又新羅記靺鞨燒長嶺之五柵皆即此地

歐陽文忠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近三百年已知此說之不確矣然朝鮮趙泰億使日本時曾輯江關筆談麗使舉歐詩為問而日本白石源與君美應之云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六

本邦出雲州有大神廟俗謂之大社嘗聞神庫所藏竹簡漆書蓋古文尚書云又云尾張州熱田宮宮中亦有有竹簡漆書二三策云蓋科斗文字而概以為神府之祕不可獲觀余案白石君美日本之博雅士也其故為附會以對外人耶抑果舊有是說耶注歐詩者要可以此為證也白石君美一稱新井君美

宋祝穆古今事類全書續集卷十八云豐城萍鄉二縣皆產石炭於山間掘土黑色可燃有火而無焰作硫黃氣既銷則成白灰按吾鄉所產油煤俗亦稱洋炭者作深黑色其堅如石即此書所謂石炭也是宋時民間已

開山採取故祝氏得記之祝氏說必出當時地誌特偶未注所引書目耳

元太祖之事洪文卿譯補元史記之稍詳然論者或謂其有攻戰之略無制作之才未能如擊破命之定國律也余按俄羅斯人所著鐵木真帖木兒用兵論卷一云蒙古無固有之文字成吉思取畏吾兒之字母增改使童蒙學之又以蒙古語編輯律令此律令用銅版鑄刻平時祕藏之每新汗即位之日及其他大事各諸侯會同之時則取閱決事此慣例今尚存於波斯云然則太祖定制之才亦不易及而其律令所以祕不示人者蓋兵略存焉元史虞伯生傳所謂脫卜赤顏或兼有此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九

令矣柯九思宮詞自注云凡大宴世臣掌金匱之書必陳祖宗大札撒以為訓其說亦與此合

大唐西域記云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已過九百未

滿千年當據王時或云一千二百餘年當周靈王時或云一千三

百餘年惠王時或云一千五百餘年平王時鷲嶺聖賢錄云說佛

生時凡有八別一夏桀時二商末武乙時法顯三西周

昭王時法本內傳 秦釋家多引周書異記以為佛生於昭王時於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上統傳阿含經並同

四穆王時五東周平王時王玄六桓王時安七莊王時

王王簡八貞定王二年甲戌 趙伯休 聖點記 隋唐以來紛然聚

訟近時日本撰述家詳攷佛教村上專精佛教史林則

取舊說謂佛生於周夷王之世先於耶蘇紀元八百七十六年姊崎正治則據錫蘭傳說以爲在耶蘇前五百四十四年以阿育王與佛滅之間證之富永仲基出定後語則據趙伯休遇律師弘度語以爲生於貞定王二年甲戌然佛教小史佛陀論則據眾聖點記以爲佛滅於周敬王三十五年丙辰則在耶蘇紀元前四百八十五年而南條文雄考之西方各書三十二種立說亦與之同藤井宣正佛教小史則用善見律毘婆沙之說以爲佛滅度在西曆紀元前四百七十九年則生於靈王十四年癸卯涅槃於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後於孔子四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二千

年藤井所引四十八說文中原武八郎佛陀論所引五十五說然每混生年爲滅年今采其異同更博引諸書補正之西藏語文典有謂佛滅在西曆紀元前二千四百二十二年者有謂二千一百四十四年者有謂二千一百三十九年者有謂二千一百三十五年者有謂一千三百十年者有謂一千六十年者有謂八百八十四年者有謂八百八十二年者有謂八百八十年者八百三十七年者七百五十二年者六百五十三年者五百七十六年者五百四十六年者以上十四說皆南條文雄所譯蒙古史家沙南先逞所傳則先於西曆紀元二

千五十三三年見蒙古源流巴列士達士蒙古士的錦倭路卡則謂一千九百六十四年多列巴那歐洲人文發達史引迦淫彌羅所傳則云一千三百三十二年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六云在殷紂王辛未則當西曆紀元前一千一百三十年聖賢錄言周武王卽位之頃則先於西曆紀元一千一百二十年法顯傳言周成王三十二年之頃則先於西曆紀元千八十四年庫索麻亞細亞探求卷二十其記蒙古及西藏所傳則在穆王二年辛巳先於西曆紀元一千年法琳別傳定爲周穆王五十二年聖賢錄又以爲周懿王十三年或厲王十一年或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二千

莊王六年或襄王十一年十二年或頃王一年癸或二年甲或定王四年蘭銑第二卷以爲先於西曆紀元八百五十二年汲古士麥多難穆喀蒙古佛教史以爲先西曆紀元八百三十五年五運圖以爲東周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佛生見贊甯僧史略像正記以爲佛滅於周惠王八年任拉紫珊第二卷以爲先西曆紀元六百五十二年道安羅什年紀及石柱銘以爲佛生於周桓王五年乙丑則滅於襄王十五年甲申先西曆紀元六百三十七年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定佛生於周匡王四年甲午先西曆紀元六百九年以恒星不見爲徵多列

巴歐洲人文發達史引暹羅錫蘭所傳則在周定王六年辛酉先西曆紀元六百年緬甸人所傳云則在定王十一年壬申先西曆紀元五百八十九年又云靈王二十三年壬子先西曆紀元五百四十九年西域記第六卷印度傳說五百五十二年又云三百五十二年又云二百五十二年巴資亞細亞探求記載佛陀伽耶緬甸碑文五百四十四年泰西人依據暹羅錫蘭所用佛滅紀元則先於西曆紀元五百四十四年阿自沙麻教師法持梵志說則五百二十年不始列兒教學論之說則四百八十三年或四百七十一年緬甸佛傳記佛陀伽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三

耶碑文則四百八十一年堪捏富哈默之說則四百七十八年麻苦士希科列兒之說則四百七十七年苦列之說見佛陀傳序說則四百七十年緬甸佛傳又云在西曆紀元前五世之末印度史家之說又云四百四十二年利上大比自據錫蘭古貨幣謂佛入滅在西曆紀年前四百二十二年荷蘭人開倫佛滅年代考云三百八十八年愛士達加兒多氏及挖比兒氏兩家之說或三百七十年或三百六十八年見西藏佛教及佛滅年代考以上各說遠者及於帝嚳近者生於周末相距逾二千年而證以東西各書則與孔子同時而先於耶蘇五六百年者為得

其實至佛住世之年則佛般泥洹經及佛祖通載等書皆以為七十九歲西域記緬甸佛傳等書皆以為八十歲今定從八十歲說

西藏之十四說南條文雄所著佛涅槃年代攷引之西藏語文典乃匈牙利人曲莎麥所著曲莎麥探檢西藏佛教以西曆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再赴西藏歿於大吉嶺途次其說采自西藏人教典中未詳所由來藤井宣正云其第九說與玄奘西域記佛涅槃諸部異議之第三說近其第十三說與第一說近又蘇拉筋托歪脫所著西藏佛教第七頁佛滅年代之異說自西曆紀元前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三

二千四百二十二年至五百四十四年與曲莎麥所錄雖未知同異何如而五百四十四年之說與錫蘭所傳同故南條以為曲莎麥之十四種非盡西藏所傳之異說也

西伯利地志卷五云唐代史家記突厥俟斤汗之末子達頭汗住土耳格國之西部即天山之北側斜面五百六十九年據耶蘇紀元東羅馬帝裕斯尼齊安二世遣使臣色馬兒赴西突厥當時僧玄奘赴印度到天山伊什克里泊之近傍於明伯羅克宮謁見西土耳其格爾圖肆葉護汗明伯羅克土耳其格語千泉之義按大唐西域記

一云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疏暮春之月雜華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卽此地也

滿洲地志云女真爲滿洲東北各部族總稱惟分生熟兩種見遼史現今住黑龍江之下流及烏蘇里江水域之種族稱瓦爾喀人者譯之或爲金人卽生女真之遺種云西伯利地誌云瓦爾喀人支那人稱之曰魚皮達子又稱使犬部蓋以魚皮爲衣服故住烏蘇里江岸者自稱發善云言語近滿洲且多混支那語宗教奉薩滿教或奉釋教支那人授之按使犬部爲鄂倫春人瓦爾喀亦使犬則各書所不載滿洲地誌又云瓦爾喀滿洲

種族之一派清創業時以其同族編入旗籍是則然矣又云或稱魚皮子或稱長髮子漢人賤之之辭滿洲地誌云高句麗始祖朱蒙諡東明北史朱蒙其俗善射滿洲源流考滿洲語稱善射曰卓琳莽阿或卽朱蒙之急呼訛其音云余謂古譯簡今譯繁愛新覺羅必新羅之詳譯也此說蓋亦可證
袁子才隨園隨筆卷二云漢軍之名始見于宋史劉廷慶傳遼將蕭幹擒獲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此蓋遼稱宋軍爲漢軍也金史兵志伐宋之役

參用漢軍及諸部落而統以國人

明王弼州讀元史讀書後卷五云其君臣斷然思以其教易

中國之俗省臺院寺諸路之長非其人不用也進御之

文非其書不覽也名號之錫非其語不為美也天子冬

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都漠北也其葬亦漠北視中國之

地若甌脫焉不得已而居之於中國之民若贅疣焉不

得已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以供吾

嗜而已於乎不亦天地之至變不幸者哉弼州之議蒙

古當矣顧謂匈奴鮮卑氏羯忘其故是以易世輒盡元

不忘其故是以易世之後至今不絕則未窺其本也劉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二

淵石勒諸人雖起羌胡而久居中國其未起也固無大

漠之可惡其既亡也亦未必種人之頓盡特與齊民雜

處不復能分別而已元則拓地廣遠氣力雄厚自太祖

太宗以來所滅者數十國其視金也宋也與欽察斡羅

思花刺子模之屬無以異也其治屬地之例久有成規

又非因滅中國之後而始異其政策也弼州知其視中

國猶甌脫不知此正順帝棄之之易而明所以得之之

不難也後魏無代郡之可歸金源無混同之可避而元

猶有北庭萬里雄長自如此明之兵威不振而不能犁

庭掃穴耳豈繫於元人之不忘故俗哉弼州此論述之

者多故聊為正之

呂氏春秋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

王不喜也或為之野者而王反說之新論云越王退吹

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吳越王之越歌猶用句踐之故

習也

釋贊僧史略卷云東晉何充始捨宅為寺安尼其間

不無神異義解道明之者雄飛傑出矣宋寶賢為京邑

尼僧正文帝四事供養孝武月給錢一萬尼正之俸寶

賢始也姚秦命僧習為僧正秋

宋儒注經多用釋家句語余曾論之日本太田元貞疏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三

證宋儒雜語曰虛靈不昧出大智度論明鏡止水出圓

覺經事理對言出華嚴法界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出

華嚴大疏余謂宋儒用佛理說經此不必諱用佛理而

又立說以攻佛則似可不必也

李西涯麓堂詩話云嘗聽人歌關雎鹿鳴詩不過以

四字平引為長無甚高下緩急之節意古之人不徒爾

也按宋子以關雎鹿鳴十二詩譜編入儀禮經傳通解

豈明時尙有能歌之者故西涯得聽之耶

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云漢孝和帝時王渙為安定太

守人思其德立祠帝事黃老之道悉毀諸神廟惟渙及

卓茂廟存焉是黃老之道亦毀雜祠

南天鐵塔之事世多疑之龍樹菩薩所著各書亦未有言之者故世人於密宗往往疑焉然鳩摩羅什所譯龍樹菩薩傳云更求異經都無得處遂入雪山山中有塔塔中有一老比丘以摩訶衍經典與之此則大乘之法龍樹得之於塔中也又更求餘經大龍菩薩接之入海發七寶華雨以諸方廣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之此則方等諸經龍樹得之於海底也其不言鐵塔呪術者或時節因緣未至故作傳者略之然又云龍樹亦因呪術化作六牙白象行池水上則龍樹固密教之宗祖矣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四

沈明遠寓簡卷七云西方聖人之書十二部大典之外有雪山如來梵天蓮華仙人南天竺所說書吉祥疏勒天龍天音聲人非人苦活不飲酒地居天金剛未曾有諸仙苦行觀地觀虛空一切藥草因總覽西園草陀典其名雜見諸經又數百品皆未至中華其間必有說妙法者近世取經來南洲者絕不問問恨未盡見也余讀釋典亦往往留意諸經之未來者如阿毘達磨順正論第六十九引藍薄迦經瑜伽師地論卷十三引蓋塵經六十七引伐他迦經六十八引乞食清淨經八十一引鸚鵡經彌勒所問經論第二引娑伽羅龍王經陳真諦

譯四諦論卷一引娑羅訶馬王經隋達磨後多譯緣生論引迦旃延經說善即迦旃延所結集者正見及空見破邏具賦注張均未見譯本

中國物產自外國來者今據段公路北戶錄記之 占卑國出偏核桃形如半月狀波斯人取食之絕甘美極下氣力比於中夏桃仁療疾不殊會最云偏桃仁勃律國尤多花殷紅色即中解忠順使安西以蘿蔔插接之而生桃仁肥大其桃皮不堪食 貞觀二十一年康國獻金銀桃詔令植於苑圃 迷迭香大秦出 艾納出 驃國 指甲花細白色絕芳香今番人重之但未詳其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五

名也又耶悉弭花白末利花紅者皆波斯移植中夏如毗尸沙金錢花也本出外國大同二年始來中土愚按末利乃五印度華名佛書多載之貫華亦佛事也耶悉弭即野悉茗太平廣記四百一菜之菠薐者本西國中有僧自彼將其子來如苜蓿蒲萄因張騫而至也菠薐本是頗陵國將來語訛耳出嘉錄困學紀聞二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原注張文潛謂波稜自波陵國來按末祿在大食國東軍達菜今廣東有之俗名豬婆菜 咳餘叢攷西瓜始于五代條云歐陽公五代史記四夷

附錄胡嶠居契丹七年自上京東去四千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始食西瓜土人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楊用脩云余嘗疑本草瓜類不載西瓜後讀五代胡嶠陷虜記云嶠於回紇得瓜種結實大如斗名曰西瓜則西瓜由嶠入中國也

按拾遺記燉煌瓜疑即西瓜亦見廣志未必至五代始有也

廣東新語云羊桃其種自大洋來一曰洋桃樹高五六丈大者數圍花紅色一帶數子七八月熟色如蠟一名三斂子斂稜也俗語訛稜為斂也余按粵之羊桃偶與莢楚同名不可混為一種羊桃與三斂甘酸迥異三稜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六

見吳都賦注亦與此別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四曰高麗稟受正朔遵奉儒學樂律同和度量同制古人所謂書同文車同軌者於今見之是知當時朝鮮未有諺文日本人誤李禎為里土而以爲唐人者真失之不考也

湯脩業賴古堂文集錢鏐荅東林紀事序云明史經數十巨公之手參訂數十年與元史數月而成迥異而荆溪史南如司馬著藕莊文鈔辨其族祖史夏隆於康熙丙子卒於家年近九十而明史則載其死節蕭山張君風林螺江日記亦駁正明史數條鮑臆園手札云攷據

之學豈但往古難徵即以近時論實錄重大之事咸豐末年國史館補繕 宣宗實錄一分借出當日恭閱稿本康與校最多如文孔修相國諡文端數年前事耳錄中作文莊經纂修校對提調總裁數十人之月未曾更正即與列傳不符又如兵部朋馬奏銷某總裁簽出云朋疑作棚提調即加籤云遵改康在閣中頗見提本朋何嘗作棚乎又如朝鮮國王李昇康年年稟擬彼國奏本所見多矣錄中誤作昇翁相國簽云昇字恐誤提調即加簽云遵改作昇實乃昇字也彼國王命名亦特取生異以別于臣下耳姚文僖春秋大事表序經序云脩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七

純皇帝實錄時總理之人三易書成 上載命詞臣專司書一竟以簡策繁多有不能覆定者皆如其舊余按官書之誤尚至于此讀者不可不知又如近時中東之役廷臣中請會議者有給事中謝希銓祭酒陸潤庠先後兩疏皆留中未允而丹徒姚氏撰中東戰紀本末遽以為 朝旨命四品以上官會議則真郢書燕說矣近時直隸總督裕祿奉天將軍慶裕等皆喜塔喇氏繼昌行素軒雜記以為他塔喇氏亦誤喜塔喇他塔喇原以兄弟分支故不通婚姻然滿洲氏族固截然兩姓也繼昌以旗人談旗事乃有此誤殊不可解

愧鄰錄卷六云案國朝會要政和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詔近來京師姦猾狂妄之輩輒以箕筆聚眾立堂號曰天尊大仙之名書字無取語言不經竊慮浸成邪慝可令八廟使臣逐地分告示毀撤焚棄限三日外立賞錢三千貫收捉犯人斷徒二年刺配千里官員勒停千里編管若因別事彰露本地分使臣與犯人同罪每月一次檢舉告示取使臣知委繳連聞奏宋時箕筆之禁其嚴如此

周輝清波別志云政和四年詔置道階自六字先生至鑿義一作凡二十六等崇奉道教其權輿於此歟余按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八

元人稱道教曰先生蓋亦本此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七引仙愚錄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後每帝即位皆受籙蔡條鐵圍山叢談鐵圍山佛家多言之然皆與叢談之義不相關涉後閱永樂大典卷二千三百四十引元一統志云鐵圍山在興業縣南五里舊經云有四門東門砌石路通人行中有礮石上有二牛跡深三尺長二尺其中巖竇深遠泉流不涸南門山半有土基一闊四五丈俗傳古之敵樓西北二門多石山少林木陰闇如夜不通人行猿猴麋鹿來往其間據經所載卽古之鐵城

蔡條以坐父京累貶白州嘗遊息於此作鐵圍山叢談然後知條之書名蓋出于此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曰我朝清字各國語音俱可以

叶 太宗皇帝時曾借蒙古字以代清文後來奉 敕

諭學士達海修飾蒙古字加以圈點而撰清文朕慮將

來或有授受之訛故特與高年人等校輯舊語製為清

文鑑頒行之既有此書則我朝清字必不至於遺漏矣

煙波釣叟歌句解圖書集成藝術認取九宮為九星解

云天蓬貪狼主坎一宮屬水天內按當即巨門主坤二

宮屬土天衝祿存主震三宮屬木天輔文曲主巽四宮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九

屬木天禽廉貞主五中宮屬土天心武曲主乾六宮屬

金天柱破軍主兌七宮屬金天任左輔主艮八宮屬土

天英右弼主離九宮屬火按此與撼龍經以廉貞屬火

貪狼屬木文曲屬水武曲屬土巨門屬金者無一相符

蓋術數家取星名為記前之號非必有所占候也

庭訓格言曰子平六壬奇門等學其神煞名號盡是人

之所定凡術數家之取星名亦猶是矣

元尤玘萬柳溪邊舊話云始遷祖贈待制公原注諱自

晉江避難入吳嘗同王樞密康靖公游浮玉山宿壯繆

侯祠中以卜居求夢夜夢侯手賜錫器器中書一成字

覺告康靖康靖曰器者器皿也皿上著一成字錫者常之西南有錫山神明賜公錫器意者俾公無錫而子孫盛乎始祖遂領神意定居錫之許舍山中子孫世世奉壯繆侯香火核餘叢攷卷三十五云壯繆祠三國六朝唐宋未有祀攷之史志宋徽宗始封關壯繆為忠惠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壯繆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濟王祭於荆門當陽縣之廟元文宗天歷元年加封顯靈威勇武安英濟王明洪武中復侯原封萬歷二十二年因道士張通元之請進爵為帝廟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天尊關聖帝君劉若愚燕史云太監林朝所請也繼又崇為武廟與孔廟並祀 本朝順治九年加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何寂寥於前而顯燦於後耶又云獨醒志李若水為元城尉有村民持一書來云夢金甲神人告我到關大王廟側夷堅志明椿都統自立生祠於關王廟側是宋時關王廟亦已多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報國寺乃關壯繆祠極其壯麗江陵舊城乃羽所築祠之宜也而遂以江陵為古荊州相去遠矣徐世溥榆溪詩鈔自注粵賊所過琳宮梵刹悉燬獨關廟則畏懼遠避楚中所存皆關廟也俞蔭甫茶香室四鈔云張唐英蜀構

机永平二年贈張魯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靈應王按孟蜀加封諸葛亮張飛而不及關公何耶

易林睽之无妄金城朔方外國多羊 仁皇帝庭訓格言曰昔喀爾喀尙未內附之時惟烏朱穆秦之羊為最美厥後七旗之喀爾喀盡行歸順達里崗阿等處立為牧場其初貢之羊朕不敢食特遣典膳官虔供 陵寢朕始食之按喀爾喀漢朔方舊地此足為易林之確證元柳貫護國寺碑摩訶曷刺神漢言大黑神也輟耕錄云今上帝謂順初入戒壇見馬哈刺按即摩訶曷刺佛前供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一

羊心上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帝師答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上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師無答錢辛楣潛研堂詩集寶成寺觀元人所鑿麻葛刺佛石像詩云何番僧作變相卻塑魔王喚菩薩祝釐漫說朶兒禪梵語或訛馬吃刺藥藥欄儼懸曾前吮血磨牙澹生活按大黑神即釋典所謂大黑天又楊瑀山居新話云元累朝於即位之初須受佛戒九次方登大寶而同受戒者或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暖答世一日上入戒壇中見馬合哈刺佛前以羊心作供上問沙刺班學士曰此是何物班曰此羊心也上曰曾

聞用人心肝爲供果有之乎班曰聞有此說未嘗目擊
問之刺馬可也刺馬即帝師余按上命班叩之答曰有
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遂以此
言覆奏上曰人有歹心故以其心肝爲供羊何曾害人
而以其心爲供耶竟無以答永樂大典一萬三千一此
所載較輟耕錄爲詳

晃西士加尼遠印度探地記云遊探所經民種各異其
風化之善者爲蒙古種按此語誤其色黃 又曰黃種
在遠印度開者率皆略似其情性語言則隨地而異即
如安南東埔南掌等部肌色較濃者亦關乎地土非天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十三

成另外於黃種也故暹緬等部亦有微差至各部土番
則種類迥異愚智不等或臣服遠印度或自主者大率
皆在山麓間按其種類之易別者遠印度南地者與澳
洲種同北土者與高加索同 又云遠印度南土居民
與中國南界之土番悉皆黑種中國南界大山內之土
番皆爲棕色種

遠印度土番之名有二類一隨各方土音如安南人名
之曰麻衣東埔寨人名之曰北囊南掌人名之曰解思
中國人名之曰猓猓斯其實皆阿爾福羅種也一隨其
分派而異其名支衍繁雜未能晰紀阿爾福羅種居澳

洲者甚多與澳洲各島土番不同其人身中面紫而清
尙未及黑較淡於印度等番腦後蓋上尖額低而展髮
際圓如環鬚純黑耳大而招耳柱粗雖不釘孔亦同面
平稍差於蒙古種面下削紋直而現鼻較印度種爲大
孔亦較展目深而平與蒙古反目骨高起眉淨近目而
彎額無甚凸略如黃種筋現骨露口大唇厚腮骨直牙
牀大大牙左右各四與他種同惟澳洲種大牙偶有左
右各五者鬚微繆較蒙古種爲早出由上脣連兩腮身
上多毛聲厲醜其俗以口大者爲美女子亦略似身稍
圓乳微大丰貌靈性均遜黃種遠印度南地諸島土番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十三

與此略同惟體較窄長四肢亦長而股尤甚身方筋隱
厚脾碩腹所食米少雜果居多日食倍常人始充腹化
液少下瀉多故體瘦而腹碩飲食致然也又云土番有
遷於澳洲者由遠印度駕獨木舟望澳洲直駛印度下
之嘛喇甲按即麻六甲島并與澳洲接脈星布之各小島海
洋間隔竟能越流直抵澳洲之南緣遠印度土番庶衍
加以黃種迫處不得不遷也

黃楸材西轡日記云麗江府古麼步詔爲六詔之一明
洪武時宣撫司副使阿得率眾歸附賜姓木授土知府
雍正元年改土歸流降爲土通判境內夷民凡有九種

曰麼步曰獐獐曰獐獐曰古獐曰西番曰巴苴曰刺毛
又有獐夷怒夷居於瀾滄江外阿得本姓麥見麗江志

漢書已程不國後世莫知其地按西人稱好望角為峩
朴音頗相近豈漢人蹤跡已至南非耶姑錄此以俟攷

齊書張融傳今本多缺誤據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三
十九所引校之

茫沆汴缺 大典作茫沆汴瀟

律礪 大典礪作礪

礪礪 大典礪作礪

磬硤 大典硤下有磬字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十四

率涇碩培 大典培作拉

朋山相碯 大典朋作崩

王地交氛 大典王作玉

歲去缺歸 大典作歲去陽歸

眇芬芳於遙渚 大典眇作盼

缺軒帳席 大典作文軒帳席

長紘四斷 大典四作而誤

鮪渚 大典渚作水

星虛 大典虛作墟

禽麗色以拂煙 大典禽作山

求郡不得 大典不疊求郡二字

口終不言 大典口作白

食指 大典作食貨

眾瑞公事 大典瑞作端

況交音情 大典交作父

史臣曰金等其外 大典金作全其作塵

唐時袁州進士最多今據徐星伯登科記考錄之

李嘉祐天寶七年唐才子傳趙州人極元集袁州人又李端嘉祐姓大歷五年進士

彭伉貞元七年

港賁貞元十二年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十五

宋迪貞元十三年

錢識元和五年

賈譽元和七年 今本宜春志云通志作賈譽誤

易之武寶歷元年 袁州府志一作萍鄉人

鄭史開成元年

楊鴻開成二年

謝防會昌元年

宋震會昌二年 永樂大典引袁州府圖志云宋震齊邱之祖登會昌二年進士第

盧肇會昌三年狀元

黃頤會昌三年第三人

李潛 會昌三年登科記考引據言潛字德隱不云何
許人據宜春縣志有潛傳故補入

易重 會昌五年狀元

魯受 會昌五年

徐渙 大中十年

伊播 咸通四年 唐詩紀事作伊璠新修宜春志誤作
尹播

袁皓 咸通四年

盧文秀 咸通六年 登科記考未載據宜春縣志補入
文秀肇之子也

曾繇 咸通十二年

鄭谷 乾符三年史之子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作光啟
三年誤

何迎 廣明元年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十六

曾德邁 光啟三年 袁州府志有之登科記未載

蔣肱 大順二年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作大順三年誤

易標 景福二年

盧邈 景福二年 宜春縣志有之登科記未載
分永樂大典引宜春志云邈唐末奇舉湖南登第
獻問文詩二百首

唐廩 乾甯元年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乾甯元年唐廩
登進士第新唐書藝文志廩洋州人

陳炯 乾甯四年

何幼孫 乾甯四年 陳炯何幼孫二人登科記均據永
樂大典作乾甯五年

王穀 登科記據唐才子傳穀乾甯五年羊紹素榜進士
袁州府志作天祐二年新志作後漢乾祐二年誤

李旭 天復四年 宜春志作天祐二年

徐瓊 歐陽薰 伍唐珪 李甲 張為 謝辟 陳

嶧 吳罕 黃諷 劉望 李滄 彭遵 袁希古

劉廓 宋鵬舉 周確 梁珪 張咸 許洞 蔣勳

趙防 崔絳 劉仁祥 李餘慶 易廷楨 彭惟

岳 以上二十六人登科記考云並見永樂大典引宜春
志袁州府志引宋嘉定志亦有之

袁州府志尙有李令疑天祐二年進士又南唐昇元間

進士有李徵古徐錯府志入萬載人後漢乾祐元年進

士第一劉式府志作萍鄉人

太平寰宇記卷五十五引顏脩內傳記橋順子橋璋橋

琮學仙事引魏文帝詩曰西山有雙童不飲亦不食謂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十七

此也顏脩內傳侯君模補三國藝文志失載又卷五十

六引魏地記云滏口山即魏帝邀擊袁尙于此云云魏

地記侯氏亦失載

倪二初讀書記 五詩云惠此中國中國對諸夏言之謂

京師也孟子北學於中國中國對南蠻言之謂諸夏也

同言中國而所指不同經典中類此者多矣

宋曾三異因話錄云近歲衣制有一種如旋襖長不過

腰兩袖僅掩肘名曰貉袖聞起於御馬院短前後襟者

坐鞍上不妨脫著短袖以其便於控馭耳今士大夫亦

服之余按今世所行馬褂殆與此類汪芙生松煙小錄

云揣曾氏說與今日行社正相似會典行社長與坐齊袖長及肘用石青色
姚文僖邃雅堂集宋諸儒論云大氏君臣之禍甚於六朝夫婦之義紊於唐代至五季之亂倫紀全缺刈人民如羊豕由是不反乾坤將息宋諸儒出然復孔孟之道復明大凡更事深則防患亟湯武之事孟子不非然後世託於湯武者則不得不嚴絕之齊莊之亂晏子以為非其親暱衛孔懼之難子羔以為弗及不與遽伯玉兩出近關似苟全軀命不恤其君者乃夫子稱曰君子三代以上婦人不諱再適故為出母有服至宋儒守從一之經嚴失節之律今雖委巷婦豎皆羞更嫁矣古之論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六

人寬今之論人刻何者時會日降事變愈滋苟非峻立其防則必有寡廉鮮恥浮沈取容恬不知非者此諸儒慮患之心不得不如是其切也余謂契敷五教其道在寬至宋儒而盡繩以嚴峻之法幾於司空城旦書矣近人多以是病宋儒要非無故然坊記一篇每苦峻為之防猶致崩弛則凌夷之後激為峭直固有由然文僖此論亦可謂心知其故矣

吳振臣甯古塔記略云滿洲人家歌舞名曰莽式有男莽式女莽式兩人相對而舞旁人拍手而歌每人於新歲或喜慶之時上於太廟中用男莽式禮按此即喜起

舞也女莽式禮未聞記略又云凡大小人家門前立木一根以此為神按今時都中滿洲人家祠中皆有之俗稱曰媽媽竿竿繫一繩以族中人名字生年書繫繩上此記略所未及者也

約章分類輯要傳教門文廟捐款民教一律通派條云孔子為中國至聖歷代崇敬教民雖習外國之教實係中國之人若祇知有天主而不知有孔聖則與叛民何異人心所不順即王法所不容天主教即不應收留此等匪人人教此同治十二年鉅鹿縣案由北洋大臣函致法蘭西熱使之詞而熱使轉飭領事及教士皆無可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十九

致辭者也余案天主教例凡入教者皆先有不背本國之誓孔子為中國國教 天子所尊則凡入教之人不能違異必矣此函義正詞直故彼國使臣教士均俯首無辭也此函又云從前髮捻各逆到處焚燬廟宇而於 文廟則特加敬重未敢焚燬一處書堯典克明俊德史記作能明馴德余案馴即順字順德孝弟之德也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即能明馴德之義爾雅順父母為孝順兄弟為友漢書平當傳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廢園當上書曰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上納其言詔復太上皇寢廟爾此疏稱聖人之孝而引帝堯克明俊德知以俊德爲孝德實今文尙書歐陽家義平當習歐陽尙書見漢書儒林傳

日本熊本縣有游泳術其學分三段初曰踏水術次曰吞水術末曰忘水術踏水者弄潮泗水之淺技至吞水則如兩軍相當氣吞勁敵雖洪波大瀾亦陵躐之然猶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二十一

有水之見存也忘水術則列子所記呂梁之夫與齊俱入與沒俱出者相類蓋淡然不知其爲水雖處溟淵如在陸矣學此者必先習禪定久而後有效今猶閒有能之者故熊本一縣中大半皆通釋理山習此異術者多也

中國五行之說專重目驗而切人用故不言風而言木不言地而言土古之天文家亦然日食可推而得而言日有食之月亦出東方而言月生於西是也鄒特夫終日七襄解學計一得卷上云以恆星赤道經緯求之是時織女在赤道北三十八度其出地至入地常越七時則更七

次計織女每日在地平上所行也古之爲文詞者於星日以出地爲行入地爲止不必繩以實象故淮南子言日於旦曰爰始將行於昏曰爰止其馬不數地下之行

者所謂知其不可知也特夫之言深合經意紀文達四庫提要原稿有故事類其序云故事有二祖宗創法奕葉傾守是爲一朝之故事後鑒前師與時損益是爲前代之故事史家著錄大抵前代事也隋志所載攬以漢武故事西京雜記濫及稗官八王故事今雖未見其書據世說新語注所引直傳記耳唐志載魏文貞故事之類宋志載尉遲偓中朝故事之類均循名誤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二十一

採不核本書更如樹萱錄之入種植矣今總核遺文惟以國政朝章六官所職者入於斯類以符周官政府之遺至儀注條格舊皆別出然均爲成憲義可同歸政典禮經古原一理後世失其本意歧爲多途非先王制作之意也又元典章前集六十卷附新集原本著錄今改入存目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二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萍鄉文廷式撰

包孝肅請兩制官祀九宮貴神奏議卷二云伏睹唐天寶年

勅以九宮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又准禮九

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廟之上用牲牢璧帛類天地神

祇余案九宮之神即太一下行之九宮以太一為上帝

故九宮之神曰佐上帝也蕭吉五行大義五云太神太

一主風雨水旱兵革飢疫災害復使十六神遊於九宮

又云天一是含養萬物太一是察災殃是為天帝之臣

按蕭氏不知太一即上帝失周漢人之舊義矣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水經沔水篇注澁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

天師堂于今民事之按張天師號始此

太上正一朝天百拜寶懺稱天師夫人姓雍氏歲時廣

記三十六引女仙錄孫夫人三天法師張道陵妻也以

桓帝永壽二年九月與天師於閩中雲臺山白日昇天

正一天師傳張留孫者字師漢信州貴溪人少時入龍

虎山為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圖書集成藝

五

馬禮遜外國史略云蕪來由之列地山暹羅而南斜行

到六坤宋蓋六鯢身脚此地之民半暹羅語音喜拜佛

像半蕪來由各類并回回人拜天地真主暹羅官之在

此者每酷虐蕪族余謂暹人與蕪人種族相同其酷虐

之者蓋同種而不同教之故邵大緯薄海番域錄曰婆

羅一名文萊俗素食念佛禁食豬肉犯者論死文萊即

蕪來由之異譯禁食豬肉者回教例也邵氏誤矣王之

春使俄草云婆羅洲今稱般島南屬荷北屬英

後漢書張衡傳上疏曰臣聞聖人重之以卜筮維之以

九宮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

太一者北辰神明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

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

始自此而從於坤宮自此而從於震宮自此而從於巽

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

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

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

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

五經通義曰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即耀魄寶也亦

曰天皇大帝亦曰太一其佐曰五帝東方青帝靈威仰

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矩北方黑帝汁光紀

中央黃帝含樞紐古今事類

楚詞九歌東皇太一篇云穆將愉兮上皇王逸注曰上皇謂東皇太一也宋玉高唐賦曰醮請神禮太一案上皇即上帝之稱變言上皇者以協韻之故以此知中國古昔以太一為上帝矣文選西都賦注引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又引春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太乙人道命法君基總論云君基太乙為紫微大帝羣曜之尊執掌權衡較量天地即沿合誠圖之說說文一字訓云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以太一為造化主故有此語然則三古以前言天之理中外同也馬驢釋史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二

卷五引秦壹雜子云黃帝謁峨眉見天真皇人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為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明抗乎秦壹雜子漢書藝文志入之神仙家秦壹即太一故後世以太一為上帝惟道家尚存其說又由太一而言三一則道家所謂一氣三清者而景教三一妙身之言亦沿於此矣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亦即此義賈公彥周禮大宗伯正義引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太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史記封禪書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正義曰秦一天帝之別名也

索隱引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周禮注具天上帝又名太一隋志曰北極大星太一座也宋制明堂神位殿上有昊天上帝位東廊又有天乙太乙位見文獻通考卷十二史記封禪書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索隱樂汁徵圖曰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曰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春秋佐助期曰紫宮天皇曜魄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外立承事天皇大帝此於太一天一外別尊天皇大帝實宋制之所本顧亭林曰太一之名不知始於何時日知錄卷十余謂太者即惟初太始之謂一者即數立於一之謂許氏訓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四

其義矣禮記所稱禮本太一即禮本於天之謂此等強名不必推原事始也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者一為天蓬以制冀州之野按楚辭雲中君篇覽冀州兮有餘蓋用斯義太一行九宮法始於坎宮故云冀州自此而徙於坤宮於震宮於巽宮而息於中央又徙於乾宮於兌宮於艮宮又於離宮行則周矣而上息於太一此所謂橫四海為馬窮也太一行九宮法必始於周末也所姓光緒癸巳順天副榜貢生所開先掖縣人案史記司馬相如傳有所忠正義引風俗通姓氏云漢書有諫

大夫所忠氏

光緒丙戌春季搢紳有炳姓湖北荊州人炳遂為清泉縣新城司巡檢有廬姓四川漢川人廬汝湘為永興縣典史有信姓金縣訓導信中選平涼人

光緒庚子夏季搢紳有分發奉天知縣鮮俊英順天人鮮姓蓋鮮于複姓所改也

廣東連平州有鄉姓

湖北監利有革姓自言明臣黃子澄之後見譚獻復堂日記

陳曇鄺齋雜記云余所見奇姓線浙江巡撫總把粘薩建舉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五

人脫香部湖北夙門江南川楚報捐錄有銀渠二姓粵

東有禡姓老姓布姓雞姓獻贖有遺犯槽二但明倫係

貴州甲榜出科聯係乾隆戊午福建解元皆可補漁洋

居易錄之缺余按粘薩脫皆出自蒙古勾姓當出勾龍

渠但未為希姓獻贖所載犯人名姓率意繕寫非必出

自本然未足為據也出科聯後登進士科見太學題名

碑記但姓據漢書注音單今皆讀去聲

止園筆談五昌黎縣有朴姓讀為孤乃高麗姓案集韻

朴一作搜求切音嵐夷姓魏志建安二十年巴夷王朴

胡舉巴夷來附古蕭尤二韻通又六合有朴姓見周櫟

園書影

黃山谷集有次韻答和甫廬泉水詩注云初虞世字和甫工醫居東平府須城縣廬泉鄉老學庵筆記云初虞世以醫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鄧王生月餘得痲疾危甚羣醫束手虞世獨以為必無可慮不三日王薨信乎醫之難也

水經河水篇注曰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戊吏皆貉服全謝山云貉服即胡服也案此則不獨趙武靈胡服騎射魏襄亦嘗改軍吏胡服矣胡服便戰鬪自古然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六

水經河水篇注曰地理志言高奴縣有洧水肥可糶清曰俗本漢書落肥字

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為澗水有肥如肉汁取

膏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案然下疑脫之字與膏無異

膏車及水確缸甚佳彼方人謂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

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按此即今日煤油之類明謝肇

淞五雜俎卷四云蜀有火井其泉如油蒸之則然

宋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四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師

古曰泰元天也媪神地也仁傑曰泰元者泰一也泰一

與天地並而非天也志載天一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

又載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皇帝敬拜泰一
又為泰一鐘旗命曰靈旗故此章有泰元及靈旗之文
媪字當作媪媪神者鬱煙以祀神東京賦所謂致高煙
乎泰一是已禮祭天以煙為歆神始祀泰一同於祀天
故燎熏皇天臬拊泰一揚子雲以為並稱云余謂三一
即太極兩儀故泰一即太極天一地一即兩儀無論萬
國之祭祀皆以三神一陰一陽一兼理陰陽為始固人心之所同
然也一或作元易理也易之乾元即天一易之坤元即
地一矣

文選陸倕新刻漏銘注引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碑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七

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按此宋
人太上感應篇之所託始也

禮記祭法鄭注云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
是感應篇記過之說固亦出於漢儒特借太上立說乃
入於道家耳林伯桐供翼小言鬼神篇云詩曰相在爾
室尚不愧於屋漏此經之微言非蚩蚩者所知也
宋芸子采風記云歐洲有巴柳士良教散處各國子身
修鍊西人書言古時多隱者伏處山洞清修不與世事
而不能考其由來

林文忠華事夷言云中國有同回之馬夥墨頓教各處

建廟禮拜又有由教其人甚少只散在鄉間單身修煉
采風記云回教則分由斯原注亦曰由教即西域婆羅門舊教馬哈墨比
阿釐三種余案中國有猶太教而由斯則未之聞豈回
教之旁支無從晰其歧別耶

新譯萬國通史阿喇伯志云慕罕默德又自稱彌賽亞
降世冀羅致旅居猶隄那之猶太人此又譯摩西為彌
賽亞然可知猶太奉摩西即以摩西為教名景教既稱
彌施訶教則為猶太教無疑也

水經漾水篇注引續漢書曰虞詡為武都太守下辨東
三十餘里有峽峽中白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春夏輒潰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八

溢敗壞城郭詡使燒石以醢地一清曰御新之新唐書

地理志云嚴礪自長舉縣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
沃醢以灌之案此即近世用炸藥轟石之嚆矢也

元史元初施用文字用漢楷及畏吾元典章作衛兀字世祖中

統元年命國師八思巴製蒙古新字字僅千餘其母凡
四十有一其開關紐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大要以

諧聲為宗二十一年勅中書省奏目及文冊皆不許用
畏吾字其宣命劄付並用蒙古書趙頤石墨鐫華云蒙

古字法皆梵天迦盧按即盧之變也故與佛真言相類重
陽萬壽宮元碑皆以蒙古字書余按蒙古文與山西吉

文不相類特其字母之法據梵字為增減耳

趙甌北廿二史劄記卷三云元諸帝多不習漢文大臣

亦多用蒙古勳舊罕有留意儒學者世祖時尙書留夢

炎等奏江淮行省無一人通文墨者乃以崔或為江淮

行省左丞李元禮諫太后不當幸五臺帝大怒令丞相

完澤不忽木等鞫問不忽木以國語譯而讀之完澤曰

吾意亦如此是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諸大臣中習漢

文者亦少也余案元時蒙古人不甚習漢文而漢人顧

頗有通蒙古文者今之蒙文字母百餘已非元舊而見

於陳元靚陶宗儀書者猶可見其仿佛亦足歎興廢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九

不常爾

元史世祖紀至元九年和禮霍孫奏蒙古字設國子學

而漢官子弟未有學者及官府文移猶用畏吾字詔

今凡詔令皆用蒙古字仍遣百官子弟入學至二十

九年河南福建省臣奏請詔書用漢字帝命以蒙古語

詔河南漢語詔福建順帝本紀至元中禁漢人南人勿

學蒙古畏吾字書

宋張南軒曰南海諸番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鍾

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

其先者不獨中國也南軒文集南軒不以諸番書為出自中

國是其識見高廣處

邵大綽薄海番域錄曰婆羅一名文萊余按廣東人呼

南洋人曰摩羅清平聲亦文萊之轉音 又云婆羅有東

西二王永樂四年各遣使來朝相傳國王閩人隨鄭和

往因留鎮馬王府旁有漢字碑

唐李嘉祐夜聞江南人家賽神因題其事詩云南方淫

祀古風俗楚姬解唱迎神曲鎗鎗銅鼓蘆葉深寂寂瓊

筵江水綠又云韓康靈藥不復求扁鵲醫方曾莫睹見唐

集此與薩瑪教大略相似薩瑪教即中國之巫教也

西清黑龍江外紀達呼爾即達病必曰祖宗見怪召薩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十

瑪跳神禳之薩瑪巫覡也其跳神法薩瑪擊太平鼓作

歌病者親族和之歌詞不甚了了尾聲似曰耶格耶薩

瑪曰祖宗要馬則殺馬以祭要牛則椎牛驪黃牝牡一

如其命有所殺無算病者死而家亦破者然續有人病

無牛馬猶宰山羊以祭不敢違薩瑪之命伊徹滿洲伊

也病亦請薩瑪跳神而請扎林一人為之相扎林唱神

歌者也祭以羊鯉用腥薩瑪降神亦擊鼓神來則薩瑪

無人色如老虎神來狎猶媽媽神來喫咪姑娘神來覲

覲各因所憑而肖之然後扎林跪陳祈神救命意薩瑪

則啜羊血嚼鯉執刀槍又挺即病者腹上指畫而默誦

之病亦小愈然不能必其不死按各書所記薩瑪惟祭神禳病餘無所為實沿古昔巫風而未可謂之立教也外紀又記達呼爾富林嘗言跳神一事不見經傳既知其非而因循不改用夏變夷之謂何則達呼爾人亦有服習儒術者矣

徐宗亮黑龍江述云云巫風盛行病者輒招巫入室裝束如方相狀以鼓隨之應聲跳舞云病由某祟飛鏡驅之向病身按摩數次遂愈或延喇嘛治之亦大同小異寺觀無僧道行脚者亦渺唯呼蘭三城時一遇焉陳玉璽寧古臺方言記學文堂文集卷七云跳神之家主婦主鬻而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十一

男子擊鼓佐之無親疏男女環觀祭畢雜坐分糕如受餒餽遊鄰里若重貺然餒名飛石黑阿峰猶漢言黏穀米糕也吳其禎緬甸圖說云緬甸語言文字風俗與印度同黃楸林西轡日記云其字體望之如連圈不斷有二十六字母

祁鶴皋回俗紀聞見新編要略卷四云回字凡二十九字頭或兼數音而成一字或聯數字而成一音明一統志卷九十云回回書體旁行有篆草楷今西洋諸國皆用之明李詡戒庵漫筆卷三云韃人稱中朝皇帝為罕蓋胡人聲重而疾古云可音汗音寒音近罕耳又云達達稱中

國官府為阿法

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榜葛刺國東印度之國也其語謂之榜葛俚亦善吧兒語案今譯作巴利樂工謂之根肖速魯奈

近人馮知遂有馬拉語類記巫來由語言見潘飛聲說劍堂集余未之見

祁鶴皋新疆要略卷四厄魯特舊俗紀聞云其文字謂之托忒共十五字頭每字頭凡七音共得一百五音其法直下右行用木筆書之或削竹為筆長四寸上闊而下銳取墨以作書謂之烏珠克奠定巷集蒙古字類表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十二

云蒙古文字又為準部託忒之祖託忒十五頭皆略仿蒙古無圈點而未筆直下波磔方闊者也

江西南昌有澹臺門門內有澹臺墓成豐間有欲發其墓者甫穴其前則萬蛇蠅蟻中植一劍因懼而止友人黃蒙伯知縣楸材為余言之以為靈異也余按水經澹水篇注引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裴氏鄉有澹臺子羽冢又有子羽祠民祈禱焉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未知孰是夫陳留風俗之所記春秋土地之所傳滅明所藏居然有二而大江南服更有遺墟既斬長蛟爰安委蛻亦其所矣聖賢名蹟附會

良多尙父鈞壘子夏石室猶斯類也誌方輿者慎無自
矜攷覈妄剛舊聞斯爲得耳

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牡陣四曰牝

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文選

陳孔璋爲曹洪與余案握機經之八陳所謂天地風雲龍虎

魏文書注鳥蛇者實同於此方圓即天地牡牝即龍虎道家多衝

即風輪即雲浮沮即蛇雁行即鳥也古兵家陣法大抵

如此異其名不異其實也汪宗沂輯諸葛武侯八陣兵

法以雜兵書之言爲是而力闢龍虎風雲之非可謂知

二五而不知一十者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十三

趙雲菘廿二史劄記論金末種人被害之慘云一代敝

政有不盡載於正史而散見他書者金制以種人設猛

安謀克分領之使散處中原世宗慮種人爲民害乃令

猛安謀克自爲保聚其土地與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

使種人與漢民各有界址意至深遠也其後蒙古兵起

種人往戰輒敗承安中主兵者謂種人所給田少不足

參身家故無鬪志請括民田之冒稅者給之於是武夫

悍卒倚國威以爲重有耕之數世者亦以冒占奪之及

宣宗貞祐開南渡盜賊羣起向之恃勢奪田者人視之

爲血讐骨怨一顧盼之頃皆死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亦

不免事見元遺山所作張萬公碑文又完顏懷德碑亦

云民間讎撥地之怨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尋蹤捕

影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甚至掘墳墓棄骸骨惟懷德令

臨淄有惠政民不忍殺得全其生可見種人之安插河

北諸郡者盡殲於貞祐時蓋由種人與平民雜處初則

種人倚勢虐平民後則平民報怨殺種人此亦一代得

失之林也然金史不載此事僅於張萬公傳中略見之

余按山東直隸各州縣如完顏徒單等姓尙偶見之是

當時屠戮有未盡者特亦僅存什一於千百耳本朝駐

防之制與金時安插種人稍異然洪楊之亂江甯浙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十四

兩處駐防幾於靡有孑遺亦以平日凌虐平民積忿之

所致也孰能使其相忘於江湖哉

陳玉璫寧古臺方言記云諸申木克猶漢言滿洲水也

滿洲舊稱諸申呼水爲木克法取蔬作瀝置木桶中和

鹽少許以水溢之其汁微酸取以代醃按諸申滿洲源

流攷作珠申以爲肅慎之轉音吳振臣甯古塔記略云

水曰目克

甯古塔記略記土語如父曰阿馬母曰葛娘余按葛

曰愛星按即銀曰蒙音按即書曰必帖黑之類頗有與

蒙古語相同者此由滿洲蒙古婚姻互通故言語相雜

也如硯曰硯注錢曰濟哈按濟哈二字急呼則成錢音木曰木立衣曰衣立之類則又似漢音當由柳邊之外商賈久通故言語亦有時出入矣後漢書辰韓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蓋種類既同斯名稱相襲又其宜也

姜宸英湛園札記曰唐書摩揭它國傳太宗遣使取熬糖法詔揚州取蔗拈潘如其剉色味愈西域遠甚此則中國用糖之始以諸蔗為糖其法始於佛氏然吳志孫休傳已有甘蔗餉矣余按楚辭招魂篇云濡鼈炮羔有柘漿王逸注云柘諸蔗也取諸蔗之汁以為漿飲也取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十五

蔗瀋為飲自古有之特製為糖霜則其法至唐始得之西域耳漢書郊祀志泰尊柘漿析朝醒案葉廷珪海錄碎事卷六南蠻赤土國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然則古所謂柘漿者或以甘蔗為酒亦未可知文選班固堅封燕然山銘躡頓之區落區落李崇賢無注余謂區落蓋即單于帳殿之稱區讀如歐元人窩耳朵幹耳朵皆區落之音轉日本人稱拔都大王所建庭曰金黨酒卷陽公有金黨史沈子培刑部云金黨即幹耳朵之對音案那珂通世敘云編述金幹耳朵之史則幹耳朵三字急呼為黨如沈君說

晉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按今本第一句無朝字此用文選陸士衡挽歌行注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余按琴操所載歌曲或由後人追摹其聲所作此二章既為李延年所用則實出於西漢之初兩章皆七言古詩第一章尤純用七言故論文章緣起者七言詩當以此為始非如高帝大風歌猶用楚辭之舊調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十六

宋日本僧道元實慶記道元問首楞嚴經圓覺經在家男女讀之以為西來祖道元推尋兩經文之起盡不同大乘諸經有劣於諸經之言句無勝於諸經之義勢頗有同六師等之見畢竟如何法定天童淨云楞嚴經自昔有疑者也謂此經後人搆欺先代祖師未曾見也近代癡暗之輩讀之愛之圓覺經亦然文相起盡頗似也余嘗攷至元法寶勘同錄及沈氏西清筆記知楞嚴經實竺土所無而圓覺則傳自西方未有異義今乃知宋時並有疑之者故錄存其說以質後人

水經澠水注曰皇女湯道士清身沐浴一日三飲四十日後身中萬病愈三蟲死按三蟲即三尸唐窺基法苑義林章卷二云阿難迦葉執麾三屍繫咽第一人屍第二狗屍第三蛇屍按此出大智度論此釋氏言與道家三彭無涉羅昭諫集有寄第五尊師詩云朱黃揀日囚尸鬼青白臨時注腦神尸鬼謂三尸也真人制魄魄說云三尸上尸青姑中尸白姑下尸血姑三尸蟲一彭据二彭盾三彭矯真俗佛事編云三尸蟲如三猿形此道教之法日本法於庚申本尊之前塞目塞口塞耳以為住三猿之居兒鳥碩鳳佛教字典以為好事者取孔子三緘故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七

事以不言不聞不見垂教云避暑錄話載唐末道上程紫霄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常與道相依玉皇已自行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
明人論詩每有佳語而駁正古人則往往多謬王敬美藝圃擷餘云文選李善注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如曹顏遠思友人詩清陽按選原作清揚未敬美所見乃本可侯善引詩以為清揚婉兮人之眉目間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本言霖潦玄陰與歐陽子別句朔而思之甚故曰褰裳以應潦也清陽未可俟猶日河清難俟耳蓋以清陽反霖潦玄陰也其意自指日出或

即青陽而誤加三點如上褰裳誤作寒裳按舊本不誤耳何必泥毛詩清揚令句不可解耶余謂此敬美之誤崇賢不誤也曹詩自心與迴颯俱以上皆言景思心何所懷以下皆言情此二句云褰裳不足難清揚未可俟蓋言雖霖潦尚可褰裳何必望晴霽如河清難俟乎褰裳清揚皆用詩經是古人精切處且下文云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正為想見其眉目耳若青陽難俟則何必延首階檐以受漸瀝哉如敬美所論章法句法真乃隔闕而牽議古人後生所當誠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六

古為蒙兀部衣鮫魚皮禦弓矢然則蒙古本東人即今魚皮鱗子乃蒙古種既而走沙漠為蒙古以別之與東人為二矣余按蔡伯喈伐鮮卑議云鮮卑種眾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日生才力勁健兵利馬疾過于匈奴是東人之走漠北自古已然蒙古特襲鮮卑之舊迹耳
爾雅歲陽歲名西人既云與猶太合然中國古籍用之者惟呂氏春秋序意篇惟秦八年歲在沿灘秋甲子朔一條張歙山舒藝室隨筆云古書用歲名者僅見此若楚詞之攝提貞于孟陬自謂月建史記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

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王叔師誤以太歲
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 釋之余謂爾雅為釋經作必在周秦之際秦人好勤遠
略又僻在西戎其所交通當逾天竺劉向列仙一傳未
必盡誣羅馬建號既云大秦而巴比歲名遂傳中土無
可疑者春秋各國惟用十二次之名而呂氏好奇獨標
異語亦所以示博於國人故雖有懸金莫敢易其一字
矣

宋費衮梁谿漫志卷三云今之稱複姓者皆從省文如司
馬則曰馬諸葛則曰葛歐陽則曰歐夏侯則曰侯鮮于
則曰于如此之類甚多相承不已複姓將混于單姓矣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十九

唐永貞元年十二月溘于姓改為于以音與憲宗名同
也至今二于無復可辨如豆盧蓋唐大族欽望瑑革皆
嘗為相而此姓今不復見其殆混于盧邪余按至明初
複姓改為單姓而氏族之混者益多矣補之之言可謂
先識也
明李詡戒庵漫筆卷七云今人家買得贗譜便詫曰我亦
華胄也最是可笑此事起於袁鉉鉉以積學多藏書貧
不能自養業此以驚愚賈利耳按此近世家譜所以多
不足信也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十云陶穀原姓唐因避石晉諱而

改真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諱而改夫以君父一時之
諱而更祖宗百代之氏不孝孰甚矣爾不足責也西山
大儒乃為此耶至萬季野之詆魏了翁了翁本高尤不可
解矣

李遜之崇禎朝記事卷四云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
望製火礮禦敵左都御史劉宗周奏國之大事以仁義
為本若望向來創說邪教堂中國若用其小技以禦
敵豈不貽笑上曰火器是中國長技若望比不得外夷
宗周奏若望小技何益成敗目今要慎選督撫若文官
不要錢武官不怕死何愁不太平戴山正人而持論乃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二十

如此兵者專門之學儒家不宜妄議也明史外國意大
里亞傳其國善製礮視西洋更巨既傳入內地華人多
效之而不能用天啟崇禎間東北用兵數召澳中人入
都令將士學習其人亦為盡力

魏叔子史論曰成祖三犁虜庭可謂武矣建都北平天
子守邊可謂壯矣而乃棄三衛以資虜斷三邊之喉虛
京師之背若庸主所為何哉蓋其初急於得天下其後
喜於得天下急則慮疏喜則志盈既疏且盈神智不守
味於遠圖無足怪已余嘗謂明人棄越南棄河套皆謀
國之不臧而莫謬於棄三衛遂循至於亡國以此觀之

成祖固無經國之遠猶也

邵長蘅青門麓業樂維本墓表云順治間公抗疏略曰
伏願 皇上親禮儒臣留神經史之學讀漢書習漢字

奏章不藉翻譯大臣而陳幾務天下幸甚況 皇上說
學則滿洲蒙古大臣莫不說學其裨益尤大 上嘉納

之 嘉納 嘉納 嘉納

宋高勝仲丹陽集乞以學書上御府并藏辟雍劄子云

以大觀三年歲終數編纂今已成書總天下二十四路

教養大小學生以人計之凡一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

二學舍以楹計之凡九萬五千二百九十八學錢以緡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王

計之歲所入凡三百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二所用凡二

百六十七萬八千七百八十七學糧以斛計之歲所入

凡六十四萬二百九十一所用凡三十三萬七千九百

四十四學田以頃計之凡一十萬五千九百九十房廊

以楹計之凡一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四既以逐州縣

離為析數又以天下合為總數凡二百有五百而中部

兩對之數不與焉

宋葛剛正三續千字文注云國朝廷試唱名第一第二

甲救賜進士及第第三甲第四甲救賜進士出身第五

甲救賜同進士出身有明以來及第出身同出身名目

猶沿宋制而四甲五甲則無之邵子湘書朱文公同年

錄記後云宋制科分五等而進士分三甲自太平興國

八年後遂為定制錄中載公名第五甲第九十名友人

林路言不知五甲之制按照寧間王安石更定科舉法

殿試分五等其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而其後沿之而

不變或遂以五等為五甲耶按宋制一甲二甲賜進士

身五甲賜同進士

宋同年小錄存於今者惟文信公及王佐二榜王佐榜

以朱子之故得傳然尤玘萬柳溪邊舊話云文簡公謂

表二十二歲名冠南宮廷擬狀元因不呈卷秦檜易以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王

王佐是佐之得元由檜所取其人蓋不足重又按王佐

榜題名碑是科御試勅差初考官沈該吳臬陳敬之覆

考官李朝正湯思退沈介詳定官詹大方張杞王之望

皆無檜名或檜有所授意耳尤表名列三甲三十七實

三甲之末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云是科徐履以省元

殿五甲未詳其故後讀張荃翁貴耳集稱淳熙開省元

徐履因功名之念太重遂有心恙之疾殿試卷子寫一

枝竹題曰畫竹一竿朝廷亦優容之以省元身後一官

與其子乃知履之殿甲蓋因心疾所致然履乃紹興進

士荃翁以為淳熙則記憶之誤耳然則文簡亦非名冠

南宮舊話所述未可盡信也

李心傳繫年要錄云初奏董德元為首陳孺次之既而

以事故遞降遂擢佐為首是文簡固未嘗擬元也

宋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卷七有賜大遼國賀天甯節人

使朝見訖歸驛賜酒果口宣胡宿文恭集卷二十七有

皇帝賀大遼太后生辰書又有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

蓋當時或稱契丹或稱大遼各從其便又按宋人多稱

陳曩鄺齋雜記云西藏番民見漢官制帽頂禮伸舌者

三見達賴班禪與大頭人同以伸舌為禮真異俗也

又云西藏刑法甚酷不論罪之輕重皆拘繫於黑房繩

縛四肢以待援法槍奪刳殺者不分首從皆擬死或縛

于柱上施以鎗箭較射飲酒為樂或送曲水蝎子洞令

螯之或送貉貍國野人分食其肉

國朝堂子之祭事近秘密至今漢講官不侍班滿講官

侍班者言祭時燈燭皆滅亦可異也禮親王昭禮喇亭

雜錄以為祭鄧子龍楊賓柳邊紀略云奉天多鄧將軍

廟將軍名佐成化閒人按四鎮三關志鄧佐者定遼前

衛指揮使也成化三年隨總兵施英拔奉集堡遇敵二

千餘佐率五百騎敗之復追至樹遮里岐山峭壁中鏖

戰忽有一校策馬退走眾遂潰乃下馬步戰久之知不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三

可為遂自刎守臣上其事立祀遼陽都御史吳禎為撰

碑記或曰京師堂子所祀亦將軍云案大清一統志鄧

將軍祠在遼陽州城南明宏治閒為都指揮使鄧佐建

是鄧佐為有明死事之臣且有廟於遼陽矣彭孫貽客

舍偶聞云九月朔當是康熙戊申歲駕出東直門迎鄧將軍神

主入大內黃轎列輿輦前上親拜祭詢諸故老鄧將

軍何人乃勞萬乘躬祭或曰將軍島帥毛文龍部下善

鬪戰沒有神靈立廟島上太祖起兵時戰急甚危求

庇於神顯靈脫於難立廟遼陽每祭必先之元旦亦先

必謁廟躬奠致敬否則宮中時時為厲按毛文龍與太祖同時其部

將戰設立廟未必為太祖或曰將軍明之有功將帥戰

祖所禱祀此說似非事實

沒海上者也考明將帥死遼事無鄧將軍其人者按此

鄧佐萬歷征朝鮮副將鄧子龍數有功戰死海上豈其

神耶將軍英烈沒而有神固宜查慎行人海記云元旦

堂祭乃鄧將軍廟也在朝門之巽隅自車駕外侍從皆

匍匐而入非親暱不隨行將軍諱子龍南昌人萬歷中

副總兵劉獻廷廣陽雜記曰梁質人汾云今堂子所祀

鄧將軍諱子龍江西南昌豐城之閒人事母至孝入行

伍以功得官後起為遼東遊擊將軍死王事云是以堂

子為祭鄧子龍其說較確又沈國元從信錄云萬歷二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四

十六年十一月副將鄧子龍以剿倭陣亡伍袁萃林居漫錄云倭寇朝鮮崑田邢公往救副將楊元與倭戰大敗遁回會倭酋死其將引眾去遣副將鄧子龍躡之亦敗沒竟以平倭大捷聞冒濫恩賞馬按東西年表萬歷戊戌平秀吉卒朝鮮平

張文虎舒藝室隨筆卷一云寅饑納日與上寅賓出日相對賓饑有迎送之意馬注饑為滅敬滅納日不辭鄭謂秋分夕月亦不可以釋納日史記五帝本紀高辛氏麻日月而迎送之蓋即賓饑之義匈奴列傳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今回國風俗每晚向西送日見西域皆古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五

禮之僅存者歟余謂凡人舉首見天而天之大明莫著於日故祭天祭日實民生之自然無待於聖神之化導亦無煩於彼此之沿襲也嘯山謂匈奴回國古禮僅存固非事實而釋堯典之寅饑為送日之禮則當與經義相符馬注敬滅滅與沒同正當謂日沒之敬也張氏譏之誤矣

李思倫白英吉萬國通史前編卷二云埃及最貴之神

曰禰譯言日也謂日為太上之真神即宰物之真主又漸分為數神初出時新氣勃發日為好鷲好鷲者青年掌陽世之神也將沒時日為奧山烈司奧山烈司者暮

年掌陰界之神也故摹刻好鷲之容為盛年麗都之子執長矛將逐矮帕魄而殺之矮帕魄者幽闇之神也好鷲既誅矮帕魄即化幽闇而現光明遂變暮而為日摹刻刻與山烈司之狀貌為暗然老叟旁侍備奴十二人謂神實率之以分司夜間十二小時也奧山烈司之妻則曰媼西於是一禰之外有三神按此記埃及古事皆在五六千年以前是埃及之事日先於堯舜之世固知西方典禮不宜附會以為沿於中國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五

唐僧一行大日經義釋次世出世護摩法品第二十七云彼行法者日未出時合掌東方望日日出即拜謁誦咒以此火神法作之至日欲沒又向西送之如上法每日如此是送日之禮婆羅門教亦有之

史記封禪書始皇東游海上祠八神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續漢禮儀志上劉昭注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於東郊而且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頗疑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按漢世旦夕拜日夕拜即送日入也東面疑是

東西之誤蓋且則東拜夕則西拜耳

江陰鳳韶有經學吳縣亦有鳳姓皆自言南詔閣羅鳳之後由質子入唐其苗裔以鳳為姓誌不忘也按神仙傳鳳綱者戰國時漁陽人是唐前已有鳳姓

周詩農閭學思益堂日札云本朝進士題名碑錄榜花

各姓則有青伯昌順治丙戌河侶鸞舉順治己亥直隸貢

玉絃康熙丁未山茹薦馨康熙己未探花昂天翮康熙

江南合戰殿邦康熙乙丑山維倫康熙甲戌河叱騶正

榮自陝西秘象雍正甲辰直緱山乾隆甲戌陝拱

蕭城人祿故城人緱山西鄉州人拱

翊勛乾隆丁丑廣侍朝乾隆庚辰江粘克昇乾隆戊戌

人西太谷人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二

要問政乾隆甲辰山算命理學以星度為言者皆本於西域穆尼問天步真

原之說與張果星宗固同出一源也白羊金牛等十二

宮名義原出大集日藏經云昔在殊致羅婆菩薩受龍

王請始說十二宮及星象厯數蓋以星紀為磨羯元枵

為寶瓶姬誓為雙魚降婁為白羊大梁為金牛寶沈為

陰陽鷄首為巨蟹鶉火為獅子鴉尾為雙女壽星為天

秤大火為天蚘析木為人馬張果星宗卷一已載之其

恩星難星等名即照星許星之類也聿斯經雖不傳而

張果星宗頗引之歲星交會章云巨蟹宮中如會遇少

年榮折桂枝香謂木又有韓魏公呂僕射語則宋人書

也但皆七言韻語當是聿斯歌耳書錄解題有青羅布

衣王希明聿斯歌星宗又引樞要歌源髓歌之類大抵

皆西方之學裨編見圖書集成藝術典六百三十一王應麟云以十一星

行厯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弼乾聿

斯經本梵書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厯晁氏謂汾州

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

在斗柄星在天龍五星之說其來尚矣又按唐宋命書

雖出西學而多以中學入之與天步真原之派純用西

學者稍異惜温明叔侍郎未嘗攷索及此如琴堂指天

歌所云土埋雙女木打寶瓶水泛白羊金騎人馬之類

其十二宮從天竺之名而五星用中國之號其雜糅可

知也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十七宿除牛十二宮圖

第一羊宮翼第二牛宮角第三男女宮房第四蟹宮心

第五獅子宮箕第六女宮女虛第七秤宮奎第八蝎

宮雙第九弓宮畢第十磨羯宮井第十一寶瓶宮鬼

第十二魚宮星男女宮即陰陽弓宮即人馬蓋譯者稍

異

地理正宗圖書集成藝術典六百七十九楊筠松字叔茂贛州人亦不

知筠松名益

向來堪輿家分巒頭理氣兩宗互為軒輊莫衷一是然形勢之學殊於五行漢志猶可考也管氏地理指蒙一書圖書集成載之雖出依託猶多雅言惟飾方術術籍九宮圖後云凡是局例固非五行二氣之法程然來山去水亦不淫而不雜是為術術之機緘庶速人之見納此則理氣一門乃為售技而設嘻可怪也青囊經云楊公養老看雌雄天下諸山對不同昔順德李仲約侍郎為余言此開卷言養老二字明是筠松暮年倦於登陟真憶平生所歷而以地羅格之斯得之矣術數之學遠有師承辭章藝文亦宜留意茹敦和存格盤說竹香齋古文卷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无

上云格盤迷悶踏塞了無深旨趙汭葬書問對以為非江西之傳斥為閩巫之邪說其徒劉青田周景一之屬亦以為可廢雖然予嘗讀禮運之篇至天秉陽垂日星地乘陰寢於山川則憬然曰此非葬家之說乎非葬家之說何以言斂乎又曰播五行於四時此非格盤之說乎至於和而月生三五盈闕則二十四氣并納甲之說皆概之矣還相為宮而納音之說亦著之矣余謂術數家紛紛異同各以性之所近取之何必是丹而非素乎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祕密雜占品後附云唐用二十八宿西國除牛宿以其天主事之故十二宮猶唐十二

次

太平廣記三百七引逸史裴度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神度奉事甚謹

萬國通史前編阿喇伯志曰慕罕默德之教二語蔽之一曰阿喇按卸琶譯言上帝至尊也二曰倚勢攔譯言宜敬服之也今泰西人恆取其第二語為回教之名倚勢攔即依石藍之異譯

臨川吳鐸有淨髮須知一卷專言釋家剃度規則與永樂大典所載迥異

萬國通史前編羅馬志云古人須髮任其生長脇為每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三

日雉面之法者賽披奧也沿至海特理安皇卒之世人恒剪髮使短而雉其須海特理安面有疤痕留須不去大臣從而效之然則今西人短髮長須實用海特理安之遺制也

史夢蘭止園筆談三金人辨髮見於宋史劉錡傳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元人入主中國為士者辨髮短衣效其言語衣服則辨髮金元皆同 鄭麟趾高麗史言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於中謂之開刺與金源制異

林邑記曰僭耳民好徒跣暑褻薄日白使人黑積習成

常以黑爲美離騷所謂玄國矣水經溫水注按此知黑色由薄日而成不足以爲人種之區別也

宋史藝文志姚舜輔蝕神隱曜麻二卷日本釋圓通佛

國麻象編云梵麻之法以羅計二曜爲蝕神頭蝕神尾

而梵麻曰羅計常隱行不見舜輔用梵麻燭然可見

東華錄順治十四年夏四月革職欽天監回回科秋官

正吳明炫奏臣祖默沙亦黑等一十八姓本西域人自

隋開皇己未年爲麻元按此回教紀元之歲抱其麻學重譯來朝

授職麻官一千五十九載專管星宿行度吉凶每推算

太陰五星陵犯天象占驗日月交食卽以臣科白本進

呈 御覽順治三年本監掌印湯若望諭臣科凡日月

交食及太陰五星陵犯天象占驗俱不必奏進臣查若

望所推七政麻水星二八月皆伏今水星於二月二十

九日仍見東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見皆關象占不取

不據推上聞乞 皇上立臣內靈臺以存臣科庶絕學

獲傳竝上順治十四年回回科推算太陰五星陵犯書

一部日月交食天像占驗圖象一本事下所司七月吳

明炫又奏湯若望外謬三事一遺漏紫炁一顛倒鬚參

一顛倒羅計蓋回麻本於梵麻亦用羅喉計都也

康熙二十四年十月江蘇巡撫湯斌奏吳郡淫祠有所

謂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賢聖等名號皆荒誕不經臣

已收取妖像土偶者投之深淵木偶者付之烈炬檄行

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其房屋木料拆備修學宮之

用余謂淫祀既多邪教卽從之而出惑世不已必且殃

民多神教之弊至於如此則一神教之有益於民蓋可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知矣所以巫風所煽漢宋因之而亡天教盛行歐洲由

其強霸非無故也論國教者於此亦不可不察也趙陳

鍾玉樵謂妖禍遂絕然實未盡絕也蓋幽

趙雲慈核餘叢叢攻卷三十云金史及續通攷金哀宗時

蒲察官奴以火槍破敵以紙十六重爲筒實以柳炭鐵

屑磁末硫磺砒硝以繩繫槍端以鐵錐藏火臨陳燒之

火出槍前丈餘元兵不能支遂潰其後阿里海牙攻樊

城時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元史世祖

城阿老瓦丁與其徒亦思馬因至命送軍前乃進攻樊

樊破移以向襄陽一砲中譙樓聲如震雷世所謂襄陽

砲也蓋火砲之製至是而益精且來自西域故世傳爲

西洋礮按阿里海牙原美西溟湛園札記云火砲興於

宋末元初其初猶用石也元史阿穆呼傳對太祖曰攻

城以砲石爲重力重而能及遠故也千萬戶薛塔刺海

來歸太祖命爲砲手從征回回河西等國俱以砲石立

功夏世家有砲手一百人號撥喜陡立旋風砲於囊駝
鞍縱石如拳則此時亦無火砲也阿爾哈雅傳西域人
伊斯瑪獻新礮法因其人來為礮攻樊破之時又命
隋世昌立砲簾於城外又張榮從軍下漢江至沙洋以
火砲焚樊城中民舍幾盡遂破之此皆礮之用火攻者
也攷金史特嘉哈希傳則火砲火槍之制金元之際已
有之

雲麓漫鈔卷十云列子多非舊文前賢固言之矣

唐施肩吾宿為五通所撓詩五通本是佛家奴身著

青衣一足無見全唐詩引
海錄碎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三

太上胎精記云腦神覺元字道都此言腦為知覺之元
也

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妄引識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

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麻數盡也章懷注

引尚書攷靈耀曰孔子為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行也

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

唐盧象有鄉試後自置還田家詩鄉試二字始此

文徵仲有女適王子美者嘗詠王昭君詩云當時只解

誅畫工誰誅婁敬黃泉道用意奇警見余懷東山談苑

此吾家閨秀也選明詩者多遺之

趙耘崧陔餘叢考卷四十一云鄭所南集文丞相家人
皆落元人手獨妹氏更不改嫁謂我兄如此我甯忍耶
惟流落燕山欲歸廬陵不可得是信國亦有賢妹也

韋端已有官莊詩自注云江南富民悉以犯酒沒家產
因以此詩諷之浙帥遂改酒法不入財產其詩云誰氏
園林一簇煙路人遙指盡長歎桑田稻澤今無主新犯
香醪沒入官唐末稚酷之政厲民如此

後漢安世高譯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云善惡之事由人
心作禍福由人如影追形響之應聲戒行之德應之自
然諸天所護願不意違感動十方與天參德此感應篇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三

之所本

韓冬郎贈易卜崔江處士詩自注云
袁州白首窮經通秘義

青山養老度危時云云

韋應物有示全真元常詩全真二字俟攷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晉溫嶠始有迴文詩

薛瑩荆揚巴南異物志文選吳
都賦注

郭璞注子虛上林賦見文選注

司馬彪注子虛上林賦見文選注

文選卷二張景陽雜詩注顧子曰登高使人意遐臨深

使人志清顧子即顧夷義訓

文選卷五齊安陸昭王碑注孟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蔡毋遂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

陶侃捉陂賦圖書集成藝術典六百七十九引地理正宗陶侃字仕衡作捉陂賦

文選卷六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阮籍奏記

曰將耕東臯之田輸黍稷之祝此亦可證阮籍奏記之誤又引孫

放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迹步玄闡

圖書集成藝術典醫部名醫列傳引醫學入門云殷浩

精通經脈著方書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三五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三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萍鄉文廷式撰

黑龍江外紀云漢軍果氏以為係出滿洲瓜爾佳與瓜爾佳氏世不結親余按瓜爾佳今又譯作關關果亦一聲之轉然與金史之夾谷則實不相近外紀又云漢軍其先多出山左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三城有之其豪族崔王兩姓崔尤盛號崔半城而東崔不與王氏相傳完顏裔又有果姓以為系出滿洲余按漢軍佟姓亦云與滿洲同族蓋雜居既久互為婚姻有不復能盡識別者矣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西南苗獞各種大抵狃獠之舊俗實有上古之遺風焉以美洲紅苗臺灣野番證之則此殆即支那之原產也今略列諸家所記可以知其種別焉陸次雲尚谿織志云苗人盤瓠之種也有白苗花苗青苗紅苗黑苗苗部所衣各別以色散處山谷聚而成寨睚眦殺人九股苗在隆興凱里二界宋家蔡家春秋宋蔡二國之後流而為蠻彼此等殆附會之說未必可信天苗多姬姓周後也尙行周禮祭祖推其家長唱土語為讚祝紫薑苗裝束同漢人賣爺苗在白納克孟牯牛乃二種也處於金筑擇懸崖鑿竅而居里人亦名天苗身衣木葉狃兜衣青左衽身不離

刀狃老與西苗同俗又有狃獮苗焚人號十二營長獮
鬼狃老言語不通焚人爲之翻譯狃老有花狃老紅狃
老赤腳善奔布圍下體謂之桶裙有打牙狃老剪頭狃
老豬屎狃老豎眼狃老黎州蠻白馬氏之裔分十一種
獮獮本名盧鹿有黑白二種黑爲大族深目長身面黑
齒白故名獮鬼金齒古哀牢國其苗人皆九隆之後木
邦一名孟邦其人多幻術老撾徧體花繡俗同木邦狃
一名叢客其種有八是謂八蠻獮人居五嶺之內冬綴
鷲毛木葉爲衣獮人亦名山子處於嶺表海外蠻人又
曰龍戶又曰崑崙奴祭蛇神馬人居林邑伏波戍卒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遺也深目

按此則非中原之種也當緣馬留二字而譌

獮人多在南丹

三州狃人生岷嶺中形如猿狃語伊嚶不可辨斑衣山
子一曰莫徭狃人生廣西奧谷中狀如狸狃黎人生僮
崖瓊萬之間遐黎食父母黃纘曾滇行紀程云貴西苗
九種大約垂髻垢面語言與黔人不同陸祚蕃粵西偶
記云賓州諸處土夷有狃獮狃狼四種狃人最巧可買
爲僮僕狃婦獨美嘗繡衣騎牛入市貿易狃有板狃箭
狃不下十數種更有一種號山子喜獵不賦不役食盡
則徙吳震方嶺南雜記云湖之西北有叢戶者男女椎
髻跣足依山而處以射獵爲生舊常設官以治之曰叢

官蠶戶有三種魚蠶取魚蠟蠶取蠟木蠶伐山取木獮
蠻之別種隋唐爲患嶺南然是時不言有狃宋以後又
不言有獮意一種而隨代異名也獮與狃異類而桀鷲
性同花衣短裙鳥言獸行產自湖南溪峒先入廣西延
至廣東與狃爲讐粵有狃種出於五溪之蠻番禺雜編
云黎人在海南山洞中熟黎亦供州縣之役陳鼎滇黔
紀遊云黔省苗蠻甚多有東苗西苗牯羊苗青苗白苗
谷蘭苗紫姜苗平伐苗九股黑苗天苗紅苗生苗羅漢
苗陽洞苗黑白羅羅八番苗打牙狃老剪頭狃老木狃
狃家苗土人苗狃獮苗蠻人苗楊保苗狗耳龍家苗馬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燈龍家苗焚人狗人宋家蔡家共三十餘種宋蔡馬燈
龍家乃戰國時楚伐宋蔡龍三國俘其民放之南徧流
而爲苗知中原禮義衣服祭祀婚嫁一稟於周狃家最
惡而險通漢語知漢書世界地理云中國有拜物教崇
拜一切自然物如苗民之族卽信此教

世界地理謂居中國人約有七種一蒙古族

東部爲蝦拉族北部

爾喀族亦在其中西部爲隘利由族又喀

爾喀族住於松加利亞庫倫西北蒙古

二通古斯族住於滿

三土耳其族住於庫倫中部天山塔里木河

四西藏族住於森保亞河上流西藏中部湖

地方及中國本部與西藏接
境之地自青海起連亘雲南
五漢族住中國本部之北及中部廣東福建庫倫甘
部者為真漢族在廣東福建者為哈加族在甘肅加
利亞克爾加者為登耕族按哈加當作客家今江西福
建等府縣猶編各籍是也或曰客家乃北家之轉
音蓋允佬種也其語音皆與廣東嘉應州語相近
六住於高地之民族此種之關係未甚分明即居于四
部及西部依拉瓦諸河之上流瓊州島之一部貴州之
苗民於此遂
創建邦土云

七住於喀什喀爾庫倫塔里木河盆地下部及青海者
按此所言亦大粗略不足盡中國種族之學明倫察
物通其意者將有待焉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四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 上諭云我朝肇興古肅
慎地東夷之說因地得名如孟子稱舜東夷之人文王
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按因地得名之說足破
萬古拘墟之見今時交涉諸國乃力爭不用夷字以為
醜詆之詞其識轉隘矣
民種之學西人多好稽攷而中國古書亦往往及之特
不能詳盡耳余謂堯典所言析因夷隩實言民種之始
非謂農事也至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
生山林民毛而方川澤民黑而津丘陵民專而長墳衍
民皙而瘠原隰民豐肉而痺雖未言其所出之原而其

因所居而異者實已明言其故是以爾雅釋地云距齊
州以南戴日為丹穴郭注齊中也北戴斗極為空桐東至日
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太平之人仁丹穴之
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蓋以日星定中國之四
極而略區別其人之性情雖以仁武智信配東西南北
而同謂之極即同謂之中邢疏云極者中宮天極星其
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以其居
天之中故謂之極與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晦於禮義謂之
極極者中也據孫炎注云海之言晦闇於
禮義也然則夷狄與中國異稱
者在禮義之有無故四極分仁武智信而不言禮義者
以禮義乃中國所共有不以四方異俗也禮義有無遂
由同而之異矣張茂先博物志云東方少陽日月所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五

出山谷清其人佼好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
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
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中央四折風雨交
山谷峻其人端正此略言其形體之異尸子曰四夷之
民有黃匈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常致之郭
注引之山海經所載海外南經有結匈國羽民國離
頭國厭火國三苗國載國貫匈國交脰國歧舌國鑿齒
三首國周饒國一曰焦長臂國海外西經有三身國一
臂國奇肱國丈夫國巫咸國女子國軒轅國白民國肅
慎國長股國海外北經有無臂國一目國柔利國深目

國無腸國聶耳國博父國拘纓國跂踵國一曰海外東大踵經有大人國君子國青丘國黑齒國玄股國毛民國勞民國海內南經有伯慮國離耳國雕題國北胸國梟陽國氏人國匈奴一曰狻猊開題之國列人之國海內西經有東胡夸人貊國海內北經有犬封國曰犬戎國鬼國林氏國蓋國南倭北倭朝鮮姑射國海內東經有國在流沙中者埽端璽喚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緜月支之國大荒東經有大人之國海外東經有之小人國有蒼國君子之國海外東經有之白民國海外西經有之青丘國海外東經有之夏州國蓋余國困民國女和月母之國大荒南經有三身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六

海外西經有之盈民國當即載國海外南經有之蚺民國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海外南經有之有馳姓之國驩頭之國海外南經有之和之國大荒西經有淑士國白氏國長脰國西周國案此以姬周列之先民國有沃國女子國海外西經有之丈夫國海外大荒不可解先民國有沃國女子國海外西經有之丈夫國海外西經有之寒荒國壽麻國益山國互人國大荒北經有胡不與之國肅慎氏之國始州國毛民國海外東經有之儋耳國深日民之國海外北經有之中輻國賴丘國犬戎國海外西經有之海內經有朝鮮海內北經有之天毒壑市汜葉朝雲司穉出中鹽長巴國又有童巨人注以為即梟陽也海內南經有之有玄丘之民大幽之國釘靈之國其可攷於今者十之三四即不

可攷者亦未可言古之必無然其命各國之名則大端就形體而言而以地名者絕鮮此即分種族之學淮南子墜形訓云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肅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稽股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方結鬲民羽民謹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鬲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修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方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大抵依據山海經非別有所出萬國史記卷五云亞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七

非理駕人常傳其東南各部語率怪誕無稽或曰東南海濱有人男女皆無鼻或曰具三四眼或曰眼在胷無首以上古書又稱某王頭如犬某地有長人長數丈更有矮人一種曰比鶴美士長可一尺住尼羅河源云知當時中西傳聞約略相似矣今以西書言中國種族者多未明其源委爰摭拾經史粗具崖略使來者可因以理董焉

史記五帝本紀曰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其工於幽陵以變北狄索隱變謂變其形及衣服同於夷狄也正義言四凶流四裔各於四夷放放驩兜於崇共工等為中國之風俗也按正義說是

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

張華博物志卷二曰三苗國昔唐堯以天下讓於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殺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為三苗國

書舜典竄三苗於三危偽孔氏傳云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饗饗三危西裔

又分北三苗正義引鄭玄以為流四凶者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

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則椽鯨偽孔傳云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辜故曰五虐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八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史記不敘作大序索隱云鄭玄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

尚書正義云三危山未知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為燉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櫛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

三危瓜州今燉煌也淮南子脩務訓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皋陶謨曰何遷乎有苗

史記吳起列傳吳起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

輿地廣記潭州古三苗國之地

禮緇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鄭注高辛世之末諸侯

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之以嚴刑乃作五虐堯尤之刑以是為法於是民起倍畔三苗由此見

滅無後世正義案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

其子孫為居於西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與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九

冥也言未見仁道按民無貶義特著其上下同亂耳又云鄭以九黎為苗氏先祖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孔注尚書以為九黎即蚩尤三苗則非九黎子孫與鄭異

穆天子傳卷四天子至重譴氏黑水之阿又柏天曰重譴氏之先三苗氏之口處郭注云三苗舜所竄於三危

山者

近人苗疆聞見錄云麻哈州元狇猪長官司地獨山州

山者

元獨山蠻夷長官司地

五大洲各國風俗攷曰亞細亞為人類淵藪民種不可
以僂指數高加索種居亞細亞西方蒙古韃靼種居亞
細亞東方巫來種居印度羣島依諦號比亞種分居東
南洋各島高加索種最佳蒙韃種亦多智謀之士該爾
毛克民種為蒙韃分支習牧業居亞細亞中土之平地
心思靈敏而骨格相稱巫來種膚色稍暗髮粗而黑目
細而彎種之大而多者首推蒙古高加索次之巫來又
次之依諦號比亞最少此一種今稱為巴布亞種按此
西人約略之詞且既云不可勝數何所舉僅五種耶類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十一

族辨物先王相傳之學余固當修明之以存吾洲之訓
典也

水經大遼水注高平川水出西北平川東南過倭城北
蓋倭人徙之據此則倭人由東方以通中國其來已
久高誘注呂氏春秋有倭語二字不足異也

萬國史記卷二云中國在亞細亞之東疆域廣大殆居
亞細亞三分之一分為三部按此日本人約略分之詞曰本部曰

中國鞞曰西藏其本部最稱舊國自有史記四千餘
年

說文又部夏中國之人也

大戴禮五帝德篇流其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
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
以變東夷史記五帝本紀殺作遷殺乃殲之借字

王筠菴友臆說云此較左傳投諸四夷以禦魍魎更見
聖人作用其工驩兜鯀在中國為凶人在四裔猶可化
獠狃之民因所長而用之也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此即以變西戎之實余謂離騷言鯀婞直以亡身終天
乎羽之野蓋言行化變夷之事矣

汪大淵島夷誌略云龍牙門昔酋長掘地而得玉冠今
亦遞相傳授男女兼中國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繫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十一

青布捐

徐繼畲瀛環志略卷二引泰西人萬國地理書云南洋
諸島沿海土人皆巫來由番族黑面長髮頭纏布赤足
腰圍花紋布穿襪插短刀多駕船捕魚或為海盜皆奉
回回教內地有黑面土番居山穴樹林如中國苗獠之
類中國流寓甚眾廣州嘉應州之人為工潮州之人為
農泉漳之人為商閩粵游手往往不復首邱或娶番婦
生子女遂化為異族

瀛環志略又云天下郡國利病書謂真臘民色甚黑號
為昆侖唐時所謂昆侖奴也今攷南洋諸島番面色大

半皆黑不獨真臘且黑有甚於真臘者

汪大淵島夷誌略天竺居大食之東隸秦王之主俗尚

古風男女身長七尺小目長項手帕繫額編髮垂耳穿

百結衣以簾皮織鞋以棉紗結襪

又云麻訶斯離去大食國八千餘里男女編髮眼如銅

鈴穿長衫

太平御覽卷三引廣志曰黃頭夷髮黃如苕箒

鄒代鈞西征紀程卷二云錫蘭島民種類凡四曰新格

利斯種周秦之際遷自北印度乾吉思河畔至今為最

繁衍短軀幹膽小而詐弱不任事曰坦彌爾種遷自南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十三

印度居島北曰摩哈默種阿刺伯回教也人性仇爽善

商賈曰法答種土人也貧苦無知識居樹林中與獸無

異

滿洲語稱老翁曰薩克達嗎甫故薩克達氏自稱晉祖

遜之後又瓜爾佳氏自稱漢前將軍關羽之後則以關

瓜為對音字凡滿洲人姓馬佳王佳李佳等字皆借用

作家雖奉旨不許妄增然莫能禁也又他塔喇漢姓

曰唐棟鄂氏自言宋瀛國公之後

亦見西齋偶得

白虎通禮樂篇曰何以名為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

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按名從主人春秋之

大義白虎通此說最為得之其下文又錄一說曰名其

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蠻蟲難化戎者強惡

狄者辟易無別云云此皆後人因聲音以附會乃後起

義凡類此者今皆不取此猶夏殷周皆以地名而白虎通號篇亦有夏大殷中周密之

訓小學家習氣如此也

禮記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

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鄭注雕題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鄰然浴

則同川臥則併不火食地氣勝不為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

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鄭注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十三

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

北方曰譯正義曰東方曰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

萬物舐觸地而出夷者舐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

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按即蘇軾之異文五晷夷按即扶餘

云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

不如服眾小以剗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江良庭曰商

蓋商奄也是九夷曾為周公所征朝鮮又被箕子之教

故孔子欲居之矣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

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天

竺二咳首三僬僥四跛當作踵五穿胃六僭耳七狗軼

八旁春阮文達校勘記云皇侃論語疏作旁脊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

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

一僥夷二戎校勘記云毛本與三老白四耆羌五鼻

息六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

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月支

二穢貊三匈奴四單于五白屋按後漢書九夷賦夷于

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此所稱玄菟樂

浪云云當引李巡爾雅注段茂堂補之是也穢貊乃東

夷單于乃匈奴王稱強以足五狄之數不足盡據說文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十四

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聲南方蠻閩从

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種也西

南夔人僬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唯東夷从

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

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此以夷為美稱至

虫部又以閩為蛇種大部以狄為犬種豸部貉字又云

北方豸種此與羌字下以貉為東方者互異皆隨字附會不如羌字釋

為牧羊人而不言羊種較得本義禮記明堂位正義曰

鄭志趙商問曰職方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

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明堂云朝位服事之國服夷

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異不達其數故鄭答云職方

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此與說文言貉在東方說合在東

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爾雅雖

有與同皆數爾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也如鄭此

言夷狄之名既無別國顯其名數或五或六不可知也

竊意鄭不獨不定戎狄之五六即九夷八蠻鄭亦不欲

妄指國名以實之如李巡應劭之言皆鄭所不取也

李石續博物志卷二曰寧國論云蜀中木無獠犍為德

陽山谷洞中攘攘而出轉轉漸大自為夫婦而益多夫

土乾則生蚤地溼則生蚊積穀則生蠹腐肉則生蛆蛆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十五

化為蠅蠅自生蛆蛆又生蠅豈有窮乎按種族每因地

氣而變此以土乾生蚤地溼生蚊為喻未為不合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欽民有五種一曰土人曰昔駱

越種類也居於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雜為音聲殊不

可曉謂之龔語二曰北人語言平易而雜以南音本西

北流民自五代之亂占籍於欽者也三曰俚人史稱俚

獠者是也此種自蠻峒出居專事妖怪若禽獸然語音

尤不可曉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孫盡

閩音五曰蠻人以舟為室浮海而生語似福建雜以廣

東西之音卷三又曰方言古人有之乃若廣西之龔語稱

官主為溝主母為未囊外祖母為低僕使曰齋粹喫飯
為報崖若此之類當待譯而後通至城郭居民語乃平
易自福建湖湘皆不及也卷四按據此則自桂林至欽州
皆有夔語當為其地最古之士人特不知越南語與夔
語異同若何耳

水經溫水注云林邑記曰渡比景至朱吾朱吾以南有
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生魚肉採香為業與
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余按今南洋多巫來由種巫來
由蓋即文狼之音轉今譯者亦或作文萊

萬震南州志大月氏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國王稱天子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十六

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
白色見大宛列傳注按此以顏色分民實開西學之先月氏民
赤白色則西歐人種之所始也

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索隱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
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服妾
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也
當然也唐虞以上有山戎獯狁
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俗有各不諱而無姓
字集解漢書曰單于姓單提氏案禹貢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
蠻二百里流史記集解引馬融曰流行無城郭常居蓋
蠻即北蠻流即隨畜牧轉移後世所謂行國也

史記五帝本紀東長島夷索隱云長字下少一夷字今
案大戴禮亦云長夷則長是夷號正義注島或作島括
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置邑有人
居屬百濟又倭國西南大海中島居凡百餘小國在京
南萬三千五百里案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余案任昉
述異記云日本國有金桃其實重一斤是日本之名不
始於武后

蔡澄雞窗叢話云後漢書外國傳引王制曰東方曰夷
夷者抵也或曰夷大也柔順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抵地
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山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十七

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故唐元宗稱日本為禮義君
子國論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蓋孔子
以彼有君子居之非自謂君子也不死國非竟不死也
日本吾妻鏡載其國王漢晉以前壽皆百數十歲又有
大臣曰內紀武年三百七歲按九夷即古之倭奴余謂
此不盡至唐改為日本新羅百濟等國亦九夷之後東夷列
傳九夷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余謂方夷當即周禮所謂其民毛而方也黃白赤玄首
就各國人之顏色言之也猶西洋之分黑白倭子也
書舜典蠻夷猾夏孔氏傳曰夏華夏是姒氏以前中國

已有夏稱正義引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為華夏也然中國何以名華夏之故則各書皆附會字義以釋之而未明言其所以然竊意古人質樸必不取光華夏大之訓自表異於人疑必取於地名以分種族而後世遂沿為美稱矣汨作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孔氏傳曰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此古人言種族之學既別其姓又釐其居舜之大功蓋在於此乃不傳於後惜哉

史記衛青傳殺折蘭王正義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余按鮮卑匈奴種族略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十六

異顏監之言似未足據

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索隱服虔曰蓋

今鮮卑是元祕史之失必兒本朝之錫伯滿洲此語記博習明

西齊偶得音之皆鮮卑之音轉也今俄羅斯西伯利

蓋即失必兒譯音無定字耳

水經河水篇注云洮水逕吐谷渾中吐谷渾者始是東

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為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

野虜

欽定滿洲源流考卷十八云通考新羅族第一骨第二骨以自別王族為第一骨妻亦其族不娶第二骨此承

新唐書之誤據史新羅王金姓自以金姓為第一骨而唐時冊命國妃太妃皆申姓朴姓之屬載於冊府元龜及唐書歷歷可攷無一金姓則所云妻不娶第二骨者傳誣之辭今蒙古以黑白骨分貴賤有察罕雅蘇台哈喇雅蘇台之稱新羅以骨為重亦即其意耳余案緬甸國俗亦以骨分貴賤又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三十七引姓氏錄曰源朝臣信弟妹凡八人宏仁五年各賜姓以信為尸主又姓氏錄序名為氏骨骨之為言主也氏骨者言氏族之所以為主余謂骨無主義或亦同新羅之俗以骨為別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十九

國語鄭語曰荆子熊嚴生子四人叔熊逃難於濮韋氏

解曰濮蠻邑遠氏楚大夫先熊霜之世叔熊逃難奔濮

而從蠻俗

又曰祝融後八姓已董彭秃妘曹或在王室或在夷狄

莫之數也韋注云在王室蘇子溫子也在夷狄菑偃陽

也

晉語狐氏出自唐叔注云狐氏與晉俱唐叔之後別在

犬戎者

書費誓淮夷徐戎孔氏傳曰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緒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正義曰漢時內地無

戎夷者秦始皇逐出按晉江統徒戎論曰周室失統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說與僞孔傳同江統以馬援入中國之始通典以趙充國爲始兩說互證

隋圖經集記曰義川蓋春秋時白翟也其俗語云丹州

白宰卽白翟語訛耳大祥御覽州郡部

苗疆聞見錄云台拱廳西北九股河一曰小江自丹江流入下注清水江沿江以居者曰九股苗曰橫披苗通稱黑苗最爲獷悍迤西而北而東山峯屹立廳南烏堯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二十

坡高數萬仞山峻溪深寸步百險西南平行煙火萬家南冬南省南兌南堯腮隴桃瀨等苗寨形如棋布皆黑苗種類清江廳屬清江苗亦曰青苗都勻府境羊犴苗大都瀕河以居其依山爲險者則猶犵夷也麻哈州紫蘆苗夾樂平溪而居獨山州境短髮苗亦曰狛家苗入寨廳蠻夷環伺曰八砦苗曰千家苗曰九門苗種類不一丹江廳有大丹江苗小丹江苗又有高坡苗其婦女尺許縮髮亦雞講苗錯處於東北高坡雞講之閒都江謂之頂板苗廳爲水家苗地古州廳多蠻夷曰梅得苗曰斧頭苗曰八萬古州苗永從縣唐溪洞福祿州在黎平府東南六

十里多洞苗曰六洞曰四腳牛尤獷悍六洞一名六寨又有外八洞苗

隋書地理志云漢中傍南山有獠戶富室者頗參夏人爲婚衣服居處言語殆與華不別漢陽臨洮宕昌武都同昌河池順政義城平武汶山皆連接氏羌人尤勁悍又云又有獷獫蠻寶其居處風俗衣服飲食頗同於獠而亦與蜀人相類

水經江水篇注樊道縣本夔人居之地理風俗記曰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從人按此應仲遠釋夔字之說水經青衣水出青衣縣酈注云縣故青衣羌國也竹書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二十一

紀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又若水注云汶山曰夷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曰苻皆夷種也

隋書地理志南郡夷陵竟陵沔陽沅陵靖江襄陽春陵漢東安陸永安義陽九江江夏諸郡多雜蠻左揚守敬按地形志齊有安蠻左郡宋有希水左縣斷水左縣齊有建寧左郡宋有建寧左縣齊有此隨安左郡其與夏人雜居者則與諸華不別其僻處山谷者則言語不通嗜好居處全異頗與巴渝同俗諸蠻本其所出承盤瓠之後故服章多以班布爲飾其相呼以蠻則爲深忌晉氏南遷之後南郡襄陽皆爲重鎮四方湊會故益

多衣冠之緒稍尚禮義經籍焉九江襟帶所在江陵竟陵安陸各置名州為藩鎮重寄人物乃與諸郡不同水經沅水注武陵有五溪雄溪楠溪無溪酉溪辰溪夾溪悉是蠻左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

隋書地理志云長沙郡又雜有夷蠻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為名其男子但著白布襌衫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布裙通無鞋屨婚嫁用鐵鈿鏤為聘財武陵巴陵零陵桂陽澧陽衡山熙平皆同焉其喪葬之節頗同於諸左云

陸游老學菴筆記卷四云辰沅靖州蠻有狃狃有狃獠有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狃獠有狃獠有山僞俗亦土著外愚內黠皆焚山而耕所種粟豆而已其負物則少者輕老者重率指束于背婦人負者尤多男未娶者以金雞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為數珠挂頸上諸蠻惟狃狃頗強習戰鬪他時或能為邊患

毛奇齡蠻司合誌序云古無土司之名虞征三苗殷伐鬼方漢武檄馮且耶契統謂之蠻其地踞湖貴川雲兩廣六省自巴夔上下迤及海嶠數萬里溪峒箐篁之中曰狃曰狃曰獠曰猺曰獠凡數十種歷代迄今各有大姓為領袖如北魏冉氏田氏向氏南宋舒氏蘇氏彭氏

楊氏皆雄長其地呼吸羣族特未嘗建州司隸銓選耳有明踵元舊事悉加建設其法倣之蜀漢昭烈授羅伽李恢為郡功曹主簿晉帝用與古爨深作本郡太守宋太祖舉徭人秦冉雄使之自治辰州而推廣其意

瀛環志略卷二曰澳大利亞土番黑面披髮裸體食草根山果結巢於樹予之酒一飲即醉臥泥中如豕負塗男役女若畜怒輒殺之

佛說胞胎經云顏色固然隨其宿行宿作黑行色現為黑形體如漆宿作不白不黑行色現不白不黑體像一貌宿行素無光潤色現素無光潤普身一等宿行白色面貌正白普體亦然宿行黃色面貌黃色普體亦然阿難是世間人有是六色隨本所種自然獲之是佛典亦以顏色分人種也經有五而言六者蓋有無光潤之人即有有光潤之人疑即紫色銅色兩種矣此經西晉所譯或有攷文

萬國史記總說云西人或曰人類大別五種曰黃色曰白色曰黑色曰紫色曰銅色原其始祖各自不同李提摩太八星之一總論云全地球之人可分六大族一曰黃色人族則中國西藏突厥各書或作土耳其蒙古滿洲黑龍江以北地高麗日本安南暹羅緬甸諸國人也明代又

有突厥人航海至歐洲之東南其子孫蕃衍至今尚存
一曰白色人族又名雅理安族按雅理安一作亞利安全稱之則曰印度亞利安
族因上古時崑崙山有雅理安一種人其苗裔南至印度者膚色白於印度土人故兼以白人名按山海經有白民國殆此類
既而西行至歐美二洲紛紛占籍其髮則有黑色黃色紅色之分一曰黑色人族其居皆在赤道下天時炎熱蓋皆非洲族類也東以太平洋為界西以中美洲為界一曰半黃半白色人族如古時印度西北之巴比倫內有亞述雅及敘利亞及腓尼基及埃及國北岸之人今此種族類約六京五兆一曰淡黑色人族又名穆來由族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三十四

因此種人大半生於新嘉坡附近之穆來由地得名迤東至太平洋一帶皆此族人占籍焉一曰雜色人族之二溯四百年前歐人初至美洲見一種土人肌膚略帶紅色究所從來相傳不一或曰黃人之流亞也亞當從亞洲轉徙至此其著名之國曰墨西哥曰秘魯以上分六族而歷代以來婚媾可通彼此互為夫婦有難以斤斤分明者總而論之今之著名族類一黃一白耳
萬國史記卷四云緬甸暹羅安南三國大抵身短色黑面扁體高絕少狡好似頑實黠似惰實勇髮多而黑拔去鬚髯望之若婦人崇奉佛教

又卷三云印度民種類不一相傳上古有二族一曰日朝一曰月朝並出于天神一說西歷紀元前二千一百八十年高加索族入西境居印度河旁二千年始拜婆羅門教造梵字著肥大司此土書一千六百十四年高加索族與土人戰一千三百年二族媾和通婚一千年始與猶太通七百七十年始立四司尼加朝傳十世三百六十年六百年佛教大興五百四十年釋迦卒近譯古史略有十二族分疆圖十二族者亞各伯十二子之名號也曰納費大里族瑪納爾族亞色爾族撒布龍族意撒加爾族瑪納爾族額發勒族本雅民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三五

族魯木族茹達族按即猶太之異譯丹族西默完族日本北村三郎印度史云上古亞利亞按即亞利安人種今日歐洲人種即其子孫印度土人皆為亞利亞人所驅逐入於山地今日現存萬國史記云韃靼諸部古稱匈奴羣居亞細亞北方不詳其祖錢辛楣養新錄卷九云陶九成輟耕錄載漢人八種曰契丹曰高麗曰女直曰竹因曰木里關曰竹温曰作亦歹曰渤海按遼金元三史唯見契丹女直高麗渤海四國餘未詳攷元史鎮海傳從攻塔塔兒欽察唐兀

只温契丹女直河西諸國只温蓋即竹温之轉歟

周官大司樂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鄭注云黃帝曰雲門

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其財言其德如雲之所

出民得以有族類

禮記三年問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

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國語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娶于

有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

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

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樂記方以類聚鄭注

方謂行蟲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逸周書王會解有稷慎慎即肅穢人穢朱石曾云今朝鮮

江原道古良夷孔曰良夷發人發北發也俞人孔曰俞

青邱孔曰海周頭孔曰周頭黑齒見山海經白民孔曰

南東越即閩歐人王曰山海經姑妹孔曰姑妹其人孔曰

越之蠻白深亦南蠻義渠央林一作北唐孔曰戎之

渠叟王曰西域圖記曰鉢汗國在蔥樓煩孔曰樓下盧

北戎也今盧水區陽戎之名規規孔曰規西中氏羌

注氏羌地不謂之氏矣巴人方煬孔曰方煬蜀人方人

孔曰方人下人南之蠻夷王曰夷康民亦西戎

別州靡朱云史記西南夷傳莫都郭奇幹高夷獨鹿

孤竹不令支盧曰不字發聲不屠何管子桓公敗胡貉

東胡之先按東胡山戎般吾孔曰般屠州之別也禺氏

大夏犬戎數楚孔曰數楚匈奴權扶扶南蠻白洲孔曰

蠻與白民接水禽人孔曰亦路孔曰東揚揚州孔曰揚

倉吾即蒼梧

又曰伊尹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

九夷十蠻越漚鬻髮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鯀劍之醬

鮫厥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

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昆

侖狗國鬼親枳已闕耳貫胸雕題離身漆齒請令以丹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青白旄紕屬江厯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

始他巨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媿犁其龍東胡請

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駒駃騠良弓為獻

倪蛻滇南事略卷一云四方獻令甌今福建建甯鄧今

河南鄧州桂今廣西省城損于未詳產里即車里亦名

徹里夷音無正字耳九菌山名山海經曰南海之內有

菌山余謂菌蕈之類滇土所宜產車雙聲例得通轉然

則商之聲教已過滇池故以微盧彭濮之人得會師於

姆野矣

閩古古白奪山人集云李龍眠作蕃貢圖十幅各以其

本國人物土產衣冠分別刻畫之珍飾貝裝與胡服不類大約皆真臘佛齊暹羅諸種落蓋有宋方域北少南多龍眠躬逢其盛故摹繪畢肖余按龍眠畫十國內有兩女國又有三瞳國言此國人皆三瞳蓋不足據

董道廣川畫跋卷二上王會圖敘錄云祕閣王會圖蓋唐貞觀所受貢於四海者也顏籀請比周之王會作圖以敘傳後世又為王會篇上之今其書具存可以察也其藏在王府其副留職方以時參攷盡得四夷服章物采名號姓名官爵謚命此其所傳也以圖察者堅昆其人長大赤髮白面綠睛而唐後得其國人形質不長面赤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三

色耳貫金銀小環王及國人露首卷髮衣服同突厥貂鼠為帽又以金裝帽領卷其末與今圖所見異又王會篇點夏斯本回紇所號本名居勿初屬薛延陀在隋謂結骨在唐謂堅昆余按此實一聲之轉譯者異文耳賈耽以其說為證然堅昆自秦漢有之史記所謂高昆漢書所謂隔昆其國一也今阿斡謂本國不知有堅昆名相承以點夏斯為國自此以上八十年矣嘗經朝貢後為回鶻所破阻隔不通中國然則乾元二年回鶻奏破堅昆此其可以驗也是則點夏斯自是本號非回鶻所命也至於木馬則異制兩鉄則異俗與圖皆不同蓋百餘年間容有改

制殊禮故衣服冠冕不必盡同至面赤白亦異髮朱黑則殊傳而鉄不石遂絕疑有誤字自應圖誤可以論也余按點夏斯今譯西書者多作高加索蓋貞觀至會昌此百餘年間高加索人以敗而西徙而突厥遂居其故地矣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三

希臘志略卷一云歐羅巴洲史書耶蘇降生前紀載者率為希臘意大利二族事其實歐洲是二族外他巨族不乏若加利族德族即是也又云希臘雖貴於歐洲加德等族亦與彼等同宗當未有史記之先裏海東蔥嶺西有一原族實為希臘意族及歐洲他族暨北印度人生生之本原又云希人自稱希利尼族歐洲亞洲舉呼為希臘希利尼人謂他國人為巴巴類以其語言不同徒聽其巴巴煩絮而已漢書地理志遼東郡沓氏縣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說文云語多沓沓也遼東有沓氏縣按以語多沓沓而名之沓氏亦猶希利尼人謂他國為巴巴矣俄羅斯人稱中國音近契丹或先通契丹之故猶今日歐羅巴人以中國人為蒙古種也或曰蓋真丹之音轉亦未可知元祕史云欣都思種巴黑塔楊種兩間有阿魯等種

三又云成吉思皇帝父親留下未完的百姓有巴黑塔種的王合里伯曾命綽兒馬罕征進去再有康里乞卜察等十一種城池百姓曾命速別額台征進去又云綽馬兒罕征巴黑塔種其種歸附了速別額台的後援巴秃大王等降其康里乞卜察等三種破其幹魯思種城悉殺虜其人惟阿速惕等城百姓虜得虜了歸附得歸附了巴秃自乞卜察差使臣奏賴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叔叔的福蔭將十一種國土百姓都收捕了卷四元劉祁北使記云回紇國其人種類甚眾有沒速蠻回紇者性殘忍肉必手殺而噉雖齋亦酒脯自若有遺里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三十一

諸回紇者頗柔懦不喜殺遇齋則不肉食有印都回紇者色黑而性愿其餘不可殫記按印都即印度與回紇種異此以其居回紇國中故以印都回紇稱之耳遺里諸蓋即大石林牙之遺遺里即耶律之轉音歟記又云其國婦人閒有髻者其書契約東並回紇字言語不與中國通其僧皆髮寺無繪塑惟和沙州寺像如中國誦漢字佛書

福慶志異新編云音底西域一國也在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餘日其地富饒多寶貨時與葉爾羌交通貿易攜內地瓷茶大黃而去其人深目高鼻多鬚而非回子

種類飲食無所避忌言語亦不與回子通衣帽則與回子無異而右衽其國敬牛家一頭築精舍以處之男婦朝夕禮拜祈禱默佑金鑲牛角蹄披以文繡飼以膏粱滌器必以牛糞拭之以為潔而後貯食所居屋宇田園所耕米麥瓜豆皆與回地相似但入回地見殺牛則痛詈之以為非人類也余按音底即印度之轉音此所記即劉祁北使記之印度回紇也婆羅門教牛犬之禁最嚴故以殺牛為非人類西陽雜俎卷十三云北虜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為鴻遂委三子謂曰爾可從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隨牛牛所糞悉成肉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三十一

酪鄒犛風俗攷云印度內地古有敬牛之俗以為牛係天神寵愛特降人間每族必公選神牛一頭建廟祀之神牛糞溺寶若神丹良辰令節各人染牛糞於額謹拜牛廟家中祭祀亦必供設牛廟以表其誠余按婆羅門言天神化牛實非人類攷見前卷柯古所記略得其似福慶鄒犛徒詫異俗未能深知其本來也西陽雜俎堅昆部落非狼種按元秘史蒙古自稱為狼與鹿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牯牛交於此窟其人髮黃目綠赤鬚按此則堅昆亦自言為牛種

惠州府志云蚤不知所自來惟麥何濮蘇吳五姓毛大

可蠻司合誌卷十五云蠻戶在雷廉間盜珠爲生酋長不一有蘇連陞周才雄爲二酋其先皆安南夷款石城塞願爲臣僕因得充蠻戶又有他酋曾國賓以三十艘入海萬歷改元犯北海則蠻實不止五姓誌又云韓愈詩龍戶馬人龍戶卽蠻人一名崑崙奴余案崑崙奴專屬巫來由種與蠻戶稍異毛云其族分三種能入水取魚者曰魚蠻取蠔者曰蠔蠻入山取材者曰木蠻今蠻皆水居其木蠻一種未聞

漢書敘傳云西南外夷種別域殊

李鍾珣新嘉坡風土記云自暹羅直南伸如舌長如股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三

中有山如脊斗入於海皆巫來由種人居之西人統名之曰下暹羅其國有十曰斜仔曰大坤曰宋卡曰大年曰吉連丹曰丁噶奴曰彭亨曰柔佛在山之東曰吉德曰沙刺我在山之西地至柔佛盡處餘一水隔二三百里而得一島卽英人所謂新嘉坡也舊名息力又稱咭叻攷之古冊斜仔以下皆頓遜地其後析爲列國而柔佛處極南叻地屬焉又云巫來由人通謂之土人有書作穆拉油者按粵人急呼則曰馬來閩廣人讀無爲莫之去聲故巫亦讀穆自印度一帶來者謂之吉靈人又有白波斯來者謂之齊智人土人有黑有白吉靈齊智俱膚黝如

墨其以布蔽下體不衫不袴三種人大略相同

酉陽雜俎卷五云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冷縣

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流衣食與華同山

川移易銅柱入海以此民爲識耳亦曰馬留余案馬流

馬留皆與巫廣州音來由音同來由之切亦卽通典之

文廣音文卽是此種人早見載籍矣按酉陽雜俎說本

日本北村三郎暹羅史云暹羅人口六百萬真暹羅人

二百萬其他支那人百萬羅施原作才人二百萬馬來

人百萬

王澤瓠園集楚遊篇統志云黑龍江在開原北二千五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三

百里按驛程京師至開原衛一千九百餘里自開原以外道里莫考舊志始約略計之馬端肅東彝記略云永樂時以大甯之地自古北口至開原立朶顏泰甯福餘三衛處酋之附近者又以開原東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帶金之野人女真分爲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都督統之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又立奴兒干都司按朶顏三衛蒙古皆元之遺部海西女真則金之別部在開原一帶塞外所謂南關北關是也野人女真最遠黑龍江殆亦野人之地耶余謂蒙古女真之別卽漢魏匈奴

奴鮮卑之別也野人女真則遼史所謂生女真耳曹廷杰密探俄界筆記云雙城子為古肅慎國地亦為女真部地唐為北沃沮明為建州衛野人衛交界之處 國初屬瓦爾喀部

宋邵伯溫聞見前錄卷十三云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奉邈州青唐洮岷以至階利文政縣州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遺種也獨唵囉一族最盛雖西夏亦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為藩翰陝西州縣時置驛謂之唵家位

御覽三百五十六引廣志曰獠在特柯與古鬱林交趾蒼梧

皆以朱漆皮為兜鍪按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二引廣志云犬戎以朱漆皮為兜鍪豈獠即耶

陳真諦譯如寶論云譬如有人立義一切樹有神識何以故樹能眠故譬如戶利沙樹有人難言樹神識不成就何以故因不徧故一戶利沙樹眠餘樹不眠是眠不徧一切樹是故眠不能立一切樹有神識按西人近攷植物皆有睡性是植物皆有神識也日本人攷公孫樹即銀杏由精蟲而生則其有神識宜矣牛亨之問張茂先記之宜哉

陳釋真諦譯佛說立世阿毘曇論第一云有諸外道作

如是說是大地界恆去不息此事不然若實爾者如人擲物應落後又諸外道作如是說是大地界恆墜向下此事不然若實爾者如向上擲應不至地又諸外道作如是說日月星辰恆住不移大地自轉疑是天迴此事不然若如是者射不至朔又諸外道作如是說大地恆浮隨風來去此事不然若實爾者地恆併動按此以物落及擲物射箭證地之動靜雖當時未詳吸力之故而柰端得悟於落果已開其端至云大地自轉疑是天迴則三百年來遂成定論矣

數量品第七云佛告富婁那比丘是世界地形相圍圓

如銅燭盤如陶家輪是世界地亦復如是猶如燭盤邊緣隆起其鐵圍山亦復如是譬如燭盤中央聳起其世界中有須彌山王亦復如是按此佛說地圓之理以此推之則須彌山固即指崑崙也

唐釋湛然法華玄義釋籤第十六云天文者如孔子有三備卜經上知天文中知人事下知地理按隋經書經籍志五行類有易三備三卷又易三備一卷當即三備卜經又有顏氏撰周易孔子通覆決三卷 蕭吉五行大義卷四引孔子元辰經隋志有孝經元辰元辰歷等書不言孔子撰曲禮醫不三世正義三世者

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云夫子脈訣

大智度論第四十八云日月歲節者日名從旦至旦初

分中分後分夜亦三分按佛家六時禪誦即此六分一日一夜有三

十時中國以漏百二十刻為記春秋分時十五時屬晝

十五時屬夜餘時增減五月至晝十八時夜十二時十

一月至夜十八時晝十二時一月或三十日或三十日

半或二十九日或二十七日半有四種月一者日月二

者世間月三者月月四者星宿月日月者三十日半世

間月者三十日月月者二十九日加六十二分之三十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星宿月者二十七日加六十七分之二十日閏月者從

日月世間月二事中出是名十三月或十二月或十三

月名一歲據此則印度歷亦置閏與中國同今歐洲所

用太陽歷即龍樹所謂日月也

說文戊字云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注家於五龍多不

得其解余以為甲象人頭乙象人頸丙象人肩丁象人

心則戊正當象人五藏耳然苦不得證據及闕止觀輔

行傳弘決第六云如下第八卷引博物志謂勾芒等升

天曰五雲化為五龍按卷八引博物志東方木其獸青龍南方火鳥朱雀西方金獸白虎

北方水獸玄武中央土獸黃龍心為朱雀腎為玄武肝為青龍肺為白

虎脾為勾陳是五龍正與五藏同義

水中有極微細生物釋典屢言之後魏般若流支譯破

色心論一名唯識論云微細亦應見者此句明何義若彼青

等是一物者於彼水等諸青物中有青色等麤細諸蟲

以何義故但見麤蟲不見細蟲是故偈言微細亦應見

故今時西人以顯微鏡測之而見一滴水中生物巨萬

乃天親智照如實而知固知性相諸宗足窮造化之真

理已

唐一行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四云諸執者執有九

種即是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及與羅喉計都合為九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執羅喉是交會蝕神計都正翻為旗旗星謂彗星也按

九執歷之名即用此義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四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萍鄉文廷式撰

加藤弘之物競論引海爾威爾曰凡一人及一羣之宗旨皆在一己之生存及一己之進步而他之利害得失有所不顧彼皇皇焉日有所求者亦求所以利于一己之生存及一己之進步而已故人類之競爭莫不由此而生即今日之文明亦莫不由此而出也余謂必知此意而中國古昔之政教可得而言也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是於物競之理已進一籌矣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中國之教謂之名教莊子曰名者實之賓也說文名从夕口夕者夜也夜不能見人故以口自名是見則以目驗不見則以耳驗皆實接於官骸而形質周備者而後設教以理之六經言天學主蓋天非不知有南極諸星也目之所不見則不說也春秋記日有食之非不知日為月所揜也目之所不見則不記也數之極細者至忽微而止矣過此以往則目所不能察亦遂不製其名矣六律祇用七音非不知七音上下各有半音然而不用八音者七音具足而半律不具足耳之所不易察則棄之文字僅用三十六音非不知字母可至五十然而不

用五十者以三十六音皆圓滿而字母多兼不圓滿耳之所不易晰則棄之此皆至平至實之理在當時可以行用在後世無可訾議者也佛法之論人也通三世及數十世言之而中國古聖之教不獨不言三世即其當世而言其知識未開及知識已去即不復責以禮法曲禮所謂悼與辜有罪不刑是其證也或疑中國之教如此得無隘而不周乎曰此乃所謂文明之極也此教與政中國之所以能合於一也若推之於耳目之外潛之於心思之源教之理能言之政之法能治之乎教之理或有異同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立法者將何所是而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何所非乎萬國之教皆言鬼神而萬國之政無有為鬼神立法者豈非以耳目所不能察心思所不能到乎世界之始必有獠狽世界之末亦必有混沌猶人之幼與老也其開昭然明備者數千年數萬年而止耳久亦十數萬年而止耳其獠狽之時莫得而知混沌之將來亦莫得而察故當其中閒之時萬物昌熾人民巧慧是乃此世界最文明之景象也立法敷教者體此意凡事皆用其中無過不及即最文明之政教也中國之稱為中國者始在此乎願與天下之言政教者共明之

糊之於木故言木不言風地不可得而得之於土故言土不言地外國以中國之教多實驗而少理想不知理想之境不可施于政治惟實驗乃無弊也

中國之政教但就當時言之若前古之所有而今之所無或後世之所通而今則未達其事可因時遷變而未可相非也孔子知地之非方而不質言地圓者於時未得實驗也周髀知日之兆月而不質言薄蝕者於時未能遍知也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聖人異人者神明當有不同而不可立為常法也故言中必繼之以庸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三

之說也可使由之蓋法令無不能從不可使知則知識各有所限此民之所自取聖人特因之而已求民之樂於山則曰中求民之易於知則曰庸故子思子曰極高明而道中庸

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夫不見不聞則政教之所不及而六經之所不言也故曰不可致詰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夫六合之外非耳目所能察六合之內所謂賅而存焉亦無以議其得失也此政教之大閑然而道家言其不詰不論

之故而儒家不言者此即可使由不可使知之理也中庸語大語小即是此限如天地莫能破載之語豈能以之垂世立教乎不聞不見豈獨其細者乎其大者亦有之矣如南北之順轉必有其形地軸之旋轉必有其聲而人目不能見耳不能聞蓋無器以受之也此即在不言之列也

喪服不為高祖玄孫制服議者多矣或曰如遇之當何如余曰此事關於宗教而禮制次焉先王所不制服當不服也陳東塾之言云古者三十而娶玄孫生則高祖百二十矣即二十而娶有玄孫者年亦在八十以外豈能責八十餘歲之老人與數齡童子相為服哉此說甚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四

得禮意古親屬之服未有不報者雖斬衰齊衰之服不用施報之文而實有互備之義若高祖玄孫則老與稚必居其一斷不能行喪禮故不復制有無實之服曲禮曰悼與耆雖有罪不加刑刑之所不加即禮之所不及也此政教之所同也然則禮經曷不正言高祖玄孫無服乎曰此不可也名之曰祖孫豈得無服中國之教重名故不制服則可謂之無服則非也

佛教之外無論何教皆天教也惟中國之教各國不曰之曰天教而曰之曰祖宗教此甚得其實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刑之所在即教之所在也蓋人本乎

祖為民所共知其見人各孝弟則犯作祚亂其弊遂鮮而親親長長天下以平故以是為政政可由也以是為教教可知也然則六經何以言天乎曰天者言語知識之限也孰主張是孰綱維是知其有主張之綱維之者而不知為誰也則曰天而已矣萬國之言天也由天而下致之物中國之言天也由物而上推之天曰上帝曰太乙猶言虛言玄而已矣不可使知此之謂也故中國非天教也孝經曰孝德之本也中庸立天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疑獄者蓋鬼神之事鬼神不能質言也故歸之於疑而決之於眾其昭彰於耳目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五

者則治之其尙界於疑似者則釋而勿治此律意之精微而至治之世所以神人兩不相傷也聖人之善言上帝也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蓋太一常居杳冥難測而北辰居所儀器可窺也聖人之善言天也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謂天能造物則事鮮明徵謂物順時生則理歸實驗也故知論語所記無一字之可議也星迴于天古人知之矣然而治厯不用歲實而用閏月者躔度不易窺而朔望易可見也故以月名月也隕石于宋五不言星而言石六鷁退飛過宋都不言風

而言退皆據所實見也穀梁有耳治目治之說凡六經多此意也

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正義曰天地非有主宰何得有心以人事之心託天地以示法耳此唐以前言天之義鄭康成曰天者羣言之極此之謂也

安定言行錄著述第五有武學規矩一卷朱子名臣言行錄曰仁宗朝胡瑗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任邊陲丹州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六

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三十年之閒必有成效臣已選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案此即練將學堂之意不言陳法技武者蓋武學中已有之然而必先知忠孝仁義之道則安

定之識深知為將之本原也金國語亦有出於中國者金史耶律塗山傳遙里相溫施國祁金源劄記云相溫當即遼官當袞倣穩詳穩之轉音亦見茅齋自敘考異云即相公是也余案相溫即相公之轉音又黃文獻曲出祿碑云太陽之弟倣溫其

季子也做温疑亦做穩相温之異文

俞理初癸巳類稿十開元占經引黃帝占天樞天一坐也周禮疏引鄭注爾雅云天皇大帝耀魄寶又曰昊天上帝又曰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是太一即昊天上帝說與余同

白虎通引元命包云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一不與化余案太一在未分陰陽之前故言其不與化猶婆羅門言巴馬靜而無為不及衛士努溼婆之勢力矣

管禮耕易象為周禮說操教齋遺書三云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太一即太極也易自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七

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禮自太一為天地陰陽四時同與異與故知易者禮象也余案易言帝出乎震是與禮以太一為上帝者異然太極生兩儀與三位一體之說微復相同惟一言其理一重其祀要毋庸相混也

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五云凡天官書所謂歲陰淮南書所謂太陰青龍天一皆太歲之異名而天一又謂之陰德此則天文志所謂斗口三星若見若不見者與禮起太一之說不相符也

蘭州 寺感應碑有西夏文字與唐古忒字異又孫淵如寰宇訪碑錄甘肅肅州有泰定三年八月文殊寺

碑陰畏吾書

寶晉英光集十六羅漢贊云在處為道場五濁化淨土如來真贊云頻瞻玉座再奠金田又臨化偈云眾香國中來眾香國中去人欲識去來去來事如許天下老和尚錯入輪回路是元章固皈依釋氏非清真教中人也清真釋疑補輯云元豐年元章嘗至長安清教寺書道法參天地五大字勒之碑石又云其裔散居江浙鄒滕境界世守清真教規者居多皆不足為元章入回教之證

詩文王正義引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地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此與摩西登山傳授天誠說頗相類蓋子萬章曰天與之者諄諄焉命之乎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天人相接上古容或有之義和絕地天通見於呂刑非郢書燕說也然而不可為訓故孔子刪書斷自堯以來也義和者堯之臣絕地天通蓋即奉堯之命自此始重人事矣孔子祖述堯舜此政教之大開也孫季昭履齋示兒編六經主於王一條云易始乎皇而成乎王書作乎帝而繼乎王詩始乎諸侯而終乎王禮樂制作乎王而春秋一乎尊王也余謂春秋之義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憲章文武之大義也文王既沒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八

純常子枝語 卷三五

文即在茲論語固明言之矣

列國政教考略云南掌居民為蒙古遺種分為三類每類中又分多族其言語自成一種文教較勝於緬甸古南掌人敬信鬼神今則大半俱奉釋教

麻六甲民為巫來一種疑即散居爪哇之士番轉徙至此其人為回教所化亦有文字

新加坡山中多土民結巢於深林中不入城市能以樹枝密念咒語書寫符籙以指禽獸無不獲者余案山深箐密之地民多解咒湖南辰州之符效過天下亦其類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九

蘇門答臘島民分兩種一曰蘇門答闌一曰巫來巫來之言語通行於海濱答蘭久沾巫來之惡俗陷溺已深不知涵泳教化工藝不精才學亦劣恩待門島為尼刻羅種人所居捕人而食外人不就近

婆羅洲民分四種中華巫來西里伯婆琪肆最古土民謂之第亞格士最為繁衍與巫來為一家約分百類言語亦有百種內有數種裸處山谷間獵獸以食第亞格士種人只許娶一妻俗崇回教惟無寺廟無教士故教化有未及云

蘇祿羣島之民皆巫來種

呂宋山居之民曰納蓋里叻士譯小尼刻羅其名為尼刻羅所命黑髮鬚毛樹皮為服以蕘葉蓋屋奉釋教亦尊回教又一種曰安帶士膚色如暗銅其西班牙民亦分二種曰對迦爾士善耕田曰被才揚士多浮海業漁言語彼此相通俱好逸工藝事

西里百士民居島之內地者曰阿爾富里種類為最古身材適中膚色較巫來尤佳與他島之阿爾富里有異性馴而警酷信鬼神其俗然也巴里南西亞人所奉之神曰對蒲民種中推婆琪肆為文雅巫來羣島中之巨擘也由婆羅洲移居至此其人有決斷而知禮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十

洪景盧夷堅志已集下泉州人王元懋少時祇役僧寺其師教以南番諸國書盡能曉習嘗隨海舶詣占城國王嘉其兼通番漢書延為館客是宋時南洋語言文字閩粵僧頗有通解者且可教授也

清波別志云層檀南海旁國也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國主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春冬暖貴人以好越布纏頭服土產花緇白氈布不服綾羅絹帛人之語言如大食國云按此亦回教之國也葉九來金石錄補續跋四漢巴郡太守樊君碑巴郡妖巫張脩亦療病取米五斗又張陵作符書惑眾傳子魯

魯傳子脩脩與魯掩殺漢中守皆謂之米賊惟張角未嘗犯蜀故以碑之所指必脩魯也

朱子語類一百六問今道家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張陵

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

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為之其設醮

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

水經漸江水注云孫權使賀齊討黠山賊賊王禁五

兵齊以白楮擊之氣禁不行蓋禁兵器之邪術自古有

之此後世白蓮白雲教之倡始也

世說德行門劉道真嘗為徒劉注晉百官名曰劉賢字道真高平人徒罪役作者

扶風王駿以五百疋布贖之是晉時罰作有收贖之例

又劉公幹以失敬懼罪注引文士傳曰植坐不視甄夫

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是魏晉士大夫猶有徒役之罰與

今東西洋罰作苦工之例相似補衡論為故吏蓋亦此類故孔文舉言爾爾罪

同符靡不能發明王之夢也

列國政教考略云古希臘人用數占卜謂核算數目可

知未來事其術分為數家派流各異而其大概謂數皆

有根如一十之根為一五千之根為五是也斷法則以

根之多寡判事之吉凶數多者吉數少者凶所卜者較

力蹇走躍馬諸事為多希臘記數皆以字母字母凡二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十一

十有五惟記法各有不同亞加米捫嫩之數以九為根

艾各多耳之數以一為根羅各路斯之數以七為根以

此而斷勝負則九根者當勝於七根而七根者入勝於

一根道光時西人新得關邪正論一書書中所載乃駁

希臘占卜之非其書失傳已近千年今乃獲之於希臘

阿脫斯山之脩士院中希人希伯路得斯所著其人生

於中國東漢時家居羅馬底百耳河口阿斯的亞城為

道捐生此書大指以駁異端關邪說為本力駁占卜星

相等術謂術士皆偽託先知以惑世誣民上所論占卜

術即見此書又謂希臘占卜之術亦論十二宮謂人生

於何宮必有一定之性情形態遭遇如生於日躔第一

宮之月則其人必髮赤頭長眉低額尖目睛灰色口大

鼻長其性聰明多心計溫柔機密與人易生爭競其爭

以智不以力藐視一切與交遊有益恆歿於異地其他

宮亦各有說余按此占命術與印度正同不知孰為先

後謂希臘與中國術數皆出於婆羅門較為近之而政

教考略必謂中國術數之說大約得之巴比倫則附會

而失實者也

世說品藻門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劉孝

標注云未詳宋禕事類賦十一引世說云天下能伯者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十二

石崇婢綠珠之妹曰宋偉按宋偉當即朱禕傳寫之譌然不應劉所未見而吳見之疑事類賦誤引也

唐人贈日本人詩甚多然鮮有用其故實者惟顏萱送

圓載上人詩云禪林幾結金桃重自注云日本金桃一實重一斤梵室

重修鐵瓦輕自注云以鐵為瓦輕於陶者此當增入日本志者也陸

魯望亦有闕圓載上人挾儒書泊釋典歸日本國更作

一絕以送詩云九流三藏一時傾萬軸光凌渤海聲從

此遺編東去後卻應荒外有諸生

方干有送人遊日本國詩蒼茫大荒外風教即難知連

夜揚帆去經年到岸遲波濤吞左界星斗定東維或有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十三

歸風便當為相見期是唐時人士亦頗有東行者惜無

著述流傳後世耳

陰符經雖非黃帝書然緒登善書之歐陽信本藝文類

聚引之其不出於李筌審矣惟其書為兵家之書不必

強入之道家尤不必附會於釋家近人作陰符經者余

愛陸魯望讀陰符經詩云但學戰勝術相高甲兵竟龍

蛇競起陸鬪血浮中原成湯與周武反覆更為尊下及

秦漢傳黷弄兵亦繁姦強自林據仁弱無枝躄狂曠恣

吞噬逆翼爭飛翻家家伺天發不肯臣淫昏生民墜塗

炭比屋為冤魂祇為讀此書大樸難久存可謂能知陰

符之用者其所感又甚深耳皮日休和魯望詩云三百八十言出自伊祁氏上似

生神仙次云立仁義徑以為神仙家言固誤而又北夢瑣言王建時軍校黃承真就糧廣漢遇一交謂黃曰此

國於五行少金氣有剝金之號曰金煬自元年蜀宮大

火至甲申乙酉則殺人無計我授爾祕術詣朝堂獻之

行吾術鎮禳庶可免黃齋祕文謁蜀主三上不達嘔血

死後果驗其祕文題云黃帝陰符與今陰符不同據此

則陰符有二本

佛家南北頓漸之殊臨濟曹洞潯仰雲門法眼五宗之

異可無鬪爭也洞山參同契云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十四

祖此可息能秀之徒之喙矣雲巖寶鏡三昧云今有頓

漸緣立宗趣分矣即是規矩此可知五宗之別由

於規矩而不在於天真也可以息各家之攻擊矣此雖

洞上一家之言而禪學家當以為公理者也日本洞上

聯燈錄東明慧日禪師之言曰諸佛出世祖師西來三

緘未啟已前早是犯了多少風化何況列三玄分五位

自餘行棒行喝張弓架箭打地擎拳余按大慧杲禪師

見曹洞宗臂香傳授以表不妄付囑心非之曰禪有傳

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遂去之見法海觀瀾卷三此又禪宗

之所宜共知之者也成實論云佛法可自證知不可以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4 文之句

已所證傳與他人如財物等

道原傳燈錄云達磨大師以心傳心不滯名數直為上

上根智俾忘筌忘智故與台教同而不同得者大師窮

理盡性備足之門故與禪宗異而非異讀禪波羅蜜者

能知不異之故則宗與教亦可無鬪諍矣

郝蘭皋梓潼神廟考麗書堂外集下云謹案神張氏諱亞子亞

古與惡通即惡子也晉常璩言梓潼有善板祠一曰惡

子民歲上雷杵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華陽國志祠所

從來遠矣相傳神生於晉武帝朝居劍之七曲山山在

梓潼縣北十五里或曰神越巽人也潘之恆七曲山記仕晉

戰歿人為立廟通考祭法所謂以死勤事則祀之者歟神

有封號始於後秦隆於唐宋姚萇遊梓潼嶺見神人謂

曰早還秦秦無主將在君萇請其姓氏曰張惡子也及

稱帝即其地立張相公廟後秦錄唐孫樵有祭梓潼神文

熱火返風甚著異自玄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封濟

順王宋咸平中封英顯王通考其崇以帝君之尊冠以文

昌之號則倡自道家而始於元代明史禮志考天官書斗魁

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索隱引春秋元命包貴相理文緒

道家蓋依此為說也或言神名惡子鄙而不雅宜讀為

亞次之亞亦非也春秋時衛侯惡衛石惡漢周亞夫印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十五

文為惡夫語林後唐莊宗名亞子亦當為惡子古人不以

名惡為嫌也余謂讀為亞次之亞故後人以詩六月之

張仲附會之若俞蔭甫集以為當由梓潼祭文參按即文齊

因而致訛則又自為一說於古無徵也

道光十五年十月御史易鏡清奏三場試策請改用律

例禮部議國家取士責以報稱者甚多不獨在理刑一

端若於進身之始責以名法之學即真心講貫亦必荒

其本業云云以國律之重而專指為理刑且視為名法

之學其所謂本業者殆專就八股文試帖詩而言當時

禮臣措詞如此可謂荒陋之甚矣唐時設律學博士其

法固可行也

楊榮緒讀律提綱云律於士之犯法者其罪比小民特

重又云律主於仁亦輔乎禮且多本於六經之義余謂

如禮律所以端學術名律所以重人倫凡此皆上林所

宜肄業者也乃禮部不視為國法而專目之為理刑非

不揣本而齊末歟

王逸正部論或問張鷟可謂名使者與曰周流數萬里

其中胡貊皆知其習俗使還始得大蒜蒲苜蓿等御覽

七百七十九

宋俞成螢雪叢說曰據胡牀畜番犬舞拓拔原注拓拔氏胡人設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十六

拓拔動蠻樂皆士大夫之所不當為而為之無乃循習
日久而恬不知怪乎有能奮拔於流俗之中而毅然以
中國禮義為己任亦風化之所由倡也余謂俞氏之說
未免拘墟然南宋風氣如此正與東晉相似于令升所
謂胡已三制之者亦可於此驗之也

水經河水屈東過九原縣南注云竹書紀年云魏襄王
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
子戌吏皆貉服矣全謝山曰貉服即胡服按此則魏襄
亦胡服不獨趙武靈也

雲龍漫鈔云跋扈即溜悉魏時回切語即溜切就字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十七

跋扈切固字周禮負固不服則侵之按跋固非雙聲字
景安殆不諳反語又四云如章字有章掌障灼四聲以
側聲灼字紐平聲則灼良為章以平聲紐側聲則章兩
為掌以此推之豈不簡易而切當哉自唐人清濁之分
乃有三十六字母以歸之益繁碎而難曉此景安不通
韻學之證然可知中國文字重形過於重聲也

阿喇伯學校古昔無傳今求其遺跡杳不可得古阿喇
伯民語言捷給黑亞子部之奧加奪每賽社之期必出
重價延人為解說所說之書當時人極為貴重至今尙
有繕寫度藏者亦有載之於哥冷書內以為奇事寫哥

冷以哥冷語言當時子弟多專心誦習通達之後再加
改竄增添其後廢哥冷文字別用哥發字黑起拉四百
年間始有今日阿喇伯通行之字今則語言龐雜文法
亦殊阿喇伯人雖精習哥冷書亦無能盡解者矣

本朝之例滿漢可以結姻而仕宦之家以禮俗不齊故
行之者渺然亦間有行之者如完顏氏輝氏固彰彰在
人耳目者也其屯居與駐防旗婚娶者今尤較多於昔
不可勝載惟旗女不准嫁民人道光間始定例按道光
十六年三月丙申 諭刑部現行律例並無旗民結姻
作何辦理專條戶部則例載有民人之女准與旗人聯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十六

姻一體給與恩賞銀兩旗人之女不准與民人為妻亦
並無違者作何治罪明文此案陳陳氏將次女許給高
緯保為妻業經聘定著准其完配嗣後應如何明定條
例著戶部妥議具奏尋議請嗣後八旗內務府三旗旗
人內如將未經挑選之女許字民人者主婚之人照違
制律治罪若將已挑選及例不入選之女許字民人者
主婚之人照違令例治罪民人聘娶旗人之女者亦一
例科斷至已嫁暨已受聘之女俱遵此次恩旨准其配
合仍將旗女開除戶冊以示區別從之然嗣後漢軍旗
女嫁與民人者仍所在多有禁例罔未盡行也 同治間
山西巡

撫流桂芬奏請旗人分屯
兼准與民人婚嫁從之

東華錄乾隆十五年六月甲戌命驅逐多倫諾爾攜眷

流民禁蒙古與民人為婚

通鑑齊紀建武三年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

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

以充後宮

遼史太宗會同三年詔契丹人授漢官者聽與漢人婚

姻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與各部人聯姻乃

詔互遷其久任者是當時固通姻無禁也

俞理初地丁原始篇記順治初年一千六十三萬餘口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十九

至順治十八年二千一百六萬八千六百九丁是十餘

年間孳生已過一倍至康熙二十一年一千九百四十

三萬二千七百五十三丁乃轉減於順治十八年則三

藩川兵死亡者多也至康熙六十年二千七百三十五

萬五千四百六十二丁雍正二年二千四百八十五萬

四千九百八丁此四年中不增而減則不可解自雍

正五年丁糧派於各地糧內其後編審宜稍得實乾隆

六年一萬三百五萬口至二十九年二萬五百五十九

萬一千一十七丁是二十年間孳生又得一倍三十七

年遂停五年編審而令督撫歲終奏報民數至五十七

年凡三萬七百四十六萬七千二百餘名口嘉慶十七

年戶部冊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一千二百三十一

名口而安徽一省三千四百十六萬八千五百九十九

石渠餘紀云京師滿蒙漢丁檔掌於八旗俸餉處外藩

札薩克丁檔掌於理藩院者尚不在此數今考東華錄

道光二年民數三萬七千二百四十五萬七千五百三

十九名口道光二十九年除甘肅江蘇浙江福建未報

外各省通其大小男婦四萬一千二百九十八萬六千

六百四十九名口道光三十年會計天下民數除江蘇

福建等處未經冊報外奉天等省通其大小男婦四萬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二十

一千四百四十九萬三千八百九十九名口然則合未

報之省計之當及五萬萬矣咸豐三年除江蘇湖北湖

南未經冊報外直隸等省按此以直隸為首大小男婦

共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五十六名口兵

事方殷稽核或未實焉迄今又將五十年生齒之繁尤

過於昔以吾萍鄉一縣計之民數已一百九十餘萬鄰

近瀏陽萬載等縣每縣民數皆在二百萬上下約其大

數江西通省人數必過七千萬較之道光三十年尚當

加倍推之二十二行省丁口殆不下十萬萬矣而西人

乃以四萬萬約之中國學者亦自稱為四萬萬人之國

豈不誣哉

王慶雲石渠餘紀云順治十八年編審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萬有奇至康熙五十年編審二千四百六十二萬有奇嘗疑 聖祖深仁五十年間滋生不過十分之二蓋各省加增之丁未盡數造報也論旨先是巡幸所至詢民疾苦或言戶有五六丁止納一丁或言戶有九丁十丁止納二三丁於是五十一年定丁額 諭曰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畝並未加廣應將現今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實數察明造報廷議五十年以後謂之盛世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三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惟五年一編審如故雍正初定丁隨地起之法直省丁賦以次攤入地糧康熙末年廣東雍正元年以於是夫徭口賦一切取之田畝而編審之法愈寬乾隆五年戶部請停編審以保甲丁額造報於是十四年總計直省人丁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九萬有奇此據通考按乾隆會典十八年直省人丁三千八百八十四萬餘戶萬有三千五百五萬口不應十八年之丁反少於十四年距定額方三十餘年所增七八倍蓋無編審之擾自無隱匿之弊又是時更定保甲之法奉行者唯謹戶口之數大致得其實矣乾隆五十八年 純廟閱 聖祖實錄至康熙四十九年民數二千三百三十

萬因察上年民數三萬七百四十六萬計增十五倍有奇乃 諭曰國家承平日久版籍日增一人耕而供十數人之食蓋藏不能充裕有牧民之責者務當剴切化導俾皆服勤稼穡惜物力而盡地利云

乾隆十五年五月 諭我朝國書創分十二字頭用之無所不備而音韻尤得天地之元聲惟漢人初學清字者每借漢字音注不能悉協更從俗音牽合久而益差嘗讀漢字金史用漢字音注國語者本音幾不可曉謂之阿補喀蒙古謂之騰格哩西番則謂之納穆卡至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三

國書之騰格哩則漢語所謂絃子耳又一日也國語謂之舜漢文謂之日蒙古謂之納蘭西番謂之尼嗎又如國語呼爾者其音為西而西方則稱幹喀其通漢不道清者語之以幹喀其且不知為何物矣蓋凡物之命名本屬後起爾雅釋名方言土訓皆假象耳以漢字注清文實假象中之假象而執此以較是非為褒貶特私心妄見耳爰命大學士傅恆率儒臣重定十二字頭音訓開章六字則用直音如阿額伊鄂烏謂餘用二字合音如阿額伊鄂烏謂其餘十一字頭首六字用二字合音如阿額伊鄂烏謂以下俱用三字合音如衣衣衣衣衣衣

衣以分輕重緩急而國書之元聲略可得梗槩焉乾隆
四十二年八月 諭云金世祖紀稱唐時鞅鞞有渤海
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是金之先卽有字矣而本朝
國書則自 太祖時命額爾德尼巴克什等遵製通行
或金初之字其後因式微散佚遂爾失傳至我朝復爲
剏造不可知也謹按天聰九年夏四月 諭文館諸臣
曰唐魏漢文史書殊多飾詞云云是 太宗已通漢文
崇德二年十月乙未朔初頒滿洲蒙古漢字麻蓋是時
滿洲蒙古皆習漢文矣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三五

有咒乃是尊宿譯經畢留數句不譯之文使不知義理
者見之加敬寓此意耳按此說非是本朝有譯經院凡得西
域書令曉蕃語通文義人充譯語官譯從華言訖僧鑿
義等刪定譯經潤文使與之潤色每遇聖節進新經藏
中有宋朝新經是也王荆公諸人皆嘗爲之
堯典四岳之舉舜也曰以孝蒸蒸又不格茲則知選舉
之法以孝爲始固唐堯之道也其次則莫若舉人以言
俞理初癸巳有稿卷舜典云敷奏以言謂羣后自能奏
之益稷云敷納以言則海隅蒼生須帝納之其言始能
至也此唐虞之法也大戴禮少閒篇孔子三朝記也曰

昔禹取人以言孟子云禹聞善言則拜自漢至今皆取
人以言不以言舉人者自古惟周周人尙文其選舉獨
不以文論語云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是王章
也

東國史略高麗忠烈王二十五年闕里吉思欲革本國
奴婢之法王上表請止其略曰我始祖垂訓後嗣云賤
類其種有別若許從良必通仕路謀亂國家山是小邦
之法於其入世戶籍不干賤類然後乃得策仕凡爲賤
類父若母一賤則賤雖本主放許爲良其所生子孫徂
還爲賤是元欲革高麗弊俗而其本國守之不變遂至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三西

於今日矣
西人分中國人爲五種漢人之外曰通古斯曰蒙古曰
土默特曰南蠻通古斯者昔之鮮卑烏桓唐宋之契丹
及今東三省之人是也余案通古蓋卽東胡之轉音斯
特之類皆謂人也土默特卽古之西羌今之藏衛及青
海地南蠻卽苗裔之屬西人以爲真中國之土人也此
等分別近時所譯各書頗視爲定論且錄入涉獵書以
教童蒙其實卽沿中國古書東夷北狄西戎南蠻之說
稍加附會耳於中國人種之學實無所發明也陶渠林
云通古斯回語云大豕也俟考

滿洲地誌云滿渾種族居黑龍江之下流及松花江沿岸支那人所謂使犬鄂魯春按即鄂倫春此族雖以漁獵為業而生活比通古斯大進步按滿渾當即穆瑚爾之轉音

乾隆四十四年八月諭近來凡有諭旨兼蒙古文者必經朕親加改正方可頒發而以理藩院所擬原稿示蒙古王公多不能解緣繙譯人員未能諳習蒙古語就虛文實字敷衍成篇遂致不相吻合又如從前德通所繙清文阿岱闕之往往不能盡曉夫阿岱素精國語所以不曉德通之清文者乃由德通拘泥漢字文義牽綴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三五

為文於國語神理全未體會是歧清語與清文而二之無怪其相背也則蒙古王公等之不解理藩院之蒙古文其義亦然總由國朝定鼎百有餘年八旗滿洲蒙古子弟自其祖父生長京城不但蒙古語不能兼通即滿洲語亦日漸遺忘又憚於學習朕屢經訓飭而率教者無幾固由習俗所移亦其人之不肯念本向上耳迄今又百餘年而京師之通滿洲文者已不數見若通蒙古文者則幾成絕響矣此又勢所必至者也

康熙四十九年四月諭旨江蘇巡撫湯斌好輯書刊刻其書朕俱見之當其任巡撫時未嘗能行一事止奏

毀五聖祠乃彼風采耳此外竟不能踐其書中之言也按疏中述吳俗之弊五通之妖妄固在所必禁者也

康熙五十年夏五月丁未諭大學士等朕自幼讀書見大臣多不能保其初終故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不論滿漢蒙古非大奸大惡法不可容者皆務保全之五十年來如大學士蔣赫德衛周祚李蔚杜立德馮溥黃機吳正治王熙李之芳宋德宜梁清標李天馥張英熊賜履吳璵陳廷敬皆以年老告辭林下怡養保全名節朕亦未嘗少忘常使人存問始終如此凡在朝諸臣朕待之甚厚伊等亦矢忠盡力歷數十年之久與朕同鬚髮皓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三五

然矣朕念宿學老臣辭世者辭世告退者告退每每傷心痛哭今又有大學士張玉書之事朕悲悼不已故援筆作輓詩一首令爾等知之於戲 聖人之存心如此百世之下讀者猶當欽慕宜天眷 聖清歷久彌昌矣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兵部尚書王熙丁父憂翰林院掌院學士陳廷敬丁母憂吏部奏聞 上諭大學士等滿大臣有喪特遣大臣往賜茶酒滿漢大臣俱係一體漢大臣有喪亦應遣大臣往賜著大學士明珠翰林院掌院學士喇沙禮等攜茶酒往賜 聖祖待大臣不分滿漢如此元劉祁歸潛志卷十二論金之所以亡云南渡

之後偏私族類疏外漢人其機密謀雖漢相不得預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別如此望羣下盡力難哉若

聖祖之待滿漢大臣可謂至公矣享國長遠不亦宜

順治十二年九月 上諭諭諸漢臣曰明末商人北平人各為黨與致傾國祚朕倘有憾念日當護庇滿洲今愛養爾等過於滿洲是朕以一體相親世祖之諭如此 聖祖蓋故承家法也

康熙四年十月御史顧如華奏伏讀 上諭廣搜前明

天啟以後事蹟以備纂修明史查明史舊有刊本尚非

欽定之書云案此明史在傅維麟王鴻緒諸家之

前未知何人所撰俟考

魏叔子文集南北史合注序云常熟錢虞山謙益常白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二十七

修明史卒燼于絳雲樓嗚呼史貴直筆若虞山則失其

守者其辭屈矣即令不燬盍足觀乎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丁丑諭前因明史於蒙古人地名

音譯未真特命館臣照遵金元三史例查覈改訂並就

原板扣算字數於原音無多更易茲閱所籤進之英宗

本紀如正統十四年巡按福建御史汪澄棄市並殺前

巡按御史柴文顯同時殺兩御史而未詳罪由不足以

資論定又土木之敗由王振挾主親征違眾輕出及敵

鋒既迫猶以顧戀輜重不即退軍致英宗為額森所乘

陷身漠北乃紀中於王振事不及一語尤為疏略雖本

紀體尚謹嚴而於刑政征伐大端豈可闕而不備蓋緣

當時紀事每多諱飾又往往徇徇不公而明史修自本

朝屢淹歲月直至朕御極後始克勒成一書其時秉筆

諸臣因時代既遠傳聞異辭惟恐涉冗濫之嫌遂爾意

存簡括於事蹟要領不能臚紀精細於史法尙未允協

所有明史本紀著英廉程昱伊梁國治和坤劉爾等將

原本逐一考覈添修務令首尾詳明辭義精當仍以次

繕進候朕親閱鑒定重刊是明史未能允協著於 聖

訓後人或以曾經 欽定未敢考核異同者失之拘矣

天聰十年三月庚申諭曰喇嘛等以供佛為名潛肆奸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二十八

貪直妄人耳蒙古諸人深信其懺悔超生等語以致有

懸轉輪結布幡之事嗣後俱宜禁止按滿洲國俗信薩

滿蒙古則信喇嘛此宗教之大異者也

聖武記云凡駐京喇嘛于雍和宮中正殿圓明園所

誦之經有告祥天母經大游戲經龍王水經刺麻俱獻

經長壽佛壇城經尊勝佛母壇城經大怖畏壇城經釋

迦佛壇城經清淨經斗母經沐浴經寶匣經時輪王佛

經上藥王佛經十六羅漢經救度佛母經財寶天王經

祕密經毘盧佛壇城經其作法有曰跳布札有曰放鳥

卜藏多與中國僧不同又云西藏遇節期則達賴升坐

講甘珠爾經丹珠爾經二經乃大藏大乘經之最尊者圍聽膜拜千計

太平廣記三百引王氏見聞陷河神者雋州張翁夫婦

畜一小蛇後漸長盜羊豕盜馬忽一夕雷電縣陷為巨

湫其後因改為陷河縣曰蛇為張惡子姚萇遊蜀至梓

潼有布衣謂宜早還秦請其氏曰張惡子也萇稱帝長

安因遣使至蜀立廟于所見之地今張相公廟是也

律書樂圖云橫笛本出於羌也漢張騫使西域首傳一

曲李延年造新聲二十八曲倭名類聚鈔調度部

金尼閣西儒耳目資謂元音有二十九自鳴者五曰了

額依阿午同鳴者二十曰則測者搭格克百魄德忒日

物弗額勒麥擲色石黑無字者四自鳴者為萬音之始

無字者為中國所不用故惟以則測至石黑二十字為

字父其列音分一了二額至四十九碗五十遠皆謂之

字母其輾轉切出之字則曰子曰孫曰曾孫按金尼閣

之說與各國文字皆不甚相合蓋用西方併音之法而

又欲審中國字音以便於施行其意欲奪神其守溫之

席矣然西方音學亦源於天竺未見其能勝故後世亦

不復流傳也

管道伯夷對麗筆語云問新羅王孫金啟升曰平壤錄

曰貴國金姓是金天氏之後也貴國亦有此說耶金曰

金姓亦有數派不同耳

文選海賦鳧雛離雛鶴子淋滲李注云離雛淋滲毛羽

始生之貌倭名類聚鈔亦引作善注而狩谷望之箋注

云所引張銑注文似源君誤引然今所傳文選注間經

後人改竄則不得據今本定為誤也那波本作張銑曰

伊勢廣本猶作李善余案源君當中國唐末五代時人

何得引宋五臣注望之之說失之不攷然則此可知五

臣注屢入善注者固多其善注之誤作五臣者亦不少

耳

魏叔子文集答曾君有書云王生來承賜泰西宮室圖

益奇妙禧懸勺庭中日視之管若欲入而居者按國初

人攷求泰西制度如此魏季子集泰西畫跋云泰西畫

宮室圖門外塀上狹下展斜行若八字一日視之則平

起方且正矣又云牆柵屋柱有蒼白色蓋日光自右來

映之按西畫必通光學季子所言頗得其理吳梅村集

讀史偶述詩西洋館宇逼城陰巧厯通玄妙匠心是當

時京師已有泰西宮室特尚非宏麗耳

唐登科記考開元二十三年進士二十七人中有柳芳

字仲敷二十九年進士十二人復有柳芳仲敷重出必

有一誤

西學啟蒙云小亞細亞洲巴斯勒汀聖域之北界有一小城名孛勃魯斯此城居民甚少自奉一教教中祇有一百五十人三千餘年以來經戰禍天災而此教未衰實為最久之教惟教民不多從未過一百五十人之數云按此教未詳何名及宗旨若何俟攷

三教合一乃不知教者之言及後世邪教依託之謬也然亦有可異者黃梨洲宋元學案云太極圖傳自陳搏其圖刻于華山石壁列元牝等名是周學出於老氏矣又謂周子與胡文恭同師僧壽涯是周學又出於釋氏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三

矣余謂若然則周子兼老釋之傳而開洛閩之派誠通三教之郵者也朱竹垞詩亦云曝書亭集番番希夷叟以此勒貞珉元公一丁倒遂為席上珍原注陳搏無極圖倒易即為周子太極圖

顏延年宋文帝元后哀策文撫存悼亡感今懷昔二句沈約宋書云上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

水經清水注云孔嵩為呵街卒按范式傳作阿里街卒蓋亦街彈之類趙誠夫以為古之所謂騶唱唐人所謂籠街喝道殆非也下文云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以侯羸為解羸為監門則嵩亦治

一街者也章懷注范式傳云阿里里名

宋趙鼎忠正德文集丙辰筆錄九月初一日至初七日皆加初字以此攷之知上旬用初字在北宋南宋之間朱子語類七云初三又是赤口蓋當時口語如此逸周書命訓篇正天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毛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此濂溪太極圖說無極二字之所本朱陸二公貽書爭辯皆未引及此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三

二十四年左傳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其不能之事不復質言蓋所包皆廣亦所諱者深故但曰不能而已此正語妙而近人徐子遠太守通介堂經說云不能謂不相能夫四國方其會而趙孟以不相能之辭昭告楚人尙得為盟主乎此真強通之病文十六年傳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傳蔡侯不能其民意亦同此各家所釋皆非又按此文不能即指上文言故在可省之例要之古人語氣不必處處具足則讀經者所當知也

元人名僧為吉祥按大日經義釋卷一云室利翻為吉

祥卽是具眾德義或云妙德亦云妙音也

元遺山應州寶宮寺大殿詩云請看孔釋誰消長林廟

而今草又荒元時重釋輕儒遺山尤慨之也

唐書張說傳武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

上古乃無百姓乎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

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余謂姚姒姬姜嫫

媯等字皆從女則制姓者專爲婚姻而設蓋類族辨物

之理非必以其地也自姓氏分而中國男女之別其禮

明矣朱子語類百三十八云古者姓氏大槩姓只是女子之別

故字從女男則從氏如季孫氏之類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三

張說傳武后末年爲潑寒胡戲至元宗時因四夷來朝

復爲之說上疏曰乞寒潑胡未聞典故恐非干戚柔遠

之道納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萍鄉文廷式撰

彭光譽說教曰基督訓人曰勿積財於地勿慮衣食爾

不能事神兼事貨財又曰售所有以濟貧曰駝穿針孔

較富人入天國猶易此與老子清靜寡欲佛氏恩愛並

捨其意略同百合花喻尤與儒家居易俟命爲近皆示

人以過人欲全天理乃教士之在中國著書者每言奉

基督教各國國富民強由奉教之故苟言富強是已倍

本教而從管商之術矣富強之術原爲後世爲國所必

不能廢然與基督望人入天國之旨毋乃南轅北轍乎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一

余謂凡政每斷富強凡教必重道德基督捨身殉教固

道德之士也而後之教士乃以富強之效歸之基督有

靈亦當齒冷耳

印度以北斗爲占卜與中國古法同疑並出一源也釋

圓通佛國歷象編云北辰距閻浮提南際七百六十由

旬零三二當於閻浮提中心而位焉其於人也如懸蓋

矣人之命辰本係於斯之象豈不顯乎故瑜伽爲法修

護摩時必特供曜宿其由深矣故密部中特說北斗辰

者甚多瑜祇熾盛光等爲首妙見經七佛神呪經北斗

別行法七星如意輪等之法不遑枚舉而當審詳閻浮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五

提所當極辰下之地閻浮提地過於極辰之北者猶千
二百由旬餘也按樹心紋理地中土暈皆與北極出地
度數相關則測人生命者用此說自勝於他說此說見
天步真
序印度開闢甚早此等藝術固婆羅門教之所專擅耳
立世阿毘曇論一云有諸外道作如是說是大地恆去
不息是言應答此事不然若實爾者如向上擲應不至
地又諸外道作如是說日月星辰恆住不移大地自轉
疑是天迴按此與考靈曜地常動不止譬人
在舟舟行而人不覺說正相似此事不然
若如是者射不至棚又諸外道作如是說大地恆浮隨
風來去此事不然若實爾者地恆併動若不爾者地作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一一

何相地住不動按前二說惟不知地心攝力之故致生
此疑然即此可知地動固婆羅門之舊說也釋典外道
多指婆羅
羅昭諫聖真觀劉真師院詩魚跳介象繪自注見三國
吳書十八卷注象字元則會稽人有仙術此當是引書
注卷數之始
宋林季仲竹軒雜著卷五答寶林長老書云師與弟子
問答未畢便求此經之目如金剛楞嚴之類必非佛言
按此未諳印度文法然其疑金剛則誤其疑楞嚴固未
可厚非也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况是他經後面說道理

處是附會朱子語類
百二十六則不可解

五雜俎卷十云古人於花卉似不著意詩人所咏者不
過芣苢卷耳蘋蘩之屬其於桃李棠棣芍藥菡萏閒一
及之至如梅桂則但取以為調和滋味之具初不及其
清香也豈當時西北中原無此二物而所用者皆其乾
與實耶周禮籩人八邊乾楨與焉然召南有標梅之咏
今河南關中梅甚少也余按楚辭多稱芳物尙不及梅
則三代之梅殆不見花豈秦漢以來其種數變有異於
古耶余嘗謂梅為漢後之花牡丹為唐後之花雖出臆
測或當不謬也牡丹見素問然
恐非今之牡丹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一二

余鵬年曹州牡丹譜自序云素問清明後五日牡丹華
廣雅白茝牡丹也崔豹古今注芍藥有草木二種木者
花大而色深俗呼為牡丹余按古但有芍藥耳凡此各
書多非今種蘇頌謂山牡丹二月梗上生苗葉三月花
根長七八尺近世人多貴重欲其花詭異皆秋冬移接
培以壤土至春盛開是乃唐後之牡丹也已
元初薛邦榮長春觀記碑云歲次丙午年
當是定宗元年碑末題本縣
次三官石捕盜官李本縣次官衙本縣長官賈二本縣
蓮魯花赤看光虎山右石刻叢編云此可見元未設州
縣戶時之制通志金石記沁州長官杜豐堅州長官劉

會皆是也按長官次官捕盜官等名稱甚為明晰視知縣縣丞典史之類尤易知矣日本多長官次官之稱蓋

用元制又重修玉皇七佛廟記有澤州高平縣前長官段口

宋張天覺荆南玉泉山寺關將軍廟記將軍捨山作

智顛道場以是因緣神亦廟食金郝瑛慈相寺關真君

廟記全錄張文而繼之云文中所記不幾乎怪力亂神

之事歟予為僑者烏可雷同其說余謂佛力冥被神道

幽贊不可盡以常情測也然郝氏之見要可並存又廟

額題關真君而錄山右金石者標題關帝是以有明封

號追改金源實為巨誤所宜訂正今解州東二十里又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四

有金大定十七年張開關大王祖塔記阮葵生茶餘客

話四云關廟正史惟明史有之其立廟之始不可考俗

傳崇甯真君封號出自宋徽宗亦無據日下舊聞謂關

帝廟在皇城北安門東者曰白馬關帝廟隋基也姚彬

盜馬廟在三里河天壇亦隋基也是唐之前已有廟唐

范攄雲溪友議荆州玉泉祠祀三郎神三郎神者關三

郎也又按寰宇訪碑錄山東掖縣有至正二十七年八

川關帝廟碑是元時已封帝號

唐貞觀八年景雲觀天尊碑文內祔文才稱太上道民

按道民之稱即用晉人語也正理論云天尊之號出自

佛經

義楚六帖八引後蜀記云張陵子衡孫魯以鬼化術道

惑人自名道士初名鬼卒後名祭酒述三清三玄上清

為洞玄靈寶為洞真三皇為洞神又引李膺蜀記云張

陵病邱社中得呪術遂解鬼法後為大蛇所殺子衡孫

魯嗣之

天師家傳宋陳元觀歲時廣記引之真人諱道陵字輔漢豐邑人留

侯子房八世孫光武建武十年正月望日生於吳地天

目山

水經濟水注云平都縣有天師治兼建佛寺甚清靈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五

爾雅東至日所出為太平又云太平之人仁今人稱東

海為太平洋乃暗合古義

余嘗舉吾妻鏡書名問日本岡千仞振衣振衣答云吾

妻地名函根以東總稱日本武尊皇子東征時風波蕩

舟茫無所從夫橘姬代皇子投海而死及凱旋過雄井

嶺時東望歎曰吾妻不能其歸乎故相傳稱關東曰吾

妻吾妻鏡猶曰關東逆鑑此書當時實錄日記類以和

文中土人不能讀和文且甚蕪雜千仞輩亦倦讀不能

終唯鎌倉按此關東源賴朝問幕府之地實錄乃證古者所必取云據

此則近時翁廣平撰吾妻鏡補記日本通國之事實未

知二字之義也又日本有我妻氏我妻即吾妻其能樂

中亦有吾妻能狂言翁廣平書黃堯

蔡澄雞窗叢語曰日本國有吾妻鏡一書亦名東鑑吾

妻二字不可解或曰地名嘗與秀水朱竹垞太史考之

日本地里無名吾妻者太史戲曰日本本名倭奴東海

諸國半以奴為名且有名姐奴者既可稱姐何不可稱

妻耶相與一笑蓋國初人言東事尤不詳矣

阮葵生茶餘客話五云喇嘛一教有黃衣者如達賴喇

嘛真脩養性來去明白不過數人有紅衣者如地母地

藏呼風喚雨遣將驅雷更寥寥矣我 聖祖仁皇帝嘗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六

治地母於法彼教肅然畏懼毫無他異其餘更可知也

諸蒙古信其法從其教愚可憫也又云喇嘛在塞外假

岐黃之名擁妻子之奉鮮衣怒馬烹羊啖牛攘人囊橐

殘人骸骨汚人妻女趙雲崧咳餘叢攷四曰呂藍衍

言歸謂陝西邊禁山中僧人皆有家小以為異不知其

地近蒙古風俗凡喇嘛多娶妻食肉也元人馬祖常河

西歌賀蘭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

如霞御召翟曇作夫婿正是甘涼一帶舊俗也紀文達

聞微草堂筆記云姑妄聽理藩院尚書留公言曾聞紅

教喇嘛有攝召婦女術故黃教斥以為魔云

雍正五年七月癸酉 諭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賴孔子

纂述修明之若無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

經味於民彝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長以賤

妨貴上下無等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為世道人心之害可勝

言哉惟有孔子之教綱維既立而人無踰閑蕩檢之事

在君上尤受其益又云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

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

正風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

出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七

周子通書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

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

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荀子儒效篇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

而致貴其上者也

漢書元帝紀帝為太子柔仁好儒宣帝曰漢家自有制

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且俗儒不達時務好是古非今使

人眩於名實何足委任此漢以來不用儒術之大較其

用儒術者謹乎臣子以致貴其上而已

論語荷篠丈人蓋農家者流也其言四體不勤五穀不

分孰為夫子蓋即許行並耕之意於時孔子以師道教天下而丈人譏其不農則天佑下民作君作師皆不當其意矣子路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即深斥農家之非與孔子斥樊遲小人同義非泛言仕隱也絜其身者絜矩之絜既無君臣之別則一身可比於眾身何貴何賤何尊何卑此與近時西國均貧富黨之論相似中國之農即西國之工矣正義以絜為清潔恐非

日本憲法第二十八條日本臣民苟不害治安不紊秩序不背為臣民之義有信教之自由義解云歐洲中古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八

之時宗教與國政混合為一馴致流血之禍而東方諸國則嚴刑峻法防閑維謹近四百年來信教自由之說始露端倪泊法國革命美國獨立此說公然宣布由是漸行各國比者各國政府存其國教社會教育租其宗教則有之若夫仇視異教戮辱箝制之陋習則屏絕無句萌矣此信教自由為近世文明之顯證也又云信服存於人心非可強致至如禮拜儀式布教演說及集會結社又為外形之事自當遵法律及警察官通行之限制余謂宗教聽民自由此政治家不得不然之事以此為文明之顯證則非也教宗者多與政治為敵凡五洲

大爭競大改革之事無不因政與教爭而起者即今日聽民自由而禮拜儀式之閒已多出入百年以往其果能冥焉乎

唐釋一行昆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義釋卷一云日行闍浮提一切卉木叢林如其性分各得增長世間眾務因之得成

一行大日經義釋卷一云真言梵曰漫怛羅即是真語如語不妄不異之音龍樹釋論謂之密號舊譯云呪非正翻也按密宗自龍樹始傳而今藏中龍樹諸書未言南天鐵塔之事此之所引未知出自何書一行精通梵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九

文當在未譯之本矣楊仁山云南天鐵塔之事日本密宗記載有之中土不傳者自明太祖禁密宗教授兼焚其書籍故也余按唐宋諸賢著述亦未有及此者此說尙當攷證耳

朱子曰呪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日本南條文雄為余言呪語有極顯淺者有繚繞難通者西人言佛不應作此等不明語也余謂呪術多出婆羅門教佛家或隱括之或改易之以施神用當攷其異同則知其意旨矣彭紹升一乘決疑論云呪係密語但取其音不取其義此不譯之故也

宋高僧傳云傳教令輪者東夏以金剛智為始祖不空為二祖慧明為三祖

大日經義釋卷二云世人覩真金百鍊不移以為妙性窮極若五通仙人以諸藥物種種鍊冶能化土石之類盡為金寶其有服食之者住壽長遠神變無方當知真金性中自有如是力用按此即金丹之說化土石為真金後世當有能之者矣

神我一門自然一門皆外道之堅執者大日經義釋卷二云今日觀人造舟船室宅之類皆從眾緣而有非自然成若謂雖有而未明了故須人功發之既須人功發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十

之即是從緣非自然有也又云人量者謂計神我之量等於人身身小亦小身大亦大智度云有計神大小隨人身死壞時神亦前出然彼宗以我為常住自在之法今既隨身大小即是無常故知不然也又外道中有阿賴耶門大日經義釋又云經云阿賴耶者是執持舍藏義亦是室義此宗說有阿賴耶能持此身有所造作舍藏萬像攝之則無所有舒之則滿世間不同佛法中第八識義也然世尊密意說如來藏為阿賴耶若時佛法中人不觀自心實相分別執著亦同我見也然則阿賴耶宗外道亦可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矣又云摩納婆

者是毗紐天外道部類正翻應云勝我言我於身心中最為勝妙也彼常於心中觀我可一寸許智度亦云有計神在心中微細如芥子清淨名為淨或如豆麥乃至一寸初受身時最在前受譬如像骨及其成身如像已莊唐三藏翻為儒童非也儒童梵云摩拏婆此中云納義別誤耳原注云此二名是菩提闍梨解按摩拏婆何以譯為儒童亦不可解華文儒字兼義甚多而本義則特為教授師之名不應梵文中有譯儒之字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十一

周春遊金元姓譜云金朝諸姓各就其近似者自行改易如古里例稱吳完顏例稱顏之類惟曲阜不敢混充國之系特稱完氏元時中原有更蒙古姓者洪武初下詔嚴禁永樂時降人多賜姓如金吳之類蒙古色目人遂有不奉詔自改者余按完顏亦頗有改姓王不改姓顏者又如皋冒氏自稱元二八日之後太原帖氏自稱元帖木兒之後此則以蒙古人改中國姓而不與中國民族相混同事之善者也

西洋人之遊中土者歌斯馬希臘人少航海經商嘗至波斯灣印度洋錫蘭島等處以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及簡文帝大寶元年之間著紀行一書稱中國為晉別薩又曰晉尼士塔注云此與景教碑稱中余按此稱中國

為震且用天竺語也又提奧費勒克塔斯亦希臘人隋文帝時人其紀行云東方有大國曰拖格斯突厥種其都離印度六千里其王曰泰山譯言天子注云泰山疑

或云泰山即唐之太宗相傳該國都城為亞力山德所建其土人呼之曰克巴旦注云突厥人呼長安曰金旦此云克巴旦疑即今之西安原注云拖

格斯或云在今土耳其斯丹之地其實即中國也又云古時波斯天方人嘗以唐密加思稱中國拖格斯者唐

密加思之轉音耳余按以唐人為突厥種唐初人實有此語見法琳別傳拖格斯又轉為桃花石見邱處機西

遊記又突厥古名薩格伊見希臘殘本古書突厥遠祖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十三

曰奧古斯汗其後分四大部曰康格利曰奇頗克曰加

爾利曰加拉特俄人呼裏海之突厥曰加哈華力

宋仁宗時烏思人居鹹海之東最為強盛嘗西侵馬基

頓烏思者突厥之一種也洪武八年法人所刊東方地

圖有城在裏海之南名曰烏孫又是圖有地名肅耳特雅今名肅特克在黑海

春秋左氏傳三十三年傳晉侯伐狄于箕御缺獲白狄

子杜注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晏子春秋卷七景公聞哭聲梁丘據曰魯孔丘之徒鞠

語者也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說之

賈誼新書審微篇宓子治亶父齊人攻魯父老請艾麥宓子不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季孫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不得食也此兩處豈字皆歎異之辭當句絕不與下屬讀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因學紀聞引晁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余按易屯卦君子以經綸釋文

綸作論經中論字當始於此何義門以為彥利或不讀古文尚書趙敬襄困學紀聞參注云彥和梁人安得不

讀梅賾書此失記耳然則不引易亦失記可知歸潛志錄大梁事云北兵攻城急砲飛如雨用人渾脫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十三

按此句不甚可解或半磨或半確莫能當城中大砲號震天雷者應之北兵遇之火起亦數人灰死按此似元砲用石

金砲轉用火也

又云崔立投謁歸附後令在京士庶皆割髮為北朝民續漢書百官志將作大匠掌樹桐梓王西莊十七史商

榘云按周禮庶民不樹者無棺槨此以見天子亦必自樹以為宮室器用

劉智天方至聖實錄卷首云阿爾壁按即阿喇伯一切氏族以古來氏為至貴至聖為古來氏之裔古來氏以哈申

為至貴至聖為哈申之孫卷一歷代傳光記自初祖阿

丹至穆罕德五十世穆罕德之祖曰爾卜篤穆托

吏部按爾卜篤穆托吏部之父曰爾穆立其父曰爾卜

寶納希母曰額美納武臣滙合卷四記穆罕德為遺

腹子其母受孕數月而不自知比其生也仙女臨宮神

童繞室多神異之事矣 卷四活佛驚泣一條蓋穆教

固闢佛教又有夷火息一條云四裔多拜火者凡拜必

先舉火聖誕之日凡舉火俱不熾是穆教兼闢火祆梭

都斯德之派自此而漸衰矣卷九有拜火教人投順一

教 卷六穆罕德四十歲或問吾聖未受命之前所

行何教有曰奉教無定有曰不奉眾教二說皆無攷證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十四

或問吾聖既受命後所行何教有曰奉爾撒教按即有

曰奉母撒教按即有曰但行自己之教數說亦俱無攷

證合答曰受命之前之後皆奉易卜喇欣之教也視其

乳嬰時即念泰伯之言動止飲食即念忒思米葉八歲

即志欲闢佛幼少即知拜無像之主婚姻喪墓皆用易

卜喇欣之禮迨受命之後所行亦復如是一切事為皆

用易卜喇欣古教之成規以是知受命前後皆奉易卜

喇欣教也按穆罕德宗摩西而不喜視乎得按當即

虎宗耶穌而不喜十字會其所沿革居可知矣至於三

歲十歲兩剖腹於神人二十五歲方結婚於寡女穆罕德

娶赫底微氏時穆年二十五赫年四十各書皆云寡婦

而此書獨云墨克故君胡喂勒之女四十未嫁蓋深諱

也揆之聖證宜有違言夫滌除污染已難語於生知作

儷聖神何棲遲於苑暮蓋雖才智雄桀終作君師而少

長孤貧多從權譎攷其事者所當心知其意者也 古

來氏西人譯本作哥累斯

卷七穆士再遷海北涉南查士王問天經何言查爾法

頌唵福哈篇九十九章對此篇述馬爾媽生爾撒故典

也方讀卒王叱儒杯爾等曰汝輩譏佞也被所行之事

與母撒爾撒之教同彼所誦之經與引支勒之經同拜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十五

像原非聖教汝輩執祖父之習來毀聖人之教耶二本

兒曰爾撒天主也彼人毀爾撒為奴塞里默曰如此亦

不至為仇也汝等認爾撒為主吾聖人謂爾撒是主之

奴除主皆奴也卷八云魯密人為忒爾撒尊爾撒之教

不拜佛與穆人同類按穆教初宗摩西述耶穌此其證

也至百德里之戰遂並殺朱乎得爾撒教人矣 蘇福

揚之言見卷曰十數年來人所以不服穆罕德者為

其自稱為聖泯滅古教而另行新教盡革主降之經而

獨行其私臆也蓋穆教固摩西耶穌之新教也

卷九云易卜喇欣以世康紀國以建極紀年注云開陽

克而白乃四極之中也卷十二云自阿丹創教十世而至努海又十世而至易卜喇欣欣生易可哈格格生葉而孤白又歷三十世而至爾撒

卷十四穆罕德答魯密帝所遣使云予豈革除主降之經者乎一百一十四部主降之經盡載甫爾噶尼經中矣尊甫爾噶尼一經猶尊前古一切所降之經也予豈革除往聖之教者乎十二萬四千聖人之教總歸以思喇穆之教矣奉以思喇穆一教猶奉前古一切聖人之教也然而必行革除者因自爾撒升遐六百年無聖者出異學紛更經書錯亂非前古之經教矣按以思喇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十六

穆今譯西書者或作依石藍

卷十八記婚姻曰民宜四婦記夫婦曰男子貴于婦人千倍嗚呼穆民夫婦之道豈不苦哉

金天柱清真釋疑補輯云吾教所定喪禮始死去屍衣遷屍於地次洗屍畢以白布行大斂小斂之法復用異香洋礪冰片等物塞蔽屍竅以防邪蟲侵入仍如禮記所云始死廢牀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斂之以衣故子游曰請襲於牀云余謂以白布大斂小斂則非禮所有也然此等各從國俗固無煩置議耳惟回教則非禮所有也然此等各從國俗固無煩置議耳

三日必葬難以人上為安然或以為不近人情矣

隋書音樂志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貫制作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

朱子語類百二問朝見舞蹈之禮曰不知起於何時元魏末年方見說那舞然恐或是夷狄之風

宋史輿服志祥符中詔敢為契丹服若氈笠鉤鑿今謂之襪之類者以違御筆論

二十四向蓋宋沈存中始為之夢溪筆談曰予嘗為守令圖雖以二寸折百里為分率又立準望牙融旁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鳥飛之數圖成得方隅遠近之實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十七

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按今羅經之二十四向其名正同 丁芮樸風水祛惑云續漢書祭祀志安帝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後漢書郎顛傳注引詩汎歷樞神在天門言神在戌亥東方朔十洲記元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言戌亥而不言乾長洲在南海辰巳之地言辰巳而不言巽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閒言丑寅而不言艮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言申未而不言坤則知以乾坤艮巽稱四維兩漢時所未有祭祀志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

位在壬亥之地南齊書禮志馬融西第賦云西北戌亥
元后承輸蝦蟇吐寫庚辛之域晉書藝術韓友傳伐七
十束柴積庚地是以干命方位也續漢書郡國志敦煌
郡注引耆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良墟舊唐書禮儀志
天寶十載移黃帝壇於子城內坤地水經穀水注合成
一水自乾注巽汝水注有青坡廟漢靈帝建甯三年樹
碑碑稱青坡在縣坤地又按汝水注云袁公水東是以
卦名命四維始見於此此即宋人飛鳥圖所自出也余
按舊唐書音樂志昭宗時張濟謂宮懸之制陳罇鐘二
十架當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設編鐘一架乙丁辛
癸各設編鐘一架合爲二十架樹建鼓於四隅當乾坤
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氣是唐末方位已有此二十四
向在沈存中之前存中特做造耳 焦里堂易餘籥錄
計云淮南言二十四時之變八十四維與雜經合而四
維爲乾巽坤艮則本說卦傳
女教之要章實齋婦學一篇言之頗詳前此則有任鈞
臺之女教經傳通纂其序云周禮有內宰以陰禮教六
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其時自王后及公侯
之夫人莫不受學其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宋伯姬
之言曰保傅不具禮不下堂卽下至委巷之女亦莫不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十六

有師故傳曰賢而四十無子則爲人閒女師教之之備
如此又云當其妊子則坐不邊寢不側有胎教焉子既
生則欽有帥記有成有童教焉爲女則以教而賢爲母
又以賢而教此成周所以大化翔洽賢哲篤生也書凡
一十三章余未之見序載清芬樓遺稿中
五代釋義楚六帖卷八玄都經曰條注云道經傳記符
圖論等總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其二千四百卷見有
本計紙四萬張餘五千四百其一千一百五十六卷是
道經傳及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是諸子論等其四千
三百二十三卷披檢道士陸修靜答明帝所上目錄其
本及今並未見卷八又引王儉七志四部書目言文字
者凡二十九部九十九卷字書十卷纂文三卷三篇三
卷三篇李斯造上篇司馬相如揚雄造中篇賈勳作下
篇蒼頡訓詁二卷杜林作三蒼訓詁三卷張揖作右三
家解今一卷埤蒼二卷張揖撰廣蒼二卷合楚恭撰說
文十五卷許慎作古今詁訓三卷張揖作雜字一卷周
殷作錯題字敘一卷張揖作古今奇字二卷郭訓作字
屬篇一卷賈叔作詔字定古文官書一卷黃門郎呂宏
作雜字解詁四卷周成作又作解字要一卷字指篇一
卷郭訓作鈔上雜字二卷周成作字林七卷呂忱作雜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十九

字音七卷王延作又作文字要一卷說文音隱四卷要用字苑一卷葛洪作聲韻十卷李登作韻集十卷呂靜作字指二卷李彤作四字同音一卷文章音韻三卷告幼文二卷顏延之作篆書周宣王太史史籀作後為今隸書等 此卷又引郭遂經音類決序云先賢造字按說文有一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又諸佛經其字更多就梵音翻譯時借聲而作也約部類有二百五十九部 釋法琳破邪論云檢修靜日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等合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靈寶經云一氣生三君一即天寶二靈寶三神寶丈人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二十

一氣生也按此道家三一之說朱子語類卷百五云道家所謂三清蓋仿釋氏三身為之釋氏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報身者釋迦之德業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人也道家欲仿所為遂尊老子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甚

朱子語類十一又云丹經如參同契之類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學佛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又一百云佛書中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簡人道卻如何會說話然

自晉來已有此說王伯厚困學紀聞十二云北斗經引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誤以北辰為北斗蓋近世依託為之生神章道家有九天生神章凡九卷

周輝清波雜志云道士一萬人僧二十萬人乃紹興二十七年禮部見注籍之數時未放行度牒迨今三十餘年其復有所損益歟

萬行首楞嚴經云有被魔入心故毀謗佛像言是土木經是紙葉自言身內有佛按言身內有佛當是神我家說毀謗佛像言是土木則後世耶蘇教回回教並襲用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二十一

朱子語類十九云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像以祭極無義理

神仙之學春秋時已有之郝蘭泉老而不死是為賊解曰孫東岳益廷言夫子之責原壤幼不孫弟長而無述宜也又言老而不死夫死生非人所自為且又未聞不死何以為罪竊嘗求之原壤毋死登木而歌蓋學老莊之放蕩而欲為長生久視之道者與屠易俟命異夫子子惡其攻異端以惑人故曰老而不死是為賊也余按愛之欲其生亦正是神仙家言故夫子辨其為惑朱子詩曰只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偷生即賊之謂矣 朱

子語類卷五曰老子中有仙意余謂原壤蓋學老氏之仙學履齋示兒編曰六經之中無真字非無真字也夫入而不偽也是故仙之一字聖經所不著聖人所不言沈作喆寓簡引靈樞經條云夫天谷者泥丸也泥丸之神是曰谷神谷神主以天真之氣為體天真者元性也以此推之老子谷神之說豈即還精補腦之說歟朱子語類七十論伊川艮其背傳云若移此處說他腦子便無許多勞攘腦子主事宋人蓋已知之

天方至聖實錄卷十一遷都四年十一月命宰篤考定書法先是聖與諸家講理聞其言語詰曲聳牙皆謂出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三

自古經至是聖命宰篤取諸經集考古證今削去一切奇文異字而歸之中常正大之法宰篤神聰約半月而書法定永世無改余按削去奇文異字特取悅於不學之人故半月而可定矣又云天方書字自阿丹創製至努海二千年無大同異山努海之子孫分封四方風土漸移形聲漸異又二千年至以下喇欣之世則天下書字之形模音聲迥別於天方矣母撒世自平費而做王後四方之以經營來天方者眾語言文字混雜亂初只俗習市易之變至爾撒聖後二氏學人全以臆見川事變亂非常正經正典皆雜以無識之字訓讀既難理

法亦亂至是故命宰篤考定之云金天柱清真釋疑補輯云天方字母共二十八字每字皆有六音分從唇舌齒喉牙而出毫無重複天方境內往來書信皆此字也又云天方經內載阿丹見帝庭前井內有異石面有二十八畫靜觀默悟命子施師制為字體有三百六十種行世此文字之始云

聖祖庭訓格言曰諸國必有一所敬之神即如我朝之敬祀祖神者如蒙古回子番苗猺獞以及各國之人皆自有一所敬之神謹按敬祀祖神蓋即堂子之祭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三

玉柱一三五七九四眼兩舌相對以不泄為功德玉門丹池為祕妙矣又引正理云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訣在於丹田玉門唯以禁祕為急呼師父母人根之名又云女未嫁十四已上有決明之道是張陵不獨傳邪術兼習房中家言甄鸞笑道論曰臣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在於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教夫易婦唯色為先父兄立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真術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詳矣黃書

蓋卽張陵所傳

北戶錄道書說五頭魚崔龜圖注云張天師二十四治

具之歲時雜記陳元觀歲時廣記引之端五都人畫天師像以賣

又合泥做張天師像以艾爲頭以蒜爲拳置門戶上蘇

子由作皇太妃閣端五帖子云大醫爭獻天師艾瑞霧

長縈堯母門

書史會要云日本國字母僅四十有七其聯輳成字處

髣髴蒙古字法又云流求國職貢所上表用木爲簡高

八寸許厚三分闊五分飾以髹釵以錫貫以革而橫行

刻字於其上其字體科斗書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西

又云眞臘國自稱曰甘字智元朝按西番經名其國曰

澈浦只余按法國人探路記名之東埔寨字樣正如回鶻字凡文書皆

自後向前卻不自上書下也或云其字母音聲正與蒙

古音聲相類但所不同者三四字耳

今梵文校背時尤簡幾如中國字之由篆而隸而草矣

然每字必分男女聲則未之有改釋可洪藏經音義隨

函錄卷廿六云大慈恩寺法師傳第三卷重列八轉聲

如後音義云此八轉是男聲於八轉中各有三轉成二

十四聲如男聲二十四轉其女聲非男非女聲亦復有

二十四轉也總名蘇漫多聲也此蓋印度男女聲之例

金丹無爲諸教皆白蓮之遺孽也然明蘇及寓邪毒實

據云艾儒略等復來若是之久天下竟無一人憂之又

云陰標諸教曰無爲曰奶奶曰天母曰圓頓多方籠罩

以爲羽翼又云自萬曆初年此夷入中邦中邦卽有吳

婆變亂特世人未知之也據此則無爲天母等教又似

卽天主教之枝流然世人既未之知容或出諸附會原其

派別竟莫能明咸豐朝洪楊之亂託名天主而實行邪

教蓋其類矣洪秀全所領二字雖有紅眼睛乃閩羅最然其到處及回教之遺說也

用天主教及回教之遺說也

明無名氏藥房偶記曰利瑪竇等慮人叛其教取教中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五

先死者脂以術熬藏爲一器號聖水來者向天主像前

以脂畫胸中作十字謂之領聖水後莫能叛去也按此

明時洗聖水塗聖油之異說

彭泰來持義堂集題詠書云偽經祕不示人方寸小冊

字如黑蟻夷言侏儻半不可解今之盡理正道傳廣寸

而尺譯夷而華處處竄取經籍語附會連綴欲假堯舜

周孔爲惑人之助執左道侮聖言按盡理正道傳余未

之見據彭氏謂其言天帝以土作人獨成一男劊男之

情以作一女等語蓋所譯卽創世記之類特好用中國

經典則教徒翻譯務欲其書之行而適足以增閱者之

疑者也

癸酉冬西國事集云鹿生伯克國荷蘭天主教人向執

事權書院皆聽約束令人多讀教書以愚黔首刻院士

皆不願從禮部亦助之以抗教人此可知教徒不宜于

預書院事也

夷堅志丙集下興化軍境內地名海口舊有林夫人廟

莫知何年所立凡賈客入海必致禱祠下云云按此即

後世天妃廟之始然稱曰林夫人是宋時無處女未嫁

之說也又戊集上浮曦妃祠一條云莆田浮曦灣有崇

福夫人廟夫人今進爲妃云崇福夫人蓋卽林夫人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三

余嘗欲輯天下各國古今字樣爲一書偶得法國官家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印本甚詳核計各國文字異同凡

日耳曼字九種英吉利合薩克斯字一種阿刺伯古非

加字二種阿刺伯加爾馬底加字二種阿刺伯馬額勒

班字一種阿刺伯納斯基字八種阿爾末尼字二種阿

爾末尼文內起首大字一種馬爾莽兼把力字二種布

尼字一種又剛鉢日字一種加拿刺字一種加拿刺兼

得路固字一種中國字四種葛布脫麥姆弗底克字一

種葛布脫德伴字四種錫潑利聖脫字一種遏斯脫浪

熱樂字一種遏底阿邊字四種遏脫爾呂斯克字二種

熱聖爾日養按在波經書字一種熱聖爾日養日用字

三種俄底克字一種額勒克古碑字一種即希又碑字

一種又一種羅馬國時所用又稍別異者六種額勒克

字十一種額勒克文內起首字二種虞若刺帝字一種

猶太字二種埃及字二種意米亞利脫字一種一名薩

字日本字二種野幹島字二種按即臘丁碑字七種

利比字一種自右而左一種馬牙拿字一種滿洲字二

種納斯多爾利養字一種尼尼微脫字二種巴爾密勒

尼養字一種巴斯巴字一種百爾雅波里登字三種非

呢西養字二種刺比宜克字一種阿呂宜克字一種俄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三

羅斯字五種薩卑養蒙大意脫字一種薩馬里丹字四

種印度古字四種暹羅字一種山雅累字按即錫蘭一

種思刺問字一種敘利亞克字五種達馬舌克字一種

達木爾字二種唐古忒字三種讓得字四種按此書於

東方文字所遺尙多二十年來必有增葺且各國學校

中似此等書籍當復不少更俟續訪耳

紅衣黃衣喇嘛之分派於佛教不甚相關俞理初癸巳

類稿乃強爲牽合誤矣宋初釋贊甯僧史略服章法式

篇云按漢魏之世出家者多著赤布僧伽梨蓋以西土

無絲織物又尙木蘭色并乾陀色故服布而染赤然也

則西方服色亦隨部類不同薩婆多部皂色衣曇無德部絳色衣彌沙塞部青色衣著赤布者乃曇無德僧先到漢土耳其後梁有慧朗法師常服青衲誌公預記曰興皇寺常有青衣開士廣行大乘至朗果符其言矣廣明服色如五部威儀所服經中令江表多服黑色赤色衣時有青黃閒色號為黃褐石蓮褐也東京關輔尚褐色衣并部幽州則尚黑色若服黑色最為非法也黑是上染大色五方正色也問緇衣者色何狀貌答紫而淺黑非正色也考工記中三人為纁五人為緇七人為緇以再染黑為緇緇是雀頭色又再染乃成緇矣知緇本出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二天

絳雀頭紫赤色也故淨秀尼見聖眾衣色如桑熟椹乃淺赤深黑也今秣陵比邱尼仿西竺緇衣也又後周忌聞黑衣之讖悉屏黑色著黃色衣起於周也近有衣白色者失之太甚佛記袈裟變白不受染此得非是乎昔唐末豫章有觀音禪師見南方禪客多搭白衲常以甌器盛染色勸令染之今天下皆謂黃衲為觀音衲也此宋以前中國僧服顏色沿革故詳錄之西國女子狄啟烈所撰樂法啟蒙其論樂有與中國近者如云西國樂法的根基就是一個七聲的級子大概與中國相同中國原起的音聲宮商角徵羽後又補上

半徵半羽即成七聲其實此七聲與西國之七聲細查亦不十分相對因全步半步之次序相差按此乃中國人聲較西國稍平故用聲之上下略異也又云樂級子用七個名號子就是多類米乏所拉西第八個因為重第一個仍叫多也按第八音與第一音重則仍七音耳又云樂級子的七步不一樣有整步有半步整步有五個半步有兩個按此即中國五音之外有半徵半羽也又云整步半步不改次序無論是往上唱往下唱次序是一樣按此即旋相為宮之義也又云若用再高的音可以從上多另接一層級子本級子的上多為此級子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二天

的下多若用再低的音可以從下多另接一層級子本級子的下多為此級子的上多按此即推之可至六十律三百六十律之說而用之者獨貴中聲也又云七級之中尚可添五級按此即十二律之義也聲音之道中外所同推而致之天神降地祇格亦非異事矣樂書要錄云歷八相生古賢立此術者欲使不知音者有推求之理又云三分損益算數相符理出自然非由造作故言聲音者古今中外宜相合也

赫士聲學揭要云樂級諸音第一級為原級皆以羅馬字CDEFGAB或用斗類米乏曳拉西諸字名之

第二級則於此等字加一ノ號於其上第三級又各以

ノ號標之按此與中國管色恰相似矣

格物入門三云中國七音西國大音小音爲五音加二

半音亦成七音所多者只一重音西國八音與中國七

音均出自然故似異而實同也

意林引傅子云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

儒者嗤道家皆不知其本也是其學亦兼取諸家真雜

家者流耳紀文達人之儒家非是

朱子語類百三十三或問高麗風俗曰遣子弟入辟雍及第

歸者甚多嘗見先人同年小錄中有賓貢者即其所貢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三十

之士也原注云賓貢二字更須訂正余按唐人說部中

每言高麗新羅賓貢士事朱子所說甚確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六

純常子枝語 卷三七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萍鄉文廷武撰

皇甫持正集二東晉元魏正閏論曰所以爲中國者以

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于地哉杞用夷禮

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爲頑人

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繫于地也困學紀聞卷

十四云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

韓非子有度篇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

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

端朝夕按此地圓之說人日向東行久之則東行者自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原位觀之則向西行而漸復其本點矣人日向西行久

之則西行者自原位觀之則向東行而復其本點矣此

所謂即漸以往易面而不自知也注家以耕地漸就削

滅釋之失其意矣

開元占經四引考靈曜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南

三萬里矣恆動而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行而

人不覺也此言地動之義至爲明顯

永樂大典六千三十八引風俗通云青陽黃帝子也始

得姓焉見國語漢有東海太守青陽愔又東海王國中

尉青陽精按此姓氏篇之佚文又二千三百四十六風

五四三

俗通云凡氏於職三鳥五鹿有三鳥大夫因氏焉漢有三鳥郡為上都計又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五風俗通云殷紂子武庚祿父後以王父字為氏今涇陽有此姓亦出扶風

大典二千四百六云千姓篇初出何氏姓苑宋初房舉賢良方正千姓篇未詳何人所作

又五百四十一引姓氏英賢傳云楚熊渠生無庸因氏又無庸先生學仙道

御覽三百七十五引春秋元命包腦之為言在也人精在腦按此說在道家專重泥丸之先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二

御覽三百八十八引楊泉太元經云老子行則滅跡立則隱形是晉人以老子為神仙之學

吳縣蔣敬臣跋支遁集云許詢集今可稽者黑白塵尾銘二首見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太平御覽七百三鍾

仲偉稱孫綽許詢彌善恬淡之辭徵士詩一字不傳惜哉余按藝文類聚六十九引許詢竹扇詩曰良工眇芳

林妙思觸物騁疑秋翼蟬團取望舒景又八十八引許詢詩曰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是岑圭斷壁猶有

可尋蔣氏以為一字不傳誤矣
鑑宦叢錄云吉金文王朝與諸國異文異制多見自知

又云吉金各國自有書以王朝書為佳吉金惟楚書氣勝於法餘則以字大者為佳又云楚書奇而不及王朝按此足見楚國人文之盛然金文仍出於篆雖筆畫之偶異固無害於同文也韋昭辨釋名曰類聚四十九鴻臚腹

前肥者曰臚此主王侯及蕃國言以京師為心體王侯外國為腹臚以養之也辨云鴻臚本典故客掌禮鴻大

也臚陳序也欲大其禮陳序賓客按蕃國語言文字必稍異於京師故秦漢皆有典客之官則周制吉金樂石

各隨其方固其宜矣
朱子主張濂溪有太過處如語類九十四真卿云通書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三

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信如斯言則語孟不分曉不精深耶恐當時

語氣偶有抑揚記者亦未善也宋元學家黃文潔云濂洛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伊川余謂孔孟未發則非孔

孟之學可不必強為一家也
西人譯穆教書云穆罕蔣德有妻二十一人據其自言

五妻前死六妻休去十妻偕老今按天方至聖實錄穆罕蔣德僅九妻耳蓋有所諱也

又云據阿拉皮即阿國史書云賽爾第蘇哈巴唐高祖古上來朝由廣東回國時正值穆罕蔣德謝世間有

無遺屬廷臣曰無他言惟願咕嘞全經傳中國耳賽爾第蘇哈巴奉咕嘞全經來中國專心傳教從者日眾余按唐宋之時回教未盛即其來者亦祇存國俗未染居民是穆有遺言賽無實效至雲南回教附會唐皇之異夢欲比漢明之金人史所不言非事實矣然西人云穆罕薩德之經商在埃及猶太西利亞諸國地深知各教之宗旨教規故欲立教甚易而勸教極慎是其學博才雄加之驚悍又能兼通武事四征不庭其流傳久遠非無故也且奉行密印實用陰謀千古以還竟無其匹謂之天之所授誰曰不宜而謨色拉馬更欲勸教以襲其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四

迹豈不謬哉

董方立跋景教碑云碑稱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與回回教相合三百六十五種何以合同回教余所未詳又云歐邏巴之教出於回回則董氏失考之辭也梅定九謂西洋之學因回回而加精斯得其實矣唐傳猷校錄清真釋疑自敘云教種雖繁一言而決無論何教在在以儒律之近於儒則為正遠於儒則為邪斯千古不刊之論矣穆教中人而為此言實平情之說也

安南志略九朝衡日本人開元中奉幣來朝慕中華之

風因留焉改名晁衡歷使中國此句疑有誤永泰五年為安南都護時生蠻侵得化龍武二州境詔朝衡往勞之按李太白集有哭晁卿衡七絕蓋即此人

安南志略十四記兵制游軍有鐵林都鐵艦都按鐵艦二字始此惜志略不詳其制度

林樂知論教云耶蘇視天主自不同處觀之神父不娶而如僧貞女不嫁而如尼懸聖像於堂間然蠟燭於座上加之誦聖經以捺丁之語祕聖經如珍寶之藏其餘文縛節儼然與佛教相同由是觀之天主教亦像教也然自天主教人論耶蘇教則以為蕩蔑舊規全非教法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五

矣

朱宗元拯世略說云道家既奉玉皇為昊天至尊又以三清列其上將以誰為主乎況玉皇乃漢末人行事無實迹羽流不盡知惟林靈素知之其封號則出於宋朝亡國之君又云如漢末張儀出于道君一夢得于術士一請妄以玉皇名號追贈於千餘年之後余按西陽雜俎以天帝為劉翁又為張堅所奪此蓋漢末張角作亂之時造為此辭實與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之類如出一口若靈素之所請則又別有肺腸然東坡詩云一朵紅雲捧玉皇則玉皇之稱當在徽宗以前矣道家言天質

多可議固宜授基督教以攻擊之柄也

明西士龐迪我七克五云饗患過節酒最大聖亞吾斯

丁云酒過節則奪心鈍五官昏靈神爛淫慾滄朽血弱

體銷精神滅壽命經云子勿自欺酒醉者無分於天國

也據此則基督教亦惡酒特不如依石藍教之懸為厲

禁耳

陶隱居集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曰凡質像所結

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

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按六朝

人言仙佛之道大概如是此范縝神滅論所為力闢異

純常子校語卷三十七

六

學也

十二屬世多從徐氏取演禽十二宮中星之說董方立

與陳靜菴書云古時星度惟子午卯酉各三宿餘辰俱

二宿淮南子言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鉤則

歲星行二宿此其明證女宿屬子故蝠鼠同類不與斗

牛相次猶氏宿屬卯不可同于角亢之蛟龍也徐氏之

說恐未必然而尾箕之虎豹亦無容改易矣十二辰既

屬三十六禽復取其大者及常有者為十二屬說文已

象蛇形古文豕與亥同吳越春秋言吳築城以越在巳

地故作蛇門吳在辰故南門象龍角是十二屬自古有

之而演禽則起於後代余謂方立此說致確墨西哥與

中華分國必在三千年前而十二屬大半與中國同知

十二屬真中國之古說矣禱馬用庚午日見於詩亦其

證也困學紀聞九云宋文公韓文攷異謂十二物未見

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為馬之證也季冬

出土牛丑為牛之證也說文亦謂巳為蛇象形十二物

見論衡物勢篇閻百詩云獨不及辰之禽龍余謂論衡

有龍虛篇故仲任特去龍不言耳然論衡言毒篇固云

辰為龍巳為蛇矣

劉喜海海東金石存攷新羅角干墓十二神圖像唐咸亨間

純常子校語卷三十七

七

像為十二時生肖每神手執一兵器又掛陵十二神圖

像與角干墓大同小異是十二屬之說且行於東國矣

輔行記第八之三云十二時獸者若五行中名十二肖

餘五行法並但十二唯六壬式中列三十六

仲尼祖述堯舜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此孔孟

之學也程子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

有孝弟來此悖義傷教之言也故宋儒之理學非孔孟

之學也程子又云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是不

知道也然則殺身成仁之訓孔子之說非歟

困學紀聞五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唐

扶餘璋之子義慈號海東曾子頡利之子疊羅支其母死後不敢嘗品肉孰謂夷無人哉

永樂大典初修時蓋頗用參互考訂之法後乃愈草率耳如元史張德輝諸人傳皆以經世大典分注于下實足以資攷證今具錄於左

元史張德輝云云疏烏古論貞等二十人以聞經世大典

手疏烏古論貞張邦彥徒單公履張彥張肅李榮張助曹椿年西方賓周止高逸民王博文劉郁孫汝楫王懌胡祗適周氏李謙魏初鄭展等以聞經世大典

元史張柔字德剛云云多慕義從之經世大典

籍額右有異肉如錢怒則奮起貧不事家產嘗曰大丈夫當為公侯田舍翁無足道也任俠遊燕趙閉金至甯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八

初國大亂羣盜並起柔年三十四有友道士蔡鍊師語之曰金將絕君於所與之國當為諸侯因授以兵法遂招叛亡鍊精銳屯東流若稱中都云云乘勝攻完州

義兵時豪傑起者皆自封拜中下之呼陷陳敵軍披靡盡獲其旗鼓以歸又明日益張

仙戰遂大破之殲尸數十里獲州佐云云金人莫能

支登鞏彥輝率突騎上奪其宮城諸軍進取金主云

云遂固睢陽日敵若問門出迎必擄于水金將果夜出

斫其圍北軍潰亂柔乃從自騎直衝其軍敵敗走入城

復益兵出勢益熾柔命所部繫舟南岸示無還意下令

登舟者斬俾一卒執幟立堤上士卒伏堤下伺敵至者

斬之敵竟不敢下黎明令卒之弱者先濟壯者次之將

後復勝堤上勝之金主走汝南云云孟珙以兵糧來世

大典合我軍絕糧柔請貸于宋得米三會珙云云太赤

攻徐邳經世大典拔傅城壘奪其外城宋守將出戰諸

死者十餘萬宋人西遁萬戶史天澤邀擊之柔戰甚力

宋人殲掠無遺破其城復與大帥察罕出許州略宋兩

淮地使其邊分戍許鄭間丁酉云云攻洪山寨破之世

宋師不復自馬鞍山出矣丁酉云云攻洪山寨破之世

下如爾柔肉薄之一日而破其壘遂營云云十有三

人逆戰斬首五百級獲其統制等十有六人遂會諸

軍取光州經世大典軍于城北夜遣帶彥輝率勁卒二

戰鼓噪乘虛先登拔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降其守宋

重兵在三山寨高險不可上柔乃誘敵出戰潛使人視

其要害夜秣馬尊食質明至寨會大霧四塞發石伐木

關所視路柔奮戈而進眾魚貫登寨宋人崩潰虜數萬

蹂躪山谷者又進趣云云先登拔之經世大典

州已亥云云皆屬焉經世大典

與語竟日不覺墮塵庚子云云略和州諸城經世大典

尾于地深器重之

順天下汝明說柔曰明公終歲出師惟資兩淮糧以給

軍食非久遠計莫若因許鄭之成開屯田以繼餽餉柔

乃遣汝明及聶福堅將千人屯于襄城秋柔自察罕渡

淮南略宋邊柔駐軍杞上蓋領山東河南軍柔自察罕

略宋淮西地攻壽州百戶趙明石文為柔致力死柔師

哭之日後當為婚如不負汝也一軍咸奮竟破壽州師

還云云又敗宋師于泗州魏將絕王汝明濟襄城屯糧

數千斛至諸軍悉濟冬收頴川還軍杞上命子弘範妻

趙百戶之女以已女適石氏子人服其信定宗元年丙

午朝丁和休柔間陵川郝經賢請教諸子還杞上云云

仍軍民萬戶經世大典柔遣何伯祥率其眾從大帥察

之將王統軍總管叱刺攻宋廬州四年禪將王安國將

兵日千渡漢南深入而還柔城毫城以還宋境五年王

安國進徇宋邊獲其將三十四人并成將數人以歸故

進率水軍出臺子灣抵蒙縣獲宋統制二十八人歸仗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九

以獻柔欲進成荆山先為宋人所據攻之不能克甲寅復會元帥布憐吉台擊斬攻五河口以圖大舉

云云有詔止之經世大典時命中原諸大將皆遣子質于朝上以柔所將皆精兵分三千五百

衛京師柔以子弘慶入為質二年正月見上于上都朝議制諸侯權選者德為監諸侯懼推柔奏止柔聞之言于上曰臣已老今為將治郡者皆年少臣子亦少未習於政若隱事功不加之罪則為廢法欲重賞之則其微動皆得老成人制之為便上大悅遂立十道安撫司諸侯皆怒已而威德之初柔收金寶錄自始祖至宣宗共四百七十二帙至是獻于朝且請致仕是年已七十矣三年二月李璵叛詔柔與子弘範將精卒二千備甲仗入宿衛將行復止璵乞師于宋宋命夏貴出朔州為之聲勢柔趨至毫以薄斬比至而弘範已破貴復諸城築毫外堡以備至元三年城大都命柔判行工部事將二十萬人以受役子弘略為修築宮城總管佐之始建御史臺臣博羅請以柔為御史大夫上曰臺諫構怨之所非所以保全功臣既而議封國上以柔起功于燕成于蔡詔自擇之柔曰燕天子所都臣以賜分其兵云云六月得封蔡足矣遂封蔡國公刻印以賜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十

卒經世大典已疾薨年七十九云云子十有一人經世大典于燕京開遠里第

兼勸農官次弘正襲順天宣權萬戶弘彥學于郝經善騎射殺虎前後以百數始從擊宋荆山有功授金符為新軍總管攻鄂先登者再中統元年扈從上都改順天路新軍總管三年授新軍萬戶佩金虎符至元二年授昭勇大將軍鄂州萬戶十六年裕宗在東宮召為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年四十告老八十而終有子七人弘規從郝經受左氏春秋中統二年授順天涿州等路新舊軍奧魯總管 出永樂

元史張禧東安州人云云從元帥阿朮戰卻之經世大典七年

與宋將范文虎戰于雲南湖九月復戰於八年云云禧竹根灘俄虎崖戰船數艘俘二千餘人

獨兒經世大典尋復見居十餘年二十八卒年七歲等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齊國公諡忠烈 大典六千三百八十八

困學紀聞九以十一星行慙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邵利術士李彌乾原注韋斯經本梵書唐藝文志都利聿斯經二卷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據公者譯其文

中國工藝之書營造法式而外世不多見惟元人有梓人遺制四卷存永樂大典中余當時匆匆一過未遑鈔錄也今經庚子兵燹之後恐世間竟無傳本矣姑據昔所摘錄者附於左方

梓人造制

工師之用遠矣唐虞以上共工氏其職也三代而後屬之冬官分命能者以掌其事而世守之以給有司之求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十一

及是官廢人各能其能而以售於人因之不變也古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今合而為一而弓不與焉匠為大梓為小輪與車廬工人互為之大者以審曲而勢為良小者以雕文刻鏤為工去古益遠古之制所存無幾考工一篇漢儒攜攜殘缺僅記其梗概而其文信屈又非工人所能喻也後雖繼有作者以示其法或詳其大而略其小屬大變故又復罕遺而業是工者唯道謀是用而莫知適從曰姜氏得梓人攻造法而刻之矣亦復備略未備有是石者夙習是業而有智思其所制作不失古法而問出新意斷餘暇求器圖之所自起

參以時制而爲之圖取數凡一百一十條疑者闕焉每
一器必離析其體而縷數之分則各有其名合則其成
一器規矩尺度各疏其下使攻木者攬焉所得可十九
矣既成來謁文以序其事夫工人之爲器以利言也技
苟有以過人唯恐人之我若而分其利常人之情也觀
景石之法分布曉析不啻面命提耳而誨之者其用心
焉何如予嘉其勞而樂爲道之景石僻姓字叔矩河中
萬泉人中統癸亥十二月既望櫻亭校成已題其端云
廷式按此書載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四十
五圖說明晰敘次雅贍匠氏之佳書也匆匆未能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十三

盡錄僅錄段序一篇其書之可採者開錄一二如
左序文前作是石後作景石是字誤也段成己卽
入二妙集者世皆知爲金人以此序攷之則入元
久矣
後漢李尤小車銘云圓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
不相離 後梁甄立成車賦云鑄金磨玉之麗凝上刻
木之奇體眾術而特妙未若作車而載馳爾其車也名
稱合於星辰圓方象乎天地夏言以庸之服周曰聚馬
之器制度不以陋移規矩不以飾異古今貴其同軌華
夷獲其兼利

用材

造作車子之制先以腳圓徑之高爲祖然後可視梯檻
長廣得所腳高三尺至六尺每一尺腳三尺梯有餘寸
積而爲法車頭長九寸至一尺五寸徑七寸至一尺二
寸 幅長隨腳之高徑廣一寸五分至二寸六分厚一
寸至一寸六分 造輞法取圓徑之半爲祖便見輞長
短如是十四輞造者七分去一每得六分上卻加三分
十六輞造者四分去一分每得三分卻加一分八釐
十八輞造者三分去一每加前同如是勾三輞造者
料杖便是輞之長名爲六料子輞牛頭各加在外輞厚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十三

一寸則廣一寸五分爲之四六輞減其廣加其厚隨此
加減 梯檻取前項腳圓徑之高隨腳高一尺轆梯共
長三尺有餘寸安軸處 廣三寸半至六寸山口厚一
寸五分至二寸二分山口外前梢於鵝項後梢於尾棍
積而爲法 叉棍二條或四條長隨梯檻廣之外徑廣
二寸至一分厚一寸五分至一寸九分上平地出心線
摩白破混夾卯攬向外 子棍二條或四條隨大叉棍
之長廣與前大叉棍同厚一寸至一寸二分兩邊各斜
破混向上下壓白各開口嵌散水橋子兩頭鑿入大叉
棍之內 底板棍四條至六條長隨叉棍廣一寸六分

至二寸厚一寸至一寸一分 後露明尾梘長隨梯之內方廣一寸二寸至一寸六分從心梢向兩頭六瓣破混俗謂之 底板長隨兩頭裏又梘廣隨兩梯之內厚又謂之 五分至六分 耳板隨梯檻之外兩壁梘上廣三寸至五寸厚六分至一寸前加廣與後頭方停或梢五分八分 樓子地楸木隨梯檻大小用之材方廣一寸八分至二寸二分厚則減廣之半長隨前後子又梘之外廣則與耳板兩邊上同齊或減五分向裏至六分兩下破辦壓邊綫橫梘夾卯攏向外 立柱一十二條至一十八條徑方廣一寸至一寸二分圓混梢向上前頭兩角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十四

立柱高三尺五寸至四尺二寸後頭兩角立柱比前角立柱高一尺則減低二寸有餘心內立柱加高為之 龜蓋柱平子格長隨地楸木之長廣隨兩頭橫之外材廣一寸八分至二寸厚八分至一寸二分兩下通混俗呼 荷葉橫杆子又謂之 徑方廣一寸至一寸二分宛刻 在 順脊杆子五條隨樓子前後之長徑方廣荷葉杆子同 瀝水板隨兩檐邊杆子之長廣二寸二分四分厚五分 荷葉瀝水板隨荷葉杆子橫之長徑廣厚隨瀝水板同 水板俗謂之 長廣隨立柱平格下用之板厚四分至五分四周各入地槽下鑿入地楸木之內上

下方一尺 箭杆木又謂之 後格上下串透圓混徑廣五分 護泥隨車腳圓徑之外離二寸二分至一寸五分廣七寸至八寸下順者地楸木兩頭橫者 靴頭木又謂之 徑方廣一寸六分至二寸地楸木上下 者月板梘梘之外月板板前露明者月圈木月圈上橫梘木梘上羅圈板鑿入靴頭木之內羅圈板上兩邊各壓圈楞枝條木 托木梘二條俗謂之 長隨梯檻橫之外上坐護泥靴頭木外同集徑廣一寸八分至二寸四分厚八分至一寸二分 車軸長六尺五寸至七尺五寸方廣四寸至四寸八分 杲木三條俗謂之 高隨前後轆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十五

之平圓徑一寸至一寸二分 後圈又子俗謂之 長廣隨樓子後兩角立柱之廣高一尺二寸至一尺四寸 辟惡圈於樓子門前用度下是地楸木上是立樁子內用水板四周各入池槽上安口圈木長隨前月板廣隨樓子前兩角立柱高一尺二寸至一尺三寸 結頭一箇長隨前轆搗項翎之長廣二寸至二寸五分 凡坐車子制度內腳高一尺則樓子門立柱外向前虛檐引出五寸八寸至一尺其後檐隨脊杆子之長如脊杆子長一尺則向後檐立柱外引出一寸至一寸二分增一尺更加減則亦如之長一丈引出 兩壁檐減後檐之

半其車子有數等或是平圈或作靠背輦子平頂樓子上攢荷亭子大小不同隨此加減

功限

坐車子一量腳樓子梯檻護泥雜物等相合完備皆全高三尺腳者四十功高四尺者五十四功五尺者八十七功

略錄車制以備考輿服者之推究其圖有圈輦屏風輦靠背輦亭子車等制然大致與今車制相似又有華機子各圖及造法不備錄也

又引周遷輿服雜事曰五輅兩箱之後皆用玳瑁鴨翅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六

賜大鳥名其羽開 利故 箱象之

永樂大典一萬八千一百九十九引馮道益智書云邊將之守鎮外國不敢侵疆開旗取勝則萬邦拱手望風而怕斯為邊將之職瀛王之書世鮮傳本此亦其軼聞也

日本長孫元齡慎夏漫筆二云梁書諸夷傳扶桑國條慧深又云扶桑東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頂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

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是似指丈八島語雖荒誕而髮長委地及食鹹草等今尚然矣丈八島屋與市讀書人也自號女護島必有所本余謂今鈴木諸君又或以扶桑為美利堅國則女國又當別有所指矣永樂大典四千九百九十九宋曾文清公集寓軒詩云故國例卜宅他鄉多借居短長三萬日何處是吾廬按此卷中又有文清寄軒及題退軒詩二首當時館臣編茶山集悉經錄入而獨遺此詩殆一時編輯匆遽檢閱未周也

元安默菴集四 醫學論諸生文云醫學有源向矣設官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十七

立教見于周官下及近代稍復古制至于我朝上自京師以至列郡州縣各設師弟子員比于儒學此蓋惠活元元博施濟眾之仁也余嘗謂元人重農事講醫學實一代之善政後世所宜取法者也然默菴任醫掌教而能詔諸生勤學好問恪慎其業亦可謂知所務矣攷古質疑一書館臣據永樂大典編輯成帙然大典中所載頗有佚而未收者今具錄於後

論馬遷疏略而難信

嘗觀蘇子由古史序謂太史公淺近而不學疏略而難信夫馬遷為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自五帝三王

以來網羅散失放佚舊聞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謂之淺近不學則幾乎過若夫疏略而難信亦誠未免遷作孔子世家謂孔子年十七孟僖子病且死戒其嗣懿子事之遷豈無所見者遷蓋見夫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云云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何忌與南宮敬叔說師事仲尼馬遷因此遂謂孔子時年十七蓋以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至昭公七年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十六

丙寅是為年十七也殊不知左氏記載之法或先經而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僖子之死實在昭公二十四年孔子時蓋二十四矣左氏載於昭公四年者蓋僖子是年相昭公至鄭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故載其歸而學禮乃併及其將死丁寧之言所謂先經始事也杜預注云二十四年僖子卒傳終言之蓋知此矣何遷不詳審遂以為孔子年十七時乎然則謂其疏略誠有之矣近世待制胡公舜陟作孔子編年一書既斥遷史之非遂以僖子使其子學禮之事載於昭公二十四年且謂遷弗深攷其言是矣然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

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俱往魯君子以乘車馬二匹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今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此段見家語第十今編年以此併載於昭公二十四年大慶未敢以為然也何以明之觀家語所載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時為季氏所逐未之命也未命二人為卿大夫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十九

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公許之家語第四十一所謂公許之者乃定公也按左傳僖子卒於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明年九月昭公孫于齊又明年四月二子始除喪則所謂昭公在外定公即位乃命之參觀互攷家語為實錄矣是則敬叔得定公之許而學於孔子定公因敬叔之請而予之車馬所謂公者定公也編年乃併載於昭公二十四年毋乃不攷之家語乎蓋僖子既卒之後昭公未出之前二子方居喪也自二十五年昭公孫于齊至三十二年薨于乾侯中間六七載正處患難之中何暇以車馬資人使

之觀遺制攷禮樂哉大慶嘗反覆而觀孔子編年大率本之古史爾古史亦以敬叔請於魯君魯君與之車馬為昭公之時若以家語證之古史亦未為得也班固譏遷而范曄復譏固曰古人所以致論於日隲今編年因古史引左傳以證馬遷之弗深攷而大慶復按家語以明古史編年之未必然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故願與博學者訂之按左傳僖子曰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杜預注說敬叔何忌懿子今遷史謂釐子與僖同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云云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以敬叔為魯人不知其為僖子之子是亦疏略之一端也

論史記不載燕昭築臺事

前輩以王文公詩云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臺字為失史記止云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李白詩云何人為築黃金臺荆公詩本此以上吳氏漫錄所載也大慶按新序及通鑑皆云築宮與史記同不言臺也李白屢用黃金臺事如行路難云誰人更掃黃金臺又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又云掃灑黃金臺招邀廣平客又云如登黃金臺遙謝紫霞仙侍筆黃金臺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二十

傳觴青玉案杜甫與白同時詩云揚眉結義黃金臺又云黃金臺貯賢俊多則杜亦嘗用之柳子厚云燕有黃金臺遂致望諸君白氏六帖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則唐人相承用之者多荆公詩不獨本於白也大慶又按唐文粹皇甫松有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昭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而用臺字亦豈為失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意者燕臺事始此獨未見所謂黃金事及宋鮑昭放歌行云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則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二十一

黃金之名其始見於鮑昭乎李善注乃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人多以為昭王而王隱晉書乃以為燕丹何也及觀水經注而後得其說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金臺訪諸耆舊咸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如郭隗樂毅鄒衍劇辛之儔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燕昭創於前子丹踵於後故彫牆敗館尚傳俊列之名雖無經記可憑察其古跡似符宿傳矣水經注之言如此則其事雖本於燕昭

而王隱以為燕丹者蓋如是大慶故併記之

論史記與通鑑紀事不同

大慶攻戰國之事與通鑑所載多有不合如蘇秦說六國以合從史記以為齊宣魏襄通鑑則以為齊威魏惠

史記見蘇秦本傳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史記以為齊宣魏襄通鑑以為齊威魏惠

周顯王三十五年孫臏勝龐涓虜太子申史記以為齊宣

齊魏世家皆以為宣王年表宣王二年通鑑以為齊威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

苑圍史記以為齊潛通鑑以為齊宣

蘇秦傳秦亡走齊宣王以為客卿宣王卒潛王即位秦說潛王高宮室大

苑圍意欲敵齊而為燕通鑑則謂秦說宣王據孟子雪

宮與四十里之圍皆謂之宣王則與通鑑合原通鑑所

編溫公多因之前史今乃不同若此何耶推其所自皆

起於齊宣魏襄之立年歲既已不同故紀事因而亦異

蓋史記齊宣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通鑑以為三十六

年相去凡十年矣史記魏襄立於顯王三十五年通鑑

以為魏王之二年顯王在位四十八年而魏王立相去

凡十五年矣夫其即位歲月既已差舛則中開所載之事烏得不抵牾乎

以上三條均在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五十六二

紙韻史字下館臣輯錄所遺故備錄之

論莊子寓言

莊子之書大抵寓言而非實至於盜跖譏孔子之事觀者不審容或信之不可不辨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友

且柳下季即柳下惠也姓展名獲字季食邑於柳下

而諡曰惠也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劉向新序亦云

柳下季為理於魯三黜而不去然則季即惠耳與展禽

為一人大慶按展禽乃魯僖公時人與孔子非並世安

得為友耶故史記孔子弟子傳序明言孔子數稱臧文

仲柳下惠然皆後之不並世也蓋孔子生於襄公三十

二年家語史記並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回之生當

在昭公二十年

襄公在位三十三歲早死則回之死

當在哀公三年

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而哀公立今莊子云孔子往

說盜跖顏回為御子貢為右而跖且曰子路欲弑衛君

而事不成身流於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大慶按

子路死時回死已久安得回為孔子之馭以見盜跖而

跖引子路之事以譏孔子哉蓋子路死於哀十五年之

冬孔子死於十六年之四月若如莊子之言說跖當在

十六年之春展禽事見僖公二十六年至是乃百六十

二年矣安得孔子不聽柳下季之言而見其弟跖耶此

乃莊周倡提絕滅之學而譏切吾儒故爲是寓言耳後世學者或以爲實然豈非癡兒之前不可說夢耶是以史記伯夷傳注皇覽曰盜跖柳下惠之弟皇覽者魏文帝使諸儒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至於楊倞注荀子勸學篇亦曰盜跖柳下惠弟孔子說之不入者也豈非皆據莊子而爲是言歟是皆影響於見聞者故大慶因併及之

此條出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八十五亦今本所遺

沈下賢集送洪遜師序云自佛行中國已來國人爲緇衣之學多幾與儒等然其師弟子之禮傳爲嚴專今世則儒道少衰不能與之等矣唐末佛學之盛至於如此昌黎廬陵諸儒之功要不可沒也

唐末學校最衰故有五季之亂羅隱詩文宣王廟詩云倘使小儒名粗立豈教吾道受棲遲代文宣王答詩云三教之中儒最尊止戈爲武武尊文吾今尙自披簑笠爾等何須讀典墳釋氏寶樓侵碧漢道家宮殿拂青雲若教顏閔英靈在終不羞他李老君可以知其時風氣矣司空表聖歸王官谷詩云本來薄俗輕文字卻致中原動鼓聲

袁宏後漢紀延平元年六月尙敬陳興廣學校疏云太

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橫之下不覩講說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凌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又云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爲名無一人能稱東漢經學之盛而風氣已如此此學校所以不可不廣也

四庫書目提要云張戒歲寒堂詩話論唐諸臣詠楊太眞事皆爲無禮獨杜甫立言爲得體然案其所最稱者江草江花豈終極語以爲其言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禮至於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則戒罔未之稱也何也太眞爲褒妲則明皇亦桀紂矣揆之爲尊者諱之禮亦有未當者乎戒取彼而不取此其意固有在也黃山谷

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云百年忠義寄江花歲寒堂語蓋本諸此

今朝廷凡大慶賀事大臣皆遞如意或以玉爲之或以竹木爲之亦閒有以金爲之者惟如意之名莫詳所自始倭名類聚鈔卷五僧坊具門引梁劉孺有如意銘按梁書劉孺字季雅有文集二十卷今已失傳狩谷望之箋注云按釋氏要覽如意梵云阿那律秦言如意指歸云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刻作人手指爪柄可長三尺許或脊背煖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故曰如意如意見大安寺資財帳西宮記御齋會條大舍人寮

圖書寮內藏寶等式坵山抄朝賀條是如意之名出自釋家與數珠之沿用釋典者不甚相遠也義山詩云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姚萇故事見十六國春秋是晉時已有如意廣弘明集云梁武帝以水犀如意賜昭明太子其謝表云式是道儀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是梁時如意已多用玉淨名經義抄云牛呵羅漢說法時以有口病恐大眾生輕龍現爪以遮口因作如意猶象龍爪見義楚六帖廿二又按藝文類聚引胡綜別傳是如意秦時已有之此物蓋中國所本有非西來之物源君入之僧坊類非其實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三

張嘯山舒藝室詩存卷五腹疾溫鳳樓刺史以建州神麴見贈賦謝詩云示我紀事篇孤城矢堅守文山雖已沒事與文不朽自注云所撰嘉應寇變紀略記咸豐九年春署嘉應州知州前惠州府知府文景守城戰死事甚悉按此己未二月十六日事也 先壯烈守城日記城復後得之灰燼中已殘缺不完而溫公此書未見傳本當訪求刻之以揚我清芬耳溫君名世京 本朝九卿之制道光以前未定蔣超伯南潯構語云咸豐戊午夏會試故相晉英一案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主稿者樞堂時焦太僕佑瀛領班編檢檔冊並無指定

何項衙門為九卿阮葵生茶餘客語所云六部都通大為大九卿亦得自傳聞非確證也焦君與家幼竹太守錫綬議請於樞堂除六部及四品以下衙門外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順天府尹宗人府丞理藩院九項衙門當之議遂定按今制裁去通政司衙門則會議時九卿之數仍不足矣且理藩院有滿堂而無漢堂於制終為未備自當以鴻臚寺列九卿方合漢制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三

張師誠自訂年譜云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三十三歲四月考差 欽取第一名按詞館舊聞 召試與朝考首取者皆為朝元散館為館元考差為差元余十年附一試 行在三試內廷疊蒙 欽取首選朱文正公以為罕見有彙刻 御試四元卷當時考試試差皆明發等第道光以來此制遂改矣 韓泰華無事為福齋隨筆云乾清門侍衛差使謂之挑蝦家有順治十八年摺紳冊上刻御前一等蝦某二等蝦某三等蝦某則蝦是清語官名余按蝦今官書多作轄即侍衛之譯語北語轄蝦同音然墨勒根蝦之名見國史名臣傳者固未盡改也順治十八年摺紳冊余於潘文勤公家曾見之

宋黃若晦春秋通說於桓公元年春王正月說云古者嗣君踰年而後改元者蓋君喪在殯緣臣子之心不忍遽改且先君之終年不可爲嗣君之元年也故雖以臣弑君弟繼兄如桓公者亦必踰年而後改元魯史載之故孔子述之爲萬世訓明矣是以秦漢以下皆由之雖漢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爲永初桓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爲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爲大中獨本朝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上僖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改爲太平興國元年異乎踰年改元之義蓋當時必有其故而史或闕之不然豈當時宰相如薛居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五

正沈倫慮多遜輩不效諸春秋也哉按仲炎書於端平進御而敢於論議先朝良以理宗爲太祖子孫故不復諱此亦可見太宗之悖謬雖其臣子有不能曲爲之說者矣朱子語類百二十七問開寶九年不待踰年而遂改元何也曰這是開國之初一時人材粗疏理會不得當時藝祖所以立得許多事也未有許多秀才說話牽制他到這般處又忒欠得幾箇秀才說話是朱子亦頗恨當時無諫諍之臣也

段懋堂謂古無去聲孔奭軒謂古無入聲黃以周禮書

四十一云其實二聲自古有之去聲盡可與平上同叶而

入聲有通諧平上有不得通諧平上之別若唐耕登眞桓歌東談八部非特說文偏傍字無入聲卽三百篇詩亦不與入聲相叶雖沈約輩好變古趨新亦不能強屋沃配東冬以他部之入配此入部也若哈支模宵幽侯微覃部于說文偏傍有入聲而詩中入與入韻者什之六與去韻者什之三與平上韻者甚少則入聲之于平上固有諧不諧之別而與去聲可互通也

徐世溥榆溪詩話云關關雎鳩已見四平采采卷耳已具四上信誓旦旦則四去聲之純白石鑿鑿實四入聲之備踊躍用兵遲恤我後錯綜該四聲者不可勝數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五

順之有淫以涓濁鐘鼓既設諸句矣逆之有不見子都勿替引之諸句矣焦里堂云易餘籒錄五近時金壇段氏謂古無去聲嘉定錢氏謂古無輕唇音余不謂然古無平上去入等名目非無此聲也未分陰陽之前人但知有四聲然不可謂無陰陽之聲也古今同此喉舌齒腭未容於紙上尋之余按音韻之學隨時轉變謂古今不同者非謂古今悉同者亦非此在通材能審其消息耳

學經室訓子文筆阮賜卿太守編大抵易文達集中矣

惟跋朱文正公遺墨卷云先師學以漢人傳注箋解爲

本而又心好沈博絕麗之文故元管謂若學相如子雲

之為文必先學許鄭景純之所以為學非有根柢不能
文也乾隆閒四庫館開博極千古其時學者如河間紀
文達公休寧戴東原先生大興朱竹君先生朱文正公
餘姚二雲先生皆主持風氣天下空疏腐陋之習為之
丕變然五公之書法皆甚古拙即元同年為師所許者
汪文端孫淵如觀察亦皆拙書也元以文學受知於師
者亦所重在學而不嫌字拙與乙未冬元入京稍暇福
兒奉此卷請覽湯冢宰史大司寇等已跋矣癸巳新榜
門生來謁人材固盛然求其如己未之王文簡張舉文
之學竟未可得而字體之工楷繕摺之整齊則多勝於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三十一

文正師及元者悲師範之如在目前懼晚年之衰朽日
甚既無師之德望又不能如師之提唱掩卷太息慚愧
而已此篇集所不載癸巳之不及己未文達固知之蓋
己未則朱文正為正總裁事事聽文達為之癸巳則曹
文正深嫉文達雖一俞理初亦必使之不售而後快妨
賢病國不能不深恨於歙縣也文達此跋微旨亦正在
此耳

遼史兵衛志屬珊軍今譯改舒新案百官志云屬珊軍
應天皇后置選蕃漢精兵珍美如珊瑚故名然則屬珊
二字乃取漢文非契丹國語也而館臣亦一律改之疏

矣

廣韻十二霽曰後漢太尉陳球碑有城陽吳模漢末被
誅有四子一姓吳一姓香一姓桂一姓炆四字皆九畫
段茂堂說文炆字注云廣韻云四字皆九畫按桂字十
畫其三字皆八畫蓋六朝木旁多作寸圭作五畫然則
當云四字皆八畫也余謂四字皆九畫語出漢人不得
以六朝說之蓋漢人作隸字每畫皆斷無縱橫相連為
一畫者曰夫皆作五畫圭字中畫貫下亦五畫故四字
皆九畫矣此正可攷古人作字之法段氏妄改謬也
後魏書陽尼傳奏釋老宜在史錄案此魏收釋老志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三十二

所本宋國史亦有釋老志見宋史 元人修史者
刪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萍鄉文廷式撰

唐開元禮宋太常因革禮大金集禮今皆具有成書惟
元人禮書世無傳本學者亦罕及之余於水樂大典輯
得元太常集禮一卷皆諸帝謚冊文備錄於此注元史
者當有采焉

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謚議

謹按太祖皇帝先諡曰聖武未詳年月今載其謚議曰
皇帝廟號裏中書省丞相臣某等言伏奉敕旨令臣等
議成吉思皇帝謚號以聞伏聞聖人之德莫大於孝孝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莫大於顯親故嗣服之君以孝治天下者莫不以顯親
為大務夫祖宗之功德恢乎如天地昭乎如日月穆鞠
元化磅礴萬物五千萬世之久無有窮已固不待彌文
而後為觀美然道崇之道所由來向矣敬先尊始莫此
為最況麗正重明無文成秩獨祖宗謚號尚稽講述其
於典禮無乃闕乎此嗣服之君所以夙夜兢兢而不敢
忘也陛下祇紹先業承言來孝爰從即位未始一日不
以崇奉祖宗為念既修嚴廟而備物致享禮與情稱願
追尊萬號冊寶之儀殆為未具迺詔公卿暨百執事考
釋典禮師錫以言臣等嘗無所學誠不足仰副聖孝幸

承綸命何慶如之欽惟成吉思皇帝應天順人靈承眷
命沈機深略開闢如神加之好謀能聽知人善任故智
勇之士皆樂為之用平西域四十餘國破會河百萬之
眾如取諸掌不二十年十分天下有其九神功履德蓋
與軒后同符豈特比隆湯武哉謹按謚法睿智天縱無
所不知謂之聖安民和眾克定禍亂謂之武閔休偉績
此其大綱固已出於強名然惓惓稱敘諄諄摹擬屈勉
而不已者庶幾髮髯形容之萬一贊成聖孝之至伏請
恭上尊諡曰聖武皇帝廟號太祖臣某等不勝拳拳謹
議至大二年冬十月 謹按議無年月今特以年表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無者闕太尉尚書左丞相臣脫虎脫謹率文武百官再
拜頓首言臣聞奉先之禮莫大於尊祖誅行之實莫重
於正名永言孝思則基命不祧之廟崇徽稱而詔無極
又國家之急先務也欽惟太祖皇帝稟龍朔之英姿握
貞符之聖瑞有發強剛毅之勇有聰明睿智之神造邦
之初靈旗所指懷其德者望之如時雨畏其力者仰之
如雷霆衝孽奠琮爭先為快用能砥平列國鏡清寰宇
古所謂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非應乎天而
順乎人能若是乎臣追服先猷參稽禮典憲章焉吳謂
之法天初創寶圖謂之啟運兼聰善謀之謂聖克育天

下之謂武伏請上尊諡曰法天啟運皇帝廟號太祖臣
脫虎脫等謹議冊文 謹按翰林視草載元貞二年
加上太祖聖武皇帝曰應天啟運聖武皇帝光獻皇后
曰翼順光獻皇后睿宗景襄皇帝曰仁聖景襄皇帝莊
聖皇后曰顯懿莊聖皇后冊文四道至大二年冬十月
二帝二后皆請諡於天其祝文直曰加諡又改應曰法
翼順曰翼聖又在光獻字下不曰改諡竊恐前冊尊號
議而未行者歟并錄之以俟參考其文曰維元貞二年
歲次丙申某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言
伏以規億載恢帝業垂裕於無窮建顯號施尊者不一

純節子枝語卷三十八 三

書而止爰請命於上帝將武符於後人載稽禮經厥有
彝典欽惟太祖聖武皇帝英姿不世神武應期惟解衣
推食於初年見君國子民之大略肇基朔土諸部悉平
繼啟中原百城隨下奉將天討默運玄機陰陽不足以
喻其慘舒風電不足以比其開闢夏主稱臣而款附金
人舉國以播遷明命倣歸大統斯集量包宇宙開混一
之規模訓示子孫具不刊之典則惟予小子獲紹不基
方當繼體以守文敢不奉先以思孝茂揚景鍊庸補闕
遺謹遣攝太尉具官臣某奉玉冊玉寶加上尊諡曰應
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伏惟至靈在天昭鑒逮下

允膺盛禮永福皇圖謹言 維至大二年歲次己酉冬
十一月庚辰朔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伏
以恢皇綱廓帝統建萬世無疆之業鋪闕休揚緯績遵
累朝已定之規式當繼統之元蓋有稱天之誅孝弗忘
于率履制庸謹于加崇欽惟太祖聖武皇帝陛下淵量
聖姿睿謀雄斷沛仁恩而濟屯厄振籌策以馭豪英惟
解衣推食於初年見君國子民之大略玄符顯握諸部
悉平黃鉞破麾百城隨下裔土兼收於夏孽餘波克殄
於金源蕩蕩乎無能者迹遠迫於湯武灑灑爾其為訓
道允協於唐虞根深峻嶽而維者四焉囊括殊封而統

純節子枝語卷三十八 四

之一也肆予小子承此丕基兩祇見於太宮桓僂臨於
端辰祚垂鴻而錫裕尙期昭報之申牒鏤玉以增輝政
緩彌文之舉謹遣攝太尉具官某奉玉冊玉寶加上尊諡
曰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伏惟威靈昭假景况
潛臻闡繹吾元與天並久謹言
睿宗仁聖景襄皇帝 先諡景襄皇帝 帝諡景襄
尉尙書右丞相臣脫虎脫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
臣聞祖有功宗有德則必饗之烈廟嚴昭穆之序盡遠
孝之義於是乎在然而易名之典未聞有以奉揚先烈
則於繼承追遠之禮或有所未至歟此聖孝所以惓惓

於備物典策也欽惟睿宗皇帝濬哲之資膺於文祖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以言其功則定中夏以啟國疆以言其德則秘金縢而代丕子雖居藩冲抑淵龍自晦而篤生聖緒同文九有開萬世無疆之祚究其謨烈蓋有所本矣臣謹按謚法利澤萬世曰仁叡智天縱曰聖德行可仰曰景闡土有功曰襄請加上尊謚曰仁聖景襄皇帝廟號睿宗臣脫虎脫等謹議謚文 元貞二年冊文曰維元貞二年歲次丙申某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伏以至德難名於穆乾坤之大孝思罔極有嚴祖考之稱稽遺美而載揚乃守文之先務弘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五

宣令聞茂對耿光欽惟睿宗景襄皇帝秀拔神支淵潛龍德英武內根於仁孝溫文外秉乎謙恭先事而謀臨機善斷當軍國撫監之際赫風雷冊伐之功川蜀威加宋人爲之褫氣鈞臺戰捷金源遂不能兵闢土宇而清中邦翊炎圖而隆寶運策勳天府歸美皇靈方靖命於上蒼思保安於宗社祥開後聖光啟皇元致今日之隆平蓋孫謀之燕翼惟天縱其睿智故澤流於子孫至仰擬慕之誠虔舉增徽之典詢諸輿議允洽至公謹遣攝太尉某奉玉冊玉寶加上尊謚曰仁聖景襄皇帝廟號睿宗適守先猷仰聖靈之如在式垂歆鑒降福祉以無

疆謹言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謚議

至元三十一年臣兀都帶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臣聞自古二帝三王功德隆盛或以一言而褒稱或以兩言而增美是以爲臣子者莫不顯揚祖考崇孝道也欽惟先皇帝在位三十五年海宇無虞羣生咸遂中統至元之治蹟遠軼周漢其聖德神功蕩蕩巍巍詎可以言語形容勇猛臣恭奉詔旨集禮官參攷謚法伏念先皇帝從諫如流好善不倦推赤心於人腹斷大義以宸衷早建皇儲繫神器之歸廣樹宗子壯維城之勢而其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六

剛健文明被加四表篤實輝光照映百王茲非聖德乎命將出師弔民伐罪潛運機於不測倏應變以無方席卷雲南臣服交管高麗納貢遼海通津宋國削平長江失險勦倖天地光顯祖宗茲非神功乎若乃順天道而不可觀人文以成化豈不謂之文也銷禍亂於未形戢兵戈而不用豈不謂之武也雖曰守成而繼述實同創業之艱難伏維皇帝陛下德享天心孝繩祖武爰從踐阼首議追崇臣謹按易名之典兼聽善謀曰聖聖不可知曰神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承命不遷曰世伏請上尊謚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臣兀都

帶等謹議

謚冊文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五月庚戌朔越九日戊午
孝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言曰臣聞繼志述事非盡
孝無以致其誠表行誅功非定謚無以稱其實肆邦彝
之具舉惟天道之協從欽惟先皇帝應錄授圖體元立
統蚤從潛邸茂著徽稱爲治之基有常經國之略則遠
役用衆智獨斷於衷總攬萬機如指諸掌內朝廷外侯
牧等咸迭降罔不適中先教化後刑名本末相循亦皆
有序在御殆逾於三紀推尊合冠於百王若夫惠及困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七

窮恩加降附慎終如始每存好生之心保小以仁特示
包荒之量擴聖猷之鴻苞沛膏澤之醇醲方其泰運漸
亨戢濟多難離綱復綴混一四方傳檄而氛祲開澳號
而方維定乾旋坤轉不足以喻其機雷厲風飛不足以
比其捷至於嘉言博采惟典謨訓誥是師諸藝畢延盡
陰陽圖緯之學考音律以創字畫參古今以制禮儀振
耀威靈肅陳兵衛白旄黃鉞時則親巡犀甲彤弧止於
不用其聖德弗可及已神功茂以尙焉蓋文之所加者
武之所服者大是以升崇吉祔揆卜剛辰謹遣攝太尉
臣兀都帶奉冊寶上尊謚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

世祖伏維睿靈俯垂昭鑒思皇多祐錫美無疆謹言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謚議

至元三十一年臣兀都帶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
伏奉四月十六日詔旨追尊皇考曰皇帝其應合行典
禮令有司以次討論以聞者臣等不勝大願謹集禮官
參稽古典欽惟皇考皇帝望隆震長性稟乾綱有聖德
以昭先功有孫謀以燕翼子參決庶政以正萬邦子惠
困窮以固大本又能崇儒重道知人善任天下陰受其
賜矣至於視膳問安克其子職承顏順色具得親歡聲
聞洋洋達於四海矣臣等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慈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八

下好與曰惠任賢使能曰明慈惠愛親曰孝德垂後昆
曰裕伏請上尊謚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臣兀都
帶等謹議

謚冊文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五月庚戌朔越九日戊午
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周武膺符道
建文王之號晉武踐阼遂正文考之稱比擬未必盡同
追崇蓋有彝典而況有其德而無其位豐於功而尙於
年粵若我皇考其取後尊親之義乎願惟寡昧嗣纂丕
圖天付有家動欲繩於祖武考昔作室今曷致其孝思

欽惟皇考皇帝言德温恭聖功果育顯諸神而藏用膏
其施而未光明堂前一星位將有屬洪範九五福壽則
難全其於預國政親軍旅之時無非審治體得民情之
事弭兵日本廣先皇柔遠之仁立教天庠示聖代崇儒
之德身衛斯文於不朽人被其惠而莫知直以勸姦去
惡而為明匪徒視膳問安之為孝此特舉其大者固將
無能名焉感十年霜露之懷永言維則紹一統乾坤之
業有開必先思貽令名允為首議重以造庭之請用答
在天之靈謹遣攝太尉臣元都帶奉冊寶上尊諡曰文
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伏惟尊祖嚴父積慶有源雖大
命之未集潔英光之如存誕膺典禮永祚皇元謹言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九

顯宗光聖仁孝皇帝諡議

秦定元年攝太尉臣乃麻帶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
言臣聞天道不言而歲功成聖人無為而天下化蓋其
誠德先立神功自然變通莫測默運於冥冥之中有不
期然而然者矣欽惟皇考殿下以裕皇之長嫡懷泰伯
之至仁讓位成宗恪守藩服內固本枝而宗黨輯睦外
綏邊鄙而風塵不驚茂累朝援立之功崇一代夾輔之
制執謙沖而退處暢信義以交孚民無得而能名天與
之而同大及茲神人之乏主實為厯數之有歸恭惟皇

帝陛下出震宮而乘六龍握乾符而統四海如日斯照
靡幽不明如天之高無地不覆社稷以固宗廟以安天
地順成民物熙洽非神變默運無為而成不期然者歟
臣乃麻等恭奉詔旨稽之典禮孝莫大於嚴父禮莫先
於尊親號所以著功諡所以表行謹按易名之典能循
前業曰光智睿天縱曰聖大德好生曰仁德通神明曰
孝請上尊諡曰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臣乃麻帶等
謹議

諡冊文

維秦定元年歲次某月朔越某日孝子嗣皇帝臣某謹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十

再拜稽首言臣聞祐命自天嗣無疆之大歷歸尊於父
報罔極之深恩追慕孔虔孝思維則我世祖宅中於方
夏詔裕皇總政於儲闈詒孫謀以長以賢撫軍事維藩
維屏於皇昭考始受晉封祖武是繩主龍興之重地人
心攸屬開燕翼之宏規茂隆綏輯之勳弗逮崇高之養
遠承至德入纂丕基商祖玄王昔咸宜於百祿周宗西
伯祈永保於萬民蓋今古以同符寶幽明之協贊敷揚
緝典涓選剛辰謹遣攝太尉臣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
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伏維聖靈赫濯如日照臨歷
祚延洪與天無極謹言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謚議

太保中書右丞相臣塔刺海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
言臣聞昔者聖帝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莫不愛敬事
親之道宗廟祀先之禮推明其本而致其尊稱焉況我
國家聖祖神宗列聖相承尊祖之典具有成憲率而行
之所以正本始之源而示民德之厚也欽惟皇考皇帝
粹精之德發乎天性泰定之光通乎神明居藩之日貽
謀鍾愛慶源奕奕已見之於世祖皇帝英鑒絕識之表
矣裕皇軫惠隆福慈祐優於出閣之禮重其食采之地
皇畿之內不遠千里雖有德無位未能究宣皇靈之澤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十一

而振振信厚子孫千億宜君宜王天之所授密舒於當
璧歷紐之瑞者有自來矣臣謹按謚法之德升聞曰昭
睿智天縱曰聖克昌厥後曰衍德通神明曰孝請上尊
謚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臣塔刺海等謹議

謚冊文

維某年歲次某月朔越某日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
稽首言臣聞顯親所以爲子追遠所以厚民矧必百世
祀而位弗隆爲天子父而養弗逮是宜稱秩以達純誠
欽惟皇考皇帝淵穆行容神明莫測文孫文子鍾至愛
於兩宮宜君宜王膺具瞻於四海當璧之祥未卜乘履

之跡已遙興言欲報之恩昊天罔極對越有成之命夙
夜惟寅昭哉之德之升聖矣生知之異行莫衍於昌後
嗣而有天下孝莫孝於配前烈而茂本支念茲繼體之
初益切中心之慕謹遣攝太尉臣奉玉冊玉寶上尊謚
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伏維明明降鑒序於祖宗
攸濟攸寧永錫祚膺謹言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謚議

太保中書右丞相臣塔刺海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
言臣聞繼體守文之君有大德於天下者必有顯號以
著其尊稱之美三代而降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易名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十二

義率循斯道欽惟大行皇帝以大明獨斷之姿享六葉
重光之祚嚴恭寅畏簡在帝心蓋自燕翼論謀鴻圖纂
厥所以監於成憲施之政化而達乎天下已洋溢於仁
心仁聞之實矣粵若臨御以來嗣守無逸肇禋祀以類
上帝教胄子而建國庠肆赦眚災惟刑之恤非所謂欽
乎中外輯寧邊鄙不警寄國本於維城之任人謀與能
秘璽之傳決於定見非所謂明乎聲教所漸執玉奠琛
之國九譯所不能喻者莫不稽首臣屬非所謂廣乎致
養東朝恪遵慈訓用能於十四載享國之閒慎終如始
非所謂孝乎臣謹按謚法克順成憲曰欽照臨四方曰

明德化遠及曰廣繼志述事曰孝請上尊諡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臣塔刺海等謹議

諡冊文

維某年歲次某月朔越某日孝子嗣皇帝謹再拜稽首言臣聞稱天之誅表名實之至公法日而名庶形容之可擬維帝王之有諡蓋今古之彝章欽惟大行皇帝稟上聖之資撫重熙之運當裕考龍升之後承世聖燕翼之祿武威肅振於遐荒文德誕敷於華夏業業謹盈成之戒愉愉盡孝敬之誠罷勤遠之兵邊燭弭而苗頑格遺直指之使皇澤宣而民瘼除九族刑敦陸之風萬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十三

治隆平之治爰酌奉常之議用昭吉耐之文謹遣攝太尉臣奉冊寶上尊諡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伏維睿靈在天孚嘏在下茂膺典冊錫羨邦家謹言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諡議

攝太尉臣野先鐵木兒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體用兼該名實斯稱古之君子者能兼而有之其生也必得其名沒也必表其行備物典策詔諸往牒章章可考我國家以武功奄九有聖聖相承宗廟保之重光翊奕至於大行皇帝躬上聖英毅之資得文武弛張之道貞符鼎命有開於天出閭之初

神聖授受寄之以維城驗之於當璧執天下之左契而為謳歌朝覲之所羨望固有在矣是以代邸奉迎四方風動嗣服未久王政所先嚴徽號以奉母慈建國儲前彰友順親親而仁民所以愛物貴德而賤貨所以勸賢厲之以秋霜肅殺之威濟之以時雨涵濡之澤既仁且惠何以加此皇風遠暢邊鄙肅清車攻之政不必修采穢之成不必遺而數十年未賓之遐裔一旦懷服五兵既假六典具陳乃飭鑾輿祇謁文祖大宮之庭三詣裸獻之禮畢親舉前聖之所未遵昭來世之所可法而又躬承長樂日候寢門怡志以盡其歡作宮以安其養孝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十四

誠天至近古所無此其懋功全德臣妾億兆之所共知者謂之宜孝其然乎臣追服先猷參稽諡典大德好生曰仁慈仁好與曰惠重光煥麗曰宣德通神明曰孝伏請上尊諡曰仁惠宣孝皇帝廟號武宗臣野先鐵木兒等謹議

諡冊文

維某年歲次某月朔嗣皇帝謹再拜稽首言臣聞顯天錫命守文之德難名慎始敬終節惠之典啟後欽惟先皇帝以聖紹聖由仁行仁粹祖考英毅之姿體文武弛張之道膺符命以啟運分寶玉以展親蠲租賑粟恒煦

燠于疲癯獄貸刑每專精于欽恤小善弗遺天覆地
載也荒服不置博施濟眾也重以孝友天至聖敬日躋
親裸獻於太宮躬問安於長樂舉未遑之禮施之子孫
殫至樂之誠養以天下光被四表叶相神人於是邊燧
弭宵皇風洪暢百萬里弗通之殊俗數十年未通之遐
梗一旦懷服五兵悉偃于舜見之矣于湯有光矣屬升
崇於吉耐宜誕受於鴻名謹遺攝太尉臣奉玉冊玉寶
上尊諡曰仁惠宣孝皇帝廟號武宗伏惟睿靈在天昭
鑒速下允膺大禮永祚皇圖謹言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諡議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五

攝太尉臣脫歡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臣聞自古
守成之君有功降德盛光昭後世奄棄天下者必易其
名而節其惠蓋臣子之誠思所以顯揚祖考欲報之於
罔極也欽惟我大行皇帝聰明天縱文武生知發在潛
藩屬成廟賓天而竊臣擅權謀危社稷賴神機獨斷一
清宮禁行國家靈長之祚慰臣民愛戴之思俾神器以
有歸佐皇綱而復振其大有為之資乾旋坤轉應變而
不可測者矣尋膺顯冊位正元良而翊贊之功監撫之
政海內陰受其賜逮武宗還返於霄宮際昌運不承於
大祿廓重明而繼照布庶政以維新禮樂典章於焉大

備以至設科取士崇儒重道建儲宮而固國本廣胄學
以明人倫述累朝之宏規稽治古之彝典兢兢業業以
御宸極怡怡愉愉以奉慈闈誕推惻隱之心聿廣生成
之化其殊勳偉績巍乎蕩乎詎可以言語形容於髣髴
故臣脫歡等考諸典禮參以諡法睿智天縱之謂聖化
成天下之謂文克慎成憲之謂欽繼志述事之謂孝大
德好生之謂仁請上尊諡曰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
臣脫歡等謹議

諡冊文

維某年歲次某月某朔越某日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六

拜稽首言臣聞觀其諡而知其行著王者之不稱禮于
廟而諫于郊實邦家之彝典雖天地之大莫能擬議而
臣子之情宜極形容爰體至公式揚景鑠欽惟大行皇
帝聰明冠占勇智自天初大德之陟遐生內對於不測
乃從潛邸獨運聖謨正神器於幾危定乾坤而重構豐
功盛烈奮立一時偉望英聲洋溢四海尋被武皇之歷
試納大籙以弗迷由母弟之懿親膺元良之重寄取法
廟主曾之道隆奉養東朝因心之孝至及嗣歷服益
見猷為日恆月升廓昭代文明之治海涵春煦推聖人
博愛之仁至於敦勸農桑不嗜田獵每覆奏於庶獄必

惻怛于宸衷肇設制科以待天下之士特旌死節以勵天下之忠臨御十年終始一德身衛斯文而不倦人由其道而莫知克謹持盈諒多遺美屬升崇於吉耐用祇薦於鴻名上以慰在天之靈下以協造庭之請是諏剛日備舉緝儀謹遣攝太尉臣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伏冀睿靈俯垂歆鑒流光有永錫羨無疆謹言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諡議

攝太尉臣乃滿帶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臣聞五德乃造化之權輿三統爲帝王之常道古今不易之理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七

也洪惟聖元龍興朔陞戡金滅宋世祖皇帝在位幾四十年帝道王綱垂裕後昆悉有成憲故厯以授時行夏之政則其統可知矣宋以火王其色赤金從所勝當水色尙黑國家以黑爲諱衣天下緇流以黃則其德亦可知也混一之初日不暇給而大經大法固已迥遠三代其規模可謂宏遠矣然而興禮樂考制度其於後人蓋有望焉敬惟大行皇帝陛下英毅邁往稟上聖之資明斷有餘爲守文之主度精誠以肇禮祀廣廟寢以安宗祏任賢能以稽典禮制車服以備制作豆籩有楚圭璧展陳犀象瑟之鏗鏘羽毛千戚之兆綴三數年開典

章文物燦然而成一代之制禮樂斯備神人大和宗社奠安天地咸若蓋諡所以知行故大行受大名臣謹按諡法思能作聖曰睿備物成器曰聖化成天下曰文協時肇享曰孝請上尊諡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臣乃滿帶等謹議

諡冊文

維泰定元年歲次某月某朔越某日嗣皇帝某謹再拜稽首言伏以瑤圖續緒神已御於鼎湖玉冊揚休禮宜升於太廟悼降年之不永儼立政以如新爰述徽猷以傳信史欽惟大行皇帝文明天縱剛健日嚴辨姦邪於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六

嗣位之初彤庭祇畏廓儀注於治朝之際清廟肅雍絕封勅以 檢人申憲章以勵多士罰茲無赦令必惟行君臨三載而有成知周萬物而莫隱豈運逢艱否大命靡終然號謹追崇尊名是昔遣攝太尉臣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伏惟炳靈有赫歆格無違耐于新宮以妥以宜謹言

以上出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二寶韻諡字下

炳姓光緒丙戌春季攝紳湖南清泉縣新城司巡檢炳遂湖北荊州人

百姓丙戌春季擢紳雲南開化府同知司獄自福慶四川會理人

信姓甘肅金縣訓導信中選平涼人

禮姓御史題名碑雍正八年禮山奉天人由刑部郎中擢御史巡察順廣大轉太通道

朱子語類百二十六問近世王日休立化如何曰此人

極不好貪汗異常曰如此何故立脫曰他平日坐必向

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蕙楊雜記云日休生平行略

具費袞梁谿漫志又有淨土文十卷其論淨土頗簡直

大儒必不妄詆或少年有遺行耶余案王日休即淨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十九

家所稱龍舒居士也明黃諫所撰書傳集解引王氏日休書解今雖不傳是龍舒亦嘗留心經學不獨刻意往

生已也

秣陵有莫愁湖許仙屏撫部振禱曾屬余作記余因循

未有以應也然莫愁亦正白雉攷永樂大典三千五百

七十九引安陸州志云莫愁村在湖廣安陸州古樂府

云莫愁石城人今莫愁村在漢江之西舊所居地多

桃花春暮花落流水皆香又賈塹亦有莫愁溪邵守樂

章辨云莫愁者不知何代人而名盛於唐史禮樂志意

者其為宋人乎載諸樂府者自周房中樂及楚漢中之

曲下迄于隋煬帝之汎龍舟凡數十篇以世次為序其

間載石城樂宋臧質所作而繼曰莫愁樂石城樂所出

也次於臨川王義慶烏夜啼而列在隨王誕襄陽曲之

前二王皆宋人也自此而後始敘齊梁之曲則知其為

宋人無疑也又李義山詩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

有莫愁容齋三筆則云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

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

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此莫愁者洛陽人近世周美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二十

成西河一闕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

誤指石頭城為石城乎樂書志云莫愁善歌謠古詞云

莫愁在何許住在石城隈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鄭

谷詩云石城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舫

艫江岸還飛雙鷺鴛王璜詩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

些下嶺州張適正詩紛紛花雨暗江頭兩岸煙村喚莫

愁艇子只今誰是主方知身世是虛舟項安世詩云再

冉水上雲曾聽屈宋鳴娟娟水中月曾照莫愁行大典

五百七十九又引宋易上遂詩莫愁村千古行人說莫

愁村依舊石城頭不知艇子今何在漢水滄浪空自流

此可補人莫愁湖志也然必謂莫愁為安陸州人

又何據乎洪容齋以為兩莫愁見容齋則調停之說耳

直隸居庸關有石刻佛經至正五年刻合蒙古畏吾女

直梵漢五種字余謂得此等碑刻數十種則金元國書漸可尋繹也

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譯佛說老母女六英經凡三百六十四字為有韻之文疑原本有音韻故譯者特變文體譯之俟攷

唐李長者華嚴經論會釋卷五云勝智立法幢豎建大慈心堅固摧慢山遊寶路藉蓮臺成妙悟是三字韻語亦注釋家之變例又云豁達為神情相應真情亡智立想絕悲存國聲遐布隨根受益一雨普滋百卉齊得如空谷響稱擊成音諸機獲益任智無心刹那無際焉存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注

古今亦有韻語

春秋襄二十九年左氏傳吳公子札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云云正義曰昔有當塗貴邳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有曰好善仁擇人鑿雖有仁心鑿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劉炫以此言亦有所切於彼按此以近時人事證古經傳實注疏之變體

釋文之例但解音義惟莊子外物篇視若營四海釋文云夫勞形役志以應世務失其自然者也故堯有九龍之喻舜有卷縷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豈

不或信哉此條自為議論與原書無涉實釋文之變例也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尚書中候卷中云皇道帝德為內外優劣散則通也詩大雅洞附正義余案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屢見詩禮正義此文蓋言皇道帝德對文則為內

外優劣而散文則通也非必中候原文馬氏輯書既多故偶有不照周禮地官師氏疏引中候堯曰皇道帝德附正義所引惟皇道帝德四字為中候本文也

漢書翟方進傳李尋奏記曰輔湛沒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按此術數家所謂隱曜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注

金史諸班勃極烈即今所謂大貝勒也諸班今國語讀如諸謨巴非戈什按班之按班也勃極烈即貝勒譯字互異耳猛安謀克猛安即國語之明安華言千也謀克今譯語作木科族也此官蓋即元之千戶矣諸班勃極烈岳倦翁魏鄒錄三作諸版字極立

遼史百官志云遼有五京上京為皇都餘四京隨宜設官有三京宰相按此即元制行中書省之所本

劉太傅藏春集過也乎嶺即北征錄之野狐嶺遼史后妃傳吳主李昇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此殆與今西洋所製火水油相近惜其法不傳也

通雅四十八云正德末嘉州開鹽井偶得油水可以照
 夜土人作炬呼為雄黃油是煤油之礦明時蓋已發現
 東國史略高麗忠烈王四年令境內變元服時自宰相
 至下僚無不開剃唯禁內學館不剃左承旨樸恆呼執
 事官諭之於是學生皆剃恭愍王元年王辨髮監察大
 夫李衍宗諫王悅解辨是元時辨髮令乃獨行於高麗
 大智度論卷五十六云梵天已上更無有王諸天是欲
 界天諸梵是色界天伊餘那是大自在天王其眷屬神
 仙有二種或天或人按大自在天王即摩醯首羅亦即
 溼婆也伊餘那或其又一名歟南條文雄言大自在天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凡百餘名譯者宜錯出也

春秋僖十九年左氏傳用鄩子於次睢之社杜注此水
 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孔疏引劉炫
 云昭十季季平子伐莒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舊不用
 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邵瑛規杜持平曰後
 漢志郎邪國下云臨沂故屬東海有叢亭劉昭注引博
 物記曰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
 之社彼用人於亳社傳言始此次睢之社恐東夷舊俗
 相沿如此余謂古之巫教大抵妖妄相仍合之河伯娶
 婦則誣民之說往往有之故魯之大旱輒欲焚巫亦以

其水旱氛祲自云能致耳東夷者必久居中國如嶠夷
 萊夷之類以其奉行異俗故夷之矣

牟子理惑論云吾嘗遊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
 以此觀之漢時于闐已為佛國矣不可以後入之回教
 轉疑其初也釋法顯行記曰于闐民篤信佛多大乘學
 今人謂怨罪為饒罪宋人已有是語所謂得饒人處且
 饒人是也然此字蓋沿於唐人永樂大典三千五百七
 十九引建德志云黃饒村距城四十里相傳黃巢為亂
 欲過郡時陳尊宿在城中語郡人曰勿憂乃織大草履
 置之城西三十里外木杪賊至視之曰彼有人焉遂出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境後因名其地言為黃巢所饒蓋俗語也地產烏桕絕
 桂甲於州境內

吾嘗得堪輿家鈐記書題趙汭撰按汭為黃楚望弟子
 通春秋學未必為此等書也後閱新建曹家甲地理原
 本說云明初吾鄉長潭趙子方看地神驗流傳有紅鸞
 經七十二龍水法乃知趙汭者趙子方之誤也惟紅鸞
 經等書余未之見 案趙汭有葬書問對余曾見之是
 趙東山固深於堪輿之術者特未必為此鈐記耳
 永嘉之學薛季宣極為闕博今文集具存而地理叢攷
 一書已佚不可見余於永嘉大典曾錄得幽州一卷時

宋失其地固已久矣錄之亦足見其考核之勤也

堯典申命和仲宅朔方曰幽都注朔方北方也山海經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

今雲中西北七百里有丹慶州之北有黑山黑水出焉禹貢冀州九

河同為逆河入海島夷皮服之貢自夾右碣石入河爾

雅燕曰幽州藪昭餘邠又東至孤竹謂之四荒職方幽

州山盤巫閼鼓奚蕘川浸河涉淄時并州山恆藪昭餘

邠川浸庫池嘔夷沫易商之幽州地包幽并東漸碣石

周分冀堯東界達于肅慎肅慎中朝時女真國舊靺鞨也以為幽州涑

易以南入并州矣詩柳梁山韓侯受命奄受此國因以

為伯然則韓侯幽伯也漢幽州部周之亳燕朝鮮故地

并州西部得朔方之境蓋自大河恒水以北周禮夷漢

魏分東郡置平州而慕容氏資以造燕并州西部自漢

末入匈奴管末紫頭虜入幽州益強大為後魏唐立平

盧安東盧龍幽州人同雲振武單于天德軍節度得漢幽

并州地而義武軍亦頗得其南土易幽都之境自秦漢

魏為匈奴烏丸之境首魏而下為奚契丹唐衰契丹取

平盧及營平州地至晉盡以盧龍大同等軍予之迄于

中朝為契丹南境而我之河北東路亦頗得易水以北

為涿水西肅慎西二圖繪左地入契丹未能詳盡者尚

當考見之云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幽州契丹有高粱水清泉河落馬水也唐立僑順州

石勒所置君子幽州北唐僑順州永清

河南漢平谷城在昌平有九度水唐僑順州長鄉

北安樂城在西北昌平有九度水唐僑順州長鄉

有大防山清從迴城水古聖水也唐僑順州

義州瑞州夷賓州黎州治石窟堡唐僑順州

師州治都鄉武清泉州地有潞唐僑順州香河

城橋州治武清泉州地有潞唐僑順州香河

次有常道城唐昌易州地有潞唐僑順州香河

水也中易水南易水也安國河易水也南易水

荆卿城漸離城范陽城加夷城長安城漢刺史李宜

為唐五回縣移封邑治唐五回山東麓在西滿城

契丹昔置秦涿州范陽城唐五回山東麓在西滿城

關在北平地涿州范陽城唐五回山東麓在西滿城

西在平昌地固安范陽城唐五回山東麓在西滿城

北平塞軍武可汗軍唐僑順州懷戎

中古涿廣水也有阪泉涿鹿山歷山大關山

軒轅丘也維鳥山東麓有涿鹿城小密城

居郡塞在東北東麓有涿鹿城小密城

谷郡地唐自居唐以上飛狐唐僑順州

悉為懷州唐僑順州

城地矣蔚州唐僑順州

興唐刺州唐僑順州

陰館城神武唐僑順州

永興 礮石 龍門 懷安 雲州

西有白登山火山純真山東安陽氏高柳參合

十有七年年差殊靜言思之固雖氣運使然亦豈智力之所可恃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誠哉是言也今江東幸甚際遇繡衣部使者拜都廉使暨憲府諸公勉勵一道儒學分刊十七史桐川偶得南史以學廩不敷勸率諸儒纂匠鏤梓時重其事荷郡侯呂公師舉提綱於先繼蒙郡同知張公雲翼借僚屬振領於後遂成此書江左後學感廉使幸惠之德不淺也蜀人荆東寅忝郡文學屢勉與力因喜書成傳之永久與天下覽者共之故藉為引筆序其顛末云大德丙午立夏拜手謹書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先曾大父詩業錄卷上云邵子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盡皆春羅念庵次其句云寅到戌時觀月窟子逢申處起天根天根月窟分朝暮識得未分方是春按未分者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時也雖識之而春字尚須從往來字看出月窟上加觀字天根上加起字妙義環生分朝暮以為往來似從舊解陽生于子子為復子至巳在天根陰生于午午為姤午至亥在月窟為允要之邵子言其體念庵言其用三十六宮盡皆春即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之義因人身皆具八卦所以云三十六宮也舊解以卦數奇

偶之數當之皆可此不過解三十六宮之名耳乃崔念陵力闢其非謂卦以六爻顛倒成宮惟乾坤坎離大過中孚小過八卦各為一宮餘五十六卦則兩卦合為一宮此三十六宮所由名故上經三十卦得十八宮下經三十四卦得十八宮此論殊覺支離此乃言一身行易之道即天地四時百物行生之道之妙耳竊意邵子之言實與魏伯陽參同契合無闕易理念庵所言則所謂用活子午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宋明兩代宗室之名多有字書所不載者明以五行為次終則復始故其字尤不足然宋宗室之載在世系表者其字已可異之甚雖擬名者之咎亦朱制之未善也今略錄於此如熙僖訃漆嘗奔術琿序寔鑣羣諱詭遼藁穢邇睇御慮烈等字皆非世所經見古人命名使易識別此則徒增詭誕而已
三代以前之巫官即西方古時之祭司長也管禮耕巫咸說云書序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又君爽巫咸又王家馬季長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鄭康成曰巫咸巫官此舊說也至偽孔傳乃云巫氏也孔疏申之云案君爽咸子賢父子並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不知巫官在周以前並非細職蓋即是重黎之流

故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則巫之爲官明甚呂氏春秋勿躬覽云巫咸作筮亦可爲巫官之證他若南華逸篇云黔首多疾黃帝立巫咸以通九竅郭璞巫咸山賦序云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此二巫咸雖非卽書之巫咸而巫醫事相類近亦可知巫之爲官而非氏也顧項遏絕苗民首命重黎絕地天通唐堯協和萬邦首命羲和欽若昊天何獨於巫咸疑其非大臣而謂不可與治王家哉余按屈子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又淮南子墜形訓巫咸在北方高注云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揚雄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三

反騷云選巫咸兮叫帝闔疑巫咸以人名爲官名唐虞之義和卽殷時之巫咸矣 周禮籒人掌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云云注巫皆當爲筮字之誤也劉敞七經小傳云注改巫爲筮然經云掌九筮之名字旣作籒不可又以筮爲籒矣此乃前世精於籒者九人其遺法可傳也古者占籒之工通謂之巫更咸式等曰皆其名也辨季宣尙書古文訓世本云巫咸作筮徐世溥榆溪詩話云詩至唐聲直是有別傳卽用字亦不得泥古者如子規在史記瘞書作秣鳩今從子規則輕秀若書作秣鳩則癡拙矣此等豈非聲外別傳南

榮子曰蟬螻長虹一物也又皆一東韻而律以蟬螻押則滯矣三百篇固有不可入律詩者也余謂此唐與六朝之界限不獨聲外別傳也序記之文韓柳猶用奇字廬陵以後乃湛然清激與此正相同耳文章之變出於自然非一代人作意爲之也

劉融齋說文疊韻云南音有入聲北音亦有入聲南謂北無入北方學者常以不聰謂之雖中原音韻有入作平入作上入作去之目其實以入聲問之北士具能答也惟北入由去而直下南入由去而曲下卽如敷凍穀之不同可見穀聲似如不似凍似者爲直不似者爲曲是以南備四聲之韻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四

如東北謂之三無南止三聲之韻如支北謂之四如支之北入爲近古也案融齋此條說最粗疏北方之入聲特知韻學者於入聲字故促其音使別於去聲耳察諸市井問諸田里其不能分晰舊矣五胡迭擾四裔交侵中國正音僅存南服融齋猶以北入爲近古不亦僞乎宋王灼糖霜譜云唐史載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卽謂揚州上諸蔗柞瀋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甚熬糖瀋作劑似是今之沙糖也蔗之技盡於此不言作霜則糖霜非古也紀文達筆記自言幼時自有夜光稍長則不恒有猶時

復一見或以為有異稟矣余案明代西人艾儒略性學
粗述四云問人有夜半乍醒目中乍光能見室中之物
即可讀數行之書俄頃遂滅何也曰古者西土曾有一
王名地白略者夜間睡起忽見光焰追維其故乃由視
覺之氣自腦至目原具內光或人此氣甚旺睡久更聚
其目乍開其光迸出正如水開水注已久其開一開水
即猛騰故此光氣倏爾能照須臾氣盡仍在暗中也按
此當屬光學二百年來西人光學尤進必有能質言其
故者艾儒略所述猶擬議之詞耳余夜閒亦偶能視物
與紀文達地白略同故願得其解焉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五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萍鄉艾廷式撰

周必大省齋文集十題庚午解牒并易辨說云紹興庚
午廬陵郡秋試數千人預貢者六十有一是廬陵解額
十倍吾郡宜宋時仕宦亦較多也

劉原父公是集三十先蔡古器記云終此意者禮家明

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錄次其世諡迺為能盡之余
謂攷石刻者宜講史學故地輿官制史事是其所急若
攷秦以前金文則原父三語實得其要其外則麻家推
其歲月而已六一講求金石而事事諮于原父固其宜
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也

唐永徽二年正月荊州松滋縣令湯君妻傷氏墓誌銘
云夫人姓傷氏諱大妃京兆鄠縣人其先受氏於傷琳
得姓於湯武父薄俱隋懷遠公成州刺史夫人即刺史
之長女也按傷姓世所罕見得姓於湯武句文義難解
或以湯自號武王故稱湯武猶詩稱武湯歟毛鳳枝關
中金石文字存佚攷云元和姓纂及姓氏急就篇均未
見傷姓

唐永隆二年大都督王善相夫人祿氏墓誌銘毛鳳枝
云祿姓不多見今秦中猶有此姓

風角之說其來甚古惟翼奉風角要候風角六情訣等書今已不傳後漢書張魯傳注引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地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其大義固當如是今世所傳張稷若風角書詞頗簡淨然羌無論說不詳所本又有風角祕書題郁離子內外篇郁離子者明劉文成之自號則固託之文成所著矣然其卷首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得風后以爲相於是風占余以爲軒轅命相略近傳巖此當入周宣夢書固無與占風之事也其分五風五音之風八風八卦之方等說皆與測天賦相同無奇祕語盧召弓補遺金元三史藝文志有王穎三式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風角用法立成十二卷今亦不見

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

文選宋玉風賦注

此翼奉說

之所本三國志方技傳注引管輅別傳曰輅爲郭恩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然則八風五音眞風角家舊說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風角二字蓋出於此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下何休風角注訓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汪雙池戊笈談兵二云風有五音何也曰五音屬日戊己子午宮也丙丁丑未寅申徵也壬癸卯酉羽也庚辛辰戌商也甲乙巳亥角也又云風音生日音日音生風音勝也相

剋凶也如子午日而風音如奔馬驟之或如離羊躡之此相生也若如伐木風之如揚波颶之則相剋之音戴彭風角釋占曰兩軍相遇先明納音察時方所納音爲客謂日支時方爲主風起之時及風來之方時方制納音利爲主納音制時方利爲客相生爲和不戰

孔子集語卷下引尙書大傳云老弱不受刑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孔叢子亦有此文案此卽曲禮悼菴不刑之義

遼沙門智光龍龕手鑑序云郭遂但顯於人名香嚴惟標於寺號

魏晉六朝人詩句頗有可證經典異文者如陸士衡挽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歌詩云友朋自遠來此論語有朋自遠方來之異文也

文選二十八李善注引

嵇叔夜幽憤詩云庶助將來無

馨無臭疑毛詩無聲無臭三家詩必有作無馨無臭者

故叔夜用之曹孟德苦寒行云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

哀悠悠疑亦毛詩滔滔之異文謝元暉晚登三山還望

京邑詩云誰能纈不變李善注云毛萇詩傳曰鬣黑髮

也纈與鬣同是纈卽鬣之異文也謝康樂擬鄴中集詩

暮坐拈鬣鳴李注云毛詩雞棲于桀毛萇云雞棲于桀

爲桀桀與揭音義同是揭卽桀之異文也

張茂先女史箴施衿結離

今本訛

李善注云毛詩云親

結其襦毛萋云襦婦人之帷也襦與離古字通是離卽
襦之異文也

陶淵明讀史述於七十二弟子云恂恂舞雩莫曰匪賢
俱映日月共飡至言是以冠者五六童子六七合爲七
十二人乃晉人舊說不始於皇侃論語疏也又淵明時
運詩云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閑詠以歸言童
冠齊業是亦以爲孔門弟子言延目中流則淵明所見
本浴乎沂或竟作沿乎沂矣王夫之四書釋疏云改浴
爲沿者乃王充之徒論非
退之筆解
之屬說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四

顏氏家訓書證篇每稱江南河北本異同孔沖遠正義
亦折衷於定本故以六朝人文字攷訂經典雖不必悉
關經師家法要以見唐以前傳本之殊別耳
二程遺書云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若何若曰白日
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谷閒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
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
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曰此
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案程子信
養生而不信輕舉以養生之學近於醫家非神奇之類
也然必以仙爲天地間賊則亦拘墟之見夫使造化之
機果在人手則孰爲竊孰爲不竊亦何庸辯其是非乎

惟居易俟命而素隱行怪不爲則儒者之正論耳賦字
論語惟原不遜弟近於行怪
故夫子斥之以其有害於人也

顏氏家訓云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種
植又云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居均適寒暄
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爲夭折者吾無間然
此意與程子略近六朝人所以好言服餌也然參同契
云廣求名藥與道乖殊野葛巴豆學者所宜慎耳
彭士望六書采序躬庵文
集四云予嘗同歐陽憲萬過西洋
人見其書皆鏤銅版用羊皮摹之讀者甚勤恆視日晷
而愛日問其字其長者笑曰君中國字俱從耳識吾字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五

從眼識之君輩字非人授不識也案鄭漁仲以爲西方
長於耳治中國長於目治與此說似相反然當授學之
時則中國字音必從目授而西國則但知拼音之法便
可隨字而呼此西人耳識目識之說也國初人頗喜酬
酢西人雍正以後乃轉隔膜耳
唐傅奕請除釋教疏云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
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案此事漢魏史籍不載後魏楊銜
之洛陽伽藍記序例云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既有
寺四十二則緇徒必有數百人是魏晉之間其禁不嚴
特髡髮者必歸朝典則不得自由此可揣而知也西漢
叢語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三年
官賜額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闢提
著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為招
去闕者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唐武宗毀佛寺制云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
俗尼僧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
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
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三
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案招提蘭若與寺不同蓋
有大小公私之別孫可之集復佛寺奏云武皇帝籍羣
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
於羣髡矣然制云二十六萬五百人孫說似有未諦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六

明馬文升疏云國制僧道府各不過四十人州三十人
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
四十五萬額該僧三萬七千九百餘人成化十二年度
僧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所度僧道又
不下二十萬其該五十餘萬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
論之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足當京師一歲之用此與
孫疏可相發明明史孝宗即位詔禮部議汰諸寺法王
至禪師四百三十七人刺麻僧七百八十九人華人為
禪師及善世覺義諸僧官千一百二十人道士白真人
及正一演法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是所汰猶不及二

十分之一也

明馬歡瀛涯勝覽錫蘭國其王係鎖俚人崇信佛教人
皆不敢食牛止食其乳每將牛糞燒灰徧塗其身王與
庶民每晨調牛糞水遍塗屋下之地然後拜佛古聖國
王係南毘人崇信佛教國人有五等曰南毘曰回回曰
革令曰木瓜其國王國人皆不食牛肉頭目回回人皆
不食豬肉王與回誓定云爾毋食牛我無食豬互相禁
忌每晨王上殿浴佛訖令人取黃牛淨糞水調遍擦殿
內地而牆壁又將牛糞燒成白灰研細布袋盛之常帶
在身每早洗面畢取糞灰調水擦其額并兩股間各三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七

路此為敬佛敬牛之誠按此等風氣皆傳自天竺其所
載古里王弟撒沒梨以金鑄一犢謂之聖主則婆羅門
祀牛之事而古里傳訛者也
明鄭曉今言類編云北虜凡求貢必糾諸部落在塞上
挾我邊臣幸其緩入許奏聞入貢轉展二三月虜必深
入雁門太原之禍皆然總督鎮撫所奏番字文書往往
誇述也先之事中間又多不遜語通事人不敢譯聞止
云內多番字不能盡譯豈四夷館分班學業而不解番
文乎按明人譯學荒疎今世所傳十國譯語亦無蒙文
則當時不能譯讀或非盡由諱飾也

金幼孜北征錄云因渡水得一木版上有虞字上命譯史讀之乃祈雨之言虞語謂之札達華言詛風雨蓋虞中有此術也是明初譯學尙精

宋劉貢父與韓持國論侍講不合稱師書彭城集二十七云天

禱時侍臣皆坐侍講亦坐乾輿之時侍臣皆立侍講亦

立其後有事者立無事者坐侍講亦立亦坐皆出入主

之旨豈嘗為侍講特定禮而謂有司之失自數十年來

講官豈皆不辨禮義而叨居其任乎又云今侍講逾時

予坐以示尊德樂道何苦議論是宋時侍講本有賜坐

之禮周益公二老堂雜誌二云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

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書故左右史兼講者亦

曰侍講是崇政殿說書即侍講之職事而名位稍後者

也然官職曰侍講曰說書輒毅然以師禮自居不稍誤

乎

王弼州觚不觚錄云袴褶戎服也其短袖或無袖而衣

中斷其下有橫摺而下復豎摺之若袖長則為曳撒腰

中間斷以一線道橫之則謂之程子衣無線道者則謂

之道袍又曰直掇此三者燕居之所常用也邇年忽謂

程子衣道袍皆過簡士大夫宴會必衣曳撒是重戎服

而輕雅服吾未之從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八

明徐禎卿翦勝野聞云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居遠疆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此似倭人語矣又云聞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

以博戲按賀蘭山即今之阿拉善也與日本何涉而指

以為言耶且倭之拒元所恃者神風也日本至今猶而

乃以陸戰自矜耶

金幼孜北征錄記明成祖語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白

色草木皆白產虎豹亦自所謂長白山也按此說近謬

明時於邊事固多譌傳耳

說文醫字下云古者巫彭始作醫按世本云巫彭始作

治病工此說文所本然則三代以前巫醫之術未嘗不

通也至扁鵲屈於靈巫則事已分矣春官龜人注引世本

越絕書八巫里句踐所徙巫為一里去縣二十五里又

云巫山者越軀神巫之宮也死葬其上去縣三十里許

又云江東中巫葬者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於中江

葬之巫神欲使獲禍吳人船去縣三十里

劉原父重黎絕地天通論公是集三十八云男不耕女不蠶以

事神為俗下者乃為巫祝略計天下常百萬人

魏了翁師友雅言曰周禮女男巫職須如國語楚昭王

魏了翁師友雅言曰周禮女男巫職須如國語楚昭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九

問觀射父謂民之精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宜則其明能光照其聰能聽徹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余謂巫者中國之古教而觀射父所言則聖人因俗而裁之者也楊誠齋庸言曰古之巫者一今之巫者三謂老釋自巫之教託於二氏而三代以前之巫祝已不復存矣

太平御覽七十引歸藏云昔黃帝與炎神爭鬪涿鹿之野將戰筮於巫咸曰果哉而有咎按此可知巫咸為古巫之通名

唐書王績傳績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傲古作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十一

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顧亭林詩云俗史不知人寥落儒林傳意蓋譏歐宋也余按宋周益公東宮故事承明集九云通既有門弟子魏徵等仕唐為宰相嘗預修隋書乃不為通立傳意通嘗妄比聖人徵若過有推尊必貽譏於後世是以略而不載歟惟五代舊唐書於王績傳末云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今既不傳固無足據是劉胸書本有通傳而遺失不傳益公又云本朝太宗皇帝遂謂通有缺行故不得立傳是新唐書之不立通傳乃遵用太宗之訓也亭林以俗史譏之固未審耳

唐楊炯王勃集序云楊盈川集卷三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講業於龍門其卒也門人謚之曰文中子按以文中為謚與諸書異按盈川又於鄭韓終徵揚於荀孟是文中子似非偽書舊唐書經籍志儒家類中說五

宋釋契嵩鐔津文集十書文中子傳後云讀劉响唐書

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祖果曾作元經矣績死於貞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上文云績東臯子有績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靜董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宋楊誠齋文集卷一駁配饗不當疏謂張浚宜配饗高宗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十一

而駁洪容齋所議為不當也誠齋之推浚云身兼文武之全材心傳聖賢之絕學其詞亦過矣周益公奉詔錄卷五記酒熙十五年四月御筆云楊萬里奏內云今日侍從數人之附其議不亦過乎又云張浚之功不言其敗亦近於不公如早來宣諭兩去之如何奏來按楊洪並因此出外然洪之所議乃公論即孝宗亦以為然也錢辛楣詩論韓侂胄云一樣喪師兼誤國符離未戮首謀人誠齋論其五功而諱其敗蓋誠齋嘗為浚所薦故感其推舉之恩耳 思陵錄卷下亦載孝宗言昨日諭冷世光洪道雖是輕率楊萬里未免浮躁又云上因此不

然萬里指鹿為馬及侍從數人附其議之語予曰兩去之足矣蓋孝宗之意固是洪而非楊特益公與誠齋素交甚深而誠齋氣節又為同朝所重故辭叔似以汲黯比之罷議而兩去實調停之說也誠齋之子長孺作其父墓誌云為容齋所辭也鶴林玉露云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又云時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此則至公之論也

宋陳龍川論傳注云景祐慶厯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廢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十三

後文日盛而此風稍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論乎龍川此論可與宋景文啖助傳論並觀在南宋尤為特識因以知朱子留心注疏當時殆無其儔也

黃山谷集題浯溪碑詩臣結春秋二三策刊本春秋或誤作春陵翁覃谿校本以春陵為是袁文藝牖閒評則云曾親見山谷手書作春秋余按楊誠齋浯溪賦文集卷十八云靈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

之二三策也則原文宜作春秋作春陵者乃譌誤也今之律賦唐時蓋謂之甲賦權德輿答柳冕書云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又舒元輿論貢舉書云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拆經誥侮聖人之言

王謨江西攷古錄說文云南昌人謂犬善逐兔草中曰莽江西方言始見此書今已無此稱謂然楊雄方言又云南楚人謂草為莽亦漢時豫章人語而其義各別余案南史胡諧之傳云諧之南昌人上欲獎以貴族盛媼以諧之家人語俛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十三

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俛語帝大笑所謂俛者蓋猶僞楚之僞實六朝輕薄之詞非古昔相沿之語故說文方言皆未有此稱也當時所謂正音亦第以金陵為正爾一切經音義十六引晉春秋云吳人謂中州人為僞人俗又總謂江淮間雜楚為僞人隋書經籍志有王長孫河洛語音一卷蓋以金陵洛下為正音南北朝時風俗如是然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其以帝王都邑參按方俗考覈古今為之折衷權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然則以帝都之音為正

音者古今所同然也元以後則別有官話不盡合於京音

淮南本經訓云倭人之子女高誘注倭音雞囚繫也是

倭乃醜詆之辭非種別之目明沈德符野獲編記高新

鄭譏嚴分宜云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此韓昌黎謂

時俗謂江西人為雞蓋猶是倭之別字也

洛陽伽藍記楊元慎譏南人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自

呼阿儂語則阿傍此亦輕詆之詞不得即謂吳語為阿

傍語也史通稊說篇曰南呼北人曰僂西謂東胡曰虜

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

明楊士奇三朝聖諭錄記永樂二年進呈救邊將稿上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十四

曰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

悞事他日編入實錄卻用文余謂中國語言文字不能

合一其間已用一譯人矣語言麻世遞變而文字雖閱

久可通是以古譯今也各國謂中國文字難解者由多

此一轉譯故也 隋書經籍志云後魏初定中原軍容

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

教習謂之國語按隋志有國語號令四卷又蓋軍事不

尚繁文而號令尤宜秘密北朝雖漸染華風至於軍中

猶沿國俗固其宜也今制軍中口號亦舊五代史契丹

王阿保機善漢語謂姚坤曰吾解漢語但口不能言懼

部人效我令軍士怯弱故也蓋知其意矣後魏書咸陽

王禧傳文帝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

上習性已久或不可革三十以下見在朝之人語言不

許仍舊違者免所居官按此所斷北語蓋析代之音耳

非鮮卑語也魏文帝時開國已久其時國語蓋已不甚

通行矣

明宋濂洪武聖政記曰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

唱迭和又使北方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

祀典神祇飾為隊舞諧戲殿廷按元時所謂正音即今

日所謂官話矣中原音韻所記固可攷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十五

元范德機木天禁語馬御史云四方偏氣之語不相通

曉互相憎惡惟中原漢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

喜習說詩中宜用中原之韻則便官樣按此即以官話

為中原之韻今日通行之言語猶相類也

瑪吉士論地球云論五洲之語言文字約五百八十種

歐羅巴語音五十三通用者十有七大西洋大呂宋意

大里亞佛蘭西四者乃羅馬辣丁語所分派者也亞里

曼賀蘭弗拉萌芽大尼遜典那華按印那威六者乃古調多

尼加語所分派者也英吉利其語乃辣丁調多尼加二

國所并者也厄羅斯烘哥里按印那威亞伯羅尼亞布威

彌亞四者乃古斯加拉窩尼亞之語所分派者也額力

按即阿西里西

其語乃古額力西國所傳回回其語乃回鶻

又名回紇國所傳者也亞細亞語音一百五十三通用

者十有五一回回一天方一伯爾西亞一回紇按此又

與回紇分一中華一滿洲一蒙古按此書竟不知一日

不甚可解一琉球一暹羅一越南一阿瓦一印度一西

藏等語亞非里語音一百一十五其通者五一伯爾卑

勒一壹的科鼻一尼幾里西一哥布達一桑哀等語其

天方語亦通行此州之北方亞美里加語音則有四百

二十二其至通用者除土語外多來自別州南洋阿塞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廿六

亞尼州語音百十有七通用者惟馬來語音也按此書

言五洲語音之數殆不足據今時西人必有詳攷之書

俟訪而譯之

古人讀書不以四聲分義葛稚川所論好好異讀蓋已

詳之自晉以後此例漸嚴然日近繁碎故古有其音而

後失其讀音亦復不少詩揚之水不流束蒲毛傳蒲蒲

草也鄭箋云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成許

相協箋義為長今則一蒲之音未詳其異耳是晉人之

音隋人已失其讀矣周必大文苑英華序平園續云如

切磋之徒驅馳之驅挂帆之帆僊裝之裝廣韻各有訓

聲而流俗改切磋為效課以駐易驅以席易帆以仗易

裝今皆正之是唐人之音宋人已失其讀矣故校書者

必先知當時之音而後能定所用之字不宜輕為改易

疑誤後學也

俄人宜萬甯鐵木真用兵論自注云成吉思汗殲滅韃

韃種民殆無噍類之說是一二史家所傳而托孫氏信

之然此說有甚難信者何也殺盡人口眾多之種人極

非易事例之絕滅猶太人之舉歐洲諸國屢屢為之然

不啻盡歸無效至今其種人猶蔓延世界一也若實有

慶殺韃韃種人之事何有其名尚存於支那韃種人初

遷徙流寓

於支那 亞細亞之西部及歐洲之理乎且歐洲大陸蒙

邊外 古來來襲前固未知韃韃之有無者也夫攻略家殺抗

敵之種民然服從者必不殺如韃韃民富饒而其戶數

達七萬黨派亦分數個此數派中豈無少少心服者乎

若謂諸派悉相抗敵無一降者則吾曹之意想所不及

也蓋成吉思汗制韃韃時戮其不服而撫循其服者以

為己用此可無疑且嘗為三萬騎之將與惹拉爾烏濶

交戰於波米羊地方之克特克即韃韃人而成吉思汗

之寵臣也故亞細亞西部及歐洲轟其勇者不外韃

韃之兵因攷昔時亞細亞西部概稱歐洲人云佛郎哥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廿七

人蓋凡破亞刺非亞兵而絕其侵略之喀爾爾馬爾德里及其部兵皆是佛郎哥人因此等在彼十字軍中最高為饒勇之故是以其名特著也韃靼之名震於歐洲大陸與此例正同矣 支那北境種族中最勇烈者名托托爾其民分四種曰蒙古曰克烈曰泰赤烏曰韃靼游牧興安嶺及鄂爾昆河之間

楊誠齋文集二十羅德禮補注漢書序云漢書舊注有

郭璞臣瓚輩數十家及顏師古後出兼百家而無百家余按景純在臣瓚之後且未聞注漢書也誠齋蓋因璞有子虛山林賦注而誤記耶惟誠齋稱羅氏書古文奇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十八

字分章別句其據也有依其證也有來是於小學必有可采而迄今一字不傳為可惜也

周文忠平園續稿四漢兵本末序云臨江徐筠孟堅既為漢官攷四卷李天麟仲祥又惜司馬遷班固不為兵志於是究極本末類成一書注以史氏本文具有條理凡中外諸軍若將帥之名與夫賞功罰罪經成簡稽兵器馬政參互討論略無遺者按天麟與錢文子同時據此序其書較補漢兵志似更詳備亦惜其不傳於世也楊盈川王勃集序云九歲讀顏氏漢書撰指瑕十卷是顏監之注唐初人已不滿之誠齋乃比之吳道子畫杜

少陵詩恐未然也趙雲崧廿二史劄記云漢書之學唐初人所競尙當時顏師古外又有劉伯莊撰漢書音義二十卷姚班漢書紹訓四十卷顧允漢書古今集二十卷李善漢書辨惑三十卷余案顏監之注既不述其叔游秦之決疑又不錄姚察之訓纂撰善之病必不能無乃諸家盡亡而顏書獨著亦其幸也

明陸鏡病逸漫記云國朝修永樂大典亦宋朝修冊府元龜之意余按大典依韻排列實用韻府羣玉之例而引書必載出處又與大唐類要太平御覽相同其與冊府元龜絕無因襲之處蓋由當時民間未見此書故擬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十九

議多非其實也

孫淵如序孫馮翼重集世本云永樂大典為姚廣孝諸臣奉勅撰所錄古書皆金人俘獲北宋內府圖籍余按大典所引如東觀漢記風俗通姓氏篇之類皆在宋佚以前而廣韻則舊本宋重修本釐然分載尤可寶貴余見者僅八百九十餘冊然可集錄者甚多今更庚子之變殆不復可問矣

同年繆柚岑補孫主事俄游彙編云俄崛起於唐季多土蕃宏土種類又稱為西底阿土蕃其說出西人當必有據又云案後漢書西羌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族為

種號今俄制國中人名載時憲書凡人家生子擇吉日所繫之名命之貴為王子賤為奴隸胥同此稱此亦一證余謂此說蓋沿黑龍江記呼俄人為老羌之誤俄人遵希臘教命名亦當用希臘先賢與羌俗不相類集編又謂西人記載謂勃爾噶利人本亞細亞民族遷歐東境以牧為業五百五十九年與斯拉完人合兵濟大鵬河略馬幾頓德賴斯進入東羅馬勃爾噶利人豈即土蕃宏士種歟

宜萬甯鐵木真帖木兒用兵論云蒙古本遊牧之蠻夷其不重宗教固無足怪其鄰邦支那人亦置之不論然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二十一

成吉思汗於宗教所施政略洵可謂斟酌時勢者彼生於基督教民與回教民苦戰歐洲之世洞知此宗教之誑惑及同宗異派之競爭能通其情勢且長於政治之才故以宗教為釀恨之端並不容之而實有統一世界之志於是百宗同一保護而待之絕無親疏厚薄之殊又深知僧侶能籠絡民心故特加保護如戰於花拉思模士丹之時所以保護者甚厚故彼國僧徒歸服者不少乃設禁令使宗教之徒甲派不得害乙派而成吉思汗自不偏信何等宗教凡有才識之人不問何教皆得立於汗之朝其關政事宗教法發布於成吉思汗子

孫之世者今人所得知者如左

- 一 可畏仰撈造天地唯一天帝事天帝即給予生死禍福且取捨我所禱者也一旦知天神唯一而非二則容忍宗派可任事物知覺之所嚮
- 二 回回教大僧正誦可蘭經文者回回教僧徒淨洗遺骸者有信神祈念之聞望者醫員或乞丐等可以免租稅勞役及為公眾之義務事
- 三 非選立於諸侯將軍等之克里爾搭伊議會不得為汗若犯此禁者可處死刑由公選為汗者以成

吉思汗一族中教育最完知識最博材能最著超拔之人為限其有違法度之大本被剝汗之尊位者併其親戚及其扈從可並囚之所以囚之者一則罰其釀此亂端一則絕其報復之患也惟失汗位者及其黨輩必給衣食及普通物件毋使缺乏特不許他人與之交通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二十二

於蒙古襲汗位者特限於成吉思汗之後嗣及苗裔汗崩則國之縉紳在波斯之成吉思汗後裔苗裔曰色之喪服詣宰相而後選名可為嗣君之人祈誓上帝而後扶掖新汗至宮殿或帳幕中央鋪設黑氈之所使之坐告之曰舉首望太陽汝所自知寫影無盡

之造物在位中能遵天帝所指示其威權崇赫非在
地上者之類汝若違天帝之意則受罰被罪所餘者
只今所坐之一氊而已汗於是有所問曰汝等奉朕
命乎朕有所命無論何地不敢辭乎汝等恭敬謹慎
跪朕之前乎朕有所殺戮不敢拒乎則皆曰臣等敢
不奉命汗乃斷言曰然則自今朕言如刀劍矣大臣
等乃擁汗搖動之於氊上明示民庶以大位定之事
而後使陞玉座畢此儀大臣乃釋喪服更紅衣束帶
立汗之法行於蒙古以來弊害頗多為禍亂之本
終致蒙古之滅亡成吉思汗遺命立窩闊台時憬然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三

若有所悟如欲廢棄此法例者云

四 成吉思汗戒其後世子孫禁飾位號唯使稱汗
又謂汗於接臣下談論之間宜用實名蓋憂後世子
孫喜諛而好佞也又謂花拉子模士丹以驕詭致敗
而以彼乃以地上神影之爵自誇是為覆轍然成吉
思汗子孫在波斯者概不遵守此遺訓云

五 蒙古本無文字成吉思汗取畏吾爾之假名使
兒童學之又使編輯亞沙即烏爾之律令以蒙古語
此律令鑄刻銅板平時祕藏之汗即位之日及有大
事之時諸侯會集乃取亞沙決事此慣例今尚存於波斯云

成吉思汗律令中有明示交戰及圍城法者汗之子孫
久久遵奉亞沙不止猶回回教民於可蘭經文每定時
日使朗讀之於大眾中蒙古現行例中類成吉思汗律令者多願支那人當編法例引
用亞沙者也此律令不知至今尚祕藏於支那及蒙古否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三

傑如帖木兒者為重使之槓桿得利所以帖木兒異於
成吉思汗之趣向也蓋成吉思汗雖何等之宗教未嘗
偏倚而使其軍人生攻略之熱心者全由別種之法矣
元史本紀至元二十七年河南福建省臣奏請詔書用
漢字帝命以蒙古語詔河南漢語詔福建按元制以河
南為漢人福建為南人故有此分別矣 近人莊忠誠
蒿庵集云遼金國語解為攷古不刊之書前人深識遠
慮無過于此余謂此但可解史而於當時之文字殊無
益也金史締達傳云是時女直字設學校命訛離刺等
教之其後納合椿年紇石烈良弼皆由此致相位勸學
如此然金源之文字果能傳於後哉

唐初調發百姓西戍四鎮東戍安東此邊徼所以多中
國之種也南宋契丹女直人歸正者分置諸路此南方
所以有戎狄之裔也唐時回鶻中有漢城見雍陶送于中丞使北蕃詩自注
明李賢天順日錄曰韃靼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昔

幸遠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
定以為樂土多不願來上曰吾亦悔之余嘗詳詢譜牒
今鎮江揚州各府多有蒙韃苗裔久已相習而安矣
良知之說陽明不能守也傳習錄問聲色貨利恐良知
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卻須掃除蕩滌勿
使留積余按食色性也之說孟子所未嘗非然既須掃
除蕩滌則所知殆未盡良乎此不如徑改曰清淨本然
較良知二字為直指本體也

二程遺書曰萬物皆有良知如禽鳥中做得窠子極有
巧妙處是他良知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二

是學其他皆是學人只為智多害之也余謂論人必求
其初生夫禽鳥能做窠子亦豈其初生事乎凡知覺皆
屬知凡運動皆屬能手之能持足之能行血氣既充則
自然能之此可謂之學乎亦何關多智之害乎張子正
蒙云天良能本吾良知顧為有所喪爾夫致中和而
天地位育孰致之我致之也張子之言乃內外一如之
理非儒家之說也若楊誠齋庸言曰性者生之良知心
者性之良知水潤下火炎上性也火始然泉始達心也
以心性分知能則其說愈支離矣

明鄭曉今言類編云南京城大抵視江流為曲折故廣

表不相稱似非體國經野辨方正位之意大內又迫東
城且偏陂卑窪太子太孫宜皆不祿江流去而不留山
形散而不聚非帝王都也以故孝陵欲徙大梁關中長
陵竟遷北平接近時包慎伯頗譏江甯城為不合法明
人已有此論矣然江流山勢六代所同國雖偏安而祚
傳三百以南方而論固猶在臨安之上耳

明高拱病榻遺言曰知道了遵祖制蓋不納之辭也按
本朝批摺亦多用知道了字然其義與報問同是與

明制雖同而實異又有 御批僅一覽字者多在附片
中蓋正摺允則亦允正摺不允則亦不允也讀邸報者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三

往往不解其義云東坡表忠觀碑用制曰可字章實齋
譏之曰非宋制也或曰宋制當何如余曰宋制凡可其
奏者則曰三省同奉聖旨依此見於宋時書籍及宋人
文集者至多無煩觀縷也 本朝批摺亦恆用依議字
蓋依字猶用唐宋以來故事矣今制屬官謁長官必開
平生經歷具手摺呈上其末句云須至履歷者按宋人
則云至履歷者無須字宋人奏疏有貼黃略似摘由又
似旁注 國初猶行之王崇簡冬夜箋記云奏疏揭其
要書於後謂之貼黃外封所書事曰日月謂之引黃明
崇禎元年從輔臣李文敏公國檮請章奏倣古人貼黃

之法撤節要粘原本以進是當時貼黃已與宋制稍異
宋制節要謂之撮白江鄰幾雜誌云審刑奏案貼黃上
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貼黃今則有附片而無貼黃然
附片轉有似宋之貼黃者特與 國初之貼黃則迥異
矣歐陽永叔歸田錄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
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
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
宣敕者亦用劄子按劄子與今制摺子大略相似非時
奏陳則不用題本之類也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二十六

類惟頗加詞采耳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云今之履
歷古之脚色也通鑑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
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注色者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
宋末參選者具脚色狀

羅泌路史餘論云後世禮闈戶不復見而夷蠻之中容
或存者周隋蠻夷傳言巴梁間俗每秋祠祀則里之美
鬻面者迭迎而尸祝之柳道之人祭亦取於同姓之丈
夫婦人伴享此則尸之餘事而今巫童方士亦有憑身
附體之法余按尸祭蓋古巫家之事而聖人裁之以禮
則與巫家絕不相涉此可思而得其故者也通典謂古

人質樸華夷同俗則不知聖人因民始同而未異矣魏
鶴山師友雅言曰禮失則求諸野向見靖州祭鬼皆以
人爲尸

白虎通曰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爲均中國
也卽爲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見詩鼓鐘疏蓋禮所
以別華夷故有同俗而斷無同禮也

周百詩四書釋地又續曰經傳所言中國與諸侯者卽
禹貢甸侯綏方三千里之地其曰四夷及蠻貊者卽要
荒二千里夷蠻之地也今人言中國必盡九州之域言
四夷輒以爲夷狄戎蠻不登版圖之區失其指矣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二十七

文選李善注引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卷二十七
又曰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卷二十七又曰轅馬顧
悲鳴五步一榜程卷五十八又曰嚴父潛長
夜慈母去中堂卷五十九又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
樹枝以解長飢渴卷三十一又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
有何微卷五十五又曰有烏西南飛熠燿似蒼鷹卷五十五
又蘇武答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卷五十五
蘇武答李陵詩曰雖乘雲附景不足以比速晨覺失羣
不足以喻疾卷五十五
又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爲瑕穢動增泥滓卷五十五

明王元美藝苑卮言云錄蘇李雜詩十二首雖總雜寡
緒而渾樸可詠固不必二君手筆然非晉人所能辦也
如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
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
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仰若雲間星忽若割長帷仿佛
河梁問語

桂未谷札璞云唐呂元泰上書曰比見坊邑相率為渾
脫隊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灌衢路鼓舞跳躍而
索寒焉案索寒卽乞寒睿宗時詔作乞寒戲其俗本於
薩末韃卽撒馬兒罕唐書康居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三

發為樂是也元宗因四夷來朝復作此戲張說上疏曰
乞寒未關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余案
周益公承明集九云唐明皇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禁
乞寒胡戲以殊中國之儀也殆知所本近者詔旨禁止
掉箆謂頗近胡裝蓋得王制五載巡守考禮正樂制度
之義殿下宋光宗又謂服飾音樂之近胡者皆當禁止此
孔孟之意也

元微之立部伎詩自注云太常丞宋沈傳漢中王舊說
云明皇雖雅好度曲然而未嘗使蕃漢雜奏天寶十三
載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異之明年祿

山坂

釋名釋首飾云穿耳施珠曰瑠此木出於蠻夷所為也
蠻夷婦女輕淫好走故以此瑠瑠錘之也今中國人儗
之耳案莊子德充符篇云為天子之諸御不穿耳是穿
耳之風周時有之既穿耳必有瑠飾矣三國志諸葛恪
傳云母之子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汪中舊

錄並有此說劉熙以為出自蠻夷其言殆誤
楓窗小牘汴京閨閣妝抹凡數變至於翦紙襯髮膏沐
芳香花鞦韆履窮極金翠今聞虜中復爾如瘦金蓮方
盤而丸遍體香皆自北傳南者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三

天香樓偶得云隋時改丙為景唐初修晉書凡帝紀中
丙子丙寅之類皆仍隋舊書景子景寅余案賈為唐諱
故遂諱丙與隋何涉而云悉仍隋舊乎虞虬升之不學
於此可見

桂未谷瀕遊續筆云雲龍蠻夷有羅平山卽水經注
開隔初與外人不通有鹽井無文字以皮為衣以星辰
辨四時以草木紀年歲有六年一花十二年一實者又
云漢時蠻夷以布為賦說文賓南蠻賦也喙南郡蠻夷
寶布是也今猺夷所織品目甚多紋理精好粗者如縑
細者如錦羊毛所績不亞羽紗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

夷知染采文繡屬氈帛疊闌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
按哀牢今永昌地陸雲士尚谿織志云獯莩人後住元
謀女負擔男抱兒最潔其人能詛呪變幻又善變犬馬
諸物

又云周書王會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
通典有尾濮木繇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熨濮春
秋釋例云建甯郡南有濮夷無君長各以邑落自聚故
稱百濮案唐書南蠻傳有三濮則文面濮赤口濮黑熨濮也今順甯所名蒲蠻者
卽濮人蒲濮音近而論

張橫渠經學理窟五云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

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
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
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
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
美惡據此則道學家朱子之前張子已頗取相地之術
惟埋帛養魚今南方久不用此法矣
葉水心序陰陽精義曰朱公元晦聽蔡季通豫卜藏穴
門人襄糗行紼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
常患也

札璞一車牽思變季女逝兮傳云變貌案說文變墓也

與思變意合余謂从心从女之字往往相通說文之變
卽戀字故以慕訓之毛詩之思變季女則猶之思齋太
任思媚周姜思字語辭變字乃形容語也傳說確不可
易桂氏不通句例故有此誤

盧仝有春秋傳見許彥周詩話
汪容甫舊學蓄疑云通典一百七十七襄陽郡穀城縣
下引鮑至南雍州記云城內見蕭相國廟相傳謂爲城
隍神城隍之祀始此李陽冰縉雲廟碑在其後矣
元經世大典明葉文莊茶竹堂書目尙載之不知何時
佚去余於永樂大典及羣書所引集成二十四卷僅存

盧略而已今世所傳三卷殘本亦不多見或云藏書家
尙有全裘所未詳也按陸次雲天祿識餘引經世大典
親上納如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又引經世
大典所云火衛注卽音弄是國初人猶及見之

五代史記楚世家周行逢武陵人三楚新錄行逢與徐
仲雅論事然行逢夷音每呼字音多誤仲雅因戲之曰
不於五月五日剪卻舌頭使語音乖錯如此是楚音當
時亦曰爲夷音仲雅之言則猶是南蠻缺舌之意也
張文昌永嘉行云北人避胡多在南人至今能晉語
余案漢人避地多在交州晉人避地半居江表唐末之

亂則五嶺之外士夫集焉此亦氏族轉徙言語變遷之大關鍵也

歐陽永叔歸田錄今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

馬鞍反令婿坐其上謂之上高坐已用椅字

集古錄跋尾五有隋針耳君清德頌君名文徹華陰朝

邑人本周王子晉之後

古今注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

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

乘輿以為武樂

淮南本經訓曲拂迴回以象馮浯高注馮浯二國名多

水故法而像之浯音吾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三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萍鄉文廷式撰

李善文選注亦有用古人之說而不著所出者卷二十

八漢高祖歌注云威加海內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

思猛士以鎮之按大風安不忘危文中子之言也崇賢

蓋善其說而用之卷二十一郭璞遊仙詩注云璞文多

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此字疑誤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

哉按鍾嶸詩品云郭璞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

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崇賢所謂前識蓋即指

鍾嶸而言余謂事實必標出處而論議不妨槩括其詞

崇賢云云諒非掠美近人有撰文選注例者未知曾論

及此否耳

崇賢亦頗糾昭明之誤左太沖招隱詩注云雜詩左居

陸後而此在前誤也此特時代之小舛耳劉越石扶風

歌注云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為一首今此合之

蓋誤余按昭明選錄頗有改訂不依原集故題昭明太

子撰也此譏其與集不同亦非塙論

明徐禎卿翦勝野聞云太祖嘗命僧宗泐往西域求釋

典泐道逢一僧問西域去此幾何僧曰汝頭白行不到

行不到也為我致言明主云云泐歸具道所以帝發書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一

乃卽位時水陸醮齋手書表文也乃止按此所記虛實未可知然求經西竺之事自此而無矣

西人馬留哥波羅嘗仕元世祖時巡視各地其紀行書有曰於成吉思汗一族之封內觀之達夫里斯撒馬爾干喀什噶爾支那等處耶蘇宗徒甚多又如唐古特之都府甘皮安宏壯美麗其居民多拜偶像其教法盛行邪宗按此耶蘇教徒所指爲邪宗耳然卻有尤宏壯之耶蘇寺院三所按此可知也里可溫派人元時固所在多有矣

近年新改策論試士典試者頗尙短篇舉子多以爲謗余按試八股時尙有不滿三百字之禁凡文不滿三百字者以違式論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頭場此例蓋本於有宋則策論之不宜過簡明矣劉原貼出此例三十駁張洞起請乞降等收錄少字賦論進士奏准中書批狀云伏以禮部考試條式頒行天下蓋設公共之格以便程文之體又云業文之人雖務語省亦不於數字之間便成駢贅且施行已久未嘗聞以此爲弊是原父亦不以過簡爲然也張洞在當時頗有名周文忠平園續藁九跋歐陽文忠與張洞書云洞字仲通開封人晁無咎雞肋集有傳任潁州推官文忠實爲守甚重之

姚姬傳五七言今體詩鈔所選多格正調高之作然不

能博異趣所謂見善者機耳又涉筆屢誤如杜詩風塵

三尺劍天地一戎衣姬傳引其叔父薑塢說云宇文周

宗廟歌辭有終封三尺劍長卷一戎衣子山之作也杜

蓋本之按此宋楊文節誠齋詩話之說非援鴉堂創見

也李東川題瞻公山池詩開山幽棲祇樹林姬傳云依

王元美定開山爲開士按此王敬美藝圃擷餘之說元

美藝苑卮言特稱之耳然毛大可論之於前翟儀仲議

之於後其不當作開士審矣姬傳猶沿其誤耶又評黃

山谷題樊侯廟徐孺子祠堂二律云凡詠古詩銘鑄事

蹟裁對工巧此西崑纖麗之體若大家自吐胸臆兀傲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三

縱橫豈以儷事爲尙哉按此論固佳然山谷樊侯廟詩實本二律其第一首槩括樊侯生平兼工論議王伯厚困學紀聞所說正與相同未嘗以遺棄事蹟爲貴也又評陸放翁高標已壓萬花羣一律云梅詩如此句可謂工絕當在林處士高士美人聯上然猶在雪後水邊一聯之下按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乃明高槎軒詠梅詩也姬傳亦以爲和靖作耶姬傳以詞章與考據並重然畢竟於考據之功未嘗致力耳

陸放翁江樓醉中作死慕劉伶贈醉侯句用皮日休夏

景冲澹偶然作結句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贈劉伶作醉

侯語也姬傳以為用唐人詩若使劉伶為酒帝亦須封我醉鄉侯亦誤又此書於前人有字者皆稱字獨於李正己題曰李端亦於例未純

歐陽充公歸田錄卷一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工人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胸為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按營造法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四

式梓人遺制均未有引木經者蓋其書失傳久矣夢溪筆談卷十又云錢氏據兩浙時於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三級錢帥登之思其塔動匠師云未瓦上輕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妻賂以金釵問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定不動匠師如其言塔遂定此當即預都料惟預浩喻皓未詳孰是此法必當載於木經矣 筆談又一條云喻皓木經其書三卷近歲土木之工益為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為之亦良工之一業也據此則宋中葉以後工匠之才轉優於宋初乎

宋書魯爽傳魏主燾南寇爽與弟秀從渡河謀歸南請曰奴與南有讎云云羣臣於其主稱奴猶稱臣也 愚意鮮卑語未知奴字當作何稱譯者不善遠以奴字當之於意義未必適合也王莽正天下奴婢之名曰私屬禁不得賣鮮卑之所謂奴者蓋即私屬而已

土地之祀宋時始盛周益公玉堂雜記云汪季路得御製祭土地文真蹟云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一月日太上皇帝遣具階張宗尹特設牲牢旨酒珍果香花致祭於本宮土地之神神有百職職各不同典司草木土示是供云云是宮中亦祭土地也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五

五祀有門然而未言神也禮記注始有之焦里堂易餘籥錄卷十云漢書廣川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按戰國策趙策鄭同云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注云荆成荆范雖傳注古勇士道應訓荆有飲非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為荆軻非也按殿門畫此即是今之門神禮記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至君釋菜注云釋菜禮門神也門神二字見此其武裝者俗傳為秦叔寶尉遲敬德蓋即古畫成慶之遺宋人楓窗小牘云靖康

已前汴中家戶門神多番樣戴虎頭盔而王公之門至以渾金飾之識者謂虎頭男子是虜字金飾更是金虜在門也不三數年而家戶被虜王公被其酷尤甚

歐陽文忠崇文總目敘釋儒家類云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闕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爲法故自孟軻揚雄荀卿之徒又駕其說扶而大之歷世諸子轉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計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余按此謂儒家不異孔子而不言孔子卽爲儒家敘述源流歐公可謂至審矣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六

九流篇云儒者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是猶用劉歆班固之說又云儒家雖非得真之說然茲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爲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

毛子晉汲古閣刊片玉詞頗有校正文字之功然亦有稍誤者玉樓春詞夕陽深鎖綠楊門一任庾郎愁裏老毛定庾郎爲盧郎引崔氏女詩不見盧郎年少時爲證不知此於老字相屬於愁字不相屬也美成又有宴清都詞云始信道庾信愁多又美堯章齊天樂詠蟋蟀詞云庾郎先自吟愁賦是庾郎愁字乃兩宋人常語子晉改庾爲盧誤矣側犯詞見說文姬酒壚寂靜此用史記

司馬相如傳文姬乃文君之誤毛校乃引辛延年詩改文姬爲胡姬亦與詞意不合也夜飛鵲詞茂茂燕麥茂字不當校改作兔古人用事每不必悉用原文況美成賦別情與劉禹錫玄都觀事何所關合邪任昉述異記云茂葵本胡中葵似葵而大者此美成所本風流子詞寄將秦鏡偷換韓香毛校引樂府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爲證按二句見庾子山集燕歌行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七

無三皇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並祭五帝三王可知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鄭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按此上古君亦稱民之義漢舊儀云祭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是漢猶仍周制卽今時歷代帝王廟之所昉也封禪之七十二君疑六十四民與三皇五帝合其數矣賈公彥引史記特泛言史所記耳非指太史公書羅泌路史以民字爲氏字之誤非是近人西事述云猶太人之始祖曰耶哥伯其人跛一足故猶太人不食畜類腿筋世界地理云猶太教卽中國

人所謂青回教

日本松村介石萬國興亡史云猶太人宗教發達他邦膜拜偶像彼獨能卓然事一無形之耶布巴神

又云回教非基督教然拜威火巴神則同明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回回教以事天為本而無象日每向西拜

天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字兼篆隸楷西洋諸國皆用之

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誅彤星流李善注曰謂冶鐵以灌敵司馬法曰火攻有五斯為一焉漢書曰鑪中鐵銷

散如流星按此實鎗彈之始特古時未有鎗耳五代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八

史記四夷傳錄契丹圍幽州盧文進教為火車地道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爛此即冶鐵灌敵之事

歐陽文忠五代史記以南唐南漢各國為世家此仿史記而失之者也史記之列國皆受命于周五代之十國

則非天子所命且多帝制自為何得以世家目之以此而效龍門非貌同而心異乎然其誤則通史先之劉子

元史通六家篇云梁武帝敕其羣臣撰成通史而漢已還全錄當時紀傳吳蜀二主皆入世家按此不如陳承

祚書並列三國較為平允矣唐修晉書通史具存而遠

宋東觀之法以十六國為載記則史例之善者也

舊五代史紀貞明六年冬十月陳州妖賊母乙董乙伏誅陳州里俗之人喜習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

號曰上乘不食葷茹誘化庸民糴雜淫穢宵聚晝散州縣因循遂致滋蔓云云按上乘之名與近代大乘相似

不食葷茹數語亦歷代邪教之所同也蜀檇杭通正二年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昌著玉

堂集二十卷是王蜀已稱翰林為玉堂唐書藝文志別集類有獨孤霖玉堂集二十卷鄭畋玉堂集五卷

宋玉風賦徜徉中庭北上玉堂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九

編檢出身不諡文者又得一人曰唐鑑嘉慶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官至太常寺卿道光十一年卒諡確慎見曾文正公文集

五代史記四夷傳錄胡嶠陷虜記云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凡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闕

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秘而不言按此契丹祭陵之禮其秘而不言則與今堂子之祭相近五代會

要曰阿保機陵寢謂之明殿此陵所未知亦稱明殿否也

又云機劫子其人鬚首披布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

尤善射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轆劫子則皆散走按轆劫子當卽鞞鞞之異譯實女真之種族也契丹五騎不敢當一鞞劫子此金史所記契丹語謂女真兵滿萬便不可敵矣

又云自黑車子歷牛躡國北行二年經四十三城其語言無譯者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耶嚕云鐵甸疑迭烈之轉音俟考四夷附錄耶律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按相溫卽詳袞之異譯亦作詳穩五代史補沈彬宜春人能爲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第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十

遂遊長沙會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日月銀河轉浪沈乾武穆覽而壯之仕南唐後主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卒按江南野史馬令陸游南唐書均以彬爲高安人惟采異記與五代史補同采異記載廬山道士李谷神言沈彬郎中袁州宜陽人卽谷神鄉里之鄰伍也是所言當得其實矣萍鄉縣志錄彬萍鄉春晚寓居詩縣志誤作宋人云三十無成今四十翊周安漢意空存又云感時傷事皆頭白幾個漁竿遇帝王是彬之志亦宋齊邱之類也釋齊已有宿沈彬進士書院詩云應有太平時節在寒宵未臥共思量固深知其意矣

舊唐書經籍志雜譜牒類有袁州譜七卷萍鄉縣志載唐人書有許載吳唐拾遺錄唐藝文志別集類王穀詩集三卷字虛中乾甯進士第郎官致仕

又張爲詩一卷

全唐詩李徵古宜春人南唐昇元末舉進士第官樞密副使坐宋齊邱黨賜死有登祝融峯詩一首釋虛中宜春人客於馬氏住湘西粟城寺與齊己尙顏栖蟾爲詩友有碧雲集一卷今存詩十四首司空圖有詩云十年太華無知己只得虛中兩首詩蓋虛中曾與表聖往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十一

還且得其意趣云

齊己荆門寄沈彬詩云詩無賢子擬傳誰然則各書所記彬子延瑞事豈不盡足信耶耶律楚材精於卜筮官萬甯鐵木眞用兵論記之云成吉思汗每遠征必從楚材使占星位言其得失又爲勘查其所占筮信否使灼羊支以助政略灼羊支乃中央亞細亞蕃民之筮法至今尙存云按孟琪蒙韃備錄曰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火鐵椎椎之看其兆拆以決大事類龜卜也卽灼羊支之事矣卜記引楊方五經鉤沈云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晉

書夫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躡占吉凶用牛用羊則東北之異也下記不詳何人所撰今世又傳耶律

學士步天歌蓋星命之學亦用十二宮分而本集不載

夢溪筆談卷八云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

厮乱以艾灼羊脾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又有先呪粟

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臟謂之

生跋焦土人尤神之吳處厚青箱雜記云史記稱四夷

各異卜漢書稱粵人以雞卜又有鳥卜東女國以十一

月為正至十月令巫者齋酒肴詣山中散糟麥於空中

大呪呼俄頃有鳥如雉飛入巫者懷中即割其腹視之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有一穀米歲必登若有霜雪則多異災

唐書藝文志兵家類張道古兵論一卷注云字子美景

福進士第按道古事張唐英蜀檮杌載之云武成二年

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文

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為著作郎遷

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

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山蜀赴闕

陳田之亂乃變姓名賣卜於溫江王建聞其名奏為節

度判官又上建詩敘二亂五危七事為同僚所嫉送茂

州安置開國召為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

室諫臣終不能拳蹠與雞犬同食今雖召還必須再貶

於此死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

道古墓至蜀果不為時所容復貶茂州卒於路是其志

有足悲者視韓冬郎固當遠遜比之黃滔徐寅猶當少

過故特表而出之釋貫休寶月集有悼張道古詩注云

昭宗時道古官拾遺以直諫貶蜀中死其詩有天上君

恩三載隔鑑中鸞影一時空句則道古之終不忘君蓋

可知也北夢瑣言卷五云道古滄州蒲臺人擢第拜左補

闕文學甚富介僻不羣所陳二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

已生於世矣後入蜀懼為蜀主所憾無路棲託泊逢開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創誠思徵召為幕僚排擯卒不齒錄竟罹非命也嘗自

筮遇凶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後果

遇害而瘞之是道古之死王建實殺之瑣言又云補闕

深於篆象著書號易題數卷行於世全唐詩云道古一

名峴字子美臨淄人詩二首貫休又有送張拾遺赴施

州司戶詩以陽城擬之鄭遨哭張道古詩云曾陳章疏

忤昭皇撲落西南事可傷豈使諫臣終屈辱直疑天道

惡忠良生前賣卜居三蜀死後馳名遍大唐誰是後來

修史者言君力死正積綱張鷟耳目記云道古博學善

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為詩曾在張楚夢座上時久早

忽大雨眾竄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九陽今已久
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蓋詩非其所長
也

宋元學案卷七朱允升從陳定宇學又師黃楚望五經
皆有旁注而易尤詳有前圖二卷

萍鄉人著述見於唐藝文志者惟唐廩正字貞觀新書
今已不傳而廩所作詩全唐詩亦僅存楊岐山一首然
萍鄉縣志尚錄數篇當是宋嘉定志舊稿今鈔存之亦
足補全唐詩之逸也冬日書黎少府山齋云愛此林亭
絕重遊亦似新山秋同鶴過水落見魚頻映沼荷全綠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十四

侵簷柳尚春惜哉無別墅共作白雲人雲蓋山泉云危
嶠高高幾十層梵王宮裏一泉澄引來石竇明如玉瀉
落山厨冷似冰淨影不關秋賦客清音時警夜禪僧從
茲渡口潺湲去勢入滄溟豈可仍題蔡處士居云一畝
周旋幾十家春輪相次好生涯鷓鴣近晚唳深竹鷓鴣
新晴立淺沙沃衍共知多黍稷寬平仍覺富桑麻當年
何事拋耕釣木笏藍衫兩鬢華

楊夔有送鄭谷詩云一曲狂歌兩行淚送君兼寄故鄉
書是夔亦宜春人又有寄當陽袁皓明府詩袁皓亦宜
春人唐書藝文志楊夔集五卷又元書十卷元餘集一

卷 又總集類袁皓集道林寺詩二卷

鄭谷有贈楊夔詩二首云江湖休灑春風淚十軸香於
一桂枝是夔亦舉進士而不第者也第一句云散賦又
元書高且奇
有寄贈楊夔處士書詩

唐末詩人吾鄉陳陶最有名其七古在義山長吉之間
尤麗而有則頡諸書所記頗多失實者今略爲正之馬
令南唐書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陸游南唐書陳
陶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求見烈祖自度不合乃隱
洪州西山全唐詩陳陶字嵩伯嶺南人一云鄱陽人余
按陳陶有將歸鍾陵留贈南海李尚書詩云楚國有田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十五

舍炎州長夢歸懷恩似秋燕屢繞玉堂飛越酒豈不甘
海魚甯無肥山裘醉歌舞日與初心違又番禺道中作
亦有瘴雨蠻江之感則陶非嶺表人明矣陶有鄱陽秋
夕詩云憶昔鄱陽旅遊日則陶亦非鄱陽人也陶蓋南
康人譚用之有貽南康陳處士陶詩云丹鳳晝飛羣木
冷一龍秋臥九江清以同時人所稱固當不誤孫光憲
北夢瑣言五云大中年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
中似負神仙之術或瞻王霸之略雖文章之士亦未足
憑而以詩見志乃宣父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
淺不足掉鯨尾又云飲冰猿子瘦思日鷓鴣寒又云中

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疏又云一鼎雌雄金液
火十年寒暑鹿麕衣寄語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梭
飛諸如此例不可殫述著癖書十卷聞其名而未嘗見
之又計有功唐詩紀事云陶唐末布衣開寶中人或
見之或云已得仙矣馬陸南唐書皆同其說且以藍采
禾歌實之余按杜荀鶴有哭陳陶詩云耒陽山下傷工
部采石江邊弔翰林兩地荒墳各三尺卻成開解哭君
心以李杜比况推挹甚至張喬亦有哭陳陶詩云先生
抱衰疾不起茂陵閒夕臨諸孤小荒城弔客遺遺文禪
東岳留語葬鄉山是陶且有遺言即葬南康矣荀鶴大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十六

順進士喬咸通進士皆及見陶之死則陶之死蓋猶在
五代之初也陶既通星卜之學又其詩自云已向昇天
得門戶故世遂以為仙去矣陳宏緒江城名蹟記云陳
處士園在東湖南岸陶又嘗自稱三教布衣

釋齊己寄懷鍾陵舊遊因寄知己云貞觀上人棲樹石
陳陶處士在林邱終拖老病重尋去得到匡廬死便休
釋尚顏與陳陶處士詩鍾陵城外住喻似玉沈泥記得
曾邀宿山茶獨自攜釋貫休有贈鍾陵陳處士詩云否
極方生社稷才唯譚帝道鄙梯媒高吟千首精怪動長
嘯一聲天地開湖上獨居多草木山前頻醉過風雷吾

皇仄席求賢久莫待徵書兩度來處士蓋亦謂陶是陶
亦曾有徵書而不肯起也陶隱居西山最久故諸家多
以鍾陵稱之貫休有春寄西山陳陶詩齊己又有過陳
陶處士舊居詩云閑庭除鶴跡半是杖頭痕疑齊己亦
及見陶之死矣

曹松天復初及第年已七十餘哭陳陶處士詩云園裏先生冢烏

甌春更傷空餘八封樹尙對一茅堂白日埋杜甫皇天
無耒陽如何稽古力報答甚茫茫野客叢書賀知章上
昇條云此事正如江南野錄載陳陶不死而曹松方干
之徒皆有哭陶詩之類也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十七

貫休書陳處士屋壁詩種蘭清溪東注處士有種蘭篇
按此篇云種蘭幽谷底四遠聞馨香結處云下有賢公
卿上有聖明王無階答風雨願獻蘭一筐是陶於仕進
之情未能免也

李咸用讀修睦上人歌篇云李白亡李賀死陳陶趙睦
尋相次須知代不乏騷人貫休之後惟修睦而已矣此
亦陳陶卒後之詩也方干有哭江西處士陳陶詩云巢
父精靈歸大夜客兒才調振遺風是陶之死尙在方雄
飛前豈兩南唐書所記陶之事蹟亦多增會歎
貫休杜侯行序云往曾見陳陶與撫州蔡京使君雜言

曰蔡氏行按蔡氏行今不存

唐苑成酬王維詩序云王員外兄以予嘗學天竺書有

戲題見贈又自注云佛書伊字如草書下字涅槃經何

等名爲祕密藏如...字三點別則不成王摩詰集有苑

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戲爲之贈詩然

則山西吉文唐人固頗能通解也唐書藝文志別集類

苑咸京兆人開元末上書拜司經校書中書舍人貶漢

東邵司戶參軍復起爲舍人永陽太守釋貫休上東林

和尚詩道祇傳伊字此伊亦當是三點伊開元詔撰唐六典李林甫

委苑成見大

唐新語卷九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徐凝送日本使還詩天眷何期遠王文久矣同是唐時

固以日本爲同文之國

張喬有送某待詔朴球歸新羅詩是唐時賓貢進士之

外各國人其事於唐者固不少也又有送寶貢金夷魚

吾一作奉使歸本國詩云渡海登仙籍還家備漢儀蓋成

進士後卽充使也金朴皆東方大姓張籍有送金少卿

副使歸新羅詩則新羅王之侍子也詩云久爲侍子承恩重今佐使臣銜

歸命

章孝標送金可紀歸新羅詩云登唐科第語唐音是可

紀亦賓貢進士 許棠有送金吾侍御奉使日東詩云

還鄉兼作使到日倍榮親金吾疑卽金夷吾顧況送從

兄奉使新羅詩共散義和曆是唐時新羅亦頒曆也

唐郎士元有關羽祠送高員外還荊州詩

殷堯藩有張飛廟詩詩云威名垂萬古勇力冠當時

蕭道和有王侍中謁張惡子廟詩青骨祀吳誰讓德紫

華居越亦知名未聞一劍傳唐主長擁千山護蜀城

杜牧之懷鍾陵舊遊詩微漣風定翠沾沾張文昌寒食

詩女郎相喚擺階階沾沾字癩字字書韻書均失載釋貫

休經孟浩然鹿門舊居詩橫深黃狹小棧字亦不見字

書又山居詩薛蘿山峽偏能緝緝字亦罕見謝靈運山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十九

居賦自注云獬豸之黃黑者似扮按扮字字書不收疑

卽俗所謂黃斑亦或謂之黃獺卽貫休詩之黃狹也

宋史交趾傳咸平四年貢象二象獬二獬字字書不載

不知當今何物也

許詢農里詩曰麤麤玄思得濯濯文選三十一注

唐常建詩名極盛唯各書皆不言何許人今考其集有

西山詩有第三峰詩詩云西山第三頂有張天師草堂詩蹤跡

大抵在江南西道又江行詩云鄉園碧雲外兄弟淶江

頭以淶江爲家殆吾鄉人也其仙谷遇毛女詩亦疑爲

吾鄉毛女峯作矣又補王昌齡隱居詩余亦謝時去西山鶴羣西山亦洪之西山也

戎豈有送吉州閩使君入道詩又有撫州處士湖詩其贈宜陽張使君詩云暫作宜陽客深知太守賢是豈亦吾郡寓公也

韓致光有贈易卜崔江處士詩原注袁州字是江當是袁人云四海

盡聞龜策妙九霄堪歎鶴書遲是江當時必有盛名然其事蹟與著述均不可考亦可歎也

虞喜志林新書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三國吳志孫破

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六引杜恕篤論曰聖人之制刑也當於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二十

民心合於道理所斷於民者不行於身公之也此深得天子守法之意

萬國興亡史曰一新宗教興必為舊教所不容當時美

嘉蓋即之巫筮及偽先知并所謂大山師者皆拜偶像

惡謨罕麥德之異己也力攻之官吏亦嫉視之使客行刺謨罕麥德覺之亡于麥得按此事至聖寶錄亦載之

蓋亦幾受耶蘇之禍矣惟其財力不同故其收效亦易則時為之也 與亡史又云基督教之耶和華上帝即

回教之所謂夏臘 又云依思拉母按即伊刺摩譯言從神之意

李仲約侍郎注元祕史採摭極博晚年尤以全力注之惟侍郎於地理之學非其專門故往往不能無誤此有賴於後人彌縫其失耳卷十二失必兒注以為鮮卑之對音此不誤者也又引元史朮赤傳朮赤太祖長子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地西北二字即失必兒之對音此大誤者也朮赤所封雖為今之俄羅斯地而今之西伯利地實非當時俄羅斯之所有何得移東就西以漢文為譯語乎若能詳審史籍補繪輿圖未嘗不可與何洪諸家書並傳於後也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三十一

六藝畧京房易說云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鏡照日即有影見月初光見西方望已後光見東皆日所照也御覽卷四按禮記月生於西當以此為注說

莊忠祿大易通義曰乾象盈甲十五日始見於東方也巽象退辛十六日晨猶見於西方也庚兌丙可推言之也滅藏人不得而見也言癸以該其數也此乃參同契即質象以言之也

碧姓池北偶談云予在儀曹時見宛平人碧某者吏誤呼作碧其人不應問之曰碧音如樊此萬姓統譜奇姓通諸書所不載錢王炯字學海珠云碧當是碧字之譌

西南苗種各種大抵狝獠之舊俗實有上古之遺風焉以美洲紅苗臺灣野番證之則此殆即支那之原產也今畧列諸家所記可以知其種別焉陸次雲嶺谿織志云苗人盤瓠之種也有白苗花苗青苗紅苗黑苗苗部所衣各別以色散處山谷聚而成寨毗毗殺人九股苗在隆興凱里二家宋家蔡家春秋宋蔡二國之後流而為蠻按此等殆增會之說未必可信天苗多姬姓周後也尚行周禮祭祖推其家長唱土語為讚祝紫葢苗裝束同漢人賈爺苗在白納克孟牯牛二種也處於金筑擇懸崖鑿窟而居里人亦名天苗身衣木葉花兜衣青左衽身不離刀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三

狝老與西苗同俗又有狝獠苗獋人號十二營長獠鬼狝狝言語不通獋人為之翻譯狝狝有花狝狝紅狝狝赤腳善奔布圍下體謂之桶褰有打刀狝狝剪頭狝狝豬屎狝狝直眼狝狝黎州蠻白馬氏之裔分十一種獠獠本名盧鹿有黑白二種黑為大族深目長身而黑齒白齒名獠鬼金齒古哀牢國其苗人皆九隆之後木邦一名孟邦其人多幻術老撾徧體花繡俗同木邦獠一名傘客其種有八是謂八蠻獠人居五嶺之內冬綴鷲毛木葉為衣獠人亦名山子處於嶺表海外蠻人又曰龍戶又曰崑崙奴祭蛇神馬人居林邑伏波戍卒之遺

也深目猓喙按此則非中原之種也當緣馬留二字而譌狠人多在南丹三

州狝人生嘯嚨中形如猿猓語呶呶不可辨斑衣山子一日莫猓狝人生廣西與谷中狀如猓佛黎人遐黎食父母黃纒曾滇行紀程云貴西苗九種大約垂髻垢面語言與黔人不同陸祚蕃粵西偶記云賓州諸處土夷有猓獠狝狝四種狝人最巧可買為僮僕猓婦獨美嘗緇衣騎牛入市貿易猓有板猓箭猓不下十數種更有一種號山子喜獵不賦不役食盡則徙吳震方嶺南雜記云潮之西北有傘戶者男女椎髻跣足依山而處以射獵為主舊常設官以治之曰傘官蠻戶有三種魚蠻

純常子枝語卷四十

三

取魚蠟蠻取蠟木蠻伐山取木獠蠻之別種隋唐為患嶺南然是時不言有猓宋以後又不言有獠意一種而隨代異名也獠與猓異類而桀鷲性同花衣短褰鳥言獸行產自湖南溪峒先人廣西延至廣東與猓為隣粵有猓種出於五溪之蠻番禹雜編云黎人在海南山洞中熟黎亦供州縣之役陳鼎滇黔紀遊云黔省苗蠻甚多有花苗東苗西苗牯羊苗青苗白苗谷蘭苗紫葢苗平伐苗九股黑苗天苗紅苗生苗羅漢苗陽洞苗黑白獠獠八番苗打牙狝狝剪頭狝狝木狝狝家苗土人苗猓獠苗蠻人苗楊保苗狗耳龍家苗馬燈龍家苗獋人

桐人宋家蔡家共三十餘種宋蔡馬燈籠家乃戰國時
楚伐宋蔡龍三國俘其民放之南徼流而爲苗知中原
禮義衣服祭祀婚嫁一稟於周狎家最惡而險通漢語
知漢書世界地理云中國有拜物教崇拜一切自然物
如苗民之族卽信此教

白香山寄獻裴令公詩自注蒲萄酒出太原

王建有贈索暹將軍詩索暹姓俟攷

師伏堂筆記

民國十九年
一月長沙楊
氏積微居刊

師伏堂筆記 序

序

鄉先輩善化皮鹿門先生博聞強記經術
湘二百年來所僅見光緒戊戌余嘗於南
先生演講先生稱引傳記暗誦如流聽者
又嘗得見先生於卽園師坐上時余年在
介於先生先生則驚起以禮相接謙光盛德至今令
人想慕焉民國元二年間偶於平江蘇厚庵師所見
葵園先生與師手簡有云近讀皮先生經學通論愧
汗無地蓋葵園傾服先生之誠如此先生著述今日
海內外既爭相寶貴獨春秋講義及筆記二種往時
僅以排版印行世罕得見余既得其書於其家恐其
久而散佚因節脩脯之所入先取筆記付諸剞氏先
生生於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卒於光緒三十四年戊
申年六十近者清史稿出既不爲先生列傳而先生
門下士余友李君肖珩所撰先生年譜亦迄未殺青
因附記於此俾服膺先生者有所考云民國十九年
一月長沙後學楊樹達書

記序

六〇五

師伏堂筆記卷一

善化皮錫瑞

周官腊人注內則曰麋鹿田豕麇皆有肸案今禮記內則作皆有軒

封人注玄謂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椶狀也疏云如椶狀者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椶案管子曰北郭有大唯唯欲齧我豨而不使也豨當作椶或古用段借

鄉師注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輶輦又云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案

記一

瑚璉古本作胡連蓋以車名名器

小宗伯毛六牲注司馬主馬及羊案祭祀用馬不多見惟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注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遺奠也疏云大遺奠非直牛亦有馬牲又校人飾黃駒是禮山川亦有用馬者

司烜氏疏云夷三族乃是戰國韓信等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案漢興蕭何定律韓信申軍法如賈氏說則三夷之誅非蕭何所定乃韓信所定也信卒亦夷三族豈亦如商鞅之爲法自弊歟

田僕疏晉提遲於馳皆取尊者體促之義也案尊者

體盤卑者體促見曲禮下鄭注此作尊者體促字誤促當作盤

職方氏注閩半蠻矣案國語作蠻半蠻矣其文爲複似當從鄭引作閩惟春秋時閩非楚地

禮記王制疏賜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弑君子弑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案左氏傳明言襄之二路戚鉞鉅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安得謂不受鈇鉞耶衛侯非平民比文公雖賜鈇鉞亦不得專殺也

記一

祭法疏引親周志案親周志不知何書公羊三科九

旨有緇祀新周故宋之說太史公書作親周此親周志或公羊家說

左傳疏引張奐古今人論案論今不傳張奐當卽張然明

左傳疏引環齊要略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案環齊要略書不傳其云賓爵蓋讀月令鴻雁來爲句賓爵入大水爲蛤爲句

左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案鹽鐵論取下篇周末有

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潛夫論班祿篇亦云履畝稅而碩鼠作蓋本三家詩說碩鼠詩是魏風魏滅於春秋初豈其時已有履畝之稅乎據春秋經傳則始於宣公或魯是時初用之耳

左傳疏引劉炫以得用曰獲若麟之皮角之屬而駁之曰麟爲靈獸帝王所重不可以鳳羽麟皮以飾器物劉以麟皮亦堪爲器以規杜氏非也案後儒攻鄭康成多以郊天鼓必用麒麟皮爲口實鄭注三禮並無此言據孔疏所云麟皮不堪爲器若鄭有麟皮冒鼓之說孔疏固宗鄭者不當以駁劉矣

記一

三

魯季孫事不見於春秋以後韓非子有季孫新弑其君語不知所弑何君後又有季孫被殺事皆不可考晏子春秋公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案管仲諡敬據此則又諡文

韓非子解老失道而後失德以下數句皆多有一失字其義似較今本老子爲長

淮南子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高誘注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案秦始皇本紀有博士齊人淳于越蓋卽其人觀其諫始皇云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

相救後秦卒亡於孤立則其在齊必有善言惜建不用也

高誘注訟閒田者若虞芮與暴桓公蘇信公是案暴蘇事無所見殆卽詩之暴公蘇公高氏說必出三家詩

史記秦本紀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崇二世乃齋於望夷宮而李斯傳卽以爲指鹿爲馬事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入上林齋戒又射殺人乃出居望夷宮二說未知孰是蒙恬列傳使者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

記一

四

之陽周令蒙恬死是毅死在恬之先矣而李斯傳趙高曰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是又謂恬先死與蒙恬傳不合蓋李斯傳誤當云蒙毅已死蒙恬將兵居外蓋恬將兵毅未嘗將兵也

秦本紀趙高使壻閭樂數二世罪李斯傳云趙高入告二世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劫令自殺與本紀不合

王翦列傳始皇曰吾欲攻取荆案始皇不言楚而言荆者蓋以其父名子楚故諱楚言荆

呂不韋列傳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案王齮

當卽王訖

孟子荀卿列傳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意乎案牛鼎卽承百里飯牛伊尹負鼎而言索隱乃引呂氏春秋函牛之鼎解之反謂史公好奇謬甚

夏本紀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索隱引左傳魏莊子云云正義引帝王紀云云以本紀爲疏略後人又疑史公未得見左氏傳案魏莊子告晉悼公語史記雖不載而吳太伯世家載伍胥諫吳夫差語與左氏傳不

記一

五

異是史公非不見左氏傳亦非不知羿浞篡夏事也夏本紀不載或史公不甚信其說

白起列傳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弗受受之禍大於所得索隱平陽君未詳何人案平陽君豹諫受上黨事見趙世家索隱未詳其人何也又案平陽平原皆趙王貴介弟長平之事平原君貪馮亭邪說而平陽君謂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其識高於平原然平原以好士稱不出魏齊有俠士風後世猶有絲繡平原之語韓非子云趙王觀於虎圈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有甚於此

見虎目如此未必死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則人必死矣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罪也據韓非子則平陽君之橫恣無君迥非平原之比未可以一事論也

張留侯世家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案高帝初起兵時令雍齒守豐雍齒以豐叛當卽此人而帝不舉其叛之罪但以窘辱爲言又謂其功多何也陳丞相世家云雍齒高帝之仇亦卽此所謂仇者不知因其窘辱抑因其叛帝於雍齒既忘其仇而封侯矣乃猶不能忘情於善

記一

六

雍齒之王陵何也

陳丞相世家云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樊噲至則赦復爵邑是噲雖因帝崩呂后聽政而赦未嘗復將兵也而高帝本紀高祖崩四日不發喪酈將軍曰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與世家所云不合樊噲二字誤衍

齊悼惠王世家膠西王等反圍齊不下後漢聞齊同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恐乃飲藥自殺而吳王濞云齊王自殺畔約後復云膠西等圍臨淄先後次序

不合當從世家爲正

田叔列傳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案樂毅列傳有樂臣公與樂巨公當是一人臣巨字形相似而誤封禪書食巨棗大如瓜孝武紀作臣棗是臣巨相似而誤之證

彭越列傳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案王恬開一作王恬開亦字形相似而誤

三王世家褚先生曰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案據此則草書始於武帝時已有真草之名

天官書言天文始於皋唐甘石楚有唐昧案屈原列

記一

七

傳四國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豈卽其人歟荀子曰兵敗於垂沙唐蔑死焉蔑與昧通左氏傳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傳作公及邾婁儀父盟於昧是其證也昧明天文而以兵死豈亦長弘與郭璞之類耶

史記蘇秦列傳以爲蘇秦先困而歸後乃至秦俄而至趙戰國策則以入秦見困爲一事後遂至趙未再入秦當從國策

戰國策應侯曰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邱而臣之案平原乃惠文王母弟主父之子

也主父死時惠文年少沙邱之事乃公子成李兌所爲平原更少於惠文未必與謀趙武靈王初立以陽文君趙豹爲相此趙豹別是一人亦非惠文弟平陽君豹也

戰國策應侯使唐雎載音樂子之五十金散合從之謀案五十金爲數太少其後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則五十金乃五十金之誤

戰國策黃歇上秦王書鬼神狐祥無所食案狐祥當是後世所云狐仙如神叢亦見於國策是古時已有之矣史記作孤傷

記一

八

戰國策秦王告蒙傲以應侯亡地不憂傲曰傲請爲秦王將將兵案蒙傲當卽蒙驁

戰國策綦毋恢言魏王與周君溫園上黨每患每患當作毋患張儀說秦王士民暴靈於外暴靈當作暴露齊客諫靖郭君城薛夫齊夫齊當作失齊

漢書藝文志道家有蜎子八篇注名淵楚人案齊稷下有環淵環蜎音近蓋卽其人

陰陽家有將鉅子五篇案莊子言墨子以鉅子爲聖人將鉅子當是治墨學者墨子敬天明鬼與陰陽家相近

龔遂傳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
案潢池事未知所出後漢書東夷傳偃王處潢池東
地方五百里偃王嘗僭號盜弄潢池或即引偃王潢
池為比

後漢書許慎傳五經無雙許叔重案叔重名慎名字
相配則重當讀去聲而攷漢之謠諺無不叶韻以雙
韻重則重當讀平聲古無平仄之分其義為慎重之
重而其音同重複之重也雙韻重者古東冬江通用
攷漢人謠諺如殿中無雙丁孝公天下無雙江夏黃
童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皆以雙韻東冬之證

記一

九

郭林宗傳黃見字子艾濟陰人以雋才知名後見廢
案符融傳梁國王子艾恃其才智以罪廢棄黃子艾
當即王子艾也濟陰與梁國地亦相近

黨錮傳趙典為八俊云惟名見而已案後漢書有趙
典傳蜀郡成都太尉戒子靈帝時卒注引謝承書曰
靈帝即位典與竇武陳蕃謀誅宦官下獄自殺不言
病卒此當是黨錮傳之趙典而范書云靈帝時卒不
云下獄自殺豈靈帝時有兩趙典耶抑傳聞異辭而
范書因兩載之耶

黨錮傳尹勳字伯元河南人案勳亦附見劉瑜傳與

黨錮傳正同但彼言封宜陽鄉侯非都鄉侯又不載
禁錮自殺事

虞詡傳孫程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乞見後上書
陳詡有大功帝感悟周舉傳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
功帝怒悉除遠縣此本兩事並非一時帝之怒非因
爭虞詡也而宦官傳乃云孫程為爭虞詡呵叱近臣
就封疑誤

樂巴傳為諫順帝陵下獄自殺而五行志云丙午地
震乃出巴免為庶人亦疑誤志出續漢書司馬彪作
本非范作故不合也

記一

十

袁紹傳留張勳橋裝拒操操破斬裝呂布傳又云與
暹奉生擒橋裝二傳不同必有一誤

匈奴傳五原太守陳龜坐下獄死案陳龜傳龜坐徵
還後因請誅梁冀不聽不食而死匈奴傳誤

匈奴傳匈奴有斬將王又曰鮮卑殺漸將王斬將漸
將必有一誤以文義論當作斬將

三國志魏太祖紀建安元年春汝南潁川黃巾何儀
劉辟黃邵何曼眾各數萬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
等五年又有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豈有兩劉辟
耶疑前說誤或劉辟降而未殺

毛玠傳昔蕭生自縊困於石顯案蕭望之傳望之曰游為我和藥來是飲藥死非自縊也

劉先主傳注引江表傳劉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案士燮傳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蓋吳臣吳巨是一人亦以臣巨相似而誤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曰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龐仕元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耶何彼二人不見用乎案元直即徐庶龐仕元當即龐統統從先主攻涪城中流矢死未曾從魏豈有兩龐仕元耶魏略言蜀事多誤前云亮北行見備已為裴松之注所糾

記一

十一

北史唐和傳父繇以涼土喪亂推涼武昭王霸於河右案西涼不聞有唐繇但有宋繇曾為李暠元佐或唐誤為宋耶北史又別有宋繇傳亦出於涼而不言為武昭王佐命

寇讚傳讚弟謙有道術太武敬重之案魏有天師寇謙之當即寇謙而讚傳省一之字

上谷公紇羅傳以太醫令陰光視療不盡術伏法案道武紀云自太史令陰羗死後藥數發動陰光當即陰羗字形相似而誤

北齊書神武紀世子澄蒸鄭氏大車彭城王浹傳作

火車未知孰是

文宣紀崔暹死帝問其妻曰憶暹否遂手斬之崔暹傳則云文宣令宮人召達孛母入而殺之亦當是一事而傳聞稍異

孟業傳韶左右王四德董維金並以馬死託肉為裴英密啟後文宣謂侍中裴英起識河間王郎中孟業否對曰昔與臣同事元韶則裴英起即裴英也或誤衍起字

張平子東京賦迄上林結徒營顏師古匡謬正俗引作迄于上林結徒為營

記一

十二

曹元首六代論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案負固方城心希九鼎皆楚事與吳無與且吳亦姬姓何云畏迫宗姬疑吳楚或大楚之誤

徐孝穆為安成王表安成王即宣帝項也注者以為梁安成王不知孝穆不與梁安成同時

孝穆勸進梁元帝表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案漢高欲棄惠帝而滕公載之面擁樹馳滕公擁樹引漢高欲棄太子事張繡殺曹操長子脩皆以喻元帝之長子方等為河東王所殺也注家不得其解

駢體文鈔馬敬通奏記鄧禹案敬通此文明見後漢書馬衍傳是奏記鮑永非鄧禹也禹未嘗存撫并州奏記云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是光武未稱帝以前奏記所云皇帝指更始皇帝也不知李申者何以致誤會文正雜鈔亦沿其誤樹達按李據章懷注說也張延符上王儉書筆勢放縱可云奇作而其首數語圓行方止性之異也云云全同袁彥伯後漢紀乃知古人亦多蹈襲

記一

三

師伏堂筆記卷二

善化皮錫瑞

通鑑晉穆帝永和六年燕王儁使中部侯釐慕輿句督薊中留事史炤釋文曰侯釐姓也胡三省辨誤曰余按史言中部侯釐慕輿句則慕輿其姓句其名侯釐蓋其官稱也亦猶部大之類錫瑞案北史儒林陳奇傳奇曰祖燕東部侯釐游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據此則燕有東部侯釐之官與中部侯釐官名正合侯與俟字形相似必有一誤但虜俗名官不知何所取義亦不知當以何者為是耳史以為姓固誤胡知為官名而不知引陳奇傳為證亦不免疏

記二

一

北史儒林傳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仕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卒又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隋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賢仕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孔籠張買奴劉祖仁未幾被譴亡錫瑞案兩處所云張買奴當是一人蓋仕齊為博士助教齊亡入隋又授博士而旋卒也史家

於前當云隋徵爲太學博士卒而失載此一語幾疑一時有兩張買奴矣

漢書藝文志論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臣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而諸家之說各不安處之也沈欽韓曰續日本古文作續孔傳云續功也陸氏釋文從鄭本作續莫大焉案此言嗣續之事無大於此作續是錫瑞案嗣續但云續文義迂晦不如作續義長班氏云言文字異日本古文或有所本未可盡疑其僞郝閣頌云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記厥續集古錄云經記

記二

厥續今碑乃是厥續揆諸文理則續爲長疑重刻時以字形相近誤摹也據郝閣頌則續續二字形近多誤孝經之續字誤當作續猶郝閣頌之續字誤當作續也

三國吳志太史慈傳注引江表傳孫策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後儒解尺木之義回穴難通與先階意不合或云尺木是尺水之誤錫瑞案漢夏堪碑云跽尺水津未彊是漢人用尺水二字之證以尺木爲尺水之誤是也

韓非子喻老楚莊王欲伐越莊子諫曰莊躄爲盜於

境內而吏不能禁顧廣圻曰荀子楊倞注引無莊字按莊王與莊躄不同時或此莊王亦謂威王也古今人表下有嚴躄與威王相接錫瑞案顧說是也漢書西南夷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躄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沈欽韓曰華陽國志作頃襄王與秦取楚黔中郡事較合錫瑞案沈說亦是也疑楚有兩莊躄並非一人躄旣爲盜吏不能禁又安得爲將軍將兵其爲異時異事可知前之莊躄爲盜者在楚威王時今本韓子作莊王誤也後之莊躄爲將者在頃襄王時當從華陽國

記二

志今本史記漢書作威王亦誤也楊倞云躄初爲盜後爲楚將是調停之說不合事理亦與當時事實不相符

何義門讀書記記後漢書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云范氏世傳經學其言多有根柢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馬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錫瑞案毛傳多空衍且多望文生義王伯申王萊友駁之甚塙斷非六國時人作且並不似漢初何氏據後漢書以爲馬融似近之或毛公但傳古文經馬始

爲詐傳耳惟鄭君受業於馬不以爲馬作而竟以爲毛公則不可解豈馬嘗自託於毛鄭信其師說耶洪頤煊讀書叢錄玉篇陌字注野王案柔色以蘊之是以今爲柔字杲字注野王謂縣首於木上竿頭以肆大罪秦刑也疑玉篇原本有野王案語而後人刪之錫瑞案古佚叢書原本玉篇正有野王案語援據該洽斷制謹嚴使原書尙存經籍纂詁可不作矣妄人刪之可惜宜先儒謂孫強之罪浮於桀紂也洪氏未見原本玉篇據二條之僅存者而斷之亦卓識哉漢書儒林傳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沈欽韓曰其後立學但施孟梁邱不言楊何所終三家之易不出於楊易楊爲易田之訛楊本不立博士漢以來言易者皆本田何三家皆田易猶大小戴仍后禮也錫瑞案漢書前云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故沈據以爲易楊是易田之誤而史記儒林傳作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漢書於此文作易楊與前所云田何不合而與史記所云楊何正合二人皆傳易皆名何屬田屬楊皆無不可易楊有史記爲證亦不得竟以爲譌也孫志祖家語疏證孔子觀乎明堂節案注世之博學者謂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此駁鄭康成禮

記二

四

記明堂位注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天子本指成王鄭注乃云天子周公也其說固謬世之爲鄭學者乃並周公攝王位及郊祭六天之說而信之嗚乎何其蔽也子謂王肅僞撰家語以駁康成固不足信然其糾正此二事實爲古今篤論非馬昭之徒所及錫瑞案王肅僞撰家語當時如馬昭已明言之孫志祖作疏證以發其覆陳鱣序以爲盜獲真臧其說寔矣錢馥乃疑諸子傳說每多雷同不知諸子雖多雷同不過稍有出入烏有如家語之竄易首尾變亂語氣割裂不通如疏證所云者哉錢朋於王乃昧目而道黑白者孫侍御所疏極精核惟此條猶爲王肅所欺周公攝王明見於七十子所傳之禮記及荀卿伏生太史公書非鄭君創說卽如明堂位明言周公朝諸侯下文天子必是周公無疑若以天子爲成王記不云成王朝諸侯何也朝諸侯乃天子之事周公不攝天子何以能朝諸侯背注卽背經無一可者六天之說雖出緯書然亦實卽昊天上帝與五方之帝耳王肅謂天一而已五方止有人帝無天帝後儒已多駁之侍御以爲古今篤論猶不免受校人之欺也

記二

五

胡天游春秋夏正謂正月建子三傳本無明文其說特出於注家注家所說遠紹西漢西漢所說咸出於緯緯又漢人所自造之文用以說經非獨上乖經訓抑且違傳義博引書傳力辨三代無改月之事於左氏所載時月不合皆以爲失閏立說可謂巧矣然其說有必不可通者改正朔明見禮記詩幽風言七月九月又言一之日二之日周禮言正歲又言正月皆改時月之證孟子云七八月之間早則苗槁矣又云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孟子周人尤爲周不用夏時之證若是夏正七八月安得有苗十一二月

記二

六

北方迥寒何以能興土功今北方治河十月後卽停工古今氣候一也國語十月成梁據夏正言與孟子據周正十二月輿梁成適合孟子又云秋陽以暴之亦據周正卽夏日可畏之意若夏正則北方至秋後日色淡矣胡氏此等處皆飾詞強說知其所窮且夫子不云行夏之時乎此必三代正朔不同故子獨取夏時爲正若三代一也何以獨取夏時羣言淆亂折諸聖此聖人明訓非出緯書非出漢儒豈亦不可信哉胡氏無以解之以夏時爲禹時歷杜撰無徵漢人以顛頂六家歷爲後人僞託未必禹歷至孔子時尙

存文人不解談經胡氏詩文足以名世必欲強談經學苟異先儒痛詆亭林西河可謂不知量矣

沈濤銅熒斗齋隨筆論衡感類篇曰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史記魯世家亦有周公奔楚之語此卽班孟堅所謂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也尙得謂史記用今文說耶魯世家載成王少時病周公揃蚤沈河一段蒙恬列傳亦載之當必古文尙書金縢之文而今本無之者乃僞孔所妄刪也錫瑞案沈氏袒護古文其實於今古文全不了了史記載成王發金縢

記二

七

在周公薨後與伏生傳合兩漢諸儒多主是說論衡亦明引之以爲今文尙得謂史記非用今文說耶沈氏引其一而遺其一讀古人書豈可任意去取若是耶魯世家載揃蚤沈河周公奔楚一事亦見蒙恬傳其說或卽本之蒙恬恬雖先秦人而非經師或出縱橫雜說此與金縢之書初不相蒙論衡載古文說乃合爲一蓋出東漢衛賈古文西漢以前並無周公避居東都之說毛詩雖古文亦以爲居東卽是東征東漢古文家始言周公避位居東與史公所問孔氏古文判然不合史公之書具在豈有言金縢事如東漢

古文家所言者哉蒙恬之說殊不近理疑非其實後人無稱引其說者以為金縢之文偽孔刪之尤為武斷

桂馥晚學集薛君考韓詩有薛君章句蓋魏之薛夏也魚豢魏略薛夏字宣聲天水人博學有才黃初中為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錫瑞案薛夏雖有薛君之稱然韓詩薛君章句自是漢之薛漢明見於後漢書無可疑者以桂氏之精博乃不引之而誤指為魏之薛夏殆失之目睫歟

記二

八

金石存吳延陵季子碑引金石文字記云此碑世皆以為夫子書本於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隴云云而陶淵明季札贊云夫子戾止爰詔作銘則又在張前矣然歐陽公以夫子未嘗至吳又諸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為疑廣川書跋又言今入淳化官法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上字唐人刻此字極大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此竟誰當其傳哉今按淳化帖所載魯司寇仲尼書凡十二字止有吳君子之五字與碑本同餘七字盡不可識不知彥遠何以云即此十字碑也要之古

必實有是書故陶張二公乃得據以立說錫瑞案漢孝廉柳敏碑云子惟三六庶昔延季建豎斯碑傳于萬世此碑前云墓無碑識建寧元年縣長同歲捷為屬國趙臺公憤然念素帛之義其二年十月甲子為君立碑傳於萬基此碑四語正述其為柳君立碑之意而已引延季建碑為例則延陵季子之有碑漢人已有所說特未知其以為夫子所書否耳古今人考金石者皆未有引柳碑以證季子碑者何也

史記封禪書諸布索隱爾雅祭星曰布或云諸布是祭星之處錫瑞案上文已言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

記二

九

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不當重言祭星索隱說似未瑯周禮春官司巫祭祀則司巫共匪主及道布鄭注道布者為神所設巾淮南子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當即諸布之布布又與酺步通夏官校人冬祭馬布鄭注馬步神為災害馬者賈疏馬神稱步謂若玄冥之步人神之步之類地官族師春秋祭酺鄭注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為步又引校人馬步而申之曰則未知此世所云蠶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據此注知校人疏玄冥乃蠶螟之誤是人馬及昆蟲皆有步神為祟一作酺酺步與布音近古

蓋通用宋書文九王傳上與休範書曰外間有一師
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所使于欽齊乘
亭館上艾山東厚邱城城側有酺神廟或卽諸布之
遺

胡三省注通鑑胡母輔之云母音無姓譜齊宣王封
母弟於母鄉其鄉本胡國因爲胡母氏漢有太史胡
母恭錫瑞案傳公羊之師胡母生或云當讀胡母與
姓譜之說不合而姓譜不引胡母生及東漢末人胡
母班亦不可解

記二

十

遠伏生洪範五行傳之學猶有傳人故二人皆引洪
祀古禮以告其君後人不復知此古禮矣

晉溫嶠毀廟議曰今兄弟同代已有七帝若以一帝
爲一代則當不得祭於禩乃不及庶人之祭也錫瑞
案古禮兄弟實異昭穆各爲一代而太真此議亦屬
情理之至但此事極古今之變古所未有制禮之聖
人未必豫爲之防逢此極變固當因時變通然不得
據此以爲古禮兄弟當同室之證也又摯虞答杜預
書曰今帝者一日萬機皇太子監撫之重不得伸其
哀情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

附之於古欽以舊義使老儒致爭哉錫瑞案此說亦
通古禮不盡可行於今今明加以變通可也不必傳
會古禮強誣古人引以藉口杜預若從其說可無阿
世之譏矣

記二

十二

漢武梁祠畫象成王中立右俛立者二人云是周公
魯公左俛立者二人無名成王形略短小如今十三
四之人是周公輔成王時王非幼在襁褓之明證據
畫象乃漢人相傳舊說如是古尙書說成王立時年
十四今尙書說當亦略同也晉隋志謂公制肩囊負
王以朝俗語相沿非其實矣又畫文王太姒並坐十
子侍立伯邑考武王發後卽次以周公旦而管叔鮮
蔡叔度列周公後是漢人用今文說以周公爲二叔
之兄之明證康叔封與季載列最後形皆短小後列
一乳母是史記云康叔封冉季載皆幼未得封之明
證漢人石刻有益經義如此今人但知引鐘鼎文疑
似難明者舉以證經而石刻分明可據者反遺之豈
可謂之善攷古哉

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
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注同樵據注文則
樵卽薪於野之樵無疑也莊子死者國量乎澤若蕉

蕉亦卽樵言死者相枕藉如積薪也吳淑事類賦乃誤以列子所云蕉爲芭蕉之蕉於蕉字下云笑覆鹿兮成夢詞章家多沿其誤案蕉生南方非北方所有古人蓋未之見子虛賦始云諸柘巴苴猶作苴不作蕉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芭蕉然則芭蕉之名起於漢以後也

古逸叢書文館詞林隋文帝答蜀王敕書云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欲免於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今日於汝方復見之錫瑞案文帝引孝經

記二

十三

以患爲禍患之患甚是邢疏引鄭曰諸家皆以爲患及身是文帝所引本是古義邢疏又引答者云倉頡篇謂患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是也今孝經注疏誤釋爲憂引謝萬云患不及者謂用心憂不足也其說迂回難通予作孝經鄭注疏已辨之未及引文帝敕書嚴鐵橋云明皇本刪已字據文帝敕已無已字則非明皇所刪也

文館詞林漢李固祀胡母先生教云常學春秋胡母章句是李公亦治公羊春秋者本傳不載胡母字作母不作母與通鑑注引姓譜不合

文館詞林漢章帝郊廟大赦詔云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幼孫用甫刑篇章童孫作幼孫今文或本作幼又魏帝改元大赦詔曰嗣守祖宗之大訓左右小子用保父皇家又曰集大命高貴鄉公大赦詔曰黎儀億兆日新厥志黎儀用今文尙書皆可備尙書攷證前人所未及引

三國魏志注云此則魏初惟立親廟祀四室而已隋書禮儀志二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大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志又曰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

記二

十三

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錫瑞案三國時皆用鄭學無異義晉武帝以王肅外孫始用王學禮制淆亂如鄭義開國之主不立始祖廟後人多以爲疑觀唐初以景皇帝爲太祖景皇之祖獻祖爲始祖後議遷獻懿二祖正景皇帝東向之位韓文公以爲非宋初以僖祖爲太祖而太祖開國之主不得爲祖後議遷僖祖正太祖東向之位程子朱子皆以爲非韓與程朱亦以失之於先難於更正耳其實後世開國之祖皆無稷契之功不得爲太祖惟開國之君功大當爲太祖百世不祧唐當以高祖爲太祖宋當以藝祖爲太祖

至獻祖僖祖皆可以爲始祖配天而不立廟與周之帝嘗相同唐景皇帝雖始封亦不得爲太祖當開國時姑虛太祖之位以待高祖藝祖之後入則後來無此紛紛矣乃當時不知用鄭義以爲七廟不可虛主姑舉一祖先以當之至其後又以開國之君不得爲太祖未足以饜人心而使儒臣議禮議者復拘牽於祖制不敢更改不得已姑爲調停之說韓與程朱皆大儒其所議亦依違遷就不能援古禮以定一代之制然後知鄭義之不易也

漢書郊祀志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真定以續

記二

十四

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錫瑞案諸侯王表封真定王在元鼎三年又三年爲元鼎六年又五年爲元封五年本紀云南巡狩登瀟天柱山卽志所云登禮瀟山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是也據志所云則前八年己以天柱爲南嶽非始於元封五年若謂南嶽爲衡山則在長沙王所封之內不在天子之郡內矣長沙王王莽時國除不得武帝時己爲郡然則古之南嶽塙是天柱而非衡山可知子作南嶽考未及此條應補入

隸釋趙氏金石錄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趙

君無子李又更嫁錫瑞案易安改嫁後人多辨其妄俞理初癸巳類彙辨之尤詳洪去趙不遠年代相接而亦爲此言豈桑榆晚景之書當時已流布洪亦不免爲所惑耶

集古錄劉寬碑陰云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敝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脩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隊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錫瑞案後世家譜始於歐蘇二公

記二

十五

觀歐公此言知其所感深矣蓋因考金石稽史傳而知近世之失也

文選張平子思玄賦惟般逸之無數今注引孔安國尙書傳注曰敦厭也或據此以爲平子自注己引孔傳則孔傳非魏晉人作錫瑞案李善於前舊注下曰未詳注者姓名摯虞流別題云衡注詳其義訓甚多疏略而注又稱愚以爲疑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據此則以注爲平子自作李善己疑其非摯仲治非經生其言未必可據仲治在王子雍後其時僞孔傳己出故注者得引之此注者必魏晉間人漢人

未有自作文而自注者不得執此疑似之文以翻前人之成案也

記二

去

師伏堂筆記卷三

善化皮錫瑞

嚴可均孝經鄭注輯本自敘曰鄭推儀禮九章合日月星辰爲十二章故注禮器云天子服日月以至黼黻諸侯自山龍以下此乃初定之說謂四代皆然卽孝經註所謂百王同之不改易者也尋知觸礙故註王制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夏者文變非有實徵故注下文有虞氏皇而祭云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又註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虞夏殷周魯旣已區分

記三

一

說始綴密錫瑞案禮記郊特牲三王共皮弁素積鄭註云所不易於先代與孝經註云冠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也正同然則鄭云百王不改專承皮弁素積言之非並指五服言之也嚴氏誤讀鄭註以爲並指五服遂以孝經註與禮器注爲鄭初定之說尋知觸礙故又定爲王者相變不知鄭義本不如是各注雖有詳略之異並無觸礙之處由誤讀孝經注故並下文所推鄭義皆失之

嚴自敘又曰大較鄭學積累而成由疏而漸密註孝經在註禮記註周禮之先用其初定之說猶舉大綱

後雖屢更其前說猶以孝經注小異大同不復追改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試問天子服日月星辰非鄭誰爲此語者錫瑞案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董巴輿服志亦云顯宗初服冕衣裳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是以天子服十二章有日月星辰乃歐陽尙書說王仲任習歐陽尙書者故論衡量知篇云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又語增云服五采之服畫日月星辰其說皆在鄭

記三

君之前鄭注禮器云天子服日月以至黼黻諸侯自山龍以下與孝經注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正同皆用歐陽之說並非創解嚴氏誤讀鄭註以孝經註與禮器註爲初定之說與他處註不同又云天子服日月星辰非鄭誰爲此語者似並續漢志論衡諸書皆未之見失考甚矣

嚴自敘註引宗均注春秋緯引鄭六藝論序春秋云玄又爲之註錫瑞案註緯書者各本皆作宋均嚴引作宗均不知何據豈以註緯書之宋均卽後漢書之宋均乎後漢書列傳之宋均近儒校訂以爲當作宗

均自是確論然均傳不云註緯書均矯詔平蠻在光武時以顯宗建初元年卒安得及見鄭君六藝論乎註緯書者當別有一宋均孝經序疏引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是均乃鄭君弟子故得引鄭君書一在東漢初一在東漢末年代懸隔必非一人嚴氏似誤

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註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疏云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

記三

本然後行於世故稱古文馬端臨曰案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錫瑞案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卽左氏之經也志於下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而於上古經十二篇無注故後人不知卽左氏然此古經既別於公穀二家之經非左氏而何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此古經爲左氏之明證班氏不

註者以其不待註耳豈未修春秋以前之古經至漢時猶在乎除挾書律在惠帝時疏言文帝亦誤鄭司農所見古經公即位作立今左氏經不然後人改之劉歆傳云左氏傳多古字古言今左傳之古字爲淺人妄改盡矣如立字其一也

馬端臨曰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會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爲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錫瑞案馬氏謂左氏經自經傳自

記三

四

傳是也漢志明言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是左氏經傳本自單行特馬氏未知古經卽左氏經故未引爲證耳公穀二傳與經亦各單行漢志明言經十一卷註公羊穀梁二傳各十一卷是二家未嘗以傳攙入經文如馬氏所云也熹平殘石見隸釋洪氏曰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此其證也今殘石僅存隱公一段有傳無經

左傳正義曰賈逵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

子左邱明作傳據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錫瑞案正義雜采諸說未能折衷許慎說文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此但云荀卿授張蒼不云蒼獻傳王

記三

五

充論衡云左傳三十篇出恭王壁中此所引同河間獻王得左氏周官未嘗獻左氏傳此不知何本天漢卽武帝年號乃別出一條蓋雜采諸家之文耳所引劉向別錄恐未可信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若如別錄所云授受源流如此彰灼升何得云相傳無人祖左氏者如陳元等何不引別錄抵之陸氏釋文卽本此所云別錄趙匡曰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爲此記向若傳授分明如此漢書張蒼賈誼及儒林傳何故不書則其僞可知也

困學紀聞卷七筆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卽位纂例隱公下註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鹽石新論以爲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錄之誤錢儀吉春秋纂例識後曰陸氏誤啖趙二家纂例於隱公下註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沈括以爲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余考叔佐之作春秋統例其序曰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與陸氏紀年可以互證益明而沈氏猶

記三

六

以史記惠公卽位在東遷之後爲疑至王伯厚引吳仁傑鹽石新論乃知陸氏之說本何休公羊音訓音訓久佚唐人猶及見之邵公大儒且爲春秋專家之學其言必有所受錫瑞案錢氏之說未免好奇何休公羊音訓未必唐時尙在鹽石新論恐未可據且王伯厚己以爲記憶之誤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如此則與史記正合王氏之言似乎近理纂例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似亦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也啖氏云斷自平王之末而以隱公爲始與左傳正義云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初無異義錢氏謂與陸

氏紀年可以互證亦所未解今本夢溪筆談引纂例作惠公二年平王東遷云此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又嘗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考論諸家年統極爲詳密其敘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問石君云出一史傳中遽檢未得終未見的據據沈氏所說如是則皆不足據矣

杜牧阿房宮賦長橋卧波未雲何龍文義頗不可解據夢溪筆談云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雩事宇文時斛斯椿己有此謬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如沈氏說則賦

記三

七

當作未雩何龍乃恍然於今本作雲之誤惟以龍見而雩爲漢兒多事強知星宿乃高齊時高阿那肱事見北齊書非周隋事沈知杜牧用事之誤而不知己引史亦誤足見考據之難

珣玉集感應篇蘇武雁通文字云蘇武前漢人也爲將北伐兕奴乃爲兕奴所執兕奴重之用爲上相以公主配之武終不就乃髡武頭於陰山下役作二年形體損瘦纔有餘命又往追武更授前職武亦不就兕奴大怒閉獄餓之值天雨雪武以羊毛裹雪吞之逕由九日不死兕奴怪之與食令活更授前任武終

不就乃謂武曰上相不就求死何為武曰授妻為相
理為不仁委身受死願作忠臣又使武牧羊於北海
逕有餘年武乃仰天歎曰北來之雁南往之鳥有過
我故鄉者也天感其意二雁落於石穴武作書繼雁
頭飛至長安漢帝殿庭帝讀其書始知蘇武不死遣
使二十人賫金贖之其使未達武已走還也錫瑞案
此不知據何書與漢書多不合武奉使被執初非為
將北伐亦無用為上相配公主事且武授妻既不就
矣匈奴又豈容其娶婦生子上林雁帛乃常惠教使
者証匈奴語此作實事尤誤以為賫金贖而武已走

記三

八

還亦非也

又杞良妻泣崩城一云杞良秦始皇時北築長城避
苦逃走因入孟起後園樹上起女仲姿浴於池中仰
見杞良而喚之曰君是何人因何在此對曰吾姓杞
名良是燕人也但以從役而築長城不堪辛苦遂逃
於此仲姿曰請為君妻良曰娘子生於長者處在深
宮容貌豔麗焉為役人之匹仲姿曰女人之體不得
再見丈夫君勿辭也遂以狀陳父而父許之夫婦禮
畢良往作所主典怒其逃走乃打煞之并築城內起
不知死遣僕欲往代之聞良已死并築城中仲姿既

知悲哽而往向城號哭其城當面一時傾倒死人白
骨交橫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云若是
良骨者血可流入即瀝血果至良骸血徑流入使將
歸葬之也出同賢記二說不同未知孰是錫瑞案集
列前說即左氏傳無崩城事後說出同賢記與世俗
所傳無異惟俗又易其名為范三郎耳同賢記不知
何人作集屢引之集亦未詳撰人名氏卷子本云天
平十九年寫惟唐明皇天寶六載則唐以前已有是
說矣

記三

九

又瘦人篇孔安不勝重服云孔安姓孔字安國前漢
人也為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為人瘦弱羸劣少力
不勝重服錫瑞案集不言出於何書史記漢書皆云
安國早卒殆以其瘦弱故不承年耶

又聰慧篇楊脩十字云楊脩字德祖魏初弘農華陰
人也為曹操主簿曹公至江南讀曹娥碑文背上別
有八字其辭云黃絹幼婦外孫蒜白曹公見之不解
而謂德祖卿知之不德祖曰知之曹公曰卿且勿言
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曹公始得令祖先說祖曰黃絹
色絲絕字也幼婦少女妙字也外孫女子好字也蒜
白受辛辭字也謂絕妙好辭曹公笑曰實如孤意俗

云有智無智隔三十里此之謂也出語林錫瑞案今所傳八字皆作齋曰此獨云蒜曰當以蒜字爲是齋味酸而不辛惟蒜味辛且但聞搗蒜不聞搗齋蒜白蓋搗蒜之曰故云受辛

隋書經籍志曰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識復齋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錫瑞案姚萇弘始十年爲晉安帝義熙四年北涼沮渠蒙遜

記三

十

八年又後九年爲晉義熙十三年劉裕滅姚秦而沮渠蒙遜至宋文帝元嘉十年始卒十六年北涼始爲魏滅而亡計北涼之滅在姚秦既滅二十五年之後距姚萇弘始十年凡三十四年志乃言蒙遜滅於姚萇弘始十年之前年代全然不符何以疏忽至此又晉恭帝元熙元年已在姚秦既滅二年之後距姚萇弘始十年凡十一年志乃以晉元熙在前姚萇弘始十年在後年代亦不相合蓋志所引皆彼教語乃僧徒無識者所爲而唐初修志者不能辨正僧徒史且不解其所譯經又可信耶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真誥黃伯思東觀餘論云小宋太乙宮詩瑞木千尋聳仙圖幾弔開註云真誥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真誥所云弔即卷字蓋從省文真誥音亦爾非弔字也然則此書諸卷皆原作弔字陶宗儀說郛蓋本於此今皆作卷亦非宏景之舊矣錫瑞案魏南陽文公鄭君之碑撰話林數弔弔即弔字寶即卷字鄭君南使宋國移年而蕭氏滅宋則與南齊同時其卒在太和中葬在太和十七年爲南齊永明十一年碑立於永平四年爲梁天監十年陶隱居齊梁時人與鄭君年代正合故碑與真誥同以

記三

十二

弔爲卷字足爲當時通用之證

王通元經宋阮逸注晁公武讀書志曰案崇文無其目疑阮逸依託爲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以外皆唐藝文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云皆逸僞作也陳師道後山談叢何蘧春渚紀聞邵博聞見後錄並稱逸作是書嘗以稿本示蘇洵錫瑞案阮逸宋人諸人皆與逸年代不相遠而其說相同且謂逸以稿本示蘇洵似爲逸作可無疑矣乃攷宋史有可疑者太祖建隆三年四月太常寺博士聶崇義上三禮圖尹拙駁正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尙書

張昭等奏議曰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亦為斐然據此奏議則王通元經宋初已有其書阮逸天聖五年進士建隆三年至天聖五年凡六十七年當時逸尚未生而奏議引之則書必出宋前不得以崇文目不載遂指為逸作也晁陳諸人殆未見張昭奏議乎荀悅漢紀卷一帝少昊滅帝摯承之土生金故為金

記三

十三

德號曰金天氏錫瑞案此文殊不可通左氏昭公十七年傳杜預集解少昊金天氏黃帝之子正義曰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即是少昊黃帝之子代黃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少昊氏身號金天氏代號也據此則少昊之身已號金天非滅後帝摯承之乃號金天也其不可通者一史記據大戴禮以顓頊為黃帝孫宋衷皇甫謐以少昊為黃帝子則是一姓相傳不得云滅其不可通者二即如春秋命歷序所說少昊一日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或可云滅然亦當云顓頊承之非帝摯承之其不可通者三史

記曰帝摯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是帝摯承摯非承少昊其不可通者四疑此文衍二字本當云帝少昊摯承之左氏昭公十七年傳云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是少昊名摯蓋淺人不讀左傳但知古有帝摯而不知少昊亦名摯遂於摯上加一帝字少昊下加一滅字以致文不可通去二字衍文則與下文帝顓頊承之帝摯承之文法一律矣陳璞漢紀校記不著此條故詳辨之

記三

十三

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錫瑞案齊悼惠王世家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勃此言在齊王誅諸呂時文帝尚未立而已有虎符則為虎符不始於文帝二年明矣本紀與世家必有一誤漢書兒寬傳武帝封泰山還兒寬上壽日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廡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廡明堂靈臺也禮樂志成帝時健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廡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

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廡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諡及王莽爲宰衡欲廢眾庶遂興辟廡因以篡位錫瑞案志傳之文頗相駁異據志文則平帝以前實未立辟雍若已立之何待成帝時案行營表乎兒寬以爲武帝祖立明堂辟廡乃因帝立明堂於泰山而言攷文帝時賈山言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武帝建元元年議立明堂太皇寶太后不悅儒術得絀之過以責上上因廢明堂事是漢初未立明堂也元封二年作明堂於泰山下太初元年行幸泰山祀上帝於明堂天漢三年行幸泰

記三

十四

山祀明堂太始四年行幸泰山祀高帝於明堂皆在泰山不在長安長安無明堂則無辟雍可知兒寬蓋因明堂而連類及之然古明堂辟雍雖同一處而漢泰山明堂未聞有辟雍之名也若獻王來朝對三雍宮則在長安不在泰山疑其宮以三雍爲名而實無明堂辟雍明堂辟雍不當設於宮中此甚易曉應劭注少分別耳若徐天麟云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武帝對之三雍宮卽此則傳會尤誤黃圖所云辟雍卽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奏立者必非武帝時之三雍宮也

鹽鐵論刺復篇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錫瑞案漢書兒寬傳曰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褚大自以爲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口上誠知人又儒林傳董生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至梁相論所云褚泰當卽漢書兒寬傳儒林傳所云褚大先爲博士而後爲梁相也漢書褚大據此論大當讀爲泰

記三

十五

一人而攷其年代殊不相合表紀云以熹平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謁歸過此追述韜卽勒銘已在楊君沒後校官碑云光和四年十月己丑朔二十一日己酉造按漢靈帝熹平六年之後乃改光和楊君雖不知沒於何年計立校官碑時必已沒數年矣不得猶爲戶曹掾也且漢掾史皆本地人爲之無用他郡人者表紀以伯邳爲大司隸孟文之玄孫石門頌云司隸校尉楗爲武陽楊君厥字孟文是伯邳乃楗爲武陽人校官碑立於溧陽其戶曹掾卽溧陽之戶曹掾吳蜀相距數千里必非一人據華陽國志蜀之楊君名

準表紀作淮省文若溧陽之楊准或竟是准字也

卷二

去

午窗隨筆序

郭西垣先生尚書小札二卷余既為之序以傳於世吾友申堂等復哀集先生所著午窗隨筆四卷先生從孫蓉汀將刊存果園叢書中申堂復屬予為序曩者先生外孫陳世昌從予遊世昌博聞強記於古人嘉言懿行往往能道其始末予問所從學則曰此世昌外祖西垣先生所教也因言先生性好學每讀一書必鈎元提要尤熟於歷代史事及本朝掌故下至當時邸鈔有事關因革黜陟者輒手錄成帙午窗隨筆其一也按先生是編皆隨時札記不分門類蓋仿王文簡公居易錄池北偶談而作其第二卷內記齊河張孝廉事蓋得之先生兄子杭之湘帆云湘帆與子與張君為同治庚午同年張君中副榜實與先君鄉舉同科是歲為道光癸卯先

君與嘉定徐先生之父同舉順天鄉試及庚午科徐先生來主山東鄉試張君與予等同為所舉徐先生見張君猶呼之為年文今張君已成古人西垣先生與先君亦皆棄世數年矣而先君遺集不肖兄弟僅得鈔錄詩文數十首不能如申堂等之編刻多種讀此益不能無慨然於中也先生所著尚有漢書古字類一卷自序謂閒錄成法以資考證亦有實非古字而誤註者姑以俟夫精小學者之釐正則先生欲然不自足之懷蓋可想見云孫葆田

午窗隨筆卷第一

淮縣郭夢星西垣撰

男祐之恭校

從孫恩孚參訂

三易卦名同

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歸藏不以易名曰三易者因與周易同為卜書而類言之耳二書久佚卦爻不得而知左傳閔二年成季將生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傳十五年戰於韓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蠱曰干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戰於鄆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南國賦射其元王中厥目傳不言易其辭亦非周易所有而別有引據殆即所謂連山歸藏與夫連山首艮歸藏首坤乾坤艮皆周易經卦之名而曰大有曰蠱曰復亦周易別卦所有是知周易書名雖不同而卦名則無不同

午窗隨筆卷第一

蒙需訟相次

蒙養之功惟當漸進蒙之所以次以需也飲食之故每啟爭端需之所以次以訟也鄭子公因食龜而致弒君即爭端之大者

震驚百里

震驚百里以雷言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後動其象為雷百里舉成數言極言其動之大可以驚遠懼邇也必謂陽動為九四九則三十六陰靜為八四八則三十二震一陽二陰而其卦居四合之適得百數故曰百里此說未免穿

鑿百里字樣見於書傳者甚多必執此說則他處又當作何解乎

豚魚

中孚豚魚程傳云豚蹠魚冥物之難感者竊疑豚固蹠而蹠者未必獨豚魚固冥而類乎魚者實無不冥且豚魚二物不相類他經無並用者幼時聞家次虎方伯云豚魚是一物即江豚也江豚豚首魚身有風則見無風則潛毫釐不差最為信物有孚之象焉孚即信信即誠誠至物動雖豚魚之微亦且相感而能信故彖辭又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若以豚蹠魚冥物之難感者亦感為解則何不曰信及鳥獸信及蟲魚較為槩括乎此解間見來矣鮮諸家其說頗有理或又云魚善隱異也豚喜澤兌也中孚兌下巽上故引以為喻其說亦

牛窗隨筆卷第一

似牽強

雞鳴詩別解

番禺徐子遠灑詩說雞鳴與蠅聲當為二事匪彼古字通言彼雞則鳴且有蒼蠅之聲矣下章月出之光當為日字之誤言彼東方則明且有日出之光矣蓋詩人戒旦言其晏非謂其早也臨桂倪鴻是其說平心而論雞聲與蠅聲迥異何至誤聽且雞尚未鳴又安得有蒼蠅聲乎徐解較註義圖通至云月字為日字之誤則未免武斷

君子固窮

註君子固有窮時又或云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朱子當日本兩存其說未有定論竊維君子小人之所為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故論語於周比和同上達下達求人求己之類必

對舉而互言之此處亦君子小人並提固字作固守解正與下句濫字針對似以從或云為是

其恕乎

知仁信勇皆美德也然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是失於一偏則各有所蔽忠孝節廉皆懿行也而行之過當則有愚忠愚孝小節矯廉之譏惟恕違道不遠求仁莫近本推己及人之意攸往咸宜初無失偏過當之慮故可以終身行之

學不厭智也

智仁皆學中事况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智似宜屬誨一邊而子貢以學不厭為智者蓋以學與智相近大學八條目首重

牛窗隨筆卷第一

格物致知中庸曰好學近乎知說苑亦云以學愈愚儒者學問日深則知識日廣故孔子論為學之序必先言知者不惑而仁勇次之惟孔子聖由天縱學非智而後明智亦非因學而始得特以不厭之故足見其憤樂相循神明之無息耳

論孟別解

崔東壁述大名入乾隆壬午孝廉為上杭令窳於學生平讀書得問即獨抒己見不附會前人於九經各有心得其解以服事殷周之德也謂武王牧野以前其事殷之心與文王無異周者文武之統稱况上文所記者武王之言以為論武而兼文則可若以為專論文而不及武則上下文不相屬矣解雖有周親謂承周有大賚而言雖有親戚不敵善人故大賚之也上句周指武王下句周豈可指紂解孟子見梁惠王謂

孟子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當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敗之後蓋惠王三十七年始僭稱王惟稱王故孟子稱之曰王惟既敗故有喪地之語解夏后氏五十而貢三句謂夏貢殷助周徹各因其宜至諸侯之國各仍其舊公劉當夏殷之際而徹田爲糧可知夏殷貢助不盡行於天下也以上諸說雖與先儒相悖細釋之亦非絕無義理者錄之以備參攷

大禹爲司空年歲未確

大禹家天下百歲而崩后啟嗣位享國九年九十一啟少禹僅十八歲古人三十而娶非定論矣然古史所稱禹年十四而始用九十三而踐位踐位之初歲在丙子夫十四見用已覺過早况細攷受命治水之年爲帝堯七十二載乙卯彼時大禹年甫十二歲以十二歲之童子而遽命之爲司空肩

午窗隨筆卷第一

四

鉅任亦令人不能無疑

武王年歲同異

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禮記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文王終時武王年已八十三矣按文王得太公於紂之辛酉年越五年丙寅而文王薨是文王九十二始得太公若如戴禮所言武王婚邑姜當在七十八歲以後可知也邑姜固武王元妃庸有是乎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有四較之文王世子篇猶爲近理故金氏履祥取之正不得以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荒誕悖謬而遂謂其說一無可取也

禹周待士

淮南子大禹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史記

魯世家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天下之士蓋一國之中民爲重四民之內士爲首故禹周於此倍加意焉先聖後聖其若合符節如是

魯人失禮

周昭王十有四年魯公子潰弑其君宰而自立是列國篡弑之始按宰爲幽公伯禽之孫而昭王卽康王之子也周興至是方八十年耳乃魯則以臣而弑君周則不能以上而討下其失均矣同姓之國魯爲尊首開弑君爭國之禍所謂秉禮者安在令人不能無憾

齊桓公非正

春秋滅國三十六而譚遂開其先五霸桓公爲盛得國之初肆其蠶食如此正而不譎亦對晉文則云然耳

午窗隨筆卷第一

五

商鞅忍心

魏當秦之衝可以捍蔽東方諸侯而魏惠實鞅之故君鞅昔在魏惠王不聽公叔痤之言而相鞅亦未嘗聽公叔痤之言而殺鞅是魏惠於鞅無德亦無怨也乃河西之役鞅先導秦以伐魏且託義理之言以售變詐之術伏甲襲印必覆其故君而後快是誠何心哉卒之作法自弊不二年遂有車裂之禍天道好還所以仇其故君者適所以自仇也

齊威王先僭號

周烈王六年齊侯來朝時王室衰弱朝覲久虛天下以此賢齊威爲其能尊王也是已乃及身而首先僭號爲六國倡前後事迹判若兩人所謂尊王者安在以恆情論之則功不足以掩罪以誅心之法誅之則有罪而無功尤可怪者其朝王

也列國諸侯若癡若聾甘心不逮其僭號也未幾而魏效尤焉未幾而秦效尤焉未幾而韓燕又效尤焉趙稱王最後終亦不能不效尤亦可見當時之人心矣

伐魏救韓

圍魏救趙伐魏救韓皆齊人用孫子之謀以推敵添兵滅竈火舉伏發射殺龐涓乃伐魏救韓之事人恆誤以為救趙並救韓之說鮮有知者

秦皇愚甚

秦皇以詐力取天下自矜私智欲弱其民則收天下之兵欲愚其民則燒詩書百家語乃既銷鋒鑄鐻而漢高有斬蛇之劍留侯有博浪之椎項王學書不成去而學劍淮陰好帶刀劍游於市上當時官吏未有過而問者已可見峻網難恃徒

午窗隨筆卷第一

六

法不能自行矣更可笑者焚書坑儒本欲使天下之人不通文義也然之泰山立石之瑯琊立石他如之鄒驛之之罘之碣石凡所游幸之處無不刻石誦功德欲留為誰人讀乎嗚呼思愚人也不知其自愚實甚

項王不都關中

項籍欲去秦韓生說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國地肥饒可都而秦不聽東都彭城論者謂籍之失計未有如東都之甚者余以為不然帝王之興廢全視乎民心論其形勝則末矣沛公初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犯項王入關之前先坑秦卒二十萬既入關而屠咸陽燒宮室殺子嬰收寶貨婦女秦民之於劉項恩怨了了久蓄於心籍若都秦竊恐怨毒所鍾伏戎之禍近在蕭牆不待垓下重圍楚歌四起時矣

故以項籍之所為無往不敗然不都關中其敗猶可稍遲若都關中其敗當不俟諸異日其不聽韓生而馬首欲東殆亦有見於此而中情自餒衣錦夜行之說蓋託詞耳

漢高貽謀不臧

漢高祖下蕭何獄尋赦出之不過如日月之食無損於明乃漢室四百年間丞相三公以下獄自殺書者幾於無世無之雖文帝之慈仁光武之明哲猶有獄周勃殺韓彭之事呂后在高祖時未嘗肆其惡也徒聽其殺韓信彭越馴致北雞司晨身後有產祿之禍而田蚡上官桀王鳳王莽竇憲閻顯梁冀何進輩皆龍借椒房毒通四海兩漢之亡亡於外戚易曰履霜堅冰至開國之貽謀可不慎與

五世相韓

午窗隨筆卷第一

七

張良五世相韓所謂五世者以其大父開地相昭侯宣惠王襄哀王其父平相釐王悼惠王自昭至悼惠凡五君故云非由身上及高曾祖父五世為韓相也平卒良以年少故未仕

張良忘韓

秦滅韓張良以博浪椎擊始皇不中又因沛公說項王立公子成爲韓王委身事之可謂忠矣其復歸漢也綱目大書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劉永新曰成不殺良不歸書復歸者良心也良之心一於爲韓而已其說誠是獨怪酈食其勸立六國後良力阻之厥起之不祀實由於借箸一籌其爲漢謀也則忠矣其爲韓謀也則過且說詞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定天下乎隱隱道著自己一於爲韓

余未之敢信

韓信不肯漢

鐘室之獄千古疑案然無可疑也漢王成舉之敗北渡河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奪韓信軍斯時王之疑信已甚矣信豈不知漢之疑己而乃擊齊滅楚不遺餘力武涉說之不聽蒯徹言之不用其心堅如金石迨失職怏怏情或不免若謂遠萌逆志是不以見疑而生懼反以見疏而興釁不自立於羣雄蠶起之時反弄兵於天子當陽之日謂信為愚人也則可信固天下才也必計不出此漢文帝下周勃獄薄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紹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也觀此可以知信矣

鄧暉宋宏

午窗隨筆卷第一

八

漢光武廢郭后鄧暉言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暉善恕已量主遂以郭氏為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又勸太子彊辭儲位避危就安信乎暉善處人骨肉矣然不若宋宏對易交易妻之問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已窺在幾先談言微中蓋光武徵時即有娶妻當得陰麗華之語及即位雖勉強立郭氏為后宮闈之閒苑枯固有別矣宏早見及此故借湖陽公主之事現身說法婉而多諷使光武領悟此語則夫妻父子之閒所全不已多乎彼沛太后之善終東海王之能保賴世宗仁明顯宗孝友耳不然烏乎可

相臣不宜外任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公之職也相臣宜在帝左右朝夕納誨若以外吏遙制相權縱令其盡力盡心亦不過兵刑錢穀簿書執掌而已所謂調和鼎鼐啟沃乃心者安在乎三公遙拜自後漢張溫始彼時實靈帝在位不足為訓

臧洪無異張巡

袁紹圍東郡太守臧洪固守歷年不下城中糧穀已盡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又殺其愛妾以食之將士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沈而死莫有離叛者忠誠義烈於張睢陽未肯多讓所處之勢所行之事先後亦無少異者乃睢陽之事與日月爭光而洪之名不大顯於世或謂洪盡節於郡將非若巡之保障乎朝廷是不然郡將何漢之郡將也盡節於郡將非即盡節於朝廷乎且觀其瞑目數紹曰諸

午窗隨筆卷第一

九

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志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借洪力劣不能為天下報仇深中袁紹之罪而其拳拳不能自己者則為王室之衰弱天下之公仇又豈僅盡節於郡將已乎語曰有聞必先洪與巡實有之

昭烈激劉表

昭烈嘗於表坐起如廁慨然流涕表怪問之答曰平常身不離鞍鞞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或謂此慷慨自負語非也曹操北伐袁氏昭烈常勸表襲許表不能用機會一失良足浩歎故以此語激發之耳不然問雷失箸昭烈固深藏韜晦者依表依操均屬寄人廡下而忽以激昂露英雄圭角是必不然

沮授智先苟或

漢獻帝遭李郭之亂乘輿播遷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
韓世濟忠義今州域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都挾
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
先之者矣侃侃數語與荀彧所見略同乃荀彧後言之而曹
操聽之沮授先言之而袁紹置之亦所遇之人異耳

曹植先見

魏文帝疏薄宗親諸侯王法禁嚴切不聽朝謁吏察之急親
嬾皆不敢相通問明帝時東阿王植上疏曰夫能使天下傾
耳注目者當權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執之所去雖親必
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時司
馬氏柄政篡竊之機已萌見微知著陳思有之若明帝者於
植疏會不知省方且以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殷殷致

午窗隨筆卷第一

十

詢於陳矯何其愚哉

金許二傳同

漢書金日磾傳莽何羅兄弟與江充相善充誅懼及遂謀為
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與俱上下以故何羅不得
發武帝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明旦上未起何羅從外
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裹白刃從東箱
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日磾捽胡投諸殿下得禽縛
伏辜三國志許褚傳褚為魏武所親信拜都尉引入宿衛時
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不敢發伺褚休下
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
大驚愕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二事針對何時越數百年
而若合符節如是想諫壽作史時有一金傳在胸中故意到

筆隨不覺形容之逼肖耳不然一則卧廬而奏廁心動一則
休下而至舍心動古今安得此印板文字

公孫五樓勝算

晉安帝義熙五年劉裕帥舟師伐南燕自淮入泗之下邳留
輜重步進燕主超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
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
銳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勅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腹背
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較其資儲餘悉焚芟俾
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
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且彼客我主以天時人事推
之戰無不勝遂不用五樓之言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
天喜形於色左右問之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

午窗隨筆卷第一

十一

樓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及戰裕遣胡藩等潛
師出燕兵後攻臨朐克之燕軍驚潰遂圍廣固夫五樓之策
即李左車勸陳餘塞井陘之謀也劉裕之遣胡藩攻臨朐亦
與韓信拔趙轍易漢轍同前後事如出一轍獨怪五樓之於
超倖臣也其平日招權植黨超無不曲意相從使於此而用
其上策則燕操必勝之權用其中策燕亦立不敗之地不敗
則可勝乃皆不用而用其下策致一敗而國亡身殉焉豈非
天奪其魄與

被苦老父

劉宋時衡陽王義季都督荆湘嘗春月出政有老父被苦而
耕左右斥避之老父曰盤於游政古人所戒今東作方殷一
日不耕則廢時失業柰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

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賜乎問其名不告而退此殆世之隱君子而未能忘情斯世者與義季能敬禮之亦賢矣

顏見遠無傳

宋齊梁陳以禪代得國假揖讓之名行篡弑之實當時爲官者率皆朝秦暮楚反顏事仇不以爲怪獨梁武受禪之時顏見遠不食而卒綱常之賴以不墜者惟此碩果之存故綱目大書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明其爲齊臣非梁所得臣也且言必若見遠而後可以爲齊臣也其表揚之意深矣乃梁主不衷忠節反曰我應天順人何預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梁主躬行篡奪者其言固無足怪獨齊書竟不爲見遠立傳何以勵臣節而作士氣乎

午窗隨筆卷第一

三

梁武拒諫亡國

梁武納侯景之降合六州鐵難鑄此錯固不待言然猶曰利其土地也及景爲慕容紹宗所敗隻身歸梁又復誑欺章黠襲據壽春非委身歸義明矣何敬容言於太子綱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蕭介諫梁主曰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未乾卽行反噬力有不逮乃逃死關西宇文不容復投身於我陛下前所以受之者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受匹夫而棄與國臣竊爲陛下不取若猶待其歲暮之效則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是侯景叛逆之情夫人知之而梁武不悟方以爲南豫州牧借寇兵資盜糧自貽伊戚夫復何尤

縱囚來歸

唐貞觀七年縱囚來歸悉赦其罪歐陽公論之是矣然恩信素孚下不忍欺縱囚復來載在史冊亦有足多者不獨太宗然也曹摅別傳曰摅爲臨淄令放死囚還家如期並至南史席闡文傳闡文爲東陽太守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又何倫傳倫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歸依期而反隋王伽送流囚李參等詣京師半途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舊唐書唐臨傳臨爲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宋史曹叔遠傳叔遠爲浙西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

午窗隨筆卷第一

三

魏徵託詞

魏徵謂唐太宗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二語在他人言之本無可議徵固先事李密繼事實建德復事建成最後方事太宗者忠臣二字不惟不願亦恐有所不能耳

武氏預兆

唐高宗卽位之年八月癸酉朔晉州地震壞廬舍壓死者五千餘人三日又震十一月乙丑又震永徽元年四月己巳朔又震六月庚辰又震二年十月辛卯又震二年之間晉州地凡六震晉爲高宗封國地道妻道理本相通惟時武氏尙未用事而天之示兆已如此何待立昭儀後恆蒲大雨浸壞廬舍漂溺人民又河北諸州大水始知爲陰勝也哉

李泌賢於嚴光

李泌歸隱衡山固辭相位人但稱其去就之高與富春一轍是猶未為知泌也當唐肅宗時張良娣擅寵於內李輔國端權於外致建寧不得其死而廣平有大功張李等忌而譖之其勢亦岌岌乎不可終日泌能於與上同榻時造膝直陳誦黃臺瓜詞而諷以一摘勿再摘使肅宗翻然悔悟泣下霑襟及其告廣平也則但勸以盡人子之孝勿蹈建寧之禍可謂善處人父子骨肉之間矣若光者既為光武故人光武之信之崇之亦十倍於李泌乃徒以肥遯鳴高曾無一語及國家之務卒使嫡后廢儲嗣易致中興聖主有白璧微瑕豈不有愧於君友哉

韓昌黎行以文掩

唐穆宗長慶元年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田宏正自稱

牛窗隨筆卷第一

十四

留後以兵圍牛元翼於深州詔田布杜叔良等討之無功度支饋糧車又為成德軍所掠朝廷不得已授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而深州之圍不解詔愈至境詳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者君之仁死者臣之義慷慨至鎮庭湊露刃弦弓以逆甲士羅於庭曰所以紛紛者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乃不能與健兒語耶遂為甲士扈陳禍福庭湊恐眾心動麾甲使出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棄之耳尚書何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送歸元翼亦將十騎突圍出夫愈之此行與顏真卿奉使無異其偶得免死者幸耳當其詰責庭湊義正詞嚴豈能預知不死特忠義激於心此身固不暇計也乃後世

徒震驚其文而於宣慰之行多有未知即知之亦無道及者豈非重末輕本行以文掩哉

唐宣宗有愧美譽

唐宣宗恭謹節儉惠愛民物厲精求治從諫如流故唐人思慕大中之政謂之小太宗然迹其生平薄待嫡母郭太后以曖昧而不令終溺愛少子定儲大計不謀於輔臣謀於三宦致鄆王幾不得立聽李景讓之諛言議遷穆敬文武四宗之主出廟於君臣父子兄弟之倫闕焉弗講且其時外則藩方數逐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權制國命不惟不思裁抑方且太阿倒持授之以柄貞觀之治固如是乎即以虧倫數事衡之亦較立武門之變有過之無不及也

子受父拜

牛窗隨筆卷第一

十五

唐懿宗時徐泗判官龔勛作亂陷宿徐滁泗等州自稱天冊將軍以其父舉直為大司馬留守徐州或謂之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案受之不為動亂臣賊子所為可惡可笑如此試令聞舜南面而立瞽瞍北面而朝之言必不以為齊東野語矣

折檻碎衣

宋徽宗時童貫用事與諸佞表裏為奸右正言陳禾抗章劾其怙寵弄權敗壞國事並作危語云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襟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言愈切上意解曰卿能如此朕何憂時內侍請易衣上卻之曰留以旌直臣此與漢成帝之不葺折檻以旌朱雲

同一盛德夫徽宗爲亡國之君成帝之在漢亦非令主而能虛懷納諫絕無飾非文過之心使擴而充之則讜言日聞國家安得有廢事哉惜乎僅僅有此一瑜不足以掩眾瑕也

趙方名言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陽城二語固藹然循吏之言而未免有所偏重不如宋趙方知青陽縣時告其守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至理名言可爲百世不易之論蓋雖唐虞三代之隆不能無賦以制國用無刑以防民奸第使征不橫法不苛自民安而國泰矣方幼從張敬夫學嘉定中官京湖制置大使守襄漢十年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實能本學問爲經濟非空言無補者

將帥被侮

午窗隨筆卷第一

六

宋仁宗時夏竦奉命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備西夏也而竦雅意在朝及任以西陲心快快遇事輒依違顧避於其間巡邊每以侍婢自隨不理軍務幾致兵變西夏主輕之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侮慢如此明季楊嗣昌以輔臣督師剿張逆日久無功乃張示激厲兵民云有能得獻忠頭者查萬金爵侯翌日自堂堂至庖福見賊偏貼僞示有得嗣昌頭者賚白金三錢二事絕相類然一則被侮於外藩一則被侮於流賊楊較夏更難堪矣

朱弁不愧蘇武

宋建炎元年朱弁副王倫使金人留不遣就館守之以兵弁不爲動後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使弁與倫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報天子

倫將歸弁謂曰古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倫解授弁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仕

劉豫不從怒絕其餼遣弁忍飢待盡不少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乃以書訣洪皓曰要當舍生以全義耳又具酒召被掠十夫飲語之曰已得某地一旦捐命報國諸公幸瘞我此處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高宗讀之泣下金尼馬哈死弁密疏金國虛實遣李發間行歸報言時不可失迨紹興十三年和議成始借洪皓張邵歸國入見便殿曰陛下與金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皆知時知機之明然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

午窗隨筆卷第一

七

宜詳以講之秦檜惡其言故不得大用計身羈異域十六年其懷印起卽蘇武之持節不釋也其忍飢待盡卽蘇武之嚼雪吞氈也其密陳敵國虛實間使歸報較蘇武之上林雁書假其名而無其事者更駕而上之洵可謂奉使不辱獄中爭鋒者乎乃高宗第以蘇武許洪皓而不及朱弁猶未爲確論

葉李判若兩人

賈似道柄國時舉朝側目莫敢誰何葉李以諸生上書彈劾朝陽鳴鳳風節凜然乃改玉改步後視顏仕元毫不知恥更首薦僧格史作桑哥爲右丞相致誅貶大臣鉤考錢穀民怨沸騰始則嫉惡如仇繼則趨炎附勢前後所爲判若霄壤豈朝衣一著遂有熱中之念存乎卒之僧格罪惡貫盈而已官亦不

能保熱中亦徒然耳薑桂之性老當愈辣觀葉李事而知敦復為不可及

明太祖似漢高祖

三代後以匹夫而有天下者惟漢高祖與明太祖耳攷二帝所為亦頗相類明祖不因受立燕王而立建文類漢高之私如意也封諸子之藩類漢高之封齊王肥等也自將征討皆命李善長居守轉餉用劉青田謀略佐定天下則類漢高時鄧侯都餉關中留侯運籌帷幄也如濠州召父老歡飲除其租賦大有漢高過沛景象胡藍獄起波及功臣亦是漢高戮韓彭心胸惟瓜步沈舟之事鑑史闕疑不辨真偽如果有之則不類隆準而反類重瞳矣

齊黃才識高下

午窗隨筆卷第一

六

明惠帝用齊秦黃子澄謀削奪諸藩致燕人藉為口實及靖難兵起又復禦侮無具措置乖方後人遂謂齊黃誤國啟釁比諸晁錯不知當時以惠帝之仁柔值諸王之僭倨其勢已尾大不掉二人目擊時艱不能不為強幹弱支之計其誤國也非心之不忠特識之不遠耳然即以識論二人亦自有軒輊方燕王詐稱病乞王子歸國齊秦欲收之子澄曰不若遣歸使彼不疑既還燕王喜曰吾父子得相聚天贊我也可見若留而不遣未必不稍存顧忌耿炳文出師無功帝謀所以代者子澄以李景隆讀書通典故薦之齊秦極言其不可帝不聽昇以傾國兵遂至一蹶不復振就二事論之黃之識又出齊下矣

張褰似李嚴

張褰於明憲宗時為廣東吏被布政使陳選所黜後選發中官韋眷通番事聞於朝眷恨甚遂誣奏選與番禺令高瑤朋比為奸刑部郎中李行及巡按御史徐同愛勘之眷賄褰令誣證褰不從拷掠百端無異詞乃行等畏眷竟以誣獄上選被逮道卒褰聞選死哀悼上書極言選之剛直而詆眷之貪媚行等之煅煉將頤指賄囑情事歷歷數陳朝廷雖不見納而選之心白矣而褰之行尤可嘉矣蜀漢李嚴哭武侯事固武侯之德意乎人然嚴亦非悻悻者比也吾於張褰亦云然

蔣欽殺身成仁

劉瑾竊弄威柄南京科道合疏糾劾瑾激武宗怒盡逮之予杖削籍御史蔣欽甫出獄具疏劾瑾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請殺瑾且言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

午窗隨筆卷第一

七

逢比干同游地下誠不願與此賊並生疏入復杖三十尋卒於獄方欽燈下屬諫草時微聞鬼聲愕然曰疏上奇禍且立至此必先人之靈欲寢此奏因整衣冠默祝果先人蓋厲聲以告言未已悽愴聲出壁間沈思久之慨然曰業已委身義不得緘默負國為先人羞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遂及於難嗚呼欽隨同官建言已為無忝厥職乃其諫不已又為獨諫一諫不已至於再至於三矢以必死之心雖先靈有所不暇顧語云殺身成仁其斯之謂與

三慧四鐵

明嘉靖十一年八月彗星見東井芒長丈餘凡一百十有五曰乃滅編修楊名應詔上言獲罪戍邊南京御史馮恩亦疏言張孚敬為根本之彗汪銜為腹心之彗方獻夫為門庭之

善三慧不除政難終理疏入世宗怒下獄論死比朝審鉞當
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鉞令卒曳之向已恩起立不屈與
鉞互相詬詈當時士民歎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
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恩子行可年十三刺臂血書疏
自縛闕下請代父死世宗覽之惻然乃得戍雷州

上虞四諫

嚴分宜竊弄威柄時首先劾之者有葉經謝瑜陳紹徐學詩
四人皆籍隸上虞時稱上虞四諫

相臣進退以方士

嚴嵩初入閣時夏言爲首輔嵩屈已下之後與方士陶仲文
謀傾言而代其位招權納賄屠戮忠良爲有明一代姦邪之
冠迨罪惡貫盈方士藍道行假托仙語數其罪狀世宗怒下
嵩父子於獄其始也借方士之力以得寵其繼也因方士之
言以罷官天道好還在嵩固孽由自作獨怪相臣之黜陟操
縱於方士朝廷之上所謂激濁揚清者果安在哉

李德等守貴陽功

鄞縣李德巡撫貴州天啟二年乞休已得請候代水西土目
安邦彥忽反諸部蓬起遂爲奢崇明聲援襲畢節陷之西破
安順霑益東據寶安偏橋而邦彥自統軍至貴陽時奢氏未
平安氏復起勢甚岌岌貴陽城中藩臬守令咸入覲樞聞變
與巡按御史史永安武定人提學僉事劉錫元長洲人督率士民
悉力拒守賊沿崖置柵斷汲樵路援軍隔龍里不得進賊攻
益急城中糧盡食草木敗革又盡食死人又盡乃食生人至
親屬相噉而官吏兵民皆效死勿去被圍凡十餘月新

三善永城人救至圍乃解其初被圍時城中戶十餘萬圍解僅
存二百人而危城卒全非其忠義奮發何以人心固結如是
以今視昔則李史劉三之功較張許之守睢陽何多讓哉

明季增田賦

天啟二年九月增州縣兵從御史馮英請計畝加餉三年十
二月以兵餉不足命戶部協議尚書畢自嚴請畝加三厘於
是增百六十萬有奇合舊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內愁怨莊
烈帝十二年六月廷臣請練邊兵命湯嗣昌定議邊鎮及畿
輔山東河北凡四總督十三總兵官各抽練額兵總三十七
萬有奇又設練備練總專練民兵於是勦餉外復加練餉七
百三十萬二十年內田賦三加明欲不亡得乎

孝子慈母義賊

應州左翼宸少遊王祥之變失愛於繼母薄氏翼宸無怨
言孝事推謹後奉孝廉爲高縣令闖賊犯境竭力拒守城陷
被執將殺之薄以身蔽泣曰我繼母也兒事我孝願代孝兒
死賊哀而釋之此事載池北偶談中閱之不禁喟然曰子之
孝無間矣雖失於始而成於終亦慈母也賊能感孝慈而激
發善心亦義賊也一舉而三善備焉按闖賊之兇狠必不能
有此殆屬下之新附而天良未盡泯者與

陳洪範

郭忠武之被逮也李太白脫之狄武襄之坐法也范忠獻雍
原之岳武穆之獲罪也宗留守釋之明季陳洪範爲副總兵
時張獻忠以卒伍隸獻下違法當斬洪範奇其貌赦不誅亦
可謂獨具隻眼有合於古人矣然國士所識者畢竟是奇人

亂臣所識者畢竟是賊子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其有識也亦然

三風太守

江都吳園次綺工詩辭華富豔追步玉溪由貢生薦授中書舍人奉 詔譜椒山樂府遷武選司員外蓋即以椒山之官官之也出守湖州多惠政凡巨惡大慙為民害者偵緝擒殲無遺凌忠介公殉節後子孫貧不能葬公心焉傷之捐俸卜牛眠焉湖人敬若神明愛如父母以其多風力尚風節饒風雅也稱為三風太守竊惟太守之尊不逮宰相遠甚然以三風太守較宋之三旨宰相則其榮多矣

張太史絕命詩

錢塘張太史 洵以威豐王子翰林入直 上書房夙夜在公

午窗隨筆卷第一

三

寅清自潯庚申春寧逆竄浙杭城戒嚴太史急乞假省親比歸而城已克復當初陷時其夫人施氏命子惇典念典護孀姑談太夫人避免而自率子敘典女喜姑投池殉難公至家以老母在堂中饋無主不得已續娶勞氏為侍奉計未幾而母病卒守制於仁和之永太鎮次年九月賊復竄浙餘杭蕭山相繼失守杭人一曰茲驚太史以受恩深重不忍坐視毅然攜眷赴省與在籍之前衡永榔桂觀察俞公 其為守城計謀諸大吏會駐防通江路措犒賞部署未定而賊已至城下被圍兩月糧盡城陷衣冠北向叩首赴井死繼室勞子惇典從典念典嫂李氏姪女九姑俱隨殉臨危賦絕命詩三首僕攜之逸出詩云血戰孤城力已窮席前借箸竟無功白雲堆裏吾將去前輩風流有戴公往事追思淚泣然妻孥三命

赴清淵而今收拾全家去地下重教骨肉團篋內猶存 御賜衣澄懷風景已全非微臣雖死心猶在化作鸞鵲向北飛忠愛之忱溢於言表殆所謂從容就義者與

午窗隨筆卷第一

三

午窗隨筆卷第一

吳培元監刻

午窗隨筆卷第二

濰縣郭夢星西垣撰

男祐之恭校

從孫恩孚參訂

太上皇

自嬴秦定皇帝之號後世因之漢高祖用羣臣議尊其父太公為太上皇秦政亦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但言皇而不言帝者顏師古曰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政故不言帝又引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

官家

蔣濟萬機論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天子兼三王五帝之德故稱官家

青宮

儲君所居曰青宮初學記青宮亦曰春宮太子宫也按五色方位青屬東方四時方位春亦屬東方以青春名儲宮者蓋取帝出乎震之義

遠遊冠

蔡邕獨斷天子冠通天冠諸侯王冠遠遊冠公侯冠進賢冠通天進賢之名人所習知遠遊二字不知何所取義晉書輿服志遠遊冠秦冠也似通天而前無山述有展筓橫於冠前惟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

東內西內

隋文帝遷長安城立宮於西北隅唐龍朔三年復營蓬萊宮於其東北制度壯麗亦名大名宮遂名故宮為西內新宮為

東內南內之名唐人詩中往往見之東內西內鮮道及者按唐書地理志南內曰興慶宮在東內之南隆慶坊

禁門

今紫禁城午門前有端門後門曰神武門其名非創也漢書周勃傳謁者持戟衛端門後漢書禮儀志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即坐於端門左塾又左雄曰副之端門鍊其虛實顏師古注曰端門殿之正門也南史陶宏景傳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位又神武門俗呼為厚載門按唐六典東都南面三門中曰定鼎左曰長夏右曰厚載雖屬誤稱亦有所本

閑日

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雙日謂之閑日二字殊不可為訓帝

午窗隨筆卷第二

二

王一日萬幾即朝乾夕惕日昃不遑猶恐朝有廢事安得有閑日哉閑則啟逸豫之萌

省中

朝廷清秘之地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號為禁中漢末避孝元皇后父名改禁為省省察也審也言欲入此中必當審察不可妄行仍是禁字之義似宜作觀省之省字讀從息并切為是

學省

唐書歸崇敬傳古天子學曰辟雍前世亦曰學省江休復宿太學官舍詩學省夜岑寂天街斷人行唐張籍宋楊萬里亦有學省班中亦攝行學省同寮各星散之句按省字古祇有修省節省二義漢避孝元皇后父諱改禁中為省中於是

官省朝省之稱後遂為官署如尚書門下等省名不一而足惟學省二字甚生詩於樂辟靡逸詩有昭辟雖有賢類宮禮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頽宮古太學但名辟雍學省名於何代崇敬必有所本自慚井蛙未能考據

官府名寺

詩云寺人之令又云寺人孟子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然尚未有專名至漢乃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九寺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以寺名官實始於此按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風俗通云寺司也漢書元帝紀顏師古注曰凡府廷所在皆謂之寺唐書楊收傳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

午窗隨筆卷第二

三

衙門

古者軍行有衙尊者所居後人因以職官治事之所為衙然呼之曰公衙官衙皆可呼之曰衙門則俗矣唐書儀衛志唐制天子所居曰衙舊唐書張仲方傳兩省官入朝宣政衙門未開百官錯立於朝堂衙門二字似指殿廷之門言

元代官制

元世祖初立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權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其長皆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

主臣

漢書王陵傳平謝曰主臣孟康解作主羣臣而文穎以為惶恐之辭猶今言死罪晉灼以為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也顏師古注漢書取文晉二說竊謂不然玩其傳文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則作主羣臣解何等直截下云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夫曰使卿大夫各任其職非主羣臣而何且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則主羣臣之說並非杜撰何必過事穿鑿使上下文理窒隔不通乎斷以孟說為是又馮唐傳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似是倒裝文法言以陛下之主臣雖有頗牧亦不能用故下緊接上怒而唐謝即不然作有其主始有其臣解亦通若作惶恐之辭是唐既謝而上復怒上既怒而唐又謝也仍涉牽強

午窗隨筆卷第二

四

大學士

唐中宗景龍初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以象四時八節十二月凡天子游幸惟宰相及學士得從此雖以大學士名官而非相臣也明初殿閣大學士亦皆編檢講讀之職不得專制諸司諸司亦不相關白仁宗即位以金幼孜楊士奇等為尚書侍郎卿寺諸官兼大學士如故閣職始漸崇

輔弼

比我而相之曰輔拂我而相之曰弼荀子臣道篇君雖不安遂以解國之大患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輔拂之臣國之寶也拂讀曰弼

平章政事

向以為官名始於宋及闕唐書貞觀八年右僕射李靖以疾辭位乃拜特進諡曰侯疾小瘳開三二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歐陽永叔曰平章事之名始此

參知政事

唐貞觀十三年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參知政事之名實始於此高宗時李義府許圜師亦常任此職至設官則自宋乾德二年薛居正呂餘慶始

內閣

明永樂元年八月召侍讀解縉編修黃淮文淵閣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七人同入直預機務謂之內閣內閣之名自此始

午窗隨筆卷第二

五

翰林官

翰林主人見於長楊賦彼特藉以為風非官也置官自唐始明皇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為之掌四方表疏此答應和文章既而以中書務劇乃選文學之士為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專掌內命選用益重禮遇亦益親遂有內相之號至翰林侍讀侍講學士則宋真宗咸平二年初置明洪武十八年廷試進士擢一甲丁顯等為翰林院修撰二甲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等為檢討觀政於翰林院承敕監中書六科者曰庶吉士先是翰林官無常員亦無定秩至是更定品員設學士一人品正五侍讀侍講學士各二人品正五侍讀侍講各二人品正六始以侍讀先侍講修撰從六編修正七檢討從七

無定額而裁承旨直學士待制等官

六部

隋開皇三年改度支尚書為民部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六部之名始於此至改民部為戶部則在唐永徽初年為太宗廟諱故也

祭酒

古者賓客初得主人饌則長者一人先舉酒祭地後世大司成以祭酒名官者太學首在明倫取敬長之義云爾按周成王時彤伯入為祭酒戰國荀卿游學於齊三為祭酒漢吳王濞年老為劉氏祭酒則祭酒之名由來已久

執金吾

金吾鳥名主辟不祥乘輿一出蹕路塵清故為天子前導者每執此鳥之象漢武遂以名官按漢之執金吾即秦之中尉掌徵道京師太初元年更名

駙馬

駙馬都尉漢官名武帝元鼎二年置秩比二千石漢書注云非正駕車兩漢多宗室及外戚與諸公子孫任之魏晉以來若何晏杜預王濟傅宣桓温劉惔輩皆以帝婿而為此官後代因以為恆每尚公主則拜駙馬都尉故謂公主之夫為駙馬至宗室之女封郡公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則因駙馬之號而遞及之非別有取義杜氏通典云宋武帝令尚主者唯拜駙馬都尉梁陳駙馬皆尚主者為之唐官品志曰駙馬奉車騎三都尉並無員駙馬以加尚公主者意此稱當始於六朝而定於唐與

西臺南臺

都察院漢曰御史臺亦曰蘭臺憲臺後又有烏臺柏臺之稱北魏以來謂之南臺唐人謂御史在長安者曰西臺蓋別乎洛陽而言宋於洛陽置御史臺亦號西臺蓋別乎汴京而言明洪武十三年改御史臺為都察院及遷都兩京皆置都察院雖區分南北而通稱為西臺演繁露高宗朝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御史呼南臺臺名歷代不一而以方位言則曰西曰南者其常西於四時為秋秋主肅御史之執法似之南於五行屬火火最烈御史之觸邪似之

通政使

通政一官即古納言之職而其名則自明初始有洪武十年七月置通政使司以受京外之章奏諭曰政猶水焉欲其常通故以通政為名

午窗隨筆卷第二

七

大理

歷代官制屢更其名最古者莫如大理一官春秋元命苞曰堯得臯陶聘為大理舜時為士師韓詩外傳有晉文公使李離為大理語劉向新序亦云楚平王以伍奢為大理大理之名自商唐已有秦為廷尉漢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復名廷尉哀帝復名大理後漢復名廷尉隋名大理寺唐宋因之相沿至今與刑部都察院並稱三法司云然秦漢無司寇故廷尉為重自六部之名定而大理權輕矣

春夏秋冬卿

三代後官無以卿名者自蕭梁天監七年始改太常為太常卿宗正為宗正卿大司農為司農卿是為春卿少府為少府

卿加置太府卿太僕卿是為夏卿衛尉為衛尉卿廷尉為廷尉卿將作大匠為大匠卿是為秋卿光祿勳為光祿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都水使者為大舟卿是為冬卿夫太常典樂宜入春官太僕掌馬宜入夏官廷尉理刑宜入秋官都水司修濬宜入冬官至旁卿之以四時分者不知亦有取義否按光祿鴻臚二官南宋時均省入禮部而不隸工部

御史乘驢

桓典傳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御史乘馬自漢已然乃沾上楊嘉林勝國文徵云明初御史乘驢宣德間始改乘馬竊思御史為朝廷耳目職司糾劾官雖卑而望則尊以風憲官而乘驢趨朝毋乃失體

員外

午窗隨筆卷第二

八

官以員外名者蓋於常員之外復設一官職比常員故曰員外曹魏官階有員外散騎侍郎為員外之名所言蒞然散騎侍郎秦漢時職在乘輿左右騎而散從至魏始插貂瑤掌規諫又置員外焉此員外與部曹無涉清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十六侍郎崇皇三年二十四司又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帳侍郎缺則選其曹事尚書員外郎之置實始於此隋以前皆謂之尚書郎無員外之號史傳及職官要錄或有言員外郎者蓋指員外散騎侍郎非今員外之官也

提督改官總督

本朝官階總督至總督而極綠營至提督而極文武判然自定鼎迄今二百三十餘年漢官由提督改授總督者有六人

寧夏趙公良棟於康熙十九年由寧夏提督授雲貴總督子宏燦於四十五年由廣東提督授兩廣總督是年長安梁公鼎亦由福建提督授閩浙總督臨洮岳公鍾琪於雍正三年由四川兼甘肅提督授川陝總督崇慶楊公超春由四原提督於道光五年署陝甘總督八年實授善化楊公岳斌於同治五年由福建水師提督授陝甘總督現 予告在籍之數公者皆戰功卓著其歿也惟梁公未得易名之典趙氏父子一諡襄忠一諡敏恪岳諡襄勤楊諡忠武

巡撫

明洪熙元年八月以大理寺卿胡概參政葉春巡撫南畿浙江自是遇災荒盜賊輒遣大臣往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而三司之任漸輕

撫軍

午窗隨筆卷第二

九

今之巡撫稱爲撫軍蓋因晉有撫軍大將軍之名而名之也然而誤矣左傳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監是撫軍二字本謂太子以職官而僭儲君之號可乎

本郡太守

嚴助會稽人爲本郡太守朱買臣會稽人亦爲本郡太守買臣固因助而進也一則爲友婿所辱而乞得本郡一則既得本郡而驕其故妻二人可謂聲應氣求晉王遜魏興人曾任魏興太守卒後長子澄亦歷魏興太守

守土官對調

漢薛宣爲左馮翊時屬邑頻陽多盜令薛恭本孝者職不辦

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尹賞由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才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數月而兩縣皆治此守土官對調之始然日以令則當時似已有此條例云

學官

漢書何武傳卽學官見諸生文翁傳修起學官韓延壽傳修治學官顏師古注一謂學之官舍一謂序庠之舍是官字直作館字解乃今諺稱作廣文者爲學官則不言地而言人與古說相背矣

縣佐

今人名縣丞爲縣佐隨園辨以爲非歷言唐官制縣丞簿尉之下別有四佐曰司功佐司倉佐司兵佐司戶佐皆名縣佐

午窗隨筆卷第二

十

唐語林以得縣令爲得畜生道以得學博爲入餓鬼道二語亦見隨園隨筆中是一邑之官有令有學博有丞簿尉而復有四佐則唐代職官數目當倍於今乃又引明史劉體乾傳漢官七千五百員唐萬八千員宋三萬四千員明至成化間文武官已不下十萬餘員唐官視今不惟不加多反倍覺其少意者丞簿尉佐雖置是官大縣則有小縣則無卽有亦不必備猶今之丞簿巡檢須擇地而設

戒石銘

容齋隨筆兩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書此四語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宋史又云高宗紹興二年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於州縣令刻石二說不同或高宗以太宗宸翰不可褻瀆磨滅故別以黃所書者刻

石以垂久遠與客中閒集謂四語蓋作於蜀主孟昶其文尚多乃宋太祖刪用之

常平倉

常平倉始於漢宣帝五鳳四年惟時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奏曰今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皆便之

雁臣

元魏孝文帝遷都於洛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咸以為常時人謂之雁臣二字甚新穎

古帝王鼎

史記封禪書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有司曰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又云黃帝作寶鼎三象

午窗隨筆卷第二

十一

天地人左傳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國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是太昊黃帝大禹皆有鼎皆有所象今人但知禹鑄九鼎而一鼎三鼎鮮有道及者

半兩錢

秦漢皆有半兩錢然文同質異古今注秦錢半兩徑寸重十二銖史記平準書孝文帝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又今半兩錢法重四銖注文為半兩實重四銖又令縣官鑄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師古注又新鑄作也又元符五年春三月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就史漢觀之半兩錢在漢雖忽行忽罷其重總以四銖為率

錢載年號

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面文曰四銖元魏孝莊帝永安二年錢政大壞高道穆請改鑄大錢載年號以記之於是鑄永安五銖錢此錢載年號之始唐高宗乾封元年鑄乾封泉寶錢一當十尋罷之肅宗乾元元年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石晉天福三年聽公私自鑄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為文是皆偶一為之未嘗著為令也玉海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淳化元年宋太宗五月乙未改鑄淳化元寶錢上親書其文作真草行三體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為文至今因之又侯鯖錄前世錢未有草書者太宗始以宸翰為之

永樂年號

前涼張重華於晉永和二年承父任為涼王建元永樂五季

午窗隨筆卷第二

三

時南漢循州人張遇賢作亂自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宋徽宗時睦州人方臘反自稱聖公建元永樂是三者一僭號二偽號明成祖襲而用之殊屬無謂昔宋太祖見宮人鏡有乾德字詢之乃蜀宮人也慨然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彼成祖時三楊大紳輩皆以讀書人備顧問者何無一言耶

背嵬軍

宋中興名將韓岳為最各有自練親軍名曰背嵬臨陣持長斧上堪人胸下斫馬足輕捷健銳所向無敵二王戰功得力於背嵬軍者居多而背嵬兩字究不知作何解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北人呼酒瓶為鬼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背之故韓岳皆取為親隨軍之名韓籍延安岳籍湯陰皆北人其說或不誣云

大都杜鵑

邵康節先生與客遊天津橋聞杜鵑嗚喟然歎曰禽鳥得氣之先而知天下之將亂後果如所言元史順帝至正十九年大都有杜鵑元時大都即今之順天府南距洛陽又二千里大都有杜鵑則地氣愈北行矣無惑乎羣雄蠢起不十載而元祚遂淪亡也

府兵

今之言府兵者皆以為李唐之制而其實不自唐始也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宇文泰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調庸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陣府兵之名蓋自西魏已有

揆宿

明成祖永樂二年令學士解縉等選翰林官才資英敏者就

午窗隨筆卷第二

七

學文淵閣遂選得修撰曾棨庶吉士楊相等共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屬庶吉士周忱恥不得與乃以年少願學自陳於上成祖喜而俞之時人謂之揆宿言其在二十八宿外也夫上應列宿本極美稱至宿而曰揆則口角之輕薄亦已甚矣士貴尚志用行舍藏各隨所遇慎勿干祿躁進學為毛遂

枝官

冗官亦可謂枝官說見韓非子枝字當與易繫其辭枝取義同二字甚新異今之能吏一名幹吏正可與枝官作確對

女侍中

朱子綱目書女侍中者三皆非正統高齊有陸令萱南漢有盧瓊仙黃瓊芝而實始於元魏孝明帝時玩其文三以元

為散騎侍郎又妻胡氏為女侍中又妻周太后妹也大書侍

書又之以妻貴可知詩曰瑱瑱嬾亞則無無仕傳曰惟名與

器不可以假人衰亂之朝措施乃爾能勿歎化雞司晨與

堯舜禹湯

漢制凡衣服禮物朝祭諸事四時各有專司而令謁者主之故高祖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彈冠者非舉冬堯舜禹湯一時並列漢祖特用此四人者其亦顧名思義有見羹晤牆之意與抑會逢其適與奇矣

匠官

明景泰間木工劉祥石工陸祥均以技藝精巧邀寵眷累擢太僕寺卿進工部侍郎仍督工匠時稱為匠官

萬歲閣老

午窗隨筆卷第二

七

明憲宗久不親朝大學士高翰方請召對許之將入中官囑曰初見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既見言天變可畏又言京官俸薪事帝皆可之時萬安亦在內閣遠頓首呼萬歲出彭商不得已亦叩而退中官戲曰若輩常言不見召及召但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

四氏學

曲阜為聖賢之邦孔子之祠墓在焉朝廷崇儒重道於曲阜學額外特設一學端取孔顏曾孟後裔名四氏學廩增歲拔悉如大學例東省鄉試無論四氏應試之多寡定額中三人禮至隆意至美也按四氏學之名六朝時亦有同實異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四氏學以雷次宗掌儒學何尚之掌元學何承天掌史學謝元掌文學其所謂四氏者特四科

耳觀其所尚雜而不純非專崇儒學者可比同一四氏學也以今視昔有太山鴻毛之別矣

制舉試詩賦

舊唐書楊綰傳天寶十三年元宗御勤政樓試博通墳典洞曉元經辭藻宏麗軍謀出眾等舉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罷取典麗喬皇外別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蓋自此始

進士分三甲

宋太平興國八年三月太宗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分爲一二三甲錫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進士分三甲遂爲定制瓊林苑之名亦肇於此

更定科舉法

明初禮閣取士不分南北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仁宗以爲然無何帝崩宣宗即位遂詔行之其後復分南北中爲三以百人爲率則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謂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和三州也

午窗隨筆卷第二

五

計借

漢書武帝紀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積食令與計借所謂計者上計簿使也借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也今公車入都者曰計借北上實本於此

老少同年

道光丁酉仲兄舉於鄉是科山東榜武定王君翼年七十四歲江南榜丹陽賀君維鏞年七十三歲江西榜上高蕭君浚

萬年十四歲丙午余倅舉京兆是科陝甘榜洛川路君應科年六十七歲山東榜膠州邱君鑄年六十六歲湖南榜湘潭齊君士蕃年十五歲廣東榜番禺何君漸磐年十三歲

老年探花

秦中記唐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徧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此探花之名所由昉後世惟名進士第三人爲探花失其實矣慈谿姜西溟太史宸英以古文名海內而困頓場屋至康熙丁丑始捷南宮 廷試適膺探花之選時年已七十有三

老門生

門生僥倖之日即老師誕降之年二語到處傳播幼時習聞之以爲好事藉資談柄未必實有其人不意齊河張孝廉適

午窗隨筆卷第二

六

與此語符合張名蔭孫以道光癸卯副車至同治庚午始中正榜年已六十七歲是科山左副考官爲嘉定徐季和官允致祥其祖翁桓生觀察經於癸卯科爲東省提調道官允卽於是年生於濟東道署中

三世同榜

奉新甘莊恪公諱汝來康熙五十二年進士令涑水性清饒強項名聞天下數歷中外官至吏部尚書當雍正丙午賓興之年公巡撫廣西太翁顯祖舉江西鄉試子爲中丞父始登賢書事已不少概見而尤足奇者公弟汝逢子禾亦均於是科獲雋祖孫父子三世同榜洵爲藝林之盛事從來罕見罕聞云

教官會狀

侯官翁大宗伯正春以龍溪教諭中萬歷二十年進士大魁天下有明一代科目職官冠廷對者曹鼎外正春一人而已
教官得狀頭事本罕觀然不若陳定先之會狀爲尤奇定先名後儀徵人舉孝廉任學博雍正癸丑時年三十有九計偕入都盤辭首藉鏡兆芙蓉點點衣斑柳汁之染痕宛在蓋南宮對策皆第一其友調以詩云三載淒涼冷暑秋此番高出眾仙傳教官金榜非難事難在蓬萊最上頭可謂科名佳話以二事相較宗伯未免稍遜一籌

科名盛事

山左僻在東陲負海嶽之靈秀更兼密邇神京涵泳教澤科名之盛除江浙外不亞於他省國朝以來狀元入相者聊城傅中堂以漸榜眼入相者黃縣賈文端公會元入相者

午窗隨筆卷第二

七

濱州杜文正公父子鼎甲者雷化蘇方伯兆登中嘉慶己未榜眼子廉訪敬衡中道光丙申探花兄弟鼎甲者濟寧孫廉訪蘇莊中道光甲辰狀元弟蘇汶中咸豐丙辰榜眼會元而兼傳蓋者濱州杜文正公中道光癸未科同邑同姓三鼎甲者濟寧孫廉訪兄弟外又有孫閣學如僅中咸豐癸丑狀元一邑兩狀元一傳臚者聊城傅中堂以漸順治丙戌狀元鄧侍郎鍾岳康熙辛丑狀元朱觀察學篤咸豐己未傳臚四世翰林者濱州杜文端公嘉慶辛酉科子文正公道光癸未科文正長子侍郎翰甲辰科次子侍郎翻乙未科翻子庭琛咸豐庚申科一榜兩會元者道光庚戌會元聊城鄒石麟咸豐丙辰會元臨清馬元瑞同舉癸卯山東鄉試祖孫父子兄弟叔姪進士而鄉舉皆元魁者掖縣張大令偉嘉慶丁丑進士

鄉試係丁卯亞元長子爾牧字芻之己卯進士鄉試係戊寅魁選次子爾字字啟之道光庚子進士鄉試係乙未解元芻之子芻字筠村甲辰進士鄉試係庚子魁選大令尊人舒菴先生永泰亦中乾隆庚寅順天經魁啟之子鼎亦中鄉舉大令字遜夫爲先君丁卯同年

兩舉於鄉

明世宗時有南人劉勝義者設帳濼州去家遠遂入籍中北直鄉試以冒籍被攻除革復回南籍中南直鄉試又以在外年久被攻除革乃叩闕請旨應在何處考試蒙御批云狀元天下有兩舉世間無准爲進士以一人而兩舉於鄉事本罕見然未若曹殿撰之事尤奇史稱曹鼎初由鄉舉授訓導願就別職改泰和縣典史宣德七年督工匠至京疏乞入試復

午窗隨筆卷第二

八

中順天鄉試
元兩舉一身兼之矣
會元及第

雍正紀元十三年中舉禮闈凡五癸卯會元楊公炳殿試一甲三名甲辰王公安國庚戌沈公昌字皆一甲二名丁未彭公啟豐癸丑陳公俠皆一甲一名榜首五人無不及第盛矣後或數科一見未有逾十科者自嘉慶庚辰臨桂陳方伯繼昌中三元後迄光緒丁丑垂六十年閱二十八次會試其間惟吳蓉圃侍御以會元得榜眼此外無人果會逢其適與抑風氣使然與大抵前之閱卷者重策論後之閱卷者重書法作文與對策相近學賈董未必善鍾王二美固難兼也蓉圃名鳳藻錢塘人仲兄癸丑同年

徐冢宰遺事

錢塘徐文敬公先世以捕魚為業方公之初生封翁操舟出風潮大作一客舟漂沒於驚濤駭浪中急拯之得免舟中人為閩省孝廉計偕入都者翁延至家具雞黍修居停禮相得甚歡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孝廉以因潮相遇也名之曰潮公少穎悟喜讀書年二十七登康熙癸丑進士入詞館某科分校禮闈而孝廉竟出其門下由此觀之則門生僥倖之日即老師誕降之年不足奇矣公字青來官冢宰文敬其易名云

秀才

日知錄云秀才二字出史記賈生傳儒林傳亦有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之語唐制貢舉凡六科一日秀才二日明經三

午窗隨筆卷第二

二九

日進士四日明法五日書六日算元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通二經以上者為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舉秀才昌齡固辭乃充進士及第是秀才之名舉進士者所不敢當也文苑英華云有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顧氏之言如此袁簡齋隨園隨筆亦云陸遜為大將軍成功封侯而歸孫權欲其出身之正使鄉里重辟舉為秀才可見古之秀才極其尊榮今乃以生員而冒此名稱僭越已甚

例監

景泰四年始令生員納粟入國子監凡有輸粟八百石於臨

濟東昌徐州賑濟者準入監讀書循資出身按洪武中監生與薦舉人材參用故其時太學生最盛迨薦舉既廢進士日重而監生漸輕至是納粟例開雖不久即止然其後或遇災荒或有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據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俊秀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日益輕矣

納粟

納粟之例向以為起於漢之貲郎其實不然史言秦王政四年歲屢饑蝗疫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級此其權輿竊思鄉舉里選廢官人之途屢變漢用徵辟晉用門第隋唐以後用科目獨納粟一途有開必先歷代相沿不能盡革能不歸咎於作俑者乎

午窗隨筆卷第二

三

附學生

正統十年四月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時知縣楊瓚以治行擢知府上言民間子弟可造者眾請增廣生員母限額禮部議令提學官額外增取附學天下之有附學生自瓚始其後定制諸生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增廣者謂之增廣生俱有定員初入學者謂之附學生

夏課

南部新書長安舉子落第者六月後不出謂之過夏多借淨坊廟院作文章曰夏課國史補則云進士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素以出謂之夏課二說微有異同

弟不先兄

明永樂甲申會試吉水周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列一甲二

名孟簡三名臚傳日成祖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移述於後而孟簡遂得榜眼此卽宋時郊祁故事惟第二與第一稍異耳

避諱改名

避諱改名始於秦漢三代未之有也大率避於一時移代則已未有相沿不變者漢諱武帝名改徹爲通而蒯徹今仍名蒯通避明帝諱改莊爲嚴而莊光今仍名嚴光已堪詫異至宋英宗名曙改薯蕷爲山藥避此嫌名在當時已覺無謂乃宋人避之後世因之流傳至今但有山藥之名詢以薯蕷多有不知爲何物者

先府君通奉公遺稿

先君文名舊與先伯父京山先生及舅氏張雪航先生相頡頏乃舅氏式訓集既付梓於生前伯父槐蔭書屋集亦棗梨

午窗隨筆卷第二

三

於身後惟先君所作隨手散佚向不存藁夢星每以未見爲憾茲偶於廢簾中檢得文三篇詩三首皆片紙草書錯雜於殘編斷簡中卽當年之棄置而未經焚燬者聚觀之如獲球圖而篇幅無多不能成帙謹錄於此以識手澤之遺重建香河縣八蜡廟更新劉廷將軍廟碑記時先伯兄方伯公令香河縣先君就養在暑值廟貌落成邑人以碑記請遂代伯兄作其文云蓋聞民何知義以嚮其利爲有德不獨於人爲然卽於神亦猶是香河城南里許舊有八蜡廟傾圮已久遺址僅存前殿三楹祀劉猛將軍亦漸就剝落而四壁尙完整蓋蜡之祭肇自伊耆雖祀典久垂世率視爲故事非有赫濯之威頻示靈顯足以悚人耳目也祠宇廢興誰復過而問聞嘉慶丙辰飛蝗入境邑人禱於將軍蝗去而歲大熟以是

捐貲修葺迄今甫三十年故其廟未盡頽也余於西冬蒞任茲土卽以蜡爲重祭擬將重建願土瘠民貧每慮力有不贍今已載餘稔知土俗敬神好鬼或樂於趨事况禮所當興闕焉弗講亦守土者之過也因捐俸倡首並屬紳士勸諭閭閻集腋以成盛舉於是鳩工庇材仍其舊制將軍廟亦更新之寮以短垣翼以禪室計三月而工竣攷古聖王重農稼稼於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所謂不忘其初也香雖蕞爾邑獨不思報本反始乎况地處卑溼一值淫雨輒被淹浸則年穀順成人事僅居其半神之功實不可沒焉茲役也烏可以緩按畿輔通志劉猛將軍諱承忠吳川人元末授指揮會揮劍逐蝗江淮間因有猛將之號或謂神諱宰金壇人宋紹興中進士仕浙江東倉司幹官能驅蝗保穡二說皆不見正史或且疑之余乃屬香人而吉之曰神之示人非有笑貌可親警歎可聞也其有無第視乎人心而已世傳將軍之諱不同地不同官亦不同至爾其有功於禦蝗則無不同將軍旣長於禦蝗如是吾香民又奉之誠且久如是將軍必將大著靈爽俾澤九境瘠之區繡草不生歲慶大有以爲民錫福則今之繼蜡廟而並新其宇固所宜也傳聞異詞何足深論爰爲之記以告民之嚮其利者先大司農公辛丑登科錄跋云吾郭氏系出高唐明成化中始遷祖以上舍館灘之杜氏家遂稱其邑人蓋自占籍以來卽以詩書啟後不徒課雨問晴隱約十畝閒也四傳至先六世祖大司農公萬曆甲午舉鄉魁辛丑成進士郭氏科名賴是爲權輿焉先六世祖少負文譽一時有胡郭姚譚之稱顧虛懷善下所作不輕存藁授梓

午窗隨筆卷第二

三

者惟漕撫奏疏繕部紀略愛勞軒答問草而已紀略久經漸滅數年前見族孫錫綬猶藏答問草一冊他支未聞惟奏疏四卷鐫板尚存亦不免少有蠹壞先兄搜遺篋徵族屬幸得是錄重逾球圖嘗欲同奏疏更爲裝潢未及從事而歿某思成先兄之志訂奏疏爲一函敬讀斯錄見殘缺凌亂收拾良難乃胥視以紙又揣其後先以爲次第然詞率磨滅不可讀未敢謂排纂無謬也內遺四人依太學題名碑補之復按鈔本齒錄添注履歷雖未必仍還舊觀而先兄未竟之志以完客有相笑者曰爾家隆起時園廬宅里吾鄉有半城之目今悉歸他氏子不是之惜而斤斤斷簡奚爲者嗟乎後嗣守先人之舊所用心惟在力所得爲耳彼支分派遠日就凌夷豈小子一人所能挽補區區一編乃吾家發祥之始更歷數十

午窗隨筆卷第二

三

年散佚無存不且與山邱華屋同致悲涼乎茲幸遺冊猶存急圖完久在他人或視爲不急之務而爲人子孫者什襲寶藏煌煌乎赤刀大訓並重矣 劉氏族譜序遙遙千載芸芸眾生由今上溯莫非黃農虞夏之裔自此下推恆如秦越人之不相識序譜系庶毋乃多事然尚書美時雍必先九族而後百姓宗法爲治法之權輿率親率祖未可敦也邑有劉氏系本遼東金時官漕遂占籍長子孫焉歷數傳顯晦不一至大司寇公以名進士起家數歷中外數十餘年陳防禦疏河漕史冊所載炳若日星嗣是爲循吏爲騷人爲忠烈人才輩出允亢厥宗嗚呼可不謂盛與滄嵐先生繼起著述等身卓然登大家之堂故吾邑屈指望族恆以劉爲弁冕云淮地多平行無崇山峻嶺可資登眺前數年借昆季爲題糕之會徒

步至城南雷鼓山稍北而西往拜大司寇公墓石馬荒涼低徊良久歸讀滄嵐先生藜乘集辨真文諸作喟然歎曰吾鄉事功文學孰有逾於劉者每思訪後嗣之賢詢其先人所應傳而未傳之遺與夫略有所傳而尚未盡傳之事惜多隱居村墅謀面維艱其裔孫名程乾者以高材生著聲庠序閒重修家乘告成介郎君子威捧原本示余且請爲序噫余之文特糠粃耳兼以杜門養疴仰屋呻吟何能爲役但夙欽世德何敢以不文辭受而卒業見其尊卑世次累若貫珠較若列眉仕於朝則功在王室也發爲文則其書滿家也激於義則捐軀以殉國難也某念家乘一冊爲祖宗靈爽所式憑重付栗粟不泯劫灰厥後子姓蟬聯世守無替則親王言知國恩之渥厚讀家傳徵舊德之淵源前人不朽之業當有繼起而

午窗隨筆卷第二

三

紹庭者其以斯編作劉氏天球河圖觀可矣 九日同孫麗農劉培心焚華亭韓慎甫丁濟堂暨兒孫輩登龍門之南岩懸珠觀共飲俯瞰荒城逼朔方剛逢令節古重陽雲蒸碧落迷仙觀天折青山壓女牆傑閣於今留勝蹟層巒自昔號嚴疆茱萸惟共兒曹醉雁羽年來已早傷自注先兄常爲茱萸之會於去年謝世其二捫蘿曲徑叩仙關奠酒頻澆不遠還斜日將沈窺遠塞飛雲偶斷露層山高朋作賦才原妙僻地操刀吏亦閒自注自注門縣策龍漫厭風光偏作客插花醉後自開顏又龍門縣示兒五律民物何凋敝滋生望爾賢鳩盧環石徑鳥道關山田寥落悲今日兵戎憶往年會聞歌父母暮景亦欣然

午窗隨筆卷第二

吳培元監刻

淮縣郭夢星西垣撰

男祐之恭校
從孫恩孚參訂

閏正月十二月

閏以定時古人因氣盈朔虛之故置閏以齊之某年應閏某月自有一定之則乃由今以溯丑寅兩月之無閏已歷有年所或謂改歲之際諸多不便故稍為變通而其實不然按明史景泰元年庚午閏正月正德十二年丁丑閏十二月嘉靖四年乙酉閏十二月十五年丙申閏十二月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萬曆二年甲戌閏十二月其時蓋用大統術也及國朝康熙八年以舊法推閏當在十二月時憲書業已頒行

午窗隨筆卷第三

欽天監自行檢舉依新法改閏九年二月此歷法之不同非故違也

八日

正月七日為人日夫人知之今齊魯諺云一雞二狗三牛四猪五馬六羊七人八穀於正月初旬按日測驗以天氣之陰晴占物理之盛衰其說固荒誕然亦非盡杜撰也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東方朔占書謂歲後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物育陰則災魏書序亦有一雞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之說三書所載與諺語大同小異蓋歷年既久以譌傳譌遂不無顛倒耳

伏臘

伏用庚日臘用戌日劉熙釋名伏者金氣伏藏四氣代謝皆以相生維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庚日必伏風俗通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按伏之名始於秦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行之臘何自始眾說不同風俗通及蔡邕獨斷皆言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漢改為臘鄭康成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注臘即周禮所謂蜡非自漢始先儒以臘祭先祖蜡祭百神二祭各別駁之固是然左氏云虞不臘矣廣雅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以是觀之鄭氏亦非杜撰此蓋專指臘祭而言至以十二月為臘月不知何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

午窗隨筆卷第三

平庶乎近之風俗通岱宗廟在博縣西北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唐書永昌元年十一月改元載初用周正以十二月為臘月建寅月為一月此臘月之名見典冊者

邑名取義

郡邑命名或以國如杞曹鄒滕之類或以山川如華陰濟陽之類或取吉祥如太平安福之類外此亦必有所取義茲擇邑名之生僻者述其由來直隸之南皮漢縣屬渤海郡因章武有北皮亭遂名為南皮江蘇之句容漢縣南五十里有句曲山其形如句字之曲因以名縣無錫漢縣縣有山舊產錫至漢末錫殫因名新莽改曰有錫東漢復舊丹徒秦始皇命赭衣人三千鑿山以斷王氣遂名丹徒寶應本漢平安縣

地唐上元中以獲定國寶更為寶應縣浙江之錢塘九域志昔吳郡為湖水所損州人華信出私錢築塘捍潮因號錢塘烏程古防風氏之國戰國為菰城楚春申君邑秦置烏程縣以烏氏程氏善釀得名會稽禹巡天下登茅山會諸侯計功五名會稽山秦置郡今降為縣餘姚秦屬會稽郡舜後支所封地以舜姓姚故以餘姚為名山西之聞喜漢武帝東幸穉氏至左邑之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猗氏古郇國地春秋為晉令狐漢置猗氏縣因猗頓居為名夏縣漢為安邑縣境後魏別置南安邑縣以其地為禹舊都更今名河南之陳留秦縣臣瓚曰鄭亦有留此留屬陳故曰陳留獲嘉漢武帝聞南越破詔以桐鄉為聞喜復行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靈寶本秦函谷關地漢置宏農縣隋改名桃

牛窗隨筆卷第三 三

林唐天寶初得符寶於古函谷關又改曰靈寶盧氏古莘地左傳神降於莘即此漢因盧敖得仙置盧氏縣陝西之咸陽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咸陽城在渭水北九嶷諸山之南因名蓋屋音周漢縣元和志山曲曰蓋水曲曰屋甘肅之兩當縣杜詩註云地理志鳳州兩當縣以大散關與嘉陵地勢險隘相當故名廣東之徐聞漢縣秦以前地名未詳初縣城逼近海隅每潮汎洶湧聞者震恐後徙築今城居民喜曰海邊潮至庶徐徐聞乎乃更名徐聞縣山西之平陸本唐河北縣明皇開天寶河於堅石下得古鐵筆長三尺上有篆文平陸二字遂命改名廣東茂名縣以仙人潘茂名得名晉永嘉間潘仙修鍊於此白日冲舉

州邑古名

秦變封建胥天下為郡邑經歷代沿革至今州縣仍用春秋戰國時城名者寥寥不多見屈指計之猶以山左為多茲摘敘於左泰安府之平陰見春秋傳兗州府之曲阜見禮記陽穀見春秋傳沂州府之費見論語莒見史記東昌府之聊城見戰國策高唐見孟子青州府之臨淄見戰國策曹州府之范見孟子萊州府之即墨見史記世臨清州之武城見春秋傳至若齊東汶上雖見諸論孟然但泛指其地非實有其城故不錄

三吳

東吳蘇州中吳潤州西吳湖州

八公山

八公山有三同隸安徽境內一在壽州西北二十五里苻堅肥水之敗望山上草木皆為晉兵即此是若滁州來安縣西

牛窗隨筆卷第三 四

南之八公山乃漢淮南王安與八公憇石處又巢縣西有八公山亦淮南王遇八僊於此因名

釣臺

古人所遺釣臺不一南皮有太公釣臺濮州有莊子釣臺池州西郎山下有梁昭明太子釣臺宜興有任昉釣臺太公之功德尚已莊子昭明任昉亦千古聞人而其臺皆不著獨桐廬江畔巍然高聳者雖婦孺罔或不知其地之顯晦有數與蓋太公等不以釣傳而嚴陵高風則釣之外別無可紀也

五嶺

後漢書吳祐傳注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於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

梅嶺

舊唐書東嶠縣即大庾嶺一名梅嶺史記東越傳樓船將軍楊僕上書願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合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按梅嶺以漢初梅銷得名非以梅花得名然嶺多梅自古已然荆州記陸凱有折梅逢驛使之句六帖庾嶺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方開詩話總龜英州司馬植梅三十株大庾嶺自此梅花夾道蓋因嶺上有梅又以梅名嶺好事者往往增置之後人遂以梅嶺為多梅故云

鄒鄒

武王克殷分朝歌之地北為鄒國南為鄒國東為衛國三國皆殷紂故都故周與其民後革周衰其風先變後革者六七王之德澤淪浹者深先變者數十祀之腥聞染汚者重按朝

午窗隨筆卷第三

五

歌即今之衛輝府

許野關

關在長洲縣西北吳地記本名虎膠唐諱虎吳越諱膠遂改名許野

鄒滕故國

閻百詩先生少讀孟子至滕定公薨章疑國有大故使人問喪禮於鄰邦往返需時緩不及事及長親歷其地按圖籍訪故老乃知故滕國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朝發而夕至始恍然於然友之鄒復之之故而歎拘墟者失於孤陋寡聞也於是攷輿圖之遠近山川之修阻郡邑歷代之沿革徵文詢獻撰四書釋地四卷釋地餘論若干篇

九成宮

在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即隋仁壽宮唐太宗修以避暑更名九成宮高宗又更名萬年宮後復名九成但九成宮之名不第唐有也宋亦有之宋書徽宗崇寧四年方士魏漢津鑄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帝親幸酌獻

函谷關

關城在谷中深險如函故名按函谷關有新舊之分老聃西出孟嘗東歸是為舊關在靈寶縣南十里望氣雞鳴二臺環列左右遺趾猶存其新關在新安縣東二里項王坑秦降卒處漢樓船將軍楊僕有大功恥為關外人上書乞以家財東徙關武帝為移於此

熊耳山

午窗隨筆卷第三

六

禹貢道洛自熊耳按熊耳山起自盧氏縣西境中經陝州盡宜陽縣東境故光武破赤眉積甲宜陽城與熊耳山齊又達摩葬於熊耳山則在陝州之東其實皆一山也

汶水

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注汶水出萊蕪之原山西南入沛琅邪郡注又云汶水出朱虛之東泰山東至安邱入濰顏師古疑之未敢定其說水經注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合浦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按誘說是乃東汶非經所謂入沛者也蓋入沛之汶今隸兗州論語之言汶上左氏春秋之言汶陽皆指此水東汶今隸青州經史不少概見故鮮知者東汶俗呼運河以汶運音相近而譌耳東汶北三四里許有一水流稍弱俗呼小運河向不知其何名及見他書有引詩地理

準噶爾蕩平之後正霍集占叛亂之時鳥積翼而不解依人
虎出柙而遠思負固我 高宗純皇帝殲渠掃穴柔遠懷
來為國家重立藩籬闢新疆二萬餘里俾要荒盡登衽席涵
醲化六十八年逆祖波羅泥都自干叛殛逆父薩木薩克倖
免孥誅不期未燼之灰乃發潛滋之蔓我 皇上赫然斯
怒召司馬以蒐兵肅若臨軒射封狼而整旅乘天玉弩直捐
太白之芒出塞金鏡大合飛黃之隊選干城於列鎮萬馬臨
邊遣侍從之崇班千牛分衛山飛朱鳳盡飄纓仗劍而來江
繞黑龍威中壘射聲之彥 命 臣長齡為揚威將軍 臣楊遇
春武隆阿參贊軍務吉日維戊詔出甘泉軍令嚴申氣吞瀚
海繩十全之聖武御丹臺而策授十條揚萬里之天威捧彤
矢而歡騰萬眾山皆失險崑崙都崙縱轡而馳河欲斷流渾巴

午窗隨筆卷第三

二

什投護竟渡先趨温宿捷偏師而轉戰如飛徑取楨中由遠
道而長驅直進非熊非虎勇氣無前如火如荼軍容倍壯赤
坂慰來蘇之望牛酒爭持白題矜拒敵之雄燧車尙奮威生
神臂一時之明月齊鸞機響佛郎四面之火雲盡合屢奪狼
頭之纛拔幟奪旂欲齊熊耳之山斷戈棄甲勢成破竹未巾
月而捷已逾三散若驚鳥思背城而戰難借一高墉不守爭
趨堞以先登壯士長歌遂橫矛而竟入燕方巢幕原撫己以
知危鼠慣跳梁未凌辰而競竄 皇上乃親裁批答載示
韜鈴照六幕以無遺早炳先幾之鏡計萬全而不爽重頒決
勝之符揚逐北之旌旂窮搜蛾黨奮征西之金鼓屢拔龍堆
三受降城盡復黃圖之舊五折衝校爭窮白狄之蹤躡孤羣
如鷹隼排空度雁積而驪駟開路銜枚疾進邊月微明拔柵

爭先陣雲忽起僕姑飲羽並穿長萬之筋孤父飛鉤競斷蚩
尤之臂附逆者孽由自作既落距以摧牙懷德者誠有同歸
遂連肩而接踵雖窮鱗匿影尙偷延釜底之生而困獸空羣
已盡化原中之血鷲坡注澗追奔踰百萬重山涉險絕幽深
入又二千餘里什克南輪忱負弩遠縛番酋帕爾西重譯獻
琛願為偵騎時 命楊遇春凱撤入關以 臣楊芳參贊軍務
繼又 命 臣武隆阿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 臣誠端蘇清阿
為協辦大臣秉 聖訓而策籌善後寓創於因勵戎行而士
盡爭先以防為捕方謂伏林妖鳥永避庭弓詎知被彈驚禽
又投天網恃安集延為牙爪拒比陰蟬借布魯特為腹心噬
同疾狗復逞九頭之暴難稽一面之誅於是萬隊之貔貅共
奮風鶴皆驚四山之風雨交鳴戈矛齊舉五窮五遁方將買

午窗隨筆卷第三

三

日為生六甲六丁條已自天而下振奇兵而迅擊氣奪先零
聽飛騎之傳呼生擒頡利此皆我 皇上智周離照徹始
終而盡有成謨是以各將士吉叶帥貞秉方略而聿收洪捷
大觀覲而小梟斃駢頭殿後至之誅左干戚而右簫篋渠首
就前車之縛兵以不得已而後用故致賊而必生罪至無可
赦而始誅乃行師而必克抒九地九天之略允迪前光宏善
繼善述之謨丕揚達孝開九重之闔闔歡傳鳳閣椒花聽萬
里之鏡歌喜溢鰲山鎧火銀旛彩勝祥光爭耀於紅旂玉燭
金甌瑞氣常凝於紫陛從此九邊無事將買債以耕耘萬馬
不嘶盡解鞍而蹂躪一路唱平羌之曲露布傳郵諸蕃傾向
日之誠星羅伏地望金牛而北嚮三十六國歡呼有道聖人
頌天馬之西徠億千萬年慶衍無疆皇祚所有 臣等欣幸忭

舞下忱謹由八百里加緊恭摺馳奏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多壽多男

華封三祝一曰壽三曰多男子夫壽與男子固以多為貴然
所以祝其多者正惟其多不易有也嘗徵諸鑑史而擇其尤
於三代後二者各得一人焉北魏太武帝初立以羅結為侍
中外都天官總三十六曹事時結年百有七輔政三年乃聽
歸老朝廷每有大事猶遣騎訪焉家居十年乃卒壽一百二
十歲大年之人此其僅見者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勝
好內有子一百二十餘人蓋斯之盛罕與比倫以文考百男
較之中山反駕乎其上云至道書言漢張陵生於光武建武
十年至桓帝永壽元年白日昇天年一百二十歲或又云張
道陵於永壽二年九月九日同夫人雍氏登靈台峰白日飛
昇時年一百二十三歲說近荒誕不足錄

香山九老辨

新唐書謂白太傅與胡杲吉叡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暮
盧貞謫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趙雲松辨云
香山集自序七老會詩謂胡吉劉鄭盧張六賢皆多年壽余
亦次焉在履道坊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以為希有各賦
七言六韻一章以紀之時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也秘書
監狄兼暮河南尹盧真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後序
又云其年夏又有二老李元爽僧如滿年貌絕倫亦來斯會
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與前七老題為九老
圖是七老內無狄盧而增元爽如滿為九老也趙說如此復

午窗隨筆卷第三

三

引汪立名本詳九人之官位年壽及詩以為證固確有可據
矣乃又附錄宋元豐五年洛陽耆英會云與斯會者年俱七
十以上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文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
狄兼暮故事請入會若然則九老中又有狄兩說矛盾而既
北存而不辨者其以兼暮入會見於朱子名臣言行錄惟時
新唐書已出朱子本之以立言故不再辨與按溫公入會時
年六十四

英俊彙錄

四者皆才德出眾之稱而分析字義則眾說互有異同淮南
子秦族訓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
豪十人者謂之傑詩美如英傳萬人為英禮記大道之行也
與三代之英注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大戴禮辨名記千人為

午窗隨筆卷第三

四

英素書注傑勝於豪豪勝於俊司馬光四言銘系述千人曰
俊萬人曰傑北史蘇綽傳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傑

草賢

後漢崔瑗善草書王隱謂之草賢說見談苑及王阮亭池北
偶談此在草聖之前乃人知有草聖而草賢之名不彰其果
後來居上與

文思武力後不讓前

前明劉定之文學名一時憲宗朝官大學士嘗有中旨命製
元宵詩內侍卻立以俟據案伸紙立成七絕百首進呈復一
日草九制筆不停書文思敏捷如此曹子建之七步溫庭筠
之八叉不得專美於前矣又河南西華人劉通者有膂力縣
治前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號劉千斤後於成化間糾黨

石龍劉長子等作亂荆襄其人不足道然第以武力論則古人之扛鼎何以加此

韋母傳周官

伏女傳書豔稱千古然伏女不過述其父言輾轉相授非於典謨之奧實有心得也苻秦時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自幼父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吾今無另汝可受之會東晉播遷中原擾亂禮經散佚等諸秦火迨苻堅銳意文教幸太學問經典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惟周官禮經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乃就宋氏家置講室書堂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蒙周官學於是復行

午窗隨筆卷第三

五

於世以此論之宋母之功當在伏女之右乃伏女名婦孺咸知韋母傳經事罕有道及者亦有幸有不幸耳

警枕粉盤

吳越王錢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歛而寤名曰警枕又置粉盤於卧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其勵精而毋敢暇逸如此試即警枕一事而推廣焉則大禹之惜寸陰文王之日昃不遑不過如是而粉盤亦古人銘帶書紳遺意其成功詎可量哉惜乎雞鳴孳孳者未必盡為善而不為利耳按粉盤記事隋僕射高顛先為之

父子強記

漢武帝行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張安世識之條

錄其事以上後購求得書與安世所錄者相較無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後安世長子千秋與霍禹俱為中郎將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戰關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言兵事畫地成圖應對如流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以禹為不材而賢千秋之強記

同名字

古今人同名姓字者指不勝屈然或地之相去也若干里或世之相後也若而年彼此不相知亦事之常無足異者乃漢書杜欽傳欽字子夏茂陵杜鄴亦字子夏俱以材能稱京師衣冠無所區別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無謂甚矣又成帝時有二王商一為悼皇后之姪一為孝元后

午窗隨筆卷第三

六

之弟同為國戚一代匡衡為丞相一代王音為大司馬同執政權不知當時朝廷宣諭何以別之豈稱其官與抑呼其字與按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書新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至同代而不同時者漢有兩張禹一成帝時為丞相封安昌侯一安帝時為太尉封安鄉侯晉有兩劉毅一武帝時為尚書左僕射一與劉裕起義兵討桓元為豫州刺史唐有兩李光進皆為名將建節鉞一乃光弼之弟一乃光顏之兄

伏波將軍

馬援為伏波將軍藉藉人口然古人得此官號者甚多漢書路博德傳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三國志魏武破呂布陳登以犄角有功加伏波將軍又平河北夏侯惇以河南

尹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晉書盧欽傳宣帝爲太傅時遷淮
北都督伏波將軍又葛洪傳太安中石冰作亂洪攻其別率
破之遷伏波將軍十六國春秋苻秦索泮弟菱任伏波將軍
停欽菱無足道若路若陳若葛皆有重名何世之言伏波者
第謂援耶

萬石君

漢石奮高祖時爲中涓少文學而恭謹無與比齊魯質行諸
儒自以爲弗如也積功官至大中大夫爲九卿徙諸侯相長
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二千石景帝曰石君
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舉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宣帝
時馮揚爲宏農太守子八人皆二千石號萬石君

謝康樂

午窗隨筆卷第三

二

李太白春夜宴桃李園序吾人詠歌獨慙康樂所謂康樂者
謝靈運也然康樂之封不自靈運始伊祖元以浞水之捷封
康樂公劉宋篡位改晉封爵獨置始與廬陵始安長沙康樂
五公以奉祀故靈運得襲王摩詰詩何異臨州郡還勞康樂
侯綱目質實亦云宋封謝靈運爲康樂侯易公而侯不知何
據

陳希元戮鱷

韓文公在潮州爲文驅鱷魚盡徙其族千古快事乃至宋而
其患復萌宋史陳堯佐傳咸平二年以開封推官言事忤旨
降通判潮州明年夏郡境張氏子年甫十六與其母濯江浹
條忽鱷魚尾而食之母號哭堯能救堯佐傷且怒命二吏挈
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是弭受網乃作文示諸

市而烹之人但知昌黎驅鱷而不知堯佐戮鱷驅猶開網而
予以自新戮則執法而罔赦有罪似有循吏能吏之分然鱷
既歸化於前復肆虐於後怙終賊刑戮之功正與驅等堯佐
字希元閩州人進士及第其戮鱷文列入吳青壇震方嶺南
雜記茲不錄

書淫

晉書皇甫謐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梁書劉峻
好學家貧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清河崔慰祖謂之
書淫唐書竇威字文蔚好學號爲書淫淫本非佳字然以書
淫名則似毀而實譽又竇威傳竇氏子弟皆喜武獨威尙文
諸兄詆爲書癡則威之癖書當時有二號矣

善謀善斷

午窗隨筆卷第三

三

昔唐室之肇造也用房杜爲相定大計決大疑房謀杜斷相
業燭然尙已後數百年而又有裴夏二公二公皆起家洪武
時其捐館也在宣德之世歷事五朝位台輔垂三十年聲譽
相埒裴秉銓致厚重質實夏筦度支具有雅量當時朝議推
裴善謀夏善斷有古大臣風烈若四公者洵爲後先媲美云
孝宗朝李東陽劉健謝遷同在內閣竭誠盡慮知無不言時
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六君子

明季瑞禍起副憲楊公漣僉都左公光斗給諫魏公大中侍
御袁公化中僕少周公朝瑞陝西副使顧公大章同被逮先
後繫於獄其初被逮也祕獄中忽生黃芝及六人畢入適成
六辨或以爲祥願副使曰芝爲瑞物而辱於此吾輩庸有幸

乎已而果然時以六人為六君子夫以楊左諸君疾風勁草正氣浩然目為君子洵屬無愧然以君子之名則有先此而得之者宋理宗寶祐四年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恣橫用事大學生陳宜中黃鑄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上書攻之大全怒風言官劾奏六人皆削籍編管遠州士論翕然號宜中等為六君子

漢末兩黃祖

池北偶談云孔融為北海相左丞黃祖勸結袁曹融怒殺之按此事見北海本傳第云有左丞祖者不言姓曰黃祖阮亭必別有所據一時有兩黃祖已奇一則殺才人一則為才人所殺恰成對案尤奇

三王

午窗隨筆卷第三

九

漢書王章傳贊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蓋指章及王尊王駿也唐書王方翼傳子珣字伯玉與兄與弟瑁以文學稱時號三王又韓文公滕王閣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按王勃為滕王閣序王緒為賦王仲舒為修閣記故云玉堂謏語永樂中王洪以總角登第入官翰林與王宣王美齊名都下稱為三王

三丁三陸

魏晉時雙丁二陸之名噴噴人口後千數百年至明季鼎革之際又有三丁三陸其人三丁者仁和丁葑園部郎彭少有雋才與弟景鴻濛並稱三丁吳梅村贈詩有兄弟文章入選樓之句三陸者錢塘陸麗京圻與弟培培咸以文章經世自任海內稱三陸夫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不傳

後之丁陸雖未必如儀虞機雲輩名噪當時聲稱後世而填篋文望傾動一時亦可謂難兄難弟已况以今視昔其數則過與

三楊

晉武帝后父楊駿及弟珧濟俱用事權傾中外時人謂之三楊唐楊憑善文辭與弟凌凝皆有名大歷中俱擢進士第時號三楊明仁宗時楊榮楊溥楊士奇先後入相勳業爛然時亦號三楊晉之三楊以權貴稱唐之三楊以文章著明之三楊以經濟名權貴無足論文章與經濟輕重固有別矣然雙丁二陸兩到三王皆以兄弟得名則後來居上者稍嫌假借云

小杜

午窗隨筆卷第三

十

後漢書郭躬傳注前書杜周為廷尉斷獄深刻小子延年亦明法律故言小杜唐書杜牧傳詩情豪邁人號小杜以別於杜甫又杜審權傳與杜宗俱位將相宗先進故世謂審權為小杜公今之言小杜者不問而知為牧之延年審權皆不甚著

遺巾幘

諸葛武侯出祁山與魏相持魏帥司馬懿堅守不出武侯遺以巾幘以羞辱之懿終不戰梁臨川王宏率師禦魏怯不敢戰魏人遺以巾幘隋陳稜討杜伏威伏威率眾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宋韓世忠在楚州將士有怯戰者遺以巾幘恥之故人人奮勇武侯事藉藉人口後三事則多有不知者

和靖

宋史林逋傳結廬西湖之孤山三十年足不及城市仁宗賜
謚和靖先生又尹焞傳焞以神師道薦召至京師不欲留賜
號和靖處士宋蓋有兩和靖一則以肥遯鳴高一則以理學
傳世均卓卓人寰者鄭震句云和靖書堂八面開新分半席
在山隈即題尹和靖書院詩也

智囊

史記樛里子傳樛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又冠錯傳
以其辨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新莽時魯匡為義和有
權數號曰智囊司馬懿與曹爽相持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
懿曰智囊往矣是範亦有此號晉杜預亦號智囊見趙素綯
雜助

午窗隨筆卷第三

章國夫八

三

唐有二韓國六一為武后姊一為楊妃姊俱以椒房寵得
幸於上前後如出一轍並其封號亦相同楊韓國之事藉藉
人口武韓國則鮮有道及者不知高宗早貽厥孫謀玄宗特
繩其祖武耳

碧玉

喬知之馮翊人唐武后時為右司郎中有妾曰碧玉武承嗣
聞其美奪之知之未能忘情作綠珠怨詩以寄碧玉得詩飲
泣三日不食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知
之遂被族誅此與石崇孫秀事若合符節且墜樓赴井情既
相同碧玉綠珠名更巧對 妾碧玉一作婢窈娘

翟姓兩音

翟字本有二音書羽吠夏翟詩右手秉翟是皆收入錫韻讀
作狄國語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鹽鐵
論鄭之陽翟是皆收入陌韻讀作澤按翟之為姓也亦然漢
書翟方進注翟音狄唐書翟璋注翟音澤

海棠作甘棠

蘇文忠公集曰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一株海棠一株特繁茂
文忠居黃時攜客置酒賦詩凡五醉其下後與參寥師再訪
之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無花竹之愛然以文忠故此樹獨
加培植夫培植即召南勿剪勿伐之意園主知重詞人并因
人而及其樹是亦通品未可以市井目之昔羅隱手植海棠
於錢塘宋王禹偁有詩題之云江東遺愛在錢塘手植庭花
滿院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將末句移贈於

午窗隨筆卷第三

三

此確切不移蓋詠羅猶是設言詠蘇則為實事

陳希夷

道德經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宋華山隱士陳
搏賜號希夷殆即取老子不聞不見之意按搏字圖南賜號
與名不類老子騎牛出函谷關蕭然物外置理亂於不聞希
夷墜驢於華陰喜天下自此定是治忽興衰之故猶惓惓於
中也

四產十六子

魏書靈徵志延興中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凡十六男
審是則四乳八子不足奇矣天地之生物不測容有理所必
無而事所或有者第存而不論可耳

嫁母受封

寄園寄所寄之勝國遺聞內載有一事云泰和楊文貞公早失怙母陳氏改適德安同知羅子理生京師大司成璟之祖父後子理謫死遼東文貞年甫十二迎陳及京養之永樂初文貞官內閣陳氏以子貴累贈一品夫人宣德間贈禮部尚書張公鑑卒妻楊氏遺腹生文質字允中即改嫁允中育於祖母王登正統壬戌進士時繼父已卒乃迎母歸並養其異父之弟妹至成化間楊氏亦以允中官封太夫人嫁母歸受子封前朝固例所不禁與

相公

常談叢錄云宋宰相加封國公則稱相公自明以來乃移以稱諸生其實相公之稱不自宋始韓昌黎寄張使君詩相公親破蔡州回又贈刑部馬侍郎詩暫從相公平小寇且唐人詩題中如裴相公柳相公令狐相公門下相公等字樣層見疊出是此稱在唐已盛行矣至云今日蘇州人父稱其子京都人稱復伶皆曰相公則違禮不經謬妄甚無謂亦甚

下官

漢書賈誼傳坐罷諫不勝任者不曰罷諫曰下官不職按下官之稱六朝最盛故梁唐景宗見高祖且誤稱下官今則為裨官中語士大夫無道之者矣

江伯兒愚孝

明洪武時日照縣民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療弗愈又禱岱嶽祠誓以愈後當殺子祀神既而母病果愈竟殺其三子于山東守臣以聞太祖怒其慘忍滅倫逮伯兒杖之百還成海南噫過矣鄉愚不讀詩書安知虧體為辱親殺子為非理哉

有倦倦愛母之忱迫切於中雖身與子亦不暇顧殆古所謂愚孝與愚可矜可憫而孝更無可罪司風化者遇此等人不旌表亦不懲創惟諭以虧體殺子國法所禁似於情法兩得其平

宮字通用

禮記儒有一畝之宮儀禮母戒女夙夜無違宮事周禮注婦人稱寢曰宮宮者隱蔽之言可見古人貴賤所居皆得為宮秦漢以後以五聲中宮為君其為方也處中央取以名室儼然有君臨天下宅中圖治之意始定為至尊之居下次不得僭稱矣

閥閱

史記功臣侯表古者人臣功有五等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閥閱美書田千秋無閥閱功顏師古注曰閥積功也閥經歷也與史記稍有異同至裴子野論晉之用人云降及末世專限閥閱則以閥閱為世家門第矣

叔姪父子

漢書疏廣疏受傳云父子並為師傅又云豈如父子相隨出關又云即日父子俱移病受固廣兄子也而傳中稱謂如此是叔姪直可謂父子更不煩季父猶子之贅語矣

午窗隨筆卷第三

三

午窗隨筆卷第三

三

午窗隨筆卷第三

吳培元監刻

午窗隨筆卷第四

濰縣郭夢星西垣撰

男 煥之 恭校

從孫 恩孚 參訂

濰縣志拾遺

夏后杼之五歲征東海伐三壽路史以爲三壽卽平壽濰邑有平壽故城按北海平壽下密濰州俱詳沿革三壽之名縣志不載

慕容皝十四年以東萊北海郡爲育黎縣 郡一作人

宋史建炎二年金帥窩里喝陷濰州金史則云闞母克濰州至如黃天蕩之戰金史謂撻懶在濰州遣移刺古來援而宋史韓世忠傳則謂撻辣使李董太一來援二史不同如此然

午窗隨筆卷第四

金史記金事當不至錯誤宋史則傳聞異辭耳

建炎三年九月宋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邵至濰州見達賚命邵拜邵曰同爲南北朝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有曲直金裂宋地封劉豫曲在金矣達賚怒取所資圖書去送邵密州囚於祚山砦 在安邱縣東北金人置砦於此

建炎四年四月金烏珠欲北歸韓世忠邀擊於江中大破之達賚自濰州遣貝勒塔葉 宋史作字董太乙 援烏珠塔葉軍江北烏珠軍江南

宋寧宗嘉定八年金楊安兒作亂敗死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眾尙萬餘掠食至磨旗山 在濰縣南 李全以其眾附之楊氏與私通遂以爲夫李闖破燕京之後於三月二十四日用僞官九十餘 六次三

又補選牧令等官然皆由吏政府聽選而特授舉人王仕配爲濰縣縣令賊豈欲甘心於濰耶何獨異於是

王搏晉北海太守後幽州牧王浚謀稱尊號搏等切諫浚殺之

韋熊京兆杜陵人仕苻堅丞相長史爲王猛所器重遂以女妻焉後爲北海太守堅滅奔於江左

劉奉伯本平原人世仕慕容氏父昶從慕容德南渡河因家於北海之郡昌黎慕容超嗣僞位奉伯爲東牟令後歸劉裕爲北海太守

劉淵河瑞二年封子又爲北海王

苻堅時苻重爲北海公又太初三年封其子尙爲北海王慕容儁元璽三年封其弟納爲北海王

午窗隨筆卷第四

建平六年慕容德封其兄子超爲北海王超卽北海王納之子也後慕容德僭號於南燕

逢羨北海人流亡於棘城慕容廆以爲股肱與游邃宋奭皆嘗爲昌黎太守

李之才北海人問邵雍好學造其廬謂日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因授以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及六十四卦圖象雍既得其宗旨遇事輒能前知

王氏濰州北海人宋吳奎之母歐陽公有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石末瓦硯 六一居士集濰州青州石末皆瓦硯也甚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粗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州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天

下
殺氏棗 太平寰宇記濰州貢殺氏棗按濟南等處有樂氏
棗相傳樂殺伐齊時攜燕種所植殺氏棗將毋同

明無名氏太公堂詩云西風繫馬太公堂歲月難稽草木荒
舉首不堪遙望處營邱鳥雀在斜陽

崑山顧亭林對亭詩云人臣遇變時亡或逾於死夏祚方中
微靡奔一人耳二對有遺跡當日兵所起世人不達權但拜

孤山祀
益都趙秋谷宿寒亭詩云落葉將飛雨燈前無那聽客衣添
幾許今夜宿寒亭

襄勤伯鄂旭庭中丞宿寒亭詩云行盡斜陽又見星孤村燈
火認寒亭小眠一覺滄桑夢茅店雞聲雪裏聽

午窗隨筆卷第四

阮文達公寒亭詩云五十年下讀遺經濰水橋東馬暫停海
右無知此問古對尋亭北有寒亭

寂寂道學博通奇登禹王臺詩云千秋明德遠禹廟在高臺
敲斲神威肅龍蛇畫壁開老松蟠曲徑斷碣卧荒苔遙覽濰

淄道濰水在東曾乘四載來
劉曰胡滄邑諸生一子落尋四顧撫膺垂涕舉家驚怪而

不忍遽寘溢巷叩其故曰我登州王某前朝進士也今托生
汝家徒四壁立奈何令召其二子一婿及至共話生平歷歷

不爽二子伏地大痛又召妾李氏問其下埋金猶在乎妾言
取助寔多矣語畢悲不自勝於是二子分產之半授曰胡兩

家歲通饋問如戚好焉此事或尋鄉賢筆中董闕石言聞自
宋荔裳謂荔裳先生所目擊也

閩闔知兵

小戎詩言婦人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然其不怨特不
怨君子之于役耳非自能軍也若夫戎馬倥偬之際

或躬居前敵或力捍危城或援親於急難或拔人於
重圍在鬚眉亦為矯矯者乃出諸巾幗不難能而可

貴乎爰攷古史得若而人焉彙錄於左至所為非義
而履行陳冒矢石其知兵則一也故亦附焉

李秀晉靈州刺史毅女惠帝末靈州歲饑五苓夷強盛圍州
城會毅病卒眾以秀明達有父風推領州事秀獎厲士卒嬰

城固守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荀灌崧女崧於晉愍帝時都督荊州屯宛杜曾圍宛崧兵少

食盡欲求援於襄城太守石覽而無能突圍出者灌時年十
三獨率勇士數十人夜踰城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求

救於豫章太守周訪二處援至曾乃遁去
邵氏晉徐州刺史劉遐妻冀州刺史續女也曉果有父風遐

嘗為石季龍所圍邵單將數騎拔退出於萬眾之中遐卒後
其妹去西防及邵伍不樂他屬欲為亂邵止之不聽乃密起

火燒甲仗都盡防等遂敗
韓氏晉梁州刺史朱序母序鎮襄陽苻堅將苻丕等圍之韓

氏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並城中女丁
於其角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固守新城丕乃

引退襄陽謂為夫人城
洗氏蕭梁高涼太守馮寶妻多籌略善用兵高州刺史李遷

仕反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賊精騎與

午窗隨筆卷第四

四

3

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君宜遣使倡言輸
賂蠻人以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
其言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後與霸先晤歸謂寶
曰陳都督非常人也

孟氏元魏任城王太妃居壽陽任城外出梁將姜慶真乘虛
襲之孟氏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會
蕭寶寅兵至合擊慶真敗走

劉氏元魏梓潼太守苟金龍妻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
龍病不堪部分劉氏帥厲兵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戍副高
景謀叛劉斬以徇

潘氏元魏楊大眼妻善騎射每逢戰獵潘必戎裝與大眼並
鏢齊驅還營則同坐幕下大眼每謂人曰此我潘將軍也

午窗隨筆卷第四

五

毛氏前秦王苻登后登攻姚萇於安定萇留兵守安定而夜
帥精騎三萬襲登營克之毛氏美而勇鬻弓跨馬帥壯士力
戰殺七百餘人眾寡不敵被執萇將納之毛哭且罵為所殺
平陽公主唐高祖女下嫁柴紹大業末高祖起義師紹往赴
留主長安主乃散家財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自將以應帝
於道平諸劇賊略地至武功勒兵七萬威鎮關中尋會秦王
於渭北與紹對置幕府分定京師時號娘子軍
奚氏唐平州刺史鄒保英妻萬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城且
陷奚率家僮女丁乘城固守賊屢攻不能克詔封誠節夫人
高氏唐飛狐令古元應妻默啜攻飛狐高能固守虜引去詔
封徇忠縣君
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當史思明叛

時相與插血訂盟赴行營討賊滑漢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
皆補果毅

述律氏契丹主阿保機后勇決多權變行兵禦眾嘗預其謀
阿保機擊黨項留后守帳室羣乘虛合兵攻掠后偵知勒兵
以待奮擊破之

梁氏宋贈蕪王韓世忠妻明決有識世忠金山之捷梁親
桴鼓助戰是役也以八千人破金兵十萬軍威大振

繡旗女將金國人不知何氏李全襲東平城乘勝逐北抵
谷遇金龍虎上將軍幹不答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
突關全幾不免會救至乃得出

劉氏明左都督山西總兵周遇吉妻素勇健遇吉以軍遇
李自成於靈武雖屢破賊鋒而眾寡不敵糧盡援絕自縊

午窗隨筆卷第四

六

遇吉陣亡劉聞變率婦女數十人升屋擊賊每發一二鏃
一人賊不敢近四圍縱火焚之

秦良玉明末在蜀無使馬千乘之妻萬曆中千乘從征
良玉別統一旅守備涪州城夜襲官營夫婦首擊賊之
寨直取寨木關後千乘死良玉代領其職為人饒膽習騎
射兼通詞翰儀度嫺雅而馭下嚴峻戒伍嚴然所部益壯

兵為遠近所憚奢崇明黨樊龍反重慶以金帛結援良玉
其使已求明國成都急巡撫朱燮元燮良玉請長王
西賊遂解圍去良玉還軍攻克二

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崇禎三年率軍助王
烈帝召見平台賜綵幣
犯夔巫良玉邀之馬家寨賊首六百復追敗於

坪仙寺嶺等處斬其魁東山虎禽其渠副塌天奪汝才大轟
賊勢漸衰知州陸遜之奉川撫邵捷春令按營壘良玉語之
曰邵公不知兵督師以蜀為壑無愚智皆知不以此時爭山
奪險令賊無敢動我而坐以設防此敗道也後果如所言蜀
陷後更三分兵守四境賊逼招土司獨無敢至石柱者

霍氏明殉難副使張銓妻也世居沁水縣之寶莊莊有城崇
禎壬申寇賊結盟于縣進犯時銓已前卒子道濬道澤皆
官京師眾議棄去霍氏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
保等死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躬率僮僕共守殺賊甚眾賊
不能克而退翼北道王肇生表曰夫人城

沈雲英隨父至諸任道州守備崇禎十六年張獻忠寇道州
父出戰已敗賊獲勝會大雨足墮墜燈歿於陣雲英年二十

午窗隨筆卷第四

七

自帥騎京髮被革直趨賊營連殺三十餘級奪父屍還城獲
全謝王上其事詔授雲英為游擊將軍仍領父眾

楊氏明總兵蕭如薰妻尚書兆女也萬曆壬辰如薰時為參
將守平魯值巴拜作亂陷玉泉營及廣武河西四十七堡遣
其黨士文秀徇平魯楊氏盡出簪珥勞軍士妻帥之守城賊
攻圍數月竟不能克

呂母新莽時瑯邪女子因子為宰所寃殺乃散家財買兵弩
陰結貧窮少年得百餘人攻海曲縣殺宰以祭子墓遂引兵
入海其眾浸至萬數

遲昭平平原女子新莽地皇二年聚數千人在河阻中為亂
徵側徵貳交阯女子俱雄勇後漢建武十六年交阯太守蘇
定繩以法徵側怒與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怪皆應之

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十九年伏波將軍馬援討平之
陳碩真睦州女子唐永徽中聚眾為亂陷睦歙二州為婺州
刺史崔義元所破碩真伏誅

楊四娘子益都賊楊安兒之妹狡悍善騎射安兒敗死楊氏
收其餘眾向萬餘北海李全以其眾附之遂以為夫全仕宋
忽降忽叛後為趙范等所敗走死新塘楊氏慨然曰二十年
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乃至此走山東與其黨國用安降蒙
古用安復降金楊氏怒屠用安家走益都後死於山東

唐賽兒蒲臺縣民林三妻以幻術聚眾自稱佛母得石函中
寶書神劍據益都卸石柵為亂攻陷莒卽墨圍安邱明成祖
遣安遠侯柳升都指揮劉忠勦之賽兒詭降夜襲官軍射殺
忠後為衛青王真所敗眾遂潰賽兒遁去不知所終

午窗隨筆卷第四

八

紅娘子河南繩伎因亂亦聚眾反擄杞縣舉人李信強委身
焉信逃歸郡縣以為賊收下獄紅娘子劫出之橫行河洛間
為明季流賊之一

伯僚

史記伯夷列傳於讓國事第云國人立其中子不著名烈士
傳云伯夷讓叔齊叔齊不立乃讓於異母弟伯僚是伯僚即
史記所謂中子矣其說殊不足信既曰弟又曰中子則雁行
當在夷齊之間曰仲僚即或有嫡庶之分而嫡長稱伯庶長
稱孟亦不應以伯名達迺係學生故皆曰伯既異母則非學
生可知

羊馬城

唐李光弼河陽之捷使李抱玉守南城自將屯于羊馬城

遺周摯攻之光弼令荔非元禮拒戰羊馬城胡三省曰城外更築短垣謂之羊馬城今城下池上有築土爲牆高可蔽人謂之牛馬牆者大約卽羊馬城之譌

猶豫

顏師古曰猶獸名爾雅曰猶如麋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居山中每聞有聲卽恐有人害之豫上樹潛避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優柔寡斷者謂之猶豫離騷云心猶豫而狐疑蒯通傳猛虎之猶與不如蠶薑之致蠱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劉向傳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以猶豫對狐疑古人往往用之

侵牟

侵吞肥已謂之侵牟二字出漢書李奇注云牟食苗根蟲也

午窗隨筆卷第四

九

侵牟食民比之蚌賊而已

洞房閨閣

子虛賦云巖突洞房顏師古以爲於岩穴底爲室若竈突然賦又云奔星更於閨閣顏師古以爲宮中小門今所謂洞房則專指新婚之室所謂閨閣則專指女子所居矣

家弟

世說戴安道既膺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南齊蕭毅飲藥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陳文帝謂杜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唐溫大雅改葬祖父卜人占其地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家弟之稱屢見史冊並非不典近時名人如王阮亭居易

錄載有門人汪子鼎寄書一則末云敢因家弟孝廉溼公車之便再申前請袁簡齋隨園詩話有家弟春圃觀察語歷城朱式魯會傳乾隆丙子孝廉亦有示家弟無咎詩而今則用者寥寥矣

果下牛

述異記曰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果下馬人恆知之果下牛之名未聞人言及

無賴

漢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嚮應無窮帝曰吏不當如此耶尉亡賴夫亡賴第言其不材耳而今所謂無賴者則指好勇鬪狠鑽穴踰牆廉恥全無之人矣

午窗隨筆卷第四

十

繭絲保障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按繭絲謂股民之膏如抽繭絲保障謂捍民之忠如築堡白保必如此解本文抑字哉字語氣方合乃今人行文往往並舉混用泛作循良政績話頭殊爲習而不察

羊溝

莊子羊溝之雞三歲爲株注羊溝關雞處崔豹古今注長安御溝一曰楊溝謂植楊於上也又曰羊溝因羊喜抵觸故爲溝以限之今齊魯間於牆下留隙洩水之處謂之羊溝則存其名而失其義矣

瑟瑟

博雅云瑟瑟碧珠也杜工部詩雨多往往得瑟瑟注益州城

西每雨過人多得瑟瑟杜陽雜編元載屏風以玳瑁水犀爲
押又洛以真珠瑟瑟明皇雜錄華清湯池中壘瑟瑟及沈香
爲山又云號國中堂既成以金盞瑟瑟三斗爲賞舊唐書高
仙芝性貪獲石國大瑟瑟十餘石五代史四夷附錄吐蕃婦
人辨髮戴瑟瑟其佳者每顆易一良馬

丙子

左傳趙姬請迎盾與其母來以盾爲才以爲適子而使具三
子下之以叔隗爲丙子而已下之注卿之嫡妻爲丙子玩注
意非卿嫡則不得稱可知今有一命之榮者亦多自稱其妻
爲丙子若爲謙辭不知僭己甚矣

十常八九

晉武帝時吳主孫皓淫虐日甚羊祜勸乘機伐之賈充荀勗
等持以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黃山谷
有句云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其卽用此典而故甚其辭
與抑別有所本與

桃蟲

禮月令篇有其蟲羽其蟲毛句知凡物之非蟲類者皆可以
蟲名之然命名必有所取義如雉曰華蟲以其文明也鷹曰
剛蟲見張衡賦以其搏擊也馬與鼈曰鼈蟲見淮南子以其蠢愚
無知也至周頌名鸛鷓爲桃蟲不知義於何取

自伐

虞書云汝惟不伐論語云願無伐善又云孟之反不伐伐者
自矜其功之謂與伐木之伐同義言凡人矜誇自己之能乃
所以自戕其能如伐木然老子云不自伐故有功莊子云六

篇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

宦字通用

曲禮宦學事師非禮不親服虔曰宦亦學也學職事爲官也
左傳宣二年宦三年矣注與服說同是宦字可當學字解耳
至僖十七年子圍西質妾爲宦女焉則近於宦官宦妾之謂
與此宦字不同

釋道所居

秦漢而降至尊所居始謂之宮宮前有闕中華古今注云闕
者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登之則可
遠觀故謂之觀寺亦爲官廨之名非私室所敢妄擬乃浮屠
所居亦謂之寺道士所居則曰宮曰觀是緇衣得升卿貳之
堂黃冠得入天子之室道更尊於釋矣何無分別如是

牛窗隨筆卷第四

三

桑落酒

蒲城桑落酒蒲岸菊花秋爽信就蒲州刺史乞酒詩也水經
蒲阪下注郡民有劉白墮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熟於桑
落時故酒名焉據此則桑落酒實出蒲中而西羌桑落河出
馬乳酒羌人釀葡萄壓之晉宣帝時嘗來獻似葡萄酒亦名
桑落云

成語

今人以古人言爲成語而古人亦慣用成語輾轉相謂幾不
知語所從出摘錄數言以備觀覽庶不至數典而忘其祖如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韓信謂漢高祖語也而范蠡
遺文種書早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人苦無足言
得隴復望蜀曹操答司馬懿語也而光武賜岑彭書早曰八

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張綱之目梁冀也而先見於漢書孫寶傳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孔融之薦彌衡也而先見於漢書鄒陽傳唐明皇謀誅武韋曰事成歸王事敗不忍累王語本於貫高等之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呂后彊食張良曰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語本乎魏王豹之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右軍蘭亭序曰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京房對元帝已曰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國策趙良說商君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國語趙簡子語諸大夫亦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老當益壯窮且益堅王勃滕王閣序有此二語後漢書馬援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宮怨詩

午窗隨筆卷第四

圭

唐人作宮怨等題者甚多異曲同工各臻其妙王少伯更以此擅長然精益求精則莫如李太白之玉階怨云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其望幸不得見之意含蓄不露全於言外傳神詞婉而和深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允推上選至少伯之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非不新警細味之與自恨身輕不如燕春來還繞玉簾飛之句同一格調怨而近與怨矣

鄭君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杜工部題柏八兄弟山居詩也注云古稱貴人之子及當事其父者爲郎君又云柏八兄弟當是相貞節之子姪李義山題令狐綯廳事詩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蓋義山爲令狐楚從事楚卒子綯繼有

韋平之拜惡其從鄭亞之辟疏之故義山於九日留詩云云三國志蜀漢張嶷與諸葛瞻書曰太傅諸葛受寄托之重乃欲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自非郎君進忠言誰復有言者瞻父爲武侯疑實身親事之

靈壽杖

漢書孔光傳注靈壽木名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煩削治也靈壽木見蜀都賦水經注亦云巴鄉村側有谿谿中多靈壽木據二說則此木當產於川省

人給家足

家給人足成語也其原出於史記商君傳及漢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貢禹奏漢元帝言而史記平準書云漢興七十餘

午窗隨筆卷第四

志

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漢書司馬遷傳亦有則人給家足之道語夫給亦謂足本無區別若論其出處則史漢皆兩用之乃今人行文習用家給人足而用人給家足者恆鮮不第今爲然也晉書武帝紀論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說苑令百姓家給人足鄧析子家給人足天下太平也蓋相沿已久

四時八節

諺有云四時八節四時謂春夏秋冬八節則不知何指杜工部贈兄詩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幼讀之以爲涉俗而於八節二字終屬懸疑也後聞出自周髀算經注云二至者寒暑之極二分者陰陽之和四立者生長收藏之始是謂八節庾子山詩八節管絃遊李義山詩四時當首夏八

節應條風古人蓋嘗用之

清盧

盧字有數解書作國名詩言田犬說文為飯器一曰賣酒區又水黑色如桑乾河亦名盧溝又姓自漢以後名人甚多凡此數端皆人所習知獨甘泉賦云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服虔注盧目童子也此解未經人道

蒲公英

蒲公英草花也可入藥本草蒲公英庚辛玉册作鵝鵝英俗呼蒲公丁又呼黃花地丁一物本有四名今齊魯間呼作婆婆丁是英既為丁而蒲公二字又復皆為與本名無一字合矣

三爵

午窗隨筆卷第四

五

爵鳥名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字彙取其能飛而不溺於酒以示傲焉以爵名飲器自有深意詩云三爵不識別敢多又禮云三爵而油油以退左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可見古人飲酒以三爵為度無敢或過今之卜晝卜夜樂酒無厭而欣欣然自矜其量之大者不知何所取法矣

女子有家

自外到家曰歸桃夭詩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朱子注云婦人謂嫁曰歸蓋言以夫家為家也乃其省父母也則曰歸寧其被出也則曰大歸又似以母家為家然則婦人有兩家矣孟子云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究以夫家為家者近是

慧苡

俗傳中國之有慧苡由馬援自交趾攜來其說未確吳越春秋云繇娶有莘氏女曰女嬉嬉於砥山得慧苡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產禹帝王世紀載繇妻修己吞神珠慧苡胸折而生禹論衡亦曰禹母吞慧苡而生禹三說雖稍有異同而吞慧苡則一是慧苡自古已有非始於援明矣援後漢書援在交趾嘗餌慧苡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慧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後遂有明珠文犀之誇玩史言則援所留遺待其實大者耳

一字一義

古人行文一字一義無重複者如宇宙兩間也釋名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姓氏定宗族也趙彥衛雲麓漫鈔姓者所以統系百世使不別氏者所以別子孫所自出僚寮同

午窗隨筆卷第四

六

寅也爾雅注同地為寮同官為僚昏媾兒女親也字林昏媾家媾婿家媾的冰人也說文媒謀也謀合二姓使成親也灼酌也斟酌二姓以合配偶也窈窕婦人美稱也揚子雲輶軒絕代語美心為窈言幽靜美狀為窕言閑都擯相贊禮人也周禮大宗伯注出迎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贖獲賤稱也輶軒絕代語淮海閒駕奴曰贖婢曰獲跬步緩行也管子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寇賊盜也書舜典傳劫人曰寇殺人曰賊饕餮謂貪也左文公十八年注貪財曰饕貪食曰餮貨賄財物也鄭康成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倉庾儲粟所也史記文帝紀注在邑曰倉在野曰庾又說文倉無屋曰庾闕市廛也中華古今注闕者市牆闕者市門庾廚造膳處也禮記解義宰殺之所曰庾烹飪之所曰廚

綱紀條理也詩大雅傳凡綱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經緯縱橫道路也周禮天官冢宰疏南北之道謂之經東西之道謂之緯其外類乎此者不可枚舉今皆渾而言之無復區別學者讀書不求深解其弊往往如此

堪輿

淮南子堪輿行雄以知雌許慎注堪天道也輿地道也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兮張晏以爲堪輿天地總名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顏師古注漢書取張說爲是堪輿駭言天地許顏二說並同何今所謂精於堪輿者專指地師而言耶

阡陌

阡陌田間道路也阡陌爲言千百周禮遂人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又云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徑爲百畝涂爲百夫此陌字

午窗隨筆卷第四

七

之取義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又云千夫有澮澮上有道畛爲千畝道爲千夫此阡字之取義史記秦本紀注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朱子以後說爲正然說文亦云路南北爲阡究不知當何從

蠶叢

揚雄蜀王本紀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蒲澤開明魚鳧是時人民椎髻龐言不曉文字是蠶叢爲蜀之先王名太白詩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蓋言蠶叢所關之路崎嶇不平非卽以蠶叢爲崎嶇也觀其另句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可見今人作詩有以蠶叢鳥道對用者誤

胡麻飯

幽明錄漢永平中劉晨阮肇采藥失故道行至溪許二女迎

歸食以胡麻飯求去指示之至家已歷七世唐姚合詩不喫胡麻飯杯中自得仙幾疑胡麻爲仙家之物非尋常所能有矣夢溪筆談曰胡麻卽今油麻更無他說其角有六棱者有八棱者張騫自大宛得油麻種故以胡別之而以中國麻爲大麻按通鑑晉桓元攻殷仲堪江陵乏食以胡麻廩軍其非異物可知

落拓

北史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唐杜牧詩落拓江湖載酒行來鵬詩自嗟落拓無成事落拓者不得志之謂也一作落度華陽國志楊儀自以年宦在蔣琬前而處琬下謂費禕曰公亡後吾舉眾降魏處世當落度如此耶又作拓落楊子雲解嘲文云意者元得毋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顏師古釋拓落爲不羈是亦與落拓同意

殿

殿之名三代以前不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始作前殿此殿名之權輿按正韻堂高大者曰殿初學記倉頡篇殿大堂也漢黃霸傳令郡國上計吏有舉孝子弟貞婦者先上殿注云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殿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今則惟天子宸居始得稱之他不得僭

訓誨

訓誨皆教也古本上下通用無所區別如伊訓乃明言列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是伊尹訓太甲也高宗彤日乃訓于王曰是祖已訓武丁也論語忠焉能勿誨乎左傳大夫規誨亦皆言以臣誨君今則定爲以上示下之詞下不得用於上矣

丈人丈母

宋史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少質嘗因爭事宗旦曰少年乃與丈人抗耶唐鎮海節度使韓滉與汴梁節度劉元佐約為兄弟入朝過汴請拜劉母因勸元佐曰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使帥諸婦女往填宮也丈人丈母蓋男女長年之通稱至謂外舅為丈人外姑為丈母則本於柳子厚文

儒字混用

通天地人曰儒論語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又不敢以儒為戲儒本土人之號非他途所得假借乃亦有不盡然者漢書匈奴傳論縉紳之儒則守和親是仕宦亦可稱儒矣又司馬相如傳相如以為列仙之儒居山澤閒形容寔耀是仙佛亦得謂儒矣

午窗隨筆卷第四

一元

先生稱名

凡稱人為先生或舉其字或舉其別號比比皆是閒有以地稱者如南郭先生用里先生梧下先生又或因其所業而稱之如齊書沈麟士號織簾先生洞冥記李克號負圖先生等類若呼其名而稱為先生則人咸笑之謂敬肆之不倫也然戰國策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則此稱自昔已有之

使功不如使過

太原閻百詩先生經術湛深長於考據徐健庵尚書深加敬禮每作詩文必屬其點定一日在徐邸夜飲尚書言古有使功不如使過語不知出於何書先生對以宋陳良時有此題論篇中言秦伯用孟明事而於出處亦無以應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靖許紹為請免後率兵破

開州蠻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矣謂監鵬端在於是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乃恍然於良時之文所由來此事先生與及門嘗言及之夫以先生之博雅於此一典猶必俟二十年而後知甚矣學問一途浩如淵海雖讀書萬卷而挂漏者不知凡幾

八分非隸書

郭忠恕佩觿八分書者八分篆法二分隸文法書苑書有八體蔡邕於八體之外又分此法故云八分八體者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見說文隸自隸八分自八分謂八分書即隸書者誤

午窗隨筆卷第四

三

徐即糯米

詩周頌豐年多黍多稌注徐稻也爾雅翼稻為漑種之總名徐為何稻詩注未嘗析言之李元復常談叢錄云稻穀之黏者名糯即詩所謂稌種類不一有紅穀糯穀灰紅色稜穀糯米形稍長飽如米白則為棉花糯米短則為麥子糯米長則為柳條糯吾鄉地高燥宜黍不宜稻米商閒有自諸城膠州販運者亦皆旱田所藝鄉人謂之大米蓋別乎粟米而言也性黏者則名糯米色皆純白其色紅者別名香稻香稻亦有二種色深紅而性不黏者為香稻大米紅色淡而性微黏者為香稻糯米

沙用鳩

呂氏春秋凡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輻沙用鳩山用樛因其勢

也虞書但言子乘四載傳以舟車轡釋之而不及鳩

力鈞勢敵

今謂權位等夷兩不相下者曰勢鈞力敵語出於逸周書史記解本作為力鈞勢敵其文云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

好漢

好漢二字說部中習用人遂以俗語目之而實非杜撰也舊唐書狄仁傑傳則天嘗問仁傑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此二字之見於史册者東坡詩人問一好漢誰似張長史放翁詩似我猶為一好漢問君曾見幾聞人此二字之形諸歌詠者坡詩蓋即用梁公薦賢事

午窗隨筆卷第四

三

豆腐湯

今人言不中肯而長言不已滿座厭聞者諺謂之豆腐湯蓋譏其無味也湯文正公蘇吳時薄於自奉曰取野齋和豆羹以食民間遂以諺語豆腐湯名之其語頗近輕薄思儉可養廉吳俗奢華相尚其飲食之豪縱奚啻曰費萬錢公躬行節儉不推於一已歸廢講並可於一方移風俗則豆腐湯之名又烏可少哉世有以毀為譽者此類是也

束蒲為脯

風俗通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世不覺困學紀聞指鹿為馬束蒲為脯可以欺二世而不能欺子嬰潘岳西征賦野蒲變而為脯苑鹿化以為馬亦借高事而兩用之何指鹿為馬人人解道蒲脯事則鮮有知者古今注云秦二世時

丞相趙高用事乃先獻蒲脯

鼎碣偽造

後五代張策幼聰悟嗜學居洛陽敦化里父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平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侍父側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二月改元延康至十月魏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蜀碧及廿一史約編言成都東門外有鎮江橋橋畔有迴瀾塔萬曆中布政余一龍修張獻忠竊據蜀惡塔之窺見城內也毀之掘地得一古碑篆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氛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常胸漢炎興元年諸葛孔明記按炎興元年太歲在癸未是為蜀亡之歲而武侯卒於建興十二年甲寅至癸未武侯已前卒

午窗隨筆卷第四

三

二十九年矣荒誕謬妄其為偽造無疑然二者皆因年歲參差自相矛盾故人知其偽外此而無隙可指者正不知凡幾嗜金石諸公尚其辨諸

紙筆濫觴

紙筆居文珍之半而推原所自筆則造於蒙恬紙則造於蔡倫恬為秦將長槍大劍與毛錐子判然兩途倫為漢和帝時中常侍刑餘之人士林羞稱最下腐刑極矣二人之臭味與文人學士固冰炭不相入也乃所造之物千載下文人學士莫不珍重而愛惜之須臾不可離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殆此之謂乎

儀狄造酒

孟子趙岐注云儀狄始造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惡旨

酒後世議之者曰禮記王制篇有虞氏養老以燕禮又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酒不始於儀狄可知然趙說本諸戰國策非杜撰國策在秦火之前去古未遠簡策流傳必有所據且九經莫古於尚書甘酒嗜音酒荒于厥邑沈亂于酒等句皆出於夏書夏以前未有酒之名也禮記雜出漢儒之手其說亦未可拘泥

諸葛鼓鍋

明萬歷元年四川總兵劉顯邦成率巡撫曾省吾令討都掌蠻擒其酋阿大阿二方三是役也凡克寨六十餘得銅鼓九十三銅鐵鍋各一阿大泣曰鼓聲宏者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稱王鼓山嶺羣蠻畢集今已矣鍋狀如鼎大可函牛鏤畫有文彩相傳諸葛武侯征蠻時設鼓以鎮之鼓失則蠻運終矣

守宮丸名

博物志蜥蜴或名蜃蜃以器養之食以朱砂滿七斤體盡赤搗萬杵點文人支體終身不滅耦則落故號守宮爾雅疏云蝮蜥蜴守宮一物招類而四名也在草澤中者名蝮蝮蜥蜴在壁名蜃蜃守宮又引方言云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蠶蠶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蝮蝮輜軒絕代語又有刺易蠶蟻之稱是四名之外復有蠶蠶蛇醫刺易蠶蟻四名不第此也本草守宮食蠶故呼蠶虎東坡詩有窗閒守宮稱蠶虎句蓋一物而九易其名矣

緣木求魚

池北偶談云本草陶注鱧魚能緣樹食藤花雜俎鯢魚能

上樹贊曰有足若鯢大首長尾其喙如嬰緣木弗墜宋祁方物略曰鮑魚出西山溪谷及雅江狀似鯢有足能緣木三引書其說略同審是則緣木求魚信可以得魚矣

主簿蟲

江南舊無蝎唐開元初一主簿以竹筒盛過江始有之俗呼為主簿蟲

鑿齒

漢書揚雄傳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竅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竅窳封豨鑿齒皆為民害服虔曰鑿齒長五寸似鑿食人

佛書

宋許觀東齋記事謂佛書之見於中國不始於漢明帝時厯引劉向列仙傳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

午窗隨筆卷第四

三

霍去病傳收休屠登天金人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魚豢魏略西夷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休屠經皆在明帝之前為證考據詳明是已惟又引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是蓋謂秦火之前已有佛書也其說殊不足信秦以前為戰國為春秋使其時佛書若入中國何以三傳國策論孟諸書並無一語及之孟子闢異端不遺餘力其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者但言距楊墨未聞闢佛書

午窗隨筆卷第四

吳培元監刻

先君子生平讀書不喜近名每諭小子曰名者實之表實不副而名歸之惡孰甚焉又云古之名流抱膝長吟若將終身其意量固已深遠矣若稍有一得輒欲自炫于世則所學恐無所成以故遺書數種生前從未出以示人今梓人告成而先君子之墓木已拱矣敬綴數語聊以誌遺訓云爾乙未夏日男祐之謹跋

跋



序

陳君耐庵越中知名士也往年曾肄業於詒經精舍
余深賞之歎為經明行脩之士乃十餘年不相見至
今歲而其子以遺書求序則君已古人矣余讀其書
皆研求經義者也所著愚慮錄五卷說經甚精如辨
三老五更之非三人非五人辨論語過位升堂非治
朝之位燕朝之堂又如說冕服十二章辨鄭注周制
九章之誤說呂刑其罰倍差辨孔傳五百鍰之非皆
詳明有據其食古錄一卷亦多可采中有論火龜一
條因郭注火鼠而及火浣布余昔年曾得火浣布少

愚慮錄

序

一

許試之良塲惜未得與君共證之也其待質錄中論
四岳論大雅抑篇皆疑而未決余皆有說又惜未得
與君共質之也至於居求錄誨爾錄頗似宋人語錄
然語皆質直有味讀愚慮諸錄見其經之明讀居求
諸錄見其行之脩余曩以經明行脩相許洵不虛也
三十年來詒經精舍人才頗盛黃君元同馮君夢香
皆擁皋比稱耆宿君雖早世然頡頏其間固無愧矣
光緒二十一年曲園俞樾書

跋

師自乙酉歲振鐸闕家閱年方幼甫讀左氏隨伯兄
輩請業 師恆異目視之戊子冬以公車北上將辭
去解帳之日聚諸弟子誥誠竟復顧闕曰勉之余身
後事視爾矣闕遂巡未達其旨且未敢請歸述諸家
大人之前家大人憮然曰 師著作等身爾能永其
傳乎明年 師還自都下及秋而病閱月而歿闕相
隔百餘里未獲視易簣受遺訓蓋有罪矣越一稔校
刊遺著未及半闕又適遭大故中止有年乙未冬

師諸父行

跋

梅叔中翰倡貲集腋任校讎之役闕相

助為理終以因人成事不能無憾集中考異證同闕

一

疑徵信大旨不外 師平日自道以漢學為宋學一

語閎博學不能贊一辭惟謹識其緣起并誌不逮

師及家大人在天之靈當有以責其疏而憫其愚也

光緒二十有二年丙申冬十一月受業應德闕謹跋

余自應童子試日及赴禮部試與耐安宗衮足跡如
蛩驅諄諄以學問相劇切蓋三十年如一日也余性
蠶率又奔走於衣食年踰五十髮星星白矣學卒無
成耐安貧與余等晝則偕弟治田入夜讀書聞雞始
止夙者經訓先會經文上下語義而證之以注疏說
文燭求之他書所異同諸老先所從章每析一疑如
決潰癰每抒一見如寫瓶水不樹辯幟不縱謗鋒唯
以樸實說理爲主經師之名噪一時然其心力亦疲
於此矣已丑禮闈報罷笑謂余曰余比多疾懼不壽
幸性若少年或藉茲得苟延余時亦姑應之詎知是

愚慮錄

跋

一

年秋余乞假南旋而耐安病作矣亟偕族步超司馬
過訪身倚牀蓐無他言惟以遺文相屬余謂

國朝經生多享大年冀其尙可治也乃不數日而赴
者遽至年僅五十有一嗟乎吾耐安則竟死矣使天
假之算得顯其樸學裁成胄監足正近時破碎骯髒
之習卽不然而都講一鄉開庸遂學爲功豈纖小哉
曾不謂其齷落如是之易也余京秩數載深慮有負
遺言甲午奉諱回籍告其齊年陳瑤圃京卿及門徐
日羸民明經應震伯常博各輸資而爲梓其文屬族孫
葆棠理董其事其與於校讐者仁利包繩孫廣文同

邑趙雅甫樓姓蔚兩明經樓則其親家也梓旣成嗟
乎吾耐安爲不死矣猶憶耐安之言曰有乞授經學
秘要者偉謂稟資愚魯止解讀書又不曉時下經解
捷徑味其言直耐安自道耳其於時下捷徑之同不
同讀其書者當自能辨之泚筆書此淚痕浥衿裏間
旣閱逝者行自傷也

光緒二十二年冬仲梅叔瀚跋

愚慮錄

跋

二

愚慮錄卷一

諸暨陳偉

甲申

水火二字似卽以坎離卦側立爲文古文坤字作𡗗亦以坤卦側立爲文火字中間从人卽坤字之く之小變者說文解水字謂中有數易之氣者得之解火字謂象形段注云大其下銳其上恐未然八月下同肆中碼子之作不知始于何人左傳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當是其鼻祖

左氏傳哀十四年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云車子數

愚慮錄卷一

者也鉏商名疏引王肅及服虔說以子爲姓鉏商爲名竊謂車子成文似不辭王服以車字讀當得之惟以子爲姓則古人男子無僂姓者竊疑當以子鉏爲氏魯臣之氏下藉者多繫以孫上藉者多繫以子子服子叔子家之屬皆其比

尔疋孟狼尾注疏本孟作孟阮氏校勘記以注疏本爲誤

竊謂阮說得之今此艸土人猶呼爲孟謂采取者爲拍孟

土人呼孟字作平聲莫紅切按段氏謂孟之古音讀若芒芒與莫紅一聲之轉芒亦平聲是孟字古音本平聲也

其穗正似狼尾是狼尾之名與羊齒麋舌鼠尾等艸同以

形似得名土人呼其莖爲蘆幹

書堯典帝曰我其試哉下文釐降二女所以試其內慎微

五典以下所以試其外試之旣塙家實巽位之命故卽繼以帝曰格汝舜云云血脈本極貫通大航頭二十八字蓋無足信

人心道心三句似不似唐虞時人語

禮射義揚觶而語下罔以者不二字爲句注疏釋文皆同以者字爲句首不字爲句末它處殊罕見又三年問焉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罔以焉字爲句首它處亦罕見古經句法固未可臆斷

論語沒階趨進釋文出沒階趨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

集注从之臧氏經義雜記駁之云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

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引

愚慮錄卷一

論語儀禮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然則自罔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偉謂臧說是已惟以前字解進字似尙未塙此進字當貼下文位字說按尔疋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注羣臣之列位也是夫子之位卽在階下罔旁沒階趨進者趨而進于其位也故翼如也下緊接復其位句又按儀禮鄉射禮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司馬位直西序于庭爲近南三耦自西堂下來向南行而云進者其立位在此也又賓主人降堂適楅取矢亦僂進又大射儀司射自西堂下釋弓適中視算亦僂進皆由堂下或東南行或西南行而僂進者亦以取矢視算

之位所在而言也如此解進字似較有著落

禮聘義三讓而後傳命鄭注謂實傳其君之聘命疏引熊

氏皇氏說以此通上節為朝之交擯而云其說未盡善偉

按朝當交擯聘當旅擯交擯擯介相繼而傳命旅擯則實

自對上擯而語而介無事此文上節明云介紹而傳命則

非聘甚明即云擯介可通倘然紹者繼也相繼傳命則不

止上擯一人可知況此上言介下乃言擯經本對文不可

通乎故竊謂此兩節當以朝之交擯言熊皇之說得之鄭

注儀禮聘禮亦引此介紹傳命以詮天子諸侯朝覲是鄭

于彼注本以介紹傳命為朝之交擯而本注乃為是曲說

者意特如疏所云聘義之中理不可記朝之傳命耳然按

愚慮錄

卷一

三

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

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纁八寸鄭彼注云

于天子曰朝于諸侯曰問記之于聘文互相荀聘禮可以

朝禮之文互荀聘義為釋聘禮之書獨不可互相荀乎至

陳氏集說泛引交擯儀節而不指明為兩君相朝似竟忘

朝當交擯聘當旅擯之節尤混

子路共之集注既引邢氏說解為共具

此本何

又引晁氏

說石經嗅作夏謂雉鳴也劉氏說嗅當作臭張兩翅也而

謂如其說則其當為拱執之義偉謂諸說殊皆未安故朱

子亦云姑記所聞以俟知者憶幼時聞駱世伯傲園云共

向也即集註謂子路聞夫子言而向雉諦視之雉見子

路之諦視豢三嗅而作後舉以質駱師樸菴師甚以為然

且曰夫子與物無心故雉不覺子路未免有意故雉亦覺

之又曰如此解於上文色字鍼鋒甚合偉按此解于晁劉

二解仍皆可通

左宣二年傳于思于思杜注多鬢之兒釋文于思如字又

西才反多鬢兒賈逵云白頭兒校勘記引惠氏說及後漢

書朱儁傳以于為鬢思為白于思為白鬢偉按此為嘲謔

之辭當與睥目皤腹一例白頭白鬢皆于嘲謔非宜似當

以釋文為得按蜀志周羣傳劉先主嘲張裕曰昔吾居涿

縣特多毛姓涿令傳曰諸毛繞涿居乎以裕多鬢故以是

嘲之唐書

傳

欲為僧

笑謂之曰

鬢去胡頭

愚慮錄

卷一

四

豈不妙哉亦以嘲之多鬢以多鬢為嘲今人猶然又詩

空風其人美且德朱傳德多鬢之兒按上章且釋釋文以

為髮好兒與多鬢一例疑朱傳得之增韻髮鬢多鬢也疑

思德古本有多鬢之訓故後人豢制鬢字至宋毛氏乃收

之也又按人必鬢上連鬢則鬢見為多注云多鬢與釋文

義亦相通

禮學記相說以解釋文說音悅孔疏師徒共相愛說以解

義理陳氏引朱子說說字人以為悅恐只是說字先其易

者難也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解物為解

去然後堅者可說而解方氏慙云先其易攻之也則難者

亦相說以解偉按輔方二說得之自先其易者至此四句皆是以攻木喻爲學與下文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四句以撞鐘喻爲學一例嘗觀匠氏斲木遇節目處則留之而就其四旁易者漸漸剝切以近迫劑之漸深則其節目自然說落說吐活切今字作脫解字當從朱子讀

論語鄉黨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偉常疑之謂夫子何不并以閭閻與下大夫何以相去一階之間頓異其聲欬辭氣至昨夕始思得之節目著一朝字則此所言者自必爲國家政事斯時諸大夫江河日下其間必有邪說陋議紛起雜陳若一味出以和柔勢必不能折羣議而一衷于是故非侃侃不可特夫子身爲下大

愚慮錄

卷一

五

夫於上大夫有名分之限且政柄在焉尤須預防決裂故不得不以閭閻出之第既以侃侃與下大夫則上大夫之聞之者亦自當凜然於名義所在而後我以閭閻接之自無不迎機立轉故能不激不隨此即德卽才猶想見聖人之妙用而記者特先記下大夫句亦煞有深意至處鄉黨則所言本無甚關繫不問貴賤上一接以恂恂可矣九月下同

左氏莊十一年傳臧孫達林氏堯叟以爲卽文仲顧氏杜解補正以爲哀伯按顧說是也若達卽文仲周內史無緣侮之於納郛鼎之下其宋大水傳自是兩記其祖孫之言章氏國語解賦文仲哀伯之孫伯氏瓶之子傳中如子產士匄言見於未爲卿

之先石碯士會言見於退老之後皆其比也杜氏桓二年無注以文義本明莊二十八年經注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則莊十一年自不必注矣上文旣而聞之是泛謂魯聞其事不貼文仲說

春秋時諸侯之子各自爲氏楚鬬伯比爲若敖子若敖楚君則伯比爲鬬氏之祖無疑宣四年傳若敖娶於郟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郟淫於郟子之女生子文焉郟子以其女妻伯比則伯比之子必更無長於子文者乃子文至莊三十年始見傳而桓八年則有鬬丹九年有鬬廉莊四年有鬬祁十八年有鬬縉二十八年有鬬御疆鬬梧鬬班皆在子文之前且鬬祁已爲令尹計先於子文二十

愚慮錄

卷一

六

七年而鬬丹鬬廉則先於子文四十年強竊嘗疑之按史記若敖子霄敖六年子蚡冒十七年弟武王五十一年子文王十三年子杜敖五年杜敖弟惲弑之而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八年當魯莊三十年是子文之爲令尹上距若敖之卒百有一年伯比之生子文年必尙少卽令伯比爲若敖末年子其隨母時所生子亦當八十以上然則子文或晚而始羸者故四十年前卽有其弟見傳又按後此三十二年當魯僖二十七年而子文猶見傳則子文之壽蓋百一二十歲矣

論語未知焉得仁仁仁之也謂以仁侮之猶以善侮人曰善以賢侮人曰賢謂未知其果仁與否焉得遠仁之乎

國語周語上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韋解戢聚也威畏也
時動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偉按戢藏也見左氏宣十威
謂嚴威禮曰當其可之謂時詩有六月不必皆在冬一時
也十月下同

玩則無震解震懼也按震亦威也下文君之武震解本訓
威

吾聞夫犬戎樹惇解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按語承上
大畢伯仕之終也來樹惇疑此時犬戎君名

陰陽分布震雷出滯解陰陽分日夜同也按謂金易之氣
分散宣布

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解用謂出器也按謂民用是莫
愚慮錄 卷一 七

不震動恪恭於農耳孝經云民用和睦洪範民用僭忒

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墮神之祀而困民之
財解困民之財取於民也按王棄農功則民亦懈於時而
必至乏財是乃王困之也觀上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
至財用不乏一段可見

司商協名姓解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
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按司商疑即司市以其掌商賈故
又謂之司商名姓謂商賈之名姓即後世市籍也

周語中請隧焉解以賈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者
為非而改訓隧六隧也按隧即遂字說文有遂無隧韋說
亦古然以下文死生之服物采章及備物大章及叔父有

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等語觀之似賈義為長左傳杜解
同賈
靜其巾冪解靜潔也按說文靜寀也寀即審字似可从本
義

縣無施舍解四句為縣縣方六十里按縣統言野也周禮
縣士掌野鄭注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
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又云
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然則縣居野都之中故
舉以該之下文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亦縣國對言義同

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解魯執政之人唯畏其
強禦難距其欲按強似當讀上聲謂魯執政唯以其強請
愚慮錄 卷一 八

故不歡焉而後遣之

夫戰盡敵為上守師同順義為上解守和同謂不相與戰
而平和也按似當以守字句師同屬下為句

思身能信解易曰體信足以長人按今本周易作體仁釋
文體仁京房荀爽董遇作體信

自后稷之始基解基始也按解義雖本尔正然始始連文
殊不辭揚子方言基據也在下物所依據也言后稷播百
穀始立安民之業猶作室者之立基也

周語下偏喪有咎解四者而亡其二為偏喪按此句只泛
論似不必指定亡二有所喪及喪之未盡皆為偏喪左氏
成十五年傳桓氏雖亡必偏亦不以偏為半解似泥

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解九月陽
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按此蓋用詩抑蕭矧可射思之義
彼詩云哲人之愚又云有覺德行又云維民之則故州鳩
約其文而為此解氣極則頽物終則怠無射為律之終故
命名有儆戒之義

魯語上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解民和年豐為優裕按優
裕卽上文莫不供祀也

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
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解為猶使也監觀也觀世
成敗以為戒也按其為後世當句言為聖王公後世之人
昭其前人能儉之令聞而使長為人所觀於世語正與下

愚慮錄 卷一 九

文先君儉而君侈之及替前之令德相照二使字亦自相
呼應

幕能帥顛頊者也解幕舜之後虞思也按左昭八年傳自
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杜解幕舜之先彼疏
引此文謂孔晁云言虞舜祭幕訖彼文至於重之語氣幕
為舜之先似無可疑

其可以蓋穆伯解穆伯淫乎莒出奔而死於莒今文伯守
官不失禮故可以掩益其父之惡按是時穆伯未死而死
於莒四字可節
懷和為每懷解引後鄭司農云和當為私按此似當从毛
傳為長懷和不必破字詳見阮氏詩經校勘記

魯語下夫苦匏不材解材讀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
也按不材謂不合他材用也不可食亦自包在內如字讀
亦通 十一月下同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祭悼子康子與焉
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釋釋不盡飫則退按此篇次
論勞逸之後則穆伯已卒矣故篇首云文伯之母然則子
主祖祭其寡母固當與也但不知卽為主婦如喪禮之女
主不必卽外主之妻抑於主婦之外別為其禮埃問

老請守龜解守龜卜人也按左氏昭五年傳國之守龜其
何事不卜 禮表記諸侯有守龜鄭注守國之筮義亦同 此文義當同之不指守
此龜之人言蓋豕不寶龜故老請守龜於朝而卜之敬美

愚慮錄 卷一 十

守禮自與文仲輩不同

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解缶庾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
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斗也 明道本作二百四十斗蓋誤 四秉曰筥十

筥曰稊稊六百四十斛也按聘禮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筥
十筥曰秉鄭注秉十六斛又四秉曰筥鄭注此秉謂刈盈

手之秉也筥穡名也若今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
者按禾謂稻之連稾者不得以斗計鄭說得之是儀禮四
秉曰筥之秉本不豕十筥曰秉之秉言名偶同耳韋以稊
為六百四十斛蓋非唯秉芻似過少埃參訓缶為庾亦埃
攷
空語令夫工下權節其用解權平也視其平沈之均也節

節其大小輕重也按如解則其用字殊難通疑當與令夫農下句同解謂權度樽節其所用也

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解業創也按既云修舊法則不當云創亦正業敘也敘用之謂次第用之也下晉語則民從事有業解業猶次也此當畧同

晉語一報賜以力解以力謂家臣也按此謂父師君之外有賜我者則弟報以力而已與報生之族以死不得同也不必定指家臣又按其子為樂賓子賓桓叔傳桓叔武公祖疑武公嘗有賜於其子故其子特插此句

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按其子意蓋謂武公弟知我之從君耳未知我又將別待如曲沃者也言今

愚慮錄

卷一

七

可貳於武公則他日便可貳於如武公者故下云從君而貳君焉用之解恐非

龜往離散以應我解往令告龜辭往伐驪也按往猶筮卦之之言兆適於離散以應我也

雖逢齒牙以猶其中其誰云弗從按譬之骨既鯁於口則雖有齒牙而以骨之猶於其中則齒牙亦無如之何且不能不從之矣齒牙謂如里克有權力者以驪姬猶於其中

雖里克亦從之解似欠明晰

不度而迂求解不度利害之本按似宜讀如字謂不循法度而邪求也於不可謂義尤合

而大志重解大年長也按似當音泰言其志過於重也

辱之近行補音行下孟切按宜如字言辱之其禍當得行也

欲其甚矣孰不惑焉解欲欲太子也誰不惑謂國人也按欲字與下彼得政而行其欲相照當貼申生說謂殺親而可轉得眾寵彼必甚欲之矣誰能不淆惑其心乎故下云雖欲愛君惑不釋也

雖竭諸焉避之解竭木蟲也諸從中起如竭食木本不能避也按雖竭諸謂雖以竭視諸也如解則雖焉二字殊礙晉語二里克辟奠解辟法也按法蓋去字之譌觀補音作步亦切可見 十二月下同

愚慮錄

卷一

七

生謂得寵利之後始運權術以求復申生為太子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解度尺寸也按解讀至度字句倬謂度字當屬下

為句讀入聲猶謀也魯語咨事為謀咨義為度言款欲為申生謀棄寵求廣土而竄伏而申生不敢故下云小心狷介不敢行也其解小心二句尤欠明晰

夫楚道遠而望大解望大望諸侯朝貢不恤亡公子也按望大謂聞望大也故亦云望國如解則下不可以走望

句味疑彼解望望其力也似強

愚陋而多怨解多怨於我按謂多怨於鄰國

大同來諫出令乃道解道謂令國人實夢按逆謂民逆君

令也上文民疾君之侈也是以莽於逆命言當大國來誅時君出令禦敵而民乃逆之也

宗國既卑解宗國公族也按此宗國疑指周室言猶言宗周與左氏隱十一年傳鄭莊公謂王室而既卑矣同意

而暇豈寔解不暇以晉為務也按幽風破斧傳皇匡也鮮不天昏解昏狂荒之疾按左昭十九年傳札瘥天昏杜

解未名曰昏疏此賈達言也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之曰昏謂未三月而死也未名不得為臣總說諸死連言之耳竊謂本文義當同之廣雅作殯正字昏段借字

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解二國士里克荀息也按不鄭謂己與里克

愚慮錄

卷一

三

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按厚

薄皆指公子德言德薄者必以重賂求入我立之而取其賂因使德厚者不得入則晉國之權可以專之與後公子

蔡同意解欠明晰懼為諸侯載解載見於書為後戒也按盟誓之言曰載如

魯盟東門氏叔孫氏臧武仲之屬又晉錮欒氏會商任會沙隨疑亦有與諸侯盟已臣使不納者

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起當自為一章其誰不微懼於君之威以下四君字解云謂獻公也按獻

益穆字之譌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解若之也按說文若擇菜

也按若膺引此語謂使誰先擇二公子而立之若本訓擇菜引中凡擇皆得言之

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偉按夷吾卑辭謂已得入晉當事秦如郡縣不敢自擅國事是已未嘗敢有晉國而

秦實有郡縣也與左氏宣十二年傳夷於九縣同意而語更深擊解謂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無也似失之

晉語三既里丕死禍公隕於韓解禍謂貪怵之禍也按解以死字句禍字屬下讀偉謂似宜讀至禍字絕句死禍謂

皆殺死不令終也下篇以禍為違則禍字當貼里丕明矣苟眾不說解苟使晉眾不說惠公不報秦施按謂不悅秦

愚慮錄

卷一

四

舅所病也解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按杜氏左傳

注虢射惠公舅也前時秦饑慶鄭欲與釋射勸公勿與今秦寇深鄭欲公訊射以窮之故公曰舅所病也

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解不自降下而背秦也按以下文絜之不降當自為句降猶屈也不至負屈於秦也

晉語四每懷靡及解懷私為每懷每輒懷私將無所及按下文云猶懼無及則此當從朱子說其所懷思常若有所

不及設微薄而觀之解微蔽也薄迫也按薄簾也設簾以蔽已

身故云設微薄是之不難補首乃且反按此與小正不駁不難同義宜讀

如字

又樹於有禮必有艾解艾報也按此以樹穀譬言艾稷也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又云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是黃帝子有兩青陽氏抑或有誤字

為禮而不終恥也解言此為明日將復燕按秦伯謂既以國君饗之而不終納為國君是謂為禮不終下四恥也義同

非此用師則無所矣解非能閉此五恥之門則用師無所也按謂非為閉恥用師則無所用其師矣

匡困資無解匡正也正窮困之人按窮困之人無所專正書不能胥匡以生蔡傳訓救此似當從之

愚慮錄

卷一

五

王饗饗命公胙宵解命加命服也按謂命公以胙肉侑幣也內傳王饗禮命之宥杜注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又莊十八年傳文同杜注命以幣物是命字不得以命服言

乃出陽人解出降也按內傳乃出其民杜注取其土而已則謂聽其民之出從也

未報楚惠而抗宋解抗救也按抗楚於宋也

晉國譏公問於其鄭起宜別為一章

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解能才也按能猶順也詩柔遠能遷箋能猶仰也孔疏當順仰其近又云仰者謂順適其意也

晉語五乃有賈季之難解賈季晉大夫狐偃之子射姑也食采於賈字季它按以賈季賈它為一人蓋非

為君故也解為欲尊明君道也按君疑指靈公言聲暈致討所以成靈公之為盟主也翫上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可見

晉語六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解幾人言必多也按必當作不

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解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按地猶基也秩積也見說文禾積則明年復生故下云其產將害大

其產將害大解言其生變將害大臣按害大統言不專指大臣

愚慮錄

卷一

六

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偉按此文子慮後之語即晉侯誅三卻書偃弑厲公是已解蓋失之

殺三卻而尸諸朝解產將害大是也按解所云宜逐置以車一乘下

納其室以分婦人解室妻妾貨財也按既云以分婦人則妻妾字無當

塞井夷竈非退而何偉按兵法兩軍相持先退者敗但楚陳既歷晉軍戰地迫狹不退不能陳而退又不可故軍吏

患之今既塞井夷竈平其地以為戰場則離楚軍較寬展不退而與退無異解蓋失之

晉語八叔向聞之夕解夕至於朝按左昭十二年傳右尹

子革夕杜解夕莫見語九土出夕焉同

而以信覆之解覆驗其忠按謂覆情諸侯

求治之不求致也解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按致謂

推致其情取郵非叔孫意若推致其情舉不當加於叔孫

然圍不能然也但知治之而已

晉語九無敗用解用兵用也按敗用疑謂成廢疾

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偉按以牛喻范中行氏也畎畝之

勤謂牛之駕若耕於畎畝間冉伯牛名耕是牛耕古本有

之解蓋失之

沈寗產鼃解沈寗懸釜而炊也按寗沈於水故產鼃解義

須一轉

愚慮錄

卷一

七

鄭語南有荆蠻解荆蠻芊姓之蠻鸞熊之後也按荆楚也

蠻鸞蠻也左文十六年傳羣蠻聚焉

民之所欲天心從之解言民惡幽王猶惡紂欲令之亡天

必從之也按民即謂幽王言王自棄天子之尊天必從之

也說下文自見

味一無果解果美也按解義不知何本竊疑當音顆莊子

逍遙游腹猶果然釋文飽兒

楚語上湫舉降三拜解拜善言也按拜其將歸已

以還於諸侯補音還音旋按宋氏蓋以解回車二字而

為此音偉謂還當為環之段借謂環愿也

昔殷武丁能其德至於神明解至道也道於神明謂夢

見傳說按此特言武丁之德至於神明耳不指夢傳說事

觀下文若武丁之神明也句自見

夫子未能違若敖之欲解若敖子夕按史記熊罴卒子熊

儀立是為若敖即鬬伯比之父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是若敖乃

楚先君而子夕為子木父不應與先君同號且楚謂未成

君敖子夕尤不當以敖名疑有誤

楚語下生乃不殖解殖長也不長神不降以福也按此泛

說不指神降福言說上文自見

糗一筐解糗寒粥也按說文糗熬米麥也寒粥非可盛筐

之物

夫事君無憾解憾恨也無恨謂得志也按言不當有所恨

也

怨而有術解父死而怨故有術也按術謂展詐殺直周也

觀上文自見

吳語而天奪之食解稻蟹之屬也按此泛言不當以後注

前

以從逸王志解從隨也按從縱之段借

出火竈解出火於竈外以自燭按此蓋與內傳晉陳於軍

中塞井夷竈而疏行首同意出謂出之於軍外

指環解指振也按圓郭有孔可貫繫者謂之環環非可振

之物說文指插也似可从本義

子有眩昏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解若汝

也按其歸自為句若已謂病倘得已也

遷軍接解上下皆解也按接解疑地名埃攷

宋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入朝按陳蔡二字疑衍二國之亡久矣

越語下無是貳言也解貳二也二言陰謀淫佚也按貳即

毋貳尔心之貳謂疑也惑也無毋通句踐謂蠡勿為是貳人之言故下云吾已斷之矣

書故有爽德今本孔傳湯有明德或云傳讀至上字句按照疏自當以德字句

蔡傳爽失也故汝有失德按國語實有爽德韋解爽亡也

亡亦失義又詩其德不爽毛傳爽差也差意亦近失彼二

處爽德皆不可作明德解孔為失之蓋盤庚意在責民不

愚慮錄 卷一 九

遷義自當貼民為長又按尔正爽差也似韋蔡又不如毛

訓為古

左氏成十年傳饋人為之召桑田巫陸氏釋文為如字林

堯叟云饋麥之人為景公召桑田之巫近讀多从之按如

林說則為字當讀去聲竊疑陸氏為長饋人為之句為治

也獻麥既至景公已使饋人烹治之矣自以為必得食新

乃召巫而殺之下接將食張如廁陷而卒機鋒尤緊

論語第十二篇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胡氏謂當在第十六

篇其斯之謂與之上宋子謂其說近是今讀皆从之偉常

以為疑夫夷叁之行庸行也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豈以為異哉民之所以到今傳之者亦以各有此庸行之

德於天性中故一聞夷叁之風其傳之自歷久而不能已

若必以夷叁為異則將以衛輒為常乎且因異得傳乃索

隱行怪後世有述之謂又豈所以目夷叁者哉竊謂此節

通上二節為一章章旨為思求志達道者而發故弟一節

文勢趨重弟二節其未見其人也句有無限欽慕思念之

神故又言叁景公唯不能行義達道故雖有馬千駟而死

日無傳以其人不見即忘也夷叁惟能隱居求志故雖餓

死首陽而到今傳之以其人不見可思也故曰其斯之謂

與深歎民情之公與已同也古人引証處率多文似不接而細求之則意實相承如禮坊表

記等篇及孝經往如此以其通上為章故叁景公上無孔子曰字其

十二篇所云則謂人情之所以忽愛忽惡者誠不以其富

愚慮錄 卷一 十

亦祇以其異言其未必有所為而為乃是人情好異而然

二語正是惑字鐵板注脚注疏雖從原文立解而前後皆

不明晰宜其致後人之紛紜

禮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

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轎有綵緇布裳帷素錦以為

屋而行至於廣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轎為說於廣門

外注轄載柩將殯之車飾也孔疏以下經云遂入適所殯

是將殯車飾也偉按轄似當謂載尸之車飾曾子問其殯

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

免而從柩此柩字指尸言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義

本甚明此注疏云然者以下文云遂入適所殯無大斂事

耳偉謂此乃文略不具經所恆有而疏意以適所殯爲不升自阼階之證然既云至於廟門又云惟轉爲說於廟門外則其自門入甚明既自門入則必自阼階升矣且下文言大夫之死明云以布爲轉而行至於家而說轉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車既同名爲轉儀節亦復相同則又何疑十一月

乙卯

花朝獨游倉聖祠拜之因思神之作字必始於一字次則十字又次則五字又次則二三四字又次則七八字又次則六九字至百千萬三字則大後矣億兆等字是否神作未可知也何言之伏羲畫卦始於一畫則神之作字必與

愚慮錄

卷一

三

之同無疑惟卦取義於重故一之後重其一而爲四象字取義於遺故一之後遺其一而爲十數始於一終於十故以十爲終數字凡作字皆先有音而後作字以實之以天下節目莫大於此也五之本字作又又者十之半故邪遺其一以當之至二三四字畫數尙少故卽以積畫爲之四之本字作三也至自六至九則積畫太多又字且不可爲況其上乎因以七八爲又十之中故曲其十之正遺以爲七分其又之邪遺以爲八七近又而生於十八近十而生於又者亦遺意也又卽八之分又而連分以十以爲六卽七之曲十而繫曲於術以爲九所以變七八以爲誌也六生於八而九生於七者亦猶七九之遺又十也至於百字則依倚於一而諧

聲於白千則依倚於十而諧聲於人則其在諸字已作之後可知亦以見一十二字之爲大端也萬之本字作万則合百千二字之首爲之億兆等字義無可尋故未敢必爲神作此皆从艸昧時著想然未知果有當神意否也二月下同

論語敬事而信集注敬其事而信於民也偉按信字所該甚廣不知朱子何以專貼民說豈舉重而言歟

易繫辭下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韓注四之多懼以近君也後儒皆从其說故解不利遠者句率多牽強竊謂近也句當貼二多譽說易以下卦爲內上卦爲外內有近義外有遠義二四皆柔二近在內故多譽四遠

愚慮錄

卷一

三

在外故多懼故曰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十月下同

又其柔危其剛勝邪韓注三五陽位柔非其位處之則危居以剛健勝其任也竊謂此剛柔以卦位言不以卦爻言韓說殊近節外生枝吳氏謂專指五言胡氏謂專指三言說雖殊而誤則同此二句乃總結兩節之文凡重卦以上下言則上爲貴下爲賤以內外言則內爲近外爲遠二四皆柔柔不勝任貴不利遠故四多懼三五皆剛剛利遠勝任貴故五多功故曰其柔危其剛勝危則必懼勝則有功義自明切反是則柔譽而剛凶不言可知矣

儀禮士冠禮卦者在左敖君善名繼云少牢禮卦者在左坐此不言坐則是立也其亦士禮異歟立則卦時乃坐既

乃與偉按此亦當坐文不具儀禮如其比者甚多故說益非

又為期於庭門之外主人立於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按翫少退文則主人亦西面可知敖氏引少牢禮主人南面宗人北面請祭期不合

朱子曰凡牆在堂下者謂之壁在庭者謂之牆按堂下即庭不知如何分別見士冠禮東序御纂引

朱子曰房戶宜當南壁東西之中按似宜偏東

儀禮士冠禮屨夏用葛又冬皮屨可也賈疏春宜從夏秋

宜從冬敖云若春秋則或先皮後葛或先葛後皮偉按經

文似特舉寒暑之異者而言其他則當與衣裳同用絲若

愚慮錄

卷一

三

布矣

詩出車嘒嘒草蟲章箋謂近西戎之諸侯思南仲頗近節外生枝故朱子易之然朱子謂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亦恐未安蓋人君為出征者敎室家之恩施於士卒則為入情施於大帥則嫌近褻此當為君自敎思南仲之情十一月下同

又凱風序以為詩人探七子之意而作朱傳以為七子所自作偉按朱傳如此比者甚眾往往序得朱失然無如此怨之害義為尤大夫母不能安室此人子至不幸之事以人情而論苟事相連近即為人子所萬不欲言豈有將因此自責之意反播之詠歌使達眾聽尚得為有人心乎故

謂七子以母不安室自責則可謂七子以因此自責之意作詩則斷斷不可或疑孟子有凱風何以不怨語似當以七子自作為長不知小弁之怨固亦太子之傳作也

又小正胡為虺蜴傳蜴蝮也箋虺蜴之性見人則走疏喻民聞王政莫不逃避朱傳蜴蝮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偉按小正蝮蝮蜴蜴蝮蝮

蝮蝮守宮也郭注別四名今按守宮在壁雖形似而實非一物釋文以在壁者為蝮蝮與守宮為一物然今人呼在壁者無然皆無毒世謂守宮有毒然實無毒辨見李氏本疑能整人而避人甚捷似當從注疏

儀禮大射儀三耦卒射賓降取弓矢於堂西諸公卿則適

愚慮錄

卷一

三

次繼三耦以南偉按此特以分別賓及諸公卿降適之不同其實賓未降也特為下目耳下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乃其實事注疏及敖氏吳氏名廷諸說似皆未安

書禹貢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此自言教化不必復牽扯治水蓋自九州攸同以下乃總結禹功九州攸同六句言水土平也水土平故貢賦成故繼以六府孔修五句貢賦成故封建定故又繼以錫土姓封建定故教化行故又繼以本文二句意則相承而義自各完呂氏伯恭仍以治水言謂眾人為之則力也禹為之則德也意以人不距禹之治水言未安此條蔡傳子節甚當義亦勝於注疏惟近人多宗呂說反致牽扯故辨之

儀禮大射儀大夫從之降適次立於三耦之南西面北上
注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下文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
以南疏亦以次北之位言敖氏易之以適次爲入於次中
諸儒多從敖說俾按上文三耦俟於次北西面北上則三
耦本有次北俟射之位至此第二番射既云大夫從之降
適次立於三耦之南又云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而
至公卒射之後始云諸公卿取弓矢於次中言諸公卿則
大夫可知
則諸公卿大夫前所云適次立於三耦之南者明在三耦
立於次北之位之南至此始入次而取弓矢也又下文三
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如初
位在入於次之前則諸公卿大夫次外固有位矣不位於

愚慮錄

卷一

五

丙戌

禮曾子問奠而後辭於殯注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賓
謂告將葬取期也時解多讀如字謂辭於殯者告殯以啟
期也竊疑鄭首得之而義似未然按周禮反哭有弔賓於
於葬辭於賓謂釋辭於弔母之賓也蓋自啟及葬不奠父
殯時解不行母遺親等
辭於賓以不即受弔之故如此而後字較有著落通節文
義亦較靈通 六月下同
又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俾按公

館公所特造之客館公所爲則公屋本不以爲客館者君
命舍已即得與公館同鄭注君所命使舍己者不誤其注
雜記云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鄭彼注特舉公屋之
一端言之然義自可通疏誤會本文注義云公所爲謂公
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但有公命故謂
之公館與雜記注相背又疏解卿大夫士之家句則以
非君所命私相停舍言之按爲君使而私相停舍亂世固
自有此然豈制禮者所指且曾子明言有司所授舍則非
私相停舍然○其私館所以不復者爲疑於主人自死
之嫌若公館與公所爲本無常處之主人即離宮別館亦
非君復所及檀弓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
庫門四郊故知不及離宮別館故無所嫌

愚慮錄

卷一

五

禮玉藻五十不散送鄭注五十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
也俾按注謂始衰不備禮是已然所以不備禮者爲其精
力有所不堪耳若麻之散絞何與精力之有且曲禮云七
十惟衰麻在身是雖七十其衰麻尙無異何五十便不散
麻乎竊謂散本訓雜肉引申之凡一切非正而要者皆爲
散如散樂散絞散車之類不散送謂精力始衰非至親之
喪即不送耳 九月

論語季氏將伐顓臾章俾按季氏之欲取顓臾是病根故
家致與顓臾結成釁隙而此時顓臾又較強季氏家決意
伐之以絕後患仲冉二子於夫子東家數言必非一無見
到其不欲實是本心但恐力諫以阻季氏而已又不能家

彌其釁日後顛與日熾季氏或反為所滅雖諫止理正慮非臣子忠於所事之道以此二者交戰胸中轉將釁隙之生本由季氏欲取顛與忘卻一邊故夫子提出欲字以痛責冉子且亦不謂顛與一無足慮但此君弱臣強嫌隙已生即不伐顛與亦慮不免於禍若顛與復入季氏則強弱愈形禍之立至有萬萬於顛與者故責二子不能來遠人即帶入分崩離析云云意謂二子誠欲忠於季氏其為季氏憂固有萬急於顛與者集注謂之歸咎季氏謂之與謀恐冉子必不至此且苟如此又何事來見為補錄兩子十月下同又子游曰事君數章集注引胡氏謂求榮反辱求親反疏偉按天下原有以數為求榮求親之人但言子此章語氣

愚慮錄

卷一

毛

似不為此等人發似宜曰是以盡忠而獲罪盡誠而見絕也

詩斯干朱傳以四章為詠室美五章為詠室美竊疑四章似言觀其外五章似言觀其內四章義斷四如字可見五章由庭而楹而正而冥正謂堂冥謂室室無楹庭在堂下論語寢不尸集注謂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竊疑如尸不得謂之情慢疑此句與下句當一例看禮在牀曰尸其寢之手足身首皆有一定儀則亦猶賓祭有一定之容也聖人寢居不拘拘於此此正形容聖人灑落從容也丙子十一月

丁亥

史記魯周公世家及成王用事人或譜周公周公奔楚司馬貞索隱謂經典無文偉按左氏昭七年傳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是周公實有適楚事但其本末未知果如史記所云否二月下同

儀禮既夕記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注中帶若今之禪襖賈疏設明衣者男子其婦人則設中帶偉按

欽定義疏謂男婦皆設明衣裳而婦人又多中帶則疏說非也禪即衫字禪禪婦人禪內褻衣今時婦人小斂猶設此謂之帶者須帶繫之

又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注籩豆偶而為具具則於饌巾

愚慮錄

卷一

毛

之巾之加飾也明小斂一豆一籩不巾疏實與奠二處皆巾偉按具猶葡也此句與下解俟時而酌句相呼應謂籩豆之實已葡設於饌時解則未實須俟時酌耳皆皆籩豆也明解未酌不巾

禮大學之道陸氏音義大舊音泰劉直帶反是則朱子訓大人之學者乃从劉說偉按如舊說則大學即國學竊謂古之國學正是教人學大人之學若必別大人之學於大學將視二帝三王之大學為何等乎恐當从舊音

江慎修鄉黨圖攷立說精當惟解非帷裳必殺之指孔疏深衣裳說為誤則未為得按孔氏玉藻疏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

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比闊頭向下狹頭向上要中
十二幅廣各六寸為七尺二寸下至十二幅廣各尺二寸
為一丈四尺四寸江氏駁之謂十二幅皆成偏邪之形恐
非法服之制其自為說則云布一幅正裁為兩幅上下皆
闊一尺一寸兩邊各去一寸為縫每幅上下皆闊九寸凡
用布四幅裁為八幅各去邊縫八幅上下皆闊七尺二寸
為裳之前後又布一幅交解為兩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
兩邊各去一寸為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凡用布二
幅裁為四幅各去邊縫狹頭向上寬頭向下為兩旁之衽
江之以深衣裳證非帷裳必殺者如此偉按衣取適體不
能無殺亦猶宮室器用之不能無殺也古人正於各殺處

愚慮錄

卷一

无

見其正必如江說則屋之椽車之蓋皆無一不殺又將皆
以偏邪目之乎且既謂之偏邪則無一而可即如江說而
兩衽何以獨可偏邪乎又帷裳七幅必幅幅有襞積則成
裳之後幅幅皆上狹下寬是亦幅之殺也帷裳為朝祭正
服可幅幅皆殺而深衣之裳何獨不可乎且裳之為制要
縫半下必幅幅皆殺然後衣之於身乃皆正偉所以謂古
人正於各殺處見其正也如江說則衣之於身惟前後中
縫正耳餘縫則真無一不偏邪矣又深衣裳惟幅幅皆殺
故須交解為十二幅如江說前後中四幅皆正裁則幅布
而既裁為二復縫為一又何為者乎又如江說前後中四
幅下至僅九寸而兩衽下至則尺八寸鑲闕衽於狹幅之

旁其上則又成角尚成法服乎且何以應十有二月也又
鑲衽與正幅敵至衣之必齟此則縫人皆知之矣然此猶
論深衣之裳耳若非帷裳之裳則必如帷裳之式為前三
後四可知然則江所謂下寬尺八寸上成角之衽又將何
所施乎此尤不辨而明者也故竊謂江之說深衣裳誤其
以此證非帷裳之裳則尤誤朱子从孔疏故云其餘若深
衣要半下至三倍要無襞積而
不殺縫

愚慮錄

卷一

三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舊讀之字分句偉疑當湯字讀而說
之台下為句於文似較順後思得伐夏救民孟子是舉其
實事不是約其空言語與上堯舜君民下正天下相照射
舊讀亦不誤 三月下同

易樽酒簋貳用缶鄭氏康成王注陸釋文程傳皆以貳字
屬簋虞氏翻朱子引晁氏說皆以貳字屬用缶說經家互
有所主偉按象傳以樽酒簋貳為文陸釋文出樽簋云一
本有貳字或謂沿李
鼎祚本而則貳字屬簋本無可疑而諸說紛紜者蓋解家
誤當然 則貳字屬簋本無可疑而諸說紛紜者蓋解家
皆以一樽酒貳簋黍立說而經乃云樽酒簋貳於文似為
不順故不得不為別說竊謂如諸人說則論語迅雷風烈
句法正同又將何說乎然偉謂此文又自有說按禮玉藻

凡尊必尚元酒又云唯饗野人皆酒是樽之无明水而獨有酒者乃儉之至簋之見經有八簋六簋四簋至貳簋亦儉之至貳二古字通是則樽以酒見儉簋以貳見儉故云樽酒

禮喪大記甸人取徹庶之西北扉薪用爨之孔疏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扉以然竈煮沐汁也謂正寢為庶神之也然舊云扉是屋簷也謂抽取屋西北簷也熊氏云扉謂西北隅扉隱之處取屋外當扉隱處薪義亦通也偉按居屋外必不能皆有薪新取之薪亦不可爨熊說之誤不待辨疏謂復魄人所徹云云蓋以鄭氏儀禮士喪注復者降因徹西北扉為據然經中皆無復者徹西北扉文彼經云降自後

愚慮錄

卷一

三

西榮此經云降自西鄭氏正以此文所徹二字無著故特北榮皆不言徹扉 於彼文為此說觀賈疏謂諸文更不見徹扉薪之文故知復者降時徹之其為依附此文立說明甚竊按徹毀也詩徹我牆屋鄭箋徹毀我牆屋所徹庶謂所當毀之庶也諸侯則高祖庶卿大夫士則祖庶取其庶薪者示毀之之漸也庶當從舊說訓屋簷與穀梁文二年傳毀庶者易簷可也義正互相發賈疏引特性饋食庶用筵謂庶隱之處陸釋文又一說云舊作扉門扉也按扉隱處不必有薪室西北隅無門皆不可

禮大傳五曰存愛鄭注存察也察有仁愛者陳氏集說人於親愛易辟有以察之則所愛一出於公偉按如注說似

與上舉賢復如陳說則與上四事不類竊疑存愛當謂恤孤謂存念所當愛者耳如此解似於上親功賢能為併又少儀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鄭注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居於左手之上右手執而正之由便也偉按鄭意齊字作調和解竊謂調和當在釜鼎不當在手上此齊即曲禮徹飯齊以授相者之齊鄭彼注齊醬屬也得之彼下文云獻熟食者操醬齊齊與醬並言則為醬屬可知執之以右由便居之於左執者之左於食者為右儀禮士昏禮設醬於席前菹醢在其北又云設對醬於東鄭彼注壻東面設醬在南為右婦西面則醬在北為右皆以右手取之為便亦得之

愚慮錄

卷一

三

又凡羞有清者不以齊鄭注齊和也疏引庾云清汁也若羞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又引賀瑒云凡清皆謂太羹太羹不和也偉按賀說於文氣不順不待辨庾謂羞有汁得之其下云云亦未然經云凡羞有清者一凡字兼總太羹鉶羹之屬而言齊亦謂醬齊鄭訓和失之蓋醬齊為食主凡食諸般必以之為佐唯

有清之羞則佐醬以食反不得味故不以也儀禮士昏禮謂食時或飲清或啣醬耳非謂以醬佐清今人食饌之用湯者皆不便佐以醬猶古也若訓和則以字為贖書君夷越我民罔尤違蔡傳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偉按偽孔傳此節文義甚紆曲白台从蔡蔡以於訓越亦

本偽孔然義終難通朱子連上句弗永遠念天威爲一句云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義亦未安故蔡氏亦不用師說竊謂越日也尔正粵日也尙書有越無粵越卽粵之段借大誥文侯之命越字魏三體石經作粵召誥越三日丁巳說文粵篆下引作粵皆粵越相通之證又盤庚上越其罔有黍稷陸釋文越本又作粵音日則又越通粵而讀爲日之證又漢書揚雄傳越不可載已集注越日也則以越本通粵故越亦得徑訓日也蓋周公謂我亦不敢安然貪上帝之命弗永遠念天威而曰我民罔尤違者此與上句正所以指寧於上帝命之實如此解似較爲直截順當今本蔡傳越作日阮氏校勘記引盧文劭云

愚慮錄

卷一

三

宋元以來本無不作越字按越本可訓日正不必改字也禮深衣續衽鉤邊說者紛如偉按鉤邊鄭注謂若今曲裾江氏永申之謂用布綴於右後內衽使其鉤曲而前以掩裳際按當通衣而得之續衽者按說文衽衣衽也衽字亦作衽作襟續者謂以布續前左衽之掩處須當右旁上爲曲領下與左衽連下通裳以掩右旁鉤邊之外蓋古者朝服皆直領直領則直衽按朝服近裳處亦略相掩觀生則右衽死則左衽可見但大致爲直耳其裳不連深衣裳須連衣左右衽不得直下故必續其左衽使掩至右胛下然後要下可屬前六幅之裳衽既續而右掩故其領不得不曲故深衣之領獨名袷見與朝服之直領異也續衽之領曲而向右則其近右肩欲轉向胛

下處勢不得不作方形故云曲袷如矩以應方朝服之衽與領直下則衽在前中深衣之衽既續之右掩則衽自在右旁矣故玉藻云衽當旁也唯衽當旁故掩右者不能更使掩左是以襲尸不用深衣以不能如朝服之可爲左衽也然則深衣之制大似今之長衫惟前後下衽各爲六幅裳形爲小異鉤邊卽今之小衽續衽卽今之大衽續或爲裕見續其衽故此衽獨見爲裕裕衽卽大衽義也朝服之直衽卽今所謂對衽但近裳處則互相掩爲不同耳書君奭敘文王五臣不及太公孔疏引鄭氏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蔡傳引呂氏云師尙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

愚慮錄

卷一

三

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偉謂大公功烈昭灼耳目周公雖隨意而言亦不應遺忘呂蓋失之太公爲太師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同爲三公比肩事主又金縢屢並言二周公何爲謙不自比鄭亦未爲得或疑是時太公尙存周公不及者避面諛之嫌此似較爲近理然按序謂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則周公已代居太公之位太公之已薨可知則亦非也竊按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文王嗣位文丁十三年陟子帝乙嗣九年陟子帝辛嗣三十一年西伯得呂尙以爲師四十一年西伯昌薨是文王至暮年始得太公太公者於文王爲新進之臣五臣以號叔爲首號叔文王弟又南宮本姬姓則括亦公族又史記載散宜生閔天素

知而招呂尚則太公歸周時二臣已久事文王是則五臣蓋皆文王舊臣而太公為新進周公方以倚畀舊臣之意告召公故不及太公宜也此正與上文敘股臣處於武丁舉甘盤而不及傳說同意於文王不可列太公故於武王亦豈不及文勢然也

參差之參今人皆讀倉含切不知誤始何時按說文參之本字作參所今切或省作參隸變家作參商星也段云商當作音是其得引申為參差者參之三星不參故段謂參象三星不參之形不參即參差義矣其說文作參作參文選甘泉賦作參亦作參皆一字也參取義於竹之參差說文參差取義於木之參差詩曰參差荇菜參取義於山之參差

愚慮錄

卷一

三

更無它義參參徐氏皆所今切參顏氏初林切參差荇菜陸氏初金切朱子从之無讀作倉含切者唯參廁之參則字當為駢之段借合讀倉含切說文駢駕三馬也倉含切三馬為一馬廁二馬之間故引申為參廁義其又訓為三者亦當為駢之段借駢之本訓駕三馬引申則凡三皆得言駢此說文通例也若徑改讀為三或并改其字為參則俗音俗體矣至曾子字子輿則名參當讀作駢而陸釋文於三省章則云所金反又七南反於一貫章則唯收所金反而不及七南朱子从之恐皆非禮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送疏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解家豈以君有朝會疾

病不及視斂釋之偉謂此不關視斂不視斂下文君於大夫在殯三往焉則視大斂後君固有往者矣其禮合如此其前此不及視斂而往者固亦包在內然非經所專指至陳氏集說乃謂大夫士之喪君或以他故不及斂者則殯後亦往竟將上文於士既殯而往一句亦忘卻尤誤

又祭法幽宗雩宗鄭注宗皆當為祭字之誤引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為據竊謂幽宗雩宗為祭星及水旱之壇名祭即祭也恐不宜牽混譬之內祭祀幽宗雩宗則清廟闕宮祭則享也其不得言清享闕享明矣似當作六宗之宗解為得疏以祭為壇域引公羊傳朱絲營社為證既嫌牽強又謂鄭引傳文者證

愚慮錄

卷一

三

經中宗為祭是除去凶災之祭立說尤歧孟子故國章言用人去人忽插入可殺一節初讀似覺不類細思其故蓋因宣王好殺臣下其無親臣者非特去之尤多殺之也故孟子於去之下即論殺之當緊貼殺臣不泛指用刑說觀君之視臣如土芥孟子至此之寇讎則宣王之好殺可見又莊暴章言樂忽插入田獵蓋因宣王好田故孟子借端及之正與魏絳論和戎忽插入有窺后羿云云同乃人臣借進納忠勉觀至固四十里殺麋鹿如殺人罪則宣王之好田可見書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下接乃惟爾辟云

云蔡仲默謂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偉謂書為誥殷多方而作於並提夏殷後即緊入殷事文勢宜然蓋無闕文下二章亦是援夏比殷非並列

詩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以為刺莊公朱子皆以為鄭之國人愛之而作偉按左隱元年傳云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云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曰命曰收則非鄭人心悅誠服可知不過要結脅制之為耳觀其後子封不過以二百乘伐京即叛太叔段私邑且不愛段況通國之人乎似从序說為長其曰悅而歸之曰得眾乃申言刺之之意詩人所以聳莊公之聽者其命意措辭乃余非便以為實事也左氏傳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意亦同此四月下同

愚慮錄

卷一

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鄭箋一棟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疏引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即駁之云若種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按疏駁王說得之其申箋則云棟謂椒之房裏實者也驗今椒實一裏之內惟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棟滿升段多為喻非實也說未為得偉按棟即萊字古字通用余疋棟其實棟郭注有棟槩自裏又椒機醜萊郭注萊莢子聚生成房兒說郭義是棟實之棟與椒機之萊字或可通而義則不相冢也段若鷹於棟槩下引此箋謂此段棟為萊今俗語謂槩多蓋聚曰一棟椒子每棟數十百顆詩人言其盛則曰每棟將盈升按今驗椒實正如段說義與郭正合孔氏誤以棟實之棟當

之故家難通郝氏余疋義疏誤同邵氏余疋正義說歧

禮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鄭注含桃櫻桃也疏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偉按今櫻桃穀雨始熟立夏而盡故漢書叔孫通傳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而左思蜀都賦亦云朱櫻春熟是櫻桃非仲夏之物王氏引之謂漢春獻櫻桃正當始熟之時月令仲夏始薦者本因嘗黍而薦含桃非特獻故不嫌遲今按櫻桃極柔脆不堪久留必不能藏至仲夏王說非也且疏謂此果先成今按仲夏早黍熟梅杏諸果成者多矣疏說亦非也竊按西京雜記上林苑桃十九櫻桃十含桃是含桃櫻桃本為二物故郭景純櫻桃注唯云今櫻桃不引月令含桃又按阮氏

愚慮錄

卷一

三

校勘記含桃櫻桃也宋本櫻下衍汝字竊疑含桃漢時或別有櫻汝桃之名故鄭即以今名解之宋本正非衍字而後人以陸釋文及廣疋含桃櫻桃也文反改鄭注耳又按釋文含本又作函含函皆有大義易含宏廣大吳都賦伊大也又函鍾亦作函而櫻桃甚小名亦不偁而高氏注呂覽仲夏紀及淮南時則篇並云鷲鳥所舍故言含桃其說近鑿王氏郝氏駁之良是惟桃種極多見本艸李氏注者有二十餘種今不知何者為即含桃其所謂五月桃及叁民要術之夏白桃則皆早熟今民間夏至日祭祖多於二種桃擇一以薦其禮塙存古意其桃則未知果即含桃否未能汎斷也

曲禮下大夫士見於國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鄭注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又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注嫌與君亢賓主之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按經首言大夫士見於國君則為泛指君臣相見禮甚明注意亦泛指其剛引聘禮者以本國君自勞其臣自迎拜其臣經中魁證故即剛引聘禮證之其云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者言答拜見為所勞者之必有拜也云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者謂介私覲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請受介聽命上介奉幣入門左公再拜按介覲不受於堂公於中庭向介拜之此為迎拜也其責上介仍答拜鄭特以證迎

愚慮錄 卷一 弄

耳疏不達注意皆以聘禮釋之豈致輻輳其釋迎拜不答引聘禮公迎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為證不知聘禮公之再拜乃所以致敬聘君使者禮不在己故辟而不答觀昏禮使者亦不答拜及聘禮郊勞致饗餼諸節使者皆不答拜其不答不係於迎拜之為君可知疏所釋皆誤又按聘禮使者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稽首此則本國君自勞其臣臣再拜稽首之徵鄭偶不及耳其迎拜已臣者公羊宣六年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是其徵然趙盾逡巡北而再拜稽首則不敢答拜之禮春秋時已不講矣其失禮蓋與今拜乎上同也

孟子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俗解作而胡為易之以羊致下宜乎句接不上固非焦氏循申起注謂我非愛其財斷句而易之以羊也不斷句與宜乎一氣接下俾按如焦說於宜乎誠為一氣惟財字斷句則於上句是誠何心哉神理殊有隔礙竊謂此仍當如時讀財字讀也字句蓋此句承是誠何心句來乃宣王心口相商語謂我明明非愛其財而竟易之以羊則宜乎百姓之謂我愛矣是誠何神理全在而字也字中透出細味自見焦之申注亦未見果為注意

寡人如就見者也俾按余疋如謀也猶俗言打算意孫疏訓往殊曲時解訓作欲尤無理焦氏正義亦引余疋而貪

愚慮錄 卷一 早

於尊注轉致糾紛 禮祭義其進之也敬以愉鄭注進之謂進血腥也俾謂此進字與下文退而立退字對謂近就几筵前也以近親故色敬而兼溫愉若近親而無愉色是自疏其親矣故下文云進而愉也上文其立之也謂立於戶內視右之位此其進之也謂近就筵前下文其薦之也謂薦其薦俎退而立則退自筵前而復立於初位已徹而退則徹其所薦而為終事之退矣經文本自首尾相應 其薦之也敬以欲注欲婉順兒按注蓋依倚下文愉色婉容立說殊為望文生義俾謂此欲字即上文如欲色然之欲陳氏補云如見禮有欲之之色得 特彼貼親言此貼孝之鄭注謂段欲女色以愉之誤

子言蓋孝子自散參致參以來思親所嗜而致極其味至於方薦則此意尤切故悉心代親思味而不覺欲色之發於面其著字甚微妙非身即其境而極思之未易領得孟子是以我為悅者也又云是以長為悅者也趙注解上一句愛從己則己心悅解下一句所悅喜老者在在外按注義本明朱子謂愛主於我敬主於長只大概說不貼解悅字而俗解家謂悅字依朱注作主字看殊大謬今但當申注注云愛從己則己心悅者謂吾弟愛秦弟不愛是愛從己心所悅而發故曰以我為悅云所悅喜老者在在外者謂若不敬則老者意必不悅是吾長楚長皆敬乃所以悅此老者故曰以長為悅告子認情作性凡事皆依情立說故

愚慮錄

卷一

望

皆以悅言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朱注引張子說謂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俾按立法宜均不應有或廛或不廛之歧竊疑法謂賦稅之法即征也謂賦其廛則不征其貨征其貨則不賦戰國時廛取一不兼二也蓋兩取之故如此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周禮紉布總布是征貨之布廛布是賦廛之布其變征言法者欲見不多取意其或賦廛或征貨不同者貨有精粗貴賤及佔地不佔地速售不速售之殊不能執一稅法不同乃正所以致其平也此經趙注及鄭司農說鄭說見廛人注皆未愜不復列

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是文王治岐政故與周禮不合治天下固不能與治一國同也

詩民勞板序皆以為刺厲王而朱子皆以為同列相戒竊

翫詩中文義其為同列相戒無疑鄭箋多然序謂刺王或

亦非盡無據蓋以戒同列之詩陳諸王乃即所以刺王如

孟子以責孔距心語為王誦之亦此意朱子彼注亦謂欲

以諷曉王諷曉即刺意矣若全不涉王恐不宜在大正

禮祭義稱諱如見親疏謂庸中上不諱下諱謂殷禮本不

諱也云諱追言之

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王氏匯參引三山潘氏說謂幽

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

愚慮錄

卷一

望

以當此之時尤為昭灼顯著若其發之既遠為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為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王氏按云此條於罔莫字直透重圍諸家駁之非是俾按潘說之非本極易見王氏所以取之者蓋嫌諸家所闡發於罔莫字終未醒豁竊謂此特中庸著意鞭辟語莫字正不必過為剔抉
書康王之誥序康王既尸天子蔡傳尸天子亦無義理大康戶位義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棄其事之傳序書亦用其例謬矣俾按尸主也見尔正釋詁必如蔡說則左氏襄二十八年傳季蘭尸之敬也又作何解乎且古文所謂

大康尸位義和尸厥官者尸亦非貶詞正是先尊其分位然後折入逸豫與罔聞知愈見無可逃舉正與左氏襄四年傳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昭九年傳屠蒯飲工曰女為君耳飲嬖叔曰女為君目等句文勢相似蔡於彼亦似未得理解

禮檀弓下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鄭注以讀作已句絕吳氏澄讀得字句絕偉謂二說俱似未慳竊謂上十二字當一句讀謂余以人之母嘗試已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試巧即於女為病乎病猶病不得其眾之病謂憂也言儻使康子之母不死女豈將以不得以之試巧而反為憂乎深譏之也二者乎字自相呼應成文上篇

愚慮錄 卷一 墨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二也與字亦自相呼應成文句法正同陳深源又一說作一句讀得之而云則亦豈不得自以己母試巧而不用禮乎說曲

詩不留不処三事就緒毛傳為立三有事之臣鄭箋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処於是也汝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曹氏粹中輔氏廣張氏榜徐氏鳳彩皆宗鄭而不用豫告之說偉按此章方戒師旅若即言還師安農則下三四五三章大言戰事者又如何接得去鄭之易毛正見及此故以豫告言之惟方命休父陳行戒師又忽命豫告徐人亦嫌驛雜其云使軍將豫告尤屬經外添出竊謂此當為召公敘休父整師之敏

捷上左右陳行四句是王命休父之辭故此二句乃實敘陳行戒師之事下則率淮浦省除土之事也不留不処謂不留滯不情逸也三事三卿之事即牧誓所謂司徒司馬司空也蓋司徒徒眾司馬主戰陳司空主營壘於行軍為急故彼文亦以御事目之若太宰宗伯司寇雖有事亦僅矣故不及也就緒謂其事皆成有業次而可啟行也故下章即繼以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云云

余正歸異出同流肥毛氏我思肥泉下接此以注詩而郭氏即援毛傳以注余正其實肥泉之如何歸異出同流此諸儒俱無塙指是詩之肥泉與余正之肥偶名同耳毛郭特據文轉引或非事實也今思得三處皆所歸異而出

愚慮錄 卷一 墨

同流其是否即經所指為肥者則未敢臆斷也一淮水體水禮亦同出桐柏縣西之胎簪山桐柏山西同東流其分而東南者為淮東北者為醴淮自歸海醴則由東北而北而西入唐河以入漢入江而歸海一為湘水灘水同出廣西興安縣南之海陽山同北流數十里至縣東南始分異分而北者為湘分而西而南者為灘湘北入洞庭以入江而歸海灘南至梧州府會潯江而東入廣東至廣州府南歸海一為一泡江禮社江同出雲南雲南縣西北境梁王山同南流數十里至縣城西北始分異分而東者為一泡分而南者為禮社一泡由東而北以入金沙江會岷江而歸海禮社南入安南國以歸海若同源異流而於未入海

前復合者則不可勝紀又按校勘記引惠棟云水經注引
作歸異出同曰肥倬按作曰於文似順其實非也出同流
者謂出處同流數里若數十里耳若作歸異出同曰肥則
與同出一山而山陰山陽本不同源者混矣流是經文著
意字

考工記車人為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
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
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
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倬按此鄭注本
明而解家多亂之鄭謂庇末下前曲接耒是庇仍是耒不
及耒耒耒非車人所為也而賈疏云庇者耒之面程氏瑤
愚慮錄 卷一 巽

田考工創物小記家以庇為耒則經云柔地欲直庇者豈
耒可以直接耒乎解者謂較句者稍直即謂之直然耒之
接耒以橫承直而又句固不得言直也
鄭解倨句磬折句謂中地之耒其庇與直磬折是謂耒末
之曲與耒中之直成磬折之形程氏誤以耒之接耒當之
夫耒之接耒必句於矩乃可用句於矩謂較句若磬折則倨句
一矩有半矣加半矩也尚可用乎此極易知而諸圖皆
誤殊不可解蓋庇乃耒末之一尺一寸曲向耒背反挑者
諸圖末近耒諸圖末近耒向耒背而鄭謂之前曲以經以耒向耒背一
處皆直但誤向耒背而鄭謂之前曲以經以耒向耒背一
邊為內故謂之前曲也諸誤皆從此生經云緣其外外謂向耒面
一邊云以弦其內內謂耒背一邊必以耒面為外背為內
耒末之上下皆曲背耒作反抱形當車人採耒時向耒末加

耒故以穹一面為外曲一面為內勢當然也而方氏苞周
宮集注謂弦其內謂據底面至句下直量之其意以曲一
邊向耒面所謂向人身作抱勢也夫耒必反挑向耒背則
耒之刺土乃便今俗謂仰耒覆斧謂耒之中穹向耒面上
下皆反挑有似人之仰形若向耒面曲抱則其耒尚堪用
乎鄭解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謂緣外六尺有六寸內
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耕者以田器為度宜耒異材不在
數中而程氏圖其六尺連耒計之夫使耒弦中步欲便量
地耳若連耒為數能便於量乎賈疏謂量地時脫去耒而
用之夫耒背耒反抱弦在耒後以耒向上置地則上句之
首與庇末著地而中直穹起在上略似今步弓形故鄭云
愚慮錄 卷一 巽

為度宜若必脫耒以量不拙鈍已甚乎蓋賈意亦以內弦
為向耒面一邊故必須脫耒乃可量方氏之誤正沿賈也
其鄭云耒異材不在數中者謂耒材非耒人所為此所言
乃無耒之耒故不在數中也經云以至於首者首謂耒上
端盡處耳而諸圖皆於上端加橫木亦不備用云直庇句
庇者直庇謂反挑勢少句庇謂反挑勢多易繫辭云採木
為耒蓋略似採斲故以車人兼之其上句及庇皆當作圖
屈勢而程氏圖作矩折形則發土時必裂矣至歧頭不歧
頭之說先鄭謂歧頭後鄭今時亦有二種堅厚者不歧頭
利墾荒及發石碯薄者歧頭利常用然不歧頭者耒口仍
平但較狹無同角而諸圖皆作尖形於發土奚取又陳

氏祥道混起於耨方氏亦謂以金刺土者曰耨耨前接於耨按耨今俗名刮子豈得接耨皆非是

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出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鄭注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

之稅粟俸按重罰懲民亦須酌其力所能勝三倍已不能堪況二十五倍乎且同一懲情又何輕重懸絕也竊謂里

布謂如其同里每宅所出之布屋粟謂如同屋夫三為屋每田所出之粟蓋歲有各方豐凶宅田有高下肥瘠故必以里

與屋為之準今業戶責佃戶賠租必以上下田為則即其意也布謂布帛之布罰从其類故不毛者仍罰布猶不耕

者仍罰粟也布言里而粟言屋者里以宅計屋以田計各愚慮錄 卷一 巽

从其類也或多舉里或寡舉屋者屋取其切近里則村居之統名故取之也

禮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鄭注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孔疏

以四時寒暑水旱不見周禮大宗伯職文家謂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愆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之禮非關正

禮之事故不列於宗伯是以康成之意謂此諸神為祈禱之禮偉按此與天地日月為類不應非關正禮大宗伯所

列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特約舉大綱言之其實皆在所統如月令四時迎氣掌於大史而大史為宗伯屬官迎寒暑

掌於籒章籒章亦宗伯屬官迎既有樂則必有祭可知若

水旱則宗伯本有雨師之祭則常雩之祀亦掌於宗伯甚明是此經所載皆當以常祀言即聞有災異祈禱之事亦

合於正祭壇行禮然命名之義則當以正祭為主況時之泰昭並不見有祈禱之義而雩宗宗字鄭破為榮義亦未

恆辨已見前是鄭讀為禳祈者誤也陸釋文謂王肅作祖迎陳氏集說申之云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

送之引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為證然俸按周禮有迎無送而月令四時迎氣亦無送則寒暑固無送禮陳

謂送之亦必有其禮自是凡說非也王說雖別見孔叢子然不張子駁鄭注而謂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日坎而足據已故曰相近於坎壇竊謂諸祭皆有定所不應寒暑獨異

愚慮錄 卷一 巽

且一祭而判近日近月說尤未恆按諸儒皆以相近為祭名竊疑自泰壇至雩宗凡八不應七者皆有祭所名而寒

暑獨無此與四方山川之祭非止一處不能有定名者自是不同相近當為寒暑祭所名其義相孤虛王相之相近

附近之近其所以取義於相近者則主於迎寒迎暑之正祭蓋寒盛冬水而迎則於仲秋仲秋金王而水相暑盛夏

火而迎於仲春仲春木王而火相此時盛寒盛暑皆未屆而已有寢寢日近之勢故名之曰相近其云於坎壇者蓋

其他祭所坎則竟坎壇則竟壇故不煩指明為坎為壇惟此則同一所而有一坎一壇鄭謂寒於坎暑於壇者不誤

故異其文曰相近於坎壇猶言為寒暑祭所於坎壇也

祭義般人貴辭周人貴肩按般何質故取味美周尙文故取在前

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偉按此當指始制禮者言上句行字卽創制之謂蓋明不周到仁不普徧則創制時於敬賤取易遺漏若遵而行之則不待明者仁者能矣

周禮甸師祭祀共野果蔬之薦方氏周官集注場人凡祭祀共果蔬此則專薦宗廟與解家多从之偉按同言祭祀不應強爲分別按場人職云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蔬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蔬而此文則

云野果蔬之薦是場人所共乃得之樹藝者甸師所共乃得之采取者此其別也野果蔬謂植根淺芟之屬不植於

愚慮錄

卷一

兕

場圃者甸人掌蕭茅薪蒸故使兼采取爲便或謂甸師專主宗廟之薦新場人則兼蒔籩豆之實或謂果蔬用多故使兩共且以苟不熟恐俱屬肌說

禮祭義至弟近乎霸鄭注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石梁王氏則直以爲非孔子之言項氏安世云古之所謂霸者卽伯字也諸侯之長也自孟子荀子推明王霸之辨而後學者以霸爲羞故此章豈不可通殊不知孟荀所闢謂春秋

時五霸耳由威文以前堯舜之四岳夏殷之二伯文武時周召爲二伯成王時太公爲侯伯康王時召公畢公爲二伯是亦可蓋乎後儒多是鄭王而非項氏偉謂項說是也

霸之本義爲月霸故从月羣聲卽今魄字說文引周書曰

哉生霸漢志引武成顧命魄字皆作霸於王霸義無所取

其爲伯之段借無疑故朱子注論語亦云霸與伯同長也弟上世之伯諸侯功德崇優天子乃命之至桓文則以譎詐力征而得之是劣在桓文非劣在伯故孔子貶桓文而未嘗斥伯猶惡幽厲不得并以斥王也論語憲問篇義與

此合不得謂此非孔子言矣經解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亦爲孔子言焉氏斥之是非至孟子所以斥伯者以春秋以後習見桓文之以譎詐力征得伯豈以伯爲譎詐力征之通號至戰國而尤甚

故孟子不得不斥猶周易屢言利而孟子則痛絕之者皆迫於時勢使然也後人不達六書段借之旨又不知孟子所以斥伯之意故此經豈致紛紜然亦何竟并忘朱注邪

愚慮錄

卷一

辛

愚慮錄卷一終

愚慮錄卷二

丁亥 諸賢陳 偉

禮祭義言郊之祭周人祭日以朝及闕鄭注以朝及闕謂終日有事劉氏敞云此言周人尚赤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闕解家皆从鄭偉按劉說似不誤郊特牲言郊謂掃地而祭器用陶匏牲用犢蒲越橐鞞之尚則其禮之簡質可知故禮器云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僞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鄭彼注以祭天言不誤禮器又云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饋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疏謂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又云灌用鬱鬯轉卑味須轉多也皆不誤是

愚慮錄 卷二

則諸侯之膳天子雖鬱鬯尚無之更無論籩豆脯醢祭天自當準此郊祭有苑者故朱子詩我將傳亦云祭天於圜丘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又禮器郊特牲皆言郊血而周語云禘郊之祀則有全烝是郊祭之禮薦血并升一全犢而已國語章注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凡郊禘皆血腥按而巳郊特牲明言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是全烝仍是腥牛且羴栗之積全牛亦無饗可煮章說不誤禮器疏引此以爲郊祭有熱之證失之又國語全烝與房烝對文房烝不用烝則全烝禮物如此則禮節必不能解丘之集六變亦較方澤宗正祭如此則祀必無大加據諸經所載則郊祭不必終日有事蓋無可疑又郊特牲云鄉爲田燭在聽祭報之下被袞象天之上是始祭之時日尙未明必須燭

照對所云猶逮及闕者經有明證及者據下接上之詞論語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公羊傳祖之所逮闕也何注可及問聞知者皆與此及字義同 四月下同

月令五藏之祭許叔重引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謂月令與之同鄭康成駁之云今醫疾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偉按鄭說質切有據非空言之爭是已然其自爲說則謂以五藏之上下次之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其解祭先心句則云心次肺竊謂一歲之次首春終冬既以後屬冬則前當屬春不當用兵家陳圖前南

愚慮錄 卷二

次東次西次北之說且脾位在心肝之下所說亦未爲得馬氏晞孟謂五行勝者則王所遇勝者則死故先王各於其時養所遇勝者也故春祭先脾夏祭先肺秋祭先肝至其解冬祭先腎則云反其本中央祭先心則云土於氣爲中而主五行殊嫌牽強陳氏集說謂春夏秋皆祭先所勝意略同馬其解先心先腎亦略取馬說而於先心添出又火生土一語若然則春何以不先腎夏何以不先肝秋何以不先脾冬何以不先肺乎尤屬無謂竊謂諸說之紛拏皆苦於先心先腎二句鄭氏所以強从五藏上下生義者亦以此二句故至張氏慮謂心當作腎腎當作心則又太武斷矣竊謂五行之氣乘時而王而人五藏之氣應之故

春時木王肝得氣故易乘土夏時火王心得氣故易尅金
秋時金王肺得氣故易尅木故各祭所先者乃以脾補脾
以肺補肺以肝補肝之義馬氏說不誤其中央之所以不
祭腎而祭心冬之所以不祭心而祭腎者按腎謂先天本
脾爲後天本有生無尅脾土愈王腎愈得所蔭腎水愈盛
心愈得所交故兩藏獨不先祭所勝而互易之以示意古
人創制固無微不至

孟子可謂曰知趙注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十一字
焦氏正義引說文可肯也尔正肯可也謂首肯而謂之
曰吾乃今知猶覺也亦解也偉按焦義與趙數異解知
字焦說近是解可謂曰字則皆不免紆曲未注引或說云

愚慮錄

卷二

三

皆謂世子之知禮與注小異於義亦終未愜然朱子本疑
有關誤固無容突辨竊按上文父兄百官皆不悅曰云云
是不知喪之合當三年至是世子竭誠行之乃知喪之三
年是天理人情合當如此故云可謂曰知可謂曰云者乃
記者从旁酌許之詞所以證風艸必偃之驗也或謂可字
非是經文疑無闕誤
禮祭義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鄭注夏者尊卑著
而秋萬物成孔疏夏爲炎暑故爲易盛秋之時雲功成就
故爲雲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冬蒸對夏禘
葉氏夢得曰盛止及於禘嘗而不及於蒸者蓋易達於春
物方蠢動雲終於冬物已退藏以上三說於嘗一層皆添
出物字轉似遺卻雲字

陳氏集說引方氏云易道常饒雲道常乏饒故及於夏始
爲盛焉之故及於秋已爲盛矣偉按諸說似皆未愜竊疑
此本以雲易言易之道易以順行雲以逆轉此禘所以爲
易之盛嘗所以爲雲之盛歟

曲禮儼若思鄭注人之坐思兒必儼然後儒說皆从之偉
按此似不可專以兒言經言若思明此時本無思矣無思
而若思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神情也易言敬以直內儼
卽敬若思卽直內意

詩商頌方斲是虔毛傳虔敬也孔疏虔敬釋詁文按尔正
文也疏鄭箋云正斲於樾上疏謂用尔正釋宮樾謂之樾
蓋誤託鄭箋云正斲於樾上疏謂用尔正釋宮樾謂之樾
義未傳虔亦截也季氏本謂如虔劉之虔偉按如鄭說既
須斲字於是字亦礙如朱說虔本訓殺轉訓爲截義亦近
曲且截卽上文斲義於文爲複又經文始斲繼遷繼斲乃
成禘成榘本極有次序若虔又訓截亦嫌錯出竊謂毛義
本直截了當鄭朱之所易毛者蓋以斲乃匠人之事不必
言敬耳偉謂帝王寢席主事者既莊恪以泄之則爲之工
者亦自有肅然不敢輕易意此亦天理人情之自然者也
且方字鄭朱皆訓正於虔之訓敬意尤聯貫閏四月下同
易解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王注程傳以隼與墉謂
皆指六三言虞氏翻以公謂指三言鄭氏汝諧王氏申子
謂隼與墉皆指上言偉按王程以隼謂三是已其謂墉亦
指三言恐未然三爲雲虛之爻不當言墉三處下卦不得

愚慮錄

卷二

四

言高且經言射隼於高墉之上翫於字義隼與墉不當同
取象於一爻鄭氏王氏蓋宗虞義然以射為射本爻殊無
情理如其說則師六五之田有禽利執言比九五之王用
三驅本卦九二之田獲三狐皆將謂執本爻驅本爻獲本
爻乎且易者占書如鄭王說則經所謂无不利者將為筮
得此爻者言乎抑不為筮得此爻者言乎竊謂高墉謂九
四同人九四欲下同六二而為九三所隔故曰乘其墉墉
謂九三也本卦上欲射三而為九四一易所隔故以九四
謂墉墉者堅實隆上非舍爻之象又說卦離為甲冑為龍
為蟹為贏為蚌為龜皆取外實中虛之象墉亦實外虛中
而卦二至四有離象故得與同人之下離皆取象於墉特

愚慮錄

卷二

五

同人三居下卦故不言高此四為上卦故言高也三之取
象於隼者按中孚二易居中四舍分居上下其卦取象飛
鳥以中二易象鳥身之實上下四舍象鳥翼之虛也坎亦
中實上下虛即中孚之單爻者三為坎體伏剛而不中正
居下之上勢有所陵故於鳥為隼也之上云者謂公在高
墉之上而射隼非謂隼在高墉之上也三在四下其不得
言上甚明諸儒蓋不得此二字解故致紛紜其說
詩周頌在此無斃陸釋文音亦朱傳叶丁故反中庸引作
在此無射陸仍音亦朱注音如偉按說文引詩服之無斃
斃厭也羊益切其音如訓敗者則殫之段借書洪範彝倫
攸斃許引作
殫今詩與中庸朱子既皆訓厭與鄭陸同則當音亦無疑

故詩傳云叶丁故反亦謂不叶則本音亦也中庸音如者
朱子據叶音言之耳

說文斃解也从支畢聲詩曰服之無斃斃厭也段氏於解
也下注云此與釋音義同後人區別之偉按斃之同釋經
傳無證竊疑古懈字多段用解此解即懈字懈篆下怠也
懈怠與厭義近朱子中庸不可射思注言厭怠而不敬也
射即斃是朱子綜許義釋之

禮祭義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鄭注宿者
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
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偉按鄭以皆出為事畢
出去則與下及祭之後無別且經文明言如將弗見如以

愚慮錄

卷二

六

為事畢則已勿見矣不得云將鄭既誤解宿者皆出句則
如將弗見句不得不紆曲其義竊謂宿者統指與祭之人
儀禮少牢饋食禮云乃官戒又云宿下乃云宿戒尸按
言特牲饋食禮宿賓在宿尸之後則此所云宿者是宿諸
執事故諸執事不專指賓皆出者指出於室言謂告利
亦皆得言宿者成時賓與祝佐食無在室者故云皆出其立卑靜以正謂
告利成主人出立於戶外或阼階上西面時也斯時惟尸
一人猶在室及祝復入尸即讓而從祝以出矣故孝子之
心如將弗見然
儀禮特牲饋食禮尸盥匱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
鄭注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於門東西上凡向內以入為
左右向外以出為左右吳氏廷華云據下尸入門左即盥

則此在門內之左也言右者彼自入者言則西爲左此自
席制言則西爲右也注云云此處原本似與尸盥之節不
似有誤字合偉按吳說是也少牢饋食禮小祝設槃匱與篚巾於西
階東士虞禮匱水錯於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篚巾在其
東彼二禮皆在門西此無由獨在門東又此文尸入門
左北面盥宗人授巾鄭云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於經殊無
證禮雜記上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門右亦謂門
內之西

孟子宋小國章偉按萬章所謂王政不過以開疆拓土之
略行震威耀武之師耳孟子早已覷破其述湯所以誅
其心喫緊在非富天下句述武所以諷其事喫緊在救
愚慮錄 卷二 七

民水火句至其引東征西怨及匪厥元黃云云是反逼語
非順導語謂湯武惟如此存心如此行事乃有如此應宋
自思能如此否則又將奈楚何其末節不行王政云云
仍是反逼到底故絕不鋪敘王道教養等語如此看則貨
屑敘述也語語於砭宋鍼鋒煞有準對朱注於首節實以
王偃滅滕伐薛敗楚魏兵欲霸天下得之周氏廣業謂
孟子以弔伐望宋王非是

詩豳風毛傳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
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其所以不併月之義毛謂一
之日十之餘也孔疏辨之謂於三之日四之日理有不通
是已其自立說則云日易月舍易則生物舍則成物子月

易氣初動物之芽蘖將生故以日併之已月純易事舍
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併之夏之三月當舍易之
中故日月並言疏以春日月月
皆爲辰月故云偉按易生併日之說已近
牽強至已月舍實未萌而強謂已萌辰月易尙未純而謂
當舍易之中則於理亦有不通也朱傳以一易之月二易
之月言謂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亦殊未愜若然則一舍
之月二舍之月亦可言一之日二之日乎又云周之先公
已用此紀候故周有天下豈以爲一代之正朔則似周先
公竟不奉夏殷正朔者然尤所未安王介甫謂易生則言
日舍生則言月引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爲證
王說與孔不同孔謂一月之日二
月之日王則直以日作月字解 王氏引之駁之謂其襲

愚慮錄 卷二 八

侯果謬說良是戴氏震謂詩辭之體當然說差近是然謂
自一之日可以次而終於十二而卒章九月十月所以不
言十有一之日十有二之日者亦爲失詩辭之體而然然
則四月五月何以不言六之日七之日乎其說殊嫌儻侗
竊謂此四月所以異其併者蓋周雖通用夏正而於建子
之月則周時書無併十有一月建寅之月無併正月者以
正者時王所尊不可改併亦不可以先世之正混之七月
詩爲周公代豳民立言公劉遷豳爲夏時諸侯理合以夏
令立文與他處之通用夏正者又復不同周公既斷不可
以周正加之然竟併建寅月爲正月而併周之正月爲十
有一月以歌於朝寢之上則又似於盍旦之鳴故其辭窮

辭窮則不得不異其俸矣既以子月為一之日寅月為三之日則丑月勢不得俸十有二月丑月既配子月俸二之日故卯月亦配寅月俸四之日以舍易有相從之義且亦於聲歌之文為順也其辰月不俸三月者以卯月俸四之日嫌於以三承四故改俸蠶月至巳月承蠶月之後則無嫌俸四月矣

周禮夏官司右掌羣右之政令鄭注羣右戎右叁右道右李氏嘉會云戎右叁右道右天子乘車之右皆中下大夫為之按道右士李氏概言之耳非司右之屬也司右所掌乃萃車之右故凡國中有勇力者屬焉有事則於是乎取之俸按李說是也其職云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

愚慮錄 卷二 九

其右三右右王之五路豈有卒伍可言其為掌五萃之右無疑蓋三右皆親王身任其事無府史胥徒故不使兼掌羣右而別立司右掌之如鄭說以賤臨貴司右事既難行且若然序官亦當列司右於戎右之上而不當在司士諸子之下周禮通例實相邇者相近也名相邇者相遠也司士掌士治及六軍之士古者文武不分諸子掌國子之倅授之車甲司右掌勇力之士職以賴从三右及五僕皆親王命官亦職以賴从司右與三右無關猶大僕五職與五僕無關也

禮哀公問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俸謂直猶正也順也直言之禮猶名正言順之禮蓋禮之多所曲諱

恆由於婚媾之不正如魯莊公許孟任為夫人昭公諱吳姬為孟子而哀公亦立公子荆母為夫人皆言之不正不順者又安能以治人言既不正不順則上下必不能相敬觀哀公之怒魯夏及魯夏之對哀公其君臣上下之間不相敬甚矣夫子此言固洞燭事幾也鄭注直言謂出政教固屬未安陳氏集說謂或云當作朝廷於形聲皆不相近直是塗改經文不得在破字之例且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篇家語大婚解皆作直言則非謬字甚明

論語葶月注疏本作期阮氏校勘記期皇本作葶今坊刻監本作葶而退補齋刻監本作期俸按集注於問喪章云期音基而此章則訓謂周一歲之月而不作音陸釋文此章及問喪

愚慮錄 卷二 十

章音云期音基是是朱子本同皇本也

功令既遵集注則作葶者是

周禮度人正校人員選鄭注校人謂師圍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前員者平之王氏應電曰馭夫以下前員於校人而中其選者度人差而正之俸按賈疏云凡言正者以尊正卑自趣馬已上並上官非度人所正按馭夫中士度人下士王說之非固不待辨然竊謂鄭說亦似未得鄭所謂圍師圍人雖賤於度人然孟子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尊卑相去亦甚無幾以周禮通例核之當正其選於校人不當正其選於度人蓋無可疑且校人為掌馬總職尊官圍師圍人乃其所屬末吏不當同俸校人竊謂此句與

下三句爲綱謂選馬也按說文員物數也段注本爲物數
引申爲人數然則此當爲馬數矣蓋校人所屬諸職掌馬
唯瘦人爲尤詳故校人十二閑之馬數皆令瘦人正其選
下云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駮六尺以上爲馬其
選法也選時以此正之

孟子離婁章是以惟仁者下凡道揆先王之道及禮學難
善等字及所謂泄泄然不急救正者所指爲不能者皆當
貼法度言諸說隨文詮釋殊嫌前後渙散

書益稷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皋陶賡歌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蔡傳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皋陶賡歌而責難
於君按林氏之奇云帝所歌謂夫元首之起必由股肱之

愚慮錄

卷二

七

喜是君之所望於臣也皋陶之歌謂夫股肱之良必由元
首之明是臣之所望於君也說蓋爲蔡所本偉按孔子曰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如林蔡說君臣皆不先自責而先責
望人於義殊未合竊謂皋陶賡歌之先元首理分當然不
待論舜歌之所以先股肱者乃是推尊臣下觀下帝拜可
見二語皆平列不側串孟子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
敬下謂之尊賢此其義也

孟子雖萬鎰趙注言衆多也許氏曰謂璞玉之價值萬
鎰之金也曰雖萬鎰應作價重而王貴愛之之意說
約所謂物重則不得輕與人是也若如蒙引因對國家看
謂價值之小便與必使語氣不順按許說是也如趙說

玉多自不得不使玉人治之雖字殊無謂矣氏說亦是
唯謂作價值小便與必使語氣不順則未然如經文云雖
錙銖必使玉人彫琢之語氣何嘗不順竊謂萬鎰爲二十
萬兩是一玉值金萬二千五百斤矣如孟子意在輕玉必
不當舉此言之

周禮醢人箔菹先鄭云箔水中魚衣後鄭云箔箭萌陸釋
文箔音迨尔正作箚同司農云水中魚衣也當從來反段
氏漢讀攷云說文艸部曰箔水青衣也从艸治聲阮氏尔
記此艸生水中故字从艸从水台聲朱氏通訓亦云疑从水艸台聲當據正此先鄭說也然則
先鄭本作箔後鄭易箔爲箚用尔正箭萌之訓郭景純引
周禮菹菹鴈醢用後鄭說也箚从竹急聲亦見說文而今

愚慮錄

卷二

七

本周禮經文作箔實混誤不成字偉按段說是也釋文司
農徒來反則亦謂先鄭作箔矣竊謂其義當從先鄭不煩
破字下文既有筍菹此不必有箚菹古人蘋藻之屬本爲
祭品箔正其類又尔正薄石衣郭注水箔也今本箔作若
若當據正一名石髮江東食之偉按今肆中箔菜亦名髮
菜是箔今人尙食之後鄭好破字殊無謂至集韻諸書增
箔字則正據誤本周禮耳

禮文王世子一有元良鄭注一一人也孔疏一人謂世子
也言世子有大善陳氏集說一有書作一人偉按今讀者
皆改有字作人蓋用陳說竊按家語子貢問篇亦作一有
則非誤字甚明然注疏說亦殊可疑按左氏哀十六年傳

孔某卒公誅之曰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子贛曰俾一人非名也杜注天子俾一人此經方嚴辨父在則禮然則世子安得俾一人且經無人字弟云一亦嫌不辭竊謂一有猶皆有也禮運一得於天下疏以一皆得釋之陳云一得猶皆得也皆不誤此義當同上又父師徐氏師曾謂即前師保傳義與書微子篇合是也一有元良謂樂正父師皆有大善之人也下云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者謂樂正父師皆有大善之人而萬國以貞者以能論教世子之謂也

偉按書禹貢賦言錯者四冀言上上錯上上更無上則必

下錯弟二等矣揚言下上上錯明言上錯則錯弟六不下

錯弟八矣蔡傳謂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誤本孔疏辨見下梁言

愚慮錄 卷二 三

下中三錯則上下皆錯一等與本等為三也唯豫言錯上

中今本孔傳謂上錯弟一解家皆从之孔疏冀州下云多

者為正少者為雜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

上而後言錯豫州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

上中孔意以錯字在下即為下錯錯字在上即為上錯其

說於揚州下上上錯說不去故又自解云揚州云下上上

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上中下上上

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鄭氏曉因之豈解錯上

中謂皆本品之中若出本品則變文如揚州也竊謂禹以

三品分九等者不過取其標目簡明非於每品之界有營

域義例下上之視中下與上中之視上上等耳孔鄭殊強

作解事竊謂諸州皆先言本等而後言錯者以所錯者少故據本等立文而錯增見豫則所錯獨多統核之乃當上中故據錯立文而後言上中也所錯多至以錯立文則上錯下錯自當皆有可不必言矣

論語為難能也集注子張行過高偉按行字當讀去聲或

問子游之所謂難能者蓋美之之辭而有譏之之意故又

曰然而未仁朱子意甚明自條辨有張恰好為難能語時

解家將為字說煞而注中行字讀平聲竊謂此為字與孟

子為可幾及為字同須活看如條辨說則然而字全無精

彩矣

詩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毛傳螟蛉桑蟲也螺贏蒲盧也負

持也鄭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

子其注中庸蒲盧亦同偉按揚雄法言學行篇螟蛉之子

蠶而逢果贏祝之曰頹我頹我久則肖之矣是鄭所本後

儒皆从之段成式酉易雜俎書蠶多蠶蠶窠蠶即祝聲

可聽開而視之悉是小蜘蛛以泥隔之乃知不獨負桑蟲

也按段意謂螺贏兼化桑蟲為己子至陶氏本艸蠶注

始云今一種蜂黑色腰甚細銜泥於人壁及器物邊作房

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

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為糧也其一種入

蘆竹管中者亦取艸上青蟲詩云螟蛉有子果贏負之言

細腰之物無雌列子純蠶其名稱蠶說文細腰純蠶無子皆取青蟲教祝便變

細腰之物無雌列子純蠶其名稱蠶說文細腰純蠶無子皆取青蟲教祝便變

愚慮錄 卷二 四

戎已子斯為謬矣造詩者未嘗而夫子何為因其僻邪按陶說螺贏負螟蛉狀甚堪繫駁詩則非蘇氏頌駁陶謂陶所說卵如粟者未必祝蟲而成邵氏亦正正義取之偉嘗屢剖視之其初卵細如粟時小蜘蛛近十數其後子成蛹將蛻故能食與蠶蛹不食者不同蓋在蛹翅之間唯一二而已則非化明甚李氏時珍謂其蜂雙雙往來必是雌雄驗之亦鳩羅氏亦正翼俯陶說實當物理而譏其不知詩之本旨當已其訓似為似續之似亦得唯以國君之民為他人所取為說則用注疏義竊謂細說詩義當以朱子訓兄弟相戒者為合唯朱子螟蛉螺贏仍用鄭說故解中原二句謂與善道人皆可行本文二句謂與不似者

愚慮錄

卷二

五

可教而似上下參差詩中殊無此興體竊謂本文二句與上二句本一例以庶民之取菽螺贏之取螟蛉喻勤於取善耳故又云教誨介子式穀似之詩小宛序大夫刺幽王也朱傳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偉謂朱說小序義正相通蓋詩本為兄弟相戒而作而以是詩聞之王乃即所以刺王說見上民勞板序傳箋意在宗序而義多窒礙朱子德傳箋乃并德序亦化稍過諸篇多賴此禮月令王瓜生偉按此凡數說鄭注葦擊也張氏廣疋蔘菇瓜瓢王瓜也郭氏亦疋鉤蔘姑注鉤瓢也一名王瓜釋文引字林云瓢瓢王瓜也本艸王瓜一名土瓜蘇氏頌曰

月令王瓜生即此也廣疋土瓜芴也亦疋葦芴注即土瓜也高氏呂覽王葦生注葦或作瓜瓢瓢也其注淮南時則篇王瓜括樓也張氏慮曰王瓜大瓜也種最多有大有小以大者為善陳氏集說申鄭云葦擊本艸作菘葵陶氏按本艸有葦擊有菘葵廣疋菘擊狗脊也本艸又別有狗脊攷其名傳則菘葵日華本艸名王瓜艸葦日華名白菘葵本經狗脊名百枝吳普謂葦擊亦名百枝別錄葦擊名赤節吳普狗脊亦名赤節又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艸謂狗脊一名葦擊別錄括樓一名黃瓜牽引紛亂幾為目眩頭暈竊謂月令紀候之物皆有定指張氏慮泛謂至為大其誤顯然不待辨廣疋亦疋郭注字林本艸訓義皆同當从之

愚慮錄

卷二

六

鄭訓葦擊蓋因菘葵亦作菘擊有王瓜艸之名而葦擊又有白菘葵之名牽涉而誤然鄭名既兩歧又本有未聞孰是語無庸深求高氏訓括樓則以瓢瓢與瓢瓢形近黃瓜與王瓜音混而誤廣疋亦疋注之土瓜白為芴之別名與此王瓜之別名土瓜名偶同耳至葦擊菘葵狗脊併謂葦互故廣疋亦誤以菘擊為狗脊也其狀郭云實如瓠瓜正亦疋甚隘其本艸注今土瓜生離隙借于熟時亦如瓠力唐本注云葉似栝樓圓無叉陶注栝樓葉有叉子生青熟赤蘇氏恭云瓜大似棗寇氏宗頤云瓜徑寸長二寸許上數圓下尖長七八月熟其中子如蠅頭李氏時珍謂三月生苗嫩時可茹其蔓一葉之下二鬚故俚人呼為公公鬚葉

圓如馬蹏而有尖面青背淡澀而不光六七月開五出小
黃花成簇結子纍纍熟時有紅黃二色皮亦粗澀根可澄
粉甚白須深掘二三尺乃得正根江西人栽之取根作蔬食味如山藥
偉按王瓜之於栝樓葉相似但無歧實相似弟差小根皆
極深皆可澄粉入藥功用亦相近蓋一類二種也又王瓜
一名老鴉瓜李氏謂鴉喜食之是名瓜仍以實得名與栝
樓之名天瓜黃瓜同而陳氏云謂之瓜者以根之似自是
謬說又本艸菜部胡瓜亦名黃瓜李云張騫使西域得種
故名胡瓜陳藏器謂北人避石勒諱改呼黃瓜杜氏拾遺
錄謂隋大業四年避諱改胡瓜為黃瓜說攷異今俗以月
令王瓜生即此誤矣

愚慮錄

卷二

七

論語詩三百朱注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偉
按朱說本孔注義自可通然竊按六笙詩無辭商頌五篇
為前代詩孔子从周故不數及觀其編詩獨增卷末可見
如此亦適合三百之數

古者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是詩章乃一
代課士之功令故孔子編詩以尊周為主而增商頌於末
書則記載時事而不以為功令故編書得首唐虞堯典漢
唐書見而終周

詩做笱序叁人惡魯桓公數弱不能防閑文姜宋子云桓
當作莊偉按朱子所以改序者蓋以文姜如叁春秋屢書
於莊世而桓唯十八年一書竊謂易謹童牛之牯防閑正

當謹於其始觀申繻之諫以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為
辭是如叁之意起於文姜戀叁侯可見魯桓正苦數弱不
能防閑耳叁人之刺猶申繻意也惠氏周惕云其从如雲
隱然桓公亦在从之內可謂獨見郝氏敬云子之於母
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妻則同做笱耳故做笱刺夫猗嗟刺
子序說各有攸當也

其魚魴魴鄭箋魴似魴而弱鱗正義引陸機疏魴似魴厚
而頭大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魴或謂之魴偉按
陸說誤也鄭言似魴魴頭甚小若頭大即不得似魴矣蓋
魴與魴為一魚頭不大頭大者魴也別為一魚今俗呼胖
頭魚者是也按陸氏碑正魴魚色白北土皆呼白魴西征

愚慮錄

卷二

六

賦素魴揚鬚陸又云魴好羣行故曰魴魴字从連連亦與
義廣正云魴魴也李氏時珍云魴魚頭小形扁細鱗肥腹
其色最白按此魚俗正呼魴魚狀李所云固似魴也魴字
亦段用魴詳見段氏說漢書司馬相如傳魴魴魴郭氏
璞注魴似魴而黑正字通魴魚俗呼黑魴說文魴魴二篆
聯比而魴篆別出許亦不言魴魴為一然上文魴魴實一魚
也亦不以魴為魴矣李氏云魴之美在腹魴之美在頭首
有大小之殊色有黑白之異偉目驗之李說不可易也

余正魴魴郭注魴魴也邢疏今魴魚也又云舍人云魴一
名魴郭所不取詩魚麗魴魴孔疏釋傳徧檢諸本或作
魴魴或作魴魴定本魴魴魴與魴音同偉按郭注誤也詩

定本作鯛亦誤詩鯉鯉疏孫炎以為鯉鯉一魚是孫氏同舍人矣彼經釋文毛及前儒鯉為鯉焦氏循云毛於鯉訓鯉見備於鯉訓鮪則鯉亦必訓鯉竊謂焦說甚精當毛作鯉鯉無疑也其鯛之別名字當作鯉說文鯛下云一曰鯉也蓋後人因郭既訓鯉豕改經文就之段氏謂漢人所改說蠶即鯉以母代子字又名鯛魚是本經正與說文合也陶氏本艸注蠶今皆作鯉字是陶意亦謂當作蠶矣鯉為鯉郭訓鯉為鯉魚不誤今俗猶呼之鯉渾也謂其形渾然也鯉鯉雙聲字鯉之言圓也形似青魚但背不青為異畜魚者飼以艸故亦名艸魚鯉亦名烏魚首有七星字亦作鯉廣疋鯉鯉鯛也至本艸圖

愚慮錄

卷二

九

經以為黑鯉陸氏埤疋以為元鯉綱目以為烏鯉則皆因郭注而誤而本經自不誤也李氏時珍謂首有七星夜朝北斗有自然之禮故謂之鯉又按鱗陶注以為公蠹蛇所化然亦有相生者性至難死猶有蛇性李氏時珍謂頭尾相等頗類腹蛇背腹有蠶連尾尾無歧形狀可憎氣息腥惡北人絕之韓詩外傳南假子過程本本為之烹鯉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鯉魚按近時北人猶無食此者是北人之不食鯉古今所同詩作於北人何以歌為佐酒佳品乎若鯉魚則今北人燕會皆珍之亦疋當从舍人為鯉鮪連文相訓無疑其下文鯉大鯛小者鮪自為釋鮪與此文不涉其說文鯉鮪也鯉也當別為一魚按廣韻鮪大鮪也說文鮪大鮪也是

鮪鮪二魚古本有通名者六書故鯉同鮪鮪亦鮪屬王氏引之云今揚州人謂大鮪為鮪子故鮪亦通名鮪許不必全用亦疋文也

鯉鮪郭注鯉今假額白魚假額諸本皆作鯉惟六書故引作假鮪別名鯉江東呼鮪為鮪邢疏孫炎曰鯉一名鮪按孫注當从郭以為二魚者誤按詩鯉鯉傳鯉鮪也說文鮪鯉也鯉或作鯉詩釋文毛及前儒皆以鮪釋鯉是陸所見不獨毛矣羅氏亦疋翼鯉魚假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謂之鮪魚是假額正是鮪魚郭所云白魚者即廣疋所云鮪鮪也玉篇鮪白魚也字亦作橋說苑政理篇謂之陽橋尚書大傳橋木高而仰白魚頭尾俱昂故名今俗猶呼鱸白正

愚慮錄

卷二

辛

與假額相反不知郭何以云亦若鮪魚則額正假什與諸魚迥別又說文鮪白魚也當別為一種即鯉也一名鯉魚與鱗形狀無別而有大小之殊本二種也段氏引漢書鯉生指為小魚得之諸家多與鱗混

蝎蝓郭注木中蠶蟲蝓蝓注在糞土中蝓蝓注在木中今雖通名為蝓所在異按郭意謂在木中者雖通名非謂蝓亦通名也蝎蝓桑蠶注即蝓蝓形疏蝓蝓也蝓蝓也蝓蝓也蝓蝓也桑蠶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倅按注不誤邢說誤也蝓蝓蝓蝓為一蟲在土中蝓蝓蝓蝓為一蟲在木中桑蠶則專指在桑者又蝎中之一種也然誤不自邢始方言蝓蝓謂之蝓王氏引之云自闕而東謂之

蟻詩碩人疏引孫炎說同廣疋蛭蝻蝻地蠶蠶蟻蟻
蟻也陶宏景蘇頌本艸注皆不免混涉而孔疏豕有一蟲
六名之說為邢所本陳氏藏器曰蟻蟻居糞土中身短足
長背有毛筋陶氏云以背滾行以夏入秋蛻而為蟬蟻在朽木
中按今驗在生木中朽木反不食陳說尚小誤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筋至春雨
後化為天牛按陳說是也據廣疋名地蠶則不在木名蠶
說文蠶或作蠶象蟲在木中則不在土其為二物明矣
蟻蟻蟻偉按此凡兩讀詩碩人疏引孫炎云蟻蟻謂之蟻
蟻本艸經蟻蟻別錄一名蟻齊一名教齊蟻教皆蟻之聲
轉齊即蟻孟子蟻食實者此以蟻蟻為句蟻為句也莊子
烏足之根為蟻蟻方言蟻蟻謂之蟻王充論衡無形篇蟻

愚慮錄 卷二 三

蟻化而為復育說文齋齋蠶也蠶齋蠶也太平御覽引陸
機疏蟻蟻生糞土中又引博物志蟻蟻以背行駛於用足
此以蟻為句蟻蟻為句也郝氏懿行謂蟻蟻名蟻蟻蟻名
蟻分明不誤偉按蟻蟻之稱所來已古未可便非然於介
疋文義似郝說為順也
蟻齋桑郭注似天牛角長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
中偉按陳氏藏器云蟻蟻化為天牛兩角如水牛色黑背
有白點竊謂化飛之蟲無再入木孔之理蓋齧桑而生子
其中復為桑蠶可目驗也又按蟻諸家皆謂即天牛郭云
似天牛郝氏懿行謂天牛夏月有之俗言出則主雨今齧
桑蟲形似天牛淺黃色角差短說者多不辨之偉按郝說

未知何本今俗呼齧桑者為桑牛曾於割桑木時見初蛻者狀如郭陳
所說非淺黃色也

論語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朱子於或問謂或能終日
不失或能終月不失至集注則改為或日一至或月一至
又引張子內外賓主之語語類家謂日月至焉者心常在
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即便出偉按其
餘包會冉閔在內集注及語類畢竟似太低看聖門鄙意
謂宜从或問至極也謂以日月不違為極至斷不能及三
月耳

禮仲尼燕居夏箒序與孔疏謂大夏文舞之樂偉謂夏即
翟也書羽吹夏翟翟彼疏夏翟共為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

愚慮錄 卷二 三

取此名也不誤周禮染人秋染夏鄭注夏者其類有六曰
暈曰緇曰鶩曰黼曰希曰躋賈疏尔疋釋鳥文詩左手執籥右手
秉翟是夏與籥皆文舞所執也經文罔君相見是諸侯禮
諸侯不得用前代之樂大夏非其所也其陳有韶宋有桑
林是天子之事守魯有四代樂則成王衰周公所賜非此
無用前代樂者參之有韶乃得之陳完之奔微僭相承故
家用之猶季氏僭籥微已

孟子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偉謂此即指冉有言孟子蓋
謂冉有見棄孔子如此然論其罪尚不及連諸侯者況善
戰者乎歷敘三語正為上文況於句還案也蓋冉有以藝
事之選行足民之略其辟草萊任土地必有迥異他人處

無曠士無遊民故賦入自倍其富季氏自必以此致之必非措克之為論語謂之聚斂特甚其辭以責之孔子所以棄之者以季氏愈富強則公室愈弱禍將有不可言者耳孟子先著無能改於其德句可味若泛說則土地闢田野治孟子方謂當慶以地何前後矛盾乃爾乎

余正蠨蛸長踦詩作蠨余正作蠨見阮郭注小龍龍長脚氏校勘記說文亦作蠨

者俗呼為喜子詩蠨蛸在戶孔疏引陸機疏蠨蛸長踦一名長脚荆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

至有喜也幽州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此郭所本偉謂陸郭皆誤喜子特較蜘蛛為扁未嘗小也不能作網惟貼壁作白幕如錢故本艸拾遺名壁錢亦名壁鏡言

愚慮錄

卷二

三

其幕光白如鏡也亦未嘗在戶且詩下云亦可畏伊可懷是明有可畏意在若來著有喜是可喜矣何須言亦可畏乎按朱子詩傳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偉按朱說當从今一種小蜘蛛身狹長足較蜘蛛為長其在網常聚足參差向前若木之櫛梢然故名蠨蛸凡蜘蛛伸縮蠨蛸足不能志不在遠好在戶間布網伺蠨蛸志在縮惟聚向前而已故詩言在戶余正則謂之長踦郝氏懿行謂此蟲作網但有縱理而無橫文如絡絲之狀蓋亦疑郭注為非然其所言之蟲僅能著絲戶角不礙人出入於可畏意無關且其足較蜘蛛未為長也又偉館葉邨見奎後老松鼓間有小蜘蛛綠色大僅如豆而足極長可三四寸

許狀可憎怖此又別一種亦非詩正所云

儀禮特牲饋食禮賓北面拜主人奠解於薦北賓坐取解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賈疏於賓北面拜下云主人西面授賓北面答拜敖氏繼公云主人既奠則復北面拜文不具耳偉謂東面下拜字衍也鄉飲燕射諸禮賓受酬皆無重拜有司徹主人酬長賓亦然注云還東面就其位薦西是鄭本原無拜字也賈敖皆誤

禮仲尼燕居不能詩於禮繆偉謂禮本於性情不能詩則不能理性情以歸於正是禮之从出也先味矣其於施設有不繆乎

愚慮錄

卷二

三

此鳥不卵生口吐其雛後漢書馬融傳注引楊孚異物志云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者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段氏酉陽雜俎兔吐子鷓鴣吐雛寇氏宗爽云曾於公廨后見其巢下有碧色卵殼布地陶說誤也偉按今漁家畜以捕魚曾目觀其卵如雞卵而碧色寇說是也而段氏注說文尚據楊說以解鷓鴣字殊增會郭注固不言胎生也又按李氏時珍云一種鷓鴣鳥或作鷓似鷓鴣而色白人以爲白鷓鷃雌雄相視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口吐其子莊周所謂白鷓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者也昔人誤以吐雛爲鷓鷃蓋鷓鴣聲相近耳偉嘗詢諸漁人云吐雛者俗呼大水胡壺亦呼白鷓鷃謂其善取魚如鷓鷃也張

口甚大背長可二尺鳥亦較鷓鴣為大疑白鷓鴣之名已古故諸說家誤以解介正鷓鴣

攷工記輪人下直二枚鄭注下直二枚者鑿孔下正而上

低二分也其弓箭則撓之平刺其下二分而內之欲令益

之尊終平不冢撓也偉按鄭意蓋謂鑿孔則上低二分弓

箭則下削二分注云平刺者弓箭本下撓故刺其下轉為平也若本不下撓而刺其下則向上勢太

過難為字曲而以箭內鑿則弓上向之勢彌勁然後強曲

弓之外端三分弓之一以為宇曲則弓雖下曲而有力即

冢衣經雨重而不下撓也疏解平刺下二分似欠明晰

周禮司服鄭注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

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劉氏彝

愚慮錄 卷二 美

云鄭說非也交龍為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熊虎為旗周之

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為常而去其衣服之日月星辰乎

鄭氏鑄云日月星辰登於旌旂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裘君

臣無別其說創自康成六經無見也今此經文公之服自

裘冕而下如王則裘冕而上明有日月星辰公不得上服

十二章可知且天子國十有二門旗十有二旂馬十有二

閑圭尺有二寸禮物十有二牢其取法於天之數者非

一何獨於服而有異哉偉按周天子服十二章經中亦有

明證禮郊特牲云王被裘以象天無日月星辰則不得言

象天故鄭彼注亦謂有日月星辰之章唯鄭欲自護其說

因指彼文為魯禮竊謂彼經明言王則非魯禮甚著而皇

氏祖鄭謂魯用王禮故傅王可謂謬說且周天子服九章

而得侯反服十二章於義安乎又彼文郊之祭也上云天

子適四方先柴於魯固何所取乎又其上云天子大社下

云天子大蜡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天子樹瓜華則為天

子禮無疑又彼上文云周之始郊日以至於則不得強指為夏

殷之禮故知被表象天必為周天子服也鄭注之斷為九章

者意以服傅裘冕裘亦作卷義取於龍注周登龍於山賈則當以山為章首

不當以衣名偉按禮明堂位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

於郊而詩閟宮言龍旂承祀旂有日月可專舉龍以名為

龍旂則衣有日月星辰亦何不可專舉龍以名為龍裘乎

愚慮錄 卷二 美

蓋古人稱名不拘猶書之梓材詩之巧言舉目不必定在

首也

禮仲尼燕居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鄭注見其

不達於禮孔疏夔於禮其窮困與偉疑窮如窮理盡性之

窮此句緊承上行之其在人乎來子貢意唯夔能窮行禮

之原與言行禮之人而舉夔為問者以其上方言不能詩

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夔既能詩能樂而

舜命夔教冑有直寬剛簡之語當亦不薄於德故當時伯

夷曾讓夔典禮故子貢舉之也觀下節偏字緊从素字轉

出是夫子之答正鍼對子貢意發論其云是以傳於此名

也謂傳知樂之名節首古之人與古之人也末又重言

古之人也有不足而又不欲輕非意注疏說似於當日問答神情不協

禮坊記民猶淫泆而亂於族鄭注亂族犯非如匹也疏謂坊人同姓淫泆之事倖按族如左氏傳十年傳民不祀非族文十八年十六族之族謂種類也亂族如呂政蕭寶寅之屬上文雖有姑姊妹女子云云然泛指者多姑姊妹女子子特其一端此總結語不得專以宗族言注疏說似非五月下同

表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鄭注仁亦當作民聲之誤倖按古人字多誤仁爲之此仁卽人字也

易十二辟卦之說始於焦延壽爲其說者以復當建子月

愚慮錄

卷二

毛

姤當建午月餘以序配先儒皆無異說倖竊疑之夫易有純陰純陽之卦而歲無純陰純陽之月則自合以陰陽之偏數至極者當二純卦易生於冬至陰生於夏至此決無可疑者朱子謂上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又云云疑者云云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恐皆未可據是易至大雪適消至半晝由是入十一月卽漸不及半晝漸消至冬至而盡而下卽復生其漸生未及小寒則不及半晝至小寒適半晝而卽轉入十二月矣是冬至前後半月易皆未及半晝未及半晝則當以無易晝論夏至亦然故竊謂純乾當配五月純坤當配十一月陰固生於易極而易固生於陰極也由是以推立冬以後一晝外不及有半大雪尙存大半晝則當以一晝論故十月當配剝小寒以後漸

過於半晝未及立春尙未至一晝有半則亦當以一晝論

故十二月當配復四六月亦然如是則否泰三陰三陽之卦正當春秋二分爲陰陽平分似較爲四達不悖又按復象傳言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正十二月之事今古所同至極也至日者言一歲之日至此極止卽月令日窮於次意若以爲冬至則虞書及王制皆云十有一月北巡守不羸相背戾乎然則孔子固以復當十二月矣舊說特以陰陽之生爲姤復而不知四九之月陰陽固未偏數至極不可當純陰純陽卦且亂固生於極治而治亦正生於極亂也若詩及左氏傳以已月爲正陽之月則以午月陰生故以已月爲易之正盛已月未盡之陰分數多於

愚慮錄

卷二

毛

午月初生之陰而以已月爲正盛者一退勢一進勢也總之以姤復之一陰一陽謂始生於冬至夏至則可以姤復分配子午月則不可以其月上十五日尙在消數分內也儀禮士虞禮記將且而耐則薦鄭注薦謂卒哭之祭敖氏云此薦在卒哭之夕薦謂薦脯醢而奠酒也惟主告神以耐期故其禮略曩者既餞尸而送神今復薦於寢以神不可測雖已送之焉知其不在寢也倖按敖說殊無據薦本祭之通稱不得強生訓解然上句云豢卒哭既文義則此薦與卒哭自是兩事鄭說亦恐未然竊疑此薦是指餞尸云將且而耐則薦者謂餞尸之薦爲次日將耐而設也少牢饋食禮主人酌獻上位食節佐食祭酒卒爵拜敖氏

繼公云拜蓋衍文偉按說得之

御案云祝尙不拜既爵則佐食可知偉按上文主人獻祝節卒爵與鄭注亦如佐食授爵乃與翫亦如字是鄭本佐食祭酒卒爵下本無拜字也又按特牲主婦獻佐食云如初謂如主人儀也此文主婦獻佐食不拜既爵則主人儀同可知反覆參證拜為衍字蓋無可疑其祝佐食所以特牲拜卒角而此不拜既爵者鄭注大夫祝佐食賤御案以賓尸故略於正祭之旁禮偉按二義互補也

書盤庚下邦伯今本孔傳二伯及州牧也蔡傳則以諸侯當之偉按蔡所以易孔者蓋以方伯主天下諸侯不當在畿內而王制有內諸侯祿也文耳竊按唐虞時四岳主天

愚慮錄

卷二

无

下諸侯而堯舜於諸事皆名之是常處朝廷統與畿內之事可知殷之二伯唐虞之四岳也又曲禮下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五官為殷時制是殷之方伯即五官之長兼之又安得不常處朝廷若王制內諸侯特借外諸侯對舉成文耳他經固無以王朝公卿為諸侯者且以邦伯為內諸侯之公卿於下文師長為複方伯亦公卿兼之而公卿不其不為方伯者皆為方伯故或舉重言邦伯則以師長盡之又月令春秋迎氣王朝亦有諸侯然朝覲之賓率之迎氣則可於畿內民事無關盤庚不當咨及故竊疑孔得蔡失惟孔言及州牧則王制言八州八伯是王畿之州無州牧甚明其說亦非禮表記仁之難成久矣凡兩見偉按上句是指成己之仁

言下句是指成人之仁言兩觀下文義自見

詩載芟胡考之甯又絲衣胡考之休儀禮少牢饋食禮胡壽保建家室左氏僖二十二年傳雖及胡考偉按胡老人項下垂胡也說文胡牛顛也老人項下皮垂似之此與眉之長毫背之鮐紋皆為壽徵故經文以配壽考考等字周書謚法彌年壽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義皆本此詩毛傳胡壽也左杜解胡考元老之稱雖於經訓未背而字義殊欠明晰或又訓遐訓遠則更紆曲矣

說文自鼻也象鼻形段注今義从也己也自然也皆引申義偉按說文鼻篆下云自始也今俗以作始生子為鼻子是始生即从生義蓋人之胚胎鼻先受形故引申得為从其所以得

愚慮錄

卷二

三

引申為己者竊疑鼻居面中有主象凡俗人爭辨於誇己處恆反指其鼻言我故鼻又得引申為己求文義於古初恆於粗淺近俗之得自然與自在自如意略同則又己義之引申矣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偉按衣繪蓋取象天地裳繡蓋取象人事日月天之取明者天之下示者為星辰地之上配者為山左氏莊二十二年傳山嶽則配天故昔人云下為河嶽上為日星也龍華蟲飛潛之物也下舉潛上舉飛括地諸有矣必舉龍與華蟲者龍變化取其有為華蟲耿介取其有守也人事不外文武二柄文莫重於禮禮莫先於祭宗彝祭器藻祭品故裳繡尊之火粉米養生之具也黼象斧形黻象重弓較義見阮氏學經室集舊解謂

背者謂皆武所有事也日月天也龍華蟲地也星辰山則
介天地之間宗彝藻文也黼黻武也火粉米則介文武之
間蓋饗饗祭禮所重而糧精炊器亦軍營所要也

介正鷄鴛鳥郭注似雉青身白頭偉按釋文胡字或作鷄
玉篇亦云鷄鴛鳥是字本作胡加鳥俗字也按經中胡考
胡壽胡考胡本謂老人項下垂胡引申之亦得為老壽之
俛詩毛傳胡壽也此鳥白頭白頭亦老壽之象故名胡鳥
又按郝氏義疏引吳志諸葛恪傳注所引江表傳白頭翁
謂卽此鳥偉按今俗名白頭翁者大僅如雀亦白頭身青
褐色畫家多繪之郭云似雉則非今所謂白頭翁者矣未
知江表傳果何指也

愚慮錄

卷二

三

穀梁昭八年傳拚禽旅范注拚取眾禽偉按禮樂記進旅
退旅鄭注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叁一也此旅字義當
同之郊特牲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
服其志不貪其得鄭注失伍而獲猶為犯命意正與此相
發蓋上文明言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習武取尙叁一故牧
誓言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叁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
七伐乃止叁焉是以田獵擬之亦須旅進雖當前有禽可
豔豔不得離伍獨出取之故云拚禽旅如注說既與上
下文義不協又與王制諸侯不掩羣羣背楊疏知其失欲
曲通之而卒末由也

書高宗彤日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

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其高宗彤日末句云典祀
無豐于昵偉按蔡傳以昵為禰廟說本馬見釋文王見正義是
已然家執此謂彤祭在禰廟而以序言湯廟者為非則未然
林氏之奇云豐于昵必殺于祖竊謂林說是也雉所以升
湯廟鼎耳而雉者所以著其簡略已甚廟若無人之罪也
必于湯廟者祥發于所重也又按史記載此篇略與序及
經文同其末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
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家作高宗彤日及訓按經文既
俛高宗若作於高宗時則當俛王則史說殊為可信是序紀作書之事
史更詳作書之時文正相足而凡謂祖庚祭高宗之廟及
祖己述高宗事以戒祖庚紛紛之說恐皆未是

愚慮錄

卷二

三

禮表記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鄭注役
之言為也偉按注義似紆竊謂役當與少儀謂之社稷之
役役字同意下為上行事之名也蓋恭儉者仁之實然君
子不敢侈然自行仁也以己之恭儉求為上行仁而已信
讓者禮之實然君子不敢汰然自行禮也以己之信讓求
為上行禮而已兩役字極可翫味書康誥惟厥正人越小
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
惟朕愍正與此互相發

儀禮有司徹雍人合執二俎陳於羊鼎西並皆西縮鄭注
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清羊肉清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
清豕脊清魚敖氏繼公云其北俎次賓以羞羊匕清豕匕

清其南俎司馬以羞羊肉清司士以羞豕胥清魚俾按鄭
 漏次賓誠誤賈疏已辨之其羊匕清羊肉清同一俎豕匕
 清豕胥清魚同一俎之說蓋塙不可易敖之所以易鄭者
 蓋以羞羊匕清之後即羞羊肉清豕匕清豕胥亦然兩俎
 相間為用前俎既羞後俎即載於事為捷如以羊匕清俎
 降後載羊肉清恐濡滯致妨尸待不知羊豕臭味各異如
 以羊匕清羊肉清俎不洗而羞豕匕清豕肉清經無洗其
 臭味之不投特甚不堪食也若豕俎載魚則無是慮故可
 通用又以羊匕清俎羞羊肉清特堂上下一往返間耳諸
 禮中如獻酢酬諸節皆須以一爵往返堂上下不嫌久待
 況此次賓降後尸有席末坐啐酒與坐奠爵拜告旨執爵

愚慮錄

卷二

三

以與主人北面於東楹東答拜諸節何事急急為乎又下
 句覆二疏匕於其上皆西縮是經明謂二俎各覆一匕若
 一俎不羞匕清則覆匕何為乎敖謂南非匕清之俎亦覆
 匕於其上者事未至權加之耳其為曲說顯然敖又云此
 俎將載則更以豕匕加於其北俎既則反之尤近鑿空凡
 造惟鄭云南俎載羊北俎載豕魚似與羊鼎在北豕魚鼎
 在南相反恐未為然下注尸俎謂羊鼎西第一俎賈疏在
 南俎謂羊鼎西之北俎其誤亦同
 穀梁僖四年傳於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
 范注是屈完得其本志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偉按得
 志者不得志也當與以者不以者也桓十四年傳文吉禘者不吉

者也傳文二年一例看得志乎桓公言桓公得其志蓋桓公
 頓兵方城漢水無奈楚何進不能克退將失伯幾於兩窮
 今幸得屈完盟於召陵可以藉手班師是桓公何得志如
 之然以此為得志則正桓之不得志耳故下云以桓公得
 志為僅矣注說既不合傳例下句亦接不上

我將問諸江范注問江邊之民有見之者不偉謂此屈完
 戲玩桓公之辭江當直指江水說左氏君其問諸水濱辭
 意略同屈完之辭如此而桓公乃以盟為得志而退則足
 以見其得志之為僅矣注殊未得傳意楊疏楚人不服罪
 不指王之死也而云問諸江也意亦不以注說為然矣
 禮表記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偉謂命即天

愚慮錄

卷二

三

賦於人之命兼理氣言蓋同此理氣賦諸有形則為命返
 諸無形則為鬼人不知吾身之命與鬼無二理二氣故於
 鬼則嚴憚之於己之命則玩褻之故一則親而不尊一則
 尊而不親論語未知生焉知死正與此互相發下節夏道
 尊命即本節命字欽定義疏命但順其民
 神神即本節鬼字欽定義疏神則周人尊禮則命
 之著於迹而鬼神之發於冥者樂記幽則有鬼注疏命以
 政令言於親而不尊殊說不去應氏鏞云命者造化之所
 以示人者也暴而易見故人玩之亦熒牽強且其解下節
 命字則亦以政令言尤近兩歧
 穀梁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於鄭天子無出出失天下

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偉按傳謂王失天下故書出雖失而人莫敢有其天下故猶得書居與諸侯之出而國爲人有書出奔者不同出居云者言雖出而猶居其位也范注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正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又云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爲國殊皆未安六月書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今本孔傳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鄭氏康成云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見史記周本紀集解王氏後案云鄭意以王父母弟即从父昆弟與已同祖者故以爲祖父母之族鄭又云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者不謂之曰从父昆弟而曰

愚慮錄 卷二

美

王父母弟是欲以母弟見其親也蔡傳昆弟先王之胤也按蔡意蓋同鄭王氏樵云案文勢蓋謂王父弟與母弟耳王父弟即从兄弟也偉按此當从孔說如鄭說紂尙有親昆弟不應舉其疏者且既爲祖父母之族無緣得言母弟如王說則弟字分承王父字母字而王父上又須添一从字於文勢殊不順竊謂諸說之所以易孔者蓋以祖之昆弟不合直傳王父耳偉謂古人簡質天子之伯叔祖伯叔父本有直以祖若父傳者文侯之命直傳爲父義和疏者如此親者可知其書云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可直傳祖何不可直傳王父乎蓋王父是舉其最尊母弟是舉其最親二者棄而宗族無不棄矣孔疏舉尊親以見卑疏是已

惟疏云遺亦棄也則於文義不順陳氏櫟云如昭三年左傳所謂先君之遺姑姊妹得之又孔傳不接之以道以迪訓道于文義亦未愜史記周本紀作不用按尔正釋詁迪進也漢書揚雄傳注迪由也進由皆與用義近史記說可從禮大學身有所忿懣倖疑身字當自爲句如字讀爲下四行之綱下章人字亦一字自爲句爲下五行之綱是其例忿懣等字自當貼心說孔疏以忿懣等字貼身言非是正字只泛指持已接物言章句以用之所謂蓋謂凡人之身內有忿懣等心則持已接物必不能得其正不得其正即下家交關也言故指所施此以如此既不破字且塙是於身心身交關也言故原所發如此既不破字且塙是於身心交關也上發論而其下接出心不在焉句亦分外有精

愚慮錄 卷二

美

彩末煞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尤覺神迴气合孟子外丙二年仲王四年趙注外丙立二年仲王立四年與竹書紀年史記合史記作三程子云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王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與孔沖遠尙書疏合翟氏灑引四書正事括略曰從來序年無先幼後長者今丙二歲王四歲則仲王爲外丙兄何後之邪偉按翟所引是也然不僅惟是竊謂商之以甲乙傳者皆帝者之號譙氏周謂死傳廟主曰甲意略近之觀湯名履而號天乙紂名受而號帝辛可見皆書商二十九主甲乙外皆別有名或不爲無據外此則商王諸子皆當若良見竹書紀年若比干若啟皆不得冢甲乙之號太丁之以丁傳者自蘇配夏郊追崇漸起太甲履尊自

合為父立廟作主故得以丁傅若外丙仲壬皆不即位則與魯良比啟等耳何得有丙王之號乎孔氏以伊訓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為丙壬未嘗即位之證江氏尚書集注云成湯之沒久矣於此言成湯既沒者蓋三篇皆併述成湯三篇謂伊訓故推本之耳偉按江說得之序言既者本包遠近言如周官序言成王既黜殷命成之黜殷命亦久在先是其例也

偉按尚書古文真偽諸說紛紜今以經文讀之今文皆環迴往復反覆譬曉如今人聚坐說話一般古文率多堆砌格言成文如太上感應篇一般其可疑不特朱子所云難讀易讀已也

愚慮錄

卷二

三

穀梁襄十八年傳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范注諸侯同罪大國是不量力必為大國所讎則亦病矣偉按上文非圍而曰圍叁有大焉亦有病焉謂於叁有大之辭有病之辭下云非大而足同與是申明有大焉句又云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是申明有病焉句病仍當貼叁說病如左氏宣十五年傳寡君使元以病告之病謂困也病本謂疾凡困皆謂叁為諸侯所同罪則亦困矣注說失之孟子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集注引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以天道配仁義禮智便於經文不順其引張子論髮髮一條尤為難解至語類以命

字兼氣稟氣數言家愈至糾紛偉按孟子承子思之學多本中庸為說此節當與唯天下至聖節參看仁義禮智即寬裕溫柔四項聖人即聰明睿智皆以生質言蓋生質仁者其於父子必非眾人可及他如仁義禮智皆當切已說此獨當懸空說文勢然也生質義者之於君臣生質禮者之於賓主生質智者之於賢者生質聖者之於天道皆然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天道皆舉重者而言得天獨優故曰命也命者猶俗言天資生就意然論夫渾然至善之性則我與彼亦未嘗有異君子知有性可據以施復焉執焉之功故惟力於下學而不復論天資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自省覺五者皆不及困皆當致力不及亦當致力以求其冬優若弟以所上節性也有命焉云優者自見即非君子不謂命之心矣

愚慮錄

卷二

三

云命字深於性字此節怡性字深於命字又按李氏光地云性也命也乃就世俗所謂性命言之如論語君子也野人也之比偉按口之於味五者亦未嘗不是性仁之於父子五者亦未嘗不是命下兩不謂乃君子用力拗轉以自作其下學之氣之詞與論語所謂野人實非野人君子實非君子者不同李說非是書咸父序堯有祥桑穀其生於朝孔疏祥字句朝字句偉按當穀字讀朝字句觀史記殷本紀而祥桑枯死而去及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可見祥桑穀者猶周禮若蔟氏言天鳥也洪範五行之序偉按萬物之生厥初皆水則渾濛肇判水

爲取先可知水不得火不能生物則生物之先火次於水
可知水火既代先天乾坤行事雨暘迭作寒燠相資而諸
物之生植居動先故木次之盈大地者皆木也木德應不
得金人無奈木何即無奈水火土何故金次之生人居食
服御之需無一不賴於金此金所以得配水火木土也土
者萬物之所歸也終盡之後必歸於土故以之終焉又按
水火木金非土不麗元黃反覆土不終盡以爲將來生水
火木金之基是土者所以成終而即所以成始也貞下即
起元誠信可求仁其理同也

偉按五行相克金之克木以剛克柔也水之克火以柔克
剛也火之克金以剛克剛也木之克土以柔克柔也惟土
愚慮錄 卷二 五

之克水禦水而水初不爲土傷墮水而水即安伏土中其
正直治平康之象乎然則三德亦原本五行

禮表記辭欲巧鄭注巧謂順而說也石梁王氏云決非孔
子之言巧言令色鮮矣仁陳氏集說巧當作考偉按此承
上句情欲信來謂情則欲其信實而辭則不可一味僂直
當加討論脩飾潤色之功朱子論語注巧好以好辭行信
情乃適所以相滌鄭謂順而說者不誤王氏據論語斷非
聖言不知古人美惡不嫌同辭大正令儀台色亦即論語
令色字也但當以意逆志耳孟子是乃仁術也朱注術謂
不好字面巧言與說辭邪辭等自是不同夫子言巧言令
色與美仁者正以其美取仁之言色恐其美致乳仁致以
辭以決之若說辭等字不必言鮮陳氏破字亦擊空無據

禮表記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鄭注上句謂唯宮室
欲改易者得卜之耳注下句謂可建國之処吉則宮廟吉
可知偉按鄭說於經文宅処字本未爲順孔疏謂宅及寢
室須欲改易者得卜之項氏安世云但卜寢室之所宅不
卜宗廟之所処皆承鄭說而誤張子謂諸侯適它國惟卜
宅寢室而已竊謂上文明云諸侯非其國不以筮不筮則
不卜可知張說殊異與經背其解不卜処太廟句謂舍諸
侯祖廟爲常故不卜按此解於本句可通然上句未見爲
在它國則此句自當一例亦不當以居它國言陳氏集說
略用張說而太廟則本國它國混之尤近舍餽竊謂二句
皆指処本國言宅処皆居也天子諸侯路寢成將居則卜

愚慮錄 卷二 早

之其移居他室亦然猶後世卜進屋日也太廟謂月令四
時所処之太廟舉太廟即包左百个矣循月遞交故不須
卜此唯天子所獨故特言天子

詩參風著鄭箋謂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偉按
儀禮皆禮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从降自西階
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是女直从壻出無相俟之節
鄭謂从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以自圓其說按昏
禮女出就車時著若庭皆無壻揖女之文鄭殊擊空添出
孔疏欲強通其說引昏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文謂
夫家引人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
每門而揖不知古人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諸禮具在安見

下堂而出時有揖乎女家無婿俟女之節女至婿家則婿當俟于門外不當于著于庭于堂據此則詩非陳親迎禮甚明朱傳引東萊呂氏說謂女至婿門始見其俟己是已然其意以為女所自作則于著于庭于堂不應俟有三地呂以于庭謂婿道婿及寢門揖入之時于堂謂升自西階之時則昏禮女隨婿入亦無相俟之節其鑿空添出正與鄭同竊按序云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泛指時俗則固當有于著于庭于堂之不同始著次庭次堂亦見世俗簡禮一解甚一解也言我者詩人代身字文家常然

禮緇衣禹立三年百姓以仁豕焉豈必盡仁鄭注百姓傲禹為仁非本性能仁陳氏集說豈必盡仁者言不必朝廷

愚慮錄

卷二

望

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也得一仁人為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俾謂豈必盡仁者言其初百姓豈必盡為仁人乎因禹立三年傲之而後以仁豕耳論語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亦謂其民初固有不仁者鄭意是而措語則過習染不當言本性 陳說殊曲 而禁人以行鄭注禁猶謹也孔疏言禁約謹慎人以行使行顧言也俾謂禁人以行者謂君子禁人以己之行耳蓋君子制行方嚴則民自莫敢為非是即君子之所以禁人也此與上句言字及下剛句言行字皆當貼君子說謂君子道入以其言故于一言之發必先自慮其所終君子禁人以其行故于一行之動必先自稽其所蔽至則民句始推及

其功效下引詩及大正仍是歸重君子意注疏失之書洪範八曰師偉謂師謂教民者司徒雖敷五教然虞之太學掌于樂正后夔則小學之庠自當隸之后夔為伯夷之副則虞時師弟之政不屬于司徒可知故須別為一政治民不外先養後教故入政以食始以師終也今本孔傳及鄭康成皆以師旅言竊謂洪範禹作于治水之時當有真子增益者然一曰等句則為禹作無疑否則不成為九疇矣當在虞世虞世兵刑同官上文司寇已包兵矣此不嫌複出乎虞書有司空司徒而司寇則名士此云司寇者按治寇非用兵不可以司寇名官本重兵一邊甘誓云乃召六卿則夏時兵刑已分兵刑分則專掌刑者必不以司寇名可知而舜命皋陶本有寇

愚慮錄

卷二

望

賊姦宄語是司寇之名必起于有虞兵刑未分之時而自夏以來豕相承因之故禹亦承司空司徒曰司寇也 司空是虞制又按左氏昭十七年傳睢鳩氏司馬也爽鳩氏司寇也此鄭子以後名解前官少皞時但有睢鳩爽鳩名無司馬司寇名也其司馬司寇少皞分而唐虞合者 舜命皋陶受命不讓是即舊職 帝王之興暴庸創制不必盡因申之故知禹亦同虞也 此虞時所作書則當以虞制為斷也 少皞自分唐虞自合至夏以後豕分不復合耳 詩唐風揚之水序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未傳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偉按如朱子說則此詩為晉叛

君父者之辭如序說則是詩人借作叛歸于沃之辭以諷其君以冀俾其一悟仍是忠愛其君之至意所激而發如左氏隱元年傳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語似頌段而意則忠愛莊公之至也朱子說蓋非

書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今本孔傳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于天孔疏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于天言負天一大子蔡傳蓋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子天之下疑有缺文史記魯世家作負子之責鄭康成云不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朱子引晁以道說謂如書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

愚慮錄

卷二

聖

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俾按諸說殊皆未安蔡蓋宗鄭而小變其說然既自謂于天下疑有缺文則亦明知文氣之不貫矣疏義本史記然云負天一大子幾不成辭孔傳及晁說大致略同孔義既未明晁晁謂責取侍子亦近穿鑿竊謂此周公竭志盡忠結想恍惚之語蓋聖人以親祖考者親天故修短吉凶常歸命祖考下云于小子新命蓋庚子三王亦是此意以崇降罪疾歸之高后亦是此意周公則謂武王本無失德三王斷無不愛之今若弗能復延者蓋天數當終三王亦無可如何不能不割愛以从天意措辭迫切豈謂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丕子即元孫以對祖考言則僂元孫以承統緒言則僂丕子

古文尚書太甲上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別尹吉于太甲則此三語非太甲篇文甚明又按上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而書序有咸有一德篇則鄭氏徑指尹吉為咸有一德者是也鄭注吉當為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語也書序以為咸有壹德律按禮中庸末章潛雖伏矣節乃繳足首章慎獨節相在爾室節繳足戒慎恐懼節首二節是言下手末二節是言得手慎獨得手則無惡于志戒慎恐懼得手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奏假無言二節則繳足中和二節首章二節是

愚慮錄

卷二

聖

虛言其理末章二節是實徵其效予懷明德節則繳足天命之謂性節首節是由上順說下末節是由下逆推上馬錢側卧首尾顧照形如刀環矣書康誥非汝封又曰劓刑人孔疏則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刑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王氏鳴盛云僖二十八年左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為坐衛侯不勝刑鍼莊子是周世有臣從君坐之刑但彼用刑而鄭于此注以取當之者春秋之法不盡合周初之制也俾按春秋之刑原難盡憑然周初本無刑刑則王說亦未為得或又以呂刑之刑說文斲篆下引作刑此文以鄭注及左氏傳參之刑亦疑刑字之譌按尚書大傳

為說竊謂夫子周流四方將適舍求毋固苟非禮節所關似不當為此拘泥況內則之文亦是記其一端其確為何禮今不可考如周禮王制孟子之言制度喪禮皆互有不同舊說或謂各記所聞若以為周時通用之禮則不然觀儀禮昏禮三鼎豕魚腊而醬止一公食大夫禮七鼎牛羊豕魚腊腸胃膚而醬亦止一則不必各肉各醬甚明且必以內則為據則內則言食蠋醯而菘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亦均若肉醬之各有所配而子自言飯蔬食飲水則不葡羹明矣食不葡羹肉又何必葡醬乎只緣諸儒皆以二者為常食故訓解煞費幹旋而終有難通也書康誥矧今民罔迪不適今本孔傳况今民無道不之言

愚慮錄 卷二

畢

从教也蔡傳意同偉按如孔蔡說於下文迪屢未同句說不去多方亦云迪屢不靖則不當謂今時之民無以道之則必不能自適於道蓋好暴之民情然也如此解于上下文接湊尤緊

惟厥罪祭傳惟民之罪注疏義不明晰偉按句承上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來當以君之罪言蘇氏軾徑以罪貼我字得之

無我珍享偉按我猶斂子篇我用沈酗于酒之我乃王代康叔我之親之之至其詞乃余諸解似皆未明注疏以享字屬下句義尤未愜禮問喪然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

有劍疾不可以補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鄭注將踊先祖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為一耳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偉按鄭說似未安陳氏集說謂有一疾則廢一禮得之其餘則仍依倚鄭注故致自歧按儀禮士喪禮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其時尙未免袒本經奔喪奔母之喪節先言袒後言免經則喪禮固有踊在袒前袒在免前者記文承上冠不居肉袒之體來故先免次袒次踊耳非便以為喪禮先後之次也陳云免而袒也又按上文冠至尊也云云則不免者或兼不袒亦未可知若其餘義無相礙而使以一疾廢三禮殊屬無謂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者謂能哀雖不葡體亦無甚礙也女子哭泣悲哀以下所以狀哀為主之容舉夫人諸行者言不宜躄貼不踊

愚慮錄 卷一

吳

周禮大宗伯大夫執鴈鄭注鴈取其候時而行禮曲禮下大夫鴈孔疏即引鄭周禮注又引白虎通鴈取飛則行也書堯典二生舊說謂鴈執羔大夫執鴈偉按諸說皆以鴈為鴻雁又須用生而雁必秋來者從是大夫當年無贊矣恐未然按說文雁雁鳥也鴈鴈也各字各義此文當从本義訓賦賦為家禽故可與羔俱用生若雁鳥則當與雉為類用死矣惟經中皆段鴈為雁故鄭孔亦誤以雁解鴈耳 七月下同

書越厥後王後民蔡傳後王後民指受也倖按經並言後王後民後王指受後民當指受之臣今本孔傳以臣訓後民者不誤其解上下文似皆誤下云茲服厥民者執政大臣固當與有服命之責觀君奭篇言文王受殷命歸功五臣可見又書意主以受鑒戒成王而兼及受之臣者下文上下勤恤下亦指周臣言則此自可兼及殷臣蓋古人語固有連類而及者如蔡說恐終難通

儀禮昏禮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从鄭注賓升奠鴈拜主人不答明主為授女耳倖按禮授受主人無不答拜鄭說似未安竊謂壻為迎女而來則此奠鴈再拜自與女行禮耳是時女已當出房外母左故主人不答也女亦不答者在

愚慮錄

卷一

巽

母家當有別也其上文主人迎壻門外再拜者凡婦人無庸門事故主人得自行禮也

禮傳斬衰三升參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總無事其布曰總朱子曰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多于總矣又不知是如何倖按小功以上皆凶服布故以升數之多寡為重輕總與錫錫衰見儀禮喪服記與總雅以皆吉也布也衰也注謂之總者治其縷細細故不以升數為重輕而去其半以示不純吉而已彭氏絲不得其解乃謂斬參大小功升數俱是去其半殊謬

周禮大宗伯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

雞鄭注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說文鴈已見前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倖按膳夫職云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擊見者亦如之則擊為當充庖廚之物似不當論其德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論其德是仁之也蓋古者相見必執物以餽遺故孟子直以饌為交際圭璧寶物也還圭璋為輕財重禮也皮帛服物也羔鴈以下食物也羔為少牢故以為首膳禽莫大於鴈李唐時猶甚重鴈故次之雉亦膳禽之可珍者故又次之鶩雞則民家常膳故取下無他義也解經患深求往往賢者不免

愚慮錄

卷二

辛

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陳氏集說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吳氏澄曰母出謂己母被出而父再娶己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加服繼母之黨與己母之黨同也母死謂己母死而父再娶己母附庸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身雖同己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於己母之黨故不服也倖按吳說是也儀禮喪服傳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是陳說之誤雖然其所以不為繼母之黨服者鄭注雖外親亦無二統倖按喪服小功章君母之父母从母傳曰君母在則不敢不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是妾子尚不服已死君母之黨則繼母之子不服前母之

黨更不待言繼母之子不服前母之黨則前母之子自不得為繼母之黨服矣特妾子必君母不在方不為其黨服前母之子則雖繼母在亦不為其黨服尊同得各伸也記上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又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按妾得為父母服則妾子自當從服妾子既自服其母黨若君母在又服君母之黨則鄭謂外親無二統者亦未然也君母不在則妾子自服其母黨矣其出妻之子所以為繼母之黨服者人不可以無母黨義既不得服己母之黨則不得不附繼母之黨服之此人子之至痛也

投壺順投為入鄭注順投矢本入也偉按孔氏書太甲疏括謂矢末則此矢本入謂鏃先入也投壺矢蓋非鏃疑骨鏃不翦羽者

愚慮錄

卷二

至

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偉按壺口徑二寸半當今裁衣尺一寸七分弱不甚寬廣前矢在壺有礙後投故欲其躍出必實小豆者矢觸豆亦必有隨矢躍出者可為中驗使矢觸壺唇而墜者不能混也
備行備有居處參難鄭注參難參莊可畏難也釋文難乃且反偉按詩桑扈疏難者戒懼之辭參難猶敬慎也當讀如字注說似曲

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攜王好命杜解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顧氏杜解補正引朱鶴齡曰幽王在位十一年計伯服之生不過數歲史記及竹書皆云幽王三年始娶褒姒而褒姒為犬戎所虜必無復立其子之理服未據史記為說正義引汲冢紀

年幽王既弑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太子宜臼于申今本許文公作許男與也統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是攜王者余臣也按此則攜王之攜乃是地名猶厲王流彘詩人謂之汾王左傳翼侯亦其類或以謚法怠政交外曰攜非也偉按顧說是也按宜臼奔申申侯與緡人犬戎弑幽王厥後宜臼立復遣周人戍申律以王法宜臼之為大逆蓋無可道號公尊屬崇爵別立余臣事為近正天不祐周卒以見殺此云奸命乃子朝祖祖之辭非公論也

禮儒行上答之不敢以疑孔疏不敢以疑謂已決竭心力不敢疑貳于君也亦謂雖被信任用不敢猜疑于君上也

愚慮錄

卷二

至

陳氏集說道合則就即信之而不疑無患失之心也呂氏大臨曰上苟知之則必以是道自期不疑乎上之未信而有所屈蓋事道不為貧也方氏慤曰不敢以疑者自信之篤偉按諸說似皆未安竊謂疑謂聳惑其上如范雎鄒衍游于髡之屬遇上見答必故奇其論詭其行使上驚眩怪惑因以奪其心而取高位儒則平坦質實不敢以疑惑之也

其仕有如此者鄭注言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偉按篇內方修陳儒術不應此獨舉小官為說且小官亦不至貧迫若此稱謂此仕字猶論語學而優則仕之仕謂進身也言雖貧迫之至而終不詔以求速進其出仕之異人有

上句云言百官感德思慕解下句云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蔡傳喪為之服也儀禮圻內之民為天子至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過密八音閭氏四書釋地又續百姓指百官蓋有爵士者為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下注脚曰舜帥諸侯為堯三年喪喪並平聲持服曰喪如喪考妣三年即檀弓方喪三年耳豈如蔡傳之云云者哉武氏億引楊用修曰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年禮也四海過密八音禮不下庶人且有農畝服買力役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過密八音而已偉按唐虞喪禮雖無可考平情衡理自當與周制不相遠然蔡氏既指為至衰三月豈當時有復聽其越

愚慮錄

卷三

二

禮任情持考妣三年服之理將修五禮之謂何是蔡說之誤蓋無可疑如楊閻說則人臣為天子服斬衰三年自是常事感代帝王皆然何必獨為堯紀且既以三載屬上句而四海過密八音其限斷勢不能不仍冢三載為說是楊閻亦誤也竊謂三載當從孔傳屬下句春秋繁露煥就密八音三年曰禮通引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張守節史記正義引同是舊讀皆以三載屬下句喪當讀去聲百姓如喪考妣言其哀慕之摯三載四海過密八音言哀慕之久而弗忘惟孔解四海以四夷為說雖本亦正終不如孟子渾言天下為合其孟子謂為堯三年喪則三載過密自足當之閻說殊泥閻謂百姓義二有指百官言者平章百姓與黎民對是有指小民言者百姓不親是竊謂

百姓可指臣言可指民言當亦可統指臣民言此文百姓似統指臣民較合蓋服制有等差而哀情可無隆殺也大戴禮夏小正相粥之時也孔氏補注雞抱卵粥子之時也盧校本作相粥粥呼也偉按盧本似可从下文或曰桴姬伏也粥養也如孔說與或曰義無別蓋古文凡重字皆作二故傳鈔譌作之其時字則黃本本作呼也見孔補注呼謂雌雄相呼書堯典鳥獸孳尾注云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此文正說是言雞之尾或說是言雞之孳程氏瑤田謂已成雛而呼聲粥粥也尚未為安

愚慮錄

卷三

三

瞻字誤亦非
穀梁定十一年監本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彊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余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注疏本無及仲至弟辰二十字阮氏校勘記據石經以有者為衍偉按穀梁固多逐句解經然必經文體勢完具乃可分斷立傳此經若从阮說則宋公之弟辰句及仲佗石彊公子地句自陳句經文體勢皆未完於全書立傳例似未合恐不如从監本為安蓋經文宋公至以叛本二十字為一句穀梁體例先載經文完句然後斷篇分詳如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葬我君

接上下也云云桓公葬而後舉諡云云亦先載經文後乃
摘解傳十六年是月六焉退飛過未都是月者決不日而
而多一者字足是月也六焉退飛過未都是月者決不日而
而多一者字足是月也六焉退飛過未都是月者決不日而

宣十八年監本歸父還自晉至榿遂奔叁還者事未畢也
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
者是以奔父也至榿遂奔叁遂繼事也注疏本自晉下無
至榿遂奔叁五字阮氏校勘記據釋文以有者為衍偉按
此亦當從監本為安石經同如阮說則歸父還自晉下不
當遠說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云云下又云至榿遂奔叁
者乃重提經文以釋之也上文八年雨不克葬僖二十八
年歸之於京師皆重提經文是其比也又按監本有而注
疏本無者莊七年

愚慮錄 卷三

不見下夜中星嶺如而六字宜八年猶釋下萬入去篇四
字改七年牛角下改下牛義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十二字
昭二十三其盈減下獲陳夏鬻四字哀二年東田下及
昭二十三其盈減下獲陳夏鬻四字哀二年東田下及
昭二十三其盈減下獲陳夏鬻四字哀二年東田下及

大戴禮曾子立事君子攻其惡注計其失偉按計蓋許字
之譎朱子論語注許謂攻發人之陰私此則反以自用耳
即內自訟意
禮雜記下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
之是也鄭注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直道而
行盡自得也陳氏集說其餘服輕者直道而行則不過循
喪禮而已偉按鄭說於經文而后可以語氣似不順陳釋

直道而行得之釋其餘亦非竊謂其餘當指不能如此者言
謂能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不能如此者則不
過循行喪禮而已不得謂之能行三年喪也九月下同

顧氏日知錄謂春秋左氏傳晉用夏正閻氏若璩趙氏坦
皆宗之毛氏奇齡非之偉按毛說得矣而猶有未足關顧
氏輩之口者按顧謂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
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
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經書
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
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以上四事杜注
皆謂从告而顧則以為用夏正之證竊謂殺申生殺平鄭

愚慮錄 卷三

父傳明云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十一
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是經書从告傳自明之不
必辨也其里克弑奚齊經傳同月而弑卓則經後傳二月
者奚齊弑而荀息即立卓故告速而經傳同月卓弑則晉
踰月無君故告緩而經後二月猶惠公之卒懷公昏亂國
事皆不赴告至文公即位而後告故傳在二十三年九月
而經在二十四年冬也惟韓原之戰則日同而月則經後

傳二月祖顧者以為用夏正之塙據偉謂此特告日與戰
日干支偶同經亦有其比例十七年經十有二月乙亥齊
侯小白卒傳則在十月乙亥而又云十二月乙亥赴此亦
赴後卒二月而日之干支適同者豈得並引文十四年經

一語及新主入廟之禮是即據經文而主不復寢義亦甚明說者多引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祠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謂于主與于廟對文為主復寢之證偉謂春秋之制不盡足據然即據此文亦正足證主之不復寢特祀于主烝承祫而作主說下即此經所謂將且而耐則薦也烝嘗禘于廟者謂特祀之後主不復祀于寢而烝嘗禘皆于廟中行之矣蓋春秋時天子諸侯以卒哭除喪故經傳皆不言練祥禫之禮而此傳于耐後即言烝嘗禘也若謂此烝嘗禘是祀羣廟之主則何與于僖公之新主而傳必連言之乎其主已入廟而孝子仍廬于寢宮門外者以廟不可廬又孝子思親于彼于此不知神之所在故仍廬初喪

愚慮錄 卷三 八

之寢宮以終服也其練祥禫之祭自當于廟中行之賈疏謂練祭在廟祥禫祭在寢鄭氏本意則練祭當在寢而祥禫在廟其別異殊皆無義

孟子敢問交際何心也俾按此章與食而弗愛章義互相足焦氏正義指為諸侯以禮儀幣帛與士相交接者得之朱注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泛指殊未安說下文自見左氏傳諸侯非附庸未成君而稱字者惟虢仲虢叔桓九年二十二年蓋以其作卿士于周故豕从大夫稱字之例猶僖季之比其始封君聃季唐叔之屬亦以王子本稱字如大夫王子當同封後以國冠之故亦豕不備爵義略相近

書洛誥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蘇氏軾云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事周公如事神明也蔡傳用之而云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于文武也王氏安石云乃命寧周公以秬鬯二卣曰明禋于文武使之以太平告文武也故周公不敢宿成王明禋之命即禋文武林氏之奇云文侯之命常武皆曰一卣此言二者宣王平王之賜其臣使以祭其太祖故唯一卣此告于文王武王故以二也宿與曲禮君子不宿于家之宿同其駁蘇氏云謂事周公如事神明故曰明禋曰休享恐無是理豈有周公尚存而謂之禋乎使當時誠以此致之周公則一

愚慮錄 卷三 九

卣可矣何必二哉以其二卣則成王命周公禋于文武也明矣俾按蔡傳得之如王林說則乃命寧予四字殊難通至林謂周公尚存不當稱禋則周禮大行人有再禋壹禋之文豈人掌凡祭祀賓客之禋事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禋禋尤祭之重者祭義獻之屬可謂之禋獨不可謂之禋乎是蘇氏謂事公如事神明非無據也若享則本為君待臣之禮大行人將幣三享左氏宣十六年傳公當享王室之禋也經義甚明不必辨蘇氏牽入事禋又按說文禋祭也一日精意曰享為禋是禋即享之精誠者說文之別一義乃此明禋禋字之鐵板注脚也至一卣二卣之說則宗廟之祭無側尊故周禮司尊彝獻尊象尊之屬皆言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八 反文內

剛如成王果使周公祭文武則文王武王當各用二齒爲
四齒林意以爲可各用一齒殊疏蓋古人禮略則用側尊
禮隆則用剛尊宣平以賜臣之禮待召公文侯故常武與
文侯之命皆用一齒成王尊周公故隆異之以二齒義自
不得同也

孟子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于今爲烈朱注以爲衍字
偉按受卽桃應章夫有所受之也之受辭謂論說蓋一代
創制于前朝刑法或當參酌論說惟此禦人之誅則所不
著一辭者趙注謂不須辭問竊謂治禦人亦須審詢情形
虛實不辭問殊未安其訓烈爲明法則得之

書多士我有周佑命今本孔傳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蔡
愚慮錄 卷三 十

傳从之江氏聲云我周佑助天命偉按如傳說于經文終
須添字且下文將天明威云云承接亦須作一轉竊謂此
當从江說佑命卽謂助天降喪于殷之命孟子惟曰其助
上帝意正與此合如此解本句既無煩添字而下文承接
尤顯當直捷

肆于政求爾于天邑商子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今本孔傳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皆偉
按傳謂率爲循肆爲故得之其餘義則未是竊謂政者冒
昧之辭也 說上文是時商士蓋無在王庭百僚者
故周公言汝雖如此言然予所以不用尔者則以惟聽用
德之故今且于無可求之中姑冒昧求汝于天邑商乃汝

實無可用予只得依舊矜憐尔而已是則不用汝者非予
之罪乃天命也一無可用所以爲可矜故來本矜汝無用
今強求之而復然所以云循故矜尔如此似較爲脈絡貫
通蔡傳以非予罪二句貼不用說較孔爲得其解釋肆矜
尔則仍孔誤

犬戴禮保傳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化與心成故中道若
性注量知授業故雖勞能受也觀心施化故變善如性也
偉按習卽上文習與正人居之習攘孳之段借煩擾也
孳之段化謂教也成卽上文少成若天性之成此謂心依
教不變移也言太子智日開習正事亦日增與之相長則
學自親切而不煩擾所教者漸與其心相融成則其中道

愚慮錄 卷三 十一

若天性之自然注說未安孔氏廣森謂攘卽今讓字言受
教不辭解字雖古而于文義則膚

左氏桓五年傳始殺而嘗杜解建酉之月舍氣始殺嘉穀
始熟故薦嘗于宗廟偉按上云啟蟄而郊龍見而雩下云
閉蟄而烝皆以物候之異著者言此不當獨以氣言竊謂
始殺謂鷹始殺鳥卽月令孟秋之月所云鷹乃祭鳥用始
行戮也 用始行戮注疏義 杜以嘗在建酉之月者亦誤嘗
當在建申之月月令孟秋言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
廟可據孔疏既明知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實起于建申
之月而又云今建酉者言其下限其爲曲護注說異然
竊謂中令下限容有入酉月前半者然傳乃懸論禮制則

固當據正月為說又十四年經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八月為建未之月而三傳皆不言不時竊疑此則申令之上
限入未月後半者上限入未下限入酉則嘗之正月為申
明矣至疏引子服景伯謂吳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
事于上帝先公季辛而畢為八月嘗祭之驗按彼疏周之
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祀終朝而畢無上辛盡于
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是孔明知景
伯之言為不足據而此乃引以為驗可謂自相矛盾且景
伯言上帝則固與杜所謂薦嘗宗廟無涉也

禮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鄭注黍稷之屬于
是始熟孔疏引皇氏云不云牲記文略也傳按方氏慤云

愚慮錄

卷三

三

穀謂稷也鄭指此為黍稷而以仲夏之以雞嘗黍謂實以
舊黍嘗雖失之其上文嘗麥言彘嘗黍言雞下文嘗麻言
犬而此不云牲者嘗麥黍麻禮簡所用只一牲故各舉所
以此實登稷而云登穀又不云嘗穀而云嘗新見此為穀
之主嘗之正即左氏桓五年傳所云始殺而嘗者其禮盛
所用不止一牲故不云所以疏引皇說亦失之
左氏哀十三年傳有事于上帝先王阮氏校勘記謂據疏
先王似當作先公偉按桓五年傳疏引此文亦作先公則
孔本作先公無疑然竊謂景伯意在侈陳神事以恐吳則
自當舉至尊大者為言此本作先王恐未為失也
孟子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偉按以富歲形凶歲

是舉陷溺其心之暴而易見者以喚醒庸愚孟子意不為
凶歲子弟發也

書立政嚴惟丕式又云用丕式見德舊解兩式字皆訓法
上一句今本孔傳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呂氏
祖謙云嚴思賢者惟大則效之所謂學于伊尹而後臣之
也下一句孔傳用是大法見其聖德偉按傳說于義皆紆
竊謂嚴惟呂說得之其兩式字則皆當作用字解呂所引
證意亦佳但所師所友事我不能強同宅俊未必可與阿
衡比且全篇皆注意知人用人無及法賢意此句不應錯
出丕式謂大用言盡其才也嚴思之而大用之乃為克用
丕式見德猶云大用見德此常語耳如此解似較直捷或

愚慮錄

卷三

三

疑用大用見德一句中不應有兩用字義然多方天惟式
教我用休式亦訓用本篇式敬爾由獄式由皆訓用皆一
句中有兩用字義也 十月下同
詩廊風柏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傳諒信也母也天也
尚不信我天謂父也朱傳母之于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
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
耳偉按解天字朱傳得之獨呼母者母亦女身于情尤體
且空牀獨守之意為女子者固不敢徑籲諸父也朱子既
取序說父母欲奪而嫁之又三疑獨母在或非父意殊剛
歧不諒云者蓋不信其家能終守非不信其有所偽飾故
先著一句之死矢靡他

禮曲禮上進戈者前其鐃進矛戟者前其鐃鄭注銳底曰鐃平底曰鐃偉按矛戟皆刺兵或當以掌抵柄尾以決前入故須平底戈則擊斬之兵左氏文二年傳使萊駒以戈斬之故不須平底為銳底者葡退手亦堪一擊也

書多士朕不敢有後無我怨今本孔傳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林氏之奇云是惟天命之所宜然在乎無違而已故朕不敢有後而稽留天命亦無以遷居為出于我之意而怨我也偉按二語正所以警其無違朕不敢有後者言遷居之寬政不敢再有之于後也無我怨即多方則無我怨意預地嚴戒之詞也蓋頑民之臯本合誅極遷居西者極為寬宥所謂大降尔四國民命也然既曲赦于前豈

愚慮錄

卷三

四

敢再有于後尔若有違則罰殛之加尔勿怨我可也周公之告頑民皆以嚴運寬孔林雖立說不同要均有沾沾求諒頑民之意殊與當日語氣不合讀本篇及多方篇自見也

禮內則子婦佐餽鄭注婦皆與夫餽也孔疏子婦佐餽者謂長子及長子之婦偉按如注則諸子各自與其婦餽如疏則唯冢子婦餽而羣子婦不餽竊謂皆未安此蓋分父母餘餽為二諸子為一輩餽諸婦為一輩餽疏蓋以下文有羣子婦佐餽如初故斷此為冢子婦竊謂下文乃對上句羣子婦佐餽言故不得不別言羣子婦文勢然也且經文初句初時羣子婦與餽明矣

詩桑扈序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朱傳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偉按此當从序說觀四章彼交二字可見彼字中宛然有西方美人懸懸心目之意交者總目君臣上下之詞如朱傳王方尊禮諸侯乃當筵而彼之于情于義殊皆未安又以臣朝君亦不合言交其不戢二句則朱傳得之然疊用反語亦隱然見借古諷示意

孟子雖存乎人者趙注言雖在人之性亦猶山之有草木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偉按趙意以雖字承上山木來于文義終未順當竊謂此人字即指違禽獸不遠者將人字放倒則雖字神理自出下句豈無字接上亦較緊節中數其字亦有著落孟承固从良心既放之後而探本言之以明

愚慮錄

卷三

五

性善耳
禮曲禮上尊卑垂幌鄭注幌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義尊卑一孔疏尊卑謂賓俱是大夫則為尊若俱是士則為卑陳氏集說客主尊卑相敬等則授受之際皆稍磬折而見其幌之垂也朱子云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幌也偉按二說于鄭注皆可通然竊意均所未安下篇云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是尊卑不皆垂幌經有明文不得云賓主一尊一卑皆垂幌也如孔陳說則尊卑字為贅竊按攷工記輪大鄒尊一枚注高也此尊字當同之謂執弓高卑之容當磬折佩垂蓋執之太高則容必仰執之太卑則容必俯故以垂幌為節左氏定十五年

傳邴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應德宣問書顧命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瑁字疑衍由

降階階蔡傳謂有主道焉太史秉書奉成王之遺命以傳

康王獨非主道乎何以由賓階階也答曰成王殯在西階

上傳遺命當在殯前使命如殯出故由賓階階與介圭等

為惡世相傳之主器固自不同也

書顧命上宗奉同瑁孔疏引鄭元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

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

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又乃受同瑁孔疏引鄭元云

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俾按經文兩瑁字殊可

疑孔疏所引云云尤鄙淺不類鄭君說按裴氏三國志注

愚慮錄 卷三 六

引虞翻別傳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四以顧命康王執

瑁古同字似同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玉人職天

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據此則虞之所見

鄭之所注經文皆止一同字甚明特鄭从本字訓為酒杯

虞則指為日之譌為異若經文既有瑁字而鄭又有二宗

伯分執同瑁王二手分受同瑁之注虞無緣得改同為同

以訛鄭其可疑一也奉者二手共奉之上宗即太宗猶太

宰之或併家宰也上宗一人既奉同不能復奉瑁其可疑

二也如疏所引鄭說指上宗為二人于分奉同瑁通矣然

下文云上宗曰饗豈亦二人合言乎其可疑三也同之義

鄭訓酒杯者得之故下云乃受同王三宿三祭三咤文義

甚順若同下橫插一瑁字則錯出顯然其可疑四也上言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而下唯言受同者為三宿三祭三

咤起義故受圭从略若既並言受瑁則不應獨漏受圭其

可疑五也儀禮凡受爵受玉諸節無不二手共受者以禮

貴敬謹也此處王自先當二手受圭或奠或搢然後一手

受同以後此圭無事故文不具若如疏所引鄭說以一手

分受同瑁豈主器之重其敬謹反不如尋常之受爵受玉

乎其可疑六也白虎通爵篇引尚書云乃受銅瑁銅為今

文同字見虞翻說似足為經文本有瑁字之證然其下云

吉冕服受銅釋冕藏銅皆不及瑁則上文瑁字正後人據

今本尚書羈入其可疑七也故竊疑錢曉徵謂今本尚書

愚慮錄 卷三 七

出于梅頤或亦習聞仲翔說兼取二文以和合鄭虞之義

說似可其謂古本只有瑁字古文作日而鄭作同亦有

定則虞所見本小誤虞說鄭云古同字似同誤作同既不覺

亦作同字明矣而孔疏所引或當有舛誤也其同義之鄭

得虞失則王氏鳴盛段氏玉裁辨之甚當不贅

左氏莊十二年傳蕭叔大心杜解叔蕭大夫名孔疏卿大

夫采邑之長則謂之宰公邑之長則曰大夫此則是宋蕭

邑大夫也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為附庸二

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附庸例稱名故杜以叔為名顧氏

杜解補正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

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

戴公生子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

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倖按顧解名字得之古文凡名字連言者皆先字後名國語楚語駟駢本篇八年仲慶父皆其比其云非蕭大夫則未然世表明謂平萬後方封爲附庸則此時自當爲大夫孔說正與世表合當從惟云附庸例倖名則邾儀父紀季固皆倖字矣

書畢命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倖按舊讀畢字屬上句殊不辭竊疑分字當是公字之譌里卽釐字穆天子傳乃里西土之數里釐之段畢字當屬下爲句謂命畢公居東而理治之不言命者家上句命字也又按史記周本紀作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東周郊江氏聲段氏玉裁皆據之謂序文奪公字竊謂頑民遷洛已久歷周公君

愚慮錄

卷三

六

陳居里豈待至此時始分說亦難通蓋史遷據序不辨分字爲譌而以意增公字以順文耳

禮曲禮上乘必以几鄭注尊者慎也孔疏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幕君以羔皮以虎緣之也倖按注不誤疏則非是式上非可置几幕亦不聞在几上時解謂几設在車中使尸憑之以安亦未是古人之乘無可憑几之理竊謂乘讀如字乘必以几者謂乘車時必以几藉足而登也車軫高四尺人長八尺登時須跨超而上尸既受宿恐跨超或傷跌不能泣事則爲不敬故踐几以乘故注云尊者慎也儀禮昏禮婦乘以几賈疏謂登車時也周禮隸僕王行洗乘石邾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上車之

石也皆與此可互證

詩發彼小豨殪此大兕毛傳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疏小者射中必死苦于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惟不能卽死小豨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卽死倖按發殪特互文耳傳自可通疏說則泥時解謂本發小豨而適殪大兕尤鑿

左氏莊十四年傳傳瑕貳杜解言有二心于己顧氏補正引傳氏云如此則漢祖之斬丁公也厲公當不然改云雖納我仍有二心倖按傳說得之如杜說則下云納我而無二心者說不去原繁駁以其何貳如之又云庸非二乎機鋒亦不對

愚慮錄

卷三

九

孟子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其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趙注於我何故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朱子從之時解我竭力耕田二句不過竭力于耕田一事以其爲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共者何可勝計倖按如此解則若是字既無著而共爲子職句語氣亦嫌稍強竊謂是字當指下四句言其爲子職而已矣謂唯知其子職而已于我何哉謂于我無可如何亦聽之而已如此雖所爲似未失于道而其心則不怨慕矣四句正是寫恕之狀公孫丑下篇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本篇仁人固如是乎兩是字亦皆指下文言是孟子文法固然也

左氏僖十九年傳義士猶曰薄德杜解謂欲因亂取魯緩
救邢衛按以其意在藉此以求諸侯非誠心卹鄰故曰
薄德杜似節外生枝

書其罰倍差孔傳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錢孔疏微鼻重亦
黥額相校猶少則足重于載鼻所校則多則足之罪近于
宮刑故使贖刑不齊倍數而多少近于贖宮也裴氏史記
集解引馬融曰倍二百為四百錢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
分一凡五百三十三分一也俸按傳說殺不倫疏所
申釋牽強且然馬就更加于傳尤誤又史記周本紀載此
文而宮罰作五百雖不實據以證經然足知史遷亦不以
倍差為五百及五百有奇矣竊按經傳中等差差次等字

愚慮錄 卷五 三

皆以遞減為義此云倍差者當謂于倍為稍差謂減于倍
也其減數雖無可攷以意求之則當于所倍二百錢中減
半之半遞減三百五十錢蓋如此以罰之加數言則則加
墨百錢則加罰百五十宮加刑二百五十大辟加宮四百
以倍之減數言則則適倍墨刑視倍數減五十宮視倍刑
減百大辟視倍宮減二百反覆參核降殺適均張氏史記
正義江氏聲皆以倍差為三百三十錢又三分錢之一竊
謂穆王將以罰數詰四方當使人易曉不應奇零如此蓋
不可从
禮曲禮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七句鄭注不務變其故俗
重本也謂去北祖之國居他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

夏殷孔疏引鄭答趙商問及熊氏說以為有人君人臣之
不同大略謂此謂人臣出居他國不變已本國之俗若人
君則不變新國之俗俸按注疏以此合下去國三世十句
為一節故致牽扭糾紛竊謂此自為處本國者言與下文
不相家俗字故字法字謂本國素所行用儀節若祭禮之
饋尸不饋尸喪禮之布幕綃幕及冠禮之或醴或醮之類
雖或不盡合禮經然苟無大害于義君子則謹脩舊行而
不求變之中庸謂素夷狄行乎夷狄即此意若出居他國
則有當立從他國之俗者有或可酌行本國之俗者又有
仕不仕之殊恐未可泥此至鄭引夏殷為說則尤非是杞
宋乃時王尊禮先代賜之守其禮物不得云不求變也○

愚慮錄 卷三 三

又按求字須斷不求變是指君子心言若有害于義則亦
不得不變論語麻冕拜下二節正與此互相發
孟子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
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
也俸按有人喻宜曰其兄喻幽王道之喻作詩垂涕泣喻
怨剛已字即有人之人關弓而射是極形謀害之切勿竟
作蕭道成祖受蒼梧王矢鏃看道之只泛說雋氏正義謂
戒其不可射失之蓋越人雖欲害己已不妨談笑告人至
其兄如此則骨肉相殘語及自合涕泣此生人至情出于
自然之天性故曰戚之或以有人越人其兄已為四人支
離無當非是

禮曲禮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鄭注宗廟為先廡
庫為次重先祖及國之用大夫俾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
稅出牲孔疏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即是天子之大
夫又云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廡庫居室大夫
言犧賦養器者互言也俾按君子通指天子及士有田者
上四句言造屋下四句言造屋中之器皆屬君子注分屬
國君大夫疏謂國君大夫互言似皆泥且未該按亦疇
戶之間謂之展其內謂之家家與展對文是天子亦得言
家也後世有官家大家之稱家造泛言屋內造器耳詩與我犧羊左
氏昭二十二年傳見雄雞自斷其尾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愚慮錄 卷三

三

是犧乃牲之通名疏謂犧專謂牛失之犧賦福衡益簋之
屬凡物出于賦稅皆得言賦猶車乘之言賦也注專以牲
言于上文造字說不去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鄭注恐辱親也方氏慤云不敢
以君祿所造之器用之它人之國也俾按大夫士受爵命
于君去國踰竟爵命盡捐即庶人矣祭器固不得用也若
猶持之以往于本國為專寵于他國嫌希榮

子張家語史記皆謂姓顓孫陳人俾按左氏莊二十二年
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子張蓋以祖字
為氏據此則當為魯人豈以其為陳公子之後子張以顓孫為陳因僞為陳人歟抑顓孫後復返陳歟又按史記

索隱引鄭目錄云陽城人陽城縣名今河南登封縣東南
于春秋為陳地似顓孫固返陳也
左氏僖九年傳送往事居杜解往死者居生者俾按如解
似于偶俱無猜句不接解以兩無猜根釋之殊強竊按襄二十七年傳
太叔文子曰有出者有居者此文往即彼文出謂重耳夷
吾居謂奚空文六年傳賈季奔狄趙宣子使史駢送其祭
其七年先蔑奔秦荀伯盡送其幣是奔有送道唯送往與
事居易生猜疑而能剛無所猜則唯貞者能之十一月下
十年傳不亦難乎俾按謂不討里克之罪則為君者無以
自解說所以為難文與上晉侯殺里克以說相應林氏堯
叟以難與同朝釋之非是

愚慮錄 卷三

三

孟子子不屑之教誨也者趙注予我也俾按予上聲謂予
以不屑之教誨或从趙注作孟子自謂詞氣殊倨又或泛
作教者自身說文義亦曲

易蓋言順也陸釋文孔疏程傳皆讀如字朱子本義古字
順慎通用此當作慎俾按如字者得之順即象傳之馴馴馬順也字林馴性行調順也朱子象傳注亦云順習也言有自然必至之勢也朱子
慎字意經文已包于上文辨字中蓋六四為舍已成故言
謹初六為舍始萌故言辨義各有當也

豫六二象傳以中正也俾按中正疑當作正中傳鈔誤易
先後易韻東敬不通故與東叶者中正皆掉作正中需象
傳以正中也隨九五象傳位正中也巽九五象傳位正中

也可證其訟彖傳剛來而得中也顧氏炎武以為不入韻
艮九五以中正也朱子以正字為衍文程傳言以得中為
正傳按若然則傳
文當如未濟九二中以說皆得之又屯六三往吝窮也以
行正也為文程說失之禽與中終叶恆深禽
與中容終凶功叶至姤上九與正命叶則
掉作窮吝亦可互證十二月下同

隨彖傳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釋文天下隨時王
肅作隨之隨時之義王肅本作隨之時義朱子本義从王
說偉按王說失之卦名隨者謂己有所隨不謂己得物隨
觀六爻皆已隨人之辭無人隨己之辭可見言縱觀天下
无一不隨時者故即極贊隨時之義之大象言君子以嚮
晦入宴息即隨時之義經文不誤也注疏程傳雖如字讀

愚慮錄

卷三

三

然皆以天下隨之為解于文義仍未安

劉象傳上以厚下安宅偉按卦唯上九一易有一君治眾
民之象故云然艮篤實故為厚下安宅者坤象也王注安
宅者物不失也得之虞氏翻云君當厚錫于下然後得
安其居程傳及朱子語類皆用其說竊謂于文義終未為
順

左氏春秋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傳聲子也不赴于
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禱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
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杜解隱不敢从正君之禮故亦
不敢苟禮于其母又云隱見為君故特書于經傳曰君氏
以別此妾媵而公穀則皆作尹氏公羊以為譏世卿穀梁則

云于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吳氏偉業則以為鄭
大夫與隱公偕歸之尹氏毛氏奇齡力主之偉按此當以
左傳為得穀梁為魯主之說萬氏斯大據下武氏子來求
購為隱不奔喪之證其說甚確毛氏謂自三月壬戌平王
崩至四月辛卯相距祇二十八日毋論隱不奔喪即奔自
東魯至成周此時尙未能達即達亦尹氏隨卒必不能為
王作喪主又謂隱若奔喪則經不應不書毛此說皆不誤
是穀梁說非也公羊譏世卿之說胡傳及程子皆从之偉
按春秋重內略外魯之三家甚矣乃不譏而譏周之尹氏
殊非經意何注以宣十年之崔氏昭二十三年之尹氏為
例不知彼乃舉族之辭此可云尹氏舉族卒乎至氏履謙

愚慮錄

卷三

三

引武氏仍叔榮叔家父為比不知叔父皆字天子大夫例
傳之武氏則經明著一子字與此固不同是公羊說亦非
也若鄭之尹氏毛以為以客卿而引廁內卿之列必臨喪
視斂自必書卒偉謂傳傳尹氏者以其斂賤略之亦為舉
族偕來之辭若既置一人于卿位則于其卒必無不書名
之理是吳毛之說亦非也竊按公穀作尹氏者趙氏坦以
為篆文殘脫引本經昭二十年傳棠君尚釋文君或作尹
荀子大略篇堯學于君疇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
新序堯學于尹壽為證說甚確當其解君氏則引襄公二
十六年傳君夫人氏及戰國策空有君王后謂當時蓋有
此傳說亦得之偉又按春秋于魯夫人多變例哀十二年

孟子卒以諱故可以諱而變稱孟子何不可以讓而變稱君氏乎蓋左氏據事實而公穀不見國史故多望文生義也

易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王注茂盛也孔疏言先王以此无妄盛事當其无妄之時育養萬物也程傳茂對之爲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偉按疏說甚曲程說亦似未安竊謂茂懋之段借字古茂懋字通漢書董仲舒傳書云茂哉茂哉疆勉之謂也顏注茂哉茂哉虞書咎繇謨之辭今書作懋哉懋哉左氏昭公八年傳引康誥茂不茂今書作懋不懋尔正茂勉也郭注書曰茂哉茂哉釋文茂又作懋皆其證經義茂當訓勉疏對當也不誤對時育萬物者猶言及時

愚慮錄

卷三

三

育萬物耳蓋天下雷行有震動奮發之象故先王以勉于對時育萬物也

左氏僖二十三年傳不然則否杜解謂同盟而不以名告偉謂此謂未同盟而不以名告者下句辟不敏也杜解敏猶審也尔正商謂之敏釋文敏審也按襄十八年傳晉荀偃禱河偃三環會臣彪則盟之昭大神必偁諸侯之名可知僖七年傳夫諸侯之盟無國不記則盟辭分載各國可知是同盟者之名早書魯策知之素審即不以名而不書隱八年魯與魯大夫盟成十四年秦伯卒其大夫會與魯君盟若諸侯身自相盟而春秋無不書名者亦無關于辟不審之義惟未同盟而又不以名赴則其名容有傳聞之不審故當辟耳

論語鄉黨過位升堂兩節汪武曹以位爲外朝之位堂爲治朝之堂江氏永則以位爲治朝之位堂爲燕朝之堂近解皆从江說偉謂江說可疑者五不足據者亦五江以治朝爲平廷無堂按禮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堂之階級高卑關繫名器故人君雖暫時止舍無不爲壇以示崇異周禮掌舍爲壇墪宮儀禮覲禮爲壇方三百步左氏襄二十八年傳鄭外僕曰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子產欲掩滅朝人辱故變不爲壇皆其證豈有造次之舍作壇以昭階級而禮法森嚴之地反可以無階級乎且齊桓于天子之命尙爲壇以受以爲下拜之節若治朝無堂則羣臣無下拜禮矣其可疑一也治朝爲君日

愚慮錄

卷三

三

視之朝夫子每日辨色始入者也若內朝異姓之臣則惟有事故偶一入之江謂治朝既畢復視內朝自是鑿空撰出經典無合同異姓其朝內朝之禮豈有記夫子在朝之容不記其日入之治朝而反記其偶入之內朝乎其可疑二也經文惟言位則非君所常御甚明故包氏解爲空位自當指外朝不常御之位言若治朝之位豈合以空位言乎其可疑三也諸侯三門三朝庫門內外朝辨見雉門內治朝路門內燕朝經文承上入公門來公門首爲庫門則所過之位自當即謂庫門內外朝之位矣豈有越外朝雉門而特言治朝之位乎且夫子過外朝位時豈獨無禮容乎其可疑四也下節云沒階趨進又云復其位是位在堂

下甚明尔正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正謂治朝下左右諸臣
 治事処若燕朝階下異姓臣本無朝禮豈得有朝位乎引江
 燕禮始入之位非辨見下其可疑五也江所斷爲治朝無堂
 此復位之位非辨見下其可疑五也江所斷爲治朝無堂
 者謂君出入必登車下車于路寢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七
 等之階車馬如何能升降意蓋據曲禮下卿位爲說不知
 彼文卿位正謂治朝下治事之位孔疏之誤昔人已辨之
 其不足據一也又謂聘禮使者受命于朝無升階降階之
 事不知聘禮重在聘國于本國受命復命儀節本在所略
 其不足據二也又云治朝即路寢門之外庭觀司土路門
 左路門右之位可見按彼文云孤卿特揖云云者謂視朝
 之始云揖門左揖門右者謂視朝之終故上加王還二字

愚慮錄

卷二

无

還者謂還入路寢非左還右還之還也江泥謂視治朝之
 禮一揖而畢故以王還爲左還右還之還不知冢宰職言
 王視治朝則贊聽治言聽治則不止一揖可知王族太僕
 諸人本立寢門左右王還至寢門始揖之則固已退朝矣
 其不足據三也其斷位爲非外朝之位者謂外朝在庫門
 外則入公門爲已過外朝故其內之位爲治朝之位然天
 子外朝在皋門內江亦無異說而明堂位謂庫門天子皋
 門天子外朝不在皋門外魯外朝何得在庫門外乎其不
 足據四也其斷堂爲燕朝之堂者則依倚儀禮燕禮文以
 爲同異姓其朝內朝儀節不知燕以講賓主之儀朝以正
 君臣之禮載然不同豈得牽混若舍燕禮則經典更無異

姓臣朝燕朝之證夫子爲司寇無燕朝執事若云復逆而
 入則降階自當徑出路門安得有趨進復位之節其不足
 據五也故竊謂閻氏若璩斷从汪氏說殊爲有見若其他
 以爲行聘時廡中之堂或以爲將聘時圖事內朝之堂說
 尤牽強扭合不足辨

易大畜象天在山中本義不必實有其事但以其象言之
 耳張氏清子云天在山中畜其氣也凡山中有雷雨雲風
 之氣皆天也俾按易象如雲上于天風行天上之類皆依
 倚人之聞見取象雖非事實而塙有所指天在山中者謂
 天在四山之中猶云山中別有天也下云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有山中隱居求志意義極融貫朱子謂但以象

愚慮錄

卷三

无

言易例似不如此張氏說尤強雷雨雲風易自有象不得
 混屬于乾也
 孟子急親賢之爲務趙注以愛釋親訓爲愛賢解家皆从
 其說偉竊疑之仁者用愛當親賢並重而親尤先于賢堯
 之親九族先于咨岳舜之烝父先于命九官此實事注脚
 也論仁遺親殊所未安或謂玩爲務字有求賢以圖博施
 濟眾意故不及親竊謂如此則規模轉狹非皞皞氣象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孟
 子固以親爲愛人之先務也
 俾按易頤卦下卦動體三爻皆凶上卦止體三爻皆吉口
 之動止非特德行所關抑亦禍福所由也

小畜大畜皆以畜乾爲義乾者健物而巽艮皆以下虛上實者冒之故爲畜止之象然事理則截然不同小畜之巽象沾鑽頂其用在虛處而著力則在實處六四唯得五上之助故血去惕出否則不免血惕以畜乾全在此爻畜之小者較費力也五上同助四畜乾而五近四尤爲著力故云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上著力不如五而五用其力上收其功故有既雨既處德載月望之象大畜之艮象帳幄其用在實處而得力在虛處六四童牛之牯六五豮豕之牙以承上九何天之衢用事畜之大者較省力也五象豮豕以去上愈近故較四尤爲不見畜之之迹至剛內卦之見畜情形亦復不同小畜虛處少器局狹隘有把持之象大

愚慮錄 卷三

三

畜虛處多局度寬宏有覆冒之象覆冒則威望及遠而近隸字下者反得自如故初九有厲利已九二與說輶而九三反利有攸往把持則近者受其牢籠而遠者可以自外故九三與說輶夫妻反目而九二便可牽復初九更得復自道也輻輳字不同者輶以受軸有宜說之時輻接牙穀無可說之道畜之大者不強制人說輶者有從容願服之象畜之小者非強制不可說輶云者言必毀輪折轂而後能畜止之也

左氏僖十二年傳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杜解傳亦舉其無驗孔疏邱明之意段傳君子論管氏應合世祀也宜哉而家不世祀是行無驗故杜云然偉按史記管晏

列傳傳管仲子孫世祿于魯有封邑者十餘世語正與傳相表裏是疏說非也其索隱引系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系譜同是杜說亦疏

孟子知者無不知也倅按謂智之德可以無不知朱注知者固無不知須善會

左氏僖二十二年傳三軍以利用也杜解爲利與金鼓以聲氣也解鼓以佐士眾之聲氣顧氏炎武駁之云利用猶云弧矢之利聲如金聲而玉振之之聲劉用熙曰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偉按顧釋利用得之釋聲氣與下文聲盛

愚慮錄 卷三

三

致志不合竊謂以聲氣謂以聲爲氣言震盪之氣繫于其聲傳文稍簡奧耳

鼓儼可也杜解儼巖未整陳偉按說文儼儼互不齊也義正與此合今巖巖字說文作暫別作巖史記司馬相如傳巖巖參差亦不整齊之義

胡氏炳文說坎離卦云坎之剛中九五分數多故九五曰坎不盈卦辭釋有孚亦曰水流而不盈離之中正六二分數多故卦辭曰畜牝牛吉而六二爻辭亦曰黃離元吉偉按胡說得之坎性潤下而爻辭恰上吉于下高性炎上而爻辭恰下吉于上此意極可思既濟未濟亦然知此自不至有失事機

左氏傳二十三年傳有人而校杜解校報也林氏堯叟云與君父校勝負時解多從林說偉按小亦足廣言校報也論語犯而不校包注校報也皆杜所本報謂報復林說非也

禮檀弓子惡夫涕之無從也鄭注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孔疏女小子但將駮馬以行之副此涕淚偉按注解遇于一哀得之陳氏集說駁之非是如疏說則從字當為儀禮肝從燔從之從殊未安陳氏集說從自也謂此涕為無自而出其說當已唯二說皆以惡字讀去聲竊謂有所惡而始賻則其賻不本于誠豈不誠于伯高之譏

愚慮錄 卷三

三

夫子顧自蹈之竊疑惡當讀平聲猶何也豈也謂此涕非無從而出言彼以誠感己以誠應也涕既非無從而出則于情于理賻自不可以已故曰小子行之

易咸彖傳柔上而剛下孔疏兌柔在上艮剛在下恆彖傳剛上而柔下疏震剛在上巽柔在下朱子本義用之程傳釋咸謂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釋恆謂乾之初上居于四坤之初下居于初偉按程說得之其別一說本義別有卦變之說以皆未安蓋包犧畫卦咸恆因于否泰少男少女之不相知名一否隔之象也坤上上居上乾上下居三則有天地相交之象故為咸之相感長男長女之居室一泰交之象也乾初上居四坤初下居初則有天地定位之象故

為恆之居常其咸上下以乾坤之上畫恆上下以乾坤之初畫者咸為男女之終恆為室家之始也必知咸恆因否泰者上經首乾坤純卦終坎離純卦下經之終為坎離互卦故知其首亦為乾坤互卦也其下經不首否泰者否泰天地之交上經以天事為始終下經以人事為始終故舍否泰而用咸恆也其咸恆不因乾坤純卦而轉因否泰者否泰交而後萬物生萬物生而後男女成否泰不交則无男女故咸恆不得因乾坤也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子固自下注腳矣因否泰乃即所以因乾坤也其坎離所以居二篇之終者坎得乾之中爻離得坤之中爻是坎離乃天地之心所

愚慮錄 卷三

三

寄故變化萬物莫如天地代天地以變化萬物莫如水火故惟坎離能成乾坤之終後天八卦以坎離代居乾坤之位亦此義也

詩車鞅序以為刺幽王謂周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朱傳改為此燕樂其新昏之詩偉按末章云覲爾新昏以慰我心隱然有山榛隰荅之思似于序說為合若謂自燕樂其新昏恐不當言覲爾新昏矣故常疑朱傳所易序說諸多難信

戊子

左氏文十二年傳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杜解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偉按杜解目動不誤其以言肆為

夫常節者蓋以懼我作畏我解竊謂此懼字與莊十九年傳吾懼君以兵懼字同義猶言恐嚇我耳言肆謂詞氣矜放蓋秦慮晉之追躡故特使約戰且故張其語氣以示疆使晉人不疑其遁已乃得全軍潛退而無患凡兩軍相持示弱者必有餘者也示強者必不足者也故史駢策其將遁五月下同

文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服氏謂繞朝以策書贈士會孔疏駁之已晰杜解策馬槲臨別授之馬槲並示己所策以展情偉按杜謂馬槲得之其云並示己所策以展情恐未然贈以策者示知其當疾驅返晉意

禮曲禮下天子之妃曰后陸釋文妃芳非反偉按妃字下

愚慮錄

卷三

三

統大夫士庶人恐當為配之段借

春秋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左氏傳仲殺惡及視杜解惡太子視其母弟殺視不書賤之偉按國君母弟文公已葬惡成爲君豈得言賤不書者君既諱不書弒則連及者自無從書也顧氏炎武謂不書亦諱之亦未然

易其形渥周禮司烜氏注屋讀如其刑剗之剗是鄭本周易作刑剗故晁以道謂古本作刑剗朱子本義从之偉按此當从毛氏奇齡說其形渥謂鼎覆則全鼎淋漓蓋爻辭有象有占此爻上三句為象凶字句為占若繫辭所云則夫子因象而推論人事非取象之本解象只是言鼎鼎器也豈可加刑故京氏房謂刑在頃為剗虞氏謂渥大刑

也似皆未安王注渥沾濡之兒得之唯又云既覆公餗體為渥沾既其文義體字指人言程傳因解為赧汗朱氏震謂蓋赧之象澤流被而沾濡其體說皆近曲說文渥濡也廣疋釋詁二漬也其三濁也于毛說皆合

禮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總鄭注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為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吳氏澄云禮為從母服小功五月而從母之夫則無服為舅服總麻三月而舅之妻則無服時有妻之姊妹之子依從母家同居夫之甥依舅家同居者念其鞠育之恩故一為從母之夫服一為舅之妻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夫之甥與舅之妻也見其二家有

愚慮錄

卷三

三

此二人者相為服然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又記或人之言以為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偉按儀禮喪服妻之昆弟無服則其妻不必論姊妹之夫無服則為之妻者不必論古人重別嫌凡同輩無屬可名者雖嫂叔無服則同爨更不必論且經文從母之夫舅之妻明各對甥而言若謂伊二人自相為服則不當如此立文鄭氏甥居外家之說累係節外添出其誤無疑吳說得之相為云者謂甥服之而從母之夫舅之妻報之也

儀禮喪服小功章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偉按此從服也始姊妹夫正服期適人降大功此小功不殊在室者謂麻

夫之姊妹之長孀夫之姊妹必多已適人故連妹皆以則知在室亦小功矣小功制服所謂順而撫也姊姒婦其夫相為服期各從夫各一等罔各故為小功據此知嫂叔兄公弟妻相為當大功以無名可屬故嫌不為制服說已見前傳以相與居室中釋之以夫之昆弟無服故不于從服生義其實雖未嘗相與居室亦不得不為小功服也

禮少儀凡羞有俎者則于俎內祭鄭注俎于人為橫不得祭于間也俾按俎之內列必有豆注說殊不可通孔疏亦別無引證徧檢經傳無祭羞于俎之文以義求之俎亦決非祭羞之所竊疑俎蓋菹之譌字謂隋祭也周禮鄉師大祭祀共茅菹鄭注所以承祭司巫祭祀其菹館鄭注菹之言

愚慮錄 卷三 美

藉也祭食有當藉者字亦作苴儀禮士虞禮苴荆茅長五寸束之又云祝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又云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解祭亦如之此皆祭于菹內之證蓋傳寫奪艸而因譌為俎也云內者鄭氏云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阮氏元云以茅包墮祭而藏之以將包束故云內也云有者不皆有也儀禮特牲少牢皆無菹孔氏云天子諸侯尊者禮葡故吉祭亦有苴按鄉師云大祭祀司巫云祭祀則孔說是已有則于菹內祭無者蓋仍祭豆間之地而已程子釋恆彖傳謂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俾按此說甚好卦以不一定為恆故

彖辭甚善爻以必一定為恆故六爻眇吉雖二五恆而得中而二僅悔亡五不免為婦人之道聖人之惡膠執如此咸之卦以交感為義其爻以我感為義豫之卦以眾樂為義其爻除九四外以自樂為義故彖辭皆善而爻辭眇吉義正同此

左氏宣十一年傳吾倖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杜解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于其懷而還之為愈于不還俾按謂楚已得陳乃復封之無異取已懷中所以與人蓋臣之于君有過固當諫諍能改即宜頌美檀弓下吳侵陳節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彼雖異國之臣然禮意正相似小人謂田野之民蓋俗諺有是而叔時

愚慮錄 卷三 美

引之其自倖于小人乃為謙耳杜解蓋非宣十二年傳軍行右轅左追尊杜解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在左者追求艸尊為宿葡孔疏甲士在車不供碎役所言左右者分步卒為左右也在右者當軍行之時又分之使在兩廂挾轅在左者使之追求艸尊令離道求艸不近車也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俾按注疏殊誤左右與下前中後皆統軍徒言不得專指步卒轅與追尊乃當時分部之名且即步卒亦決無軍方行時右獨挾轅而左可離道求艸之理竊謂此蓋慮軍在塗時不得方陣而行則右當次中軍之前至當次中軍之後謂之轅者轅在車前使其視轅而知當在前後人教士卒表習示前之意謂

一第... 8

之追尋者擔宿具者軍行時當在中軍後使左又追隨其後也預以此名表之使剛軍臨時知有定所不致擁亂然此自當據方陳立名云軍行者猶言起師疏解行字亦泥論語子游問孝章何注引包說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又一說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引孟子豕豨豨畜爲證朱子取後一說毛氏奇齡董力攻之偉按朱子所以不從注前說者蓋以犬馬不過人家畜而役使之謂能養人究屬牽強然竟用後一說終未爲安坊記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是夫子明知天下小民多能養而不能敬者豈忍皆以養犬馬目之乎自敬其親以敬人之親者必不作此語矣毛氏譏爲擬不于倫未可謂過然毛意從

愚慮錄

卷三

美

注前說雖多引證竊未敢謂然翟氏灑謂本文語氣與坊記小人皆能養其親云云合而引荀子束皙補亡詩爲據然謂小人能養其父母則可謂犬馬能養其父母則不可翟說亦未是竊謂犬馬謂親所愛之犬馬也禮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語意略與此同言養親者兼養親所愛之婢僕等以及于犬馬皆能有以養之可謂能養之至上句是謂字與詩是謂伐德同是字指今之孝者言語意是貶之之詞下一句緊貼子游身上說末句別字謂別異于今之孝者子蓋謂今之孝者是所謂能養之人耳汝若亦以養則雖至于親所愛之犬馬皆能有以養之如此其至然不敬則與今之孝者何

以別乎解家于是謂二字含糊混過故此句先誤而下乃愈不得其解

禮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翟氏灑謂犬馬但有可愛無可敬因嘗經語爲未純偉按經本一滾統說不宜太泥然曲禮上謂國君式參牛大夫士式路馬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祭義謂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叁戒沐浴而躬朝之又云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是畜類固有敬者

左氏宣十二年傳趙旃求卿未得杜解旃趙穿子偉按文十二年傳趙有側室曰穿有寵而弱解弱年少也按下文云好勇而

愚慮錄

卷三

美

狂則非六而此傳下文云趙使在後解使老僮也說文與極之弱矣是或體作使是使即使字計相去僅首尾十九年不應十九年前父方僮弱十九年後子使僮使疑旃非穿子六月下同禮檀弓下注敬姜者康子從祖母偉按據孔疏引世本穆伯靖與康子祖平子爲親昆弟準尔正釋親則當云從祖母母若從祖母則爲文伯之妻矣然後世趨簡率多如注所傳推原其由蓋本于釋親之從舅尔正所謂從祖母從祖母者謂從祖分支之祖母若母耳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亦然唯母之從父昆弟以外親不能爲傳故弟言從舅耳後世倚此家以一從字包從祖從父弟如尔正則祖字略讀如鄭注則從字當略讀也

夏小正漢案戶傳漢也者河也孔氏詩疏解漢字義引陽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解河字義引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偉謂此皆凡說古人蓋以其橫互在天有似水道故以漢若河日之謂之漢者天漢大勢互天南北而中國水道之橫互南北者漢水為最大故以日之又謂之河者河水道之統名也

周禮正月鄭注周之正月正歲注謂夏之正月賈疏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正歲是建子周正即今之十月冰未堅不得斬之偉按注疏義本明塙而後人或以正月為建寅月正歲為建子月竊謂余正釋天夏曰歲周曰年謂之正歲則指夏正無疑其歲終亦謂夏之歲終鄭指

愚慮錄

卷三

聖

謂周季冬者亦誤故歲終常在正月之後而正歲又在歲終之後經文敘次本明也然其所以致後人之紛紜者亦賈疏有以啟之賈以小司寇正歲下之令羣士屬上讀而以其下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謂即布憲所云者是後人緣是家以小司寇之宣布刑禁在正歲而布憲之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乃在正月謂足為正歲先而正月後之證竊按王氏應電云鄉大夫令羣吏攷法于司徒各憲之于其所治與此同意可知令羣士應聯下讀方氏也云令羣士舊讀屬上文不可通蓋使鄉士布于鄉家士布于家縣士布于野方士布于都家訝士布于四方也按二說得之是小司寇與布憲雖同為宣布刑禁而一

則憲諸羣士之所掌一則憲諸四方邦國以達四海事不相涉其所以布憲在正月而小司寇令羣士在正歲者周之布政大率用夏正逸周書周月解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燕享屬自夏羣士近故即於寅月布之以為履端布憲所掌遠故須加早二月猶同一觀治象小宰僅率屬官可于正歲太宰兼及邦國故須加早于正月也月令季秋受刺義同已見於十二月到故其令羣士亦云宣布于四方者以其屬訝士掌四方獄訟舉外可以包內舉內則遺外也

左氏隱五年傳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穀皆謂諸公六諸侯四劉氏敵據儀禮特牲少牢無用樂舞之儀家从公穀說謂大夫士無舞偉

愚慮錄

卷三

聖

按如公穀說則樂舞至諸侯之四佾而止而王制謂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將何說乎又樂必聲容葡而成樂而周禮小胥謂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既有鐘磬則必有舞可知且以軒縣總五等諸侯而大夫士有判特之別正與眾仲以諸侯為一等大夫為一等士為一等吻合而公穀謂公侯有六佾四佾之異則軒縣何以不異乎以彼例此得失較然矣其特牲少牢所以不及樂舞者按王制賜諸侯樂賜伯子男樂與其下賜弓矢鈇鉞圭瓊為類又云未賜圭瓊則資鬯於天子是諸侯容亦有未賜樂者而大夫士之不賜樂當更多矣故襄十一年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杜解

大夫有功則賜樂據此則知儀禮从其多者立文故不及樂舞眾仲據成制為言故必兼及大夫士各有當也

孟子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趙注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

之朱子集注雲合則雨虹見則止偉按如朱子說則經文

當為望雲而恐霓也與上民望之句殊礙且滕文公篇若

大旱之望雨也是經文無恐不雨意孟子已自明之趙意

差近然謂雨則虹見是指已雨之後言竊謂經意言未雨

望雨當指雨祥言望及雨後所見非大旱時情事按詩朝

陰于西崇朝其雨鄭箋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氣

應自然周禮視祲注陰虹也是雲與霓皆為雨祥故大旱

望之蓋霓有二暮見于東方者多主晴朝見于西方者必

愚慮錄

卷二

聖

主雨屢驗皆應

白圭名丹王氏春秋名字解詰云圭讀為鞋聲近段借也

說文鞋鮮明黃色也偉按昔人到量丹藥謂之刀圭陶氏

別錄丸散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準如梧桐子大也

丹之字圭蓋取諸此神仙傳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婦各一刀圭事雖不可據然足證

古有其義解詰多任凡改讀殊難盡信

左氏宣十二年傳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

豐財偉按此節皆與上引詩反應此應綏萬邦屢豐年文

楚于蓋謂己之利幾安亂正與武王之意在綏萬邦者相

反則豈能如武之為大所祐屢得豐年乎故云何以豐財

禮檀弓下喪不慮居鄭注謂賣舍宅以奉喪黃氏震云不

慮居謂以庶為慮不以居室為慮或云慮居謂謀寢處之安偉按此與下句毀不危身一例皆所以節太過者慮居謂以喪費之過致憂其家危身謂以毀瘠之過致殆其身家可憂恐家毀而庶亦無存故云為無庶也身既殆恐身死而後家無以傳故云為無後也鄭注意是而語稍過黃氏及或說皆非

左氏宣十二年傳趙旃夜至於楚軍偉按此謂丙寅之夜

下云席於軍門之外謂坐臥至曉而後楚子逐之旃意雖

徑往致師者不同故得坐臥至曉故下特提乙卯王乘左

廣以逐趙旃曉為右廣之次楚子因倉猝偶乘左廣既得

勝晉家以左廣值午前而右廣值午後故下云自是楚之

愚慮錄

卷三

聖

乘廣先左

禮檀弓下請總衰而環經鄭注子柳亦以為然而請于衍

使其妻為舅服之偉按此當為衍請子柳下曰昔者二句

即請之之辭至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乃子柳从衍所請

之事也衍為子柳叔父注疏本無塙據據子柳之母死節

文則子柳乃皮之適長子古人重宗子故云請又按季公

亥亦平子叔父左氏昭二十五年傳云將為之請又云日中

不得請是衍即果為子柳叔父魯三家亦例有以請言者

叔仲氏叔牙之後

左氏成二年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三釋

文將字無音林氏堯叟云未入叁境故言將侵叁偉按將

當讀去聲謂衛侯使四子將師而侵叁也將守宜略讀詩擊鼓序使公孫文仲將彼亦衛事文勢與此正同傳記侵伐凡已起師雖未入境無言將者襄十八年中行獻子將伐叁則蓄意而未起師之詞也林說殊誤

禮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孔疏孝經緯接神云獸

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又云正月雖

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偉按此正謂孟春之月孔說非

也國語魯語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置羅網魚鼈

以為夏犒章注謂春時也又云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

乎禁置注置當罝麗音主鹿小魚罝設罝鄂以實庖庖注

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是鳥獸之孕在春而魚

愚慮錄 卷三 罝

之孕則在夏故古人取魚皆在春孔引國語周禮獻人春

獻王鮪辨魚物為蠶蠶以其王膳羞夏小正二月祭鮪月

令季春獻鮪皆與國語合其詩潛序季冬獻魚夏小正十

有二月虞人入梁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者月唯中氣一

日不出月其前後十四五日或入上月或入下月故記候

不必盡同月令鷹化為鳩在仲春夏小正則在正月夏小

正正月啟蟄漢四分歷則改為驚蟄而為二月節皆其徵

又國語謂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罝罝取名

魚則季冬之漁必在啟蟄交春令後矣方氏慤云魚會物

其性隨易而上春時易取亦中物理

周禮鼈人秋獻龜魚鄭注魚亦謂自狸藏偉按謂鱧鱣

鯽之屬

禮王制夫圭田無征鄭注夫猶治也吳氏澄云夫圭田夫田謂餘夫所受二十五畝之田圭田謂卿以下所受五十畝之圭田也偉按夫音扶發語詞圭田不及百畝蓋在鄉家之地無征謂不征其五畝之稅也

不可推移偉按推謂推度其心志移謂移易其風俗

備器偉按謂備患之器即兵器也

孟子孟子自叁葬於魯反於叁諸說紛紛顧氏炎武以為

改葬說殊無據于本文自叁二字亦不合閻氏若璩引劉

向列女傳孟子死叁有憂色孟母見之云云斷為孟母歿

于叁得之郝京山以反叁為拜叁君含禭之賜毛氏奇齡

愚慮錄 卷三 罝

駁之謂經無棺中之賜至三月葬後始拜之文亦是閻氏

以為既歿而葬終三年喪復至叁而為卿且引三年之喪

言而不語謂與充虞論說必非三月葬後之事毛氏謂充

虞問若在三年之後何必敘自叁反叁諸來歷又引既夕

非喪事不言以為棺槨厚薄正所當言之證偉按詳味本

文似毛為得唯其自立說則謂孟子魯翻無家而叁有家

故反於叁姑勿論誤以孟子鄰人為魯之郚邑即如其說

下文孟子致為臣而歸無家將安歸乎周氏廣業謂遭喪

去國未嘗致為臣安得遽旋故里孟子所以不反於郚而

反于叁然按曾子問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

事是喪中本有致事之禮孟子何不可于將葬時行之歟

竊謂古人虞祭必于殯宮以先人絕氣于是祖餞于是靈
爽所憑不忍一出不返此孟子所急急反叁歎其顧郝閻
毛周氏之說詳見日知錄四書釋地經問焦氏正義諸書
不盡錄

禮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注春夏易也詩
樂者聲聲亦易也秋冬會也書禮者事事亦會也陳氏祥
道云防易德者必以會則春教禮夏教書以春夏易而書
禮皆會事也防會德者必以易則秋教樂冬教詩以秋冬
會而詩樂皆易事也大宗伯曰以天產作會德以中禮防
之以地產作易德以和樂防之意與此同偉按此無甚深
意不過以禮樂當習儀習舞將以冠裳演揖讓俯仰之容

愚慮錄

卷三

吳

故教之以春秋為宜詩書則誦讀而已故可于冬夏教之
然此亦約略舉其大概耳古人未嘗盡拘故文王世子又言
春誦夏弦也鄭說太深求故轉生枝節陳說異與文王世
子秋學禮冬讀書背尤未是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偉按三官即指大司徒大司馬
大司空注疏甚明陳氏集說謂百官質于三官三官達于
司徒司馬司空其意以三官為大樂正大司寇市蓋以三
官字相涉而誤于事理說不去

左氏成二年傳不然諸侯何杜解不見許偉按解誤大意
謂郤子不責質母東畝然此亦行文轉捩常辭不必過泥
畏君之震杜解震動顧氏杜解補正震威也偉按顧說得

之國語周語中君之武震章注亦訓震為威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杜解言完
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从命孔疏劉炫以為叁
人請戰言敝邑脫或有幸戰勝亦云从也虛傳未然之事
乖違文勢上下非也偉按孔之駁劉是已然杜義亦未為
安幸當為虛擬牽戰之辭言敝邑即鞏戰幸勝亦从晉況
今不幸敢不聽命杜以完全詰幸字殊牽強以今若代況
字尤乖文義劉則誤以此四語為承背城借一生義不知
此篇一折一順極辭命之能事自蕭同叔子非他至諸侯
何害焉折之也自寡君之命使臣至不敢愛順之也自子
又不許至背城借一則又折之此四語則又為順之之辭

愚慮錄

卷三

吳

以總了全局觀一況字其非指背城再戰言甚明

詩序旄邱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
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鄭箋周之制使
伯佐牧偉按鄭說恐難據後之解者多以衛未嘗為方伯
為疑竊按禮王制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
之縣內視元士而左氏定四年傳祝佗云取于有閭之士
以供王職杜注有閭衛所受朝宿邑朝宿即湯沐江氏永云昭
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是閻地近甘甘在河南府
洛陽縣則有閻之士亦當近其地然則在天子縣內矣許
氏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
之邑許慎按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

理之宜按許說是也然則衛若不為方伯無緣得有有閭之湯沐邑于天子縣內是康誥傳以孟侯為方伯者或非無據又史記衛世家周平王命武公為公而公羊傳謂天子三公兼二伯隱五年則武公或亦繼為方伯矣衛之先曾為方伯故黎臣以不能修職責之又云連率者特牽連言之耳

左氏成二年傳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陸釋文病字絕句武氏億云據書微子若之何其是此傳亦宜其字絕句以病連下讀偉按此傳十二字為一句何字略頓文義甚順

禮月令季秋之月台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節鄭注制字

愚慮錄

卷三

哭

句吳氏澄侯字句鄭注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于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陳氏集說从之而以或說此仍是古制者為非姜氏宸英云此書以建寅為月令之首是已知夏正之得時季冬日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又曰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此真歲終事也若受朔與貢稅將分命諸侯以頒之百縣此劉氏說以百縣為諸侯所統之縣非是當从鄭注非一時所可徧故必預備之于三月之前而後及事偉按姜說得之唯解百縣小誤朱子云古者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不知何本如其說則邊遠諸國必有不能至者檀弓下天子崩三月天下服是天子之命非三月不能遍及天下經有明證頒

朔須于前歲十二月到故與貢稅皆季秋為之即如我朝定例以孟冬一日頒朔事正相近或說仍是古制者是也

鈞衡石鄭注三十斤曰鈞吳氏澄曰鈞謂均平之與同角正一義偉按吳說得之月令多三字疊句此不應獨異又此與仲秋皆三字句四彼有鈞無概此有概無鈞詳略互見也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鄭注典六典法八法也偉按鄭注雖本周禮然按上下文勢恐以典法專指天文言者未為不是

仲夏之月止聲色仲冬之月去聲色鄭注以經文為非孔

愚慮錄

卷三

哭

疏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圜丘夏祭地方澤皆有作樂之文故知月令非也偉按此聲字當連色言即後世妓樂之屬朱子云若以正樂言則拘矣又按此時獨言止去聲色者人身與天地之氣相通二至乃會易偏數極至之時不堪搖蕩其精也薄滋味毋致和偉按此時易方極盛鬱蒸之氣外逼內越恐厚味泥滯腑臟使不得發散通利也故唯于仲夏言之左氏成二年傳樂書將下軍杜解代趙朔孔疏趙朔卒矣不知此時誰代樂書佐下軍偉按佐下軍蓋趙同六年趙同趙括欲戰下云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通傳則同為將佐甚明故八年殺趙同趙括並書于經而三年傳晉作

六軍韓厥以下無趙同名其樂書以上則確有可據是同必下軍佐也又按六年傳子之佐十一人疏引服虔云卻錡將下軍趙同佐之知此時下軍佐非錡者錡卻克子克將中軍錡不得佐下軍至四年克卒樂書以下軍將超代錡乃代書將下軍而同位如故也

禮月令土潤溽暑傳按此即今之霉也南方在五月福建禮月令土潤溽暑傳按此即今之霉也南方在五月福建禮月令土潤溽暑傳按此即今之霉也南方在五月福建

以妨神農之事也鄭注土神傳曰神農者以其主于稼穡孔疏蔡氏云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傳按蔡說是也易繫辭明言炎帝以耒耨教天下故以稼穡為炎帝之事下言

愚慮錄 卷三

辛

神農將持功亦以炎帝創始故歸功于帝耳鄭說殊無據方氏慤云神農者農之神尤近滑說

左氏成五年傳伯宗辟重曰辟傳釋文出辟重匹亦反辟傳音避偉按此最明晰凡使人避去曰辟讀入聲以我避人曰辟即避字經傳中皆可以此求之

禮月令完隄坊謹壅塞偉按壅塞指溝瀆言季春脩利隄防道達溝瀆以農事方興雖障其潰決仍資其灌溉至孟秋物皆成熟無事於水故并溝瀆亦壅塞之也

春秋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左氏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公羊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

也立武宮非禮也服虔云鞏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杜氏預云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啖氏助云傳意以為武軍之宮謂左氏如楚子所立者非也惠氏士奇云傳明言立武立武者謂章武功與魯武公何涉又云立武宮猶立武軍偉按啖氏非左惠氏非公羊皆未是惠以宮為軍尤牽強服氏說

孔氏穎達引定元年禱煬公文譏為無驗亦允杜氏說築軍立宮終嫌兩歧劉氏炫規之亦是竊謂武宮武公之宮立之所以炫鞏之戰功也蓋文子為人極能文好其意本欲張已戰鞏之功恰不肯自出主名特假先君之謚武者立為世室禮明堂位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其書蓋作于此時之後名為張大魯國之

愚慮錄 卷三

辛

武功而舍使後人溯所以立宮之由則已戰鞏之功自與此宮常存此文子意也左氏誅其本意公羊斷以事理傳如此者甚多義自可通

愚慮錄卷三終

愚慮錄卷四

戊子

諸暨陳偉

左氏成六年傳近寶公室乃貧杜解近寶則民不務本偉按韋氏國語參語注國都城郭之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在也按之後世農民居城郭者亦絕少是務本之民本不在都城與近寶何礙于公室之貧更何涉竊謂此時晉國已有君弱臣強之勢韓厥正恐都城近鹽世家大族因緣擅據則利歸私室自管子以後列國之鹽皆當有課而公室乃貧耳七月周禮大司徒五日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大司樂再變而致羸物禮記月令中央土其蟲倮鄭注皆以虎豹之屬當之賈氏周禮疏引考工記謂之羸屬以申鄭孔氏禮記疏引

愚慮錄卷四

大戴禮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陳氏集說从之王氏安石注周禮指爲鼃蟻之屬方氏慤解禮記用之倮倮虎豹非原隰所宜之物事理甚明月令爲授人時而作豈宜以人與鱗羽毛介並列呂氏必以周禮五動物分配五令無疑倮倮字呂氏春秋作蝶蓋譌而周禮下文云其民豐肉而厚則羸之非人尤熒然考工記以脂膏與羸者對文故得爲虎豹之屬大戴禮統論天生人物故得以聖人與麟鳳龜龍對言義均與此不同然如王氏方氏之說則鼃蟻爲物太數不足當中央土所配且謂樂再變而致鼃蟻恐亦無是理又大司徒所列動植之物皆指民所資以養者于鼃蟻又何取則其說亦非反覆推求竊疑或當爲畜屬如馬牛

驢豕之類亦正釋畜本與釋獸別篇其物于原隰爲宜韓詩外傳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又戰馬能知鼗築聲似亦樂所能致畜屬最近人故以配中央土其所以謂之羸者則或如鄭氏淺毛之說歟姑存以俟參

詩茲之永歎鄭箋茲此也偉按茲即滋字說文茲艸木多益漢書何奴傳前世重之茲甚

左氏成七年傳爾以讒慝貪怵事君偉按貪怵指其分室兼言讒慝者殺子閻諸人時必于楚子前文致其罪也

禮月令火叁必得倮按上文湛熾必潔是漬米炊米已言之矣此復云火叁者蓋煎酒之法古已有之鄭注火叁腥

熟之調也謂之腥者以內喻酒也書酒誥腥聞在上是酒本得言腥酒之未煎者氣尤腥烈熟則平善故

愚慮錄

卷四

二

煎酒過熟則味不還煎之味必淡後乃漸復其初未熟則不能久藏故取其調孔疏以此句爲炊米和酒之時而以上文熾爲炊麴殊失鄭意且造麴固不須炊也

左氏文十七年傳雖倮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倮按子家口中將倮邑說作極斂極弱故發端用一雖字言雖我鄭國之事晉固當無所不至不能與他國等倫然能如此則何以不免乎

禮曾子問諸侯適天子章偉按適天子言反亦如之相見言反必親告于祖禰是告于祖奠于禰告于禰皆親也相見言五席是適天子所言宗廟亦五席也蓋人所逮事者

唯祖父爲多事死如事生故將行必先親稟命及視朝成

禮曾子問諸侯適天子章偉按適天子言反亦如之相見言反必親告于祖禰是告于祖奠于禰告于禰皆親也相見言五席是適天子所言宗廟亦五席也蓋人所逮事者唯祖父爲多事死如事生故將行必先親稟命及視朝成

行下云告者五日而禘則而後命祝史徧告列祖以祖禴親而列祖尊也尊故弗敢褻也先稟于所親而後稟告于所尊此天理人情之至也祝史之告仍及祖禴不嫌複者累告宜統于同也相見唯言必告于禴又云反必親告于祖禴者逮事祖者則兼告祖不逮事祖則不告祖禴雖不逮事如上帝所云君必無不告禴至親祖有尊道也至曾祖雖逮事亦不親告曾祖益尊也雖兼告祖禴而祖言告禴言奠儀亦歟有不同也

俸按上殺下殺旁殺喪服小此非聖人情之所欲乃勢之不得以已也祖曾高以及列祖皆父也祖曾高及列祖之子孫皆一人之身也而其勢不得不從殺此實天道使然

愚慮錄 卷四 三

故聖人不能不順天制禮或以禮既從殺豕以當殺視之此不知禮者也所殺如此而于父母昆弟尚不能篤其孝友堪自問哉

詩邶風朝隍于西崇朝其雨鄭箋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朱子集傳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惡之氣有害于陰陽之和也俸按暮虹見東方主晴朝虹見西方主雨屢驗皆應是鄭說得之然鄭謂以比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則是以虹為善矣與首章莫之敢指殊背竊謂詩蓋謂朝虹見則雨必應之猶淫奔者亦必有其類應之或至其風大行而不可止故以為比而深惡之也

載馳三章分章从眾釋且狂四章大夫君子俸按驟恨其情之不得申故目之為穉狂徐思夫義之無可毘乃佛之為君子詩得性情之正者蓋如此

左氏成八年傳夫狡焉杜解狡猾之人陸氏絜云狡焉當屬下為句俸按陸說得之而夫字當音扶發語詞杜以之人釋夫字故釋文不為作音于文勢殊未安

書馬牛其風十二句俸按此謂軍行途中及住紮之所故在甲戌我惟征徐戎之前馬牛臣妾皆指民家物言臣妾畏惡其主以軍士之勢主不敢詰故容有遁逃者解家多牽涉兩軍對壘時殊未協

左氏成九年傳樂操土風不忘舊也俸按鍾儀自七年被囚至此尚繫是土風外固未有學也而傳乃以不忘舊譽之昔人謂左氏浮誇者即此類

愚慮錄 卷四 四

禮曾子問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以者字別之當又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俸按天子諸侯之臣皆服斬衰而此經奠祭時乃有不斬衰者按儀禮喪服疏衰無受章為舊君傳曰為舊君者微謂也任焉而已者也何以

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儀禮喪服為舊君三條惟此為致仕者下二條則皆謂去國大夫鄭注仕焉而已謂致仕者按後世大臣致仕居近境者與天子崩率多奔喪與臨周制雖不可攷然揆情準理亦容有之論語不吾以其與聞之按是時孔子致仕尚與聞則君喪矣經所云不斬衰者或即指此以其致仕

臨自無不與矣

無職故雖與朝夕哭而不得與奠祭之事也

又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俛父母喪俛母父母不在則俛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勿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陳氏集說壻不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羅氏欽順鄧氏元錫毛氏奇齡皆以為仍嫁此壻按亦如之亦謂仍取此文可知姜氏宸英則直以為記者之過又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壻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

愚慮錄 卷四 五

如之鄭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解家亦多非之偉按後世名教綱常多不逮古而昏禮之嚴重則實過之如左氏春秋所載似不甚以改嫁為恥其尤甚者後世雖大無道之世亦不聞有此大戴禮本命篇所載婦有七去後世唯因淫而出者最多其不順父母亦須已甚方出之餘五者則直廢格不行若無子與惡疾則必以出者為大非蓋自軒轅創制儷皮漸密漸重以至于今故以今視古古猶為疏且輕也商以前服盡通昏周則百世不通亦其徵矣知此則知昏禮之古古以親迎為成昏之始後世則以許嫁為成昏之始以親迎為成昏之始則未親迎以前本不為夫婦故免喪者雖弗取弗嫁而待之者弗能責

也可持謂待之者自盡其禮之當然耳亦唯本不為夫婦故以已行五禮之故而至衰斬衰往弔既葬則除服改嫁改娶乃為循禮而行轉可不以為嫌經文言夫壻者乃記者便文耳若後世既以許嫁為成昏之始則二者皆必不可行否則由前之說無良之人必將借此悔昏無所不至由後之說女子亦無地自容矣然必曲為訓釋以合後世人情則又不知禮以時異也經傳中以此意求之乃可四無窒礙

月令以固而閉鄭注而猶女也偉按特言以固閉耳加而字以成文也經傳中如此比者甚多鄭注殊曲

曾子問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鄭注辭猶告也宿賓之辭偉按此當為祭後釋辭于賓表記故

愚慮錄 卷四 六

仁者之過易辭也鄭彼注猶解說也呂覽觀世嬰可以辭而無棄乎注謝也此當兼二義謂謝而解說之也蓋攝主不旅酬不歸肉于賓禮之闕多矣孔疏亦云賓禮有闕故祭後使人以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之故謝而解說之也

左氏成十二年傳鄭伯如晉聽成偉按鄭苦晉楚互爭久矣見伐見執屢書于冊今聞有成自較他國為尤喜故親至晉聽成也

禮月令水澤腹堅鄭注腹厚也又云今月令無堅張氏慮曰腹堅言其堅達于水之腹也偉按呂覽作水澤復高注復亦盛也或作復凍重累也此記釋文出腹堅云本又作復凍謂若無堅字則鄭說得之然正文既作腹堅則當从

張說為是又按腹厚本亦正釋詰文孔疏不引而云形體腹長故為厚殊不可解

左氏成十二年傳剛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杜

解言剛君戰乃相見孔疏子反意言晉楚並是大偉按云

一矢以相加遺者曲禮下野外軍中無擊以櫻拾矢可也

子反之言蓋依倚此禮為說而隱寓以射相傷害意故下

文卻至直挾其隱而云禍之大者

易八卦取象偉按萬物包于天地八卦統于會易天易地

會乾純易坤純會故以天地當之在天地之間者有形之

象二高而峙為山下而深為澤良易隆于上兌會缺于上

故以山澤當良兌艮下二會兌下二易者山下不虛無以

愚慮錄

卷四

七

興雲雨澤下不實無以振河海也二者皆地屬故位為少

男少女無形之象二由上而下散者為風由下而上奮者

為雷巽會承易下震易伏會下故以雷風當震巽震之二

會以象地巽之二易以象天也二者皆天屬故位為長男

長女介于有形無形之間者其象亦二水火是也火因乎

風通乎雷其質附地而炎天離者會入易中會體而易用

故以火當離會內而易外為內暗外明故火外景也水

源于山受于澤凡河海皆澤其流者乃為水其氣自天而

灑地坎者易入會中易體而會用故以水當坎坎易內而

會外為外暗內明故水內景也二者一出下炎上一由上

灑下當天地之間故位為中男中女易中參互錯綜總于

八卦盡之天地間之形形色色亦總于八大象盡之其有

而無平原有風雷而無日月星辰者平原地澤日月星辰

天體也或通象于日猶坎或通象于月乃事理相比附

本象矣

先天八卦乾南坤北後天八卦以坎離代之者坎離得乾

坤中爻為得天地之心故六子中唯水火能代天行事如

夏月天地氣熱得水則涼冬月天地氣寒得火則煖物之

剛者水火能柔之物之柔者水火能堅之本久存者水火

能消滅之當腐敗者水火能存固之鹽亦水諸類皆是至

百物性味氣質因水火變化者尤不可勝記其功用固非

雷風山澤所得比也

乾為天八卦本象

為圓天體圓也乾言圓而坤不言方者地體未必方也

為君首出庶物也

為父乾于六子本偁父也

為玉純粹精也

為金至剛也

為寒凡山必愈高愈寒知近天寒也

為冰堅剛而清明也舊說皆以乾位西北故為寒為冰

然乾當立冬坎當冬至不言于坎而言于乾知非其義

也

為大赤孔疏取其盛易之色也偉按詩曰我朱孔易後

世辟邪用赤色帛亦取其易盛

愚慮錄

卷四

八

為良馬健之純也

為老馬老亦易也

為瘠馬醫家以肥者為會體瘠者為易體是瘠亦易也

鄭康成云凡骨為易肉為會

為駁馬王氏虞云駁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駁駁古字通經

文亦或

為中舍元精渾然一小天也

坤為地八卦木象

為母坤于六子本侮母也

會功言云布會功月令仲夏毋暴布鄭注不以

會功之事是也

愚慮錄

卷四

九

為釜坤也者萬物皆致養焉致養之器莫如釜故為釜

為吝嗇易主義會主利主利故吝嗇也

為均崔氏憬云取地生萬物不擇善惡俾按禮曰母之

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亦均之意也

為子母牛順之至也

為大輿禮曰地載萬物

為文楚語左史倚相曰地事文逸禮三正記曰質法天

文法地偉按禮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亦性然也

為眾繫辭下易一君而二民會二君而一民以會畫一

為二也坤六畫皆二眾之象矣

為朽萬物皆附著于地也

其于地也為黑孔疏取其極會之色也

震為雷八卦木象

為龍龍亦蟄地而能奮起者虞氏翻作駝云蒼色舊讀

作龍上已為龍非也俾按虞以上云震為龍良為狗兌

為羊故改此為駝良改為狗兌改為羔竊謂下文言為

長子及乾為父坤為母巽為長女中女少女皆已

見上不嫌複出何獨龍狗羊嫌複出乎若以雞豕等不

復見為例則坎之中男艮之少男亦不復見經固互有

詳略也其訓駝為蒼色亦無據又漢上易引鄭康成云

龍讀為虯則知經文本作龍矣鄭訓虯為色雜則與下

為元黃復坤文言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

愚慮錄

卷四

十

為玄黃乾坤始交于震也

為專說文作專布也震有宣法之義又帝出乎震布令

之時也釋文又作專專乃專之形譌虞訓作靜專非其

義矣

為大塗此與良為徑路反對大塗車馬所踈上踈鬆而

下實徑路人足所履上堅實而下轉鬆震易在下艮易

在上故以象之

為長子已見上文

為洪蹕孔疏取其剛動王氏引之云象雷之迅偉按二

義兼之

為蒼筤竹象其下根連也焦氏循云蒼筤別篇竹之竹

為萑葦萑葦下根亦連也

其於馬也為善鳴孔疏象雷聲之遠聞也

為馵足馵蓋馵之形諺說文馵絆馬足也震下連故象馵足其隸變作馵莊子馬蹄連之以馵馵又作繫詩繫之維之

為作足易動于下也取象則為馵足取義則為作足各有所當不相悖也

為的類

其於稼也為反生生氣動于下也

其究為健俞氏珍云易長而不已則其究為乾之健

為蕃鮮震于時為春究春之功化則庶物蕃鮮也

愚慮錄

卷四

十一

巽為木為風風者八卦本象為木者風木通氣也巽為雞

交寅木則鳴亦其徵也八卦皆首本象而此先木者下所廣象于木為多也

為長女已見上文

為繩直繩所以直木

為工百工攻木者為多巽為木而繩直與工因之猶坎

為矯輮而弓輪因之也

為白

為長木性條暢也

為高易盛積于上也

為進退一舍承二易之下不能自主故初六為成卦之

主八卦震巽主畫在下者六畫卦以下卦之下畫為主
主艮兌主畫在上者六畫卦以上卦之上畫為主
云進退也

為不果即進退而究其心也

為臭臧氏經義雜記云巽為風風氣也故為臭偉按古義臭但為氣其訓腐氣者當作臭或段用朽有作臭者亦段借耳此當从本義

其於人也為寡髮髮者血之餘舍煩也易盛于上故髮寡

為廣類象二易上盛也

為多白眼眼之明在中虛其白闇也離中虛故為目巽虛者下陷則闇處多故為多白眼

愚慮錄

卷四

十二

為近利市三倍

其究為躁卦易窮則變故巽之究極則三畫皆變而為震之決躁人情卑巽至極多變為躁暴亦理勢然也

坎為水八卦本象

為溝瀆易流行于舍中也

為隱伏虞氏翻云易藏舍中故為隱伏

為矯輮矯輮須以二物夾之其美在中坎之象矣

為弓輪虞氏翻云可矯輮故為弓輪偉按此相因取象也

其於人也為加憂中易象心陷于舍中故加憂

為心病中易陷于舍也

為耳痛坎為耳故病應之

為血卦孔疏人之有血猶地有水也

為赤孔疏亦取血之色俾按此亦相因取象也

其於馬也為美脊宋氏衷云易在中央美脊之象諸本皆作馬脊之象此从惠氏棟所引

為亟心崔氏憬云內易剛動故為亟心

為下首

為薄蹄中易象脊則上下二象四蹄以含柔故蹶薄也

為曳坎有泥淖之象需九三馬陷泥淖則曳足而行

也

其於輿也為多眚輿畏陷畏險左氏僖十五年傳晉戎馬還淖而止又成十六

愚慮錄

卷四

三

年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又昭元年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既乃毀車以為行周禮大司馬險野人為主易

野車為主故為多眚

為通水流行無滯也

為月月者水體故坎為月火日外景金水內景月水體

而亦外景者蔡氏清云月得日之光以為光故兼外景

耳凡金與水得日之光亦光輝外射也

為盜象伏健于舍中也

其於木也為堅多心虞氏翻云易剛在中故堅多心棘

棗屬也

為日者火體故亦外景

為日者火體故亦外景

為電電亦火也

為中文已見上文

為甲冑取以外剛自衛且與下戈兵類也

為戈兵离位南而司夏有強盛之象周禮夏官主軍政

故為戈兵也

其於人也為大腹象虛中能容也

為乾卦虞氏翻云火日煥燥物故為乾卦也

為鼈為蟹為贏為蚌為龜虞云此五者皆取外剛內柔

也

其於木也為科上槁孔疏科空也會在內為空木既空

中者上必枯槁也

愚慮錄

卷四

四

艮為山八卦本象

為徑路解見為大塗

為小石健體所存者散也

為門闕艮上連而下闕如門闕之象矣

為果蓏象餘易之留于上也剝上九碩果不食即艮象

矣震得乾下畫故亦為健艮得乾上畫故亦為果皆分

乾之體也宋氏衷云木實謂之果艸實謂之蔬

為闍寺宋云闍人主門寺人主巷艮為止此職皆掌禁

止者也

為指艮為多節人身之多節者莫如指故為指

為狗孔疏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為狗也

為鼠艮有成終成始之義鼠肖子神子者子辰則為夜
半前四刻屬上日後四刻屬下日于歲則為十一月冬
至以前前易所盡冬至以後後易所生故鼠足前四趾
後五趾為前會後易之象十二肖屬易者趾數皆奇屬
易之交故馬無趾象會易不分亦成終成始之義也故
艮為鼠

為黔喙之屬

其於木也為堅多節虞氏翻云易剛在外按易以下為
內上為外
故多節松柏之屬偉按虞本似無堅字釋文一本
無堅字然義
無異也

兌為澤八卦本象

愚慮錄 卷四

五

為少女已見上文

為巫巫能以言辭說神兌為口舌又為說故為巫

為口舌兌上缺象口言舌者所以配之

為毀折

為附決會附于上行即決去也夫即兌象義亦為決又

剝言山附于地是居上者為附也

其於地也為剛鹵剛象舍下二易堅實鹵地不生艸木

象易氣不能上出也

為妾虞氏翻云三少女位賤故為妾

為羊兌一舍外見二易內守羊毛柔而性很故象之

易厥金厥鄭氏儀禮特牲饋食禮注有司徹注禮記曾子

問注皆以迎尸前之奠饗為會厭尸饗後之改設西北隅

為易厭陸氏佃云成人之祭無會厭易厭鄭氏謂迎尸之

前為會厭尸饗之後為易厭皆非是吳氏澄從之謂厭者

祭殤之名此名不施於正祭也偉按曾子問云攝主不厭

祭則正主必厭祭甚明吳氏謂厭名不施於正祭其誤不

待辨曾子問又云孔子曰有會厭有易厭曾子問曰殤不

耐祭何謂會厭易厭是曾子不知殤之別有所謂會厭易

厭者而誤以成人之舍厭易厭當之然則正祭之有舍厭

易厭曾子已明說之陸說亦非也蓋古人無尸飫神謂之

厭當西南隅闕也謂之舍厭當西北隅明也謂之易厭本

正祭之名而宗子殤與庶殤及無後者之祭其節近似故

愚慮錄 卷四

六

亦得此二厭名也

禮曾子問哀公辭又康子立于門右偉按哀公康子薨卒

于孔子之後而此文孔子傳其諡者蓋經係後人傳述而

作故順便敘入公羊隱四年傳吾為子口隱矣左氏成十

四年傳苦成家其亡乎皆其比

鄭氏康子拜稽顙於位注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偉

按謂若康子之拜乃本國之君弔臣之禮則然耳故下接

入鄰國之君弔云云疏誤

若義也鄭注若順偉按若者指其人之詞

語意與下今之祭者相呼應

易先天而天弗違偉按大人唯能觀窺天運將啟先為發

之而天運因以大啟家見為天弗違大人者然夫子欲極形其功用之妙故如此立語其實總是大人不違天孔疏以為天合大人王氏宗傳謂時之未至我則先乎天而為之而天自不能違乎我蓋皆非下文人與鬼神亦是大人能默知其情若理故先之而人與鬼神莫能外其實亦是大人不違人與鬼神

禮曲禮祭祀不為尸曾子問若厭祭亦可乎是當時人情已有以為尸為不安者故後世竟廢

詩苕之華芸其黃矣次章苕之華其葉青青朱傳苕陵苕也本艸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于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偉按苕霄一聲之轉集傳說是也孔疏引陸璣

愚慮錄

卷四

七

疏云一名鼠尾者誤辨見郝氏尔正義疏集傳又云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則似未安今凌霄花甚解盛而久鄭箋亦云紫赤而解又其葉青青集傳云然亦何能久哉按葉無不能久之理尤所未安竊謂此蓋興體中之反興芸裳裳者華毛傳黃盛也朱子从之青青即秋杜之菁菁釋文菁本又作青同子零反本又菁亦于零反毛傳葉盛也朱子亦云盛兒是上二句皆形容其華葉之盛以反興己之不逢時略如萋楚篇天之沃沃意注疏亦未安不贅左氏成十四年傳春秋之傳釋文傳尺證反偉疑此當讀平聲猶言也禮射述也國語晉說也當林氏堯叟云傳權衡也言春秋書法權衡其理不辭

禮文王世子不敢有加焉鄭注庶幾程式之率循也孔疏以武王伐紂功業既成恐有踰越文王之嫌故記者云不敢有加焉陳氏集說不可踰越父之所行也偉按武王以文王所以事王季者已至極處加之即為太過為求名故不敢如陳說儻父所行未臻至善為子者亦將守不敢踰越之說乎殊不可訓疏牽扯伐紂成功尤與武王為世子時事無涉注說自可通

左氏成十四年傳衛侯饗苦成叔杜解成叔卻雙偉按苦蓋雙氏通志氏族略漢有會稽太守苦灼叔字成其諡也雖討殺仍加諡下文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未死傳諡者如樂懷子之比乃作傳者順傳成文偶未及檢公羊隱四年傳吾為子口

愚慮錄

卷四

六

隱矣經傳中往往有之平以叔申之封杜解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偉按古人定疆必封土以表之周禮封人為畿封而樹之又云封其四疆此所封土以叔申所為故云叔申之封蓋其未就之址固在也杜云所封田者謂所封之內之田禮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偉按不言夏者夏不釋奠也古者詩樂同師春已釋奠故夏不再釋上文春誦夏弦太師詔之警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書異師故詔者異人詩樂同師故詔者止一人

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可乎章偉按此章陳氏集說最為
明晰蓋經文本衍一勿字也彭氏廉夫謂曾子隆于孝家
欲致其終身之憂又謂君子加厚于親皆欲勿除患其過
制焉耳按如其說則非弗能勿除也句自可通然凡未生
子而喪親者皆當蹈無後為不孝之大曾子雖隆于孝亦
何至以此為問且孔子所答過時弗舉過時不祭云云語
氣皆不相接况本章弗除字明承上章弗除轉下陳說之
得蓋無可疑

左氏成十六年傳郤至佐新軍杜解于是郤隼代趙旃將
新軍新上下軍罷矣偉按新上下軍罷矣句當移置十三
年郤至佐之下然新上下軍之罷亦不在十三年自趙同

愚慮錄

卷四

九

趙括之討鞏朔韓穿荀騅之卒新上下軍蓋已即罷故繼
立者唯郤至一人但前此不知的係何年至十三年乃可
知耳

用利而事節偉按謂得神祐故民用咸利事節杜解得之
禮文王世子正術也鄭注術法也孔疏不可以私親之罪
而干壞有司之正法也陳氏集說从之偉按正正之也言
所以正國之法

詩淇奥猗重較兮猗注疏本作倚誤見阮氏校勘記毛傳重較卿士之車
釋文重直恭反偉按上下皆言武公德行忽插入此句言
車殊不順又車之重較亦無所證范氏延義謂較既出于
謂左右兩較望之而重云但制禮無重較單較之文是孔

意亦未謂安也竊謂猗當从朱子訓歎辭重當讀如字較
余正釋詰直也尚書大傳覺分較分注較分謂直道者也
與本文下半句正同猗重較兮者歎其嚴重而正直也蓋
寬釋者或歉于嚴正故繼之以重較嚴正者或至絕人故
又繼之以善戲謔戲謔者或以言語褻刻傷人故又繼之
以不為虐總言其德行之相滄相成與上文疊用如字同
一筆意

禮文王世子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釋
文出諸父守貴室云本或作守貴宮貴室孔疏引皇氏云
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偉按皇說非也經文本無
貴宮觀鄭注可見經云諸父守貴室注謂守路寢諸子諸

愚慮錄

卷四

十

孫守下宮下室注下宮親庶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庶
通異語若經文有貴宮字鄭既分下宮室為二必不合
貴宮室為一且既以貴宮為路寢又安得云宮庶通異語
乎是鄭本之無貴宮甚明汪氏中王氏引之亦以此二字為衍吳氏澄不善
讀注反以詆之殊非是其親庶併下宮者以對太廟言也
據下文諸父兼諸兄諸子諸孫兼諸弟此所指統君及卿
大夫之諸父兄弟子孫言疏專指卿大夫豈君之諸父兄
弟子孫反不與守乎陳氏滌專指君則君或年老無父兄
或年幼無弟子孫者多矣其以諸父兄守路寢者路寢天
子賜命及歷代典章所藏故須以老成人守之諸弟子孫
之數必眾于父兄故以分守下宮下室也自孔氏不得鄭

意謬為疏解王氏經義述聞云周官宮正注引此有貴宮二字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賈疏貴宮貴室同為路寢而陳氏豢以貴宮為尊庶下宮為親庶方氏以貴宮貴室為昭庶下宮下室為穆庶陸氏謂太庶若周公貴宮貴室若魯公下宮下室若羣公庶胡氏謂貴宮下宮人所居貴室下室皆寢庶吳氏以貴宮為四親庶下宮謂如魯仲子之宮緣經義于太庶下宮外本無所謂貴宮必欲添出勢不得不紛紛節外生枝矣

三老五更鄭氏文王世子注三老五更各一人蔡氏豳以三老為三人五更為五人陳氏祥道云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必立三賓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非一人矣偉按王制凡養老有虞

愚慮錄 卷四 王

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饗禮今亡燕食禮之存于儀禮者則皆以一人為賓燕禮則以其次為介餘為眾賓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祭義文同是天子親為主也三老既當與天子行賓主禮則必非三人可知陳氏以鄉飲三賓喻三老不知三賓之上有介有賓今養三老之禮尊崇如此必不于其上更設為賓之老甚明竊謂必準鄉飲則三老當賓五更當介羣老乃當三賓眾賓耳賓介各止一人則三老五更亦各止一人鄭注不誤也若禮運之文不過以三老與三公對言本不于三數取義與上宗祝等耳如文王世子以三公與四輔對言王制以三公與

九卿對言此特三字偶同不足定為三人之據其所以名為三五者蓋當時三老以三公為之五更以五大夫為之直言三公之老者五大夫之更者耳傅謂趨簡乃云三老五更禹貢九山九川九澤亦謂九州之山之澤耳傅謂趨簡乃云九山九川九澤左傳九道國誌九土同而鄭氏文王世子注謂取象三辰五星樂記注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說既自歧宋氏均按神契注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亦以老更為各一人而義復不同竊謂如此則三五字之屬美大一邊者何不可以釋之恐未為是其蔡氏以為更字為叟叟老俛又云叟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豢以為更嫂字女旁叟今以為更矣按鄭炎遺令書加供養謝嫂嫂即嫂字王右

愚慮錄 卷四 王

軍書嫂字亦作媯蔡又謂病作瘦而集韻瘦古杏切病也蓋叟之小篆作叟更之小篆作叟形近易譌故列于黃帝篇禾生子伯宿于田更商邱開之舍注亦以更為叟之譌蔡氏此說或得經意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黃氏震云三宥不對公又使人追而對以無及君出于衷之不忍而如此可也若立為此法示欲宥之而不能是虛文相欺不可也偉按古人制禮皆本于衷之不忍而為之節文以垂為後世法如此經因實有不忍其親之衷乃不得不立此法若嘗以明知事所

必至而故爲是虛文則三辭三讓見于經傳者多矣何一不可嘗爲明知事所必至而故爲是虛文者黃說恐未得禮意

反命于公鄭注白已刑殺孔疏公不遣刑而云反命于公者祇謂行刑者反迴而來告已刑殺之命言于公俾按謂使追之人以無及反命于公無及知卽刑殺故繼以公素服云云疏說殊紆曲其有司刑殺後自當白公但經文不具也

不與國人慮兄弟也俾按與卽王制與眾弃之之與慮卽後世慮囚之慮謂審行其罪也蓋常人則與眾弃之故刑于市兄弟則不與國人慮之故刑于甸師氏孔疏不與國

愚慮錄

卷四

三

人謀慮兄弟陳氏集說與猶許也不許國人見而謀度吾兄弟之過惡皆未安而陳說尤強

禮運由此其選也鄭注由用也能用禮義以成治孔疏此謂禮義也俾按由從也此指上所言文意主誇上古而薄三代故云然不足信凡禮記中有不可信者正不必強爲之說

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爲殃鄭注勢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孔疏若爲君而不用上謹于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勢位而眾人必以爲禍惡其以罪黜退之俾按去殺之也孟子則去之否乎趙注去之殺之也殃謂殃民也此承上示民有常句來如有不由此者當貼民說謂示之而民如有不由此者在勢位者則殺之而眾以

其不能如上古以德化民乃至用刑殺之則以爲殃民也注疏說殊紆曲于下文是謂小康句亦似不接此既與家語文異不得泥彼解此也

易會易自然之理一一聖人所爲然易中卽有以一一取義者如頤之象曰小過之象飛鳥鼎之象鉉耳離之象網罟皆是故繫辭言易一君而二民二君而一民然則易連爲一會斷爲一亦關自然之理矣神聖制作本非偶然八月下同

禮禮運是爲大假鄭注假亦大也是謂大大也陳氏集說假亦當作假黃氏震云今諸侯用天子禮而祝嘏皆莫敢易其辭竟以天子之辭而用之諸侯之國假竊莫大于是

愚慮錄

卷四

四

方氏慤云祝君假以告神者假尸假以告主人者俾按是謂大大殊不辭如陳說不應上下二句一从本字一从假借如黃說則苟易其辭便可謂非假竊乎且既假竊矣又何所謂莫敢也方說亦嫌纖巧竊按余正釋詁假嘉也毛氏于詩假樂君子假以溢我假哉皇考皆以嘉也釋之此假字義當同祭爲吉禮故上文言是謂大祥此言是謂大假祥訓善假訓嘉善嘉皆吉義也家語作是謂大嘉是以訓詁代正字與中庸引假樂君子作嘉同義

左氏桓八年傳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杜解君楚君也顧氏炎武云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君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俾按

杜解不誤若以君為隨侯則尙左句文勢不完其忽言君忽言王者傳例楚人自稱其君稱君鄰國稱楚君稱王上句是探楚人之情而言故稱君下句是良自為隨侯討畫故稱王義各有當也

禮禮運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變當為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臣衛君宗廟者孔疏人臣義則進不則退不可致死于宗廟故為君宗廟也方氏慤云大夫有可去之義夫死之則非義而變也偉按方陳二說似忘卻上文故國有患句云國有患是明謂君與大夫均死國難矣注疏說不誤易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變是變辯

愚慮錄 卷四

重

本可通段也

欲一以窮之孔疏言人君欲誠慤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陳氏澔云若要一一窮究而察識偉按二說似皆未安竊意謂欲操一術以窮究之耳蓋禮猶矩也操禮以印之而人心之出入參差無不立見否則更無窮詰之術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詩王風揚之水不流束薪毛傳揚激揚也其傳鄭風云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此當同之鄭箋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偉按如毛則為反興如鄭則為正興竊謂既云激揚何至不能流束薪鄭義蓋非且詖誦經文亦反興較有神味宋傳从鄭而改激揚為悠揚竊謂

激揚可單言揚若悠揚則義重在悠謂其揚甚悠耳恐不當單言揚

揚之水彼其之子鄭注彼其是子獨處鄉里朱子集傳或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歐陽氏修云周民謂他諸侯國之當戍者也偉按鄭說頗近節外生枝如集傳說則室家必無同戍之理竊謂歐陽說得之序云周人怨思焉此周詩而特提周人明對諸侯之人言蘇氏轍云周之盛也諸侯聽役于王室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集傳亦云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于天下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皆足與歐陽說相徵明唯諸侯不與周人戍申故周人之戍無更代還

愚慮錄 卷四

美

歸之期而不能不懷思室家矣故云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又按陳氏啟源引周禮大司馬職文以救無辜伐有罪及大祝大師縣師諸職文及成王踐奄伐東夷穆王征大戎共王滅密宣王伐魯及詩中周公東征宣王南征北伐以為王師親征之證以駁朱子方伯連帥之說竊謂陳說殊謬孟子諸侯伐而不討若非奉天子命豈三王盛時即聽諸侯自相伐乎書紀魯侯伐淮夷徐戎豈伯禽亦不奉天子命乎左氏閔元年傳請救邢以從簡書是方伯連帥之救諸侯周固頌為憲章矣其見于詩者出車言天子命我無衣言王于興師彤弓序言天子錫有功諸侯而左氏文四年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繼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干旄邱序衛不能修方伯連卒之職
黎之臣子以責于衛皆天子用方伯連帥之明證蓋征討
用師有二道有用王師親征者有即用諸侯之師者且即
王師親征而諸侯之師亦有從行大誥予唯以爾庶邦于
伐殷連播臣可證而謂天下之大諸侯之眾皆須王師四
出征討諸侯反晏然無事有是理乎朱子謂天子鄉豕之
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語誠小過然用方伯連率之說則
瑯不可易陳氏欲執一隅以駁之可謂不能讀書

左氏成十六年傳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杜解大任謂元帥
之任孔疏言國有元帥之大任何得專意廢之而為御也
偉按注疏似于傳義不協竊謂大任謂軍職指元帥與戎

愚慮錄

卷四

五

右言十三年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軍職為大任襄
十四年傳吾有二位於戎路謂鷹將下軍鉞為戎右是戎
右亦軍職之重者書既為元帥又代鉞載公出淖書以鉞為其子
故助之載公是以一人專任矣故云國有大任焉得專之
非為衛也 禮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偉按染采以季夏者取其
易燥捷于成事又經伏日暴者其色雖洗不落後世嬌豔
之色以冬染者為勝古所無也周禮染人夏纁玄秋染夏
秋亦燥令也

禮運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孔疏以德為車謂用孝悌
以自載也德孝悌也以樂為御謂用要道以行之樂要道
也行孝悌之事須禮樂如車行之須人御也陳氏濬云以

德為車由仁義行也以樂為御動無不和也陳氏祥道云
車非御不運德非樂不彰蔣氏君實云以德為車示有所
運也以樂為御示有所執也偉按諸說似皆未安竊疑此
蓋喻化之行樂記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
焉是先王作樂固所以化天下而樂須以德為之本德化
得樂則行愈速天子德足感人而又以樂風之則教化之
訖于東西南朔也速矣豈必親巡歷哉故曰天子以德為
車以樂為御

左氏成十六年傳不亦識乎釋文不為作音林氏堯叟云
不亦識於禮乎邵氏寶云識記也謂其能記往日好整好
暇之言偉按杜解上二句云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意

愚慮錄

卷四

五

亦與邵說合釋文偶漏林氏倚之為說非也
禮器而不改柯易葉鄭注用此不變傷也孔疏柯葉無
凋改也改易互言也偉按凡木皆不改柯竹箭松柏亦必
易葉注疏說非也經謂不改柯之榮枯以易葉耳二者皆
後葉既生前葉始落于易葉之時不改其柯榮枯之觀故
云不改柯易葉

家不寶龜孔疏既以臧文仲居蔡為僭又引白虎通大夫
八寸謂大夫亦有卜龜偉按龜之可寶在卜鄭注以龜為貨其說亦偏
孔殊自歧其說其大夫以下有用卜者則請于國之龜人
而用之魯語下老請守龜是也章以守龜為卜人非是白虎通之說
蓋未足據

偉按春秋桓四年七年皆無秋七月冬十月昭十年定十四年皆無冬字范氏甯皆云未詳取為致慎桓十四年夏五無月字公羊謂無聞穀梁謂傳疑即范氏意所本也杜氏預皆指為闕文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范亦云未詳杜則以為繆誤皆不及范之慎至成十年公羊獨無冬十月而左穀皆有則曩係公羊奪文何氏休于諸文皆強為訓釋尤穿鑿

禮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偉按合秩芻于季夏者以是時艸之滋液盛足又經伏日暴則乾透不壞今越中畜牛家皆于三伏日刈艸暴乾藏之以待飼九月下同

愚慮錄

卷四

无

左氏成十六年傳吾與子國親于公室杜解親魯甚于晉公室偉按春秋時日公族之尤親者為公室文七年宋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卯卯昭成十五年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肥平公叔父宋諸卿皆公族而卯肥尤親則謂之公室晉魯同姓之國故卻擘引而近之云然言二國親如近支昆弟吾字以國言猶十三年康公我之自出我亦以國言也

余正釋艸桃枝四寸有節邢疏書顧命云敷重篋席孔安國云篋桃枝竹周禮春官司几筵云加次席鄭注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偉按凡竹節希疎者性粗硬節促數者性柔韌桃枝竹節相去僅四寸促數至矣故柔韌中為席

又吳都賦桃笙象簟劉逵注桃笙桃枝簟也是桃枝席後世常寶貴之矣

左氏成十六年傳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服注叔孫豹先在魯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魯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為魯請逆杜解僑如于是豕作亂豹因奔魯偉按駘昭四年傳則此當從服說無疑杜以為豹于此後奔魯故此及昭四年注諸多牽強又按文七年傳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彼亦晉臣之出奔者與此聲伯使豹正同弟賈季與鄆舒同國故言因此豹為魯臣而欲其轉請于晉故言使下文云食使者不云食豹則聲伯所使于魯師中者非豹明矣孔疏皆以曲說護杜未是

愚慮錄

卷四

三

襄六年傳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服注言于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為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杜解言于蕩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孔疏亦逐子蕩一句亦是子罕之語說于蕩之罪言亦宜逐子蕩也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亦不復逐之子蕩作被逐之意故云幾日而不我從也宋人不復更逐故子罕善之如初不恨其射門也傳氏遜云子蕩已出子罕不復追其射門之怨若趙盾之于賈季也偉按傳說得之善之如初兼謂此後以族誼相訐告饒贈如平昔也

襄四年傳靡奔有鬲氏杜解靡夏遺臣事羿者顧氏炎武云杜氏云云仁山金氏豢以為左氏之誤今按此文亦未見靡之事羿蓋夏后相之將亡而靡乃出奔亦古人之文或以二事連屬言之偉按顧說得之唯云相之將亡而靡出奔則非是按竹書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鬲是帝相既亡靡始出奔以圖復夏祚不失為有夏純臣若帝相將亡而靡即出奔是靡棄君于難而自求活也殊礙理

禮器檯杓鄭注檯木白理也孔疏鄭注周禮亦云祭天爵不用玉也陳氏澹云杓沃盥之具也陸氏佃云凡木不飾為檯檯檯杓是也若龍勺疏勺蒲勺則于勺加飾矣

愚慮錄

卷四

三

偉按陸以杓為斟酒器與上疏布冪同為犧尊之用視孔之訓爵陳之訓沃盥具于義為得其云木不飾為檯則非是說文檯檯木也可以為櫛中山經曰風雨之山其木多檯檯郭注檯木白理中櫛是檯本木名以其木理白故鄭云木白理也陸以木不飾詰之殊為望文生義

禮鄉飲酒義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偉按魄說文作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謂前月大則合朔時早霸二日即見前月小則合朔時遲霸三日始見書康誥哉生魄釋文引馬云魄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說文朏月未盛之明也名曰魄白虎通日月篇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此皆以魄為月之明于本經文義甚順漢書律曆志取劉歆說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又成王三

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又孟康注惟一月壬辰魄月質也古文尙書武成篇以生魄與生明對文而傳以魄生明死為十五日之後此皆以魄為月之無光也蓋失之陳氏集說從無光立

義引劉氏說晦前三日之朝朔後三日之夕云云糾結紆曲于成字義終不可通陸氏佃云成魄謂望後三日且月以生明為進生魄為退退讓之事也竊按經以三日遲遲象三讓以成魄象其終升如陸說則三讓之後且四讓五讓至十五讓而終不升矣說皆非是蓋後儒不知魄之本字作霸以魄為屬舍故執定無光也為魄雖朱子亦不免也又成魄有二日三日之異而此言三日者二日魄難見三日則易見也

愚慮錄

卷四

三

郊特牲以和居參之也鄭注以金參居庭實之閒示和也偉按注于居參二字殊倒置竊疑居字當連和字解和居猶書言化居言以金為幣通懋遷以和人之居也以鐘次之鄭注鐘金也獻金為作器鐘其大者偉按鐘宋本作鍾古鍾鍾字通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水衡都尉屬官有鍾官令丞如淳曰鍾官主鑄錢官也後漢書隗囂傳沒入鍾官注同此亦鍾為金幣之名之一證劉氏彝云先儒考夏書無以鐘為貢幣者禮運是謂僭君鄭注僭禮之君也又是謂僭君注劫脅之君也姚氏舜牧云脅君臣脅其君也偉按時解亦有以僭

君作僭天子解者竊謂鄭氏不誤郊特牲天子敬諸侯僭大夫強諸侯晉可移作此處注脚

左氏莊二十八年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許氏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公子為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孔氏穎達以為此據大夫有大功德者俱見禮記郊特牲疏偉按許孔皆非也

欽定禮記義疏邑有先君之廟如武王遷鎬而文王庶猶在豐晉遷新田而桓莊庶猶在曲沃

襄九年傳輸積聚以貸杜解輸盡也傅氏遜云輸者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也偉按輸字無盡義傅氏說泥于輸字从車亦未安人君發粟賑民謂必以車

愚慮錄 卷四

垂

輦運就所居而貸之迂矣竊謂此當與僖十三年輸粟于晉同義謂以此與彼也蓋輸之本義固謂以車遷賄引申之凡傾寫皆曰輸廣疋釋言輸寫也書呂刑疏輸寫也寫即以此與彼之義

禮郊特牲受教諫之義也孔疏告祖作禰是受教義也又立澤聽誓是受諫義也偉按告祖作禰已有尊祖親考之義也句劃清此受教諫當專指立澤聽誓諫兼言教者尊之孟子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是君有受臣教之義也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偉按方氏以黃衣黃冠為蜡之助祭者之服竊謂鄭說不誤臘與蜡類記中本多以糝夾敘者上文記郊而首敘柴

即其比

春秋襄六年杞伯姑容卒昭六年杞伯益姑卒三傳皆同偉按據史記文公益姑乃桓公姑容之子不應父子同名姑二者必有一誤又按僖二十七年經書參侯昭卒文十四年參侯潘卒乃諡為昭公高氏閔以為非禮之甚

左氏襄十年傳舞師題以旌夏杜解旌夏大旌也偉按如杜說則傳文當云夏旌今云題以旌大殊不辭竊疑夏者翟羽也周禮天官有夏采其職掌以乘車建綬復于四郊按即綬字鄭注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綬綬即旌首所注之綬後世或無故

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又司常析羽為旌介疋釋天注旌首曰旌說文旌析羽注旌首也是旌首建用五采羽

愚慮錄 卷四

垂

與旄牛尾矣然則旌夏猶言旌旄耳觀下文去旌卒享唯單言旌則知夏字特配旌成文孔疏以旌夏為別為之名亦未然也其桑林所用制或特異則不可攷

禮郊特牲敬而親之偉按執摯相見是敬親御授綬是親故曰敬而親之解家多未分明

論語不成人之惡偉按為惡者不皆可諫故夫子只云不成其可諫者則自必諫阻義亦包在不成內

禮郊特牲私之也鄭注私之猶言恩也偉按猶言親之也儀禮喪服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子私其父父亦私其子論語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即此意子婦一體故亦以私言之

幽陰之義也鄭注幽深也欲使歸深思其義不以易散之

也偉按下文叁之立也以叁幽思也幽叁即叁幽連語耳
既以不用樂明幽叁之義則使婦深思意自包在內不必
訓幽爲深也

然後炳蕭合羶香鄭注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羶
當爲馨聲之誤也顏氏師古云羶者脂氣薌者黍稷氣于
義自通而康成乃云羶當爲馨亦爲迂曲矣偉按顏說得
之王氏引之護鄭駁顏謂脂則用以炳蕭非取其臭故正
文但言蕭而不言脂竊謂蕭之可炳不必藉脂下文取腠
管燔燎報易也詩取蕭祭脂不得謂脂非取臭此舉蕭黍
稷不及腠管下舉腠管不及蕭黍稷文互補詩之脂即禮
之腠管腠管非可染蕭當與黍稷雜蕭燔之耳

愚慮錄

卷四

美

所之爲言倬也鄭注倬猶索也陳氏澣云倬遠也方氏慤
云索祭祀于所于正祭之後而又索焉非強有力者不能
如此故曰所之爲言倬也倬強也偉按方義本說文得之
卽詩我孔熯矣式禮莫愆之意段氏玉裁云倬同澆澆者
浚乾漬米也索求神似之朱氏駿聲云倬明也求幽于明
也二說皆主申鄭然俱非是竊謂鄭氏解經本卓絕古今
小有疏處何害大體後人但當善爲改補不宜曲護使轉
入支離也

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鄭氏怠字絕句注云眾婦無禮家
婦不友之也石梁王氏讀同鄭而云友當作敢項氏安世
作一句讀謂家婦無得以尊自怠而凌辱眾婦令其代已

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磨叱之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
者皆當以毋字統之陳氏集說引劉氏云不友者不愛也
無禮者不敬也家婦不可怠于勞而怨介婦不助己豕不
愛敬之也偉按當一句讀而友字略讀讀如字怠者謂以
舅姑所使之事委之介婦而已取逸也不友者謂已獨把
持不使介婦得與聞也二者皆爲無禮于介婦故須毋之
小栗見經者二一名榛一名栳榛之本字作業禮曲禮下婦
人之擊榛鄭注榛實似栗而小詩簡兮正義引陸璣疏栗
屬其子小似榛子表皮黑味如栗字又作莘李氏時珍云
圓小如橡子者爲莘栗按榛之殼色及蒂如栗而肉味過
之一苞一實圓如橡子而長末尖今俗名珠栗栳一名栳

愚慮錄

卷四

美

余正釋木栳郭注樹似榭楸而栳小子如細栗可食今
江東亦呼爲栳栗廣韻栳楚呼爲茅栗也李氏云小如指
頂者爲茅栗卽余正所謂栳栗也按栳栗今俗名野茅栗
枝葉苞實全如栗一苞亦三四實特小如指頂耳其木未
見有高大者郭云樹庫小者得之陸氏詩皇矣疏謂葉如
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轆今人謂之芝樛或別是一
種榛栗古以爲擊今人亦珍之栳栗古人尠充食品今人
以其細小亦不采取唯內則栳榛同列陳氏澣指栳爲小
栗然庾氏蔚孔氏穎達皆謂栳合上芝字爲一物合鄭注
自牛脩至桂爲三十一物之數按本艸木耳一名芝樛樛
卽栳字是庾氏謂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栳者得之陳說蓋

未可據

禮內則樂其心不違其志陳氏集說樂其心喻父母于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偉按謂豕其心之所欲而又使之無惡於志也人子事親竟不可拂親所欲使心意不樂又不可陷親不義使親自悔與夙昔嚮道之志相違其中煞須幹旋陳說含餽

左氏襄十三年傳唯是春秋窀穸之事孔疏王意自貶祭之與葬皆不敢從先君之禮顧氏炎武云古者既葬而諡故以為言偉按顧說得之兼言春秋者葬即須祭也杜解春秋其解窀穸則當從注疏杜解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長夜謂葬埋疏言夜不復明死不復生故長夜謂葬

愚慮錄

卷四

五

埋也以其事施于葬故今字皆从穴按顧以窀穸為墓穴則後起義也

禮玉藻連用湯鄭注連猶釋也釋文力且反陳氏澹破作凍云洗也洪氏頤煊讀作爛引淮南天文訓至于連石高誘注連讀腐爛之爛為據朱氏駿聲讀為瀾謂即內則之燂燂所以類也偉按連無釋義朱氏謂注與釋文未審以為何字陳說亦無據洪說雖不同鑿空然于義究牽強朱氏以為燂燂則下不當云履蒲席矣說尤非是竊疑連當讀如字廣疋釋詁二連續也湯說文熱水也謂豫儲熱水于側及浴將畢乃續傾于杆內使不冷也其注疏謂此時洗足則于事理當然十月下同

視下而聽上孔疏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嚮上以聽之也偉按視下則聽豈得仰頭面向上聽上者謂臣之聽注意在上也其云聽尊者語宜諦聽得之

左氏襄十四年傳而暴妾使余孔疏言暴虐使余如妾偉按謂以虐待婢妾之行使已

增淫發洩偉按增增益也淫浸淫也言增益浸淫之既久而發洩為逐君之事林氏堯叟謂增其淫慝未是

禮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注疏二拜字句未賜字自為句陳氏澹下二賜字皆屬拜字為句云本朱子說偉按陳說失之下云衣服弗服以拜則此固當以乘以拜服以拜為句矣未賜字另提鄭

愚慮錄

卷四

五

注謂卿大夫受賜于天子者歸必致于其君君有命乃服之陸氏佃云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服也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王氏圻从之云若依注作諸侯之卿大夫為使臣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于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按此處陳氏引左傳申注甚是左氏昭四年傳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是注說經本有明證也陸說非是王氏不明臣事諸侯之理尤謬

上大夫曰下臣皇氏以為對它國君熊氏以為對己君孔

疏从熊倬按左氏傳展喜對參孝公曰使下臣犒執事

十六年西乞術對魯文公曰使下臣致諸執事

十二年郤至對楚共王曰施及下臣又曰下臣不敢

其對已君無侮下臣者則皇說是也若然則下大夫以下

皆當為對它國君鄭注謂下大夫自名于他國君曰外臣

某孔據此以為經但云自名不云外臣為對已君之據然

按左氏襄三年傳士句對靈公曰使句乞盟亦不侮外

臣是大夫于它國君或侮外臣某或亦可直侮名也又上

下大夫亦可通侮故展喜侮下臣而士句自名

左氏襄十七年傳左師為已短策孔疏引服虔云策馬捶

也自為短策過華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馳惡之甚也必

為短策者私助御者不欲使人知也倬按疏說似曲竊疑

為當讀去聲策謀也上文不如蓋之乃無如何之舉左師

自備已無長策為此過華臣之門必騁也

十八年傳今茲主必死倬按茲年也見呂覽任地注

禮大學於緝熙敬止朱子章句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

止也倬按詩之體例止只作語詞此引以為止於至善之

止亦斷章取義也又朱子分敬止作兩層似不如從舊說

作敬其所止解較為直截

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鄭注士之喪雖

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宗子尊可以攝之陸氏佃云若

應大夫主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吳氏澄云陸說于文為

願此蓋言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為士而無為大夫者

士之位卑不可攝大夫唯宗子為士雖是位卑而宗子分

尊故可以士而攝大夫之喪也上言大夫不可主士之喪

此言士不可主大夫之喪注疏說與上大夫不主士之喪

義重非是宗子謂主喪之人非謂已死之人也倬按陸吳

二說得之曾子問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

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

介于某薦其常事是則宗子為士固得攝大夫祭也故喪

亦得攝之

左氏傳楚靈瓦字子常昭二十三年傳王氏引之云常讀為賞大

益也瓦質倬按常裳之本字說文常或作裳詩乃生男子

愚慮錄 卷四 罕

載衣之裳乃生女子載弄之瓦瓦之字常猶楚公子辰之

字商衛夏戊之字丁以對舉錯舉為義也王說未然

卻宛字子惡昭二十七年傳王氏引之云宛當讀為宛天正曰無怨

無惡周禮夏官合方氏曰除其怨惡倬按王氏亦非宛與

婉通管子五行然則天為粵宛注順也昭二十六年傳生

佐惡而婉婉之字惡猶鄭醜蔑之字明公孫黑之字皆以

相反為義也

左氏襄十九年傳光殺戎子杜解終言之孔疏知終言之

者以云尸諸朝非禮下始云五月靈公卒莊公即位若

非即位之後豈得尸戎子于朝故知傳終言之倬按傳倬

光殺則殺蓋在未即位之前言光見其未為靈君也蓋光

恨戎子甚故不待即位當靈公病甚即殺之故傳次其事于靈公卒之前其尸諸朝自是光杆之僭妄

禮少儀不道舊故鄭注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孔子曰故

舊不遺則民不偷朱子云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為勝所

殺之類偉按論語曰故舊無大故此以舊字包故舊故即

無大故之故周禮宮正國有故康成云凡非常也荀子王

霸而好詐故注事變也此亦謂舊識不經之事可資笑謔

者好戲狎者多喜道之故以為效鄭訓故為過失得之朱

子說尤懇切近解有以舊故作故舊解者非

左氏襄二十二年傳而以爲口實杜解口實但其言而

已孔疏但有徵責之言實出于口也服虔云口實謂譴讓

也今本云下無口字偉按口即士憎茲多口之口實謂徵

據謂晉執不朝之據以責鄭也蓋國有患難則不得行相

朝禮文十七年傳魯以侯宣多之難寡者是故上文言

大國若安定之則可以朝夕在庭無待辱命若不恤其患

難而又以不朝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讐矣

十一月下同

而使黜官薄祭杜解黜官無多受職偉按黜官謂減損家

臣之數管仲以官事不攝為侈則黜官乃所以為儉也

禮樂記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鄭

注象光耀也形體貌也偉按此與易解不同謂天地成自

然可法之形象耳是總結上文語故繼之云如此則禮者

天地之別也

極幽而不隱鄭注極幽謂歌者也孔疏極幽而不隱者謂

歌者坐歌不動是極幽靜而聲發起是不隱也陳氏澹云

樂之道雖曰幽歎難知而不隱于人也偉按此句疑亦謂

舞者極幽與上奮疾反對謂舞者雖奮疾而不至于拔雖

極幽而不入于隱耳若武之遲之而又久及致左憲右即

舞之極幽也

角脰生鄭注無脰曰脰孔疏脰謂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

屬是也偉謂孔謂鹿角之屬得之其解脰字則非按脰之

言格也謂角有枝格玉篇無枝曰角有枝曰脰鹿角之屬

有枝格故曰脰鄭云無脰者說文脰角中骨也按本脾名

也今俗呼段氏注謂

骨當作肉字之誤者失之角之有枝格者無脰有脰者無

枝格是鄭義亦得通也說文脰骨角之名也謂角中全實

如骨即鄭無脰義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臧孫聞之見至侯與之言伐晉釋文

至侯絕句一讀以見字絕句至侯向下讀偉按至侯絕句

者是以至侯向下讀者蓋以于下文對曰為順然按此為

臧孫不欲受至侯田而發則言伐晉者自當出自臧孫之

意非至侯偶然及此也對曰上不敘至侯語者傳省筆耳

禮樂記武亂武之治也陳氏澹云亂樂之卒章也上章言

氏肅云武亂武之治也陳氏澹云亂樂之卒章也上章言

愚慮錄 卷四

望

復亂以武言武舞將終而坐偉按武亂行列豈尙成樂王
義雖本亦正然武治皆坐亦究難解陳說得之其坐蓋在
下文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時去樂終僅一成故以亂
目之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成郟郟杜解取晉邑而守之偉按蓋
暫守之以爲退師之路博物記云垣縣有郟郟之阨蓋要
道也郟郟二地名郟在河南滏源縣西百里有郟亭文六
年傳趙孟使殺諸郟郟在縣西百二十里有郟原關與山
西垣曲縣接界垣曲卽垣縣本郟公分陝之地故關以之
得名

禮樂記名之曰建夔鄭注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
愚慮錄

卷四

聖

曰夔鍵夔言閉藏兵田也孔疏言鎧及兵戈悉夔韜之置
于府庫而鍵閉之史記集解引王肅曰所以能夔弓矢而
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爲諸侯謂之建夔也偉按
王說似可从如注疏說與上句使爲諸侯不接故陳氏濬
从鄭說而以爲錯簡云當在將帥之士之上然按史記樂
書家語辨樂解韓詩外傳皆與此同不應四書同錯簡也
又按馬季長廣成頌云臣聞昔命師于韃夔字从革作韃
蓋馬讀建爲韃義略與鄭近王氏引之駁鄭宗馬殊亦不
必

左氏襄二十四年傳何沒沒也杜解沒沒沈滅之言釋文
沒沒如字一音妹沈溺也王氏引之云沒沒貪也偉按沒

沒昧昧之段借戰國策趙孝成王篇沒死以聞史記趙世
家作昧死以聞國語晉語九閭沒字明亦以沒爲昧之段
故反配字明是沒昧古字通也以宣子不能審國家貳壞
之機故以何昧昧責之戒貪意向在下文釋文音妹得之
訓沈溺亦未是

不可與也杜解言不可與等也偉按與謂相與也預言其
難相與以戒之

其上一也杜解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孔疏
射犬之意言我與彼俱是大夫無有國土大小人民眾寡
之異其在我上彼此一也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
若是卿我當下之彼是大夫我不下之偉按杜說不誤孔

愚慮錄

卷四

器

未得其意蓋御有爲人下之義故以爲所御者爲上但雖
在己上而分之相去有限射犬欲執一定之分待節蹠不
官適于卑下故太叔又以部婁無松柏戒之

部婁無松柏杜解喻小國異于大國孔疏引服虔云喻小
國無賢材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偉按此亦杜注之遜
于舊說者

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偉
按下車搏人右之事抽弓而射左之事此並以皆言之見
二子材藝畢給又按文義蓋二子方收禽挾囚而射犬已
弗待而出乃皆捨所禽獲而超乘也

禮樂記審一以定和鄭注審一審其人聲也孔疏人聲雖

一其感有殊或有哀樂之感或有喜怒之感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偉按注疏說誠有可疑諸儒有以樂同出于一气言者有以樂原于性之一言者又似說得過高于經義亦仍未安竊疑一謂中聲也作樂者必以累黍取中聲首審乎此然後因之損益而十二律之和以定否則不失之高必失之下又何以定樂之和乎

春秋時伯仲之侖似不盡以其行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是紇非仲也而字仲孟莊子之卒也季孫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是羯非伯也而字伯此與智伯趙孟之相襲為侖者又復不同

愚慮錄

卷四

巽

禮樂記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繫繫乎端如貫珠鄭注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孔疏上如抗者言歌聲上響感動人意使之如似抗舉也下如隊者言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隊落之下也曲如折者言音聲迴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也止如橐木者言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似枯橐之木止而不動也倨中矩者言其音聲雅曲雅字疑譌感動人心如中當于矩也句中鉤者謂大屈也言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當于鉤也繫繫乎端如貫珠者言聲之狀繫繫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于珠郝氏敬云如抗七者歌之法也偉按郝說得之上謂歌者提聲使高如抗謂其聲如或舉之下謂攝聲

使下如隊謂其聲如物之隊下也曲謂聲之旋轉如折謂轉忽分明如物之折也止謂聲止歇如橐木謂其聲寂然無餘韻也倨謂聲之轉忽硬直其體方故中矩句謂聲之轉忽柔和其機圓故中鉤繫繫乎端如貫珠者端緒也謂前後接續呼應其緒相引如貫珠也

雜記上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聖室鄭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忽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其解大夫居廬士居聖室則云謂未練時也士居聖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孔疏若與王親者雖云士賤亦居廬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聖室熊氏安生云若

愚慮錄

卷四

巽

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聖室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宰邑之士居聖室郝氏敬云大夫次于公館喪除後歸士練祭則歸大夫練猶次公館士未練之先亦次于公館時大夫猶在倚廬又云大夫居廬時士居聖室大夫未出廬士已次公館大夫次公館士已歸應氏鏞云既曰練而歸又曰次于公館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為復也姜氏宸英云倚廬即公館大夫朝士皆居公館終喪而邑宰居聖室至小祥始還治偉按鄭以公館為公宮之舍以大夫居廬士居聖室為未練時皆得之餘說恐未然邑宰士朝廷士居喪之異經無他證詎本經文意則唯辨大夫士之異而不及分別邑宰士與朝廷士注疏及諸說之所以紛

紘者皆起于士次于公館一語竊謂此乃迫言之辭謂當未練士次公館之時大夫則居廬士則居聖室言不特歸有遲早即同次公館而所居之處亦不同也文義本極明順又按周禮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是疏賤者居喪之處與親貴者不同經有明證鄭彼注廬倚廬也舍聖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聖室引此經大夫居廬士居聖室為證按彼說不誤賈氏公彥云王喪臣子皆為之斬衰則同廬舍所居則異而鄭此注謂朝廷之士亦居廬殊無據孔氏謂士有親不親之異熊氏謂天子諸侯不同皆欲曲通鄭說牽強顯然次即喪服小記父不為眾子次於外之次謂居廬聖室也廬聖室當在中

愚慮錄

卷四

巽

門外然大夫士眾中門外不能容當散為于公宮近處故以公館統之郝氏以公館與廬聖室為居喪之三地尤為凡說應氏以士次于公館為既歸而復亦屬強解至姜氏謂公館即倚廬尤非是聞傳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聖室會聞有子倚廬中終喪者乎若喪大記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彼公謂公士大夫有地者故與天子諸侯禮不同注疏甚明尤不宜牽混入此

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注疏皆以為武王崩後周公攝政時事俾按郊禮虞夏商已相承行之攷竹書武王在天子位六年豈有六年中不一舉郊祀之理又按禮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與

散軍郊射虎賁脫劍並言則明堂分明為克殷即行之事然則郊祀明堂皆當為周公相武王時事也注疏之失正與禮大傳明言武王追王大王王季父王季歷文王昌而中庸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不及文王者以上方可兼及文王其實解家指為成王時事其誤相同武王在位而二經以郊祀明堂追王屬之周公者蓋武王克殷已在旄期倦勤之年其禮皆周公所定古人從質因直目為周公耳故中庸特著武王末受命一語末猶老也以見武王年老所以追王諸事屬周公之意則此經以郊祀明堂屬周公者義亦當同之也堯尙在位而孟子流其工諸人竟屬諸舜舜尙在位而禹貢直目為禹古人原不以此

愚慮錄

卷四

巽

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欲殺公以說于晉釋文說音悅又如字又叁人以莊公說釋文說如字又音悅俾按兩說字初看似相應然細按之以說于晉者欲使晉聞而快心以釋見伐之怨應讀悅以莊公說則晉師臨境使隰鉏慶封以此為解應讀如字釋文一先音悅一先如字正煞有分曉禮雜記上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俾按服之則嫌與新君相亢故不反服下句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孔疏服之則為新君之恥得之

襄二十五年傳男女以班音降又使其眾男女別而繫陳鄭注古文班或為辨劉氏炫解男女以班謂哀元年

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是班辨古字通也杜釋男女以辨謂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是別而纍即以辨以班義也其所以如此者蓋示男將為僕圍女將為婢妾不敢自為室家之意以為降服杜以男女以班為賂晉劉氏駁之良是

襄二十五年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杜解陳亂故正其眾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孔疏引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己之官屬各依其職事致之于陳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為之未必是正官又引服虔說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于子產偉按三說劉較近是應德宣十五年講

愚慮錄 卷四 兕

此云致猶還也民謂戶籍地圖陳之降也當獻此三者于鄭鄭不滅陳故瀕行還之而去偉謂此說實勝禮雜記下有司官陳器血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則三者始時陳當以三官獻鄭亦當以三官受故亦使三官還之也書牧誓有司徒司馬司空舊說謂司徒治徒庶之政令司馬治軍旅之誓戒司空治壁壘以營軍是三官軍行當從侯國止此三卿鄭不得于子展于產下別有司徒司馬司空此當謂其官屬云司徒司馬司空者以所主事目之耳劉云權攝則恐未然服氏說孔氏駁之已明杜說于文義未順禮記雜記上上介賄節孤須矣釋文从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偉按陸說是也上三節傳孤某者弔是客致其

君之命含禭皆先君親身物故主孤須傳名賄則送葬之具于含禭為親臨則用臣禮入門右于弔為輕故主孤但傳孤不傳名今本注疏二節皆有某字疏本上客臨節無某字校勘記所引諸本亦俱有某字則誤衍久矣

客使自下由路西鄭注自率也下謂馬也客給使者入設乘黃于大路之西孔疏為客所使故曰客使由在也校勘

衛氏集說在作左按左字亦未安偉按客使卑于上客之傳即上介自由皆從也下謂南也庭以北為上南為下此申言執圭將命

之儀上介從車南繞出車西而升將命也儀禮既夕賜不升堂將命者以

與此異乘黃疑設于大路之東喪禮陳車尊西既夕陳明之西是道車乘車之馬當亞車觀禮路下故上介升西階次于乘車者在東矣

愚慮錄 卷四 辛

云由路西也注疏說似曲上客臨釋文臨如字視也徐力鳩反偉按徐音得之左氏襄十二年傳臨於周廟陸音力蔭反此當同之其音如字者蓋因鄭訓視也而誤按儀禮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本篇公視大斂檀弓下君臨臣喪是君之于臣宜言視言臨此使臣于君殊非所宜直當訓哭耳鄭說失之其云相執紼者謙詞然耳

臨者入門右鄭注不自同于賓客孔疏臨是私禮若聘禮私覲故在門東姚氏舜牧云禮辭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又再三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則此禮為君所命審矣解者訓自行臨哭之禮

若聘禮有私覲然非也偉按姚說失之玉藻公事自闕西
私事自闕東經有明文且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云者本
預爲使臣私事而發若公事弔含禭則既以賓禮行矣
此語無所施之左氏昭二年傳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汝無敢爲賓受勞亦使臣
私事儀禮聘禮公事無拜私事有拜而語意與此相類則知私事無所不
用此語而公事固不用也其云寡君有宗廟之事云云者
是敘來臨之由非謂代君臨也若以爲代君臨則當如弔
時之不入門右矣孔氏不誤

愚慮錄

卷四

至

愚慮錄卷四終

愚慮錄卷五

戊子

諸暨陳偉

禮雜記上舍者執璧將命節鄭注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
近解家謂舍者次介禭者自次介以下偉按鄭不知何據
斷之爲介據賵特標上介則此舍禭蓋皆正使自爲之其
臨特標上客者則以有上介賵一節間之也十一月下同
容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俗本注疏有東上偉按此與聘禮私覲相準然儀禮私覲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而此東上者私覲由門外入故當承命以賓禮行事此上文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則云立于門西者即自東移立之耳不便使諸介紛然改位且嫌驟
欲自尊故仍東上也

愚慮錄

卷五

一

剛明者患不能隨能隨必爲从善柔暗者患多所隨其隨
無非依附故隨卦三易爻初五皆吉四雖凶而于義爲无咎
三爻爻雖以二之居中得正而與三上同无與辭然俱不
言凶者以柔隨人固可免凶但于道義有違耳爻象特于
九四發之○初不得應不遇而別擇所从之象故官有渝
而出門交有功象云从正吉言善所擇也云不失言得所
隨也五居中得正而下應二故爲孚于嘉吉四之不得應
與初同而所處異居下者不遇可以他擇居上者所隨不
諧必受其凶然本非以私相隨故云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言其義凶謂義固當凶耳言明功則凶在一時而功在

萬世矣故爻辭亦言有獲云貞凶者謂事雖正而所遭凶也
庸愚聚處莫適聽從有二比初而不能
 隨四三近四而不欲隨初故二為係小子失丈夫三為係
 丈夫失小子二所隨賤故不言得三所隨貴故隨有求得
 云利居貞者戒之也象于二曰弗兼與知二之亦欲隨四
 于三曰志舍下知三之不欲隨初希榮慕寵會性所同二
 特為三所隔又不能自立不得已而隨初耳知二之丈夫
 非五者君子之隨能固遠千里外之賢百世上之聖私故
 三易爻皆取義于應小人之隨必比近故三會爻皆取義
 于比且二與三五義三之小子為初則二之丈夫必四矣
 上六隨之極說之盡而所處比五五居王位上所至欲隨

愚慮錄

卷五

二

者也故有拘係之乃從維之之象云王用亨于西山者王
 謂五亨通也西山地處上游而多險欲隨如是王化無不
 通矣又按內卦動體有所隨不固之象故初言有渝而二
 三皆言失外卦說體有心說誠服之義故四五皆言孚而
 上言係維蓋下之隨上多因于分位故時有變動上之隨
 下非深說之即不隨之矣故所隨必摯十二月下同

禮雜記下如同宮則次于異宮偉按此謂大夫士于諸父
 昆弟然則大夫于諸父昆弟且有終身同宮者內則由命
 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只是大概說又以見古人一宮之內
 屋室亦有多寡不同禮經言宮室也亦是就多者言之耳
 至孝公名昭其弟潘證昭公陳文子名須無其子桓子名

無字豈周人諱名之禮參獨不然邪

家語七十二史記仲尼弟皆云曾參字子與釋文于論語

里仁參所金反于學而及禮記檀弓所金反又七南反近

讀皆從所金反唯王氏引之從七南反云參讀為駢名駢

字子與者駕馬所以引車也偉按王音得之云讀為駢則

恐未然此蓋取參乘之義不煩破字也

孟子不動心章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

豈好辯章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偉按

一政先事一事先政者不動心章據知言立文是以我度

彼之詞故先料其政治之乖而後決其事功之墮故政先

于事豈好辯章據邪說者立文是以下累上之詞則必本

愚慮錄

卷五

三

其行事之謬以干及于朝政之壞故事先于政立言各有

當也

春秋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左

氏傳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

偉按傳似未得經意此蓋為為臣討君以獎亂人故卿貶

書人鄭良霄獨不貶者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又賦將仲子

人之多言以諷之是會中唯鄭獨能明君臣之義與諸國

同會而不同志者也故既書良霄名又進之宋上以表異

之不先晉者晉主其事首晉所以罪晉也

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國子賦繆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

偉按此仍各相其君也傳不言者案上文耳觀上句晉

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可見

襄二十七年傳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杜解烏餘以地來故詐使封之效致也使參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衛字下漏偉按杜謂效致也是已餘恐未然剛封字皆謂封城蓋烏餘雖取參衛魯宋地四國未服未能豕定封城觀八年傳莒人伐我東鄰以疆鄆田可見梁帶偽若晉為定其封而歸之使烏餘來受受封猶言受地耳又使四國偽若致晉所定封內之地于烏餘者然謂致邑封烏餘殊近節外生枝

己丑

論語雍也章朱注子桑伯子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侮子

愚慮錄 卷五

四

桑戶者是也又云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処夫子譏其欲同人道于馬牛按說苑修文篇孔子見于桑伯子于桑伯子不衣冠而処又云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偉按伯子之行如此既與仲弓不類于南面尤非所宜仲弓無緣引為質證竊疑此蓋仲弓平時曾有此問說門人以居敬行簡一語括盡君人之道故引之以證可使南面之實文法與片言折獄章略相似注疏分仲弓問下自為一章亦未安七月

愚慮錄卷五